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九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九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2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7600 圓



# 史部第二九一冊目次

## 史部·史評類

史折三卷續編一卷

〔清〕賀裳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一

澂景堂史測十四卷附閩溪紀畧一卷

〔清〕施鴻撰 施綸註 附 施鴻撰 盧元昌評點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八年自刻本

一九四

垂世芳型十三卷

〔清〕金維寧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康熙賀劬堂刻本

二八五

刪訂通鑑感應錄二卷

〔清〕秦鏡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四年張聖佐刻本

四一八

綠萍灣史論初集一卷史論二集一卷

〔清〕朱直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四七五

詩史十二卷

〔清〕葛震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二年刻本

五七七

四言史徵十二卷(一)

〔清〕葛震撰 曹荃註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曹氏芷園刻本

七一七

史折三卷續編一卷

〔清〕賀裳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折三卷

續一卷》提要

自序

史折者取論史者之言而折衷之也吾於古人時世  
既遙亦且夷險異境執筆以論千載之上可以惟所  
欲言抑知其情其實有不盡然者哉竊嘗歷窮其  
態大都拘牽者難與變通矯枉者多成邪僻輕率者  
不詳本末深文者易入支離因人者無所發明傳會  
者半由穿鑿若其文詞蕪劣人所不談可無論矣聞  
有鉤淵繳雲之思飄風湧泉之舌抉幽剔隱獵異取  
新能使一時之耳目改觀百世之精神如見然其爲

序

舊唐書

鄭人開周朴燕相說郢書者亦不乏矣丹鉛所經隨  
事辨析寧敢過索今人之瑕要期不誣前人之事而  
已抑有嘆焉余固疊疊多言者也目之所經輒與五  
嶽手之所觸如瀝百川生平讀史其波瀾稍濶者既  
已入之論部片言短幅亦復彙而成書又安保無折  
衷吾言者乎要以能通情理之窮而不衷是非之正  
則雖握我之矛刺我之盾所任受矣至茲編詞句差  
拙蓋原書之字旁題尼初無意於成文想達者能畧  
其玄黃也江南槩子題

史折目錄卷上

史懷後語序

鄭伯克段二段

鄭莊公二段

諫納鄆鼎

寃對

呂卻

懷羸

趙盾

郕之戰

魏絳和戎

叔向毋

立良止

載書丘賦

討公孫黑

拒求環

史折目錄

猶書集

史懷

襍火

周語魯頌

臧密

齊國佐

陳軫

甘茂

江乙

鴻門

呂后問相

興太伯世家

季子

重耳去齊

子產博物

陶朱公

蔡世家

魏世家

蘇秦

張儀

商君

信陵君

平原君

魯仲連

淳于髡

王翦

豫讓

平陽侯

晉侯

淮陰侯

衛大將軍

文君

食貨志

戾園

霍光

二疏

漢元帝賁丞相御史

貢禹

史折目錄

猶書集

史懷

王商

翟義

孝平皇后

郭皇后

鄧禹

齊武王續

方望

隗囂

寇恂

馮衍

第五倫

王霸

崔寔

張溫

先主種菜

關張立直

不攻劉琮

諸葛亮

正統

孫策

胡貴嬪

山濤山簡

任愷

謝安

慕容廆

管洛

孫權

王渾杜預

晉明帝

王敦桓溫

王羲之

史折錄

猶將集

史續

史折卷上

曲阿賀 裳黃公撰

古嚶徐時 勉克勤閱

史懷後語 并序

孫男 龍翔士雲 全枝 應仲小范

史折

猶將集

史懷

古今說史者多矣。惟景陵鍾氏史懷最能發人意。智如論召公。始見周公之攝政而不悅爲直道。繼聞伊尹甘盤之事而悅爲虛心。論封微子康叔。仍是監殷故智。論陳涉曰。先王設爵祿。與天下智勇共之。不必盡得其用。正使之身家念重。不肯輕死。爲非俱至。論余故推爲萬曆以來第一書。然亦有言不盡意者。余爲引伸之。有可觸類者。余爲旁証之。亦有近於附會過於穿鑿者。余爲糾正之。凡得數條。總曰史懷後語。至余所說史則別爲一編。不附載也。

鄭伯克段

鍾子曰。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酒之事。亦狎客媚子。從史爲歌。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告人者也。卽鄭伯處心積慮。非必以其能爲曲。

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於姜氏之愛段而惡已。欲一有所出之耳。又曰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愚穎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掘地及泉。一語愚之。掩耳盜鈴。爲草草結局之計。益足明鄭伯之凶而狡矣。

賀子曰。此因鄭伯之克段。太易遂視段太淺耳。然云段無大志。則非矣。設無大志。始之亟請後之啓門。卒乘甲兵之繕具。其母子意欲何爲。段實成師之流。而身與其徒才俱不及莊公。狡倖亦非晉昭侯父子比。

史折

舊唐集

史微

也。至寘穎。晉泉當憤恨時。不覺爲之太甚。事過而天性復萌。穎考叔意欲挽回。其時尚未知公意思。思此。事可以曲諷。難以直陳。觀其賜食舍肉。時情形節。次種種具有苦心。設公無悔志。必另有正論感動。亦不專恃掘泉一策也。及聞公語。倉卒間。卽就公誓中生出。段妙想。不煩枝節。迎刃而解。雖事近於戲。所全寘多。吾嘗以穎考叔勝於茅焦。蓋折諍之艱。固不及轉移之捷也。而曰莊公惡有絕母之名。以悔字愚考叔。考叔亦以掘地愚莊公。夫莊公悔不由心。僅以塗飾。

耳目則。城出。毋。誰。阻。之。者。反。不。能。如。此。遷。延。且。其。人。英。發。亦。非。人。所。能。愚。也。大。抵。莊。公。母。弟。間。不。爲。無。失。欲。專。移。獄。于。公。則。爲。失。平。嘗。思。樂。鄭。時。沒。不。爲。備。段。入。而。執。莊。公。生。之。乎。死。之。乎。抑。仍。君。之。乎。故。下。落。然。而。有。晉。泉。之。事。至。考。叔。委。曲。將。順。而。莊。公。母。弟。倫。已。全。考。叔。君。臣。之。義。亦。盡。觀。其。兩。心。相。照。真。是。看。目。互。語。言。辭。特。假。托。耳。此。固。非。豎。儒。所。知。也。○論。莊。段。之。獄。者。左。氏。譏。失。教。殺。梁。謂。宜。緩。追。逸。賊。夫。其。人。方。處。心。積。慮。奪。吾。之。國。而。謂。可。以。口。舌。化。誨。乎。若。緩。

史折

舊唐集

史微

追逸賊。則奔其後。亦未嘗越境窮追也。處莊公之地者。或從母邪志。讓位可耳。然而泰伯之節。固難責之常人。州吁之禍。安能聽其自至。惟晉泉一事。爲已甚。若其兄弟間。必欲恕段苛莊。吾不能不爲平反。

鄭莊公

鍾子曰。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莊公。儘有智數。能牢籠顛倒人。與齊伐許。入之。齊以許與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刺其口于四方。况能久有許乎。又曰。寡人之使吾。

史記

史記

史記

于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自取威德而  
 怨予人既用之弟又用之鄰國亦小人之雄矣  
 賀子曰人許之師三國同功鄭自不可獨取若漫  
 筆畫而去徒費軍實又所不爲仍界許人守許不徒  
 市德解怨亦所以謝齊晉也然觀其語公孫獲之言  
 曰凡而器用財賄無置于許我死乃而去之蓋老于  
 兵間深知彼已身在則許不敢有異圖身沒亦非後  
 人所不能彈壓顧必使獲其半者莊公英武強毅常  
 沾沾有矜功好勝之心猶晉獻公日我以武與威是  
 以能臨諸侯此其習也春秋克人之國者多矣其所  
 謂服而赦之惟楚莊之許鄭平自知力能駕馭然原  
 無悍執之氣秦穆之釋秦則已秦國而謀至夫差于  
 勾踐無成算始則屈之過辱後乃信之過誠遂成  
 養蠶之患若莊公出自獨斷慮始慮終可謂得善後  
 之策矣抑天下謀齊子與蓋止救燕者亦云置其君  
 而去之即使許大夫奉許叔意也又何譏乎莊公  
 鍾子又曰已射中王肩猶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  
 陵天子乎作此瞞心之說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與

史記

史記

史記

司馬懿車駕宿伊水促送衣糧大官食具諸行  
 司馬昭哭高貴鄉公之死千古亂賊面目可想不甚  
 相遠也  
 賀子曰鄭莊公雄畧武幹饒有霸材惜其下皆進取  
 之士不知大體桓武之勲世執政柄忽分之號不無  
 快快何至不顧名分遽自取麥取平朝而不禮何  
 足怪也結葛之戰事由救死罪則無將乃射肩之後  
 更欲從之此與買充錢鳳之徒曷異哉然從古奸雄  
 違負震主之威原不願行弑逆之事今鄭傷于天下  
 勢必爾鍾氏比之司馬昭哭曹髦此充類之論尚非  
 當日情事也蓋莊公世習縉衣之愛毋以王師伐人  
 方自矜材智儼然以方伯連帥自居今其政已不  
 奪其政愈加憤不知君臣之際有不可以曲直論者  
 如齊小白責楚苞茅以尊周周乃陰召鄭令從楚更  
 欲輔之以晉豈非世之大不平者齊魯不改敬惜鄭  
 之君臣不知此也嗚呼此孔子所以正桓公而仁管  
 仲歟

真毋傷王。皆天壤不救之事。莊公兩犯之罪。河軍安抑吾因鄭事有感。賦隧而遂。駕毛裏之獸。射肩。翻。息。六師之討。令人何所懲。勸。嗟。嗟。世之哀也。爲人上者。亦失策矣。過。基。謹。則。游。加。責。備。值。強。後。則。如。務。令。容。何。怪。亂。賊。接。踵。哉。流。覽。家。國。蓋。不。徒。一。鄭。寤。也。

諫納郕鼎

鍾子曰。如象觀魚。小失也。然而不與也。故滅僖伯之諫。妙在核而詳。取郕大鼎于宋。庇亂人。私亂器。當鳴鼓攻之。披髮救之。核卽迂詳。卽累此何等事。而暇爲

著書集

史撰

此迂累之說哉。冢伯不足論。甚矣左氏之闇于裁也。賀子曰。羽父弑隱立桓。故冢伯不無投鼠忌器之意。若如所云。則先討釐。廢桓可耳。而國中素有攝佐之議。不能正隱之爲君。則亦不能正桓之爲賊。然勝之視隱。孰疎孰親。魯之視宋。孰緩孰急。不討釐而討督。不幾舍其田而耘人之田哉。卽桓公毅然與師。何異于楚。實王之戮慶封也。大抵隱終桓始之際。魯人多負于大義。故遇事難于正言。而微用譏諷。齊之樂高陳鮑。能追戮崔杼之屍。攻逐慶氏。羽父沒身無恙。不

徒衆人材。畧不如亦由。景公不與於弑桓。實先聞之者也。然律之晉董狐。齊太史終抱愧焉。

寬對

鍾子曰。魯桓公無故弑其兄。生一齊姜爲之妻。通於奔侯而死。彭生之手。襄公無故殺人之父。亦死無知之手。先期彭生見結奔姜前一段。案寬對相觀巧矣哉。

賀子曰。此言良然。藥書怨御至而譖其奉孫周以爲逆。及郕氏弑。卽弑公而立周厲公之弑。獨加荀偃

史折

著書集

史撰

之首幾疑鬼之無靈矣。乃嗣之以府怨之藥。廢益之以淫狡之藥。祁正所謂厚其毒而滅之也。藥范素睦以婚姻。如以怨賊終禍。患之來何必在外。士鞅亦竟生古射曲沃之後。夏見朝歌五十餘年。直且暮耳。矣。者竟安在乎。至藥卻後。先不過二十年之事。尤堪一嘆。范種少延固其能辭書。傾不與弑君之報也。

呂卻

鍾子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擯放棄取。已具職。爾。士之氣起。將有想惜夷吾庸人不能終局耳。又曰。國

俄君亡時勢之難莫有過此者。臣子處此不徒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節塞責。苦心幹濟。實實有一段處分。着數節次。毫不可紊。于此覺臣子于國家無不可處之事矣。呂帥之才。何減狐趙。而惠公下愚也。事非其主。竟以殺身惜哉。

賀子曰。獻公初亡。中外之心咸在重耳。冀芮能使夷吾乘隙先歸。獲于秦。呂甥又卒致其反國。英斷機警。材略實有過人者。然歸國後。君臣泄泄。無一善狀。背路不言。閉糴弗諫。至經韓原之難。尚不易慮。改圖豈

史記

衛侯集

史記

工于進取。捕于守成。常思范蠡治外。文種治內。政自各有所長。中包胥乞師復國之後。亦復無奇。治國之功。乃在子西。人真有不能也。但恨其宴安自足。不能如鮑叔牙薦管仲耳。晉豈無材。文公佐霸之臣。亦不僅胥狐趙魏也。索稜先軫之儔。何人不在其肘下。故親于趙衰之諫。二子不得不與君分過。

太子圉自秦逃歸于晉。懷廩不敢從。亦不敢言。鍾子曰。事君事夫之道。雖聖賢處之。不過如此。季氏之待二十五年。不爲不貞。齊姜殺桑下之女。不爲不

依然其從容詳妥。似皆遜之。賀子曰。不敢言。全夫婦之情也。不敢從。知子國不足爲其身之託也。李槐設俘齊姜。宗女辰麗穆公之愛。息力能轉移君父者也。其後令之嬖婦重耳。子圉肅去。罔未與絕。累無故夫之戀。則其始輕任之去。亦猶張耳之婦庸奴其夫耳。鍾子長者不知辰麗罔女子之泉雄者也。

勇士殺趙盾

史記

衛侯集

史記

晉侯使勇士殺趙盾。盾入門入閭。上其堂。咸無人焉。因嘆其易。觸頸而死。鍾子曰。由此觀之。則三傳使兵陳宮至光之家。使果持兵戟侍衛者甚衆。皆先自處一死地也。賀子曰。此言僚不當即位。使果不當與仲子仇也。若處處虎之勢。又不得不爾。孫策之傷也。費禕之刺也。踈而無備。可乎哉。

卿之戰

鍾子曰。范子欲釋楚以爲外懼。此深厚久遠之言。反自郢陵使。祝宗祈死。正孟子所爲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也。老成人憂國。爲人以其爲不情。國



賀子曰：晉武帝唐莊宗正與此同，然又有一口縱橫數世之患。者此須看其勢，如楚雖強，必不能併晉而有之。與鴻溝之約不同也。常思原軫范燮兩俱格言，常相持而不下，讀官之奇論，假道曰：惟忠信能留外寇而不害，連環不待椎矣。後范燮亦以三盟既服之後，固非假持重為遲遲者，可以藉口。余以謀國者不宜輕失事機，但事平之後，當將慮李沉之處耳。

魏絳和戎

鍾子曰：貴賈賤土，說盡古今夷情。太王制狄人，漢制

史折

甯肅集

史鑑

句奴止用此四字

賀子曰：魏絳和戎為國家大利，古今以為口實。然須考其時勢，晉楚爭強，既服鄭人，陳又新附，楚人之憤已極，勢必復爭。爭則戰攻方始，若從事于戎，兵力安能兩支？況戎自請和，縱之權在我，和戎而絕內顧之憂，得專意以事南方，若不之許，必至用兵。兵連禍結，縱使得戎而兵力已憊，無以禦楚。此魏絳有獲戎失華之懼也。苟外無楚憂，我則跳梁眈眈偏處，此自當一大懲創，豈得餘安旦夕致道後患，觀靖康之事。

云：寒心即太王一徙亦自別一轉智不專恃行成也。毋得以魏絳一時之功為唐耿汪秦諸奸解嘲也。

叔向母

叔向之母，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彼美懼其生龍蛇以禍汝。鍾子曰：若此母者，所謂自為謀則過，其為羊舌氏謀則忠矣。固當取其識而置其妬。賀子曰：羊舌虎美而勇，力為纍纍所變，覆亡洵得毋氣矣。羊舌鮒非即此婦，自生乎？貪婪無已，卒以齧獄殺身，又誰之咎也。

史折

甯肅集

史鑑

子產立良止

鄭伯有為厲，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鍾子曰：即此一事，大道理，大機權，皆在其內。不媚不信四字，至圖至捷，至深，故君子之應一事也，不自一事起也，不自一事止也，常使之寬然有餘地焉。余意伯有若無罪而死，初死即應立後，不當待其為厲也。若有罪而死，則

史折

猶將集

史懷

胡為媚妖鬼哉況子產素有執持稷火請用璫學玉璫弗與龍聞消涓請祭弗許即晉侯之疾卜以實沈臺駘為祟猶辨其非乃輕為一夢所動乎吾觀伯有之亡實子產心所悲憫但外壓于子哲之強子哲雖亡宰嚭豐向在故猶未敢遽加撫恤至其慘慘欲存良氏一念不減于常厥之役趙宗也晉政猶未下移故但揚前舊勳以感動其主而趙祀已存鄭族大寵多權不在上故必秉國人之恨而始可為立後又復立公孫洩以示無私黑之後終不與焉此正妙于權

史折  
變令人陰入其範圍而不覺者也其後適晉趙景子問之答以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良霄從政三世故宜強死為鬼則無論春秋之世列國強宗大族覆亡者不可勝數即公侯伯子男之君虞夏商周之亂其取精更多用物更弘社稷丘墟胡不一盡為淫厲哉此固所謂神道設教文言以飾聽耳即其語子太叔者本懷亦未盡吐也傳言傳敘朱子亦稱義理甚精皆溺于其辭而未知其肯鍾子審其機權矣亦止就事立論未審其機權之勝也

戴書 丘賦

史折

猶將集

史收

鄭子孔當國為戴書將誅弗順者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子產曰眾怒難犯焚書于倉門之外眾乃定鍾子曰凡作法者必度民情之所可從而後為之法已立而後誅弗順者誅不可行而復自廢其法上下俱失之矣子孔之失失在為戴書但亦無自作而自焚者焚之之議發于子產而子孔聽之此國體也按此言是矣但子產既知眾怒難犯及作丘賦而有舊尾之謗何以不從渾

史折  
空之諫而曰民不可逞度不可改也言出其口而忘之乎蓋子孔欲群鄭諸司各守其職以聽執政之法不得與聞朝政此徒便已私耳况國有大事不詢眾謀而一人專斷尤叢奸府竊之道也鄭介兩大犧牲玉帛疲于奔命常賦不足不得已而增之非求自利公私之別不同故毅然任怨不顧輕然國氏果先鄭亡鄭果先衛亡此左氏目所未見姑識其語渾氏之言後無一不驗嗚呼祿國故時猶不免殍賸後嗣故弘羊劉晏成不良先况培克聚歛如告緡手實者哉

討公孫黑

鍾子曰：子產之誅公黑也，黑稽首曰：死在朝夕，無聊天爲。子產曰：作凶事，爲凶人，不聊天。聊凶人乎？說得心死，恨甚快甚，可爲除惡人之法。余以子產之言，雖快，但黑之稔惡，固非一朝何以必待其將死而後殺之？馴良之爭，猶云身在下位，與游楚爭室，則已執政矣。罪均罰異，畧不之責，不幾于養亂乎？蓋黑之罪，必所當誅，而罕駟豐三家輔之，實畏其族強黨盛，而不敢輕發，故必俟衆憤畢集，駟氏自携，始敢聲言其

史折

猶將集

史續

罪觀其在鄙聞疾，衆傳急歸，皇皇然惟恐凶人之良死，國法之不伸，但肯何其緩，令何其迫，此止可謂天道禍福之不爽，終不得言大臣能討有罪也。子胥謂其助天爲虐，則不然。若曰貪天之功，則亦無辭耳。嗚呼！漢石顯典中書，恣作威福，匡衡爲宰相，畏其擅權，不敢自奏，元帝崩，顯遷太僕，離權失倚，始追條舊惡，斥歸故郡，遂爲王尊所糾，謂奏劾後時，無大臣輔政之義，僞之討黑亦寧異是？子產雖賢，恐不可令王子

贊見也

平丘之會

鍾子曰：晉威虢，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內治不修，此晉霸始衰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爲平丘之會，非其本心也。內有不足，不得已而以虛聲服人，去力服者遠矣。况桓文而上乎？當其時，衛人怨齊人驕，魯人怠，晉無禮，而欲字字以禮責人，叔向于此多少苦心，卽彌縫支吾，猶懼不及，鮒以貪問之，求貨于衛，小人不顧國利害如此，謀國者至此益苦矣。賀子曰：晉歸汶陽之田于齊，而諸侯貳，則爲蒲之會

史折

猶將集

史續

虎祁成而諸侯貳，則爲平丘之會。謀國者各具一苦心，然齊頃公七年不飲酒食肉，晉安能無懼？自爲謀不得復爲魯謀也。季孫行父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猶指前事暗諷。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盟以禦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自反無愆，猶能正論屈人。至平丘盟而晉寔多愆，德不得已，借威于王命。劉獻公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後叔向得濟其憂，辨折服齊人。此幾于博者之孤注，不堪再擲矣。至劉營人曰：寡人有甲

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牛雖蓄債于厩上幾似暴豪無賴之言豈成盟主子服惠伯曰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廖于晉豈無大國則亦以無賴要之言停出者恃入矣無端執意如無端又欲釋之反爲孟叔所挾欲從會而歸雖用叔魚之詐以免要皆曖昧狙獮非大國所爲然靈王死而楚無遠圖齊雖有飛揚之志固無添議公室則日卑晉之憂是在內不在外叔向徒欲虛崇外體亦自在費心力耳身死而不死哀哉

史記 卷上 舊唐集 十六 史記

鍾子曰叔魚魯魯季孫歸感恩知已小人不構面目如生自非叔向所能然此時正少一叔魚不得器使之妙妙在用許廋人不知也賀子曰叔魚傳宗館之命而泣其術雖狡平子聞之而懼其識最陋今從孟叔之語從會而歸不惟國耻雪後亦不難輕視魯之執政矣韓起患之問于叔向答以劉也能不徒妙于使詐亦深見意如之易與但不屑身爲狙獮也若如叔孫姬父子其可切乎此真下材何當于奸雄乃有乾侯之事寔其君之妄也

拒求聚

鍾子曰韓宣子有聚其一在鄭商宣子謂諸鄭伯子產弗與可謂能折大國以禮者也韓子買諸賈人賤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可謂能治其國以法者也小國居大國之間不如此無以自立余以此賈明欺韓子之弱耳若遇楚靈王其敢抗逆乎纔賦吉日解具田餼矣未常不先意逢迎也蓋子產智士長于料事料人平丘之會爭承職貢自日中至暮必得請而止游吉咎之荅以晉政多門貳偷不暇何暇致討

史記 卷上 舊唐集 十七 史記

晉人伎倆悉之熟矣韓起懦弱畏禮好名故得以禮制之至商人懷實不過居易買遷豈如沒明之家修都雅之容爲瓊服玩好者且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建舊誓曰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實賄我弗與知其言顯不相應夫貿易之事一一必言之君相君相亦不勝其煩且下同于治市之有司成何國體此明是迎合風旨子產蓋不過借一環以樹風力借一韓子杜絕晉大夫無藝之求嗚呼一子哲不敢制之于強盛况大國之卿雖然鄭疲晉楚力實憊矣微子產將

不國事晉雖請謀鄭則忠不得不以名臣許之

禳火

有星亭于大辰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瑾學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鍾子曰術士幸災以自神其言口角如生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前此之弗與人情能之此處之不可人不能也然實有一段識力足以鎮物定紛非一味憤憤偏強者觀其言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

史折

猶齊集

史懷

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何其簡確而定也遂不與鄭亦不火非子產之倖免正天道不測耳故觀其救火一番處分又極有條理所謂盡人道以聽天使冥憚人借口不得賀子曰子產雖云博物君子然實無象緯之學即天人感應之理亦未深悉先是昭六年三月鑄刑書晉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鄭災則是子產不但不知彈災并召災亦不知矣十八年星孛大辰西及漢魯申胥知諸侯有火災梓慎

以為當之者宋衛陳鄭固不獨一鄭裨竈也里國還可免言豫者鄭亦不獨一裨竈也祈禳之事雖理所不可解而事所不盡無如里析之說築城郭建廟社營官室立市肆街巷陌事事更新傷財勞費事寔難行若瑾學玉璫真長物耳子太叔之論未為非也雖其救火時條理得宜然與其張皇于危急之中何如解免于無事之日從來賢人君子誤國處正自不少徒以一念堅執不行曲突徒薪之計必爭焦

史折

猶齊集

史懷

頭爛額之功然當時之損傷事後之興復公私兩敵不可勝言矣且瑾學玉璫雖弗予而襪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鄰至七月又太為社祓禳于四方計其所費或過於瑾學玉璫之值亦何常不禳但惡竈之沾沾自神其術故執意不從耳夫術士一言之驗因遂開要挾之端其風誠不可開然吾以為後之弗予執持也前之弗予目昧也子玉不界璆弁玉纓而覆師則以為玩物喪志子產弗與瑾學玉璫而失火則以為鎮物定紛此以名譽分是非耳吾所不能

國語魯頌國語

鍾子曰國語列周蓋以列國待周也三頌列魯蓋以天子待魯也素王素臣其微可睹矣

賀子曰天王之尊義例別于諸侯周鄭交質丘明曰君子結二國之信不知體哉鍾氏謂恐出諸口責之正矣至詩者孔子所刪自言樂正亦在雅頌得所而曰以天子待魯豈其然哉則問補不知既灌不欲觀者又何也吾觀詩雖有四要其尤判者兩端而已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

史初

猶將集

史初

王政之所由廢興也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然則國與天下雖殊因得失以見盛衰用美刺以爲懲勸其意一也頌則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義不闕于勸懲故詞惟美而無刺與風雅迥別魯自伯禽以下豈盡無失德者即春秋亦不勝書矣且家語有慶衰章甫之辭檀弓載載積蠶巨之語豈孔子之前遂無一爲美刺者固知魯未嘗無風也天子君天下諸侯君一國凡爲臣子共有天澤之義孰不當誦張功烈以阿

陵昌熾祝其君豈十五國之人皆薄魯之人獨厚

初十五國之人皆直魯之人獨缺乎同知列國亦未常無頌也而皆孔子所刪也列國不存頌魯不存風者孔子魯人也魯人刪魯詩爲尊焉爲親焉若曰事有不可諱者已筆之春秋矣春秋固史作經正告天下萬世故不容于不直詩之爲用本以主文爲諷諫今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但存列國之咏歌今人一出而三嘆已足以閑邪而興善矣何必暴揚宗國之短哉若其穢流人口無可滴滌寧見之他國之

史折

猶將集

史初

爲章如五兩雙綏載馳敝笱父出自齊人之口若曰本國之人能諱之鄰國之人不能爲諱之爲君父者亦可以戒矣此聖人之厚也豈曰以天子待魯哉楊子用修作經說論泮水之詩曰僖公殲項取須句取濟西以楚伐齊皆惡之大者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又會于平其女季姬始遇鄆子于防而公不制鄆子來而公不耻歸于鄆而公不拒濡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與有駟猶以爲頌吾誰欺欺天平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

非以為美也。其言固激而未當。然頌者實多溢美之辭。他國頌悉則之。未必不由是也。抑周與列國並稱。嫌于無別。然王亦稱風。與鄭衛同矣。卽曰周衰政令不行。與侯國無異。至鴟梟梧王也。東山破斧為王室討叛也。正周始造皆列之風。又捨其駁字之國號而稱久遠之始。封果何說也。且周不當稱語。稱周書耶。則大學引楚書。書雖不傳。固有是書矣。恐古人正不必爭輕重于片言隻字間。如後人之紛紜也。丘明依經作傳。先採天下之語。語出于周。因謂之周語耳。且

史折

猶將集

史懷

傳如隱公。故平王之事亦不盡載。國語並及穆恭厲宣幽五朝。蓋惜其嘉言讜論之湮沒也。豈知以招口實哉。

戒密

恭王游于溼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康公弗獻。一年王戒密鍾子曰。密毋此言。蓋預知王之伎而虛也。從古下之不順乎上。由上之苛求于下。上苛求于下而下不能應。則怨。怨則畔。畔而上無以制之。此陵替之所以不可反也。按國語載密事。

乃下不順而上苛求。與鍾氏之言似矣。然實不易之論也。如大東之呼箕斗。正苛求而怨。苑柳之戒自嘔。則不應而畔矣。嗚呼。始則供酒。臻而鄙夷。繼乃取麥禾而莫禁。虛名尚在。猶得求車大義已淪。及虞索聞。正所謂大火不再中。物極必反也。至若遼天祚之市鷹宋宜和之採花石。自謂鳥獸草木何損于民。豈知使者一出。貪饕無藝。人情厭苦。釀禍至是哉。鍾氏極言流弊。見王室之衰。由此真探本窺源之論也。

史折

齊國佐

史懷

猶將集

史懷

單子謂齊國子立于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鍾子曰。盡言不必言人過也。凡窮極事理。開透才思。使物無遁情。亦人鬼所忌。古今文人著述。往往有之。可不慎哉。按此乃鍾子高自矜詡標榜之言。果爾。則盡混茫之秘。無如盡卦演噤。應龍神禹先不免于大戮矣。柳子曰。子夏不為史。亦盲。周公史佚。雖記言記事。猶遇且顯也。大都文人易自沾沾。但上通堊天。表反為茂陵之鬼所笑。

陳軫國策

史折

新將集

史權  
二十四

鍾子曰張儀于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以國情  
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契軫不休儀所以不  
能與軫兩立而必欲殺之者何也儀之所自託者莫  
如秦秦之所以賴于儀者莫如以商于欺楚而絕齊  
楚之交軫言絕齊之後地不可得齊秦之兵必至及  
兵果至又教楚賂秦一名都與之伐齊使楚懷王于  
軫之策用其一何至見欺于儀楚不見欺于儀則儀  
之託于秦與秦之所賴于儀者窮矣儀着着謀之軫  
着着敗之即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于賀子曰此

史折

新將集

史權  
二十五

曰儀之言果信則曰非獨儀知之行道之人皆知之  
吾不忠于君楚亦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  
何之乎軫之事楚忠對秦王又信其義皆足以感人  
秦王雖知軫之為楚不為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  
于軫此軫與儀之所以兩立于秦也曰秦何以不疑  
儀也重之忠而惜儀之智也余以此言亦非也軫  
韓士也進言有款儀言軫之楚軫自言不之楚則其  
氣懦近于掩飾反動秦王之疑矣惟直任之楚即以  
楚之留軫不留軫明軫之輸楚不輸楚而始曰臣不  
忠于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不之楚何之乎所  
謂理直氣壯聽者自服也抑有說焉儀之未讒軫也  
田華之已先為軫言矣美女破舌晉遺女樂而說遂  
舟之倫號遂以亡美男破老晉遺美男而虞逐宮之  
奇虞亦以亡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  
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儀來果遂言軫此秦  
王所以疑儀而不信也然以秦王待軫之厚軫終不  
留秦者何也儀與軫皆羈旅之士也托人國者必有  
効于人國而其身始棄或為秦謀効慶彰矣軫于秦



無所建野五國伐秦一勸秦王賂義渠以撫其心義渠已先入公孫衍之語謂中國無事于秦則秦且燒炳獲君之國中國有事于秦則秦且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帛之下衍本欲致之罪適以誤軫之謀事之不偶有如斯者况張儀之推沮不已何能久卧護口乎然軫竟之楚以寔張儀之言者諸侯惟楚最強力可抗秦猶張儀憤蘇秦思獨秦能苦趙不料懷王之愚至是也至軫之楚而秦王不怨者秦惠賢主也失一蘇秦而閉函谷者十五

猶將集

史 二十六

甘茂

鍾子曰甘茂攻宜陽三鼓而卒不上茂曰我戮於前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之不拔公孫衍樛里疾挫我于內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不下以宜陽之郭爲塞則內有譏問安知非以堅大將之志而成其功乎然息壤一盟所賴實多設一必信者主于上又置一相間者伺于旁間不勝信而足以相仗則人主用能臣之資也 賀子曰此烏可哉將將者難使貪使詐不無駕馭正當坦乘示之封賞必不吝譏間必不行庶可望成功耳凡強兵握于外譏間行于內勢必忠者受枉悍者生疑如趙巖沮彥章以成亡國之缺哈麻罷脫脫坐失番擒之寇此將受命之患也僕固懷恩憾辛雲京駱奉先而召吐蕃李懷光忿盧杞白志貞而連宋此將不受命之患也受命不受命皆能債事即使功成尚有王鎮惡沈田子之變咸劉祿得關中而不保况灰忠義之心致萌異圖如呂祖之于鄒瓊害何可言哉此其論之最謬者也

猶將集

史 二十七

江乙

鍾子曰江乙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

安上語易見下語難知深思而善用之馭下之道不出此矣余以此言非也此韓宣惠王之欲兩用公仲公叔也魏哀王以田需置側藉田文甘茂之舉事也夫版牛騶季子之論明矣多方者內樹其黨外力者藉外權權留之論詳矣且江乙立言之言特欲中傷昭奚恤耳諸之以假虎之狐諸之以當門之狗王之聽乃請封山陽君恤以無功不封山陽遂與之同怨狡諂如此真虜人之雄矣凡人臣不可使有朋黨亦不可使有分爭有分爭因有謂停有眾復故漢史折

猶將集

史懷二十八

之甘陵唐之牛李皆亂亡之漸也宋始而呂范繼而荆溫極而至于紹聖建中靖國卒釀靖康之禍鍾子生何時目擊何事尚為此言歟

項羽本紀

史記鴻門

鍾子曰鴻門一役張良之智樊噲之勇鉄一不可二人膽智皆從忠幸出項伯要良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此時良非沛公臣也尚不忍負其念頭本領與漢興諸將相已日不同至讀樊噲所云臣請入與之同命一語感動幽明

鬼神為漢豈尋常武人可到余意良雖非沛公臣其心已注于漢心注于漢者為他人言不省說沛公則喜之常從其策也故以為天授此留侯識高于亞父處亞父從項從其強耳留侯真是以賢知賢常嘆良禽擇木漢初惟一留侯淮陰曲逆亦經幾轉折矣即如鄧侯之數護以吏事滕公之語轉移日亦能前知然少阿里閑久與相習不若良之交臂得也其極不知人者則王陵雍齒耳至舞陰真一血性人自忠于所事今其為項氏臣則必為項氏死矣

史折

猶將集

史懷二十九

高祖本紀

同相

鍾子曰高帝病呂后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陳平次周勃此數人者呂后瞑目屈指中數之熟矣窮究到底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在劉氏而觀其何以倚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帝已見其肺腑矣問至周勃漢之人數已窮而復問其次尤為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一語恨甚此時發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呂后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人辨之有餘又何必

除一呂后，以爲開國綱常之累哉。

此論極爲尖快，惡意竊有不然。惠帝未沒，呂后之賢，謀猶未萌也。其人雖爲奇兒，然與武嬰亦猶有別。且操竊于高宗之時，呂尚欲東于惠帝之日，余嘗謂呂后設先惠帝而亡，漢事決不至大壞。呂氏亦不至有滅族之禍也。其數問孰可爲相，正代其子問耳。高帝之防呂氏，亦防其爲患于戚姬母子，故臨終欲斬樊噲，至產祿之變，實所不料。惠帝方富于春秋，安知其不永若帝能知惠帝之不永，則亦能知趙王之不

史折

猶書集

史據

得善終代王之必爲天子矣。安得以其豫言劉漢之有反相謂其一一能前知如瞽史哉。帝之歷舉數人，亦止是爲其子孫謀料事，料人皆家人商確，語不必過神之也。

吳太伯世家

鍾子曰：泰伯，心同伯夷，而才過之，故讓國而不失國。愚意此論未必然。太伯逃于荊蠻，而人附之，及周得天下，因舉以封之耳。既爲同姓之親，又兼有讓國之德，自所當封。曩事始以遜國而逃，自其本國之事，與周

無與也。孤竹之祀，既有中子承祚，不待于與滅，又非佐命之臣。何由封之，即馬一謙扶而去之于義已厚。且至性如伯夷，封之亦不受也。若始出時，舍本國而別國建豎，則地各有主，奄而奪之，取非其有此後世奸雄之事，而謂伯夷爲之哉。曷若自承其故業，也。卽泰伯在，吳從之者千餘家，不過如舜之成邑，成都非有爲君之實。此時商未失德，未嘗視爲吳國，一諸侯也。及周人革命之後，自崇其本宗，始有吳國之名。遽以此些伯夷之才，恐古人哂笑于地下矣。

史折

猶書集

史據

季子

鍾子曰：季札有心用世，人獨愛身，一念太重，故凡事不肯犯手。當閭閻弒立之際，趨避圓捷，與晏子處崔杼之亂，同一機權，惟是古今一大鄉愿也。

賀子曰：季札晏嬰亦稍有別。謂之鄉愿，則非。晏子處崔杼之亂，雖曰不，死不亡，然當大宮之盟，反其辭而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于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此豈復置死生于度內哉。直兵推之，曲兵鈞之，不爲少易，而亦謂之趨避圓捷也。至謂季子有心用世，亦徒

見其壽樂而知其哀故云然耳。令果欲用世則除先  
之世疑有所避已心而不言謁與餘祭方欲以國讓之  
倘竭其忠貞匡勳毗輔寧復有所嫌疑乃其在本國  
未嘗設一謀巢陷諸樊閼戕戴吳暮無先事之戒曾  
不及其親叔孫豹晏嬰羊舌肸者何忠告于午交之  
友應疎于親輕之兄也吾觀季子真所謂輕千乘之  
士惟恐國人之我附而不得終其節者也故雖不晦  
其局外之明終不肯爲援手之救至夷昧立而口雖  
不敢違諸兄之前已沾沾有與子之心故諸君輕死

史折

猶希集

史微

重耳去齊

鍾子曰重耳以亡人留齊之歲此時處約非處樂也  
其愛齊女母去心當屬旅疑畏之際兼身觀世其道  
不得不出于此從者謀行秦上人知之以告其主其

主殺之勸重耳行重耳猶辭之人生安樂孰知其  
必死于此數語蓋從戒心出正以堅齊姜之意而防  
其泄破其忌耳

此論其深甚妙然重耳當日事情則似不然果爾  
醒時不憚大遂于犯矣余嘗論重耳謝秦使此子犯  
以退爲進之計師仁孝以堅其推戴也不意呂卻更  
乘其隙遽賂秦宋入重耳爲夷吾之兄安能必其弟  
之先歿夫此機會懷恨無盡雄心未免半灰又見秦  
晉復和國中相定宋楚爭盟中原無霸去何所倚故  
有必死于此之語姜氏知晉國之必有變知其國之  
不足恃議更高于公子至謀行而手斬聞者與司馬  
懿伴托風痺及暴雨收書其婦因斬同見之婢相似  
鍾氏所云則幾于以楊行密給朱夫人者待齊姜矣  
不知對英雄之婦而作此舉動反生其貳惟賢知賢  
不爲是也

史折

猶希集

史微

子產博物

鍾子曰晉平公有疾卜貢沉臺駘爲祟子產諱二神  
所出玉辨至核令其胸中豁然而後乃曰然是二者

正欲公之聽于人而不聽于神其立言節太甚矣

史折  
卷上  
猶將集  
賀子曰子之論信善矣及七年晉侯疾夢黃熊入于寢門韓宣子問之乃對以夏郊未祀何也夢之與卜若是殊乎蓋此亦權對耳其正論則已發于論黃沉臺駢之日矣大國之君已經諷諫而不悛一介外臣何容再瀆問黃熊亦與言黃熊之事而已昔鼎之賜心固不以爲善賁也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予

因欲死相算武子曰鬼神不欺非類祀節何事其識卓然去晉君臣遠矣

陶朱公

鍾子曰朱公不得已遣長男已知中子之必死矣獨之曰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二語正庸鄙富人所難朱公不遣長男意正在此若少子則不須爲此言矣又曰能用財者少子也能用財之人者朱公也朱公之妙不在用莊生而在用少子則中子生而千金固在用長子則處費私肅之千金而無益中子之死

故古今事無大小其成敗只在明取舍明取舍只在知人賀子曰此論雖妙余則以范蠡忍人也既知長男之不可任何不自往長男之欲自殺非徒痛弟亦憤其父之越已而使少子耳若身往而使其與弟同留彼必無辭觀其迎喪時一咲畧無惻怛之容似反快其料事之明者其視烏喙之主真所謂有是看有是臣也

蔡世家

鍾子曰楚文王虜蔡哀侯以歸留九歲死于楚虐甚矣其後懷王客死于秦報應之間微矣哉賀子曰快哉此語推廣言之豈惟蔡哀侯鹿上之盟約以乘車之會伏兵車執宋公此與武閔之詐何異宋人應之曰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秦執懷王楚大臣亦立太子應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始如出一口事之相符乃至是乎襄公釋懷王不歸真先世之在也葉公雖釋卒以泓之傷致斃此固用節子之召也

史折  
卷上

猶將集

史續  
三十五

魏世家

鍾子曰信陵君上書魏王與蘇秦合從無大異而立

言之意不同。蘇秦規其利，羈旅之人事成與分其利，故其言夸信陵，規其害，同姓之臣國亡與共其戚，故其言苦余。以此言善矣，而猶未盡信陵之時。又非蘇秦之時矣。秦益強，魏益弱，王欲媾秦攻韓以求故地，秦又誘以垣雍之割，故信陵發辭，剴切以害醒王之貪。襄王當喪地七百里之後，兵威久挫，未免畏秦，故蘇秦之語激昂，指其人民之衆，車馬之多，以破王之怯。或夸或苦，各有所宜也。

蘇秦

史折

猶將集

史懷

三十六

鍾子曰：蘇秦自以爲不及張儀，人未之許，愚觀兩人皆富貴熱中之人，然儀有功于人國而身享其利，秦苟能享其利，不必有功于人國，而身享其利，秦故儀爲秦連衡之前，取蜀伐魏，伐韓欺楚，得黔中地，秦爲六國約從之後，實事實效，尺寸無聞焉。秦見疑于燕，乞身之齊，以車裂終，儀見惡于秦，乞身之梁，竟得良死。儀秦才苟優劣見矣。然七國時天下所惡莫如秦，而勢在秦，故士樂歸秦，猶之三國時天下所惡莫如魏，而勢在魏，故士樂歸魏。蘇秦初着亦在于秦。

不得于秦，而後以六國爲退步，儀秦成敗，其亦有幸，有不辛耳。

賀子曰：論儀秦者可謂至公。吾于是而益有感于蘇生之遇也。其十上之書，不復可見，而連衡之辭，具正叙述情形，非不歷歷中窾。秦商鞅新誅，正疾遊士兼以鄰敵粗安，辨雖工，固非其時也。及從約成，而秦亦惴惴以東，諸侯爲憂，方思收羅智士。張儀之往，自不煩恭遇而前席，然則秦之資儀者，豈徒車馬金錢，凡其合六國之成，適所以爲張儀進用地也。獨恨其終

史折

猶將集

史懷

三十七

既遂而智昏，不能爲趙謀，所以報秦，反請使燕報齊，以苟塞趙王之議，則并其合從之始念而自背之矣。故散從約者，非儀也，而秦也。至于燕易王之母，及所以亂齊潘王者，卽蘇生何以自解耶？故讀其歷說之語，真爲意傾，數其燕齊之事，不勝髮指，蒙惡聲亦不徒儀之振暴其短耳。儀雖欺楚，伐魏傾危不一至，張目以連衡，終待蘇君不在之日，亦自克踐其言，不負故友。嘗思儀之去秦與秦之去趙者，無異然。儀用齊若迎刃于虛秦，敵齊直以身爲餌，巧者自爲，而人固

無傷於者爲人而身先爲倭觀蘇君之末節真爲短禍繇自取非不幸也

張儀

鍾子曰教六國攻秦者難于弱蘇秦之于蘇是也教六國事秦者難于強張儀之于趙武靈王是也此思過半矣余以此論妙矣然當日兩人游說後先亦自有次第六國惟韓受秦患最近怨秦最深然國小畏秦亦最甚勢不能首禍有爲主怨者自景從矣故先說趙以壯其聲援趙雖強齊楚韓魏既皆服秦則大勢既明措辭自復無難矣

趙將集

史儀

商君

鍾子曰商君之法什伍禁森強本急公與管子作用不甚相懸然管子能順民情爲之商君必拂民情而後能爲之商君之使民說也在法効之後與凡民樂其成管子之使民無驚也在法立之初能與凡民慮其如此商君之才不及管仲非其法之罪也然齊僅以霸強者數世秦得天下不旋踵而亡譬之取非其

有得少者其禍小得多者其禍大也愚意兩人不能才不如其立心原異管仲務先反鄰國侵地在收人心商君務拓地啓疆在屈人力謀慮反故作用殊事功亦不可同日語也

信陵君傳

鍾子曰侯生欲公子枉車騎追宋亥于市自不是聞着意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此意甚淺不是侯生本意此時竊符事未萌芽已先看定一擊晉鄙之宋亥矣此時難明言耳太

史折

趙將集

史儀

史公亦云欲以觀公子不免被此老瞞過余意亦不必說得如此太忙大抵宋亥可用之才其時秦氛甚惡倉卒有急咸可盡力至竊符擊鄙偶爾機緣聚合不必豫粘此一事也枉車騎過市雖是察公子亦即所以薦辱者兩意俱有欲揚公子之名故顯言之賓客之前留宋亥條緩急故此子賢者獨向公子私語子長所載甚明並未瞞過至宋亥見公子能爲生屈亦自傾心固不待後之數語其數語不謝即侯生屈公子入市之意李溫陵謂公子能請亥並載則亥久

爲公子客不待侯生之刎始激而爲公子用矣夫公子請已歟矣生刎亦朱亥既行後也此更似說夢矣

平原君

鍾子曰戰國四君好客之說春申牽入者也其他則信陵尚矣平原好客而暇不及孟嘗又曰平原合從于楚約客同往以二十人爲限固已失之矣有士而使之自贊何名好士此毛薛二公所以生於趙而竟爲信陵有也毛遂之言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此明笑平原君語也

史折

猶將集

史核

賀子曰孟嘗初欲入秦諫者以千數及爲秦所囚終賴客之力以免平原既匿秦相之讐復感其甘言以往始固無阻其行者後亦無脫之厄者卒爲秦取魏齊頭以去兩君門下之士智計何相越也信陵君曰平原君之游徒衆舉耳不求士一生痛痒皆爲所道盡觀毛遂近在門下相習之久猶以爲常人忽之何有于賣漿博徒者哉夫事變之來雖英雄未免有錯所賴於考觀之明以醒當局者耳魏公子設非侯生久已碎身邯鄲矣孟嘗之識已不及信陵然妙於寬

大故材不勝收平原議本不足妄欲得士如十九之徒固其平日所尊爲文武勇力具備緩急可恃者

臨事乃畧無一用卽孝成王以趙括代廉頗不同相

如强諫亦抵于闕與一戰疑其有父風耳正信陵所

謂徒豪舉也至春申亦客三千人珠履玳簪互相誇

眩正與趙客同一務豪舉者也大抵信陵孟嘗得一

人務獲一人之用故門下不無庸劣才智者終多平

原春申收一士務增養一士之名虛糜芻粟而已然

趙竟有毛遂楚亦有朱英則食客既多英識之士不

史折

猶將集

史核

無闕入也若其究竟之禍福殊則平原志分趙憂春申思竊楚國禁良謀而不用固是天奪其鬼耳

魯仲連

鍾子曰徒爭帝秦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此言善矣又曰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魏不帝秦舍救趙遂無可爲矣雖謂仲連此舉陰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余謂此亦事後之言耳當時幸有如姬內應設無傷竊付魏王終不可以言勸將若之何蓋仲連此舉止可云解紛亂實無害



排患釋難也。其可重者。正在却實辭封。不食人之功。以冒寵。稍有品節耳。嘗思存趙者。公子也。公子之得以存趙者。侯生也。生之謀得就者。如姬未亥也。然公子數請朱亥。則侯生教之。斬如姬之轡頭。而姬願爲之死。則公子自爲之。且侯生之竭智以謀存趙者。亦以公子厚之也。故功皆公子之功也。藏之智亥之勇。姬之孝。欽一則公子之功。不成然。皆未事而得之。故倉卒賴其用。每見後之謀國者。疆場有警。始下召募之令。奇士安肯即至。況士至而非薦。則不收。非賄賂不任哉。又況責苛禮而昧大畧。喜諂諛而疎介直哉。

史折  
舊將集

史原

淳于髡

鍾子曰。淳于髡終身不仕。觀其親于事先游于事外。玩世藏身。自是魯仲連流亞。其數譏刺孟子。生戰國時。冷眼熱心。見能救世者。惟孟子一人。故望之深而責之備耳。愚謂此言殊涉附會。始曰夫子不援。猶用暗嘲。繼曰無益。又曰無賢咄咄逼人。直明笑其無用矣。至謂仲連流亞。徒見其亦能排難解紛耳。究亦小同大異。仲連辭趙千金之賞。淳于受魏壁馬之餽。仲

連矯矯自好。淳于行已在清濁間也。蓋其人工于知人。料事不能爲高深之行。亦不願爲沒頂之凶權。衡于名實。後先開兩收其利。可謂巧矣。非仕非隱。亦諸亦正。雖慕晏子。而其忠誠固不及耳。

王翦

鍾子曰。王翦始終請六十萬人伐楚。非怯也。用衆正自不易。老將自賣本領耳。後又因姚與論揚佛嵩事。曰。佛嵩驍勇采銳。每臨敵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人。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其下咸不以爲然。

史折

舊將集

史原  
四十三

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絕吭而死。由此觀之。爲將者用衆之難。難于用寡百倍。吾常謂王翦請師六十萬伐楚。乃老將自賣弄本領。當以此交証之。余以孫子亦有五攻十圍之說。非真衆不可用也。田單不服趙者。及聞異于薄挂擊石之喻。卒亦辨塞而心屈。但將兵者材各不同。淮陰論高帝亦曰。不過十萬。爾朱榮謂其從子兆。過三千人必亂矣。使侯淵討韓樓。與騎七百。曰。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搃大衆。未必能用。淵果擒樓。兆竟兵敗身死。大抵用寡者率以奇兵。勝如錢

繆以二十人伏山谷中斬黃巢兵數百級復諸路  
語之屯八百里而臨安克全若巢知八百里爲地名  
肯率兵急過耶至正兵則非用衆不可馬服君所謂  
三萬之卒圍于似之城不存其一角也方秦王銳意  
取荆李信因捷將率二十萬衆大破荆軍于平與又  
破其郢郢及欲與蒙毅會城父荆人隨之三日三夜  
不頓舍大敗信軍豈前勇後怯哉荆知必亡傾國與  
戰信卒疲勞不獲休息固強弩之末也若別有犄角  
之師出分荆人之勢信軍全矣然窮雖乞師六十萬

史折

猶將集

史折

考其破荆者又非以用衆也特盡及信所爲耳信數  
戰而勝窮堅壁而守信引軍西而楚人隨之楚引軍  
東而窮舉兵追之夫厚撫循以結其心久休沐以養  
其力楚人日跳躍噪呼秦人方起石投距此真以逸  
擊勞即一十萬人亦已計出萬全何待六十萬而窮  
必乞六十萬人者何也此老將之深謀可與智者道  
也歷數楚之喪敗無如栢舉五戰入郢昭王奔隨子  
西已國于脾洩蓋楚地大人衆一君先則一君立宗  
國墟地方隅况自悼王後北并陳蔡南取吳越

昭王時爲益廣縱謀其將轉其君秦兵歸救者亦接  
踵起耳前固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也觀蕭雖救項燕  
于新南經歲餘始得虜王負弩平荆地爲郡縣因南  
征百越之君則其初敗時王之奔竄伏匿必非一處  
窮之分兵以鎮要害遣將以畧遠郊必非一人雖史  
所不載固可意會也至曰蕭欲以用衆自炫其能則  
空國發兵秦王幾幾惜不能與蕭亦內恐其疑亟請  
田宅園池以自堅矣畏禍如是而謂其輕料虎鬚以  
招忌哉此真書生之談也

史折

猶將集

史折

鍾子曰豫讓爲智伯報仇苦矣所以懺其不死范中  
行之愆而戒其耻蓋愧所爲也既已委質臣事人而  
求殺之不覺自說出本心襄子數讓曰子不常事范  
中行乎只此一語責得嚴正讓亦何辭衆人國士之  
言爲襄子所窮愧而爲此對耳後來意氣中一流人  
皆被讓此語瞞過以爲交游美談不知君臣之分一  
定豈以衆人國士異其報哉士前後趨舍不同善變  
者甚多豈可謂不先范中行之豫讓必不能爲智伯

死哉親妻子處諫讓始末讓國士之知畢竟不在智伯而在襄子使讓真以國士之故報智伯則又當務其事智伯者以事襄子矣

賀子曰君臣之分一定豈以衆人國士異其報此正論也讓讓國士之知襄子更深于智伯亦快論也但以爲智伯報仇所以憤其不死范中行之意則不然竊按六卿之事趙鞅伐衛衛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後欲徙之晉陽邯鄲午謀諸父兄咸謂衛貢去邯鄲則邯鄲與衛絕不如侵齊齊來伐而始歸之可無怨

史折 卷上 精義集 六

于衛矣鞅不知其謀也殺午午中行寅之甥實范晉射之姻也遂我鞅鞅奔晉陽輔不信素惡實親變多素惡吉射荀躒變梁嬰父欲以爲卿因怨晉侯三卿同罪而異罰請逐范中行然則惡者智氏也首禍者趙氏也及范中行逐而鞅歸鞅歸而閭朝歌圖鄆鄆圖栢人圖中牟范中行奔齊皆鞅主之智氏無與則范中行之實實在趙氏豈徒一智伯之怨哉爲智氏報而范中行之怨亦報矣范中行雖失位子晉未有漆頭爲飲器之慘子孫尚耕于齊故可以緩圖智

也無後虐之者又甚故不報令以此非報子亦慮當諸塞惜倉卒中不知出此大抵讓讓節義士也有獨行而不必有兼材雪耻雖人臣之大義感恩亦烈士之常情必因襄子一言謂其不當臣于智氏則又可責其何不力諫智伯無先見之明矣人而求備何所不至

平陽炭

鍾子曰如齊故俗參一生用作始終只此四字故去齊以獄市爲奇曰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操之森

史折 卷上 精義集 七

人安所容大哉言乎千古不易謝安曰原傳王容改正

容置此輩何以爲京師其論本此  
賀子曰論參者無如連之言善也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皆稱其美然則苟當憚弛之世奸宄橫行道路不通枹鼓數起亦可日夜飲醇酒與吏舍歌呼相應耶蓋參亦卽約法三章之意所謂以寬濟猛事勢使然故臣主所見畧同孔明以嚴治蜀法正勸其緩刑弛禁亮以劉璋父子有累世之恩威刑不肅因以致樊收樊之法不得不出于此故治

國必因時。其非有千古不易之法也。江左偏安。孫氏游魂近境。豪族相沿。日久。朝臣求趙張二王之京兆。又不可舍卒得。而欲于諸筋搜索。通亡。恐人情騷動。故安石此言。不但非至論。兼非其雅懷也。

留侯

附南粵

嘗嘆宋人論事。不按本末。好爲風影之說。穿鑿附會。以快其非。于留侯尤甚。惟子瞻一篇。不墮雲霧。鍾子快士。其說史多不隨聲附和。論留侯竟亦未能免俗。特明辨之。

鍾子曰。子房是何等英雄。圯上老人。素不相識。直墜其履。圯下呼曰。孺子下取履。奇着驚人。子房已心折。

史折

新清集

史攷  
四十八

矣。點化機鋒。全在于此。禪家所謂棒喝也。豈待授書之後哉。長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而去。光景絕異。良隨目之。自是有心人。父去里所。復還。是何等度人心。腸。畢竟是子房報韓。一念所感。言外授受。莫逆于心。惟子房與老人知之。史遷乃云。良愕然欲殺之。爲其老強忍取履。如此子房。一淮陰少年耳。豈不是說夢。賀子曰。血氣方剛。英雄不免。但終是轉悟。員提。凡以非禮加人。反責人。非分之禮者。非妄人。卽奇人也。父以偃試子。子房亦以泰試老。父既而長跪不辭。非

受不謝。良益懷疑。去而目之。亦猶魏公子赴秦軍。見侯生。不從不言。而心不快也。生知公子自還。故不往。父知良不往。故復還。及聞孺子可教。而始釋然。鵲鳴夜未半。自不煩再計矣。遷所叙。次直道人情之常。鍾自張皇太甚耳。抑鍾子論務下之事。謂屠中少年。非凡人。此乃非之。固知鑿空好奇之語。已亦不能堅信也。

鍾又曰。子房用漢。非爲漢用者也。爲韓報仇。是其用漢。三意。憐浪之推。非輕于一試也。以爲如是。而可以

史折

新清集

史攷  
四十八

報韓。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故爲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嗚呼。此正宋人之曲說也。宋人于漢。遣張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則曰。智哉。留侯善藏其用。蓋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而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于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則曰。前此良已書歸韓矣。至是韓王見殺于楚。良乃歸漢。則子房始終爲韓之心。益暴白于天下矣。附會者因曰。使韓王成。若在

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爲可與之爭天

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

爲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焉成不死則良不

歸其心一于爲韓而已矣夫信如所云則良仍祖范

增之餘策而誘沛公以入漢也是當深德羽也且

若鴻門之役假手于羽之便也此真妄談也蓋子獨

語不及韓吾故以爲善鍾子奈何亦曰博浪之椎非

輕于一試以爲如是可以用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

漢非得已哉夫良之初烏知有漢并不知叛秦者如

史折

猶將集

史機

是之速也但忿忿于韓之亡思殺素王以快其怒此

實少時意氣用事幸而脫禍則爲良不幸而不免則

爲高漸離事久而名彰則爲良與倉海君之力士

往而名終勝則爲蘭池夜逢之盜初非有異也然良

此計實非縱使秦先死則扶蘇立秦固不亡韓終不

得復也故蘇子曰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

之謀而特出于荆軻事政之計以侏侏于不死此

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斯言實正論也自亡匿

邳老父授書加以十年之簡練閱歷久而智

嘗嘆他人論成敗占星望氣參以天時而恒不變

端決以人事而無不驗提由識明見定耳豈不欲

韓而韓之後實皆庸材非天下主漢王真所謂天授

安能合之他事蓋良自不見景駒而已委身于漢

故其爲韓謀友不似爲漢謀也鴻門霸上極天下

至危良用一項伯能翼漢王出入于虎口韓成之

于羽特以良從漢故良歸國可以解况諸項用事

濡潤之成猶可以之國縱不得之國亦可免死良

不出一謀考其從漢不惟說項王以漢燒後道無還

史折

猶將集

史機

心再則示羽以田榮友書誘其無西意而已非其智

有所短心方在漢則無暇及于韓也則是良不徒無

意阻漢王于蜀且惟恐項王之往援即欣辦不得早

定關中而多方撓之也方良之送至秦中也業已從

漢漢不遣良良固不歸乃良金百鎰珠二十漢猶以

韓臣待良良將歸勸漢示羽無東意既歸即語羽漢

無東意實即以漢臣待漢蓋久知韓成不足立事吾

旦去去而旦還耳夫蕭何之也亡也僅一

漢王如失左右手良不惟聽之去且遣之去則

急予得良反不似良之急于得漢也蓋良未受書之  
先驚國士也僅思雪一國之怨既受書之後則天下  
士也志在圖天下之安故自秦亡成王而報韓之志  
已畢為帝王師豈區區以諸侯之將相自了哉使良  
果為韓則成亡而信又立良何不歸潁川輔之顧時  
時從漢王為畫策且太原之徒漢王實內忌材武良  
何不釋其疑于上前馬邑之請信亦陰懷異志良又  
何不為信痛言禍福使韓延累世之祀顧自下韓得  
信之後任其將任其王任其徙任其叛存亡成敗畧

史折

猶將集

史懷二

不介意猶謂之始終為韓乎夫獨行之士誠有力為  
舊君者如周市之于魏再則唐張承業聞莊宗之立  
嘆王誤老奴是也皆侯實否竊計其生平固不一行  
當韓亡之日則志即士也秦亡之日則功名士也楚  
亡之日則明哲士也夫良之為漢原不碍其忠韓韓  
固非漢滅也然則軼道之組謂借漢之力以報韓仇  
原屬附會况日南鄭之入利漢之阻而去韓敵不亦  
矯誣之甚乎蓋止因良有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全  
之資為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之語不知良亦自言

其少時事非緊論一生也後人文飾之謂有儒者氣  
象遂曰良用漢漢何能用良蓋又因班史良自辭歸  
遂不信遷史漢寔遺良也夫遷固之得失亦無由辨  
然竊以項紀高紀留侯世家參觀之則班氏之舛錯  
多矣夫論事當求其定耳吾豈進縱橫而後儒術哉

遷曰漢王至之國良送至良中因良辭歸韓  
近而曰漢王至良良送至良中因良辭歸韓  
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  
還擊秦王章邯此與世家良至韓韓之計從故道  
還擊秦王故項王不違心突乃以田榮反書告  
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愛漢心而發兵擊秦二

史折

猶將集

史懷三

事極相合固于乘雍前不戴羽擊齊其遺漏二  
也還于擊齊後日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  
東秦又殺之項紀曰項王間行亡歸漢漢王亦已還定  
漢今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以  
張約不赦楚東又以齊梁反書遣項王以齊梁與  
趙約不赦楚東又以齊梁反書遣項王以齊梁與  
遺皆自是兩事羽之得定三秦後特賞已都命  
良從漢且親見羽也固曰良歸漢項羽已都命  
良從漢且親見羽也固曰良歸漢項羽已都命  
失職欲得爵中如約三秦良乃遣項王書曰漢王  
皆遺羽曰齊欲與越并城楚項羽以故北擊秦  
陳余戰好時定雍地圖秦丘墓隴四壯地上出

郡國非一也良南王韓毋論行道不應如此  
遲遲且何以告叔漢王無還心耶先問行乃  
皇莽竄避人之時何暇讀書漢委三也故鍾  
之事遂為信史問不足惑

鍾又曰立六國後樹秦敵此入關以前事非入關以後事項羽業破秦為西楚霸王矣復封諸侯王將相此正與酈生立六國後之策暗合後着用前者所以敗也愚意初入關時亦不得不封豈有因衆人之力而獨專之者况羽特并王諸侯之將相耳六國先已自王速廢之乎衆必不服其叛更速矣至酈生欲立之既滅之後則反自樹敵耳兩事不可比擬也

史折  
卷上  
猶將集  
史攷  
五十四

鍾曰忙謂陸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而不及張良佗亦有識賈曰王似賢此確論也余以此乃張皇幽渺之言蓋良未有戰國功又不居守其謀未悉之千遠國此忽之非重之也酈黥布謀叛惟忌韓彭不忌良乎蓋風聞皮相知顯然者耳

淮陰侯 謬下

鍾子曰少年之辱信也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信此時豈輕死者哉少年業已看定亦不可謂不知信者矣信王楚召為中尉亦不以凡人待之也

余觀市井惡少無地無之大都雖悍勇無賴實陰謀輿情以行其凌蔑見信之不得推擇為吏也心輕之不能為商賈也逾輕之及寄食而為人所厭益知其孤弱寡援忽帶劍出入作此舉動尤起憎厭度其市中腹誹而背笑者當不待旬伏稭下之日矣其辱之也逆料信無能為市中亦必無為信不平者此與校壘晉公子之野人答成安君之里吏呵止李將軍之醉尉同一無識小人若如鍾氏所言則兩少年深識遠見將借此以調捫英雄之氣與王生命廷尉結機

史折  
卷上  
猶將集  
史攷  
五十四

此識量哉果其有之則袴下之辱誠難解之譬中尉之報亦非望之禍信王楚時當有遠慮忠言以為信策信亡縱不效田橫穿冢之士亦必為梁王痛哭之臣何以寂寂無聞此為盜跖居民間者可無問耳信貴特視之何啻螻蟻殺之不足以洩忿辱之固可以得名韓長孺語出甲曰公等足與治乎讀此可以知淮陰矣

公孫昆邪

鍾子曰公孫昆邪至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恐亡之爲國愛人一誠至此覺薦用之者反落第二義賀子曰光武不使賈復別將亦是此意可謂真憐才者也

### 衛大將軍

鍾子曰黯使天子不冠不見長揖大將軍非難事也獨其言曰大以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此語婉轉安置大將軍甚有地步大將軍愈賢黯請問朝廷國家所疑亦隱然以社稷臣待黯也識並如此青亦自

史折

衛將軍集

五十六

可作宰相其邊功以外戚掩其可作相又以邊功掩故因論黯表而出之  
余意田仁任安日在其幕下而不知大將軍眼力畢竟不濟然能迎合上旨其敬黯正以上之不知不見耳果真心賢黯則淮陽之出何不涕泣於上前而留之

### 文君

鍾子曰臨邛令是千古第一憐才好色人繆恭謹一段作用非惟爲相如擇婦亦漢恐文君之失所歸余

已病其傳會復曰卓王孫富人也有臨邛令此一番舉動其女不患不歸相如矣然王孫以臨邛令之故子女則亦嫁娶之常耳何以表文君之能識相如哉文君欲自以其能識相如之意明之於相如以自託其身不落臨邛令說中此文君之所以奔也雄警女子作爲事事要占先着臨邛令之於文君真自犯對此雖小事讀書者不可被一女子瞞過也

余意此論尤爲穿鑿倉卒中正無此周詳也太史公曰心欲而好之恐不得當也盡當日之情事矣李溫陵曰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于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此語得文君之心矣至曰斗筭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忍小耻而就大計便是趣興語不可爲謂古今來爲援琴之挑者多矣豈必盡有子虛之賦乎況抱漸車之怨者更無限也男不相如女師卓氏設卓吾不幸而遭此將以爲何如

史折

衛將軍集

五十六

### 食貨志

漢書  
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稷穀至



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筭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權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曰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督自前海魚不出後復予民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逆權漕關內之穀築舍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

史折  
卷上  
猶將集

史折  
卷上  
五十八

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自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常平倉爲萬世利其說自取壽昌發之實微平準之意則望之爲所誦明矣不知壽昌之策斟酌于時勢以人事之窮通論也計臣濟急之圖望之之言原委于理較以天道之消息論也大臣慮上之心壽昌規其顯利望之規其隱憂行壽昌之法當存望之之議也

管子曰自漁海而魚不出者下不用命故也從來私事則勤公事則懈不止一端豪吏猾胥盡欲中飽官吏又不能自持綱罟仍募漁者漁者既奪其利豈爲盡心其中情弊固不待言矣加海租而魚亦不出者官取既多私利自少欲奪其利人情號甘勢必增價以衛兼亦日望官租之減望漁之家言不以實販買之衆共苦其昂展轉煽播安陵乳穴卽其明証至于常平之制最爲良法且官不爲糴任其穀賤傷農卽孟子有粒米狼戾之嘆况關東焉知無歉收之年追

史折  
卷上  
猶將集

史折  
卷上  
五十九

於常例歲歲取盈雖災歉之歲不惟不得賑貸更欲貴糴以轉漕催科之困鬻及妻孥風水之失不保家室畿輔之中則犬彘欲飽此誠弊法之最甚者安得謂相其盈虛通其有無反欲招旱耶望之之言近迂宜帝之不從也卽以海租言之似爲割下肥上然較之加賦則猶有等差凡田之入有限海之獲無窮田有水旱之時海無涸竭之日田不勝勝胼之勞海終居丹楫之逸特驟增三倍似覺太甚耳數罟不休或爲金浦之珠但常平雖爲良法其於一豐一儉之年

則誠兩便。設遇屬商前廣之穀已發。今歲之穀無幾。復遇再凶。糴無可糴。則發糴無可發。漕政久弛。忽欲舉行。勢必大擾。此處斟酌。須有變通。而壽昌之所未及也。况李林甫牛仙客用賦粟和糴充漕。而閭內之私。歲遂竭。蔡京以江湖淮甸。真揚楚泗。七倉之糴本充。美財而須解代輸之法。盡壞。此唐宋所由衰。而古今殷鑒也。故常平漕政兼修。則永無竭缺之憂。偏舉必有匱乏之患。愚意內地之收糴。轉漕之成折。皆當就其歲之豐凶。地之歉熟。行之。至常平之法。不惟閭內。

史折

舊唐書

史折

邊地。凡郡縣皆使置倉。嚴立侵漁之禁。那借者罰無赦。守令歲以出入之數報于大農。勢必無天下皆菽之理。每歲令使者巡行。隨地豐歉。各以上聞。一遇水旱。即發其存貯者給之。倘本處常平之積不足。則移近地。移處倉中之粟以賑。貸勝遠自京師發帑多矣。此不惟裕邊固亦救荒之良策也。

虞翻

鍾子曰。宣帝謚衛太子曰戾。蓋以孫而謚本生祖也。不敢顯其曾祖之失耳。雖情不勝禮。然在後世未可。

行矣。上已憐太子無罪而悔之矣。舍其怒而從其悔。其可乎。賀子曰。宣帝即位。霍光歸政不受。此謚。光主之。光嘗以先以三太牢祀昌邑。哀王爲王賀。果故宣帝內戒不敢自私其親。但親政之後。何因陋就簡。復無追崇。初先以刑人不宜君國。沮許廣漢之封。先死。卽封平思侯。帝祖母史氏。母王氏。其家悉封侯。貴顯。恩澤特隆于外家。尊禮及新于父祖。漢世主真有親疎疎親之弊。

霍光附蕭望之

史折

舊唐書

史折

鍾子曰。宣帝卽位。光歸政。諫諍不受。諸事皆先問白。光然後奏。御天子。霍氏稱此。不在諫諍也。余以諫諍正諫。諫不受之。由班詔身不錯。鍾又曰。昭帝短祚。政在霍光。其可紀者在年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以安霍光耳。然聰斷如此。使其享國永久。又安能久。霍氏之專而拱。聽之乎。霍氏之禍。恐不能待之于宣帝矣。光愚忠身在族戚之中。而不知悲夫。然武帝托孤于光。用其愚。非用其智也。愚而後身家之安危不及慮焉。使光而智也。其自處之道。在昭帝時已早。

爲之所美宣帝安得而族之哉余以光始誠無愧乎忠後弗不免于愚特非以愚故忠亦非以忠故愚也蓋先先以小心謹慎見親信于武帝後以尊盛日久內不能善于宣帝然終以援立之勲念其功德使謹慎不替雖尊盛固不必得罪吾親光之節殆數變矣方上官安欲納女于昭帝光以尚幼不聽一何恭謹後乃從婦言自納女爲宣帝后又何說寵也符璽郎夜不投璽而增秩一何忠正蕭望之不肯露索遂獨不除官又何好諫也安以婦之親后父之尊爲于外

史折

猶將集

六十二

人乞封不得乞光祿大夫不得一何執持有守使樂成小家子得幸遂至九卿封侯又何徇私也蓋自燕王蓋主自殺而光威始震矣詠廷尉少府而益威福自由矣蘇昌邑而權愈重無復畏忌矣小心愛爲滿盈謹慎轉而驕恣稍安能無及其使黨親連體根掘朝廷亦自切身家之慮謂女后外孫太后諸嬖兵子弟向列權要自此屹若四維永安無危宜知生帝躬之芒刺資儒生之口語正以是哉此乃真愚亦即不忠安所謂愚忠也今武帝在軍能容之且武帝知

其如是寧復托之乎然吾以爲昭帝永年則霍氏必無慮蓋宣帝因昌邑之放廢故貌敬而衷疑之昭帝因燕蓋之逆謀故親信而深倚之且光初實小必人也燕王劾其罪即止壽室不敢入田延年按劾廷議後思之猶病怏故昭帝不死則昌邑不立昌邑不廢則光不至自尊若此之甚况無田子賓作偏則不勝張敖之効輩且必無醫衍事矣縱或權移勢迫何至覆族夷宗吾故謂昭帝天折實即天亡霍氏也鍾又曰以霍光之賢姑蕭望之魏相張敞三人卒繼

史折

猶將集

六十三

光大用而傾之何其勢且拙也又曰望之言霍氏在光輔政之時其詞隱而近正相與敵排霍氏在光死勢衰之後其詞著而近險按死實未嘗如三人魏相以武庫令自寬光趨丞相死而薄待其子遂因事下之獄此失于不察然既赦即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及相納丙吉之規爲霍威嚴即徵爲諫大夫河南太守復徵入爲大司農御史大夫皆光在位時遷擢如是尚謂尤如相乎惟敬以正違悞由大中大夫平尚書事出爲函谷關都尉望之以不受霍索被憤及

射策爲郎。又令碌碌抱閤。哀爲左遷。失職。受皆。要主好諛。亦非。死也。蓋光握權。既久。氣盛志盈。不復搜羅賢俊。容納諫言。惟順己者。則用。相。相。貶。節。故。擢。最。優。然。攻。霍。氏。亦。最。早。望。之。骨。鯁。最。甚。故。終。光。之。世。不。用。相。用。事。始。辟。爲。屬。遂。與。相。表。裏。共。傾。霍。氏。其。因。兩。重。上。疏。正。相。因。許。伯。奏。封。事。後。也。何。云。光。輔。政。日。裁。若。卽。指。諫。露。索。時。語。則。但。諷。其。下。士。固。無。他。建。明。三。侯。就。第。故。始。上。書。然。先。咎。朝。臣。之。不。早。計。繼。慮。近。臣。之。必。自。危。又。自。嘆。身。在。遐。遠。書。不。得。盡。其。微。渺。言。外。隱。

史折

舊唐書

史懷六十四

然有爲霍氏善後之圖。毋使朝廷貧薄。待功臣之謫。實與徐生之論前後互相發明。非如魏蕭蕭用刺譏。驅除惟恐不力也。其言最爲得體。就云敵險而望之。敬正乎望之。雖名儒袁寶勁狹。災異之對。雖以公亦不無舊怨焉。觀其爲左馮翊。忌韓延壽名出已上。卒文致之至死。此豈有休休之度者。亦云毋以一青掩大德而已。

## 二疏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白使其弟中郎將典監。

太子家上以問廣。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鍾子曰。廣此對寓意甚苦。立言甚妙。若無此段正論。師傳之道未盡後之徑去。亦屬無謂。太子年十二。頭角已露。根器庸柔。二疏已窺見之。知有王氏之禍。機不可爲而後去。所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徒以一身禍福論哉。觀其言曰。富者衆之怨也。吾旣亡以化于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語語是處亂世自全之法。蓋亦知天下之將亂。有傷心而難于明言。

史折

舊唐書

史懷六十五

者託爲達生之辭耳。若二疏者。固梅福之流亞也。賀子曰。兩疏去時。太子年十二。庸柔有之。但司馬良姊尚未入宮。便豫知王氏禍耶。且終元帝世。王氏亦未甚橫也。宋王楙曰。疏廣爲元帝傳。與許伯爲惡。元帝仁慈不斷。疏廣益熟察其爲人。今吾結怨于權貴。逆知非異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携而去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爲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東坡謂二疏之去。蓋鑒韓楊趙蓋之誅。顧弗深考耳。余意畏禍如是。則正論何爲若。外傳直言之。

名內懷自全之策。兩生何太諤也。此徒見恭顯之附。望之遂妄相齟齬。竊觀許史諸家。欲擅榮寵。有之尚無。大過惡。非呂霍田蚡上官。梁實比鍾。語鑒空王尤附會。東坡之言稍近。而亦太甚。均無取焉。按宣帝自以篤老聽其去。豈服官者必當夜行不息耶。不者平讀史語。自可以勵高風。傲貪員。無用強生支節也。

漢元帝條責丞相御史

鍾子曰。亂者盜之積也。大盜者小盜之積也。盜發吏不亟追。與盜爲市。反繫亡家。以待對簿。一盜之興。捕

史折

着齋集

史懷六

盜者之利而亡家之禍也。以故亡家不敢復告盜。以寢廣課吏者不察盜之寢廣。徒以不見亡家之告。反使俗吏有盜息民安之迹。與名上下相蒙。吏治之弊。養亂由此。上始卽位。關東連年被灾害。上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吏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此等情弊。吏之所不及察。而上洞見之。以責其大臣。漢世人主。亦何其綜核也。賀子曰。此誠不易之論。狼莠不去。則嘉禾不生。而官

事者好爲焚蕪厝火之事。宜鍾子之深憂也。至近世之獎。更不勝指焉。一則捕胥蓄之以自肥。初盜不捕。俟其厚也。宿盜不捕。利其獻也。事未發。則姑爲隱匿。事既發。則代爲耳目。惟冒取疑似。株連隣里。以塞責。稍緩。則仍出而作過矣。再則權豪代之爲城社。收其賂。遠力爲擁庇。紫禍之家。遂隱忍不言。武健之卒。僅相視以目。盜始揚揚無禁忌矣。其則墨吏倚之爲外。府或線索潛通于幹吏。或苞苴徑致其家。庭實係析。閔之克假曰。小偷而薄誣。明爲禦衆人之暴伴。謂饑民

史折

着齋集

史懷六

而有原。遂有朝出囹圄。夕圖報怨。舉發者悉遭及噬。執証者更受重傷。矣。更甚。則以盜爲國。廣令誣罔。初猶風言潛授。公府自以漢廷之盜。繼乃飛語。縣。嗣里猾恣施。齊。許之毒。不惟溫飽者破敗。無遺。柔懦者悉中傷。莫控矣。逮至盜索盜盜。盜心益侈。輸其賄。發往事實錄。小則營爲騶隸。有司莫究其由。來大則警受戎麾。大吏平稽其素。夜行曉伏者。忽而司關抱關。望而囊頭者。旋亦乘軒張蓋。雖或前愆。欲蓋。督爲冀征。西之釋。劍歸。棧。終亦餘習。難忘。不免租車騎之南。

塘一也。慮成激變。舉務含容。特恐滑滑不塞。益難  
留也。

### 貢禹

鍾子曰。人臣言事。當擇其大且急者。元帝時。恭顯用  
事。王氏亂內。釀成亡漢之禍。劉向能言之。而得君不  
如禹。使其言出禹口。或能有所感動。藉可言之資。而  
自失之。非識之不至。則膽之不足。必居一于此矣。

賀子曰。善矣。鍾子之責禹也。乃吾則竊窺其情矣。人  
第知禹得君耳。亦知君所由得乎。顯欲廣黨與。則結

校折

猶將集

史懷  
六十八

交游。使而善萬章。欲收聲譽。則結納名儒。而薦貢禹。  
顯實奸人之雄也。禹雖負虛聲。仕宦不達。固已疑矣。  
以一罷令。不數年。歷九卿。列于三公。天子教虛已以  
問。言則必從。乞歸不得。令不死必相矣。非顯左右之  
不至此。故不徒不言顯其生平。反爲顯効力。如銀鍊  
劉更生之獄。坐以誣罔不道。免爲庶人者。即韋玄成  
與禹也。顯之結禹尚在。既殺蕭望之之後。禹之附顯  
已在。未殺望之前。其數言節儉。不惟自賈直聲。亦  
以表天子之虛懷。成中書之美政耳。故讀其言辭。則

正于張禹。費其心術。實不戒杜欽。鍾氏言其籍可言  
之資。而自失之。可謂明于論事。闇于論人矣。至云王  
氏亂內。則絕無萌芽。元后既希進見。上亦念其謹慎。  
得以不廢。太子禹安得無端構釁。動搖中官。若緣後  
日之禍亂。各無先見之明。則史冊擁護。太子致獲移  
外家罪。亦難追矣。寧可若此傳致哉。此論事之疎也。

### 王商

鍾子曰。亡漢者外戚也。外戚賢者。亦自有一王商。卒  
爲王鳳所陷至死。爲鳳生梟族。必反以爲異類。而自

史折

猶將集

史懷  
六十九

除之。按此雖俊語。事實不然。王商自是宣帝外家。非  
元城之族。鳳舉逐異已。猶田實之傾奪耳。何云自除。  
翟義

鍾子曰。翟義討莽。不必以成敗論。天地間自不可無  
此一舉。然名義雖正。而步驟施爲。節節皆錯。此楊玄  
威徐敬業之所以不終也。

按班史載翟義戰爭事甚畧。此云步驟施爲。固屬懸  
斷。則仍以成敗論耳。抑逸臣居攝。故討罪特稱義師。  
妖牝臨朝。則匡復亦誠正舉。玄威心啓之。臣乘主遠。

征觀。當非分真。爰賊耳。與翟徐並舉。母乃擬非其倫。

### 孝平皇后

鍾子曰。孝平皇后。養之女也。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與獻帝。曹后。事。舉同。天地正氣。何獨鍾于賊臣之女。而不及于其子耶。按王宇亦深以隔絕衛氏爲非。遂遭莽殺。曹植聞漢禪而嘆息。兄不大不平之。今人恒稱悲不自勝之司馬。豈所稱發潛德之幽光也。

### 郭皇后

鍾子曰。光武以中興始祖。有廢后一事。不可爲訓。寵

史折

### 猶將集

史懷

異廢后之家。存沒皆出異數。不過爲此一事周旋耳。帝始欲立陰后。后固辭。故遂立郭皇后。使當時立陰后。不省一廢后事乎。賀子曰。鍾氏之言正矣。抑吾有咸于當日之事也。夫色升愛授。非盛德事也。然恒情所不免也。挾數用術。非帝王法也。然緩急中。所時有也。方光武貧賤時。常有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之嘆。蓋幾幾恐不得當矣。故昆陽之圍甫解。伯升之痛方新。遽即納之。蓋惟恐或後也。郭后之納。持因淳沱狼狽。劉揚握十萬之衆。懼其附于王郎。

后爲楊嬀托婚姻以結之。置酒擊筑。實多強笑焉。始

立后時。固微露風采矣。時則天下未定。陰又固辭。及寇亂日熾。帝益日尊郭后。奈何。味所由貴。猶以舊意相加。懷慈愍乎。陰后始以無子而辭。亦猶杜祁之謙。偏結誠智人也。嗚呼。女愛不畢席。况原非愛而雄主草創。多借以起事。事過則已。高歡懼蠕蠕爲西魏之援。不得已而自婚。婁后不惟贊決之。至虛正室以讓。且相戒勿顧。以防其覺。婁誠女子之梟雄。一時權變。秋亦不能不爾也。昭烈在徐困。賈亦納糜竺之妹。利

史折

### 猶將集

史懷

其貨幣以助軍資。及漢中建號。獨謚皇思。康竟不與較之。世祖恩尤薄矣。鄧禹。鍾子曰。光武欲乘釁并閬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遣西入關。此取天下要緊。開目着數也。禹西入關。雖互有勝敗。未必遂得關中。然勝而不驕。敗而不亂。如物置兩處。不能兼取。其勢必致兩失。吾專力取其一。而付之能者。以守其一。所守者雖不必遽爲我有。而人亦不能育。

之則取彼自可及此光武之遣禹西入關不責禹以得關中而在使已得一章山東山東既平關中不足定矣禹開國元勳自是蕭何一流人不當於戰守勝敗中求之

賀子曰光武知更始之不支又知赤眉之不久特以基圖未立先定山東故委禹西行猶高帝捐趙魏燕齊之事於淮陰自以身當項籍也禹雖不能應變出奇而撫綏招輯殊有王者弔伐之風觀其初入關時停車駐節老幼日滿車下三代而下曷多見乎肯懷

史折

猶將集

史續

王宿將欲令長者扶義而西帝卽此意其後不遣他將代禹而使湯吳亦猶此旨也然爾時不使吳而使禹者朱鮪陽張李軾狼顧孟津之師與河內相爲犄角吳去則恟亦不能獨守也禹號知人竟不知禹情宗散之不可共事帝之策馮愔黃防者何神也亦竟有龍萌之失所謂當局易逃智者千慮耳至自耻無效以饑卒遂戰則舟旅甚矣禹自是帷幄之材非拱衡之略如宋武入關謝朓策居其九及孤軍決亡不旋踵人各有能有不能耳嘗思吳漢入成

掠無遺帝手勅責讓令禹在軍中安有是耶帝是重其元勳不令輕出抑亦戒于前事信乎兼材之難

齊武王續

鍾子曰伯升才志識量昂然帝王德既不及吳奉伯庸又不如唐建成文叔固真主也伯升而在能以齊武王終乎天之處光武兄弟者計亦不得不出于此按此語尖快然獨無宋太祖太宗事乎晉之卿那唐之先王數傳後猶紹大統况叛業之主尤與世及異思非真主耳不患文叔無置頃處也

史折

猶將集

史續

方望

鍾子曰方望勸魏囂勿歸更始亦是有識人囂不聽作書辭去不見囂之敗過范增建其囂起于一段施爲猶知尊漢似皆望計望去後着着亂矣

賀子曰惜乎鍾子妙于語言而論事不核也按望始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于眾宜急立高廟即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則尊漢本出望意望素有各亦不



應井不識尊漢也。及說罷，勿歸更始，誓不聽而辭行。令信如其書所云，入烏氏之山，訪求奇人，豈非龍清鴻冥追芳五湖，遇迹河上哉？又邀方林求故孺子嬰立之，抑知大福不再，撥亂固須有命世才乎？徒知更始之必亂，不知定安之無成。合黨未幾，遠為李松、種茂所斬。此安得謂之有識也？望亦小有智數，其勸弗就，微益見天水完富士馬精強，中原授亂，實繁有徒。不若扼險阻，坐觀時變，亦即後日王元之謀耳。既入朝，無所展其縱橫之志，而猶不遠從鄴，獨之謀。

史折

猶將集

史懷二

故復試之。劉嬰適以自促其死，此其不能擇木何異？陳宮若范增，猶解息機身不再辱，何堪與之相較？至魏器資先見，望之敗又何羨乎？望不見驚之敗也。

魏器

鍾又曰：器自以與公孫述敵國，耻為所臣，曾斬其使而歸漢，尋復去之，去漢可也。何至復臣于述乎？蓋以帝審其奸，無所容窮而至此耳。則驅之使歸述者，帝之明察所為也。故善取人者，當疑信相持之際，貴不示之以明察，而使之有所容，惟大度者能之。

賀子曰：鍾氏此言，謂器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趙末，宜謀蜀帝，知其欲持兩端，不願統一，因黜其禮而正君臣之儀耳。然世無不窮之奸，欲恃其狙詐久眩雄主勢，必不能此方國珍之所以終不容于明也。夫既經混一之後，欲開創之主，如漢高、季南、越于趙，佗此固不再之事，惟兵力所不制，始以交降，羈縻如宋之臣，猛士半已凋謝，主廟識者皆後進弄文墨，矜議論之徒，故頹就下策，若威武方張，卧榻之側，孰容奸睡。

史折

者將集

史懷五

哉！歷觀搶攘之世，處有土宇者，一世數世，雖有後先，踞足中分，究歸合併，身名善全，惟一寶融。蕭瑄錢徽已昧事幾，恩禮不逮矣。然歸國太早，事非真主，則又有魏器歸更始之悔，即逢真主，亦有杜伏威遭輔公佑之累，成議難拘，審機為可要，亦有幸有不幸。毋徒以局外之觀為事後之論也。至謂不當過于明察，使奸無所容，則強敵尚多，兵力有限，縱不棄我之援，何堪益敵之黨？鍾氏之言，良亦格論，但置二子于度外，尤武業先言之，閔東既平，勢必及蜀，器不為漢先。

驅亦何辭代蜀受兵乎

寇恂

鍾子曰漢用恂與恂之自處步步暗合蕭何非有意効之勢使然也愚意高祖由巴蜀定三秦關中無後顧之憂兼亦險塞可守河內與寇爲隣日事戰爭非徒君守而已其功不止給足軍糧固當在蕭公之上

馮衍

鍾子曰馮敬通以義事更始爲先武所忌終身奇窮是文人中最有品者余以此亦不然先武能忍殺

史折

魏書

史懷

卷十六

兄之李軾豈嘗曉曉之爲行乎何不兼仇讎永也街富有才藻又薄解縱橫意欲名實兼收不知此不可以對英察之主也更始亡已十年擁兵不解觀其疏書以責田邑詞義凜然懷忠若此縱不捐軀猶難亦必追二子於首陽矣釋甲未幾隨嗟淪滯向時義憤竟安往乎既欲狗節本朝則不宜求榮新主若猶熱中仕進何又虛飾忠貞此帝之所心輕也故諫間易入及交權寵貴衆皆獲罪行獨不問亦以虛譽恕之至上疏自劾才辨枉益增厭薄耳凡明者難欺而

爲者易敗士之行已務達其實而已

第五倫

鍾子曰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上疏言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俗吏上加辨職二字妙有深意人主所以用俗吏與爲俗吏用者全在于此一經照破把柄已失便不墜其雲霧中矣按辨職俗吏正撫字心勞催科政短之反重費則不顧民財重勞則不顧民力力盡財盡未肯稍爲乞獨巧息今茲嚴罰並酷惟期職辨而已用百萬之啼號迎一人之意古積

史折

魏書

史懷

卷十六

累年之悲慙傳一日之陞遷勢必弱者流亡強者壟聚俗吏以辨職還官官則留之地方稱仍歸之朝廷耳猶且以卓異提清要揚揚局外伸眉論事不知禍由之釀讀鍾氏語真堪太息

王霸

鍾子曰王霸感令狐伯子之子而慚其子蓬髮歷齒正使有此慷慨真情不諱亦不害爲高及聞妻言而起笑則此語蓋試其妻恐婦人愛子或有此念而先發之用觀其意以堅其偕隱之志耳賢者固不可測也

余以此是深一層評若謂試其妻其妻未免俗情何以解之不多費一番斷停乎劉夫人曰大丈夫不如也諸公曰但恐不免耳固以知其東山之不終矣

崔寔政論

鍾子曰崔寔觀漢末紀綱廢弛作政論以救之其說欲泰以霸政主于明賞罰著法術以元帝為漢室基禍之主其論甚確而謂宣帝優于孝文此語尤人所不敢言蓋欲以宣帝之綜核明允帝優柔之失也宣帝有言漢家自有制度本用王霸雜治之奈何純任

史記

卷八

史記

德政乎亂我家者太子也寔之說本此賀子曰此論尚猶可議凡治獄者不期於怨期於平有意為寬嚴均非也若救弊之論則無如子產寬猛慢殘之說最善吾觀崔寔所為政論其文詞雖工於事則有未然者秦文奇急前卒不延漢用酷吏盜賊滋起况元帝之少在用恭西漢之亡由於外戚東京始弊於后族繼亂於宦官夫不清其本雖張湯趙禹復生徒為殺人牙床至寔對策時李杜新誅梁冀暴橫忤之者略無憚寔縱不能倣張綱之埋輪

可創此說使冀用酷吏耶至云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尤詆誣不可訓矣

張溫

鍾子曰處士張玄曾帶索勒張溫勒兵誅宦官而溫不能用以至于召卓孫堅又勸溫誅卓溫又不能用以至于召諸侯溫之聞而飽至此事機一失身家不足言貽國家不救之禍雖百死何解亡國之罪哉余意溫之庸懦不待言矣按前一年張鈞下獄死是年十月劉陶又死皆以言十常侍罪故帝于黃門如此

史記

卷八

史記

其至也溫既行非常之事則於震主之威其能免于芒刺之負乎臣主勢不兩全實宿徐議至董卓疆場外將驕倨不恭仲莊貞陽干之罰其堪威眾亦遜不為可謂無勇抑有感焉凡人不經事後之悔則莫顯先見之明卓方有威名因德未甚設使除之必有謂無辜戮壯士者矣呂海初彈介甫君實猶疑太過况其餘乎吾非為溫辯特不能不慨于事外論人者也

先主

三國志種菜

繼曰操已先知傳欲以種菜補之豈不更生疑候操

余意恐夫人望猶是第二義操實欲得玄德而用之如高歡見宇文泰亦然不知其不爲我下也大抵踞地高者未免尊已而卑人雖梟雄時有此失若伯符避之於袁術席間而曰英雄忌人玄德遇之皆下亦足不得前恭情均勢敵則日力反清至先主因革命擊袁術而出絕無種菜及開棚道還之事則裴氏之辨已明矣

關張立直

鍾子曰馬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羽欲殺之先主

史折

猶將集

史補

不可張飛請示之以禮因大會並仗刀立直超人見其直也大驚乃尊事備有體有識此大學問人大作用人事豈可於戰將中求之

此見於注中山陽公載記然羽未嘗入川生平不識馬超故馳書諸葛咨其誰比裴松之所駁甚明即載其後寧未之見大率伯敬好奇止欲成就一段議論耳不顧其誣也

不攻劉琮

鍾子曰蜀始終規模大計不出取荊州與益州二著

諸葛亮勸先主攻劉琮荊州可有蜀此時有荊州可免後來與吳借爭之累曹公不得有之用其資爲赤壁之役省方甚多是時魯肅亦勸孫權取之而爲曹公所先主于益州未常須臾忘之何其不忍乎琮而忍于璋也裴子曰此言痛快當使昭烈無遊辭抑反覆思之傳寔梟雄之徒自度強弱不敵常外低仁義以形操之短而生平依人不終陶以病謀呂竟冠曹以奉詔爲名袁又羈縻不久不得已合龔都干汝南爲操所逼退表以上賓禮之而益其兵臨沒

史折

猶將集

史補

有我子不才諸將零落死後卿攝荊州之語雖或末出于由來兼亦生平不盡用其言然終不可謂無國士之遇也傳述攻琮終爲負表傳不惟有大志亦裕遠謀常欲名寔兼收如袁紹之奉韓馥李匡威之執王錄皆所不屑觀其至成都法正龐統勸于會所襲璋亦堅不可必待至茂前厚樹恩德收衆心璋又閉關與絕始友戈相向則其初之不輕易攻琮明矣抑傳取琮甚易欲表舊衆悉心相向甚難蔡瑁張允既以相黨素隙劇越韓高傳吳等各懷異國王成文

聘成晉主兵又有保境上輔孤弱之志備卽入荊州  
漫不裝備則懼其相圖有所動移恐益重其驚駭強  
敵外臨內眾携貳此所以諍且不前寧取不負德之  
者以去別爲後圖也倘使曹公之師尚未卽至得縱  
不攻瑜豈能爲之下譚尚之事必將復起併于時  
舉足便有輕重若能不收漁人田父之功斯爲真不  
忍當其倉皇播越時政未可以定耳

### 諸葛亮

鍾子曰先主之時其勢止可問足此所謂時務也先

史折

猶將集

史懷  
八十二

主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則取荊州益州結好于吳已在時務二字中矣德操  
已先孔明言之孔明出隆中數語不過一相證耳當  
時俊傑寧過先主想其胸中自先有此一段部署是  
以如魚水之投也璧子曰先主自不愧稱俊傑但  
其語太鑿則反不確凡事旁觀者清當局者昏如漢  
王固日夜思出蜀而秦民怨三降將入骨髓山東之  
士思歸因其鋒用之可以有大功必待淮陰發之此  
所謂識時務也蕭曹知戰守而已余常謂德操薦孔

明如鄧侯之薦淮陰蕭知韓未必能如韓司馬知諸  
葛未必能如諸葛使蕭果如韓則蕭可自白無待于  
韓韓亡亦可無追矣德操于孔明亦猶是也取荊益  
結東吳寧非時務中要策但德操實未出口安得懸  
斷其意中之語確據爲先幾之証乎至先主雖有英  
雄之畧正所謂當局而迷者故領徐州歸許下飄泊  
漳河依棲新野數奔走于形勝之地僥倖敗迨無  
成功聞孔明之言始知事于何始于何止如憤者得  
故排者得發寧不契同魚水凡兩雄並值有相視莫  
善受亦迎刃能斷耳謂其先有部署恐未然也

史折

猶將集

史懷  
八十三

### 正統

魏明帝問黃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對曰當以  
天文爲正往者榮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  
安此其徵也鍾子曰吳蜀二主至此求死不得歐陽  
公以正統予魏比亦一証據也  
余以全以天文爲主便是以成敗論人故曰天道遠  
人道邇不惟可謝絕一切術士矯誣兼亦扶棺綱常

之言或曰創提之時微應各以分照此于理差近觀春秋文十一年有星孛于北斗周中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其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昭十年春正月星出婺女鄭裨宣言七月戊子晉君將死其占亦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翟漢魯中晉梓慎咸知諸侯有火災而慎以爲宋衛陳鄭刻月限地又皆不爽則三國時災惑守心或適常魏境故不應其災也且問正統者魏君而權以降兵不可還蜀無路羈旅仕魏速言

史折

晉將集

史懷四

正統在魏則近于諛復歸之漢亦豈明哲之道假天象以答之真可謂善于應對此猶昔明帝之對日與長安耳豈定論哉鍾子固堅其雲霧中矣

管輅

輅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僞不可爲務也鍾子曰古今細人多僞細可也僞不可爲也公明此論正欲破僞人耳按廉介直氣類相近忽夾一細字公明四並舉伯敬又端出脫一細字不知細原有一義其一爲精細之細此言思

慮之詳綜理之密如曹公餘數十斛竹片長咸數十用之爲桿橈庾公噉雞留白謂可種足也其一乃酒網之細不持大體端務末節如王莽刺度煩碎好拘時日小數又如公孫述爲旌旗旄騎警門就車勢折而入馬援譬之偶人是也此種沾沾絮絮修飾邊幅全與節達大度者相反故公明厭之傳稱輅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井類正是不修飾廉介細直處凡讀書不當以辭害志士之立言多因時矯偏至風氣將開亦自端倪有漸公明豈欲人盡陳

史折

晉將集

史懷四

欲人不廉而食不介而諛不直而曲者因東漢人好爲儼儼之行但一爲習尚驅使便是浮僞非屬自然無閑忠孝信義而公明性情自是狂者一流不由伯夷之隘而顧爲柳下之不恭觀其言曰樂與季主論道不與漁父同舟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賞其見單子春輅得十五太守欲與言先請飲清酒三開放達不羈實爲竹林諸子先驅矣其于廉介細直皆就淺處看故率意而言伯敬于深處看故出語回護獨回護細字以僞代之者伯敬生平自矜在細公

明又所敬服不敢駁其語不知廉介直有偽細友無偽偽必偽于大者廉介直皆世所謂大節故容有偽若夫精詳整密學之不能企及安能偽爲卽拘儒之言矢不有辭夫之算盡錙銖亦屬性生非可勉強吾故剖剝之不徒白公明之志亦以破伯敬之疑

### 孫策

鍾子曰策臨亡以弟權托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與昭烈命武侯同意與其使子弟敗之不若使他人成之語原無傳策中節爾吾家書稱實

史折

猶勝集

史補

蓋與王粲大小不同其低徊可憐之意則一耳

此論好却是伯敬自道其懷然觀揚行密基業既成除田頌安仁義僞冒伴仆給朱夫人諡其弟延壽爵之與傳策于子不從周隱之謀身死未幾子渥驕倭竟爲張顯徐溫所弑密妻至乞保百日歸廬州不可得隆演王溥帝虛號雖隆大權已失禪昇之後男女至相仇配行密自云瞑目今其有知宰不更甘心地下哉因思鍾此語雖非正論要亦未爲大過按高帝勅太子曰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

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况天下雖是激厲太子之言然喻及牛馬正鍾生所云同一低徊可憐也

### 孫權

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攸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吹之益于時務然既以任之勢不得更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于此豈所謂詒厥孫謀乎鍾子曰權此論聰明特達雖實弄其高識實有一段至誠心腸痛痒相關處

史折

猶勝集

史補

一時奉使人以周旋諱了之可惜也按權料事之明若此宜其必有善後之圖及疫疾而謀付托既知諸葛恪剛很自用復撓于群議而任之何也喪未發而私格旋已相圖不數年峻嶒又繼踵作逆亮既不保休亦幾危曷見其詭祿也固知知人猶易自知良難目睫之嘆不徒致憾于班生耳

### 胡貴嬪

晉書

芳帝與帝穆蒲爭矢傷上指帝曰固將種也芳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愜色鍾子曰

貴嬪可謂健婦嬌姿中微帶脂骨然其媚媚却在處蓋其意思落落然常在寵辱之外天趣自然溢出不然彼竹葉戶中豈乏才色之人要其意思索然自難以爲雄士耳余以此是伯敬系鄉中一段真寔體貼偶觸即流因上曰貴嬪正妙于不謝帝尤妙于應反成禁掖中然芳亦非一味剛悍觀其隨口而應便弄中文字風流故使人忘嘆而惜若如孫權女弟使先主出入察察則惟恐其不歸既去安得復迎

王渾杜預

史折

鶴齋集

史懷九

鍾子曰預至江陵與諸將語料渾之情形既透至西陵與渾書進止機宜實不出此明辭事機暗授方畧渾蓋受預節度而不知矣學問人當機妙用豈渾之所及然渾亦終不能節度渾幾釀鍾鄧之禍乃知君臣朋友間處之不盡其道者皆不學之過也若唐李愬入蔡州破吳元濟窺機迎裴度度遜避愬曰使蔡人知朝廷之尊度卒受其禮若二子者一將一相皆學問中體國人區區形迹體貌不足言也

賀子曰此論最確後來引証尤妙真是極相反而相

似者可爲千古大將偏禪之法然進之一碑歸功丞相不免石孝忠推仆卒今段文昌弼撰後人因言度之居功猶未盡善小小筆墨猶爾况于文致其罪有司無論劉頌素負虛譽號爲詳平亦當護權貴排擠孤迷真可嘆也武帝以失平左遷之差有明主之畧

山濤山簡

鍾子曰山巨源仕宦富貴中人而大有權術浮沉於阮中恐有七賢之名而又能善苟最鍾會輩使不害已居世則賢奸共賞居身則仕隱兼收受享無窮而

史折

鶴齋集

史懷九

作用不露間有一二持正匡時爲身名地者皆相機候隙不中不發占盡便宜蓋第一微巧人也孫綽嘗鄙濤爲人言其仕不仕隱不隱可謂確論若山季倫人知其任誕不知其全具一片濟世肝腸實心實用觀瞻不可爲而後晦于高陽之游悲憤之感深矣居漢污不肯奏伎流涕數語真心畢露不失爲晋室忠臣也

賀子曰較量山氏父子信不隨世抑揚然亦太激巨源惟敗事輒擬數人候詔肯所向然後致奏有類張



湯治穀飯巧實所爲至宣武塲語盧欽之論思深慮遠不愧名臣恐非其子所逮也簡于惠帝之世劇歷中外浮沉無所建明永嘉領選倡令朝臣各舉所知以薦得才之路差爲正論朝廷雖曰從之亦未見獲一沉滯進一才能也時豈無才張賓歸于石勒裴嶷沒入慕容廟堂之舉仍不過門請戶選祖尚浮虛之徒耳及假節四州荆襄要地上拱京雒下控江淮後距巴蜀遠則羊杜之遺澤未忘近則劉弘之成規可守皮初陶侃何松齡桓虞潭輩文武將吏風著功効

史折

猶將集

史微

可脩腹心爪牙咸在南土簡荷懷濟世之心則當開誠布公何必北來將士可托弘之勲舊可疑乎于時勸課農桑撫安流散省刑節用訓士養民屹然可爲王室之屏翰乃接離倒者酩酊無知縱習池誠可供樽俎舉輟豈所以當折衝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苟見世方危殆非已力所堪則當退避賢路不宜身居重鎮手握強兵爲怡堂厝火之事倘其勤修職業戰守有脩縱不能西取李雄北靖劉石州境自可保全王如不過烏合流亡最疑尤森爾小醜雖有餘

之付實無英奇之畧一王敦能弄之殷寧何至數爲窮奔狼狽奔逃也前則迫之過急以至于激亂後則禦之無策竟至于敗亡有實用者如是乎據史稱簡者二事勸攻江州則感舊友而惆悵也勸秦榮則忿不能匡救而流涕也然劉弘能辨張光之無辜簡豈不知華軼之非歟弘不聽樂于荊州全盛之日簡豈奏技于夏口竄徙之時雖有正言未爲奇節抑吾別有憾于簡焉司馬畧之代弘已愆盜不禁詔起弘子璿爲順陽內史而江漢復寧畧薨簡代璿璿得衆心

史折

猶將集

史微

遽表之使去則其于舊日將畧不委任勸王則述王萬討賊則托趙同蓋由不勝猜忌耳外雖縱誕城府實深并安得謂之實心爲國也時王澄亦事沉溺謂亂自京都非一州所能匡禦此誤國之言澄之所引不免鍾子乃竊其語爲簡解嘲哉將畧雅非所長事權又戀不能割惜惜介危亂之衝考終良亦倖矣何忠之足云

晉明帝

鍾子曰帝微行湖陰祭敦營壘雖以照捷得虎一

事耳。豈是天子舉動。當時君臣名義。蕩然帝亦自忘其爲天子矣。

賀子曰。論人者於其世可也。晉自得國後。其君悉苦虜。無論惠之昏愚。懷愍之孤弱。卽元皇舊立江左。號爲中興。卒未能經理戎務。王敦雄踞上流。兵強勢盛。京師新遭大喪。守衛單弱。四方岳伯。大都觀望。無振甲入援者。朝廷雖多忠義之士。率尚清言。罕有實用。帝不得已而身親之。明知冒險危然。高帝敗于成阜。遂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奪信耳。軍趙壁。父欲從。

史折

舊唐集

史折

任愷

任愷惡賈克之爲人。欲出之於外。會秦雍寇擾。愷因薦克充出鎮長安。鍾子曰。可謂妙於除君側之惡矣。然虛托薦。顏真卿使賊庭。安知非出此故智乎。君子遠小人者。小人卽以之傾君子。作法自弊。不可不知也。賈子曰。寇萊公以王欽若阻親征之議。亦用此法出。

之天雄軍矣。及還而遂有孤注之誘。卽愷此策。亦終阻于苟鼎之謀。克卒不行。旋用愷謀。薦愷典選。旣離禁近。因得行其說。諸遂以廢免。抑晉室之亂。由于入王八王之勳。由賈后令逐克之謀。不急則立妃之計。亦緩武擇賢配。入主宮闈。何至有楊后愍懷之事。遂致趙倫孫秀之禍。阿又相尋無已。裁則愷之此策。非徒張弧自射作偏。誨盜而已。

王敦桓溫

鍾子曰。桓溫逆節。與敦終始。心跡不異。而溫之才與

史折

舊唐集

史折

功勝之。滅李勢。擊姚襄。敦幾乎其未之有也。溫未及作逆而死。溫固有幸。使溫爲敦所爲。其狼狽決裂。取笑遺醜。當不至如敦之甚也。

觀此言。似以溫爲愈矣。然溫經敦墓。而曰。可見兒周顒謂溫參佐曰。恨卿不見王大將軍。兩人之品第。殆難分乎。敦無平李勢。伐姚襄之功。亦無枋頭之敗。至未途決裂。敦已篤疾不在軍中。舍敗非敦敗也。溫在時。已知謝安王坦之不受桓冲處分。王敦病篤。亦語錢鳳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爲上策。仲見。

之短長也

謝安

鍾子曰晉室多故所謂晉書之名惟謝安足以當之內有桓溫外有符秦新亭之會談笑而奪奸雄之氣淮淝之役從容以挫強虜之鋒安于此晦以用然異以濟蹇非有意從容談笑時地機權雖欲不出于從容談笑而不可得也其苦心妙用深識定力全在喜懼不形之中議者謂其矯情鎮物彼倒執手板賭墅

史折

舊唐集

史懷九十四

失指者何人何不一効安之矯乎

賀子曰謝公誠雅量非常固已功高名立千古無異議矣特反覆觀其行事終不能以成敗論人實未見有萬全之畫令阻水之師不却玄龍渡乎即却而勝乎掠陣之馬不倒士卒寧至潰乎即潰而陣後無未序之呼不過前鋒推動奚至舉軍奔散乎新亭之役高咏洛生笑揮阿堵信非交度可及亦終不能阻其九錫之求倘索之未病之前可能終新不與也安之所遭實屢有天幸抑更有感焉涼州之兵已發蜀賊

之卒在途幽冀之衆將及堅拔集散亡亦向十餘萬勝負兵家之常令堅稍鎮靜或軍中有能者如慕容紹宗之反旗鳴角或如賈詡之爲張繡謀捲甲重來八公草木豈能數數借威壓之心胆堅地真似神奪其覓每讀史至此輒不勝嗣宗廣武之嘆云

王羲之

鍾氏極推右軍歷舉其巖險謂借處友之忠告寓救時之良箴用旁觀之衡鑑爲當局之針砭處于仕隱之間其經濟實用似爲文雅風流所掩教誨自是不

史折

舊唐集

史懷九十三

誣但推經世之才憂國之心可耳并云鎮物之量猶意右軍所短正此觀其待王藍田者甚失宜也無論少與齊名卽以前守居于境內累年累不一請及聞顯授耻爲之下逮解郡誓墓前旣無辭輕薄後亦何解編張鍾子謂其始終以山水田園自娛不知其中殊有大介介者在或亦卽鍾子寄托之言

慕容廆

鍾子曰晉之群胡皆以寇虐中原犯順僭號互相倡和惟慕容廆以王室爲名不失外臣之職與名始于

其子翰勤王一語成于魯昌說之勸進敷宣帝命以伐有罪忠勇恭謹內治其國而外能距石勒破宇文悉獨官以勸顯朝廷之威法今文章雍容可觀寓書陶侃以達臣荒服責中朝文武以復仇雪耻之義生氣勃勃始終爲晉完人此何遜于張軌史宜表出之入晉臣輔中爲忠順者之勸不宜槩入載記也

賀子曰魔于群胡信錚錚佼佼矣但鍾氏之推美亦太過論人者當舉本末終始觀之不宜憑一往虛情之氣語浮于實也亦思太康之世淵勒尚猶弭耳首

史切

猶齊集

史懷

寇逆西掠自黎者誰乎跳梁于明盛之世顧盡節于喪亂之朝必非無故而然者也夫欲與群胡爲異勢必仗晉爲名此縱橫家一定之畫翰之始計特欲與復遼東併吞二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己國故魔忻然從之然尚無一介輒軒達于王室也懷帝遣使授以鎮軍之號瑯琊承制再錫龍驤之名魯昌進說高誦楊謀謂不假王命則無以懾服諸部不先勸進則無以敷宣帝命然後浮海南通獻捷江表願執使歸重虛名大義而已土宇入其版圖士馬供其驅

使旆裘果屑歸其帑原于晉何所損益及張固漸欲論建漸廣耽耽欲求王爵韓恒繼出正議駁點立加尚謂之忠于晉乎至封抽韓矯之疏尤倨不恭如曰今燕之舊壤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城將佐等以爲宜封魔爲燕王行大將軍事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此與石勒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能節何異但勒辭顯此辭隱勒自言此假臣下言倘魔不即死吾不知其所稅駕矣魔死就立又復求王舉朝靡靡獨諸葛恢謂借使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

史切

猶齊集

史懷

朝廷何賴其言雖不驗之于統竟驗之偶實則何符于僞魔倚處僞之時則亦行僞之事耳嗚呼白虜君臣以此欺偏安之朝士當時已有燭其奸者後世反爲所蔽乎張軌求守河西雖陰以資融自擬然聞河間成都之亂即遣衆入衛破王彌斬呼延頗有難必援貢獻不缺乏力多矣張越兄弟謀應圖讖移檄逐之又上疏誣張瑛馳表京師陰滲割耳盤上雖効忠私室猶上憚皇雲豈可與封韓游宋遽自署置以要君者比也大不倫矣

史折日錄卷中

狂夫之言後語

黃石公龐德公老子 大索十日

子糾管仲 李左車

蕭韓 黃皓

接曾撫車 踞洗見布

申公 賁子詩

許田 箕子

天書

史漸 猶將集

書鏡四則 附

廉頗趙充國 李廣馬援李靖郭子儀

史說後語 小序

仲尼弟子世家 司馬懿

牛繼馬 王導

陸贄對德宗

贅言後語

冠華

湧幢小品後語

先主伐吳

取幽州

談史後語 小序

蕭何

清言

史記李延年傳 以下皆藝海淵酌

南粵王上書

爰益

殷浩

長人

王坦之

附史論一則

公孫弘

史折 猶將集

藏書後語序 三則

紀傳總論 求志 世紀總論 質文

忍辱大臣 婁師德 結主大臣 公孫弘

客人大臣 附賊臣論 王敦桓溫周典

忠誠大臣 張良附范 富國名臣 均輸

智謀名臣 直節名臣 附辭學

史學儒臣 司馬遷 經學儒臣 井田兵法

武臣馬援 李勣

史隱外臣 胡廣馮道

史商後語 小序

沈諸梁張孟談范蠡

魏襄王

趙奢廉頗

翟義

隗囂

魏武

何晏鄧颺等

司馬昭

宋武帝

謝靈運

北齊神武帝

文宣帝

李密

李林甫

讀方應祥題長壽書後

史折

猶將集

三

史折卷中

曲阿賀 裴黃公撰

古嚳徐時勉克勤閣

狂夫之言後語序

孫男 龍翔士雲校

應仲小范

陳思公狂夫之言五卷

不尚論史而論史者居多

雖文不雅馴要亦說部之雋也

若其論肅宗靈武卽位

非叛項羽規模下不能臣上

不堪帝止成一霸王都

侯不能使高帝出蜀留侯僅能禁項王入蜀得淮陰

而始有東下之策識在蕭張之上管仲不薦鮑叔執

政爲深相知委舟之賄不足重范公父子曼卿以大

理丞貧不能墓母乃真可重凡此數則識奇而理正

可以拓人心胸然其管窺蠡測者亦不鮮矣以此書

人所樂觀也故亦摘而贅焉

黃石公龐德公老子

陳子曰黃石公龐德公老子之徒也黃石公降一子

房而隱穀城龐德公降一孔明而隱鹿門老子降一

仲尼而隱流沙蓋名遂則身退矣是射馬擒王之法

余反覆其言而竊歎焉。踴留侯武侯於孔子之別已自不倫。且老子黃石德公彼三人者。寧有名之心哉。三人惟圯上老父。踪跡最奇。進履授書。真有意調攝子房。然所云穀城山下黃石。乃是寄托之言。非真隱於穀城也。若孔子適周問禮。家語與史記所載已自不同。卽所云驕態淫氣。正指其威儀度數之煩而言。大都教之以反機耳。孔子雖有龍之嘆。其習禮如故也。適流沙事。正史不載。載於野乘。然指爲昭王時。則孔子未生之前矣。龐德公鄉邑耆德。孔明以同里

史折

新考集

任夫之言

少年往拜之。不令之止。漢去古未遠。風俗樸茂。長幼之節。尚嚴。恒有此事。司馬宣王名位已崇。每拜常林。林亦不命之止也。鹿門之行。緣避劉表。豈曰撥亂之事。吾已付之伏徒。身可遠遁哉。按襄陽記。稱德公字山民。爲魏黃門吏部。則後亦不終隱也。乃曰降曰名。遂至比之射馬擒王。說支離而辭鄙倍。倘亦一時興至之言耶。

大索十日

陳子曰。博浪一槌。子房不必論。卽始皇大索十日。卽

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盧仝茶歌。飲到七椀。自然覺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寵悍人。却得此意。故其威不廢。

余意秦威之衰。正始於此。唐代淮蔡王承宗上章請赦武元衡。叱去其使。已而入朝。盜刺之。衛中吏卒不敢搜捕。許孟容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當大爲朝廷羞。因懸錢千萬。官五品。雖曾共賊謀。肯言賊所在者。卽除罪與賞。而張晏等果得此元濟之所以卒就擒也。以秦皇帝之威擊之。而終得逸去。誰謂秦法

史折

新考集

任夫之言

嚴網甚疎耳。因而人有輕秦之心。太白曰。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故博浪一槌。實勝廣奮臂之先聲也。且夫盜發於近。勢不遠。遠過索天下盜之所以得自藏匿也。限以十日。索盜者之所以難盡鉤稽也。然則舍卒間留侯。真有神術自免耶。曰。秦之治獄者深文而從坐者律重。則當日之事。思過半矣。

子料管仲

陳子曰。子料小白。皆齊襄公之公子耳。若以子料爲君。當時置周襄王於何地。故管仲旣歸小白之後。夢

頭主意便欲欲周室要見周天子尚在則公子料不得爲君子料不得爲君則管仲亦不得爲忘君事仇也余以此是秀才餒餒語八股外別無用處

### 李左車

陳子曰左車設策而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此便是大滲漏處則信破之必矣賀子曰孫子論兵莫精於用間淮陰只是善用兵法入微耳

### 蕭韓

陳子曰韓信蕭何與語便大奇之則蕭何鼻孔繩索

史折

蕭韓集

五夫之信

已在韓信手中信走不怕蕭何不追以丞相而追韓信築壇所拜非信而誰一軍皆驚畢竟是太史公裝點形容之語但不知蕭何與語者是何等說話決不

就是登壇數語惜太史公失載可恨

余意善觀人者往往從小物中占其大畧故恒

溫平蜀人乃預決之於蒲博謝玄破秦亦以屢展間

使材定之至于兩賢相對則一聞聲破齒間便已得

其梗概如叔向因撤器時而執然明之手穆賢薦相

如秦璧以得罪欲亡燕時數語知之若必沾沾究其

何事何語非特達之識也至高帝在漢中規模尙草創何與諸將同起布衣名雖爲相實皆等夷與後世門施行馬戶別榮戟操生殺之柄者不同諸將未能心服也卽行封時猶與爭功况其初乎其追初不介意聞築壇而自擬見拜信而共驚當時情事實有然者仲醇氣奪於平世之三公槩疑古人毋乃井中之觀耶

### 黃皓

武責孔明不能屏除黃皓陳子曰此君係讀史不熟

史折

蕭韓集

五夫之信

耳孔明當先主托孤時其不才自取之語孔明已負

不安若黃皓一宦官耳却又與之聒噪必除之而後

已後主不悞則疑故出師之後但以駕馭事付之蓋

允允常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然後主尙不能

忘于允孔明所以放他一路不惟得相臣大體卽吳

魏之反間黃皓之傾危不得而入也

賀子曰此言辨矣而未核也孔明爲先主披草萊定

荆棘之臣承托孤之命救後主以父事之與蓋允拔

自底司僚屬者不同據其生平專斷獨行事固有太



史折

舊唐書

在失之信

子斬皓者矣。皓果作非數其罪而誅之一獄吏事耳。宰有執躬盡瘁兼以大權在握者。願留奸君側為碌碌自全之計哉。按孔明以建興五年出屯漢中。十二年沒於涪濱。又三年改元延熙。至九年而董允卒。陳祗代之。皓始與表裏。又十餘年祗卒。至景耀元年而皓始專政。則去孔明之死二十四年矣。方其在時。未知皓入宮與否。縱或在焉。而孔明聞外之日長。立朝之日少。皓亦僅供奔走掃除之役。何由預知其罪而誅之哉。當謂其出師初表諄諄以親賢人遠小人為言。又指桓靈為戒。則官壁之禍未嘗不思慮。豫防皓事。正恨未有萌芽耳。鄧艾破成都。諸葛尚赴敵而死。嘆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則大奸不叛。正思遠之咎。乃移過於孔明。則將以辟驅說丞相委權于諸呂。亦為留侯之過也。可乎。仲醇不據史立言。却于空中發議。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

接增檻車

陳子曰。平之不斬樊噲。非為漢高。實怕呂氏。噲以呂

史折

舊唐書

在失之信

氏女弟為婦。黨汙呂氏。噲死。呂后能忘報于平乎。平嘗對高帝云。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妾之昆弟。帝用樊噲。却犯陳平此語。漢王族甚微。僅一夏侯侯。見而不用。用樊噲未幾。又欲斬之。得無有戚于陳平。所謂項王任愛妻昆弟之一言乎。故以斬噲示公。不然。何不命他人。而獨命平也。此平之所以愈不斬也。

踞洗見布

漢王踞床洗。召見九江王。九江王大怒。欲自殺。出就舍。供帳如漢王。布大喜。過望。蘇子曰。漢王能頗倒臺條。劉元城又舉梁武封侯。景比擬。謂漢王識先後者。陳子非之曰。布已殺楚使。與楚戰。避楚間道來。踞

無還楚之理故帝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非故意故布實筭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常事何足爲顛倒豪傑况踞洗亦是漢王謬罵故態亦是豁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若來

賀子曰布情勢窮困實是如此但云一無駕馭恐無此處莽漢王耳若漢王南莽至此布亦梟雄之徒宜能久爲之下漢王雖云謾罵一聞酈生之言遽輟洗攝衣廷之上座待布衣且爾况舊裂地稱王材勇無

敵者耶

申公

陳子曰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間最簡古惟治安策天人策最繁凡數百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俑始漢武帝迎申公至問治亂之事公曰爲治不在多言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雖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詞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

按之於史策仲舒聘申公首建元元年事仲舒對策

蒼齋集

莊決之信

在十月申公之至無時日可考大抵在六月後耳獨計漢事之可言者多矣安車遠至乃首以賈董文字冗長發端是言者之迂濶乎抑擬言者之附會乎

賈子詩

陳子述淵明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盡杯中物蓋先生卽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汙以勝其才余意論則高矣然不謂之穿鑿不可

許由

陳子

蒼齋集

莊決之信

陳子曰堯禪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余獨以爲不難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粗粗具得一片乾坤艸稿而已何曾有受用處不惟無天下之樂而且有天下之憂堯鯀舜禹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飽美而受之哉

賈子

賈子曰信如所云則小人哉洗耳乎以無厚利而取高名乎彼牽犢以去者何爲乎後世延陵子臧又豈肯茅茨鹿裘之世乎

史折

舊唐書

狂夫之言

陳子曰武王遷頑民於洛邑封箕子於朝鮮朝鮮遠海外徼去關洛東西二十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其隱防疑慮可知也武王虛已問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與非與箕子不忍言王亦輒之乃問以天道作洪範夫君父之頭懸之太白箕子又爲宗室懿親問則泣謝而已洪範之陳是亦不可以已乎又曰孔子稱殷有三仁仁字非朱紫賜至誠惻怛之辭猶井有仁焉之仁當作人字看蓋言殷有三人如此又曰奴者臣僕之謂也箕子忘商而臣周夫子蓋不滿焉

天書

陳子曰宋濂淵既盟封禪事作辟瑞杏臻大書屢降

史折

舊唐書

狂夫之言

一國君臣如病狂然不可怪也他日修遠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意宋自太宗幽州之敗言兵矣契丹主稱天石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雁雁自長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迷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消其窺伺之志與賀子曰此田單拜卒爲神師之策也賢哉若忠而且智矣使宋人早聞此說王子明不必內愧於心臨終可無削髮披緇之遺令矣嗚呼讀書原不宜傳會況爲姦人文過耶

附讀書鏡四則獨舉此四則者餘非無廉頗趙克國李廣馬援李靖郭子儀陳子曰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有未能知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譏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反

史折

猶將集

續集

趙克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無踰於老臣者卽馳至金城關上方畧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時五蹊蠻夷叛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尙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盡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卽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尙可一行旣平其國而有高饒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竟爲德宗所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况其下乎

賀子曰此引明哲保身之義槩責諸賢也余意六人各有本末固未可一例論者此言武以貢文淵藥師可耳光武太宗皆振旅之君久習兵形材臣濟濟何取於天下之功吾一人獨擅之其爲名遂身退宜也汾陽當唐室中衰之後安史雖誅河北遂失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強藩殺夷日耽耽而虎視視吾亡存以爲畔服此豈起大夫亡吳而泛五湖之日哉其進其退任之君可也廉將軍之失在罷將時不宜擊走

史折

猶將集

續集

樂乘若擲還將卬角中歸第如長平之時後亦未必不復用也攻乘使去自不可留此武夫好勇無術真可冀恨至其後王旣思頗頗亦思趙使者之來自宜披露衷臆郭開賊臣不知國計使者小人惟務得金旣嫌藥之縱不擾甲強飯彼必愈粉飾其衰疲之態寧有反言壯勇以促趙王之召哉李將軍材氣無雙而勳名不副伏櫪之志有志者安能自灰固非功成名遂身退者之比也至衛青以公孫敖之故不得當軍于反急責其對簿此千古所共爲不平今累徒道之寃徒聚其失軍之罪毋乃聊虐乎宣帝誠英君魏丙亦賢輔固皆非少長兵間以殿廷而規闕外誠露耳忠貞之道知無不爲若云舉朝異議亦托寒蟬任邊事之隱壞而不顧身計得矣爲宗社計者安賴有是人哉至于卬構禍自武賢挾私之奸宣帝用刑之刻若取以爲忠臣夜行不息之戒良非致身之義也子瞻論子雲之讚充國曰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斯言當矣夫人居恒而談往事多好爲求備之言及身當危難盈廷皆容顏過身

求一任事之人而不可得始知此六人者固俱未可議也。

### 趙抃朱環

趙抃罷政閑居一士人以書贊見公讀之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以不卒業却與閑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山人范知雍獻所爲文於朱環環刊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諷諫文章若高請從衆選不可別奏陳子曰古人云當官不接異色人不止巫祝尼娼禮當疎絕至于工藝之人亦

史折

首將集

讀書鏡  
十四

不可久留于家與之親狎此輩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又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卽置衛中如房瑄爲相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佞倚爲非遠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密察疎遠亦省事速謗之一助也

賀子曰陳子之論正矣然讀者固當詳察其立言之意所刺者正指工藝之流及猾徒游客竊聲勢以欺人者言耳至于士人又當別論范知雍爲文以史當路宜爲正直者所嫉至趙清獻清謹之人其言亦未

可惡也學校科舉寧非國家養士士由以策名之道願博士倚席不講學舍鞠爲園蔬而學校非其初矣頭腦冬烘戰場五色而科舉日以弊矣退之之文試吏部尚得而復失故三上書于宰相至蘇氏父子莫不騰書韓富文歐之門至李白劉琬張求晁補之之流益不勝計矣且事更有大焉者張元吳昊始以書干韓范而不納繼而題詩路旁已而痛哭狂歌於市終不之顧因遁入夏國遂爲宋人西方數十年之禍無論關陝釋發君相蒿目卽好水川數十萬生靈之

史折

首將集

讀書鏡  
十五

命亦可惜也令稍禮其人置中書之一職寧至是哉然則吐哺握髮真相臣之事豈得以抃之言遽爲逐客嚆矢抃之爲相雖有每夜焚香告天之美生平亦無功業可稱守文有餘濟變不足固不如夾袋儲材者之真堪救時也

按讀書鏡復載一則云有士人贗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藥物于魏公士見公謝罪公曰君謨恐不足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夏竟官之觀此士

人視以青。趙氏者何如。陳子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恤貧賤人痛癢亦過。況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肚腹可也。然則何獨濟獻所拒。遂爲當哉。余嘗按其故矣。林之罷。由與安石議事不合。時大派方起。趙之不欲聞人言朝廷利害。蓋畏禍也。然較之富鄭公老臣無所告訴者。其忠則有間矣。

### 梁松馬援

呂申公二子謁永叔于穎上。公納其拜。既出。歎前輩史折

卷中

猶將集

續書鏡

不可及。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穰爲漕。慢公公不之較。俄路公代爲留守。聞其事。宣言穰父絢我門下士也。吾視穰猶子。不悅。將庭訓之。及來謁。公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穰不獲已。拜之。尹師魯死。其子在襁褓。既長。魏公薦于朝。而官之。教有如子弟。稍有過。卽帥師。魯像以哭。梁松省馬援疾。拜床下。援不爲答。諸子曰。梁伯孫。當增。奈何不爲禮。援曰。我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乃有棄葬城西之禍。陳子曰。夫納拜以定其公。正言以折其傲。泣像以動其心。此三君之

行事皆古人也。若如援之挾長。當松之挾貴。遂至執友之誼。不復可施。而前輩一切執手殷勤之誨。亦從此杜口矣。可歎哉。

賀子曰。此言善矣。但平心論之。則伏波之論。亦與文及歐陽所執何異。而路公之語。不尤峻乎。三人之處事。同而得報異者。亦所遇之入自別耳。呂氏素有家法。李穰亦非要人。人有幸不幸。何可遽分優劣也。無已。則竟陵鍾氏引司馬宣王拜常林事。斷之曰。司馬公自欲救長幼之節。爲後生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語婉而直。拜我者。自當悅服。不復有挾長之嫌矣。此論庶得其平。

### 盜賊

曹州于令儀。夜有盜入。諸子擒之。乃鄰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予以十千。又恐遷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良民。孔寺丞園圃近水。有夜涉盜蔬菓者。孔曰。晦夜涉水。恐有陷溺。卽爲製橋。盜慚不復渡。司馬君實新第成。行于牆外。見暗埋竹簽。問之曰。將防盜也。公曰。盜亦人也。命去之。陳子曰。君子

以善服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人至于盜賊使之改過  
真是一具大洪爐也

賀子曰此真長厚之言但盜亦有別有良心原在者  
如無使王彥方知者是有悔心已萌者如梁上君子  
子聞仲弓之言稽顙謝罪者是也有其人才氣不凡  
可引而為善者如陸士衡登船樓望戴淵指麾咸得  
其宜是也至無籍之徒固有朝出狂而暮行劫者欲  
將佳禾鋤莠安得不忍況于氏之手鄰白應如是司  
馬公則未免仁之過帝王可無城隍之守聖門不重  
懲侮之士矣

猶寄集

讀書記

史說後語 小序

升菴先生史說半以辯釋事物不專判斷是非故其  
書淵博而微嫌碎雜若其論之精者余既表而出之  
無敢言矣間有啟予或予心所未安者咸筆而與世  
共商之

仲尼弟子世家

升菴曰子貢之出欲紓魯患耳乃一出而亂齊破吳  
強晉伯超率天下而兵其禍豈止壑隣國賜而為之  
何足為賜謂非賜所為其辯說之辭雖儀秦不及何

史折

猶將集

升菴史說

物史臣能偽為者此當缺疑家語孔子曰夫其亂齊  
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賜之  
說也美言傷信慎辭哉賀子曰此辯極正然余常  
以屈節解令內外傳較之事多不合齊悼公以季姬  
不歸請吳師伐魯非田常之憚鮑管也季姬歸而悼  
公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恠其真約因會魯伐齊  
非閔子貢之游說也蓋鄆之會召季康子而不赴艾  
陵之戰賜叔孫州仇劍鉞而不能措辭臺臯之會公  
不欲尋盟衛侯之藩子服景伯欲為請釋皆使子貢

其周旋夫差宰否之前數矣故好事者復焉以存尊  
亂齊敵吳施晉伯越之說此殆戰國策士之辭非實  
錄也

司馬懿

升菴曰司馬懿本碌碌無能長託身曹氏爲螳螂黃  
雀之勢賀子曰諸葛以節制之師屢出祁山竟不能  
得魏尺上者亦賴懿以爲之拒也設以杜預之亮  
縱未能長驅中原關隴未保其懿正以距亮平淵  
大功屢建中外懾服故能於廢棄之後起盜圖權耳

猶將集

史記

此云碌碌殊覺太貶

牛繼馬

升菴曰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  
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像舊時謂元帝本  
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捷繼晉受命此其應也  
余意夏侯小史之說或當屬妄至以道武名捷爲牛  
繼馬之應則元誕殊甚西晉自降於劉聰東晉自禪  
於劉裕什翼犍始爲秦虜乘堅之敗復興及其孫破  
燕始稱帝號謂之繼晉何因緣行冲索頭餘爵自

神其先世之事焉可信乎

王導

升菴曰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問耳  
真賊臣也元帝永昌元年敦稱兵向闕人臣無將非  
反而何而導于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  
桓文當日何嘗稱兵伐周何嘗戮周之大臣乎敦問  
周顗于導三問而三不對是借劍于敦而殺顗也非  
敦友乃導友也又與王含書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  
不寧其曰佞臣指刀協劉隗協與隗不合于敦而欲

史折

猶將集

升菴史記

誅之者也導于明帝太寧二年反跡大彰而猶爲此  
言非賊臣而何賀子曰周戴之死導誠有罪刀劉  
固其所私憤也亦不能爲解但竟謂與敦一心則終  
爲太苛導實力不足以制敦其謝罪語曰亂臣賊子  
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此亦由衷之言耳王  
氏一門如彬而折敦罪誠爲忠義但敦已成國狗之  
類相激何益焉若陰爲匡救朝廷受其庇者深也敦  
犯閹時謂導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元帝  
迄無海西之患導亦不無少力至與王含一書此中



亦有兵機不可泥于章句敦難危疾錢鳳沈克之徒方擁重兵氣焰猶盛京師守衛單弱四方勤王之師寂無至者帝不得已而自偵矣若即此數其罪含知罪在不赦必重其困獸之鬪益堅同惡之濟不若內渙其黨使之自相携貳故導書猶作家人一体之言使之匪徒爲社稷謀亦自保全門戶計也其全歸罪錢鳳鄧伯山周道和皆開一面深得操縱之術卽阮瑀與孫權書獨取劉傳寬貸張昭之意夫生千載下徒知執持正論責人耳抑知身在中固自有深心

猶將集

升泰史說

苦心難以語人者乎

陸贄對德宗

升菴曰德宗稱人言盧杞奸邪朕獨不覺其然陸贄之對婉矣而未盡又進張南軒語云宣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蓋指其爲相不能行而徒屢疏其言也余觀德宗猜忍之至蕭復以直言而疎姜公輔以忠諫而罷元勳如李晟不免於疑至親若太子幾至於廢敬輿之挽回匡救蓋亦多矣今其奏疏具在可覆按也若不由上旨遽自施行其得禍必速而烈豈

忠州之貶已哉矧贊亦以言杞奸邪而遲其相矣夫君臣同心取旨如寄以至先發後聞此惟豁達大度之主能之可責之奸譏苛刻者乎此皆事外之論回思大禮一議其父元老舊臣兼之定策之勲不克甲其所志父子咸得罪而去尚何輕議古人

史記

猶將集

升泰史說

贅言後語

冠華

東谷贅言曰宋真宗駐蹕澶淵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之乃引去帝使人視寇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竊有說曰主憂臣辱未有甚于此時者萊公既決策親征矣固當臨事而懼勞心竭力以濟艱難可也顧乃慨然就樂如在晏安無事之秋身繫安危者固如此乎楊億職掌絲綸亦與有同舟共濟之責曾無一

史折

贅言

史折

言忠告于萊公且隨波浮沉焉自許八角磨盤都圓如此乎斯時也真宗獨憂之及偵知二臣所爲乃曰吾復何憂者豈真不憂哉殆權詞以安將士之心耳賀子曰寇平仲之縱博猶謝安石之圍碁也寧惟安石魏大舉伐蜀蜀使費禕將兵以禦來敏往觀之求與禕交時羽書旁午而禕意思安閑敏知其必濟魏果無功而還益當槍櫟之際固當靜以鎮之稍露周章則人心畏懼將思退避驅之使戰勢必敗矣况真宗雖已渡河中心未免懼怯準不示之無恐勢必驚

疑○近○臣○宣○堅○何○知○遠○謀○秀○言○群○進○恐○將○悔○而○思○返○大○  
駕○一○動○六○軍○沮○喪○誰○復○奮○勇○却○敵○者○此○固○兵○機○大○年○  
已○默○解○之○帝○聞○報○而○自○喜○無○憂○亦○十○得○四○五○此○豈○尋○  
童○摘○句○之○徒○所○知○也○

史折

贅言

史折

湯懽小品後語

先主伐吳

朱氏曰劉先主與雲長結爲兄

里方卽位

而雲長敗死時共患難死生不

離而一旦委

之虎口既泰爲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先不少

恤當日誓言謂何又何以見天下故先主之行決不

可已卽不行亦須枉受張翼譏

吳氣駐手不得

惟一敗氣結而死故可以下見雲長

而先主之心亦

可以無愧無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輕義爲重者况

史評

史評

舊將集

湯懽小品

乘此機會及其銳而用之直下吞吳亦未可知當時

孔明知先主之心亦不强諫既敗泣下曰法孝直若

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縱行亦不傾危亦是感慨無聊

之言非孝直真能制之而保其不敗也

賀子曰此言鄙倍殊甚夫體身重然則者匹夫游俠

之事豈所語于帝王大畧乎且歷觀先主一生詐于

權請于操而後世以正統歸之至讀其遺書見其勝

則喜見其敗則憤徒以區區劉氏故也同時表與璋

亦同出帝系而人望不歸者以主孤危而不救專操

一州以自封殖備則諄諄以討賊爲事也伐吳之時

不已篡位自當先其所急資義趙雲之言曰國賊乃

曹操非孫權斯言正矣伐吳之請在飛則可備則不

可社稷傾覆宗室凌夷繼高光數百年之業者子然

惟此身在忍釋國耻而先私憾舉數十年糾合四方

之精銳竭一州之力輕身一擲竟使大義不明于天

下乎伯升于光武親兄也羽于昭烈恩誼雖隆寧過

于此伯升遇害光武隱忍含茹涕泣不形然猶曰力

微勢弱朱鮪既降何異孤豚腐鼠猶以建大事者不

史評

舊將集

湯懽小品

忌小怨嗚呼此漢業之所以重光惜昭烈未之及也

至孔明之泣自是由中之論正識機變倘從兵中必

無千里連營之事而謂之無聊之語尤舛錯矣

取幽州

朱氏曰宋太祖欲北伐取幽燕謀于趙普以曹翰爲

將卽以翰守之普皆不敢駁惟曰翰死就可代之太

祖默然則明明是翰不可取不可守燕亦未可取未

可守故設此窮其辭趙普得諫法宋祖悟意表

恩意宋事之誤卽始于此太祖不取幽燕後無能取

之君矣。猶南渡後之恢復不可望之韓岳既亡之後也。太宗敗真宗。圍仁宗。加幣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孰曰始謀之善。

史折

猶將集

湯懷

史折

猶將集

談史

二十九

談史後語 小片

雲間馮元成博學好文。集有談史百餘條。其最善者。論霍光曰。彼不忍于君之過。而獨忍于妻之惡乎。若可廢而妻獨不可法乎。此真發千古之覆。爰書定矣。然亦好逞一往之氣。不甚深揣事情。余隨筆辨析。念亦費一時之手澤也。錄而存焉。集後復有藝海洞酌十一卷。自漢魏至晉宋。凡四朝初論詩。繼論文。俄又論事。至唐又合事與文而論詩。體甚不倫。凡余甲乙其論事者。附系之篇末。

蕭何

馮氏曰。蕭何薦韓信以興漢。又給誅信以安漢。信不用漢。不與信不滅。漢不安。蕭何首功。皆係于信。全關中其次者也。

賀子曰。此言不但不知信。亦不知何。夫諸官徒奴。能有幾何。綿繆孤族。非帝之敵信。老于兵。寧不解此。舍人上變。安知不猶在楚時。人之上書告反耶。或自得罪如賁赫之懼。而告布耶。信在楚。本不反。上游雲夢。時欲發兵反。猶自度無罪。卒不反。布在淮南。亦不反。

因赫上變而漢使來始反。鍾氏懼曰：信謝陳孫房左。右語似是。呂后蕭何文致殺信，先爲此對高祖之言。史臣遂承之以著書。又曰：信反與不反，只決于聽翻通與不聽一謝。通信已失其可反之時，不反決矣。觀信臨歿曰：吾悔不信蒯通之計，可見信謀反係于通不係于孫。亦可証信封淮陰後與孫謀反之誣。此言近之矣。抑余有說焉：信既解左右而密與孫言，則誰聞之也？虛結傳曰：往年春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籍與同時聞見，當實主孫之叛，以賓客召疑事激于

史折

猶將集

談史

周昌故非關信也。信爲何所引薦而帝之畏惡信能何稔知之？豈惟信哉？方帝在京索間，數使使勞苦何。鮑生之說何未忘于心也？信不善居功，鞅鞅常形于顏色。何方憂之惟恐其爲累？后欲誅信，不就他人謀而獨與何計者，知以何給信則信必不疑，以信却何則何不敢却。何欲自全，胡暇及信而長樂之事成矣？帝聞信歿且喜而反且憐者，亦知信不反也。然終不自其罪者，喜除所逼又聊以參帝茂王之耳目也。吾觀何雖給信至淮南告變，乃于上前言布恐爲警急。

清言

馮氏曰：晉時五胡之禍，後人不察，以爲清言召亂。不知清言之流，談玄說虛，却珠玉揮阿堵，正以矯夫崇賢豪侈之輩。是時天生一種清眉秀目，金聲玉振之士於中國而又生長異域，巨幹鐵面猿臂之雄于索虜。宜其不相容，造物戲弄如是耶？若指爲罪人，吾寧敢質子曰：清言召亂與否，姑且無辨，即以清言首之言

史折

猶將集

史

折之王衍將歿，歿不云乎？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尚浮虛，戮力匡天下，猶可不致今日嗚呼。清言者方自悔矣，後人反爲之諱哉？至索虜乃元魏之祖，常助劉琨以禦劉石，當其得志已在宋初。亂晉者，戎羯氏羌，卽鮮卑，亦猶數世之後還歸之拓拔，亦見其舉事失核也。

史記李延年傳 以下皆藝文類聚

馮氏曰：韓嫣傳云：出入承奉不禁以姦聞。李延年貴幸如韓嫣也，久之寢與中人亂，然延年已腐，朝

亂中人哉此曖昧語以入史誠謗書矣

愚意史所爲亂即今所云交關中人或卽中涓之不必指女御也元成誤認亂爲淫耳不則子長不應謬誤至此抑余常見史記善本有徐廣註曰一云延年弟與中人亂姑識之以存疑

南粵王上書

馮氏錄尉佗所上文帝書繼曰按佗長南粵侏儻規舌安得爾雅詞語而奏之此殆陸賈譯其語爲書爾發夷語一經賈筆便成奇文

史折

猶將集

三十二

賀子曰佗雖王南粵實秦所置吏固中國人也安見其侏儻焉古書爲賈所譯乎且文雖高卓殊失恭謹今人臣代外夷爲此誠大罪矣鍾子曰文帝子討佗書有謙遜處然自是帝王口氣佗上書有僭僭處然蠻夷酋長面目畢露此真深于文者之言也

爰盎

氏曰爰盎論絳侯乃功臣非社稷臣至當至平無偏陂既又獨明絳侯無罪豈私阿哉其責申屠嘉問蒞天下之口亦甚直然進于忠告金不操人之短何

與龔頴川相避豈兩賢不相立耶漢對策高第始錯一家今卽遷御史大夫暴貴如毋持議銳公卿

列侯宗室莫敢難則忌錯者滿天下豈爰盎一口能覆雲雨以生平相避故歸罪于絳實不盡出于絳也不然景帝因鄧公言喟然太息何以不罪絳哉

賀子曰袁盎外居抗直之名內負縱橫之畧挾詐而甚口陰陽反覆善觀時變能先發制人此可惑立取名難逃陰譴者也太史公稱其善傳會信矣絳侯之獨實由盎始及下獄則又言其無罪以市德却慎夫

史折

猶將集

三十三

人座論淮南王遷似正矣及長夙乃歷舉高世之行以寬上憂又何佞耶至當仇隙之地則乘隙而動小用之制趙談大用之誅龔錯史漢所載甚明當上默然良久時尚有何人在側而欲令列侯宗室爲益分咎哉縱曲筆私之如信史何錯於文帝世已遷中大夫景帝初又遷內史亦匪以家令卽遷御史大夫也

殷浩

馮氏曰王仲祖稱殷淵源非獨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此語最知殷殷負重望出膺時命自當仰參高妙

坐籌廟堂。今不計橫草露甘。處前茅。可謂善處長矣。師徒撓敗。豈必其罪。時承溫旨。故答有所歸耳。既已廢居。咄咄書空。以杜牽引。以至空虛。達溫其絕權遠伎。不惑而嚴。乃其用知之妙。奈何淺識者。以爲周章哉。之所歸。謗之所集也。

賈子曰。深源矯飾。務名而無實用。故劉尹知其必出。逸少審其必敗。既不能抗衡元子。徒以激亂挑襄。比征之役。可爲不量力之戒。乃反以此稱其善處所長。率非夢語哉。彼廢而致憾於簡文。煩書咄咄。無聊甚矣。空函之誤。熱中可鄙。憤亂可笑。晉書成。千唐臣之手。豈尚承溫風旨。即曰。本晉世之詔。而桓玄喪後。黨與殄絕。下流所歸。就爲掩覆。何以莫爲浩訟言也。夫活事果誣。則丁謫鄧勳亦皆良士矣。

長人

謝氏曰。崔鴻前奉錄符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卽如入護磨部。爲右鎮。卽奄人申香爲拂孟部。咸身長一丈八尺。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按堅皇始二年。有長人見而所用默等。幾至二丈。豈其兆與。抑詐

史折

着將集

藝海閣

爲是語以欺列國也。泥水之陣。何不令默等退晉師。而徒令啗肉噉飯也。

賀子曰。禹黷防風氏。春秋叔孫得臣射長狄。一則骨節專車。一則身橫九畝。秦以前固有之。如崔鴻所載。何足爲異。不必疑其誣也。若論符堅以泥水之戰。則昆陽之師。巨毋霸固在軍中矣。亦何救於尋邑之敗哉。

王坦之

馮氏曰。謝安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或謂坦之好直言。太傅不能堪。故云然。非也。坦之吐納有致。自足動人。然無真情遠味。其諫太傅。直是取名。故不免窺破。

史折

着將集

藝海閣

賀子曰。謂坦之好直言。而安不能堪者。是誣安也。然謂坦之諫安。徒以取名者。亦誣坦之也。坦之雖與正流。膳薄不足持危。亂新亭之役。倒執手板。溫爲子求婚。不能引夾藍田至。推之下膝。則爲安所輕。固有由耳。

附史論一則

公孫弘

馮子盛稱平津之賢凡史漢所載悉置譽焉最不解者辨其徒仲舒于膠西馮子曰或曰董徒誤誅弘不無力曰斯言也淺之乎涉世者也仲舒三策而下江都之令桷鑒于帝久矣弘能推平津讓之耶開東閣延之耶廢居觸諱下吏當死而得二千石則知仲舒之深而愛仲舒之至者弘爾藉令不因勢而沒為推轂吾恐私黨游說之疑先史遷而見矣

猶將集

史論 三十六

三冊遂使之相江都未見其桷鑒也為主父偃所中下吏當死益庭結舌無為訟言者帝待命赦之非惜仲舒能邀此非望之恩哉弘苟真愛仲舒即不望引之禁闕爾時諸侯王何限必置之於教管二千石之膠西也梁冀憤張綱之劾已則出綱以守廣陵鄧騭欲棄京州惡虞詡之異議則徒詡以令朝歌假手盜賊假手悍王其術一耳觀仲舒病免之後朝廷大議時使使者詢之張湯問于其家帝之知仲舒不可謂不深重仲舒不可謂不至矣設以東閣延之必



猶將集

史論 三十六

不疑其私黨以平津讓之必不疑其游說也夫史遷于李陵降北之日盛稱其國士乍聞實亦駭聽帝疑其沮貳師故有蠶室之禍占步之誤不同覆師況帝先赦之豈尚苛責于推轂者哉至弘之奸尚不止是昔田竇爭權大之事韓安國謂盼當免冠解綬稱魏其言是則上必賢君魏其必內愧自殺方汲黯詰弘于上前弘即云黯誡中弘之病此與韓之教田者寧有異乎後乃與張湯比謀徒為右內史則弘之陽煦陰賊益亦屢用此機不徒一仲舒矣汲黯而幸



藏書後語序 三則

吾嘗勸人學未深志未定慎弗先讀袁六休李宏甫  
嘗譬之食鮮好內將以府毒而生疾顧表僅傷于文  
體李則害于心術嗚呼失甫且曰不當以孔子之是  
非爲是非矣後人乃以宏甫之是非爲是非乎

當李氏末年固已入其人廬其居火其書矣顧廟堂  
之禁益嚴民間之紙愈貴億萬層間無不家置一編  
迄今始有詆其謬者乃尊之者仍不絕也宜其書真  
不可廢與嘗試讀之響喉快筆亦誠有動人者如隆

史折

猶將集

藏書  
三十八

冬後震雷一聲未有不甲者圻而聳者奮也惜乎誠  
邪繼之亦猶滄霖不止鼓爲洪波蘇焦潤稿之功不  
勝其死監之害耳故人之論史但折其非者此并當  
揚其是者揚其是而抑其非始不可通也尤當斷其似  
是而非者析其似而非其非愈不可混也

藏書自負發讀之作也故多偏宕之辭又其生平好  
爲鄙言如蘭相如真大聖人真阿羅漢真佛菩薩是  
也好爲謔言如齊王建不餓死中甚用范式孔嵩舉  
動音焉扁是也又好盡言如曰聖人者中行之狂狷

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之聖人也善人者狂士之微端  
也有恒者狷者之別名也求之于古必如伯夷伊尹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方可名爲狷者若  
柳士師則狂者流矣斯亦足矣乃曰放勳狂而帝文  
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管夷吾狂之魁漢高狂之神  
文帝狂之聖陶朱狂而哲子房狂而義莊周烈禦寇

道家之狂李謫仙王摩詰詩人之狂柳宗元文之狂  
淫夷恣厲無所底止真似病狂語矣然猶誕妄不羈  
耳其最敗德者凡有數端苛于責君子恕于程小人

史折

猶將集

藏書  
三十九

君子淪落摧傷則必識其自取小人窮蹙極惡猶必  
譽其才能揚謗聚飲之臣夸張好大之主居平則是  
將順而非謔言臨離則重苟全而輕拘節此則心術  
不端尤不可訓者也要其蔽陷有故其言曰夫矜者  
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  
矣斯其本源之弊不清宜其淫辭之貴佚而無已也  
昔人之疵苟鄉有以哉

紀傳總論 求志

李氏曰聖主不世出賢主不恒有然後大臣之進新

史折

猶將集

藏書

爲美矣。故傳大臣、大臣之道非一。有因時而若無能者，有忍辱而若自污者，有結主而若媚，有容人而若愚，有忠誠而若可以欺罔者。隨其資之所及，極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輔危亂，而致太平。大臣又不可得于是，又思其次。其次則名臣是也。故傳名臣，倘得名臣以輔之，亦可以輔切弱，而致富強。然名臣未必知學，而實自有學。自儒者出，而求志達道之學興矣。故傳儒臣。儒臣雖名爲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踐跡而不能造其域。卒爲名臣所嗤笑。然其實不足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爲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爲武，而文武從此分矣。故傳武臣。夫聖王之王也，居爲後先，既附出爲奔走禦侮，曷有二也？武臣之興起于危亂，危亂之來由于嬖寵。故傳親臣。傳近臣。傳外臣。外臣者，隱處之臣也。天下亂則賢人隱，故以外臣終焉。如此數言，聽之可喜，思之有據，人不得而非也。然求志達道，何遽病哉？且從來治則曰天下有道，亂則曰天下無道。若治亂之所攸關也，道不能自行，必

史折

猶將集

藏書

以達其道。人又不能達，自問道，故必先志于達。非可以隨志隨達也。故必先求其志。隨時求之，適可于行時達之矣。故曰：忠所以立，求爲可知，正勉人求志以達道也。漆雕開抱歎于未信之斯，蓋甫求而尚未能達也。夫子又節由求，照赤知爾之以正欲考其隱日之，所求以觀行時之所達也。世衰道微，儒術日降，俗儒多有體無用，故司馬遷病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迨其後，析義理極于精微，絕事功渺于杳忽。故陳亮詆之風痺，不知痛癢。卽李氏所云：狃于聞見，驚于虛名，王介甫不知富強之術，而必欲富強。張德遠不知恢復之計，而惟務恢復。信如所言矣。然此乃儒者之不能達道，非道之不當達也。其認道原未真，故徒抱虛志，而道終不達也。況夫子方慨嘆聞其語未見其人，寧有其人，反不如一切富強功利之人哉？卽以李氏所稱大臣，可以輔危亂，致太平者言之，其尤重者，因時謂遐哉不可尚，而所首列者，叔孫通。然考通生平，心知二世之非，使之而幸免。事梁事心，事籍存亡，畧不介意。使高帝亦如梁籍，則通且飄泊無所底

止矣。然則太平仍帝所自致。平危亂則諸謀臣戰將之功也。綿繆之儀不過一彈壓諸武人之鹵莽何關漢興亡遂爲亘古第一入乎。又以名臣言之。謂可以致富強輔幼弱富國則推弘羊才力則首李斯此正受秦皇漢武之託令輔幼主者李斯或趙高邪說矯詔以殺扶蘇弘羊豫上官桀之謀欲廢昭帝此節云可輔幼弱耶夫提古將以堇今立言必期顧行即以李氏之言前後參觀未嘗不始爲矛而後爲盾矣。卒何以後世之拘儒僞儒并非求志達道也。

史折

猶將集

藏書  
四十三

世紀總論 賈文

李生曰一治一亂若循環方其亂也得保首領已爲幸矣一飽而足不知其爲蠶繭也一睡而安不知其非廣廈也此其極質野無文之時也非好野其勢不得不不野也迨子若孫耳不聞金鼓之聲足不履行陣之險惟知安飽自適而已則其勢固不極文不止也然文極而天下之亂復起矣英雄並生逐鹿不已雖聖人亦順之爾漢初天子不能其釣餌雖欲不賢可得耶至于陳陳相因貫朽粟腐則自然啓武帝大有

爲之業矣故西楚繼出尤而與斬孝武紹黃帝以廊皆千古大要不可輕議群雄未死則禍亂不息亂離未甚則神聖不生一文一質一治一亂于斯見矣樂子曰治亂之循環久矣所賴賢聖生于其間亂則圖治治更防亂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其旨在于開道以承先聖固撥亂反之治也非曰治必當亂順之已也且夫亂何自生哉雖古來世變不同要起于民間之怨叛多矣民貧則怨財匱則貧風俗奢上下侈靡而無節則墮祖宗節儉以習之一時邪

史折

猶將集

藏書  
四十三

倭倡爲豐平豫大之說封禪征伐紛紜雜進加以聲音采色土木花罔極飲食之勝窮服御之華積貯既空索之貢獻常調不足益以橫征于是有破胃有漏卮有苞苴巧法侵漁密網搜括胥負緣以乾沒豪強乘勢而并兼舊賦未充忽增別額取盈不遂威以嚴刑獄訟既煩因有亡命亡命既多遂成嘯聚嘯聚日久漸行劫奪劫奪莫禦肆爲攻剽至于兵興則又議餉餉缺則仍加賦閭井器然無樂生之心設復水旱海臻奸雄乘時以鼓煽或施小惠以寧恩或立微

史折

猶將集

藏書

功而樂柯遂不可言矣故質文者治亂之關與亡之兆也大雅之自誓曰質爾人民小雅之祝君曰民之質矣大抵儉樸乃長久之基文明即澆漓之漸故舜造漆器叛者七十國紂爲象箸箕子知必不盛幾于土簋周未禮繁而文盛文盛而僭生孔子亟亟以從先爲言提欲杜之于微也且夫既知爲亂所自起可不豫爲之所而曰雖聖人亦順之哉則夫幽風陳王業之艱難所招戒形民之醉飽果何爲也李氏徒知鈞駟不具則不得不質抑思其時至賈之矣山澤

史折

猶將集

藏書

之宮又騷擾遍于郡國至吏民益輕犯法盜賊率起殺縛長吏長吏畏誅隱匿不言尚云此千古大要不可輕議哉善夫其自語衛青也漢家底事草創四夷侵擾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則武帝固自知其非也夫不自知非者秦皇也身沒而李斯無改于其政秦遂以亡不自怙過者漢武也身沒而霍光罷鹽鐵均輸漢幸以安然出尤之旗豈特應之巫蠱昭帝天折昌已放廢燕與廣陵咸不良死厥後數傳祚竟中絕佳氣轉萃于春陵夫景帝僅中材之主而能守文帝之節儉與民休息宜其再受命也至云群雄死而後禍亂息亂離甚而後神聖生則晉又有說焉唐李師古跋扈不恭杜黃裳爲相幹吏至京師見綠輿自宅中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縷詢知夫人遂不敢納賂歸告師古師古折其逆謀終身不敢改節一婦人質樸尚能屈服奸雄之心何況君相哉治亂雖云定數君子必宜挽回亂爲何事選一日則一日之幸也不思寧謐以弭亂反云當任其奢靡以召亂李

贊之罪可勝誅歟

忍辱大臣 裴仁傑

李生曰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于虎口遂有悟于黃帝老子之言同塵合汙與世委蛇對主委妾當朝縱傳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又可喜者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爲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而反數擯之于外朋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已合后雖懷忿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老掌握之中矣所謂汗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柰之何作史者往往添蛇足其間欲

猶將集

藏書

以爲梁公諱故撮其要者錄之于篇亦以見當時之際尚有可爲之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爲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梁公者徒使人扼腕嘆息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裴子曰此可爲妙于縱橫家言矣但梁公當日然歟非歟夫所謂作史者添蛇足其間當指昌宗神氣沮喪及光範門外付家奴衣之等語耳其事且無深論第曰短婁公爲不知人覽奏而始愧嘆其盛德爲遠嫌弭忌恐未有此機械也嘗觀王敦犯順劉琨刁協勸帝悉誅王氏周顒申救甚至顒不自言而王

孽怨之及檢斗中書故事見其表而始有負此良友

之嘆婁秋之事亦猶是耳夫忠貞之士爲國庸賢非以樹德故不復求人知祁奚叔向之事蓋不止一人矣此真有古大臣風若內相訂要外避形跡此在權術之士一時借以集事亦間有之安所語于大臣哉卽以二張言之梁公后所重而九事取決焉者也故亦敬后所敬九履盛滿之勢苟非昏愚執無戒心易之權后春秋已高又不能引身而退故惶惶求自全之策公亦開誠語之令樹德太子至縱傳出于后命

猶將集

藏書

拒之則小節不足爭勝之而發玩固不足重對御謝恩出門授僕良不足異至群小之遇正人自有索然氣沮者處仲泉雄之徒猶對伯仁扇面不休況昌宗之侍秋乎史之所載亦非盡誣也

結主大臣公孫弼

公孫弘初本獄吏也以罪免年四十餘始學六十而始徵後復奉使不令上旨罷歸逾五年始再徵蓋已將七十不勝日暮途遠矣涉世深而慮事熟不無身兼善之思爲觀其所對制策大抵始正而繼之以

諛亦猶後日之持論耳。當其始進，轅固生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固已窺其微矣。夫當武帝時，半爭功喜事之臣，如何奴之禍發于王恢、西南夷、唐于唐、索司馬相如、大宛、蘇于張騫、主父偃、勸立朔方、終軍、嚴助、朱買臣、請事兩越、弘成無所與、且聞一諫之雖持論不終固不失為守正也。汲黯片為不忠，千古無異議者何哉？夫論人者固當推其心耳。人臣而至長君，遂君罪大矣。然使天下明知其失而怨歸之心，衡猶顯至外為正論以避謗，內實嫌阿而取

史折

猶將集

藏書

筆陰陽反覆其心不可言矣。此弘并不得與策焉。儼筆並按也。卒生日：至忠者不忠，平津便是矣。夫帝素憚黯，黯亦素能面折帝，帝之多欲如故也。黯以忠求帝，帝反以慙與黯。吾見忠未獲而平津勝之，命下矣。平津侯歸其能于主，而居已不能。天子卒用其言，不置滄海，不通西南夷，族郭解而舍卜式，則帝之受益于侯者亦弘矣。推原此意，不遇喜其能將順耳。顧古來賢黯而非弘者，亦非以忤主為高，徒取訐直之名已也。大抵人能置身死生利害之外，始能臨危難而

不變節。若平居陰懷兩端，使人先之，已後之，卒背約以阿人主，設遇主少國疑，戎馬壓郊，奸宄在側，安望其見危授命哉？淮南王謀叛，歷數漢臣獨憚黯，雖或以非至此，弘于發蒙振落，此直節不畏強禦之臣，所以重也。夫謂天子卒用弘言，特二三事耳，不能匡救者尚多，且亦止一時。西南夷卒逼卜式，亦終用也。武帝英主也，當其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遂十四年不伐胡矣。財用單竭，兵力不支，勢不能無所休息。朔方重于滄海，西南夷弘固適逢其會也。且解罪當

史折

猶將集

藏書

誅用式何害？蓋弘以敦厚廉讓稱，式則畜牧致財，願輸之助國，尤為奇節。弘實心忌之，猶之以春秋忌董仲舒也。至謂懼罪惡甚于郭解，誅當其罪，猶可說耳。乃曰仲舒以明災異下獄，論先誰出之？平津侯力也。此載于何籍哉？臆斷千古之事，猶為不可況獲舊史而好秀自口。又曰：膠西之相，惟正義不謀利者乃宜居之，舉能其官。又何遇乎？則竊有一喻焉。契丹索闕南地，宋擇報聘者，呂夷簡乃薦富弼，可謂當其舉矣。乃書詞與口授異，此何心哉？甚矣奸人之阻深也。實

除異已。佯託薦賢。功成則并受。知人之名。債。潰。則以。司加之。而身不在。咎弘之心。與呂何異。而猶爲之。曲。說也。則曹操之使。禰衡亦云。能獎用文學之士矣。

客人大臣附賊臣論王敦桓溫周興來俊臣蔡京

天下豈不需人而理哉。國家庶務殷繁。人材之短長。亦異。故周公之垂訓曰。無求備于一人。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秦穆公曰。無以一肯掩大德。用人之法。如是止矣。至親賢遠奸。古聖罔不以是爲。就武鄉。拜表出師。至流涕爲後主言也。夫傳引秦誓。一个臣。

史折

猶將集

藏書

無技而斷斷休休。正謂容有技彥聖耳。豈曰并容小人乎。李生曰。后儒不識好惡之理。一旦操人之國。務擇君子而去小人。夫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君子小人。何可無也。君子固有才矣。小人獨無才乎。奈何去之。夫小人無才。則何能爲禍于國家。且小人無才。亦何能致名譽以邀爵。惟其偽忠信。僞廉潔。或統幹理。或優才辨。言之成理。試之有功。故丁謂得以文。章惑王禹偁。以政事惑寇準。王安石以經術惑韓維。呂公著以儼蹇不進惑富弼。文彥博而知人之明。獨。

歸之。李沆。李師中。蘇洵也。又曰。君子固樂于嚮用矣。小人獨肯甘心老死于黃臧乎。是不可以無所而使。之。有不平之感。此言似矣。然小人固自有辨。即小人之才。亦自有辨。如奇于綜核。而以二。那棄干城之將。誠爲察淵不祥。他如論甘陳之功。罪爭洛蜀之是非。一則腐儒拘墟之過。一則黨人門戶之弊。秉國均者。所宜戒也。至若元商大慙去之。烏得不早。奈何日天下。惟小人最多才。才不易生。故尤不易棄。若蔡京使貪可也。周興來俊臣使之殘刑。以逞可也。呂不常司。

史折

猶將集

藏書

馬仲達之外。狼如敦溫。逆如安史。皆可得而驅馳。資養之。不必棄也。大敦溫之與仲達。成敗雖異。心跡奚殊。此皆位侯伯。據方州。豈黃臧。牖下而抱不平者。祿山以失律降。胡貸而不誅。節兼三道。爵至郡王。服御等于乘輿。錫館奪之貴主。宜其感恩報効。反陰懷異。國方懷守。建之軍令。不行九齡之忠告。不納致貽後患。亦云可育。養而不必棄耶。周來造羅織之經。創入寔之法。四海毒加千古。痛憤又云。可使之殘刑。以逞何言。欺是何心。欺蔡京。惡奇奸。竟亡朱社。羣星。

史折

猶將集

藏書十二

兩法成如友掌人于此疾其許贊及于此服其才曰  
使有聖主因才而任之果何事不可為也夫聖人果  
不辨君子小人而惟才是用則孔子不傷聞人太公  
不誅華士舜不殛鯀流共工放驩兜也且平實之法  
筭及鵲豚僅使民不聊生耳京更鹽鈔法而舊鈔悉  
置不用富商巨賈一旦化為流丐此惠卿之所末有  
也以糴本充羨財而代輸之法壞臧喻氏而西羌之  
患患深保和延福之建二世之阿房也景龍江民獄  
之興煬帝之海山也更復鑄九門建明堂修方澤立

史折

猶將集

藏書十二

能寢回故先事匡救然正以身為處士耳若大權在  
握生殺由已縱不如陳仲舉之粗疎激成奇禍亦豈  
如胡伯始之攀附特與委蛇于慶弔乎又李氏稱最  
愛才者毋如曹操當操時呂布之勇許攸之謀皆倖  
倖傑出布擒乞為將騎而不許許攸初至祖跪出迎  
卒不罪其下之擅殺即司馬懿亦以狼顧見疑戒于  
不矣至營護之幸以得免設遇敦溫安史育育養之  
不杜患哉吾讀李氏書其所最不滿者朱子謂其攻  
訛冒劾甘昇也次則范仲淹謂其罷不才之監司至  
日不如伴食于朝未必無補一何言之甚也殆所謂  
好惡拂人之性者也夫古人雖不乏孤憤以立言然  
亦大德不踰閑可也

忠誠大臣 張良附范蕭蕭何

李生曰會稽之棲報父之仇也非無罪而與師者也  
舍而不誅蠡之君臣當用以為德矣謀之二十餘年  
自強可也雪耻可也乃勾踐既許吳成矣蠡獨較進  
兵何哉以長頸烏喙之人猶掩泣而不忍其使者蠡  
獨何忍乎太伯之祀忽焉遺絕勾踐之疑從茲甚矣



與其逃遊誅以求免孰若優游廊廟使悍后姬主皆信之而不疑也

樂子曰溫陵乃有此長者言哉夫視然人面之言誠為過激然豪之所以待吳即員之所以論越者也天道無常人事多變業有明徵矣許吳成而王在則處其為今日之勾踐也王死而嗣立亦慮其為向日之夫差也伍員徒敝口舌而不能竟自行意失垂成之功故即以為鑑乘事機在握一舉定之率使功成身退終不遺後患耳雖然甫定鴻溝之約即勸為固陵

魏書

循將集

五十四

之退亦與擊鼓與師隨使者而進何其哉至春秋疆宇各分可變姓名而遁漢已混一區宇將何所往故聊以赤松之游為五湖之泛也但彘為越報吳可耳為田成子謀以亡齊是不可已乎去齊之陶又寄其智于什一之計則彘之必用誠不如晉侯之善哉耳李又曰漢之三傑皆為帝所疑獨不疑子房者以子房終始之心至明白也信無足論矣觀何日夜求免帝之疑至無遺策矣然帝疑何之心卒與何相終始其獲免于械繫者豈天幸耳乃知心跡苟明雖智如

子房未始藏其用也此言亦似之而非也晉侯雖與韓蕭並稱三傑而帝不疑者信所向無敵將兵多多益善故帝畏惡其能留侯始為韓司徒與韓王成西畧地得數城秦輒取之用兵雅非所長一不疑也帝自巴蜀出日在兵間何居守者數十年得氏之心留侯出入必從未嘗治民二不疑也然帝不疑良臣固疑帝雖為畫策常稱病謝事帝固疑何何實不疑帝雖用鮑生召平與客之言卒冒昧請上林空地與民以觸其忌善矣王衛尉之言也當帝距楚時與陳豨

魏書

循將集

五十五

點布反自將時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帝聞是而始釋然于何矣史云上不憚者非不憚何帝實內自愧悔無以謝何也為民請苑園不許我不過為樂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此實報顏解嘲之辭乃曰疑何之心卒與何相終始哉且奚特帝不疑何并解呂后之疑矣當帝疾甚時問蕭相國即死誰可代者何一日不死固一日委任也故鄂千秋白何之功不若王衛尉明何之心也抑觀高帝之于群臣

諸將終始無疑。僊二平陽侯耳。臨沒而疑樊噲。何因人言以解疑。留侯棄人間事。以免帝之疑。遺命以陳平助王陵矣。又謂其難于獨任。蓋亦不免于疑。則平之智有餘。猶不如良之用善藏也。若夫慙也。少文也。乃帝之所謂不足疑者也。

富國名臣均輸

藏書中有言之成章。聽之可喜。實係邪說。不可從者。富國名臣論是也。謂富者出粟帛以給公上。貧者出力。使以佐國用。獨有富商大賈。擅天子山海陵澤之

史折

著將集

五情六

利。不以佐國家之急。雖風勵之不聽。故當重征之。使無利而自止。然後縣官自爲之。因盛推弘羊均輸之法。爲不可廢。詆司馬光所見。更出王安石之下。而極稱宋神漢武。此正由身爲仕宦。不知民間疾苦耳。夫費倍則價增。價高則財匱。其徵貴賤而操奇贏者。終無所損也。故強本抑末。非病商實病農之術也。若行均輸之政。而買之於官。將物惡而不堪欲。仍買之于商。則物罕而價貴。故霍光漢鑒其害。勅昭帝罷之。武帝以雄才大畧。長世之主。而盜賊不止。昭帝幼冲。

又安者。實霍子孟與民休息之功也。安石于千載後。忽欲行之。因與諸君子力爭。歷哲微二主。或聚或行。卒以亡國。雖不倖。此一端要其禍。提由于新法也。李贄議安石有商君之遇。不能致君于孝公之富強。又稱神宗勵精有爲。而惜其不剛。揣其意似笑其不能嚴刑以伸法耳。夫安石雖云執拗。僅加人以窮。迨秦檜始當之立。碎孟子論知言而極之生心害政。李氏立言如此。設使得君。必以檜之忍而行安石之執。斷可知也。嘗思萬曆開礦稅之使四出。民不聊生。廷

史折

著將集

五情七

臣啓事之奏。塵封不覲。璫弁聚飲之言。朝上夕發。舉朝環評。宸意不回。倘今在朝。以此說進。茶毒海內。豈止楚豫之變哉。夫洛口之倉。徒供李宥之食。瓊林之積。空爲朱泚之資。從來亡國之主。豈必皆避債之根。王藉寇資盜。真堪一笑。不意學道之人。乃有立此論者。以一孝廉注官。出爲遠守。旋即自斃。不居顯列。固爾時蒼生之幸也。

智謀名臣

李氏曰。士之有智謀者。未必正直。正直者。未必有智。

史折

著將集

藏書

謀此必然之理也。世之貴知謀久矣。余謂惟智謀之不用。而後正直之臣見。節義之士始顯。歷觀近古。廉氏興而六國之謀臣盡走。咸陽而後。屈平以死諫。顯于楚。李牧以死戰。顯于趙。荆卿以匕首入秦。顯于燕。蘇秦雖數子者。其各美彼列國者。曾奚賴乎。漢興陳平之謀居多。非惟有定天下之數。亦且有安天下之烈。使當時無周勃王。陵數十百章。亦何損于漢也。由此觀之。創業中興之君。所用所養。皆可知矣。予以謂智謀之士可貴也。若夫倖厚清謹之士。自好者亦能為之。以之保身。則有餘。以之待天下國家緩急之用。則不足。是故倖謹之士。于斯為下。快哉。此言聞之。未有不撫膺擊節者。但呂不韋李園之謀。亦列之名臣。何也。呂惟有奉異人。為太子。歸秦之功。然昭王時大業已成。縱異人不歸。何損于秦。歸而陰以子代其國。李園特欲擅楚權耳。愚弄一春申。遂以亂楚之詞。此實蘇秦之益賊。較之王莽。揚堅其術。更陰律之。林甫。紀槍其罪尤鉅者也。國家反當倖謹之士。用此輩。事又如蔡澤無尺寸之功。徒以口舌奪人之卿相不

史折

著將集

藏書

數月。則歸邸解。諂優。悠祿位。累無建明。此其智謀亦僅用之。于身于秦。何所賴也。至其評鄴侯者。則尤謬矣。肅宗欲以張良姊正位中宮。必請待上皇之命。乃謂當時苟能委曲。可免後之禍患。則亦姑無論事之邪正。獨不見郭崇韜子。援立劉后。與得中宮之助。向延嗣之謬。一入不旋踵。即無紹數之禍患。之來。亦何可定。倘不知幾而身踐危疑。時移事易。豈復念援立之勲哉。且李氏之言。細推之。固亦多漏。李牧破匈奴。走拒歸趙。實賴之。死于譏非。先于戰也。荆軻行刺。輕生尚俠之流。于正節義。兩無當也。陳平患呂。陸賈說之。將相交。懼則安劉之功。太尉勃自不可少也。特云倖謹自好之士。不足備緩急。則誠然耳。但智謀亦有邪正。不得盡以輕險。但詐者當之。即如其所首列蘇氏兄弟。連五國以擯秦。功誠大矣。身為約長。齊楚相攻。無一言解紛也。去趙適燕。即通燕王之母去燕。適齊。陰欲敵齊。以為燕代。與子之為婚。遂惑王。噲專任子之。燕社幾滅。魏為燕代。齊使人出之。入宋矣。即復為燕謀。齊雖其談言。中時有釋人之厄者。居

于國終亦壽。盛秦保之類也。漢太公伯也。羽軍也。返高帝遂終身不復見侯公。洵可畏哉。武帝勅嚴助曰。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真英主也。

直節名臣附錄學

論人者自有其類。芳躅懿行。正不必出于一途。乃置朱家李布于肩平伍員之列。何太不倫乎。夫斯而言之。卽荆聶之事。已不可與豫讓並較矣。故必如王蠋之絕脰樹枝。樂布之奏事頭下。蘇武之牧羝海西。真勝之閉口絕食。譙玄李業王皓王嘉而後爲真節義。

史折

猶將集

藏書

周昌之庭爭。汲黯之面折。朱雲之攀折殿檻。王章之不避貴戚。而後爲真正直。至霍光功在社稷。日碑忠誠敬謹。而栗列之直節亦非類也。凡李氏所貴直節王莽以後。雖有失入。猶幾幾近之。戰國西京之士。則多混淆雜亂。抑其書之舛錯。亦不勝言矣。劉穆之密奏韓曄。此劉穆之董昭也。列之詞學。何說乎。劉子政之精忠。張曲江之正介。與鄒枚李杜等伍。猶爲非偶。大慈如許敬宗不列之。奸臣復使並列。抑何倒置甚也。書陳東後曰。此係憤激。與周平同。非謂有當于

君臣之義。所當如是而然也。天不由君臣之義。則何事情激。卽其論屈原伍員者。亦非曰屈原決擇于生死之際。惟死爲可。故卒就死。以明已之生。真不如死也。伍員知吳之必亡。而不知已之先亡。吳未亡而身先亡于太宰嚭之手矣。其視屈大夫實大遲庭。吾是以後之夫子胥豈不知身之先吳而亡哉。特以身亡主悟而吳不亡。是先賢于生也。卽身與吳俱亡。猶不負吳也。至屈則違竄江潭。雖欲如員之強諫。不得痛而自沉。所遇不同。安所見其遲庭而後先之若必知

史折

猶將集

藏書

其不死而後諫。此則末世之建言。以一時之下獄受杖削籍謫官爲君薨嗣主立據要津地也。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此則范純仁亦羞爲之矣。

史學儒臣劉禹選

班氏司馬遷贊曰。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畧或有抵牾。又其是非頗謬于聖人。李生曰。史記者選發憤之所爲作也。其不爲後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夫所謂作者。謂其興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勝

敬而辭不可忤。蔡子曰：李氏之言辨矣，惜猶多忤。李  
 何日使遷而不殘，陋不疎，畧不輕信，不是非謬于聖  
 人，則茲史固不待作哉。遷生建元，元封太初，間上  
 黃虞夏商之事，自不能無疎畧。舉秦撥去古文，焚  
 詩書，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網羅遺失大半  
 得之傳聞，自不能無抵牾。此固史畧不足為遷累也。  
 感于其時之君內多欲而外言仁義，公孫弘輩緣飾  
 儒術，心違面從，盜賊刑獄日以益滋，因思孝文平陽  
 侯之為君，相繼先黃老而後六經，李陵無援陷虜，金

會至是乎。且李氏之言過矣，謂有言者不必有德，此  
 謂德未能副其言，非謂可為亂德之言也。又曰：春秋  
 者，夫子之史也。筆則筆，削則削，初未嘗按古聖人以  
 為是非。夫古聖人不與夫子同生，春秋安見其是非  
 相異。若古聖人之所是，非則夫子何常予共，驩而譏  
 卓犖，憫惡來，費仲而愷，微箕，周召不見誰毀誰譽之  
 章，援直道而推之，三代耶，嗚呼，感激者一人一時之  
 事，是非者天下萬世之準則也。君子立言，非苟顯其  
 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故遷之書固之贊並存不  
 可廢也。但固誠正論，亦稍深文，遷序游俠，本片暴  
 豪如原涉所為，已與郭解異矣，以廁朱家，非遷旨也。  
 貨殖列傳，息種植經營，賈遷幾于織屨靡遺，宜素  
 封矣。家貧如故，則其磊現汗漫之詞，胡不諒之形跡  
 之外哉。故遷非真與聖人謬也，求其有味必欲與聖  
 人之是非謬者，即其藏書之所由者與。  
 經學儒臣井田兵法  
 張載傳後曰：兵者死地也，其名惡而非是，則無以自  
 衛，其貴美也，美者難見，而惡則非其欲聞，是故無事

史折

荀子集

荀子集

招教之兵則謂時方無事而奈何其擾我也有事而  
 教之兵則謂時方多事而奈何其殺我也要必有點  
 而威之莫知其然斯爲聖人篤恭不顯之至德矣軒  
 轅氏之王也以爲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誘至神也不  
 可以忠告于是爲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養  
 我也然鬼行之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  
 何以祭田祖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祖則四時有  
 祭四時有祭則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  
 曰田獵焉是故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國家收獲禽之  
 功土之人未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戈  
 示之利甲兵之興不待上之與也射獵及逮手種  
 便不待上之試也攻殺擊刺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嫺  
 代不待上之擇也彼其視博猛獸如博田鬼然又鍾  
 有于卽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視患難  
 相扶不待上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規步作  
 進退無不如志不待土之教以禮也權析議樂鼓舞  
 不倦不待耀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獻俘受馘而後  
 樂心生也分而爲八家布而爲八陣其中爲八軍八

史折

荀子集

荀子集

者八尾同力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美法而  
 後分數明也。梁子曰此段妙得井田爲兵法祖之  
 意然悍勇之習憤則廉讓之風微得失之數形則垂  
 奪之事起故必以禮樂榮之詩書導之俾知有長幼  
 尊卑之分急公事上之義而後漸折其強梁剛暴之  
 氣不致有賢陵詬競之愆故孔子于富之之後曰教  
 之其謂兵食足而民自信者文害辭辭害志之說也  
 乃曰此皆六藝之術文事武備一齊具舉何待庠序  
 之設孝弟之申如孟氏畫蛇添足之云哉此必無之  
 事亦真不根之論耳夫所謂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  
 獵之于射不待言矣或田家服牛乘馬可詣于御書  
 則何從習之又以獵時之折旋進退當禮前後左右  
 當數其言已疎至以謹析誠舞當樂幾何不縱恣弋  
 情流酒食荒也卽其同里交懽亦止朋友一端倫常  
 固不止是也師儒未接安有不學而能之人遽曰自  
 十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習之禮樂以明人倫以  
 與抑何言之易耶提其立言之義特以張戴初言兵  
 事宛仲淹謂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請范不知是

之。張又欲買田一方自爲井田。謂張不知井田。何事而考事不核。慮事不精。雖有窺于古聖人。概始之微意。不得其裁成輔相之道。卒失之愈疎。竟歸于悖謬。吾故惜其意特爲表而辨之。

武臣馬援

馬伏波千里馳書自是長者。訓厲子弟之言。但當盡從其誠。何事騰之于外。浮薄少年。動止貽父兄之累。可嘆恨也。李生曰。援實夷之豪。其爲書與嚴教。及令其効伯高。不欲其効李良。何哉。余意阮嗣宗不修禮

猶齋集

法尚禁其子作達。何況伏波蓋嚴教。喜議通俠客。自是取禍之道。非可與援之慷慨多大志者比也。且時各有宜。援處縱橫欲起之時。嚴敦值防維將密之日。不見魏公子下士而成存趙之功。陳豨通賓客以招周昌之譖耶。

李勣

李氏之言。其最喪心者。爲李勣一論。夫世之事名教者。後庭粉白黛綠。獨以色升愛。授指斥官。閹貴主之。謂恕已之。暗信有之矣。然不聞楚共王之論。巫臣千

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先君謀也。則忠此明主之言。亦萬世之通義也。乃曰修身齊家之說。足以禍天下。哉。夫武氏之禍。卽武氏已不勝言。固不待達証。驅施遐。稽褒姒也。而謂爭之者不智。夫不智則誠不智矣。寧不愈于不忠。至謂易姓受命。改唐爲周。罪不獨在李勣。許敬宗而在。遂良無忌。一何言之妄也。夫謂武氏終不能爲人下。諸公之諫。適增其虐焰而助之。滔天則遂良貶。無忌縊。韓瑗誅。刑戮及于子孫。株連通其姻黨。猶報怨之常也。至高宗固力違群議而立之。

猶齋集

爲后者。何負于武氏。亦利其速死。阻侍醫之治疾也。武氏何厭之有。爲后不已而聽政。垂簾不已而臨朝。追王不已而立七廟。稱制不已而旋革命。觀其生平。進進不休。縱使遂良無忌不諫而聽其後矣。遂能靜處宮闈。無與外事。哉。何以專作威福。潛行蠱厭。至心高宗亦不能平也。又謂使當時大臣盡如陳平絳侯。累無違異。則武氏固聰明主。非呂氏比。夫平勃之無違異。乃王諸呂非立后也。諸武之王。則遂良無忌在。已數十年。亦無一人敢與之忤也。且曰謂勣爲奏。進

史折

舊唐書

卷十八

則陳平絳侯阿諛肯梁公終始于濁亂之朝。梁公與漢高帝微時之配始從田畝經歷兵戎正位。振也呂氏高帝微時之配始從田畝經歷兵戎正位。已久夙將大臣咸畏之當惠帝崩少主幼大權在握。卒難動搖故止可徐品難于驟抗武氏非徒微賤賈先帝之才人名不正而言不順當其入宮之始即宜以干各越禮諍之制其未萌之欲吾猶答諫之不蚤顧謂其不當諫哉若梁公時則勢焰已成公志安社稷不欲獨善其身故委蛇亂朝隨事匡救豈若李勣尚可塞漏于涓涓之日也雖茅藥開于義府簣誠煽于敬宗然上終以顧命大臣惡遂良猶忌憚遂良以勸元功待其一言而決從來猶豫即挽回之幾也使堅持正論繼韓瑗來濟而爭帝方有事且當已之問未必不為中止自有家事無問外人之對怙非遂惡始不可回矣卒至剪除宗室屠戮忠良李氏不滅者如綏非勣一言之禍哉雖仁傑諷諭而盧陵克逞五王匡復而唐社卒返曷若武氏不立太子忠不廢忠亦未甚不肖今繼高宗以繼唐緒何至羅織繁典

史折

舊唐書

卷十九

流家海椒房竊柄殃貽兩世耶甚矣李氏之妄也播賈主之言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競小廉矜小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耳夫酷吏橫行人人側息至除官則稱兇朴天下安耶納武氏主于太廟唐之四廟閉而不享社稷固耶觀其反覆強辨特誇武氏知人能愛養人才而以妻郝姚宋羅列于朝眷禮榮公不替為証竊考其時其以薦舉擢用者則有糊心昧目之譖而冒濫盈朝矣其由齊郎選補者則以封嵩拜洛之澤而儒學弛廢矣餘或以告奪除官以廢刑驅責至如李昭德之忠而不免劉易從之賢而不免李孝遜為之克敵建功而亦不免即梁公非自誣服裂帛上書亦斃于俊臣之手矣妻師德以忍辱倖全姚元崇能機智自衛郝處俊登亡不及其得志終族其孫象賢強直而始終免禍者僅一宋璟耳此如竭澤而漁不無漏網徒見漏網者之躍淵遂傾其寬仁不念竭澤者之糜爛竟忘其慘虐哉且李氏謂墨非呂雉比吾亦以為非比也無論高帝之世無所干即惠帝時亦僅肆毒宮中下碎陽于吏即內慙不



敢自言廬陵相王能施之懷義南珍耶朱虛以軍法  
行酒而斬諸呂一人罷酒不罪守禮成器輩能加之  
諸武耶若使惠帝不崩或魯元之女有出邪志斷不  
萌也惟真爲之後始沾沾于母族耳然雖殺三趙王  
如意自以宿憾友與恢皆娶于呂友不愛其婦而遭  
婦讒慨念其故姬而自殞餘未嘗傷一宗室大抵欲  
劉氏帝呂氏王女悉配于王侯專威擅寵其念畢矣  
非有革命之志也至產祿之紛紜則騎虎之勢成自  
不能止也豈若墨之志願無涯并警其所生哉李氏

史折

猶將集

七十一

曰彼其視廬陵相王儒而不足與有爲也則私素仁  
孝何罪遭醢讀黃臺抱蔓之辭賢亦非愚逆者何復  
文致其罪而廢之幽囚不已旋就誅夷殺身不足又  
及二子耶武之稔惡實千古所未有猶盛誇其過于  
近古之王矣非女主哉嗚呼勸與義府皆武羽翼勸  
之孫義府之子共能義舉蓋愆而湛成反正之助教  
業得夷宗之禍義府則生遭流竄助乃死受斷棺豈  
其罪尤重故降譴尤烈與真可爲大臣不忠之戒矣

史隱外臣 簡廣場道

蔡子曰論事者貴得其平不當徇一偏之好惡然猶  
云此性情之僻耳若明知其失特以已所欲舉代爲  
掩飾節畧原史節著其緩此則黨邪護惡矣此心術  
黨國亂政之極者也吾初讀藏書所錄李斯傳僅述  
其誅逐客散六國謀士至殺扶蘇阿胥責之事則不  
書而李斯洵一才力名臣矣又讀胡廣傳僅列其諫  
探壽立后駁察舉限年至結婚宦陞阿附外戚亦不  
之及而胡廣似又可稱吏隱矣夫吏隱者位取卑祿  
取薄如東方生之避世金馬差可言耳豈有一履司

史折

猶將集

七十一

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在公台三十餘年  
歷事六帝禮任甚優而與俳優俊奇之者等乎試竊考  
廣一生好修小善以立名而無大節此真平居停謹  
而緩急不可恃之人也李生曰世之人動以殺身律  
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身巖穴  
不肯見于世也吾亦非責廣必死也但思賢帝之醜  
此何事也縱不能張目討賊獨不可引身退乎立清  
河正論也昔李固之約同免而旋提同位矣討黃門  
義舉也不與陳蕃之謀蕃幾而隨代蕃爵矣因其良

史折

舊唐集

七十二

友也。蓋其故史也。得國書猶偽作悲。惡聞薨死則并無涕淚。此而謂之隱。則九夜行不息。于沒無休者。咸可托宿也。又曰。廣未嘗如張禹專為孫謀。曲意以阿王鳳。夫桓帝特未阿之廣耳。設或置問。詎有正論哉。及帝亦忿。與已知公卿。悉從風旨。遂不復謀之群臣。與討而廣亦奪還爵土。則廣之阿與桓帝之闇。猶知之何用為之曲說也。至其言馮道則尤可笑。為社稷為重君為輕此。如惻宮目邑。萬不得已。寧負一人無政失之與姓耳。若五代鳴華則君亡社稷亦亡矣。

史折

舊唐集

七十二

已也。嗚呼。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為不在其位者發。非為居高食厚者發也。學道者慎勿錯引聖語。以誤後世。其可如此數言。何其正而確也。豈其平且之氣乎。抑即所云怨氣橫臆。如醉如夢。故多為激言。謬言正論。不覺逗漏于是乎。吾故特為表之。使知李氏之論。亦有如斯者。無俾放縱不逞之徒。憑是以為口實也。

史商後語 小序

史商亦快書也。惜猶爲溫陵所囿。然獨見固多。卽間有僻謬。不無碩論。如論君王后四十年不與諸侯合從。五國亡則齊爲之續。亡齊者君王后非建也。論先武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世祖中興其實創業。當追尊其先。不當拘爲人後之制。此種議論。真可喜。可謂發前人之覆矣。弱生云。顧與同志共商之。余讀其書。晚不及面商之。弱生猶可商之。讀弱生書者。漫議數則。

史折

舊詩集

史商

沈諸梁張孟談范蠡

王氏曰。沈諸梁既定楚。使寧爲令尹。寬爲司馬。而老于葉。張孟談仿趙滅智氏。納地穰事。而耕于負親之丘。與范蠡之去越而三。皆精于老氏之術者也。穰子曰。吾惜今之論史者。動稱人以老氏也。竊觀此三人者。踪跡雖同。居心殊異。古史不傳。無由見葉公後事。孟談既解晉陽之難。辭位耕。既逾三年。韓魏以趙多分十城。陰合齊楚燕。謀之。襄子往告孟談。孟請君鄒之歸。舍于廟廚。以大夫。然後散遣。襄子之四

史折

舊詩集

史商

則蓋于老氏。始一節。偶合而實相悖者也。嗚呼。多藏厚亡。方著書戒。而三致千金。遂至巨萬。固清淨無爲之士。所羞言矣。

魏襄王

王氏曰。孟子對齊梁語。溫公獨載不嗜殺人之說。考其時。乃蘇秦初爲合從時也。魏于六國最近。秦師出。則魏首授之。六國之救未至。而國已殘。故魏之屢獻地于秦者。正畏殺人也。襄王素不以虛名。而其所處之時。又如此。孟子何取于不嗜殺人之說。而稱之。

蓋孟子之言爲當時大勢發也

余以此失言矣按孟子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王以三  
取之辱諄諄云恥是圖明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疑  
其與父同志故以不嗜殺人告之及既見而出卽以  
望不似人君語人去梁不復留矣蘧秦合從獻地  
子秦皆孟子去後事襄王由公子卬儲貳孟子又居  
梁日淺無由知其勇怯強弱但據理直言烏得緣其  
一生行事懸斷之踐祚之始哉

趙奢廉頗

史折

趙奢廉頗

史商

王氏曰閑與之役廉頗以爲難救而趙奢請行卒勝  
之非其才弗若也頗是時已爲上將事須萬全趙奢  
新進未有名非冒險無以出奇譬如奕碁者大勢已  
勝只善保所有足矣若勝負未定必須爭劫亦其所  
處之地使然也賀子曰此戲論也意見甚私果爾  
則廉將軍僅一飽颺之饑鷹庸庸自保其祿位馬服  
君直以久國微倖耳此非所以語二將也凡人才具  
不同有長于攻者長于守者長于憑城者長于野戰  
者廉頗持重之將堅忍有餘應變不足趙奢往救實

氣足吞之謀足禦之閑與之役奢自見可頗亦不失

爲知難也趙之三臣頗最早達蘭相如起于宦者舍  
人奢田部吏相如入不測之強秦持壁睨柱又先使  
從者懷璧歸然後請就湯鑊渾池之會進饒秦王請  
以頸血濺其衣冒險尤甚將亦區區自爲各計乎夫  
人臣出萬死一生以衛社稷猶謂之冒險求名比之  
奕者爭劫此王執若博者孤注之喻所以沮冠準也  
燦金之舌千古咸爲痛心平居論古而可好羨自口  
哉

史折

趙奢廉頗

史商

翟義

綏和二年二月熒惑守心郎麗賁言大臣宜當之上  
賜冊責讓丞相翟方進方進自殺上秘之賜乘輿秘  
器親臨弔焉三月帝崩帝欲老溫泉鄉多進媚藥乃  
欲方進代其死此事豈可代耶王莽之篡翟義爲劉  
氏倡義可謂賢矣然其父以冤死義雖不舉兵未爲  
失也  
余以斯言過矣在三之節義無逃而君親一也方進  
雖云冤死然亦不爲無罪生平險悍刻深有私憾者

必中傷之。身係淳于之黨。帝爲隱諱。不知引愆避位。反盡勦長所厚善。此與何晏之重按七族以異脫禍。何異立心。若此真視爲人而能逃宜責耶。帝雖深文峻責。而禮賜優隆。不停封爵。況殺方進者。成帝王莽。墟漢數百年社稷。非成帝一人之私義。歷仕哀平。屢典州郡。允允受命。爲國討賊。詎曰非宜莽已懷慄危。懼日抱孺子會群臣遣使珥行。論告復辟之意。惜乎。稍貫未盈。忠良隕首。若其事克成。卽謂幹父之蠱。可也。王氏又以移紹蕩陰之死。爲傷勇。昔范氏論班固。謂其排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以古祕今。始有同病與。

史折

舊唐集

史商

隗囂

王氏曰。隗囂嘗應更始之召矣。遇光武則旅距。非其昧于捧主也。更始之無能爲。夫人知之。而其將相亦非長才。豈來與非分耳。囂草莽之雄。非肯爲人下者也。賀子曰。此視囂太高。事固不爾。觀囂前後提病于無識。景陵鍾氏曰。其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者。正懲更始之敗也。斯言當矣。蓋僻處西州。未經目擊。徒

聞南陽新立。摧尋邑百萬之軍。不逾時漸臺授首。遂以中興可期。及更始敗亡。群起劍提。遂疑一姓不能再興。中原難于卒定。始欲依光日月。繼思表裏山河。皆見已然。不見未然。料事料人。俱失也。至其深謀本計。盡于對班彪數言。令其果懷非分。則就徵之時。勢非弱。小如孟德。向雄。全忠入關。規模舉動。咸自不凡。豈先解散徒衆。僅携親族歸朝。觀其在長安時。如龍脫于困。兢兢畏禍。發二父之謀。賈忠市信。見赤眉內逼。河北外携。始與諸將通謀。謀洩而逃。歸而擁強兵。

史折

舊唐集

史商

魏武

史折

猶齋集

史商

宋燕氏論荀彧曰文王之道文若之心吾嘗笑其迂不意王氏之摛泥揚波更甚也其言曰余讀魏武帝事而悲之魏武雖非文王其人而所行實文王之事也惟汜之亂天下罕復有漢而魏武亦非有社稷封疆之責者徒手起義百戰而得一州奉故主于黃龍之餘以後削平中原二紀之中猶能奉漢謂非文王之事可乎使天假之年得以餘力混一吳蜀或混一于其子孫當是時猶以名尊漢則張承業所謂讓之益堅享之益固雖使高祖太宗而在誰得居王上者庶幾近之魏武既不幸死而其子不足以守此中懷高洋不如父兄之慮恐恐然易姓使王者之局變而為篡而其後益不肖并其篡業為有力者負之而趨良可惜也唐高祖之起亦奉恭帝未幾而自立此其名與魏武孰勝唐之所以異于曹氏者太宗力也宜高祖幸而魏武不幸耳而論者惡其心而誅之太遲宜與司馬懿輩同視亦過矣嗚呼是何言之誣也夫謂懿之罪浮于操者以操力戰而得之懿徒手而竊之操間有疎縱猶存磊落之風懿一意阻深全屬陰

史折

猶齋集

史商

沉之氣此言其居心有明晦立業有難易非謂臣子之節當如操不當如懿也至唐祖本無意時降義師之起宜為太宗裴寂所劫請立代王自謂掩耳盜鈴力辭九錫之儀恥循魏晉之跡隋初亦發兵拒之費干齊視蕭衍魏視高歡非若漢之望操猶宜曰之漢依晉鄭也况煬帝愆益宇內已成勝廣之形狀帝受制權臣不過苗劉之變宇文弼逆禍亂已益發于江都楊董間閔乘與幸脫患于安邑隋亡故君漢猶共主唐自取天下于群雄之手竹不諱言其實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巧于取其名耳詎為勝哉操初討卓無成催汜敗由自攻東郡兗州乘時竊據何益君國兒用沙磧通臣陰山焉客真無封疆社稷之責關黃巢壯向即恩悔罪立功克復長安勲無與伍雲州之答事起康李沙苑之憤變激朱田然呼之來救則前却之入朝則退抑亦可以贖罪至國喪君亡尚有此生靡敢入節之誓即莊宗之立唐亡已十餘年劉季述先肆虐于十六宅朱全忠復為禍于九曲池仙李璣根莖夷殆盡張承業自是唐室純臣恥更二姓實則

沙陀得國于五代最正非曹氏所可擬也嗚呼文王懷保惠鮮澤及枯骨操置模金校尉發丘中郎坑徐民而泗水不流屠睢陵則鷄犬同盡孔融趙彥朝廷之望以忠正蒙誅荀彧崔琰腹心之人因疑似賜死以至牽母后于壁中戮皇子于觴酌天子至有善思相捨之所復有命在何時之嘆撫時至此真日月倒行河山易位有窮木有之兇王莽莫行之逆是以邪翼方厚閔羽欲刺之園中大業垂成耿紀猶奮其燈臂誠以僭橫難堪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乃謂所行者

似伯夷吾深不滿其議至操答陳群曰天命在吾爲周文王矣是明論其子以篡也尚云操不幸而其子不能守哉自操爲此言而懿昭歡泰無不身避惡名假手鼂尾故迫由作偏則操實爲亂始若許操以行文王之事則此數人者皆可藉口也抑何文王之多也

何晏鄧颺等

王氏曰史于何平叔諸人詆之無所不至試平心而論果直筆也乎哉晏等共推曹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于人又白遷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尊之內欲令尚書白事先來白已由今觀之尊曹氏爲是乎尊司馬氏爲是乎不幸爽非其人以至于敗乎叔諸人死而曹氏之社亦屋矣時移局換操筆舌而從事者皆司馬氏之臣誰復能直其事者惟傅咸疏曰正始中在何晏以選舉內外衆職各得其才咸晉之賢臣其言必不妄此皆史家抹殺不盡處讀書者不于此處着眼則古人之受冤者多矣余以史臣誠多曲筆然讀史者亦無取于過激而爲失平之言也如懿父

史折

猶若集

史商

子誠魏之賊。臣晏願謚等亦豈端人正士哉。徒見夷之愚而憐之懿之狡而惡之。三世育發卒代曹氏有天下。遂并疑向時八族之謀。剪滅忠良。咸不以罪。不知晏等之縱恣。懿之奸回。雖罪有輕重。皆不宥也。陳壽獻媚本朝。為奏作傳。或過貶之。至雉他傳及他書所載。何盡不謀而同。如王肅比之秦顯。傳報謂其有為而躁。管輅則云鬼躁鬼幽。又云益益之水。語豈盡誣。嚴惡辛惡。英皆婦人女子。一則云必當自敗。一則云太傅不得不爾。則一時薰灼。譎豪之事。誠有側目難堪者。令晏以正循法守度。旌賢任能。懿亦何所執以為炎罪。所恨于懿者。身受托孤之寄。于魏為老臣。于夷為父執。不明以戒夷。又不顯告于君。乃為鬼蜮之形。其施施之毒。至口不攝。孟指南為北夷。一墜于晏。等浮華輕薄之徒。徒能操文墨。議論何煩作此。可憤亦復可羞耳。夫謂宜尊曹氏。誠是也。但尊曹夷原不尊曹芳。為夷奪權。原非為芳除逼。且丁謚知懿有大志。甚得民心矣。此豈能抑鬱處者。使李勝察之。勝信為真疾。至歸而流涕。此何異木

史折

猶若集

史商

偶人用人。若此。能不敗哉。夫懿雖梟雄。失權屏勢。已久。夷兄弟親。典禁兵。黨與布列。致于閉國門。拒天子。變置大將軍。無復顧忌。亦深知晏等之無能也。倉卒聞變。畧無措畫。聽奕釋兵。是晏等負奕。奕因以負芳也。安得獨咎一夷為非其人。以致敗耶。吳所誤。惟枉範。然範不夙夜箴規。不早自決絕。空欲離污糞。朽卒與同斃。應變之材。雖可取。擇木之智。亦不足稱。吾嘗及覆魏事。王凌諸葛誕。可曰忠臣。晏等專權亂政。乃任文入司馬之派。吾方咎其于司馬氏有釀成激變之罪。可混附之忠義之列哉。今懿僅行屏黜。詎云不當其事。即罪人既討。能翼戴王室。母為騎虎不下之勢。亦不得咎其枉濫。獨恨其竊權盜國。罪惡更浮于夷。遂使數子不肯瞑目耳。然事各有是非。人當窮本末。是以歸雖郊祀。不能并。其驕卓自誅。夷豈可追。劉武惟後世朋黨事行。始因一時之廢興。易向來之賢佞。忠正不免于連坐。奸惡有時而洗冤。此仕局之移政。可移之史局哉。

司馬昭



王氏曰三國之主皆以絕人之才百戰以爭天下而卒莫能一司馬昭父子其非曹孟德之匹明矣乃能混一天下豈獨時異哉蓋亦有道焉張悌之言曰曹操雖功蓋天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叔承之刑繁役重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除其繁苛而布其平惠民心歸之亦已久矣噫此司馬氏取天下根本也昭他日知鍾會必反而卒用亦深信夫人心在已必不從會反耳濟大事者不以人心爲本者也自古取天下至司馬氏幾于盜矣豈知盜亦有道耶

史折

猶將集

史折

余以斯言善矣然特其營立家門一端耳至混一字內則非晉之得而吳蜀之自失也人第知司馬昭非曹操之匹抑知神愚昭虛亦非傳與權之匹哉往時三主各出其精明果銳之氣以相當莫不身受虧饑躬冒矢石與將帥同苦樂士卒均勞逸經歷危險諱續虛實故且却且前時勝時負卒莫能撲滅以成混一迨其後人深宮廣殿養尊處優聲色玩好眩于前嬖倖繞諸疊于側身不習戎機慮不關國帑加以賢哲凋征戍疲勞折衝席上者無復虎正瑜遜之謀

臣乾銳師中者亦非飛羽雲起軍統泰襲之戰將司馬昭少長兵間習聞父兄遺訓又知人善任以禦機備則不足以推禪休固有餘用一節文已足困姜維委一羊祜便能籠陸抗而黃皓亂蜀撈定靈吳支劍關者無餘力以衛除平錄江者無重兵以防要害矣雖才不及父比皓則賢此杜預王濬深懼後時而亟請也若其緩刑舒役非真救魏黎苛懿誅凌夷師剪安豐昭戮王經嵇康者亦不得免刪除異已何嘗少恕正以廣望觀之辭雲龍門之事恐義士啣悲

史折

猶將集

史折

頑民結憤故伴施小惠以餌群愚此所謂盜臣有道也然自此類望風滋淫靡習長法度不足以範小人禮義不足以閑君子逞豪奢者奴僕與天子同衣於放達者散騎共群豬接飲以寬恕與卒以虛無敗盜雖有道不足尚也

宋武帝

王氏曰燕于謂宋武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其君而遂失之細考當日亦未必然此時環奉而伺者如赫連如拓跋皆夷豪也欲安閭中且書檄

史折

猶荷集

史前  
八十八

此非大豪傑爲之三十年不可宋武起布衣至此功名已極而年亦邁矣即使留閩中度必不能延年以與諸人爭則精力不足也古之用衆者因其勢而驅之漢高東向而爭天下因思歸之士也帝當日從征將士無不東使強居之閩中誰與同心任事者則爪牙不足也有此兩不足又迫之以禪代宜其狼狽而歸耳使子之策不五年武帝歿恐閩中終爲他人有而江南又不知歸何人究竟兩失所擬而已賀子曰獲子誠正論然王氏亦深合升勢之言

史折

猶荷集

史前  
八十九

然裕知泓之可取而不知其子與諸將之不能守勃知裕之子不能守不知其子之尤不才卒歸于拓跋從古蟬雀螳螂之喻未有明切于斯兩家者也嗚呼裕失閩中身亡義隆猶得捷有江南勃勃得閩中身亡昌與定并不能保縱萬吾故以王氏之言爲深合形勢按燕于咎裕曰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以今考之宋之立業非偶異于昭亦自不同于操漢猶未墜之緒晉門已失之業耳獨恨其欲應昌明之請至有踰牆之事則更無買元成濟之可籍口其爲君子所罪且哉

謝靈運

王氏曰論者于謝靈運多目爲詩人而已此殆非也觀其任官所在托山水詩詠自娛其意絕不在一官此非無意者靈運謝玄之孫也易代之後當時人心中已無思晉者既不能有所爲而視焉仕宋又非其意其胸中有一段不可告語之事故其踪跡似狂似放大類嵇阮之在晉魏間而本傳以爲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惟以文義見接意既不平多辭疾不朝此

豈知靈運者文帝嘗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  
靈運何心肯作晉書耶而當時亦有覺其意而  
疑之者卒不免先後爲詩以魯連張子房翼勝李業  
自況則其生平懷抱大露已靈運心事與陶靖節同  
而應跡大異世人知靖節而不知靈運人固不易知  
也哉賀子曰此亦鑽皮出羽之言也靈運門高  
華才藻富贍然志趣於高性情輕薄孔門樂有三損  
始居二焉傲慢似嵇康懷憤者則不徒一鍾會抑  
似楊惲構禍者則不止一黨長樂出游不由徑路似

史記

循將集

史記

阮籍又不能如其不臧否人物譎護之者亦無晉文  
以此求免固知其難也孟觀指其鑿山浚湖爲謀  
叛則誠寬酷及臨危殺患慨慕子房魯連翼勝李業  
則亦強類翼勝甘干紀粒李業不辭飲毒靈運方極  
游娛宴集之盛尚爲同耶子房博浪不減豫讓塗廂  
靈運一門景仁結托婚姻述與方明亦見親暱晦遂  
爲佐命其在家庭畧無阻身亦歷中郎衛率秘書  
侍中又與廬陵爲莫逆交此不徒近慙徐廣之涕泣  
卽其孫起宗面折考同族子臈引枕高卧猶應下視

之有慙色也歲圖三朝仕歷中外始云殉其故主吾  
誰歎哉實則憤不得舒憚就獄吏遂出狂謀事敗聊  
託之忠義以自解嘲而已二詩一作于臨川見牧之  
時一作于廣州就刑之日前此胡不之及固知非由  
衷之談此與咏于明哲之著者未可附之成仁之列  
也

壯齊神武帝

王氏曰齊神武帝魏武之流亞也嘗蹈援全盛之時以  
不戢軍士一事而知其將亂爾宋入洛神武實殿之

史記

循將集

史記

已而旋與之貳卒能摧強爲弱試問六朝諸雄有得  
與之匹者乎然而有遺憾焉神武嘗讓還都于鄴帝  
不欲而止此大悞也夫神武當日直當換天子行事  
耳奈何以帝意爲行止哉既異地而居又不能盡去  
朝士之異志者使斛斯椿之徒在帝左右豈能無變  
乎及與帝有隙又不能密圖之而使宇文氏得迎帝  
是明朋以好局而讓人矣  
蔡子曰吾不意論史而有是言也古來亂賊誠非一  
人然卒建立勳名勢重難友如操則諫何進之召外

兵阻王芬之議廢立提其初節尚猶可視懿北伐公孫西拒諸葛亦稍立薄効裕取桓玄傾廢之基顧先返貞陽假竊之業事尤偉烈二蕭無功亦非始亂爾朱向雖本出歡謀又親勸榮受禪及敬宗之變則又罪狀爾朱奸邪反覆然猶云爲國討賊至公納李莊之后爲別室若以父兄而常廢然則罪人之卒若以深居官闕不相連坐則猶故君之匹人臣無將一至于此至廢安定醜節閔容威奕甚曾罕有異平陽開儒既非陳留知命不及零陵實以桓文望人漸見曹

史折

舊唐集

史商九十二

馬之勢山陽之詔能不藏于衣帶高貴黃素能不探自懷中耶王氏姓都于鄴不當聽帝之不欲直當挾以行事則將爲董卓之驅蹙韓建之逼齊平又云不能盡去朝士之異志者則將爲曹操之殺趙彥朱溫之竄韓偓平至云與帝之隙不能悉圖之則又將爲齊和帝之生金梁簡文之上臺抑幽囚放置如魏邵陵齊海西也噫是何言哉夫尚論千古至力窮智困誠當設身處地思所以變通然必外禦裔夷內剪寇盜或縱橫之世鄰壤紛爭鼎沸之時群雄角力則

爲寇轉籌度可也至遇叛逆方痛心髮指于其事乃笑古人之未工代爲畫策哉抑吾爲歎惜者宇文泰移檄州郡數歎罪惡孝武歸之未逾五月旋已遇醢歎既爲察喪印當殺罪致討不惟可雪逐若之誘兼使人知秦亦逆賊其罪尤巨則如敬珍薛善之徒不至樂從西師矣乃畧不之及至秋泰復假後主下詔數獄二十罪獄始移檄罪泰又不直指弑君僅稱逆徒仍舉斛斯椿並言忘公憤而專尋私怨何異婦女之相詈此誠讓義舉而不爲也沙苑之敗人漸生心

史折

舊唐集

史商九十三

舉城降秦者數輩河南州郡相繼搖搖人稱高歡智不足而詐有餘信然哉

文宣帝

王氏曰北史文宣本紀云崔暹死後帝問暹妻頗憶暹否王曰結髮義深頗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殺之暹傳則云文宣以文襲女樂安主降暹子達摩後帝問主達摩于汝何似曰甚相敬惟阿家憎見文宜召暹妻殺之齊滅達摩殺主以報讎一書自相矛盾如此余以樂安之語乃暹妻致禍之由暹

妻之對乃當日過禍之事。兩事彼此互見。原不矛盾。讀者失于意會耳。彭城太妃事亦然。

李密

王氏曰：李密爲楊玄感謀，以直走遼東爲上策。取關中爲中策。取東都爲下策。何其智也。及其自爲之，卒頓兵洛陽，久之而敗。當時崇孝和說以西襲長安，卽密所謂中策也。徐洪說以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卽密所謂上策也。而皆不能用。人固有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者。成事固不易哉。余以事有言之可

史折

猶將集

史節  
九十四

李林甫

王氏曰：天寶之亂，養成者李林甫。然使林甫不死，亂不至是也。祿山畏林甫，必不敢亂。卽亂而林甫之才足以辦之。但恐祿山平，玄宗髮，則林甫亦非北面事人之人耳。唐事之壞，皆由楊國忠激成。祿山使之速反，仗哥舒翰拒賊，而陰媒藥之。潼關失守而創爲幸。蜀之說，唐之不亡，天也。使林甫之後，不繼之以國忠，唐之壞何逮至是乎。

史折

猶將集

史節  
九十五

林甫能靖亂，則不特好惡之私，兼亦事理之悍者也。祿山非國忠激變，則不速反。然非林甫釀成，亦何所資以反。自盡以蕃將易漢將，而祿山始不可制。自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請盡用寒族胡人，而祿山始用。夫謂祿山畏林甫，祿山豈真畏之。此江乙狐虎之喻。壯方之于昭奚恤耳。祿山初見林甫，甚倨。見王鉉之卑謹而始自失。見林甫之每揣知其情而始驚服。玄宗雖昏，德終亦英武人也。其能用國忠，端以椒房信任林甫，則以智數。夫欲加人罪，而不得其情，不

史折

猶將集

九十六

甲其竄雖浸潤屢投僉拂逆也祿山狡胡悉洞鑒之一失林甫意羣臣言之不聽國忠言之不聽太子言之不聽林甫言之必聽豈但恩禮日疎將恐舉命不保安得所請必從養成氣勢哉夫謂祿山必不敢亂有非也玄宗荒淫極矣如樂工舞女舞馬犀象祿山既日飽之而思反又見武備弛心輕中國無所忌憚而欲反以往時不拜太子內懼而不得不反即其本謀特以上待之厚欲俟安駕則雖無國忠之激流陽聲諒不過遲之旦晚間耳使其八千曳落河數萬

匹戰馬求兼領開府群牧意欲何為豈甘北而補項哉至謂林甫之才足以辦之則尤非林甫雖狡猾膽

志山不過能轉移人主之意使天下結舌欲手豈直有軍旅之才如慕容紹宗之制侯景哉且塞羈者惟千涓涓易耳氣焰既成當時謀臣如李泌材武如子儀光弼義勇如張巡皆問世異才兼以合四方之忠義聚十餘鎮之精銳外假力于回紇僅僅克復兩都二兒授首卒由內變謂一談險之十郎能獨辦之一何言之易也抑吾更有慮焉林甫初許立壽王則

史折

猶將集

九十七

以結武惠妃而得相故譖殺太子瑛忠王之立良非其意一陷之以韋堅再陷之以柳勣三陷之以王忠嗣肅宗元元如几肉賴上慈明肅宗亦仁孝謹靜雖韋妃出史良姊幸不及禍耳然與林甫不兩立之勢也林甫欲為江充桐偶人而不獲欲為史弼遠易濟王而力或不能令其不死探知逆胡以不拜之故內懼太子當必結為外助兩賊合謀唐其殆哉則林甫之死實唐社稷之幸也幸蜀之謀誠為失策然唐之不亡則以此肅宗立楊氏戮故諸將戮力克致中興之功僖宗還令致任故遠近解體復致寶龜之禍然則遺留之父老憤怒之將士非陳玄禮達寧王能使之然實天之不欲亡唐也



讀方應祥題李長蘅書後

蘇武

李流芳長蘅有與其友徐孺穀書本集不載吾未得見就方語推之似因張蒼之而責善于徐者也其事殊不足論第方氏援引子長報任少卿書李陵答蘇子卿書叔夜絕山巨源書議蘇屬國者太過不能不爲之不平方氏曰陵之欲得當以報漢也遷心知之而言不見信有以死殉陵而已武之言固可信于時矣則夫出陵種喪之域以上彰聖主使過之仁非武而誰望乎又曰握節而仰胡婦執與辯髮而關報漢

史折

趙將集

方氏書後

觀子無恙云云幾幸武之恕已相爲不謂其漫不加省也泣血相明恣恻矢之生平未接孟酒之人而絕意于十九年濡沫同病之好陵之終于異域謂武鋼之可也噫嘻是何其辭之辨而工與苟非深知陵武之事者將無爲之惑與夫陵以無救而降可無深求也戮其毋弟妻子而計不反顧亦可情解也獨是武言雖信于時將言之何時武帝乎則山北海而未歸也昭帝乎則歸甫逾年而復以子元之故免官終帝之世廢黜也宣帝乎則元平中陵已先卒也武于何

時言也且武縱有言不遇於時之執政大臣執政大臣無過霍子孟上官少叔乃兩人固陵執友業使任立政等招之矣翩然而南爲晉隨會誰伊尹者乃刀錄之論而循髮之對謂尚有意故國乎哉蓋顧而不悔勿復望陵之書業已自道矣國別俗殊生死隔絕武之報亦義宜然也陵不思返武安用言陵身不還言亦誰信蘇李之事此千古之彰明較著者不意復有求全之毀嗚呼恐于古人無損識者讀其書不免爲端木告子禽也

史折

方氏書後

方氏書後

史折目錄卷下

史餘後語

周成王

信陵君

樂毅

羽翼太子

韓信

東方朔

呂布

魏武

張飛甘寧凌統

狄梁公

劉智遠

儂智高

李綱

陳友諒檄廓帖木兒

史折

舊唐集

目錄

佛圖澄姚廣孝

讀史漫錄後語

齊襄王

四皓

遷吏

察吏

羞夷

荀悅

孔明

李密竇建德蕭銑

兩木央詞

契苾何力獻誠吐摩

劉仁軌

王皇后

李晟張延賞

宰相罷政

宗室

符瑞

明肅劉后

遼夏

青苗

降將向導

州縣

憂商周以下漫錄

穰苴

信陵君

坑儒

周昌

趙克國辛武賢

王駿

唐高祖

唐太宗

樂氏小男

楊慎矜

史折

舊唐集

目錄

德宗母

盧杞

董晉

張承業

後唐滅梁

後唐莊宗廢帝

徐溫

宋太祖

建儲

游民

臺諫宰執

變法

李綱論童貫

曉事辦事

釋奠

積分

修史



劉記外篇後論 共七條

附史論

高帝斬丁公

昭烈取蜀

失荊州

魏志

符堅

宋高宗

書郭子章鍛說後

史折  
卷下

猶將集

目錄  
三

史折卷下

曲阿賀 蒙黃公撰

孫男 龍翔士雲 校

古嘯徐時勉克勤閣

應仲小范

史餘後語 小序

吳師每伯與著史餘二百六十條其書不甚傳播文亦不高然議論多可存者如責虞卿范增薛廣德石勒以及律申生以泰伯東海王璽皆言之當理行之合義者也言昭代鹽法權稅宦官風聞廷杖數端尤善丹鉛所經不無甲乙隨事剖晰遂得數條因錄而存之

史折  
卷下

猶將集

史餘

周成王

吳子曰周成王之迎周公也激于金縢也聖如周公而猶疑成何不慧乎吾謂漢文勝成躬行慈儉數十年如一日假得周公而相之所就不止於日清矣賀子曰漢文誠三代以後之賢主何遽擬于周成而況勝之攝政之疑召公亦猶不免何況于成然周公僅爾居東終侯爰除產祿手縮璽綬而進之妄一男子告變遽下之獄矣非薄后冒絮之提幾于不免其

情忍就甚抑聞明主愛一嘖一笑黃頭郎無功而享銅山之賜較之一桐葉之戲猶不敢恣焉者何如也

### 信陵君

吳子論四公子極稱信陵君然微不滿者謂魏齊走平原君秦要之而平原君必不出以抵信陵信陵不敢見至使其怒而自刎則平原之義似出信陵上余反覆思之二君當此其情事亦各有不同魏齊爲魏之諸公子非信陵之昆弟則其伯叔也晉鄙疆場外將疾靡以合符事說公子殺之猶涕泣不忍况係

史折

猶將集

史餘

宗室舊輔我先王今更以困窮投我乎必齊之相魏事多批政素爲信陵所輕太史公曰畏秦猶豫未肯見信陵非自畏也畏秦之加兵于魏也范雎之策遠交近攻在先虜韓魏自走芒卯以來無日夜不曉曉以求吾憂今納一無能之免相橫挑強敵之怒何如捐一人以無速滅殺憂觀其間侯生之語而如野以迎亦止因虞卿則魏齊之爲人可知矣信陵之不肯即見亦可知矣

### 樂毅

吳子曰樂毅之伐齊也取七十二城以入于燕四國之兵雲集而計分齊地者竟不能有齊之一壘何如才畧哉兩城不下持之數年或勢不可有從以觀其情實耳胡可厚非之哉武穆不得痛飲黃龍劉越石不得立功河朔英雄何以成敗論也夫樂毅乃孔明所慕而倣之者孔明豈輕取人者哉且昭王誅讒者而立毅爲齊王毅拜書以死自誓終不二其節避地以免韓信之事類之信不克終矣雖曰有幸有不幸乎恐心地亦有絕疵焉

史折

猶將集

史餘

賀子曰進退古人者慎毋爲已甚之言論樂毅者魏有夏侯泰初宋有蘓子瞻夏侯氏之言曰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信以待其弊若使燕齊之士流血于二城之間是貪以成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雖二城幾于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吾嘗以爲言之太過蘓氏曰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暴急攻而至于此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我以

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蓋猶然夏侯之意但責毅不當緩交耳至吳氏所云雖又反蘓氏之語其推崇毅亦猶兩家余獨以爲不然觀其兵謀節大毅固進取之將未可言仁義也蓋燕噲以昏亂而失國人之心齊乘其內變而覆之齊滑以驕橫而賈天下之怨燕集衆怒而報之其事一也千之一誅而燕人之怨憤已熄滑王走死而齊士之忠義乃生其情亦一也故齊取燕而燕

城易地以觀毅之于單亦猶是耳毅既與卽墨連師不得分身攻莒他將之材豈能如毅而王孫賈之徒初激于母之言群士大夫又感于王燭之義竭力干禦萬衆一心此乃欲取而不得非可取而故緩者謂毅不屑兼井而以遷延失之者殊非當日之情事也至云四國之兵雲集不能有齊之一壘以此爲毅之罪則亦有說蓋自濟西之捷而楚趙韓魏之師已散歸矣入臨淄者獨燕師耳七十餘城之下毅經五戰致之非一時所得故四國不能爭也所可慮者則

號爲昌國，非齊王也得比小國諸侯，殺書自述未嘗辭也。至淮陰之喻尤爲不倫，假王之請出自自求，南面之讓歸于敵，間信蒙冤于事，定殺功喪于垂成，本末始終良甚不同，烏得以騎劫之代等之雲夢之擒殺哉。

### 羽翼太子

吳子曰：以漢高之英雄，肯棄百戰之天下于三歲小兒乎？以子房之調護太子，豈別無方畧而必假深山四老乎？高帝知呂后勢悍，孝惠慈軟，勢必及于亂，嬪

史折

猶書集

史餘

綬安施之語，逆折其萌耳。子房見征布時，帝已病甚，請太子爲將，監關中兵，居根本重地，或亦可以備倉卒，不至如沙丘已事。子房之羽翼，或在此矣。漢高疑于神者也，子房善因機者也。賀子曰：此執常理以論事，不按本末而過爲曲說者也。如漢武亦非昏愚之主，臨終釋壯子不立，托霍光以數歲之弗陵，雖祚不克永，然英察有父風，勝燕王、廣陵遠甚，則雄主所見，寧可以常解窺乎？漢高欲立如意，雖由愛幸戚姬，實因天下新定，心慮惠帝仁弱。

恐不足以屬大事，故使之將兵，擊布以觀其才。畧功成則儲位自定，師敗則廢立必行。四老人者，雖能料事，顧素不知兵，自度不能佐太子，勉建功業以生君父之愛，故仍令呂后涕泣強上自行，然上雖自行，益心輕其子之無能矣。此破布還而愈欲易太子也。忽見已所不能屈致之人，不覺且驚且喜，以吾兒雖材武不足，而能得士，心可以守成，無患何必更易？我縱易之，而人望不歸，必生他變，反非所以安全之道。儲位之定，寔錄于此。謂高帝初無易太子之心者，非也。

史折

猶書集

史餘

鴻鵠之歌，聊自解嘲于戚氏，豈疑呂氏之爲嬪，綴戲樂邪？武墨世不恒有，帝虞呂后之禍，趙王不疑其禍，惠帝也。虞惠帝之弱，不任事，不慮其殃，不承年也。至云子房見征布時，帝已病甚，故請太子監關中兵，使不至有沙丘之禍，此論甚高而正。但帝果病危，子房必且止帝之行矣，何以扶疾而見？僅曰楚人剽疾，無與爭鋒，哉。至于子長生漢時，又父子世掌漢史，而習漢事，其所記載甚明，生千載之下者，畧無所因，顧置舊史不信，而別爲異論者，何耶？

韓信

吳子曰：「定國身爲九卿，猶迎師執弟子禮。」韓信破趙，功成，禮降將而北面事之。前代風俗之厚如此。賀子曰：「信之志蓋在進取也。」廣武君蒯徹人當與成安君同，亦于泚水之上矣。何足云？厚古之英君賢將，見敵國有智謀之士，未嘗不思收之以爲己用。必其終不我從，始除之以杜患耳。魏武之于沮授，初獲之，未始不厚遇也。此安得與于廷尉之迎師同語哉？

東方朔

史折

舊唐書

史餘

吳子曰：「東方朔，饒仙術乎？」武帝日延方士，朔無一言以進，其所陳耕稼務本，又皆中帝之侈心，而反其志。上林一諫，識更淵微矣。方朔殆得道之和，依托以玩世者耶？獨惜其不爲龍德而隱，如管寧氏，雖然，嵇中散之薄湯武也，不如阮嗣宗之濶步兵，較之嵇又哲甚矣。

愚意寧生漢季黃巾之亂，繼以董卓，故遠遁西。隱鱗自晦，及渡海東還，則已易姓受命，非故國矣。寧欲全首陽之操，又慮爲冀生之天天，故省事寡言，托

於老病，此猶任永之僞盲有所爲而然，非得已也。武雖非盛德之君，然雄才大畧，又承文景之後，天下又安旣無陸沉之慘，又非鼎革之交，何煩作此舉動？依隱玩世，以仕易農，間發正論，補拾君失，朝章吏隱之善者也。士之行已各隨其時，何必拘于一轍，進而言之，柳下西山亦自成其是而已。

呂布

吳子曰：「以操用布，遠出夏侯許褚上，玄德獨使操收之，非忌布，乃忌操也。其識見即操不能參矣。」

史下

舊唐書

史餘

此論深妙。然以情事度之，操必不能容布虎之力，猛于犬人多拳犬而無拳虎者，犬可使之噬盜虎則更慮其自噬也。布豈易制之人哉？操于許攸始歸，極優禮之，後卒假手于人，何況于布？昭烈梟雄之徒，特善勢弱布強，則欲借布以除操，操勝則又借操以除布。布固愚慮不足言，操竟以延攬英雄一念，不料其不爲我用，益徒知養虎之難，不知養龍之尤匪易也。

魏武

吳子曰：「魏武賞一敵國之陳琳，而不能容共事之邊

修愛一醜詆之孔璋而不能全狂言之補衡心可見矣故以迹論則李廣夜行爲瀾陵尉所止拜右北平

召尉斬之度量若相越也然史稱李廣誠結士大夫彼猶不失爲徑直而已

賀子曰孔璋章句之士非縱橫才故操雖憤而不忌操既性解文章又樂得才士以爲之用故不惟不忍

加誅反以爲記室後遂使之爲文以檄吳此猶楚客娶婦而欲得其言已者也德祖不幸爲袁氏之甥又

沾沾炫露其才智方操龍植之時惟恐其不爲植羽

翼也及立丕之後則惟恐其爲植爪牙也植廢而修

安望生至琳之與衡亦自不同挺刃殺人而人不怨

挺刃者以有執其柄者在也紹使琳以檄操猶操使

琳以檄權居其幕下安得自緣若夫漁陽之揭甫單

復持三尺棧杖大罵于營門誰使之乎然觀琳之檄

權較之檄操風霜之氣已減十倍當亦懲于前事而

有戒心不知操固非紹比此是琳無料人之鑒乃其

得以自全亦幸緣此衡辱操而幸生遂復辱表辱祖

何其愚也太白詩曰高才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誠可

三歎矣李將軍斬一醉尉固悻悻無容人之度然吳

德祖正平事絕不相蒙更比擬不于其倫也

張飛甘寧凌統

吳子曰張飛當陽阪曹操不敢逼而逍遙津甘寧凌

統不能禦張遼則寧統之將畧下張飛遼甚矣

賀子曰此以成敗論人殊非知兵者之言也曹公得

劉琮之降實未嘗與昭烈合戰輕騎五千一晝夜馳

三百餘里雖大獲輜重人衆安知不爲餌兵猝遇大

將瞋目持矛據水斷橋以拒之又安知無重伏在後

而故以輕兵挑戰耶操不敢前非懼飛也偵探未明

寧失之慎也令肥之役始則乘其壘之未固繼則襲

其衆之已還盡銳而攻其無備自不能支非寧與統

權之危更不可言矣即使易地而飛居于此亦不過

斬將塞旗保其主以出重地未能使遼之不乘間而

動也總之飛與寧統皆鬪將而非大將曹公四十萬

之衆寧能以百人擾之何怯于遼則乘人與乘于人

者之分耳嗚呼此仲謀之疎也

狄梁公

吳子曰：廬陵反正，狄公言之于武后，將衰之日，樊田李昭德言之于武后，方盛之時，說者謂難易既殊，而梁公明折其謀于外，昭德吉項陰回其志于內，說者謂相資並用，不知正當鉗灼士類，而卒能談笑垂紳，坐收反正，狄公所以難也。且昭德吉項，亦未敢正言直攻也，但狄公猶有遺憾焉，何不磔梟壘以申唐臣之不共戴天，而至于遷壘上陽之後，武尚留餘胤，直令武族再結，五王竄跡也。

賀子曰：梁公之功信偉矣，李與吉之忠亦未可畧也。

史折

猶書集

史餘

當宗室驕首就誅，酷吏羅織方密，昭德毅然杖殺請廢皇嗣之王慶之，又直言承嗣之權太重，非置死生于度外能之哉。吉項雖進不以正，而能用二張羽翼廬陵權術機宜，尤為中窳至貶黜之時，猶涕泣以陳正論，此皆唐室不貳心之臣也。至責梁公不當遷武壘于上陽，宜數其罪惡加之刑戮，則亡已五年矣，將從地下而形見耶？何言之踈謬也。然即梁公在壘，亦不得誅義有討亂之條，禮無殺母之律，故平王可以誅韋氏，濟陰不能戮閔后，廬陵相王苟奉一人為

手，則壘終無加刃之事也。但東之輩不悉斬諸武僭，誅夷二張，何異釋產祿而討辟陽卒，以自貽伊戚。梁公倘存或不至是不能不扼腕其早亡耳。

劉智遠

吳子曰：五代以來，劉智遠其佼佼者乎？契丹南下，遠中立太原，以觀時勢，召之禦虜，則不進，虜入其境，則必擊，隱然有涵人之志。及晉帝北行，始乘契丹之疲，取有天下名，又甚正矣。英畧或李存勗可及也，老成而有帝王之度，五代之君何能上之。故詐如莽，伎如

史折

猶書集

史餘

溫帝王之盜，而亂萬古之魁如敬瑭，雖得天下，有餘耻焉。賀子曰：智遠之取天下，巧耳，未可言正也。五代諸君惟朱邪執討賊之義為唐室復仇，其得國最正。至于材武則溫誠劇賊，揚亦雄兒，威權剛破堅藏夷巨敵，以成基宇，非有所因利乘便也。邈信烈乘機叛卒，石敬瑭假勢外夷，咸無攻戰之勞，誠卑卑不足言。然事雖篡逆，實錄救死智遠為石氏佐，命元勳雖有小嫌，曾無大逼而陰利其亡，始既不為之出師，繼又不為

之請後來德光之歸奄取大位視之捐背扼吭者信有間矣遂謂得受命之正哉向使桑維翰尚執朝權杜重威不懷異志智遠必不能東向而爭即德光稍知禁戢暴兵中土之怨憾不甚不悞思歸歸不即死智遠恐亦老守河東而已乃改玉兩朝不踰四稔正所謂得之易亦失之易也至其立國尤無紀綱淫刑橫斂民不聊生觀魏史楊王諸傳千載下猶爲肌慄乃云有帝王之度獨在諸君之上豈僅觀凍水之編本讀廬陵之史耶五代賢君惟一柴氏乃北周武

史折

舊唐書

史餘

儂智高

吳子曰孫沔征儂智高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宰相梁適抑之曰無張皇沔曰原以無備至此尚欲示鎮靜耶文趾請出兵助討儂智高余靖許之狄青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萬一蠻夷不意義因而啓亂又何以御耶夫備之不修貌爲鎮靜亡道也足以爲騷玩之戒召兵聚寇因而啓侮土蕃回紇其亡徵也足以爲反噬之戒

賀子曰此語良然更擴而言之錄前則王夷甫之車牛也錄後則劉季玉之呼昭烈也謀國者烏可以不慎

李綱

吳子曰幹離不之南下也天子至以宗社子女一旦欲委之虜綱獨奮而請守之都邑人心盡屬綱矣迨天下勤王師日至縱幹離不以歸不乘其却而掄之其時命綱爲宣撫事則已去三鎮猶未盡下也抗詔而不出一劔師而求覯此何爲者乎故靖康之初不失汴也綱也虜再入而綱在汴汴亦破也大事亦忠臣乎而失之愷必曰足以濟中興吾不知之矣

史折

舊唐書

史餘

賀子曰中興之相率稱李綱趙鼎今考其所施爲措置鼎固非綱匹也鼎執政日久綱在事日淺顧前擊肘于唐耿後沮抑于汪黃不得盡抒其用讀其遺書常爲憤惋焉竊論其失靖康初平仲一師未免失之輕躁及稽其本傳則綱適以疾給假事先發而後歸亦卒賴其援不大損折建炎諸議惟括所一事稍爲擾民然當日亦未施行安得指爲相業之玷哉幹離



不之歸也。神師道既請擊之于半渡。而帝不從。綱亦陰戒諸將俟便襲擊。而耿南仲之徒又力請召還。比綱再請則往。返間相越已遠。無論諸將知朝廷議論不一。先已解體。即毅然奮前而百里趨利。兵法所戒。疲勞之師亦不可浪戰也。綱方以金人之復入爲憂。奸相昏主反以綱得軍民之心爲慮。裁綱于通衢。專權書于牘尾。綱之枉枉何如。猶責其抗詔不遵。史宣撫之命哉。不過借事出之漸。以文致其罪。此不待明者而知。何以咎孤臣于千載之上也。求買馬而還。

史折

猶齋集

史錄

榜其驛樓。甫出師旋罷。其兵徒四路之師。不令專制三鎮之復安。望成功。此李郭之賢。九節度之威。太十萬之衆。乘中興克敵之勢。不能得之于數州殘寇者。而輕望不繇節制之張顥。解劉韜折。可求以禦方張之寇哉。然猶扶衰瘡痍以圖後舉。而止兵之詔遽下。割地之議已成。綱縱不解職。亦將何所設施。尚待人言始求退耶。以此責綱。不惟不恕。兼亦不明于當日之事也。金人再入。勢果愈危。然今綱尚在位。實有預防。必不令倉猝無備。至是何以知綱在汴汴本。

破也。建步立朝。不滿百日。陽格陰沮。無一得行而遂。謂不足濟中興。又何所憑據乎。趙氏中禁惟綱與譯及飛。真不愧于將相文臣。則守節之士有之苦無救時之畧。將帥則可當一面者有之。求其可以鼎制關外如孫吳韓白者。未之見也。澤惜其先亡。綱與飛咸不竟其用。飛尚敬用之。故功高而禍亦烈。綱卒不得大用。故身僅完而大功不彰。後世皆知惜飛。顧有貶綱者是。猶見華山之騷。則諒其致遠之功。遇豐車九折之坂。笑騷騷非駿足也。

史折

猶齋集

史錄

陳友諒擴廓帖木兒

吳子曰。友諒雄俊。何減孫伯符。李亞子。二子俱不能持重。遂不得其死。而友諒類之。擴廓英雄。何減兀朮。撒離喝。特二虜得逃。誤于中國之先發後期。而擴廓自緩之。若論亟敗亟振雄矣哉。孰如友諒擴廓者。故友諒敗。士誠王珍。竟成破竹矣。蓋士誠之能得人也。明玉珍之能治國。雖亦稱材不足。當兩人之一隊。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余于兩人云然。賀子曰。莊宗以克敵而驕。沉酒聲色。將士離心。其廢。

史折

猶考集

史餘

在不能慎終如始。非僅失于持重。然其用兵料敵。亦何可及。揚劉之役。躬自召募。其克成大業。良非易也。孫討逆。當破虜新亡之後。以孤雛孱弱。俛仰袁氏之鼻息。能假彼偏師。撫我舊將。建業江東。稽其遺事。真有霸王之畧。倘得永年。許都詎得安枕哉。友諒有雄志。而無雄才。克悍有餘。智畧不足。初假徐氏之勢。故兵多地廣。既行篡弑。益務佳兵。觀其攻戰。曾無老謀。嘗于全盛之時。卽爲孤注之勢。寧史冊之有遺耶。何勝算之寡聞也。尚不足以當唐之建德。晉之李流。乃比之伯符亞子。不太過乎。據廬穴地。以獲田豐。不從太子行廢立之事。至國喪君亡。猶率遺殘。思圖振舉。誠不愧于忠孝。但擬兀卒。撒離喝。則亦非偶。彼乘屢勝之威。猶挫于鎬。敗于飛。扼于瑋。此中原淪陷之時。收拾散亡。爲故國竭力。尤可重也。然太原之役。內有伏戎。而不知則逸去。猶倖至。其生平失策。在不戮力以除外寇。而日與張李尋兵。自殘唇齒。至關保新高之叛。遂至厥腹心。元之大事。不支。實由于此。亦烏得以功掩其罪哉。士誠狡猾狙詐。而志量不遠。遂以累

史折

猶考集

史餘

奢自足。雖云奸士。悉係匪人。珍保境息民。足爲乘邊守險之主。而賦年不永。新造之邦。委之黃口。因以覆敗。四人本末。乃爾而獨惜。天亡責誠。珍以人事亡者。有知寧任受耶。

佛圖澄姚廣孝

吳子曰。石虎吞噬名流。皆佛圖澄教之殺也。姚恭靖好殺。亦如之。其曰。卓敬言用。陛下安有今日。而敬遂死。勸文皇勿殺孝孺。不過爲用才計耳。若禿何毒也。賀子曰。道衍才畧如此。自不能以浮屠終。至云佛圖澄教石虎以好殺。則悖謬殊甚。澄以前知故多豫言禍福。跡其生平。嘗反石斌之死。救郭黑畧之危。遇勸既多。營救事虎。亦有挽回。何至因後人之翼虎。而遽誣前人之狎陽耶。

讀史漫錄後語 小序

余讀論史諸家言惟于文定穀峯先生之書最後。蓋錢于東省。未甚流播。非好事之家。不易有也。客言其善。因假觀之。信哉不謬。匪徒博綜雅正。而張皇補苴。幾幾着竟陵之先鞭矣。顧其書有與史懷合者。有與史餘合者。與史懷合多何之撫卷擊節者。與史餘合多何之閣筆超超者。是可怪耳。凡輕辨于史餘者。不更舉其別有可商者復贅云。

齊襄王

史折

舊唐書

漫錄

田單解裘衣涉淄之老人。襄王惡之。賴貫珠之言而解。于氏曰。田單以大國之相而不知政體。襄王以已成之勢而疑其功臣。皆不智之大者。惟貫珠者乃有應變之才。方襄王之間也。知其必聞。使以不聞對。則王之疑愈不解。而身必死矣。對之以聞而申之以畫。免其身而全君臣之交。此智人也。

愚意此論誠善。但貫珠真工于自免耳。雖免安平一時之禍。終未諒王之疑也。夫人君而至謀奪其臣之善。衷之猜忍何如乎。故九人之言易入。單卒至徒死。

四皓

肉袒也。苟無貂勃單其危哉。抑余有感焉。漢文帝何如主。苟非冒絮之提絳侯。亦幾不免。襄王者田常之裔也。常以私量竊姜之國。祖父所行。于孫習聞而深戒。猶為盜者亦慮人之我盜也。單之所為。不幸似之。能無疑乎。嗚呼。人臣不惟立功難。居功尤難。猜忍之君。大則句踐之于大夫種。小則唐德宗之于李晟。誠為過矣。然古來亦有討桓玄之劉裕焉。蓋惟明主賢臣。斯無二者之患哉。吾深慕夫建武貞觀之世也。

史折

舊唐書

漫錄

于氏曰。漢高帝千古英雄之主。乃至嬖一女子。欲以百戰所得之土。付之三歲小兒。必不然矣。然則易太子者何。為呂后也。以呂后之鷙悍。而當季惠之仁柔。其勢必至于亂。此高帝所熟計也。其曰羽翼已成。橫絕四海。雖有綃繒。將安所施。呂后也。故曰呂氏真而主矣。又曰。溫公通鑑不載四皓事。極有識見。史記多奸異之談。往往不揆于理。如四皓羽翼太子。理之決不通者。不知太史何所取而信之。蓋子房調護太子。自有方畧。不假此也。如太子位定。高帝出討黥布。

子房以病不從。因請以太子爲將，監關中兵。于是發上郡、隴西北地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爲太子衛軍。漸上此子房羽翼太子之畧也。秦時沙丘之亂，正以太子不居中留守，故外有邪謀。高帝征布時，固已病甚，有如沙丘之事，內外之變，發于呼吸，故以太子監兵居根本之地，卽有倉卒，可以防遏。子房之計深矣。曰：然則子房當廢立之時，何以不諫？曰：子房之應世，批卻導窾，攻瑕乘利，不爲禍始，不爲禍先，追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故使人開其端而已。徐乘其

史折

猶菊集

漫錄  
二十二

後或已發其機，而使人收其功，所謂善藏其用者也。又曰：使非高帝反覆深念，決欲易太子，卽百老人何益？  
賀子曰：論太子監關中兵，而舉沙丘之事相較，誠令當日之情形，但謂調護太子卽在此，則非令高帝如秦皇帝之道亡，則指此爲羽翼可也。帝歸而太子亦罷兵矣。凡千氏所云皆先事之慮，雖勝算實虛言耳。太子監國時，循循居守，別無善事動其父之心，故歸而益欲廢之。雖周昌叔孫通之強諫，特伴許也。惟置

酒而四人者，始爲收觀，召戚姬而語之以難動者。曰：雖有繒繡將安所施？指呂后之不能爲患于惠帝，則無論惠帝呂所生，正戚所欲廢也。何反向之而歌且四結，既不可信，則所云羽翼者，又將誰指乎？蓋徒見帝雄才大畧，四老人不傳一事，疑其平平無奇，帝不聽心服至此，不知英雄之所屈折，固有在常情之外者。陳平曰：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故凡智謀勇功之士，非漢庭所少，而皆帝所輕也。四人者，逃

史折

猶菊集

漫錄  
二十三

匿而義不臣漢，漢之所以愈益高此四人者也。至疑呂后之爲繒繡，特鑒于武氏耳。吾姑舉一事辯之。后不惟無不利其子之念，兼猶存忌憚焉。辟陽侯幸于太后，惠帝欲誅之，太后內慙，不敢言。此可律以武墨乎？至若齊王行家人禮于宮中，儼然據惠帝之上，寔亦少不更事，難怪后之怒也。然獻城爲魯元湯沐，而卽止，朱虛城陽皆高帝之孫，盡留宿衛，吳楚維城，一無削奪，欲王諸呂，先封劉澤爲燕王，先宗族而後外戚，尙有好名畏謗之念，豈似墨之誅唐子孫無遺哉？天

下同惡之中亦有輕重不宜爽其權度也况既曰呂氏之增嚴安施又曰呂氏真爲而主數語中何紆折至此作史不宜好異論古亦無取鑿空于長去高惠之世不遠不如紀春秋之事猶彙荒忽也

### 選吏

于氏曰漢法疾吏之貪以爲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賞十算以上乃得爲吏算者十萬也國初以富戶選官意蓋本此其實廉汙之性在人所賦貴游巨室或以墨敗至一介之士出于繩樞窮巷之中而不染秋毫

史折

猶將集

二十四

者亦不爲少此法蓋科目未興仕進太濫以此約之耳非所以施于太平之世也  
賀子曰此皆救弊之言而非無弊之道也凡習職者者不知疾苦久困窮者多務貪婪耽逸樂者每至輒弛務橋激者常昧寡廉至科目所收益又甚焉習誦話之學修擊輓之辭于民生國計未嘗思也退其弊也陋者以記誦爲致之以苟且不徒費口舌朝白頭夔庸可爲浩歎亦有數十年攻苦之儒而名權算動必需人拜札慶言猶資假平安望其

功。得。大。患。哉。惟。當。廣。開。其。仕。進。嚴。課。其。功。能。廣。可。收。按。十。得。五。之。用。不。然。終。爲。揚。湯。止。沸。也。

### 察吏

于氏曰漢時二千石權至重也刺史以六百石按之刺史權又重也直指使者出以軍興從事至誅殺刺史及元帝遣博士羊當行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其相軋如此大抵刻核之風日有增益不免架床疊閣其實與治道非有關也

史折

猶將集

二十五

賀子曰刺史得人則無事于直指矣且刺史不法則直指按之直指不法又誰按哉不擇吏而增官徒益其擾耳于氏可謂深鑒治源之言也第天下法久必弊人情習見則偷襲趨隆之虐者不無藉于風雷之擊焉亦一時救弊之道也但必振刷之後仕路肅清無煩再出可耳此則不徒擇吏又在先擇徐吏者也

### 差吏

于氏曰漢末差吏作亂叛服無常段熲張奐在事意見不同頗以爲恨子野心難以恩結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欲一煩師徒盡滅其種兵以爲差一氣類不可

誅盡膏血汗野傷和致災詔書意從類議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級獲馬牛四十二萬賈四十四億其功可謂盛矣雖然屠戮過多傷和致災固所不免二君之議當以張奐爲正

賈子曰論差事者爵宗之言爲當余向嘗作段類論曰納降者逸而易就滅賊者勞而難成然暫安則有反覆之虞一勞永無復發之慮守今之賢愚不一國勢之強弱不常臣子不以賊遺君父則類之說是也嗚呼後世果有實心謀國之人則類與之是非亦不待辨矣

史折

舊唐集

漫錄  
二十六

荀悅

于氏曰吾讀荀悅申鑒悲之是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悅志存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是書獻之非不有裨治道然可論于承平之世而獻諸危亡之朝則迂矣何則非所急也方是時獻帝握空名在御有如累卵何者爲四患何者爲五政而悅亦爲誰談矣詳悅之志既不能有所匡正以持危主又不肯如攸或輩失身私朝姑爲是言以抒其蘊籍耳然而迂矣當此

之時忠臣烈士誠有爲漢之心惟有采薇鑿坯不事亂賊卽無所補不失爲漢夷齊談何益也

賈子曰士之立言將以明道而覺世也吾身不能行而人之可也吾世不能行而後世行之亦可也采薇鑿坯誠高蹈矣然充類言之亦僅克全其節耳悅不同于攸或其節已白矣必使其默默如深山之木石何責人之太刻也身處熙朝秩居卿貳而索養于亂世之賢者何異履高谷而笑中流之佩瓠乎

孔明

史折

舊唐集

漫錄  
二十七

于氏曰孔明王佐也其事伯佐也何也爲相而自校簿書統軍而親決罰鉞此可施之一州耳使孔明而相天下可勝校且決乎相天下而自校簿書決罰鉞豈不有所治辦然所遺者必多矣楊顯之諫垂涕而思之有以也哉

賈子曰此與晉明帝身作偵謀直當悲其遇而諒其衷耳夫豈得已哉得天下之英材而用之尚猶株株親未務乎楊顯之諫是也不當執顯之言爲口實也

李密實建德蕭範

于氏曰隋末群雄鼎沸跨有土宇盜竊名號者不可勝數當以李密密建德蕭銑爲正銑以梁室之胃恢復故疆方之昭烈未爲多讓密以公卿之子爲人望所歸其起義之迹與唐相類而名義爲正至如建德真有帝王之畧其措置規模不在唐氏之下第才與勢不侔耳就三人中論之密坐失良圖徘徊岐路其敗宜矣銑卽有成不過盡江而守皆非唐敵惟使建德有過人之操形勝之地唐之爲唐未可知也世安可以成敗論人哉又曰宇文化及之在聊城也實

史折

猶將集

史錄

二十八

建德謂其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化及弑逆乃吾仇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攻遼城生擒化及先謁蕭皇后語皆稱臣蕭服哭場帝盡哀撫存百姓然後執化及之黨集隋官而斬之予讀其事而壯之建德隋之編民耳猶能仗義執言雪君父之恨唐祖身爲大臣受其茅土乃取而代之不有愧于建德耶賀子曰三人者皆所謂乘時攘竊者耳詎爲正哉就中李密尤爲亂魁父爲隋臣身食隋祿未有陳勝轅耕之固先爲高歡剪馬之謀使玄感行其上策則連

東之逆寧與江都猶謂其名義正乎蕭銑雖名梁齊顧其平居曾乏劉演雪耻之圖來變亦無田儼復國之畧因人推戴奄有其圖延攬不聞猜嫌日甚鄰生未至先撤歷下之防說時數日接兵立業僅比于韓成綸國呼劍閣之救至者十餘萬尚慙于魏谷安可與昭烈比也建德行事千輩盜中策屬鋒鋒顧縱安祖以先去本懷任尉教尉附之心掩化及于垂亡伴作董公說漢王之語且卽李密隔水之言正唐公益鈴之智也遠謂之正耶天下大器

史折

猶將集

史錄

二十九

也非可狙詐收小義市者執本庸流原無英畧內不能駕馭諸將外不能備禦強敵未解補牢何由守穴委數千里之地而爲人俘不足異也密則深解縱橫建德亦粗知機變究亡不旋踵者竊觀其始終密則未盡除純袴之習建德終一布衣之侯也上不從樂季和之計西據關中下不從徐洪客之譟東襲江都人皆病其失策矣予則以關中宜據江都不宜襲也揚雖昏淫實爲其主犯不諱之惡名據下流之形勢仰面以與人爭吾未見其濟也若其失策別有在焉

密性輕果失于持重觀其身當百戰之衝殊無萬全之畫世豈有連城數百一敗遂無投足之地英豪滿幕臨危更無奮力之人夫漢祖屢困而不解者委蕭何以關中置韓信于河北也昭烈孱弱而終成霸業者孔明居守于內龐法協贊于外也密雖能驅駕智勇未能甄別忠邪雖有士彊未嘗植立基本跡其所特止一餐倉粟以招饑盜耳智士已笑其機淺忠臣更憂其食盡夫况更膏糈予敵哉宇文西上必假東都正可卷旗養銳坐收螭蚌之功乃盡銳摧堅自成銳犬之獎善裴仁基之策而不能從知邵元真之叛而不卽戮且夫玩不設備荀林父所以覆師也敗而不亂馮異所以終能奮異也蓋由意倭而陳氣盈而懷故小勝則驕於纓敗卽推沮平居則事必由于專斷臨變則志復亂于羣言顛倒周章倉皇迷謬本猶困獸逸作籠禽雖脫淵之魚尚思得水抑知入檻之虎誰容出柙哉建德舍已殉人遺笑千古余則以兩袁滅而禍卽及于荆襄五國亡而患旋生于卽墨有不效實融之納土終亦爲滅茶之後亡此誠虞範

之形救之未盡非也但其用兵不知次第耳若行玄德襲許之謀救孫贖救趙之計縱唐業不搖而鄭國自解乃忽凌敵爲書生謂諸將爲大贊此與李密之從軍雄信陳智畧何以異乎况夫交綏之際惟敵是求克敵之勳果魁爲重故齊頃公托御士而得亡宇文泰冒兵徒而獲免白刃已及駟語夏王豈人盡丁公將皆卻至耶何其愚也建德少長農畝於重俠烈不知慷慨然諾此閭里之雄非帝王之畧也開誠布公雖馭下之方非應敵之道也竊嘗思其形勢亦非可以久安者幽州久怨已成拔吮之形鞏洛新亡實切齒寒之懼倘羅藝南來泰王北渡首尾夾擊腹背環攻誠猶釜中幕下耳唐則先收河隴蕩無肘腋之憂故得分兵遠畧何可相較乎至其器小易驕畧疎忘備三人者雖勇怯殊而誠詐異所以敗亡實一揆也嗚呼令其值守成之主銳固可令長終建德遇則牧守之材卽不遇而竊項田間亦僅劇孟原涉之流而已惟密則飛揚顧盼鬱鬱非居人下者國家不幸而生斯人誠可畏哉唐卽與之台司恐亦不久情也



兩宋史詞

于氏曰漢祖唐宗皆有未央上壽之儀其事若今符節高祖自誇其功以爲與仲執多上皇亦喜太宗以胡越一家皆上皇所教非其智力所及上皇亦喜世之論者未有多太宗之遜而左高祖之誇者也予獨以爲不然父子至情要觀其真不必論其詞漢祖詞雖樸俚而情意甚真有以天下悅親之意太宗詞雖遜避乃是曲爲是語以慰安上皇之心耳蓋太宗接受之際父子之恩幾不兩全而彌縫不至于敗故

史折

卷下

三十二

以四夷入臣歸功高祖如人臣所云此皆陛下威靈何力之有非所以施之父子也父子家庭謦然相與不言而喻如嬰兒之在乳抱無一毫文飾乃是天性何至作賓主揖讓之語而相媚說不已薄乎

賀子曰高祖太宗接受之際勢也非情也不免慙德焉但用此而動成瘡痛則亦奇耳漢上皇少長閭里其人本樸故不妨以樸語對唐祖世屬侯家言辭固無鄙倍况華夷屬目自當以文言進也今太宗亦曰臣之功孰與伯多上皇能堪耶以太宗之畧而處群

雄鼎沸之日即不生州將家寧默默終者漢祖送從驪山而道亡及聚衆澤干絕不顧其父也姑無論祖上之言即太上皇之號亦猶加于擁篲却掃之後且一受羹之怨不能忘令飲之以醕酒又何如耶太元處安常者不可以論變事二帝之家庭吾故不欲較量優劣也

樊苾何力獻誠咄摩

于氏曰夷狄中往往有忠義之性如漢之金日磾唐之義失思力樊苾何力是也何力既執吐谷渾而薛

史折

卷下

三十三

萬均奪其功太宗欲解萬均之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羣胡無知以爲陛下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上善之而止此即日彈辭顧命語也可謂有士人之風矣又曰武后時有高麗泉獻誠及薛延陀之種薛咄摩皆在宿衛太后嘗出金寶選善射者五人賂之獻誠第一以讓咄摩咄摩復讓獻誠獻誠乃奏言陛下選善射者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請停此射此亦日彈意也不惟忠勇過人且識畧如此中華上類不及者多矣

余以不獨數人卽李光弼父子亦是也賢才之生  
以地限哉但胡漢之中各有忠佞玄宗語九齡曰勿  
以王夷甫識石勒也究有漁陽之變則知人之意更  
甚于博才耳

### 劉仁軌

劉仁軌既定百濟留鎮日久兵士困敝遣劉仁愿將  
兵渡海以代舊戍敕仁軌率之以還仁軌以夷新服  
衆心未安願且留鎮撫仁愿曰吾前還海西大通說  
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惟知奉

史折

### 劉仁軌

浸錄  
三十四

敕豈敢擅有所爲仁軌曰人臣苟利于國知無不爲  
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請自留鎮海東有詔許之  
于氏曰此卽趙充國遣元豪之意也人臣爲國大計  
不計私圖若此者可以法矣彼智巧之士惟知利已  
否耳豈暇爲國謀哉

賀子曰劉仁軌誠忠臣之言也然士亦有幸有不幸  
焉邵艾欲厚撫劉禪以招來孫皓遂事多專斷司馬  
昭之故鍾會誅而功歸於不錄苟非段灼理其冤不  
徒功罪不明妻孥亦無還故土之日矣此善保功名

之士多如仁愿之謀也然仁軌之得行其志者以  
累未滅且仁愿初歸已先推功讓美耳苟如辛武賢  
之異議雖宣帝之明其始亦不能無疑矣于嘗思國  
家誠不宜耗弊中國以勤城外然既費百戰之勞以  
定之何不少緩須更需其善後乃倉卒班師以致復  
亂乎議事之人既非任事之人喜功之念旋轉爲忌  
功之念始則不惜生靈以通西域者爲奇策旣乃表  
于奔命謂棄珠厓者爲格言好秀自口號爲正論其  
堪三歎也

史折

### 劉仁軌

浸錄  
三十五

### 王皇后

于氏曰高宗寵蕭淑妃王皇后疾之聞上幸尼寺見  
武氏而泣陰令長髮勸上納之將以開蕭妃之寵也  
武氏得志反誅后妃使之骨碎而死后之所爲開蕭  
妃者乃自爲殺身地耳此可爲愚婦之戒也  
賀子曰李德裕忌白居易而引敕中呂大防處繼  
而敗楊畏被皆落文夫也尚所爲如此后一婦人  
何足怪乎

### 李晟張廷賞

李處爲張延賞攝天子命將相和議。屢因表薦延賞爲相。且爲子求婚。延賞不許。屢謂人曰。武夫性剛。釋怨于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絕外嫌和解。中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 宰相罷政

子氏曰。唐時宰相罷政。無致仕者。內則布在列卿外。則開府節鎮。宋則宰相賜罷。出爲知州。通判。漢時宰相罷爲九卿。然不出爲郡也。總之于古制遠矣。以宰相之重。罷歸故里可也。而置諸卿校之列。其于國體不少損乎。本朝卿相得罷。即懸車而歸。不改其官。雖無祿養之資。可以自贍。而官名禮體亦不少貶。漢唐以來所不及爾。

史所

猶書集

三十六

賀子曰。此正變法。今制之不如古也。凡立制者。無取高論。必以常情合之。始可無失。天下無可久據之位。人情有難遽淡之心。若夫衰疾者引年。尸素者罷免。貪墨者竄逐。奸宄者誅鋤。不待言矣。固有碩德雅望。

或短于通方闊才壯猷。稍隘于器度。偏見致持于輿情。一肯違招乎物議。正當使之中外。居簡對互任。清顯者。以儀刑百揆。雅正者。俾之保節。德如黃丞相。優于治郡。重典。夕州寇待中。曉暢軍機。則仍司鎖鑰。不惟平其觖望之心。兼可收吾惜材之實也。在不當如宋時之乞郡。養閒。優游衍樂。付民社于不問耳。此則綜核名實。又不可已也。如今之制。朝漢發龍幕。差羅雀去。相無可爲之官。則視相還爲不可得之位。悍者竊威權。以鉅衆口。弱者效模稜。以避群言。

史折

猶書集

三十七

此法之必當變者也。大臣當知止之戒。明主曷忘器使之義哉。故吾謂

### 宗室

于氏曰。玄宗以臨淄王平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聚于一宮。爲安祿山朱泚所亂。乃至李德裕讀宗室年高屬疎。出閣除諸州上佐。其男女出

外嫁婚支宗然之乃册立太子因下制諸王以次出  
關授緊望州刺史上佐後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百年敝法竟不能挽積習之難變自古然矣至通幽  
閉骨肉虧損人倫可爲於邑

賀子曰今早從此策而十六宅諸王不至一夕殂于  
傷山匹夫之手矣宋亦聚其宗親于汴及靖康城破  
遂爲完顏盡驅之漠北此皆百世殷鑒也然而八王  
擅權卒成危亂七國險制終致紛紜則列之侯衛使  
有錯繡之形不假事權致成跋扈之患斯誠無弊之  
史折

猶將集

漫錄

三十八

史折  
遺耳至若南陽之劉固非沙陀之李可重日言也擇  
愚或若輕約業者慎毋自誤哉

行端

子氏曰自古仕途圖識之興皆人主所惑信以爲真  
而而從之宋有明知其僞而爲之者也王欽若天書  
之圖明言其書下可必得前代有以人力爲之者  
雖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  
則崇奉不遜之尤者以此欺其君真宗明知其僞而  
信之以此欺其臣王旦明知其僞而曲從之此君

者之無忌憚也

遼夏

于氏曰實元慶曆間西夏恃契丹之援求索無已契  
丹乘西夏之憂恐喝無方爲此時計無兩和之理必  
也北結契丹西討元昊則國勢可振也而在廷之議  
惟救目前之急不思長駕之畧遠人入寇則增歲幣  
夏人請和則增歲幣幣之出有盡而敵之相倚無窮  
奈之何國不遺也

賀子曰甚矣宋人之不智也嘗思爾時幸遼夏之主  
史折

卷下

猶將集

漫錄

四十

俱無大志耳今二國相約而遼攻于北夏攻于西此  
坐困之道也或遣人佯許我助駐師以觀敵國挫  
勝亦兵力告疲乘虛反戈亦不支之勢也計不出此  
爭一番族而相攻是已代宋受兵遼真失算夏亦覆  
危若令秋青种世衡之徒犄角進師可使元昊疲于  
奔命遼人固不得市德而邀功也乃反許之和使無  
東顧之憂得以一意肆力于北遼敗而夏之威益振  
矣然計遼人之憾益深夏之精卒銳師亦必多耗損  
今發尺書邀其共舉遼必不違夏縱不亡亦必很弱

自守可以攝其飛揚之氣。乃元昊則欲兵馬語陰行。廣武君下燕之謀。宋則不知用劉曄敵吳之策。始之。惘然虛鳴。其許已窮後之情。移勢遷事。非難見。竟以。厥兵遂成忘戰何哉。

### 青苗

子氏曰青苗之法其意未嘗不善但其施與必至于病民耳。藉穀謂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錢入民手雖民不免妄費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期韓琦謂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下戶雖或願

史折

舊唐集

四十一

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率同保均賠之患。司馬光謂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益貧事之必至者。故公之論可謂盡青苗之弊矣。然按之于今亦有未盡者。近日州縣倉糧雖不名爲青苗而春時借貸加二還官亦其遺意。視富民倍稱之息多寡相懸而民往往不便者何。法雖加二費乃不貸出之量淺入之量滿出之粟稅入之粟常守支之費半其所入較之私

家倍息殆有其焉而諸公之論尚未及此蓋其流弊之極未得于目觀也。

質子曰此言誠深切情事但今之出入者粟也青苗之請納者錢也故司馬韓琦之論猶未及焉余嘗思青苗實與常平相近而常平爲善政青苗爲弊法者常平意在甦民之困青苗志在取息也志在取息則必以息多者爲上課欲求多息必先多散而不復顧民之願不願于是抑勒之事生矣兼慮息虧而同保之律行矣錢出不免妄費妄費因有逋負而均賠代

史折

舊唐集

四十二

償之罰嚴矣此實貧富俱盡之道也至出納而吏緣爲奸卽所云淺滿批精守支之說耳。愚意青苗誠爲民害至常平社倉終所當行粟賤而出金以積粟貴而買粟以貯金非幣中有金卽庾中有粟金粟流轉不窮何至踰期而逋負也。願者糴粟以去不願不強無有抑勒亦無煩同保而何至代償也。公慮既孫則私償自平既藉貧民之困而陰奪富民之食且難時之價必非糴時之價計其贏羨二分之息固不虧也。易粟必以現錢貧民自不能多清而妄費富民積

粟者雖不能邀求厚利而市無搶攘之虞野無盜賊之警其陰受庇覆者亦多也至擇粟精良不得雜以糠粃出入綜核不得旁有侵漁積穀之金另貯不得于他事那移耗損之罰必行不得邀權貴乞免此在良有司申明謹守之耳于氏所言之弊初意亦善矣亦在于借貸而不取現錢故仍隱青苗之害耳或以果貴之時正苦錢荒故宋有青苗今行借貸乃反貴其現錢不幾督督者終無食乎不知擇害當取其輕市有公粟而價平則稍能自支者已不慮于無食即

史折

猶書集

漫錄

四十三

貧不能易粟稍出息以貸錢于富民終不似貸之官府如前所陳諸弊之福利也借貸之法南土不行惟北地有之然有安民濟世之思者何得不權利害而求一無弊之道乎

### 降將擱導

于氏曰兩國相攻敵未必知吾虛實必有曉將謀臣投入敵中爲之向導如宋之劉整呂文煥是也劉整帥蜀長似道之忌而降元文煥守襄陽以似道不援而降元二人者宋之良將也蒙古得之遂有渡江之

藉于是右一卜荆湖以文煥爲先鋒左軍下兩淮以劉整爲先鋒而臨安在穀中矣

賀子曰許攸至而袁亡張綱來而燕滅管敢亡而陵敗至若玉豹冉秦貴皇趙晉臣伍員之徒紛紛爲其國不利者可勝計哉皆大因戮辱小由疑忌當事者卒不悟也即中行說劉豫罪誠不赦事亦有因一日之錯道禍無極因思朱家之語滕公誠至論漢祖亦真英主嗚呼居安猶不慮事外之慮况正兩敵相待耶

史折

猶書集

漫錄

四十四

### 擄縣

于氏曰今州縣編里小大煩簡十百相懸而吏職經費無所墜殺非古法也漢分大縣爲令小縣爲長唐宋分繁望等名以差其爵元時陞江南諸縣爲州以戶爲差戶至四五萬者爲下州五萬至十萬爲中州是亦有等級也然以縣爲州終不如縣分大小別其官秩不失古法即如今之州縣有編戶五六百里者有編戶五七里者而官名職掌一切無分經費供億此爲一弊是使六七百里之政同于五七里而五七

里之供需同千六七百里也。亦太相懸矣。乃近日錢  
曹望義大遷。不因才地所宜。射覆而得。是地本相懸  
而法制又一一也。豈不左哉。

賈子曰。周以五等定爵。而祿亦如之。故宜差等。懸絕  
今既郡縣之矣。則宜名實相權。多寡均酌。管怪唐制  
徒以遠近爲尊卑。起陳儼。崇處遼。諒如視之度外。  
至今日之制。更多可怪。常見大縣之賦稅。過于小郡。  
唐宋之大郡。又多夷而爲州縣。此何說也。雖沃土瘠  
土。生殖不齊。衡邑僻邑。簡劇各異。亦不宜相越如此。

史折

循將集

卷四

之甚也。大凡立制者。當以中材爲準。如蜀楊僕。貴劉  
興。朱劉穆之。皆英敏絕俗之才。累世一見。至于常情。  
簡則易理。繁則難周。果銳則不能無生。得失詳慎。又  
易成壅滯。此皆奸弊之所由滋。而冤抑之所由聚也。  
卽如西北大郡。有轄四十八縣者。其所屬邑。近者百  
里。遠者數百里。尤遠者幾千里。成報成于一人之手。  
此卽強幹精明。亦僅可如張敞之論。寧盧擊兒耳。况  
寬舒稍懸者乎。幾何不關。若江南大縣。其賦額  
常逾數十萬。卽糧役一事。而得吏之那移。飛洒。散民

之隱占。桑柘縱橫表裏。繁不勝搜。慮生于胥吏之枝  
黨多而縣官之耳目孤也。百務之厯維難支。一人之  
精神易憊也。余又觀吳越間。有名爲市鎮。而財貨充  
虞。商賈輻輳。絲竹與杆軸之聲。相間推埋共耕。鑿之  
衆交馳。雖設郡僚蒞之。既非正官。類多暮氣。積胥市  
猾。及挾之爲奸。愚意此皆可縣也。至中原西北之地。  
亦宜倣古疆界。不當過于遼廓。大率大郡之轄。無過  
十縣。大縣之賦。無過十萬。則弊實易清。而民間之疾  
苦易痊矣。吾故補于氏所未及焉。

史折

循將集

卷六

漫錄補遺

吾向讀漫錄，因借本于人，故論次殊草，既鈔得書，及覆抽繹復得數條。

夏商周

子氏曰：周之國祚不延于夏商也，獨其亡勝耳。夏商之有國，所謂四百六百，皆撫有四海，以至移祚，周自中葉以後，號令所行，不出畿甸，至其末年，乃有七邑之地，不能當小國之侯，弟有王號存耳。然夏殷之亡，皆以暴虐不德，天怒人怨，一舉而夷其社，至不免于

史折

猶將集

漫錄

誅戮，周以數邑之地，保有九帛，以處國之閒，竟無以一矢遺之者，故曰周之國祚，不勝于夏商，宜甚亡勝耳。然其論禪代放伐，又曰古之所謂天子者，非如後世之相懸也，其實各有民社，以國之大小德之厚薄，相爲君臣耳。天下歸之，則諸侯之國可以爲天子，天下去之，則天子之國降而爲諸侯。夏商未亡，則湯武固諸侯也，湯武既伐，夏商宗社未嘗滅也。後世一夫操戈，夷人九廟，較諸放伐，不亦遠乎？余按合二說以參觀，則周殆無一事及夏商矣。未亡之日，既強坐

處者不及夏商，威行四海，既亡之後，殷封夏，周封殷，咸不失爲諸侯。秦遷西周于酈，孤周遂不祀。夷于燕，人則其亡，豈及夏商哉？抑有說焉：帝相去禹僅五世耳，已爲罪篡，歷泥與流，異族游處者二姓三君，少康始克中興，又夏紀曰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諸侯呼之殷紀曰帝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太戊復興，諸侯歸之，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盤庚行湯之政，殷道復興，與諸侯來朝，則夏商之世四海亦時叛時服。

史折

猶將集

漫錄

未能撫有而有窮，過之之亂，始劇于流彘，紂戲九世紛爭，繼統不正，亦甚于叔帶子朝也。吾未見夏商之有國勝于周也。周之末也，公仲微聚，薛公藉兵，秦與九鼎，趙取祭地，吾亦未見其無一矢之遺也。于氏之言良失核矣。吾嘗竊相較量其廢興修短，正復相似。南巢牧野之罰已先致于驪山，故後克免焉。夏先爲天子，後爲諸侯，周先爲諸侯，後爲天子，掘之同盡于秦。商先後爲諸侯，中爲天子，爲天子之日多于夏。夏于周故爲諸侯之日，遂差少于周。夷夏而先盡于



焉。殺并功。德被于生民。故傳祚亦相。勢無可侵。劣

### 穰苴

于氏曰。司馬穰苴者。齊諸田之族也。景公以爲將。太敗燕晉之師。自是田氏之勢日甚。而不可制矣。晏子知憂田氏之強。欲景公以禮制之。爲薦穰苴。使之用事。其不爲失計耶。按三春秋皆無穰苴。其事載于晏子春秋。及史記。然史記雖爲穰苴立傳。燕齊年表。景公之世。亦無晉伐阿甄。燕侵河上事。按燕惠公方以

史折

舊將集

四十九

內亂失國。齊齊求納。何敢伐齊。故知子長好竒傳聞之妄。不然。何以世家年表。兩不載耶。此亦宋元王夢龜趙程嬰杵臼類耳。至以責晏子。尤非縱其有其事。春秋之世。懿親不相爲累。確之與厚。固父子慶父季友兄弟耶。安得以莫須有之疑。棄干城之將也。

### 信陵君

信陵君與魏王博。北境舉烽。言趙寇至。公子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已而果然。于是王畏公子之賢。不敢任以國政。其後公子自趙歸國。大敗秦兵。秦縱及

間。信陵見廢。乃遂謝病不朝。多近婦女。爲長夜之飲。竟病酒而卒。于氏曰。予悲信陵君平日不知遠權輿。晦見忌人主。固不待秦人之間也。亢極不返。乃始沉溺。不亦晚哉。余以信陵若先爲遠權輿。晦之計止便。一身碌碌。與群公子等。則安能招致奇士。收存趙之功。亦安能取重于鄰國。終一遣使盡發兵救之。走秦驚于河外。哉。事固不能相兼也。若如于氏所言。則趙獵一事。既已輕言。然亦既往不咎。後惟留趙不歸可耳。然則聽秦之日。夜出兵伐魏乎。抑歸而與之將耶。

史折

舊將集

五十九

### 坑儒

于氏曰。夫秦人之坑儒。以二方士故也。方士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始皇聞之。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于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在咸陽者。傳相告引。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夫以二方士故。而坑諸生數百人。其說不可知。彼所謂諸生者。皆虛生之徒也。坑之誠不爲過。其誦法孔子者。與方士何異。而盡坑之。世不核其實。以爲坑殺儒士。彼虛

史折

猶野集

漢錄

生豈儒士耶。按始皇紀侯生盧生相與論始皇曰。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脩員弗用。又曰。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于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于是乃亡去。始皇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皆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尊賜之甚厚。今乃謀殺我。以重吾不德也。計生有居陰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詭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余親紀語詳明。若此。復何所疑而辨之。始皇以文學方士並稱扶蘇。又顯言諸生皆誦法孔子。尚云所謂諸生悉盧生之徒。耶。盧生誠非儒士。盧生已先亡去。實未受坑。且始皇顯言徐市費多不得藥。及詐

史折

猶野集

漢錄

稱爲大鯢魚所苦。請善射與俱。則又從其請。至于身至之罘。射殺一巨魚。而道病由此觀之。則不但方士不坑。卽儒生亦不盡坑。坑者犯禁者耳。不然文帝時。何得有伏生。二世時。安得有叔孫通。彼兩人者。獨非秦博士乎。且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習絃誦。絃歌之音不絕。則儒生之在咸陽者。誅不在咸陽者。不誅也可見。處末世。雖探探乎常與禍。然連禍者。率趨榮。躁進之人。見禍者多。恬默引退之士。卽不幸已入羅網。潔身無及。如伏生。緘晦不鳴。叔孫遯言。不抗亦自克。全彼淳于越之徒。遽危言正論。急自發舒。若憤憤于舊國之不用。欲獻之新君。是古非今。適觸時忌。不徒身不見容。反激成厲禁。流毒無已。真可嘆也。始皇因二方士之讖議。并憤及平日之誤言者。遣御史按問之。酷吏迎合而恣威。愚儒異俸而牽引。一時羅網林連。情事殊可想見。于氏節畧原文。欲爲暴主臧謗。免儒洗愆。真不憚煩矣。夫史記誠多抵牾。然春秋之事。丘明得之目擊。遷史得之傳聞。故吾嘗明摘其誣。至秦漢之事。遷之見聞爲近。固之

自問較遠則信同不如信遷况千載之下輕以已意遺落相傳之信史光

### 周昌

于氏曰漢高祖欲立如意為太子周昌固爭而止高祖憂其不全乃以昌相之夫昌不以戚夫人之故而易太子必不以呂后之故而廢趙王高祖可謂知人矣其後呂后果召趙王昌不肯遣乃先召昌而使使召王王來遂斃死使昌一日在趙趙王一日有國矣志節有餘而識變不足見賣于婦人而不得保六尺

史折  
猶將集

漫錄  
五十三

之孤以報高帝乃至以身殉之悲矣然則為昌計者將辭徵不赴乎曰可以相留王亦可以王留相母行可也可以相留王亦可以中尉保傳留王屬其後人母遣可也余以此言辨則辨矣實未見其萬全也召王不行召相不行屢召屢却呂后勃然震怒擒君相而歸所謂一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昌持兵守禦則區區即鄆彈丸黑子非關中之敵束手就縛直一孤雛獨耳故趙先之請置強相真塵飯塗羹之計蘇子謂先不徒不

能為高祖謀畫策抵罪亦不善自為謀非矣然則將若何吾觀高帝之為身後計者良工矣王陵

懇則以陳平佐之陳平智有餘難獨任則以周勃佐之如昌者強正有骨止可當一王陵耳惜乎不令智如平重厚如勃者為之中尉保傳也夫將相大臣畫策如留侯等固不肯降心為藩輔然漢廷豈遂無人義烈則如從張敖之田叔孟舒可使也忠節則如秦事頭下之樂布可使也又如營陵侯之田生辟陽侯之平原君皆奇士饒計畫然隱于下上或弗知至

史折  
猶將集

漫錄  
五十四

使南越之陸大夫料淮南之舊令尹薛公上亦素用其善策矣何忘之嗚呼此亦猶然金注也况乎注之不全也

### 趙充國辛武賢

于氏曰趙辛武賢皆一時名將也克國嘗屬武賢使行諸羌及屯田之議相左遂至成隙其後辛慶忌為將猶與趙氏相攻謀之不同至于如此自古將相大臣以意見構成大怨若此策矣提之不學無術未聞道也余以此論殊為失于國公也武賢私也安

得不辨是非，聖謂之不聞道哉？武賢徒務邀功，舍先  
零擊罕，并釋有罪，誅無罪，真不顧國家利害。然猶可  
委于智謀之不逮，及以議不行，罷還舊官，遂啣私憤，  
告其子印，洩禁中語，致坐禁止，再告其私，至幕府，遂  
至自殺。夫印之所犯，固人情之常，以武賢父所邪翼，  
出吾門下，宴私時，告以家世舊事，無所避忌，謂父常  
營救張氏，此何足異？安知日後遂計為罪乎？至父子  
之親，人情何能自恕？私一省視，豈料奸人日夜偵伺，  
也此于私恩公義，誠為兩負。辛趙相爭，辛實戎首，其  
史折

猶寄集

五十五

王駿

于氏曰：匡稱圭為光祿勳，舉王駿有專對材，遷大夫，  
及衡為丞相，駿為司隸，乃奏免衡，報施之道，何其爽  
與？稚圭自是一代賢相，駿言攻之，誠何心也？然至  
于王章之子王鳳，則不可同日而論矣。管觀古今之  
事，如是者有三：鮑叔薦管子為相，及桓公問鮑子，管  
子乃極言其剛復不可用，然後世卒稱二子為相知。

史折

猶寄集

五十六

不以其故損交何也？管鮑之心皆公也。王章之于鳳，  
則章公而鳳私，王駿之于衡，則衡公而駿薄，此皆不  
失材品。若後之操戈入室者，宜險人耳，何足道哉？  
余按匡衡黨附恭顯，曷稱賢相？但明于經術，工為文  
辭，此文學侍從之選，未可以奇偉衡之任者也。夫人  
而至彈劾，薦主誠為薄道，然亦當論所劾之事，是非  
所劾之人，之邪正，劾人之心之曲直，如迎合風旨，  
若白版中之于文饒，邀求時譽，若蔣之奇之于永叔，  
誠為忤德至邪，臣擅位，脅不顧身，寧受怨于私門，不  
史下  
負義于王室，此亦未可繫謂之射羿也。衡之立朝，本  
末具在，即議陳湯一事，不公甚矣。楚子文為令尹，尚  
毀家紓國，上相封侯，其家豈復患貧？乃混淆疆界，侵  
漁租賦，戕司隸少府之奏，未為非也。然豐壚之咎，  
黨邪之失，大吾猶以駿所彈拾大言，細不及王尊嚴  
正，豈所謂以微罪行，令其可受乎？嗚呼！于氏援管鮑  
為言，此良失喻。令鮑子欲相，則反國之時，桓業授之  
何用辭？而界之管子，此豈有異于管之援已為相如  
桓溫廢海西立瑯琊，望其報德沒而禪位黃春秋惟

趙盾韓厥差可舉按盾厥爲司馬厥以千行而  
其車僕及下官之難則卒全趙孤復趙祀此真有君  
子之風私恩公義兩盡者也

### 煬帝征遼

于氏曰夫窮兵遠涉利在用寡邇支樓蘭遠處萬里  
漢使用一師之任而成高麗近在海隅煬帝百萬  
之師以餉豈百萬不若一師哉衆寡之用懸而遠近  
之情異也余以此喻失倫樓蘭小國邇支焉族高麗  
阻海負固豈一師之任哉卽陳湯斬邇支亦盡發諸

史折

猶將集

漢錄

屬國兵及屯田吏士死戰剋之與傳介子乘其不虞  
出及袖中不伴也二人仗國威靈事無牽制故克成  
功煬帝不從便質段文振之計身自統軍動靜奏聞  
事需宸斷往反之間已失機宜諸將不能乘利其失  
一也聽敵僞降飲兵不攻致將陷之城復堅守禦其  
失二也人各有心事權不一冒勇直入或以無繼  
而喪亡明知士卒饑疲又迫衆議而強戰至再伐三  
伐隋人勝勢已成高麗困弊亦甚一值于楊玄感之  
內變一沮于帝之厭兵徒耗費資糧損折士馬三出

帥不能得其人土提由于帝之不任人而自持也夫  
以唐文皇之英武少長戎旅猶挫于安市孤城之下  
矧實不知兵浮炫其名如煬帝者乎此隋軍之所由  
覆不僅區區遠近多寡之說也

### 唐高祖

于氏論史丁唐事尤多莽率唐初起兵諸將勸擁立  
代王高祖曰謂掩耳盜鈴但逼于時事不得不爾及  
議加九錫又曰此欺天罔人堯舜湯武各因其時未  
聞憂商之末必効唐虞之禪于氏曰此真帝王之言

史折

猶將集

漢錄

太宗不及也惜佐命諸臣無王佐之才爲之夾輔誠  
知夏商之末不比唐虞則從徐洪客之畫殺罪致討  
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如湯武之征伐可矣而徘徊不  
決卒蹈魏晉之轍嗚呼此何言也世爲藩侯委之留  
守不能削除禍亂堅守臣節已負慙德竟欲其赴李  
審之言行字文化及之事抑思禪猶爲篡况于弑乎  
然其論竇建德曰建德隋之編民耳猶能仗義執言  
雪君父之恨唐祖身爲大臣受其茅土乃取而代之  
不有愧于建德耶則又非不知大義者抑何萌此之

內莽也苟非此言吾幾疑其不端矣

李密降唐以爲光祿卿有司供待甚薄密怨望而去于氏曰高祖處密不如漢待黠布遠矣然漢藉布以滅楚不得不先折其氣而後收其心至如密者直一楚囚耳唐徒欲除之無所資其用故先慰其心而後銷其望英主之駕馭必有以矣豈不知其叛哉樊籠之物任其去來不出吾手耳余以高祖見事皆達智慮恐未及此吾嘗嘆密才性若此所謂亢龍有悔者也終不能爲人下雖經敗衄而餘城尚有將士猶衆

史折

猶將集

漫錄

世勤之在黎陽不異程昱之守鄴范令不歸唐而盤踞山東亦可遷延歲月乃惑于群輩捨川澤而入豎羅此密之失也密實狼子野心難于羈縻幸其脫淵入柙乃復借蛟龍以雲雨聽使束去令無盛彥師之邀擊稍緩須臾得就襄城投張善相則大之爲手繼遷小之爲高季興最下不失爲隗囂豈不重煩兵方此高祖之失也今徒見授首之速遂謂可任其去來則項羽之視劉季寧非掌上物乎石室之囚幾何不貽南來之悔也

唐太宗

于氏曰太宗遇父殺兄以有天下煬帝之後亡者耶又曰高祖之才雖不及太宗其氣度汪洋驅策豪傑尚出太宗之上太宗欲自擅開創之功故善則歸已史臣欲成就太宗之志故過則歸親如劉黑闥反變太子討平之高祖使儉往坑山東男子十五以上者小弱婦女悉墜入閭太宗諫之而寢或說上以突厥是寇閭中因子女玉帛皆在長安若焚長安不都則胡寇自息上因使人相視樊鄧之間太宗請係其頸

史折

猶將集

漫錄

致之閭下而止此皆史臣承望風旨故以一切愚暗可嘆之事歸之高祖君臣父子之間不相顧籍如此綱常掃地盡矣又曰裴寂首創大謀以啓唐室一代元勳太宗遂寂以爲武德之際賄賂公行紀綱紊亂罪皆由寂是明以上皇爲失政也受禪之初卽爲是言令高祖聞之何以爲心所謂不改父之臣者耶裴子曰于氏之言何其正而嚴也太宗遂成千古一梟獍矣夫討平內難未幾遽承授禪形跡之間誠難自明然竟以楊廣律之則亦充類之盡也夫坑也

東楚長安失亦不細爲人臣子孰敢以風影俱無之  
談汗鐵君父凡古今疑謗史者如秦人述符生梁人  
狀寶卷皆以彼象弑之後欲自文過嘗有是言太宗  
父子何至于此則謂史臣過于許直不能爲君父掩  
惡則可直謂其造謗更謂出自其子之意恐誅心太  
甚也至云高祖氣度汪洋能驅策豪傑則嘗以舊怨  
欲誅李靖矣以私恩驟貴宇文士及矣聽元吉之諧  
欲誅尉遲敬德矣劉文靜首創大謀竟枉陷于裴寂  
之口矣知封德彝之巧詎得其秘策仍信用之矣此

史折  
猶將集

六十一

何氣度謂其驅策豪傑出太宗之上乎夫隋假煬房  
盜天下于少主唐平禍亂取天下于群雄然隋文猶  
有盜竊之勞唐祖實無勘定之力豈惟無力抑亦無  
志令非太宗爲之子則獨夫賈盈四海暴沸義師不  
起寇敵游加區區太原非臣妾于人即夷滅于人耳  
即欲退保藩封永爲隋將恐未能也況天下乎太宗  
眞所謂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固不可以常見目之  
常法繩之也且古之以讓名者獨延陵子臧然雖父  
兄有命與情樂推而兩係舊封身非正嫡庶自讓其

所不當有也秦伯伯夷讓所常有矣亦世傳之玉璽  
非手闢之基圖也古來匹夫爲天子者孝莫如舜  
以天下養焉嘗以天下讓賢後則始于漢高漢高  
作新豈以娛親亦未嘗以天下予太公高祖入關之  
後不復再踐行陣安享成業盡亦念所從來而拘于  
常典哉太宗雖籍晉陽起事然年甫十六卽應募討  
突厥救煬帝于重圍中則縱令裴寂之勅不從霍邑  
之師果逐事急計變必不株守一城將亦奮身亡命  
爲劉季之所爲耳陽寬河功于隋平陳之役雖則視

史折

有集

六十二

師謀出德  
屈冒矢石之比哉況勇無敗廣之心而城南之獸馬  
東宮之醢酒不一而至至昆明池之饒將落虎口矣  
玄武門之役僅先事發亦猶應兵也可與廣並  
論乎吾所傲者高必嘗授天下于太宗太宗不宜  
遽索天下于高祖二微末除尚云救死儲位已定復  
何嫌疑不承色笑于東宮遽正大號于南面論事雖  
可比例于高緯原情幾欲未滅于衛輒也若夫以遂  
裴寂爲明嫡上皇之失則殊不然夫所謂不改臣與

史折

舊唐書

六十三

政者匪徒故舊不遺實亦親賢可守若必欲循舊弊政容匿食王是軌典之窠丁謂不如紹聖之召章惇也況事有本末言有次第寂雖首與大謀口舌勞耳無鄧侯居守之功韓彭轉戰之責張陳折衝之畧而良田千頃食邑三千爵則上公乘奈御輅恩禮極矣絳侯有定亂援立之勳猶令率列侯以之國寂為妖人引証放歸本邑可謂保全姬戀京師謀謀自訴故太宗數其罪以折之此毀陛下及之語非下詔暴揚其惡為彰父過也況太宗憐才之主王魏仇讐錄用

樂氏小男

于氏曰宰相樂思晦為武后所誅男未十歲沒入司農已而來俊臣等羅織狄仁傑等五人誣以謀反樂氏小男上變召見武后問狀對曰父已死臣家已

史折

舊唐書

六十四

破但惜陛下下法為俊臣所弄陛下不信臣言擇朝臣清忠陛下所信任者為及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寤乃召仁傑問其情實具得俊臣之詐于是出此七族樂氏小兒之功與外黃舍人兒相類可謂出群之俊然此而不為其父訟冤効死而為諸公上變所處未有當者視本朝鄧氏兒十二歲上書父者似不及矣

賀子曰論人者當并論其世樂氏小兒所遭何時也而與鄧氏兒較哉生當聖明之世緹索一女子猶得上書救父樂氏兒豈見不及此正惟妖牝猜忌必身在事外始免生疑兼仁傑元忠輩忠清不惟朝野共惜亦重之自其沒司農後枉濫者不勝指矣至此始敢有言不惟數陳中窾而慮事料人可謂深識誠智士也若冒昧先為父言不惟武后終不加省身徒殺子羅織之手耳如樊基之子剝腹為其父冤劉如璿縱一嘆息俊臣即以黨逆陷之易有濟乎且此七族之冤白則俊臣之誣昭父之冤昭亦不待言自見矣



楊慎矜

李林甫忌戶部侍郎楊慎矜會其墓田草木流血術士史敬忠爲覆之設道場後園每退朝即驟貫袿枯坐其中旬日血止慎矜德之贈以美婢敬忠車載過貴妃柳氏姊樓下姊邀有之入宮以隨明皇問所從來婢以實對上惟其與術士爲妖法楊劍告王鉞鉞與林甫謀令人告慎矜自以隋煬帝孫謀復祖業卒銀成其罪于氏曰技藝之流妄談禍福不可輕與之接若此事者可以寒心矣賀子曰豈徒一慎矜哉劉

猶將集

六十五

文靜家妖惟數見其弟文起召巫者于星下披髮啣刃爲厭勝之法有愛妾失寵以告其兄妾兄上變高祖令裴寂蕭瑀鞠之瑀明其非反寂稱文靜才畧過人赦之必遺後患兄弟一時遇禍夫穢厭之事足以免禍也反因以速禍矣卽法可禳人能禳郭景純且不自救況其餘乎孔丁曰丘之禱久矣格言哉

德宗母

于氏曰安祿山之亂德宗母沈氏爲賊所得代宗既復東都復得沈氏留之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

所在德宗卽位訪求不得乃發喪追上尊號其實沈氏存亡尙未定也以天下之大而不得事其母以天子之母而不得明其迹從古未有如此之厚者矣然則何爲而不得曰不敢出也余以此言非也人縱不敢出天子母未有爲天子母尚肯自匿者彼甘心以衽席之私易天下之養乎其因流落而喪亡無疑此事于唐誠辱論事者亦太深文矣

盧杞

于氏曰德宗幸奉天或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家攻

史折

猶將集

六十六

城宜早修守備杞切齒言泚忠貞群臣莫及請風口保其不及至懷光入援不許一見天子快快失關則誰爲屬階乃曰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必何如而後覺耶余以杞之奸不待論但乘輿播遷身扞敵圍從來雖昏亂之君不能不發憤于敗露之後如漢帝猶面詰諸常侍也杞固言朱泚忠貞敢以百口保之真愚不長死矣兵激不還秀實殉節杞之不謀其佯也德宗縱不覺其奸亦可覺其闇尙寵眷不衰令得以階崔寧沮渾瑊之謀而漢谷覆師止懷光之朝

而梁洋再幸德宗之愚又甚于杞莫不可解

### 董晉

于氏曰董晉帥宣武陸長源爲行軍司馬晉爲人仁柔長源性剛刻奸吏張僞事晉初皆許之既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此可爲長官鎮重之法大抵喜事之人性機鋒銳有所建設必欲求成然亦厭急不能久持若請而不許則持之益堅暫許而終罷之則其典已闕不復爭矣長源驟人他日代晉領軍爲軍士所殺衛而食之使晉事從其請不待長源而亂矣

史折

續野集

漫錄七

余以晉之驕長源善矣然亦無辭于養亂遺命三日飲單卽行行四日而汴州亂則晉已知長源之必當遇禍矣何不早戒之夫謂刻而好更張取禍之本也事雖得罷而長源之驕積愈深軍中之指目亦久鬱積深則乘權必發指日久則怨尤已蓋晉陰用調停冀幸無事既粗定于生前復脫患于身後謀家可謂工矣謀國則汴州之勢厝火之術也于氏之論吾未敢然

### 張承業

于氏曰張承業乃晉之勳臣非唐之忠臣也克用父子自王一方已歷二世果有爲唐之心否耶承業乃

史折

續野集

漫錄六十八

曰吾三十年爲王摺據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爾此志豈承業有之而不以告晉耶抑克用父子陽應其言而借以號召天下耶承業又曰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洗掃吳蜀合爲一家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位者諫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信斯言也則是承業三十年經營乃爲晉建不拔之業非爲唐圖再造之功也豈承業以是啗晉晉亦以是給承業耶有如不然承業果有存唐之志李氏父子亦與之同心爲國何不于昭宣禪代之朝糾率諸侯求唐宗室而立之以號令天下則兵出有名人亦有主指麾操縱誰敢不從何必待滅梁之後方求唐後而立之也但以婦寺之忠而投于奸雄之手卒之提空名以嚮唐資厚實以樹晉事窮勢極而不能自悟也悲已

樂子曰吾讀史而最不平者責備賢者之說也夫篡逆之世賣主求榮者何限至廟社久墟不忘雪耻鳴

史折

將集

漫錄

也長安之復晉實首功上源之圖汴其負德猶不卽  
出師拜表自訴於禮備矣不爲處分曲直誠孤與  
沙苑之役雖見紿于重榮實洩忿于今孜與朝廷何  
與亦卽檄討朱攻力自湔洗僖宗出其表示衆山南  
諸鎮始得帖然則固諒之矣時移世易張藩狂豎欲  
結朱溫以傾復恭六師遽出然終逾一載茂貞驕橫  
行兇克悍韓建助虐三鎮連兵叫噪闕下殺宰相  
樞密將行廢立終憚沙陀而事止及繼勳謀劫矢及  
御衣莎城捕還哭聲滿谷克用人而邠寧授首鳳翔

孤危方欲盡兵力以弭後患而諷人之間已行班師  
之詔遽下徒慮克用之盛強終遭韓李之幽執一拘  
子華再禁于岐三遷于洛身弑而國亡矣令早從克  
用之言易至是乎是唐嘗負晉晉不負唐也唐實自  
誤晉不誤唐也若謂昭宗遇禍不卽討賊則竊有說  
焉討賊須資兵力用兵當料彼已豈若儒生事外交  
談口誅筆伐之易哉晉自存孝叛誅薛阿檀自殺資  
兩驍將而力始衰鎮定交絕河中俘執失三與國而  
勢益弱道遠乘勝勢五道來攻諸將迎降支郡瓦

史折

將集

漫錄

解蒲縣之敗爰爰不自係方謀走雲州入句奴賴劉  
夫人強請李克寧歸死嗣昭嗣源周德威奮擊汴人  
亦遭疫而返僅得自存耳因數年不與溫爭椒殿之  
驕寧不吝秋欲起顧驅群羊投餒虎知兵者不爲也  
幸而仁恭合勢丁會歸降興復一潞州而梁人旋復  
來爭夾寨之立勢倖天塹克用已疾不能軍伏枕彌  
留嗚咽涕泗貽三矢于嗣人悼重圍之未解莊宗撫  
綏中外鵜素出師解周李之怨嫌摧符康如拉朽自  
此救趙平燕定魏血戰河上負薪埋壘晉何日不以  
討梁爲謀則何日不以復仇爲事何待承業之告亦  
安知承業之不告也若責以昭宣之禪不亟立唐後  
爲王則更有說焉帝王大位也凡開糊之主皆功德  
足以懷人嗣服之王亦名分足以服人如康王親爲  
介弟瑯琊裔出宣王諸系分明故群下樂從無敢異  
議耳其出于擁戴如表紹之帝劉處衆不附也況漢  
之宗親散布天下故光武起自南陽昭烈奮跡涿郡  
周建猶得擁劉永于駐陽樊崇亦推盆子于牧豎唐  
之宗室聚處京師故漁陽之亂多遇害于祿山涇原

之變又搜禍于朱泚自韓建誣反而十六宅諸王已先屠于石隄谷矣朱溫恣虐昭宗諸子繼盡于九曲池矣唐之子孫殆無噍類將誰奉乎故承業所云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誓乃其必伸之志求唐後而立之則其無已之恩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實亦必然之事也嗚呼古來稱得天下之正者無如漢高然爲義帝發喪不爲立後而屈昭景皆楚同姓其後悉徙閔中則羊族豈係無人推忠義者無如留侯然雖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及橫陽君成亡不復請

史折

舊唐集

漫錄

漢爲韓立後酈生謀立六國則韓亦與矣反借著阻之則事會所至勢必然矣若夫奸雄多所假托如范增之尊義帝爾朱兆之奉長廣高歡之立安定侯景之推臨賀咸起事則借以爲名事成則別行廢弑卽如梁武之和帝唐高之代王皆所謂掩耳盜鈴不如無所崇奉亦無所禪代前不居義名後不行篡實竊竊落落猶爲得天下之正也所惜于莊宗者汴梁之孽猶有則和陵之目不瞑國耻未除遽正大號行事不無太驟耳抑獻帝遜爲山陽群臣議推漢中王尊

號費詩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糾合上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耶此亦承業慟哭之志也詩左還承業成疾不起嗚呼二子不愧義士矣何忍苛責之

後唐滅梁

于氏曰梁晉夾河之戰兵老力單勢將兩敗而晉卒勝梁者其機在用李嗣源之策渡河而取鄆又用郭崇韜之策由鄆而趨梁也其時趙張擅權微翔懷棄段凝以賂得帥掃境出師頓之河上故以一旅之師

史折

舊唐集

漫錄

率虛渡入汴城之守既已無兵段凝限于河北不能赴救故鄆州破則潰其腹心而大梁之勢已孤大梁取則據其根本而河上之師自退若如諸將之策徘徊觀望進退無成豈但不得河南而已按此卽鄆艾陰平之策以鍾會支姜維于劍閣私搗成都者也抑莊宗在魏劉鄩以晉陽必虛潛兵襲之晉人怪其不出疾急往追李嗣恩倍道先入周德威引騎來救鄆遂無功此與嗣源之計一也成敗殊者梁主昏愚忘備晉王機警先覺也至元城合戰王擅復祖鄩策

往襲晉陽賴安全之力戰石君立之馳救又得無恙故知用兵于外必當先固根本之術令魏王不空國授麗涓子申不見虜于馬陵矣

### 後唐莊宗廢帝

于氏曰莊宗聞明宗南下而不敢向汴路王聞晉祖南下而不敢渡河蓋攻守之勢異而制御之畧疎也二君不過一劍之雄乘時遶會盜有神鼎爾豈有帝王之畧可以保國者哉且夫嗣源敬瑭二君知之熟矣其不能不懼有以也余以二主誠無帝王之畧

史折

### 猶將集

漫錄  
七十四

然以竝論則非偶從珂僅一摧鋒陷陣之才無他英客其在鳳翔雖拒命不徒然內乏守備外無救援方登城號四將士倒戈誠出意外觀其忌敬瑭復縱敬瑭畏敬瑭又激敬瑭顛倒迷謬誠愚物也莊宗少有所表屢展雄材忠在於驕青阻殺戮元勳不恤士卒於后臺內閣伶姦外重斂橫征賦游沉湎若謂才不識明宗則非也余以莊宗非懼嗣源懼士心之盡變從珂非憚敬瑭憚契丹與之同下自西方鄴降挑彦溫叛清瑛去莊宗益孤立張敬達被圍趙德鈞父

子欲謀自帝而歸王重兵已盡凡營壘之搏擊恃其地距也距既趨推可復奈何然明宗實無謀逆之心石氏固預蓄阻兵之志此又二主之辨不可同日語也

### 徐溫

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衆心徐溫欲徵之知諳曰壽州遠隔大鎮徵之恐爲變不若使之入覲因留之溫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他人何于氏曰此知諳不及溫也天下惟初始一事姑息機括一撥不可復

史折

### 猶將集

漫錄  
七十五

轉知諳之策正唐末姑息大弊奈何効之故善處天下者寧目前處其難毋以難遺後日寧爲之而有敗母幸其苟成而至于不可爲也賀子曰凡叛臣所恃者衆犬群嗥吠竟者衆也既失衆心矣復何能爲溫真有識于氏雖亦正論然居搶攘之時不量時勢恐又爲唐亮之山頭廷尉也是亦不可不慮也

### 宋太祖

于氏曰周祖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至澶州而兵變宋祖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至陳橋而兵變其形狀

史折

猶將集

七十六

謨畫如出于一報應可謂巧矣陳橋之事實澶州之故智也又曰後周郭祖之政類宋祖世宗之才似唐太宗一正位號卽除前代苛法罷四方供獻毀漢宮珍寶通江南雜貢躬謁闕里崇儒右文世宗繼之南定江淮西取秦隴取關南之地摧太原之鋒吳越閩蜀輸琛納款令天假之年一統之業金足可成也而兩姓相承祚不盈祀祔守之累徒爲異代之資耳夫周能革五代之陋習安知其止于再傳宋猶承五代之敝風安知其延于數百事均德齊而修促通異登

運會所鍾非人所能爲耶

賀子曰于氏此論明于人而蔽于天者也人之所爭者在事天之所鑒者在意劉郭出鎮已懷不軌之心智遠陰利云國郭威預收人志殿前檢點雖亦猶吾崔子然前不如漢之秦越視君後不如周之濫賞悅衆但臣節不堅同于邀倖烈耳而明宗封趙在禮太祖不授王彥昇節鉞固爲勝之然傳不及嗣又有燭影斧聲之事孰謂天之報宋不巧哉抑吾于數朝得國之事有感矣梁晉仇讐也明宗亂兵所迫君下君

史折

猶將集

七十七

之子亦先遇禍也潞王石晉郭祖激變而騎虎難下也智速快快于少至不相信任也柴氏于趙實以腹心倚恃遽相其背而扼其吭黃袍加身誠應天順人矣房陵之徙不已甚乎其後廷美亦寓于房州今之思過則豈得爲善地此何異義帝之長沙也宋人不欲彰君父之過故不惟爲太祖諱兼爲太宗諱實錄多所缺諱實則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其黨已面質之而諱塞至李焘陳經所載壬子雪夜之事亦不盡誣也于氏羨其祚延數百謂以周人二世之賢啟宋室一代之治實亦何有得及身而已杜氏顯行婁后之私太宗陰肆高演之酷開寶九年之後寧少殊于李郭之裔耶夫太祖經營天下亦心勞矣內釋諸將之兵權外奪藩鎮之威柄伐蜀苦其無名得通漢寧書而心喜江南如子事父則直言將構之側豈容他人奸睡此豈無意子孫爲弟侄謀十年者亦其其第有宋穆之仁故勉襲諸樊之讓詎知適賊其吳光之忌禍下者成擒紆臂者卽起于席上哉太宗之仁寧待言但武功不足與元繼之去身死僅數年

獲遂盡以其生平克仁孝友何宜有是不可謂非冥  
譴也吾尤嘆者折薪不克負荷亦猶五代之常但廷  
美何辜令無餘祭喪昧之勢必不蹈于千子哲之寬  
此亦深明冀國非分者之過以速禍足為婦人溺愛  
者戒矣嗚呼傳歷八君大統中絕式微五葉天祿再  
歸且重昏慘亡瀛國良死咸謂盛德之有後報吾則  
以孤兒寡婦必使其子孫自當之又出自敵國之口  
真昊天之不忒也

建儲

史折

猶將集

漫錄  
七十八

于氏曰真宗既為太子都民擁道觀呼帝聞之不擇  
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孝宗內禪  
某曰見上顏色否人情至此雖父子不能不動情也  
嗟夫大器之難經至于掩天性之愛可不嘆夫自古  
人主諱言儲貳意正如此而臣下請建儲者動以天  
命人心有歸為贊成之語是正授其所其矣欲其  
視而且從不亦左乎樂子曰骨肉之際誠人所難言  
哉況宮闈之重乎夫人臣如漢江充隋楊素唐林甫  
宋史彌遠包藏禍心動搖國本誠罪在不赦若太陽

方鼎盛之年前星猶襁褓之歲即諄諄以建儲為請  
母太蚤計耶故從來羽翼太子如漢中山哀王少與  
太子同學王薨而太子不哀元帝恨不慈仁難為民  
父母師丹引罪自責謂懼感傷上心戒使毋泣與準  
之聞言拜賀皆發言中疑捷于轉圜故能逆折萌芽  
轉禍為福功最上也再則李泌陳抱蔓之辭白建寧  
之寃定廣平之位繼又反覆開論力申部國李昇之  
事及王導拔擢傳詔徑至御床曰不審陛下何以見  
臣皇儲遂定此皆出于至誠異宜互用故能轉危為

史折

猶將集

漫錄  
七十九

安亦其善也若周昌叔孫通之強諫思收功于口舌  
居下策矣況乎淺之巧目前恩澤之沾大之冀異時  
定策之報萬一不幸受譴一時醇功後日朝野爭重  
名實兩收嗚呼此心固不可對清夜矣能無動雄主  
之忌乎吾嘗反覆古今之事獻班者誠為大恩集枯  
者亦屬鈞奇至于緣宮闈而成門戶因門戶而傾社  
稷嗟夫不忍言矣

游民

于氏曰公家有所貿易一倍常費數倍有所營為數

倍止得一倍此勢所必至也然在朝廷之體亦自有不必察察者何也四民之外有一等游食之徒仰給公家而民間貿易亦有一等非公家之利以自食此如蚤虱蚊蠅在曲蹠之間不可驅逐在朝廷視之皆赤子也取百姓之脂膏以養無所聊賴之徒亦人得入失之類耳廟堂論事當知大體與有司法吏不同若以刀錐之巧鋪鉢之策而參于宗社之謨不其渺哉葉子曰此言非通論也國家財力大都出自民間非供之田畝即稅之舟車第見帑藏羨溢可充靡費

史折

卷下

沒錄

抑知耕夫紅女之苦水陸稅之勞困于催科厄于催美鬻賣男女質徙室廬始得取盈常數奈何以惟朴之所得哀號之所聚一擲而供游食之徒耗盡哉夫虱蠅膚則具湯沐蚊蟲嗜肌則揮塵寢未有聽其惡作不思屏逐者且其人獲利而不知感漏網而不知戒一時舉行後即指爲定例事得計他事復思作奸流弊無已長此安窮萬一水旱游加封疆告警內府有限必徵之四方常賦不足必給之加派此桁楊之所以日繁盜賊之所由蠶起也夫爲民上者

誠不宜錄稱寸量析和秋毫如寧文融裴延齡呂惠卿阿合馬之徒歛怨于天下亦何可漏卮不塞聽其耗國也于氏生太平之時踐清華之職家本素封少卽上第未經胥吏之追呼不見司農之仰屋習聞豐亨豫大之說故爲是言然人臣爲社稷計固宜剔弊發奸豈容教猱升木夫聖王之裁成輔相亦惟使天下富者食其業貧者食其勞強者食其力弱者食其技如是足矣惟疾病孤嫠則當法外軫恤之而作奸犯科亦非疾病孤嫠之所爲也于氏之言真非通論也

史折

卷下

沒錄

臺諫宰執

于氏曰歐陽修余靖爲諫官論罷秦政王舉正而薦范仲淹代之仲淹曰執政豈可由諫官而得固辭不拜此等議見如何可得臺諫之體止當論列薦舉人材非其所職且不惟宰相不可由諫官而得卽諫官亦不可由宰相而進仁宗嘗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大哉英王之見亦豈尋常意識所可幾誠使宰相得以攝所黜陟之柄而無所周容諫官



得以守糾列之權而無所阿徇則朝廷正而天下平矣。蔡子曰此真盛世大臣之言也。自廟堂崇尚推戴而言路之氣縮如張自清華必自與援而私門之桃李始盛奔脫之風啟也。直之徑開凡經營枚卜者先傾身以媚臺省此由諫官得宰相之榮也。管臺省不得者則又極口以置執政此由宰相用臺官之榮也。始則要津之芒角過威繼則冷曹之牙距更厲變態愈多世風愈降不惟餓虎易噬抑亦飽鷹善獵且而吠堯夕旋射羿唐垌本安后之私人楊長實大防之

猶將集

八十二

變法

于氏曰范文正公執政未久日夜謀慮興建太平所建白典章皆一代大典然此數事未免有拂人情于是謗議稍行身不能安而法亦從之變矣。夫事無大小顧體與法何如體法所在雖人情未順行之既久耳目相習未有不可守者患在以法之便否爲人之去就又以人之去就爲法之典章而終不可成矣。范公凡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在我當如是其成與

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千古不易之論也。史乃以規模闊大更張無漸少之亦宋儒迂疎之見哉。余以變法而法不行者希文也。人盡惜之變法而法盡行者介甫也。人盡咎之要之變法則于習俗必多紛擾雖希文未免有迂闊處然其規畫固有本原雖介甫亦有利賴處即如經義易詞賦裁任子之恩固范氏之所行也何獨至介甫而遂不可復法易差爲僱後又紛紛與君實爭矣。前此何不汲思而遽非之故吾黨激成程子誠虛公之言史臣病文正更張無漸亦未可謂迂疎之見也。

猶將集

八十三

李綱論童貫

于氏曰事體局面朝夕更易不可執一時之見童貫高倖之罪首服上刑不爲過矣。及至金兵既入太上出奔諸臣方以兵扈從乃欲遣使往諫此不但傷太上之心有如諸奸攜太上名號爲援死之圖欽宗何以處之李綱唐恪力止其謀誠達理識時之見也。余以此經生之見也凡論事須觀時勢審言當察指歸李綱于徽欽父子間始終援唐事爲喻肅宗欲救

史折

集

卷

諸將發林甫之塚李泌曰上皇春秋高聞此敕必以用章犯之故內慙不釋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綱之諫國貴等固猶此意肅宗哀無介帶故直以情語動之欽宗外惑浮言故兼以危語脅之要之歸南一道必無是事宜和六賊三先授首蔡京八十老翁惟冀苟生攸統蔣之子何知兵事童貫雖父居戎伍換勝捷軍萬人然本無縱橫大畧其不奉留守東京之命遽奉止皇南幸者固畏虜遁逃之計也止東南郵傳及

曉事辦事

史折

集

卷

寬于貴則以離君側者可釋罪依城社者當忌器也天下有法當然而事又不得遽然者綱可謂善處人父子之間矣于氏遂信為真母乃亦為當日浮言所敗哉至童蔡既以就貶其罪實不止于貶又不當顧小謹以適大惡所貴為之有漸不震驚君父耳則將格之言又不得與李綱並論矣

于氏曰張南軒告孝宗云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必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天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此二事可為萬世用人之法矣余意曉事者不可少辦事者亦不可無楊邠謂府庫甲兵乃為急務文章禮樂何足介意史弘肇謂安定國家在長檣大劍安用毛錐王章謂文臣授之握美不知縱橫何益于用由是百姓愁怨三人卒不良死國亦隨之此但求辦事之害也楊駿勢傾中外王衍知必覆敗力辭其婚見石勒清嘯于上東門知必為天下之患促令收之此非不曉事人矣然不思經國惟務自全卒不免于排墻之厄禍患及身始自悔祖尚

浮虛不戮力以匡天下致有今日此不求辦事之患也陳亮告孝宗曰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則固已鑿鑿其弊言迄不行宋卒不競故為社稷計者俗吏可使營底務不可以總有揆經生可使司輔養不可與謀軍國則薛宜朱博不失為能臣匡衡服浩亦居然侍從之選矣

釋奠

于氏曰宋小黃門李邦寧從帝謁入見元王令論事

史折

猶齋集

漫錄

掖庭甚見寵任嘗欲以為宰相不敢奉詔乃遽授左丞相領太醫院仁宗即位令之釋奠孔子方就拜大風忽起殿上兩廡燭盡滅邦寧悚息成禮慚愧累日宣聖在天之靈昭昭如響不受非人之獻可不畏哉余以宣聖有靈若此唐魚朝恩執易升座講禹封禪又寂無威儀彼既判國子矣豈獨未釋奠乎然邦寧後事無聞朝恩卒受誅戮豈所謂示之以警者其詞猶輕耶近世乃有巍然列其像于廟廷者欲望其安得乎哉

積分

于氏曰元延佑初齊履謙在國學始立積分之法廷季考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齊翰再歲始為試辭理俱優者為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為高第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此即宋時分之法而節目稍有不同國初嘗遵用之太學為得人承平既久舊法不修而賢閥之地遂為托宿之廬矣蔡子曰于氏此言蓋惜其法之不行也然近日行之矣標榜之士恃虛聲而占據溫飽之輩納賄賂而實藝徒開倖竇未見得人大抵治世行之無事非善政衰世行之無途非弊端所謂不惟其法而惟其人不能本而齊末繩無益也

修史

于氏曰元人修三史各為一書是也通鑑編年之史不相照應即當如南北史之例不必有所低昂可也近有為宋史新編者尊宋為正統而以遼金為列國則名實不相中矣彼南北二史南以北為家島北以南為島夷此列國相勝之風有識者視之已為非體

史折

猶齋集

漫錄

矣乃今從百世之後記前代之實而猶以迂闊之見妄加攢斥此老生之陋識也遼金以夷狄僭號未克混一而中國土宇爲其所有亦安得不以分行之體歸之而欲夷爲列國附于宋史之後則不情也且彼亦受之于天矣○按此論人所不敢發余以作史稟春秋之法未爲非也但宋已臣于金豈晉之可望反令君臣倒置特書名宋史固當紀宋事亦與通鑑編年不同責之稍過耳嗚呼世儒迂闊誠多所可嗤如作世史者并以後梁南唐爲正統尤爲不情蕭李

史折

舊唐集

漫錄

八十八

惟朱子帝獨猶正諸葛詩詩以討賊爲名也此客氣

劄記外篇後語

下一轉語

王子曰漢高帝之功勝湯武矣桀紂乾痛其國人不能偏四裔也余意發難始于陳涉四海響應且入關之師亦賴河北牽其重兵也但云秦之虐甚于夏商則誠然

又曰項羽之不慘太公也符堅之不殺慕容垂也豈非天乎○巢子曰羽之失在鴻門不在廣武堅之失在

史折

舊唐集

劄記外篇

八十九

散群氏于方鎮布鮮卑羌羯于關中也垂始自燕來歸既無罪可誅且雖然匹夫何所輕重至肥水敗還之日方有授兵之美縱從權翼之譏挾之西歸苟懷異圖不能發于肘腋乎姚萇卽其明証獨泓與冲不因鮮卑思歸之衆何所憑藉縱失關東秦土可保內地之亂不若是速也○叙秦者燕也亡秦者秦也固非一垂之能覆其宗社也

王子曰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葉子曰俠不可以名員○然秦疾則不能不德闔閭德闔閭則不能不

忠夫差覆楚雪父冤也。殉吳酬父德也。寄其子于齊。延父祀也。統歸一孝耳。然亦過于諒矣。

又曰：蠡也。仲連也。張良也。其所解之機同也。蠡跡卑而用神。連跡遠而用奇。良跡近而用巧。余以魯連大節。惟不帝秦一事耳。然使信陵救終不至。能使趙國解乎。却十里者。不復前乎。燕將守孤城而不下。志節之士也。作書眩惑以速其亡。聊城屠而不止。蓋無足取。獨始讓趙封。後逃齊。爵較之淳于之徒。差為優耳。吾每見古今人尊之太過。不得其解。至與二子惡乎同。

史折

猶將集

劉記外篇

王子曰：操也。裕也。幾于混矣。而功不就。或曰：遲暮也。或曰：遇敵時也。皆非也。志在內不在外。槩子曰：此言劉裕耳。未可言操。伏后弑而掖展其羽翼矣。紀禪之敗。救火者咸族。許洛之間。心王室者無孑遺矣。非如劉裕之外。無可倚恃者比也。操自棄漢水。還不復遠出。蓋其與孫劉相習深矣。知未可猝除。惟欲其自鬪。故于禁之擒。孫權乞討。羽自効。即驛傳其書。督射示羽。及羽敗。不復驛之。設延之歲月。而蜀師西下。操

必發兵徑襲劉曄之謀。惜乎所告者至也。秦裕。秦雄亦兼弱攻昧耳。縱假之年。能得志于赫連拓跋耶。

史折

猶將集

劉記外篇

又曰：役矣。夫夷間之策也。以西帥而收公于仲淹。成則掠之。敗則加辟焉。仲淹之歎然。非心歡然也。其子知之矣。歐陽氏何文好哉。槩子曰：此因其薦富弼使契丹。而并疑其用仲淹討元昊也。雖然。不猶愈于晉師壓境。百計以阻彥章者乎。西事之興。願以族狗而請召還仲淹者。寔始韓琦。夷簡智人也。人望所歸。知不可遏。超遷其職。不無市德。若欲文致其罪。答元昊書一事足陷之矣。然竟以此賣宋。庠益使恩歸于己。不能不病其譎焉。而事不中制。終不可與狄山乘障並接也。

又曰：李韓公之功大矣。而不終也。其人非反者也不善避功也。劉誠意之功大矣。而報輕也。以術合者也不以天下大策合也。槩子曰：吾思所為術而未解。智術與數術也。友諒乘太平之威。順流東下。諸將懷懼。欲奔鍾山。陋者至謀款附。非其大事去矣。至密謀戰

雖與留侯之借箸何異而區區以衡小之若星占足以小誠意則神仙其足以思邇矣也

附史論

高帝斬丁公

王子曰帝之取天下孰非用間納叛以有之而其在麾下自豐沛初起之士外孰非諸敵國之臣而獨丁公稱區區二心也又曰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魯朱家始以間投滕公賜帝以北走胡南走越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樊子曰此言足折高帝但

史折

猶將集

附史論  
九十二

曰帝方滅楚以號令諸雄王威天下丁公首著其阨故隨之既俘而爲此名以掩也夫帝之阨鴻門困難承殆死榮陽照昭人耳目何能掩飾竊帝何淺也不及鍾惺曰高祖誅丁公不在縱已而在故主既滅之後公然自來謁見便有賣主以自爲功之意差得英雄罵賊之果或曰何以爲項伯解夫籍死而項氏枝屬廢下帝所以示寬大也符璽于軍中非自謁見也且安知留侯不左右之耶余曰季布所由生豈如鍾惺之所以死焉本同也哉

昭烈取蜀

王子曰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爲孔明之罪或曰孔明未嘗入蜀龐統謀之也愚以爲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嘗爲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曹氏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樊子曰此不足以服璋成都破後何所貢賦漢中王之拜宣帝命耶惟曰是時荊州半與吳共之其勢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討賊孔明卽與謀可也斯誠正論矣抑更有說焉方備請亮于隆中

史折

猶將集

附史論  
九十三

亮陳大計已知操不可爭鋒孫權可爲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說備跨有荆益保其嚴阻則亮之始謀并欲圖表何況于璋正恨不全用其謀坐失事機操爲權爭托身無所始區區規據一州後雖出秦川之師竟虛宛洛之策騎角失勢大業不興爲可惜耳何必以取璋爲孔明諱哉

失荊州

王子曰關羽之失荊州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當

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衆而駐荆襄爲羽聲援羽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然奪豪遙之狡謀而江陵固于泰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及此孰非天也樂子曰此責備與亮者良是獨惜其猶爲局外之論也備時甫得漢川士卒疲勞實未可以輕出孔明治蜀張飛守閬固要害之衝根本之地也漢中之督不得已而拔魏延真令人咄咄憾生材之少矣要終不可爲備解朝謀不萬全胡爲輕出稀蹄蹉

魏志

附史論  
九七四

王子曰獻帝時董卓肇發拉然土廟海內之欲爲所欲爲者何限有操在無操亦亡亡者事有操後亡則曷不修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摧陷靡遺萬宇莫不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厭漢德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猥其嗜狐其態屠慘忠舊放廢儀節至于獄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無足言也吾所尤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博國守桓玄逼已失

之旨而後李之旨無裕已下社矣零陵之執其可已乎樂子曰王氏之言正矣其未核夫無忘漢者正須問之其心耳奈何以人之昭烈祖而李操即勸諸葛以加九錫其請人知不又勸之禪耶操始入洛而王立已昌金火交言之旨重昭旋進遷許之計劉舉宗室子劉琨至新而尚柔事由傾心佐命此安可以人心失也至零陵之事裕固即以桓玄爲殷鑒嗚呼天道有無靈煩再論但昇平之後誰定推遷又使操作個子吾不能不歎于何進之淺謀王允

魏志

附史論  
九七五

符堅王子曰桓冲雖忠而闇儒非謝玄比也堅既已取蜀有襄陽則荆州之膽奪矣陽平率張耗實衝之輩以二十萬而萃于荆荆必破桓氏必覆桓氏覆而謝氏之膽奪矣然後長樂舉慕容垂姚萇之輩以二十萬分據長淮之南以綴謝玄而陽平用王濬故事以舟師徑趨建業未有不舉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師付之于千一焉其不知勝道也樂子曰堅正坐爲

名誤耳。桓氏世居西州。冲風號武幹。石虔威震。人至以其名已瘧。彼謂謝氏。諸郎。尾少年耳。可以氣奪。抑知事變之來。固無定乎。雖然。必謂北之併南。必當先下荆襄。而以佛郎元顏亮爲証。則亦案圖案駿之見。昔袁紹與曹操並起。議方面何所據。紹欲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以南向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門。後各如其言。卒操成而紹敗。則天下事安可膠于一轍。卽如赤壁之敗。荆襄未嘗不先在掌握也。

宋高宗

附史論

九十六

王子曰。謂高宗之不欲二帝歸者。非情也。當是時。政和帝殂矣。用兵不已。淵聖必不歸。卽歸而帝不解。以一虛名居之別宮耶。子白。親章太后督目之報。則其不欲兄歸者。不可謂非情也。淵聖所乞止太乙官使耳。韋氏既知意旨。不敢復言。且王子之言。千情事尤悖焉。金人果何仇于淵聖。事急且變計矣。吾急之則居爲奇貨。吾緩之。卽借爲兵端。邦昌劉豫。猶假以塞中原士庶之心。况舊爲君者耶。若淵聖歸。而帝

則不能爲景皇。則不其日夜慄慄。而帝之心已不敢盡付諸將矣。立奪其兵而勿置之帝之安不安于和而安于三將之失兵。此則深隱微。亦帝懼兵之一也。

附史論

九十七



書郭子章鍛說後

郭氏曰說文鍛小冶从金。段聲推之而已。不消故曰小冶。廣雅曰鍛推也。謂之錕。益未晰。一日有說以竹林七賢圖者。叔夜之後。小童持鍛隨之。其形似農器之銛。銛。錐也。又音秀。鍛也。則鍛之爲銛。明其叔夜不樂仕進。一意明農耶。一日讀韓非子外儲說。造父之駕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說在推鍛平夷。榜槩矯直。比讀其傳。推鍛者。所以夷不平也。榜槩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

史折

猶將集

郭氏書後  
九十八

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齊閔王趙主父。皆不能用椎鍛榜槩。故身死爲戮。而天下笑。乃曰。嘆曰。叔夜好其在斯乎。朝廷不夷不平事。觸目而是。邵陵之高貴之弑。皆叔夜所切齒扼腕者。恨不得借鍛之而未可形之齒頰。不得已寓意于鍛。夫忠義一也。顯行之則爲博浪之椎。殿前之劍。陰憤之靖節之鋤豆。叔夜之鍛柳陶。豈真好鋤。槩豈真哉。意在鋤之鍛之者耳。賀子曰。郭氏此辨。精多用物弘矣。然實不免于心勞目拙也。

廣陵散解吾雖美其文辭終亦不能不謂其

以淮南爲廣陵。猶似風影可借。若夫以銛爲鍛。于圖圖吾不知。而吾何人。豈愷之留。錄之僑。去未遠者耶。若後世俗工之筆。何足信也。按世說。稱康于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則與錐大不相合。其爲冶無疑。大抵古人不諱言其僻。故子瞻作寶繪堂記。以嵇康之鍛鍊與阮孚之蠟。劉脩之結髦。並稱。如謂康寓意于夷不平。矯不直。等于良之推雲之劍。則結髦者亦可牽附于北連韓馬西。

史折

猶將集

郭氏書後  
九十九

招璋魯東合孫權耶。噫。何鑿也。淵明本傳亦無種豆事。當以其詩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之句。則其詩中桑麻松菊尤不勝指何物不爲。寓言如此。識解起于漢人文致揚渾之罪。摘其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爲箕。何剖字析目爲譏刺。怨望然。詩人之言固多寓意。亦豈篇篇寓意是有比而無興與賦也。此韓非舉燭之說。蘇公所以喻揭簫也。

史折鑰編目錄

自序一首

辨離合對禹問

辨徐邈卜世論

辨李德裕三國論

辨程晏蕭何永繼論

辨牛希濟石碣論

辨牛希濟本論

辨歐陽脩春秋論

辨尹源唐說

辨王安石伯夷論

辨王安石子貢論

辨王安石讀江南錄

辨蘇洵項籍論

○辨蘇軾魯隱公論

辨蘇子瞻三都論

史折鑰

省舟集

辨蘇軾孫武論

辨蘇軾論伍員

辨蘇軾論秦伐楚蜀伐魏

辨蘇軾論秦伐楚二

辨范增論

辨蘇轍論秦論隋

辨蘇轍論語說秦伯

辨蘇轍論昭烈

辨蘇轍論曹操

辨蘇轍論羊祜

辨蘇轍五代論

辨蘇轍郭崇韜論

辨蘇轍馮道論

辨張耒漢文帝論

辨陳湯論

辨晁補之祭仲論

辨晁補之論晉文公

辨晁補之論不誅李楚琳

辨晁補之論李克用

辨楊時簡相如論

辨陳亮論薛公

辨陳亮光武論

辨陳亮論鄧禹

辨陳亮論曹操

辨陳亮論呂蒙

辨陳亮度申之變

辨洪邁論周亞夫

辨楊萬里論狄仁傑

辨陳傅良堯舜論

史折鑰  
編目錄

省舟集

二

史折續編自序

舊於子史大家集外更喜二書劉彥和文心雕龍劉子玄史通情乎彥和譏雄章之文其書仍不離雄章風氣所同信難自援乎子玄但論作史之失未及論史之失亦屬遺漏余故作史折補之自梁迄今又已千載體製多彥和所未見故爲文隱以廣其類第史折僅折衷于本朝諸公所論著未遑前代文隱分類既廣扞辭遂繁已閱數年僅得就半商畧千古之高卑固非可歲月就緒也而余病日增家日減常恐此志不竟既脫藁音亦

續編序

舊序集

無力鉅梓昔司馬名山之業彰自才鋤李賈嘔心之篇賴有良友予今楊憚難期沈子明安在更慮一日無余此書亦便廢失徒耗歷年心血所懷不白于天下殊可痛惜且予此書雖商確文字其關身心家國之事者不少非僅尋章摘句之言也幸史折已成世亦稍稍知之而文隱中論辨說讀四款間有及前人之談史者特先抽出刻附集後爲史折續編夫予折史之旨已具前編太率虛驕之氣獨見一偏執守經之常不知權受咸所不取惟論世推人因時度事故寧抱愆作者不欲添

評古人庶于昌黎所云發潛德之幽光誅奸回于既死無愧云此竊取之志也若以翻案見奇則吾豈敢江東樂子賀裳自序

化映鍾字伯玉別號鰥叟三文人蒙頑明爲名諸生時後清大張采受化稿迨維斗周鍾介生華摩舉後赴四方雲

舊序集

舊序集

集響應各以類從

史折續編

曲阿賀 裳黃公樞

古喈徐時勉克勤閣

係男 龍翔士雲板  
應仲小范板

辨韓愈對禹問

韓子曰堯舜之傳賢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夏後世爭之之亂也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以爲聖人不苟私于其子以官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賀子曰非也夫謂前定則不爭不前定則爭

史折

續編

一

亦惟定于傳子故不爭耳若人人傳賢忽爾傳子不卽爲爭之端乎不見夷昧違諸樊之命不傳季札卒有光僚之亂乎定于傳子夏商之後始然吾觀盤古至陶唐凡數千年君不一姓當時不但無征誅亦併無揖讓何以易氏改族也則德盛而人自歸之孟子卽人歸爲天與之說斷斷不謬也卽如帝堯雖高辛之子兄摯已立九年矣諸侯舍摯歸堯堯受不辭則上古之事與後世不同實無前定之說也舜相堯施澤於民久雖無堯之與天下亦歸之矣但多一執中之訓遂覺其知人之明

遷於隆古諸君耳舜則不過踵行前事禹非不欲傳賢

奈人必欲與其子故但譬放意荒絕無卜世卜年之慮

此雖與子實猶之與賢也子之賢不肖固非人之所能

爲也故曰天也韓又曰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

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按後世亡國之君惟劉

子業蕭寶卷高緯楊廣真不減桀紂若周赧漢獻唐昭

宋端不過以失勢失國其受禪如丕炎洋覺豈皆大聖

人亦莫敢爭則所云古今一揆僅可言其大概不能錄

稱寸量以求其合審矣然韓亦有言合道其言時益以

史折

續編

猶將集

二

難理此不易之論也故稽古則孟子之言爲確垂後則

韓子之說爲正

辨孫卻下世論

孫卻曰周成王定鼎雒邑下世三千下年七百夫帝王位重憂崇非樂兆民之上故夫君民者遇聖則禪之不過則以子繼之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下下世耶賀子曰斯言固爲儒者所宗矣然則成王非與按詩考下維王宅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則武王已先下矣使不爲後嗣計安用下哉其次章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則并當咎武王也嗚呼何言

史折

猶將集

之不惜也夫謂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今後世驕奢以虐民此言出自妻敬推敬之意不過謂周形勢弱故雖德未薄而不足以制諸侯漢以戰爭得天下不能比隆成康非都關中盤脫捐背不可此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乃反言尖之虎豈欲仁不欲富哉可據其說也夫商周不同虞夏所不必諱如舜禹真有天下不與耳漫有慙德武未盡善季札言之孔子言之然其時世亦不得不爾也湯武以天下讓于人人孰敢受若仍立夏殷之

後則勢所不可也吾竊怪小儒好舉上古之事苛律後人也

史折

猶將集

甲

辨李德裕三國論

李氏論三國論魏最富吳蜀則吾不然其說其言曰魏自明帝政歸仲達齊王已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係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吾觀裕之取晉內剪盧循外則平燕定秦道成取宋亦先擒桂陽王休範蓋悉用斯術誠哉是言也至黃皓么魔既豎但當責後主不宜信任荒疏政事忘戰守之備乃責皓內修武侯舊典外制姜維驕武不亦迂乎且維驕武亦未可盡罪也維不

史折

第將集

五

伐魏昭終伐蜀武侯所云不伐賊王業亦亡也若以屢歲無功少之則祁山六出亦何所成就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武侯不負昭烈維亦不負武侯欲承其志况陰平不守劍閣尚支非維數出師挽魏魏益輕蜀無人恐不待建炎之日矣觀其在鍾會軍中私與後主一書可泣鬼神此真義士雖知幾不足忠烈則有餘矣何忍輕之又曰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靈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嗚呼此可泛言古今大勢又不

可爲皓緩罰也蜀亡而昭亦旋沒矣英畧非祖父之比亟欲營立家門內成篡事當時外摧強敵內紹大統人心尚搖搖未定自當遵養休息祐預屬表平吳舉朝猶多異議至皓已擒捷書未達賈亮尚有腰斬張華不足謝天下之語則當日人情可見矣祐曰孫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王濬亦曰若一旦皓死更立賢王則疆敵也則吳之亡實皓殘虐之罪緩亡國非其自專生殺之能也抑吾于吳事有感焉大帝新亡峻

史折

第將集

六

繼逆亮之戮辱何減芳髦休亦幾幾不免竟殲大惡豈得不移者堅與策未嘗有辱后妃醜皇子之事權亦未嘗自築山陽之館也但吞併隣郡坐據江東而已故失之于敵國終不失之于強臣不則符生劉子業亦豈辱主哉

辨程晏蕭何求繼論

程晏曰曹參不能孜孜其君於成康之政而荒於酒幸不同義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妄言以惑君也就名爲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爲善求繼以曹參爲堪其後故論之賈子曰斯語誠詞嚴義正矣抑思成康之後有幾成康昔人所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漢起徒步有是積累乎高帝雖勤秦滅項終其身反者如蝟毛而起未享一日太平其沒也猶以中淮南流矢致疾惠帝才不及父當其新

史折

舊唐書

七

立中外尚猶洵洵正宜與民休息之日也故高帝擇曹參使繼蕭何親語之曰后正取其不紛更制度也縱無何之薦惠帝必不悖父語而別求相奈何責何不著求繼哉至謂何吾所以爲法律是權天下之章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吾君爲成康之君民爲成康之民夫何起刀筆安知儒者之驕語帝王但見民苦秦虐出之湯火母或優之卽足矣又曰若不可以爲廢作卽文帝除肉刑不爲漢王仁聖之最也夫罷肉刑僅一事耳餘何所改且肉刑實設自上古不始秦漢除之則文帝之仁也未

除亦未可謂曹參之罪也大抵當古戰之餘惟宜安養繼創業之後止在守成勝殘必俟自年近仁同須必世享國日淺之時安足語此雖然亦惟有高帝之靈定蕭何之畫法故可遵守參外雖醉而中自醒耳若如憤其露之變而飲醉求醉憚右卽之至而痛飲悲歌與夫軍語散髮吏部盜擄征南倒着接離僕射三日不醒彼是何時勢而沉醉若此則如程晏所云加以義和之譏不爲過也

史折

舊唐書

八

辨牛希濟石碣論

牛氏論古尤疎。苟息崔烈僅相率耳。論石碣則迂謬極矣。謂已爲大臣。國有亂賊。而不能討之。忘其君也。父子相欺。以成殘忍之計。是忘其親也。知州吁必能爲亂。當戮力以除之。豈止一諫而已。知石厚必從。吁當嚴戮以訓之。無使必陷于戮。夫碣何嘗不祭厚。厚自不從。碣從父言。至州吁弑逆之罪。未著而欲君誅其龍子。能得之于莊公乎。不告於君。矯命而行。莊公能不罪之乎。又曰。厚能問其父以定君之計。是知是非理亂之理也。是尊

續編

荀清集

九

父子之道。無疑父之心也。不若告其子以理。曰。州吁爲臣弑其君。天地所不容。是以吾禁子之游。且吾爲大臣。不討賊。是吾有殺君罪也。使州吁朝陳。且勿往。我將報之。若然者。可以保其子。全父子君臣之道矣。嗚呼。碣非愚者。令厚可言。寧煩牛。生于千載。下代爲書。計若不可言。而輕洩之。石厚或告于州吁。大義不得伸矣。碣欲討。吁自不得縱厚。必假手于陳。者在衛則從。黨衆盛往陳。不過從者數人。易爲力也。且夫父子異心者。固非一世矣。都惜乃心王室。都超爲桓溫謀。王不使父知。臨終恐

以痛已傷生。始命門生以巾箱往反密計示之。情因慙。哭曰。小子死恨晚。今情早知之。必禁超。超必不從。情亦必不能全超矣。但厚愚而超智耳。嗚呼。忠如碣而猶責之。何以爲臣子勸哉。

史折

荀清集



辨牛希濟本論

牛氏曰小人奸臣惟樂于幼君少主若保婦之態也以提其耳目導其言語教其喜怒行則行止則止易爲之使欲求天下之治可乎其卽位也降先君之册家宰與百執事延頸內向而朝新君焉袞冕端拱默于殿上雄扇焚煌香煙蓬勃紛紛然莫之知也班列于百稱慶而退至于積年之中宰政大臣延美入閣私述聖德舞蹈而已使有言者皆申有司徒空言耳敢及于時乎敢及于執權亂政之人乎設有一言明日之制行矣不復用

史折

新集

主

矣其朝退也黃門伎女聲樂聯羅俳優之人調笑相雜以至于內殿又日幸于兩軍游于其所其從樂乎斷可知矣故自軋符之亂至于今日莫可救止蓋少主奸臣之所爲也璧子曰此言痛陳陋習情形甚切但作論之後須周觀遠覽不可據一時一事立言必欲含納庶之分亂長幼之序則斷不可移世人君未必真如趙鞅之辨伯魯無恤少着于愛情則害不可勝言矣夫卽審能如賢而宣公猶以亂宋壽夢亦以禍吳若如降文入獨孤之語明皇中林甫之譖李瑛猶不過一身寬抑楊

勇禍延宗社矣且治亂不必盡關少長石敬瑭疾革抱皇子重唐置馮道懷中意欲立之道聽景延廣邪說宜立長君遂立其侄重貴喪中卽册叔母爲后黷亂人倫又挑募強胡身俘樂而國威若勿上繼祚系維翰等輔之必能緝和契丹十萬橫磨劍決不敢輕試也且廣延光之政何如元初宋紹聖之事實愧元祐一人之身尚然可輕言廢竊立長乎夫事變之來無定必童騷如惠帝狂酤如天元則衛瓌撫座王執持鬚真屬忠靈若非與前所棄而輕建國本今後世庶孽陰懷非望之心

史折

新集

主

如邪私敗集苑之志牛生此論幾于一言喪邦矣

辨歐陽脩春秋論

賀子曰：盧陵春秋三論俱非。趙盾尤謬。盾前後弑君者，不一人矣。豈必皆躬加刃于其君？如魯隱公之公子驪、閔公之慶父，皆假手于人者也。夫按獄者，莫嚴于造意。趙盾雖初無弑君之意，後實有利其君弑之心。且穿何故弑君？徒以君欲誅盾，故盾不殺穿，何以自明？況盾所以可赦者，亦以無其意耳。若穿果奉盾之言，盾即殺穿，自解而其罪愈重。如司馬昭誅成濟、朱溫戮匡叔琮，豈可便謂能討賊以自贖乎？故歐陽子其後頑然未嘗討

史折

猶將集

三

賊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此言亦不可訓也。至曰就使盾爲可賞，穿爲得免，此言是矣。但春秋以一字褒貶，不能既書盾又書穿，如殺奚齊、卓子，里丕及七與大夫同之春秋止書一里克，懲其首惡，餘不悉載，以自有記言記事者在也。歐公徇其一偏之見，不虛心締思，其責從傳者曰：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如此三論，益新奇可喜哉。

辨尹源唐說

尹源唐說之旨，蓋卽竊昔人封建論之唾餘也。其言曰：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此惟周之齊、晉尚有其事。至唐朱泚之亂，誰發一騎勤王者？李晟靖難，仍用禁旅。懷光雖一解圍，仍叛。而與泚合矣。而曰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叛亡者，田悅叛于前，王武順于後也。不知田悅、王武俊、朱滔、李納，不相率背朝廷而勸進，則希烈不敢遽稱尊號，以困襄城。德宗何至發涇原之卒，致激成朱泚之亂乎？又曰：憲宗討蜀平

史折

猶將集

古

夏誅蔡夷、邲兵連四方而亂不至，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真之叛，先論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也。余觀剪劉闢，但用一高崇文，絕非藩鎮之力。蔡人殺死正以王承宗、李師道爲之聲勢也。承宗反覆跳梁，獻德祿而復旋，許自新而又叛。元濟平始破胆，師道亡益喪氣，未幾亦死。其弟以孺子懼禍，始解甲歸朝耳。至武宗平澤潞，苟三鎮先不負固，何畏其連衡？況何弘敬初亦逗遛，賴李德裕反其謀，遣王宰將忠武全軍，經魏博直抵磁州，始令皇出師。蓋

史折

舊唐書

五

惟善駕馭之故有騎用微勞不且成掣肘大患矣及朱  
 溫篡逆絕無與問罪之師臣復唐社者何貴于有諸侯  
 耶若云自古無不亡之國則易若初無諸鎮可資前此  
 數十年之叛亂戰爭生民肝腦塗地也乃曰劉仁恭輕  
 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河北之事去矣向使田承  
 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其勢宜莫敢先動則尤謬  
 妄之甚河井三鎮誠如所云當時惟太原敗勦方固重  
 固不可苛責淮南與蜀咸虎踞一方即錢鏐馬殷之徒  
 亦擁勝兵數萬各自封殖莫肯仗義則諸侯之不足恃  
 審矣若云田承嗣則唐室未衰首行悖逆為安史立祠  
 謂之四聖今與溫同時不行其誣李實臣之故智則亦  
 如黑獺之于賀六渾耳至朱滔武俊則李希烈氣焰未  
 及溫之半已推而帝之而能為異于礪山盜國之日哉  
 勢必與羅紹威之勤早滅唐以絕人望無異也史不云  
 乎溫以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  
 潞州內叛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離心欲速受禪  
 以鎮之則逆志已成亦不在河井之強弱也朱泚李希  
 烈之事有明徵矣大抵唐之失策有四而速亡之道則

史折

舊唐書

五

別有在肅宗任李抱玉推僕希遷而遂授之節鉞使將  
 士得事廢立之權其失一也代宗不竟田承嗣之討還  
 其爵土使驕鎮上輕朝廷其失二也田弘正王承元劉  
 總已納降土處置失宜致河北復失其失三也昭宗不  
 乘李克用誅王行瑜之威并擒茂貞致岐華凶狂逆溫  
 因得收田父漁人之利其失四也然皆枝葉之害未撥  
 本根僖宗任一令夜遂致廣明之禍及賊平戰士之賞  
 未酬又以為令孜之功致功臣憤怒犯闕呼鬧其後南  
 北司愈相水火各藉外兵為助而太阿之柄倒授之人  
 與漢末無異矣乃以唐亡係河北之弱此不但不知事  
 變亦未深究亂源也腐儒之膠成議如此

辨王安石伯夷論

王臨川強辭悍氣于宋人尤爲奸辯然意見亦多偏如論伯夷則以叩馬之事爲說其言曰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當是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嗚呼是何言也紂雖不仁而尤之君臣之義不可廢伯夷豈蕭道成蕭衍之比哉且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論語載之豈是妄語況伯夷自以尊父命而遜國故孔子曰求仁得仁避紂就泰于周孟子以前無是語也何爲信孟子遂不信孔子介甫以楊雄仕莽爲合于明夷伯夷則謂其不應諫武爲人不重忠義文雖工何取矣

史折  
猶荆集

七

辨王安石讀江南錄

臨川諸讀筆方詠高如八司馬孟嘗君亦復何議獨江南錄太深文吾疑其莫須有也凡事日擊者猶有孟弓蛇影之說况傳聞亦無而自云以情得之乎夫亡國之臣倒諱舊君之失陸生辨亡不但著孫皓之惡亦不載諍臣之咎鄭公作李密墓誌不述王伯當勸其無叛錢奉詔作江南錄不錄潘佑諫表亦此意也錢肅君之亡故不忍言其過非有意于匿佑之辭也若不彰人之諫而自彰其諫真所謂忌嫉爭名鄉黨自好者不爲矣

史折  
猶荆集

六

故鉉之諫與不諫未可知也遽云大凡毀生于嫉嫉生于不勝鉉與佑皆有文學而爭名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汙以他罪此人情之常不亦鍛鍊周至乎且吾卽以王氏此文證之所引季梁在隨楚人不加兵虞以不用官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楚終伐隨季梁尚未去國也納璧假道官之奇始諫此皆載在左氏彰明昭灼王氏求伸其說不難顛倒原文况曖昧而出于億逆者耶

辨蘇洵論項籍

蘇氏責項羽不疾趨咸陽，輕用其鋒于鉅鹿，使關中爲沛公先入，因失制天下之勢。此其言辨矣。實非常日之事也。武信君初死，懷王赫然奪項氏之權，別命宋義爲將。羽時方爲偏裨，去住安得自由？至殺義之後，羽已處屢虎之勢，惟有討不反顧，亦不暇復統兵而西也。又并以責義曰：「義號知兵，殊不達此也。」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沛公先據關矣。其言尤爲踈甚。義豈羽之將哉？彼與沛公同事懷王，同受懷王之命，視沛公之

史折

舊將集

左

史折

舊將集

中

則又非矣。孔明之遇昭烈也，已在南土，豈不知秦漢故都可以控天下哉？曹氏業已據之，無由得也。惟荆益之主一老而荒一闇而弱，可以取亂侮亡，亦不得已而之于是耳。乃輕加詬管，何不舉本末以觀之也。

辨蘇軾魯隱公論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公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攝或不謂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古者攝侯大夫之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下以當立者爲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又曰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自東漢馬鄧不無議而漢呂后魏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

史折

猶將集

三

續蘇子瞻三都論

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孔融以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季氏視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忌刻枝害如此孔子安能以是時墜其名都出其藏甲也哉考于春秋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得政與氏三桓異之與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

史折

猶將集

三

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湓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賀子曰蘇子之言辨矣然猶未深詳當日之事也齊魯之事既自殊故孔子與晏子匡救各異魯自慶父搆亂季友有靖難立君之勲後復有僞如之事成公與行父君臣同處患難難寧亂定大權一以委之襄公之立也少遂下移不返閱歷數世根株深矣陳完羈旅來齊雖

史折

舊將集

三

亦累世然命卿自有國高列朝各有公族諸大夫如棠鮑之家不止一人陳氏之先從未經執政族微位卑故惟陰行私惠以市其民非若三桓敢竟行僭竊也三桓事顯而思昭陳氏機深而稿隱三桓皆歸妾之人雖于名起分不過視其主如弁髦陳氏陰險之臣樹德布恩實欲移其君之社稷然魯君失政已久不能驟奪其事權齊國旁落未成正可連杜其微漸故種禍則陳氏較三桓爲更深除患則景公較定公猶差易也幸意如死而斯繼其材謫劣非祖父比陽虎囚之則囚請盟則與

之盟滿圃之行明知殺已私乞哀于林楚而不能往一陽虎不能制况孔子哉孔子中都之宰夾谷之相又大服魯人之心季孫亦遂委任孔子大難得易失者時也時則侯適提邱叔孫公山不弼又率費人襲季孫二子方苦于內亂孔子因亟亟于墮都故亦樂于從命而邱最先墮費亦隨墮孟氏獨無家難何忌亦稍點因聽公欲處父之謀成迄不墮然使齊人女樂不至定公信用猶專豈終令奉命者無庸僞強者得志哉當不僞一園之遂止也三桓業已陰覺欲去孔子而無繇定

史折

舊將集

四

公實一肅才忽迷辭色而不悟君子見幾不俟終日豈必待于美女之破舌乎此魯事之無成三桓之有天幸也陳氏雖淑民心于豆區釜鐘之間方且修飾小節如討慶封之亂則僅志其本分施疆之室則盡致于公召子山于商子周子城子公公孫捷以歸皆資其需用反其封邑公子公孫無祿者悉以已邑分之此與三桓四分公室事正相反故不惟國人舉之卽景公亦以爲忠同列咸以爲義獨一晏子識微慮遠知其以小往賈大來求濟無涯之欲也夫聖賢雖得君行政未有不本于

人情而可以濟事者發人未露之姦則沒識之夫不信  
阻人施惠之事則被澤之民怨咨此豈如臣無藏甲大  
夫無百雉之城可以言其非而徑行不顧者蚩蚩之  
流何知大義利之所在歌舞之耳景公不能薄飲交欲  
禁陳氏之厚施則晏子者怨尤之叢而謗訕之數也子  
子乎身之不保陳氏無虞恐變生社稷矣故雖私憂過  
計隨事獻規每引而不發至路寢之嘆公有以德之言  
始敢正言無隱晏子言非不切也策非不善也奈公自  
憚于循禮而曰吾不能矣可若何雖有浩然之氣將何

史折

卷將集

五

所施且孔子亦惟不脫冕而行未嘗諫女樂之受夫晏  
子自不可較量孔子但生當其世各有萬難自遂之苦  
情非若事後旁觀率爾出言之易也嗚呼季氏終不能  
篡魯田氏遂至于危姜正如董卓迄于無成王莽遂能  
有濟故從來不軌之臣奈奸尤甚于剛惡庸君偏不悟  
也抑景公不討意如傳至孫遂有舒州之憂哀公不討  
陳恒至末年卒有遜越之患蘇子謂克田氏則三桓自  
服此則正論常嘆相傳存魯亂齊出于子貢何與孔子  
大悖考左氏內外傳無有固知爲縱橫之士假託云

辨蘇軾孫武論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蘇子曰以將用之則可以  
君用之則不可天子之兵莫大于御特天下之勢莫大  
于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昔唐之亂始于明皇自肅宗  
復內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  
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于孤窮之中至憲宗天下各  
平矣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蓋以將帥之臣養寇自  
封也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憲宗  
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莫可用而劉旌者崇文所忌  
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寔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  
擒劉闢此御將之法也

史折

卷將集

五

賀子曰此言養寇要君之弊誠然矣惜其未達武之旨  
也夫孫武所謂將能而君不御者猶陸贄所云秦果干  
里兵勢無常違爲規畫未必合宜違命則失君威從命  
則害軍事不若假以便宜使智勇得伸也豈欲成難友  
之勢如唐河北諸鎮哉嘗思高帝捐一而于淮陰囊沙  
背水悉聽所爲及定魏下代破趙輒收其精兵以去故  
信以爲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耳帖服不敢萌異志豈



在牽制之哉。大將帥不和幸而功成。尚有楊僕帝兢之相傾不幸。事情遂爲邵宏淵李忠徹之喪敗。此用兵之深忌。而曰開之以其所利。授之以其所忌。此敵強則速之降。兵強則速之叛耳。烏得以高崇文一事概其餘哉。至兵凶戰危。冒白刃而不顧者。賢者貪功不肖者競利也。故戰勝即使得其所獲。從來激勸之道必出于今。使全出于國家之賞。不惟帑藏易竭。兼亦必不能入滿其志。若欲使之不務得財。雖韓白無以用人。此求其不好戰。則有之復欲使之樂戰。必無之事也。蘇子又援引

史折

猶將集

毛

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于民。所得于敵者。卽以予之。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則竊有說焉。叛秦者皆六國遺民。非閭中士卒也。致其叛者。越高蠡惑二世。酷爵加于內。戍役困于外。作事苦賦稅大也。豈由秦民之好戰哉。大率黠武不可厭。兵亦不可觀。符堅所以召亡。晉武所以養亂。而知兩者之失。其弊均耳。吾友覆觀此論。亦不全爲武發。特借武以言御將治兵。當如是耳。而其言不能無弊。其首篇曰。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吾卽以此言評蘇子。

辨蘇軾論伍員

論伍員范蠡文種蘇公之善者也。然語員亦失。核其言曰。楊雄曲士也。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卽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謂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官之資淺。冷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按員羈旅入吳。實非宗臣。彼自感國恩。任用得報。父讐故盡忠極諫。以身殉國耳。季札真吳之宗臣。竟不一諫。人固無責官之奇少。長于后亦不可謂之交淺。淺冷終諫。卽戮何能待。三此皆

史折

猶將集

云

率爾立言。臨文不詳。愼之故也。要之殺身明哲。原有兩途。殷之三仁。同爲宗臣。已自並行不悖矣。

辨蘇軾論秦伐楚蜀伐魏

蘇子。酷喜言兵而實不知兵其特爲規模素定者凡有二策一則歲分師以擾之所以平夏也一則欲間燕雲舊陷之民爲內應所以規滅遠也夫天下惟兵事爲至變故曰藏于九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所當臨事決機非可執成法以懸斷吾固笑其疎矣乃更執此以追咎昔人抑何謬也其論秦曰秦巧于取齊拙于取楚三晉亡猶有齊楚與燕三國合猶足以抗秦秦使王翦將六十萬人空國以伐楚使齊有中主具臣知危亡之無日

史折

續編 狹渭集

元

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此責齊者良是但以此病秦謂當以百倍之衆爲迷出之計如吳肄楚隋平陳則非也兵志有之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非必持重皆得進取皆失也吳隔江淮楚政雖衰勢猶全盛方與晉爭盟諸夏必不能久駐師以禦南方故可數建誘之道罷此弱小攻強大之策也南北勢均雖叔寶荒瑣項之宿將咸在故嚴言掩襲以費其農時頻不發兵以弛其備禦此攻與國之法也楚自從壽春亡形已見項燕一軍實孤注

史折

續編 狹渭集

手

之師特土地猶廣甲兵尚衆可以大衆摧難以偏師滅耳燕以荆軻之故斬太子丹而身置遼東其氣已衰不敢從所慮者惟有一齊而王建下愚后勝貪賂咸陽之金晝夜東馳臨淄技擊不復南指矣凡蘇子所云皆秦君臣熟自籌維知其不足慮者也此而不一舉定之猶欲分師戡肆于至論孔明謂丕父子兄弟且爲寇仇此可聞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抑知曹氏已經兩世規模粗定非如劉項決機兩陣之時陳平間亞

夫則易孔明問仲達甚難若其骨肉則任城獲死平原幽囚餘皆碌碌無能制丕命者且丕撫其臣無操之謫亦非羽之暴賈詡劉曄陳群之徒皆操舊日腹心承牙智謀足以決事未易爲浮言動也況丕立不過七年當其始篡卽先主有夷陵之衄喪失既甚無暇別圖旋遭大喪主幼國危尚虞內變又南方未定吳盟未結故終丕之世不遑興問罪之師而以責孔明明不諱于本未矣蘇子以呂溫欲以空言疎動天下爲書生之論吾亦未見其言之果可行也

辨蘇軾論秦伐楚

蘇子論秦伐楚謂齊人不悟而與秦合任楚亡不救吾嘗是其言矣然謂乘其空國而戰之時掃境伐秦則亦不揣本末之言也齊四十年不加兵怠戰已久秦人日夜習于金華勝負固不戰而分卒然相遇惟有解甲倒戈耳觀其後雖發兵守西界秦師至竟未敢與戰也而曰以久安之齊覆厥兵空虛之秦如反掌豈非過慮哉齊若伐秦秦必回師東向先伐楚受禍耳齊人之失不待伐楚之時伐晉時即宜厲兵秣馬勤修戰備重申禁

史折編

楚齊集

三

約至三晉亡而始與燕楚結盟已後時矣王翦宿將實有知己知彼之能知后勝貪賂齊師決不出即出而久不習戰之齊亦非秦敵故敵于空國一往固非孟浪舉事也凡蘇子不言秦皇業已經思故初信李之言而拒王翦之請宋人好議論而不知兵勢所謂執方瘠病者也

辨范增論

蘇子范增論極工之文實極愚之論也增勸項梁立楚後非真忠于楚也從來起事者多假借高名陳霸先欲剪僧辨則伴爭敬帝唐高祖自笑盜鈴猶始奉代王高歡計弑爾朱則僞立安定侯機倪稍定旋變易之即懷王同時武臣爲李良所殺客說張耳陳餘以軻旅附趙難獨立立趙後可就功增亦此意也增在懷王幕下未發一議史所載數事皆與項氏叔姪謀耳當宋義置酒無鹽項羽于外陰數義罪增無所言及斬義頭衆共立

史折編

猶將集

幸

羽爲上將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增亦無所異同蓋一時草莽君臣事出推戴名分原非素定全視強弱以爲叛附非機權智勇實能駕馭則抑之將以激怒任之大權使一去而不可收項梁雖立懷王而兵權自握懷王虛名耳梁死而奪其軍羽固快快特以新敗外懼于秦之威內懼士卒之貳不得已而含忍懷王既并軍自將不于此急自淬勵躬冒矢石爲士卒先立大功服衆仍泄泄安享彭城輕以其軍授之宋義義又徒工大言實無奇畧士卒凍餓身與子置酒高會子又使之相隣國

何以服衆羽乃薛罪斬之羽雖驕悍實亦懷王之駕馭失宜也亦即使羽爲上將昔田臧矯陳王令殺吳叔蘇首陳王陳王賜臧令尹印蓋力不能制始務求安捨操中互相猜習習不爲異此增之視殺卿子冠軍迫爲固然且其心亦未必不以羽論爲是也蘇子乃曰能誅羽則誅之夫項氏世爲楚將衆望素屬況已定江東拔襄城救東阿討景駒斬李由再破秦軍事功灼灼耳目而持論又正故諸將懼伏莫敢枝梧增一皓首匹夫素無勳績遽起而誅大將入誰服之毋論羽不易誅卽誅羽

史折

猶將集

三

而當陽君蒲將軍之屬必將有變如沈田子矯令殺王鎮惡王修遂殺田子劉乞又斬王脩赫連勃勃乘之秦因不守令增果能行此必于是外不能解趙之圍內先自亂此代秦驅除耳若云去耳史不先叙其爲人乎年七十素家始好奇計未嘗沾楚一命其先世又非楚之世家巨室身又非輕功名重忠信之儒者正所謂攀鱗附翼祈建尺寸以展其奇耳彼雖勸立懷王懷王竟未有不次之賞而懷王之才畧又所洞悉彼豈爲一卿子冠軍輕去就哉若以宋義之號冠軍出自懷

王之命則遣沛公西入關固懷王之命也如約令王關中亦懷王之命也而欲殺之鴻門塞之巴蜀其謀悉出于增增既無有于沛公又何有于宋義哉觀其拔劍撞斗曰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則事事爲項氏惜無論項羽增之胸中久已無懷王矣而曰與之同禍福豈其然哉且蘇氏盛稱懷王之賢吾亦未見其然令長者扶義而西出自諸老將之謀擢卿子冠軍爲上將則因高陵君之語別無一事足以服諸將之心奪項氏之氣也嗚呼高祖猶云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

史折

猶將集

四

擒懷王不能用增僅使爲末將此增之所以就項氏也陳涉不以餘耳爲將軍遂怨之而立武臣爲趙王餘素號不用詐謀奇計之儒者猶復如是況于增素以好奇計稱者乎蘇子謂操長于料事不長于料人吾亦竊謂其明于論理而闇于論事也

辯蘇轍論秦論附

蘇子曰漢以匹夫圖天下勢不得不疾戰趨利秦乘累世之業離閉關守之誰敢謀秦乃以萬乘之資用匹夫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取天下而亦以亡之也余以此言非也取天下者各有時勢所謂時手時乎不再來秦不乘六國可圖之勢而始緩之後嗣之賢愚不一安知不反爲人所乘但既得天下即當省刑薄歛改六國之稅政廣施德澤乃頒刑不已夫却匈奴定百粵開創一統或不容已至阿房之役何必如此

史折

猶將集

三

之修滄海之深不尤可已乎兼以奸邪在側廢賢立昏不亡何待賈生曰仁義不施攻守勢異其言無以易矣隋論亦謬以秦與隋皆因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余以始皇文帝猜疑苛刻立法固爲不善然使扶蘇楊勇繼之其亡不應如此之速胡亥所爲殆甚于父楊廣之惡則桀紂未爲天下雖欲不亂不得然使始皇不崩于沙丘趙高李斯之邪謀或不得行則無賢臣在則扶蘇遂遭矯詔而死此猶可曰天亡至勇之廢則文帝威于天下而自廢之非始皇比矣及見宣華色變始嘆孤

誤我呼楊素召勇來夫贊勇者素也勇立素豈能存其勢自不兩立不見江充之事乎輕泄于賊臣自速其死何其愚也豈盡詩字文氏之報與煬帝語蕭后曰儂不失爲長城公亦自知無不亡之理不咎其無知子之明而僅言嚴法峻令之弊責秦猶可責隋真捨大言細也

史折

猶將集

三

辨蘇轍論語說泰伯

蘇子曰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荊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疆。繼顯宗。唐宋王成器。讓

史折

續編

毛小蘇

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蔡子曰。子由折其兄之言。魯隱宋宣則是矣。其引東海王疆宋王成器。則殊不切。疆與成器。其心豈可與泰伯並論哉。但可謂之智人耳。光武雖無廢東海之心。東海自有不可留之勢。母愛者子抱郭后廢。而疆豈能自安。如宋襄公亦非真能讓國者。特以母見出。遂讓目夷。目夷陰解其意。堅不肯受。乃以目夷爲仁。使爲左

師。強之意亦猶事公惜顯宗不能如目夷耳。然曰夷僅庶長。桓公雖出衛女。不別立夫人。不若陰氏已正位中官。其子隱然匹嫡也。至于廢宗本一藩王。玄宗誅韋氏與之成器。何功可得。天下獨不脫鑒太宗隱太子事乎。王季泰伯同出一母。非有陰郭參與之嫌。統緒相承。又無玄宗定亂之績。故泰伯身爲至德子。聰斷髮文身之說不爲非也。抑吾觀朱子最拘謹之士。而讓天下猶至讓商。其所見固自不妄。實如商。商魯頌已言之矣。

史折

續編

毛小蘇

辨蘇轍論昭烈

蘇子曰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攻勇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援而不足以相斃此言當矣又曰惜乎無有以漢高之事制之者也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西向以逆高祖高祖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不進其頑冒推魯足以爲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

史折

猶將集

无

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三國之君其才皆無能有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推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余意惟答備不宜自將攻吳其議爲正餘則不無事後之言卽如操之奸雄可與悍勇無謀之項籍並論哉如籍者真不智耳高祖惟

在灞上及入蝕中聊一避猛銳然未幾卽襲三秦却五諸侯虜魏并起轉戰榮陽京索間無虛日何嘗徘徊不進此謂之不勇不得況云不智至于三國事勢迥異楚漢不侔劉項同受命于懷王羽雖背約不與關中猶得巴蜀南鄭以爲基業備討黃巾以匹夫應募操時已拜騎都尉及討董卓統一軍爲大鎮備方以小令爲人部曲及入雒遷許則氣焰已成備正厄于袁術困于呂布不得已歸操身在掌握遽能撫其背而扼其吭乎崎嶇輾轉復有巴蜀并擇而取之形勝之地已爲人所先攻

史折

猶將集

平

取之勢有所不便也且高祖猶設罵少禮致魏豹之叛備之所至卽厚樹恩德以收衆心特在北土者操已先收之在南方者權又錄用之士懷知已之威卽失致身之義非如黥布之有郤而可携彭越之無所屬而可招韓信之數以策干而不用挺身自歸也至孔明當先主在荊州時雖參贊軍務惟使督零桂長沙賦稅以充軍實爭三郡取漢中戰號亭皆留守成都未嘗在軍其當紛紜征伐之衝乃備死受托始定南方出祁山鞠躬盡瘁以報殊遇耳何得預以責備哉

辨蘇轍論曹操

蘇子曰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于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禦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夫詡之所以說曹公者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于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備方以窮客借兵于吳吳既修好于公其勢必不助劉因可

史折

猶將集

四

感矣此論殊可聽然余反覆綜其事則未盡然按江表傳載操與權書曰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則詡之策操未嘗不用也但權非臧荼比耳蘇軾曰孫權勇而有謀不可以勢勢喝取也此言近之矣抑追思漢事不特荼非權比其下亦無周瑜魯肅之臣且田橫雖命華無傷田解治軍壓下亦不遺一介于燕如孔明之入吳互結唇齒然燕既從風而靡信亦無一騎向比此田橫所以輕撤守禦遂遣信贗也方操受劉琮之降即徙之青州吳縱

修好豈能仍界之六郡此瑜肅之語所以刺心孔明說之以鼎足言易入耳也夫權不容書自必合備未有徘徊中立可以自存者操於徐州征備田豐請紹襲其後及追向柳城劉備勸表襲許都袁劉不從皆以坐觀成敗卒至覆亡謂權復蹈之乎以此較淮陰破趙之時不惟所遇之敵智愚勇怯遠殊情勢亦自各異固不可一律論也竊思操之失策在驕而備疎蓋徒見下琮之太易不知圖權之甚難將幹雖稱瑜雅量操終以年少忽之末心服也然使水陸並進正兵相遇亦未便復狃而

史折

猶將集

四

務其形勢之盛輕信黃蓋之降強敵在前士猶延頸觀望烟焰已逼身矣嘗聞受降如受敵又云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赤壁喪師其坐是乎至論不從劉曄之計乘勝取蜀爲戒于詡言固深中操心然援樂書銳角之退謂曄愚于謝而稱操之習于用兵則又不然進取之事不同于爭盟競長之師新造之邦亦不與勢均力敵者比也專務持重坐失事機不又有爲虺弗摧之患乎蘇軾曰劉備可急取而不可緩圖此語深合兵機識又高于轍矣



辨蘇轍論羊祜

鄆陵之戰，范文子欲釋楚爲外懼，後千餘年，蘇子因援以罪羊祜之平吳，曰吳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不至于吳滅，而晉亂，余謂此言非也。晉室之敗，搃由惠帝惠帝之昏憤，猶立土木于廟堂之上，屢化稔惡而不知諸王擅兵而不制，聽其互相屠戮，始則不庇其母，繼則不庇其子，後卒不庇其身，是縱敵救世之患，令吳更立賢君也。嘗聞之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吳更立賢君，至于永嘉之日，見中原喪亂，當亦乘羣疾捲卽無遠志。

史折

猶將集

豎

而固守一隅，斯時淵勸長驤于北，李流盤踞于西，吳人鼎立于南，司馬家兒將覆亡之不暇，安得立錐之土，以爲逮逃數復延百餘年之祀也？則觀于後事，益當追頌平吳之功，而反以爲罪，是顛倒黑白也。

辨蘇轍五代論

蘇子曰：唐滅于晉，晉亂于匈奴，漢亡于周，蓋功臣負其勦業之勲，而匈奴恃其驍除之勞，以安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動一功臣天下並起而軋之矣。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君子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卽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誠以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

史折

猶將集

豎

莊宗所以召亂，蘇氏不言，吾亦無論。明宗于敬瑭無纖芥之嫌，卒至宗祀覆滅者，失于不早廷太子而使之掌兵，嫡長懷廢，立之疑奸臣蓄定策之志，秦王防亂而不知父實未死，明宗憤逆而不知子實非叛，內外不通，父子不浹，旬而俱弊，傷哉！朱弘昭、馮質、孟漢瓊等猶稔惡不已，始憚從榮雄悍，乘明宗憤眩而誅之，又忌從珂敬瑭功高，欺閔帝闇懦而間之，及鳳翔反，戈雖與俱，斃明宗嫡嗣珍矣。潞王本非血胤，于石氏固有風嫌，特共爲朱馮所傾，遂成同惡之濟，事過而嫌隙復萌，然其入觀

山陵固已脫淵入柙。此時或崇之高爵留處京師。或界之旄鉞。別徙他鎮。勢必弭耳帖伏。乃志韓昭胤李專美之說。俾返河東。借蛟龍以雲雨。縱虎豹于山林。伊誰過與敬瑭既離掌握之中。使披形勝之地。則圖事固宜。以漸遷移之天平。苟不以昔之移已河東爲殷鑒。耶房葛李崧呂琦皆力言不可。獨聽薛文遇之狂論。真禍來神昧也。然石氏雖懷反側。一鎮之兵。氣力有限。呂琦豫知必求援契丹。請先事與和。歸前刺而遣之。禮幣速律。以長子在唐。必相聽從。此誠伐謀之善策。又爲文遇所阻。

史折

猶將集

曼

國之將亡。乃生此人。是重失也。及禍烈已成。德光深入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兩鎮自幽州趨西樓送之。虜聞內變。勢必返救。則匪敬達之圍自解。然後合董溫琪趙延壽符彥饒劉延朗之衆。直取太原。敬瑭拔絕黨孤。勢必不敵。又不聽從。此唐事之所以傾也。然唐自同光以至清泰。凡經幾亂亡矣。特其名號至晉。華耳豈徒一功臣之爲患哉。至石靈之叛。匪徒負其創業勲高。實由深源追獨力不支。不得不索救于虜。料其始計。亦未敢遽圖帝業。但得崛起一隅。如孟知祥。

之在蜀。卽幸耳。非真有可取天下之機。可乘天下之勢。而舉謂當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吾恐北援不至。則首領不全。尚何天下爲此真事後之迂談。非當機之勝筭也。若漢之數臣。楊邠不知大體。史弘肇幽莽武夫。王章聚歛刻急。誠有以生帝躬之芒刺。招中外之怨尤。然皆披草萊。定荆棘。舊臣專恣有之。負無異志。卽其吝賞峻刑。亦爲國家任怨。舉謂聽之則不可久。安亦非也。雖郭威自討河中人。望漸屬然。朝廷無篡則亦難肆他圖。至其握強兵居重鎮。驟聞內變。卽加禮慰。安猶慮有

史折

猶將集

曼

淮南賜醢之變。乃欲以片紙除之。隱帝真在童李業等真國之妖祥歟。大抵三君之失。不在取天下之太易。而在守天下之無法。且生五代成敗爭于呼吸之時。蘇子欲絕以商周積累之事。則尤大謬。謂無功臣。則不與功臣卒起而滅之。夫古來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臣。未有一人自成大業者。而欲不假力于臣下。此必無之事也。惟用夷狄驅除。乃爲變局。然唐高祖起晉陽。亦借兵突厥。後亦數爲邊患。太宗或戰或不守。一策卒停敵頭。利搖空漠南。不惟洗稱臣之耻。適見向時得權宜處事。

之善焉。嘗考盟便橋時，可乘醉悉縛縱之不擒，及其歸，曲山、獐、羊、馬、耗、失諸將，咸請擊之，尚猶不許，蓋惟不爭一戰之功，務取萬全之策，故克有陰山之績。若帝內政不修，輕與虜絕，陽城之捷，憤怨益深，遂自驕吝，不擒虜，實信劉延祚之僞降，不察杜重威之難持，秦維翰聞急叩關，猶自調鷹不見比遷之辱，詎云不幸哉！然以後人不克負荷，追咎前人之析薪，則非也。抑蘇氏之言亦失核矣。謂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夾門，而後天下定于漢明宗，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于漢

史折

猶將集

四

按鄴都之變，明宗兵不滿百，得李紹真五千之衆，始克成軍。從珂合王建立之軍，倍道來從，軍勢始盛。汴州之入敬瑭，前驅從珂，後殿功非一人也。劉氏經營河南，攻城下邑，皆史弘肇轉戰之力。郭威但謂出兵宜由陝，晉可無遑前邀後之虞，此特料事明耳，不得獨稱元功。至援高帝固陵之蹙，不宜亟召韓彭，以致負功背援，而不

辨蘇轍郭崇韜論

蘇轍曰：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不免讒死于蜀。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俱反。帥兵南向，無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

史折

猶將集

四

賀子曰：此言善矣，惜其不核也。河朔之變，皇甫暉夜傳不勝，因民間說言帝已遇弒，遂劫在禮爲帥。李紹榮往討，在禮欲降。史彥瑗戰手罵之，暉因力戰，是在禮非欲叛也。明宗再討，詰旦攻城，軍士張破敗于夜，先亂直至中軍，逼明宗與城中合勢。明宗泣諭不從，亂兵擁之入城，城中不納。外兵張破敗爲皇甫暉擊斬。明宗和在禮，得出欲趨關，自明李紹榮過其泰，始自疑懼。石敬瑭力勸之，因隨路收兵。莊宗命將來禦，無不歸降，未至而伶人之禍先作矣。是明宗亦未嘗欲叛也。大抵莊宗外縱優伶，內信妖牝，租庸已竭，帑藏不煩，僧尼佛寺之外，不費一錢，致戍卒與親兵咸怨崇韜，設任北征士卒，亦必

据之同反。若曾於洛未必不與。非宗同死也。但人臣功震主者身危。取蜀之功就如取梁。皆出崇輻之策。功已成矣。更求再立大功。抑知威權所在。正讓詔之所可施哉。况亂軍之叛。無不以殺崇輻藉口。則責其不應。西討良是。而崇輻之失。尤在贊立劉后。性非端良。寧思舊德。惟以梗其目前為怨耳。正所謂樹蔭蔡者。遭刺也。亦復何尤。而并墟朱邪之祀。吾猶謂禍輕于罪焉。

史折

猶齊集

兜

辯蘇轍馮道論

樂城最謬者。無如論馮道。援孔子自經溝瀆之言。譏議者之少恕。夫孔子仁管仲為其免生民于被髮左衽耳。道能是乎。又引晏子。晏子誠不殉莊公之難。然至大宮之盟。五兵之曲。兵鉤之終。不易辭。此其去死有幾道。受明宗知遇最深。言無不納。不勸之訓。迫儲嗣。秦王酷死。不白其冤。已愧車千秋。令狐茂矣。至閔帝仁柔之主。非有逆鱗難犯。如從珂不宜激變。康義誠陰懷異圖。咸無一言。帝出不隨。惟索勸進文書。獻媚新王。盧導面數

史折

自齊集

五小錄十四

之李愚。猶自引罪。道恬無赧容。此安可與晏子較也。石氏廢祚。尤被禮遇。當寢疾。獨留道獨入侍。令宦者抱幼子重睿置諸其懷。望以姬公博陸之事。大行甫逝。即與景延廣議立帝。兄子齊王延廣。來自藩方。各位未崇。道不倡謀。寧敢獨議。此豈力疾託孤之意也。及延廣挑釁。強胡李崧猶力言極諫。道竟弭耳依違。劉繼勳後來率引不盡。無因如以契丹不夷滅中國。賴其一言解紛。則杜威初降契丹。欲以胡騎悉擁主卒于河流。趙延壽委曲開諭。勸留之。使脩吳蜀。亦為幸福中國可遂。恕其亡

唐之罪乎至其不辭郭威之拜正其自處新帝借以掩飾但詐讀湘陰傳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之語千載尚有餘悲竟委之而去猶曰篡奪之際雖責育無所政其勇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則必如張繡斷浮橋以阻魏王王僧進醢閔帝而後爲不德耶道事四姓十君皆位宰相寧可同于吏隱者世嘗怪王安石譽楊雄謂其合于明夷以道較之尚薄乎云辭古獨怪蘇子好惡拂人之性也

史折

猶將集

三

辨張未漢文帝論

賀子曰張未漢文論議正而文亦工但當日之事則不如是謂文帝豈無愛勃之心視前目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要君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跡異于韓彭者無幾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慄然內顧而無所恃錙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允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余以果爾則後來獄解當無待于冒絮之提矣其子敬之卒以與公主不相中而奪侯大抵帝之輕勃總由中于袁盎之邪說故後亦待盎言而始釋嗚呼上益莊丞相益畏亦可以知其木強敦厚無能爲矣卒困辱之帝真少恩哉張氏之論雖善全出鑿空吾以爲此蘇子論范增之流然存其說以爲大臣居功者之戒亦可也

史折

猶將集

三

辨張表陳湯論

張子曰劉向論陳湯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說告之者著之今日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陰山之北凡幾單于漢得單于者幾人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一單于也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侯者五人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之憂哉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下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患天下之善計也

史折

猶清集

卷

賀子曰意則善矣亦猶未盡陳湯終封杜欽已爲焉奉世訟冤矣固知其端一開則勢不得止也況郭支惟身殺漢使故可誅耳其無過者亦易得而誅矣余意不必專定單于凡夷狄實爲中國患臣查不願身矯制討平之者赦罪而加封若夷狄無過邊臣生事要功者不但不錄功當治其矯制之罪則刑賞平而勸懲立矣

辨晁補之論祭仲

晁氏曰祭仲白昭公之未立也固已諫其不受齊婚知有後日之禍也昭公不從而及其廢昭立厲又非已志宋實劫之若曰妻君有君社稷無損多矣至高渠彌立子亶齊人將誘而殺之仲雖知之而不往同其難則仲與子亶無君臣之分然也不然則衛州吁既篡立爲君矣石碯亦安得使陳人并石厚殺之哉石厚之黨于州吁猶高渠彌之黨于子亶石碯教陳殺二人尚無罪則齊人自誘二人殺之祭仲安得而與其難哉晏平仲

史折

猶清集

卷

亦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爲已亡非其親嫌誰敢任之祭仲石碯晏平仲易地則皆然夫鄭之亂非一人之力可爲也祭仲固前言之宋既劫之非其死所而三公子又自爭立以及于難祭仲何罪乎卒之送子儀于陳而立之以存鄭者祭仲也在五代時馮道歷事異姓而不預其難惟其草昧力相建奉道以爲不足以死而勢不得去故易世更主依違而獨全世不加惡于道或從而許之至稱其明哲保身其庶幾乎祭仲之以免者非耶祭子曰嗚呼一何言之妄

史新編

荀彧集

卷

也比祭仲子馮道誠爲相似但以道爲明吾保身是何言也至祭仲之罪尤不勝誅真乘時邀利反覆自便之賊也夫袁君有君如鹿上之盟楚人執宋公伐宋宋人曰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秦獲惠公呂甥僞以君命賞國人衆曰何爲而可甥曰征繕以輔孺子袁君有君使愛我者勸惡我者懲蓋君已蒙座一則答敵國之強辭一則激厲臣民之憤語也仲雖被執昭公在國無恙仲能身殉社稷遣從者間道速歸告昭公急備守禦時則子封子都子元原繁祝聃之徒具在咸習于兵宋師嘗數師于鄭未必能制鄭命也况宋雖統仲兼統厲公此豈真心定鄭位者不遇欲得賂耳使仲倍厲之賂宋何難爲昭殺厲况厲隻身歸國非如桓文有泰晉之術存亡與廢惟仲意耳當其既歸立已二年思仲專權不敢明討特假手於仲極不相疑之人及至事泄不敢與較畏禍出奔國人亦無有出聲氣者居十八年豈須臾忘鄭經昭公子廩兩變不敢棄亂返國仲死而始襲執傳取則仲之威靈氣焰實能震服國中矣夫能威行于已定位之人君不能制一在羈旅之公子豈復人

史新編

荀彧集

卷

情吾揣其時矣不惟許賂宋必兼許賂仲如衛獻公所云政惟寡氏祭則寡人仲貪援立之勳如里丕初意本在重耳一聞汾陽負葵之田遂復變計而召夷吾當日情事亦如是也至厲出昭入昭與崇彌有隙仲孚不聞况三子皆君能慮之萌芽未兆之前何反一之禍慮一經之後吾窺其意仲始懼昭公追咎立厲之事疑已推戴不堅不相委任故雖不拒其歸亦不爲之衛生不杜患死不討賊若謂之陰使崇彌吾亦不遽深文至於旁觀生視仲實無所逃責也此安可與石碯比令稱仕鄭必當義不共天力能誅崇彌則誅之不能則亦必有良國如所以誅州吁石厚者何至聽其自斃始爲謾語欺人耶齊人輟高崇彌殺子廩祭仲知之稱疾不往人曰仲以智免仲曰信也則其奸情悉露矣蓋仲有小智而不知大義明知子廩當討而懼有獲罪兩君之名故實爲避禍之謀陰又欲收定策之績遂伴爲微附討賊之意一舉得三利焉仲真狡矣亦安得與晏子比門外之立但不欲與州綽師諸嬖寵同殉耳至大宮之盟臨之白刃終不改辭固亦去死無幾且晁氏之言夢矣渠

彌弑君子。奪竊位。誠爲國賊。何但無君臣之分而已。直當討之。不責其不爲昭公復讐。徒辨其不必與子聲狎。難可謂失輕重矣。又曰。靈公弑。非盾爲。而事由盾起。故盾被惡名。而不辭。蔡仲廢昭立厲。固非已志。宋實劫之。故春秋不書其罪。則吾又有說焉。桃園之變。事由盾起。蔡仲但不靖亂。而非始亂。故畧而不書。此聖人之恕也。孔子不書左丘明書之。此所謂補直。竊傳之。大有益於經。其書必不可廢也。抑馮道特依回隨俗。所保富貴耳。未嘗爲專橫之事。仲廢昭有厲。其罪實浮于道。而才

史新

劉荆集

老

亦過之。方段始封。卽有姜氏何厭之說。取溫之麥。成周之禾者。亦仲也。致莊公屢虧大倫。仲之罪。豈勝摘哉。

辨晃補之論晉文公

晃氏曰。周襄王辟母弟之難。棄王城而居於汜。曰。寧使諸侯圖之。卒用秦晉得入。而後殺帶。襲王之于待其難者。亦是矣。重耳入而殺懷公。則遽矣。諸侯之欲納重耳。皆是也。蓋亦使諸侯圖之。不可哉。文公於是。有愧襄王矣。是何言之迂也。重耳一亡國之公子。可與天下之共主比力度勢哉。在外十九年。歷八國。齊桓公賢之。不過妻之。宗女耳。宋襄公賢之。不過贈馬二十乘耳。楚成王賢之。不過燕享而送諸秦耳。過衛而至于乞食。過曹而

史新

劉荆集

老

薄之。親脅鄭。則不禮叔詹。且請殺之。已不圖歸。而望諸侯圖之。非夢語哉。但吾所憾于狐偃者。申生之下次。卽重耳矣。齊卓子自爲國人所誅。承秦晉之推戴。歸而撫綏臣民。不徒事半功倍。固亦各正言順也。實無延陵子藏之心。僞效孤竹。勾吳之跡。挾詐不售。遂僥倖出下策。以至聚虐心。陰事機。何如小白之先歸。光明磊落哉。晉嘗謂今子圉。釋先君之怨。急迎歸。歸呂卻治內。強秦援外。將何處此重耳之歸。真天倖也。



辨晁補之論不誅李楚琳

晁氏曰李晟領鳳翔請李楚琳以往蓋因欲以申朝廷之憲典而襲叛軍亂將使知悔罪而效順爲計甚速且不可失之會也德宗昏怯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鑑之無辜竟莫申洗鳴呼惜哉以爲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而立田希鑒嚴至鳳翔首誅希鑒而戮害河清者三十人而涇人益靖不敢思亂何獨楚琳之慮耶余以晁氏之論正矣但德宗初至漢中卽欲以渾瑊易楚琳甫平朱泚又欲乘迎駕諸軍之

舊唐集

元

史折

舊唐集

本

況楚琳旣已歸朝檻中弭耳歎爾希鑒猶旣節旌身隸其土若楚琳先謀則希鑒驚駭必結納懷光縱不櫻城抗命亦且奔赴河中取之不至若此之易此亦暗合兵機蹤跡似不均未足責也

辨晁靖之論李克用

李茂貞與韓建王行瑜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李克用破行瑜請擊茂貞昭宗不許晁子曰唐所以不亡正以強藩相制也使克用遂滅茂貞唐亡更速賀子曰此言謬矣克用甫退即驕恣自如再犯京師剿至鳳翔之幸朱溫乘機迎鑾大權遂失通勒徙都游行篡弑唐社以墟令茂貞早誅則韓建喪膽劉季述無所施其逆謀韓全誨無所用其奸計諸王何至有石碣谷之慘岐汴何至紛爭朱溫縱有飛揚跋扈之心何敢遽圖非望

史新編

舊唐集

古

夫克用乃唐亡之後王建說之各帝一方而曰此生庫敢失節者也若以沙苑之夜疑之則上源驛之事由在於溫朝廷不分往直武人之性况出自夷狄安能無快怏然但罪狀令致至焚燒積聚刺殺近侍悉朱玫所為妨幸鳳翔再走寶雞則田令孜之逼脅也不念其平巢剪蠱之功中溫奸計遽出無名之師張勳之敗孫揆之死彼自殺死固非犯上且無論弑篡如溫即以茂貞韓建所行觀之果何如克用也夫謂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乃當時奸邪誤國之言無咎亦信之為口實耶

辨楊時蘭相如論

楊子曰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大璧之存亡也相如以孤單之使逞驍怒之威其危如一髮引千鈞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微幸不死難矣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累也賀子曰秦貪暴之國也即以璧予之亦終不免代徒為所輕耳然以一璧而輕伐人國秦亦不為必行上黨之事趙資負曲始大舉以攻邯鄲其先欲易璧者可強奪則奪之不則勢亦中止猶使齊后解璽環意也

史新編

舊唐集

古

皮幣犬馬珠玉之說以責趙王廉頗諸大臣可耳相如方為宦者令舍人何從佐末議繆賢之舉固以其能完璧相如之自請完璧乃毛遂所云今日請處囊中意也若夫洩泄之會與夾谷之盟何異但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使士兵業夷齊人喪膽已耳何嘗法而不往哉責其挾萬乘之君以蹈危事雖慎重之言殊無應變之累矣

辨陳亮論薛公

賀子曰書生知經事而不知變故好生議論薛公策豈布三策陳同父力辨其非謂出上中二策亦無救於亡但因以逆犯順民心不歸故耳不知此特常勢非所謂千享國日淺之日也齊魯燕趙韓魏之地漢初取之鄰國舉又奪之功臣以王其弱子異姓王惟一盧縮未免懷疑時陳豨雖敗猶在匈奴舊燕王臧荼子衍說張勝以稀等已盡次亦至燕綰遂陰與稀通運兵不決此卽薛公傳檄燕趙之謀也布雖不知衍竟代稀行矣薛

舊將集

卷

公豈妄語哉趙本張敖之國陳稀一勳常山亡二十城故燕趙曰傳檄齊田氏之國淮陰又王之信在則不易取王肥孺子耳德澤未深雖有曹參在乃布所謂不足畏者也雖取齊力豈遽疲哉故薛公曰山東非漢之有也中策并韓與魏者彭越之死爲最究民情亦所易捷然不如取齊魯連燕趙盡河而守形勢尤便故曰中策此皆深按情形非率爾立言者高帝老于兵矣猶善其策書生素未親戎旅忽于千載下據紙上腐談輕笑之徒爲識者嗤而已

辨陳亮光武論

龍川光武論于諸論中較無迂謬然縉思之則亦必不爲之事固可已之談也其言曰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開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巖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爲可急關輔爲可後哉余以更始難圖弱舊嘗君之令光武入關何以相接徙之手項羽之于

舊將集

卷

義帝也廢之乎高歡之于魏節閔也幽之乎侯景之王梁武也禪之乎唐祖之于代王也此無一可爲者也夫更始光武同係宗室素非君臣始事者又係伯升無功竊位又不能定亂任貴戚縱橫諸將擅命故鄧禹笑其常才耿弇策其必敗蕭王之拜實餌罷兵疑忌已成食就其徵徒爲伯升續耳天下終爲他姓所得故薛留河北不失爲應天順人不則鄧南之事未免太早遷鄧禹入關不令亟救更始徒令旁觀俟斃假手赤眉難以爲臣節勸矣又曰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群盜

據起山東。竊述猶虎狼之獠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逞。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辟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竊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使燕趙未平。而西取關輔。則逆與竊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竊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懼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內河北。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何時一也。此其脩工夫。及考當日。又不盡然。赤眉上隴。欲西據

史折

新集

奎

將楊廣敗之。又追敗之。涇陽呂氏間然。特小舛耳。延亭擊達安。始死者十餘萬。卒時未降。述也。廖湛以十八萬擊劉嘉。嘉大敗。之手自斬。湛嘉宗室子。自王漢中。不臣隴蜀。至呂鮪與公孫述。述逼寇掠三輔。竊述兵佐馮異擊之。述討竊扶安王。鬻斬其使。及竊謀隴。自王稱臣於述。實融進擊先。寧斷其嚴援。是始之阻述。穴者。繼之阻竊穴者。非赤眉也。肆赤眉之螫者。前則蘇茂。李松之兵。後則馮鄴。饒卒。尤被荼毒者。長安扶風。馮翊之民。亦豈盡述哉。大抵赤眉。慙悍所向。無前而貪殘。淫暴。寰宇

胥怨。勢不得久。其鋒則不可驟攫。須俟其兵疲食盡。而後取之。子陽季孟。乘危保險。攻之不能。卽下。然咸無遠圖。且地介僻遠。非大勢所急。此帝之姑置二子於度外也。吾嘗思鄧禹入關之時。無論忌避。更始勢亦真未可西。雖破王郎。擊銅馬。牧河內。不過得數城。降一郡耳。尤來青犢五校。猶方盛。強尹遵據鄆。劉賜在宛。朱鮪李軾盤踞雒陽。若一西行。中道梗塞。與河北敵。息不接。况劉永倚托宗支。同時並帝。俊。璽。蘇。茂。董。憲。張。步。等。輔之。與情惶惶。未有定向。故山東不取。則河北不固。宛。雒。不下。

史折

舊集

奎

則長安不通。此誠大患。非隴蜀赤眉之比也。凡帝王創立基業。必有所先。至憑據方面。則各因時勢。項羽塞高帝於南鄭。自不得不先定三秦。更始使光武至河北。自不得不先徇燕趙。光武之不得遽西。猶高帝之不得遽北也。光武使鄧禹入關。竊高帝委韓信。獨當一面。定趙魏。下燕齊也。但禹有折衝帷幄之能。無臨敵應變之用。非信匹耳。易之以馮異。而關中定矣。若日西取關輔。則與竊述爲敵。與竊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則其慮過矣。未有既入關。而猶不取隴蜀者。未有不取隴

費自留後。忠可空國。以達代者。武侯北討。亦先定南。知兵如光武。寧有策得河內。便越宛。雒而入關中。甫定關中。又舍隴蜀而徇燕趙。僕僕勞師。兩無依據。愚不至此。吾故曰。此可不論也。

史折

猶將集

空

辨陳亮論鄧禹

亮欲祖廣武君之策。以尺書下赤眉。此書生事後之言也。禹雖衆號百萬。降者皆士民。又半係老弱。非衝鋒習戰之士。雖一走公孫康。亦非淮陰定三秦下趙魏之比也。赤眉自起青徐。所向皆捷。又新拔長安。豈如滅莽之易與哉。光武徒聞降者日以千數。故下牧進兵。正由選斷兵機。有此一失。禹之堅執前意是也。而不能堅持于後。耻受任無功。帝已自悔。下敕止兵。禹反進兵不已。卒至死亡。畧盡僅存二十四騎。大抵禹有大畧。而無雄才。

史折

猶將集

空

非如韓信。真可當一面。自是帷幄運籌之士。亮不咎光武。敕進兵之非。徒惜禹幕下無爲飛書馳檄。其亦昧于事機矣。

辨陳亮論曹操

陳亮責曹公不取璋魯先取荊州昧於強弱難易故不能混一天下余以荆襄接壤許下令表未平而攻漢中則孫劉乘虛以入方操與紹拒於官渡孫策已謀迎獻帝矣類其遭刺病死而事輟征柳城時備又勸表襲許都表雖不從及操還表亦追悔失此大機會備曰事變之來苟有定乎今操西征表見群雄漸滅勢必至于江漢必假備兵糧出襄樊以向宛洛上流既動江左勢必乘時起而分功關道崎嶇險遠不能即反左右奔命首尾

史折

續編

元

受敵此論豈老謀哉

辨陳亮論呂蒙

呂蒙論曰破襲樊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者吳不能為之聲援也操徙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徙者吳計其羈關羽之後也以此笑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論良似矣又曰羽一破樊襲陽蒙因率兵以襲三郡乘其要而進擊之盡收漢沔之地如此則又當與蜀爭矣毋論羽存羽亡孫劉必相備蒙據水城而與備鬪操又必備其背而收田父之利吳伐蜀之戰亦非小劫幸操先死至無謀黃口不從劉璋計耳操在則陸遜雖才能當兩敵之至哉總之魏一日不亡則吳蜀之交日不可解亮之論所謂參兄臂而徐徐之誨也

史折

續編

半

辨陳亮論庚申之變

甚矣陳亮之莽也。論庚申之變。謂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獨可以常法嗣之乎。據非其所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夫謀之則人殺之耳。此言是矣。然出自尚論之口。則可乃曰太宗犯天下不義之咎。而不容以爲是天實爲之。而非吾過也。則與天命在吾。吾其爲同文王矣。何異漢大抵當得之事。可爲太宗原終不能不爲太宗惜。惜太宗寧付之不言可也。滿濟曰其咎在高祖立言妙矣。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辨洪邁論周亞夫

容齋隨筆曰。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項之復定。吳奔壁東南。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爲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相驚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蔡子曰。此殊非知兵者之言也。夫軍中擾亂而終不動。此所以爲持重也。士之勇怯。無常所恃。將能鎮靜耳。劉驪援劉岳于金墾。前鋒劉黑已敗石念

史折

編纂

五

于八特坂矣。驪次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渰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劉岳因爲所陷。驪勢自此漸衰。曹公伐荊州。遣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先亂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生。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驪軍本無外寇。遼營已伏姦人。顧得喪殊者。動靜之分。即成敗之介也。吳楚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再戰又敗梁軍。令梁而走條侯。其鋒銳甚。士卒未免內懼。因懼而生擾亂。自是小人

之常何足爲大將。咎哉不錄其定亂之功而責其不能救亂之失。真局外之空談。無當于情實也。

新集

三

辨楊萬里論狄仁傑

楊子曰武氏革命之初其心惟恐天下之忠臣義士合而圖之使師德之薦仁傑自以爲已之黨仁傑感師德之薦又從而德其人則武氏之疑幾何不釋奸人之譖幾何不入哉惟仁傑悟其機故其言師德也若不相知而其與師德也若不相下蓋所以匿其深交之跡使師德之薦已出于無心而已之受人之薦也若不聞此仁傑之意亦師德之意也余以此言有術知大不類宋人之迂說然締觀唐史兩公固皆端士其陰謀不至若此之深也妻誠長者史述訓其弟睡面自乾蓋因羅織方與喪常畏禍故多浮沉輜晦其跡近千脂韋狄重氣節未免心薄之故于后前數數短妻妻賈虛公賢狄而薦之不使狄知吾觀晉周顒竭力以救王導及過導前導呼號求救如若不聞此危急存亡之事更重于薦引猶不自言妻之于狄安知不若是哉大抵人之負介性者恒淡衷具雅量者多隱德不止二人矣楊氏之說太涉縱橫存其議以戒君子之疎直如陳寔者可也必以爲妻狄之實情未敢遽謂確論也

史新

舊集

高



辨陳傅良堯舜論

陳子曰其工之欺堯知之矣而去之不以時四岳舉  
堯曰不可而岳猶曰試舜堯聽之舜用而無成則岳之  
責也奚辭而堯不加堯非不知其無以厲天下惟憂天  
下之變而不敢震之也傳至舜四凶之未誅誅之十六  
相之未舉舉之噫詳天下之法者舜也而斷天下之機  
者亦舜也孔子論堯舜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蓋  
思堯也夫其嘆舜也夫嗚呼是何言之悖也若四凶誅  
而愿斷天下之機則將任洪水之滔天乎蠻夷之猾夏

史折

舊唐書

五

乎夫蔭庇一人而使天下之人受害仁者不爲也堯之  
試鯀水患方急禹少未足以任事故不得已而用鯀岳  
之舉鯀亦罔駭其才各非如後世愷比周而當連坐  
者固不特堯不加責舜亦不問咎也孟子曰堯老而舜  
攝也堯已倦勤故舜代堯舉罔去元行堯之事方堯少  
壯時四凶之罪未著故猶得優容之至舜攝政其惡稔  
矣苟赦治無舜堯亦必自誅之寧聽其亂政于內僨事  
于外哉若曰堯憂天下之變而不敢震之則堯一優柔  
不斷之主與漢元帝之養奸何異若謂孔子思堯而嘆

舜以其詳天下之法斷天下之機則莊周虛無之說真  
至論矣

史折

舊唐書

五

郭青螺史論

郭氏史論多新意。世盛稱其贊王敬業一篇。佳者尚不止是。如論趙盾弑君。曰程嬰杵臼。匪武立趙。謂之趙氏之死友。則可。謂晉之忠臣。則不可。屠岸賈之謀趙。謂其意亂。則可。謂其事亂。則不可。雖翻舊案。議論殊正。然愚意論史者。止當就正史所載剖斷。是非不宜雜以稗官野史。虛荒謬幻之辭。如豫讓論智開。智寬。尚據城未下。吾倚之主也。此國策史記所不載。然尚合于情理。荆軻論引琴操乞聽琴聲而死。當時事起倉卒。惶急引起。不

史折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召殿下兵。殿上人共以手搏之。反有眼。召姬人鼓琴。乎荆軻。雖愚不應至是。此偽妄無疑。亦輕信之此好奇之過也。

史折三卷續一卷 湖南巡撫 保進本

國朝賀裳撰。裳字黃公。丹陽人。康熙初諸生。是書取明人評史諸書。義有未當者。折衷其是。凡史懷狂夫之言。史說贅言。湧幢小品。談史藏書史。裁史餘讀史漫錄。御記外篇等共十一家。謂之後語。又各繫小序於前。凡三卷。古今論史言人人殊。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裳所駁正。頗屬持平。然其中可一兩言決者。必連篇累牘。覺浮文妨要。至於陳繼儒之淺陋。李贄之狂謬。復爲之反復辨論。更徒增詞費矣。卷後附史折續編。乃裳所自爲史論。盡折衷唐宋諸儒之說。已刊入本集內。此又以類附於史論者也。

澂景堂史測十四卷附閩溪

紀畧一卷

〔清〕施鴻撰 施綸註 附 施鴻撰

盧元昌評點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八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澂景堂史

測十四卷》提要

自叙

史何測史者治天下之書也以文人測天下事如深閨女兒遙說長安壯麗雖極口張揚終不親切沈慶之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治天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烏可哉古之善治天下者如人之作家米鹽薪水取諸操而不窘急也如農之服田布種耘穫當於時而不先後也其大要只是因時順理而已自湯武以來未之有易也今使我荷戈被甲躍馬陷陣則不能然而虛實自叙十

強弱因勢乘便則固可能也使我析秋毫言利事筭無遺策則不能然而相宜利導樽節以禮則固可能也然則取古人之治天下者測之亦惟準之於因時順理而已非有別眼也彼古之治天下者亦既惟是因時順理非有異術奇智則安在文人之不可測治乎哉然何以不測秦漢以來而必自兩晉而宋齊而梁陳隋也曰此我之私嗜也居嘗以爲三代以後賢者舉事多不出古人而學十得五舉一遺二多不快人意

康熙八年春王月施鴻則威白叙



自叙三

自叙二

白石趙劉宋拓跋諸君任臆而行無所誦法而其英謀獨運遇事不失見時不疑無拘牽隱隱之苦却自然暗合古人五經之表復自有人我於諸君信之矣我嘗讀之矣性本儒也讀之而奮厲性本拘也讀之而曠達性本儒緩也讀之而決烈清言文雅之後忽然有此一段雄爽轟烈世界亦天運人事自然之理勢乎歲在甲辰署篆羅源縣庠未攜書籍日長無事從友人借得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自晉至隋數十冊日夕

讀之間綴取其行事以意測之於私心不能無常不因而有所論議久而成帙亦有通鑑所不錄追念平昔所記憶者亦附鄙見入帙雖不敢云因時順理優於治術亦庶幾揣摩事勢不悖於理或可參爲治之末議小補於時書成次男綸取而註之已而遷松江婁邑丞季男緯又因剗削之便刊之非敢曰傳世蓋數載苦心不忍自沒亦欲就正於先生君子如制義贊草之刻

云爾贊草  
附後叙

澂景堂史測目錄

第一卷

西晉一

凡十一章

第二卷

西晉二

凡十一章

第三卷

東晉一

澂景堂史測目錄

凡十二章

第四卷

東晉二

凡十七章

第五卷

東晉三

凡二十章

第六卷

宋一

凡十二章

第七卷

宋二

凡十四章

第八卷

齊一

凡八章

第九卷

梁一

澂景堂史測目錄

凡十六章

第十卷

梁二

凡十四章

第十一卷

梁三

凡十章

第十二卷

陳一

凡十章

第十三卷

陳二

凡十二章

第十四卷

隋一

凡十章

通其一百七十七章

徵景堂史綱

目錄

三

徵景堂史綱卷之一

長沙郡 縣志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綸中撰注  
絳子布校

西晉一

徵景堂史綱

卷一

一

事親者晨昏不違。啜菽飲水盡其歡。選進甘脆致其敬。此人之至樂也。上君子之制行也可。所效其母也。適景與自顯士。伍欲以官學立名。何爲乎人子當隨分樂。悲哉。王哀孝子而志親遠。學求仕其悞多矣。

士者也。志士不可奪。故三徵七辟不就也。不西向而坐。悲號涕淚。以終其身。不能以孝樂而以孝悲也。范曄之忠也亦然。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其子喬等三人。並并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聚以忠苦。其子則以孝樂矣。忠臣孝子。聚於一門。可敬也夫。

立一世之制者。周一世之畧者也。故古政雖善。而不可以治今時。古法雖美。而不可以周世畧。智者不取焉。武帝首受魏禪。排羣議。取江東。可



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俄而爲安平王矣  
俄而爲太宰都督中外矣純臣固如是乎當景  
文廢立之際君臣之分未定也不以此時辭爵  
位入深山與人家國視廢君主君不聞義形於  
色使流涕悲哀如婦人女子然當時無非之者  
而景文亦不敢逼豈非巧於居間者乎史稱之  
爲忠慎則吾不知矣

羊祜之識度杜預之經綸晉之諸臣不及也  
當時不以台輔處羊祜使臣主議政乃委以東南之

激景堂史測

卷一

四

任於是吳江朝下而帝心夕修矣然二人皆儒  
者也羊祜以德信懷吳人輕裘緩帶身不被甲  
杜預沉思經籍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二人決  
策制勝諸將莫及祜以計罷石城守臧茂卒之  
半墾田八百餘頃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預開  
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  
之漕經畫幹畧綽綽弘規儒者中乃有此人  
武帝詔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  
於心不泥於法永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微密疑

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  
愈僞魏氏考課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  
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中唐亮之舊制  
取大捨小去繁就簡俾之易從也宜委任達官  
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王者  
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  
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  
品有難易至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  
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  
監司隨而彈之若今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  
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預之所言近世  
多採行之然優劣徇情輕重以賄雖有彈劾之  
司亦未能盡舉其職也善夫魏崔林之言曰考  
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  
則孰敢不肅近世一之以法此傳假所謂本綱  
本舉而造制末程國畧不崇而考課是先非法  
之不密也用法者非其人也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君且不御况於貴戚乎所

激景堂史測

卷一

五



云繼韓盧而責之獲也周處爲御史中丞嘗以  
法按劾梁王彤齊萬年閭涇陽詔以處爲建威  
將軍以討之時梁王彤爲都督萬年聞處來曰  
周府君嘗爲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  
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萬年屯梁山  
彤使處擊之處曰軍無後護必敗不徒亡身爲  
國取耻彤逼遣之自旦至暮斬獲甚衆絃絕矢  
盡救兵不至賦詩力戰而死則不獨御之且陷  
之矣夫以周處之才節使當一面賢於劉琨王

激景堂史測

卷一

六

彼將將者何人乎

吾讀晉史於張茂先而益嘆狄梁公之不可及  
也茂先事賢后梁公亦事武后也其事同而其  
功則迥不相及夫大臣謀國非獨以其才智亦  
貴其氣耳智生於氣則正大軒偉而不私才生  
於氣則轟烈果敢而不餒若梁公之事武后也  
雖其才智足以勝之亦氣爲之也梁公之氣吾  
益知之矣彼其氣不徒然而已也義誠於中則

氣直於外是故挺然獨伸禍福死生置之度外  
也公所以不屈於天子不撓於酷吏不依阿於  
權幸者此也及武承嗣武三思數營求爲太子  
公乃從容爲武后陳大義且曲諭以子排姪  
親疎之誼嘗是時李昭德亦言之王方慶王及  
善吉瑱等亦言之不獨公也而公之忠誠內結  
又從容款曲以中之不爲驟諫強犯故一言入  
而女王悟矣此則公之才智配氣而出非如昭  
德方慶諸人言之數數而無所動也彼茂先者

激景堂史測

卷一

七

其才與智皆不下於公然其氣則吾有議矣懼  
禍貪位不爲宗社之計而儆幸未亂欲以優游  
其身其氣不如也式乾之廢不能強諫力爭徒  
以一二語塞責其氣不如也至于劉卞之策雖  
不可行然不思所以保護之道而坐待其來司  
馬雅之言雖不可從然不思所以應變之方而  
袖手以觀此則雖有才智氣餒而不可用搏手  
無策待死而已使茂先當日者能置禍福死生  
於度外賈后可事則事之必不可事則以權宜

行之相時而動未必不濟乃既不能謀矣又不能引去此豈其智不及才不逮哉氣不足也韋忠謂其華而不實棄典禮而附賊后蓋有以窺其微矣軍功名依名義有貪戀權位之心而無忠誠濟國之實是故賈后廢太子武后亦廢太子也茂先爭而梁公不爭也賈后廢太后武后亦廢太廟也茂先爭而梁公不爭也梁公以誠濟國故不必襲諫諍之名茂先以名義自文故勉爲匡正之跡卒之梁公有匡復之功茂先則身受其禍豈非謀國之心不誠故其氣不足氣不足故其才智亦無所施歟故吾於茂先而益嘆狄梁公之不可及也羊叔子有言委質事人復何容易然非智者不能陸機自負其才志匡世難以成都王穎有時望可與立功因留事之而鹿苑一敗鶴唳不聞身歿讒人之手悲夫裴頠薦韋忠于張華華辟之忠辭不起謂人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也顧字愆而無厭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况褻褻而就之哉韋忠之於張裴可謂知人察

變矣

齊王問倡義討趙有功于社稷使能聽曹德王豹之言不失爲勲戚成郡王穎推諱齊王有重望於天下使能終用盧志之言不失爲賢王一以驕奢自阻一以僭侈不終皆非乃心帝室者也外則率義而動內則包藏禍心功業甫就而器量已盈矣雖有忠賢何益乎民非盜也撫之則爲民迫之則爲盜羅尚驅遣流民李特因之而起山簡杜襲以兵促發流民王如困之爲亂所謂迫之則爲盜也荊州流民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劉弘給其田糧擢其賢良隨資叙用流民遂安所謂撫之則爲民也知人難也用人猶難能知之又能用之斯可以爲大臣矣劉弘之用陶侃是也弘遣侃討陳敏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隋郡內史扈懷言於弘曰侃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此

弘之知侃也侃遣子洪及兄子璠詣弘以自固  
弘引爲叅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毋年  
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  
弘所以推誠任侃者弘之用侃也人之有才能  
如神木之有英華苟有識者必知之侃之賢萬  
斛知之楊牌又知之不獨弘也居可疑之地而  
不疑有可貳之跡而不貳推心委任而責成功  
此非弘不能矣何也知人者不惟其才也知其  
才而不知其人不可用也王濬爲羊祜叅軍祜  
深知之羊暨謂祜曰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  
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  
必可用也此知其人者也然不濟其所欲則不  
可用侃非其人也使以用濬者用侃侃不爲用  
矣故曰用人之難者非用人之難也知其人而  
知所以用之之難也弘惟知侃深故能用之一  
弘惟知所以用侃故推誠而不失弘之用侃乃  
弘之知侃也故嘗以爲西晉之方州無有如劉  
弘之賢者使弘當河間成都之任率諸王以匡

帝室相文之勲可立也當時不以鄴下關中之  
地付之乃使之專督江漢雖威行南服洛陽有  
變不能得其力用之非其地也如王衍之徒以  
虛名居宰輔雖百千爲輩何益哉史稱弘叙功  
銓德隨才授任謀事有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有  
負貳則曰老子之罪其忠誠謙益如是真用人  
者也

徵景堂史測卷之二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綽子布校

丙晉二

忠孝廉節人之所勉也凡人之情莫不惡檢束而樂放縱好安適而厭勤勞古之聖人以忠孝廉節之行原於天性固人心之良而教之於是天下之人不敢不勉檢束勤勞以求於無過君臣以立父子以定五倫百行以敦天下所以不

徵景堂史測

卷二

一

壞者聖人維持之也自何晏祖述老莊天下士大夫以忠節爲迂腐以浮誕爲清高如程子之去嚴師而親逸友也歡欣鼓舞而樂從之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于是輕蔑禮法弛廢職業王衍風流之首不能以清言抗石氏因首厚顏首勸稱尊名節禮義掃地無餘矣夫居其職者爲其事盡其力者奏其功禹治水稷播穀皋陶明刑古之聖人孜孜汲汲不少懈也故能垂功於後世今也偃蹇偃

肆不親職業無忠恪之小心砥礪之實力事安得成而功安得立然而流風成俗轉相波扇朝廷取士先白望而後實事鄉黨論人重虛高而輕篤行天下之士不復以禮節自勵綜理爲能綱紀廢弛而國不亡者本有也蓋嘗以爲西晉之亡者有二一則諸王爭權自相屠滅無夾輔之忠一則士大夫酣飲放逸不恤國事無匡救之實雖無劉石之雄國且不立況於羣雄競起乎陳頴川壺當官幹實之士也然皆不合世俗

徵景堂史測

卷二

二

不能救當世之波流清言之習中於士大夫者已深也吾又怪今之君子力詆程朱爲迂腐謂其空言悞國與晉人無異然程朱之迂腐晉人之藥石也檢束勤勞使人心凜然名義綱常之大閑至今猶賴之豈得與晉人同議乎特其義理之弘博作用之寬大不及聖人耳而猥以道學與清言同議不亦過乎

士君子之處亂世也全節難濟時猶難有全節而不能濟時者矣然不求全節而能濟時者吾

仍與之節何也陳敏據江東州內豪傑皆維繫  
惟賀循朱誕不與焉可不謂全節之士乎然而  
討陳敏定江東者則周玘紀瞻顧榮也賀六渾  
里雖制周玘顧榮糾鄉里而用之如約束有素  
者威望顯人也陳敏自時萬餘人討甘卓玘人  
誦水詔敏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以顧丹陽  
同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敏衆疑未決  
衆以白玘玘曰之衆遠潰去江東名家如孟  
子所云爲政不可得罪于巨室者正謂此也  
方周玘紀瞻顧榮之屈節于敏也人皆議之然  
微此三人者則敏之禍未有艾也周玘紀瞻之  
於敏猶未爲敏用也顧榮則始終周旋于敏矣  
激景堂史測 卷二 三

敏之能討東漢中常侍張讓葬父于潁川一郡  
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深恥之惟陳寔往吊焉  
後誅黨人以寔故多所全有夫矜一身之節惜  
一日之名而與一時之賢人名士驕首就戮孰  
若少貶焉不惟全其身且以全吾之親友朋輩  
也此陳寔顧榮之意也而榮者不惟全其親友  
朋輩且合吾之親友朋輩以誅敏而定江東此  
其智識豈區區矜惜名節者所可及乎敏遣甘  
卓討錢廣堅甲精兵悉與之榮慮敏疑已故往  
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耶榮遂出  
與周玘共說甘卓遂與甘卓周玘紀瞻等共攻  
殺敏此如溫嶠之就王敦其屈伸權宜不可以  
名義拘也故討敏之功榮首之周玘紀瞻共之  
甘卓則爲榮所用者也此皆迂以濟時而非斤  
斤全節之士也而要不可謂之失節之士也  
石冰爲亂畧有楊州周玘討平之不言功冰逐  
會稽相張景賀循合兵以應玘一郡悉平迎景  
還郡卽謝遣兵士論功報賞一無所豫周玘賀

循避事家居而能糾合鄉里以討巨寇不邀功賞無事則爲鄉望雍容邑井有事則爲州將指揮行間名士哉名士哉

今之鄉紳能爲此者衆人哉

非如吏

數光迎輩有虛名而無實用者也

石世龍 石勒字世龍 自非臣人者當時亦無

人能臣之其附漢也特藉以起耳河瑞以後已有跋扈之勢漢不能制也而劉琨欲以其母致之不亦迂乎琨送其母王氏與世龍因遣以書

曰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

激景堂史測

卷二

五

無容足之地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北遼中

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世龍報書曰事功

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爲

效 張書意度雖與此必張賓爲之 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

而絕之晉之不復振也世龍知之矣豈以毋故

臣晉乎然當日琨贊王氏則奈何項羽欲以太

公下漢高漢高不爲之下也吾知世龍之必出

于此也琨畏世龍之強也必不害王氏雖若棄

之實全之宋人歲時遣使請徽欽而竟不返者國威不振也國威振不求而返矣此雖與俗儒言

劉琨殺今狐盛其母責之曰汝不能爲御豪傑以懷遠畧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殺一士人何

足爲輕重而劉母責之深也魏騰逐孫伯符伯

符將殺之吳夫人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當

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殺

之則人皆叛汝此卽劉母之意也二母之識度

激景堂史測

卷二

六

則一而二人之成敗不同蓋伯符欲殺騰特一時之忿琨則專除勝已也

天下大勢在於西北石世龍謀保江漢張賓以

爲不可者江漢偏安不足以控制西北也賓後

勸世龍北還據鄴以經營河北然世龍卒不能

奄有南北者時勢使然英雄無所用武也

太傅越召盧志爲軍諮祭酒又欲召劉輿或曰

輿猶賊也近則汚人輿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

兵薄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熟識之時

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  
輿應機辨盡越領膝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軍國  
之務悉以委之盧志忠而有謀劉輿亦唐白之  
儒也越可謂得人矣然志事越不聞建一策輿  
勸越諫王延繆播等以此大失人望非才之難  
用才之難也使能用之則志爲忠臣輿爲智士  
矣

劉琨立國於荆莽之間招撫流遺以瘡殘之餘  
處疆敵之肘腋○此亦人所難者然非世龍  
激景堂史測

卷二

七

敵也琨知結晉盧以討世龍而不知襲襄國以  
救王浚此最失策者也世龍欲襲王浚畏琨爲  
後患募嚴不發張賓曰琨與浚雖同名晉臣實  
爲仇敵若修賤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  
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乃遣使奉賤  
送質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喜而信  
之世龍慙兵襲浚犯其所忌不復顧畏者知琨  
之愚也世龍猶苟晞王彌以書賀之曰公獲苟  
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

下不足定也世龍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  
必矣後彌與劉琨相持請救於世龍世龍未之  
許張賓曰公嘗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  
授我矣引兵擊瑞斬之彌喜以世龍親已不復  
疑也世龍遂殺彌彌之書猶世龍之腹也彌不  
能用之於世龍世龍能用之於琨世龍之於彌  
猶琨之於浚也世龍能救彌以殺彌琨不能襲  
襄國以救浚則智畧之相去遠也唐周重有言  
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見利不失遇時不疑惟  
激景堂史測

卷二

八

世龍能之

劉允名 曜入長安馮翊太守索琳安夷護軍翹  
允安定太守賈疋與雍州刺史麴特扶風太守  
梁綜等起兵敗漢兵于黃丘又擊破劉粲于新  
豐粲還平陽于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翕然響  
應閭閻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未幾彭天護攻  
殺賈疋閭閻與梁綜爭權閭殺綜索琳麴允等  
攻暉于是閭閻繼成關中之勢遂衰史測曰甚  
哉權勢之於人也說戚猶不能相下況同事者

乎然事鑒不遠問順頌又已相盾以盡而衆索  
趨閭之徒始以義合未幾遂以利爭何貪冒而  
不悟也向使閭索諸公終始以義協心濟國據  
關中以今天下事未可知顧乃爭尋尺之利弄  
師就之功身與國俱豈不惜哉

建興初以南陽王祿琅邪王睿分陝督師下詔  
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  
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保宜帥秦涼雍梁之  
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唐帥所領精兵二

徵景堂史測

卷二

九

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建興此詔  
詞直義正宜天下響應也然而晉愍非光武之  
才南陽琅邪無周召之忠必不能協心倡率耳  
當是時人望之所歸者琅邪也琅邪初至建業  
卽以王導爲謀主推心信任每事咨焉導說琅  
邪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焉政撫綏新舊  
其君臣本謀惟在江左非有恢復之志也昔孫  
伯符策謂孫仲謀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兩陳  
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吾舉賢任能各盡其

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舉江東以假中原惟伯  
符能之琅邪之治江東猶未能如仲謀也況爲  
伯符乎

天下之事獨仁不可以濟也必以義斷之使威  
行而法立而後仁可用也趨允性仁厚無威斷  
平時經理且不可况濟亂乎漢魏良有言景不  
而治者義不足也趨允不能以義治衆諸將  
驕恣而士卒離怨則仁亦不足以附衆矣仁義  
固不可以爵位所以鼓舞豪傑者也允喜以爵  
位悅人當時如新平太守竺恢等皆領征鎮杖  
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  
之號爵位不足以勸矣以故政令不行而諸將  
驕恣思不逮下士卒離怨焉得不敗乎建興興  
復諸臣惟趨允一人始終徇義然仁而不武才  
不足以濟其忠亦奚爲也

徵景堂史測

卷二

十



徵景堂史測卷之三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綸中撰注  
絳子布校

東晉一

陳顯道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浮競  
舉職互相波扇加有莊老之俗養望者爲弘雅  
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今宜改張  
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米邑於桐鄉然後  
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願又以此旨言之元帝

徵景堂史測

卷三

一

皆不能用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願之  
言亦申韓之旨也何以不用晉之綱紀凌遲久  
矣一旦整頓之非英毅有爲者不能也元帝恭  
儉有餘而明斷不足王導又以寬緩佐之安能  
用申韓振宿弊乎

大抵元帝之政綱維不整每事因循當時以爲  
清靜史測

以爲惟建武間命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  
穀多少爲殿最諸軍各自佃作卽以爲稟差有  
勸農訓兵之意事事如此江東之委靡可以振

矣

征南軍司戴邈上疏請興學校以爲世道久喪  
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  
萬物惟興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又益州刺史  
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元虛宏放  
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宜獎崇儒官以新  
俗化當時儒術不明不以爲鄙俗則以爲迂闊  
而邈與詹一則曰以勵風化一則曰以新俗化  
誠以禮義名檢國之綱維所以建功立事者也反

徵景堂史測

卷三

二

西臺之失開整勵之功必也其在斯○○乎劉  
石慕容起於荒裔皆馬上經營以武功立國而  
劉允明曜立太學選民之神志可教者擇儒臣  
以教之石世龍作崇仁里以處衣冠士族慕容  
車騎廐亦作東橫以平原劉讚爲祭酒使世子  
統與諸王同受業彼皆聰明雄傑之主也知時  
識務而崇儒禮士往往如此豈與世人不諳大  
較倚其所見偏執不移者哉今之君子不觀儒  
術之大全乃以近日辭華辨博有虛文而無實

用遠大相詭厲以爲儒者無用也亦未知儒術者也

元帝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樂當時疑義皆取決焉漢光武都洛陽以時無典故亦徵侯霸爲尚書令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此皆儒生之有用者也今所稱儒者不過以文辭耳豈得與侯霸賀循等同語乎宜世之輕詆之也

澠景堂史測

卷三

三

古今以來處積弱之勢而能奮其落落難合之志者祖士雅遜宗汝霖澤而已彼其才畧誠足以濟之非憤焉一往也何則元帝高宗皆以喪敗之餘踰安江左而當時輔佐又皆庸庸怯懦之流而士雅之渡江也所將不過百餘家給予人廩布三千疋耳士雅募二千餘人出蘆州入譙城移鎮雍丘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汝霖初到開封樓櫓盡廢盜賊縱橫敵騎屯留河上金鼓相聞人情恟恟汝霖據形勢立壁壘沿河鱗次

爲運珠砦京陝諸路之兵皆受節制當此之時幾欲龍驤虎視包括中原而敵人方盛羣隙未開經營甫就賁志而歿二人之功業所以不就者非其志大而才不足也而或者曰當時事勢已不可爲二人雖不歿其功未必能遂也嗟夫天下事勢何嘗之有強者可弱弱者固可強也彼二人者既能以區區之衆獨當強敵之間其才畧有過人者使天假以年數年之後則石閔之亂可乘而淮上顧昌之捷督率諸將東西齊

澠景堂史測

卷三

四

舉大功可就也惜也元帝高宗無中原之志而王敦劉刁黃潛善之徒又從中敗之遂使大功不就恨恨而終士雅死而梁鄴之間復騷然汝霖沒而降賊聚城下者復去而剽掠其有無輕重如此吾故曰非其才不足也吾讀史於兩人深有憾者故因論士雅而並及汝霖云

張賓潤達有智畧世龍甚重之每事諮謀及世龍立國賓專總朝政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賓謙虎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

盡規出則歸美此古大臣所爲而賓龍之賓非徒智畧之士也世龍每朝嘗爲之正容貌簡辭今呼曰右僕而不名其君臣所爲不類僭據規模世龍自擬光武賓自擬子房皆丈夫樞密襟懷如日月皎然不作欺人語也

燕王承以彫弊之荒州抗積強之逆賊忠義自矢耻爲奔敗之將晉宗室諸王一人而已其才畧亦可將得士歟力遭際艱難不能展其用深可惜也其餘佐如虞煙虞望鄧騫劉翼易雄桓

激景堂史測

卷三

五

雄韓階武延諸人皆奇士承遣王簿鄧騫說梁州刺史甘卓使討王敦卓參軍李梁說卓案兵待變如賓融保河西故事騫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醜賓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賓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太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且爲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騫之言大義侃侃利害悚動如此雖甘卓不能用然承之知人使能於此可

見矣厥後虞煙諸人或戰歿或闔門守義或毀服從囚皆慷慨有烈士風云

蘇峻在歷陽王導欲苞容之庾亮不可乃徵之峻遂及人皆咎亮而與導吾以爲皆非也亮之失在躁導之失在庸皆非能謀國者也何也蘇峻不臣之跡已彰徵亦反不徵亦反特有遲速耳亮之言曰峻浪子野心終必爲亂今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制矣亮之言是也導曰峻猜儉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

激景堂史測

卷三

六

之亦不聞有長策遠畧以制之也偷安目前而已故曰導之失失在庸導爲政每主於苞容不知蘇峻之驕溢勢必決裂非可用其苞容者也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導以默驍勇難制即以爲江州刺史然而默以詭計賊帥而據其州人心不習士卒未附陶侃討之不旋踵此可以苞容者也峻有平錢鳳之功威望頗著士卒精強其勢去郭默遠甚陶侃溫嶠竭其智力僅乃克之數年之後勢益張而謀益合且不可復制急

之則引後趙以攻建康矣此亦可以苞容而縱之且養成之乎且夫峻非真不可制者也郝鑒陶侃溫嶠三人才智皆足以制峻者也祖逖又何不以郝鑒代之乃以與祖約此導之最失計者也陶侃在荊州足以鎮壓西南矣又使溫嶠鎮武昌以備之導不聞出一言止亮也及亮微峻又無制峻之畧徒曰且苞容之而已苞容之說豈足以止庾亮乎使向者不以溫嶠鎮武昌使之握兵于徐豫之間與郝鑒表裏數年之

激景堂史測

卷三

七

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請伏兵邀之此又一奇也而亮又不能用是故亮之失不在于急徵蘇峻而在徵之而無以待之也然使不徵之吾不知王導何以待之於其後故吾以爲導與亮皆非也而人多咎亮而與導吾故表而出之使知謀國者不可以輕躁而無謀亦不可以庸庸而養亂也

激景堂史測

卷三

八

寬厚乎

史稱王導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豈非以江

東微弱導以安靜鎮之猶之病者元氣已衰以  
溫調養之而已不宜復以藥物剝落之也無  
進效而有違功故曰歲計有餘然江東之病不  
獨元氣之衰也王敦外錢鳳繼之緣峻又繼之  
管之元氣已衰而大癰暴下又交伐之治病者  
急則治其標此亦治標之時也導於此時不聞  
有良救之策消弭之畧陶侃溫嶠定禍亂而導  
諫其功鄒鑒孔坦定廟策而導遜其謀于壺侯  
戰聞劉超鍾雅庾侍衛而導愧其節雍容俯仰  
澈景堂史測

三世綱紀不立號令典刑不行內則無以懾奸  
外則無以威敵然終導之世有內亂而無外寇  
者非其鎮靜之功也方是時劉石相持不遑南  
畧關中旋定東燕復疆江東十餘年無外寇之  
憂者事勢使然也然有不可沒者蘇峻入建康  
導與褚翼等擁衛幼主而賊不敢犯及溫嶠諸  
人謀去建康導曰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  
務本節用何憂彫弊且北寇遊覓伺我之隙一  
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  
鎮之以靜羣情自安此則導之弘致遠識君子  
有取乎爾其他則非吾所知也嗚呼若導者太  
平之雅望非匡亂之才也  
晉遺侍御史俞歸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大將  
車涼州刺史重華欲稱王使沈猛私於歸曰王  
公奕世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歸曰吾子失  
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如周公及周之  
衰吳楚始僭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蠻夷蓄  
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

高祖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之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爲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劉石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西涼累世不失藩禮義雖可嘉然亦臣子之分也况劉石未平律以春秋討賊之義雖引咎可也俞歸之言義甚嚴正而詞不迫切聽者自然愧服擇使可謂得人矣

恢復大義也非大畧不濟非大忠亦不濟庾翼經略中原殷浩連年北伐此以恢復自任者也然皆喜功名慕大義根本未立而傲倖大舉徒喪資實耳此無略者也桓溫伐秦至霸水伐燕至枋頭皆有戰伐之功然不過欲立威名以專制朝廷非真有恢復之志也以故遷延不進失利而歸其心跡已爲王猛申胤所窺矣故吾以爲江左之臣自祖士雅而外無一人有中原之志者郝鑒陶侃溫嶠諸賢又執掌內艱不暇遠

畧江左事勢然乎抑南北之運天爲之也

激景堂史測卷之四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綸中撰注  
綽子布校

東晉二

讀史記刺客傳有曰立意較然不欺其志予以爲此未可輕許人也史遷亦太褻矣何也韓政荆軻諸人意氣激烈一睨而不顧然殺身而非以成仁也捐軀而非以赴義也是賤之爲丈夫也以吾觀之所謂立意較然不欺其志者姚弋

激景堂史測

卷四

一

仲庶幾近之夫以石季龍之猜暴公卿以下以目相顧不敢過從而弋仲正言不諱汝爾於君王之前季龍不之罪也而返重之苟非疆直出於忠誠能免於猜暴之朝乎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以其無私也崔洪骨鯁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傅咸曰以直致禍者皆由已不忠篤欲以立厲爲聲耳安有慳慳忠益而反見怨疾者乎弋仲之於季龍所謂慳慳忠益面折入過而無後

言者也方季龍之篡也弋仲謂之曰弋仲常謂

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耶是

時蒲洪與弋仲同爲石氏重臣然洪視季龍所

爲竟無一言者洪亦陰有異志也已舊異志而

以之責人以欺儕輩且不可况人主乎且夫人

臣之事君也欺則可諉矣不盡人主之猜暴也

而弋仲臨終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本欲爲之

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處汝亟自歸於

晉當固執臣節無爲不義也觀弋仲此言則其

激景堂史測

卷四

二

生平隱志信非蒲洪之比矣武勇冠三軍忠直

橫四表凜然如冬霜夏日不可玩狎季龍而庸

主也則不知重之季龍而雄畧之主也安有不

重之而罪之者乎蓋孔子之徒仲子獨爲忠直

孔懼之禍君子猶以大義病之弋仲誠諸子以

臣晉盡節是亦知大義者不獨疆正猶直而已

也吾故曰立意較然不欺其志者姚弋仲也聶

政荆軻諸人烏足以當之

調和將相所以濟國也然非賢者不能殷浩不

能和輯桓溫經營分表連年喪敗孔嚴謂浩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箚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權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孔嚴之言善矣然浩非其人也藺能屈廉而藺實能用廉平能交勃而平實能用勃浩雖與溫齊名而溫實輕浩溫能用浩浩不能用溫也

姚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及屯歷陽以燕秦方疆未可北伐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

澈景堂史測

卷四

三

將士襄進能料敵退能修備古之良將也不惟可捍禦淮北亦可藉以驅除中原殷浩在壽春惡其強盛激而去之是自去一良將矣淺衷寡謀虛名悞國浩之罪可贖乎

入見其人清談千霄出觀其政則賞

浩亂殷浩謝浩與桓溫相疑疎王羲之以爲內

萬其流也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勦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能用也內失溫而外失襄庸妄甚矣

燕王萬徽乙逸爲左光祿大夫逸夫婦共載鹿車子璋從數十騎服錦甚麗迎於道逸大怒閉

車不與言又深責之璋猶不悛逸常憂其敗而璋更被擢任逸嘆曰吾少自修立克已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儉專爲奢縱而更居清顯豈惟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璋怙侈滅義門戶衰矣逸不憂門戶之衰而憂時世之變此老成深識遠慮從大處起見也

竹頭木屑皆有綜理此阿儻事此亦何與於賢

者而史家備書之何也勸勞小心經世之本也

謝萬矜豪傲物不屑世事朝命以爲豫州刺史

澈景堂史測

卷四

四

王羲之與桓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處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以之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予以爲不然謝萬無所可用非爲違才易務也使之處廊廟適以長浮誕耳萬兄安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邊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謏如此而能濟也安慮萬不免自隊帥以下無不躬造厚相親託安之計慮周密如此故卒能匡扶晉室內消桓溫之變外破苻秦之師也羲之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



設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善矣。義之此書識局與謝安不殊亦經世人也。誓墓不出窮名山。泛滄海卒以樂死。吾甚爲惜此人才耳。

王猛領京兆尹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姦猾屏氣路不拾遺。秦王堅嘆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慕容恪爲政官屬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不令失倫。唯以此爲貶。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

激景堂史測

卷四

五

自相責曰。爾復欲望牟公遷官耶。二公寬嚴不同而皆能致治。然惟有德者人不忍犯。密能爲恪則爲之不能。爲恪則寧爲猛。爲恪而不能紀綱縱弛。政刑不立。末有不亂者矣。然猛之入鄴也。號令嚴明。軍無私犯。而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亦非徒任刑威也。法嚴而不繁。政寬而不弛。所以爲善。

慕容恪爲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使人人得便安。李廣郭子儀亦

如是。然廣數出無功。淦水之戰李光弼治軍嚴。故在亂能整。子儀喪失殆盡。甚矣寬之難用也。而恪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故未嘗負敗。然則恪非寬也。但不援耳。賢於李郭矣。

宋混。疾甚。張玄靚欲以其子林宗繼混輔政。混曰。林宗幼弱。未堪大任。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儒者舒緩多失事機。策勵而使之非英王不

激景堂史測

卷四

六

能玄靚能之乎。然自知儒緩而策勵之。此古人佩弦之意也。不然則求人以輔。所不足耳。混未及此也。

木幾張思惡澄專政起兵攻殺之

初梁琛使秦守禮不撓。又盛稱燕之美。秦王堅入鄴。謂琛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可謂習乎。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然非有一至之心者。不能保忠孝之始終。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國家。臣不忍爲也。此所謂愚不可及也。愚者蹈道而行。智者見幾而作。然愚忠

無庸必智謀乃請耳。當武子保身濟君其作用  
在智愚之間。

祖溫之才可與祖逖、郗超之智不下溫嚙。但志  
節不試耳。

王敦欲爲亂。憚周訪祖逖不敢動。桓溫欲爲逆。  
而王坦之謝安王彪之輔衛之卒不得發。大爲  
人臣而使大奸畏之。而不敢動。欲發而不得發。  
此真大臣也。然而周訪祖逖其勢足以制王敦。  
而坦之謝安等其勢不足以制桓溫。則爲坦之

激景堂史測

卷四

七

三人者尤難何也。周訪據敦上流。素有圖敦之  
心。敦不敢動也。固也。祖逖之威望。世龍猶憚之。  
況王敦乎。且夫桓溫之雄畧。又非敦比也。符健  
慕容暉且畏之矣。坦之謝安彪之三人者。非有  
強兵重勢也。雍容坐論于朝廊之間。此足以制  
桓溫乎。然而三人所以制之者。非其勢也。義也。  
氣也。簡文欲以天下與桓溫。非欲與之也。勢不  
敢不與也。而坦之侃侃不回。秉義而爭之。其義  
聲已懾服奸權矣。簡文歟。羣臣懼溫未敢立卒。

激景堂史測

卷四

八

武也。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天子  
崩。太子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此而諮必反。爲  
所責。彪之不惟以大義立。孝武且以大義處。桓  
溫。溫卽心術之不容復有所言也。甚矣彪之之  
善處溫也。然當時謝安何以無一言。彼三人者  
同功一體。坦之彪之已辨矣。安又何言。然而正  
色秉義。坦之彪之能爲者也。雅量鎮物。坦之彪  
之所不能者也。孝武立。溫來朝。人情惴惴。坦之  
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  
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  
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  
是時。桓溫之謀緩而氣平矣。溫蓋有所歉於中  
也。夫取果者。取于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  
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溫固知之矣。立功  
河朔。還受九錫。本欲待其熟而取之。枋頭之敗。  
初意不遂。乃欲不待其熟而取之。不待其熟而  
取之。溫惟恐人心之不附也。故不能不心折于  
坦之彪之之大義。意消于謝安之雍容也歟。夫

雍容則不亂不亂則有以待之彼三人者同心而立於朝桓溫安得不忌而畏之歟然則幸而溫死耳溫不死討溫之責三人任之有餘矣安在其以勢也

君子之爲政也得其平而已沾沾自喜小有才者之所爲也不可以爲治苻融秦之才子也在冀州爲政好新奇喜苛察治中申紹數規正之導以寬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也後紹出爲濟北太守融屢以過失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

激景堂史綱

卷四

九

王猛治秦凡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然猛之爲政非有出人意表行事者也不過剛明清肅善惡著白而已史紀其功則曰放黜尸素顯擢幽滯勸課桑農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有何新奇可喜故曰王道平平

王猛癡疾秦主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

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方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平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猛此疏竟是周召語謙之書非後世智計之臣所及也猛此疏不知者以爲泛套其實當時切要之言當時所慮者秦主驕侈之志耳猛死而秦主益侈兵疲民困而秦亡矣猛臨死又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羗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苻秦之亡竟不出此數語以秦主與猛之相得適以臨沒之諄諄卒不能用甚矣驕侈之爲患也能格秦主之驕侈則功業可保矣

激景堂史綱

卷四

十

晉人雅尚風流謝尚殷浩之徒此非風流也風流如謝安乃真風流也處大奸而風流如故也處大寇而風流如故也其處大奸者吾已論之矣處大寇者何苻秦入寇都人震恐謝元入問

計於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園棋賭墅安棋劣於元是日元懼遂爲敵手遊陟至夜乃還安非不以兵事爲意者蓋是時人情惴惴故以雅量鎮之也然何以能破敵也安知元又知符泰也符氏違衆而來人無戰心鮮卑西羌又陰伺其隙此必敗者也謝元有文武才畧郝超稱其使才雖履殿間亦得其任敵人望其部伍嚴整謂爲勦敵此必勝者也以必勝之將當必敗之寇處分既定而勝筭在目矣安在肥水之捷始知之乎宋景德初契丹寇澶州寇準固請車駕過河真宗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謠歡呼真宗笑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卒與契丹定盟而還蓋宋之所恃者寇準也晉之所恃者謝安也準方畧不定不敢爲飲博歡呼安方畧不定不敢爲圍棋賭墅安蓋蚤計之矣孔北海爲自春至夏戰士纔餘數百人流矢交集北海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此亦雅量也而北海城陷妻子爲虜所謂負其高氣而日理甚疎雅量笑爲乎安石拈投將帥各當其任故能談笑却敵

真風流名士非北海所及也不然大敵在前遊談不暇以風流娛國事此謝萬王澄之所爲者而安爲之乎然則元何以懼也安之勝勝而能整宰相之度也元之懼懼而能謀爲將之道也妙伎所以自娛也以之娛人豈士君子所爲哉晉人則不然妙伎娛人以爲放達而不之耻也謝仁祖之舞阮千里之琴造選爲人作之而不辭夫作之而不辭者豈真有以自負哉放誕成風漫亦爲之也以吾所聞則又有異者夫以伎娛人與一言相通問其爲輕重何如乎而桓叔夏何之於王徽之輕以伎娛人而重以言相問者何也徽之使人謂叔夏日聞君善笛試爲我一弄徽之於叔夏竟以伶優處之而叔夏不辭也乃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下車去卒不交一言夫徽之固倨矣而叔夏者始聞其名也則爲之弄笛既見其人也則嚙然而去彼以爲此王象謝萬之流耳何足與言然則叔夏之胸中眼中真不見有徽之矣其倨其恭聽彼自爲之吾

聊以三弄微窺之耳不然豈其輕以伎娛人而  
伶優自遇乎故叔夏之笛皆有爲爲之也謝安  
石功名既盛會稽王道子忌之遂相構扇已而  
武帝召叔夏譏安石侍坐帝命叔夏吹笛叔夏  
一弄後卽放笛請以箏歌歌曰周公相文武金  
膝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  
俯仰可觀當此之時雖使忠直不避之士侃侃  
爲安石言之未必有此風聚也其聳動武帝者  
何如乎卽其微中妙釋若與優孟無異而爽氣  
激景堂史測

卷四

圭

英發各有所爲豈漫然哉嗟夫弄笛撫箏奏伎  
於君友之前旁若無人者晉人以爲風流也放  
達也而其深心妙用則固非晉人之所能及也詩  
云碩人僕僕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謝安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王導爲政清靜  
亦不爲小察之意然紀綱弛頓矣姬卿豪彊時  
有行法輒施之寒劣當時不堪其弘也太元初  
詔舉文武良將安以兄子元應之而元才不負  
也安以劉牢之不可獨任旣而牢之以亂終以

王味之不宜專城已而味之以貪敗此知人之  
識也導以望族舉羊鑒而鑒不效矣以劉胤帥  
江州而胤不效矣桓景詔巧則親愛之趙胤賢  
寧多不法則委任之其失非惟不知人也安以  
王國寶邪詔惡其爲人抑而不用國寶安之婿  
坦之子也安不私國寶其肯私桓景趙胤輩  
乎安文雅有餘疑於機鑒不足而處置三桓彼  
此無怨肥水之戰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王導無  
是也史以謝安比王導而以爲文雅過之豈獨  
文雅已哉

卷四

南

慕容農在龍城自以安逸願時代還展場微放  
二求曰生無餘力沒無遺恨臣之志也二語千  
古忠臣做不透然不可無此志

激景堂史測卷之五

閩郡武施鴻則威著

綸中撰注

綉子布校

東晉三

范甯爲豫章太守遣十五歲曹下屬城探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選與甯書曰足下聰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歸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實乃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于非其激景堂史測

卷五

事多所告自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遠使譏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顏左右與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免此乎史測曰徐選可謂知治矣夫以察爲明勢必寄耳目於小人而小

人不可用也曷若信任君子乎選綱紀擇公方平心而處爲政之道不過如此

琅邪王道子驕恣武帝惡之而過于太后不忍廢乃以王恭殷仲堪等任內外以防之甚矣武帝之失計也爲天下者不以私亂公太后之亂道子私恩也天下甚重顧私恩而亂天下可乎晉之天下宣元之天下非武帝所得專也以太后之故私道子以道子之故亂天下所全者小而所失者大矣且太后之意不過富貴道子而

激景堂史測

卷五

二

已非欲使之亂天下也爲武帝者涕泣而告太后曰道子亂天下以太后故不敢廢然天下亂勢必危宗社宗社危道子焉往是寵之適以禍之也不若廢其朝權以一大郡奉之可以無失富貴而天下少安母子兄弟可長保也太后未必不聽也最善處母子間然計不出此而引外更須一韓安國臣以制之以外臣制骨肉事已不順矣使恭與仲堪能制道子與晉陽之甲而誅之太后安之乎不忍終兄之臂使人邀之路而劫之何以異

於是

古者用兵有用其思者有用其怒者山東士卒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此用其思者也漢高是也越人與吳人相惡如同舟遇風相救如左右手此用其怒者也勾踐是也思者在東而我用之於東則我用之矣思者在東而我用之於西則敵反用之故夫思者我可用敵亦可用者也怒則惟我得用之能用其怒者未有不勝者也魏攻中山中山之人怒矣惜夫燕人之

激景堂史測

卷五

三

不能用也魏道武攻中山數月燕王及慕容隆慕容農等謀去中山保龍城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魏人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踴躍欲與魏戰今聞王上北還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之以與魏戰成不恨大王幸留此以副眾望擊退魏兵奉迎大駕亦不失爲忠臣也農拒之與燕王等去中山中山無王民恐魏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爲戰拒守者又數月夫中山之怒甚矣燕王不能乘其怒而用之道武不知避其

怒而攻之皆非智也故我謂魏之取燕幸也魏

非能取之也燕王惟知魏之強而不知魏之疲夫魏之出師經年矣取并州取常山信都如振稿也獨於中山不能下何也攻其怒也且燕亦知魏人之思歸乎頓兵經年諸部離解士馬疲喪不惟中山之怒可用魏人之思亦可用也不能用其怒又不能用其思甚矣燕人之失計也是時高陽王隆言於穆帝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而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可破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固表之魏乘彼之衰性無不克如持重不決將士喪氣日

激景堂史測

卷五

四

益困逼事久發生雖欲用之不可得矣于是慕容麟有異志力沮其策不用強敵在外內難復起骨肉乖離陶謙死魏武欲遂取徐州荀彧曰徐州未易取也將軍前討徐州屠戮過多今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將軍就能破之尚不能有也惟將軍熟慮之魏武乃不攻徐州夫以魏武之雄畧荀彧之計智遠遼趙起不敢乘亂而攻徐州者懼徐人之怒也今中山怒而魏人攻之燕人不能用之而反弃之魏人乃以疲師疲卒僅而克之使燕能用之非子

弟之報父兄即父兄之報子弟也就得而禦之故我以爲魏人之伐燕也有三失焉於參合陂阮燕降卒四五萬人使中山之人憤怒死守一也不能撫結別部大人沒根使叛降燕沒根以燕人襲道武幾得之二也軍中大疫死者什五六道武不恤而虐使之三也魏有三失燕有三勝魏以三失而勝燕以三勝而亡吾故曰魏之取燕也幸也魏非能取之也

太和以後北土諸雄立國稱帝不過擁十餘城

激景堂史測

卷五

五

統萬餘戶耳然其謀臣智士往往有之其人才足自立也南燕王德據滑臺土無十城衆不過一萬後滑臺叛附於魏燕王欲攻之韓範曰向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範之策善矣然自立基本尚未有指實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或欲攻據彭城彭城主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

客適江淮夏秋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魏所築地形阻峻足爲帝王之資三河英傑思得明王以立功于世久矣辟閭渾昔爲燕臣今宜遣辨士馳說于前大兵繼踵于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此則數一數二言之彼有人焉未可輕也

激景堂史測

卷五

六

武帝欲用王恭殷仲堪問于王雅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畧不長委以方面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王雅之言可謂切中王恭疾惡深至再舉兵向朝廷杖劉牢之爲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仲堪好爲小惠用計倚伏頗密多疑不決此皆幹畧不長也然峻狹自是則王恭之失仲堪文弱無斷耳其失正在不峻



天下之人非一人之智所可防也燕王盛自矜  
聰察多所猜忌臣下纖芥之嫌必先事誅之由  
是宗親勳舊人人自危左將軍慕容國前將軍  
段熲等先後謀亂弑燕王防人者人亦防之也  
是故古之王者以誠信待人不以智計防物

隆安以來朝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  
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元雖欲釐整  
而科條煩密史謂元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  
無所施行此所衆莫之從劉穆之斟酌時宜隨  
以科條煩密也

激景堂史測

卷五

七

方矯正劉德興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内外百  
官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以身範物先  
以威禁自是整頓之才然斟酌時宜隨方矯正  
當時無劉穆之德興未必能也他日德興曰穆  
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正謂此耳

桓元事事以許然元之許許而愚者也其事類  
王莽而勢力不及莽故其敗也尤速最可嘆者  
元以前世皆有隱士耻於已時獨無求得西朝  
隱士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

林微爲著作郎使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贈號  
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劉德興入建康元西  
走於尋陽道上自作起居注叙討劉德興事自  
謂經畧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單思  
著述不暇與羣下議時事

西涼公李嵩手今日吾流事五年事任公平初  
不容懷有所損益聖人之學不過如此李公豈  
其然

後秦使尚書郎章宗覲南京南京王亮髮氏與

激景堂史測

卷五

八

宗論當世大畧縱橫無窮宗退嘆曰奇才英器  
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  
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英識曠眼然涼王  
非其人也石世龍乃可當此耳

人子事親必正其家人而後吾親可得而事也  
傳云宜爾室家父母其順益富貴之女未有不  
驕其夫家者後人德薄正之最難今人結姻高  
門反以爲榮以此敗德虧行者多矣讀史得焦  
禁事錄之以爲事親者法南安焦筆遺之子也

華至季西秦王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

者欲與之其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  
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于中饋非所願也  
秦王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  
人子知此季思過半矣

劉德興伐南燕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  
或謂之曰燕人若塞大岷之險或堅壁清野大  
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歸奈何德興曰吾慮  
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復退惜禾

激景堂史測

卷五

九

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  
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此舉  
最爲危險德興知之而策燕人之必不出此也  
此東坡所謂知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也  
其智畧加人一等矣公孫五樓果說燕王據大  
岷支禾苗且欲遣精騎循海絕其糧道燕王不  
從德興過大岷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於色  
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德興曰兵已過  
險土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置之之憂已

入吾掌中矣遂滅南燕

劉德興事無大小必諮劉穆之泰王興欲救南

燕遣使於德興德興不謀穆之謂泰使曰我克  
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  
來穆之尤德興不謀於已遽以此語怒敵德興  
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  
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答先遣信命  
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  
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激景堂史測

卷五

十

以穆之之智而不解兵機不爲不智以德興之  
信任穆之而不以兵機相語不爲不信任穆之  
也智固有及不及也每見文人談兵不過據紙  
上陳言而兵勢不常情事多變鮮不悞者德興  
不以兵機語穆之其機畧明鑒遠出穆之之上  
驅策智勇者固大智大勇者也

恩威有紀不可過也遇小人尤不可過北燕王  
高雲以難班桃仁爲爪牙專典禁衛賞賜不計  
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

憾遂弑王於東堂此寵過其分也若苛刻無思則又不可然則如之何誰以處已則威行恕以體物則恩普畏威感恩則怨憾不生無非分之望矣

君父之讐大義也不得不報小小齟齬終身不忘此小丈夫之事非君子之雅度也索邈晉爲梁州刺史初遷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遷鎮漢川顯乃肉袒迎候遞無愠色待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矢志多年若激景堂史測

卷五

士

公者可謂君子矣  
劉德興不解音樂殷仲文曰好之自解德興曰正恐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獻琥珀枕德興以琥珀治金創命碎擣分賜征北將士志氣如此豈肯留意丘色乎

劉德興遣王弘諷朝廷求九錫劉穆之以議不由已愧懼發病踰年而卒甚矣穆之之不量王也德興與桓人方如王元謨王華等皆識之於

個人下隸中儲之遺後人不輕棄也至於穆之知任尤深必不以小嫌芥意昔童昭議魏武宜加九錫荀文若守正而卒穆之附結德興惟恐失之均死也不知文若遠矣

劉德興懸軍萬里克復長安而卒不能守人皆咎其志以爲欲亟歸以成篡也而吾以爲當時之勢亦不得不歸何者江南僻遠不足以控關中然關中之勢亦不足以制江南也使德興不歸猝有意外之變王弘徐羨之諸人足以應之

激景堂史測

卷五

士

乎德興先伐南燕盧循乘虛襲建康何無忌等不能禦也使德興不歸建康不守矣故德興誠不得不歸也德興固一日不能忘篡者德興卽不篡能不歸乎然德興之所以失者不在亟歸江南而在不能決計都洛陽也何者洛陽天下之中也雖無險可據然其聲勢與天下接左引青齊右帶關中是時青齊已爲晉土則洛陽所統居江北三分之二矣其勢猶不足以彈壓江南控服西北乎且夫洛陽晉之舊都也國陵寢

廟在焉不可棄也而當時議者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昔盤庚遷殷民不悅也盤庚違衆而行之何則成大計者不顧衆議也燕烈祖遷于鄴魏孝文遷于洛陽皆排決衆議獨斷而爲之雄斷如德興遷都大計乃沮于雷夫之一言此吾之所扼腕者也百年遺土已得之而復失之使三秦父老擁馬首而流涕惜大劉德興東還使王鎮惡沈田子等留關中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衛瓘故也初田

激景堂史測

卷五

古

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咬矣數語妙見子弟違客相慰勉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勝躍爭進大破之其勇習如此以拒赫連事未可知也

殷景仁學不爲文口不談義至于國典朝儀典章紀注莫不撰錄議者知其有當世之志齊王儉亦然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博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異者此真國家文獻也宋祖云宰相須用讀書人正謂此耳然宰相之學最有用者如漢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此真濟時之學非儒臣高引古先不達時宜者也其學識又若殷景仁王儉之右按諸法博聞多能曰憲魏相政憲憲侯真憲哉

激景堂史測

卷五

古

徵景堂史淵卷之六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繪中撰注  
緯子布校

宋一

君子之爲政也敷其綱紀而已未聞以纖密者也交州刺史杜慧度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乃至城門夜開道不拾遺安在纖密之不可爲政乎竊意纖密非繁碎也韓延壽爲潁川定儀品修禮容習射御治城郭置正五長

徵景堂史淵

卷六

一

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其始若繁後吏無追袖之苦民無簪楚之憂皆便安之蓋其意在於整飭耳非繁碎也黃霸因其跡而大治然亦米鹽靡密初若繁碎而外寬內明得吏士心杜慧度之纖密其韓黃之遺意乎若苛察細項解不擾亂者也然則杜慧度之纖密也韓延壽之約誓明也黃霸之聰明識事也居官之要曰慎曰勤慎勤之於繁碎其必有辨矣

劉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博涉書史不爲文

徵景堂史淵

卷六

二

章不喜談議諸葛武侯在荊州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爲精熟武侯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嘗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古人讀書所以益身心長智識非如後人記誦文字也觀其大畧不過取古人行事証佐自己胸中直是智識進退古人非呶呶忽略也劉湛博涉書史則呶呶忽略輕蔑古人矣石廣元等務爲精熟銖銖效法然仕進可刺史郡守亦其精熟之功學者那得如武侯必欲益身心長智識寧爲石廣元等之精熟不爲劉湛之博涉

李賢從師受業畧觀其情熟不爲劉湛之博涉太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識其不精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強學句問領徒授業耶唯當粗聞教義補已不足至于忠孝之道實錦之於心矣李賢聞教義以補已不足是實實讀書人今人雖朝夕呻吟極其精熟未必能補不足也讀書者難處大事而不亂全在膽智膽以用智智以堅膽缺一不可也文帝將討尉遲回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輿有其九才畧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

所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勇即膽也晦有智而無膽雖指應處分曲盡其宜聞道濟來上遂惶懼無計平日之智焉往初晦謀廢營陽王召道濟以其謀告之遂邀同宿道濟就寢便燕臨懷動不得眠此可見其膽也

蔡廓不拜吏部知徐傳之不終也後廓謂傅亮曰營陽王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弑王之名欲立於世何可得耶徐傳之敗卒由于此蔡廓之識度不徒方便閑素矣

徵景堂史測

卷六

三

君可議乎臣而議君罪之大者也不幸而受顧託之重嗣王不惠臣而不任此議君之罪也者則自愛而危社稷也負先王之命也萬不得已而任此議君之罪也者臣則不能自愛也愛社稷也愛先王之命也臣不自愛而愛社稷愛先王之命故其公忠無私之心朝野共白之嗚呼伊周而下豈復有此臣乎徐美之傅亮謝晦三人者何如也當營陽王之居喪也不聞三人有匡救之言拱手而觀其所爲一莽纔終遽謀廢

立古人所不得已而爲之者彼若利而爲之此豈至誠體國者乎文帝素有今望以賢立之可也又使邢安泰就弑營陽王又遣人殺盧陵王義真其慮患備禍之私不已過乎且夫廢立者臣子之大變雖以公忠無私之心爲社稷爲先帝而爲之猶慮其不可居也彼三人者乃以爲富貴身家之私圖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美之與亮秉權於中而謝晦據上流以爲可以制朝廷爲自全之計不知挾震王之威擁甲兵之重

徵景堂史測

卷六

四

雖無王華孔綽子之構文帝能安之乎故三人之所以爲自全之計者乃所以自斃者也然則將如之何以禮奉營陽王而不廢義真文帝既立三人稽首于前請廢立之罪然後堅釋大權歸政文帝角巾優游聊以卒歲或可以免乎然吾於謝晦猶有責焉晦以太子多狎羣小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材武帝曰廬陵何如晦曰德輕於材非人主也然當日何以不舉文帝啓其端而

不竟其緒使後日爲此紛紛哉嗟夫美之與亮其才智雅不如晦然而晦者才智雖有餘而忠誠不足則三人一也

訊獄者以術不若以誠如趙廣漢爲鉤距以得事情此強力能吏殊無矜恤之意民弗感也惟文帝誠美恭書云凡訊獄多失當時難可通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無以喜怒加人能釋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也虛懷博盡無以喜怒加人一片許審俱

激景堂史測

卷六

五

從側恒中出不惟使死者無怨且今生者知感真仁人之言也又云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此正擇善而從之作用不盡人情則善何由得聞然今所慮者又在佐史因緣爲奸耳故必選用佐史而後可

魏以陸侯爲懷荒鎮將未幾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思復請前鎮將郎亦魏主徵侯還以孤代之侯還言於魏主曰不過期年郎亦必敗明

激景堂史測

卷六

六

年諸莫弗果殺郎亦而叛魏主驚立召侯問之封曰高車不知上下之體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弭孤之美孤還鎮悅其禍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高車不如上下之體陸侯何不以禮示之馬超常呼先王字關羽請殺之先王不可張飛請示之以禮明日大會

古今遊人吾推謝靈運爲第一以其有遊懷又有遊力何謂力伐木開徑從者數百人百姓驚擾以爲山賊遊人無此力也何謂懷出郭遊行二百里經旬不歸旣無表聞又不請急以此屢

得罪而終不改士大夫無此懷也故古今遊人吾斷以靈運爲第一其力足以窮極幽險開闢奧異其懷足以陵轢卿相殆藉貴勢他人於山水如麋鹿之性不得山林艸澤則不悅靈運之於山水則如海上神仙必得層風闕苑而居之尋常鬱鬱不足顧也然縱情山水脫畧世務必文士隱逸之流如靈運者以散官遊寄焉可也而靈運恃才放傲自以名輩才能應泰時政極霞騎雲之客而傲忽朝賢睥睨執政似與初懷激景堂史測

真曰靈運空疎黃破萬卷不免空疎廬陵可爲妙眼但性情所得

未能忘言於悟賞此言真靈運知己也嗟夫名士風流靈運有焉經綸志節概未之聞也劉湛憤殷景仁位遇踰已謀爲傾黜諸僚屬潛相約結無敢過殷氏之門惟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只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衙命往來湛不疑也而姑之間難爲婦炳之周旋其間兩俱無猜非柔慧者不能也而史稱炳之彊急輕淺後爲吏部好詬晉賓客豈非得志驕矜喪其故智乎不然何前後之異也予嘗觀正直者多慈柔慧者多術柔慧之人裨益不少不可與便佞者同譏也唐李晉王性嚴急左右小有過輒死無敢違忤惟益寓敏慧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從者晉王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晉王常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爲喻晉王信愛之寓事晉王小心恭順加養虎調馬使之媚已徐收匡益之功豈慈直無術身與事敗者所可及也



展布文帝亦然故江南之治首推元嘉云

甚矣哉權勢之際也雖骨肉之親猶不能平況衆人乎惜夫義康有戚戚之懷而不知自遠於權勢也夫嫌隙生於疑似覺端起於猜防此智者之所懼而汲汲焉引避之不暇也必不得已而處危疑之地則敬慎小心務爲可安以自全嗟亦危矣義康之於文帝誼非不親而情非不篤也帝有疾義康盡心營奉或連夕不寐其恭愛如是帝亦委心任之此其君臣昆弟間豈復

將謙退恭謹而歸美於上其兄弟終始之間必無可議者矣惜夫義康之不知此也西漢霍氏之禍張敞以爲輔臣專政權柄太重君臣之分不明宜罷侯就第使霍氏世世無所患苦帝知劉班之驅煽不早裁抑之使至於敗吾故並論之使世之人主知以義方誨養其子弟弗過寵之使有伐枝傷樹之譏而爲人臣者慎勿貪戀權勢以取禍敗也

彭城王義康出鎮豫章文帝遣沙門慧琳視之

義康曰弟子有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  
卷書義康後徙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始  
廢書嘆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義  
康不讀史不知所以得罪之由然不經貶黜亦  
不知史之不可不讀也讀史者必對身校勘一  
番方有益

漱景堂史測卷之七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綸中撰注  
緯子布校

宋二

民雖至頑未有不可懷者雍州刺史劉道產善  
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  
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  
殷盛及道產卒未幾羣蠻大動建威將軍沈慶  
之代之殺虜萬餘人嗟夫使道產之後更有如  
道產者蠻不復動矣不選良吏以安之而窮其  
兵力以爲不可懷也彼道產者獨何人哉  
善用其才者不恃其才者也天下之事非才不  
濟然徃徃以有用之才反爲敗亂之資者非才  
之爲患而自恃其才之爲患也如孔熙先者非  
耶何以言之文帝愛才之主也文帝惟不知熙  
先也者文帝而知熙先肯棄熙先乎使熙先守  
道以待之安知文帝終不用之也熙先惟欲急  
用其才故三十散騎郎遂憤憤不得志熙先惟

自恃其才故憤憤不得志而遂有異謀今夫人之儒者不可與起義愚者不可與謀成此無才者也熙先之智足以決策其勇足以斷事彼非不知逆之不可爲而亂之不能濟也憤憤不忍之心以爲憑我之才雖以無道行之可以有濟也而況天象變於上知文帝之必以亂終而范曄謝綸仲承祖諸人又內外應之彼意事之必有就也是故縱橫之才可以爲國家立事功者乃用之以謀逆占候之術可以爲人主消弭者

激景堂史測

卷七

二

乃用之以決亂豈非其才爲之乎嗟夫若熙先者真不善用其才者也謝勣謂熙先輕事好奇以輕事而史氏以其父熙之爲廣州以贖獲罪而義康爲之救解得免熙先懷報効之心故傾身爲之然熙先果懷報効則義康未敗之先何不以淮南厲王之事告之使之推遠權勢以全功名乎而乃坐視其敗後復以邪謀累之也熙先蓋不忍憤憤之心自恃其才以爲可以得志而故爲報効之言以依附於名義也非其質也

王僧達聰警能文而跌宕不拘自負才地快快失望遂以殺身才人輕狂取禍往往如此若王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而器量沈深不以才能高人非有取禍之道元亮之難君子悲之矣詩云伶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晉室南遷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此大邦維屏也以荆江爲重鎮甲兵所聚皆在焉此大師維垣也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常使大將居之此伶人維藩也封

激景堂史測

卷七

三

建諸王出鎮大州此宗子維城也晉人經制頗爲近古宋祖受禪因之不革至孝武不知修德而剪滅宗枝則城壞矣惡三州强大乃分楊州漸東五郡置東楊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六郡置郢州治江夏由是荆楊虛耗而藩屏垣翰皆壞矣此安危大計宋之廷臣無能及者而太傅義恭又議使郢州治巴陵何尚之乃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連接雍梁實爲要津浦大容勅於事爲便尚之此言確中要害惜也

不爭於分州而爭於移治藩垣屏翰皆壞矣獨  
守夏口何爲乎

諫者與諷而少直諷猶術也術猶不如誠也  
魏高宗諱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不作  
書於象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不欲彰父  
之惡也至於事君倘獨不然如高允者朕有過  
奉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者朕知其過而天  
下不知可不謂忠乎高允一片忠誠匪獨激許  
者不能亦諷論者所不及也可爲諫法

激景堂史劄

卷七

四

天子之職論一相而已可擇宰相不可疑宰相  
唐德宗不任宰相細事皆自決之然深居禁中  
取信裴延齡李齊運等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  
德宗爲治雖勤不知爲武帝親覽朝政不任大  
治之體所以終於亂也武帝親覽朝政不任大  
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寄託山陰戴法興戴  
明寶帝之舊人魯郡東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  
史爲帝所知凡選授誅賞大處分皆與法興尚  
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而法興等大納貨  
賄門外成市大明武帝年號之政愈亂矣  
顧顗之令山陰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

夜不得休事猶不舉顗之盡日番廨門階閑寂  
江乘之亦爲山陰以簡御煩常得無事其餘雖  
復刑政脩舉而未能簡事顗之秉之處劇邑而  
能簡者非不以事務經懷也不尚苛察務舉大  
綱則上不擾而下安矣若虛務清遠庶事委積  
豈得謂簡乎史載魏之刺湘州以政績稱求之  
今建康爲政嚴察此非王敬弘不省文案以簡  
澹廢事者也

激景堂史劄

卷七

五

處事接物之理平心自得之若恃才使氣則躁  
急不服擇矣山陰張岱爲徐州刺史巴陵王休  
若諮議參軍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子頊爲廣  
州豫章王子尚爲楊州晉安王子助爲南充州  
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義王帥其事  
事舉而情不相失或謂岱曰王上既切執事多  
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至此岱曰古人言一  
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無  
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處心端  
平待物以禮則情不相失而事舉矣此平心處

物不以才氣用事者也

處心端平待物以禮二語終身用之不盡

國之大計唯兵與農而農者兵之本也魏世祖  
黠北伐柔然西滅夏南禦宋師於是魏之南都  
大水民多餓死時方崇武功未遑內恤世祖於  
平賊大饗告廟將帥受賞戰士賜復尚書令劉  
黎曰自頃戎車屢駕所在克殄皆蒙優恤鄰國  
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  
大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徧遭水害應加  
哀矜以弘覆育乃復境內租賦然終世祖之世

激景堂中

七

六

征戰不息國賦虛耗重以宗愛之變朝野楚楚  
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以  
復安史綱曰劉黎是真忠臣高宗是真孝子  
正直所以立身智識所以濟難然必正直自處  
而後以智識將之不然不能濟也廢帝初立袁  
顥爲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遂衰顥懼求出  
爲雍州臨海王子頊爲荊州以蔡興宗爲長史  
興宗辭不行袁顥曰朝廷形勢人所共知今出  
居陝西有事可以立桓文之功今得聞不去後

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  
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  
若內難得弭外疊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  
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興宗以疎遠  
自免不惟智慮過人抑亦操履有素顥以保護  
昏狂階寵寵衰而後以外出求免卒也不死於  
內而死於外者躁而無守也利害趨避之際人  
以躁興宗以靜人以巧興宗以正處無道之世  
正而不愚斯君子之高致也

激景堂中

七

蔡興宗立朝人稱爲嚮直以吾觀之其識慮老  
成見事深遠皆以禮義自處明哲有道君子也  
非嚮直也然以其事考之一若直於事孝武而  
哲於事明帝何也明帝大祖之昭也晉安世祖  
之穆也逆之與順誠無以辨非若孝武之討元  
亮劭也然國亂朝危宜以長君定社稷鄧琬張  
悅者小人也使晉安之事得遂則權歸張鄧兵  
難互起不知所底矣興宗不以普天同叛四方  
雲合爲憂而以事平之後爲慮其明見遠識灼

平事後吾故曰哲於事明帝然猶有疑者孝武之誅竟陵王誕也誅反者也建安王休仁有大功於明帝無罪而殺之與宗不出一言也竟陵死則曰陛下今日當涉泣行誅豈非與宗哲於事明帝而直於事孝武歟聞嘗考之與宗以泰始三年出刺荊州休仁之死非遺臣責也誕之死與宗爲侍中啓沃匡救其職也守職而言謂之直是故范義死則斂而葬之周勃死則請與之別侃侃直諒曾不少回何獨於明帝而撓

澂景堂中

八

其生平乎可言而不言是謂失職不可言而言是謂侵官與宗固有以處此矣且也彼事孝武又事廢帝以廢帝之狂暴誅戮如夷而與宗屢言廢立而不之避者蓋社稷爲重義之所在奮而不顧此非彊直者也吾故曰與宗之立朝也皆有道也皆歸於明哲也非彊直也

魏世祖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脇在位橫於閭里長吏皆降心待之貪縱如故顯祖張勤而爲治賞罰

嚴明拔清節黜貪汚于是牧守始有以廉潔稱者懲貪勸廉國有常典但行之有實不實耳聞告訐之門不足以儆貪汚也而上下相蒙徒長凌蔑之風故爲治貴識大體

魏顯祖神主祠太廟有司奏廟中執事之官誦依故事賜爵祕書令程駿上書言自古建侯裂地或以親賢或因功伐未聞以神主祠廟而受封者也皇家故事蓋一時之恩豈可爲長世之法乎太后焉善而從之謂羣臣曰凡議事當依

澂景堂六

九

古典正言豈得但脩故事史測曰人臣脩故事此趙充國所謂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唐元和間宦官劉光琦奏遣使齎敕詣諸道意欲分其鐵道裴珣李絳以爲煩擾光琦稱舊例惡宗曰例是則從之苟爲非是奈何不改所謂故事卽光琦所謂例也太后英明不減憲宗矣嗟夫成敗豈足以論人乎袁粲死世皆悲其志而惜其乏經時之畧余以爲不然袁粲之敗天也祭之事盡矣裴子野論曰袁粲僭民望閭閻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權

不足以及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門既輕  
三才將振區區半城之裏出萬死而不顧蓋蹈  
陳梁之具矣何也蕭紹伯之才畧蓋天授也  
腹心爪牙分布內外智謀無所用之而絮欲以  
孤忠撐持萬歎不避此豈匹夫之節也古所謂  
殺身成仁絮之謂矣且絮亦非蕭條散落不開  
世務者也桂陽之亂劉嗣瑋死宮省恒懼絮懷  
慨諸將將曰今寇賊已逼衆情離沮絮受先帝  
之託不能緩靖請與諸君同歿被甲上馬將驅  
之于是陳顯達等出兵力戰賊以平珍絮之力  
激景堂

也洗彼之兵下鄧紹伯自往詰絮絮不見謂  
袁達曰彼若以王粲時艱劫我入臺我何以拒  
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紹伯果召褚淵與之連  
席共事絮遂與劉韞等定謀觀此則史所謂不  
肯當事物情不接者乃優暇無事之時非急難  
也當彼之起於上流王蘓黃同之徒與紹伯異  
藉外勢以結內援此其時也少濡緩之彼之敗  
則人心益懼姦黨益固事不可爲矣絮所以汲  
汲焉圖之者其畧豈疎哉絮使劉韞卜伯興等

帥宿衛之士直於內黃同等將兵於外合內外  
以攻紹伯謀未嘗不密也謀洩而死天也於絮  
乎何尤嗟夫成敗果不可以論人也

徵景堂史閣卷之八

閩邵武施鴻則厥著

綸中撰注  
綽子布校

齊一

治民之吏安靜不擾無功可上者非無功也亂矣而治之人因以爲功民不亂而吏無功安之而已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方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

徵景堂史

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莫不擒獲當時諸州皆效之此除亂以爲功也然使盜賊不發則不必置樓鼓即置之亦不必舉崇爲荊州刺史時巴氏擾亂勅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刺史致怨還人失和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還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此所謂民不

亂而吏無功也李崇南朝史也然溺於貨賄其短處用人者舍其短而用其長治亂者事勞而績著使民不亂者事不

費而功成事勞而績著故人多效之事不費而功成故人多忘之李崇因事爲治固宜不同然百里擒獲固不如一詔宣慰之尤賢也

宋自李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高帝詔黃門郎虞琬之等更加檢定琬之表言元嘉中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廳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勸明令長宜以元嘉二十

徵景堂史

七年籍爲正更立甲利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嗣是世祖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今史限人一日得數巧外監呂文度又啓上籍却者遠戍於是民愁怨不安多逃亡者富陽民唐寓之因以爲亂漢宣帝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黃霸賊民之紀擇守令而任之使之因時順俗自爲釐革則弊可清矣設官置史抵以擾民或因緣爲姦利徵成禍亂黃霸有言治道去其太甚者耳官多法密皆



致寇之由也

魏無鄉黨之法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  
內秘書令李冲建議立三長以賦民時方春作  
太尉不以爲有事之月比校戶口民必勞怨諸  
緩至冬行之冲曰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  
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調  
課之月令知賦役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於  
是詔行之民始皆愁苦旣而課調省費十餘倍  
上下安之齊州刺史韓麒麟表言古者入粟與  
徵景堂中

三

斬敵同科力田與孝悌均賞哲王之政九稔儲  
積往年比校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  
纔可給俸畧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  
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無所取濟可增益租穀  
年豐多積歲儉出脈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  
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李冲以農作之月校  
比戶籍韓麒麟請增益租穀似也皆病民者然  
不於調課時檢校則民不知省賦之益而法不  
易行不益租穀則無以備兵凶而法不可久此

皆審人情量物理有識有用者也若太尉不之  
言古之常談耳施之於事殊不合時宜也

袁粲忠於宋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世祖  
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王晏寵任於世祖又與  
高祖謀廢鬱林王高宗以事際須晏而心惡之  
晏之所爲志在富貴也而高宗竟殺之其富貴  
安在哉身家與名節俱敗矣然則晏之所爲何  
得乎當鬱林王之將廢也王思遠謂晏曰兄荷  
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以權計相  
徵景堂中

四

須不知將來何以自立思遠之言不黨於高宗  
而高宗殺晏以思遠有此言反不之罪此亦世  
祖稱袁粲之意乃知人心自有真是非不得以  
私亂之也君子之立身可以決矣

魏高祖殂於穀塘原彭城王勰祕喪不發遣人  
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乃發喪東宮官屬多  
疑勰有異志咸陽王禧至魯陽留城外以察其  
變久之乃入謂勰曰此行不惟勤勞亦實危險  
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險夷彥和握蛇騎虎

不覺艱難福曰汝恨吾後至耳史測曰彭城可謂忠矣其不知艱難者真不知也咸陽自以其私疑彭城遂謂其恨已而言之其實不然也彭城之不知非其智不能知不暇知耳當時天位之曠旬有二日矣太子新自洛來卽位匆遽軍國大權未及收攬也彭城宿專重任久繫人心其危險之勢不待智者而知之彭城獨不知乎然而彭城而僅如他人之謀國也者彭城不容不知之彭城而不僅如他人之謀國也者彭城

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非愚也誠也彭城可謂誠矣蓋嘗論之入之投隙乘時以竊國命者必貪冒競躁者也彭城雅有清規松竹爲心白雲比紫權勢爵位雅非所戀特以高祖之付託不得遂其素懷居嘗怏怏恒以此爲憾又何利乎得國而爲之而當時之人多不達其志是鳳凰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爲藪澤也悲夫吾又怪以彭城之賢而不免於高肇之手彼高肇固不足責而世宗無日月之明既不容其遂物

外之懷又不能明其善非之誦信姦戚而殺賢王昏庸之失可勝道哉

東昏侯疑雍州刺史蕭叔達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之官就蕭穎胄兵襲襄陽叔達知之遣叅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穎胄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叔達復今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頴達天虎旣行叔達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

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胥微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中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已而山陽至江安迎回不上穎胥懼謀斬天虎首送山陽誘之上而殺之遂與雍州同舉兵蕭叔達以兩空函疑荊州此最善用間者不惟疑行事又使荊州之人羣相疑貳其疑行事人人知之至使荊州之

激景堂中

八

七

人相疑貳絕不費力只用兩空函真曲妙用也然東昏猜忌雍州事定其疑荊州必矣使穎胥與山陽克雍州將何以自全乎昏狂之主人自危故叔達得以用其間也

古之取天下者地有所必爭蕭叔達之爭漢口是也爭漢口則必爭魯山房僧寄之守魯山爭漢口也然魯山與郢城爲犄角郢城亦以魯山爲聲援故欲爭漢口必爭魯山欲爭魯山必攻郢城者勢也其必爭漢口者何也諸將欲併兵

激景堂史劄

卷八

八

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叔達曰漢口不潤一里箭道交至僧寄以重兵固守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書自開魯山以通沔漢今漢陽府曰沔口漢口在魯山北乃漢水與沔水合流入江處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叛哉蓋漢口實荊雍之咽喉也魯山不下則漢口必沮故當時所爭者惟魯山耳然而郢城魯山之勢冷則魯山不可拔故又使張惠紹等遊弋江中絕郢魯之信使此取魯山之要着也形勢要害叔達籌之熟矣以故違衆決策親築城漢口以守魯山凡六月而郢城魯山相繼降下不惟西陽武昌自然風靡即江州尋陽亦聽聲歛附破竹之勢成而席卷之形見矣以此乘勢直指雖有韓白不能爲建康謀而兇刀勅之徒哉而當時諸將猶欲頓兵夏口徘徊不進不亦怯乎然而所難者不難在乘勝下建康而難在決策守魯山也叔達舉事之初其

英畧如此厥後信朱异納侯景昏懦已甚曾庸夫之不如亦獨何哉

荆雍據建康上流江南之門戶也蕭叔達下建

康江南州鎮基立孤存荆雍之間更爲虛弱鎮

南將軍元英請襲襄沔收三楚之地斷喉蜀之

道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此真壯事雄謀

也車騎大將軍源懷亦請東西齊舉以成席卷

之勢若彼事克濟豈唯後圖之難亦恐楊州危

逼何則壽春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

微景堂史測

卷八

九

所詣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東豫州刺

史田益宗表言蕭氏君臣交爭東西抗峙事救

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續紀庶方

請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此曠世一逢者也而世

宗不能用至元英田益宗請規取義陽乃從之

志統一之大計爲邊疆之小利者魏世宗也使

孝文在必不失此機會矣故曰見利不失遇時

不疑帝王之資也

微景堂史測卷之九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綸中撰注  
綸子布校

梁一

一人之智有限故爲政者必盡人之忠蕭憺爲

荊州刺史自以年少居重任謂佐史曰政之不

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于是

人人得盡意詩不云乎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人人盡意而無主於中則是非眩亂將誰適從

微景堂史測

卷九

一

也諸葛武侯廣收忠益必有裁斷折衷者如房

元齡之善謀必資杜如晦之善斷此所以傳祿

琴謀而獨衷一是也不然多端而寡要好謀而

無決鮮有不亂者也

晉梁臧之言勇也曰以衆整又曰以暇馮道根

戎阜陵始到修城隍遣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

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此是其整處城

未畢黨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

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戰破

之魏人見其意思開眼遂引去此是其瑕處惟其能整足以能暇也其後王僧辨守江陵侯景攻之僧辨假旗臥鼓安若無人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噪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僧辨又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辨着綬乘輿奏鼓吹巡城皆是先事修防非徒以雅量空膺僥倖一時也

後世估權之法亦有公私義利之別太公管仲煮海通商與桑孔咸陽並起念元自不同迂儒

徵景堂史劄

卷九

十一

不辨乃欲一切棄之失經理之宜矣甄琛請弛鹽禁彭城王勰尚書邢巒以爲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善治民者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隨其飲啄乃是芻狗萬物何以君爲是故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大官之膳羞給後宮之服玩既利不在已則彼我一也

又高陽王雍言什一之稅自古有之所務者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耳甄琛啓禁鹽乃爲繞池之民尉佗光等擅自固護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在口而守之均賂以理昔高祖置鹽官而加典覆其與物稅利恐出利而亂俗也如高陽所言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在口所謂由利亂觀此則知以山海之利委之于民意俗者也不善也然利歸姦富於貧民既無與而國家空失其利苟經理有方既以富民又以佐國此

徵景堂史劄

卷九

三

寬者多縱簡者易弛自古病之矣此非能寬簡者也魏源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巡行北邊劾于祚按元尼須不以婚友貸也則寬而不縱矣又行邊至雲中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池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伏之宜犬牙相救之勢表上之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今形勢相接分兵要害勸農積粟則簡而不弛矣懷常曰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

斤不平斷削不密非屋之病也今之爲寬簡者非縱則弛是爲屋而楹棟基壁之不立也若源懷者真能寬簡者也

師克在和古之制也事權不一則不和曹景宗與韋叡位望不相下武帝遣二人救鍾離陳伯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帝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兩雄不並栖曹叡並將敗道也帝亦知之故欲調和之然韋叡賢者徵帝勅之必能和景宗吾於其告捷知之矣諸師爭先告捷叡獨後此叡所以能和不以一勅之故也

激景堂史測

卷九

四

韋叡能執謙飾賢矣然叙功者有國之典豈得以其謙抑而掩之西魏蔡祐每戰常爲士卒先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宇文公嘯曰承先口不言勲我當代其論叙此公平禮讓君臣兩得之矣

心計之精者如馮道根對壘築城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城立此法甚奇而不嘗用

若斛律金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則料敵設防無虛筭矣

聞之先師曰可與立木可與權甚矣權之難也夫禮者所以制事者也義者所以催禮者也古之君子以義催禮則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魏崔光立肅宗謂可不謂之知禮者乎宣武殂肅宗幼非高后出也崔光與于忠等迎肅宗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旦行卽位禮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旦顯又曰須奏中宮光

激景堂史測

卷九

五

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抑何草草也夫卽位必告天地告祖宗百官六師內外明白禮也父歿而母在焉有子爲天子而母不知者嗟夫其亦權之當時之事勢乎高氏既殺皇子昌矣彭城王死中外益惡之肅宗與高氏素無恩也必也援立非分以樹私恩而塞衆望當此之時肅宗不急立必見廢矣光之智蓋足以知此也是故汲汲焉棄常禮而定大位非臨事知權者能如是乎夫人之怙恃權位者未

有不思保其權位者也夫既已結怨於人矣非  
我子而立之將不利於已魏之先有爲之者馮  
太后是也馮太后欲廢高祖而立咸陽王禧乃  
閉高祖於空室以肅宗之幼而高后不得爲馮  
太后者光之力也且當是時高舉握兵于外廣  
平王懷觀望于內其事勢尤危也不以此時定  
天位握大權則肘腋之間蕭牆之外禍且不測  
安能於衰杖之中奪姦權之膽而使之不敢動  
乎嗟夫若崔光者可與權者也故吾謂崔光之

立幼主魏之霍光也漢武知霍光忠厚可任大  
事付以少子使行周公之事宣武知崔光之賢  
使傳太子且命太子拜之吾既服崔光之能權  
又嘉宣武之知人也

法今久弛巧僞日多一旦檢覈之則人情驚懼  
故當整澄其法不當重覈其弊也魏人多竊冒  
軍功尚書左丞盧同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勲  
簿對句奏案更造兩通一開吏部一留兵局在  
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即令行臺軍司給券當

中豎裂一支付勲人一支送門下此豎釐其法  
也中尉元匡奏取景明元年已來內外考簿吏  
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附盜  
官之人此重覈其弊也尚書令任城王澄以爲  
法忌煩苛治貴清約若有冒勲妄階止應擿其  
一簿研檢虛實豈有移一省之案尋兩紀之事  
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任  
城之言深識治體非與匡相抗也使當時果用  
匡言事未可知也而匡以此憤悲遂相攻訐若  
匡者好直不好學者也

計國之用量民之力取之而不病者王者之制  
也損之則病國益之則病民魏高祖廢大斗去  
長尺改重稱以薄賦民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  
於絹增稅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  
尺所減不啻綿麻故鼓舞供調此高祖之制不  
可增損者也自後所稅絹布浸復長濶百姓嗟  
怨遽罷綿麻此益之則病民也後以國用不足  
復欲徵歛此損之則病國也當時張普惠疏陳

其弊又言宰相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旋罷旋復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庫中大有綿靡而羣臣其竊之也何則在庫絹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弱厚重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今欲復調綿靡當先正稱尺嚴法禁則太和之政復矣善惠之言循源救弊皆從國計民生起見彼輕於罷綿靡而不取正稱尺者便其私也不計國用不量民力豈其見不及此哉忠不足也

激景堂史測

卷九

八

立法所以救弊也而救弊之法又不能無弊則在人以有以善之崔亮爲吏部以其時人多員少銓注不行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所以通壅滯之路開叙進之門也而薛淑以爲義均行屬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則停年之法不又救五而失十乎夫通變責之人循守付之法停年非徒以救壅滯也淳風既不可期矣古所謂立賢無方登用不次者今或以爲冒進躡階之漸由

是請謂公行奔競成習則停年之法所以疏壅滯亦所以杜微倖也然而智愚同進功能不辨薛淑之言不爲無當苟能曲盡物理以停年之法待天下之中人以薦拔之法優天下之賢俊又嚴其糾劾以去天下之不肖使不肖者不得冒濫於其中賢俊亦得自拔於資格之外兩相救而不窮存夫其人耳時劉琨安與亮書曰朝其理察平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此數語切中今日科舉之弊不知何以救之又曰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如子瞻所云先之以名以致天下之寔後之以寔以較天下之名或亦博取精汰之法歟

激景堂史測

卷九

九

愚又謂以停解月日爲斷者任法者也大臣不必可任故任法能一任夫法不以請囑移亦清謹之臣也必也知人善使盡人之器用則不任法而任人如諸葛武侯之用人楊洪爲健爲太守李嚴所辟嚴未去健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爲廣漢太守者可必人人能之乎不停解月日可能也知人如武侯不可學也魏之大選知名者



數人而互有得失齊世宗諡少年高明所蔽者疎袁淑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則甚矣知人之難也有其人則任人而不任法苟非其人能循守夫法亦不至有冒進曦階之弊故法爲中人設非爲賢者設也

梁初唯楊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武帝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備按錢之文爲面其漫爲背錢體爲肉錢孔爲好外圓周之以規內方周之以矩

澂景堂史測

卷九

十

曰周郭別鑄無肉郭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女錢交易禁之不能止普通四年乃罷銅錢鑄鐵錢民間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雖刑獄不能禁也史測曰錢法之撓撓於私鑄私鑄之起由於錢輕自古皆然魏高道穆表云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片贏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

澂景堂史測

卷九

十一

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調直置無利自應息心况復嚴刑廣設也武帝不揣其本而以鐵易之錢愈輕而法愈不行矣愚又以爲金銀穀帛雜用交易民之所便上亦寶之故上下流通也若下之所便非上之所取則不能無病唐自定兩稅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從民便也然錢與穀帛輕重隨時不能一定此亦利於豐不利於歉故古王於荒歉之年別有蠲免之詔也今天下銀錢雜行而稅課一以銀銀日以少而民間轉鬻穀帛輸且再倍若令隨輸穀帛卽以穀帛給軍國旣便於民則樂輸而用足豈非救時之政耶魏文帝罷五銖錢用穀帛民間巧僞漸生競濕叔以要利薄絹以爲市雖嚴刑不能禁也今天下用銀亦有低假之弊然不害其爲用也則巧僞安足盡禁乎民間用銀錢稅課兼用穀帛爲政者相時輕重而權之可至于行錢之法亦令天下得以錢輸課則不嚴而行矣

恩信以懷人人多悅之然當事者期於有濟非以悅人爲事也魏秦隴寇起將佐以城民勇勤反者皆其族類請收其器械刺史魏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陣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乃召城民慰諭之旣而漸分其父兄弟外戚諸郡內外相傾卒無叛者此以智衛防之不徒以恩信也源子恭討邛鐵忽至河州嚴勒州郡及諸軍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輕與賊戰然後示以恩威使知悔懼不旬月而降此以恩信懷

之也然懷之而不效則兵威足以制之不然恩信豈足恃乎有文事者有武備不可偏廢也小人而有才小人之才也可以事人不可以謀國徐紇機辨強力終日治事畧無休息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此所以爲小人之才也元順曰刀筆小才止堪供几案之用耳

恩嘗謂弭盜之法選良將不如擇守宰良將緝

盜於已成守宰弭盜於未萌也守宰輕刑薄歛省役勸農百姓安業盜賊何自而發一方用兵天下騷動財用耗竭夫婦辛苦盜雖遏而民已傷矣善夫魏辛雄之言也曰華夷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而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其輕貴遊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有科職者甫在京名

官如不歷守今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

濮景堂史測卷之十

閩邵武施鴻則威者

男  
綸中撰注  
綽子布校

梁二

明於小而不明於大者爾朱榮也其不如高王宇文公遠其善取物者辭之而置之若不欲取者至可取而取之則其取之也固高王宇文公之取魏是也魏之事勢本屬爾朱榮榮不取高王宇文公乃從而取之高王宇文公之取魏也

濮景堂史測

卷十

一

榮與之也榮與之非榮能與之也智不足也使榮能取之則其勲業又非高王宇文公之比矣何以言之當正光之季也肅宗闇弱太后淫亂鄭儼徐紇之徒傾壞天下已又配肅宗選未言之兒而立之是以魏與榮也榮不取當時孰能取之者高王宇文公方在榮邪翼之中也使當日者微宗無幕下之辱朝士無河陰之慘奉辭討罪傾心以事新君天下孰得而違之數年之後適當魏祚之衰也榮即欲以臣節終勢且不

得辭也此與高王之逐主宇文公之配君其勲業何如乎榮惟汲汲焉不待其可取而取之作威殺戮欲以勢劫天下極強兩戰間身死業墜爲天下笑不知取之過也時高王亦勸榮稱帝王亦不知取歟此王之不忠於榮也王謀已則縵之千子謀榮則汲汲焉不能待王蓋不欲榮取之而故亂之冀已得間而取之而榮不悟是榮之智不如王也高王勸榮稱帝賀拔岳曰將此謀可謂運籌未見其禍此非高王智不如岳爲謀有忠不忠耳始則勸之稱帝終則執言以

濮景堂史測

卷十

二

故終身不取而得之於子要皆榮與之也使榮能取之則高王宇文公終事爾朱氏矣何魏之能取雖然榮不可輕也以七千之騎當葛榮百萬之衆部分井井應手而破其畧誠有過人者至於散遣餘黨處分機速咸得其宜用侯淵用爾朱天光分配衆寡能得其力其駕馭驅策豈在高王安定公下哉吾故曰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

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以黃河之深廣也魏揚侃曰多爲存筏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不知所防矣

萬侯醜奴侵擾關中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族將生奈何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言之榮悅以爾朱天光爲將以岳與侯莫陳悅副之關中百三之地天下莫強焉田肯說漢高曰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榮意徵景堂史測 卷十 三

亦如是然何以不即遣天光也天光未必能定關中也岳破醜奴醜奴北走天光始至岐破醜奴者岳也使非岳天光未必能入關中矣岳知榮雖遣已而心疑之故請爾朱氏爲帥其後天光將東出岳說天光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榮之疑岳即此意也薛孝通亦說岳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堑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此所謂之域持建施之勢者也然而秦隋亡不旋踵以此與者亦以此廢地利果足恃乎然天

光不能用而岳用之宇文遂以造周形勢由人不可恃也雖親子弟何益哉

立君所以爲國也高王歡之立君也爲魏乎如其爲魏也必擇賢者而立之高王廢節閔而立孝武非立賢也崔陵之議曰廣陵既爲爾朱所立若爲天子王師何名義舉嗟夫以節閔之賢不幸爲爾朱所立高王誠爲魏社稷計也不可廢也當時諸王未有賢如節閔者也且節閔之於爾朱未嘗以其立已而德之也處強逆之間徵景堂史測 卷十 四

獨能以分義自持邢子才作藏文叙破宗枉殺爾朱榮也帝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史忤龍陽文義降爾朱故爾朱得入洛也爾朱欲封二人帝曰於王有功於國無勲竟不許夫以節閔之賢假以數年事權稍立必有討罪之舉矣魯豎牛殺叔孫穆子而立昭子昭子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罪莫大焉必殺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夫以叔孫昭子之賢不幸爲賊臣所立仲尼猶與之則崔

後之不與節閔非春秋之旨矣高王以節閔神  
采高明恐後難制故以私廢之非以崔陵之言  
也然則高王之立君非爲魏也不然以節閔之  
賢而高王輔之魏不復興乎然愚以爲節閔之  
廢非高氏之利也以節閔之賢解斯之讒間得  
以入孝武不得以入節閔也孝武立而讒間行  
高王有逐王之罪矣不又使天下之忠臣義士  
復以疾爾朱者疾高王乎且夫孝武圖高王則  
必依宇文文者勢也據天子以都關中者宇文文

徵景堂史測

卷十

五

雅謀也高王一旦以天子與之孝武入而關中  
之勢成矣故曰節閔之廢也非高氏之利也使  
高王能事節閔興復魏室則宇文文將稽服之不  
暇安能儲疊關中乎惜高王未及此也

宇文公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  
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  
此經濟之學也非博通者不能宇文文非博通者  
也而能用人之博通故曰帝王之學與學士異  
識性邈敏自是有用之才狂宕而不可用者爾

衡也文采辨傳用之於辭章者王粲也不能盡  
其才者也如陳元康能夜中闇書時軍國多務  
元康問無不知高王或出臨行留元康在後馬  
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  
憶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下勞効本末及四  
方軍士強弱多寡畚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  
實靡不諳悉或於廷中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  
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臨事敏給如此乃爲有  
用之才

徵景堂史測

卷十

六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不專以博物敏辭也道兩  
至之歡以折無禮而弭兵爭故兩國賴之子產  
聘晉辨實沈臺駘之神所謂遇物能名非誇博  
也梁魏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  
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至鄴  
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  
館門成市宴日文襄常使左右視之一言制勝  
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魏明盛時典故文  
者皆詞苑名公文  
鑒精審所至傾動都邑宴日貴勝子弟盛飾聚  
觀亦復如是其後才望漸輕選舉失人雖韓瑄

慕不前矣此不過以風流相競耳武帝護前沾

沾文史而高氏亦爲之流風所漸及于河洛矣

鄴中文武在位多貪汙枉弼請治之高王曰弼

來我語爾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

在關西宇文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

有蕭翁專事末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

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

歸宇文士子悉奔江東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

宜少待吾不忘之高王將出兵拒舉枉弼請先

激景堂史測

卷十

七

除內賊王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

者是也王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

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高王乃

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

刺爾猶亡竟失膽諸勳人身冒鋒鏑百死一生

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人多以

高王知權宜捨小過而成大功愚以爲亦未有

呂子衡

其耳孫伯符

初入曲阿子衡言

子伯符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

猶有不整者範願督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伯

符曰子衡既士大夫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

豈宜復屈小職子衡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

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如同舟涉海

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

伯符笑無以答子衡出便釋襦若袴褶執鞭詣

閣下啓事曰稱領都督伯符乃授傳委以衆事

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當時羣雄紛爭江南

猶未定也伯符子衡獨不爲人情去留計而士

大夫皆樂爲致死者以伯符調達雄爽善任人

非由假借以法紀也高王失馭使放曹彭樂輩

恃勇驕恣法紀不立焉得謂之權宜乎

王亦是無如何耳唐李晉王觀兵皆沙陀雜種

喜侵暴莊宗以爲言晉王曰此輩從吾攻戰數

十年此輩藏空虛賣馬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

賞以募士我若急之皆散去矣此亦高王之只

也其後莊宗得天下兒郎寒心逸馬逸

求養成驕兵之禍得非此語誤之耶

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何敬容獨勤

簿領日旰不休爲時俗所嗤鄙宰相當舉綱維

簿簿領者非體也然時俗嗤之豈必知治體者

激景堂史測

卷十

八

乎清言之俗變爲文義文義與清言一也以文義自運者必不以世務經懷於是閒雅成風而敬容見囑矣皇太子於元圖自講老莊敬容語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元虛遂使中原淪陷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敬容不以文義優游其識慮乃如此朱异文華敏洽而阿諛納賂欺罔人主侯景之亂朱异爲之文義之與清言其禍固一也

丞相宇文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

測景堂史測

卷十

九

者充學生今旦治公務晚就講習此法最善今學中考試皆虛文也平時所習不可施之於政事若分遣諸生春夏歷事各衙門秋冬入學講習若春夏講習學中者則以秋冬歷事迭相更代使於歷事時以政事發明其所學兩相質校必事學通曉臨事能行者方許出身此猶勝於虛文取士也

守邊者安之而已敵來則有以待之貪功開邊者皆自便其私非爲公家忠計也宇文測守汾

州爲政簡惠得士民心地接東魏東魏人競來寇抄測擒獲之命解縛引與相見爲設酒殺待以客禮并給糧餉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此所謂謀大計者不爭小利也何謂大計樂遜有言高氏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如棋劫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舍小謀大不宜貪利邊陲觀樂遜之言益知測之深於謀國然非公忠忘私者不及此耳

測景堂史測

卷十

十

策士之治富國彊兵而已宇文之治魏也不曰彊兵而曰彊國不曰富國而曰富民何也彊國與彊兵不同富民與富國異術也彊兵者簡卒征伐攻戰而已彊國則必朝廷精明上下整勵也富國者厚歛積聚而已富民則必閭里雍容官民交足也今歷考其法一日清心所以端治本也心清則思慮端和而事理平二曰敦教化所以善風俗也化興則民俗淳厚而禍亂靜三曰勤勸課省三時以盡地利四曰畧資蔭察志

行以擢賢良五曰矜愚蒙懲姦猾以郵獄訟六曰不捨豪彊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固愚拙以均賦役以此訓習百司謀督令長此真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法明意厚者也史稱文帝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知言哉知言哉

周書載蘇夔奏爲文帝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公讀其六條詔書于耳然理雅事實切述不誣則帝王之道非申韓之術也

高王知人亦善用一人獨不能用李元忠李元忠者用高王而不爲高王用者也李元忠之用高

澈景堂史測

卷十

七

王也妙在於用酒人皆以酒客目之不知其用高王也其始迎高王也乘露車載素筆濁酒王以爲酒客弗見也引入觴再行慷慨論天下事若叱之又若朝之王以爲趙郡醉矣弗之奇也是不知元忠也王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辭不可委以臺閣是亦不知元忠也能使高王父子皆不之知是其用王而不爲王用者也當其時能討爾朱氏者必高王也合殷冀以圖滄瀛幽定討爾朱之大計也大計一定則王必

能滅爾朱而元忠之事遂矣夫然後可以飲酒

可以自娛超然于侍中僕射之外不以物務干

懷以酒客終不亦善乎

晉時諸名士飲酒放誕能如元忠否孫騰

司馬子如王之布素交也又有功自恃驕恣貪

冒而不知退卒也幽囚桎梏辱于兒輩之手此

孰與於元忠之麴蘖自全者乎吾讀史得兩人

焉曰陶潛以酒全其節者也曰阮籍以酒全其

身者也若夫顧榮之避司馬閭李白之叱高力

士皆用酒者也惟元忠所用者大彼元忠者真

澈景堂史測

卷十

三

酒客也

紀綱正於上風俗清於下者此端已之治也無

所作致而人自爲正吾獨怪夫文襄之欲爲政

而所以正人者先不正也其不正者何也魏自

正光以後政刑縱弛在位多貪汙高澄以崔暹

爲御史中尉以宋遊道爲尚書左丞謂之曰卿

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乃假

暹以威勢諸公在坐今暹後至通名高視徐步

兩人挈裾而入分庭對揖不讓而出其氣勢如



是豈不能肅綱紀整貪汙乎未幾而高隆之誣  
宋遊道有無君之言侯景之叛諸將以爲禍由  
於逞不自悔其貪汙之罪且紛紛修怨也然則  
綱紀果能正乎已不正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夫文襄之不正者無論逞懷刺以通瑯琊公主  
其作嬖如是非能當官正色者也彼所爲彈劾  
不避者是以直爲嬖也西漢谷永專攻成帝以  
黨王氏崔暹彈劾權貴以嬖文襄皆外假公直  
之名以行其傾巧之術者也而乃藉以威權作  
爲氣勢欲使之革貪汙之俗造廉潔之風不亦  
難乎此崔逞所以終不免於高隆之司馬子如  
之惡也夫

徵景堂史測

卷十

三

徵景堂史測卷之十一

闕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綸中撰注  
綽子布校

梁三

武帝溺於釋氏捨身佛寺起建浮圖舉朝不敢  
言唯荀濟輒強負氣上書言之帝欲殺之固也  
賀琛啓陳四事雖曰觸實亦未敢言佛事也帝  
怒而責之何哉貪才文過以爲臣下莫已及也  
今觀琛之所啓唯末言省事息費謂興造有非  
急者宜停省以休民似微言寺塔諸費餘三事  
則時事之貪刻奢侈者愚以爲不獨武帝當納  
而改畧亦今日救時之切務也其一以爲天下  
戶口減落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  
更相呼擾惟事徵歛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東境  
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  
每有一使所屬騷擾爲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  
獵架縣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  
掣肘此今之府州縣所望於上官之體恤者也

其二以爲今天下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微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充腹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有俄頃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夫失節之咎亦民所自患止耻不能及羣故勉彊而爲之此今日之縉紳士民所宜節省者也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既得伏

澈景堂史測

卷十一

二

奏唯晨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壁肌分理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巧避滋甚長弊增姦此今日之朝臣上事建言者所宜審戒者也嗚呼愚已受人之微言欲以爲當事告矣

東魏諸將以侯景之叛由於崔暹文襄欲敘還陳元康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何以爲國

此真宰相之言自古綱紀不立而能爲國者未之有也邇以法繩諸將故欲藉景以去之而殺一崔暹不足以服侯景彭樂紹宗之徒反以此輕朝廷不復可制將來之侯景愈多矣故爲國者必以綱紀爲務也

侯景渡采石其策出於王偉厥後景軍乏食僞和以取東府米者偉也援軍盤桓達盟以破臺城者偉也偉固奇士不以策用魏而以策亂梁豈非宰相失人乎策景之必亂者蕭介也知高

澈景堂史測

卷十一

三

氏之間景者傳岐也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遮不用也謂天下無士天下果無士歟

侯景啓陳梁武十失援引古昔譏刺時政皆切中欲要當時廷臣無能言之者廷臣不言而景言之梁之所以敗也啓云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爲嘉禎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幣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鐫印朝章鄙維更始趙倫之化也陳章以所天爲血誓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

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靡費使百姓饑餒  
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惟與  
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象僧殷實  
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耽言止于輕薄賦  
詠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  
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爲孫姪位則  
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  
此必出于  
王偉之手

徵景堂史測

卷十一

四

智夫以景之奸狡擁河南之地徘徊梁魏之間  
不擾關中必亂江南此不待智者而知也爲帝  
計者當豫勅邊疆嚴爲守備下詔諭之曰天下  
之惡一也汝既叛魏中心難保納叛藏克朕所  
不爲高氏聞之其德梁者豈有既乎盜以兵擬  
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欲殺之  
矣塗之人非與盜爲仇也以爲不殺必且及已  
也武帝之智曾不若塗之人也人之言曰受降  
如受敵而況景之降非誠也既納之於腹心又

假之以羽毛及其釁隙既成反謀已露元貞邵  
陽王等先後告變帝不問也景邀羊鴉仁同反  
鴉仁執其使以問反有明據矣帝又不問也景  
百戰之餘狼狽難制高氏深以爲慮而帝乃易  
之如畜悍奴聽其悖逆而不之禁帝豈真有以  
待之直耄倦昏迷不知所處而姑聽之耳  
齊莊  
移曰授之以利器薄之以侵藏只二言說盡  
武帝昏貪之失六朝人文字如此可謂簡切  
景  
既反建康事勢遂遂不可爲乎羊侃請以二千  
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帝能用其

徵景堂史測

卷十一

五

謀景安能入建康乎即不然景入建康援兵日  
盛景軍方乏食當此之時堅持數旬勢又潰走  
也而帝與簡文卒皆狐疑猶豫當決不決景欲  
濟采石則濟采石欲運東城水則運東城米欲  
却援兵則下勅却援兵玩弄於股掌之間而不  
敢少拂其意臺城之禍帝實爲之又何尤乎侯  
景蓋嘗論之武帝生平行事有可異者能優容  
正德子綜之叛逆而不能釋昭明之嫌斷獄囚  
則涕泣不忍作浮山堰則驅百萬生民食魚鱉

而不恤身衣布衣水綿皂帳至起十二層浮圖窮極土木而不以爲費豈非溺惑不明情懷悖謬故輕重大小倒亂而不知審歟史稱其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棋無不精妙嗚呼若武帝者以爲文士則有餘使之宰制天下未見其可也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大統三年文帝復以丞相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之凡八

激景堂史測

卷十一

六

人曰宇文泰元欣李弼李虎獨狐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謂之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材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兵備六家俱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有望從容禁閑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史測曰此府兵之始也世之言兵者莫不以府兵爲善矣無事則耕于野有事則

激景堂史測

卷十一

七

命將出師還則兵散于府將歸于衛國無養兵之費將無專兵之患此其善者也又以兵皆土著則頗總田園恐累宗族雖王者殘虐亦無外叛內侮之憂豈若聚兵而餉之稍有不利則鼓噪譁呼甚則賊殺主帥邀挾朝廷者哉然府兵之法雖無此二患而其流弊所至柔弱無武名籍雖存不能倚爲扞禦二患雖去而大亂旋生矣何也府兵世田宅長子孫伏法畏罪不敢爲亂此與閭閻小民何異猝有徵發妻子環泣如赴刑辟國家亦何賴於府兵而用之夫兵之患有二當其強也殺人如嬉雖足以定禍亂然而劫奪小民凌虐官吏以此憾然憂之及其衰也柔弱畏法弓刀鈍敝雖民伍相安一旦有急不能得其用矣兵者所以平禍亂者也與其弱而無用不若強而可恃彊之患患在橫暴其害猶小也弱則盜賊無所制變亂日起其害有不可言者矣明之中季衛所之兵大約如此其後流逸橫行官兵不能制遂以亡國此將帥無兵不訓且夫府兵者三時務農習於田作

異倘訓練不嚴則勇猛之氣日銷未有不弱者也然而將帥不擇訓練不可得而嚴矣賞罰不明將帥不可得而擇矣考之唐制凡府兵有事徵發至所期處將帥夜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則罪及刺史所以責成將帥者賞罰如此其嚴也彼其訓練之法豈僅一時哉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謂農隙者三時皆有之不獨冬也但冬則較專云爾耕耘收穫之事勞苦而疾力足以練其筋力稍暇則與之馳逐於高山廣野間搏擊猛獸射殺羆虎旣以室家田宅消其翫然喜亂之心又以隊伍擊刺作其奮然勇敢之氣府兵之法所以爲善乎開元天寶以後府兵衰以貧弱死亡不補器械耗散則訓練之法不講矣戍邊者每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則將帥之選非人矣永平日久議者皆謂中國之兵可銷于是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不齒而府兵之法廢矣名籍雖存不復知以選將訓練爲事而議者徒以省餉易制爲善

必也省餉而易制雖設兵猶無有也亦奚賴此名存而實亡者哉

侯景之亂衣冠舊族猛士勲豪多偷生苟免不能自全惟扶風民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力出蓄穀時江東饑亂餓死者多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廩糧全濟甚衆又使其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此則臣子之大義春秋討賊之舉自悉達唱之非徒雄據一方苟全而已也周迪亦據臨川農桑儲贏政教嚴明徵歛必至餘郡絕糧者皆仰以取給然不知討侯景陳氏受命悉達濟江自歸而迪越且顧望卒以殺身問迪一良刺史也天命有在而不知歸惜夫蓋舉事於亂世既爲當時所指名持此而不知歸未有能終者也晉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固不仕劉石以劉石之彊暴而薛氏義不爲屈及符氏以禮聘薛彊拜鎮東將軍薛氏自是世有功名屹然於顛浪之中相時觀變卒以令終田疇也李顯甫也汾陰之薛氏扶風之魯悉達也皆

智者也

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吾不知元帝所讀何書也君父之難急於水火元帝知之乎臺城之圍何以遷延不下也目夷子臧之義元帝知之乎河東武陵之爭何以極其痛酷不少寬假也父子兄弟人之天性也詩書六藝倫物之宗也此而不知猶得謂之讀書乎元帝所讀者老子也老子之書豈教人屠戮兄弟殺子滅姪乎元帝非惟不能讀舜禹湯文周孔之書亦不能讀老莊

激景堂史測

卷十一

十

之書矣老莊之書以清淨寂滅爲王其視君國之貴爲累身束縛之具乃元帝貪冒帝位不顧兄弟叔姪少有嫌疑必圖殺之而後已老莊之道固如是乎蓋元帝始終一殘賊猜忍之人耳又昏愚無識武帝死則忌簡文簡文死則忌豫章王棟兄弟以至賢如蕭循則忌其逼忠如王琳則忌其彊中心惶惑唯恐人之奪已也武陵東下至使方士畫版爲像親釘支體以厭之稍有智者爲之乎元帝自謂我韜於文士亦惟是

工詞賦勤呻吟而已詩書大義豈能知之乎故論之使知元帝之敗也非讀書之罪也

高王

諡安定公

宇文泰封

皆勦者也跡其行事

高王諡安定公正非安定之遂能正也所遇有幸不幸焉高王之圖爾朱氏也其事譎矣已遂執魏柄而逐其君高王亦終身恨之安定執言以討侯莫陳悅遂承賀拔氏之業據關中以迎天子義甚正也然使高王與安定易地而處高王可爲安定而安定可爲高王何也爾朱氏之激景堂史測

卷十一

十一

惡極矣高王雖謫亦

義爾朱兆

遷敬宗于晉陽

高王帥騎東邀之其與兆書也詞甚正使王爲

安定也亦必能迎孝武也安定如果正也何以

醜孝武又廢王欽也吾故曰高王可爲安定安

定可爲高王二人者皆謫也其才力智畧皆不

相下夫以拓跋氏之衰淹淹寄命於臣下當此

之時果有人焉忠順不失此周文之事非強有

力者所得爭也而被二人者不過欲以名義相

脅從是故安定迎君高王亦立王東西分據此

以彼爲國賊彼亦以此爲亂臣此又挾天子令諸侯之變局也有王者起功罪不其均乎然而二人之心跡則有間矣大約高王深密安定淵大高王慮周防遠用心雖詭而外託於正安定舉動不沾沾自護而反得光明二人之所爲雖不能相遠而其處心積慮則居然安定正而高王謫也且夫安定蓋亦有志爲治者也舉任蘇綽終始無間有古王用賢之風作府兵立法制其所施設皆依倣三代此自漢以下人君所不能者非獨高王也然則高王與安定其才力智畧不相下而安定之質較爲近道者也殺王僧辯者陳興國也而使興國得殺之者僧辯自爲之易自爲之也元帝死其子方智立叙也僧辯與興國共立之矣已懼齊師廢方智而立淵明與國爭之不得也是自以罪名授興國也臨戎制勝僧辯與諸將皆不如興國也僧辯何不與興國拒齊師裴之橫敗死遂啓淵明而納之又別使奉表於齊齊與王氏之交合則興

國之安疎疎則疑疑則國之必至之勢也即僧辯無政與國之心而與國之疑必出于此也又況僧辯者與國之所忌也易忌之也與國之欲代衆也非一日也已與僧辯協心誅侯景天下之望不歸已則歸僧辯矣僧辯歟則衆無可忌者故亟亟焉執言以圖之也又况僧辯者不惟授之以罪名而又委之以事機平易委之以事機也時傳齊人入寇未審也僧辯遽遣江旰告興國興國因留江旰而潛師襲之人以爲江旰微之也不疑也故僧辯亦不爲備也不然舉兵而人疑之僧辯且備之矣事未可知也然則興國殺僧辯謂其與齊人圖已者許也僧辯無是也獨惜僧辯者不知陳氏之忌已也既啓之以授納之疑又委之以可乘之機于是梁與南齊齊師北返而石頭之師入矣

激景堂史測卷之十二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綸中撰注  
緯子布校

陳一

今軼資兼文武豐州刺史席固梁之降將也  
**豐州**不遵周制蜀人欲代固而難其人乃  
以整權鎮豐州整廣布恩威傾心撫接數月之  
間化洽州府于是除整豐州徙固爲湖州整遷  
豐州於武當旬日之間城府周備遷者如歸撫  
激景堂史測 卷十二 一

衆則數月之間化洽州府移州則旬日之間城  
府周備何其敏也文足懷人武能集事也然古  
者刺史之權專制一方故其才畧足以有爲今  
則上下相臨舉動牽制雖有整者安能計日奏  
績哉

天下之惡一也然有昏愚而爲惡者焉有英雄  
而爲惡者焉昏愚而爲惡爲惡焉而已英雄而  
爲惡英雄之分固在也故其爲善有力其爲惡  
亦有力齊文宣詳者非耶當文宣之初立也留

心政術坦於任使此非爲惡者也即其破山胡  
襲翟丹身親艱苦舉前世所不能服者服之人  
稱爲英雄天子眞英雄天子也苟能自束其狂  
淫之性以勤勵於終其功業豈中主所可及哉  
而文宣自恃其才以英雄之膽決而肆志焉以  
爲天壤間事何不可自我爲之而斤斤腐守也  
是故弟可殺也母可違也朝士大臣可戮辱也  
以至鞭撻親王上蒸下淫古之所謂禽獸之行  
盜賊之酷者彼直以爲弄酒戲謔之事耳嗟夫

激景堂史測 卷十二 二

若文宣者以英雄而爲惡者也極情盡意不復  
有一毫顧忌夫以獻武獻之雄畧猶自託於忠  
謹此英雄小心也文宣所以不終者有英雄之  
大力而無其小心於是齊之禍亂兆於此矣然  
能信任楊遵彥用法嚴明臣下無敢叛者此自  
英分之固然吾獨惜其嗜酒淫縱有英雄之姿  
而用之爲惡也至世祖湛者既無文宣之雄才  
而襲其狂淫此昏愚而爲惡者也未可與文宣  
同語也



作不順而施不恕者衆之所怨也其不死於不義者幾希而南王幼冲楊愔鄭願等受遺詔輔政愔等以二王位地親逼謀出之於外二王謀於尚書省大會百僚伏家僮執楊愔等殺之非有大波而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意可知矣况二王與愔等親戚已啓乎愔等於是乎不智矣嗟夫常山雖親貴人臣也執其君之宰相而殺之而謂義者爲之乎常山執愔等唐突入雲龍門開府成休寧袖刀呵之入至昭陽殿武衛娘承樂叩刀仰視當是時二王之不來問不容髮也

激景堂史測

卷十二

三

常山不請於濟南王固無君不請於妻太后又無母矣當時王晞既不與謀而賀拔仁斛律光等皆不知大義不能匡正其失不如毛喜還夷漢陸生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有變而權不分惜夫楊愔有經綸之才而不知此也方濟南王之立也楊愔爲相平秦王歸彥爲將想愔欲遣二王吾意其必交歡歸彥而引之同謀也况歸彥與愔同被遺詔者也濟南將奚晉陽愔宣勅留從駕五千兵於晉陽以備非常歸彥不知也歸彥總知禁衛留兵而不使之知于是疑貳遂起而將相不和矣歸彥乃盡以疎忌之跡告二王雖歸彥之反覆有負於文宣亦愔不能和調之過也常山王擁愔等入雲龍門也開府成休寧袖刀呵之歸彥諭之休寧厲聲不從也而歸彥久爲領軍軍士素畏之皆弛伏休寧方嘆息而罷當此之時使歸彥與愔同心二王之身首分矣惜愔之不知此也不獨此也濟南之發晉陽也既使常山從帝之鄭留長

激景堂史測

卷十二

四

唐鎮晉陽夾既而又疑之乃勅二王俱從至鄴  
外朝聞之莫不駭愕也二王疑之夾合其黨而  
疑之使其爲之備智者爲之乎吾又惜惜之不  
知此也婁太后聞情死於然曰楊郎何所能爲  
留使豈不佳邪益知楊愔無應變之畧而惜其  
經濟之才也婁太后真知楊愔者也方文宣之  
在位也狂暴淫縱無所不至而能委政於愔故  
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信矣楊愔有經綸之才  
也而不知應變以及於難常山既殺愔以趙彥

澈景堂史測

卷十二

五

漢代之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  
策蹇驢可悲之甚也吾故惜其不知應變而又  
恨常山之殺賢者也

齊肅宗演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卽位充自勳勵  
庫狄顯安言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吏治  
與王道不同李清臣有言三代用王道而長漢  
唐雜之以吏治然所爲雜之以吏治者謂當時  
風尚耳非人主躬親之也肅宗不識大體身親  
吏職則又漢唐之不如矣此豈宜爲君者乎

孝昭

卽肅宗演也

帝問時務於盧叔虎叔虎請伐周

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并吞  
者此失於不用疆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非  
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  
深溝高壘運糧饋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  
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之上不  
足爲我敵所資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  
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  
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  
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  
此卽韋孝寬所謂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  
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者也叔虎欲  
以之疲周者孝寬且以之叔虎之策雖工然當  
時事勢齊雖富疆而主多失德枝葉未有害本  
實撥矣周雖貧弱高祖世沈毅仁明臣下用命  
齊雖用其富疆周固有以待之也故顯祖洋之  
世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推冰及  
世祖湛之世嬖倖用事朝政漸紊于是齊人推  
冰以備周兵之逼矣疆弱在人豈可恃乎

澈景堂史測

卷十二

六

安成王項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其直兵恃勢爲不法御史中丞徐陵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人上見陵章服嚴肅爲歛容正坐陵讀奏版時安成在殿上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安成下殿朝廷肅然愚意文帝蕭之歛容蓋由陵德望有素耳不然區區章服安能悚動人主乎

智者之爲謀也事不再舉也其未發也揚揚如不知及其發之使人不覺也毛喜之謫韓子高

激景堂史測

卷十二

七

是也右衛將軍韓子高鎮領軍府在建康士馬最盛與到仲舉共謀安成事未發毛喜簡士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安成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更如是耶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子高受委前朝名爲仗順若收之恐不即授首或能爲人忠宜准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間啗之一壯士之力耳安成然之既而仲舉之子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人告其謀反安成在尚書省因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

高入省遂執之并郁皆死此所謂事不再舉者也不然以子高之強而仲舉應之事未可知也毛伯武於是乎智矣

處大難而不懼非冥頑不知利害也盡其在我而不計其他此君子素位之學也然亦往往得免者歐陽統反士人流寓嶺南者皆惶駭蕭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仲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以行義何憂懼乎統平徵爲金部侍郎蓋安於義者人亦安之也懼生疑疑生

激景堂史測

卷十二

八

數鮮有能全者矣

天下之變發於外者易制而起於中者難全敵國之相攻寇盜之侵掠此發於外者也古之人嘗有以禦之矣唯夫骨肉之間蕭牆之內倉卒而起此非大智大勇臨事不亂者未足以與於此也何則當大敵大寇之臨也事勢雖迫然其翦滅之也唯力是視故其力專而志一若夫骨肉之親不幸而內變極力以求勝焉則人倫之慘上千天和雖勝之不祥也況事出于一時乎

如斛律光之處琅邪王儼也可謂大智大勇障  
事不亂者也方琅邪之殺和士開也帥京畿軍  
士三千餘屯千秋門欲并殺陸令萱穆提婆等  
其事殺之罪雖不得辭然令萱提婆奸邪亂政  
齊庭之人孰不欲甘心焉琅邪既都督京畿兵  
則京畿軍士素服屬之非烏合者也夫以天子  
之弟用服屬之兵以取衆怒之奸邪其事有不  
就者乎爲齊王計下詔曰朕之不明誤聽用提  
婆等混亂朝政朕實有罪朕今自殺之不煩琅  
邪也則猶補過之賢君琅邪方稽服之不暇矣  
而齊王昏迷不悟自帥宿衛步騎授甲將出戰  
計此時帝果出則必戰戰必不能勝也令萱等  
朝死則齊王夕爲齊南矣此事勢之必然者也  
即使幸而勝保護姦邪而使其弟蹀血於禁門  
死而有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乎吾故曰爰起  
於中者難全也而光入見謂帝曰小兒輩弄兵  
與交手即亂諺云取見大家心成至尊宜自至  
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乃步遣使人先呼曰大

家來儼徒果駭散光就謂琅邪曰天子弟殺一  
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於帝曰琅邪王  
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復爾願寬  
其罪當日齊王兄弟所以得全者光之力也然  
則光苟不乘斯時啓帝殺令萱提婆乎曰不然  
帝如能殺令萱提婆也光已先請之矣寧使琅  
邪稱兵乎帝必不能殺令萱提婆且以令萱提  
婆故欲親與琅邪角當此之時齊之禍亂且不  
測而光乃以緩頰釋之非大智大勇臨事不亂  
者能之乎自是齊王昏迷日甚故雖能全琅邪  
於稱兵之日已而令萱等謀殺之光不能全也  
非惟不能全琅邪且不能全其身家也非智不  
足所遇之主非也

激景堂史測卷之十三

關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綸中撰注  
緯子布校

陳二

張離以寒微致位大臣欲立功以報國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齊王深倚仗之離遂以澄清爲已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由是韓長鸞等譖其反殺之從來君子受制於小人以其氣高而防疎也

激景堂史測

卷十三

一

況於離乎薰猶不同器而處離平心下之猶不能免也卒也小人密君子疎不惟亡身亦且禍國此亦君子之過也

語有之忠臣不事二君此臣子之大義也然亦有國難流離更事二君而執節不移者其志雖不遂未可以成敗論也若王琳者非耶江陵既陷國破君死王琳不能死又奉表於齊欸附於魏夫魏固梁之讐也琳以齊爲援國奉表通之可也欸於魏非忘讐乎然而琳之欸魏也志在

請世祖之愬也世祖之愬歸而琳與魏絕矣琳於魏無復讐之舉而亟亟於陳氏者何也或曰憚魏之強也然琳雖強不强於陳也而魯悉達且制其中流而琳卒亟亟於陳氏者義之所在不計強弱也方是時齊人之忌魏實甚以琳之強藉齊師以復讐於魏奚不可者而安所憚之然則琳何以舍魏而亟亟於陳氏也魏人雖殺世祖梁之宗社猶未亡也陳氏篡而梁始亡矣吾意琳亟亟於陳氏者欲復梁之宗社也宗社

激景堂史測

卷十三

二

復而後興復讐之師也至不得已乃請齊納永嘉王莊以主梁祀遂奉莊出屯濡須以問罪於陳此琳之素志也旣而兵勢日衰土地日削又不得已而奔齊奔齊非琳志也且欲用齊以報陳然則琳之於梁可謂至矣欸於魏臣於齊實終身爲梁也以至野叟收其血芽智勝等送其愬知與不知無不服其忠義者此豈私恩小惠所可致哉史載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魏名刑罰不濫輕用愛士得將士之心觀此不惟忠節可嘉亦且才識堪任而國運傾覆智勇無

所謂之愚獨惜以琳之忠義崎嶇百折曾不少悲夫  
同特以功業不就故後世罕稱之者大史公曰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回雖篤學  
附驥尾而行益顯嚴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  
名埋沒而不稱悲夫

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  
孔奐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  
以輔儲宮太子乃自言於帝奐復奏曰江總文  
華之士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于總如臣所見  
激景堂史劄 卷十三 三

宜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夫以叔寶之淫  
佚雖有敦重之才未必能正也况附之以江總  
乎愚觀文華之士類多輕脫毀禮敗俗爲害不  
小在近世尤甚不以學問爲本而專事浮僞強  
效風流鄙程朱爲迂腐疾禮法爲桎梏放言高  
論無所顧忌少年無識相慕成風此愚於明季  
所親見者也衰亂之象兆于士風矣撫今追昔  
不勝三復于孔尚書之言

蜀公尉遲迥起兵討丞相楊堅 楊相以韋孝寬

爲元帥及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等討之孝寬  
長史李詢密啓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  
迴餽金軍中僇僇人情大異楊相深憂之謀代  
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舊臣未  
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  
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又安知能盡其腹心邪又  
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  
若加縻繫則自郛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  
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  
激景堂史劄 卷十三 四

心明於智畧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  
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動則能制之矣  
楊相大悟曰公不言幾敗大事其處分機宜灼  
中事理如此真宰相才也 此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  
真宰相才也豈 得以文士目之 楊相自是措置軍事皆與德林  
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  
端不加治點此又與劉穆之何異然德林待其  
才望議論好勝同列多疾之開皇間黜爲懷州  
刺史才如德林猶以矜伐不終也况不如德林

者乎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謙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矣

韋孝寬久在邈境屢抗強敵所經畧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古之名將其畧多如此然其爲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入私室此則羊叔子杜元凱之儔將而儒者也古人中亦不得多

初孫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制征稅法頗重既徵畧堂史測

卷十三

五

而歎曰今所爲者譬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其子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及威兼度支尚書乃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王悉從之考西魏賦法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荒凶札則不徵其賦是於取民有制之中猶存用一緩二之意也而綽猶欲後人弛之也蓋古人藏富於民其制賦也量入以爲出當綽之時東西分爭不免量出以爲入矣然後人習爲故然驕奢淫侈費且不計

而賦日加又奚有於荒札不徵之制乎元耶律楚材定賦法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仁人君子之用心如此

善爲政者文武互用張弛以宜然必以仁惠爲先譬之治生仁惠梁肉也可以長年滋養者擊斷藥石也可以理病不可以常服梁彥光爲岐州刺史有惠政隋王下詔褒美之久之徙相州刺史咬依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及居相部如岐

徵畧堂史測

卷十三

六

州法鄴自齊亡本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目彥光爲著帽飴隋王聞之免彥光官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請復爲相州許之豪猾聞彥光再來皆望之彥光至發摘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于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彙勸黜怠及舉秀才祖道於鄴以財物資之于是風化大變吏民感悅無復訟者唐崔郾治陝以寬而用陝士猶民貧撫之恐其擾鄴上沃民鬪非彥用威莫可治此張楚以宜非以嚴威爲事也

光治相州正如王湛之治雒陽外行猛政內懷  
慈仁非好爲擊斷者故政成而民安也不然如  
趙廣漢強壯果敢莫爲持難雖威制豪強而終  
以此敗故爲政必以仁惠爲先也

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  
讓之曰非士大夫之素業也雄曰自古文武不  
備不能成功業雄雖不敏願觀前志但不守章  
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愚謂文武經畧不在  
區區騎射也但我輩讀書不可守章句耳古人

激景堂史測

卷十三

七

觀其大畧乃不守章句之意今之士大夫當知  
此

梁魏以來各務恢拓疆宇每增置州郡以示統  
馭之廣州郡雖多戶口日耗至隋楊尚希乃極  
言其害曰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  
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其餘已衆  
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數減民少官多十羊  
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  
選舉則易得賢良隋王從之罷諸郡爲州設官

以爲民也官多民擾固爲害官不擇人尤爲害  
也詳尚希之言併郡矣選官尤亟也

晉宋以來文章華麗體尚輕薄梁陳諸君多溺  
之齊周二祖高氏宇文氏也起自行伍不喜辭華文疏

皆尚質實隋主更疾之司馬切之文末華麗付

所司治罪時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魏之三  
祖曹氏父祖子孫也崇尚文詞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蟲之

小藝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  
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

激景堂史測

卷十三

八

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崔士于是  
闔里童昏貴遊總卯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于  
義黃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  
入耳以倣誕爲清虎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  
古拙用辭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  
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隋之君臣  
常辭波汨沒之時猶能黜浮巧返質厚如此今  
之文人學士日爲勦竊取他人之朽腐割無根  
之故實詢其原委茫不知對雖古人之筆麗且



不能知而况崇雅素返質實乎聞取魏史中一事以爲作文之法元英克義陽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傳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列陳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筵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

唐武宗命李德裕詞學士武宗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爲之凡文辭能盡人意則達矣繁文縟節無爲也

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爲龔貴嬪侍兄陳王見而悅之得幸生太子深髮長七尺其光可鑑

敬景堂史測

卷十三

九

性慧敏有神采進止詳華每瞻視眄光采溢日照映左右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兢言其美陳王怠於政事百司奏啓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陳王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夾之蔡李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叅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不雅儀容絕世且才識明敏如此真尤物也然使遇聖明之主則敏慧可以備遺忘引薦可以進賢淑轉妖爲祥何必非內助乎中書舍人

施文慶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筭口占應時條理此亦唐白之流世有明主未嘗不可用也高阿那肱事文宣則致歿以破敵事後主則賣主以求生裴矩倂于隋而忠于唐用貪月許亦視其主何如耳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詔郡縣置義倉此備荒良法也無繼本之費而有凶荒之備然檢校不得其人蠹耗百端漸不可詰雖屢經舉行而卒無成效也

青苗社倉之法其弊皆由於此

敬景堂史測

卷十三

十

漱景堂史測卷之十四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綸中撰注  
男  
蔣子布校

隋一

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法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當盡時四海全盛而寶常亡其將亡真妙達鐘律者也然寶常所造樂器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而鄭譯演龜茲之琵琶何妥負風昔之巫丈蘇夔倚藉父勢牛弘依阿人主

漱景堂史測

卷十四

一

擬託附會強成新樂則是抑夔曠而進延涓也卞璞不御砥砮登延世事類然能不爲之三歎楊素與高顥共掌朝政素性疎辨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顥推高顥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顥至于雅誠體國處物平富有宰相識度不如顥遠矣然才藝風調小人之技也傲而輕推誠懷國君子之器也平而厚以故廢立之際顥守正不阿素則以此結託王后附媚儲君又亂隋

者楊素也小人之才之不可用也如此

自古創業之君未有無取天下之智而能得天下者然必孜孜焉任用賢人以求爲治之道而不蔽自用蓋以天下之大萬幾之衆未可以一人之智治也苟卿有言兼并非難也堅凝之難如隋文帝者有兼并天下之智而不能用賢以堅凝天下者也唐太宗論文帝云帝不明而喜經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臣下取決受成不致諫爭天下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乎太宗與羣臣初創備圖治灼見何以言之高顥賢者治理故其言之切也如此

漱景堂史測

卷十四

二

也文帝亦知之矣任用有年一旦信讒而棄之遂不復收也蓋文帝自負其智以爲可以治天下不必其任顥也夫以顥之賢使之輔佐文帝正如鹽梅羹藥之相爲調劑者帝之失在於猜忌而不任人而顥竭誠盡節引進貞良前後所推薦者不可勝計文帝果能用之則衆職得人可不勞而治矣然而顥之當國近二十年而文帝之勤勞未嘗一日釋者此非真能用顥者也鄭簡公用子產而恣情於笙瑟符承罔用王猛

不知治天下之難古之人君勞於求賢逸於用人如此而文帝事多專決不任羣臣至于日晏忘倦此豈能用煩者乎考帝之信煩不如其信楊素也方頗奏東宮宿衛之勞也帝作色厲言以防之其疑之也久矣楊素則以智討逢帝故日益親信甚矣文帝之猜也賢如高穎而不免親如太子而不免乃至衆朝無可信之人日弊弊焉以文法自矜明察御下而猜防之過寃至譏毀易入姦欺得售豈非自任其智而不任人

徵景堂史測

卷十四

三

之過歟否則以帝之儉素輕徭薄賦以養民使能任賢以爲治雖三代之富盛何以過茲惜夫文帝之不知此也史氏原其失以爲任智數不悅學夫不學則理不明故不知爲治之道而智數是任湯之學于伊尹也武之訪于箕子也學于賢者以求治古王之道也

趙綽薛冑同時爲大理俱名平恕然冑斷獄以情而綽守法情與法非有二也而法不勝情故善用法者必原情

用人不從中制之則人得盡力而功可成如李景者能用人者也漢王諡友代州總管李景拒之戰士不過數千城池崩毀是時司馬馮奉慈司法呂王並驍勇善戰議同三司候莫陳又多謀盡工拒守之術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撫循而已然景實知三人可任故任之非徒然任之也吏部侍郎高季基鑒賞機密清慎絕倫然俊爽有餘迹似輕薄時多以此疑之唯牛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爲最唯其知之故任之也故任人必自

徵景堂史測

卷十四

四

知人始

隋煬帝席開皇之富盛意得歡從以爲自古莫及已遊觀文物則宇文愷何稠等盡其能兵威遠畧則裴矩長孫晟等竭其忠如龍舟四重浮景水殿以至行殿行城皆奇麗精巧古所未有以此騷動天下遂以亡國史備載其事以爲戒今特錄其奇麗之尤者大業元年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

泗諸山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王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對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華葉色淪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菱菱莢上承而布之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風華奇麗使文人皆要然此等風流非帝王不能爲帝王爲之亡身與國文人浪子爲之風流千古寧爲文人浪子不爲帝患觀陳後主臨春結綺諸閣可謂麗

激景堂史測

卷十四

五

矣未若蓬萊方丈出水百餘尺之奇也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可謂華矣未若緣渠十六院門皆臨渠之清也女學士狎客賦詩贈答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可謂艷矣未若月夜數千騎奏清夜遊曲之爲都也煬帝之才情固非陳後主所及風流文藻無不佳妙特不能爲若耳

吏部尚書牛弘嘗從客問旅騎尉劉炫曰炫字伯輝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然識左書方右畫圖口誦日數千五事同事無有遺失魏齊

之時今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人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張九齡有言史記修春秋舉職千百萬筆之人弱於文墨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束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所謂遺史測曰古人委任責成兩者交行故寬而不失長官自辟具僚刑訟計簿各自爲政寬其文法而委任之唯是三載

激景堂史測

卷十四

六

考成稽其政績採其風謠善者舉之舉一大吏而庶司府史以次論功也不善者罰之罰一大吏而庶司府史以次治罪也當時不惟政清事舉且皆忠實任事後世文法詳密舉動牽拘爲吏者苟且塞責而已按牘則事事辦整考實則語語虛張卒也上下相蒙善否淆亂寬與密胥失矣唐吏部侍郎魏元同上言銓選之弊以爲伯問之命曰慎簡乃僚及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五府謂太傅太尉大司徒大司空大將軍也辟召魏晉以

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人士之衆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藉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有愚闇阿私之弊乎沈既濟亦欲使六品以下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必州郡之監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王司之過觀於二公之言事理灼然矣有志爲治者其思所以更張之

敬景堂史測

卷十四

七

事有不得已者迫於上應長吏不能違也民病矣可若何武陽郡貴鄉長魏德深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劾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避不竭其力所求皆給不知其何以得此郡丞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郡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通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修營宮府寂然恒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

敬景堂史測

卷十四

八

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冠平仲爲咸安今每期會賦役未嘗識限唯揭鄉里姓名於縣門其後者此與德深之得民其感動之妙均非今人所能也得民之心者未有不得民財者也譬之長吏虐使其父兄其子弟有不罄其財力以赴之乎貴鄉之民愛德深如父母宜其急公如出一體也今之長吏一遇徵發且乘之爲奸上下相疾苟可以免棄鄉逃避仇讐其下而不能供上也非民之罪也太宗唐以英武取天下雄謀獨運往無不克而當時事勢太宗有未及者高祖輒先得之非僅仰成太宗者也太宗意在關中其謀曰吾襲屣勝之威無歸服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稿耳太宗恐歲月淹久關中得以成謀修備則人心離沮而高祖則以卑辭推獎李密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事意西征無有後顧昔漢高使黥布反淮南以綴項羽張子房遺羽及書使之東面擊齊計亦如是故入關之策太宗決之于前而高祖善之于後不獨此也劉文靜勸高祖與突厥相

結資其士馬高祖謂劉文靜曰北來士馬供應  
實爲繁難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其  
爲患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方衆事之初所  
急者士馬也高祖不以目前之急貽事後之憂  
其深慮遠慮劉文靜輩所不知也觀於肅代石  
晉之事則知高祖之識度不可及

力同者爲智太宗李密皆以入關爲上策其智  
同也已而太宗決計入關李密疑畏而不進斷  
與不斷而成敗遂分夫李密之不敢入關者畏

激景堂史測

卷十四

九

洛陽之議其後也密不入關而趣洛陽是爲太  
宗拒洛陽也太宗獨不畏李密之議其後乎况  
晉陽又有武周突厥之患高祖欲旋師而太宗  
策之曰李密傾慈倉粟未遑遠畧劉武周雖達  
利太原豈能忘馬邑本興大義當入咸陽以  
號令天下今邇旋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  
守太原一城之地作賊耳遂決計入長安且夫  
王者之舉事也得其大計而已雖有小利害不  
惜也漢唐取天下其大計皆在關中漢高不以

屢敗而收國太宗不以晉陽而變計此帝王之  
大畧也李密始以入關之策說楊元感而不能  
從柴孝和之計西襲長安此其狐疑之不足以  
定天下也或曰李密之不入關中者非畏東都  
之議其後畏江都之衆也徐洪客勸密沿流直  
指江都而密不能用此密之失計也曰不然是  
時文武六師皆在江都密不能取洛陽况江都  
乎使密取江都關中以兵下之密不能抗也且  
密能強于項羽乎密取江都則煬帝歿於其手  
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此項羽之所以亡也故  
密之失計不在不取江都而在不入關中也太  
宗之入關中不復以江都爲慮者知煬帝之必  
不免也煬帝必歿于亂賊之手已據形勝之地  
執大義以號令天下其孰不我從故李密項羽  
皆雄于一時而皆以不能取關中而敗項羽不  
足論李密知之而不能決甚矣狐疑之不足以  
定天下也

激景堂史測

卷十四

十

閩溪紀畧序

竊讀夫子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言不知子契  
仁知乎子契山水也其曰樂有味乎其言之也  
然以此語人則往往不解此無他胸無山水也  
故雖有空奇靈怪之境不能入其心而告以趣  
胸有真山水則雖足跡所未及亦心遊而意會  
之直叩仙骨而擷取其神理也矧親歷者乎施  
公則威胸有山水者又生長於閩閩之山水奇  
秀險奧甲天下自樵川至福州六百里間鋸峯

紀畧序

一

劍鳴縹緲波簇浪尤甲閩中方公之往連江也將  
率連之人士體知仁之德而發揮於事業則於  
斯行也山水之趣自然觸發其性情開拓其胸  
臆故於舟楫所歷空奇靈怪之境如所爲鋸峯  
劍鳴縹緲波簇浪目流連而心游泳起訖首尾井  
井然如指諸掌上至有長年所不嘶者而且規  
桑之體超其畦茹躑之秀鑄其骨自無諸氏以  
來六百里山水在烟霧間得公一筆洗出何其  
快哉何其快哉公今日官同梅福一日者棄官

翠嶽龍遊天下名山水虛放耒老猶能操杖屨

以從爲公作樂山樂水歌也

康熙八年暮春五茸盧元昌題



激景堂小品

雲間縣元昌文字許點 昭武施 鴻則威著

閩溪紀畧

余以辛丑仲春赴連江敘職。時陰雨彌旬。胸臆  
約。過經營。行李凡月餘。越發憊之。明晨忽然霽  
。乃放懷江山。怡情風日。二十年來往返之地。  
庶然欲言之。不自知其能否也。大約上閩之溪。  
不甚廣。石叢而水駛。往往相搏有聲。或十里。或  
里許。輒有巨石衝捍。水無所洄游。激而噴躍。爲

激景堂小品

一

積雪。爲瀑布。爲濺珠。蕩地震天。駭心警目。或一  
里。而再遇者。有之。甚則曲屈還抑。穿凌而過。樑  
。舟者不敢失尺寸。然奇險清麗。率相半也。姑舉  
一二言之。首尾包舉。散散落落。在在。東去熊城。  
七星山脊。探出江崖。筍石指指。上有浮屠。工製  
纖秀。下則松檉被翠。上則紛壑羅銀。每至夕陽。  
倒景細波凝紋。正使摩詰之流。急索筆墨。離離  
或出耳。

東南二十餘里。至危家渡。夾岸開景。水色浮浮。

清照。左帶人居。有巖。瞰江。檣杆架出。幽叢古木。  
青蔥蒙茸。丹檻白堊。掩蔽其中。時聞鐘梵之音。  
如出霄中也。右岸有亭。砌石爲壘。林阜沙渚。鬱  
然平靜。行人憩渡。隔岸望之。如圖畫。又東三十  
里。至拿口驛。人居六七百。中有人士。下此約十  
里。狐噪。扁孔二灘。甚有名。狐噪森而吼。扁孔斗  
而長。側塞斜偏。黑石齒齒。狐噪者。言狐至此猶  
畏而噪也。二灘相去五里許。

余友鄧佩水家拿口。壬午應試三山。同余過

激景堂小品

二

此各有詩。余詩云。舟行幾度說危灘。熱手篙  
工仔細看。石似呼朋共捍敵。溪如設險再封  
丸。逆濤怒起千堆雪。勇浪橫生百尺瀾。已過  
前灘後又急。同幫併力莫辭難。語語奇險。補出紀中所未及。

白扁孔而下。不半里有石十數枚。左右散列。雖  
擊水有聲。而中流不斗。方者如置。圓者如釜。叢  
者如繩。得以流連寓目。左岸山麓。新林乍舒。濯  
濯鮮嶺。驚悸之餘。良可娛也。大抵春岸娟娟。水



石林漚自然秀設觸處有之東北高山我栽瀑  
布數十丈脉脉委委森森然心修忽筆下奇刃  
妙刻

又東五十里爲水口寨對岸即富屯驛也兩岸  
人士或亂流而雅集或單舸以泛流傳觴賦詩  
於風日之間紆情解結於烟雲之內所謂望衡  
對宇歡情自接者也

余往有月泊詩云江月滿空霽星光透月裏  
還顧舟中人僂僂畢欲起濛濛辨遠峯歷歷

潑景堂小品

三

數山杞輕烟唱小洲倒影搖薄濤涼風颯然  
來○納○手○佐○單○繡○寂○寂○各○還○舟○我○心○猶○未○已○  
○海○山○之○理○隨○遇○而○形○思○揣○難○踰○此○即○後○岸○中○  
夫山水之理隨遇而形思揣難踰所謂水石自  
然理去富屯三十里兩岸石勢忽然欲閤狀如  
闔鷄冠嘴分明俗謂爲雌鷄關也此下三十里  
爲順昌縣水路和平夷

又三十里爲上洋口東接延津北接臨寧界兩  
郡之間民籍處爲舟楫賈販之會有飛閣臨江  
岩岩上造下通行人中爲樓三間窓櫺麗緻軒

軒開爽四周畫欄下瞰上爲圓製垂檐兩重八  
隅繡繡溪烟帶其臂膊飛禽樞其翥翥益二百  
里中一奇觀也其下有石三畝列春水漲漫必  
以三石爲則石露則下灘孔見石沒則下灘孔  
迷

自上洋而下三十里中形石星次醜綴激波駭  
瀾黑素相亂澹濤沃瀉勢若排天舟歷石罅中  
蜿蜒而出舟人至此前後相識其籠風丫頭石  
排孔燕子磯磨銀石最有聲者也水路紆迴陸

潑景堂小品

四

程半減矣  
排孔灘亦曰眉皺灘謂舟人至此爲皺眉也  
將至燕子灘三里許有樵坑口平流細紋春潤  
冬枯兩岸三丈許樹木竹葦幽翳家密但以舟  
行有程不得極其幽與也舟子語予曰薪樵下  
給延郡矣東南望燕子巖高山迴流林木攢鬱  
頽山相間碌碌然

燕子灘最險而麗首尾四五里亂石鑿鑿難以  
數舉入灘半里許石屹兩箱分流爲三潑景之

聲震天。溪中石。戔戔。鷺相比。約一里。春水漲。漫則沒。而不出。石岸。石片。斷成。小大。枕藉。危樓。百仞。即之。爲基。下。在。十數。支閣。三層。稍。稍。欹。上。其神。甚。靈。異。過者。必。視之。背。負。崗。林。蒼鬱。綿邈。蔽天。麓。口。春。鳥。間。開。聲。幽。韻。遠。如。出。百。重。蒼。翠。中。也。處。勢。蔭。映。望。又。周。遠。環。山。貢。秀。樹。流。烟。杳然。下。視。遂。覺。石。伏。如。拳。波。洩。如。注。矣。又有。石。片。長。丈。餘。架。梁。西。出。窺。下。有。不。測。之。深。羈。宦。遊。子。瞻。矚。之。餘。扳。蒿。而。渡。嘯。咏。終。日。竟。忘。祖。險。矣。此

激景堂小品

五

下。約。三。里。舟。行。迴。曲。數。四。皆。擁。楫。避。客。前。後。招呼。當。其。巨。浪。昂。伏。蕩。空。動。遠。人。在。舟。中。如。御。風。上。下。出。下。此。四。五。里。則。磨。銀。石。石。當。江。簷。水。勢。倒。衝。非。手。服。明。快。不。能。避。其。抵。觸。矣。餘。則。如。釜。如。同。礪。峙。密。布。者。不。可。勝。數。也。

丁酉仲春余與謝連若張中錫諸友及自劍津。將至燕子灘。乃捨舟。相攜。穿。行。叢。箐。中。一里許。至。灘。登。閣。瞻。眺。胸。眼。大。豁。板。態。渡。石。橋。坐。巖。間。吟。咏。余。詩。云。山。骨。橫。江。面。桴。槎。不。肯。

平。萬。爪。性。歸。下。雷。奔。爭。一。閭。如。何。偏。側。哀。反。得。高。朗。情。右。崖。俯。遠。近。形。勢。自。然。生。疊。石。架。高。閣。眼。界。倏。而。變。悍。礪。如。拳。伏。激。浪。似。流。清。繁。翠。籠。鶯。語。巧。嘲。勝。簫。笙。置。身。奔。雷。間。出。險。無。悸。驚。捫。蘿。度。石。板。跌。坐。三。五。英。無。端。寄。筆。墨。聊。代。山。川。吟。庶。無。繼。續。散。緩。之。病。矣。又。東。二。十。餘。里。有。城。門。灘。未。至。離。二。里。兩。岸。山勢。忽。闔。水。至。此。洶。漲。滿。旋。抑。性。就。下。而。受。約。束。入。灘。則。石。壁。斗。峻。夾。岸。旋。舉。首。尾。約。一。里。晚。乘

激景堂小品

六

數。折。曦。軒。月。駁。迴。光。耀。景。焉。其。水。浮。浮。凝。絳。使人。肅。然。不。敢。計。以。丈。尺。鬱。積。礪。礪。輒。有。巨。輪。迅。吸。春。水。驟。漲。投。以。束。草。則。旋。吸。而。下。乃。疾。棹。電。馳。而。過。焉。遂。造。輪。文。上。沸。如。錢。影。如。月。羣。疊。疊。間。散。潑。痕。相。織。蓋。退。流。疾。九。鼓。騰。而。上。矣。其。石。色。澹。澹。如。水。漬。新。洗。白。晃。耀。目。兩。岸。如。凸。如。凹。如。鳥。獸。知。人。物。恍。惚。疑。似。應。接。不。及。時。有。小。竹。衆。生。巖。流。消。瀉。也。渺。流。者。牽。纜。百。仞。之。上。鑿。跡。抽。洗。如。猶。復。矣。自。此。以。下。浮。潭。稍。靜。凡。三。十。里。

而至延平府邵武水遠城之西建寧水遠城之東合津南流即晉人躍劍處也。一片心眼結撰而出直長歸汪

余足跡未遍目不盡天下之奇然書記所載遠近有之竊意城門雖亦天下之奇也辛卯夏反自芝城有律云水石自然理雙門一里餘難齊人賦勢敢探龍蛇居曲折礙曦景歌斜邀月與風柔櫓且緩出此更無如

溪水南流四十里有大湯小湯焉其瀾綿亘五

微其堂小品

七

里瀾頭有山名坤蛇頭傳有靈蛇潛其下溪中巨石倚岸左生如困廩如短稅如犬牙如車箱屹立桀陵瀾寬浪靜則楚楚平夷至於磯擊石壑水徑斗迫右瀉則曉巖左捍左瀉則曉巖右捍雖勁楫疾漿恒有落勢春夏水漲則日有破害若其輕航委浪提櫓從手則從左岸小孔避其險害舟人謂之牛丫孔

下大湯一里溪中擁起一山長四里許分流爲二其中人居隱隱山色水光靚冶平怡及其夕

靜寂霞脫烟點黛片艇來歸如在圖畫中也

時春晴晚霽維舟岸側日影微暉霞光露彩忽見小艇來歸情景可掬予欲語不得賦此言懷兩山夾一水兩水擁一山最愛春晴夕餘輝在前灣波紋細若縠青黛生衆顏何人水中煙茅淡紫爲闊烟霞長沐浴荷蕖佐朝餐有時泛小艇垂釣江之干歸棹掠舟過冀得詢所安野人不解意長嘯竟言還沙清景在日使人遊泳而不能出妙絕絕

微其堂小品

八

溪水又南流三十里至茶洋驛溪中左側巖石如堵大者方十餘丈小者五六丈石色蒼白滑潤與他處異右側小石磊磊倚岸而出水漲則漫漶而過水落則傾悍患害故舟人云大水大湯小水茶洋

下茶洋一里許則有花欄灘亂石槎枒如鐵左右布列入孔爲難下此則九里潭溪流淙靜舟人至此雍容矣

又三十里至漳湖坂又半里許左岸有羅漢閣

溪中巨湍輪迴，舟墮其中盤旋不得出，必勁樞疾槳，傍掠而過。下此則黃田驛，水石安流，凡六十里而至水口。

將至水口里許，山勢漸漸收束，向來巉巖錯出者，兩岸山阜猶有之，水中則盡矣。自此以下，溪山寬衍和緩，茂榕蒼鬱，如車蓋，根盤糾結，如古藤，如蜿蜒，蒼蒼奇鬱，亭郵沙淺，潔然明淨。凡六十里而至閩清溪，又六十里而至白沙驛，又三十里而至竹崎，所有巡檢司，舟次水口必泊之。

漱景堂小品

九

免戒心也。東有石崖探溪二丈餘，西望兩山相揖，水穀平文，蒼蒼杳靄，漁舟一點青黑如石，久之漸移，乃知是舟也。大抵一百八十里中，山川明秀，風景清曠，所遇皆然，醞釀融結而爲福省都會，各公鉅卿，文章經濟，豈偶也哉？又三十里而至芋源驛，又十餘里而至福州。自蕉川至福州爲驛十有一，爲程六百六十里。水陸長短各不同，爲難爲石不可勝數，其間奇怪之狀千千萬萬，余數欲言之，而不能盡其奇。

數數同之舟，亦亦難詳也。嗟夫，舟人知之而不能言之，學士大夫能言之而不能盡知之，山水之音自在天地間遇之而不能名於山水焉，何損然無以發洩其胸中之欣賞，則筆墨無靈對景不語於山水，實有負今余所紀，十不能二三。而其鉅麗如燕子城門大湯等，或頗得其梗槩云。胸中感慨筆下結束，辛丑孟夏紀於連江吳名生石山閣。

漱景堂小品

十

是奏合古人，非爲古人役使也。則威此絕何嘗不是腳注，然究竟是則威水注，非道元水注也。文子

五詩中清遠奇老，各有其妙。山骨橫江面一笛，章法竟似杜陵。兩山夾一水一首，清思竟如右丞矣。則威作詩不多，然思理深厚，格意高遠如此，是亦何能多作也。文子

漱景堂記

澂景堂史測十四卷

江蘇巡撫孫進本

國朝施鴻撰鴻字則威邵武人康熙中由歲貢生官至奉天府經歷是編取通鑑中自晉至隋事蹟各爲評論共一百七十七則其專取晉宋以至六代者自序云歲在甲辰署篆羅源未攜書籍借得溫公通鑑自晉至隋數十冊日夜讀之因而有所論議則亦偶然劄記也

垂世芳型十三卷

〔清〕金維寧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康熙賀劭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垂世芳型

十三卷》提要

原缺第一至三葉前半葉

事尤多必彙群書而得採之列  
爲一傳傳後則加評斷是爲垂  
世芳型余蒙

聖眷濫竽 京職退食之暇一披覽  
之輒興嘆曰有是哉金子之書  
真學之博識之精者矣刊而行

之不惟有功於前人有補於後  
學亦可邵副

聖天子作人弘化之至意以垂示來  
茲也但刻費繁浩非二千金不  
能竣事將伯之呼端有望於當  
代之大人先生云爾

漢片

四

富沙通家生鄭重山公氏題於  
燕都邸舍



序

宗兄德藩先生諱維寧雲間名孝肅也天涯  
雖隔宗誼夙敦戊辰歲重聚首金臺同車聯  
榻相得甚懽先生抱曠世逸才下筆千萬言  
立就春首薦南宮主司擬置魁卷房考劉  
檢討諱坤爭之冠場竟爾下第名公鉅卿群  
相嘆惜而先生晏如抑且空谷遐心矣初鄭  
司冠年伯諱重宦游吳中令聞得先生卷大  
奇之遂為文章知已司冠桃李盈門於先生  
獨加隆禮先生魯著連珠彙校一書取歷代  
名臣碩士孝子逸民論列之一人立一傳始  
于三代終于故明極其詳備時出己意加之  
評斷精思妙議獨闢千古司冠每加嘆賞欲  
捐俸五百金付梓又集都門諸大老各捐  
已資刊行傳世不料甲戌冬司冠捐館事不  
果行于是先生復取彙校中評斷所加者另

錄一卷名曰垂世芳型吾閱是書而得著述之意矣全書以

至聖先師為冠者賢者錄之佞者黜之因其賢佞別其進退故曰芳型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旨也取春秋筆削之微意質之

至聖所以奉為是編之冠也評斷之下璧瑕必摘薪楚必收事勢所值彼此異宜必略迹原心各為論定雖其間褒貶不同而一出以至

序

二

當不易之論則為所褒者可為法固芳型也一字之褒足榮也為所貶者可為戒亦芳型也責賢者之謂也皆春秋之義也比之彙校全書雖只斑豹然而賞心豁目悲皆夜光吾于茲竊有慨慨夫先生之才學閎望出其精識著為是書不藏于石渠天祿而藏之名山數之奇也吾于茲又有喜喜吾宗前有仁山先生之通鑑前編後有先生之連珠彙校五

百年中一族得此二書統之繼也然人但謂前人之芳型待先生而垂吾獨謂先生自方其芳型為世所垂當亦如先生之所以垂前人者垂之矣

康熙歲在柔兆困敦仲秋朔日侯官宗弟潮海門氏書于玉峰之官署

序

三



世芳聖歷朝傳人總目

第一卷

周朝

通計共五十五人

第二卷

秦朝

通計共一十九人

第三卷

西漢

通計共六十七人

第四卷

東漢

通計共一百零三人

第五卷

晉朝

通計共六十九人

第六卷

南北朝

通計共七十七人

一

第七卷

隋朝

通計共二十二

第八卷

唐朝

通計共九十二人

第九卷

五代

通計共二十人

第十卷

宋朝

通計共五十六人

第十一卷

南宋

通計共五十五人

第十二卷

元朝

通計共二十人

第十三卷

明朝

通計共一百四十八人

泰隋五代及元之短祚者傳人不多而先後相接則僧才補漆如李嗣唐而僧入於隋金仁山不仕元而僧入於元之類是也

二

凡例說

余於丙辰春入都游跡二十餘年曰建安夫子廟司寇破格款留纂成連珠彙較一書彙集古人之言行而較訂之一人舉一偏如傳禮夫子摺加鑒賞欲付刻則後遭夫子變治仔南歸事同中止彙較中不能編加評新評輯所及者僅十六三今所刊者又評斷中三之一彙較之義已失因改名垂世芳型有以凡例之護問余者余曰竊恐著書未開竊恐刊書是編之刊亦同親友協力贊成勉為此舉已耳書有凡例事有成例分於全書撰之又擬名稱亦改是纂書之事已無一成之例矣又鳥有凡例之例則是編耶原非凡鳥也鳥之竊者又凡鳥中之竊恐者也其作鳳鳴將使凡鳥之竊者制鳳耶抑使鳳制凡鳥之竊者耶余第其書不與世芳型說

過於竊恐中藉以解愁耳今君以凡例問凡鳥吾且為君賦竊鳥康熙五十三年重午日金維寧德儒氏偶筆

垂世芳型卷之一

華亭金維寧德儒著

至聖先師

年如孫  
項昂望如小較

如孫  
項昂望如小較

垂世芳型



一

一

五教之宗崇泰山爰曰岱宗曰嶽之宗崇東海爰曰朝宗孔子生於魯嘗控泰山臨東海為春秋宗國孔子為萬世宗師然則問氣所鍾豈偶然哉由開闢之初以迄秦周之季聖人之位乎中者或以皇位位之或以帝位位之或以王位位之然而皇不可為帝帝不可為王雖曰允執厥中而非所以中也中可執而所以中不可執惟以渾噩之氣為時中之極是謂問氣是謂太極寥寥數千百年間天若虛其位以待無位之聖位之知孔子之不可有所執而名者以集其成於危微絕續之交而後千聖之心傳藉以不墜也由是而知為問氣所鍾也今日者宮牆萬仞高於泰山洙泗源流深於東海然天下後世學山而徒切仰止之思學海而不勝望洋之嘆何與徒執其高深之象而不得其流行渾被者何在而步

而趨焉賢猶以開疏跡辭之才追靈應之御責使同其奔走勉  
塵也其何能及此不知其所以然而已夫天以尼山一經全登其  
始玉振其終予以德不予以位正所以繼之聖而使之為功於前  
千古後萬年如皇與帝與王咸藉為統宗而公侯大夫士無一不  
宗之正如岱宗朝宗而外別無所謂宗也云爾然則開氣所鍾豈  
偶然哉傳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吾則曰自孔子以來更無  
太極也

老子伯陽一名聃

漢文景二帝崇尚老子而開武帝神仙之好武帝之愛皆文景之  
感戴之也至李唐開國之初即有言善行曰老老父之言乃虛誣  
荒誕之說也高祖因而立唐善行感之也天寶九載王玄真達以

老子

周

上

賀勛

妙寶真符之說感明皇又以善行之感高祖者感之也太史公不  
作老子世家而置於列傳杜少陵蜀室元皇帝廟詩實指此處而  
云世家遺諸史道德符今王其需說良深矣後世好事者從而附  
和之以為尼山大聖宮從問禮神奇玄妙自待出於尋常不知夫  
子學無常師問官於郭子訪集於袁弘郭子袁弘亦豈有所加于  
夫子者哉自有好事者之附會而索隱行怪之徒希後世有述儒  
之者一和之者百從從而靡使儒者之道日晦長可觀之竟之老  
子立言之旨未嘗不與儒道同條共貫儒道之所以晦晦於好事  
者之愚怪等枚耶說核流者之為禍而妄之止虛無以服天下傳  
復世也固未之以為主而天下復世遂為其所惑何以知其然也  
夫子以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老子有其德無其位故

世才

周

三

賀勛

秦漢以來猶可言也自李唐開國附會之徒以神仙方術迎合希  
寵惑人主使人主立之以廟觀之以祖尊之以帝子孫以帝位尊  
其祖而老子之說有不尊者哉於是晉天車上莫不奉之以為  
輿轉以感世且感世先已自惑矣不自知其為惑以李唐侯之賢  
亦不能無惑于其說自附為老子後而持說滋不經之論況其他  
乎老子之言曰古人之言其入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所謂  
陳迹也夫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使老子而不死則宜與唐  
之君若臣耳提而命以教詔之老子而死則長生之說無據何事  
取既朽之人與骨之言以為之說又曲為附會以廣其說以惑天  
下後世哉昌黎嘗言之矣道其所道德其所德非吾所謂道與德  
也傳至玄宗又感之甚好神仙信仰必求長生之術無餘而廟即  
官豈有不可知之謀亦多服金丹得藉口造罪欲求長生反以  
速死天子萬年果出秦皇漢武乎否也未幾而穆宗暴駕矣非以  
金丹致耶唐許二百七十年道教之行比秦漢以來為盛者以此  
然君子于此非有所甚矯乎老子之學也老子之學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有近乎儒者之克己復禮公神不死是謂玄牝有近乎  
儒者之無息不已吾故曰老子立言之旨未嘗不與儒道同條共  
貫持其所為清靜者乃寡欲之端撰在一處為寂滅升變為虛誕而  
升妙黃金之術日趨而惑之也漢武以神仙為妖妄此惑而後悟  
者也明太祖以固治民安為神仙此不為所惑者也楊震以不遜  
被邑仙壽自至之說進明世宗此處其君之惑而聞之使悟者也  
總之老氏之學非惑天下後世之學惑在好事者附會其學為之

說以威朝廷或鄰國或卿并開闢感天下後世若火之除原而譬  
依徒之莫之遏也嗚呼帝王治天下臨臨視事自有定論語二  
十篇可以定天下致太平道德五千言未嘗不寓其中如者不感  
何必以穿鑿為知而反為所惑哉

呂尚字子牙封於呂本  
封姜氏以追贈太公

呂尚之釣隱磻溪過合渭濱昔史載之詳矣追唐楊炎代之後  
封營丘為齊表洪洪大國之風者亦其不知始之自尚也哉獨其  
初至國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爭歸之凡  
若此者所以佐周王業之成而即開齊霸業之始者也嘗讀管子  
一書有曰君明相信士庶農工商則上下禮而外內別民注  
固而三族制由是言之官仲相齊大略原本升太公之制制而為  
世本

世本

周

四

賈勛堂

之國時調劑其間耳太史公言以太公之聖建國太極公之威  
脩善政會盟稱霸不亦宜乎夫亦謂齊之所由霸猶如周之所由  
王有聲基王迹者在焉至若而擇而伯易之脫美皇降其尚陰  
修德以傾商政斯言未可以取信後世何也西伯行稱三分有二  
以服事殷者也若謂陰謀修德以傾商孔子易為子以立德稱之  
而所謂太公多兵雅與奇計而後世之言兵者皆宗之則信而  
有微者也又何也齊俗功利誇詐未必非鷹揚餘烈致然而後之  
人主崇其號曰武成王兩京諸州咸令立廟以祀之春秋二仲祀  
武成知祀孔子禮非六韜兵法有以革動後人不至此特其祀典  
曠千古而獨尊如孔子則過矣

唐開元間置太公廟以白也  
人爲十哲祀焉年六十四人祀

李

李雖者臨汾人唐末公之理官也以是總殺人自清元文公曰下  
吏之過非子之罪難曰以已過而殺人乃罪下吏非所問也送  
伏劍死烈哉難也吾讀史而竊有慨焉齊典曰鞭作常刑非作教  
刑余作鞭刑及諸大為操又曰罪從輕鞭與杖教不辜失不經  
呂刑一篇不惟鞭扑之類大亦鞭鞭非古制聖人以其未終之  
心不美好車之德故存之為時人命蓋若斯之重哉何後世酷吏  
鞭撻虐虐之威薄於湯火殺人如草管及至受鞭者有請之  
役入又未嘗不憐乎夫也者奇難過時殺人注曰無罪乃曲窮之  
而絕無自恕之意鼓然一死以存國法異夫春秋之義子奪  
最過難殺人及臣者之宜棄之反子之何也子其不自怨服身以  
存國保存國法以存春秋之大義難其烈也矣哉

李

周

五

賈勛堂

李父子字伯父  
春秋時列國皆名卿中主身事君求車如李父子者可稱賢人  
夫兵爭擅其最著者在却肩假汲冢四於齊一事汲冢之田晉師  
及齊盟而既降之魯兵索季之義書彰彰也昔居然以孟主稱自  
立以信義率以絕文之熱於苟求可矣何不數年而後以韓穿以  
注臨降齊之命未告而後相贈是以妻妻之言為戲可也哉文子  
孟訓正氣大義無不達於人國使穿之口一時頹塞品亦有折  
衝樽俎之風誠應事宜成業三王無衣帛矣無食粟焉無器焉無  
私積尤足以示顯風垂後世不墜而能之乎所不能無者於強  
之功而立武官是所名也漢書卷之四十四

諸國之橫隨為臣民所略以棄定知是以私拉連陷殺也君子是以知三惡無庸也雖然吳人伐鄭報然也雪裏入伐而莫之或却亡無日矣知恨不亡君子亦有取焉

程嬰

程嬰匿趙武金其主之後也王成匿半笑金其師之後也朱震匿陳近金其友之後也王朱皆三子至今懷懷有生氣又反古匿字武子惡也亦可謂忠於主者近世陳惠克總之

卓魚

卓魚東周人也性主孝親七舅曰射欲靜而風不止子欲暴而龍不在孔子出巧間有笑琴甚悲既至通魚也破竭據劍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四方吾親死一失也而

專世芳型

周

六

賈幼室

南其志不事庸君而地事無成二失也少排交海塞親友而若無所托三失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  
馬融哀前賦云卓魚節其哭蓋反其義也即為卓魚郭反辭并即哀歌云嗚呼悲從中來反以鳴哀卓魚而後又多子我嗚呼悲臨城唐僖宗避賊斯二子者世而稱著哭而苦鳴者與至如包胥之哭鳴於秦辭行之哭鳴於燕中水之哭鳴於楚費報之哭鳴於漢其悲深切其鳴悠長又如趙孟之哭戰以昂阮籍之哭阮以懷阮羽之哭妻以淪陽城之哭忠以壯樂忠蘭之哭淚揮之哭文信公之哭敬發正氣數子皆善鳴者也然知善鳴者人而不盡鳴之說極鳴之類是不善知鳴者也不善言悲者也今天地者悲之前而成形者也四時有悲秋聲善鳴四氣有悲風聲善鳴野生群動

有悲鳥獸善鳴凡無善鳴若夫天有雨露霜雪地有江河海凡此者皆悲之積而成形滋而為波為者也即皆天地間有形之悲而無聲之鳴也雖子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天地者萬物之祖也天地有無聲之鳴則不特雷霆震動而知其不平也雲無時不鳴者也天地無時不鳴則無時不悲凡歲于天數乎地何一非可悲之乎何一非可哭之人而必以人之呼嗚哀號為鳴為悲且哭也又何視天下可悲可哭者之少也是又豈善知鳴而善古悲者哉山景吉之卓魚之哭信可節矣從而歌之曰淪淪淪淪人世苦悲行兩眼甲千古傷此嗚嗚何時乎卓魚一笑為之祖

端木賜

仲尼弟子列傳所以載端木賜存魯亂齊攻吳孫音霸趙之事許

葉世芳型

周

七

賈幼室

去蓋以其身到四科非此不足以見其言語之長而為之說耳然激於戰國將說之習恐聖門而不取後之學者每因此而以蘇張之流視端木也者謂其言直氣凌越而不屈就其後趙之說善人有辨之

高柴

子與氏言以不忍人之心行政天下可運於掌高柴為衛法陳則人足後位則墮亂則者三脫之曰公治臣以法也若然則不忍可以脫公夫則人忍夫有不忍之色可以轉悲為思思德禮即觀此可以見厚立孝平之哭諸葛武侯祝尚賢之哭特允濟人其行感發有由來矣

公伯係

仲尼弟子列傳所載七十七人自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皆顯  
 有年名見於書傳公伯僚與馬後四十二人皆有年長幼年之  
 不見于書傳詳略各異先後通及僚獨詳且先焉其為仲尼弟子  
 無疑然謂僚為其門之人非弟子流何也或曰冉求於十哲中名  
 稱未末為附益季氏孔子猶攻之僚想于路於季孫孔子不之責  
 但以道之不行降之命蓋絕之也孔子嘗以道不行期于路以浮  
 海又與之一與一絕皆開道之行不行非僅如附益季氏者比  
 古史所吉耶示鳴鼓之意則傳所載諸賢殆非虛撰矣家語一書  
 原本孔子所載弟子詳且備其與馬問里弟子於十秋組豆  
 以來考訂嚴密僚未之見即朱子行會論亦未始云僚為孔子弟  
 子何所見列傳所載為家語諸書獨非也他如泰季歸華列傳  
 我之案語不及韓邦申續家語載之列傳不及猶文符圖石宋圖  
 所載固有不同要皆身通六藝者也夫凡有行短十有行長即當  
 簡編發新後行事不難見然無所於長亦無所於短是其所長實  
 為世達人達之故不得可知也獨怪僚之行事所傳者惟然子路  
 一端鼓子服景伯有尊諸市廟之儀雖托諸空言若果為仲尼之  
 徒其玷聖門實甚故知其非弟子也則家語諸書而載之彰彰者  
 我然則列傳且無所據而云然茲家語而載中續字曰子周後誤  
 以續為緣而餘亦字子周後用其字之同而誤之遂以僚為仲尼  
 弟子實妄矣魯魯之記也由吳吉之餘之末嘗一及孔門明甚門  
 既未及又何庸攻者必攻之而始則弟子如或人所見則東簡然  
 別之十哲傳之至今何嘗非孔子弟子也明成化間說上廟祀

史無

陽童

陽童以釣道悟密子履頗似淳子髡之至微吉卿長傳之三子喻

樂茂子

宋人

宋景公游空澤幸於逢中大夫尹若棠後吉大夫感其君而專  
 其利令若無疾而死大夫之罪也子曰宋景公之暴死大夫不  
 能辭其罪唐憲宗之暴崩陳弘志不能辭其罪景公之心猶有然  
 後一言以備亂臣之心何憲宗之世實無一人起而討賊讀史者  
 不當不痛心疾首乎

顏叔子

晉人

獨處一室庭後大雨比舍屋崩一女振之叔子使執婦送且不二

學世考

周

九

史記

其心人謂叔子避嫌不審不若常男子開戶不納者謂不無開戶  
 不納則不納已年納之而能不動心者誰乎叔子亦未可輕議矣  
 已夏子已國人  
 國亂夏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既收已遣使請城費子曰試許  
 楚城可待我頭往謝城不可得過旬則楚王曰使得臣知此何用  
 城為夫夏子許楚城而不與以身殉之所以成其忠矣彼許楚地  
 而亦不與以計謀之所以勝其詐事同而兩人之立心則行楚絕  
 陳仲子字子真  
 陳仲子心慕榮顯而回聽妻古從廉灌園直為枵腹之所以終其  
 身獨可吉也陶谷子身居榮顯而不聽妻古貪富園太不為南山  
 之豹以及於禍不可吉也昔杜溫讀高士傳至仲子便御卷司誰

能作此舉則句處後進蹟或喪時封行服置事而介送始送道  
辭耳不然不為孝子也哉而失職辱仲子耶到報不反而頭慘仲  
子學高士之謂也大

### 要難

侯烈如妻雖吾不解吳起殺妻取信以信難殺妻子取信信以  
許妻子人倫也一行一詐滅二倫侯烈而不為且侯烈者報怨殺人  
者之難殺康忌殺怨者也非報怨者也仁者尤下忌言不忍聞

### 淳于棼黃人

淳于棼放鴿一事或亦見戰國諸侯率教食人故以思及禽獸之  
華發其為仁之端與若然不可徒與將欲殺下之侍候子等觀也  
齊人謂其為仁之端與若然不可徒與將欲殺下之侍候子等觀也  
雖直猶有餘從言先知略不盡如交難也

### 聖世芳型

周

十

賀勳堂

### 聖事

私觀文侯將伐中山拔之及歸文侯示以詩書一管年日此非臣  
之功君之力也年非孝一年降妻斯報曰學以成德中而歸何  
其強之斯報也乃往奔業昔宋太宗以詩書示楊崇可謂得文侯  
之風斯微聖學孟母以之成其子羊要以之成其夫古今無幾

### 痛政

或問子莊子效勇於母死之後肅政之舉似之矣曰不然子莊為  
國事死賊世衛家於孝不終猶不免於君子之議嚴仲子有體使  
累耳於政何與而竟壯焉之死也然父母存不許及以死禮也政  
豈知書者耶何遂合乃爾

漢末宋界好為人報銷卒敗帝有勵以成令名斯為奇士

### 公孫僑

僑字子產父名覺字子端一字子國故僑又以父字氏稱國僑  
為鄭賢大夫鄭之在春秋也以辭命公四國而潤色絲之僑故叔  
向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然辭命其小者也鄭簡公時僑相政相  
鄭二十二年規畫區處強弛通前緣親戚室四國不計加兵于鄭  
故列國多名公卿孔子獨稱僑曰道安則其生平之貽契可知或  
曰僑相鄭如此其久終僑之世鄭不能有知狀舊是命之外無  
他長也不知鄭小國也採蘭贈芳薄儀也方且補直之不暇還言  
上理且僑公被弒簡公生止五年群公子得難主少國疑難矣而  
且介於晉楚兩大國強隣窺伺危盜竊發殺執政叔武父恐危累  
卿卿又難矣僑以身為輔揀匡扶戡定多籌策功子產以為忠舉

### 聖世芳型

周

十

賀勳堂

國聽之是以能為鄭國不難鄭之存亡未可知也與伯石邑以安  
定國家知大計也伯石以矯辭辭卿職卒受之僑惡之使次已位  
處相率為僑也相若如晉使晉二三執政氣沮而不敢晉鄭初  
君燕享禮成相親睦示不茹剛不吐也擇能而使與子羽評謀焉  
簡子子太叔指大夫共相協贊以載遠境集眾思慮忠益也採納  
窮究不毀卿校不失明目達聰聽訟設鐸之遺意也不使學費者  
淫受官也任老成抑競進也不惜人言作丘嫂以利社稷達衆獨  
斷權宜以濟室也葬簡公得壙宇從日不從朝不毀葬氏制其式  
禮其慈也成君之仁以為禮也不與歸宜子環不以貨賄傷令名  
不以死奸先守諾也理勝詞直以屈宜子屈宜子者屈晉以抑強  
勝也抑強勝國吾固也不德得實言不與壙宇玉環以獲異言以

理不信以數也。擇子太叔為政務從猛非猛以恣其酷。從猛以濟其仁。是以既破之復國之士。棄金珠。佩婦女。金珠玉相率。哀哭三月。不聞絲竹聲。謂之遺愛。然乎否耶。迄今。驅車漆溝之旁。田疇生雜。餘韻猶存。其初相鄰人謗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結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與孔子相相舉。而有魯褒之謗。繼而致章甫之歌。一披一此。為謗為歌。互相異乎。生之所契。既然。故蹟之相符。復然。為之贊。不大可見乎哉。

遺蹟 子伯玉

夷谷之會。孔子相舉。而齊人不執行。趙氏之謀。伯玉相衛。而晉人不報。加兵。而人繁重。如此。其賢可知。衛之亂也。孫文子倡之。文子謀。伯玉主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夫俱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

聖世芳型

周

主

賀勸堂

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然而事勢已莫挽矣。遂從近閭。以出。及獻公被逐。奔齊。淹恤在外。十有二年。謀返國。以告。寡。寡喜。以其事。語伯玉。伯玉曰。吾不得聞君之出。數聞其入。乎。伯玉之意。以為既緩之。腹衛雖臨起。又從近閭。出何也。避禍恐不遠也。而出俱從之。何也。知我將必若也。賢哉伯玉也。吳公子札觀列國風。過衛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諸公卿中。首及伯玉。賢哉伯玉也。不以其異。獨行。不以時。時。履。健音叶於和。鑒能使婦人。婦而知之。賢哉伯玉也。人必寡。過可以無道。知非之學。五十如是。則終身無不如是。賢哉伯玉也。試以後賢論。有作諫草於幽室。必漂天顏。咫尺而容止不稱。急如薛文清者。有雪夜過葉門。必下馬。以示敬。不敢於幽獨。自欺。以欺君。如夏忠靖者。皆伯玉之教。有以風示之也。黃瑜以

伯玉自期。而取生平之著述。名之曰。知非。猶方一篋。以伯玉有期。而幸歲不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名之曰。知非。子何中於龍興郡。學建齋。授經。以迎後進。齋成名之曰。知非。堂之數子。皆伯玉之賢。皆有景行仰止之思。故曰。當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賢如伯玉。希之者。獨多。吾故即其行事。而及其所以興起後世者。詳而述之。願垂賢。不能至聖。希聖。庶得裕賢。希之。則必學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亦可至聖。故曰。乃不題則學孔子。

林顥

年百歲。行歌拾穗。為樂。夫子使子貢問何由。曰。吾且百歲。元期將至。何不樂。噫。林顥以死為樂。王琬以壽為樂。王琬南各有所見。同為一情。

聖世芳型

周

主

賀勸堂

鮑焦。耕食。鑿飲。不資於人。子貢曰。子惡其君。處共土。食其蔬。何志行之。相違乎。焦遂。蓋其蔬。而止。病於渚水之上。孔子曰。鮑焦。泣水而死。介推。登山而墮。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過於時者。祭。至獨立。我大鮑焦之死。與介推。並傳。而夫子。懷之以自況。水可汎。以凡。目之。

申叔雋

申叔雋者。申叔時之孫也。生於春秋。援援之際。性俱謹。達不阿。時陳楚莊。縣陳。是引君當道也。陳成子。馮多。置是輔。友全身也。此皆列而之。環貝而世濟。其美者。此彼一主一臣之微。諫如。派亦賢矣哉。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有高行樂道好善於禁利不事王侯與子思  
友善魯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曰君欲相公儀子公  
儀子所以不至也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必  
不輸君之遺且臣不佞亦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  
竟終身不屈余固竊而待公儀子之所以為高并得子思立言之  
意也子思在魯有得鮑魚者其大盈車初垂一鮑之餌以釣之  
鮑過而弗食人曰鮑性貪一鮑之餌不足誘也乃餌以豚之半體  
則食之子思嘆曰鮑貪以死餌士貪以死祿有若是說遂反魯  
穆公欲以為相子思不受曰與其臣已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  
以是觀之子思之志公儀子之志也惟志同交故契之交契故知

華世考

周

南

寶勤堂

公儀休

高官厚祿不可以釣公儀子為公言之詳也亦子思之信公儀子  
以自況也非大賢不能識高士也可以風世也可以醒世也  
漢之季葉率為一死而不因高官厚祿在也公孫孫思之元正  
卒為公家一死而不因高官厚祿在也公孫孫思之元正  
儀潛之誼高士也士有高節之分猶且有忠良之辨也  
公儀休相魯穆公嘗饌之魚不受曰魚吾所嗜也國者魚而愛魚  
因愛魚而罷相誰復給我魚者出織婦拔園葵不奪園夫紅女桑  
利一時在位食祿者皆化之不至侵削下民魯公薨左右請閉門  
休曰吾已聞心矣何聞於門哉時稱賢相君子曰孫叔敖擇地而  
辭善地公儀休嗜魚而却饋魚同意也羊續之慈魚未始非公儀  
之却魚倡之矣黃香守親御膏有園田與百姓分種歲收租數千

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米食祿而與民爭利可

乎乃惠以給貧者柳元景仕劉宋守國吏得菜錢三萬輸之元景  
元景曰菜以共食耳復奪百姓利耶惡却之德黃柳二公可謂得  
魯相之遺風而識政體之大者矣前尚書崇奉官清介左右設之  
於上上信之責之曰若門何以知市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是又非晚然於公儀聞心之傳不能為是言也言想山先生題句  
云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葵先生之詩非謂其拔葵已也謂方寸  
之田義利之根植焉拔披培此則有與蔡而供後者不然何至今  
令人咏歌嗟嘆之不置如此

公孫孫

公孫孫 魯人 拔却園中葵

華世考

周

圭

寶勤堂

是歟觀即所以自欺也欲治之必行而教公子處卒受度之徒告  
發之禍是教吏即所以自欺也為法之弊豈待舍人之言而始見  
我越良者應請其行事極康其利害而寬寬如何樂之樂良不知  
惡侯之德蔡澤也商無之也  
傳自李祖

屈且

辭昭侯位歲早作高門屈且曰昭侯不出此門以作之非時也  
門成而昭侯果亡哉曰古人值水旱往往與工造作以濟飢之宜  
曰之說何以處此不知范仲淹向崇回軍與殺牧荒以公事察民  
故利昭侯帝遣取快以私事擾民故害公私利害之相去如此  
屈且 字原覽 重均  
官三閭大夫  
若夫焚德之失也中和真士也而以許日之罪以抱璞而泣屈乎

忠臣也而以護救之所以懷石而沉二者皆建之失德也宋王作  
辨以慈之實誼過湘而弔之汨羅之魂千古同痛嗚呼青瑣三章  
意深矣蓋鑒諸

田子方

士君子立身最忌一驕字雖周公之才且戒之況其他乎然以處  
貧賤則有說無財謂貧無位謂賤此貧賤之相偶者也貧易陷詭  
愈賤此貧賤之相因者也子方語魏太子學曰貧賤者驕人耳富  
貴者安敢驕人子方之為是言也豈以開後世驕之閉乎哉一以  
激昂貧賤者之氣節一以摧折膏粱文繡者抑其驕氣使之遇貧  
賤之士而知所歛也不禁以夫子大聖咸動諸侯王聞以溫良恭  
儉讓矣未聞以驕又況其他乎凡吾文而氣語言問答富貴其立  
學世芳聲

周

去

實動堂

言之竟無徒以文詞拘之者此類是也

公仲達

趙烈侯國公仲達進平書有欽徐冠三人而無止歌者之田與穆  
唐主不聽郭崇輜言以伶人為刺史以二事較之現侯可謂賢矣  
或曰逆賢唐上實烈侯於歌者不惜賜田萬畝連進三賢而止賜  
衣一襲輕重則置安得云賢望世士溺於絃歌鷹犬者多矣情一  
溺如水之東注而不復西何能一見正士而遂知所返然則如烈  
侯者亦未易少之

孫臏

讀史而知當時諸侯王之愚也欲驅天下及驅於天下也龍齊管  
范雎龐涓列孫臏皆幸以自禍然雖不能報齊也假手於秦是驅

秦也腹不能報涓也假手於齊是驅秦也雖也隨也一介匹夫也

秦也齊也千乘大國也雖驅秦以報魏而秦為之報夫驅於魏矣

願驅齊以雪怨而齊為之雪矣驅於魏矣夫發縱指示者人也發

指於人者厲大也以千乘之尊厲大於一介而不之覺甚矣當時

諸侯王之愚也他如張儀之驅秦蘇秦之驅六國驅之縱驅之橫

驅之納款獻幣驅之奪地爭城不過驅之以富榮其舅是秦也六

國也皆厲大也明為之驅而不之覺甚矣當時諸侯王之愚也吾

聞惟智驅愚驅愚驅果智耶口舌不過因人成事所謂妾婦之道也

厲大於匹夫匹夫厲大於妾婦不又愚之愚者耶試問儀也秦也

能出其計謀以存六國殫其惡慮以帝秦而使秦以天下世其子

孫如伊呂之位也哉○孫臏說田忌伐魏以救韓與齊既說曹據

李也李也

周

去

實動堂

攻表而以說表諱皆本於孤離低曹術以抗楚之策也自後凌欺

說實建德取懷州狗汾晉以解鄭國意亦倣此而連綿不絕互其

欺也腹之成實實者虛之虞胡增寵虛者實之兵家所以費一心

之還乎

蘇秦  
人落陽

蘇秦之說秦王也者凡十二上而說不行既而伏讀陰符揣摩成

就佩六國相印位高金多意志何揚也然當時歷諸侯力破諸

說是橫秦者一心而謀六國者又一心也及從約解而去趙連燕

又去燕適齊說齊高宮室大苑囿是敵齊者一心而為燕者又一

心也始則解六國為膠漆繼又轉燕齊為水火是使六國橫秦者

一心使六國自相橫者又一心也然則從約之欺非人欺之秦自

敗之而已欲敗齊而去燕及在齊而見殺則燕之敗齊亦以自敗而已如此雖位高金多何益哉揣摩之術似不如知此考其師事鬼谷及辭去鬼谷曰惜矣難松壽之冰壽貴旦之浮榮其始早見及此乎

張儀儀人

張儀以七尺之軀補一秦以三寸之舌悉六國行私挾詐依勢作威甚至緣軸袖以申其狡計是借要綽之流咸要綽之過者也且儀之相秦謀六國始終一詐而已而六國之中詐變愈甚黃林之盟詐也武關之相詐也均由前於之地一詐始之孰知威楚者秦而七秦者即楚嗚呼天道昭然矣至如伐魏者儀也相魏者亦儀也秦者儀也去秦者亦儀也蘇秦反翼之合謀而自行及覆則周

李善李善

周

大

賀勸

蘇秦

蘇秦以詐愛符儀之言感動趙太后與李鄭侯以情愛家族之言

蘇仲連

蘇仲連

蘇仲連却封解實不為利祿所拘始常欲介推申包胥諸人而起者也而一種高潔峻偉之概不啻如雲中白鶴矯矯出羣今人可望而不可即

范蠡范蠡

世之論范蠡者稱其有三善一曰善為圖計二曰善為月計三曰善為家計善以為蠡有二善其一似善而實不善所謂二善者一在佞趙滅吳而成霸也夫微之敗勾踐晚境氣沮蠡以行成之說進卑辭厚禮以圖吳驕吳脩政事繕甲兵以備吳伺吳陰結牢羅以圖吳候吳微吳微主殺吳忠臣使越乘隙伺志蠡之謀也此其為國計者善也一在急流勇退以自全也主受臣勢主辱臣死會稽之耻已雪已大不可久居輕舟得海寧托賜夷仍視烏家宰耕海畔勿持上單良弓走狗之警何等之早耶此其為身計者善也所謂似善而實不善者蠡為家計吾無取焉或則起而爭之曰蠡三徙家三致千金累致巨萬言當者皆松陶朱公何為不善我以為此其所以不善也貪夫徇財賢士徇名高士避名蠡既仕越以功名顯則賢士矣不戀大名無然長往則高士矣治產逐利則商賈也我聞之商賈不齒謂其無與於士流也賢士徇名則不避名高士避名則不成名蓋治產逐利所止必成名是始為賢士以徇名勉為高士以避名終則速利以成名也是為不齒商賈之士而為商賈也是名利乘當欲徇財之失信徒其實也君子何取焉且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何以知其然也豈狐文豹之死其皮為之災也使蠡而禹蹈遠引澹泊寡營敗塵數株足蔽風雨郭外之田數十畝足供饘粥中子何至持富殺人亦不至有持金行賂之名動楚王之疑而速之死也吾故謂其為家計者似善而實不善也且既知吳子重棄財之為病何不早言之使家

李善李善

周

十九

賀勸

人知其違少子之故而卒違之中子亦可以不死何必諱之於前  
言之收復及家人知其故而已悔其無及是不善為守計之中又  
不善為子計者矣雖能盡其人際也何也料中子必有過人者也  
吳使公孫維由祖膝行求成之日勿致不忍欲許之安能竟就兵  
而進曰王已為政於嘉天與勿取反受其患應飲者去不愛命而  
殺吳王功成之日即解印辭去無信留與文種說三戶入越  
殺身一善全相去懸絕可否去就之間何灼然斷然不稍依違  
也哉古人云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蓋甚古猶像之不可  
也蓋之過人者此也或曰宋韓世忠辭去兵權時監誓酒帳前而  
湖與輕舟浮海之意累相彷彿然一去於岳飛被難之後一去於  
文種未死之前則蓋之知免禍尤足發矣

李世孝型

周

辛

賀勳堂

伍員子子胥進封  
吳烈王葬于

讀吳越春秋而歎成敗之數一天也使吳王夫差始終存不敬忘  
越殺父之心保境睦鄰親賢立政不逞其欲不淫於色以承天心  
雖有百越無如吳何矣使夫差微寄語信伍員聽員言任員啟越  
雖有百種毒亦無如吳何矣其如夫差之役如發一戰戎鳴備存  
天以越賜吳不聽員計而聽越行成是違天也荒淫驕武搭怨稱  
推伐齊民晉伐楚請侯外窺財力內逼民棄天也且夫伐齊勾踐  
實率其眾以朝吳又重饋路吳君伍員謂夫差曰是秦我也越有  
欲於我以秦服求濟其欲也使夫差於此審察勾踐世仇也其朝  
我也饋賂我也愛我耶越之土地甲兵足為我患也其朝我也饋  
賂我也畏我耶微員言越之用意顯然明矣別言之詳且切而終

不悟員無如何王矣且天欲相夫而賜之員欲吳信員也聽員言  
而任員敗也而吳違天棄天天心厭夫天心厭夫又無如何天矣  
有起而讓員者曰員父奢忠臣也楚平王奢北面事之者也以此  
面事之者發死難之當非忠臣之心所安員此舉雖報父仇實傷  
父志不但已也在楚被擄於費無極而死在吳被誅於宰彭而死  
等一死也與其死於吳孰若死於楚可以蓋頭其父之忠哉吾曰  
吾不然奔死父父終不克無益之考也奔吳報仇復無能祀不  
懼之孝也而且移孝作忠竭其精誠拔其肝膽以事吳王成不夫  
而忠不成而身死於忠益無所愧此以知勇義為忠孝而全不  
棄父不廢名孰大於是何容他讓焉所可恨者天欲相夫而賜之  
員其不能承天心而違天棄天若恐違棄之未亡而又設員以違

李世孝型

周

至

賀勳堂

之染之則天欲相夫之心不滑不轉而滔吳以起賜夫之心不得  
不轉而以夫賜越矣

龍氏曰夫大也員以家事至齊以子托之是時諸方肆其強弱  
是員之死不死於易難  
之創而死於難之腹創

江上丈人

伍員奔吳到昭關，夫欲親之員遂與太子建之子膝走至江上  
遇有漁父乘船來蒼然一丈人也見員急乃渡員既渡覺員有欲  
色乃持麥飯鮑魚羹餉之員解劍酬之曰劍值百金丈人不愛曰  
楚法得伍胥者賞執圭賜粟五萬石黃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可  
金之劍為員命勿露丈人遂覆舟死君子讀史至此不禁慨然興  
嘆曰有是哉江上丈人之行事高世絕俗一至此哉夫大殉射烈

士殉名往往然也。執主顯爵也。樂萬石。金千鎰。重賞也。若敢發  
意。其為殉名者。與所稱烈士者。非耶。昔田光為燕謀。秦逐刺軻於  
燕太子丹。荆秦王丹曰。願先生弗後也。先許之。退而自刺。以明其  
不言先殆。舍生取義者。與所稱烈士殉名者。非耶。吾於光而孟信  
殉名者。烈士也。能死人之所不能死者也。千秋萬世。後使人猶知  
有田光其人之名也。若救員於死。而有死於人之所不能死者。其  
名安在乎。聞其棄田漁父也。問其把疎曰。江上也。問其年。則暗然  
以老曰。丈人也。不知其姓。不知其名。鴻毛公卿。泡影身世。超然於  
吳腐神奇之外。千祿萬世。後使人徒見江水洋洋。而穆然神往已  
耳。彼何為者。耶。行事之高。絕一至此哉。

孟嘗君 田文

世考型

周

至

賀勳堂

世傳孟嘗君。周儒知略。吾不信也。秦以虎狼之國。貪賤秦橫。以敵  
國之孟嘗。而入相。求其無疑。不可得也。疑而求其不見。不可得  
也。趙嫌疑利害之。不顧要身。西入遺。畏罪亡。竄出。開倒。儉知略  
者。果如是乎。方其使楚。楚懷王遣以象牀。登徒值送。公孫度得登  
徒之寶劍。說孟嘗。使勿受。孟嘗知成。以得寶劍之故。說已也。曰。豈  
之外。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劍於外。者。疾入法。去利。懷  
表揚名。諸侯抑何杜也。及其出。開歸。齊。即恐與。所以楚懷王見執  
高名。責欺。於秦。品。周之後。秦。割地。求和。當山東。諸侯。積弱之餘。一  
舉而因秦。威名。義。問。顯赫一時。又何杜也。過。曰。蘇代。一言。便要。秦  
王。出。楚。王。割楚。東國。地。是。及。義。為。利。矣。夫。不利。象牀。而。利。水。國。楚  
其。許。我。乎。兵。以。義。興。而。以。利。罷。秦。其。許。我。乎。建。鐘。起。以。攻。秦。却。韓。

親以自利。諸侯其許我乎。縱使朝罷兵。夕受地。亦且不為。何兵罷  
而懷王終不出東國之地。亦不可。問責秦。欺楚。及攻秦。欺而莫可  
誰何。又何德也。周儒知略。果如是乎。夫以利罷兵。不義於始。以諸  
侯覆。背。國。不仁於終。仁義兩失。而能自存者。未之有也。子孫之獲  
敗。宜矣。

信陵君 魏無忌  
于秦諸將子中。以獲全者。  
魏無忌。以斷袖脫于楚。田文。以幸。魏。親。公。子。無。忌。與。齊。孟。嘗。趙。平原。楚。春。申。並。稱。一。時。人。皆。君。之。夫。群  
下。歸。往。之。謂。君。而。信。陵。為。稱。有。何。也。嘗。讀。游。俠。傳。曰。四。公。子。皆。王  
者。刑。為。籍。救。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頭。名。諸。侯。如。順。風。而  
呼。聲。非。加。乘。其。勢。數。也。是。四。公。子。之。賢。是有。過。乎。人。者。而。四。公。子

世考型

周

至

賀勳堂

爭。稱。中。以。信。陵。為。首。則。信。陵。又。實。有。過。乎。孟。嘗。諸。公。子。者。夫。以。秦  
之。強。天下。弗。能。當。合。六。國。之。謀。臣。猛。將。而。莫。可。如。何。者。信。陵  
兩。破。其。軍。陣。蒙。諸。楚。擊。在。趙。則。趙。重。在。魏。則。魏。重。趙。魏。之。君。皆。藉  
以為。援。而。各。君。其。國。各。為。群。下。所。歸。心。其。為。諸。公。子。稱。首。者。此。也  
以。信。陵。雖。有。士。卿。相。之。富。厚。而。又。挾。諸。公。子。稱。首。之。賢。宜。其。恃。貴  
盛。作。疑。明。婢。魏。一。世。之。雄。傑。而。莫。之。與。抗。無。有。退。然。自。亂。欲。然。自  
下。者。况。監。門。市。屠。如。侯。朱。博。徒。賁。嬰。如。毛。薛。曾。何。足。比。數。安。冀。其  
略。勢。分。忌。形。跡。虛。懷。以。先。之。哉。何。意。信。陵。有。大。不。能。者。意。常。屈。于  
狐。天。之。下。氣。每。伸。於。萬。乘。之上。功。蓋。天下。而。有。餘。志。哉。一。身。而。不  
足。惟。其。然。故。群。下。歸。心。以。此。過。乎。諸。公。子。亦。以。此。至。如。趙。以。七十  
里。之。地。囑。魏。王。使。殺。范。雎。信。陵。言。於。王。而。出。之。是。知。之。明。於。處。趙。

也魏王以秦救之故秦發兵救之欲觀秦而伐韓以求故地信陵止之是知之明於料秦也信陵救趙却秦走雲陽全邯鄲功莫大焉無於色驕氣使趙王感動不敢言獻五城是知之善處功名親與國也及秦王忌信陵行及聞言信陵欲圖魏魏王疑之即謝病免日以酒色自娛為此以自明其廢棄不足慮釋魏王之疑庶可以免是又其知之能保身以全秦也所以過乎人而為得者也夫幾而信陵亡信陵亡而魏僅存又未幾秦攻魏拔二十城虜魏王魏亦亡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漢高起而有天下過大梁慕信陵之為人置守家五家歲時祀之則信陵亡而魏之僅存者不足以永存不特魏不足以永存秦亦未始存而祀信陵者弗逆則是信陵固未始亡也

李甘芳型

開

詰

賀劭堂

平原君趙勝

平原君於趙諸公子中稱賢而四公子中又取下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此雖私之末聞實有所可稱者舉而指之也又曰陷長平四十餘萬衆邯鄲救亡謂其利令知昏惑於焉幸耶說之故則其不足於平原可知所以為下也然子以長平之陷過趙王信諱易持之咎與平原無與然秦伐韓韓以上黨誅趙平原請受之此不知韓之嫁禍於趙而以無故之利受禍也秦攻上黨陷長平據障之端實由乎此太史公言不為無見而世之論者因曰四公子中平原最下吾又謂不然凡人行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平原請受上黨是其短也然未易繫出之四公子中信陵賢矣孟嘗齊宗姓也合秦趙諸國之兵以破齊秦申進李園

女弟思潛藉其國是誠何心究之一或於齊魏之兵一死於李園之乎仁人知士有所不為平原合從於楚連兵於魏用李同言蓋歎家財以聚士却秦救趙與信陵合五國破秦軍以救魏功相埒平原亦賢矣哉或謂四公子皆群奸士平原不識毛薛二公蓋與之群信陵傾心折節以發願名諸侯是平原不及信陵也須吾觀平原客公孫龍與孔子高論或三可龍辯也折平原曰子高理勝於詞君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詆戰國尚詞不尚理平原獨賢于高而龍則所見有過人者然則新嘆雙之棄人禮脫謂之毛遂均不足以定平原也所以論人者必於其人之所思而求其微勿徇於一節而拘拘於成議以為論而後其人之本末可見也故長平之陷前人以咎趙王而寬平原必執是議為平原解是護

李甘芳型

開

詰

賀劭堂

其短而不足以服天下後世之心又往往因其所短而繫少之以此下平原於四公子又豈可謂論平原而得其本末者哉是以平原當日與趙同休戚同始終保身易後較孟嘗秦申韓科悉全有以夫

秦申韓費張

從來許力不勝仁妻秦叔武聞盟毀趙懷王是楚不共戴天之仇也當時諸侯以此不直秦是曲直有在也使秦申者修政立事彼以詐力我以仁義則不可服之勢自我拯之以不可敗之勢聯不直秦之秦西向而責殺王之罪報君父之仇亦易耳乃竟要廉不自振使秦得復肆其志復謀伐楚秦申恐其一舉而兩敗也謀抑趙順上者為苟安計亦或矣仁義自強之本也秦以詐力也

勝縱能勝楚不能勝仁義夫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勢使然也  
楚既不能修仁義以自強則秦之謀力得日行於楚無何而遠  
害要劫矣無何而拔郢燒夷陵矣又無何而太子入質矣嗚呼秦  
固強大楚亦非弱小也方城漢水足自固也帶甲百萬無支數年  
足以當秦也秦殺楚之君父侵其土地人民而質其子孫以人  
事天通論之亡秦必楚不待異日而知之矣哉天之仇  
不能報之以雪其耻又從而屈意彌縫之則秦中之計左也與其  
使太子脫于秦何如使太子不質于秦而修仁義以自強雖有  
百秦其奈楚何秦申不能為楚報君父之仇而反以其子為質  
於秦感之甚矣太史公謂秦申說秦昭王及出身還太子歸楚何  
其知之明也吾以為不勝自強之本計秦申之暗也惟其暗也故

學世步聖 周 吳 賈勳堂

相考烈王為從約長西向攻秦而喪師辱國也惟其暗也故聽李  
園之奸謀逮未幾之主計而殺身亡家也嗚呼楚一死也與其為  
李園所殺孰若在秦還太子歸出身為太子死秦王聽其自殺則  
其一死重於泰山而不能為楚報仇之楚楚之君若相任之而秦  
中可以塞責惜以應侯一言而遣之使歸也不以主之遠以誤之  
當其還太子而以身死也身且不有其歸國而相楚矣相楚不  
已思保寵矣保寵不已思用李園之計而潛移其國矣徐之還太  
子出身為太子死之初心何遠庭也哉嗚呼秦申雖國不過以二  
十年之相遠足始千百世之識死生榮辱頓可忽乎

馮驩

君子小人之辨不趙義利而違害滅文仲身執國政安機滿席以

爭民利孔子謂其不仁公儀休相魯不奪園夫紅女之利後世稱  
之孟嘗君實為齊相顯名諸侯以彈丸之薛而征車四出收債取  
息雖曰輕財好客慕義起之是特借利之實竊義之名也馮驩  
於三千食客中營獨養楚於銷斯不過與雞鳴狗盜之流較其短  
長而已觀其至薛殺牛置酒醉飽薛之負債者而悉焚其券不責  
償歸諸孟嘗曰為君市義義而曰市則所以為義可知然而特論  
無秦過刻也義者利之對利者病之反驢能市利之對以除孟嘗  
之病則以養楚較銷斯又有間矣所以側足於三千人而名獨傳  
況計君當道者哉

趙奢 趙人對

馬服君將兵却秦救韓初下令曰以軍事諫者死而立策言急救

李牧 武安君

武安者有以違衆獨斷議之者矣及許歷進謀諸徒質之謀而  
獨救之又有以說今不信議之者矣不知嚴禁軍事之謀違衆  
獨斷也絕異議以一軍心也歷進謀而諫而而從之故有勿誅非  
說今不信也出精鑒以決從違也鑒精則從違有主而勝必勝之  
權或如處女或如脫兔指麾如意無所往而不宜違衆而不見其  
件獨斷而不見其專指顧說今實罰國時而不見其不信何也運  
用之妙存乎一心心也者機宜權變之主可以用衆可以用獨非  
剛復自用者所能企其萬一者也馬服得此此閱典之所以勝其  
子括反此此長子之所以敗君子曰馬服不以言論許其子鉅平  
不以言論信其甥皆有特見

李牧 趙人對

吾聞之大勇若性夫勇而以法用之則勇也而知行乎其間矣於  
何見之於趙將武安者李牧字鴈門一事見之方武安之在鴈門  
也訓練保聚不敢輕出匈奴以為怯不知怯所以藏其勇也藏其  
勇以示之怯所以驕敵志懈敵備也我休數年生養蓄養之力乘  
彼將驕幸情之隙固已不戰而屈人兵矣然後一舉而成大功為  
處女脫虎之妙用威權權威詰明走單于匈奴十餘載不敢近趙  
邊然後知前此之怯所以藏勇也驕敵志懈敵備知以濟其勇也  
知不深勇不沉知以為勇勇所以大也吾於是深有感於郭開也  
夫廉頗與武安皆趙之長城趙所賴以存者也一被廢一見殺皆  
由開之讒嗚呼惜一小人去而大將其何能國詩云彼谗人者豺  
虎不食開之罪矣然武安之殺非趙殺之自殺之也而趙之滅生  
於世才

宋

賀正堂

秦滅之自滅之也趙使趙惠顯聚代武安疑之也武安不受命是  
益趙之疑而實開之讒敵不敵難矣故曰武安自殺之也秦所忌  
在武安云所忌志新可運趙殺武安據其城而欲安覆孟離矣故  
曰趙自滅之也

郭開

燕昭王平辭辱等以格賢者郭開曰王欲殺士先從郭開始況賢於  
郭者豈遠千里哉昔秦昭公設庭饗以使人欲召見者期年而士  
不至東野有以九九集法見者使人問之曰九九足以見乎曰九  
九滿能耳而君猶疑之何况賢於九九者乎與郭開言正相發明

肥義

趙王父王愛少子何王之父最長于事使肥義相何而不禮相事

李先說裁稱疾不朝義不從後何愛肥王父王一日王父及  
何游沙丘章與不禮殺義公子威及見起去拒執李威王父官  
威與見圍之殺章及不禮王父亦被圍俄死愛義同王父以何屬  
已誓以身殉此守荀息傳其寡之義而未能違愛者也王父有憐  
章之心欲王之則初心已移何王父之心移而義反不移身死無  
益徒灌洶亂是膠柱鼓瑟之甚者也愛少子之志如此耶

陳軫

秦許楚商於之地六百里新臣賀而陳軫獨平何也楚食商於之  
地猶懼五威水水未威吾知其向所威者先傾蓋矣何惡哉

田單  
安子嘉

專才

宋

賀正堂

子用反間而燕以騎封代樂毅范雎用反間而趙以趙括代廉頗  
用間之遊同而燕趙之效敗亦無異安于約降於即亞非同瑜約  
降於未壁卒光賜約降於太原相因以制勝者師以愈也至如神  
師之說安平用之以愚敵者宋王鼓之乃建鬼兵之說以自愚安  
得不敗

唐

太史公以秦卿料事揭情為趙畫策勸工以不悉親亦既於湯藥  
相印借亡去以數困於大梁為過舉而田廣夫且知其不可況賢  
人守吾以為料事畫策之工戰國游說之士大抵皆然不足為卿  
重獨其秦相印急故交當境之頭帶不惜則將來之困既不計不  
可以趨利避害之常情論賢否也高義愛宗卓然千古正在於此



豈其知不能料後之因尼哉所謂其惡不可及也昔東漢鉤黨之獄郭揖解印綬引衣浼俱亡湯曰誘死則禍奈何敢以非累君誘之徒然直出不為望門投止之舉賢矣損之高義未始不可與卿先後並觀也唐世李福素為武三思所嫉樹之急福素應故元禮家捕得之俱坐死臨刑福素謝元禮元禮曰公窮困歸我我當公忍手時人稱之義在則然然則元禮之視一死猶羽化也卿之因明甘之矣

蔡澤對張成君

廟犧與雉古人常取肉食位利祿者戒蔡澤說應侯之言委曲詳盡深得大易賁魚之義觀其說相屠奉之時持果利肥數語名位顯榮何嘗一日不解於懷何為應侯計又欲其急流勇退去相位

李世芳型

周

李

張勳堂

惟恐不速哉惟其意欲自進所以諷之使退而應侯之歸相印明知澤之意在奪已位也應侯于澤之言明知之而又一一聽之非徒善如流也哉安君以應侯之言賜死矣鄭安平王稽進應侯於昭王應侯德之轉而進安平為將稽為河東守而安平致降趙兵稽坐通諸侯伏誅矣昭王臨朝之嘆固無良將亦多敵國之言而以激勵應侯者其意顯然應侯早懷疑懼之心而去志未決故澤迎其機而激之示以繼或傷以禍福以動其疑懼之心自不得不信之深而去之速矣不然者應侯不測之禍安知不逮杜郵而起也哉然則澤之說應侯所以成應侯者實深而澤既相秦人或惡之懼得罪數月即歸相印如是以說應侯者亦即如是以自處是不可竟以急欲自進而誑惑侯使之言誤之也謂之崔嵬弘辯

知士有以也

昔之孫臏以功成身退之說進於王與齊之說使使其有同而戚戚者美則能者之能用不能者之也

蘭相如

立身宜嚴始進有以蘭相如事趙王由當監學賢達為疑者曰蘭因嬖人景監見不免後世之譏相如稱賢者何不自重因賢見趙王以誦其報宜廉頗不屑為之下也是大不然相如以趙人事趙王鞅由魏通秦去弱就強策本國事他主安心吳矣趙王求可快報秦者而難其人賢曰為用之非相如先之也鞅固至前因景監以見孝公行事要矣是相如之賢不可與鞅並論也然賢於何見於完壁歸趙一事見乎又不然典國之世事寧留強蘇張犀首之後提七尺難挫三十舌應不以是為於取功名之藉而錄其之毛遂亦能按劍折楚以一壁拜此秦王何足為相如重且人主責王穀賤金玉和璧雖珍非立國本計以是而與秦爭將失陪兵相如所爭者非璧也強弱之勢也趙弱秦強秦向有輕趙之心璧入秦十五城不入趙則秦益輕趙而趙不能旦又存相如所以爭也或謂趙以一璧易十五城十五城入趙足以強趙足以制秦故爭璧以爭其城耶又不然趙弱秦強以國論之強弱而勢不可弱勢弱則秦甲出函谷以東臨如疾風振弱趙之存者幾何矣無論償城詐也縱償之趙亦能要然有之乎秦終不復問乎是以十五城益秦之爭而速趙之禍也莫若使人懷璧歸趙使秦之詐不行奪之以先聲之氣外以示無恐內以示趙雖弱不可謂無人使秦謀不沮而自沮鼓瑟擊缶何莫非此意乎哉故相如之賢不

李世芳型

周

王

齊如金

在反趙之路為強以制秦之強而在反己之強為弱以制人之強而使之弱所謂反己之強為弱以制人之強而使之弱者在屈意以下廉頗一事又在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之一言與使當日者願欲辱之相如以是也秦王之威與抗之非難也但外賊未乘而內欲已樹而虎一驚趙之存者又幾何矣相如見及之頗所以內袒負刺成刺頸交也所謂反己之強為弱以制人之強而使之弱然乎否與俾虎狼秦觀視而不救加兵咄咄相如何其偉哉

### 廉頗

管度運季之論廉頗相如也曰雖千載上死人至今惡渠有生氣然歷考而人行事才略器識廉不如蔣油昭矣獨頗勇氣著聞趙雖不用亦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此廉之亞於蔣而亞稱於趙

### 蔣油

蔣油

蔣油

蔣油

者之所最快人心者尤在破燕殺栗腹一事秦既趙卒四十萬腹起而為燕謀曰趙壯士盡於長平其孤未壯可擊之思以利之譬猶卡莊刺虎爪牙盡去殘喘僅存實有挫骨治罪之支離要思攫肉乘機不仁貪利不義國利乘便不勇不竭無故之利不知且相如不云乎而虎相聞勢不俱生趙非虎也衛趙者乃虎也趙虎龍而衛趙之虎不斃而虎不爭下莊不擇故四十萬之卒雖死秦終不敢窺趙而思利之况燕乎故其策謀主利其王城距非快舉哉趙王赴秦約臨行頗請於王為立太子以絕秦望是所謂我君有君呂嬖待秦之計也且秦嘗訪楚懷王盟於武關執之以歸秦之許不辭不辱之臣子以莊復為重不得不言之所不能無議於頗者趙不用頗論者謂趙之誤也我以為頗自誤之悼襄王使

果乘代頗此用舍之常乘秦君命代頗亦將殺之奈何頗怒秦辱而夫之機鋒不攻壯氣不蓋以避德也頗不之當所以奔逐之楚也吾故論列廉頗而謂才略器識廉不如蔣油此也至若郭則與使秦金令張頗使頗不復用論者謂頗之仇也吾以為問實趙之仇起不用頗於頗何損趙失頗遠敵目於秦而臨面頌之憂非趙之仇而何吾故論列廉頗而謂廉亞於蔣使千載主擇者此也

### 荆軻

荆軻

管休之七首非利於荆軻也蓋辭正氣所以能得志於齊而卒返魯之懷地大直辭正氣者或快詐行險者復死以秦之強而欲反請侯使地丹何惡也以秦廷左右之氣而欲生極王得約與以報丹軻又何惡也以兩惡而謀虎狼之秦雖三尺之童知其必賊而

### 蔣油

蔣油

蔣油

蔣油

徒彼樊於期以承祖龍志卒之軻死而丹亦不免是軻欲報丹而遂以負丹者負樊丹欲殺秦王而遂以殺秦王者自彼嗚呼白虹貫日之兆可以知天時人事之不可強矣



垂世芳型卷之二

世弟張志玄四

華李金維寧總諸者

世姪

陳 嶽欣和合

始皇焚書

始皇用李斯言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燒之儒詩書者亦市以古非今者族焉呼天下初定無一善政惟神方術封禪遊長城阿房築想祭已耳大典籍藏皆治平之要道乃藏於李斯之智說焚灰殆盡而存者僅醫藥卜筮種樹諸書如此而期久安長治得乎是故焚書一世至百千萬世相傳豈知僅二世而輒亡也可鑒也已余嘗讀諸書至李章公壁教書尼處疏其畧曰秦皇下焚書之令書之一厄也漢建藏書之府置校書之官主莽悉從焚燬二厄也光武采文雅肅宗延學校和帝編年書林及孝獻移都圖書歸帛皆取為帳囊三厄也魏大命更集經典藏之秘書內外三閣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劉弘收圖書四千卷齊終之周王儉還七志阮孝緒而七錄書數三萬餘卷蕭繹私教典籍七萬餘卷周師入即悉焚之而救總一二五厄也西漢之藏書為首稱而六朝以前書尼之始亦始於秦帝章公所以叙秦皇而次即及莽也後人唐叙書之為尼自奇章公而叙外復有五隋燬之大火一厄也唐玄宗之天寶二厄也僖宗之廣明三厄也宋欽宗之靖康四厄也理宗之紹定五厄也皆厄行大諸也其言曰書之為厄遭於大者居多自始皇焚書之役而後宋徽宗建邺都之議凡蘭臺石室諸書截舟再上固無益貳貳得黃河散

垂世芳型

卷

一

賢勸堂

始皇院儒

夫以數萬計此尼獨遺於水東漢之戰卓為首稱而六朝以後書尼之始亦始於卓後人所以救後五厄冠以卓而必先及秦皇也凡此十厄非獨連即離亂皆氣數使然非人之行為也况三代以下之人即有暴逆不出出其臆見以亂縷之並能如河圖洛書之秘微微猜一之傳哉始皇于開創之初偶為焚書之舉非謂氣數實人為之使三代以上之書一朝撲滅後有作者危若累卵而失其源學步而無其根幸藉 宣聖剛定纂脩之一錄未盡湮沒以垂其緒餘耳不然暴秦之一火燎原終古之三元長夜既西漢書其賊泉漢者卓賊千秋萬世者祖龍其罪孰輕而孰重乎哉

垂世芳型

卷

二

賢勸堂

書之於儒猶四時之於草木也未有四時開闔而草木能發生者儒生之於國猶爾爾喉之於肢體也未有咽喉摧絕而肢體能久全者始皇之焚書吾知儒生之不免也始皇之院儒吾知國祚之不延也何也氣脈固相目也始皇初得天下令吏官非秦紀皆燒之次年因侯生盧生謀切時事乃院儒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扶蘇諫而出之於上即使監蒙恬軍先謂新文之將立以扶蘇故氣脈相固不大彰明較著乎哉嗚呼漢高初得天下過曲直以大牢祠孔子孔子為儒生之宗故扶蘇諫始皇亦曰諸生誹法孔子今以重法絕之恐天下不安亦謂儒生於孔子氣脈之相固也漢高崇祀孔子識者謂漢家四百餘年之基業其諸儒之賢實在此此由二事觀之焚書院儒固祚所以往也崇儒重道固祚所以

長也龜勉然有天下者可以安矣

司馬鈔

已蜀相攻司馬鈔誦秦惠王曰欲王者務博其德分先伐蜀譬如  
使討後近群羊攻之必先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正從之失餘以  
務博其德王立言誠善矣而復以討後近群羊之說進使聽之  
者也不足發其德之威是若以得天下說進使聽之是若者說失  
之進處雖秦任威之進而實秦廷之左右謀之不臧也讀德積威  
將次相懸若此可不審哉是役也以蜀峽道險隘兵不能通過作  
石牛牛鼻置金見下言牛能負金欲以遺蜀蜀王貪金立丁關  
迎引牛因進兵滅蜀取之德惟詐力之務如此德安在耶因思智  
伯代執由道不通蜀大德遠之先由唐陳道納之十月而仇由亡  
世世孝矣

世世孝矣

智伯貪詐若此卒以貪詐自敗秦何取焉  
世世孝矣  
楚懷王方與秦合驩稱藩而武關盟後攻滅執秦虎狼之心只  
要其甘美去秦車不降秦秦無見虎狼之子孫不卒魚魚相食  
應其在他目的增進以謀其後也虎不終用于秦虎孫羅卒效忠  
於秦虎可云有後可云不負秦

楚懷王方與秦合驩稱藩而武關盟後攻滅執秦虎狼之心只

應侯行事相與傳之津津樂道之然人知欲殺應侯者魏齊也不  
知齊實成應侯者也故應侯于死者期安平王格也不加安平以  
稽實見應侯者也秦應侯相位者蔡澤也不知澤有使侯侯以頭  
索終者也長號受戮於前秦國施於後用應侯者秦也不知應

侯實用秦者也何以言之應侯貪無以自資而須實資乃能從然

應侯不過一從者耳及及國齊以賈言桂應侯以爲言而齊  
擊之折肱招處置之死地固守者以出使非窮困則死不從自免  
則終爲大梁一布衣而已安能自致青雲之上哉吾故謂殺之正  
所以成之者也安平引應侯亡置吏易姓名爲張儀進於魏戰  
之入秦及應侯負顯德二人言於昭王而安平爲將稽拜河東守  
以報其德木茂而安平叛降趙矣稽與諸侯交通伏誅矣秦法任  
人而所任不審者以其罪罪之應侯不早爲引退鮮不陷武安君  
而就俘者吾故謂殺之正所以危之者也澤從燕入秦宣古欲  
奪相位以激怒應侯應侯始聞之固加讓責澤以成敗之理深切  
言之讓之使退應侯感德倍謝勇歸相印薦澤以自代時昭王已  
夢世芳諱

夢世芳諱



世世孝矣

世世孝矣

世世孝矣

世世孝矣

思應侯應侯固澤以免禍所以全應侯者正非淺鮮然則澤相秦  
非奪應侯位也俾得脫然於知止不殆之故以顯榮終其身也應  
侯之入秦意不在強秦也在復私仇藉秦之強以還晉欲也齊相  
魏魏不殺秦應侯無如魏何矣即無如秦何矣秦在魏非秦不能  
魏魏不殺秦應侯無如魏何矣即無如秦何矣秦在魏非秦不能

魏魏不殺秦應侯無如魏何矣即無如秦何矣秦在魏非秦不能  
魏魏不殺秦應侯無如魏何矣即無如秦何矣秦在魏非秦不能  
魏魏不殺秦應侯無如魏何矣即無如秦何矣秦在魏非秦不能  
魏魏不殺秦應侯無如魏何矣即無如秦何矣秦在魏非秦不能

之故其時呂尚猶微文趾守士孫盛謂其殺降要功其詐不廷武  
安君之自殺非阮長平降卒之衆與漢高不殺秦王子嬰所以成  
開創之功項羽沈秦降卒二十萬而為懷而滅此尤成收之殺者  
者也近世如元之屠巨川明之屠洛陽力成殺降固前監故耳後  
之君子其俱惜

### 茅焦

關龍遠諫桀而死比干諫紂而死茅焦諫始皇而得不死周謂始  
至之暴蓋成於桀紂者非也桀紂各殺一謀臣始皇直殺二十七  
謀臣特以一焦而還竟其責偏見不足無論古

### 李斯上蔡人秦相

李斯與韓非同事荀卿而韓殺李後韓與趙高謀矯詔立胡亥殺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太子扶蘇身殺蒙恬殺其弟且廷議焚書遂致有坑儒之禍罪  
不誼若哉事之慘難詎聞論著咸陽市城刻之報宜爾其謀遂客  
書曰客何責於秦孰知客不責秦而不能使秦不負客焉乎秦都  
臨關陽學大於上蘇陸微破秦應味動於華亭中情感何可勝  
言

### 韓非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權之學秦王見其孤憤五刑之  
者曰寡人得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言非所作秦於是攻韓  
韓王乃遣非納地於秦固說秦王破趙滅韓王悅之卒易斯所惜  
而死君子於此知非之有死道也昔樂毅為燕將被譴奔趙終身  
不敢謀燕非見韓弱而韓王又不能用因使秦而遂說秦亡韓

以宗國之親而懷是心可乎司馬溫公謂其罪不容死有以也  
侯事漢始終為韓一成一敗相去懸絕宜矣

春秋時魯公山不狃與叔孫輿奔吳及吳欲伐魯謀於輿輿以告  
不狃不狃曰子以小惡而欲覆魯國不亦難乎為魯計能出於情  
性幾時是為一大焚滅之夫人人得而誅之矣非雖著書未聞  
君子之大道也

### 茅焦

蒙恬為始皇將牧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  
袤萬餘里後趙高與李斯謀矯詔立胡亥更為書而秋蘇與恬皆  
賜死吾謂恬之死非死于高也恬為始皇築長城以為之築怨也  
豈民生靈塗炭膏血不知幾千萬萬矣秦所以亡者所以及禍也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 李斯

少好談兵始皇時為將攻趙拔其九城後復攻趙趙王降定趙地  
為郡燕使荆軻行刺事敗使蕭何攻燕燕王走遼東定遼東而還  
後破秦軍殺其將項燕定刺地蕭子實亦秦將也於是進賞擊刺  
荆敗還擊觀魏王降遂定刺地又與李信破定燕之地計通武侯  
實子離亦為秦將二世時陳勝反秦造離擊趙及下耳離虎城或  
曰離秦之名將也舉之必安客曰不然為將三世必敗其所殺  
戎者多矣已而項羽敗趙擊秦離果被屠夫秦虎王王前王實王  
離虎之爪牙也爪牙以虎而威虎斃而爪牙之威何在史之論王  
氏但知三世為將殺伐必多故敢不知秦之蠶食六國廢離生靈  
不下數千萬今十百輩爪牙之殺伐為殺伐然毒更當何如故爪

牙之狀猶三世虎之亡僅二世也此論尤不可不

張耳陳餘

張耳陳餘於趙同功一體之臣也而並起於趙而並亡於趙之功

臣之餘餘而後起耳終而亡起一趙之功臣一趙之臣也耳餘  
膠漆於智都木炭之前而水火於鉅鹿泥骸之後人合而起存  
分而趨亡是亡趙之機即伏於救趙之際矣而亡趙之機即伏於  
稱劍頭者實實不實名也何也爾相如廉頗訂劍以交于前趙始  
發而終合耳餘訂劍頭交於後趙始合而終破故交之逆正以  
爾廉為法而以耳餘為戒

陳餘所以敗敗其失有四趙王圍鉅鹿諸侯救之當集餘從不  
陳餘所以敗敗其失有四趙王圍鉅鹿諸侯救之當集餘從不

陳餘

陳餘所以敗敗其失有四趙王圍鉅鹿諸侯救之當集餘從不

陳餘

秦

七

陳餘

前失則估漢約趙擊楚乘機要漢破張耳失則忍之耳不死焉  
漢而賣失則惠及漢擊趙不用李左車策圍亡身死失則暗有以  
解印辭職答之者失不在此

陳餘

秦

七

陳餘

秦二世時發關左達成滄陽九百人屯大澤鄉  
長會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皆皆斬勝曰今日沛公先破秦入  
軍死無功可乎乃詐稱公子扶蘇秦事皆從之  
大楚攻諸郡皆下之復攻陳竟之迎立為王號秦  
後以秦葬於塋後德王秦雖死其可建正侯王  
亡秦者由是觀然與吳曰嗚呼秦將亡而九百人也於大澤漢初  
興而九百人死於滄陽皆以義起而以義死者也奈何田而滅

之謀殺吳廣而勝同賜為楚令尹使為上將也  
兩人先自矛盾是張之義起不知田橫之義死矣  
話後高歡仿此以激六鎮人之反然當當大起  
以秦雄之義重兵在外正如蛟龍得雲而其容  
者聞左右指覽屠解櫃之子也斬木揭竿為天下  
從群起而亡秦其偉丈夫也哉

吳廣

秦

八

吳廣

吳廣及陳勝同達成大澤鄉科族陳項燕謀兵  
知其旨意曰足下皆成然足下下之鬼手勝廣  
或感其耳乃舟中舂陳勝王三字置魚腹中得者  
近所旁置祠中  
楚人而止處  
楚人而止處  
楚人而止處

陳勝

秦

八

陳勝

楚皆指目勝廣數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同敢將尉  
陳王廣為假王既而以田威攝勝廣吾於二人行  
向早之神師兵其之鬼卜所以愚眾人集果心也  
或之甚矣李奇云卜者之意仍以事誰成當死為  
而勝廣失其吉用依鬼神之起怪為威象也卒之  
子廣死於田威之謀此逆卜者之先兆乎勝廣夫  
卜卜者諱言其死而托之是不知失期而死死之  
必死而卜事成敗事成而死死也死而傳者也何  
此知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斯古並信  
李左車封廣

也蓋特信張耳方張之款非持久待其有變不可  
家欲以不戰屈其兵而徐不從所以敗之結則莫  
如推姑壯勇以嚴旗制之而有餘所以勝也此  
能餉固款兵徐用之以敗金人之兵堅守勿戰任  
陳之策周亞夫之嚴兵楚莊駒絕句堅壁不出以  
晉之公孫五樓亦可參此

呂不韋

呂不韋初為陽翟人賈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後以  
實進華陽夫人從娶即卿相及姬有娠進之子楚  
章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著秦之國  
呼四民之中賈不與焉賤之也賈愈大則人愈賤  
章起家大賈

九

賈勸

賈勸

賈可知矣莊子曰商賈不齒故賈銷手即官婢  
以太賈無大盜者耶自古大盜莫鉅若吳王不  
而已不事則城中番漢人偷竊國竊位為盜所  
也賈而盜盜而為盜所不為足齒乎乃復然居  
至者為貴之至秦非之由來如此其能保乎

田蒙

田蒙因於李卿以項梁之故得脫入秦與卿相持  
過生視不殺不義田蒙以宗親王秦蒙以立非已  
告急即要楚殺殺以快私憤不仁作事如此可以  
趙共擊楚陳餘東橫要漢殺秦耳而復發兵助漢  
不諱奇以快私報怨為心兩人所以均不徒成大

范增

范增勸項羽殺沛公與曹本胡蕭勸劉裕殺劉毅  
成一敗相去遠甚然羽之敗豈增謀不忠乎  
才過論矣然王者不死增望氣而知之猶欲擊  
免為迂愚之見也

董公

史失其名故但以公稱之沛公入洛陽公逃道  
魏者昌述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  
項羽無道故執其主天下之賊也臣手三軍為  
而俄之則四海其不仰德於是為武帝發喪  
字為舉事成敗之大關鍵也漢本祖殷統秦終  
從軍共敗也

十

賈勸

賈勸

燕世芳型卷之三

華亭金維孝後漢書

叔孫綏嗣

世弟 張志文范  
張志文問今本  
受業經 苦論治

秦採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漢高即中仁惠朝儀未肅綏嗣君叔孫通議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允之通相為其制大抵皆襲秦故檢束臣下以自尊耳以云一代明倫之典則未也後漢班固遂竊取之以為制禮作樂之原未免為後世所病而晉之刁協又不此以立崇上抑下之制致生嫌怨不能令終是泥古不連時變者

彭越 字仲 彭邑人初為魏相國後擒梁王

韓信之

漢

實助堂

韓信之孫始於舍人之上變耶非也彭越之禍始於太僕之告反耶非也然則兩人之致禍何在在求封也韓彭成之如彘成而兩成身烹所必然者功未成而求齊梁之封爵是爾成而未自烹之金齋也況蚤不烹無他虞功臣不烹有後患齊之非自烹之金齋而何

明初宣慈學與太祖論漢高殺功臣光武全功臣臣劣何如君學曰漢高之殺功臣功臣自殺之光武之全功臣功臣自全之誠知本之論也

耶舍其

昔田贊儒本而見楚王王惡之卒為贊所屈廣野曰沛公能使觀沈攝水其事足以方之實儀見宋太祖岸憤就足不進亦引君

當道之一端也至如廣野之左右沛公其得計在制飲食其失計在獲六國得者行之失者止之用人聽言審所知所漢所以興乎

蕭何係置人

漢高祖定天下以蕭何功為第一鄧千秋亦以萬世之功許之謂其轉贈給食保全關中高祖亦嘗言鎮國家賴百姓饒餉不絕吾不知蕭何此就何論何也吾以為開國之功何為第一而何之功又以蕭何為第一信所謂國士無雙者也高祖不之奇而何獨奇之為大將當時楚漢爭雄智勇俱困天下之歸未有所為大將之責定於信而天下之勢亦定於漢矣是信又之功皆何為信之功而何之功信不能言之信之功何實可以信之功臣無出信右信文不能出何右況下馬者數與之此看而信則就何

韓信之

漢

二

實助堂

論何不若合信以論何而何之功第一無疑矣雖論何之功不可略何之罪也何也蓋功在蕭信而罪在殺信之何為相國陳稀之謀不能潛移而黑奪之反與呂后謀立許謀以殺信蕭信者何殺信者亦何一罪也堂堂七尺內附兒女子誅功臣二罪也何更謀之而以殺功臣之名貽人主三罪也蕭信可以分信之功則殺信亦不得不分漢高之過高馬耳之嘆而責諸發經指示之人何當無以辭嚴答矣

張留侯名良字子房

子房在漢而無去意後世開明在魏而無留意皆於義也項伯能以一言移其志耶說項梁立橫陽君成其為韓之心可見孰知立於梁旋殺於羽不得已而歸漢歸漢非忘韓也或曰良既始終



為韓韓為六國中之一則都生勸立六國後良宜功之何又洲之不知立韓後為韓也報韓亦為韓也秦既滅則韓亦報滅此時一統之勢已成於漢韓即立亦不能終日存與其不終日之存何如佐大一統之漢而為韓與事漢兩無所負必子分美後信也其於時務誠之熟矣何煩疑議哉

韓淮陰名信

淮陰智於擇主而不智於處難疑專於滅敵而不智於決去就所以及禍也合楚歸漢事明主定天下坐享尊榮然後世何其知也一言復與拜上將平起疑燕齊楚之項氏又為一為擊更足何其勇也然觀地初乎伐越之後訓以張耳漢之志以此其機也信不之察平齊之投鉞王請兵破楚之舉期會失矣之王之計也

重世考

漢

三

賀勳堂

出入秦韓又漢和楚三分天下之計項羽一說不從蒯徹再說不允其不思倍漢之意孰從而鑒之嫌始之隙殊不一過信之不知也追迎陳之檄又忌之類且甚者矣幸而得韓即一改圖非險之計可弗就也猶駭駭於言也韓之封可弗就也猶馬也之治為請以致受討遠寬謗謗與於小人欺詐行於兒女是又同忌而溢其忌者語曰知止不殆此時之去就宜失信也然信之不勇也然則信之禍亦信自禍之也哉有客信者曰不則信之言以有及然信之不倍漢正以順逆之大義立君臣之防是替信者之過而非信之過有客漢者曰忘信功錄信過誤也然韓陳合謀其顯顯然無將之義勢不容以功相掩之說窮之是又替漢者之過而非漢之過信之過惟嫌疑就之不能明

而漢之過總由於一忌以不思倍漢之信激之使信而不能保功臣之終為一言以蔽之曰韓彭阻隨不及臨東于以扁舟五湖之韓漢高毅戮功臣不及宋太祖杯酒兵推之釋

陳曲逆名平字子康

曲逆之功奇計有六而漢高因之以成功者則在何金行反間一計何則人主之所恃惟信信則反敵為我用不信而疑之則反我之用為敵楚漢爭衡兵力相等所關者智耳然漢而之智非能屈項羽也所謂者合謀臣策士之智為我之智耳夫六猶大也謀臣策士者風也以兵滅敵猶舉火滅薪屋不舉火不可因風縱火者亦可反風滅火羽之去平則反風自滅也漢高信故平事楚者轉而事漢此反敵為我用者也羽不信而疑之去楚歸漢者

重世考

漢

四

賀勳堂

可以一陳平即可百陳平此反我之用為敵者子與氏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無他信與不信耳而已平之歸漢羽所恃者惟范增鍾離昧龍且數人又疑之而不用則一范夫耳世豈有獨夫而能成大事者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入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平向事羽故知羽知羽故愚羽是平之入關因其疑而疑之也人有寒疾不治又從而風之其不立至亡氣希矣君子於此可以知古今成敗得失之大較也而曲逆之歸漢也誠去就也雖擇主也漢高之用曲逆也知人善任也信也曲逆之能成事也不遺餘智也漢高之智所以屈羽也至一蒙陽解間進食楚使此反間之一端驍足之語索盡之游手城之策又成功之餘事而不足以論曲逆吾故謂漢高之取天下以曲逆而羽之失天

下以鼓曲連之捐金反間底佐命功在此而不在彼也不特此也  
曲逆之功始則賊項氏終則誅呂氏滅項氏者以八閭誅呂氏者  
以交驩嗚呼唯陰彭越之徒能定天下而不能以合而成功成  
身顯與韓彭同功不與同罪楚則凡所盡計皆保以明哲之緒餘  
其智又有人過人者漢高初以其素行而少之不成於大匠度材  
固尺寸之朽而置連扼之杞梓哉微繼無知古漢之亦安失之矣  
曹參 漢人封  
平陽侯

世有治人無治法蓋言法久必變也揚文襄云務公守法不在受  
法蓋言法一立不可變也必變者勢而不可變者 昔何曾參相  
代法良一時何可變哉然作聰明亂舊章以相成 思受者又勢  
也曹之代蕭一遺蕭東身作耶明曹之可以為賢 朱仔中正代  
李世孝 五 賀勳堂

策欲知五洲一遺極法蜀人稱便亦以清淨與旁之欲張之可乎  
樊噲 漢人封  
豐陽侯

有古豪傑之士不齊典樊噲為伍故後世以即或之輩為豪傑者  
辭之也他吾觀曾入成陽效忠謀所以異諸公於救合海門折項  
羽所以救沛公於險天下既定雖將官豎十日不刑而各排門直  
入痛足盡吉是又劇秦守成忌難圖易之至計其 樊有蕭韓張  
限諸人听不及者烏可以概忽之

紀信 漢人  
項羽攻秦陽急紀信請乘漢王車出東門請降以 樊漢王從西  
出信遂被焚立廟封忠祐侯君子曰紀信救漢高以忠義焚其身  
釋成教明祖以忠義殉其身皆開國之人傑也 樊明祖成服

王陵封侯

太后殺王諸呂王陵廷諍善力陳平周勃迫四全一授定劉氏後  
君不如且先儒以度廷諍之言為正何也國家大 必防微杜漸  
昭宣之世當氏貴盛徐福上書言抑制其權不 以容果以謀反  
敗諸告發者皆封爵不及福所謂曲突徙薪無恩 不為顯顯為  
上客者也太后崩諸呂謀為亂起而誅之者莽王末來虛侯壹等  
倡之平勃連際之以成功以塞前言耳不然何意 約之謹其能  
運手使平勃當日與陳協詞諫阻則諸呂不王諸呂不王則社稷  
未始不全劉氏復未始不危一言之利濟矣哉何 百世後論諫  
諸呂者皆暗功平勃而不及度嗚呼以上客待焦 以烟額者何往  
往然也吾故聞先儒之言後從而申其說

李世孝

賀勳堂

知高祖之必興使其子事之者漢有王陵母知成仁之必興使其  
子事之者明有張信母二母皆可謂識英雄於未 遇者矣然陵母  
先自殺以成其子尤剛決過人未可以巾幗目之

周昌

周昌有管仲之器而無其才有汲黯之烈而無其 何也方與公  
方與縣名公言趙竟可代昌昌經之而不進此 之器也又比  
者其縣令也言趙竟可代昌昌經之而不進此 之器也又比  
漢高於禁封此又甚於汲黯之烈也吾以此昌 與黯者此也  
然仲相齊齊以霸仲之才也黯守淮陽進料張湯 與黯之識也  
漢高用昌相趙趙可相相之不可解之何過 云臣 陛下起秦何  
中道棄於諸侯昌曰王臣寒寒諍曰惟君子使未 以天子諸侯  
較者現亮賢者也嘗薦昌曰聖恩賢道獨昌可 之一之之先

之賢孟見昌又何必為此反有形其短耶即以相起論趙王如意  
高帝子也帝憂趙王幼萬歲後不能自全故以昌嗣呂后所收解  
其才其識可倚以為重而憂藉以解也后卒不意不遇與成氏有  
隙王尚髫髻非有離齡不可解之仇耳以母子至以底動之以  
一悟何似以為所收博者而為持制者然始終不一王是繼之怒  
也后怒王必死王死則費高帝托而何以告無罪於地下吾所以  
比昌於仲與黯而謂其才識有不及者此也然則折廷爭不煩  
忌諱而為國家計儲嗣立根本其堅明果毅之概不未易少之

周勃封緣

漢興陳平周勃並稱然平善始善終稱賢相脫漢之遠嫌然以榮

名顯當時旋後世其知慮有過人者勃懷禍而歸印及其就

奉世方李 漢 七 策勳

也又俱禍而被甲持兵以自衛即懷恨心何不遠引為功成

身退之計迨摩終身之好爵而懷不終日之危心二矣領禍不我

及則不必自衛禍及則非自衛之可免彼甲持兵之禍也楊之

媒也遭讒被繫而致獄吏之侵辱又惡矣而太史公比之伊尹周

公毋乃過與

彼甲持兵是乃掩耳盜鈴

劉聚封是乃愚醉強酒

漢興都洛陽還都關中之議劉敬偁之漢末都洛陽還都長安之

議楊彪黃琬非之俱不為無見何也關制之始不可不擇形勝之

地為不據之基荒亂之餘非靜鎮不能安群情也華卓之號官廟

發諸陵初卓駕而西數四百年之國祚移於一旦乎卓罪不容

於死矣晉王導唐朱朴明于謙敬說帝以長公主女司奴不能無  
議也宋仁宗以增幣和親二議使富鄭公如契丹公堅拒和親  
之說既不辱君命亦無傷國體建信備議和親能不負數千載司  
馬溫公所以議其術之疎與

張蒼高帝封比平

韓淮陰臨刑遇滕公而得免岳武穆臨刑遇宗澤而得免張文侯

臨刑遇王陵而得免其始略同然韓岳功業卓然不得不其死文

侯則優游歷相諸王永享遐齡其終各異君子於二人之死間可

以悟禍福倚伏之數

文侯精律曆漢家宗之尚與何孝文時魯人公孫弘優起而議之

曰漢以土德王有黃龍當見其後黃龍見於成紀後主德文侯

奉世方李 漢 八 策勳

因自誼得毋以漢去周未遠周為火德漢以水勝火故從水而文

侯本秦人仍秦之舊以十月為歲首其間有附會之失與

申屠嘉

嘗讀唐史至宣宗殺樂工羅程一事為惜高祖太宗法故也孝文

以高祖之朝廷聽小臣侮慢而不之惜朝廷可慢何者不可慢

卻通慢朝廷以壞法又何法不可壞何人不可以壞哉申屠嘉

按其罪欲殺之宜也帝又曲庇使免之何故然乎帝丞相傳飲

其起家以主拜相之由古章文本欲相賓廣國以弟撫不果而

高帝時大臣無存者乃相嘉而嘉之見副相佐與不一及之此

史臣之微詞也及改嘉之相素不聚見僅見區區一節通之事則

嘉之為相可知矣他如邴邴不以禮面折之無詞以自諱

疾者錯擇欲致之死而未當其罪因已志不伸皆歸以死均枉相度不能無議者

張釋之

漢文之世廷尉清平而獄致刑錯者武之世法令嚴文而盜賊滋起他刑之間可以識所尚矣君子論張釋之傳與治吏傳當取以立致治之龜鑑○魯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用歷葬春秋非之釋之石椁之對尤得人心大體

釋之從大中卒葬陵旁曰以北山石為椁用棺槨陳棺槨其用棺槨不可動故釋之曰使其中有可移者雖錮南山石亦不可移也

張湯

甚矣酷吏之不可為也刑殺過當往往不能得其心然漢酷吏中

李延壽

張湯著矣以酷吏著已有可殺之機刑扶詐行私以殺李文子李景之世表奏以私隙殺趙錯則梁王旋以私隙殺必幸武之世張湯以私隙殺李文則城宣旋以私隙殺湯何向傳千而事如出一轍也嗚呼天道昭然可鑒也已且為酷吏則扶詐行私為天道所不容者又豈止一端之可蓋哉湯曰殺我者三長文也李延壽人不知非三長史也自假之也

却卿

嘗考酷吏傳諸人張湯以詐趙禹以刻王溫舒以誣害成事諸酷吏以肥家杜周善伺上意以枉法皆無足取獨却卿志以第上應以持已公以執法威以刑虐則方正直有大臣風名入酷吏之中而行出酷吏之上未可與張趙諸君比也况周陽成輩陰險也

為生殺愈非法公非任已意即伺上意發公行私死于非法者可勝言哉所以酷吏之條甚於羅織告密也嗚呼法今益繁盜賊多有孝武之治不及文景者以此而孝武尚之上好下善況海安窮究之酷吏受株連之報海內虛耗之憂皆武帝啓之也及太史公作酷吏傳一曰上以為能而進以其有再曰上以為能而增以果秩嗚呼春秋之筆具見此矣

韓安國

韓安國當孝武時立朝行已所稱兩淮悟主臣即可證者也然以武安侯之貴寵用而遂獻五百金物而得官殊非進德退義之道王恢欲絕匈奴和親而加以兵安國諫止不使人主聞邊隙疾中國是已自後為已棄棄棄以詐誘匈奴之說進希希聽信入

李延壽

張

王

賀

遣伏兵邀擊蓋有堂堂中國撫舊四夷不諱威儀而專事譎詐者安國此時何無一言諫止不惟不諫而已而且群然附和分兵統軍近於無武教開邊隙既而捕獲生虜輕信罷軍虜乘機入寇劫掠人畜虐殺無算始欲詐虜卒之反為虜詐獲罪見殊營營以死實自貽之咎也至如魏其與武安交相傾軋受詔別白而人足非安國於此專是觀其則無以處武安專是武安又無以服眾議迫模被其說而兩是之君子謂其不能無黨於武安誠不若汲黯直是觀其之明決抗直也史以貪嗜目之詎無見哉

任安

吾聞操社樹其大戴千絮百圍而臨山也以無所用而奇榘榆杞梓得老其材於深山窮谷中者蓋欲嗚呼物以無用棄以有用取

案則終其天年叔則加以斧斤剝落屈折橫夭者何可勝數如漢之任安是已使安不有其才與奮馬駢奴相周旋以老何自而罹太子禍衛青不以有用之才待安而棄之棄之所以生之也趙主知之而棄之棄之所以殺之也人但知青以庸衆人待安爲不知已誰知馬以知之而殺之者之禍更甚乎不知已者其然則士君子處世以不過知已爲幸而遇之反不幸乎伯牙敬樂十和抱璞無知已也詩曰招我以弓易曰懷柔征吉士爲知已者用或爲良臣羽儀上國身名俱今或爲忠臣肝腦塗地名可法而身死行事不同境遇使然其趣一也使必革事伏處甘同糲散則是沮溺可懷而伊呂不足論使必從心協一終始善全則是皋吏是仰而龍虎不足風哉嗚呼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古而路使烈者非耶自古

李世李聖

漢

王

賈勸

誰無死須所以死之之道何如可使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一是有身身與俱歟可悲也已如安者何不於太子初召時力諫止之不從則以死爭之死亦可以全大義立大節一何光明俊偉何必鼠首兩端使人主起懷許不忠之疑而受季冬之遣也哉吾故曰知是以死不如以庸衆人待之使得終其天年如標杜樹也若謂馬以知之而禍之甚於不知已將世之懷才抱德者盡以得遇知已爲不幸其誰信之其誰信之

張謇

博望子文封

孝武之世海內虛耗起於好大喜功而孝武之好大喜功起於張騫之奉使西域雖曰漢之號令得通西域始之者博望成之者安

周條侯名亞夫

亞夫以輕騎絕吳楚鉅道堅壁久持俾敵自困此本於李左車進成安君策善矣但吳兵攻梁王告急亦宜分兵一援一全犄角之勢一周藩王之心何過敕使敕梁終不奉詔以故他日之隱便爲詭得行於帝是亞夫之不善遠嫌也當其將兵梁胡亥細柳孝文親自勞軍先驅不得入帝至又不得入若使梁與緩轡萬乘亦遵約奉幸孝文寬厚不推原之且從而褒稱之沒刻薄任數如孝景當此之時猜嫌之生豈待數言之至乎哉物必先腐而後兵之入人必先疑而後誘入之違詔不救梁一疑也據封條虛不從二疑也顧尚席取策而謂爲鞅鞅三疑也使亞夫知幾自宜深自韜晦以圖善全何復買上官而方甲楯以益其疑而招其說又不對

李世李聖

漢

王

賈勸

吏得貴問以實其說而違其罪如是而求其幸全也得乎雖然終侯條侯遺德則同而一生一死父子各異其兩幸之主殆有幸有不幸哉議者遂謂亞夫足已不學守節不遜致然嗚呼其不善遠嫌責難違矣使其得遇孝文亦安見復爵封邑始終保全不如條侯也哉

魏尚典千人馬

帝王之典未嘗取相於嘗人特將材將材求何漢文晉武不能隨時任材漢文有魏尚而典將評之恩晉武有馬隆而起臨朝之嘆由此觀之謂漢之老其奇過我雖無如漢文者未可遽以此少之也書父之世再任雲中者有二尚以馬唐之言而後官益舒以田牧之古而後官兩周廷論而後之孝文亦可謂賢矣

袁盎字絲高  
陳人

嘗讀史至傳其行事卓有可觀應張釋之亦見知人之智然以私隙殺趙錯是無一生大塚處未幾而梁王亦以私隙刺殺趙錯嗚呼私報怨天亦報之如是其不喪哉

田叔字少卿  
臨城人

景帝時太后欲以梁王武為結束蓋止之梁王迫使人刺殺趙錯連與田叔按之悉燒梁獄詞滅其逆以安太后之心也吾謂田叔燒梁獄詞所以安上漢明帝時袁安辨樊豐獄詞所以全下皆可為後世法

衛綰大陵  
衛人

景帝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衛綰韓夷不行何也天子儲君無事世也

外父之義永平之間鄭眾以如眾而有免眾松以不知我而自及可不慎與

穰生魯人

為楚元王所敬禮生不嗜酒每置酒王必後醴及王成嗣位常談後世忘後遂去賢哉生乎痛而不至而去惜其端也豈人用意之厚也醴酒不談而去防其微也賢者見是之明也

劇孟洛陽  
劇人

英雄舉事一在審勢一在得人景帝時吳楚反周亞至河東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也故陳師舉事不謀卿卿而祖以比勢而知其無能為吳楚舉事不用劇孟亞大以人事而知其無能為皆成敗之定衡也

龜錯

世以知案稱龜錯吾不信也何也案事而致自禍也然則削七國之策不知乎曰否則七國安社稷忠謀也懼而不言不忠不忠而曰知吾又不信也錯之不知在使帝自許而身居守鯨子當論之吾為申其說錯不云乎兵凶器戰危事以之遠君求君不疑功不入得手案盡所以得乘其間也或謂宋真宗尚宗嘗自符安一則龜錯公倡之議一則趙忠簡倡之議未有非之者何尤錯不知二主自將趙趙二公寔左右之是借親征以屬後非圖居守以自安錯以一言啓君之疑召益之誘不早自處身虜頸殘此吾所不解者也吾更不能為孝景解也設以七國不宜削錯之言不聽可也然則宜削之矣七國宜削是錯無罪何以殺為設以錯言不宜聽

李忠孝

李

賈勳

一時謀聽之則謀聽之失在孝景錯縱可殺孝景無殺錯以謝罪諸侯之理又何以殺為謝諸侯體察報忠臣法亡何以令天下且也盡言殺錯則七國兵可不血刃而罷錯死矣兵罷乎米也盡之殺錯報怨手欺君手抑忠謀遠莫乎其從之也此又吾所未解者也夫錯言聽錯益言聽益刑殺無主征伐無權答在孝景懷風怨殺忠良以私隙殺人人亦以私隙殺之梁王之剝所由米也答在盛康簡相避危賈相釋善道也不知出此欲移益反為益殺不聽父言不惟禍身累禍父遺恨千載答在錯

胡安臨

聚徒教授於白鹿山司馬相如從之受學舍之朱臺之白鹿洞觀了簡之白鶴山一經講誦遂為千古純秀之區

郭解

從來任俠者流每輕殺人輕殺人者亦每輕生吾嘗讀漢史而知郭解之為俠也少時陰賊殺人甚眾報讎嚴命作奸結強盜塚不可勝數及年既長更折節恭謹以德報怨一時皆多解之義而群黨之殆而祿發索問者非耶領吾有或馬師子強人謂被刺死縱有小事無死道也而解語賊曰吾兒不直殺之當釋之去矯情干譽識者勿取及徙茂陵怨學徒者擄殺之伯曰以直報之宜也何後殺其父李主并其家人不已甚乎合之以德報怨之稱何解也且也任俠而蹈死法犯法而求生路亡至臨晉遇素不相識之籍少公來出關少公遠出之入太原所遇報告王家捕吏因籍少公所故少公自殺未聞解有以報少公之死者輕人生而自惜死何以謝少公於池下刺斬蘇政所稱任俠者之一刺蘇王一殺韓相曾有逃死之刺斬蘇政乎解所殺甚眾也有如金王韓相其人者足以震駭一時之耳目乎軼之儒生聞坐客樂解曰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斯言不為無見矣解客聞而殺之且斷其舌客不黨解何以倭解解不違客何以殺儒生而斷舌以逞其毒若此哉殺人而假手於客以示意非已出可以死死始終一輕人生而自惜死之心為之也故平津侯弘之議解也曰解不知殺儒生此罪甚於解殺斯言又不為無見矣由是以推其及已而起箕踞之大妄曲以處雋陽之讎亦不過矯情干譽以邀結當世已耳吾所以讀史而不能無感者也蓋乎解始終惜死究以殺儒生之事死死仍在也而非然丈夫所為安憂疑云一人逃死禍及

世考

漢

宋

賀勳堂

萬家何以生為志士仁人所見固有不倖者奈何逃死而卒踰於死徒死及無辜而又不知所以報然則當時多解之義而群黨之者大抵皆開卷編氓私相引重而以非義之義為義也夫

陸溫舒字長君

路公高橋錄刑書與劉康先刑後禮論兩人之心術判然古人謂周衰無寒處秦滅無樂年君子於此可以知政治舒促之所由分矣董江都諱詳以任德不任刑說武帝帝有以哉

霍光字子真臨汾人封博陸侯

霍光受遺詔輔幼主忠貞篤恭可云不遺餘力矣至於廢帝立明為杜獲生靈計出於不得不然然讀太甲三篇伊尹於一轉移之間可以格君心之非光之君臣協心元良稱慶而光不能此稱官

世考

漢

宋

賀勳堂

昌邑不可同日而語也霍顯欲害其女而配數母后光不能容之於前禁使勿行後從而掩護之令治吏置女督淳于析於勿論以成顯計此何以解也身後之禍光自歎之後世學以伊霍主權不知霍行伊尹之事而無伊尹之志遂使榮辱之徒交相藉口帝賜恭格歷代無窮之亂皆直伊尹之罪人耳伊霍云手哉

陸弘

性奸俠後乃變節以明經為諛即昭帝時太山大石自立上林苑僅押獲起陸弘推舉歡意謂當有巨馬天子者宣帝果興於民間此事與夏侯勝事相懸於一時勝推行法範而知昌邑之廢弘考據春秋而議宣帝之典皆昭然不爽竟獲罪而死何哉○霍光惡之下獄死

董仲舒 河間人明初封伯

程伊川稱漢諸生惟董子有儒者氣象武帝即位之始奇之可云一代待出之典無何而崇孔言利矣文成五利言神仙矣不能終成令德後夏陽騷擾其無德於民孔僅舉駟諸儒亦讓其慈已忘前善蓋有見於此也嗚呼天人三策誰切詳明為千古帝王致治之龜鑑武帝竟不能以一言措諸施行而徒濫殺人之諫儒或○天人三策大要在道者所由達於治之路一言救正君身以正朝廷百官萬民無非源清則流潔之意也故曰德法者術也一本術四馬者執六轡衡天下者正百官先聖後賢十歸原合一

楊得意薦司馬相如

功名一路畢矣大抵蘇賢楊得意薦司馬相如於武帝可謂不蔽

世考

漢

太

實勸

賢矣然我以為蘇賢實甚何也人臣進賢意在不知知則進之慈不遠以相如之才而又與之同里則知之自非一日矣而必俟武帝見子虛一賦有生不同時之歎而後薦之設武帝而不待其賦不形為贊嘆得意將終於嘿嘿矣其得謂之不蔽賢乎無知為陳平吳公薦賈誼文康薦何充鄒侯薦陽城宋開盡出於同里也而止薦之且不必其君之盛歎恭悅其人而早已薦之終此觀之得竟之為遠於不同里之賢者多矣況武帝雄才大略雅重文士則尤賢才樂為自試之時也彼其時之才有過於相如者得意為薦一二於前猶可謝曰拔其尤耳即不然有與相如並驅者亦隨可謂曰賢才不勝舉耳相如之才無出其右又無與孟之而左矣口於武帝未知之前則得意之薦遠於相如以下之賢又安在且必

俗事人之文見稱於其主者咤太息久之而後言則賢才之見售於世者能幾人哉武帝惜其為曠世之盛而不知其為觀面之失至是而始曰臣邑人相如自言為此賦則得意之薦遠於武帝未短見稱之賢者抑又多矣薦則薦矣以云知已則未也名則籍薦之名實則昭顯之實其能歸識者之耳目耶春秋以人之功罪功罪人不足以其罪以其心故其義常嚴而其言常得言得得意之蔽賢實甚者其亦為春秋之一助也大

漢 陸字表謫

世之論賢者不過曰漢直臣也晉諫史知不足以致察也莊助謂其守誠深堅強立不可奪是直而勇者也力救無辜五百人之死是直而仁者也策張壽之必敗而預為李思慮詳謀盛戒之

樂才

光

實勸

是直而知者也不但已也情賢才則諫止諫規規條友則不避斧鉞直矣而以忠信主之不使君臣之體流於聚狎而屏絕不冠之見不使宗廟之音淪於淫靡而嚴辨神馬之敬直矣而以禮樂文之直可以繫繫乎帝聞者明則直直則武帝一明君矣然帝非明君也出點於淮陽終身不用是以淮陽為策策直臣之臣矣明君果如是乎且天下之患莫大乎下情壅於上開光帝上木甲兵之好日像則海內日耗此又致患之大者君使河內還古木平之形矯制棘果肆節伏罪如已儼已溺不容刻故使修心阻而天下之患可除知有制懸之解不長矯制之罪其用心有過人者彼世能能遠見流乎冀望而微溺溺情者無一二良可憐已昔子以氏以牧牛平之喻進孔距心而取其知罪罪其知之即知所以牧



之也何至後世牧牛羊之距心皆轉為割牛羊之非心而不知罪也嗚呼不知罪之罪心多無怪乎不罪罪之誤歟少矣

公孫弘字季倫川人

漢史謂公孫弘外寬內深謀有節者焉與之善後竟殺之殺殺者人宗室之手希殺弘既為右內大則其陰險後詐可知迨居然為賢良第一千載下竟有愧色讀史至此未嘗不嘆特而之其誦也

公孫卿 齊方士

孝武好神仙而公孫卿李少君及五利文成之屬競以荒誕虛誣之說進矣衆楚之咻能矯惑人主若是其甚哉

終軍字子雲

終軍字雲

漢

辛

賀勸堂

終軍年十八身長便南越可以前無陸賈至如案端而建節與必竭之純緒以成名所謂有志竟成兩人之互相類然而喻心之不及軍志之壯也

桑弘羊 洛陽人

其言利之臣能惑人主之聽也不在賊而天下統繫弘羊以欺武帝者王安石同之而欺宋神宗司馬光極論之而不悟後同或早權霸新法而印而天人之問應若影響然則弘羊之徒一古之病不惟遺害一時而且遺害千百世卜或書言桑弘羊天乃酌星虛語哉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

蘇武居邊塞十九年中貞心苦節可以貫日月泣鬼神此奉使絕

域之佳見者也宋朱弁方信孺等又豈易別者哉司馬非人使金雖斃而死元時靜靜之馬者亦千載一見

李陵字少卿

漢武帝時破虜侯漢者李緒也而謀叛李陵宋高宗時囊國族氏者黃潛義也而謀叛黃鉞皆古來之可悲可悼者也又靖康初仲安靖降金紹興初安靖棄間殺金守將舉即歸本國高宗嘗詔察美之此即司馬遷言李陵不死欲得當以報漢之惠也何乃較漢之意不遜于陵而遜于千古以復安靖報宋之一事耶噫可觀也

田千秋字子長

新太子以江充謂數田千秋曰太子定曰子久矣兵革當管天子

李陵字少卿

漢

辛

賀勸堂

之子通語教人書何異哉臣嘗見一白頭翁教臣古武帝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臣至此尚爾神聖使公教我余讀宋史至徽宗方完蔡即殺劉正夫連張徽宗悟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與千秋之事略同惜武帝悔亦無及空作歸來望思之悲也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人

宣帝時步車叛馮奉世以驍勇為使西域以柳橋徐詣國兵擊之威震西域帝欲封之蕭望之以為不可遏止此防微以抑微偉也然崇範是見則後世无實人處允文趙宋輩何以收石頭采石之功與視敵可來而乘之仍置行賞示勸如劉向議陳湯功未為不可

冀遂人

冀遂治勸海以特回器者為良民持兵器亦為盜賊公孫弘禁民  
挾弓弩即此意也而晉丘壽王以為不便法也公孫傷之晉丘  
井之而逃放之何哉蓋遂以兵器禁盜使不得擅兵威公孫以弓  
弩禁民徒擅賊威而奪民救事有相爭而實相及者此類是也廣  
胡寬假禁策以平審計即邊所云治亂民不可急之意馬中錢人  
效之以撫劉六等卒無成功反以招禍雖時遇使然亦所以處之  
者未酌其宜耳事同功異君子可以責審裁之否與

疏廣疏受供備

疏廣字仲翁官太子太傅兄子受官太子少傅同時致仕歸里古

今人稱二疏勿東此其榮顯真勇退其知足後世李宋之李李基

父子宋昂宋端兄弟也李肇欲觀之然乎否與又宋神宗時李

李基弟李望

李基兄弟一時李降稱三李明嘉靖初特

李基兄弟一時李降稱三李明嘉靖初特

王濬治宅初使容長戰夫塘于公治第使容高車駟馬殆列志並

過人公則除德良人以以此相款公實勝之矣殷丹嘗說明宛婦

吳决仁志除德亦堪並稱

于定國字真倩

官廷尉決獄平忠酷似父反漢廷尉父子相繼以明允稱者定國

之繼子公都躬之繼郭弘也

蕭望之字長倩潯陽人

始制發兵使侍之門不可不杜則蕭望之之處馮奉世而兄良是

矣唐開元中宋璋却却重案之實亦非無意宋高宗時虞允文亦

石之功此延於強敵而非要功生事又不可以開論○以元帝之  
察廣望之不能早失去就以及于馮宋儒而其不及二疏有以也

薛廣德字長卿沛國相人

元帝初奉時單固留射獵廣德極諫勸帝還宮役之大最與臨幸

動關民生休戚駐蹕射獵一時游吹豈知為耗倒懸廣德以片言

回上意其利溥哉

聖方進字子威上蔡人號

少時為郡吏從蔡父相奇之云有封侯骨成帝朝拜相史記方進

為相用法刻深任勢立威中傷甚多良由出身卑賤小器易盈不

禁其家故也卒之不能容人者亦不容於人責亮同受威守心上

李基兄弟

李基兄弟之逃歸死相臣所以責相度

李基兄弟

東帝朝拜諫議大夫王莽秉政棄官歸隱莽強起之遂不復飲會

後十四日死故諡諡謂即漢諸子皆與李勝同時歸隱者也而勝

以不食死節許以志而好我勢手同歸吾以贈惜子又曰遂此可

確尚潔無恥吾以悲製生

彭宣字長平

宣性端重與數宗同受易於聚為禹於弟子中親愛宗於宣則敬

而疎之以此漢曹植時劉楨邪顯疎一親於主臣之際為行禁

宣一疎一親於師弟之間迺知方廣自持其且不能見過於師兄

主臣乎

張安世字子咸

張湯崛起卑微安世以父任起家封萬戶侯傳至張吉凡八世顯官榮盛無比或疑湯之為人文深小苛以慘刻為酷吏行以致此矣報不知湯之慘刻殺人卒致自斃天之報施已嚴嚴安世身居顯職以威滿為憂純為修誠深自緘默光前裕後安世實放之鳴呼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益焉益信彼疑湯之慘刻用事而獲高復之報者可以悟矣

夏侯勝字長公魯人

漢儒以誹謗武帝故論者前有夏侯勝後有孔光皆忠言諫論未可非之勝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服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

明帝為桓榮與服臨養師太后待勝之遺意也

書

賈勸學

史高以外高貴重賞霸其可拘太尉帝以趙職薦舉貢之處免

范謝罪張敞舍驛崔參入丞相府署以為神策謀欲以間後知從敵舍來適止如此舉動皆失大且體文稱霸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指於治郡益為此也昔薛宣治郡時至有聲及為相官屬說其煩碎合之於霸皆所謂小用之則有餘大用之則不足者後之

應統將疏反此杜預之不可相強如是夫

楚克國封策中侯臨北人  
楚虜叛帝問所以待楚者對曰百聞不如一見願至金城臣上方略此言與漢安帝時張璠論西域河西及明寇崇時楊信以請驛直走榆林皆一類事

京左名明

京房嘗問元帝曰幽厲之君何以亡帝曰人不知房曰知其不知而任之耶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其不知而任之房曰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時石顯與五鹿房之而以死其去古既不能無弊而於元帝前故為詰問之詞亦非臣子事君之體宜其欲斥奸黨而反為所害也

京房命辭由京房之事

焦延壽精易理料其徒京房之禍而不能侵為趨避之計管公明精易理自料不能永年而不能擇長生之術郭景純精易理自料不得死死其後卜期之厄而不能自免且為胡免以全其生

牛

牛

牛

賀勸學

丁卯長年遊揚子孫貴顯何也或有以命對者余曰不然命之理全在易易之吉凶悔吝即命之窮通修短若但曰命耳則精於易而天機者皆不知命者耶不言易而昌厥者皆知命者耶不言易而天機宜其豈可以京房諸人鑒之於易而昌厥宜其豈可以昌才諸人鑒之蓋命在天運命在人易不易之變易也不易在大變易在人不易定於已然變易過於未然富貴利達夭折陽墓理之一定者也其間倚伏轉移則有數為無定者也故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若以慶殃為一定而人之善不善不能違之則為善者益解而為不善者益無所忌矣若手知其然故盡性以致命修身以立命行止以供命而於天入應感之際不容一日稍弛其乾乾窮其變易之數以介乎不易之理

而已是則亦房諸人藉於易而不知所以之命者也呂才諸人不  
言易而不失其為道令者也故孔子於易下獨贊也且學焉不窮  
學也且好焉至韋編三絕馬牛未嘗與詩書禮並列於雅言之教  
何也蓋易與命相表裏與天人相終始不言則其理無以明而  
之則言其不易者耶人將委其一定之命於天阻人以有強不  
之故古其貿易者耶則倚伏轉移循環無端初無一定之理可  
之以示人若是乎易與命之理有微乎其微者為不雅言命之  
以罕言

虞俊字什麴

裴希詩官御史王養執改居為司徒俊曰願為漢鬼不能事兩姓  
故

虞俊

虞俊

虞俊

少實龍桓氏學桓奇之以女少君妻之資甚盛宣不悅少君即  
屏侍從易服飾與宣挽鹿車歸鄉里嗟寒士娶妻棄却費挂甘心

勸宣字子都勃陽

有素人情所難宜若此宜其居官風節矯然也  
故明黃鑑却李氏登賢蕭然若穴顧近此恩嗚呼梁孟而後誰多

觀我黃鑑却李氏登賢蕭然若穴顧近此恩嗚呼梁孟而後誰多

薛方字子容

王蒙策漢以安車迎方方曰先辭在上下有巢由明王方隆唐虞  
之德小臣願守箕山之節養說其言遂不詣致君子曰稽廉於司

之德小臣願守箕山之節養說其言遂不詣致君子曰稽廉於司

原缺

垂世芳型卷之四

史案 龍溪亭悅臣

雲間金維寧德藩著

年姪 錢雲祖輯開全較

嚴光字子陵

門晚生曹克周記

召南釣於鰲溪西伯能致之而牧野鷹揚佐武王以成大業先生  
與光武勿同游學既而光武成中興功凌天子位先生以釣得  
中光武率不能致之何也三代以上之釣隱于釣者也三代以下  
之釣隱於光釣以名者也先生處三代以下而高三代以上之思  
其所以然則其釣異耶非也光武與光武之釣異耶非也  
其所以然則其釣異耶非也光武與光武之釣異耶非也  
其所以然則其釣異耶非也光武與光武之釣異耶非也

史案

史案

仁義

仁義

也光武

武所以為釣之法先生特備一釣微焉此意以悟光武而顧及而

所餌耶而能致之耶而謂先生之釣果釣耶後之人而先生若此

高臺題往事歎歎與底曰此雷春釣矣嚴先生故也也過夫之若

除與字君陵

除與字君陵

馬吳  
吳陽侯誼節侯

來歎新野人

●

吳道

鄧禹字仲華新野人封爵侯

這拘子翼  
人子封子雍子奴子倭子

耿弇  
好字伯昭封

為刺奸將軍

雅長

王霸字元伯祥符

任光  
封字伯  
阿陵  
侯

\_\_\_\_\_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

余讀馬援傳有男兒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語讀五代史

至李先用人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歟讀之語似相反而實相用克  
周亡夫難難欲南向立功援則生長中華欲建義是外總不勝欲  
死而已元帝朝以會崇其派亞與

韓歆字陽侯

性好直言先武不能容免婦猶連使責之因自殺帝追追賜錢  
以成禮葬之嗚呼晉文公封介推以田漢先武葬韓歆以禮似乎  
傷過實文過也以武帝之嚴察而猶容張黯之寵先武勇不問之  
此可為公謂其為仁明之果與

盧植字子衡

不與

四

劉勳

井丹

士也嘗待美梁松自持賢視之後松失男丹一往弔之  
昔許都丁公陳蕃之妻番名士也即以其性峻而疎之松一據責  
再以丹之高而卑責貴之子何與亦同其視疾之誠而與其惡已  
之速也

郭興字叔

先武為治頗傷義忠與同日食之宴上疏勸帝留意柔克之政幸

憲法範之法夫寬猛相濟從來為政之道也自建武承平以來切

相沿積習非所以示後世故與同日食之宴而進以柔克之言也

之初年茲初政而陳寵亦以藩條煩苛之法上言可謂識時政之

郭伋字叔

不與

郭伋過京師帝問以得失時在位多卿曲故舊役曰還宿眾職  
擇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為井州守到州兒輩鼓吹唱  
馬迎拜道吹管表紹不任賢才而任親戚取敗之道也伋言其  
致治之要兒童迎拜唐車景駿可絕此風

郭憲字子機

隗囂圍略陽先武欲有將征之郭憲切諫帝未其宗親征憲進  
之高宗親征趙興贊之而先武親征憲得諫之何也憲處承平  
弱之餘不以天威臨之不足以作士氣而拒夷虜先武臨公孫  
帝時分爭人心未附根本未固車駕動搖則研究驚發非先武  
變無以掃除外患所值之勢異也

車士

不與

五

劉勳

公孫

至不起以棄叔之古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逢受毒蔡

古子嘆者家錢千萬賄父死許之及先武即位勸還其錢祠祀之

鳴呼王之名郭千古不磨蔡志全高四字即其神仙不死之墓也

更有何墓可以毒之古之受毒壯即也嘆以錢已免孝道也述利

其錢免其死先武哀其死償其錢即此一事興亡成敗之理已判

然矣

桓譚字古山

余弘嘗為桓譚於先武勸令致琴譚即以琴聲說上意殊非所以  
報知已也視桓紹之以不絲竹媚齊王譚愧此多矣古人述諫抗  
言托辭為義不避諱以符識之非經而力言之是已一辭帝怒即  
斬首謝罪叩頭流血董宣之項似不如也

寒朗  
字伯奇  
官太尉

明帝時考案楚獄傷其吏言於帝帝自臨案掘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兩境西漢有田叔而獄寢於渠泉漢有伯奇而獄平於楚而哀安按楚獄出其無明驗者四百餘家吾謂兩漢有三仁

班固  
字孟堅成陽人  
子也官蘭臺令史

班固著漢書爲漢名士而不免後人之議者以失身於竇憲故耳  
士君子擇交可不慎哉其續成父書猶司馬遷續其父說而成史  
記姚思廉繼其父察而成梁陳二書也

班超也封定遠侯

定遠一生事業在三大綱三字所謂水濟無大魚也顏和以綱渴

世芳齋

略似

班勇超子

班勇欲通西域以制北匈奴即虞翻欲存涼州以制羌胡之意

康范  
杜陵人

唐荻菴蜀民李其來吳戕獲荻蓬民苦其去歌詞婉切漢宋西人如出一轍

傅毅字武仲  
茂陵人

明帝夢金神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群臣傳報古西域有神其色  
曰佛使蔡愔等往西竺求佛家之法嗚呼一言之間輸誠立聽  
使佛法播流中國後世遂有親爲沙門下學者有捨身施諸惡業  
新有奉迎佛骨者休離之言盈於天下推爲之乎乎誠行佛事

百七十部漢實啓之漢得佛經四十二章弘明實啓之當世謂之

班固賈逵均以文雅顯於朝廷吾竊不取唐太宗時忽得一儒士上疏除佛法矣非教之苗裔耶言論舉止何快人心目也

果鴻 字伯鸞  
平陵人

昔公汝穉變服爲傭者爲吳祐質春而訂交於梓白武終濁質焉而見於軫伯通東漢而人允堪並稱嶺後以爲穉之名猶指而傳所謂不過青雲之士不能華後世也伯通之名則藉濁而傳何也伯通之行事不暴見不過濁不過爲江東一富室耳又誰能應兵革而問歲時之獲乎哉雖然人固未易知人亦不易兄夫千里羈櫚風塵零落如鴻者一旦萍踪遶合生死寄之末之近世也

望世芳塵

字仲康

魯恭為中牟令有異政時袁安為河南尹遣掾肥親往廉之親詣  
以三異政告之掾不犯境一也化及鳥獸二也童子有仁心三也  
恭名遂顯憲崇雖賢得仁起據而孟彰云

孔僖  
字仲和  
定

孔傳論武帝始崇聖道及獲怠已忘其前者等語因而被論當  
閱宋文見呂東萊讀牙同命篇言魏王初年望臣漢者應  
切此心不能游天下造父為之僕御以望其後與臣論武帝之  
言如出一轍固至誌之以高人心振舍無常之戒

來歷  
大數  
鴻曾  
臚孫  
官

安帝朝江京樊豐等與閹后譏太子帝怒廢之京等自殺

何等證太子無罪帝切責之諸臣氣沮屈守門不去時江革諫頗太子不過幸立幼弱爭竊國柄耳止平哉而帝怒為後迎濟陰樊豐耿舉以罪死聞顯伏誅思自利者遂以自禍嗚呼使堅守關不去之時待行其言不惟社稷之福即豐賢之徒亦可以除受其禍而免誅夷之慘過竟去歷歷恐不逮罪惡惟恐不盡矣忠言而受責禍使十九侯之功咸并遺漢室官累世無官之尤宜不潔可勝哉

果商道人

張堂外戚以盛滿自戒者有則除與後則罷官故能履平威而不危及子冀及此遂不免延熹之禍處可以激持滿之道矣

楊震子公起華陰

生世孝聖

道榮之稱首游義利而其端則在慎獨人知楊震却王密金於暮夜不知此暮夜也人心為之非暮夜為之也人心暗昧則白日也而暮夜矣人心光明則暮夜也而白日矣當時樊豐耿舉江京李閔之徒賄賂公行賄賂無厭震方忌其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肯從躬蹈其轍也然則震心自有其白日暮夜而非他人所移與哉斯者密又孰從而辭之故天知地知我知子知凜凜於中昭然若指之之康此義利之關慎獨之要即道學之真傳而為後學之倡起者也可概者曲如鈞封公侯直如強死道遠受實京問食甘無恥而生震之忠清剛直而死教鶴鳴而殺蜀鳳大焉所以行止其異乎迨其後關西夫子范滂云粗而高山仰止猶如一日白紙而見畫震像於寢室者即知以自勵田瓊慕之而矢却金之自行

文淵臺之而立却金之傳明時人何俱孰非其流風餘韻遺之也哉家雲千載趙宋捕儒趙震而起倡明道學實人談類述立偽學之名以改之謂余讀狀肆人之真情而靡察好修者皆偽果如斯言勢必盡天下之人貪黷狀肆然後為人心之一必取天下應應好修之士一一而盡去之然後為風俗之同則是終古一蕞夜矣長此漫漫何時且乎吁嗟乎夕陽亭今風漸漸雲散矣嗚呼朝陽風今為寂寂淪淪清今題如斯哲人萎今長太息

楊震以三鍾之兆拜太尉弘以兩鹿之兆拜太尉余嘗謂楊三鍾無兩鹿台司預兆可以並傳弘亦東

楊震子叔節震中

清高森然有父風嘗自言有三不惑酒色財也余謂父遺四知子

生世孝聖

去三惑美實孝真震風

杜根字伯堅

得舉鄧太后逃竄宜城山中為酒家傭後為御史或問之根曰周廷民間避廷勢家惡禍及親知意張儉亡匿還京孔褒根為此賢於徐矣夏後變影臣姓為治家備與根用心一也明初蓋自以張士誠之故變姓名隱匿寄食於嘉定林氏亦近代之根後乎

薛包字孟嘗

薛包不察於後母與李雲王延王祥諸人略相彷彿而無委曲承順以感動親心又何嘗孔門之閨子至如分財析居一一以崇家自處與許武人東漢有取肥田廣宅以成二弟之名而事較之更有相及相成之道



吳祐字季英  
長垣人

政尚仁簡民不忍酷殊得卓茂道風梁冀與劉父交通謀立清河王蒜致王自殺與宋寧宗時潘士謙立濟王祐而不成皆一類事也使馬融作書表以陷李固祐諫使勿作融竟作之祐被貶不知祐之諫融非愛國實愛融也融為著作表表以陷同僚岳為賈后作書表以傾太子皆名士之大玷張衡字子衡南陽人

張衡字子衡南陽人

天文律曆推測無訛漢後世錢象之曾民瞻郭守敬等不能出其範圍而矩矱端嚴極東河間驕王使上下肅然董仲舒沈景不得專委於前王論地寒災災窮源溯本委曲詳明近代如盧汴舟胡耀黃尊素諸疏雖忠款則有餘而精密則不足倚同輩

世芳學

東漢

亮

賀勣堂

賈嘉茂非使以詞賦稱雄二代者也世傳斷亡之日蔡邕母始孕二人才能略同人故謂邑乃衡後身或非臆說

周舉字宣光汝南人

順帝與閹太后無母子恩周舉說李卻上疏請率群臣胡見帝從之舉之言論風采卓有可觀此事尤闕大體起宋諸靖之規矣宗

謝深甫之規光宗皆古今大義也

杜喬字叔敬林慮

實惠趙妻李卻不通禮度而全其懷中守知和惡必武城自謂文

石崇冀葬女遺妹杜喬賊略送迎而不能自全成敗雖殊節操則

一明戒祖時胡永興不與義通而卒以全趙亦本孟節字伯之之意而功更倍之

崔寔政論

漢書吉仲長統見崔寔政論一篇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然則寔之政論遂為千古治天下不易之則哉非也然則上章帝一書大旨尚寬而寔之政論大旨尚嚴二子皆宗漢人也自古不過數十年尚寬尚嚴詞各異而究前于古後萬年為治之道與治之法經推常變異宜人心風俗不一亦烏能齊畫一之章程立為不易之則也哉寔之所以主寬者永平之世以治為切人祿頗苛不得不濟之以恩寔之所以主嚴者延和以後而創可以趨朝王固可以拘羈絀貶他人情辭息不濟不然而之以嚴二子皆因時調劑之法也究之寬嚴何可偏廢故論治於三代以前于堯治勤重罰于治趙皆尚嚴嗣後商鞅韓非牛之以治秦以而

世芳學

中漢

十

賀勣堂

嚴之說是矣然而周秦無乘威泰滅無獎平古人何以得為治治於三代以後劉虞主先刑後禮矣則路溫舒之尚德緩刑何說以處此諸葛武侯治蜀以嚴秦是務矣則董江都之任德不任刑又何說以處此不但已也崔寔之苗裔也車刀祖之訓自宜垂尚嚴矣乃兩出於任一在陳一在郭在郭則法令嚴肅路無所貸在陳則寬仁慈愛或經月不笞一人一已之見豈有異同而於此於彼何政術相及如此也蓋以郭地土沃民劉非成刑莫制而陳則土瘠民貧非寬仁慈愛不能撫安全也由此古之寬嚴之法不獨固乎其時并固乎其地則甚矣畫一之法不可以為治也是故立言要歸無弊析義必於聖人孔子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亦曰不競不綽不剛不柔數政優優是所謂不易之則而

為政之定論也夫

姜肱字伯淮

李充字季明南陽城人兄弟或同衣或同帳皆介然也

於鉤黨之外與杜本張樞不應元順帝聘曾為蜀中典學說者

陽城恐疎兄弟而不娶可謂為友于之誼矣然娶而不入已室

尤人所難宋時鄭德珪兄弟群凡同余亦相仿效

徐穉

陳蕃為徐穉等五人俱不起餘韻沈風可懷矣而穉為之性尤為

義獨冠南州是即却泰之貞不絕俗也語雖指而下及諸弟猶管

字語經典而不及世事適處末世其道宜爾泰不為允言歌論改

妻世芳集

靈福送與而忌忌不作穉豈無見及此人以穉為不言而夫人妻

以穉為愚不可及蓋保身之智惟愚知愚者正惟若知於也其相

豈有微焉者矣

郭泰字林宗

林宗與李膺各行相次而獨免黨禍與申屠端志趣各殊而皆能

保身皆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之明驗也

妻為文以弔之已刻入知守堂集

范滂字孟博

孟博自詣獄而耶令解印綬亡陽城有繁圖而判官載妻子述去

公好之不可限如此

賈彪字偉卿

賈彪字偉卿定陵人

載冠殺人是不待教而誅者律部以為常理豈正論耶律部非為

景毅字文堅

李膺坐黨獄死景毅子頽係唐門徒獨不與毅自表免歸人義之

此與聖前規不得與黨禁為耶同意也明正統中頽惟毅以不得

朱穆字叔武

久志力推宜堅以被逮擊鼓赴劉陶擊鼓千人之憤激與忠宜折

等孔亮而下獄致起大衆諸生之訟知直遭未嘗一日不在人心

東晉平人

妻世芳集

杜常時上書言河水清天下平今天無異地土妖人虜虜而有海

清猶春秋麟不畜見而見也又曰淫女艷婦甘肥飲美奈何欲知

其老淫屠詔以建註誣上論刑嗚呼春秋之世麟不畜見則死

桓堂之世鳳不畜鳴嗚則刑襄楷以春秋之麟進諫非不知桓堂

張與字亮明

然明張信曹節王甫而率兵討實氏故氏自殺此然明一生過舉

也後梅為節甫賈雖極言陳蕃實武之忠貞雲蓋哉

陳蕃字仲舉

唐文宗時李訓鄭注謀誅宦官而遭甘露之變訓注及覆小人其

敗且矣獨是陳蕃實武之賢而慘最內行之反噬為可恨耳桓堂

之世黨禍迭興宦官充滿端人正士不死於黨禁刻死於閹豎時  
事可知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此之謂與

杜密

字周甫號封人官太僕

周甫以黨事免官歸每訪守令多所陳托王昱以微言託密密止  
邑折之誠以竊位之目由於蔽賢密之陳托正為是聞其微也何  
諷之有後世江文通呂公著筆閣門延觀接禮賓朋有以見及此  
夫

皇甫規

字威明朝那人拜度遠將軍

度遠以德不稱保之官撫梁冀而見斥有政亦以對策作豈而出  
為朗陵相疾忌忠讜如此其能免乎度遠彼羌虜徐璜求賂不得  
而陷之虛植傳突破黃巾左豈趙忠求賂不得而訪之以致反功

集世考型

東漢

三

贊勛堂

為君自古小入可恨如此度遠以西川素傑不得與黨人之殺為  
和而自訟為此舉所以為素傑也趙宋尹洙玉質甘為范文正黨  
亦度遠之遺意也夫

皇甫謐

字士安規之子號子曼先生

年二十不學後勉力學躬自稼穡帶經而耕攻苦數歲遂成名士  
寧越耕而後學苦耕之勞也杜荀鶴耕藥耨力學耻耕之賤也  
高鳳玄晏隨耕隨學實耕之助也皆古人矢志成名而不為境遇  
所屈者也

孔褒

孔褒幼張儉賈彪不帥岑陞直樂之義而彪之忌耶彪入洛陽說  
實武輩上疏訟黨禁而黨禍稍解彪之義舉不可及而褒之一門

爭死誠足千古矣

孔融

字文舉北海人也為北海相

孔融死而子女無援子遺其禍慘於李固而阿瞞之肆毒不更甚  
於梁冀耶嗟嗟亦融之才高傲物自致之也

趙苞

字威南

守遼西遣使迎母賊入寇初賀苞母苞向母慟哭母涕以忠義返  
進戰破賊母被難脫歸拜苞亦唯血死君子曰苞之破賊忠矣獨  
不能婉轉以全其母乎當以徐庶周旋之事行之於始然後張  
觀復以為所欲為則志亦未始不兩全也奈何陷申鳴之說耶

袁紹

字本初初人為大將軍

郭嘉謂袁紹有十敗而吾謂紹有二大敗一敗於國一敗於家敗  
國由於召董卓敗家由於召袁尚蓋紹之十敗止於無成而其二

集世考型

東漢

古

贊勛堂

敗袁棄眾敗而貽無窮之禍是敗之大者也何連之死於官也  
即紹敗國之餘殃唐之崔胤不能鑒其覆轍而後召朱全忠袁譚  
袁尚之相攻而死於曹操也即紹敗家之明驗梁之湘東邵陵諸

王不能鑒其覆轍而為骨肉之戰聞其隙於陳霸先足悲矣又  
世之論紹者曰拒張遼之忠言違沮授之至計以袁術同氣之也  
而互相離貳以滅洪陳客之賢一日而並見殺於復有而紹從  
善故致敗耳彼官渡之敗亦勝策之常不足以論紹之愚惟二大  
敗乃其敗也郭嘉荀彧去袁歸曹其亦早見及此夫

袁紹

字公路汝陽人紹從弟機揚州牧借幕說



沈景

為河間王相王素偶假沈景初至國即以撫劍之王遂改過自  
新西漢董仲舒東漢張衡趙光曜坦等端方嚴飭皆潛相中之表  
表者也又西漢汲黯後魏王昕宋初竇儀皆能戢天子之驕情而  
使之敬景約宋河間王正色直詞使驕主一見即然然於宋東安  
法引允堪安武前賢武型後也

崔時字子璋

崔時字子璋其夫有三士為知己者用如鳥之擇木然莫何人也  
而過耗之以身是失身也子期死而伯牙之音歟不仁者可與言  
哉外戚錢白鶴賦忠言也言於不可言之莫而曰吾以許知音者  
是夫言也圖柄方整既不相入則宜去時無去志莫道之去而去

世著聲

庚子

七

庚子

時雖壯健無二冀能不疑手疑之能不除之手所以遭刺家刺之  
也是夫去就也幸而奉受命於冀不忍害時時得全耳不然其能  
免語言文字之獨手哉昔隗囂欲臣杜林林不為屈以誓作知已  
也冀違利家楊賢後之賢曰林義士也吾何忍害國亡去嗚呼冀  
之不仁竟之臣也客之不害時賢之流亞也而時與林之初亦有  
間矣雖然時能致客之不害如賢之不害林亦未始非時有以感  
之使然也

法真字高卿

南齊人

法真為南齊太守過訪幅巾見之順帝朝四徵不居或曰真  
之見太守不及晉宋纖之遊太守馬友也法真字高卿南齊人  
舉止在屈與不屈不在見與不見若使一生足跡不托徵徂之終

南是即復起之箕山頓水夫何多讓焉

張陵字子真

長孫無忌帶劍入閣謀也戴胃寬以處之所以保全功臣然  
劍入者慢也張陵嚴以勸之所以推抑權臣一寬一嚴各有妙用  
鍾瑾字子真

桓靈之世宦禍未起李同杜喬先罹慘害李雲杜衆隨受誅時  
可知袁閭李膺李膺難杜華皆引身高蹈並無尤與李膺各白  
二字李膺難杜華皆引身高蹈並無尤與李膺各白  
以保身全家訓理則附之彈藥集古信通處即其知義處而謹之  
福勝自全亦足多云

司馬直字子真

世著聲

東漢

大

賀初堂

宣帝時詔天下出助軍情官錢直上書極言其害不聽直曰為民  
父母而反割剝百姓耶遂衣赭負薪直不忌趙時媚上藉錢迎合  
以疲鉅鹿之民復上書極陳其弊仁人君子之用心至矣言之不  
聽而自毅以悟上意誓絕此令忠誠懼制其生也亭相節松卿以  
文律大虞其死也忠魂浩魄亦堪抵柱中流精英靈爽不皎然矣  
日月爭光哉

葉家字子真

南齊人

以郭林宗之重名起而對茅容揖正所以為容引重而謝敬然進  
之意已寓於此容雖賢得林宗而益彰  
袁閭字子真

與徐幹妻脂韋者李壽同時彼敬皆不起而而驚病是與起然評

論外保身之智視李訥輩何如

王僧虔字叔治

袁譚袁尚自相攻擊脩謀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闘而斬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可乎以脩之援聲明切諫尚不悟卒使曹魏坐收漁人之利可慙可美梁武帝方祖洲東岳陽互相攻伐即段王論曰骨肉之戰愈勝愈勝此亦譚尚相攻之明證也

郭碩字子昂

顯初為曹植家丞防閑以禮植珠之而顯庶子劉楨頌曰顯末節雖士而若低過損以矜待顯獨踈惡人謂若係株底子之奉華而忘家丞之秋實相其安乎夫植以奉華秋實別禮遇之親然此世道之升降也然顯之見疎者不言而楨言之損亦賢矣後人

華世芳烈

東漢

左

賀勸堂

此未有不聞之使疎者否則未有不聞其罪而乘隙以攻之者又未者不以己之見親為幸者此又世道之大升降也

謝衡字正平

曹操不殺謝衡而惟手於黃祖以殺之此巧於避過豈真能容之耶陳琳作檄文亦辱罵操而操容之可容之真矣遂讓讓操而操殺之又何與或容或殺奸雄之真情盡露

晏殊字伯約

晏殊屢次伐魏師出無功蜀人悲苦何不量力之苦乎嗚呼燕月仇國之論屢化有雙之言實律裁割之竟為維慮之客矣而顯武不已以至於敗又不能一死而逃降舉敗猶榮之言吾不信也至其失策之甚者則在遷就漢梁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意欲

使敵攻聞不充千里運糧則力自疲而兵亦退然後棄去而退之也不知兩國相持卒可進尺不可退寸豈存則然也兵家守人於先聲聲且不可不先現勢乎哉無何而胡澤退漢守兵王含退集城兵蔣斌退漢城兵漢中沃壤千里無端而拱手於敵使敵乘勢深入而我之大勢已去大勢既去則持士之心寒而格鬥之力怯欲以制勝而珍敵措手善將者不戰而屈人兵雖則不戰而自屈此雖之失策漢之所以亡

臧洪字子淵

臧洪向袁紹乞師救張超時起為曹徒既號泣不城中邑奉表庭之哭紹不惟不激於大義同仇敵愾及殘殺志烈并陳審一日殺之若則草菅然宜其敗也晉王敦欲殺周顒王豁進諫帝欲殺

華世芳烈

東漢

平

賀勸堂

既而中止紹被臧陳何款之不若耶

劉馬

劉馬漢魯恭王之後也嘗太常靈帝時見王至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重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以馬為益州刺史州任之重自此始至太康中詔罷州郡兵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不能擒制天下大亂至東晉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之權愈重乃知武備不可一日去而居重挾輕之道不可一日不講也唐去府兵而為彊騎藩鎮誤矣

郭嘉字奉孝

劉脩歸曹操郭嘉勸操全之慕容垂歸秦王猛勸符堅亦之各執一見何也以脩之賢又為帝室之裔殺之則天下無不解體垂焉

慕容燕鮮平也堅屬苻泰氏也種類各異以異類為腹心遂為腹心生一疾耳此同事而異形者也然欲討秦氏嘉為謀善矣獨不思身常執節耶紹甫未寒適從而賊其子是誠何心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為

靈帝時袁紹說何進為林官官欲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琳曰此所謂制將于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誠為亂階耳漢末何進之當早廢未嘗亂召未嘗官林官官起見也孰知除後進虎逆為亂增兩事如出一手琳言真著鑒矣琳討曹操一徹為袁紹作也然不以為意紹實王討武后一徹為李徽柔作也武后亟為之解此奸雄女主猶有憐才之念何隋煬帝忌才嫉能枉殺無辜之王貴與薛道衡乎然則祖君彥實為李徽柔作微罪狀煬帝又將何以處之帝王度重反奸雄女主之不若直能考大寶而享其成

陳琳字孔璋

陳琳說呂布絕婚於東衡卓識名古使楊彪聞此應不見危於曹

陳登字元龍陸子

陳登以養鷹語呂布所以張布權翼以養鷹畜慕容垂欲以牧垂語同情異又漢馬援而外晉錢幹南

陳容射陽

左儒為杜伯死杜康為李臺死陳容為戚洪死皆可作變烈得以壹卓之暴悍曹操之奸惡猶不殺虛拉桶衡全人望以牧衆心也袁紹以私憤一日殺二烈士焉能成大事王允殺蔡邕而尋受李

權之禍幾賊著顯明或昭然矣

陳矯字季野廣陵人

魏明帝嘗至尚書門陳矯請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臣職非陛下所宜臨帝通止矯不使其主案行文書往還不使其主躬親細務其說不使其主下行餘選皆可謂將大體矣

法正字孝直新野人

初為劉璋軍謀校尉奉使說劉備及解行得為不得已之意璋不能察史稱其間此一端也晉溫嶠以王敦之命赴丹陽出關復入意微諸此

龐德公字德公

居峴山劉表徵延請不屈德就見之表曰先生不棄卑辱何以違子孫德公曰人皆遺以危我獨遺以安觀表欲以官祿遺子孫孰知身亡而子孫遠降曹操而遺將安在德公以安危二字語之非無意也

司馬嚴字德操

德操與同郡龐德公齊名錡錡固殊泰嚴伯仲退以許父交齊自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司馬德操之謂乎沈慶之仕宋位到三公謝任之後屢行田園人不知其為三公也柳元景頗師伯造訪鳴船到卒載遺慶之在田間見之曰富貴當思抑損卑卑之戚何為人以此多之因有謂德操素處貧賤抱甕澆畦勤勤忘年是其常分而慶之候名利却專榮蕭然於素麻脫畝間與德操相

併任為吏難耳而我以為德操定過之何也慶之猶以名利尊榮為可慕故出而膺之及其退老田間者未有權位者此矜惜歸榮之士亦能為之而人且群然服其志勢噴稱為美談如德操者繼德望過人以布衣為此聲猶龍統蟠泥範亦既矣人孰從而與之而能令高車駟馬往來田陌俾人觀聽者劉琨所統其人者蓋鮮太史公有云服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之者已遠若聞卷之士併行政名聲施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指能操胸中並不知名利尊榮為何物泊手無營曠乎自得保形全真以終其天年慶之雖急流勇退杜門絕跡終不免子棄之禍即此觀之其優劣不較然乎

龐清  
字元康  
襄陽人

華母孝聖

東漢

三

賀勛堂

張猛反殺刺之清季夏之捷尤奇欲殺猛猛廉其義追之後太守徐揖請為主簿郡人黃邦反圍城清胃圍出告急於張振燧二郡軍未至而城陷得死清收殮葬還里君子曰挾七國都有豫讓威胃圍求援有而露雲風牧發還殺有范式陸康風

關壯終  
字雲長  
長安人

君臣兄弟大倫也亦庸行之惟公之兄弟為異姓則雖親公之君臣即兄弟則易聚迥異姓而立兄弟之極兄弟而立君臣之極極之為言至也蓋也仁至義盡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夫是以羽翼三教參贊而儀祖五千秋化神萬國至矣盡矣其不可知矣當日孫權為曹操害公權自誤也惟有誤故籌謀策盡愈巧愈拙愈知愈愚方公之攻樊城操議徙都退避勢迫矣公不亡操必滅

操賊而權南面稱孤操存而權北面稱臣得失榮辱相去萬萬迥操不能害公而權為操害之公朝亡而權夕稱臣非自誤乎意拙甚矣惡甚矣

公孫度  
字叔濟  
襄平人

父延向遠漢曹操表度為永康郡侯度曰我主遠東何永康也歲甲統於武庫中度在遠東避亂者皆視為依歸如管寧即原王烈華皆與焉亦劉度士哭一泣人也較三輔士大夫之踴躍皆有間矣惜乎後嗣之不競也

龐統  
字士元  
襄陽人

漢昭烈使龐統守荊陽不治免官魯肅曰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刺駕之任始得其無足耳此以知人各有才用違其才不惟無功速以滋亂古人云使老奔救一羊而不足三尺之童救百羊而有餘童救童之才優於老奔耶故楊回居鄉三遠事君三去趙簡子用為相其國大治吾之論統非論統也借統一事而論因才器使之道也

華母孝聖

東漢

三

賀勛堂

諸葛亮論稱琰云此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亦可制觀諸葛瑾  
字子瑜  
琅琊人立將單封亮瑾  
字子瑜  
琅琊人關羽不同張遼之言而留魏周瑜不以蔣幹之言而背吳諸葛瑾與亮不以兄弟之親而一忘失一忘蜀皆鑒心金石者也

諸葛亮  
字孔明  
琅琊人趙宋時曲端後張其旗幟猶足以囑敵諸葛武侯死而司馬懿猶不敢統軍前通其餘威其足以據魏人之魄夫先儒謂武侯為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

若父矣

諸葛融 字叔長瑄次子也襲爵封侯

駐兵公安先是公安有雪鵲鳴鵲皆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衆無成及兵至圍城醵劍金印薙服而死之○鄧景山初拜官薨集城門求戰劉展造亂其北應之諸葛融使南臺之焉而兆應於孫氏景山固之立功諸葛因之被褐綬之蓋萬物未有不符驗於兵者

東坡志林

東漢

金

賞勳

諸葛瞻 字思遠 亮子  
字尚書 僕射

鄧艾伐蜀戰於綿竹，雖死之膽也。同黃皓信巫覡，謂敵終不  
至，遂寢陽安，間陰平橋防護之，讓以至於敗，殊可恨也。後王與之  
備兇兵以拒孫思公，孫質信卜筮而玩端端，與皓因巫覡而占臨，  
敵皆一類事。

泪

後拜爲我將軍時獻帝西還接詔袁紹西迎大駕即言鄴都缺兵子以令諸侯高士馬以討不庭此與荀彧之說曾操同一意也二一從一違成敗之機判此

荀彧

敬候嘉謨碩論非不卓然可採惜其不知阿瞞心事不聽董昭

爵國公之議以致有禍原其去來就曾初意時和事未定豈料及此意

賈翺字文和。姓賈人。拜大中大夫。

曹丕欲用兵，荀彧曰：「兵者，難卒謀，難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不從。」軍竟無功。夫曹魏之不可加兵於吳蜀，而忌者劉備，孫權視魏之不可加兵於彭城，所忌劉琦，趙雲視吳，視魏，惟法

郭祥 字文卿 臨邑人 官尚書令

曹爽入魏朝假黃牌督軍師藥之來以主國柄預縱文惠對戲  
無色重先代轉當國旬以為才不及諸君謂侍真到戲制敵談  
如有蘇堅行詭譎笑以處各器之毛趙宋冠筆宗澤使情對安石

卷之六

東漢

美

賀勳堂

郊野散荒墟之允代諱有謂不及然而宦官黃皓最長終允之世不敢爲非允幸禪以陳祗代允而祗與皓相表裏操弄權柄以覆國廢縣連夫人之若乎由是言之禪不及允幸矣

鄧艾字士義義陽人以鎮西將軍拜太尉封鄧侯

綿竹之徒喻越魏跡緣崖攀木其奇兵也晉胡藩用此法以取司馬休之明劉琨用此法以討楊應龍皆可並傳其也因足餉閣

騷華古來名將

疾之與權權謀卒以及禍是所謂小若易盈則致敗可為不  
善處功名者之戒

命正 字令先 僱師人官  
巴酉守秘書令

奇司馬昭之遷漢後帝則有蘇峻之遷晉成帝矣而卻正張達從

行相道又與成帝之劉純體雅相步武者也

徐威將軍人仕

孫權稱藩於魏徐威涕泣橫流魏使者邢貞見之嘆曰江東將相如此昨久下人者也及魏伐吳威利舟艤於江為疑城假接時江

水威長曹丕臨望曰魏雖有武騎千群吳未可圖也

人謂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然魏之所怯不在此觀邢貞入吳而

張昭徐盛審心如此則如江東未為無人維口設險以守國而地

利更兼人和丕之所以望洋而嘆也陸賈曰持相和則士豫附觀

於吳觀而斯言蓋信

史錄

上七

賀勛堂

垂世芳烈卷之五

華亭金維寧德藩藩

武帝

年姪孫 江必倬垂章  
項一昂望如公較  
姪孫塔黃景佳父幹

晉書傅石崇王愷奢侈相高愷不勝崇武帝以瑯琊樹助愷帝初

即位欲矯奢侈為法模易牛朝焚雜菓抑何愷也崇淫日事華靡

競相誇耀帝不推不抑制之又從而勸之較之初改又何奢與然

則向之所矯特具文耳帝王端亦奢侈以實不以文傅成崇依一

言折由作也吾又怪何曾謀武帝庶見之禁淫諸干在帝事未嘗

及經國遠圖非貽庶孫謀之道曾又何乃日食萬錢問子孫以汰

侈之新至永嘉而何氏無遺種孫謀又要在哉自後謝文靖之進

垂世芳烈

賀勛堂

竹林樓館子性無將日費數百金以致相效成風固俗清耗以迄

於此皆武帝啟之也崇儉之者真著恭矣噫武帝無終國遠圖文

帝無濟世大畧且司馬氏之相傳中原獲援無寧暮也吾為是說

以見開創之難而守成者亦勿言矣

阮籍字嗣宗

七賢經黃禮法駿酒昏酣遺落世事似無足取然放曠如阮籍而

曹爽之召則絕之也帝婚則却以大節踴然見稱後世則知諸賢

俱未可僅以名飲目之也且文帝嘗曰天下之至慎者其惟周宗

乎夫慎與放曠名甚懸絕而文帝以此目籍則知縱酒昏酣遺落

世事以避禍也其放曠也乃其所以為慎也不然黃門北寺白馬

清流慘毒可勝道哉

劉伶 字伯倫 沛人

索靖

初安有遠識惠帝時知天下將亂捨洛陽宮門銅駝曰會見  
在荆棘中耳君子曰吾初勿安洛宮門而數言米陸納望宮闕  
時會稽王遣子粲致餽望闕笑兩人俱卓然有先見  
矣曰好家居壤兒欲據壞之耶

胡威字伯威

胡威為安豐太守父賀賈陵陽侯諱貞父子俱以清直聞武帝問曰卿孰與父清威曰臣父清惟恐人知臣荷惟恐人不知臣不及父遠矣故清畏人知父類之畫竟王晏之清不沽名稍稍遜焉賈為刺史威往省父及瑯琊錄一尺書問瑯琊何得曰此條餘也君子以是知威之清微于一纖毫結之清明矣

胡毋輔之字房風

陳門公之後封于毋毋因合以為氏輔之與華卓阮咸筆致達酣飲為兗州八伯中之一稱達伯後為繁昌令始節飲余因思即原為禮法中人因向學而節飲陶侃為匡濟中人守安節而節飲至如輔之曠蕩不羈縱酒昏酣自宜終身廢棄於規矩繩墨之外矣

李邕字季章

居官而忽能飲者若有酒詩一篇為之防閑矣詩者法則知平日之疎曠雖志有所托而為之也

郭欽

晉武帝時欽上疏請燒肉卿難稍於遠地此長處也周家王十四年泰選陸渾之縣於伊用先儒金仁山言不惟華遠周書吳中外之防自宜嚴欽之忠言廢而不用宜味晉之世中原室炭夜淮之北無復晉土永寧中五星聚橫晉人為諸王和賊之徵焉以為五胡亂華之兆唐貞觀中從溫彥博之議處安厥於幽室諸州而胎達思於後世可鑒也已

江統字處元

晉初郭欽江統皆以武散居內地為憂欽但言建武永初之終

而不知曹魏留匈奴呼厨泉於鄴而分其衆為五部實開五胡亂華之端要之端雖開當革命之際乘平六之威而遷之外地易也魏徙或一論實為世不刊何言之諄諄而聽知克耳耶唐魏徵明蕭基諸論皆可並存

羊祜字叔子

兵家或方為理輸者處執一而不知變也陳餘不用李左車奇計而敗平祐不能捨計而咸何也餘當漢室持典而射信張耳又為一時之傑非出奇不能制勝雖平之時孫皓荒淫共日有不終日之憂以堂堂之陣正王之旗勝之而有餘此或敗而由分也

王弼字輔嗣

何晏王弼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而王衍崇虛華效之遂不能禁止奢侈之壞絕等倡之也范曄謂其罪過禁封有以夫

王濤字士治

唐時裴炎疾裴行儉功行儉曰晉王渾王濬爭功古今所恥內稱疾不出甚矣功之難言也書曰汝惟不伐其與汝爭功汝有以功大為渾所抑每見帝不勝忿憤帝前徑出不辭帝雖容恕然究非有全之道范通謂其功美而未盡善者伐也伐過爭之媒也

王衍字夷甫

王衍位列三公當永嘉之亂無他建白乃曰荆州有江漢之固奇州有貢湯之險使弟澄與數處之而已居中以為三黨其急得患失之心盡見既而為石勒所執猶懼一死勸勸稱尊號主中華以冀倖免然則司馬氏之天下竟為衍一人贖元之寶即殺之何益

王導字茂弘晉人封始興公溫文獻

文獻居相位久相棄亦卓然可觀其大要則在待選以靜鎮處眾以寬和故度亮諸人皆不能及

王羲之字逸少晉人官右軍將軍

右軍與族諸謝萬諸書皆忠告至計惜言之非其人耳至如晉以清談廢事陳頤下獄皆諱諱言之外此鮮及之者惟右軍規謝安云今因郊多風宜思有故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所宜數語尤切時弊而安適曰奉任商榷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斯言過矣

馬隆

漢文有親尚晉武有馬隆俱不能早自識拔使馮唐不薦而隆不自薦文雖於鮮而思武即臨朝而歎何益哉然兩將之功不可

李特字季子

謂非二帝威之也何也任之專也

衛瓘字伯玉安邑人封衛侯公瓘四歲

賈后之陰謀衛瓘之陽辭敗之也既有知陳重何不才武帝憂焉時早為退步而猶恥聽利祿不知止其欺耳矣

潘岳字安仁榮陽人封安邑公

漢末華散晉初潘岳皆名士也勸勸曹掾謀殺以后岳附賈后謀廢太子皆名士之大玷而岳又與賈誼郭彭共相狎昵不知此匪之戒卒為小人誣陷以致殺身之禍士君子立身可不慎哉

庾亮字元規

文康周事任法裁物數失衆心以陶侃之舉動猶相猜疑况其他乎至如諸裴以后父而不顧居中任事文康以后兄而為中書監

及論平蘇峻功而亮獨不沾始末外鎮以自效則又不加榮達矣

庾亮字季堅

庾亮字季堅

桓溫有冲度亮有米不惟可以蓋兄之怒而清儉動聽均堪風世

庾翼字季才

庾翼子方之有父風翼領荊州臨卒表方之代之翼此舉敦學和真內奉不避之意耶然非素等所宜也况翼君重鎮翼既代亮後為其子而以兵權有竊於一門人觀之宜何克起而阻之也翼與桓溫交善表方之不果而表溫以大任委亮晉室禍及其子桓方之相溫所害失知人之明

陸機字士衡華亭人

陸機字士衡華亭人

以陸機陸雲之才望而與石崇等同附于賈后郭彰稱二十四友以此得進幸以致敗命之所以成此也且其時領掌禁衛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成都王全濟之思且謂領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爾不去直竟機言機陳而無事極與手言謂其初失進身之階然鮮知幾之警二者不無遺憾至于建春門一戰尤為大誤

陸雲字士龍

孟玖增陸機于成都王穎殺之復收陸雲及機司馬孫拯下獄既而殺雲拯亦死雖拯門人賈惠平意白極寃亦被殺晉謂二陸之有極猶杜喬之有楊匡也極之有慈意猶李閭之有郭亮董班也然匡亮班不過乞收養聞之亮而已極于二陸慈意于極直以身殉英風義舉並出一時尤為奇絕

顏令字叔都

顏令字叔都

顏令字叔都

身殉英風義舉並出一時尤為奇絕

獻公論少正卯隱伏之罪甚于盜竊與范筆論何晏王弼之罪甚  
於蔡邕神公筆論奸吏之罪甚於賊吏皆出譚固之見而不失乎  
正者也然今之意在子吾正卯之罪而非寬盜竊之罪在乎也  
何王之罪而非寬蔡邕對公筆之意在於若奸吏之罪而非寬賊吏  
張翰字季鷹

王子猷與桓子野不相識泊舟雪夜子野登舟吹笛作三弄弄而  
別謝仁祖與素房伯不相識泊舟牛渚夢伯登舟望談故論建正  
而別賀亮先與張季鷹不相識泊舟開門季鷹登舟彈琴賓客相  
悅咸共歡而去此皆晉人風味故落不羈雖名族而弗取然而  
可以視天下後世之足恭而勞多禮而詐者

劉琨字道石中山人

華世芳

晉

賀勸堂

晉終破敵彈彈却屠官古其事也劉琨奏茹而解重圍琨在百  
諸軍中奏奏茹敵人有允堪並以此惜其盡忠常室設法求竟以非  
華死可慨已然後巨碑為鮮卑異類豈可以中國名臣而施力矣  
房乎琨不惟托之以身且寄之以腹心歟血同盟蓋數晉室宗  
七尺軀亦不能保何與與國大事且賈誼郭彭華依勢作威勢  
不至琨亦附之為友是其死也亦大體不明失身殉人之故歟

劉弘字季和封

新城嘗上書言兵戈紛亂權于辟王萬一四夷乘虛焉災此猛虎  
交朋自效于子莊者也吾固之慨然曰劉東韓虛之喻新城猛虎  
之言皆則提督肉至意防患未然也袁氏拒求而曹魏還志司  
馬氏拒新城而五胡亂華棄忠古貽實禍惜哉新城當日每發書

得之者皆感悅事赴有一紙書繫於十郡從事諸君謂公一紙  
書感十郡者以誠感之也蕭衍兩堂前定一州者以許取之也

劉琨字季鷹

劉丹陽以傳而知桓溫之必克蜀猶未敏以去而知費禕之必勝  
親也其料溫於克蜀之後專制朝廷尤非先發之故不及此

劉琨字季鷹

蘇峻及還咸帝於石頭起與鍾雅忠以從曲阮中猶使帝以孝  
經論語非迂拙不足以寓大權權大經濟宋之望系大足方之

孫惠字德範

昔蔡澤以四時之序成功者去一言悟應侯正如及彈張衛幾更  
憂急流中與臨無限建律孫惠以四不可之說進蔡王問意古略

華世芳

晉

賀勸堂

同而何王之漢如也卒致長沙之禍悲哉

郭超字金卿

孫吳時全球使其子寄書曹王霸阿附交請以取榮郭超虛子相  
氏而郭惜言其死之晚賢於珠連矣至于超粉極溫為伊霍之廢  
以立威權廢帝與為東海王尤罪莫大焉者也然于阮死之役能  
假此以解其父之憂飽則情固不失為忠臣而超亦不失為孝子  
此所謂親過知仁

刁協字元表一號

叔孫通導君御壯之儀在周制之始為度易行刁協案上抑下之  
禮在亂離之餘據起易起因時調劑之法非深心大力者不能協  
好則使酒難以語此王敦隙端可由來也是可為汲古而不違時







者此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并根本之論也堅杜洪背趙師晉晉實  
絀之是晉大有違于秦祖則歸晉孫則謀晉民道所不容堅之敗  
天為之也君子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有補助焉  
初姓蒲蒲洪生健及雄雄在堅堅管文大有草付字因改姓作後  
人誤以竹為符為五胡之一

符融

符融欲伐晉融切諫不聽及伐晉融攻壽陽克之及秦將梁威等  
敗融軍沈水融騎略陳馬蹙為晉兵所殺堅歸安安既而深入  
君子曰龐泰伐晉連秦叔之言而敗符泰伐晉連符融之言而敗  
則知謀不可不從務公之敗其師而卒以霸秦符堅之敗其  
弟而卒以亡秦則知過不可不悔

世芳

十四

賀勛

姚襄

姚襄率眾歸晉殷浩惡其強盛遣刺客刺之不得乘逸事襄敗浩  
軍甚苦無辭于浩也襄既率眾來歸而謀殺之不仁謀之不克不  
知不能顯行謀殺陰使刺客刺之不勇君子謂浩一舉有三失

殷仲堪

殷仲堪在荆州初擊  
斬之一字軍國成敗之大權機也羅公生常言殷荆州仁而不斷  
荆州之敗敗在此耳昔郭嘉事袁紹亦言紹好謀無斷而公之定  
論昭然而兩公之成敗亦顯然矣然公生平功荆州之難而第則  
去袁歸曹於此又可以見蓋及公生之優劣

楊佺期

殷仲堪既知桓玄之跋扈何不除之於戲馬橋稍之日乃養其刺

翼使之豐滿風塵頓起而顧慮其夜宵乎至如楊佺期處非驚狡  
惡之古而無狐疑不决之仲堪結婚為援又輕信輕怒然故以敗  
敗是佺期仲堪不死于古自死之也

范甯

王國寶范甯之甥也以護佐有寵於會稽王道子甯勸甯氏帝  
之國寶因與道子甯甯遜出之豫章嗚呼甯勸甯氏國寶而國寶  
安能國寶甯甯而遜出甯主聽不聽以敗甯王權相特以振弱國  
柄有古而然可勝慨歎

胡藩

劉裕擊司馬休之休之兵臨峭岸軍士不能登藩以刀頭穿岸徑  
谷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求遠直首級林之軍皆勦裕於劉毅約

世芳

十五

賀勛

范增勸項羽沛公也而裕以蘇有克復功勇聽猶謂之弗聽增  
也未幾而登建康軍討毅於江陵通毅自縊是又裕之能斯也裕  
何以成羽何以敗也斯故成敗敗也故曰英雄業事在子見斯  
篇之險進進兵率先制勝臨似鄧艾陰平之戰

劉毅

劉毅之死也胡藩倡其謀王鎮惡成其事而劉裕之待毅亦云  
矣裕與毅同起艱難臣復晉室功成之日遂致之死毅夜投佛宇  
自縊可乎然毅有容裕之志而反以自縊是亦毅有罪焉

劉道規

先武收王即文書得史民與即交關語殷者會諸特統之日令反  
劉子自安會振收衆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笑之道規然

江陵士民書可謂深得此意而後世王濬即以共說進於郭或以此河中華士

王濬字季羣

劉裕微時名深皆不與相知裕獨奇之裕嘗與刁造符綸輪值造

解之馬柳實信詔每代償之及裕崛起在位人始服其德余以為

而之謂裕不戒焚時之議先武而造之緣裕苦于李陽之吳石勒

王猛字景略北海

符堅於王猛信任且專矣臨歿之日又誨諸將堅勿以晉為國此

尤強之長慮也何肥水之戰遠矣獨都卒敗此亡而猶自謂遠盛

如玄德之於孔明若不倍矣

丁穆字彥遠

晉人

晉

晉

晉

丁穆為順陽太守秦將壁於順陽拔之穆破執欲官之不受曰晉  
周孟威不臣於前丁穆遠潔已於後吉祖仲明口而死何晉  
氏之多忠臣也夫國大廈也忠臣大廈之木也晉室之難秦人曰  
晉多忠臣惟忠臣多卒有淮淝之捷使秦一敗而不旋根宋靖康  
之難金人曰南朝忠臣止李侍御一人李惟忠臣少以致二帝  
北轅不能注血揮戈報仇雪恥高宗雖曰中興實倚安於兩院宋  
亮于室起趙之數大廈之木竟不能如晉嗚呼君子觀晉宋之間  
益信句踐君臣協心以報吳者有在也要之臨事之損報報固又  
左平日之信賢任能故曰願忠遠良邦乃其昌

王鎮惡字猛

劉裕伐秦達王鎮惡等自河入渭至渭橋解放舟楫給士卒曰青

橋未獲皆已隨流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敵身不返乃身先  
士卒東晉勇猛爭進大破秦軍鎮惡解放舟楫津梁皆水之  
法置之死地而生也李靖伐梁散葉舟楫而以疑敵則為一類

何無忌字公孫

祖玄纂達晉祚已移偏義與後者劉裕別殺與公三人呼噪之役

故功於馬連實公等為之先驅也安帝舊位皆公之功靈溪一敗

諸者或公不從劉道規言直趨江陵以致此非通論方是時

有逆乍死指祖膝落正宜乘其一鼓之氣撲滅餘寇與國蒙於

石秦何道規忽背其後起而阻之讓其則心異心異則勢異勢散

而欲協力如指臂顧目之排難美是靈溪之敗實道規沮眾誤事

不報同心戮力所致外道規之背而反以答公手義既而劉裕此

世

世

世

世

賀知章

我徐道廣說盧循襲建康舉朝震動微公孫季一戰還覆將並通  
建康諸路亦上崩瓦解不守矣裕等得舒徐為擇禦計則則盧徐  
之阻卻不前亦豫章之戰之力也迨其後裕無幾猜嫌頓起相謀  
傾晉江陵之襲敵且不得其元而謂整能專擅自取夷滅敵也公  
也等一元也而敵有不能為公者在也至如裕者信義與後終窮  
大實亦思祖氏之篡討叛謂何其自棄也崔浩謂劉裕之平苻龍  
道司馬德宗之曹無不其然乎裕也公也一生而王及子孫一死  
而不誅其身致相懸也而裕有不能為公者在也此三人始同終  
異之辨也

東陽少年飲米陳嬰奉事嬰母止之公與裕舉事公母贊成之何  
也所與共事者不同而竊大名與敵大亂順逆之勢異已

陶靖節

身為斯文之寄者可以為師使人聞風興起者可以為百世師晉  
陶淵明字元亮改仕彭澤令八十日即挂冠詎曰晉以其操青  
勁如松竹節也節稱靖以其出俗不達俗入塵不染塵之先生  
高卧北牕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處羲皇不可對矣彼共午之  
季翔羲皇之人不可得矣先生之自謂意其有山陰臥雪之思乎  
此非羲皇於羲皇也羲皇於節之靖也惟靖故特稱靖安起行述  
之義惟靖故止時止則止得良之表鴻烈云守靖道抱離節善言  
靖矣冬之篇弗未涼有餘也夏之篇弗飲矣有餘也人世之解第  
就咏有餘將有餘也是以公門五斗還食皇皇詔若衙門五柳必  
水洋洋卿里小兒僕僕往來若候門稚子欣欣來迎菊於秋不  
華世芳型

十六

賀勳堂

垂世芳型卷之六

南北

華亭金華草德藩著

世第 鄭文輝翁天全跋

禮通濟金華人仕宋封

張志京西碑

親攻謂道濟以食盡引還有七走親者其告之道濟夜唱籌並  
沙以所餘米覆其上及旦親罕見之以告者為妄斬之昔祖題黃  
土以是趙將道濟量沙以却親兵皆兵家虛實之法也嗚呼道濟  
長城一壞而來賊李勤長城一挫而唐典由此親之至德之明暗  
皇細故典親人聞道濟死而喜全人聞去喪死而賀由此親之大  
將之存亡所繫又非淺鮮矣

謝瞻字空遠仕宋

南此

賀勳堂

垂世芳型

謝瞻兄弟瞻實家縣曰豈門戶之福吾不思見此頻延之  
見子峻貴咸謂之曰吾不幸見汝顏謝皆劉宋名臣後瞻果為丈  
帝行故談亦不待其死而人之先見略同可云賢父兄矣惜乎瞻  
之寵寵也

徐蒙之字宗文鄭人

仕宋官司空

劉宋徐羨之之沈慶之俱不學而位登三公俱不得其死一死於廢  
職嘗陽一死於耽事子雲皆因不學無術致之也

崔浩字伯璵武城

人官至司徒

崔浩之待君也以胸中甲兵戰伐敵國觀天時察地利協人謀雖  
藉冠鐵帽而能關上開疆殆所謂知遇其軀者也親主以直犄  
彭城之策問浩浩初按兵觀變此以緩而取勝者也今按賈誼伐

吳蜀之策自後連東蜀斷贊伐秦然此以急而取勝者也古收而  
依伐呂布之策及朱軍臨河南不遠迎擊以許為全此又以緩而  
取勝者也今於郭嘉伐二袁之策動必有成謀無遠慮浩之計以  
得君也雖然浩所稱知者也知者不惑而一惑於冠諱之辭或  
聞浩如樣或於諱之者不遇為天師道場怪誕不經之失耳至如  
浩標榜乃小人誤聽其說刊勒國書致怨尤招謗謗厲嚴戮大國  
害之撰浩與高允共之而允則遠害全經浩則殺身滅族知能衛  
國不能自衛其之不知君子所以不能不歎於鮑莊也

高允字伯恭齊人以其書

高文公仕魏德性年齒未失為北朝人望而其意見過人尤為處  
國書一事士君子生身應世最忌一歎字況人主之前他事可逆

聖世芳華  
鮑莊之罪不可逆允與浩共撰國書不過因直筆召誘偶罹浩  
網陷我以罪而非自陷之猶可逆也若重為歎則同尋罪浩以求逆  
而先自陷於不可逆豈謂欲脫網而投盜網死無疑矣此時咸動  
惟有一誠擊其誠庶可原其罪求生正所以速死冒死乃可以全  
生非大識見大機權不及此

韓範

劉裕攻廣固不下欲置院之範委曲開喻遂免然請斬王公以下  
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使無範言青州之民靡有孑遺矣及裕之  
後義符義真五見廢賦文帝旋遣逆勅之範義康表恭德臨受未  
于棄廢義真宜子勛亦受誅戮嗣後安陸臨海郡陵諸王誅錮尤  
慘終末之世考終命者蓋寡皆廣固一逆之毒也聞史者詳之

袁粲字景倩仕宋

蕭道成之難達蘇烈戴僧靜攻袁粲于最以身衛父道父子俱死  
吾謂紹紹以身衛君而死死忠也袁最以身衛父而死死孝也一  
忠一孝允堪並傳

東象字緯才陽夏人仕

宋元顯被誅明帝殺尸江中象求尸四十日得之瘞於石頭城之  
後同尋改葬緯才求兄屍孫達扶弟軀皆及愛過人而象為尤難  
孫條故明  
人字五博

蕭介字茂範仕梁

梁武帝之納侯景謝舉周弘正深以為憂蕭介諄切言之而不聽  
臺城之禍其能免乎相傳梁皇子生時寶誌公曰兜家亦生矣人  
不解其言後知景生時與皇子同日然則臺城之禍天為之也天  
之所使人不能回

蕭修字世和仕梁

早雖為災責躬消野此崔叔瓚人論明未至姚元之唐政所不  
及者也一言威格遂致戮焉子群食鹽脂盡夫人之間應若影响  
古人以君人之言追使焚或虛哉

蕭子雲字景喬蘭陵人仕

子雲工書法百濟國使人求書值子雲赴任雖舟將發使者望船  
拜行而前乃得舟書以應之子雲之書見珍於百濟歐陽詢者見  
重於華林皆名滿中外者又即君島精在

蕭綸

蕭綸追集武帝第六子初為邵陵王武帝兄湘王王暉岳陽王  
相攻擊綸致書於綽極言骨肉相殘之禍綸不從以綽侯景之禍  
猶夫湘東岳陽之相攻私屬也小嫌也邵陵之言至計也大義也  
以私開小嫌忘至計大義此死道也及邵陵討景湘東惡之遣王  
僧辯襲邵陵殺同氣奉昭輔勳九侍常此逆死之道也所以見殺  
於親也僧辯委身事人不能匡正以安社稷此死道也且賊人手  
足震恐相離以希非分之榮此死道也所以見殺於親也  
也嗚呼譚尚相攻而袁氏亡長沙成都諸王相攻而司馬晉亂湘  
東岳陽諸王相攻而蕭梁滅骨肉相殘之禍千古一轍可不懼哉  
可不戒哉

刁冲字文朗

世芳型 南北

四 賀勛堂

刁冲字文朗經陰陽圖緯以精博稱魏宣武微為功曹主簿嘗為  
東植更後宰伯斯矯矯殺桂冲上疏訟之漢之楊匡赫杜春之殺  
魏之文胡鳴裴植之竟皆以故吏而忘於所事者也兩人可以並  
傳羅所為則元起無元研  
傳白其竟亦可類魏羅係梁時人

何點字子哲廬江人

何點與梁武帝有舊帝踐祥手招微之欲拜為侍中點以手持帝  
鬚曰乃欲臣老子耶不就帝以鹿皮袍賜之還歸床席足采及帝  
亂皆隱居不仕稱何氏三高昔嚴光足加帝履何點手持帝鬚一  
神樂道忘勢之象二千不謀自合點之鹿皮袍明僧紹之草屨冠  
其瀟灑出塵之致真覺皎皎震外豈沐猴於楚方山於漢者可與  
同群

蔡興宗 孝城人仕宋

蔡公在朝持躬度務審勢料敵俱極老成持重而于羣臣恭嚴  
大臣公當沈慶之國之慶之不從抱志以效諸公者未免有不  
足之詞然慶之所畫者臣節也守經者蹈其常公而愛者國是也  
行權者達其變二者皆未可輕議薛安都乞降命沈氏之將兵五  
萬迎之公以為不可曰如此安都必疑懼生異志矣果敗降紀唐  
卒然指殺得之筆本此

蔡繹 字景節廬江人

初字兵與齊前自種紫茹白芫以為常供昔太愛稱長壽公胡壽  
安稱蔡知縣人俱明均有紫茹白芫之風

沈慶之 字弘先武康人仕宋

世芳型 南北

五 賀勛堂

初為建武將軍領數千兵號蒼頭公封始興公蔡興宗嘗說慶  
之圖子素慶之不從未幾子素使沈氏之殺之慶之不用興宗言  
以致自禍亦不失為忠所不能無議者柳元景謂師伯與江夏王  
義恭素勝子素元景以其諸告慶之慶之以江夏素不相厚又恨  
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已同心以私憾發其事故江夏等而因以貶  
於子素究以自禍此所謂不學無術也

沈攸之 字仲達官數陷侍

沈攸之於慶之從父也且勿失怙賴慶之以立功名過竟奉命於  
昏亂之子素及室以賊之忍矣薛安都歸順宋主命攸之將兵至  
萬迎之迎歸順非崇強敵比也何致安都降魏諸兵樹敬雖出於  
安都之疑懼亦攸之之不善撫綏致然耳以至官軍挫衄死尸六

十餘里其負國也不亦甚哉蕭道成固答楊王無道使王叔則結其左右而殺之不臣之罪誠為難違亦非彼之一人之力所能正之其遺者與計不過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而為所屈假公以雪其私憤耳不然義旗一指誰不竭焉而顧深淺為債朕之死幾究之彼之之死適道成加慶之子文季為冠軍將軍統兵報怨不惟身死而且盡誅其宗族所謂李孫之憂不在顧更而在蕭牆之內也悲夫

沈演之字季武康人仕宋官至

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獨折節好學以文雅著稱劉宋劉彥之以武功起家傳之劉訖到洽兄弟以文才顯故任彥升而宋得其武果符其文演之傳世亦似之

奉世孝型

南此

方

賀勸堂

沈顗字處業

性清靜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父勸顗賓客填門顗獨不至晉桓石季獨處一室翳於接應從父叔仲赴旅甚咸水嘗為月與顗相較何前後合聯也

沈昭先履之孫

兄昭略為齊廢帝所殺遣兵至家人勸之逃不忍令母遂見殺兄昭明子曇先已逃聞昭先死亦死之稱一門忠孝賊寇抄家忽母不逃明正德間夏竦似之

沈瑀字伯倫武康人仕

初任建德令教民一丁種柳四株至十五株蠶達守渤海教民種榆張詠知崇陽教民植桑獨良政績皆類此

沈約字休文武康人梁拜尚書

沈約之為人多機變之巧者也何也昔梁武帝好才亦忌才豫州獻異策帝因問約策事多少約疏所傳少帝三事劉峻於帝前疏錦被事多於他人帝遂惡之則約之少三事蓋先備知帝意故少之以迎合之者也初帝與約同在竟陵王西邸後入獄知帝有受釋之寬約即進言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帝曰吾方思之約又言明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令王業已成何所復思帝意乃動於亦擢知帝意而迎合之者也帝既然其說使召范雲共議且語雲曰卿明早同休文更來雲奉命出以語約約曰卿必待我案評語及期而約已先入帝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而始召雲入約自以為為帝之意已先揣知之而贊成之雲同入則雲與已同其功故忘雲而實之以迎合者也不但已也書約之在齊也亦嘗迎合齊主矣袁粲宋忠臣也約修宋史鼓主祭傳鼓之者以不當主之也其意以為梁既忌於宋則必見忌於齊主之傳以表其忠則大拂齊主意故斥而置之不讓不論之列所以迎合齊主也至宋世祖太宗諸卿實事又多為之截途或至失其真而亦不惜其意又以為宋祖不能故宋祚不永方見齊之運宋天實祐之否極之變亦得藉口於天命人心而齊可以告無罪於天下後世其所以迎合於齊者又何往非迎合梁武之心為之也哉吾以慨矣之巧目其為人誰曰不然

南此

七

賀勸堂

謝朓字敬中陽夏人

謝朓初任宋及齊轉任朓辭論侃侃不屈梁武帝即位朓遂拜職

吾謂人但知辦胎一生壞於梁武受禪輕舟詣閣之日而不知早  
壞於齊武帝家之屋外一古便此時從世子之請而殺之則貞心  
枉氣豈不先昭千古何晚都不堅遂以中齊武不殺之慮由是家  
望遇夫惜哉

崔亮字敬德

崔亮仕魏在吏部奏為格制以停解日月為斷名公年終停年終  
即年勞之制也與唐開元中裴光庭資格之立俱非良法唐恩泥  
滯殆稱其難而魏之選舉夫人自此始時薛琡云元黎之命望校  
長吏若惟取年勞不備賢否孰得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月何謂  
銓衡此論不可不存至東魏高澄始改其制

崔亮初名亮字敬德清河人官司空

崔亮

崔亮

崔亮

崔亮

崔亮初仕魏為中書博士有芝生於太極殿元曰此物宜下濕之  
地今生於殿庭高華之處此地變異願陛下削躬警志維新聖道  
則魏祚可以永隆因魏武元封二年甘泉房中產芝而得款  
史載其失當時是臣無敢言者元之得諍古之遠直乎

崔伯謙字士通

官鉅鹿太守民有犯法者但以熟皮為鞭示辱而已昔崔崇真為  
昌守守多惠政嘗懸繫鞭而不用去之日土人立祠思之合之伯  
謙守鉅鹿幾致刑措二崔家風一洗從來酷吏之風

崔承宗

承宗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同殯於彼後青徐歸魏遂隔絕承  
宗性至孝萬里投險負喪還京師時人稱之君子曰跋涉間關於

擬還里前別僕頓後則承宗皆崔門之燕范也

崔亮字敬德

仕宋為晉安太守海陵有趙王石常隱雲霧中相傳為清無太守  
過得見亮往觀清微無藏宋主以故弟為湘宮寺曰此我大  
功德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何功德之有聞者失色君子  
曰王常茲合清而去珠返虞亮守晉安而露石清觀此可以識過  
化存神之機矣論衡官寺語與趙求魏提論假山語皆極其切極  
素輝民財力以營仁壽官隋高祖怒而責之較之宋主賢甚

胡明是

梁武帝信佛法以宗廟用牲牢有乖宜道而易之以麋豕朝野諠  
譁以為宗廟不復血食明星切職臣職也諫而不聽其職盡矣胡  
明是而歸其平卜有奎米之禍與

胡僧祐

胡僧祐

胡僧祐

胡僧祐

魏連于遠伐吳僧祐親當矢石所向摧殄魏不敢前僧祐中流矢  
死如此可謂忠矣然而力阻建康之還偏安江陵為後主之忠僅  
年餘而魏師入境僧祐尚以為兩國無隙必應不爾爾且我服魏  
諱老子遠致社稷丘墟君親淪喪梁之亡僧祐誤之也捐軀死難  
何如未雨綢繆

裴昭明

昭明罷官無田宅者曰一身之外復何須乎子孫不才我輩收散  
君能自立不如一經異特出循常之見盧朝以經史作家實杜孟  
以詩書為產業盧杜俱人貨殖乎書倉陶朱手孔孟行需多矣又何

求馬

朱百年 山陰人

隱士也性至孝親故攜妻入南山以採樵為業每以薪置路旁人即知朱隱士所賣留錢而去君子曰要娶入山不戚老萊子龐德公遺風賣薪自給又即咏許宣平之流亞也百年置薪路旁人皆知朱隱士之為而償之米氏而人行事何合轍耶

朱買臣 杜縣人

時梁王綽在荊州欲還建康胡僧祐以為不可買臣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楚遠疆非王者之宅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王卒從僧祐言買臣勸還建康之

朱世芳 南此

意即東結勸孫權治荊陵之意也而一歲一敗過乎有異否觀三聽之聽不聽耳 商漢又一人

朱泰

齋薪養母一日遇虎負之而去泰曰死無足惜恨母無托耳虎遂棄泰走知人疾驅狀因得免人謂其孝故目為虎殘嘗憶包實夫孝感猛獸頓伸禮孝感飛蝗皆故明近事也一念之誠可以格神明驅異類合之朱泰一事孟信而可徵

盧叔虎 比常官太子庶子

齊主演以時務問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強彼弱我富彼貧宜主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彼開闢不出則蠶食其地彼來求戰我則不應退則我乘其弊如此三年彼自破矣夫叔虎之為齊主

謀以圖勢論之耳不知周武帝重道尊儒又有孝宗宣帝以在

之未可窺也卒之一再傳而齊反為所滅富強安在嗣後高顯陳王朴振廢之策亦與叔虎之謀相似而謀之得濟者何敵有可窺之機也故曰興亡成敗在德不在勢

徐陵 字季孝仕梁陳太子少傅

陵天上游勝又一門之傑出

于什門 代人

親用為揚州使論焉故見歐不拜聲氣甚厲彼拘衣裳服環達之衣什門曰吾衣壞而志義未嘗壞則志氣足以文身矣衣為此事難之前乎什門者漢之鄭象後乎什門者唐之田歸道直節抗

朱世芳 南此

顏可以後先顏頤時以比之蘇武置我勸象本使北匈奴單于令顏丹不拜斬殺之詞也不曉

于宣敏 字仲達

性靜退固者述忘賦以自見余嘗謂為行類忘賦有宗穆乘風之想宣敏述忘賦有孫韓述初之心兩人各存一見 漢先武諸人 于宣敏 代人為世子 少失母十歲求母遺物惟得一扇藏之篋中開視輒涕泣意于敏之有戚物傷情與范喬遺履均其悽愴

蘇綽 字令綽武功人歷官度支尚書

君子觀蘇綽而知遇之難也以綽胸羅造化李冠古今制度文為絳緯議論皆可超綬下而比隆中周處達稱以王佐才不誣也而



無其過使先數百年而生過漢高則為蕭曾後數十年而生過唐高祖太宗則為房杜過漢遇宇文泰不得長驤足可悲矣故曰遇之難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仕北齊清河太守

瓊有清操居官多異政沙門遁祈統貨巨萬在郡出息官藉守令為欲獲善見則談玄理道研難為債來無由落口曰一見瓊君竟付我攝入青雲遂放其券余謂僧人營利五品之空一見而實矣瓊身到官途能先刷僧人之俗是所謂丘壑吾能人聖而方外者也

後不佞字季卿

魏克江陵母卒道路隔絕四載不得奔赴號哭無間客及迎母喪季世考璽

歸葬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購必三日不食溫嚙母亡阻飢不得奔夜試以孝卿情事驚之絕傷之日不識嚙將何以自解

即茂仕周縣新國令

嘗曰人猶水也水全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潰苟無決溢夫復何患即茂以安令為隄防其大意得之虛荷

尉遲迥字觀焉大將軍

迥都督五州宇文泰欲承蜀制梁肅將難之迥獨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時其險遠不虞我至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如其言伐蜀克之蜀人不料絕兵之至猶蔡人不料唐軍之至也迥之審敵制勝與字迥同一義矣○迥泰之甥也

何膺字子季仕齊官建安太守

何膺點之弟也兼會稽之勝樂官隱此舉詔起為光祿大夫膺曰吾無復有官情不就給白束尚著檮薪之望乎膺之去官惟恐不達入林惟恐不深其言無容機有官情實可自信以信世彼王夷甫三黨並營而以此言始石勒何哉

何敷字國權仕梁

時士大夫皆以大義有違故容獨勤得領月計不休武帝嫌朝臣飽帶不整敷容性好深衣冠必鮮麗昔晉以清言廢事十壹欲矯時弊儉素應深居無聞泰敬容之夙夜匪懈可云克繼此風矣迥循眉眉於容服之飾恐十公取不取

何思澄字元靜齊人仕梁

季世考璽

勳孝仁文詞與衆人選及子朗俱撰文名書文然終日過謂無宿作名刺一東曉即命駕朝賢悉與押處就還刺必盡君子觀元靜之刺而始知升井欄衡之不難修謂懷刺滿城之高也

楊情字彥達華陰人仕梁

東漢何休質朴口訥而有心思楊情口若不能言而氣質深敏迥知古人之相家也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人仕南朝齊梁陳

父神懷戰死公別年未弱冠冒陣抱父屍號哭幾絕徒步負喪歸里夏候榮以十三襲餘策馬赴陣與父俱死合之公則一瑞父難一瑞父展行事雖殊而至性過人來之者史均無多說

褚紹字彥宣陽翟人仕梁

紹有高郵從兄潤仕宋官司空蕭道成拜宋潤來靈綬勅追贈  
蕭子實曰不知汝家司空持一家物與一案亦復何謂及潤為葬  
司空紹其曰使多田與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耶吾為之  
慨然曰劉宋之權閥趙宋之陶穀也秦豈求宗而不見見於其  
弟況何應劉得輩耶惜貴以父之失而為和終身不仕亦有感於  
彥宜之言而然與

羊侃字祖忻梁父人梁拜

侃之胆力梁所恃以為長城侯景未城還爾指指吳侃子賜為  
景都督既而侯景送阮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足送於秦暴其屍  
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亦千古一大快事

劉之字字嘉會

李世芳型

南此

十四

賀勛堂

之書奉命討南鄭克之為親故所陷封賞不行絕無怨望修上讀  
陳湯傳謂其立功絕域中傷者多內侍張屠乘間言之上始悟乃  
封為臨江子其過賀若敦達矣

杜弼字輔主仕東

時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叛魏附梁高澄使弼作檄文移梁朝陳楊  
敗甚悉時景內附陳帝使勿勿者謝舉也勸之使歸音朱昇也而  
武帝之從違倒置一誤矣以弼微之劉切辭明而帝終不悟弼  
吳遠城之輜維之倍與

杜廣判吏

初為劉景胤罕景聞其意廣申教有條告其妻曰為女乘夫二十  
年不意庭中有驍驍遇以女妻之因思誤時妻字字子居初為陳

不識牧羊終夜讀書不識欲妻以女妻不從女曰此豈久為人  
事者遂娶之此兩人者俱以幾後而得諸僥倖作合固奇而其事  
又何相類也

古語代仕魏應官吏

古語入秦事親主方與劉樹恭良久不獲伸迫起以手持樹曰刺  
廷不理實爵之罪親王曰不聽秦事朕之過也昔晉武帝與張華  
圍華杜預張請伐吳華即推梓敬子力贊成之劉樹固不可與華  
同日語也而魏主甄能引為已過亦賢矣

高爽

初劉楨為晉陵令吏諸稱不為禮既而爽代楨為令稱贈迎甚厚  
爽受饋答書不謝曰彼自饋晉陵耳何謝為噫觀劉楨之遇高爽

李世芳型

南此

十五

賀勛堂

有倨後秦之態遇知小人情形千古一般唐會昌中盧瑋與同郡  
吳姓者共赴舉郡守獨饒吳後瑋應試以第一人歸與郡守會觀  
競渡瑋詩云報道是龍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守大慙此兩事  
均可為俗情偶照

高歡

高歡不能久事爾朱則侯景亦不能久事教子澄此理數之必然  
者歡賀提允一事即溫暉以手板擊錢鳳之意矯假此以取信於  
王歡歡假此以取信於爾朱此後推一也然喻行事磊落不可與  
歡同日語唐太宗與李世勣以留之高宗宋太祖與張齊賢以留

之太宗歡不責慕容紹宗以留之高澄其事亦相託費然教一生  
行事機械更詐直一小曹騰耳又烏可與唐宋二北比擬

祖睦為陵人仕梁

傳與來疑起兵襲殺侯景將書紹先恐其然去惡不盡

度陵被屠殺一人而貽百萬生靈之禍是忠而時者

初築巴西糧盡存空倉數十自封題曰此粟皆濟足文二年

通安遂堅守無去志祖遂棄土糧通濟量沙所以法

賈思伯守士林

思伯性溫和逢遇士大夫輒停車下馬接談

字龍不驕屈伯曰棄至便歸何常之有昔鄧普時于定國

能以責下人而衆至便歸一語特特出之見不能為是言

聖世芳型

范鎮字子真仕

因竟陵王子良好釋教鎮作無佛論以悟之吾謂既無見論其

論偏佗鎮無佛論其論正蓋鬼神為持者所言而佛法則吾儒

所不道然以為有鬼而謂非鬼則或於鬼與惑於佛相去也者幾

王璞之為高士

璞之性恬靜雖列仕遠未嘗詣一朝貴時朝野

王惠字令明高士

兄鑒好營田應惠回何用田為元曰無田何由衣食志曰亦役何

用食為好營田在孔觀疾其弟鄧均與惠族其兄采也古人亦

王慧龍為梁陽太守

魏太武信王慧龍而敵人不待行其間視明憲宗之待杜文獻相

王僧綽為梁陽太守

春秋之義首誅亂臣賊子況逆勅一身無之者乎許世子以湯藥

罪否則倡義討逆豈不先明磊落何集賦未行力謀謀勅既行而

父依回苟且以就勅職至前謀敗露不免殺辱嗚呼僧綽於死生

去就之間非外甚矣

聖世芳型

宋文帝被弒王僧綽可死而不死僧綽見殺王僧虔可逃而不逃

司僧虔因辭開有僧綽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後受此是一門

二台司失進退如此較之王衍三窟之營不懸絕耶若成神受之

會能繼然遠引而不拜官不更加人一等然惜乎一身事兩姓不

能無議也

王景文名義以字行

賜死時方與客齊聞勅單置於局下角竟徐曰未勅賜死方以勅

示客從容飲藥而卒謝文靖方對齊謝玄提書至略不動容一時

矯情猶可強制素文來勅之時能置死生於淡然不可及

王規為光祿大夫

現年登上壽在帶世已官郎中及齊梓東望守安吳司人以爲  
歡我以壽爲成通顯見此事耶意榮車之哭視馮道之去榮榮何  
如也房彥操云人皆以官而害我獨以官而貧公之察此一語如  
前人欠志立言均有不同乎流俗之處○余揣下此爲人則方家  
帶四字似非其而長

上卷 字仲通仕舉

泰年教厥祖母散果於床群兒爭取泰獨不取曰當自得賜及受  
賜教好學刻鵠賦詩文不加點沈約曰王有養師而小字養師  
覺養字字養養之目群封胡鵠木之類也養不爭果獨得之  
養世字型 南此 大 賀

年華一生器置均於髮年卜之

王執太原人仕周

嘗謂武帝曰太子仁孝無間恐不了陛下家事及太子即位御  
用事自知及禍曰今日之事斯可知矣執應太子因而受禍與街  
項如出一轍

戴顯字仲若

善相虛佳解往游馬值春日携雙餅斗酒聽黃鸝曰此俗耳針破  
待腸鼓火與朝悅聞樵歌唱而洗塵腸同意游歷卜居又與元榮  
盧盧山遊得之事相仿拂

吉粉字居常

父擬大辟勸年十五乞以身代父遇宥其父罪王忘欲母獨能孝

粉曰若當此是因父求名因拒而止粉之行止可謂貞子子  
士真見人明時錢適魏文昌俱以髡年代父竟重典試爲可憐

朱翻河南人

初拜河陰令不畏強禦縣有大力加強弱尾青而用以待豪家威  
震一時君子曰朱翻用彌尾青以挫豪強則成其威唐之侯思止  
用孟青史因以施羅繼則成其酷此可以密持置之方

魏收字伯起博陵人仕北齊歷官

按之作魏史也以向嘗得楊休之之功而曰無以謝德嘗爲卿作  
佳傳又詔事齊言親事多所不平又爲朱榮子儀以金收故賊其  
惡風有怨者多沒其善魏史之目所不免也

唐景伯字美齊武城人仕魏史

崔世昌

員丘韓曰其子不孝索伯向其母崔氏逼召員丘韓與母對稱共  
食僕箕子侍立堂下親采伯供食其人悔過求還伯香在蒲亭  
陳元不荀而化合之景伯一事可以知本然之良心原無分類  
顧莊上之所感何如耳

章華字仲宗

章華本寒家子好學力行陳後主荒淫上上書極諫後主大怒殺  
之未幾隋軍至陳陳亡焉呼書玉樹掛之歌而忽聞胡笳之風  
傷非其時且其及也孔範王琮輩御客賦詩張樂開宴爲歡幾何  
而朱華告罄國亡身死未審何以見章公於地下

垂世芳型卷之七

世姪張 驚昆池

車亭金維寧德藩著

年姪錢典誦輔開公校

蘇武子無長子以大

鄉 俞洪學公夢

江南平作五微令民稱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咸獨獻而

書一日帝問咸以伐高麗事咸欲帝知天下多逆對曰今茲之役

願不發兵臣統群望有可得數十萬遠之東征高麗可破咸出帝

曰善矣老臣以誠賜我君子曰五教之誦興而治怨之聲作咸

以此不無失之遷錄至如尚書之獻忠懷寓之元德秀之歌於萬

頃下以三致意於宋真宗也昔趙高諱言蓋二世以亡況楊帝時

垂世芳型

盜禍海內咸一人言之宇文述虞世基輩群掩護之是秦一趙焉

隋則數趙高焉得不亡且速哉

崔仲方字不齊安平人初為

神方初與高祖同受學及受禪相見極歡昔盧紹與漢高同生作

方與高祖同學皆能創大業立大君整旆竹帛連合之奇略相仿

佛

高祖字紹宗京州人由

高祖發陳之策時謂不戰而屈人兵也王朴因唐曲竭銀金之策

倣此而類又本於虛叔虎之困周廢是短類於文帝是然而類並

加意猶未恭之故護人初護者諫而恭蓋是重可見賢奸之辨惡

由主聽之聰明相傳陶安亦似之

魏德深

為貴鄉長後遷館陶今貴鄉民皆聞請留許之銘陶民役請即倣

者相訟鄉役貴鄉館陶之號居貴鄉者甚眾此事與于還附之郡

州江陵杜術宋之荊州鳳翔相類五代時錢俶從都百姓移家

稅之號曰隨使戶吾不知卻岐之風何以能顯見於後代

薛道衡字玄卿

道衡指陳江東成敗之理四條而今高祖露然可謂勢度情知

彼知已者矣時帝時駭高祖領帝不悅曰此魚腹之賊也較張文

祚廢唐太宗頌而褒美彼此相去遠甚未幾會談新令一事致死

薛祚安得不殺道衡在吏部得李

王勃太原人進項城郡

垂世芳型

韜性剛直常穿袍起三山詔有領而謀王謝而罷後君子曰隋之

王紹宋之姚坦俱能力杜藩王驕倣之漸無如煬帝荒淫成性究

不能免異日之敗亡也悲夫

王伽字武人官徐州

道流因字泰華諸京師至黎陽惡脫枷鎖縱之去約期使至京師

自果如期而至高祖聞而驚異召流人宴而款之詔曰使官盡

王伽民皆李泰刑措其何遠哉因思唐太宗縱因婦家期以來秋

就死仍勒天下死因皆縱達到期諸京師皆如期自至悉赦之我

以為焉之明德止於泣罪未嘗縱因美縱而期使自至雖三代之

民亦未可以何後世比比而然也或亦好事者為之說乎

王通字仲淹龍門

王通人語又中子

爲學有大志抱匡濟之心素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遇逆而續論  
書正禮樂修元經贊勳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有素而至房玄  
齡等百餘人咸北面受王佐之道著中說學者從之魯論云

朱子曰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然未嘗  
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以汲予以著者

立言爲已任及其無以有托適據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隱功  
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寶之偶合與其近似者倣倣六經次第錄

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齊之五帝三王之刻今考之中說而得其  
規模之大畧則被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

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  
則秉彝之訓叔孫曹董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

季世考聖  
三  
實勸

宋觀以來一商一北較功德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  
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據臂其間奪彼乎此

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不  
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考比而較之於形似影

響之間傲然有謂足以永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遠以是而  
自納於吳楚僂王之誅使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

終不能無憾於此  
昔陳亮論道學淵源謂自孟子而後惟推王過是亦不揣其本而

齊其末之說也中說一書不無失之附會後處於前聖貽誤於後  
人蓋以此後人謂中說過唐初名臣以自重或有然哉尼父鼓  
琴於杏壇而來漁父之談仲淹鼓琴於汾水而致釣美之美而漁

者其皆隱君子耶特未審尼父仲淹之得失何如耳

李綱  
字文紀  
景州人  
官尚書右丞後唐

秦始皇受命傳二世而亡隋文受命傳煬帝而亡神異記得隨失  
何先後合輒也以建儲之誤也非建儲之誤傳儲君不祥人之誤

也始皇用趙高炎帝用唐令則何望後嗣賢明皇國祚固乎然秦  
殺扶蘇立胡亥在始皇既死之後非始皇爲之而隋亦太子立晉

王則文帝有爲之也扶蘇賢而胡亥不賢扶蘇不死則胡亥不立  
秦猶可以不亡豈有罪廢之而立晉王晉王與勇等耳然則在秦

止一晉王而在隋直而胡亥廢胡亥而立胡亥是廢亦亡不廢亦  
亡吾不以秦之亡專責始皇而以隋之亡深尤文帝焉其用今則

等故也賈誼曰太子之善在於早誨教與選左右使左右太子豈  
季世考聖  
四  
實勸

如李綱則左右正太子無不正而天下定矣何至廢此立彼以暴  
易暴竟以四十餘年之業一旦拱手而授之他姓乎嗚呼隋文

之失甚於秦始皇綱曰此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誠哉斯言雖然  
綱亦未爲無過也綱律勇不聽則宜痛哭流涕至再三又不

聽則早白帝前更擇婦人正士輔翼太子正令則文勝事失職之  
罪豈不甚善使白帝而帝又不聽則引身高蹈載翼潛解何入而

不自持而必與諸臣類子康進獲退保饋棘破犁之恨然堅言小  
續之罪載噫此又綱不能自掩其過者也既而歸唐謝太子建或

而不平抑又何與  
李文值  
高相以渭水多沙漕者苦之詔遣邊渠引渭自大興城來至道開

三百餘里名廣通。於是漕運通利。惟事始帝命詔。頭仁官提名。花性石珍會奇。以實苑園有長安至江都。置。四十餘所。比宋徽宗之末。勸元。元。卷。隋。因。以。七。人。無。足。採。即。取。其。便。漕。一。事。而。錄。之。

趙獎字通判

有監田中。高者為吏。所稅。哭。曰。此。制。吏。不。能。宣。化。使。而。之。又。令。人。載。萬。一。車。以。賜。監。監。感。泣。通。於。最。判。而。公。受。之。在。并。州。引。祭。貢。船。而。百。姓。有。化。與。獎。略。相。仿。佛。

在志字來誠

初仕陳隋。遣賀若弼。韓擒虎。伐陳。忠。請。以。精。兵。拒。掩。六。合。陳。王。不。從。遂。敗。忠。逃。歸。隋。忠。經。掩。六。合。之。計。李。靖。擊。破。蕭。範。之。策。似。之。信。

李世芳

情

五

實功堂

陳主不用。以。自。取。敗。忠。性。友。愛。從。子。環。早。孤。忠。撫。愛。之。曰。吾。子。雖。多。備。保。獨。寄。門。戶。者。環。也。昔。謝。超。宗。子。幾。鄉。有。從。子。茂。幼。孤。撫。養。甚。至。至。成。立。恩。清。遠。皆。獎。鄉。其。訓。之。力。人。多。得。之。忠。常。與。至。傳。新。意。字。恩。美。

其狀不出。黎。後。過。江。入。閩。遠。祖。昭。昭。與。之。前。曰。受。其。風。土。而。遷。祖。塋。於。南。山。葬。焉。陳。時。蕭。猶。未。為。縣。人。不。知。學。容。忽。其。弟。莊。欲。自。福。之。永。泰。徙。前。庭。於。墓。側。卜。居。南。山。之。勝。擇。背。室。以。修。簡。業。後。因。夢。迴。舍。書。堂。為。永。豐。庵。又。合。所。居。為。金。仙。庵。別。架。小。書。室。以。居。自。露。倡。學。後。前。人。始。興。學。兄。弟。三。人。就。為。南。湖。三。先生。松。鄭。氏。家。譜。稱。露。為。清。太。府。卿。莊。為。中。郎。將。淑。為。別。墅。余。嘗。入。閩。至。建。州。之。梅。巖。過。劉。屏。山。先。生。故。地。也。煙。荒。以。石。之。餘。

風景猶存。鶴。臺。為。虎。苑。珠。林。矣。游。覽。之。下。感。既。得。之。用。思。安。陽。有。拜。觀。公。祠。亦。為。僧。尼。所。占。故。明。馬。原。孝。出。守。是。地。遂。而。復。之。始。覺。快。心。蓋。以。世。人。淫。滄。桑。運。變。宜。爾。鄭。露。書。堂。自。得。之。而。自。合。之。清。李。明。理。之。地。頗。為。族。空。滅。性。之。區。虛。感。失。矣。屏。山。故。居。改。更。其。別。也。

鄭善果

初由沂州刺史遷。善。果。守。母。崔。氏。賢。明。曉。政。事。坐。空。局。後。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善。也。則。切。責。之。故。善。果。所。至。有。聲。饒。漢。昌。不。疑。隋。鄭。善。果。唐。李。善。謀。皆。以。母。訓。而。成。故。藝。南。不。多。得。

獎子盛

以善政聞。唐。帝。時。善。唐。妻。積。卑。范。帝。親。以。金。盃。屬。子。善。河。曰。良。策。嘉。保。侯。公。獲。勳。即。以此。至。賜。公。用。為。萬。年。之。瑞。隋。主。賜。子。蓋。蓋。為。萬。年。瑞。明。祖。賜。宋。澤。綉。袴。下。歲。衣。罷。暮。略。同。然。而。一。致。一。此。至。德。有。異。

李世芳

情

六

實功堂

庚世基

世基傳學。才。工。章。諫。與。弟。世。南。同。受。學。於。顧。野。王。人。乃。之。為。雲。閣。二。陸。後。世。基。為。才。文。化。真。而。致。其。諸。事。場。常。持。古。監。賦。以。至。喪。亡。為。罪。大。矣。才。雖。多。奚。取。哉。

祖君房

初君房有才學。容。數。禮。之。署。為。記。室。元。軍。書。尉。微。乎。出。其。手。書。為。容。作。者。後。李。淵。曰。所。望。左。投。右。擊。戮。力。同。心。耗。子。怨。於。威。陽。瘞。高。平。於。於。野。淵。得。書。早。辭。以。答。之。君。房。書。辭。於。大。使。府。而。祖。同。之。

以驕李密之志而李密不能成大功辭今之所以為難

亮君素

唐陰人為

大業末從屈突通拒唐師於河東及通降唐唐遣招諭之君素拒不屈又遣其妻至城下諭之使降君素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死之唐太宗詔曰禁火吹冤有評創戎之志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贈蒲州刺史唐書傳江東顧羣左右後君素以降則君素之壯節不可忘而唐太宗之褒揚卹贈亦賢矣至屈突通之招君素與令狐潮之招張巡其跡相似而通之不至為朝者夫亦幸會其成耳究之通之生也鴻毛也君素之死也太山也此兩人懸絕之界也

即方貴

李唐考

唐

七

賀勵

有志尚與弟雙貴同居文帝時方貴建淮水舟人怒其方貴折其臂至家雙貴遂向漢口敗後舟人津者執送至縣兄弟爭死縣主不能斷遂州亦知之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而原之而表其聞此事與魏宋鄭德桂德璋五分同吳德桂弟德璋代家陷以死罪德桂傷弟死前住就德代死德璋追至而德桂已死於獄矣德璋德桂數四有骨路葬每一悲號鳥馬皆集此兩事與漢木札張孔融相似而人之情類各別然皆有汲奇遺風來兵之詩允堪鑒法

徐洪客

秦山人

隱於黃冠明天文書獻書於李密客以書招之竟不出素與此聲公張仲堅善欲佐之舉大事復望氣知太原有真主遂因劉文蔚

得文皇洪客遂謂此聲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之遂偕入扶餘明殺其主立虬髯為王建諷然而去不日舟於古來托跡之奇未有如徐洪客與姚廣孝者也洪客以黃冠而佐此聲廣孝以釋氏而佐成祖一則知時改圖一則終成大業洪客之遇不如廣孝然而審機宜酌去就則又洪客為正

梁輝

唐書人仕隋官吏部侍郎

煬帝時命掌西域諸胡文市事煬帝因商胡至營訪諸國山川風俗銀西域圖記三卷奏之帝自西域之志以年為實門侍郎經略西域及降唐太宗以吏多受賕家使左右議之有司門令使受絹一疋欲殺之矩諫而止矩偁西域交市之端遂其君好遠略意貴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是實之李密也說而歸

李唐考

唐

八

賀勵

唐武德貞觀間王魏房杜輩名流蔚起太宗復英明剛決從諫如流矩遂以諫言諫止受絹之諫是所謂遂生蘇中不得不直非其性然也一矩也於隋則佞於唐則賢是知且之賢佞司主德為轉移正君身以正朝廷不信然哉

許善心

字得本新城人

字文化及叔煬帝於江都入朝堂有官卑質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因不舍而卒化及廢重之父名克且勉其子盡忠曰汝能殉國吾含笑入地矣世稱其賢許善心母趙婦人耳明於大義如此為尤難也較之楚蜀王姬之母更為東表明末成德母可絕之



聖世芳型卷之八

受業 師 鑒師 濟

華子金維寧傳

世弟張 吉亦南公談

實錄 字元林

甥孫暗汝 江景安

高祖入京靜請也田太原從之自述充國上毛田策以來曹魏行於許下武侯行於渭漢徐逸行於涼州趙仲卿行於河西而野無曠土軍有餘糧計此諸國足民所以為唐立根本計匪淺也自是而後郭子儀守河中張全義守東都不憂無成法

劉文靜 官民部

初仕隋後見秦主世民吳之說之曰天下大亂今主上南巡群盜萬數有其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世民然之文靜自謂才

聖世芳型

唐

賀勳堂

略功勳在東叔布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家有欲弟文起召孟厥勝文靜有妻失竊上變因以文靜屬吏高祖竟以寂言殺之蘇威勸高祖遣群盜東征而帝不憚太宗聞文靜驅駕群盜之言而深契於心與之之機即此一事判之李好德以妖言而罪及其兄厚德文起以巫鬼而罪及其兄文靜過德之失高祖不能解其咎於於寂寂太宗不能解其咎於權萬紀而叔孫萬紀

崔仁師 官錄中

次寂平反書曰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國之死亦所願也噫一身可殉三又不可蓋裏安按焚即徽仁師按青州微皆以裏矜行其明允

魏徵 字元成 由陽人 諫封鄭公 諡文貞

人臣以一身事兩姓者無足論矣唐太宗以弟賊兄明成祖以叔篡姪竊據大寶骨肉相殘古今以來元氣之大傷者也方忠烈始終不屈於成祖而慘罹重典親文貞初欲殺太宗既而臣太宗何初終易轍如此明神宗覽貞觀政要而謂其大節有虧亦文貞之定論人臣之義當以方忠烈為正

房玄齡 字喬 孫臨 瀋人 諫封梁公 諡文昭

漢乘亡秦之後項氏方強勢不兩立實擇天下之險要以示諸侯形勢故蕭何入關收取國籍而天下之大勢得矣唐繼亡隋之後蕭何割平勢有百歸實擇天下之賢才以結一時之人心故玄齡從征收採人物而天下之心固矣太宗嘗曰朕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是太宗能任賢所以得天下也玄齡收採人物又為太宗

聖世芳型

唐

賀勳堂

任賢使太宗得一賢即得衆賢所以能輔太宗得天下也

劉德威 官大理

太宗以刑法猶密為問德威曰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執就深文倘一斯以律此風立變矣此時刑法之密為張猛古之死也史傳盡古既死太宗悔之因詔自後死罪必三覆奏過行刑由此言之法官豈猶以失出為戒哉觀失入無罪則太宗之悔亦史臣之虛語耳

蕭瑀 字時文 封宋公

高祖時傳與諸佛法瑀曰佛聖人也而英非之非聖者無法吾謂佛之謂聖聖其所聖非吾所謂聖瑀既身列名教為紳羽儀則致君澤民宜以孔孟為法通吾之所謂聖而聖其聖法其法

是曉實獲罪於名教也。禍以非聖無法罪傳矣。吾即以瑀論矣。之罪罪瑀瑀無辭矣。

王義方遼水人官侍御史

魏徵欲妻以姪女辭之及徵卒更娶之人問故義方曰初避李相今感知已也此事與昭初范理不謝楊柳潭於生前而爭於死後同一意其推挫李義府與唐炯勅奏王安石俱辭情慷慨蓋快人意

張蘊古州人官大理丞

李好德妖言害發太宗語按之蘊古素好德實故心疾不啻生擒萬紀劾蘊古相州人行德兄厚德為相州刺史故阿意縱之迺殺蘊古嗚呼聞史至趙宋汪英藉狂生妄言一事以疾申救得免重

華世考型

唐

三

有訪堂

功無罪蓋堪為蘊古扼腕又宋初王禹偁進端拱歲與蘊古大實貶特盈戒備宜作千秋金鑑觀

尉遲恭字敬德馬邑人封齊王

尉遲恭初為宋金剛時可以降唐獨不可以降唐乎其能始終一節者太宗推心置腹任之勿疑即至梁口交謫亦坦懷如初故迄用有成是非恭之能用於太宗迺太宗之能用恭也

王師旦官考功員外郎

太宗時師旦知貢舉張昌齡王公治二人有文才被黜太宗詰之對曰二人雖有詞華終非今體以文體輕薄故也魏明帝不取何晏謝靈運行儉不取王楊盧駱蓋此意耳

孔穎達字仲達新水人官國子監祭酒

太宗幸學命講者經時師說多門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唐初之穎達即明初之葉儀孔克表也崇太學講經義東漢徐防條議一格不可不踵行之

褚遂良字登善錢唐人吏部尚書

唐室禍亂不始於武后而始於高宗何也立武后也亦不始於高宗而始於遂良何也勸太宗立晉王也即高宗以晉王為皇太子而武后之亂階基此矣太宗欲立魏王泰遂積薪之大遂良安所辭其責雖然秘記女主武王之說李淳風言之詳且盡矣天象曆數不可動推現欲立魏王而遂良阻於前欲立吳王而長孫無忌阻於後英新如太宗竟不能自主由此言之天也非人也且高宗立武后廷臣無敢出一言以提之甚至當朝之望如李勣許敬

華世考型

唐

四

有訪堂

宗華反從而附和之可歎也已而遂良之卒不可泯滅者初欲立武后時切諫至再置笏殿階叩頭流血致死力爭忠誠耿烈之概至今崇寧有生氣殆未可以輕議也

魏元忠字承祖京州人拜相封齊國公

魏公於武曠時持擊諸張於及正復懷懷二武可以知其立身之大慨矣然當李敦業起兵義旗所指在武曠武曠敗而諸張二武能獨全乎何魏公不審一舉而敗敦業之師敗敦業者成武曠也成武曠者成張武諸由也心惡之而又成之遂使唐之宗室摧殘官闈傾亂皆魏公無識所致也既而武曠死武三思矯遺制慰諭魏公封百戶魏公捧制感咽涕洟何遂或如是

駱賓王義烏人

為武功主簿遷御史貶臨海丞快然不得志葉業去李敦業討龍  
署為府屬余謂祖君彥為李察作端帶徵文實王為敦業作武后  
徵文皆不能成功而實王之徵昭然千古令人讀之至今有餘恨  
明吳驥所作實王廟碑文真可示曠世相感

陳子昂字伯玉射洪人

以重寶第一胡集謀宜陽里詔之既就集謀碎之而以文

稱贈書書集時貽吏振羅織經以陷無辜子昂曰天下有竟

橫禍禍固之而生百姓是也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其死

則天下亂昔戴逵被琴於剡溪而其節也子昂碎琴於宜里顯其

名也苟悅害言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正子

昂論虎機之說與

李世芳墓

唐

王

賀勣堂

狄果公名仁字贊美陽曲人封

武才人入宮太尉書見太史之占天象之驗人莫運之此唐一大

劫數也消高宗立為昭儀隨籍天后專權竊國殺唐子孫殆盡此

唐一大群人也梁公為張柬之祖彥乾袁紹已崔玄暉張暉等五

王成反正功此唐一大功臣也而宋俊臣羅告公等謀反焚來首

惡之名無過謀及獨於武后時不得以此名律之李敦業倡始於

高趙王即王總起於後雖皆不能成功然一時義憤千古為昭

未有從而罪之者非反也邇及其所反也故曰反正也俊臣請降

勣曰一訊即承反者得滅死故公言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

臣甘從謀賊反是實公為是言期滅死也死所當死死過其生公

何畏死非畏死也不難死也不難死所以圖反正也忠於武氏者

不可謂忠忠於唐者迺真忠為賢為國者忠為賢後廢主不使國

家廟社移於他族者尤可謂盡忠是不陷公以首惡不知公忠之

竟盡然則公之深謀細計又豈俊臣輩所能識公以為一機不敗

不惟無功遂以召禍故不為敦業二王之舉全以正直機誠之氣

結知武后使信之重之然後度勢審時舉機觀變為五王成神龍

功後中宗位持唐室之禍毒二張之屍張敦業二王匡復之跡而

成敦業二王不能成之事斯唐大劫數除唐大群人以成唐之大

功臣其經濟其機權有出於尋常再萬者反云乎哉嗚呼公以及

正為心而使臣徒知有謀反之名足以陷公計何左也又何淺且

陋也小人之識如是而已矣嗣後大子重俊起兵殺武三思崇損

人但知此舉而臨書王討李氏之先鞭不知實公用五王討武氏

早以鼓其氣也

李敦業

唐

六

賀勣堂

敦業者世勳謀也武后時諸武用事敦業起兵匡復唐室武后遣

李孝遠等擊之敦業敗夫敦業之敗敗於不聽魏思溫直措洛陽

之計而從薛仲璋先取常潤之言耳然博浪之泰事雖不成亦可

偏鮮離之心而消千古之憤五王之功未必不由此微而成之也

所可慨者武后之立成世勳家事何必問外人之一言豈知流

禍不惟殺唐子孫而且自殺其孫大臣之言其開利害如此

杜景儉

武中人

嗣聖後羅織繫典酷吏孟起獨景儉與徐有功以平起濟之終賴

人文慈雲掩赤日於千里嗚人之生機有幾可嘆也已

徐有功 字敬東海人

嗣聖以來告舉之門既開羅織之經役起一時隨吏競為深刻是

以朝政為網羅也張四面而視之類有徐公解其一面耳德澤流

被傳至耳孫徐商累世警蹙勿絕而武后殘傷係陷鸞折翼之

夢秋果公謂使振起二子不過借此迫其職以底勤之實則景龍

元年武三思武崇訓被殘之先兆也唐室既還惟武氏宰宰元

胤有功初任蒲州司馬鼓拊不施而人亦不犯成刑捕之風前詔

德威雖畏者與明初冷鑄令

胡惠超 字季倫臨川人

武后召見問仙事止陳道德帝王治化之原適使還歸觀洪崖之

對天后與司馬承禎之召對訪陳希夷之對周世宗皆掃盡從

聖世芳華

米相仙方術之擲

劉仁軌

由大司憲拜右相與袁異式有隙仁軌薦之杜易簡謂其矯枉過

正足因仁軌之以德報怨也然視其所薦之人何如耳僕異武賢

者仁軌豈可因私怨以蔽賢既重於李義府則其人可知所薦賢

不失以直報怨之道所薦不肖是直欺君誤國豈止矯枉過正而

已此易簡持論之所未及者也

劉幽求 字懷射

臨舊王隆基 字起兵 討韋氏幽求與王夜龍天星散落日天意如

此時不可失迺斬韋氏及安樂公丘上召昭容明時徐有貞親天

象而迎立英宗與幽求之迎立相王 名旦 頤頤之而其主讓立

平王 隆基 太子定大計固幽求之能斷而成器 平王之遺讓

賢於隱太子多矣

張柬之 字玉符襄陽人

武后朝成謂及正之功柬之成之而不知景龍之變實柬之遣之

也二張既死 馬正易 薛季昶劉幽求輩俱勸柬之升除武三思束

之不從未幾而三思交迫韋后憤亂官闈武后之勢復振崔湜鄭

惜之策計結成實謀搆擄柬之安寢遂被身不惟自隳其志而

太子重復之死禍已伏於此矣可為不盡者之戒

張仁愿 字下邳

梁三定降城 中城東 首尾相應以絕突厥南寇之路城鎮兵數萬

漢武嘗遣公孫敖築受降城明正德中楊一清諸修築以固邊防

聖世芳華

劉曜阻之嘉靖 習懷贊 情之命如一清初議而其功始成然則

一清亦明之仁愿而中外出入之防不可一日弛也明矣

姚崇 字元之陝人

姚崇有相才而無相器者也宰相者總理大綱不屑細務得失毀

譽不動於中愛憎喜怒不形於色休休焉宅心淵廣與天下為無

私崇以即吏卑秩而欲使萬乘之尊躬行序進頻頻不務大體器

之福也崇與張說將說說事攻王客入王室即以腹心之疾為憂

器之隘也魏火根務以同僚為不及通有自務之色齊滑以聚時

之相目之報又自吾一務一害中藏立見器之淺也不特此也早

雖之走權言修德非等相引君當道之義太廟之壞不言災異非

宰相督戒人君之義開元之相姚崇宋陳亞孫吾不信也雖能宰

相之貴務在進賢疎之相也崇實薦之舉其一端可以略其大概即以環之賢賢崇可也况崇他事亦不失為賢者也稱之姚宋誰曰不宜

王忠嗣

華州人官節度使

持重安達撫循訓練不規幸收之在趙多行間諜有勝無敗不規幸安之在周如忠嗣者真可謂名將矣使當日盡得若人專薦國書安史之亂何自而起趙玄宗一旦處於董延光之護照斥之入如林甫之亂由於李林甫專用寒族胡人之說不知林甫之說得行實延光護斥忠嗣若其端也開元初張說忌姚崇使善成薦崇繼管河東玄宗即知其欺開元之所以治也天寶中以延光之說而不察林甫之奸而不辨夫實之所以象也一玄宗也切終異

事世芳型

唐

九

賀勵堂

致主德昏明關於治亂若此

張旭

字伯高長洲人

世號張顓又號張長史工書嘗酒嘗間鼓吹而落筆法又親公孫大娘舞劍而得低昂迴翔之狀則妙悟神解在心自得之耳昔吳道子觀劍法磨萬難觀陣法而通於畫理合之長史書法知前言非謬古來酒酣落筆而得游行自如之樂若長史之書李白之詩李成之畫胡越實馮子振之文皆聖於酒而神於筆者乎

韓休

長安人官太子少師

韓休為相左右即以玄宗貌瘦之言問之姚坦趙家為王府翊善左右即以益王成疾之言問之小人窺伺顏色排斥正人千古一

報

張曲江名九齡字子壽封始興伯諡文獻

讀史至開元天寶之際而嘆治亂之無常也非無常也以主德之明暗為轉移也其大端則在任相相之賢如張九齡與姚宋後先濟委三年之間信名器俱實罰罰則賢佞振飭紀綱立朝風采卓有可觀至其不附武妃力護太子使太子得以無動尤培養元氣之大者此相得其人玄宗之所以致太平而稱明主也夫姚而公罷矣李林甫代之秦佐奸猾要可窮極盡公之前政周子諒公所薦也殺子諒以逐公牛仙客公所抑之者也希希常急力薦引之太子二王公所作違者也林甫一言之間俱致之死嗚呼觀其如父子腹中之劍能斷天性之恩况君臣乎我公不幸而不永其天年亦幸而免煩於制州耳不然能保其公終乎哉此相失其

事世芳型

唐

十

賀勵堂

人玄宗之所以致治亂而為時止所謂治亂無常固主德為轉移不洵然乎不洵然乎或曰天寶之亂安祿山為之時林甫死矣與林甫何與不知非也天寶之亂祿山為之欲杜違帥入朝之路使祿山得領三鎮以致亂則非祿山為之乃林甫為之也祿山之亂林甫為之至如相林甫聽林甫言以廢成其禍者又誰為之乃玄宗自為之也且公嘗預料祿山必反以失待喪師之罪欲殺之玄宗不從及林甫為相相為未重而祿山兵權日以強盛玄宗坦信任之譬猶非種不鋤而復進其而露掩其根本其不至滋蔓難圖也幾希矣俟兩京既陷始憶公言遣使致祭祭勝何及則不聽公言以殺祿山又治亂一大關也哉唐史于公之亡也書曰開元二十八年春三月荊州長史張某奉書制荊言處之非其地也書

長史見公之不復相也所以歲時政罪林甫也此史臣之微意也  
在群有言曰人謂天寶十四年穰山反為亂之始不知開元二十  
四年罷九齡任林甫此理亂行由分其定論也

張象

張象陝中人登進士時楊國忠用事人爭趨附象曰君輩倚之為  
泰山吾以為水山耳後日既升失所倚矣吾謂泰山水山之喻磨  
之者不阿於權相假山血山之害象之姚坦不跪於肅王  
象由江見朝士過時國忠口此曹皆向大已見一旦大盡成冷  
色象時在朝是曹中安二張始一楊謂言何合歡  
象避而歸人

安祿山反延守睦防欲問人心設天子畫像而朝拜與五代時李  
筠懸故主畫像而痛哭忠義之氣燥燥動人而帝仲連罵賊味甚

華世芳

唐

士

實勸

華世芳陽縣人又燭世而僅成一區者也至如峻拒金  
飯潮辭氣侃侃與陳之亮君素拒屈幾通金之高守約拒却邦家  
貞心社稷寧如雪相霜松

張璠張璠

父審素官都督或告其脏污使楊汪按之審素實將其罪汪要其  
善奏汪因奏審素謀反坐斬二子璠璠皆幼報讎殺汪為有司所  
得張九齡憐其稚年孝烈欲活之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逆故殺  
之此事總一激字成之也審素之罪未至死與兵要汪汪遂以謀  
反上奏而死汪又何罪而死甚審素之罪以致之致璠璠復讎而  
死是審素激汪汪激璠璠而自致死也至於璠璠又自一激之  
不得不然而死哀哉

權車 秦州人官 監察御史

魏濟權車皆避知安祿山必反而玉脫其墓所謂出谷遷秦者

蘇頌 字修碩武功人 官修文館學士

父頌字昌容封許國公頌製封許公稱小許公唐父子拜相自蘇  
氏始頌幼時不見愛於父處之為嚴後識其敏悟過人稍親之昔  
往廣為劉景塔不知其塔之才而棄之殿中劉則佳塔是謂遠求  
駿驥延項為許公子不知其子之才而棄之殿中不念殿子是謂  
近失家駒才思敏捷文詞典瞻制誥典冊獨擅一時是繼王珣而  
起者

魏萬 號玉虛 山人

自嵩山歷充游梁入吳計程數千里訪李白不遇後遇於廣陵賊

華世芳

唐

士

實勸

許和贈茶昔實存亮慕韓昌黎不遠數千里往從之合之觀萬訪  
李白彼此同情

吳兢 字祥符 人官 諫議大夫

兢撰武后實錄及宋璟張說證魏元忠一事說陰祈改數字不  
許昔孫威書祖溫事東樞書章事皆陰祈改創而不稍假借允  
稱直筆

符令奇

為盧龍軍裨將勸田承嗣委質於朝廷田悅怒命殺之臨刑神色  
不變罵賊不止夷其家令奇年已七十九矣當日顏真卿與令奇  
年皆八十而罵賊死節所謂蓋柱之性到老愈烈者

裴耀卿 字季雅 之樞山 人官轉運使

耀卿經理江淮諸法劉晏李異輩皆因之以奏功均唐之善理財者

許遠

新城人拜許遠歸太守

許遠之佐張巡猶將晚之足食足兵以佐諸葛武侯也同死固難宋之蘇林石倫似之

盧奕

官御史中丞

安祿山及執奕奕頗厭黨曰人當知順逆我死不失節何恨遠死之與子杞德宗朝拜相應以李林甫而生峭以盧奕而生杞奸臣明珠紅雲成野齒斯二招盧李各居其一

蔣清

縣人唐僖宗時為

安祿山亂字懋為東京留守表清為判官與祿山相持城陷死之

李甘

字望

唐

宣

實勳

可謂不負所舉且蓋見愷知人之明

郝果

字野之臨沂人唐

安祿山反果鄉馬不絕口祿山新其舌令割而死故文信公正其

歌云為常山舌考遠文而對果鄉被難莫救收之張奏得其

其妻崔氏疑之疑若動噫忠誠實微豈僅在一言哉

顏真卿

字清臣京兆人唐文宗

常山死於安祿山平原死於李希烈貞心勁節允稱二難當為作

顏氏雙忠傳

郭子儀

華州人封汾陽王諡忠武

官河東節度使無中書令稱令公嘗有疾盧杞問之杞面藍公悉

辱待妾曰杞貌陋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待志子族無噍類矣因憶昔使卻克微會於齊齊權婦人使觀之卻子笑婦人笑於房卻笑卻怒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公屏去侍妾亦有鑒於此也公仁極人臣而計及於未得志之盧杞功蓋天下而心操於笑盧杞之婦人即此一端推其大惡雖思畢盧庸有無道此其所以能功名終

楊瑒

字祭酒

初為麟游令時寶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暴欲畿內瑒不應且以正言折之役止普楊瑒諫畢主贊昆之役楊瑒止金仙玉真之營以家風而得大臣之風者也與虞懸姚坦諸人堪伯仲矣

楊炎

字公南大興人唐憲宗時

李德裕

字公南大興人唐憲宗時

宣

實勳

德宗時建議作兩稅法以理財見解然以劉晏之賢而炎誣其與朱泚交通致上疑晏遣中使緝殺之後炎亦為盧杞所譖而死法與晏同使慶遠死嗚呼諸人人亦譖之殺人人亦殺之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李忠武

名晟字良弼

公平朱泚破吐蕃臣復往觀其安遠境雖汾陽淮無以加焉然於戎馬倥傯之際而總及營使非體也既而與賊交實生擒又因朝廷欲相延賞而表陳其過惡及受命和辭駭云為之一延賞也始何所見而表陳繼又何所見而表薦議者有以忠武之為人元如為子求婚而見却於延賞則又疎淺躁率而不識待小人之法者也

李鄴侯名叔平長源長安人

唐史載鄴侯多謀略好神仙僑居衡陽後被召還寵過知識過人元宗使與太子即肅約為布衣交當時之論元宗者曰不聽張九齡之言殺安祿山自貽天寶之禍而京相經綸治阮往之譽已成望勝所可幸者識鄴侯於弱冠及肅宗即位宣武與之聘對稱周諫度詢年成并遠之功是鄴侯之報肅宗即可以報元宗也由肅而代而從處三朝匡濟國家調停父子保君臣臣經載遠境持籌握算動合機宜當時之論鄴侯者又曰鄴侯之經營規畫如此在廷諸臣勳績雖可謂無出其右者矣而吾不能無憾於鄴侯馬建寧之免官之非不詳盡然言於死後而自其免何不言於生前而免其死一憾也肅宗朝辭宰相居賓友高人之致宜爾矣

李老翁

唐

李

賀勣堂

張錫字從周博州人同平章事

帝以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大內錫曰帝王當修德所能未聞假信以致太平可謂要言不煩故明楊浩諫代宗著諫憲宗楊延

徐蘇隲之非海瑞張琰言佛氏之政皆仿諸此

朱青字房叔溫城

字柄蜀觀察湖南幕府皆一時高選青與馬柏約卒護喪歸洛陽為元載所惡元載之嘗叱然不阻嗚呼知已皆深不願忘諸哉表族里高義不在陵寢極惜諸人下

崔祐甫字伯玉清河人官中書侍郎相諡文正

宰相用人當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開門訪士想義吐哺惟恐見聞有所不及庶幾野無遺賢祐甫為於一已之識譬猶燎火燎元不遺一室能距千萬里哉無怪當日官方前後相繼不得其進也至其使白志貞代王駕鸞輿禁兵召駕鸞輿與語留連久之俟志貞視事然後遣之其事與呂端之處王綬是詳時之處任守忠略

李老翁

唐

賀勣堂

相孔實結有中契故乎

元結字次山臨秀山縣人官通州刺史

結自稱酒徒又稱詩狂子漢漢後士來王次翁知容州次山為人取次山在道州時乞免科擢之奏勸於容之官衙以垂不朽并刻其遺像以便親省且曰庶不墜元子之風意高山仰止崇行行止當為之咏夫

元正贈秘書少監

肅宗時史思明亂與父及弟同匿山中賊賈正符之請以高位同拒之與弟皆遇害父聞亦仰藥死事平詔錄死所者十一姓以正為首嗚呼漢之季葉不以高位見諸於公孫述正不以高位見諸於思明可以垂裕矣而父子兄弟一門為忠義兒非僅為十一姓



有推實為千百年所罕見

宋范

字德平官

在官以慈惠稱及去任百姓遮道留之時代者楊於陵喻之曰吾不敢為家公政百姓通羅拜送之者蕭曹相代恪守成法尚已自復惟黃霸治潁川一遵韓廷壽法漢京治成都一遵趙作法此不遇以述者之賢見作者之吾耳未有相代之際因與情舉後而以勿易前政之言詳詳慰喻者觀此可以知袁公德澤之及人深矣

張志和

字子尚余華人

初以翰林侍讀歸隱稱煙波釣徒每釣不設餌余嘗謂陶元亮買不設餌張子同釣不設餌可想見兩人寄趣之遠

劉晏

字士安以江淮轉送使歷忠州刺史

垂世芳型

唐

七

賀勣

劉晏理財皆合天時地利人力而入一一調劑得宜總理周匝故古今言理財者必首推之裴休漕法十條猶足復晏之舊

盧綽

字載範陽人官御史中丞工部尚書

郭汾陽家被訟德宗使群按之群奏汾陽有社稷功請赦勿問屈子曰汾陽之家被訟載初令其功勉而請赦之全之以大體汾陽之諸臣德宗皆借其小過而奏勅之全之以損權此跡相反而實

裴休

字公休明開元人

代宗朝諸人奏事帝問推帖之利歲入幾何諸不對帝復問對曰陛下臣民疾苦不宜問利郭子儀之諸人犯禁請為金吾將軍

泰之且曰吾族其小過以明郭公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可

乎晉王述不對王母求償之間與郭不對推帖之間俱大體宜有也

齊映

字大用官中書侍郎

德宗幸奉天映從駕大將嚴震具軍容迎謁映叱震與至尊尊馬便蜀地知天子之尊齊映即大將以尊天子李愬柳公綽重宰相以尊朝廷用是昭同

郭況

字大用官中書侍郎

代宗朝韓悅劉晏分掌天下財賦德宗初立以況悅兄寵其權而以晏兼之議者於此遂以判韓劉優劣不知況之公忠清儉保障江東轉輸關內裁賑鎮於危疑之際聯氣脈於斯續之間其臣節有大過人者至其任便令立綜理精密大厝建中以來諸臣無出其右者

垂世芳型

唐

賀勣

其右本可以小節略其大端也

何易于

字官益

德宗朝權茶利詔下易于命吏問詔吏不敢過自焚之觀察使贊之不劫以守令之卑而敢為焚詔之事比李沆陳康伯為尤難

賈耽

字官工

德宗朝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後令有急樣以澤代耽張獻甫以澤自圖節鉞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

度使矣即日離鎮大賈耽之樊澤猶姚南仲之薛盈珍也觀然一去歲量更高又李懷光謀代郭子儀非杜黃裳制之亦不免矣

張建封

字本立舒州人官節度使

之。時獨坐一樹下。衣屨極敝。裝亮罷政。臨與語。奇之。舉躬及  
我。助奴婢脫之。受而登舟。即戒錫奴婢裝蓋。奇之。德宗朝。為節度  
使。鎮徐州。十餘年。民安盜息。大寬之。繼建封。猶田仲良之識。劉果  
忠也。元而。建封之。特釋。愈李藩。又與左雅之。得陳蕃。李厚。俱人復  
先燒矣。

顧少遠 字英仲。華亭人。唐

少遠初為登封主簿。邑有虎。若民令塞陷。耕移文。欲神虎不為害。  
蕭象。往州而。猛獸死。歸愈。往潮州。而。鯨魚。適李公。往。吳。境。而  
鬼怪。暖。今之少遠。移文。除虎。正。直之氣。何。所。不。通。

陸宣公 名。字。弘。農。吳。興。人。官。中。書。令。學。士。監。州。判。駕。監。宣。

宣公九。聖之。陳。即。陳。忠。豫。廣。帝。竟之。昔也。東。漢。而。論。淮。西。一。事。勅。  
垂世芳型 唐 充 實。勸。堂。

德宗待李希烈以不死。即周元武處。亦肩之法。至如論議。委曲。詳  
盡。而。微。人。情。將。存。誠。越之。各。奏。議。皆。得。宣。公。體。格。

烏重胤 字。保。君。張。掖。人。官。河。陽。節。度。使。封。張。掖。公。

公在河陽。聘禮。名士。稱得人。帥府待人之盛。有公而外。如鄭從諱。  
於太原。唐李庭芝。於淮南。宋可以復先燒矣。

裴濟 開。嘉。人。題。刑。部。郎。中。聖。教。

憲宗信方士。仰。必。採。藥。鍊。丹。濟。極。諫。帝。怒。貶。為。江。陵。令。從。衆。人。  
主。往。往。以。藥。石。之。言。為。訛。事。而。以。金。丹。之。毒。為。長。生。濟。諫。憲。宗。揚。  
衆。掠。明。世。宗。皆。藥。石。之。言。也。一。般。官。一。罪。死。是。以。藥。石。醫。君。而。自。  
真。宗。不。能。藥。石。之。言。烏。得。不。受。金。丹。之。毒。

裴珣 字。弘。中。開。嘉。人。

裴珣以李錡家財。李反。親送宗師。賜割西百姓。與崔祐甫以李正。  
已所獻錢。賄。周。將。士。皆。識。大。體。至。如。立。賞。諫。官。格。非。法。也。昔。王。  
悅。應。賞。未。言。而。陳。底。等。非。之。謂。其。以。文。不。以。實。耳。但。處。李。林。甫。元。  
載。之。後。諫。官。言。事。先。白。宰相。言。路。既。塞。不。得。不。矯。其。美。以。通。之。

裴晉公 名。度。字。中立。開。嘉。人。題。中。書。令。封。晉。國。公。諡。文。忠。

晉公相業卓然。可觀。而其大者。在乎淮一事。元和之世。淮西倡亂。  
恒。即。繼。起。不。可。復。制。公。既。相。三。年。中。吳。元。濟。授。首。恒。即。悉。平。人。知。  
憲。宗。之。功。成。於。公。不。知。公。不。用。李。愬。愬。不。用。李。祐。則。元。濟。不。擒。恒。  
即。盡。諸。鎮。又。何。可。問。哉。惟。祐。為。愬。用。而。祐。之。功。皆。愬。之。功。愬。為。  
度。用。而。愬。之。功。皆。度。之。功。而。終。為。朝。廷。用。人。之。功。故。曰。人。主。之。職。  
在。任。相。宰。相。之。職。在。任。人。

垂世芳型 唐 平 實。勸。堂。

崔群 字。敦。武。咸。陽。人。官。中。書。令。學。士。監。州。判。駕。監。宣。

嘗與憲宗論玄宗政事。其略曰。人皆以安祿山反為亂之始。且以  
為。嚴。張。九。齡。任。李。林。甫。此。理。亂。所。由。分。也。願。以。開。元。初。為。法。天。寶。  
末。為。戒。昔。延。論。漢。桓。帝。用。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  
亂。崔。群。論。開。元。天。寶。理。亂。之。由。本。乎。此。然。則。豈。細。故。哉。

高崇文 字。元。宗。宛。人。官。西。川。節。度。使。封。南。平。郡。王。

憲宗朝。劉闢以蜀叛。南平討平之。行軍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殊有  
孫。伯。符。討。橫。江。王。景。略。克。盡。開。之。風。

陽城 字。元。宗。宛。人。官。諫。議。大夫。改。國。子。司。業。

群。愈。作。諫。臣。論。以。談。城。猶。曾。詭。作。王。山。主。人。對。客。問。以。漢。之。治。也。  
而。城。與。浩。卒。不。失。忠。諫。之。名。古。人。所。以。重。晚。節。與。

李靖公名世平

字元

靖公之擒其元湊也全在得元濟近得李祐當時諸軍皆訪公謂其用祐以爲腹內應公於此時處一人不能勝來口乃械祐送京師以戰雖捷復憂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公公卒以自全者全祐以全祐者全其功名全其國家社稷意公所謂知深義說者非即不但已也時與祐同宿客路達曙推心置腹略無嫌貽何也祐居其入致其力必先竭其心書曰若虞械張狂者括其度則釋者是乎械之所係非細故也械所以發動之者也人心亦有機善惡之開出此入彼人雖無良未嘗或失其本然之善要在有以發動之耳公於順逆安危之間取其禍福成敗陳於祐者自詳且無是非兩端發動之者耶復之論公者皆曰貞元之和以

世平

唐

世

順助堂

來官軍不至蘇州城下者三十餘年一旦於雲夜破之機果應化頑性復墮土用兵之神真可爲秋青破崑崙之先鞭矣定知其能以賊攻賊然與春秋之世沈諸梁以片言悟蒯聶尹除白公戰楚亂轉述而順轉屈爲安勢如反掌待發動之道矣迨至後世兵戎用費倍而擒胡寇項思用楊虎而擒陳勉皆以賊攻賊之計也世之用兵者識此雖不學孫吳而可以暗與孫吳合矣雖然此就公論公也而我以爲公若不遇憲宗用公者不能如憲宗之任裴晉公以任公感於裴晉其干城鮮有不踴投杆之刺者又爲望稼祐而還之公以成大功報明主若此哉余爲歎此以當平淮碑之續貂

李絳字元賓人

字元賓人

憲宗制李吉甫與李絳臣處親博一書言甫主與討絳主靜鎮未

幾而田興果衆役滅不出鋒之所料與既來歸吉甫又欲遣中使宣慰以觀其失微終言不軌蹈劉永年薛安都故事乎即此一

李吉甫字元賓人

事觀之兩人之優劣元矣  
宰相職在任賢處詔既以連賢報國爲心則宜以握髮吐哺爲事何以賢良方正之舉悉忌直言而聽貶多人如考官楊於陵韋員之既貶而裴均王涯等亦坐焉異日平李之禍因之以起其連元和國計簿實開宋世景德會計錄之端噫忠貳於唐亦稱名相何至使丁謂效尤

李藩字德裕官門下

世平

唐

世

質助堂

大臣處朝廷大事有不察則緩者在唐則李藩之批斥王涯在宋則韓琦之押選任守忠二公識力皆不愧名臣

李藩公名德昭乎文範吉甫子也

人臣之義先國家之急而後私怨論心非所以謀國也況宰相以天下爲公則宜以容天下爲量私怨更不足言贊皇本相而經理邊境既相而制服隨藩勳業卓然慈德繼繼然稱賢相矣然於牛僧孺李宗閔之嫌無時不介於胸中樹黨分門懷私報怨休休之度似不如以此以補公權之相善崔瑗裴薦之贊皇以恩非已出而左遷之以自居易之賢名武宗欲相之贊皇以素所不快之人竟以稟病一言廢棄之主薦白敏中入翰林而其後遂以有禍矣無知人之明也抑愛憎結怨仇黨私質以此爲言而貶其官是無

曉德之聰也蓋心之禍也量之不能容也先儒以贊皇方之裴度謂其才優於度而德若不及然哉

柳公綽字季寬歷山南東道節度使遷京兆尹

宋太祖注元刑詳惟賍吏葉市創得之典無至於公綽盡錄文皆而輕賍吏非輕之也以舞文之罰輕犯之者衆特甚其法以禁之不過為一時稍偏狹禁之道耳

舒元興東陽人由中書拜相

漢靈之世以陳蕃竇武之賢同心戮力以誅曹即及為所敗兄李訓即注及獲無常有相獨武能免甘露之變乎元興與謀而自及不若韋溫却聘而安全元興與李即等謀誅宦官

韋溫字弘有為年人

垂世芳型

十三

賀勛堂

李訓鄭注欲以溫為副使不就未幾李即俱為宦官所殺溫獨不及晚唐變故多端惟弘有能脫甘露之變雖僅免清流之禍而人可云知幾

劉黃字古華高平人

續史至劉黃下第一事而有說也以黃之策復直忠誠切中時弊考官長官官而不以焉時事之非何待甘露之變而始知乎漢之宦官多倚賴順帝十九侯桓帝五侯靈帝十三侯用事漢祚遂移唐之宦官始於明皇盛於肅代熾於德宗極於文昭唐祚亦替宦官愈盛則國祚愈衰千古之明鑑昭然奈何以黃對為指切時事而黜之昔顏法對裴以諫見斥黃更以直見遺焉呼嗟二字竟變作文場之履難將何以示天下垂後世也

韓文公名愈字退之脩武人官潮州刺史封昌黎伯贈禮部尚書諡文

昔人謂公一生以荀况揚雄之學為未醇而自以其道前繼孟軻所以繼之者何在此孟氏及覆於仁義性善之說公原道諸篇開明其善其學及繼之孟氏以守先待後之責自任公前扶策後振其功功足繼之孟氏歷聘齊梁滕宋排斥諸子百家而非好辨公自荀揚而外中韓傳老一切屏絕之立詞著訓不啻百千萬言而并得其志其事又足繼之所謂泰山北斗者亦中流砥柱乎蘇平論公而及於孟氏之養氣亦以公繼孟氏之後而即以論孟氏若論公也其言曰是氣也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知賁育失其勇微秦失其辯何以知其然哉人之貴人能賤之公以天爵而鴻毛公卿何如其貴也人富乎財公富乎義日受千金而

唐

齒

賀勛堂

不屑隸執青紫祇從文繡何如其富也察察之明可云知乎公則雖魚之暴驅之如神佛骨之訛謗之如鏡非大知不至此恃勇而勇即屈於所恃驍辨而辨即窮於所購公宜論成德不顧兵革而三軍奪氣無多詞說而強藩戢謀非大勇大辨又曷克至此此則蘇子論公之微意也而公之所以前繼孟氏而無絕者又在此而不在此彼矣

杜牧字牧之咸寧人官散州刺史

牧工詩號小杜以別杜甫也以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上之宋儒謂三代以下為兵於最惟唐之府兵最為近古蓋府兵之法不始於唐而始於宇文泰太宗特遵其舊而行之耳至玄宗時張說建議召募壯士以充宿衛兵農遂分符制亦失一再變而為騎驍衛

欽安史之亂隨之牧焉日時銀原十六衛規畫條奏動令事且不  
能太和開成間當遵行其說實可以為萬世治平之要策也

鄭軍字號元亮  
此人所相

李訓欲取人望以順人心而進軍等猶秦穆欲專政而進胡安國  
石亨欲邀名而進兵與獨也

崔盾

服宗朝猶平祐之木官官本之靈也盤踞嚙於中日繁月行而  
木則日侵月削崔假手朱全忠誅戮而盡除之是以火攻靈靈盡  
而木亦灰燼無遺崔非不忠而暗矣當是時李克用在馬興兵  
反正之舉何不以為克用而委之於是又解衣包火積薪自焚者  
也嗚呼交紹誅宦官而無濟於漢崔誅宦官而無濟於唐內侍之  
事世旁型唐  
禍如此可不戒哉

今孤鈞字子直事原人

均為相功過不能相掩忌讎暮之剛直而出之過一也宣宗誤擇  
刺吏必面察其能否詢私於故人令便之官廢格詔命過二也  
以溫度筠之才用私憾而不令登第過三也至其誅誅宦官則優  
於漢之陳實其言曰但有罪勿報有缺勿補有無漸耗殆盡此良  
法也

韓僊字號元亮  
此人所相

宣宗欲盡除宦官僊言事禁太甚思慮深長崔盾不從而假朱金  
忠兵力以誅之卒與金忠疑貳為金忠所殺可悲也已僊以眼去  
為李及金忠忌嫉而起白馬驛之禍僊獨不及先料知哉

張全義

全義尹河南措置經畫周密詳盡維管仲之治齊商鞅之治秦當  
不是過然究不可與管商同日語何也管商處富強之條取威定  
霸以法制禁令為先而足兵之謀多於足食全義處亂離之後招  
亡集散以輯謀保聚為先故足食之遺備於足兵漸致風俗淳龐  
可歌可咏惜唐祚日移人心日散雖河南禍壤富庶有加不能為  
社稷久安計使全義之時得全義輩數人秦錯為牧伯即三代之  
治何以加焉

周朴字大朴  
同八

黃巢入閩得朴將用之朴曰我為處士尚不屈於天子安能從賊  
巢怒斬之薄白齊數人背袁弘死於蜀伍員死於吳藏血化為碧  
李世旁型唐  
則白膏之薄非虛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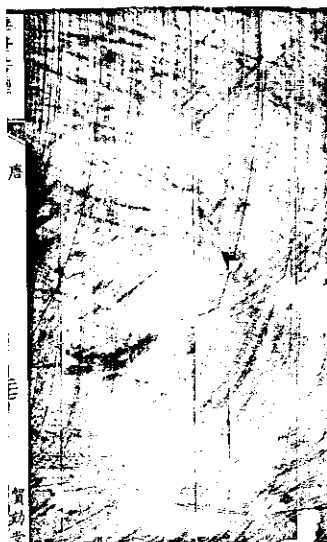
楚江漁者江陵人

嘗得魚換酒無自放歌不吉姓氏江陵守崔鉉過之問曰君隱者  
之漁耶對曰姜子牙嚴子陵世皆以為隱者殊不知其名耳余  
於漁者不禁穆然神往也曰夕陽西沉尚唱漁家傲想見當年兵  
隱吾聞楚州有漁者淮中釣得一古鏡取之不絕錫得一獼猴即  
為鎮水神無支祁也或即是人耶不然漁者多矣非異人安得此  
異事

孟昭國官左拾遺

僖宗時上章極論宦官田令孜惡之投之襄陽津葉微為貨弔之  
曰一章何罪死何名千載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煙雨夜杜鵑啼

作兩聲呼嗚呼嗚呼以重均况昭國近世高舉能以重均况觀兩人之死始知難勝不當痛飲而讀之當飲痛而讀之者也



賈勳堂

垂世芳型卷之九 五代

華亭金繼寧德藩著

韓通 河東人官侍衛都指揮留中書令

受業 謝家樹陰宗方 週天白公啟

甥孫潘汝江景安

陳橋驛之變通謀率衆禦之為王彥昇所殺憲通盡忠於周而歐陽修撰五代史不為通立傳識者有以見作史之難

安重誨 處州人官中書令

重誨久事大權中外惡之重誨僅表解機務唐主遣中書議之趙鳳不可迺任事如故未幾致仕致仕後有言大權不可久託陳希夷亦言優游之地弗久戀親安令公斯言益信

安重榮 潞州人拜成德節度使

事世芳型

五代

賈勳堂

晉欲君臨中國而先臣事外夷計何左也臣事不已父子得焉執甚也重榮力請一戰以吐中國之氣此臣職也請而弗行遂窮造反此死道也死而為首其敵自伏其事是重榮不死於造反而死於諸戰後示以怯而使敵知晉之無人行事何頗倒手晉畏吳丹而以重榮之首贖罪宋畏金人而以韓侂冑之首贖罪嗚呼氣已盡盡亦同之吾於書宋兩事定為合編

邊錫 官武安節度使

邊錫仕南唐有佛子菩薩之稱而唐閻希是以契機為甲冑之容以種器為鼓鑼之聲何以克濟劉言入寇遷秦城走宜也歐陽廣嘗上書極言錫非將帥才請擇良帥以易錫唐主不聽迨失湖南始憶廣言所謂事後之思何及哉

黃仁 字 休而唐大

後主與發伴討奔微入白事舉奮投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微就  
恣微曰臣若非魏微陛下亦非唐太宗矣後主嘿然罷奕微之投  
奮有古弼搏擊劉樹之風張霸奏事於宋太祖其事似之

伍喬 字 功節

性嗜學幼居廬山一夕見一人掌有籙入掌上有讀易二字同取  
易讀之及春試登入外賦齋第一因憶宋初艾預遇一儒者授以  
左傳第一冊後試讀易象物賦得第其常類此

唐億 字 子元 內人

億性清介信退閑其子多遜知制誥即上章求辭致仕唐鄭抵德  
用其子顯嘗求作相通書曰聞汝判戶都是吾必死之年今又聞

華世芳型 五代 賀勳室

欲求作相是吾必死之日一聞其子之入相而心憂一聞其子之  
知制誥而身退高風伊可懷也○跡億一生應官晉漢周後歸宋

此曰清介信退閑其子多遜知制誥即上章求辭致仕唐鄭抵德

盧柔 字 中書監

後歸宋太祖為行臺即封掌機客時汝頗之間多義義歸宋書翰  
往往日有餘膳隨機報答皆合事宜晉宋朱齡石劉穆之並便又  
續一日有函盧君可以獨安兩人之後

柴守禮 字 亮山

與周太祖郭威同里殊隔周祖為后無子以守禮之子為子是為  
世宗從居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第椒房之威高顯如此此  
盛武攸緒而起者耶

果震

震為梁舊特高李與所留李與欲朝唐震止之不聽至唐與唐主  
議伐吳蜀之策李與勸先伐蜀唐主欲留之郭崇韜諫李與始得  
歸及崇韜城蜀李與聞之方食失匕箸曰此老犬之過也震曰不  
足憂也唐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李與所以勸唐先伐蜀者以蜀道  
險難難料未即克特假意以各之猶索術料孫策曲河之後也及  
唐滅蜀李與聞之又驚駭夫著其情可見矣而震復以得蜀益驕  
之言慰李與又即任章料智伯故事也總之相機論敵李與不及  
震遠甚

梁萬 字 南人 官

常敬備門望子賦因命歸奉母東漢施延赴海塩任作半路亭以  
奉母以萬賦崇之事異而情同

王承學 字 州人 官

承學母崔氏嘗周公山神牽五色獸通其衣遂生承學後有異僧  
見而撫之曰老僧所居周公山佳氣淑平過學重此子耶撫州志

載宋末望氣者言華蓋臨川二山間當產異人已而吳澄出合承  
肇之事觀之詩所謂維穀降神非虛語也

王仁裕 字 汝 官

仁裕嘗營江神祠其殿以水澆之見水中沙石皆有篆文一吸  
幾盡自此父名日起嘗畜一獐名曰野實一日放嶋家山後仁裕  
復過見一獐迎道左從者指曰野實呼之即應隨行數十里來吟  
而去以仁裕之當今之江淹乎知章其文思皆得之神助者也又

王禹偁之僕者徐公名仁裕之猿野實其貌他如顧常公之銀鹿人也而以舊名之狀或公之飛奴會也而以人目之皆相為類者

宋家丘字子高載人

先儒謂朱熹立以讀書名於時觀其為徐知誥謀主而廢其故主

又謂其善升書以為己書而投譚於江後以罪放九華勢窮自縊吾不知其所讀何書諱名

馮道字可達諱元人官太師

藏王愿事四姓十君浮沉取容累朝榮遇與東漢胡廣周流四公愿事六帝建言悉已取媚於時皆老嫗原而已唐海王從珂至陝

明宗出奔道遂趨盧尊吳勸進文書趨又負晋主之托廢重睿而立重貴是就唐古曆說晋言晋事一姓而稱二其心况更四姓嬖

世考型

五代

四

賀勣堂

然以忌自許先儒謂其無耻不其然乎王安石道善避難以全身持論如此所以為安石也

張誼字某人官

時和凝仕晉為相署其門不通賓客誼致書云為天子腹心耳目宜知四方利弊奈何拒絕賓客坐窮職業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又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且外教信好內謹邊備不可有違以啓

我心趙宋時呂公著執政實條至若不拘時延納故下情易通事無留滯明初楊士奇當國開門謝客而楊榮及其所為與誼規正

疑言同意也外教信好內謹邊備數語朱升取此意以進宋高宗

桑維翰字與微洛陽人仕晉

先儒古石晉父事契丹而獻燕薊十六州陷於腥羶者四百三十

二年因款塘之罪亦維翰之創謀我以為王安石以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說惑神宗割東西七百里之地陷於遼其罪不在維翰下

劉詞字好謙元城人

仕漢入周加司中書門下平章事暇日常披甲執戈而卧曰人情易遷若一為其筋力則有事何以報國同恩陶侃運甓劉琨枕戈

皆恐人信為於遐邇則不能有為昭烈所以有髀裏肉生之悲也詞坐卧不忘此意可稱名將

唐隱官太師

唐明宗時上疏言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不足懼者存而弗論深可畏者顯爵而弗失唐主優詔答之深疏惟切其情詞

李世考型

五代

五

賀勣堂

可方孫晃字某人而唐主之優詔獎諭與梁武詰責賀琛之事相去遠矣

郭崇勳字某人

初仕晉為中門副使後仕唐位兼將相權倖人主贊偉觀奮疾怨者多過請立劉夫人為后以有國患得患失豈大臣所為乎及伐

蜀德安雖為都統軍中制置一出崇勳將吏賓客盈庭而都統牙門索然蜀既破資臣大將爭以寶貨役樂道之而不及德安以至

李從襲何延嗣馬彥珪諸宦官從中排陷使劉后自為教與與歸皮而受殺身之禍嗚呼請立劉后以自固也及以自敗患得患失

何益哉



華世芳型卷之十

華亭金維寧德落著

姪

芳瀛涪洲  
德煥蓋修全較  
昂枝雷和

曹武惠名彬字國華重壽人封

姪孫

宋史以曹武惠為名將第一以佐命之功言之乎非也所號為名

將者有將才有得略武惠不惟以才畧見而以德見者也武惠之

德有四曰廉曰勇曰仁曰智率使不受魏遷行軍不賄貨賄賂也

取江南降李煜到闕成功勇也石至秋毫無犯不妄殺一人仁也

不矜能不伐功名位等係始終智也史之稱武惠者此也以全德

為佐命功戰戰兢兢一統可謂無負於太祖矣而太祖實負之何

也下之所以報上者功勳而上之所以結下者恩信太祖許武惠

華世芳型

宋

賀勳堂

以使相追江南既下斯而不與是負武惠也太祖負武惠而武惠

終不負太祖同心戮力迭用有成武惠不負太祖而太祖升遐之

後太宗嗣位泰嚴旋與趙普遂同拜附和黨太宗殺廷美金匱盟

書棄之如遺太祖以使相負武惠普辱以天下負太祖是武惠不

負太祖而終有普以負之至如以岐潛之敗疑武惠此尤不可解

者也行師必先善餉餉道既絕欲使軍士枵腹而戰得乎諸為武

侯以運糧不絕師虞退而志不伸郭汾陽以蓄得不充諸師潰武

侯不免清溝之歎武惠以孤軍赴強敵敵衆於前餉絕於後而衆無

敗難矣然則其咎在任曰客在賀恩濟之開邊險敗兵端太宗時

安丹與中國相安於無事懷清恩上言契丹主少母后等政罷休

事請乘機以取燕薊不思師直為壯曲為老出之無名難由哉

作曲臣既有攸時則未戰而先自敗矣待岐濬挫衄而始知王師

之失利哉要之生事持蠶懷浦之咎無辭而輕信窮兵太宗亦不

能免其責以責武惠何歟

趙忠獻名希字則平蜀人

忠獻嘗語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即佐太祖定天下以半即

佐陛下致太平奈何稱前一誓金匱藏盟至德昭制而德芳死太

宗欲立廷美召忠獻諭之而退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致廷

美亦以震卒而太祖之後無傳忠獻負太祖罪實甚焉論語所云

記孤寄命大節不李斯語半即何存

錢若水字汝成新安人官

太宗嘗問劉昌言罷官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

華世芳型

宋

賀勳堂

望後位目穿矣若水嘆曰此時無東郭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

之者耳即請解樞務罷歸年方四十蘇瓊有言設官求人非人求

官人主何可以官爵籠絡天下士太宗涕泣目穿之語正因近世

貪位固寵者壞之若水之急流勇退不惟為昌言蒙正起見實為

奉朝士大夫吐氣也

田錫字表聖洪雅人

屢多進專政群臣牽跪必先自多進又必於閤門署狀群臣章疏

先白宰相此李林甫元載之積弊而為李唐之亂階錫居言路首

以此事力爭之可云戡治亂之本

楊業太原人官

業號無敵諸將嫉之或上謗書太宗不問封以付業與契丹戰於

然谷口援兵不至被擒不食而死昔魏文侯以訪書示樂平樂亮試以訪書示馬異宋太宗以訪書示葉皆云不蹈投行之轍者所恨邀功害能之王侯而列之戎行將獲不自主之當美而寄以專閫卒致喪師辱國其咎安歸蓋將兵在將而將將君夫人之責是又太宗所不得自護者

何亮

何亮於真宗朝通判永興軍時張齊賢欲棄重武楊億李沆之議亦然亮上安邊書言重武不可棄帝廼命王超將步騎六萬援靈州夫重武乃四夷出入之防國家之門戶咽喉也棄而不守可乎亮安邊一書復韓魏公極稱之而呂居仁亦嘗以億沆之言為非由此推之康胡班勇傳樂諸人懷遠之策不可不存而故明陸榮華世芳型

朱

三

賀協堂

議河套一疏亦不可不讀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人

文定經略諸路而以重武為可棄何亮以為不可輔臣亦主亮說所以誤之者文定主一己之見也未幾而靈州一帶遂為趙保吉所窺張濟刺指血染奏以求救援無以應濟死而城亦陷此文定欲自實其前說故坐視不救也由此觀之太祖幸洛時文定餘隄十事太祖取其四而文定自以為皆善大抵偏僻之見居多其殆孰物自用者乎

何承矩字正則洛陽人官園練使

知靈州推誠御東邊民有告歲事者與之款接無所猜忌故契丹動息皆得先知昔李寬預知敵情誘敵以貨賂也何承矩預知

敵情威敵以誠信也視孝寬同勝之矣

謝泌字宗源大興人

泌知人能薦士奔發薦廣必望闕拜曰老夫又為陛下得一失職和漢得一友必焚香告祖泌得一賢必望闕告君珍慎之心所以杜朋比之禍也取友論才當以二者為法

劉綜字居正廣鄉人

時靈州孤危議棄者多綜極言其不可棄宋之輕議棄地大可痛恨者三分水嶺之議沈括力爭之而卒棄東西七百里之地此王安石之誤神宗也三鎮之守李綱力主之而完制之以界金此李邦彥之誤欽宗也三路之險張瑄力復之而旋為金所得此史浩之誤孝宗也皆治平以後事也至若真宗全盛之時靈州要害之

華世芳型

朱

四

賀協堂

張濟

濟知重武孤城被圍援兵不至死之嗚呼唐之南霽雲斯指乞師宋之裴公刺血染奏疾呼號痛不暇寐是與張濟上策之

李文靖名從字太初肥鄉人

秦二世諱言盜賊而亡宇文述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亦諂言盜賊而亡公母以此來間使朝廷知所警懼故其後雖有三司五鬼之職而不為害趙忠獻為開國名相治第汴都而不免奢侈以規利而貽議公封丘一第僅容旋馬器局之宏可以前趙忠獻宋奸相莫如秦檜以張魏公趙忠簡之賢猶不識檜之奸趙忠簡不識丁謂宜矣公獨識謂而屢抑之熙寧之精可以後服張趙卓識名言深

皆應允非時宰所幾

皆應仲堪廳事前可以戲馬而致瑞公廳事前僅容旋馬而安居

於此知得失成敗之機矣

李又定名與字後

文定雖其宗不追名宰相會帝成疾周叢政謀奉帝為太上皇而  
侍位太子即奉帝發帝怒公以一言保護太子及仁宗即位四十  
餘年太子之福宅公建之此趙宋之鄭侯也

趙與牛宗古集平人官

六書一書以五且之賢猶不能謀毀獨達泉蓋言轉傳之氣其累  
百之一

崔立即陳人官

垂世芳型

宋

五

賀勛

大中祥符二年丁謂上封禪祥瑞圖後一時士大夫附會迎合以  
感上聽能正色直詞者惟孫奭與立而已

王曾封公諡文正

文正行事不絕名宰相然寇準貶雷州文正疑太重丁謂曰君修  
主人勿發言曾言以爲會恐未見文正遂不獲爭此事文正則直

又薦呂夷簡爲相人言呂納賂於文正固與之交論帝言文正語

亦均大實者此事尤光明

張忠定名諱字復之陳人

忠定剛方自任爲治尙嚴猛疑以鷹擊是向者也然在當時家

民陷田里安不事威刑而率順儉樸相習自化盜賊一清非

懲戒知都之說所可比昔王晏原治一篇皆論盜賊所自起與其

所自止非形格勢禁所得而強之者知此可與方爲治之要矣其

宗待忠定而無而顧之憂高宗得張詠公而無此顧之憂二公於

宋可云前影後矣

張詠名諱字公言

世本將軍詠嘗爲名臣三子皆登仕籍張萬福以儒家後而爲  
名持義強以持門徑而爲名臣每同所志以成名也唐世南來獲  
元兩家子各不相契而許敬宗以爲文武無種不其然與

魯簡肅名諱字賈之唐

附正無惡號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其骨鯁也其宗嘗召之位簡  
肅與鄉人飲於仁和酒肆使者曰即上評來速何辭以對簡肅曰  
第以實告飲酒常情敬君大舜使者如其言上嘉其忠實仁宗朝

垂世芳型

宋

六

賀勛

小臣方仲弓詣事劉太后請立劉氏七廟簡肅曰若立之如嗣君  
何適止君子曰爲臣不欺君小事如此大事可知此簡肅之忠也  
略其小過不惟不罪而反嘉許進後右正言此其宗之明也唐時  
傳游發請立武氏七廟合之仲弓之請皆小人迎合故態也簡肅

折之可謂極度臣

黃震字伯起浦城人

其宗廟廣中歲逢異花數千本民皆之震數上言極論其害其宗

此舉實開後人花石綱之端流弊非淺實公論之所見遠矣

林和靖名諱字君

雨潛之柳園弘景之松王徽之之竹和靖之梅皆逸致可人不惟

其物惟其人也昔范祖禹云軒輶自泰始古無有也以唐太宗之

明倫者猶倡其謀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對釋為非何為所感者之多也復和靖茂陵他日求道猶猶善曾無對釋者之句竟明成祖時周訥呂震輩請行此典何無耻耶

孫復字明復臨晉人官至諫議

看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從時者甚眾與胡瑗意見多不合常相過不見宋儒中於孫胡意見之不合宜識所以為教於宋陸辨論之異同宜識所以為學

胡安定名瑗字翼之齊州人

仁宗朝為蘇湖二州教授與孫復同為國子監直講稱其先生當日教養之成前有安定復有胡儼家聲世澤源遠流長紹興中開注教授湖州求道遺書表章其言行事有功於安定者也明初曾華世芳理

七 魏家請以安定從祀 孔子廟並而其華金尊

胡宿字武平晉陵人諡文恭

繼藤宗諒守湖州盡心興學校教相傳學者咸於東南自湖學始而為之踴功於宿者以其能情舉廢隆也而胡安定之教養又相須無負吾以為湖學之盛實兼二胡之功明初胡儼又可云克紹家風者

吳範字叔人歷

範復嘗知遂州去任父老還之數日使君來令父母鞠我禮化行令民無寒餓使君去今不可復留人盡懷恨令兩雙墮嗔府君之民誣枉於來時劉觀之民繫獄於去日建民之教吳君其肅之存子

蘇舜欽字子美梓州人  
舜欽不為眾所容而杜衍范仲淹又為王拱辰所忌舜欽為衍范而亦為仲淹所薦劾去舜欽而陷以朋黨則一網打盡即如李林甫以周子諒獲罪而子諒過張九齡所薦因而奏貶九齡小人心計往往如此

韓魏公名琦字稚圭安陽人

魏公原事二朝兩膺樞密令卓識殊勲未易殫述其尤大者在調護兩宮真宗時王曾先已行之矣然曾之調護兩宮也勸太后以慈公之調護兩宮也勉英宗以孝事同而所以處之者則異至如官罷民田私其利也公轉之以利民薄其惠也其法可以補耿壽昌長孫平章由諸人之所不及

華世芳理

范文忠名欽字景仁

范文忠守成都得文忠楊收平湖南得開明真德秀知潭州得金文剛知者與受知者可云兩相須而兩無負

傅霖字都

少與張乖崖同學霖隱不仕乖崖既顯求霖三十年不得及知陳州迺來謂乖崖曰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來報子耳即別去一月而乖崖卒乖崖唐臣與蘇子容呂晉叔二君著二君登第唐臣遂隱徐勣與劉文成宋文獻二公著二公應聘勣遂隱此皆古人於出處之間各行其志者也傅張兩公行事類之而陳州之一見為特異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官

歷任內外公忠清介可謂不遠憾於鐵畫者其請仁宗建立太子曰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情詞惻動人○此時陳誅亦請早建儲嗣處上疑已為異日之圖至飲藥自斃以明無他志其忠蓋亦堪與泰山並峙矣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歷太子少保指畫忠惠

致仕臨作五氣堂謂知恩知命知道知止知守也君子曰楊震四知可以慎獨恭思五知可以樂天

杜祁公名衍字世昌山陰人諱正嘉

穆清白宰相致仕家居猶以國事為已憂真不愧古大臣之用心明時杜銘林下十年乃心王室是得祁公之家風者

趙康靖公名榮字叔平真城人官太子太師

垂世芳型宋九負勳堂

漢高祖持御史大夫印熟視趙克而拜官仁宗持中丞印獨推康靖而拜官二主之慎簡同而天水家風又何前後合轍

鄧文肅公名穀字天休華亭人歷吏部侍郎贈太尉

代范仲淹經畧陝西築洛水城於靜寧以禦西夏料敵制勝元吳畏憚之音張仁愿棄受降城而突厥斂手余於築釣魚城而西蜀安堵文肅築洛水城而元吳退避三人之功可以復先禹時

高郵公名闢字彥國洛陽人贈太師諡文忠

漢高祖劉敬言與匈奴結和親約致貽後世觀鄭公奉使契丹堅執不許和親賢於建信侯遠矣

施清獻公名軾字公綽瑞安人官殿中侍御史

知趙州潮西早經米價賤賈諸州皆禁增米價清獻獨榜令增之

米商輒賤價遠賤民得以濟公之增價平糶與令狐楚之平價孫或司馬旦之減價皆救荒中國時制室之術也

范忠宣公名純仁字堯夫吳人官太子少師高平公

忠宣及呂大防可稱元祐間賢相矣然固熙寧舊臣起即說以搖在位遂起調停之議欲引用之覺太無主張此時挽回之力不得不推蘇文定

文潞公名彥博字寬夫介休人以大師致仕

公一生推功讓善平情接物聞望足以服遠德器足以容人立朝大槩誠有過人者然而交通官掖營求執政不免於唐介之譏雖事之有無未辨而以聲伎娛悅使臣何如者彈劾論君子不為以王安石為恬退而薦一詩不次擢用有非知人之明以蔡確之德

李世芳型宋十賀勳堂

勳而貶之極嶺嶠之荒遠有乖忠厚之道且其時之執政宿德元老無如公者而洛蜀之相攻熙豐元祐之相傾正國家治亂之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也適倖游拱嘿不置一言以救其久塞其隙致開異日黨人之禍是又公所不能解之咎也

蘇文忠公名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人

公言論風采經濟文章俱絕古今獨是程伊川在經筵公以其不近人情而嫉之浸至洛蜀黨分使無黨諸臣乘間伺隙而攻之所不能為公解者也孔門四科程有其一德行之公有其三言語政事文學也吾一言斷之曰程為頌德公為兼才

蘇文定公名軾字子由號涑道人官御史中丞

讀公君子小人一語切情中理快目賞心與富弼王巖老任伯雨

諸論均可作千秋金鑑

宋帝字元章諱帝徽外史人

宋南宮在仕籍當珍以其顯也而彈之南宮不有知其顯也而辨之不知無可辨也不索金而袖石不大孔方不兄孔方而大石而兄石好非所好非顯而何顯亦破彈何辨為然則後之登仕籍者宜易南宮之所好而免書路之一彈

黃隱字仲光自人曆國子司業

尊司馬光學力辨王氏新語取三經板火而燬之後入元祐黨籍伏貳三經板之愆於一大始皇之大極火也黃公之火燬火也古有仁德義能通較龜山先生之三經義解王居正之詩書周禮辨學尤為直捷

華世芳聖

宋

十一

寶勤堂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別號涪州居士

山谷謫宜州時黨禁正嚴士大夫皆懼禍不與交通翁若獨周旋備至及病亡無敢收斂者得諱為之棺殮執親還里生前死後之倚賴雖兩人之高義亦山谷一生之閭望致之與

黃國鎮字子芳任編修

居官孤介不可犯及去任一級荷寵從安南歸余謂李若谷後步赴任黃子芳徒步去官皆趨來名臣中真清介者也實承芳亦堪總之

葉谷字元信

與蘇軾兄弟善二蘇被謫嶺海各年七十三徒步訪軾懇欲訪軾而道亡嗚呼溪有任未赴既喪而道亡宋有元脩訪故友而道亡

一為師道一為友誼均堪垂世

許文定字名師字仲元號官尚書左丞

哲宗朝文定一言之間免司馬光呂公著新舊黨人之嫌不惟全二公亦且存國體真可謂二人之言矣昔夏竦請發石介籍呂居簡諫上兩事可以並傳至如故明仇鸞之罪不容於死徐文貞發其奸而正其罪計皆臬示以快天下之心又不可藥論

家勤國眉山

憤王安石廢春秋之學動國為書春秋新義大麟經者可以定實罰獲貶而正人心孔子傳之安石廢之此非聖無法之甚者後人但知切文定春秋傳一書蔡明總起之功而不及勤國之書蓋以歲未行故也不知此書當日為麟經羽翼可與文定並頌

華世孝聖

宋

十一

寶勤堂

程伊川名顥字正叔洛陽人封伊洛先生

伊川初游太學即見器於胡安定自後舉進士廷試報罷遠不復試年逾五十以司馬光呂公著薦始應召真可云以天爵自重者平日愛愛表記中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二語故渡漢江舟幾覆眾皆號哭失色而伊川獨正襟危坐是殆造次顚沛而必於莊敬者與

鄒浩字志允號志齊號志公官右正言諫議

宋哲宗廢去后一事鄒浩諫之是已時諫之不早耳方五后未廢劉妃未立時曾諫三致書於浩勸使論之浩不報誕以浩之不能力諫以盡臣節而俟劉妃既立之後乃言固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識之似乎過刻然此論亦不可不存後張觀公論元符人物言

惟鄧浩陳瑋姓氏與日月爭光觀其自昭州北歸夜有人叩門曰  
侍郎歸矣及跡之無人莫日而果拜命噫其精神直格鬼神豈偶  
哉

曹肇宇字子簡南豐

文昭立朝得大臣禮以引用善人規正其兄希猶王安國之事安  
不也卒以滿族賊賊備說

陽時字中言人節工部

當日力辨王氏學者楊時與王若正也王安石政事壞人持學術  
壞人心龜山一人起而闢之其功不存于與氏下及金人深入三  
鎮乃北門鎖鑰何可不守龜山極陳其利害與李綱兩河不可棄  
之憂綱為未棄龜山之名見重於高麗晦菴之名見重於金人每

樂氏孝型

宋

十一

贊勸堂

對宋使殷殷垂問視其進退為國家之重輕由此觀之道學諸儒  
不惟可以安內而可以攘外奸究之徒忽與偶學之目以攻之  
而人主竟不之察何哉

陳公輔字子微臨海

公輔始闢王氏之學繼入禁伊川之學而一以孔孟為師夫王安石  
石皆孔孟者也程氏尊孔孟者也倪汝新曰士生二程後幸有坦  
路然則是路乃所由入於孔孟之門而又禁之不猶欲其入而閉  
之門乎且王氏背之程氏尊之復使師程者一切絕之何自初才  
庸至此蓋公輔非禁程氏學也禁學程氏而失其實者也幅巾大  
袖高視闊步威觀聽而害人心遂以誤國事故耳何慶元而後謹  
倪曾之書因以藉口振邪逞志排斥異己偽學之禁攻擊彌年而

萬祥因以目替後之人不容住住罪倪曾而弄以其罪罪公輔則  
失之矣

傅察字公時濟源

年十八登進士察京欲娶以女却之使使金人臨之使拜不拜  
使降不降左右皆之伏地愈挺立不屈遂還嘗却婚一事殊得馮  
宗長敏之風即此已見其立身大節死義不屈一獲美烈之氣至  
今如生徐徽言可以銘之

沈時字德修德清

察京嘗圖異門盜竊欲起京遣私人筠之林連千餘人時至吳即  
釋出無明驗者七百人口舌奉命方行雷道咬我以美官為天子  
耳目而可耐權要殺人圖富貴耶還聞賈手反以聞京怒貶之吾

李世孝型

宋

十四

贊勸堂

於此莫用款頭錢即張敦義諸公皆不肯殺人獨人以取富貴以  
時方之皆宋名臣中之特出者

王巖老字彥恭元城

君子小人勢雖兩立從來無也訓傳而泰用之是使吳越一家而  
欲其同心共濟得乎當時力非是說者嚴吏與蘇轍而已

毛注字聖惠西安

抗論攻蔡京者十六章京罷未去國會星定請諸京於外已而星  
罷退舍毛公以星定罪蔡京馮恩起良弼以星定罪張季敦皆有  
曰天祐山之力

垂世芳型卷之十一 南宋

華亭金維寧德蒲著

受業 歸 黎師濟全較

王居正

字明中 江都人

王安石政事壞人村學術壞人心要之政事未有不因學術者則

學術所繫誠重矣居正三經辨學所以成龜山之志然是書行而

王氏之學遂廢不特為功於龜山直為功於天下後世挽回之力

豈淺鮮哉

王希呂

字仲行 賓州人

自茲仕初至致仕清素如一日竟無屋可居因思寇萊公有官居

窮窮無地起樓臺仲行以尚書致仕而無屋可居明初高穀官至

垂世芳型

南宋 賀勛堂

台爵家業蕭然地無推立三人行事異世同終至其立朝忠鯁特

立不撓之操又何不謀而今

陳俊卿

字應求 莆田人

正獻去國十年及進用而朝局已壞其德秀去國十年及進用而

年齒已矣讀史至此未嘗不為二公三嘆

劉名世

字元亞 臨川人

王安石廢棄春秋之後倡明大義羽翼經者名世其肯推也與

胡傳可以齊驅並駕

計衡

字致平

高宗朝以清白吏得奉廩先生吳澄生百五十餘年後猶噴噴稱

衡之清白則知其流風遠矣

韓忠武

名世 字良國 廣德人 封咸安王

中興名將韓岳並推秦檜微遜世忠為樞密使岳為副使收其

兵柄處梗和議也岳以恢復為已任而見殺韓以杜門謝客而自

全則韓之知幾也有以捐報國之義韓者謂韓之知不及岳

之忠然岳死而金人酌酒相賀是快岳死也則金之可惡可知矣

欲報國而先忘報之難為快敵之難非計也然則岳之死

為不知幾耶非也凡惡易知而險惡不易知凡險可見而奸險不

可見憎之惡惡而險者憎之險險而奸者方其欺也朝鮮兵柄不

過曰欲成和議耳不謂其陰為敵附也藏禍心一至於此也岳死

而憎之惡顯然矣其踴躍擄酒優游自樂非得已也金無所忌以

韓岳為忌憎無所忌以金人之忌為忌雖有百金人不能勝韓岳

世芳型

南宋 賀勛堂

然雖有百韓岳不能勝賊憎岳死而韓不去舊之岳也不殺不已

也去而不作蕭然物外觀猶之不去也死無押於國也惟不談兵

不謀國放荒肆志若將終身康可見容於賊憎留其軀徐觀其更

報國之心有隱而難知者矣推所為非衆所識故曰岳之被難宜

忠而忠韓之遠難宜知而知

朱弁

字子真 秦州人

朱弁使金風雷矢節金石盟心此趙宋之蘇子卿也後方信孺底

幾近之

虞忠肅

名允 字彬甫 仁壽人 封雍公

金主亮之見殺於江南何也嚴欽崩於金則亮亦死於宋此天道

之昭然者然非采石一敗不至此忠肅之功大矣哉



字忠定名燾字

靖康初罷忠定尚書丞以謝金人後者謂國戚而違敵志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忠定罷而金兵益熾北轅召湯寔基於此尚宗中與相忠定有請駐南陽營汴都以圖中原誠為根本之論竟沮於黃潛善汪伯彥南幸之議而罷之旋致兩河淪陷幸越航海而中興之氣索然可慨也已青蘇軾以周之東遷為過計而忠定以宋亡未有能復振者忠定之言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無軾論周於已往而忠定策未於將來則知景炎祥興之變已先機而炳之矣且忠定指陳十議皆中興之大要也其尤要者在借運傷命

事世芳型

南宋

三

賀勛堂

二事河也金人謀立異姓茂宋之甚者也張邦昌之借運與王時雍等偽命諸臣仰承敵意希如石晉之受冊契丹者以窺病神話罪之不赦者也高宗既置不問忠定力持之不盡實貶誅伐不止雖未能稱兵北向報仇雪恥然而國威亦稍振矣其他規畫措置朝綱邊防進戰退守新加整飾奈何相未三月而旋罷之也哉夫宋之崇金猶拉提黑虎忠定一挺也執挺以威之猶惧不免況棄挺耶嗚呼一忠定也欽宗以為留守恩寵之以謝敵是棄挺而伏首矣高宗以為相恩寵之以求金是棄挺而孤立矣虎有不統而前據者乎由此言之忠定之去就係社稷蒼生之安危非淺鮮矣然不必執忠定以言忠定也大凡親人者不觀於其人觀於人心所繫屬者而其人益見即如陳少陽一太學生耳非有官守言責

者也特以人心之所繫屬者在是無雖正氣並詞賦閨詩死與以一言感動帝意使之復相而後天下繫屬之心可慰既不能留忠定以安天下自不當為天下而殺一身故挺然致死而不悔而忠定之為忠定可見矣昔朱子解忠定曰一代偉人吾亦可以朱子之稱忠定者稱少陽曰一代烈士則忠定之賢得少陽而益彰以此知忠定一人為社稷蒼生之所繫者重而少陽之一死亦不可張滅云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諱志簡

忠簡公通宗南幸而說此宋室戊敗之大關鍵也高宗不聽忠簡之言而從汪伯彥黃潛善之說則人事可知矣伯彥潛善未死而天遽奪忠簡之運則天意又可知矣忠簡公前館未半載而金兵

事世芳型

南宋

四

賀勛堂

橫行監賊起伯彥潛善不以上聞違失長說陷車駕南行尚從谷間雅坐聽浮屠嗚呼與政如光耳之人漁獵尾流駭之急方頗神之不敵而暇言與後我讀史至此所髮指者處不獨一賊擒已也忠簡公晏以孤軍挫強敵使金人解息飲踴真中興名將中差強人意者也臨敵而談笑對弄得費諱之風平騎赴賊營得張綱郭子儀之風臨卒諄諄不及家事得終遵之風奈何出師未捷而身先死也人之云亡邦國珍瘁請為公歌之

歐陽澈字仁人

宋高宗朝歐陽澈以布衣徒步詣行在上書極諫大臣黃潛善汪伯彥二人嫉之激起帝遣與陳東同棄市其慷慨尚氣呂祖泰可以踵其風身名俱全者吾取祖泰名可法而身死者吾悲歐陽皆

南宋有制子也杜泰之得免以謀臣貴

陳東字少陽

陳東太學生也宋欽宗朝上書乞斬蔡京吳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等六人曰為六賊高宗朝又上書請復用李綱而斥李邦彥罷黃潛善汪伯彥黃江達激怒帝召東來請食而行區處家事畢如劉吏有慙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罷死即不言已言肯逃死乎與歐陽澈同斬於西市當時京等專權濟慈乞斬之以謝天下與東同發此論者惟江致虛高登可以至傳真古人之所不敢言者今升陽有陳東墓墓前鑄鐵人二負黃江二人像向墓長跪明嘉靖間鄭普過此題聯於柱曰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托荒庭屈膝兩人當責何為題畢二像輒仆猶似知有盡耻事則知岳武穆墓前

李世芳型

南宋

賀勸堂

得秦賊夫妻王俊方侯島四鐵人乃微此意而為之也

岳武穆名飛字鵬舉陰人初對武

秦檜之自金還宋也綱目書金人縱秦檜還檜云者故檜之也縱

之還使主和議以亡宋也宋之亡也不亡於金之縱檜亡於宋自

縱之也自縱之者縱檜殺岳飛成和議也宋之自縱誤檜之也宋

以誤縱成金之故縱金所以益縱也金益縱宋所以亡也

又曰宋太宗背太祖之約以神器傳子孫至二帝北轅及高宗而

嗣已絕孝宗復則又太祖一脉也故先儒謂宣和與檜生王

杖知亡宋之禍已兆於是由是言之天生成檜似非偶然岳侯力

排和議志圖恢復非獨一木不能支大廈之崩一人之力獨能挽

天心於既版之後即丘文莊言岳飛未必能恢復或出此意至為

謂秦賊於宋有再造之功與虜和不為無見則不經甚矣金人聞

後死而質獨絕間糧通濟死而善也歐陽公云忠臣不問敵國之

福况又殺之乎譬然高翔而自剪其羽翼鮮有不墜而死者金人

破固長江閩人獻策而韓忠武不能成功金人議棄汴城書生叩

謁而岳侯不能成功皆千古恨事也嗚呼金人以數萬甲兵而不

能敵岳侯遵用之一心岳侯以胸中數萬甲兵而不能敵賊檜腹

中之一劍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惟與李女期末忠詩千古同痛而

吳玠字希伯

曹徽達劉傑一日夜馳三百里孔明謂其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吳玠赴援能風亦如之卒摧崩強敵劉孔明之言非耶曰孔明

李世芳型

南宋

六

賀勸堂

意在說岳侯力欲操軍而為是言耳玠赴援能風猶手足之捍頭

目震胸腹不容刻緩兵以神速取勝者此也視陶侃之不授盧志

武相去遠矣至其由金劉子羽勿使子於睨離其高義不在柳柳

州之下然以私憾使張浚殺曲端非體也律以簡相如先國難而

後私讎之義玠得何辭以對

吳璘字允信

吳璘復三路北李綱錢守三鎮尤為憂者中興之機正繫於此一

旦拱手投敵天實為之也理宗時王忠襄識守襄樊之策亦為扼

要然三路不守中原地勢日促忠襄不得已而策其次耳要之三

路失而諸路亦如絞竹矣金爭之宋棄之元棄其敵而有之嗚呼

異矣祥興之禍已歷於數十年之前豈非天哉

紹興十年岳飛收復河南州郡而班師之詔忽至飛甫去而收復之地隨陷前車之鑒未遠何痛新復十三州復以史浩議棄之說遣紹興師致三路隨得而隨失嗚呼浩罪不減於賊博矣

胡文定名安國字康

高宗時泰熟本政書文定時改論管叔時碩畫也文定嘗言秦桧賢於蔡汝者固辭論桧人材可方荀文若之一言誤信之也世遂以不知人議二子非也奸可識大奸不可識唐德宗不識盧杞之奸即而反以忠清目之李紱侯言此過杞之所以為奸即以文肅文定之賢而增之奸得以售之此過增之所以為大奸即也文定處王安石三經新義惑亂之餘倡明春秋大義實可以羽翼聖賢後之學者趙方而外鮮克勉之矣

華世芳壘

南宋

七

賀勛堂

胡稱溪名憲字厚仲安國從子諡靖肅

與劉勉之同受學於譙定久未有得後始悟因從克己工夫得之昔許謙受素於金仁山久未有得後潛心數年而始得通知克己之學為入德之門失之則墮面墮肅可謂喜悟矣

胡忠簡名松字邦衡廬陵人自號文忠老人

高宗朝抗疏言和金得夫當日吳師古刊其疏而布傳之至今讀之覺心膽日月筆走風雷爽氣如空秋豁目直詞如疾雷震耳真是光昭千古

吳挺字仲猷官太尉贈少師

紹興傳邊急務通建儲備之策後來升本之以對明祖蘇瑞亦本之以建儲備之議

蘇雲卿美州人

避難豫章稱蘇會與張浚善浚移書帥府指之且曰此人非奸東可致即遣微服遣寄出若警巡同行辭以未日詰期遣候諭已通矣意造虛不為謂浚有陽有所不及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吾以斯言贈之

楊再興古水人

為岳飛將即城之戰元末項兵十二萬於臨類再興以三百騎過敵殺二十餘人再興戰死焚其屍得箭鏃二升姚興以四百騎雷全兵十萬眾此以三百騎敵全兵十二萬兩將忠勇可以至駕一時

張魏公名俊字德惠諱

南宋

八

賀勛堂

公為將其過有五不用王彥之諫喪師失律以致富平之敗此輕敵之過信讒獲疑因王庶吳玠之言而殺大將曲端致軍士恨難此心擅殺之過人臣效忠公爾忘私趙鼎賢相也後與鼎始而相得繼而相睽讀書過多同異以私憾而廢公此處事之過王德用環索不相能復建岳飛之言以德為準西都統環遂叛降劉豫此用人之過隆興初浚都督江淮邵宏淵始功鑄能與李顯忠不協浚不能別遣良將佐顯忠充復中原而坐致符離之敗此任將之過先儒謂其量復阻諫智結而不能知人職是故也然相度形勢畫策軍情使金人蒙風遠遁東南半壁未始非公一人寄之

周文忠名必大字子充初

范仲仁之學得力於忠恕二字謝良佐去一粹字文忠得一粹字

皆得一言終身之奇

李忠義名忠

忠義少時與父承奇同陷金後忠義因父命棄械歸宋屢授金兵

一戚父志一戰君恩可云忠孝兩全蓋望甯州之獲忠義之功也

虹之獲忠義助御宋淵之功也符誰之讀宋淵哉心於忠義雖其

誤國之罪也功若忠義而誦放罪若宋淵而寵擢勸懲顛倒烏足

與語典復贊忠義而不按張說而致難說之請皆千古痛恨事

薛安靖與化人

靖康初京城失守安靖降金知海州紹興初安靖殺其守將宋歸

高宗賜以望書褒揚之既賽甚厚并以宗室女妻之德安靖歸西

志意遂而身名顯李陵有所不違高宗褒獎深恩厚而國體全漢

聖世芳型

南宋

九

賀勛堂

武有所不如

壽先降

高宗朝任賓州倅撫昭州以清白稱嘗按問平南遇檢視尚賢奪

其官及久濟卒而賢喪甚哀或問之尚賢曰罪在我如公之賢安

得不哭噓觀尚賢之哭久濟則知諸葛武侯威於廖立李平者深

矣

蔡孟字光烈

高宗朝為考試官謂人曰吾取中一卷聞其聲皆欲為朝廷措置

大事他日必非尋常人邇來蓋也

歐陽壽字元符

與兄弁奕弁俱有文名稱四傑而與尤俊敏著憤世嫉邪壽世傳

約之西傑之稱唐有王勃楊炯盧照隣陳子昂五王有柳貴黃滔盧

集稱吳斯以四姓稱四傑蓋兄弟以同氣稱四傑是以家瑞為國

瑞者所著憤世嫉邪書適由趙壹劉世族邪賦而推廣之者也

陸象先名九淵字子靜

宋之道學朱陸並稱雖宋王道問子陸王尊德性皆起各殊而原

無不合張南軒論學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而陸講君子小人論

義利一章朱以為切中學者陸被深瀆之病深鑒於心則朱陸原

未始異哉宋末儒者言陸壞之學偶會朱陸而得其同學者誠卓

然先見其大本特殊途同歸如探河海雖千支萬派而其源則一

知此者庶可與言學

朱文公

朱文公贈太師封信國公改封益國公

賀勛堂

天生聖賢所以維持國運也故孔子生於東周朱子生於南宋俱

在將運之餘劉炎潛夫氏從朱子淳深得其傳於其溪也為文以

誄之其略云凜然若御馭之岳巖泰然若方行之無畔久而後得

之何嘗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蓋以人之云亡悲之甚也吾

以為學者至今猶在流行昭示中未始亡也

張岳軒名欽字敬夫沒子

子與氏曰義路也蓋江都曰達者所由達於治之路也南軒之學

先明義利之辨則以所由達於達之路為達於治之路以之正己

以之事物無不宜矣非大本之卓然者乎朱子之言深於嚴南軒

者尤

黃洽字機思侯官人

為人質直端亮實言居家不欺親仕宦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與不欺鬼神何用更求福報君子曰楊東三不欺所以待已修思五不欺所以接物能是二者其庶幾乎

### 王介象

光宗明微漢道學介象應舉對策有云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特何以立國帝權為第三君子曰米子道學之奎斗也韓侂胄道學之奎慧也介象尤哀劉光祖輩道學之干城也陳賈林葉胡結輩道學之戈矛也奎慧見而奎斗為之艱光戈矛眾而干城為之失恃光宗繼擢取介象亦不過一隙之明究何補於治道哉

趙忠定公汝愚字子

忠定以壽皇時為相喪無主適立寧宗行擇祭事定策之功不殫

### 無世考型

南宋

十一

賀勵堂

韓忠獻特以急鋒能冒為易制不罕抑之卒自羅禍史稱其疎有以也初侂胄欲推定策功忠定抑之業忠定適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錢宜與之忠定不從適曰禍自此始矣果然若從適言何至有永州之變哉

夏震王津園韓侂胄

伐金之謀蘇師且始之而侂胄至之侂胄主戰誤國之罪無異賊檮之至和議國大主戰主和相反而誤國同者以建炎紹興之際原有彼作而報讐雪耻我有詞謂師直為壯而且有張趙韓岳諸臣皆良相名將以為紹興中原之計此不當和而和誤之也開禧初金無意敗盟降自裁作而又處兵力積衰之勢得相無人希立非常之功以自固寵其不為債賂之死者鮮矣此不當戰而

戰誤之也先賢之罪所以垂於後世也物使夏震於王津園韓岳強殺之非快事乎彼者能冒難誤國大奸而策家禍國大且一旦於殺師辱國之後敢欲誘送有謀以罷兵處而侂胄肯以界之中國之義其失治盡矣

### 蕭道新

拔才取士而擢落其西山不惟主司之過抑亦國家之祖遺於逸卷中收得之可謂拾遺珠於滄海

### 秦鉅

槍曾孫也通判鄆州全人犯境城攻巷戰力竭避大其舍庫自焚死子沒澤然父死贈義烈侯噫父忠子孝以大奸而得此賢孫是猶本根其樁而全其枝玉其業者也

### 華世李型

南宋

五

賀勵堂

彭震龍

震龍通文告今休塔也性忠勇時江南已附元信公一志恢復遺書約震龍震龍與同邑張鳳麟顧司理神盟以兵守孤城既而信公兵不至三人遂死難

信公忠義光昭千古死無憾矣震龍三人為國捐軀忠魂壯氣亦難泯故為致一詞以哀之曰烽火煙消日月光黃沙白骨望瑤傷孤城紫卯危如許壯士晨星淚發行軍恨睢陽當援絕數期先式悼彭彭亡地名本彭城此悼彭彭亡地而死遂應其謀三仁學死殉南國一躍成形真北仰孫高字元休字人

俞君選新安人也宋末時隱名其居曰良軒蓋取時止則止之義高絕意進取以良山自號同時同地同志北風之歎兩君有異

其文忠名世勇於舉人  
號內山浦城人

宋之道學自王安石新法亂惑之後振之者二尼之者二處絕續  
之文而卒使尼之復興者惟先生一人元祐以來二程開揚孔孟  
之學傳之楊中修馬山諸賢豫章延平承之以弘其緒此一振  
也而尼於陳公輔伊洛之禁乾道淳熙間元晦倡起東南蔡季通  
黃真卿之徒相與宗之以明絕學此再振也而尼於韓侂胄偽學  
之禁自是而後大雅公祖元音歇絕金聲玉振誰其嗣之先生奮  
然以斯文為自任諱習服行殆所謂人豪天挺者也以之立身以  
之事君以之莅民無不以毀廢為實之行惟之殆又道學之一振  
其乎屋乎公甫之禁程氏學非禁程氏也禁幅巾大袖狂言怪語  
之流竊其似亦失其實者也世不之察而類禁之一尼矣侂胄死  
垂世芳型  
南宋  
賀勛堂

先生辭職獨立前一魏了簡而木書相與為援則其分較程朱為  
孤卒能雖時望之謂使千聖相傳之學廢於天下後世尼之望  
身如寸雲數日而不虧其明光王其軍中流砥柱矣昔羅必虎以元  
疾喻時政而比先生於影時之獨步湯誠善吉先生者哉  
魏文靖公內姓魏諱江人贈奉國公  
蜀人不知學自文翁守蜀為之倡始而人文學校粗有可觀又空  
寥千百年待先生仕於眉州倡明理學尊禮耆德文行奮起稱魏  
夫子後仲雷事葉室白鶴山下暮校然以斯人為已任而蜀人盡  
知義理之學風俗校焉丕振然則以文教為功於蜀者前影後矣  
先稱二翁  
陳之經  
南宋  
賀勛堂

口於公輔安二鴻學之名以為赤幘之樹是直懷私挾詐排斥善  
類又失公輔之實者也而再尼矣史彌遠殺侂胄者也侂胄樹幘  
於元晦彌遠樹幘於先生不數以侂胄殺侂胄一侂胄死而一  
肯復生矣乎端平之開邦之枕隄如崔處堂先生外而邊防內而  
國計規畫條奏無不切中利弊國遠疾惡而積弊之是又以為  
偽學二尼先生矣迨其後理宗以其為民望而召見且曰卿去  
國十年每切思之然年已暮暮不能久留柄國雖以救德報命之  
謀上陳徒托諸空言而未能有補於實事使國家轉危為安良可  
嘆也且伊洛之禁有尹焞謝良佐等為之傳偽學之禁有尤袤劉  
先祖王介甫等為之禁之數子者皆道學之干城也先生之世不  
惟遭彌遠之忌更益以莫澤李知年梁成大為之鷹犬而弗擊之

令殺德安  
賊虜入寇之經健城而出差馳達行在懇懇  
堂調兵援  
名戰而勇退冒險七師而齊雲勢而無功唐駱子明  
忘而身死明君之經者可云智勇兼濟  
王應麟字伯厚  
應麟為懷卷官譯文信公為第一允稱卓識信公又為陳  
耿忠武  
名況字仲厚元父  
蘇軾成父志而作易傳文正成父志而作法範篇皆緒述之貶言  
者也

名珙字璞玉襄陽人自號  
無庵居士贈太師吉國公

行之恩允推第一

陳文龍  
參知政事

烈哉文龍也屢逼降終以不屈卽義文章公之自信夫豈偶  
然賢哉文龍之母也生死為輕君國為重子死亦死許苦心之母  
可以不孤於前劉文炳之祖母可以繼起於後

文信公名天祥字履善號宋瑞又自號文山廬陵人諡忠烈

宋亡於炎興子非也殺岳侯亡宋之漸也何也長城輒自壞也元

亡於元統二年，殺信公亡之說也。何也？元氣不早結也。岳侯

南宋  
十五  
贺劭堂

死乎宋心下  
滅金信公死乎元心不死乎存宋

汪立  
號明學士

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以上中下三策進實似適不用後立信見大勢已去扼腕而死噫立信進策似適而不用後雖悔之無及矣元兵深入伯顏知其謀雲曰使用其策我安得至此始知拒忠言以利祿國韓信所以拜平左車於生前伯顏所以惜立信於死後其

伍隆起

崖山之災陸起率義兵力戰不屈其麾下謝學毅之以其首降元  
丞相陸秀夫刻木為首以葬又募人執學毅之取首以祭其墓并  
斃信盡忠於觀刻木為首而葬高重提盡忠於唐結蒲為首而葬

隆起之葬可以繼此發斷逆以祭墓尤陸公一大快舉

趙文節 名鼎發

元兵入境吳妻羅氏同死領書於凡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

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嗚呼宋之亡也昂發夫婦死節明之與也

雲夫婦死節死於陳友諒妻部兵從死皆千古僅尤者後王叔英汪偉夫婦其

聞風而起者與

陸秀夫

陸公處變而不失朝儀有李勉之風唐值匆遽而不忘勸講有

蜀超鍾雅之風晉不忍辱主而以身殉主有度珉王雋之風晉若

秀夫者片  
鬼古大臣

射擊

南宋 賞勳

**海平**

游文天祥被難悲不能禁屬于陵銓堂孫幾千

尺值天  
急携酒  
登之  
天祥主  
晚醉  
繞哭  
以竹  
如意  
擊石  
作

諸君之志士也觀其登于陵臺拜信公主意非

以壹不足以設此主升此主不足以行此莫以宋王招魂之意非

歌慷慨於山河破碎之餘非志節之士何以至此非信公之忠諫

賁日何以使人至此賁日猶作公通金陳註  
焚香拜泣良有同情

謝文節名枬得字君直弋陽人號葵山先生

文節之爲江西招諭也元兵日熾建議勤王章如旦隨至協謀

事文節卜之於神有從而議之者謂卜以决疑國家大勢已去正

臣等竊慮盡力之時事無兩可何卜之有文節之疑不如如旦之

如日率黃萬全等兵迎文節至餘干兵失利退安仁如日

與張孝忠待敵及陝州餘千俱降元孝忠戰死如旦與萬全阜亦死文節之性不知孝忠諸人之勇不知君子所慎者戰不愬遽速與刀之凶卜之於神非疑也臨事而懼懼過所以為慎也下莊稱勇者也猶以母在三戰三北文節忠孝性成明於大義既不惜死於燕獨惜死於我耶以顧垂白之母也母死而以身報國何怯之有然則文節固未可以輕議也至如婁子俱死於節孝又其忠義之氣感之有素乎

殷澄字公源  
華亭人

元兵入境元將命屠城堅抗言不願過止伯顏欲官之棄去野服終身

均堪並豆

蘇世芳

蘇椿

椿於

元帥守許州時元兵南下許節度使石倫遣高珪往斥張珪降元引兵至城下持檄招降倫椿斬之既而城陷椿被擒不屈死之倫亦投井死壯哉蘇椿與石倫守孤城死國難李唐變忠史推張許趙宋遺忠吾推蘇石獨是珪皆宋降元又引兵逼城招降如今狐潮之招張許其堪食肉糜皮

南來

七

觀勵

世世芳烈卷之十二元

華亭金維寧德儒著

邵文忠名顯字伯

楊德周潤九  
交案柳一積律周金穀  
塔俞洪學企鑒

文忠來使至宋賈似道拘留於其州之忠勇軍營文忠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但換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文忠在真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宋戰而宋亡今之宋祚不遠之言果驗似道之拘留文忠以已義員鄂州之功焉文忠至泄其謀耳宜知還關他日猶奉耶哥申鹿黃弘卜燕之與文忠卜宋之亡俱以天時人事驗之也觀若謝疊山卜宋之更早乎

許文正名衡字仲平號東齋河

世世芳烈

元

一

觀勵

唐石起都遺經客城謂劉固曰君一轉而起毋過太遲對曰不如此則道不行有後微因一到官即辭去人問之固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君子曰許文正一轉即起之言如此劉文靖一起即辭之言如彼亦視其學行何如耳學行如二公則進而言行也可退而言尊也可不然跡進而為崔司徒改節而為神處士貽誤於天下後世非遠

汪一龍字遠期休寧

宋末任建康句容尉攝縣事歲大飢做米文公南康康規為便民十條行之民無殍殍宋亡不仕後起教紫陽書院及李銓黻書院屋為城守具一益與曹溫竭力求建使人知朱子之學做朱子遺規以便民而得因時制宜之術者定齋而後不得不推邵寶紫陽



書院毀廢復興又朱子一大功臣乎

林景熙

平陽人

會稽之寶山乃南宋高孝光寧理度諸陵所在也元兵破宋都西  
僧楊勝吉祥等盡發諸帝山陵取其顱骨渡浙江築塔於宋內朝  
舊址餘骨棄草莽中景熙與同舍生唐珙鄭樸命在越痛憤不已  
詐為林樵者至陵上以草覆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為北兵投  
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得之盛以二函托言佛經座於越之寶  
山下嗚呼景熙此事仁以兼忠有唐王潛義士傳可讀又傳此時  
釋氏素橫發掘陵寢延及林和靖益屍骨皆空惟餘玉簪一枝時  
人作皆傳之云生前不繫黃金帶死後空餘白玉簪余思和靖羽  
化登仙未嘗遺棄僧職損然亦令人髮指景熙牧座無遺天道人  
李世芳製

元

士

賀勵堂

宜宜爾不然何此舉不行於他族而獨行於和靖族耶

以格齋

州人

史遷其名隱居不仕以學行鳴於時稱格齋先生於所居西南建  
孔顏帶燕居室及學舍歲時率鄉人脩祀事習禮儀叙卿飲以長  
之節隱居高蹈邱其而為與金仁山同

金仁山

名幾

字吉

居仁山下號仁山先生絕意仕進嘗受業於王柏何基之門而得  
朱晦菴之真傳柏卒率同門制服親者始知師弟之禮先生執師  
弟禮如此其至蓋近得宋世楊萬里黃蹟何先諸名賢遺風而為  
之式聖末俗也

耶律楚材

字晉卿廣寧人言

昔蕭何從高祖入關諸將皆取金帛財物何獨收秦相府律令圖

籍得周知天下死塞戶口多少強弱陰陽之處以成漢業文正從  
元相下靈武不取子女玉帛而取書籍可謂得大臣體南征時有  
狀鹿形馬尾綠色獨角能為人言帝問文正文正曰此角龍也性  
惡殺今大軍征伐已四年財殫力竭此獸之出天其使陛下休兵  
乎過班師北還昔東方朔知單鸞之會文正識角龍之獸不惟清  
鑑博洽而且乘機效忠警悟人主不使窮兵黷武逞志疲民可謂  
賢矣太宗性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文正一日持酒樽之金口以進  
曰此酒樽也為酒所蝕如此況人之五臟耶帝通勅左右日惟進  
酒三三噲樽鐵之微印當藏銘之義而使人主聳聽如此哀則有  
惟仲山甫補之其文正之謂乎

李世芳製

元

王

賀勵堂

高必達

南城人

必達二歲時父明大忽業家遠游及長晝夜哀慕迺歷險阻求之  
十年於貴州金真道院得之已學道三十年矣必達哀懇乞歸始  
還里若養侍至棄家遠游後復重聚昔鹿儉漢呂向張古厚文初  
來諸人皆有往事可傳然未有爾及遠來至十年離別三十年之  
久者誠孝真云僅見

何文憲

名榮

字德

以御史中丞出為山東按察使民以福星目之福星之目鮮子統  
以克侍歸還而見美於朝紳文憲以泰免海運而見稱於編戶可  
云前影後美

羊仁

廬江人

母及兄弟因兵南下皆為人所掠仁年方七歲賣汴人李于安家  
力作二十年李翁之使歸跡跡母及兄弟仁至家求貸親故傷處  
訪覓六年得十條口俱獲還重聚其事甚類唐之杜羔而差過於  
官逮得之此同中之異

方貢孫和門人

授金陵監倉官倉廩出納均平吏自取雀鼠耗方曰汝曹無耗何  
患雀鼠斯言切中天下之通病夫天下過大倉廩也何物無耗何  
池無耗此又一大雀鼠也昔梁天監初張率守新安道人載米三  
千斛耗失大半率問故曰雀鼠耗也率曰壯哉雀鼠夫此雀鼠也  
與方斤云詞者何異然此猶耗之小者也回跡大倉廩中相率為  
之抒袖一空嗚呼其為雀也誰無角其為鼠也誰無牙

華世考型

元

四

賀勳堂

張文忠名義字希孟  
書山人張漢公

英宗於元夕張燈禁中時居先帝喪文忠具疏切諫帝即罷之  
賜幣帛以旌其直後以父老乞歸養及父沒未終喪召拜吏部尚  
書不起論元夕張燈一疏與居父喪不赴召拜官兩事故明章極  
山殊顯之然而元英宗明憲宗之處二臣其發勞自異

張榮

以兵馬都元帥知濟南府勸止王帥殺戮為之緩來撫輯政績為  
天下第一於兵戈擾攘中力止殺戮全活生靈者元時得二人榮  
與姜義也

張禽字仲舉號曉臺  
襄陵人封公

古時豪放不羈父憂之一旦翻然為案閣戶讀書以詩文名世幼

年次及長成名者古人性性有之余於清河得二俊焉張元也  
者也北朝人

張飛卿

胡豫章圓無錫吳將莫天祐不肯下胡欲屠其城飛卿督生徒來  
胡莫說而解之全活數萬人飛卿之保全無錫與嚴澄之保全華

張紹祖

宋父避兵過賊持殺其父紹祖請代父死賊以戈擊之戈應手而  
挫因相謂曰此真孝子通兩釋之孝哉張君也誠可格幽申世率  
宋通云一元為履祥容師明張輩未易數之

姜義字陽人官行  
金華人

華世李

元

五

賀勳堂

公威知涇州課民種桑蒲野人謂之太守桑委公課桑之法得張  
詠知公陽遠意朱蔣公直令陽朔明又得委公之意者也馮興將  
軍樹僕得太守桑而不孤矣公直教之種桑

姜義字陽人官行  
金華人

事母至孝母亡哀慕幾絕屋臺側朝夕哭真同里陳戴二子不能  
事其父母聞之咸感悔迎聚香仇香之於陳元漢房景伯之於貝  
丘子唐至性感觸今成孝名此化行自上也姜義身無操位而  
孝行格及頑劣尤為近世所難

顧阿瑛名德諱字仲英河漢其別號  
也山人晚號金粟道人

少時輕財結客家有自善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築別業於嵩澗曰  
玉山佳處宴客賦詩四方文學之士咸主其家徵辭不說仲英樂

止與御臣宋英維賢流員吉明諸人略相彷彿

許文志名有玉號

順帝時微里帖木兒議罷科舉公力爭之然議已定不可中輟夫科舉之罷公力爭之是已及議定不可中輟宜諒時令公為班首以折爭之公懼禍不敢辭若懼禍何如不言既言之又何禍之是懼始而力爭既而宜恕何自相矛盾者此

許文懿名有玉號

初受學於金仁山學成四方之士不遠千里而來教人以五經詳悉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而由分也林宗臣不使陳淳習舉子業文懿公不教人習科舉文皆學者踐履為實工夫

伍宗堯名有玉號

學世孝型

元

六

實勸堂

元末江西鄧克明犯境宗克聖之姪月弗克與其子希稷希明希周希弘率兵死戰宗克突入賊圍父子五人並殉國難諸葛瞻三才靈音泰傳序號與諸人自當更選一第

王文肅名有玉號

官湖江行者泰政講老謂人口穴址而峻嶺必危弄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德而富貴何以異此穴址峻嶺數語即皇南規折謂經不稱孫猶整嶺之址以益其向之靈也皇甫以之溫黑莫文肅以之德危後知止不殆不嘗如走耶世之鍾鳴漏盡夜行不休者尚其三復斯言

賈學

順帝時黃河決集縣臣廷議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後復故道

因世治河二策脫脫是其後策通命魯山工部尚書經治河防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興工五閘月而告竣河後故道當時力阻魯議者咸違也違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言山東地狹民不聊生若集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不聽先是河南北童謡云石人一隻眼能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得石人一眼而汝頤之兵起然則違言不行河工雖成童謡隨驗此時執政者皆謂違多言而不知適先見也

黃師道字通甫官翰林侍講

順帝時奉旨脩束遠金三史脫脫爲總裁欲以遠金爲正統師道近歷引前代正統之篇端自有在今之正統在宋不在遠金衆皆爭於私不果從師道以此件時出之師道雖以直言外補然持論

學世孝型

元

七

實勸堂

不阿當與楊維禎正統辨並垂千古

胡善字師善號

至正間爲松江府學訓導甫賊陷松欲殺文廟善力爭遂被害楊維禎爲傳其事元末胡善以死殉至聖明初錢瑄以身翼聖聖皆聖賢之功臣而世之相復亦不遠命金吾府之幾唐從孫入陳恒其誠仍舊典

胡公原名存道

聖世芳型卷之十三

華亭金維寧德藩著

程通字步亨

梁重家案卷  
謝春苑曲江全軌  
會洪學企襲

父客死通求訪得之扶柩還里執喪廬墓通祖遺誦陝西上秉乞釋情詞優詭太相聞表憫而釋歸為祖母上表陳情者晉有李客為祖父上表陳情者明有程通表文悲愴哀婉兩人千載同心

集伯巨字居昇

洪武中五星赤度下詔求言伯巨上書言三事第一事言分封太侈秦晉燕楚地踰千里無事則易騷逸有事則為僭逆觀續千萬言上大怒以為難問骨肉詔逮繫獄死獄中司馬書五星縱橫應

明世芳型

明

明

禍諸王互相魚肉此前代之明敎也伯巨分封太侈之言謂杜漸防微忠君愛國之至計向使其言獲用何自有靖難之變哉罪其言而獲其身卒使史應於子孫而禍酷於晉亦或矣

嚴毅任保官

境有監肆行標掠其甚處有一渠魁欲害毅適詐為武官之任置酒延款毅覺而擒之嘗聞元史有新安尉聞從偶於道中遇數人騷擾若貴賄從察之曰此必巨盜也運致之果然與嚴事極類

鄭無謂

家傳十世教子孫勿異費家口千餘人孝行感及僮僕仁讓化及異類以田多為糧長入京太祖召見問以治家長久之道對曰惟謹守家法勿聽婦人言而已下詔褒異之家法可稱者趙宋陳荒

而後知劉氏四百年來之僅見者也而漢之僅中家法二語更歷於張公藝之對唐高宗總此者其王義手宋一為清制義門元薛顯續義門薛氏

劉文成名基字伯溫新河人

文成蓋獨被纂冢者也太祖擇相文成言目前諸人未見其可亦思有古帝王未嘗取相於晉人將於將來況開創之初從龍之步一時雲集焉許以此言遂誣四海乎繼又言使我當國一二年寔政可復則又顯然有薦從霧極矣昔管仲不取整刀易牙開方卒未聞其有所為文成實類之其不為管仲之器也幾希矣所謂有相才無相器文成實以此論楊德吾即以此論文成可乎雖然懷宗末年付誠意秘記預寓懷宗之兆於繪圖中後三百餘年所應歷歷不爽由是觀之文成之名一任術數而得之者也

明世芳型

明

明

解縉字大紳號春

明太祖處解縉年少則直造降就學陳建謂其愛養曲成此曰漢太祖之言也士修竹家而獻之天子之廷惟恐蹇蹇之氣不伸何則直是應且既用為卿史又謂縉少涵養鄉史並涵養之官乎縉泰不允果不敢言縉獨言之不古者留吉者去是直斥逐之何愛泰之有許其十年大用而終太祖之世縉未嘗一見是直禁錮之何曲成之有且縉為共主子齊然陟之雅稱之自我而曰恐為眾所傾尤非開基聖主之論也此太祖之過也至事成祖諱諱以不宜過寵漢王為言杜漸防微忠謀遠筭無過於此而反以為罪獨不思漢景帝日七國造反寵錯故漢景帝以紆敵怨夫幾而果王武絕七國而起矣楚王英父繼梁王而起矣成祖罪縉縉縉景之

罪錯也。造外叛內反，雖悔緒之死而緡不能復生，思緒之言而事不可猶救。此成祖之過也。意以緡之才，髫年登第，策名宦途，雖早遇而實終身不過也。雖無緡既以機恩被誦而入觀，不見帝及降任時，又望僚友縱將山水致使旁觀者得樂聞而中之，以至死不得其所以，又緡不知幾之過也。

徐武寧公達，鳳陽人，封中山王。

武寧為將，不惟以才略勝，直以德器勝者也。漢之韓、彭、陰、廖之季貞武宋之曹武惠，皆開國功臣，而才略德器各有優劣。武寧可以擅三人之長，而無愧詞，非常遇春諸人以下所可及。及昔胡明仲言三代之師若時而諸葛孔明為庶幾，吾於武寧亦云。

宋文憲公諱浦江人。

華世芳型

明

三

有勳堂

文憲為明初理學名臣，撰元史為二十一史之一子，極孫慎思胡性庸述，蓋文憲亦被誦余謂都情盡忠，曾室不能使其子不蒙於桓氏文憲安能保其子若孫之不坐黨乎？但情在而其子猶知所敏，卒保令終。文憲在其子孫不知所忌，輒致敗露，是則文憲之不及情者也。

朱吉，字季山，山人。

上疏請寬朝監黨禁以安反，則請寬黨禁以安反，則即東漢皇甫嵩解黨獄以孤弱黃巾賊之意也。

朱升，休寧人。

太祖召問對曰：「高皇帝廣積糧，緩稱王，太祖與從朱升，緩稱王之言，隆武之敗，違李長情，緩正位之言，名位之門，可係非輕如此。」

汪廣洋，字新來，高郵人，封忠勤伯。

廣洋中書左丞相，寬厚，自守後，疑李善道卒，時與奸人司炭而不能去其相，才有不至也。朱呂大防敗，廣洋而連亡以愆直而暗於知人所致，廣洋無以異此。劉青曰：「官其機，機重無見而云然。」

和昭

洪武中，司新會稅食而能無體辦，不給人遺之米，不受得妻曰：「宰執餓以死，不可受受餽遺者，列禦寇居蒙面有飢色，不受子陽餽，妻而不免動色。邢君居官，餽賄不給，而木受人餽，妻亦從然安之。潘介如此，允若式型，宋俗。」

歐陽韶，字子叔，永新人。

太祖威斯莫測，自命御史二人侍班，刑賞有失，中不諫止者，罪之。

華世芳型

明

四

有勳堂

值部侍班，上將諫一人他御史不敢前，趙魏舍卒不能措詞，舉子加額曰：「陛下不可上為之，禦威臨之，額之連，懷有周昌之風，不期然而期期者也。」太祖之震威，納諫，無異漢高矣。

陶鑄，字子叔，永新人。

正直不避權貴，以勸來布政使薛大方貪墨，事情召至京民為之詩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及已。」而果復任者，鄧攸字吳郡，有知察地，實來謝令推不去之語，陶薛兩人何相似也。

梅殷，字子叔，永新人。

鎮淮安燕王以除君側惡為名，欲假遣殺劉使者耳，身曰：「留其口以無殺下言王恨之，後為韓家孫死，實楊下疑與孫相皆熟，感諸難，皆不臣文皇，殺死而子連受爵，殺子不及孫祖子矣。」

方正學名有諸字和五

文皇之忍也猶大寶而殘骨肉也文皇殺忠烈之忍也賊忠良而慘及無辜也或者曰忠烈之死不達時變也忠臣不事二君此為易姓父命者言耳文皇請內雖即專位不過家天下之常唐太宗不嫌於兄弟文皇何獨過於叔姪親文貞不為建成死轉而事太宗不為大為名臣則忠烈可以不死或又曰忠烈即欲為建文死則一死已足塞責何至至終號慟於首折辱罵於後十族何妨之語又從而激之遂致林木池魚延及八百七十餘人則忠烈貽之禍也吾曰否唐太宗撥亂反治勞苦功高處嫌疑嫉忌之際不得不為變計文皇安享燕藩無端生隙此太宗文皇不可同日語者也文貞始不為朝廷所知後事建成惡遇猶從若忠烈者乃太祖垂世芳型

明

五

賀勳堂

烈同游於地下為幸也哉且此時忠良殺亦殆盡高荆景清等誅歸靡有孑遺慘酷與同忠烈又執何說以讓之總一文皇之忍為之而已惟其忍也故致建文之遜而不顧也忍於骨肉文難不可忍也昔秦皇忍於骨肉及於忠良而決丘之崩此之文皇忍於骨肉及於忠良而輸木川之變亦此之其明驗昭然千古可不戒哉且文皇欲法周公則忠烈一召公去成王遜去宜立成王之子否則立其弟又否則擇宗室之賢者而翼戴之不置自取也乃不惟自取而且殺召公矣召公族殺召公之門人故舊文皇縱有法周公之心其如周公未始行文皇之事何舍欲之而為之辭其將難欺未幾而漢王高煦潛謀不軌致殊失滅絕同氣不能相保嗚呼是誰之爪徒耶而忽焉抱蔓至此夫亦靖難之舉實肇其端垂世芳型

明

六

賀勳堂

與  
高荆景清同里開翔勵名節游奸術蒙翔願為忠臣濟願為智士靖難後文皇即位召之翔裝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誅濟從亡可謂各行其志矣獨徐文皇之所以處翔者何太苦也殺其身滅其族籍其產而又株連其親戚之罪戾賊其祖父之榮非徒發忍不可示後世也忠孝節烈為而問之正氣以一己之私讎而滅而問之正氣其可乎當時給高氏產者加其稅欲令世世為翔吾恐翔終不罵而世世罵文皇也

高荆景清

程濟

程濟之事建文也當北兵未發則預防之計偶識於先幾及大命既移則出亡之謀由國輔雖從亡濟更周旋艱險可云忠於所事矣雖與高翔志節不同然一則以身殉國一則以身殉君不可徒以明哲保身目之

景清

靖難兵起建文出亡公猶思與援流為歸時文皇厚遇之一日堂臺奏文曲犯帝座至八月望日早朝公獨解衣奮躍而前將犯駕被執獲之得一劍公嫂罵其面令血直與御袍既死精爽逸見嗚呼公乎文曲昭回星比嚴陵更瑤酷刑慘烈血較猶紹加忠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請為公賦之

徐輝祖

華世芳

明

忠

忠

燕王妃輝祖妹也與王雖至親而心在帝室時燕藩以勾連軍為名還將輝祖姊姊以燕情密告於帝帝信任之及燕王即位始終無推戴意通勅歸私第萬卒令其子欲襲爵欽乞守墓不變輝祖素和親猶大義殊勲壯節具一代全人矣而欽之恪成父志不以文皇之爵祿貶賞勳其心尤可云忠孝兩全

姚善

請難兵起善合善縣嘉松四郎守練兵勳王未及戰而文皇革命黃子澄走匿善所索之急約善航海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之臣當與同亡隨為麾下許千戶縛獻文皇語多不遜遂殺之此時黃子澄與齊泰同時被執不免一死航海之策或為號召勳王兵以圖興復然究不若善之守正誓死何等光明正大

黃鉞

黃鉞之死於靖難不負國忘臣也不肯就書前盟良友也一死全兩大倫允堪為後世師表初黃與姚稱其連交相期以身許國及聞善死祀而哭之祀畢躍入琴川橋下死有友楊福日夜泣橋偷求鉞屍不得越數日屍忽有出立水中中國威禮葬之禮黃鉞一死誠足千古而楊福之義又益多觀我屍立水中誠有以格之也○觀姚黃一事益覺危素之衛生不忠衛生而負黃得不信其為主也同之生也

胡忠安

公居官舉止言動俱無錯謬惟成祖時為壽聖節上瑞光圖一事跡涉諸媚大巨臣體

華世芳

明

忠

忠

胡廣

文穆於文廟渡江時與解縉周旋是條約同死難既而縉使人規其動靜值文穆方問家人伺猶未歸曰一猶尚不肯捨兄肯死乎其大節可見矣然則廣特庸流乎胡廣中庸之謂漢明兩人何不謀而合漢末胡伯始亦名廣人以天下中廣有胡公釋之

向朴

太祖命張允直訪求江南人才允直薦朴校獻縣令及請難兵起縣當兵衝無城郭朴集民兵敵以義勇思為保障竟以天命有歸懷印組死難獻人哀之拾遺骸葬適在每歲寒食哭奠如父母禮張公之薦可以無負太祖向朴之死可以無負張公葬一環流香子載

楊文貞名遵字希仁

文貞忠謀遠算規畫朝政一一措置得宜如入魏轍遺之事委曲以獲廷臣迎駕將餞之事引咎以全塞義條對錫陵之禮慎重輝宮之迎關呂震之言以全聖孝教舒仲成之旨以布眾恩極體體於畜馬之儀杜刀風於猷吏之誣皆不愆名幸相矣而其最大者尤在處趙王一事何以言之成祖靖難之舉骨肉之傷古所未有傷骨肉者傷元氣也傷元氣者傷國本也宣宗即位之始遽復漢王又以叔侄相殘賊亦靖難餘孽遺之禍而元氣固本之所由繁也不實先撥後將馬附一文已甚其可再乎而復以無名之師加趙王求革國永年何可得也文貞一言之間非特全一瞻之弊而救萬之生靈實以培三百年之元氣而維持其國本者此也至

導世芳型

明

九

賀勛堂

其歷艱危磨練命謹小慎微推賢讓能以改其志君憂國之誠而且倦倦於建文既廢之緒殷殷於尋撫將絕之傳是文非老成忠厚之至計而為元氣固本圖久遠者不及此

楊文敏名安字勉仁建安人

文敏為相守法不減末文貞應變不減姚文獻歷事累朝瑣瑣誠輔真不減韓魏公文路公至以片言曰上意免吳兵不辨之罪慰方賓地下之魂而後發條寬嚴並濟其立朝大槩可述者也其所遠過於二楊者則在虛懷下士一事大率臣之職與處司異者庶司不過量能受任盡一己之長而外無餘事宰相以天下之職為職凡民生休戚國計安危非無聽擇何以集眾思慮蓋楊文貞拘拘形迹閉門謝客以為矯矯之遊宜爾不知元聖如同公心思

才力有大過人者而吐哺握髮及為不及人之事何難倘云嫌嫌不避則周公亦宜先任其咎矣蓋必下情通而後上德達要不在此區區間也鄭崇有言佳門如市臣心如水何嫌好之足避世有巧自檢饒者門可羅雀而此中愈不可問則雖絕塵而處複壁而居何益之有然而嫌疑之名又不可不存何也世更有藉口吐握而如市其門以濟其私者是又為周公之罪人而何堪自問由是言之嫌疑為若輩防閑之地而其名又不可一日不存者也非兩語於文敏也至如王振以傾險小人懷嫉忌忽以高齡德偉之語誣三楊文貞文定不覺猜以盡逐振國為古文破洞獨其微即相與為引退之計而不至受制於小人又其果斯通敏之才見於出處之際而過於二楊者乎

導世芳型

明

十

賀勛堂

楊文定名溥字弘濟石首人  
文定於成祖北征回以皇太子遣使迎車駕緩罪及輔導諸臣文定遂下獄十年讀書不輟居相位之日少所以功業比東西二楊不若者然即其議范理於北壯驕黃之外此其實鑒有過人者矣微中勵志讀書與葉子奇微中著書又明初一時而異事也

吳忠靖名原古字惟

嘉善人

誠懇樸厚方嚴欲慎忠靖公一生持已之大端也歷事四朝區區裁酌悉得朝廷大體所以當日稱其有古大臣風值文趾初平條對陞賞之宜亦皆不易之論不使車駕親往勞迎法至以速處親聽是大有關於風教者臨洋船所以輕貨利引君當道也贊親征所以莫聲雷保和未危也呂震短已而於上前古其妨不讓主旦



之待冠乎量之宏也陳瑄辭已而於上前薦其才不減劉仁執之  
處索異式從之威也聞獄樂而撫几長嘆萬死而求其一生者聖  
門哀矜勿喜之心也過禁門而天威咫尺夜而馬必欲下者君  
子謹戢履漏之學也至其嚴以律身寬以御下平情以接物虛已  
以立朝做往各得故其所歷合古悔吝而信威易曰厚德載物  
又曰履道坦坦忠靖有焉

王琦

王琦字文通仁和人也永樂中歷任四川兵備清介自持門無私  
謂平生不治生產值歲歉無以自給值大雪僅卧不能出戶饋遺  
不受言之者曰當路甚重公公出一言何所不濟何自苦如此琦  
曰苟無愧心餓寒亦無何啻之有竟以餓寒卒

事世芳型

明

十一

賀勛堂

先生所樂者天故人以先生為苦而不知先生之苦適所以為樂  
也先生所飽者仁義施於身者廣譽令聞故人以先生為餓寒而  
不知先生之餓寒適所以為飽暖也噫吁果如此所飽暖如彼人  
以先生為苦於餓寒死而不知先生之死適所以為不死也字向  
之大古今之達知先生者蓋寡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為先生  
歌之陳張定

孫芝

芝字廷秀建江人由慶都令陞知河陽州宣宗朝有建議欲削削  
孟子書者芝上疏極論以為不可遏止太祖執有錢唐而孟氏之  
事得以不廢宣宗朝有孫君而孟氏之書得以不削皆亞聖之功

補鍋匠

大皇革命時有補鍋匠往來慶慶間以補鍋為業處於費州帝  
遇有翁相顧憐憐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岩中坐語竟日又相  
持哭別是時果而王諸人皆隱去而補鍋之隱獨匿其姓氏混跡  
於嚴僮論身於積盜較之幾更皆翁獨特賢人君子以表惡者更  
高矣嗚呼當此之際骨肉傷殘山河碎裂如破甑然破甑須解  
然顧之無益特托業於一鍋以寓哀蓋傷之深痛之至也

河西儒

文皇入京時備披葛衣遠走至金成行乞於市雖極寒亦常未葛  
為儲取值積買羊裘被之必以葛衣履外倦則作詩獨自吟咏或  
夜間其哭泣聲補鍋匠所遇之葛翁即河西儒也以其終身衣此

事世芳型

明

十一

賀勛堂

胡子昭子義合傳

胡子昭大兄人也為榮縣訓導泥文初進刑部侍郎運文四甲  
月死難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黃壤一點丹心在雪鄉年四十一  
歲子義為成述訓導歷山東按察使事聞兄死避世丹陵蜀獻王  
聞而憐之令削髮為僧子義以親遺禮不可于二人主教或子義  
曰吾兄無後天不能吾往二子當免於難竟去之妻之繼亦嗚呼  
子昭丹心正氣不愧大信公而被難之年更早傷哉子昭後身或  
仁忠也而孝焉之子義髮膚不毀者也而忠焉之與兵靖難倫安  
於上避世保孤倫全於下觀二胡行事實為愴心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

靖難兵起陳公死節其衣帶中有絕命詩三言歌詩次慎既升而悲壯何處發人之深也梁鴻五噫其歌清以高陳公五噫其歌志以烈千百世後猶聲出金石響徹雲霄

陳政宗字允世

王振素慕其名遠彩銀羊酒來書程氏曰錢意在使教宗往謝一見也敬宗書之而返其禮終不與一見陽氏蒸豚乃求見之詭計王振羊酒亦顯見之若情從來小人未嘗不欲援君子以自重者

陳鑑字有武吳人應太

三鎮陝西多患故水旱不作年穀豐登或遠縣苦旱僅銀幾歷輒

兩昔裴寬為河東刺史值久旱寬入境即雨段文昌判南邊旱

段至必雨或久雨段至必晴時語曰旱不苦公至雨雨不愁公出

華世芳型

明

古

賀勤堂

游合之傳教所至輒雨安得盡天下如諸公者而雨暘時若之嘉

賦唐其一清子

陳賦字功懋陽陽

行縣者耕時為勸農圖教民孝弟力田風俗丕變讀吳興耕桑錄

被陳公勸農圖今風古轍想見卻風無逸之道後陳述治蜀刊布

農桑風化之書亦仿此意而行之也

唐克

今屋宇民居稀少田多荒蕪秦令隣郡邑無產者入縣墾田日久遂成富庶此即歐陽文忠募民墾闢河東廣田之竟荒政而宜也

將

劉環字仲環

文皇革命之日稱疾不起至京見文皇猶稱疾下且曰殿下有世後逃不得一個字下獄自經死噫環之慷慨就死文成公可謂有

劉端官大理

靖難兵入約王高同素官去跡露被執二人見文皇詞氣不屈文皇命劉二人舉笑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端曰我猶有面目死可見皇祖文皇立極教之仕裁端也死節死得光明焉遂罵得扶

楊

盧原質字希魯

洪武二十一年登進士第三方志烈遺之詩曰奉天殿上初初同

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崖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靖難復召

華世芳型

明

古

賀勤堂

見不屈死之希魯登第忠烈公遺詩相賀同鄉情誼人所易知至靖難復死不屈真忠烈之死如霜松雪柏交勁一時詩詞誇美蓋深識其素行而云然究之而志同節同難又同兩心相許以若以同鄉之私情目之則陋矣

卓敏字惟德瑞安人官

建文即位忠貞言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光帝北平為強幹之地軍後討南昌以絕禍本帝以為燕王骨肉至親不以忠貞之言為然後諸難兵起忠貞始終無搖戴意因被難忠貞之慮燕藩過行寵錯之智建文之憐骨肉遂成宋襄之仁

薛文清名新河津人

文清年十二作詩賦稍長遂棄其所作而專性理之學家陳淳素

舉業而從事性理與文清之事取略同乃知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踐履篤實工夫詞章其次焉者也觀於文清風節矯矯非從性理得之不至此

金文時行新字幼夜以字

成祖屢次親征遼寇一日謂幼夜曰朕夜夢神人告朕云上帝好生如是者再何也幼夜言宜承天意勅使諭敵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從之及還榆木川驚扇秘不發喪大以萬乘之尊窮兵輕出榆木川之變真意外事也泰始皇汝丘之崩秘之章中藏鮑魚以亂其真何其陋也與其為秘密之計於後不如效力諫之忠於前楊榮幼孜皆累朝耆臣車駕臨行不死爭力諫而且委曲順意泰始危從直至國神人之夢始乘機一言憐甚矣

華世芳型

明

五

實功堂

金華

字宗實卿人  
得白雲先生

文皇靖難華守通州有功後賜歸徒東湖歸嶺居焉朋從往來詩酒為樂每泛舟湖上弄月吟風弟志迎泰於官舍決句應歸常賜金詩謝曰臣野人不致用此上稱為仙是一日讀宋史至王倫附泰皆事附掌發嘆脫顧而逝宋仁宗朝李東之致仕有曰溪山不換王侯工侯亦不換溪山華以湖山之樂薄萬鍾所謂天爵自高也辭金時於前庭前並竟丹竈黃金之可鄙天下豈有仙人如華者真不愧仙矣矣一死之奇又事別有羽化登仙者耶○明時舉後與人誦費男子詩忽爾長逝亦云奇絕

甘霖

字人官  
監學御史

諸雖後被執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仕累世微弱嗚呼聞史至

王儼王象父子及甘霖子孫不憚然神傷者非人情

嚴恕字景周知

郡有孫辦官木長大沉於水人力不能勝怒親臨其所祭告土神一夕水深而水自浮成以為正直感神之助榮之蔡棄告神而水退明之嚴恕告神而水深幽明感格仍自有在

鐵忠烈名諱字為石即烈

自靖難兵起致禍文孝景隆等嚴報挫衄不數月而直抵濟南不有公猛其咽喉則東南半壁勢成席捲矣迨北兵解去公等乘勝復德州若棄其定諸路兵斷其歸路腹背夾擊後出大軍相踴應援北兵不難指日而定奈捷音一至遂不從以燕為意則是朝廷玩敵而坐失事機也東昌之役公與嚴庸又屢出奇以撼其機是

華世芳型

明

宋

實功堂

公一身通長城萬里顧砥柱可以搢中流而一木難支大風後雖遭徐輝祖等赴援山東而比兵之勢已日熾不可圖矣讀史至此能不三嘆公之死雖背立庭中令一回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劈其體屹立如故罵不能口由此觀之文皇但以酷烈之刑殺公於一時公不難以壯烈之氣自伸於千古公義伸則殺公者之為公屈也多矣吾以一言贈之曰公謹忠烈於今烈公姓曰鐵性先

鐵

葉子奇

字世傑  
龍泉人

性好學究極天人物理洪武中錄事繁猥以无研墨有特報書及華自得釋家居績成之名曰草木子因思黃霸繫獄與夏傑勝磚論尚書不報明初楊薄薛瑄林長懋獄中讀書子奇獄中著書皆

一惠也古人於惠非特獨行不傳如此

葉希賢名雲以字

希賢即雪菴和尚也初任御史建文之變從亡入蜀隱姓名別號為僧杜景賢知其非常人與游白龍山山有松栢樹結菴居之余竊異文皇之與姚廣孝以釋子成佐命建文之變葉松陽以御史為空門遊踪何奇也時有會稽雲門寺僧瑯難後每泛舟賦詩人咸知其為隱流而然不得其姓名或曰即松陽吳成學考之別傳雪菴與希賢合宜作希賢非成學成化初通百歲始卒

無瑾字良正

父汝霖永樂中被薦入京思念二親欲降養不得決決成疾瑾方弱冠慨然陳情乞以身代上矜其孝行卓異凡之孝家陳情終志

非世芳型

也無瑾代父陳情養志也皆純孝也

曹文忠名壽字與善

也先入冠也

正振皆不從及事勢倉皇得然奉駕親征振自揚能出萬全乎何

置謹言於哀如也英宗初立太后欲謀振而帝與群臣跪請寬赦

之是救振之死即伏禍之端也使文忠之說行則一言而重於九

愚不行則萬系而輕若鴻毛忠言之藁取聞於利害如是其相遠

鍾同字世京京人

景泰時立皇太子見海陽同子說請朝上皇復所王為皇太子

帝怒杖死午門恭愍與章倫參莊皆以抗疏獲罪及奪門之後倫

莊並寵擢而恭愍獨不得一被恩遇君子謂倫莊身榮而天道顯

范理字道濟

知江陵縣楊澤訪知其賢擢為貴州布政司勸理致書謝澤理曰

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何謝為及澤卒遇祭而哭之時稱楊

范而賢范不謝楊即叔向不見相安李孝基不謂富陽之意

鄭照字元昭

任德安令韓雍稱照為廉官第一致仕歸鄉人柯潛遺以詩云聞

因從勞早實為守官無一私顧子集三韭菜之悟推清介先生吾

後贈以一詞曰雖舍致仕蘇轍遺書鄭照袖簪柯潛贈句皆千古

美談

姜世芳型

彭文獻名壽字純道

成化間應懿皇太后錢氏崩命大臣議葬所相標莫敢言時曰梓

宮當合葬昭陵神主當附廟帝以為與周太后有碍文獻率百官

伏文華門號哭不起堅執前議帝悟得允行合葬之議憲廟早有

允行之機特歷於周太后之命猶諒不能輒定耳追文獻與姚夔

等力爭太后亦為之感悟回天之功不難得之於惡廟而難得之

於太后也時士連滿四作亂連忠討之朱永請益兵赴援文獻

擬吉止之未戰而滿四果成擒人知其料敵之明不知援兵一出

成功則忠之氣不凝而有信誠無不就擒此又特將之大機權文

獻所不明言亦廷臣所未盡識者也

劉仁老

華客人  
官傳錄

居舍清貧楊文定至其家見其故惟人所不堪嘆息久之大夏即其子也時年方少問何在曰在隣家磨麥背王馬傳以磨麥子而成名劉忠宣以宦家子而磨麥皆古人境遇之罕奇者

金湜

字本清  
鄞人

湜有異質操弄賦翰處予主成書奉使朝鮮凡有求請即應之其國之才俊皆就湜選朝即乞致仕隱居二十年足不入公府噫詩文翰墨宰閭人間進退行藏超然物表真奇士也

俞山

字懷之  
秀水人

薦推不求人知得王旦范純仁之風代宗時鍾同廖莊事皆以直言獲罪俞山獨不避忌諱抗言迎復不惟免於譴怒且賞褒嘆美

母世芳

明

世芳

世芳

世芳

作歲寒圖題詩以贈之非素履清貞不能感格至此

秦聚

字世綬  
單人

初仕河南巡撫內侍汪直至威勢震懾無不仰承公獨不為屈直亦以帝知其庸亦加款焉公察疏直罪狀又直還京威得公賢帝以公疏示之直叩頭伏罪並辭公賢帝遂釋直直所以稱公者以憲宗知公賢故也直與金英均為內侍英將誅直以示其公直得公以濟其私金汪心事迫不俟英公密疏直罪而直威稱公正小人之巧於避罪也憲宗何遠釋之俾得售其巧乎

葉子雲

字人

正統間開恩縣發議以官兵勸捕子雲曰無煩也吾力能逮之總

逮之

逮之

逮之

金為餉俱却之賊遂遁議授以官以老固辭異哉子雲梓三寸舌勝數萬甲兵財色不能誘爵祿不能離較斷食其之說下獄城尤智此魯仲連之辭却封賞更高

梁致育

字之初  
高安人

洪武癸酉梁於鄉應詔與建昌訓導大典文衡致仕家居天順初流賊起掠致育年已九十有九月且替被執賊不忍害以竹與昇之行致育語昇者曰至運口深淵即白我既至遂投淵死傷哉致育以百年上壽而不能保厥令終以高淪於賊而汚不如溺於淵而潔也報殊可嘉而死跡可聞嗚呼行骨復員沉九壤實集應轉

作香泉

岳文蔚

名正字季  
奉新人

天順間令錄捕匪名聚芳朝廷者榜能告捕者實以三品職正曰為政有體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適止增重實以開告捕之端必多挾私報怨之事是公忤奸而適以售奸也且以三品之職當之則怨既可報而身後可榮奸人之計孰便於此特使帝器之門更有苦于羅縶之世正以一言之其利溥矣

羅文毅

名倫字嚴正  
嘉禾人

時李賢起復視事公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復詣賢私第誓以不可賢怒斥公而去論益榮之論奪情一事正氣直詞不愧理學名臣復吳中行論張居正賈繼春論崔呈秀何楷論楊嗣脩皆發源於此史獨獲罪而名益尊范鎮身退而名益重公被貶而名益彰今

開英崇榮於文德如此

開英崇榮於文德如此

開英崇榮於文德如此

開英崇榮於文德如此

開英崇榮於文德如此

湯羅 字公衡 居南州 遂縣 縣人

先生官弘治中從經筵贊襄成治聲望未暇遽遷官讀其糾劾大臣諸疏獨真所云平拔風霜而光懸日月者殿虎之日而由來也至其建議受譴遠戍甘肅十有餘年夷險一節題敘還里閉門絕跡雖貴官顯達過訪逆迎不出戶庭琴琴賦詩以老凡篇事所需無非愛國憂民感懷今古有關人心世道者形而為歌咏者也余及罷亦四其遺疏讀之至嚴褒食往往擊節興嘆曰前朝養之三百餘年求其風節獨論直言骨鯁上追汲黯朱雲如先生者有幾人哉一時名公巨卿好切緇衣爭相贊頌如少保王三原有天生紫保之許杜古往有茅焦直諫圖之贈民部姜仁大有可鳥孤鳳之喻翰林王美政有諫書君不朽國史我嘗看之句嗚呼今日

世芳

明

主

寶勳堂

要保費恩父子合傳

費保字世虛馬桂人也業岐黃以名世性敦懇人有疾雖遠在百里外必旬叩請提舉報效有貧不能延者設藥餌以救之雖寒氣獨全活甚眾葬疎遠無歸者數十人婚外姓之孤者五六劉憲使無篤賴保得以復蘇郡守戴琥重其高誼加香禮馬生子懸字希賢登獻賢進士與王華裔勳孫清華友香授南陵訓導有文舉舉入宛陵書院各諸士子徐分節解無間夾著諸生費之者捐俸助之嘗著年國太平懷漢南陵四縣事清約自守愛民如子時有傷為千戶校尉以捕豪宦葉本義者意在借名以標公節惡

覺之客令人檢之事聞監司薦之歷大理評事秉節不阿自號古直尼士改授麻城今年世傳其方清介云

費保一醫耳何以得惡傳之也惡之功名何由致保致之也保一醫耳何由致惡之功名德致之也醫者知有利而已何知有德保以奇方秘術濟濟一方口不言利常曰斯人也不幸而有疾又因之以為利毋乃不可乎而且飭倫紀舉若良死無歸者曰於我病貧無告者曰時予藥保之行事皆士大夫之所不能行者也嗚呼保一醫耳能行士大夫之所不能行而士大夫對之不之愧及以其為醫也而惡之亦惑矣且醫者意也獨保之醫意不在醫也骨鯁之言藥石需焉鵠驚之序鶴舍出焉千百世士大夫皆醫中人也若之何士大夫不自知其為醫中人而謀利之心獨勝於醫又

世芳

明

主

寶勳堂

可謂善言醫者矣

章文 號名德 字德應 號

文純公清介有守難運易退之操可謂卓絕庸流矣而其最大者尤在起復祭酒耗喪不赴之事古人移孝作忠故子道之終即臣

道之姑送死當大事此時若以利祿奪情平日雖有曾聞之孝不足多也况乎祭酒一官為成鈞之領袖人士之觀瞻師道之尊莫尊於此父喪未畢居命忽臨卒能持正不苟使朝廷虛席以待及服闋而始拜命公以禮自守上即以禮遇公是以子道立臣道而即以立師道者也君子謂其一舉而三善備焉亮李賢居正輩負或多矣

王華 字德輝 號海月 餘

正德中逆瑾竊柄擅作威福陽明先生名守仁以論瑾請龍場驛爾時公居禮部瑾亦素慕公不以子故遲延於父間以語人風使就見而公不往及轉南冢宰又使人言不久當大用莫其往謝究不為屈始勒令致仕其持已立朝小人亦如傾軋而其究也需松

垂世芳型

明

垂

實樹堂

雲栢之桑徒然不格公之貞心動即真有大過人者所謂善桂之性到老愈諫公之謂乎

費文憲 名宏 字允 號

世宗即位頗事詩詞與文憲討論桂亭忌之托言詩詞小技恐勞聖躬帝曰學詩不妨政務也初文憲與胡世寧皆以論寒濤罷退及寒濤敗世寧起陞都御史而文憲亦起官但身居輔弼而從事詩詞恐有乖於論道經邦之義昔唐文宗與宰相論詩鄭覃以王者不為詩是諷諫之言未始非是特懷忌嫉一合而云然未免為小人之害心耳

謝文正 名安 字子 號

文正為年願望應事四期有文潞公之風而其秉正與抑遏之

楊文憲 名一 清字應年

正德朝北寇屢警邊防亟急富矣宗之時劉球羅亨信輩言之諱諱而阻於王振以致車駕播遷楊文憲建議修築受降立無深意存於其間而劉瑾以私憾流之使大工不待告竣虜隨入寇瑾諶之也與趙宋富應春欲攻計塗而為當路所阻一旦變起倉卒無以為備曹何以異國初韓瑄於衛城之際休兵息後此意雖不可不存然彼當戡亂既定之餘惜民所以楊國文業為歷歷無難之計倫敏所以安民各以時勢為緩急嘉靖七年陸槩以前事言之乃命如文憲初議發帑增修築亦可謂識時勢之要者矣

梁文康 名儲 字叔厚 號

文康一生大樂廉約以居身要曲以維世事君貞而不散謀國裕而能周古大主不是過即其諫止泰藩孟地一事寓切諫於將順之中慎綢繆於未雨之際不煩抗顏批鱗而使人主惕然自止是其大經濟大機權楊文忠策同當為之避一著者至若草勦逆遺損成察體尤不經之甚者文康持之以堅規之以正不愧正色立朝之風又若建儲大事為國家根本之計文康以為皇上春秋鼎盛未宜輕言者非以建儲為可緩也朱宰江彬之徒多懷門生天子之意希圖扶私樹黨非故為難詞以斥之不足以破其謀而欺其志是有深意存乎其間矣及寒濤就擒東南民力半竭於軍需嚴稅竭帑仰望稍蘇如倦鳥思林枯魚求潤而復為游龍累幸之舉無然重困之勢必流離頃尾不特一方之餘孽未盡驅除將使良民亦張而思這是靖亂而速以滋亂也文康廉潔力諫固清回

聖世芳型

明

語

實樹堂

望人知其為蒼生計乎不知為蒼生實為社稷而當時有不能寬其微者乃歷官四十餘年蕭然如故子孫空乏不能自存意彼其之于邦之司直王且塞塞區躬之故文康有焉

王望  
字女和  
官吏部

正德間上原治二篇大約以弭盜為主而弭盜之法大約以端化為主崇禮教懲貪墨誠知本之論也正與張齊崖化賊為民之意互相發明居銓曹嚴正公清又近代之徐勉乎

馬中錫  
汝城人官  
都御史

正德間受命討山東流賊劉六等中錫檄諸軍官兵不許捕捉若聽撫待以不死中錫至德州舉兒圍駐兵劉六來謂開誠撫之左右近巨謂中錫玩寇殃民竟下獄死嗚呼中錫以冀遠治渤海之

事世芳

明

三

實勤堂

事化賊此良法也然遵行之而成中錫行之而敗者一時權倖從中掣肘之又勝諺以殺其身斯亦主國是者之咎也後人以書生之見日中錫豈可以武收論人

吳麟  
字允祥  
官河南道御史

麟佐勁後風裁整肅時卒有蒼頭橫行部下竟收治之遂捕判秦州麟執法不避時卒風力矯然齊大臨朝頗頤人當不是過

孫世亮  
字明仲  
貢同人

嘉靖間知恩府府在遼高郵州同知轉延平府同知時倭寇猖獗或止之世亮曰永平受爵秩臨變而避非忠也單車赴任竟以身殉永平受爵臨難而避二語說盡從來仕宦之病卒之見虎授命血戰以殉可謂不食其言

夏寅  
初字時工  
正大夫年事人

德化者衛民之本衛民者棄德化而用刑辟猶之衡焉者棄衡而用筭策其不可制也明甚觀處州之叛民若虐政而聚嘯山谷可知矣為之上者不知所本而徒以威制之以勢攝之欲招之使應又何異於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乎觀夏泰改撤文一五叛民即解散歸順所謂得劉弘一紙書賢於十郡從事也所謂上者尊嚴而見民者卑下而神也噫德化威勢之間可以審而去就矣

于忠肅  
名汝楨  
字廷益  
盛唐山人

嘗考忠肅公所值事勢亦極難矣京師堂奧也而也先犯之遼東陞戶也而脫脫不花犯之陝西墻垣也而不禦犯之浙則葉宗留閩則鄧茂七廣則黃蕭養輩一時蜂起稍散文馳公以一身當此

事世芳

明

三

實勤堂

猶河漢之人隻手而塞孟津鮮不慮其難者公則提熊渠之不精退避拮据奮力砥柱關散遺降切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入城使社稷危而復安非遠之功一人之力也迨群盜既散口不言功益加飭飭清康方正一無所私又其德器之過人者嗣後李門功成美宗後辟屬權奸之品而處之極矣嗚呼以功若彼以死若此被難之時大日驟變陰靈蔽宇不亦宜乎張軌之徒所不足資獨恨徐元玉以奪門決策再定天位之功詎不能以一言上回天心而躬猶據坐視嗚呼伯仁之死茂弘能辭其咎哉木杌而元下亦被階下獄特堪哀覽編錄金龜嗚呼天道亦昭昭矣

夏子賢  
崇山人

由吏員任政和主簿成化間稱賢吏注意學校講堂廣善理一



新重建尊經閣創立空齋以處生徒夫吏員胥隸也至薄末秩也猶重通崇儒如此況從事詩書職司民社者耶噫可以思矣

胡端敏名世宰字永清仁和官尚書贈少保

上疏論宋濂及狀得罪及宋濂敗起官當上疏時宋濂賂用事者中以危法特據備至既而得生雖因宋濂之敗然而徐文華筆交口聲究其功亦不可忘

吳文端名一儒長洲人

官南太常進宗伯時進瑾用事見者皆膝席公獨長揖世廟初上陳天命下及民生宜柔德養以答天休公不屈於進瑾有汲黯謬按風節以天命民生上陳尤大臣莫安至計四十五年之禍粹未必非公一言啓之

李世芳字元柳州人

何文簡名孟春字子元柳州人官吏部侍郎蘇溪先生

世宗時改正文廟祀典補祀鄭單而徐申黨琴牟薛邦一人兩祀之誤公倡其議也

蕭積

正德中任清流縣丞薛寇竊發率民夫斯龍津風翔二橋以拒之賊至不能渡城邑保全因德宋仁宗朝兵輔為道州推官寇至鄴僚議毀橋城守輔曰自橋而南皆吾民也安可棄民以有全由二事合觀之損至斯橋之策不使賊逼于民輔道斯橋之議不忌棄民於賊各因事就功以保民者也

吳清惠名廷平字靜臣嘉善人官尚書

獨行不愧影獨枕不愧衾最人所難公能此沈湎茶元定之流也

齊之名字瑞卿號戒人官陝西參政

世宗朝上言民間疾苦旱蝗為災食未殆盡百姓刈蓬為食蓬有綿刺二種子可為麴飢民仰給以此臣取書之醵口滯腹謹將蓬子資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由此推之汲黯使河內上言水旱之災幸勘過渭南入奏流亡之苦虞以文在漢中具陳灌莽之由與齊公蓮子之舉均可作監門圖繪觀嗚呼海微邑害於稻稼齊公心傷於蓮子兩人情事物何復庭稻稼者稻已獲而後復摘餘稻孫名

徐著字宜之泰州人官右副都御史

正德間東卿華林桃源之盜競起各通守臣請兵誅勦而巡守東卿者率事招撫著深憂之與無事高賓協心謀勦請兵於制閫得斬數千獲招降逆寇許以自新賊勢沮散彈室之法無過勦撫有專用檻者張綱之平張嬰是也有專用勦者虞翻之平寧計是也有先勦後撫者李愬之平吳元濟是也有隨勦隨撫者岳衆之平楊太是也總之勦撫二策要在視賊勢之強弱緩急以濟其恩威耳恩所不能結者則勦之所以濟恩之窮而仍非以款戰為武若夫因餓衆而迫為齊聚則還從權之說是

李世芳字元柳州人

楊瑋字伯玉華亭人官右都御史

武宗好養鷹眉每日遣使至先鋒寺索子鵝頭作羹眉食瑋不從帝怒詰責之因滿外皆唐太宗傳鷹鵝之事宋仁宗慎索羊之戒皆美談也好養鷹眉則與太宗匪鵝一事相戾因鷹眉而多殺子鵝則與仁宗戒索羊一事相戾貴珍禽賤大臣何以示天下後世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

時宋以鈔二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兩公抗疏劾之當正德時

奸邪怙寵恣橫利民為害不獨一幸而寧其尤甚者也公不避嫌

怨抗章切論使權奸破膽不啻履歷大本錄之拔漢奸黨得不為

之草僅予是疏也不惟下廷民困抑且上庸朝綱朝陽之鳴吾以

比李善感

方鳳字時鳴金山人

公在興宗朝抗疏批錄真令人目擊心悼也世宗踐祚與議大體

促促直言不減王陸司馬光力持讓王典禮之議

劉忠宣字大夏字晦庵號東山

孝宗之於忠宣嘗訪舊畫君臣協心猶唐德宗之於郭侯也但孝

孝世孝型

明

亮

實勘堂

宗禮數稍缺耳古者公族之職坐而論道經邦以大臣而跪奏御

相背謙觀李榮福福叮嚀力求履庇之意則知在廷諸臣無不疑

之忌之矣而忠宣不為盈滿之慮早自引去即孝宗末崩猶恐不

免何俟武宗之立而始遭讒毀乎知我勇退忠宣尚有特焉

鄭文莊字子孟字謙之號東岳

武宗朝授編修中書王陽明親弟子禮嘉靖末南游武夷以良知

之學修廬修進陽明之學盛於東南自公始嘗鄭玄歸萊州馬融

曰吾道東矣楊時歸南劍程頤曰吾道南矣觀陽明得公而良知

之學盛於東南始信斯道之類有傳人非淺鮮也嗣後公次子善

總憲八閩驛即武夷山中仍與諸生論學如公存日間者與起建

祠以示儀型嗚呼公有象賢皆公之積功累德效之也

許忠節字道字汝登固始人

初為巢陵令流賊勢熾公預為之備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伏

發盡擒斬之昔劉進人開城門以待賊進人有劉開門之日忠節

洞開城門之意倣此穴濠反忠節罵賊而死臨刑亦日忽為之除

金鈞字用傳

自母老教職奉養得唐縣教諭值流寇竊發約為捍禦身先荷

戈登城中流矢令人投鎗奮擊堅守兩月賊知有備因夜遁杜哉

安磐字公石嘉定人

孝世孝型

明

平

實勘堂

世宗朝永福公主歸蔡震禮官官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其二簪

言公主受拜夫婦之禮乖謬宜復古道不聽昔公王下嫁不以婦

禮事舅姑舅姑拜之婦不答洗鬚馬乎然尊卑為一時之分而夫

婦為不易之倫以夫拜婦三綱變易何以示天下後世王叔玠所

以力革其弊而唐後宗月之以定公主拜是舅姑之儀駙馬公主

徐文貞名鼎字子升號存

文貞識量宏遠指陳合宜刑賞不借強好惡無偏黨允稱賢相但

世宗好方士金丹酷烈餌之不止不一言及之反以論撫按連取

之言學之海志介所以微有不足於此

馮思字子仁號南江史

世宗朝國難星之災上疏勸張子敦汪銘方獻夫之奸獲罪幾死  
子行可請以身代帝曰志孝更出一門耶遂得減死詔徙雷州方  
朝審時汪以大率窮獄其事公聲氣激昂不少屈時稱四鐵御史  
謂鐵膝鐵口鐵膽鐵骨也當日者帝既知公忠則知公親之不誣  
矣不惟宜賞公死亦且宜復公官并宜以公之罪罪汪等實罰庶  
為有當適不聞出此而公究不免遠謫不可耐矣

海忠介名瑞字應麟號剛亭  
望山人贈太子太保

公毋楊氏夢白麟而生故字應麟一生強直自逸有朱李之風漢  
廉潔不污有董宜之節漢宗何星履南都露禘下土天香之蓮柱  
誰與擊鳴呼惜矣

曾志慙名銑字子重江都  
人贈兵部尚書

華世芳型

明

三

賀勳堂

嚴嵩劾公排善類也仇鸞劾公報私怨也以一人而遭兩大奸之  
誣陷能不慘罹極典乎既而兩奸相繼敗滅禍及妻孥慘毒悉如  
乎公天道人事昭報不爽有如是哉

申文定名時行字瑞泉吳人  
官大學士贈太師

宋王旦推張昞之官以載奸謀文定寬周折之罪以消兵燹皆可  
謂善處大事諸此過繼之疏剴切詳明於恤民之中即寓彈劾之  
計可取之以垂後世

申錫眉州人

作先天太極諸書自一歲一月一身皆有圖說又作三易圖  
說以探義文孔子之秘而六十四卦卦為二圖以釋其義夫太極  
諸書自周敦頤而後徐霽胡希是曹端吳世忠輩或圖或說咸解

紛紛結作求其發幽明微補前賢所未及開後學之津梁未有如  
錫者

楊忠愍名傑字叔山號仲芳  
容城人贈太常少卿

十罪五奸之說無一語不切中嚴嵩凶惡當時言官皆籍口不措  
一詞公獨毅然言言官之所不敢言人知嵩能殺公之身而不知  
公實誅嵩之心是嵩未死而心先死公雖死而終不死也讀其疏  
可嚴肅明公辨奸論誦其詩不改文信公正氣歌

楊名遠字實卿  
遼寧人

嘉靖間上修省疏言汪銘郭勛之奸言官嚴業工作委與備祀屢  
舉之弊帝怒收繫械訊命究主使之入朝廷設謀官所以開言路  
也號拒其言後究主使必致轉相扳指甚如張德彭澤之徒群起  
而為挾私報怨之計使天下人人自危是反以刺棘言言路而言

華世芳型

明

三

賀勳堂

路翻成畏途矣此當時之大病而莫之察也

楊爵字伯脩富平  
人贈大理丞

爵初為御史以直言下獄八年得赦歸一日有大鳥巢倉爵曰吾  
死矣迺自為墓誌葬爵介清苦家風克紹四知而大鳥之異楊震  
並兆於說政爵呈兆於終官事之僅見者

崔文敏名欽字子鍾號仲庵  
安陽人官禮部侍郎

文敏一飲百觥醉呼劉伶小子似一酒狂也而持已端方立朝剛  
直劉理用事介然不附觀其旅進旅退之時抑何衆醉獨醒乎噫  
衆惟不能以公之醒為醒故日醒公既不與同其醉亦不忍  
獨為醒特以酒寓意而陶陶然亦不自樂其醒也則公之醉又何

可少也

張經字子緯侯官人

嘉靖間江南倭寇為橫自松江柘林犯嘉興經達將盧鏗等大敗之趙文華以私憾論經玩寇殃民詔處決而嚴嵩并以楊總戚入之嗚呼以經之功及以失機論死一時將士誰不沮氣者奸臣惑主一至此哉宜曹邦輔諸人亦相總遠問也

張文忠名居正字時大號泰

瑞數重地不論才而論德曰德心曰德器神宗踐祚江陵周王大臣之事適以行刺陷高拱是屈賜其心矣及論奪情一事又作屈膝抽刀之狀以拒王錫爵是斗臂其器矣且驕貪擅權離周公之才亦不足親生則傳邀主君死則奪官削棺禍延一家非主君之

垂世芳型

明

三

賈勳堂

不終亦江陵之有取也

從來推之而在威即附焉威之於物猶矢之於弦推者弦也威者矢也末聞弦絕而矢能遠者威推二字原非美名善乎革渙之封周綽曰庸願相公無推江陵一生恃寵專權在所不免既歿之後餘戚猶足憐人至朝士不敢指斥其名此迴絕弦之矢也其足恃乎不足恃乎未幾而攻之者群起嗚呼可鑒也已

袁忠毅名化中字厚字

親徽上十漸疏而見美於唐太宗李夢陽上六漸疏而見嫉於張鶴齡忠毅公上八漸疏而見怒於魏忠賢觀言官之進退可以識世道之污隆

熊業懸名廷弼字走隅江

梁慈經略遼陽有以剛後自用罪之者此以成敗論人也迨其經畫措置殊有可觀惟西平一敗之後不思挽回輒登東西行久斟酌耳亦不能泯其前功所以嚴者經撫異心遂致戡守失策終以不能罪同罰異竟與王化貞一體論死可哀也已楊廷周宇建朱董崇削大錫諸疏不可不存之以彰公道

岳元臻

立東宮所以立天下之根本也宋仁宗無嗣包孝肅與司馬溫公等尚請豫建太子況神宗有三子不加冊立而堅執待嫡之說哉元臻倡率群臣具疏切諫感動王錫爵亦具疏力請而得先行真不愧古大臣之風

葉文忠名向萬字臺

明

三

賈勳堂

垂世芳型

神宗朝王日龍信泰孔學鄭紀妖人咀咒一事直漢世之江充也不有文忠一疏以解之貶謫巫蠱覆轍矣萬幾參論魏忠賢而獲罪文忠疏救之故林汝嘉之亡逸內侍疑文忠匿之欲因以陷之也以三朝元老而敢搜索嫖罵內侍肆橫如此奏之不理辭位輒乞時事可知

沈子水名式原人官

神宗朝上疏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孟麥飯於誰不忍宜詔禮官定議或相會懿文太子側不報湯呼建文遜跡空門千古同痛而身後復不免為若輩氏之鬼真前朝之大缺典也沈君諱諱言及於此可云仁人君子之用心與古之不效何與

孫朝商名熟人官

光宗即位多疾御臣臺臣奉上書元補方從哲請調護聖躬冊立東宮朝肅肅辭光極惟切從管通邊樂從事以致崔文昇事可約用恭之詔其能免惠世楊無君之論哉

文文肅肅名震五字澤持

勤政講學二端人主最為要務文肅備於名實之間敷暢詳明指陳論列有若臨之職者直宜書之座右以比韋弦者也爾時竟以輕棄期儀罪之鄭即繼奏其罪又罪以寬謹竟得業向高申赦不納是一事而三失之矣時事日非實兆於此

盧忠烈名震九字澤持

由浙廣巡撫晉七省總理滁州告急公率兵往救一日夜馳三百里大戰克捷公此舉陳敏之歎賴州品階之致饒風功力更為

華世芳型

明

過之陳具供

楊忠烈名震字大洪

關寺權權傾人主漢唐以來史不絕書魏忠賢之竊弄國柄淫

行威福亦不足怪所可怪者當世士大夫平居稱說孔孟佩服冠

裳一旦遇情好新不惜奔走趨競於其門趨榮一時貽笑千載公

前後諸疏惟切淋漓聲出金石筆走風雷氣節真堪千古至論逆

親二十四罪一疏尤足破其膽而修其魄宜使兵像賢筆讀之而

擊節也

和彪佳字虎子號世培山

公處國是類呂文惠之周密精詳居風憲顧濟忠介之清明劉正

至其大節凜然猶維矩維又與江公止水玉荀園池相為澄澈

何楷

明崇禎十一年四月癸亥望吳兵部尚書楊嗣昌迎合上意謂有災而不害何楷糾之破其所奏建武元和諸說之謬而又直誅其通市招撫不取用兵之心可謂如是其肺腑矣繼而李鳳鳴財會嗣昌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給事中辭學尹以楷來為忠而糾嗣昌之錯上之不察而以嗣昌為東閣學士兼禮兵二部事矣嗣昌以母憂去止五月而起復矣楷勸其乞親而上又切責之矣好佞惡直何若是甚乎迨隆武即位楷為大學士與鄭芝龍率朝班不合乞歸中途遇害賊其耳去吾又誰就焉梁朝統瑞竹蕭額達

繼在中途為盜所殺入謂顏廷使之而事卒不得白唐末王鐸赴

職過大名與從賊賊要殺之職其家屬殆盡其事更慘詳前

事世芳型

明

廷聘不能振不復窮治楷以當朝輔臣與芝龍不協故去朝廷聽

之及在途遇盜盜截其耳毫無畏忌奉詔追賊而又不得與沈王

二事若合符節嗚呼朝政如此時事可知

賀達聖周廷儒謝陞三先生

故明崇禎十五年元旦朝賀既畢懷宗召大學士賀達聖周廷

儒謝陞三人入殿自降座命東向立西向揖之曰卿等朕之師也

宗社與安惟三先生是賴君子讀史至此不禁慨然於宋濂劉基

章溢葉琛四人也太祖平定天下隆僅四人尊之以先生之稱略

之以君臣之分是猶扶桑欲旦曦取方升四人之瞻就雲日依光

周未有文而四人之機贊鴻圖者勳業亦何難無可稱也迨乎懷

宗而日薄桑榆矣懷宗非亡國之君而諸臣皆亡國之臣即於宗

史莫安推三先生是類一語可見此三先生者自問何如宋劉四人也而致懷宗隆僅如是懷宗而非三先生是類也又安得有四人其入者而隆僅之也以達聖之冲懷亮節當此無間美彼周謝之庸庸何為者而懷宗為此耶隆之耶師之耶教之耶懷之耶賀連聖字元由董訓揚江夏人潛心理學致仕家居獻政宣城北句再拜以巨丹表其家屬出役子湖鑾舟問之與夫人尼氏及兩子兩媳諸孫皆溺死誼文忠王仁仁堂其家屬長門而死

史莫安推三先生是類一語可見此三先生者自問何如宋劉四人也而致懷宗隆僅如是懷宗而非三先生是類也又安得有四人其入者而隆僅之也以達聖之冲懷亮節當此無間美彼周謝之庸庸何為者而懷宗為此耶隆之耶師之耶教之耶懷之耶賀連聖字元由董訓揚江夏人潛心理學致仕家居獻政宣城北句再拜以巨丹表其家屬出役子湖鑾舟問之與夫人尼氏及兩子兩媳諸孫皆溺死誼文忠王仁仁堂其家屬長門而死

明懷宗自昔非亡國之君觀其待妻公遣周則亡也忠佞不辨故也忠佞者治亂之關而主德之明暗又忠佞進退之關一不之察則是非賞罰顛倒正清紀綱廢今未有敗壞以至

垂世芳型

明

垂

賀劭堂

於亡者公所以至為懷宗辨也或謂雖微忠良之辨以其名相類也忠佞相及又何庸辨不知忠良者相類而實相及忠佞者相及而實相類惟相及則略而不置辨相類則混而不能辨昔江充之譖誣佞也而漢武帝忠之虛犯之口辨佞也而唐德宗忠之王安石之辨佞也而宋神宗忠之蓋自古工於佞者未有不巧於避佞者也何上意以迎之委曲將順其詞以出之使人主聽之忠佞目之曰忠宜矣賢人君子正色立朝直辭抗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撥送辭而無所顧忌目之為佞又宜矣是公忠佞之辨所由進也至若以公為黨而與群學龍筆廷杖滿成尤謬之甚者無論公之孤峭特立無所附黨也豈曰有之公之黨其諸異乎人之黨矣歐陽公不云乎小人之弊相黨者偽也君子之黨同道而相益同

心而共濟以此言之公之黨亦可以稍寬厥責矣劉澤深掌刑曹以謫戍擬公再奏不允同上言為公申辯始得先行還有從而報之者我以為澤深之議似是實非也罰有重輕法有出入輕者重之漸也出者入之對也以謫戍擬公公有應調之罪然後可不然仰承上意於法外擬請獨不可法外加誅乎罰非所罰可以輕即可以重法外加法可以出即可以入公之不宜加誅審矣公之宜請之何所指乎是澤深於阿意執法之間而無所據倚上終於不允將遠從而誅之手澤深於公直當論罪之有無不當論罰之輕重而問人主以游移出入之端壞朝廷之法也是又澤深之謬也嗚呼有臣如公懷宗不用致國亡身死豈非忠佞不辨之明驗乎至隆武而天下事已不可為矣公猶毅然憤請軍之不爵請募兵

垂世芳型

明

天

賀劭堂

江右以東尚半壁寄之一身號召弟子耶知大勢已去而且赴湯蹈火不稍退沮身被拘執漂有陽之義絕粒死死既而洪承疇降令本朝勅之降不為送棄市嗚呼絕粒死也棄市亦死也成仁取義在公不過自全其志而已何所趨避於其間哉獨是承疇者始欲全之終以殺之忘懷宗禮遇之隆不為忠臣而反益一殺忠臣之罪吾不能為承疇解也為懷宗者以公之忠則放逐之以承疇之佞則禮遇之是非賞罰顛倒混淆一至於此以致國亡身死吾不能為懷宗解也

黃得功封靖

弘光時太子從潮至在廷諸臣多疑假冒此時力請保全東宮者左良至何騰蛟也得功一號亦塔與之至傳跡其平生惟於高傑

被害之後乘機爭揚州一事失大體耳至於死節時慷慨其烈之氣允稱四鎮中之表表者

倪文正公名元瑞字鴻寶號玉

公生前規畫皆軍國機宜死後英靈愈彰坤正氣宜其易贊之餘猶使賊望之而心悸聞賊京城自編一門鳴鑼突入見公顏色如生驚起去

毛協恭字力微號重

父惜其體弱年十七始從塾師習自讀日誦數千言即攻舉子業為文輒驚人師曰吾非汝師也過師張清惠孫文介及宦遊閩中禦寇安民司文衡拔士類後於任所合門殉難節義兩全雖在宦途家無寸椽尺土後人貧乏不堪嗟乎做吏之子披褐負薪孫叔叔所以致優孟之歌也毛公清貧何以異此

垂世芳型

完

賀勸堂

張忠武名慶麟

李楚陷京城公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於家聚飲積薪四圍合門焚死越考合門焚死殉節者於宋則蘇軾尹穀最著於明則華永固張忠武最著明明赫赫光可以燭天焉可以殺賊無得以死灰目之

汪文烈名傳字叔慶

李賊犯關累日不食妻耿氏語公苟有不測請從若死公趨吳甘來所約同殉雖亦死焉歸與妻呼酒命酌勉兩環於梁間公以便就右妻就左既經妻揮手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序不可失復正在左右而而死矣嗚呼文烈節義尚不恨越昂發矣至耿氏一婦人耳從容就死臨難不廢夫婦之義較昂發妻孥氏尤為不

如為紅字紅字天王

由蒲城令晉御史巡按建寧大兵至蒲城貝勒王使統不屈勸其釋憂曰負因不忠辱先不寧寧死髮不可斷實輸餉百姓爭欲代輸以贖其死為紅不可替必死遂遭害軀可捐而髮膚不可毀也而者今乎其間城可陷而百姓不可侵仁也而義行乎其間英風烈氣至今懷人毛骨

何騰蛟字雲從黎平人由

懷宗太子自割至馬士英等言保王為桂孫王之明貌似太子而冒托太子公疏辨甚悉此事實得功在良王劉良佐俱力爭之彼武臣耳猶知名義之重可恨當日方拱乾輩為原諱官日待太子

垂世芳型

明

卑

賀勸堂

計太子蒙難時至此不過逾年真偽何難立辨而廷臣假托疑似不敢實言其偽即其不敢實言之意則太子之真可知矣何也偽則惟恐言之不逮惟其非偽故不言也真則不可實言言真而禍即隨之言偽而良心未泯故托為疑似也觀丘致中一見太子捧指大慟即命擒下其情畢見矣

朱之馮名臣

懷宗末年之馮為宣府撫臣聞賊逼城之馮勞軍守城無一慮者三命之威曰顧中丞聽軍民餉款之馮窮巡城見大砲自起然火軍民競抱其手之馮憤甚乃自刎初賊犯寧武關周遇吉死拒之殺賊萬計遂致寧武人民遭踐辱嬰釋不遺宣府軍民惴惴不敢擾鋒者寧武之餘威厲之也嗚呼人情如此雖百之馮亦如

之何哉

劉文正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賈人官左中允

吳公年十八

金龍明

李賊犯保定公守西門賊執之見賊帥卽危坐公奮躍而仆之

入井中死妻王氏誣死從子振孫登城射賊城陷振孫大呼曰我

金柳史也賊支解之公子嬰子婿陳氏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氏

母楊氏總當氏盡投井死侍婢盡供從死樓崇末平忠臣義士

無盡者同輩而子死父弟死兄死夫僕死至者亦不可勝數

歷代官吏所載有不及卽忠節公結御史公約兩人一死可

一投而而合門皆作忠義忠非無自而然也嗚呼故明三百年

來養士之報舍于彭城之雙壁而得其聚焉

金龍明

公之浩氣炳作日星公之傳文垂焉標準節國津梁實無之第

友子孫式矜可矣

金壁

懷宗不謝政歸里乙酉之變開闢入粵特授科員以直諫廷杖逐

隱為傳名姓因之會張式報張同族死節於桂林遺傳者上書定

南王請收葬王從之因歸葬喪于吳張喪于楚以一紙書歸還而

故人之喪真風千古矣

金壁

初官吏部文選清介自持門人以地方請正色拒之李賊陷京城

不屈而死妻何氏亦從死公職司銓選能不私於門人徐勉而裝

填之流也宗文由亞聖即義其東賢又於殉難見之



王恩任 字景就遼東山陰人官樞密院判官

授先生之文光懸北斗事先生之元風高首陽今人心向往之矣

袁紹成 字顯漢官鄉史進江督

金陵不守叛并初公出降公不屈適執之以北再四命降終不屈

三忠祠之難神也不變昔文信公留燕三年元人屢強之降卒不

屈崇市之難從容就死公有素徂暑易春秋而始終屹立如山

嶽之不可抵宜當時以公之死比信公也初獻縣國武昌公疾馳

至左良玉營使進師獲新解氣侃侃酷似王剛中之責吳璘人

錢嘉徵 嘉興人

儀宗初以貢士恭親忠賢十大罪帝令內侍請瑤使魏曉曉震怒

袁曉揚公二十四罪之疏字校風蕭殺君十大罪之疏光懸日月

垂世芳型

明

聖

賀勛堂

均堪千古

薛國觀 字實建韓城人官給事中

薛公有可敗之道三溫體仁為何如人用以為援而驟登政府一

也惟片紙術僅於群小而使王化民陰中其每二也以國用匱乏

倡言督餉即坤成晚延及無適甚至盡闔所有而輸之如李武清

者三也亦可為不擇進取之途而多為樹怨者之戒

吳謙微 字望生號鹿吳人

蘇微建識葉山游則外召吳三桂入衛時以為棄地非策不果然

事有權宜此碑三桂討賊之志尚整入衛之說又未為不是能

因時觀變進用其策則其戰守之宜而區畫之不愆愈於以京畿

之地拱手而授之李賊乎是未可以輕議謙微也

五節愍 名章明字顯之號銅官此子贈河南道御史

流賊之難忠貞公既死節章明登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先人

獨死當從之地下也王氏曰君死妾亦死迺先有繼章明隨猛死

嗚呼父死忠子死孝妻死節一門殉難允堪祖王千秋無缺九月

祠祀明季死節諸

臣孟氏父子有列

陳寶門 名子龍字時子號大樽華亭人官兵科給事中

弘光時疏請慎名器官服勞有功者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

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議犯大易負乘之戒又言得人宜公俸門互

杜結縲數千言不聽及國變沉水而死明初平交趾成祖問陸實

之宜更忌靖言多險不若重賞實門慎名器一疏本此

憂考功 名允葉字翼仲華亭人官給事中

垂世芳型

明

聖

賀勛堂

文名滿天下典陳大樽筆主盟壇坫三兵兩潮文風丕變初任長

樂令稍神明上臺有疑案皆屬之澈決歷五年以卓異擢徐曹未

幾而國非已移兵戈四起公嘆曰國破君亡朋友遠懸我何心獨

活亦援水死兄之旭字元初自縊於府學十哲座前兄弟殉節均

有絕命詞可讀

杜兵初 名麟敬字仁趾號素庵汝寧人官張方司

時有言以太監張夔等總理工工二部事監宜大諸鎮公上疏

極諫奉天放近事為戒朝士無不嘆服尚書熊明遇器重之公上

書於時政得失俱惟切中時弊丁母憂歸卒年三十九嗚呼英才

壯畧如公設施未竟天奪之速千將忽折玉樹云埋何怪當時士

大夫聞訃而默然也

公適杜方伯諱松林字君選號博渠之長子也方伯一生宜實而多而浙間為尤著肯史能標之故斯編不及載方伯有子如公益知方伯真云不死矣

金校臣先生傳

是傳近者漢縣王公諱世紀字胡葵為余先君作也先君行事可傳者多特於父子之間觀錄而條析之終遺漏者多聞之者或翻以為溫美也故藉斯傳聊表一二以彰謬好差足取信云爾其略曰

綬臣金先生諱章原字崇臣雲間名宿也家貧幼孤舌耕奉母里實以純孝稱婚兩弟嫁兩妹彈竭無遺餘力居常藜藿不飽德傷母心不敢以聞且甘旨無缺勤敏好學博綜經史尤精制科藝為縣世芳型



罪

賀勳堂

郡庠生試輒冠一軍子學使每嘆為國士方相閣守郡時恒謂有剽川震澤之遺焉自此文名日盛而家道稍豐慷慨樂施予族人急難絕口不言恩鄰人某負先生多金哀其貧也焚券不責償其人後以負他金故還實不敢歸先生為之求見且助之使還同里以有以完繁獄者貧不能自理先生為之周旋費已貲累百金獄得白友人某無以自給其父令廢舉子業謀治生先生力諫阻自為延師誨之後成進士性剛直規過勸善無所忌諱宦堂某將以傳婢四人焚置位棄之者樓先生聞而往叱之事遂從與陳實門夏考功先後齊名以數奇歷同場屋同人共惜之年過五十浪涉塵鞅卜居於余峰陳仲醇先生之故廬優游林泉數年仲醇先生後嗣彫落諸先生履屐履多享年六十有四卒之日遠近無不哀號

原缺

垂世芳型十三卷 浙江巡撫 抄進本

國朝金維寧撰維寧字德藩華亭人康熙丙午舉人初維寧取歷代事迹八立一傳各系以論名連珠彙校蓋通史流也鄭重欲為刻之未果後刪掇其論三分之一以成此書所論上起孔子下迄明季共七百八十五人而明一代居一百四十八其父章原亦與焉

刪訂通鑑感應錄二卷

〔清〕秦鏡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四年張聖佐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通鑑大感

應錄二卷》提要

刪定通鑑感應錄叙



諸史繁雜貫串維艱自司  
馬溫公成通鑑而後事有  
所統惟帝魏寇蜀論者有  
遺憾云趙師淵親承紫陽

叙

之旨而作綱目黜僭誅亂  
準春秋以定是非然取予  
出入之間尚多可議迨上  
虞願洄瀾之捷錄出於是  
古今興廢之跡洞若指掌

善惡賞罰之權歸諸至當  
蓋折衷通鑑輔翼綱目而  
為之者也余一見而心賞  
焉每於政事之餘披覽史  
冊欲踵其意以纂一書而

敘

二

人事紛繞終未能就歲在  
癸巳余承乏江南適余姻  
立軒甘公六官茲土朝夕  
往還見其案有秦氏通鑑  
感應錄一編取而閱之首

唐虞終明季上下三千餘  
年人之賢否得失世之治  
亂安危無不悉著可謂得  
史家之要領而有裨於政  
刑非他荒誕不經者所可

敘

三

同語也嗟乎感應之說雖  
近乎釋氏然禍福之報捷  
如影響故作善降祥作不  
善降殃聖賢垂訓自古記  
之矣是編也不為廣布尚

得謂之好善而有世道人  
心之責者乎爰付剞劂以  
廣其傳其間或有一二考  
覈未確討論未精者為刪  
定之要使是非不謬於聖

叙

四

人而無苛刻矯激之失亦  
良史亞也吾知學古之君  
子於史鑑諸書之外又不  
能廢是編矣

康熙乙未長至前一日閻

山張聖佐題於金陵薇署  
之西偏



叙

五

自叙

非臺曰資治通鑑一書乃古今來一大感應篇也但編年紀事前後錯綜不一讀之者或睹前而遺後或憶後而忘前遂令一人之始終一事之顛末若片雲飛絮孤峰絕壑漠不相關者然反以斷爛朝報視之如臨川之於麀經束諸高閣者不少間有單寒之士里社之學困於貲財迫于歲月苦不能見其全書雖欲擇善而從不善而改其道無由有心救世者遂註釋感應篇纂修迪吉錄勸善圖戒等書於以醒世勸

自序

俗甚盛舉也然性善者愈堅其好善之誠而作惡者又誣爲荒唐之論誑俗惑世因而毀謗棄擲者有之矣而炳如日星之大經大法不能家喻戶曉傳之下如豐玉荒穀之爲時珍焉此誠憾事也余不自揆輒錄其彰明較著者一人之事彙爲一帖仍將感應大意拈出示人俾覽之者有所觀感凜以爲戒但須大家領取本來善果庶不孤予喚轉寢夢一點婆心其間或與感應無涉或事蹟寥寥莫可論說者則姑闕如不敢妄爲穿鑿然必鱗次而蛇附焉者蓋不欲

致一朝之史首尾割裂中邊挂漏令人有殘脫不完更翻別檢之恨是故開卷瞭然雅俗共便且刪帖無幾取攜最易尤人人得而見之其與世道人心未必無小補云至於歷代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意確然可信而可傳者則有溫公之原編朱子之綱目在博雅君子當自得之固非茲錄所能盡也今既授梓行當出以問世聊述其纂著崖略如此

誤

康熙十五年上元後屋山拙慶居主人秦鏡非臺氏

自序

二

刪訂通鑑感應錄卷上

翼城秦鏡非臺氏纂集

男治桂熙  
淳孫棟曾孫炳重孫肇基校錄

唐虞

伏羲神農黃帝洪荒世遠難於上稽刪書斷自唐虞則其彰明較著者也治曆敬時明倫敷教平水土而有無慙遷樹五穀而艱鮮並奏創精一執中之訓開古今治統之源不傳子而傳賢千古號稱盛世孔子

通鑑感應錄上

一

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故丹朱商均之不肖天正所以成唐虞之際云惟唐虞乃能上順天心下保子孫耳堯享壽一百二十歲故古史有云堯年十五佐帝摯爲唐侯號陶唐氏又三年諸侯始尊爲天子及君臨天下又百有餘年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朕與位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舜享壽一百一十歲舜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孟子曰禹之相舜也十有七年舜崩不惟堯舜之功德文章後世不能媲美卽堯舜之壽豈後世人主所能及哉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彼荒于酒淫于色或好土木或勤甲兵或崇信佛老或矯誣天書餌金丹求長生孰能如堯舜之治雍熙而壽百齡餘哉

通鑑感應錄上

二

遜菴曰堯未以位傳子國祚三代不絕復格炎漢四百五十年之基舜未以位傳子國祚亦三代不絕復衍田齊十餘世之業傳世之永未有如二帝者也

外逸曰如讀竹書紀年

講際字千古無人道破此吾祖獨得之學始知丹朱商均之不肖天意不無變易惟堯能順天而下際于虞惟虞能承天而上際于唐故成得箇唐虞之際

孫桂註

夏商周

三代以勤儉忠厚開國昇平不得其死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聖賢已明言之矣至於大經大法如皇祖之五訓洪範之九疇敬敷之五教方策之九經以及敬學之相長易象之合天可謂盡善盡美範圍百王綱紀萬世用其道罔不興背其道罔不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夫誰得而外之故至今誦禹訓湯誥文謨武烈為不衰也然而南巢之放太白之懸驪山之禍在所不免妹喜敗夏妲己亡殷褒姒隕周有累明德非運會使然實子孫之不穀也噫祀不足徵有宋存

通鑑感應錄上

三

焉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歷年四百六百八百之久雖天之眷顧三王亦三代之祖德宗功所培敷

遜菴曰三代享國皆永而周祚尤長可以知忠厚之報矣子孫雖衰而不遽亡祖宗之德遠也其卒不免於亡者子孫之德替也若天以祖宗之德而常佑子孫之不德又非感應之道矣敬齋曰禹稷契之功垂萬世亦非後人所能及夏商周其先皆唐虞臣也唐虞不獨為君極古今之盛即為臣者不於其身亦於其子孫皆繼

世而有天下故知天之所以報德報功者不爽

孫桂註

魯齊

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矣春秋之首魯隱公為魯桓公所弑桓公為齊襄公所殺襄公為公子無知所殺無知又為雍廩所殺一命償一命其捷如影響

遜菴曰齊強魯弱齊亡百數十年而魯始亡祚之修短豈在強弱間哉

通鑑感應錄上

四

晉

晉初文侯之子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為桓叔不忘親親也未幾賊臣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桓叔雖不預謀為之計者明正其罪而誅之上也桓而絕之次也奈之何欣然貪位而來是樂其有弑逆之舉矣趙盾之事趙盾亡不越境入不討賊書曰趙盾弑其君桓叔乘危篡國樂禍亂宗書曰桓叔弑其君誰曰不宜潘父旋亦伏誅一傳其子曲沃莊伯入翼而弑其君孝侯逐其君鄂侯再傳其孫曲沃武公使莊



伯弟韓萬弑其君哀侯又誘弑其君小子侯王立哀

侯之弟繆爲晉侯武公又弑之而翼滅矣武莊之大

逆無道皆桓叔有以啟之也嗟乎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昭侯親親乃諸父昆弟相繼爲亂臣賊子之行

不亦異乎三傳至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大而勢迫令

士爲主其事盡誅羣公子而桓莊之支庶無子遺矣

其感應一也又封其臣趙夙于耿畢萬于魏識者已

卜其有弁髦其君瓜分其國之兆其感應二也獻公

感于驪姬先殺其太子申生又欲殺重耳重耳奔狄

通鑑感應錄上

五

欲殺夷吾夷吾奔梁公薨尚未及葬里克殺其子奚

齊及悼子荀息死焉繼而夷吾入爲惠公子圍逃歸

爲懷公惠公爲秦穆公所擄懷公爲其下所殺四子

一孫不得令終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也

或八人俱不得其死歟其感應三也幸重耳入而亂

乃止五伯莫盛于桓文齊桓晉文之初感應如此不

爽其他列國可知

遜菴曰桓莊負昭侯而獻公盡誅羣公子獻公

盡誅羣公子而子孫鮮終一報還一報也

外逸曰善讀書者以意解之

秦

秦嬴建國祖遠交近攻之說以殺伐功利詭譎相尚

自孝公石門之戰迄報王入秦之年其斬殺坑死者

至一百九十八萬八千人而長平一坑四十萬始皇

并吞六國阿房樹怨長城築愁焚書坑儒巡遊不息

戎役遍天下死者又不下五十餘萬使天下之人不

敢言而敢怒生民肝腦塗地殘虐不道極矣若始皇

不死於沙丘斯高不矯詔殺扶蘇以立胡亥是無天

通鑑感應錄上

六

道也未幾望夷禍起求爲黔首不得胡亥爲趙高所

弑斯高亦俱族誅及項王入咸陽殺子嬰屠其宗族

伐其陵墓焚其宗廟宮室收其婦女寶貨火至三月

不熄所謂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天殆假手于楚以報

成周六國之讐以伸億兆生民之恨耳甫三世而社

稷丘墟萬世之業何在哉

遜菴曰嬴秦吞食六國六國未亡而秦先亡呂

賈爲子盜國子旣得國而身被殺豈非天哉

又曰扶蘇仁而被弑天不予始皇以今嗣也

秦處西陲讀秦誓一篇儼然與帝王求賢無異  
此所以得霸西戎也

孫棟註

秦雖混一區宇却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三世兩姓尤為可醜故天亦報之甚速

孫桂註

陳勝吳廣出萬死之計謀誅暴秦為天下倡亦義舉也惜乎方舉事即殺兩尉甫得陳即急稱王及田臧矯殺吳廣不誅之反以為上將雖非奉命而行亦有以窺其隱而預媚之也我固不殺伯仁伯仁實由我

通鑑成錄上

七

而歿書之曰陳王勝殺假王吳廣良非誣也未幾田臧為秦軍所殺天即隱以報之矣奈何陳勝自大而驕多殺故人稱王僅六越月為所御莊賈弑之以降秦幸涓人呂臣討賈而誅之報其誅無道秦之義耳

楚

項梁項籍起兵於吳會稽守殷通使將之即斬殷通而自為會稽守夫勝廣謀殺兩尉猶曰恐尉不為我用耳今通使將之而即殺之何也方謀舉義即行不義天人肯佑之乎籍又矯殺鄉子冠軍宋義詐坑秦

卒二十餘萬人弑義帝於江中皆非開國承家祈天永命之道故項梁戰死於河北項籍自刎於烏江二十四歲起兵三十一歲而身亡大抵殘忍嗜殺之所致也豈得恃其拔山之力蓋世之氣以挽回歸漢之天命哉况婦人之仁匹夫之勇韓信早已知其不能成矣乃曰此天亡吾非戰之罪信乎其天亡之也惜項籍不能悟而怨天悔不聽亞父之言而尤人耳

遜菴曰項羽屠咸陽弑義帝天自以亡報之漢高除苛法崇寬仁天自以帝報之

通鑑成錄上

八

外逸曰項籍之所以亡者不端在弑義帝假如漢高有天下其能容乎得關中而復失者只在一箇目中無人兼剛愎不能忍所以一蹶不復振然國破身亡只得乾淨太史公謂之人傑信然

西漢

西漢高祖提三尺劍除暴秦平強楚約法三軍與民更始不五載而馬上得之得天下頗正惜其分羹擁篲擅醢功臣既崩之後呂后幾危社稷愛子愛妾一燭一晷不賴陸賈之謀平勃何能交歡北軍何能左

祖祿產何能伏誅大物返正蓋由功德在民人心戴漢故雖以惠帝之庸主呂后之悍婦而人不思亂天下得以乂安也

外逸曰漢楚之分只自一箇能用人一箇不能用人

文帝恭儉寬仁勸農重本專務以德化民二十三年之間民殷國富刑措不用漢家四百年之基不可謂非文帝之所培養也惜短喪之制遺譏後世云

景帝削奪七國亦保安社稷之長計然行之太驟

通鑑卷九

九

人驚疑又誤信袁盎之奸輕斬首謀之晁錯斷則斷矣不明孰甚廢皇后廢太子妄許傳帝位於梁王無罪殺大臣周亞夫其夫婦之義父子之恩兄弟之好君臣之道皆有媿焉大抵刻薄寬恩之所致也然自為太子時提博局以殺吳世子時兆其端矣幸而愛民節儉之心不減文帝故周稱成康漢稱文景云

外逸曰景帝愛民節儉亦是文帝所啓

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雖有展拓疆土之才實皆草菅民命之舉兼之神仙土木史不絕書致令海內

虛耗元氣剝削帝固不能辭其責也輪臺一詔始有悔心晚矣東坡云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歟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巫蠱事起禍及太子一家亦帝嗜殺殃民之報也思子之宮亦徒作耳至今比漢武于秦皇然秦亡而漢不亡者殆文帝之寬仁其澤尚未斬耳

武帝初年末年大有可觀所以不同于秦皇  
孫棟註

通鑑卷十

十

昭帝童年嗣位知霍光之忠貞辨上官桀等之奸詐可謂明矣享年不永天或不子武帝以今子也宣帝應石立柳生之瑞自閭閻入繼大統蓋父祖為江充所誣歟非其罪天故還其故物於其子孫耳即位之後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庶幾守成令主但吏尚深刻政鮮寬厚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官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戮大臣開三大繫以消索漢之元氣循其名可為中興之主究其實可為基禍之君惜哉元帝仁柔有餘剛斷不足弘恭石顯擅權果然殺吾賢傳况新進之京房

欲以一木支大廈其能免乎徒有儒雅之名何補極亂之世可歎也已

宣帝全賴一丙吉

孫棟註

成帝湛于酒色禍水方興勢必滅火乃五舅同日封侯致令黃霧四塞趙氏淫亂於內王氏蟻據于外朱雲之劍不能加於佞臣之頭止畱一旌表直臣之檻惜乎史稱元成政衰信然

哀帝寵信董賢憎嫉忠直累誅大臣欲振主威以則武宣難矣

通鑑感應錄

上

平帝九歲嗣位安漢公位尊勢迫無可賞之功有振主之威況睥睨神器之念久萌胸中飲椒酒而中毒身斃又奚怪乎孺子嬰立為太子不過擁虛名於其間而已奈何頒莽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威福在手操縱任意自此而居攝踐祚稱假皇帝矣稱新皇帝矣廢太子為安定公更太皇太后就為新室文母廢孝平皇后為安定太后又更安定太后號曰黃皇室主漢家老寡婦即欲攜傳國璽以殉葬亦不可得而漢祚中斬矣

王莽以椒房世戚倫有神器弑君廢后殺宗室殺大臣罪不容誅乃殺子殺孫殺侄何耶殆天奪其聰故先自滅其族爾梅福棄家而隱逢萌挂冠而逃龔勝不食而死薛方遜言而免無文武成康之德澤每事欲倣周官周禮而行十八年間變更制度改易官名刑繇賦重萬民失業盜賊遍天下而真主崛起矣杜吳等斬之於漸臺身首異處節解鬻分猶若不足以盡其辜也夫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乃出自后族則亦太皇王太后之不幸也

通鑑感應錄

上

外逸曰王莽之禍基於成帝

東漢

東漢光武肇基南陽除莽苛政藏滅羣醜待劉盆子以不殊推赤心置人腹中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漢官威儀復見今日彼子陽輩井底之蛙何敢並驅中原蓋人心思漢一王郎假之而有餘况中興之英主哉故克復舊物易易耳獨是郭后以寵衰見廢太子因母廢亦廢以忿怒直諫殺韓歆以輕信讒言薄馬援則盛德之累也然明帝與東海王疆中山王焉友恭

出於天性手足之情日篤郭后與陰后妬忌之念頓消夫婦之情獲終則帝之幸也其可議者帝不尊崇南頓君而上繼元帝天下不幾有無父之子乎昔舜不尊崇瞽瞍而繼堯禹不尊崇鯀而繼舜蓋堯舜禹一堂授受如父子繼體者然況堯舜在上舜禹不得顧私恩而背所受也明矣然舜棄天下如敝屣禹有天下而不與五十而慕勉平水土舜禹何嘗一日敢忘其所生哉如宋之英宗曾育於仁宗宮中故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禮也一姓相傳與堯舜之傳賢不

通鑑感應錄上

主

同然堯舜薦舜禹於天仁宗育英宗於內面為授受則庶幾同之耳若光武東征西討始得紹續漢統所假者高祖文景之聲靈德澤非元帝之聲靈德澤也名曰繼承實則開創即以昭穆次第而論亦有遠近親疎之異乃不念所生之近親別祀南頓君于春陵而上追未嘗謀面之遠祖入繼大宗身奉子道則何也若明之世宗兄終弟及追尊其父為興獻皇帝亦情也藩王入繼與光武中興不同然繼統不繼嗣之說則庶幾同之耳此雖無關于感應之說披閱至此

不能無疑今姑引證而表出之亦以見尚論之微意云爾

外逸曰絕妙史論不識當時君相與禮官太常何以定議至此耶

舜繼堯禹繼舜未嘗以堯為父以舜為父也孟子曰天與之人歸之舜禹之有天下也天也不獨舜禹也凡後之有天下者無一非天也故先儒有繼統不繼嗣之說禮曰為人後者為人子言無子而豫養或擇或承告於宗廟者倘宗支

通鑑感應錄上

西

入繼與兄終弟及止可云繼統豈得云繼嗣以開千百年援為人後者之聚訟 孫桂註

明帝養老尊賢崇儒重道園橋門而聽觀者蓋億萬計期門羽林之士令通孝經匈奴遣子入學二事又綱目之所無者可想見當年文德誕敷彬彬太平之有象矣至立四姓小學廢后郭氏與陰馬一例奉養分封六王不敢與先帝子等尤盛德事也然自起撞郎諸吏不敢輕出人罪求書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迎沙門攝摩騰至京師開浮屠之端致邪說橫行于

天下後世人心惑亂于禍福成生君子不能無議焉  
外逸曰明帝初政頗有可法其開浮屠之端先  
在求書天竺故佛氏遂乘機而入然初意不過  
欲求福報豈知後世流弊一至於此

章帝賑飢勸農平徭減賦事從寬厚盡心孝道辨五  
經之異同文之以禮樂是以民安其業吏稱其職稱  
爲長者不亦宜乎前有文景後有明章倚歟盛哉

外逸曰景帝天資刻薄章帝邁其祖遠矣

和帝幼冲踐位竇太后妄開邊釁令竇憲立功匈奴

通鑑感應錄上

五

以贖罪則何說也幸而勝也匈奴何辜不幸而不勝  
士民何辜勤遠略殺大臣威福在手覬覦神器帝年  
十四奮乾綱誅元兇棄之如孤雛腐鼠則亦英武明  
斷之君也然誅憲之舉出于鄭衆自是而宦寺封侯  
遺禍將來漢業從此衰矣殤帝襁褓而立數月而崩  
無可言者

庇外戚而開邊釁致竇憲不得其死皆太后之  
故故曰竇太后妄開邊釁 孫棟註

安帝以清河王子鄧太后迎而立之親政以後無一

善可錄廢鄧氏兄弟殺太尉楊震封江京等爲列侯  
飲馮石家至十日尤可駭者廢太子爲濟陰王帝止  
一子廢之欲將誰託北鄉侯立爲君非闇顯之謀逆  
實帝自取之也若非孫程等誅闇顯復濟陰則帝統  
終絕真下愚不移者也

安帝浪子也鄧太后惑于人言迎而立之帝不  
以爲恩反廢鄧氏兄弟幾致亡國此立君不與  
大臣謀而獨斷于鄧太后故曰鄧太后迎而立  
之 孫杜註

通鑑感應錄上

六

順帝以廢王得立初政清明故遣十九侯就國賢如  
周舉奈何目爲功臣而留之恐他日有殺功臣之名  
自是乳母爲山陽君矣中官以養子襲爵矣梁冀爲  
大將軍矣帝之多不德如此

冲帝二歲而立數月而崩僅得留以冲帝之號永嘉  
之年耳

質帝年方八歲渤海孝王子也跋扈將軍梁冀初利  
其幼冲而立之繼惡其聰慧而弑之遂置毒煮餅以  
進李杜身爲大臣不能正名仗義聲罪致討身歿國

固宜矣

外逸曰李杜無膽處只是懼禍與其歿于奸權之手何若聲罪致討而歿

桓帝因梁后之親得以蠶吾侯入繼大統梁冀侍叔房之勢生殺予奪恣肆無忌專國二十年與妻襄城君孫壽奢淫暴虐恬不知恥耽殺又不知凡幾也帝雖奮發誅之然爲私忿而起見非爲天下之公論而正典刑也十九侯方封于前五侯繼封于後乳母子馬惠亦封列侯則何謂也誅冀之後善政無聞減百官俸畝田畝錢賣官鬻爵常若不足夫明明求財利者庶人之行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惟利是務甚至竄殺諸賢禁錮黨人貽後世以不道之名悲夫靈帝以解瀆亭侯迎入爲帝實武逆盧植之言不能辭援立之功已伏殺身之機矣又欲妄行天討取禍不亦宜乎黨禍一起大獄頻興人之云亡其如邦國殄瘁何帝方親常侍爲父母視黨人若寇仇鬻獄賣官後宮列肆以充萬金堂即賢如崔烈因傳母入錢爲司徒使其子有銅臭之誚妖孽繼起黃巾倡亂而

通鑑感錄上

七

通鑑感錄上

六

漢不可爲漢矣後人稱之曰桓靈而抑知靈又甚於桓也嘗思東漢黨人之禍固發難於諸常侍亦激成於諸君子也無濟世安民之學術無除暴定變之才猷徒以虛聲自相標榜或博一時之虛譽或快一己之私忿已令人側目而視乃欲盡行誅戮不亦甚乎陳蕃曰蕭望之困一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嗟乎知之既明行之太疎宜其有反噬之禍株連蔓引徧天下將誰怨乎以虛名賈實禍其東漢黨人之謂歟觀李固杜喬不能誅梁冀竇武陳蕃不能誅曹節何進袁紹不能誅張讓其學淺才疎膽怯氣餒大略可見矣梯十常侍之禍浸淫至于亡漢可慨也故漢之亡也謂亡于諸常侍也固可謂亡于諸君子也亦無不可尤可鄙者莫若張儉一人逃成禍延數十家賢者固如是乎

東漢自章帝以後非外戚侍寵當政則常侍權兵擅殺一時目擊心傷者輒以口舌作干戈血氣爲劍戟噫既無生殺予奪之柄復少委曲善全之道讀北海一傳令人既悲其遇復不能不

傷其有激而成也 孫棟註

獻帝為董卓所立廢辯為弘農王弑太后何氏皆無謀何進之所致也然進殺重遷董卓太后於河間致令暴崩則弑逆專擅之罪自我開端未幾何進見殺何后被弑亦天也董卓弄權濁亂朝廷荼毒生民方快燃臍之誅而李傕郭汜復亂長安矣曹操迎帝於許昌亦僅擁虛名于其上耳何華子魚亦甘為曹操鷹犬破壁以弑伏后殺重貴人殺二皇子殺伏族百餘人除狼進虎又甚於董卓之時矣東漢自和帝以

通鑑感應錄上

九

下國統累絕帝皆幼穉立又不以其正遷延歲月漢祚不絕如綫至曹丕篡逆獻帝乃失天位延祚四百封為山陽一傳其孫劉康再傳其孫劉瑾三傳其孫劉秋為山陽公又八十九年魏亡而國猶存昭烈皇帝以寬仁立國猶保梁州至不思蜀之劉禪得以安樂公終其身而漢始云亡孫策兄弟乘漢之亂竊據江左西和大漢北戰操丕以成鼎足之勢而子孫亦保其終操丕父子奸回惡逆欺人孤兒寡婦以竊漢鼎而置司馬懿父子于側以窺伺之而司馬父子即

以其所以事漢者而轉事之甚且子孫不得善終豈非天道之好還哉司馬滅魏未五十年而子孫亦遭聰曜之辱為開闢以來一大變世之鼠竊狗偷者尚其鑒諸

遜菴曰雖云馬上得之實乃仁義得之惠帝仁慈而年不永天所以報高祖之殘忌也呂后幾危社稷而卒不危天所以報高祖之寬也文帝寬仁漢祚之所以長也靈桓宜亡而不亡祖宗之澤未盡也獻帝無大失德而遂亡桓靈之惡

通鑑感應錄上

十

已稔也

又曰漢之外戚以賢獲全者馬陰數人驕橫如梁冀實憲輩無不誅夷豈非天哉王賀活萬人故其子孫世享富貴莽賊篡弑故致全族誅夷善惡之報各有所感未可以莽而咎賀也

董卓既誅曹瞞目無漢室久矣然終身不帝其心猶畏公論此其所以為大奸雄誰料司馬懿即步其塵也魏晉之際其報如形影 孫棟註

西晉



西晉武帝席祖父之威受禪金墉然以桓靈之主無經國遠猷不用江統郭欽之議復傳位于亡國之暗夫衛瓘深惜此座和嬌謂不能了其家事何曾亦謂僅其及身而不可久賈后肆其兇淫弑太后殺太子流毒胥紳殘賊骨肉卒之八王樹兵惠帝食餅身斃及五胡稱亂中原鼎沸雖賈后正法于金墉而懷愍二帝已青衣執蓋而行酒矣尋復見弑較之山陽陳留殆又甚焉羊后為劉曜所辱穢語有玷青史覺伏皇后之歎反得身名兩全神州陸沉舉目有江河之

通鑑感應錄上

主

異宮門銅駝果見汝在荊棘中矣夫西晉自武帝而惠帝而懷愍愍天位者四人不得其歿者三人傳世僅五十二年而皇極遂為牛吏之子所有寶石七馬犧牛之象天已早示其譴告彼懿師昭炎之奸謀兇逆竟何益乎豈當日輔魏之役計已非開基立本之資而紉晉之弊端又失貽厥孫謀之道耶然賈充嘆弑魏主髦以成司馬氏之篡逆繼謀結婚太子衷以覆司馬氏之邦家人也天也

遜菴曰晉之篡魏猶魏之篡漢也劉曜之納羊

后猶晉武之納吳宮人也晉平吳而納吳宮人卒以荒淫致亂晉以男戎滅吳吳以女戎滅晉謂非造化之巧也哉

外逸曰輔魏狡詐紉晉弊端極盡武帝一生

西晉諸帝無一可取賈后淫毒更為可醜懷愍蒙塵尤為可辱是青衣行酒之祖也

孫桂註

東晉

東晉元帝以牛易馬司馬氏之嗣先已中絕幸宗社未改廟號猶存播遷江左僅留一綫未幾而王敦犯

通鑑感應錄上

主

關幸明帝聰明有斷王導大義滅親督諸軍誅之未幾而蘇峻犯關元規輕舉挑禍成帝逼遷石頭賴陶侃溫囑合兵誅之康帝得年不永穆帝襁褓登基哀帝餌藥致疾帝奕之時政由桓溫跋扈不臣廢帝為東海王天厭其惡溫遂以亡桓沖盡心王室反邪歸正以免身後之戮簡文為溫所立惠帝之流何足重輕武帝耽於酒色縱長夜之飲而不知節勸長星以杯酒而不知悟雖敗投鞭斷流之符堅特賴安石公

有以處分之耳向非草木人形風鶴劬勦則司馬昌

明爲苻秦之尚書僕射未可知也戲言出口見弑於寵妃張貴人之手豈非淫溺之所招耶桓玄改晉爲楚廢安帝爲平固王御牀忽陷祭不及祖人已知楚德之不長矣及馮遷殺天子之賊又未免除狼而進虎劉裕爲一世之雄即玄妻劉氏知其終不爲人下弑安帝弑恭帝而大鼎遂移於宋矣三馬同槽曹操疑而殺馬騰卒之繼魏者乃司馬懿父子也牛繼馬後司馬懿疑而鴆牛金及繼晉者乃牛金之子元帝睿也總之司馬懿父子兄弟同惡相濟種毒已深而骨肉之殘淫后之虐胡羯之亂大臣之變兩晉皆有之况司馬懿征遼東時殺戮殆將萬人誅曹爽等支黨皆及三族至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全無天地好生之意欲後人之賢聖繼起容可得乎

遜菴曰晉佐魏滅漢而漢之子孫復起而滅晉亦天道也

又曰東晉諸臣王導謝安身名俱泰王敦王恭劉牢之桓玄之徒未有得令終者桓溫幸免其身卒夷其族天道固何如耶桓冲忠于帝室不

通鑑感應錄上

重

免其孫其應疑于或爽然溫遜于前玄篡于後一人之善不能以蓋之也

外逸曰檢點作天子女主武氏滅唐宗室幾盡燕燕高飛入帝都病已之柳也楊花之李也得雄之王也雖天也亦實君道之解紐而天先示其巧也

東晉雖不改號然以牛易馬實與西晉風馬牛不及矣傳世者八惟明帝稱賢主王導爲良輔蘇峻之禍賴陶侃溫嶠桓溫之變賴桓冲苻堅之寇賴安石然國家元氣已盡喪于武帝不見弑於奸人之手而偏受殺于寵妃張貴人天之報其淫溺者甚巧也

孫棟註

前趙

漢劉淵劉聰以匈奴而亂晉弑二帝殺忠直又殺其太弟又立三后立嬖婢又收劉殷二女四孫劉粲悉父諸后繇斯堂災燒燬聰子二十一人斬準之變執祭數而殺之又殺聰子孫殆盡發掘其墳墓焚燒其宗廟群鬼大哭聲聞百里噫可哀也幸石勒入洛葬

通鑑感應錄上

重

案以下百餘口而歸不然不幾為暴骨之野鬼乎劉曜改漢為趙族誅斬準差快人意而曜為石勒所殺亦天道之循環也

遜菴曰司馬之子孫為劉聰所殺劉聰之子孫為劉粲所殺劉粲為靳準所殺靳準為劉曜所殺劉曜為石勒所殺石勒之子孫為石虎所殺石虎之子孫為石閏所殺一報還一報天道如循環

後趙

通鑑唐鑑錄上

重

趙石勒石虎又以羯而背漢勒歟未及兩月后弒子殺虎先殺其太子遂二十六人繼殺其太子宣九人幼孫挽衣帶絕亦所不免卒之石宣殺石韜石世殺石斌石遵殺石世石鑒殺石遵石閏殺石鑒兄弟稱戈類晉八王而父殺其子祖殺其孫前此未之聞也石閏復姓冉閏殺虎孫三十八人虎子十三人無一存者而閏亦見殺于燕之慕容儼窮兇極惡塗炭中原劉石為甚發墓斬尸焚其宗廟滅其子孫天之報施不為不慘冉閏馬艷被執猶曰天意劉曜沈醉墜

馬人乎何尤

遜菴曰雖云殺運使然亦是以殺報殺

前燕

慕容容廐鮮卑也有伯王之志以養賢愛民為治尊事晉帝國富民安四傳至少子暉折慕容根之奸邪詰慕容評之貪婪甘於喪身致望中興似非亡國之君而竟為苻堅所殺可惜也或者慕容皝殺忠孝之兄慕容翰母弟慕容仁之所致與然西燕南燕後燕相繼而興亦養賢愛民之政有以沿之也

通鑑唐鑑錄上

庚

遜菴曰自廐至暉共六十八年後燕復興又數十年亦天之所以報廐也

外逸曰五胡中惟慕容容等不失為令主

苻秦

秦苻堅弒其主苻生而自立苻生之殘暴謂之誅一夫紂亦無不可厥後政刑明綱紀修上下恬熙國富兵強可稱五胡中之令主亦不免為姚萇所弒弒桀紂之主猶不能免况非桀紂之主乎但淫亂慕容垂之夫人並輩而遊後庭甚非人君之體士可殺不可

辱英雄如垂乃遇此辱心何能堪其不爲垂所手刃亦幸矣嗟乎燕用一貪鄙忌刻之慕容評逐一文武兼資之慕容垂而燕亡秦用一捫虱而談之王猛削平諸國幾致一統逆其臨終之言輕舉寇晉身喪國亡賢才關係國家之重如此孟子所謂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遜菴曰以堅之賢而且強似不應亡而忽焉敗亡者弑主之報驕肆之報亦逆天而欲滅晉之報也

通鑑感應錄上

三

苻堅國富兵強由於任賢修政亡也忽焉只自一箇輕兵遠舉噫赤鋒之戰操以百萬敗高麗之師唐以六十萬敗肥水之舉秦亦以六十萬敗母論纂弑淫亂即此用兵便知必敗

孫棟註

姚秦

後秦姚萇老羌弋仲之裔窮而歸秦苻堅授之爲龍驤將軍待之誠爲不薄乃乘堅江南之敗即叛歸北地而自立又敗堅於五將山幽之於新平佛寺而弑之未幾病篤夢苻堅將天官使者使鬼兵數百奮入

宮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悞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必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乃狂言稱臣曰殺陛下者臣兄萇非臣之罪願勿枉臣遂成所謂明有人誅幽有鬼責者非耶子興傳孫弘爲劉裕所滅世稱五胡亂晉然晉未亡而五姓俱先亡矣

姚萇窮後也乃乘危反噬何異中山狼哉其刺鬼而誤中也報之巧者也

孫桂註

宋

通鑑感應錄上

元

宋劉下邳以草間英雄生擒數天子重延晉室二十一年之血食功比魏武受禪客亦有辭然安帝不辨寒暑真無用之人也廢之爲零陵王足矣乃惑于昌明之後尚有二帝遂有東堂之獄猶復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即甘心禪受欣然操筆如恭帝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又弑之于秣陵一之謂甚況於再乎自謂杜絕後患子孫可長保無虞身沒未幾二子不得其成傳世八葉六王不以壽終與司馬氏何預傅亮徐羨之謝晦弑義苻殺義真迎義隆子藩即私謂赤心

可明永享富貴乃三人俱不能保其首領文帝以晉文景以上人越次而承大統元嘉之政頗冠江左惜自壞其萬里長城謀諸白面書生不足憚之吳子華致親人有嬰兒貫梁春燕巢林之殘且背初寧陵之誓違會稽公主之請車子竟不得免綱目書曰殺其弟義康惟能裁弟不能裁兒登合殿之元兇太子劉劭主之愛子始興王劉濬贊之開闢未聞之禍豈關兄弟哉武陵王駿賴沈慶之諸人唱義與師劭濬伏誅即助桀爲惡之張超手刃文帝于合殿亦見殺于

通鑑應錄上

元

合殿不異地而受誅出爾反爾良不誣也及其即位善政無聞貪淫是競淫義宣諸女限郡國奉獻甚至以私怨殺其弟南平王鑠武昌王渾竟陵王誕又殺其叔父南郡王義宣海陵王休茂雖弟與叔有謀逆之舉亦帝之淫亂猜忌有以激之也平安而殂幸之幸矣厥後子孫殆盡或亦天醜其行乎子業嗣位狂悖無行人倫道盡納姑新蔡長公主於後宮稱之爲謝貴嬪縱姊山陰公主宣淫置首面三十人謂非武帝淫亂之報哉甚而幽囚諸父以湘東王或爲豬王

建安王休仁爲殺玉山陽王休祐爲賊王東海王禕爲驢王兼之戲侮列祖穢汚妃主疆左右使辱之以江氏不從殺其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南安侯敬淵又殺其弟新安王子鸞悖虐不道明年不能及熟鬼已訴之上帝矣壽寂之等弑之自易易也沈慶之發願柳陰謀以媚暴主竟亦見殺不仁者可與言哉湘東太祖之昭身經患難不異雞鳴之在庖厨痛念前車克敦友愛可也乃淫殺不異子業子勛方平即殺其兄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又殺松滋侯子

通鑑應錄上

平

芳等兄弟十人使武帝二十八子靡有子遺休仁以此媚帝帝即以此防休仁未幾以無罪殺兄禕以射雉殺休祐以防後殺休仁以和厚殺休若幸其兄義陽王昶贖而未歸使如其請則亦以不稱臣殺之矣既迷在原之天屬不知父子之自然殺王景文殺吳喜猶曰爲孽子計耳至裸婦人以取笑致王皇后以扇障面此何說也爲樂之道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樂乎天理民彝滅絕殆盡獨不思裸身泥水之中飲食木槽時乎宋德告終殆天廢之也子

昱全無人君之體躬親販易行至偷狗自稱為李將軍已不父其父矣刀鋸錐鑿置左右一日不殺則不樂未及五年暴虐浮於桀紂楊玉夫楊萬年刎其首陳奉伯袖而歸之如斃犬豕聲色不動與壽寂之弑子業無異焉天下事應關蕭公衆禍亂之未定因左右之推戴改宋為齊或亦名正而言順乃立安成王準為順帝以為掩耳盜鈴之計未幾而廢之而弑之且族之王敬則曰官先取司馬家亦是如此宋主泣曰願後身世世勿生帝王家哀哉此言聽之心慟春

通鑑纂要錄上

主

秋誅首惡故綱目大書曰齊主道成弑汝陰王滅其族清夜自思不如不立不廢不弑不族之為愈也嗟乎山陽公全于魏陳留王全于晉零陵王不得全于宋弑亡國之君自劉裕始尤而效之抑又甚焉故道成起而族滅之滅亡國之族又自道成始繼此而滅人族者遂不勝書矣蕭鸞之慘其能免乎總之貽謀不臧流禍愈熾天道好還江河日下

遜菴曰唐太宗手刃其兄弟而其後禍釀於宮闈宋太宗心滅其兄弟而其後禍啓于外國報

有遲速其理一也

又曰三代封先代之後視此何如

齊

齊蕭道成無大功於宋室只以幼主無道王儉嗜進謀遂攘而竊之其忍心毒手綱目已詳書之蓋悖逆殘賊之毒種之已深黃金同土之賤徒虛語耳武帝頤立疎二王誅子嚙骨肉之間未免薄惡太子長懋卒太孫昭業立甫三傳而蕭鸞肆惡廢為鬱林王而弑之立新安王昭文以欺衆又廢為海陵王而弑

通鑑纂要錄上

主

之弑一君立一君立一君復弑一君操縱如意不啻奕然當道成篡位之初而伐枝之斧反噬之狼已隱伏於猶子之篤愛矣李元愷曰江南多好臣一歲易一主良可羞也鸞又殺都陽王範等七人殺衡陽王鈞等四人殺河東王鈇等十人至孩幼者與乳母同召入宮須臾盡殺之子倫對茹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太祖世祖世宗子孫無一子遺蕭鸞主之遙光佐之天生二人追為劉裕報復之也寶卷狂悖暴虐甚于桀紂剖腹視男女縛蘇斬高

宗然而六貴同朝蕭衍已早知其不能久矣寶融起兵江陵蕭衍起兵襄陽遙廢爲涪陵王追廢爲東昏侯綱目深惡之也王珍國張稷斬之於含德殿以黃綯裹其首送詣石頭又奚足怪至巴陵王寶融之弑不須生金而須醉酒鄭伯禽摺殺之齊室諸王鮮能全者即同惡相濟之諸臣如王敬則王晏張敬兒蕭

謨蕭坦之陳顯達崔慧景蕭遙先俱不得其死

綱目發明曰江左列國嗣子昏狂如宋之義符子業及昱齊之昭業寶卷其罪惡無復人理烏有爲萬物

通鑑感歷錄上

通

之靈具五常之性而所爲狂悖以至于于此雖有臯稷稷契伊傅周召亦不能使之久存是何大逆不道之物率生于有國之家如此哉嗚呼曷返諸其初而求之手劉裕戕滅晉室武陵縱慾殺戮湘東絕滅支庶至于道成父子之屠戮劉氏宣城之剿滅高武無遺有其不善之積先後如出一轍故天理之報昭昭如彼豈有毫釐之差爽哉如寶卷乃蕭鸞之子鸞之爲寶卷謀亦悉矣當其索香火嗚咽流涕之時惟恐高武子孫一或不盡致貽後患而不知爲後患者非高

武之子孫也嗟乎道成爲子孫計盡滅劉氏之裔而子孫亦塗炭於明帝蕭鸞爲子孫計盡滅本族之派而子孫復傾覆於梁王故滅人之子孫而欲安我之子孫有是理乎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殃者也其後梁王立而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以壽終或亦有鑑于此也然子恪兄弟可以生也而巴陵王胡忍其死也

遜菴曰蕭道成篡滅宋族期傳百世甫三傳而爲蕭鸞篡滅蕭鸞篡滅成後期傳百世甫再傳

通鑑感歷錄上

通

而又爲蕭衍篡弑豈非天哉

又曰六朝亂世也而感應之間愈速愈顯孰謂亂世無天道耶

外逸曰巴陵王胡忍其死春秋言外斷法

梁

梁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果能聲罪仗義亦幾乎除暴弔民之師乃借南康王寶融爲聲勢則亦有上下之分矣繼聽沈約范雲之言遂萌覬覦神器之念然而既受其禪廢之爲巴陵王可也弑之于姑

孰不已甚乎自謂取天下於明帝家以雪門恥將誰欺哉又殺湘東王寶暉等三人殺邵陵王寶攸等三人亦劉裕道成蕭繹之續耳天監之年幸有一二善政可書奈何晚年惑於佛法三捨身於同泰為寺家奴宗廟以麴為犧牲識者知其不血食矣甚而輕納叛人欲以貞陽侯景甘為薄心腸之吳老公求飲蜜水不得餓死臺城佛不之救遂令四十年金甌無缺之國家一旦飄搖於風雨簡文帝綱遭時不辰賊臣控制寄身虎吻如坐網中王偉獻計廢之為安陸

通鑑感應錄上

重

王而以土囊弑之又殺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而立豫章王棟要之醇酒與蜜水有以異乎生金與土囊有以異乎蓋和帝能斷沈約之舌或亦和帝之靈特假手于侯景歟前此猶遠在于孫此則近及其身其子若孫一時並及之噫可畏也湘東繹雖有破賊之舉全是利天下之心任已之喜怒為生殺未嘗存爾忘越王殺爾父之一念思報父兄之仇反令朱買臣沈豫章王兄弟三人于水殺諸王絕屬籍戕賊宗支自伐根本王僧辨力辭成濟之所能

不聞其言而魏于千平有味哉徐悌之言曰生子悉如殿下留之何益使景授首王偉伏誅不足為王之忠孝也魏師入境正臥薪嘗膽之日猶戎服而講老子與捨身同泰何異焉于謹殺之於江陵誠不足憐又焚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而折之甘心於盡文武之道抑何悖也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蕭繹不能親親不能仁民不能愛物雖讀書萬卷何益哉及王僧辨欲立淵明為帝陳霸先欲立方智為帝將相不和廢立無定遂殺僧辨廢淵明弑方智而國

通鑑感應錄上

重

遂為陳矣

遜菴曰武帝弑二君殺六貴魚鼈數十萬生靈而徒捨身以求佛佛所以不之救也然享年八十有六享國四十八年在五代主為最長或亦小慈之報與

陳

陳霸先滅梁為陳時勢為之也廢淵明為建安公猶曰非其所欲立者也乃廢所立之方智為江陰王而復弑之則亦篡賊之故步耳繼而不監前車捨身大



莊嚴寺則感也子昌子頊俱陷長安任舊嗣位爲文帝及衡陽王昌自周歸陳拒之以爲不可何物侯安都以迎接爲名沈之水以媚新君於心何忍安都尋亦被殺殺人者償命况殺故君之子乎哉安成王頊復自周歸然以故物還故主亦無不可奈何知伯宗之懦弱不能遵泰伯之遜讓况安成王無周旦之忠廢主伯宗爲臨海王殺始興王伯茂而自立爲宣帝則報應已分明矣子叔寶以全無心肝之人狼狽即位荒於酒色起臨春結綺望仙等閣而居之與諸文

通鑑感應錄上

垂

人狎客同嬪妃女學士賞花賦詩日夕不休無太平之實而欲點綴太平之景王氣盡于東南麋鹿遊于姑孰不待臨平湖開而始知之也北軍飛渡擒虎入宮邊書在牀下尚未啟函雖有長江天塹不能限南北矣國欲不亡得乎乃潛身景陽宮井中與張貴妃孔貴嬪同入同出甚可笑也又向隋主乞一官號更可醜也我自有計如此而已他日隋文帝曰此敗豈不由飲酒與作詩之故信然至今頌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之詩猶膾炙人

口文帝或憐其才而不忍殺之也抑知其無能爲而姑肆赦之與幸同齊高仁英梁蕭瑄修其宗祀官給祭器存三亡國之祀亦隋文帝一時之仁厚耳所謂擇櫟以不才終天年其陳叔寶之謂乎至諂媚諸小人如沈客卿施文慶楊慧朗徐哲暨慧景同日受誅不惟誤人之國且自誤其家自誤其身則感之甚也外逸曰陳后主不嗜殺故亦得善終

北魏

元魏肇基於什翼健建國于拓跋珪擴大于拓跋燾

通鑑感應錄上

天

至文帝元宏崇儒尊道愛民重本興禮敎定姓名禁同姓爲婚幾幾乎有移風易俗之休而且孝友性成不念舊惡五歲受禪知切代親之感真守成令主也考其初東征西討櫛風沐雨以開國承家非纂絃廢立欺人寡婦孤兒者比故傳世十八君與五代相終始自健而珪而嗣而燾而濬而弘又由文帝宏而恪而詡而釗而子攸而曄而恭而脩修爲高歡所迫奔長安依宇文泰自修而實烜而欽而廓爲西魏恭帝歡復立清河王世子善見于洛陽爲東魏靜帝享國

可謂長久矣。惜珪暴虐好殺民，不堪命。輕信巫言，無故欲滅清河一郡，直欲殺滿萬人，以免禍。誰知弒珪者乃愛妾萬人愛子清河王也。素性殘嗜殺，更甚于珪。其破兗豫六州也，丁壯則加斬，截嬰兒貫於槩上，樂舞以爲戲。禁劫一空，赤地無餘。致使春燕巢于林木，言之不禁。心傷若崔浩者，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考厥成功，十居其九，乃不念夙昔之勳勞，一旦乘怒而殺之。夷其族，不亦太忍乎？其他淫刑以逞，姑不具論。宗愛之弒實天厭其兇暴耳。二君好殺，俱未善終。文

通鑑感應錄上

堯

帝喜兵樂戰，殂于穀塘原。綱目書之，譏其贖武而不得正寢也。繼此馮太后鸛太、上弘、胡太后鸛帝、詡爾朱榮弒帝、釗爾朱兆弒帝、子攸、魏主脩弒、閔帝恭、故主暉及高歡先所立安定王朗、高洋弒、靜帝善見而東魏亡、宇文泰弒、帝修又弒、帝欽、宇文覺弒、帝廓而西魏亡。此皆不仁之流禍耳。然靜帝善見正色折高澄曰：自古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我身，且不暇惜。況于嬪妃必欲弒逆，緩速在王。斯言也可以杜奸臣之口。

寒奸臣之膽。國雖亡，猶凜然有生氣也。故傳世之悠久者，以其立國之正也。而弒逆之禍遠近在所不免者，則嗜殺之報也。

孫菴曰：傳世之久，由魏文之賢，非止立國之正也。

北齊

齊高歡立國之初，無一可取其始也。誘爾朱榮叛弒其君父，繼也愚爾朱兆盜握其兵權，究也激怒六鎮之人，成其篡逆之謀。奸比孟德，詭甚仲達，雖有雄才

通鑑感應錄上

卑

偉略，亦不足觀。四子澄、洋、演、湛，是父是子，乃兄乃弟，淫于色，酗于酒，閨門無禮，骨肉無情，濫刑肆虐，兄弟兼全。高澄上蒸父妾，賴司馬子如之言而得釋。繼而謀受魏禪，卽爲膳奴。蘭京所殺高洋，繼父如龍兄如虎。之後廢帝爲中山王，尋鸛弒之，并殺其三子。此亂賊之故步，不足異也。乃不論親疎，淫亂高氏婦女，間以賜左右，不從則手刃之。幽其弟永安王浚，上黨王浚于地牢，使飲食便溺同穴，繼聽高湛猛虎安可出穴之言，復燒殺之。卽以浚、渙二妃賜左右之殺浚、渙。

者殆甚于宋子業之困辱諸父矣又殺魏宗室二十  
五家繼滅元氏一族前後歿者七百二十一人投尸  
漳水病狂喪心何至于是其臨歿始憐正道之幼  
囑弟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蓋亂臣賊子  
之家求有忠孝友愛之子弟未之聞也况演之為人  
上不念妻太后之言能憶兄將歿之言乎未幾廢其  
主正道為濟南王而自立竟以鄴中有天子氣扼殺  
之矣演臨歿亦與湛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地置之  
勿效前人乃徵湛立之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及妻

通鑑感應錄上

聖

太后殂湛服緋作樂如常時迫通昭信李后殺洋少  
子太原王昭德既而白虹貫日欲以百年壓之乃捶  
棖繞堂以行血流遍地斬而棄之池中又苦于正道  
之歿矣嗟乎我不能容人之子而妄冀人容我之子  
有是理乎且反覆之理備驗一家洋淫高氏婦女湛  
即淫洋妻李后淫殺弟侄諸王演即殺洋太子正道  
湛復殺洋少子紹德演殺洋太子正道湛又殺演太  
子百年湛淫洋妻李后湛妻胡后亦有二尼侍側之  
穢為其子囚于北宮何相報之速也湛鑒洋演之子

俱不得立而歿乃傳位於太子緯自稱為太上皇帝  
欲扶翼之成君也湛歿緯自號為無愁天子則政刑  
之不能修明可知內寵二后外任三貴衣襟褻之服  
行乞貧兒村以為樂國欲不亡得乎周師圍鄴傳位  
于八歲之子高恒而出走周武獲之封為溫公繼殺  
之而夷其族嘗靜思之太平之日人心淳樸天道渾  
厚若有含容不忍之意故其報也緩而隱無道之世  
人心奸險天網愈密若有怨怒怨恨之象故其報也  
顯而速高齊其一也吾于宋齊梁陳隋及劉聰石虎

通鑑感應錄上

聖

備驗之矣

周

周宇文黑獺雖為將士所樂推實假親之位號以統  
眾先人云禽鳥依人人自憐之乃不憐元修之窮而  
依我竟就而殺之雖魏主之閨門無禮要非臣子所  
宜弑者且又弑其主元欽何與子覺弑主郭而篡其  
國獨不畏宇文護在旁久懷無君之心坐席未煖護  
弑閔帝覺弑明帝毓幸武帝豈舍垢隱忍遵養時晦  
遂爾不動聲色剪厥大慙並其親黨皆殺之亦護有

以自取之也誅護之後勤于爲治儉于自用後宮不過十餘人故能滅齊破陳亦有周一代之今主也天元暉羣小逞奢欲立四后立五后自促其壽二年而殂方且殺齊王憲殺王執殺宇文孝伯自伐根本自剪忠良以速亡國之基靜帝幼冲其能免楊堅之耽耽虎視乎先廢之爲介公尋弑之而篡其位宇文之族影滅跡絕林無炊烟矣書弑書篡以受遺也

隋

隋文帝以外祖弑外孫降封其女楊太后爲樂平公

通鑑唐書上

畢

主獨不思稱爲楊太后於隋何損廢爲樂平公主於隋何益乃李德林願以公主奉公高頴不辭滅族庚季才以天時人事勸進李穆以熨斗金帶贈遺世不多竇氏女孰爲救舅氏之患哉遂恃騎虎之勢殺畢王賢趙王招越王盛陳王純代王達滕王道不惟滅其族而且盡滅之綱目大書曰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深惡之也繼而廢太子勇爲庶人廢蜀王秀爲庶人除秦王俊之國文帝已先絕父子之恩君臣之義矣而欲煬帝念父子之恩君臣之義能乎張衡大寶殿

之逆理與勢所必至也張衡旋亦被殺臨歿乃悔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耶晚矣眞父子不慈不孝眞兄弟不友不恭蕭吉三千二百之卜果不謬也隋文矯詐深刻之行竟何益乎但開皇之間民殷國富其儉德或不可盡泯也煬帝弑君父殺太子恣宣華陳夫人縱恣遊觀荒淫無度雖賞花賦詩君臣同樂彷彿乎太平之有象而窮兵黷武剪綠纓柱詎能爲無愁之天子外間大有人圖僂果爲宇文化及所弑好頭頸不免爲人砍矣至撤牀簀以殮其尸謂非

通鑑唐書上

畢

奢淫之報乎化及又殺秦王浩趙王杲蜀王秀齊王陳帝侗爲王世充所弑臨歿布席禮佛曰願自今勿復生帝王家恭帝侑禪位于唐幸以鄴國公終其身楊素身爲上公乃懷患得患失之心首建奪宗之謀煬帝之弑逆實楊素輔而成之也況性殘好殺動輒屠戮士卒數百人不再傳而玄感弄兵楊氏覆宗絕祀嗟乎高齊自己卯年滅元魏之族不及二十年周亦滅其族宇文周自丁酉年滅高齊之族僅僅五年隋亦盡滅其族隋文自辛丑年盡滅宇文氏之族未

幾子弑其父弟殺其兄妻毒其夫叔殺其侄一父五子數孫俱不以壽終骨肉相殘並不假手于他人尤可異者謀奪太子之策乃出宇文述弑煬帝及諸王即為宇文文化及出爾反爾更不假手于他姓當日盡滅其族者適以自毒之也幸存三亡國之祀唐亦錄用其子孫自唐而後滅族之風遂息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天道真不遠哉獨不思周家當武庚叛逆之後頑民梗化之日猶封微子于宋享年八百歷代皆不能及豈非忠厚寬仁之所致與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奈何自促其曆數自覆其宗祀乎

通鑑感應錄上

星

隋文得天下原利人之危既得以後開皇政治

大有可觀甫二傳而國破身亡者總由文帝盡滅宇文氏之族故生一煬帝以速報之孫桂註

刪訂通鑑感應錄卷下

翼城秦鏡非臺氏纂集

男治桂孫棟曾孫炳重孫肇基校錄

唐

唐高祖以臣而叛君綱目大書立代王侑為皇帝尊帝為太上皇廢隋帝為鄴國公淫污宮掖設詐罔眾臣突厥殺文靜名不正刑罰不中初政已無足觀太宗諡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掃清羣雄削平海內

通鑑感應錄下

不五六年而建唐有唐三百年之基肇造區夏其功大洪濟蒼生其澤深真不世出之英主也故貞觀之間善政頗多然脇父起兵推刃同氣高祖雖欲不為太上皇不可得也觀魏徵辰羸之喻則慙德多矣而子孫又何有治家之法乎史稱太宗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由漢以來未之多有至牽愛立浮圖喜功勤遠略中材庸主所常為而帝亦事之其不能效法于往古而遺後世之譏也宜然矣帝著晉書獎許司馬懿父子無怪乎世世有跋扈之藩鎮

以凌逼其子孫安史二朱之禍實自太宗垂統之所肇基矣

太宗貞觀政治頗為三代後令主脇父起兵推刃同氣此亦迫于不得不然之時勢惟十人之疾與欲立弟婦楊氏則儼同五代惡習矣然外非房魏內非徐妃亦亡隋之續耳

孫棟註

高宗上承才人立為天后使中外有二聖之稱敬業有聚麀之檄維奴儒果不足以理家事武氏包藏禍心竊窺神器殺女以傾皇后殺子以攘天位誦章懷

通鑑感應錄下

十

太子黃臺瓜之詩甚可痛也夫愛子愛女尚忍而不顧何有于諸王何有於宗室諸臣哉撰羅織之經開告密之門致使酷吏肆虐大行殺戮唐之元氣剝削盡矣乃改唐為周立武氏七廟欲傳天下于其侄又甚于呂氏之王諸呂矣微狄梁公母子姑侄之論喻安望其有東都之名耶縱淫肆志年已八十猶不知恥穢惡彰聞亘古所無殆與秦太后欲以幸臣魏醜夫殉葬同一轍也幸而五王倡義中宗返正念母子之恩雖不忍殛之宗廟廢為庶人以胡氏之九罪罪

之遷之於上陽宮復其太后之號則亦可矣乃尊之曰則天大聖皇帝此何也武氏以女而統男諸王忘其為女主取譏千載唐朝尚得謂之有人乎雖然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殺唐子孫殆盡李淳風已蚤言之或非人力也

外逸曰此高祖淫污宮掖之報

按武后如有此才而不用及北門學士與奪羣袍一事委係古今第一女中才人其所以遺臭

千古者總壞在一箇淫字惟淫則懼人是非所

通鑑感應錄下

三

以起此極刑爾時若朝中箇箇如狄梁公則唐室子孫豈能悉遭忍心辣手哉讀我祖諸王忘其為女主一語誠千古獨見

孫桂註

中宗真下愚不移全無心肝之人也幽閉二十餘年可謂切骨之痛復位甫一月首贈后父車玄貞為上洛王即以武三思為司空獨不念三思謀廢我而魚肉之乃比昵三思如同骨肉五王仗忠義而返正之乃竄殺五王不啻寇仇何顛倒悖謬之如是也尸位六載略無一善可紀擢用方士崇獎僧道縱豔妻信

妖女致韋氏以妻而弑夫安樂公主以女而弑父蓋點籌之際殺機已寓不足異也蓋嘗思之易之昌宗不過武后之幸臣亦漢文帝鄧通一流耳何足重輕況當日有密勸武后復子明辟之舉雖不得為唐之功臣似亦非唐之首惡若武三思者謀傾太子謀為太子謀廢宗廟謀改社稷真唐室之梟獍李氏之讐敵寸斬以謝天下猶恐其不速五王乃不能拔本塞源舍其大而戮其小全其根而刈其末上不知中宗中不知三思下不知崔湜可謂智乎況薛季昶有先

通鑑感唐錄下

四

見之明曰除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劉幽求亦言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何視為迂闊談而輕忽之也其見誅夷也自取之耳天乎何尤人乎何尤故綱目大書曰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亦責其罪有所歸也或者有唐淫亂之風則天不足以盡其醜又繼之韋后以彰其閹門之穢乎不然五王胡見不及此雖然五王含冤於一時畢竟昭雪于異日復其官爵崇其贈謚留芳史冊亦足以報其反周為唐之忠矣至當時怙惡諸人通武后者

如僧懷義張昌宗張易之通韋后者如武三思馬秦客楊均酷吏如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侯思止王弘義萬國俊諂媚如楊再思傅游藝王慶之宗楚客紀處訥葉靜能崔湜鄭愔之徒非不炫耀一時取快目前未幾戮其身誅其族甚而暴其尸又甚而肉為仇人所噉無一幸免者千載之下令人聞其名欲唾其面遺臭無窮作惡果何益哉

中宗現受女王之禍反縱妻韋氏現受三思之禍反親嬖三思故曰全無心肝之人可謂極昏

通鑑感唐錄下

五

極庸極醜者房州幽閉不得為武后無先識誠

不如廢之而早立睿宗

孫棟註

睿宗早傳天位社稷獲安不然太平公主之禍無異安樂公主矣蓋高宗安得有賢子中宗安得有賢弟也

玄宗雖有除韋庶人之功莫安社稷然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開元前諸賢繼相一玄宗也天寶後李楊專政一玄宗也立子婦楊氏為貴妃而國忠以冰山弄權一日無罪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受賞祿山以亦

心犯闕用楊思勗爲輔國大將軍開中人掌握軍權之端寵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開中人預聞國政之端甚而侈奢蠹國一飯水陸珍羞數千样一梓費中人十家之產聞神語于空中得寶符於夢寐矯誣帝天上下若狂亡唐之漸帝實放之五十年太平天子流離播越方至咸陽而諸孫飢不可療矣謂非奢淫之報不可也幸蜀雖返亦何顏哉可惜者顏杲卿爲張通幽所賣致令功不得成罵賊而死非杲卿之不幸乃唐室之不幸也然當日特欲保全通幽之宗族

通鑑感應錄下

大

故憐而許之實出於一念不忍之仁非爲謀之不臧通幽旋被杖歿則奸惡之報也卿子顏泉明孝義表表千古杲卿可謂不忒則忠臣之報也然以盧懷慎之清謹盧奕之忠烈臨歿猶曉賊以順逆是非罵不絕口乃生盧杞之奸回天道又不可問矣或唐室之不競所致然歟若當時聚斂殃民之宇文融楊慎於韋堅王鉷之徒俱正典刑奢淫招亂之楊國忠楊太真韓國泰國虢國諸夫人及國忠妻子同誅之于馬嵬及陳倉至妖賢悞國之李林甫生也隄防刺客晝

夜不安歟也剖棺抉珠累其子孫盡流之嶺南黔中起視一時徇難諸臣如李愬盧奕蔣清顏杲卿張介然袁履謙龐堅張巡許遠贈其爵謚官其子孫垂芳青史何榮如之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宜其然乎

開元之間唐室一振曾幾何而變爲天寶後半武韋之禍豈不稔聞而寵倖壽王妃諸姊妹三思之禍豈不悉知而寵任楊國忠李林甫尤可痛者一日而殺三子林甫雖爲極奸三郎如此

通鑑感應錄下

七

狂悖天安得不生此二人以爲亡唐之漸故曰帝實放之 孫桂註

肅宗親經患難遭讒幾危奈何越在草莽即信讒殺子建寧王倓兩京雖復元兇尚在即用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夫以郭李不世出之將使之受制於中人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貴將誰歸復徇軍士之情爲廢立以侯希逸爲平盧節度使威福下移權歸藩鎮貽後來無窮之禍唐室尚謂之有紀綱乎李泌急歸衡山亦宜深思其故乃卒不之悟內寵張良娣外



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  
悲夫幸天心厭亂安慶緒殺安祿山史思明殺安慶  
緒史朝義殺史思明李懷仙殺史朝義臣殺其主子  
殺其父而大惡繼滅矣唐室之再造亦倖也豈肅宗  
所能恢復也哉然張良姊與李輔國表裏為奸誅殺  
建寧良姊即為輔國所殺輔國劫遷上皇驚憂君父  
賊殺國母竄逐諸賢亦不免為盜所殺竊其首與一  
臂而去小人之不可近也如此小人之不能道其孽  
也如此

通鑑感應錄下

八

魚朝恩尚不比曹節張良姊尚不比武章若輔  
國則與林甫何異然君不能誅舉朝不敢言特  
假手於憤懣不平之忠義一盜竊其首與臂蓋  
又天之巧於報應也 孫棟註

代宗畏李輔國之讒怒李輔國之橫謂宜改詔易轍  
奈何即位方三月即以中人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中/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處置使掌禁兵一狼未  
除復翼二虎出奔陝州吐番入長安其不為晉之懷  
愍亦幸矣後雖相繼殺戮然不能明正其罪肆諸市

朝天下其誰肯信服之且知子儀之忠而不能大用  
知元載之奸而不能速去卒之將帥叛公侯叛三輔  
叛四方叛吐番再至社稷幾危若非郭今公忠信素  
著單騎退敵則唐之為唐未可問也唐之社稷蓋汾  
陽之再造也乃置百高座講仁王經章敬寺出孟  
蘭盆僧人不空濫國公之爵致令藩鎮跋扈威令不  
行姑息偷安甘作癡聾之家翁悲夫故當時有猫鼠  
同乳之妖蓋禽為得氣之先其為乾綱不振之所感  
召也明矣何以賀為

通鑑感應錄下

九

代宗之所以出奔者在信用元振朝恩其所以  
復振者在專用郭令公末路益優柔不斷然亦  
幸無女寵 孫桂註

德宗昵奸邪惡直言忌功臣好聚斂猜疑刻薄可與  
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河北淮西用兵不已稅間架  
除陌錢括富商開茶稅致令農桑失業公私困乏至  
以醉人為瑞則民窮財盡可知矣趙光奇曰詔書不  
信百姓愁苦不堪何樂之有能不聞其言而媿於心  
乎又數有宣索勅諸道勿令宰相知由是月進未已

也而有日進刺史不已也而及幕僚上下交征惟利是視國欲不危得乎建中涇卒之變倉卒出奔奉天繼爲懷光所迫狼狽再奔梁州猶不悟盧杞之奸稱其清忠公直惟朕言是從輕援術士之言乃不追究人而歸之天命幸李晟復京城朱泚伏誅馬燧平河中懷光自縊天爲社稷生此二人豈爲德宗哉奈何長安方復即欲下詔而訪尋內人流離山南不惜造塔而厚葬公主况帝止一子欲廢之立侄舒王爲太子尤悖戾之極也雖有李泌陸贄諸賢不能格其非心惜哉大抵財者流通之物也可散而不可聚劉晏明析秋毫算無遺策上佐國用下無怨言古今善理財者皆不能及未免奪造化之權犯造物之忌卒爲楊炎所譖而見殺楊炎廢租庸調法而作兩稅亦爲盧杞所譖不保其生則聚斂之報也彼剝下奉上蠹國殃民者又烏能逃天譴哉

外逸曰歷代極貪之天子無過漢靈帝與唐德宗宋神宗不過感安石富國強兵一語爾乃靈帝國祚移德宗雖倉卒出奔奉天再奔梁州究

能鍾簾如故者以外有李晟馬燧內有李泌陸贄諸賢也

劉晏善理財上佐國用亦不免歿于非命况楊炎作兩稅而能保其生乎而可聚其財乎德宗之狼狽屢奔也可爲千古聚斂之報

杜註

順宗病風口禁傳位太子社稷獲安亦唐室之幸也憲宗初政清明聽杜黃裳之言用高崇文爲將擒劉闢平李錡繼聽裴度之言用李光顏李愬爲將擒吳元

通鑑感應錄下

士

元濟誅李師道藩鎮懾服幾望太平亦中興英斷之主也奈何干戈甫息驕奢頓生興土木求長生寵方士迎佛骨雖有韓愈之表裴濟之諫如水投石相繼貶逐甚至信任宦官甘墮成業卒爲宦官陳弘志所弑而佛不之救悲夫

憲宗初用杜黃裳裴度而藩鎮懾服繼求長生而方士矯誣究任宦寺而即爲宦寺陳弘志所弑可知一事有事一之報

孫棟註

穆宗爲宦官梁守謙王守澄所立志願便已滿足故

父骨未寒元朔未正即留意聲色恣情遊宴縱慾敗  
度忍親滅理自是綱紀不振牛李分立朋黨河朔復  
失迄唐亡不能再定欲享國久長豈可得乎然穆宗  
不討弑君之賊與代宗不討弑后之賊一也代宗恨  
張良娣之害已思手刃之而不敢幸李輔國殺之洩  
已之忿報已之仇方且視為愚人尚忍誅之乎穆宗  
當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之時不勝憂懼朝  
夕自危一旦聞憲宗被弑澧王與承璀見殺而我儼  
然為天子矣喜出望外方且感德之不暇豈計弑父

通鑑感應錄下

三

與君之為賊也哉故弑逆者李輔國陳弘志也而樂  
其有弑逆者則代宗與穆宗也殆與隋煬帝廣宋太  
子幼異世而同心者也然穆宗不討弑父之賊子敬  
宗復為宦官所弑或天道也

穆宗不討弑君之賊不報於其身而報于其子  
其報甚巧噫代宗與子皆出奔穆宗之父與子  
皆被弑于宦寺是皆利私恩而不知討賊者之

報  
孫柱註

敬宗比昵羣小自取滅燭之禍宦官劉克明等弑之

立絳王悟宦官王守澄梁守謙等討克明與絳王悟  
而殺之立江王誥是為文宗二日之間宦者凡三易  
主敬宗不得正其終文宗不得正其始雖裴晉公當  
國不能明正其罪則宦官之勢重宰相之權輕從可  
知矣

文宗為王守澄梁守謙所立越次而登大位仁柔無  
斷受制家奴自宋申錫之歿李訓鄭注之敗飲恨終  
其身不敢言及宦官矣况帝止一子不能保其生致  
今暴崩禍及弟侄他又何足道哉自謂不如周赧漢

通鑑感應錄下

主

獻非虛語也

武宗為宦官仇士良等矯詔而立之急欲富貴遂殺  
楊貴妃安王溶及太子成美杜異日爭奪之萌又殺  
劉弘逸薛季稜快一時倖得之私真可謂骨肉相殘  
者矣即位未幾受法錄于趙歸真築望仙觀于禁中  
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  
與長生也然殺人以圖久安庸可得乎輕餌金丹反  
促其壽若夫李德裕之相武宗平昭義劉稹誅太原  
楊弁攝服河朔三鎮如臂使指算無遺策其勳業可

比美裴晉公惜其明於謀國感于修怨其始也惡牛僧孺李宗閔對策之直言其究也流宗閔殺吳湘貶逐無虛日挾私報恨不遺餘力崖州之行讖者早已知之或不待毛髮灑漸時也

敬齊曰文饒即不修怨而僧孺宗閔輩能不媚嫉乎尚論者當辨其是非與君子小人而已崖州貶戍誰不痛之秦氏此論恐不足以服衛公之心也

敬文武三宗宦寺之讖已極其不至於亡國者

通鑑感應錄下

古

尚有裴晉公與李衛公在朝雖宦官勢重宰相

權輕還幸不作李固杜喬故能少砥柱耳

棟註

宣宗初封光王宦官馬元贇假以皇太叔之名繼承大統殊爲創舉大中之間亦有一二善政可錄如詔公主執婦禮依臣庶之法戒其往慈恩寺觀戲場不欲以驕悍公主嫁士大夫不肯以國戚任親民之官怒敕使鞭責驛吏謫配恭陵因戎臣失律杖監軍王宗景責內園使李敬實私出不避宰相剝色配南牙

數事又本朝之所不多見者故後世號爲小太宗云奈何感志長生信任方士受三洞法錄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致令疽發于背不念國本所係之重乃曰豫建太子朕遂爲閒人貪居天位父子疑忌以曖昧之事弑嫡母郭太后于興慶宮聽李景讓之諛言欲出穆敬文武四宗于太廟則薄惡之極也賴中尉王宗實于東首環泣之時殺王歸長等數人倉卒立上長子鄆王渥爲懿宗而社稷奠安倖矣

宣宗初政大爲可法中年感志金丹末路貪戀

通鑑感應錄下

主

天位竟是三樣人

孫棟註

懿宗失愛君父爲宦官王宗實所立寵信釋氏遠迎佛骨溺愛公主嫁葬無度十四年無寸長可錄盜賊蜂起國事不可爲矣其宰相楊收章係衡路巖之徒奸貪庸鄙擅作威福竄殺多人貽禍國家凡被其害者令取結喉三寸以驗其必死慘毒極矣相繼賜歟又何足惜

僖宗爲宦官劉行深韓文約所立越四兄而尸位狎昵羣小宴賞無度自誇爲擊毬狀元稱田令孜爲阿

父乃藉兩市商貨悉輸內庫訴者杖殺之貸商旅富人錢穀賜以空名告身殺諫臣侯昌業孟昭圖常潘三人軍亂民怨盜賊滿天下黃巢陷兩京不欲密邇巨寇走興元幸成都及朱溫陸梁克用逼迫奔鳳翔如實難入大散關再至興元四海雖廣曾不得一席安坐而朱玫遂奉襄王煚還京師更立李氏一王向非王行瑜王重榮誅斬反者則十八葉天子何有駕至鳳翔之日乎是時也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秦宗權之殘暴更甚于黃巢黃河南北之間北至衛滑

通鑑感應錄下

六

西至關輔南山江淮東盡青齊極目千里無復烟火晉絳至懷孟曲翼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野無麥禾邑無烟火寥寥子遺藏避于山穴堡寨不見天日者近十餘年此乾坤何等時也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教養安全之爲民上而令人塗炭流離至此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再入長安傳位太弟倖矣其一時逆藩悍將旋叛旋滅不可枚舉甚者黃巢兄弟妻子爲其甥林言所殺林言亦爲沙陀軍所殺秦宗權爲申叢所執而伏誅朱全忠爲其子友珪所弑若高

駢者無勤王之忠徒懷吞併之私負恩負國已不足道乃惑于呂用之之邪術如同兒戲卒爲秦彥所殺舉家屠滅瘞之同坎則信惑邪術之報也呂用之亦爲楊行密腰斬舉家剝裂立盡則左道害人之報也雖有雉集府舍之異豈得盡歸怨于天道乎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通鑑感應錄下

七

恃爲定策國老以長保其富貴乎未幾輕聽張溶之言一失于李克用不聽杜讓能之言再失于李茂貞自是而如石門如華州幽之少陽院劫入于鳳翔迫遷于洛陽大家夫婦委身全忠自比于紇于山頭之雀卒之椒殿見弑於前何后繼弑于後韓建殺通王徽等十一人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而白馬之禍殺大臣裴樞等三十餘人投之濁流悲夫長星竟天昔著其兆於晉末幾武帝弑而晉亡彗星竟天復示其象于唐乃君臣恬不知畏其見弑見殺也又將誰怨

天人感應之理良不誣也夫成濟成倖弑曹髦以嫗司馬昭昭族誅之以掩人之耳目今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等謀弑昭宗以嫗朱全忠全忠即殺之以蓋其萬代之惡名柳璨臨刑乃語曰負國賊柳璨歟其宜矣而友恭猶尤人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然此即鬼神之効其靈也尚不悟乎又誰怨乎故殺人以嫗人者適所以自速其歿耳若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等先後伏誅安能逃天憲也

哀宗以幼得立正朔未改即爲朱溫所篡降爲濟陰

通鑑感應錄下

太

王尋又弑之而唐亡矣嗟乎君臣一體故虞舜有臣作朕股肱耳目之戒而臣子之安富尊榮亦恃人君之威靈以覆庇之耳若崔胤崔昭緯張洸等身爲宰相不能盡忠王室冀安社稷乃貪一時之權勢潛結逆藩傾陷君父崔胤且執板高歌爲全忠侑酒辱身辱國莫此爲甚不惟天道難容然啓人輕賤之心大義亦難恕也故昭宗哀宗未及弑而諸人已先見殺矣諺云割肉充腹腹未飽而身斃去肉存毛肉去而毛將安附其崔胤諸人之謂乎

懿宗雖爲宦官王宗實所立然不信任中貴而信任宰相其如楊韋路三人皆奸貪庸鄙僖宗監其失又專任宦官而卒致流離播遷兩朝之元氣盡喪而謂昭宗之孺子能不比紇干山頭之雀乎嫗全忠者即爲全忠所殺友恭之怨尤豈若柳璨之自悔若崔胤執板高歌尤爲喪心

天安得不報之以先殺

孫桂註

唐之有天下也始也名義不正繼焉貽謀不臧故自太宗而下無一令主大半爲宦官所廢立而弑之者

通鑑感應錄下

尤

且四君至于女后藩鎮賊盜吐蕃之禍相繼不絕以淫亂始以淫亂終無足怪也况安祿山史思明臣而叛君安慶緒史朝義子而弑父殷鑒不遠唐室之不競亦理數之必然也然而罕國幾三百年傳世至二十君良由高祖不弑廢主錄用隋氏子孫太宗貞觀之間魏徵勸行仁義之所致也故前此滅人之族人亦滅其族惟文帝楊堅其始也亦滅宇文氏之族故四君三王一太子俱不得其歿其究也乃能存三亡國之祀故唐亦不絕其祀代王侑得以鄰國公終其

身然太宗殺建成元吉之子孫朱全忠亦殺太宗之子孫而朱全忠竟覆其宗絕其嗣矣

避菴曰唐祚之所以長者太宗善政之所感唐

風之所以亂者亦太宗慙德之所應也

又曰則天時多用酷吏然來俊臣侯思止周興

索元禮之徒無不誅戮而徐有功杜景儉李日

知等俱以平恕獲全若唐之相臣如宋璟梁公

陸贄李泌裴度輩雖處亂而身名俱泰如林甫

國忠元載楊炎盧杞輩雖崇盛而無不誅夷藩

通鑑感應錄下

手

臣如郭令公李晟馬燧韓滉李愬等雖處亂而

祿位俱全如李懷光李希烈朱泚朱滔吳元濟

雖強盛而無不殄滅豈非天哉

外逸曰唐自憲宗以後天子廢立全在宦官此

皆高祖開創時信任裴寂之報

唐高祖便爲太宗逼遷作太上皇故其後子孫

高宗爲武氏所逼中宗有房州之遷玄宗有馬

嵬之奔代宗有陝州之奔德宗有奉天之奔僖

宗有與元鳳翔之奔昭宗有石門華州之奔歷

代以來未有如唐室之播遷流離者也其享祚  
三百餘年者功在太宗其子孫出亡相繼者亦

咎在太宗 孫棣註

五代

梁

朱溫以礪山一民黃巢遺孽弒昭宗殺昭宗之子九

子滅唐家三百年社稷罪踰羿浞惡貫泉鏡溫固人

人得而誅之者矧淫污糝雜肆行無忌避暑張宗奭

之家幾至喪身子婦俱徵其入侍不異禽獸馮廷諤

通鑑感應錄下

手

之劍豈能免乎老賊萬段腹背刀出吾無葬地之禍

不在世讐之李氏而在背逆之友珪友珪賊弒君父

憐同安史又殺其兄友文于東都及袁象先突入宮

中乃令馮廷諤先殺其妻繼殺其身廷諤自知難免

亦即自殺嗟乎殺朱溫者廷諤也殺友珪與其妻者

亦廷諤也何嘗假手二人哉非不忠不孝淫亂殘忍

之報乎友貞正名仗義差快人意而喪亡餘燼聽人

穿鼻及彥章被擒唐兵且至乃燭皇甫麟曰吾吾世

仇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悲夫父子四人自相

屠戮朱三三十年之經營竟為鬪雞小兒所有豚犬非敵之料他日滅族之言畢驗矣

庫

轉而為唐矣李存勗以沙陀之裔背克用全忠孝之遺訓誤老奴為唐家之忠言汴賊未滅遽爾稱尊失從來征伐之意且荒于聲色盤于遊畋從謙之變身斃伶人之流矢拾肌骨于灰燼之中唐主得蜀益驕歿亡無日梁震早已窺其微矣縱能納三矢于廟中稱快一時生子當如李亞子為敵所畏何補焉明宗

通鑑綱目卷下

五

為亂兵迫立刻九經縱鷹隼崇節儉省宮人號稱五代中之今主然乘危劫奪終非取天下之正道閔帝輕起兵端潞王積疑成忌甚至有除去菩薩扶立金剛之謠帝座已不可恃猶幸石郎之骨立乃謂公主曰汝歸欲與石郎反耶心膽隨地玄武自焚又將誰怨嗟乎莊宗稱帝于朱友貞未滅之先明宗即勸進於主上帝河南之日魏王繼岌自殺于長安閔帝從厚即繼岌子衛州潞王從珂又自焚于玄武其道如此復何多言若郭崇韜者開國元勳有功無過劉后

輕信讒言乃令魏王殺之魏王輕聽后教即使李環殺之夫崇韜出將入相自當正身立朝乃勸立劉后欲以固寵攬權誰知殺之者即劉后也劉后亦為明宗殺之于晉陽魏王嘵李環搃殺崇韜及其二子亦欲保全性命及伏牀流涕亦命李環繼殺之不煩二人李從襲造讒構禍亦為李冲殺之于華州嗟乎三族繼立及身而止所謂克用為不亡者而今亡矣然克用迫帝再幸山南鋸解副使孫揆即此二事殘逆極矣國祚之不永也固宜

通鑑綱目卷下

五

晉

又轉而為晉矣石敬瑭以西夷棄撥羅之子為明宗愛婿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乃棄故主閔帝於衛州又殺其左右迎新君潞王于洛陽又迫令自焚反覆不忠為愛婿者果當如是耶甚至父事契丹使山後十六州之人不見天日者凡四百三十二年馮道舍幼子重睿立兄子重賢蓋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及其即位乃聽景延廣之狂言內不量已外不量敵輕絕契丹挑釁啟禍公怒而來戰矣十萬橫磨



劍安在哉稱臣足矣轉而稱父稱子甚矣繼而稱孫卒之銜僻郊迎舉家北轅生也蒙名負義歟也委骨穹廬兒皇帝孫皇帝鬼重前恥人增厚顏昔人云縱挽三江水難洗會稽羞石晉之謂也故國以契丹而建立亦以契丹而滅亡此固事理之當然耳若割地貽羞之桑維翰輕謀亡國之景延廣返戈陷主之張彥澤求帝中國之趙德均賣主邀賞之杜重威反覆思亂之李守貞皆不得其歟世風雖下天道愈明噫可畏哉

漢

又轉而為漢矣劉智遠以晉陽贅壻吐谷渾之裔建國號于出帝被擄之後名亦近正惜衛州之舉得已而不已既不能盡忠于唐安望其盡忠于晉又遣郭從義殺許王從益及王淑妃於大梁誘殺吐谷渾族白承福等四百口于太原殺幽州戍兵一千五百人于繁臺殺張建降卒二千人於澶魏尤得已而不已者也雖有不忍忘晉之心仍稱天福之年將誰欺乎隱帝承祐內懷不平輕去爪牙剪其股肱身歟亂兵

之手人乎何尤二主四年自古之失天下未有若斯之速者也

周

又轉而為周矣郭威以花項天子迫于羣小不得已稱兵犯闕致隱帝斃于非命雖非手刃君父而覺端實自我開書曰郭威弑其君誰曰不宜乃迎劉贇於徐州欲立之以欺衆庶尋廢之為湘陰公復弑之以絕人望立而廢廢而弑亦奸雄盜國之故智也建國為周傳位內侄太祖開創於前世宗栽培于後祖有

三代遺風信為五代十四君中之令主及孤兒寡婦當國倉卒遣將六軍返旂遂廢周恭帝為鄭王遷符太后于西宮而大物已屬他人矣然澶州自立而還與陳橋自立而還一也將士裂黃旂以彼威體與六軍以黃袍加身一也漢李太后遷居西宮與周符太后遷於西宮一也視魏晉之篡逆禪投殆異代而同轍者也雖然點檢作天子鬼神早已示之豈人力哉總之五代之君或以淫亂殘忍致禍或以聲色遊畋招釁或以遠勢昌熾或以疑忌激變或以幼弱不振

臣不忠子不孝數十年間更八姓十四君天子如奕  
甚帝位似傳舍朝爲君父暮爲寇讐逆往逆來何一  
而非大感應篇也

遜菴曰五代中周太祖世宗可稱今主其得以  
小康而保其身者德政之善也太祖及身而絕  
者弒君之報也世宗宜乎克永而乃不永者異

姓繼統基原不深而天復欲故有宋之祚也  
外逸曰後五代享年皆不久以其得天下原無  
深仁厚澤也朱溫淫惡無忌存勗盪遊無度敬

通鑑感應錄下

弄

塘反覆可醜智遠詐殺無算郭雀兒雖難免弒  
主之罪及即位以後頗厭人望傳統內臣頗稱  
付託得人乃國祚亦促者譬之驥長之木雖枝  
葉扶蘇不經年而朽非義之財雖一時富有不  
轉盼而敗其根不深基不厚也

五代之世得之也易失之也亦易且皆不以正  
如五十步之笑百步故八姓十四君皆席不暇  
暖先儒云五代如五行中之五鬼信然

孫桂註

北宋

宋太祖受周世宗厚恩不思報德陳橋兵變黃袍加  
身衆人寡婦孤兒狐媚以取天下大志果遂杜太后  
已露其素有篡逆之謀不然黃袍禪詔豈臨時倉卒  
能有之物哉奉命而出自立而還議者比之朱全忠  
石敬瑭良不誣也至欲殺世宗二子賴潘美於理未  
順之言而止一賜潘美改名潘惟正一不知其所終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未幾昭芳不得其或宋后不  
得成服燭影斧聲爲千古之疑案何相報之速也即  
位之後儉于治家勤于治國命將征討每嚴貪殺之

通鑑感應錄下

章

戒勝國來王得爲大梁布衣惜福下及羽族恐傷生  
之過多聞捷反爲泣下哀鋒刃之橫懼念念好生事  
事愛民其後列宗賢明徽欽免弒孝宗乃德芳之後  
理宗乃德昭之後相繼入承大統亦忠厚寬仁之所  
致也

遜菴曰太祖負世宗是以太宗負太祖太祖寬  
仁孝友以天下讓其弟故其子孫廢而復興  
外逸曰周世宗本非亡國之君一旦遺孤兒寡  
婦者天心在宋也宋祖既得大統宜法三恪而

安全之乃以一念之錯而欲甘心焉豈不爲盛德之累

五代得天下如劫奪絕不避篡弑之名宋祖黃袍加身實符杜太后素有大志一言原不必諱也即位之後善政不一所以能享國長久一生不是者惟欲殺世宗二子非潘美一言宋祖便成萬古罪人然一賜潘美一不知所終即不灰亦猶之乎灰也厥後德芳德昭俱不得令終豈非其報哉

孫棟註

通鑑感應錄下

天

太宗弑兄廢嫂殺弟殺侄背杜太后之盟言一悞豈容再悞急于成名稱帝不能姑待一月改名爲昞改元爲太平與國其無君無兄之心畢露于此矣所謂龍行虎步太平天子者當如是耶輕用兵而絕遼好迫繼遷而樹敵國致小民罹于兵火禍及數世亦帝好大喜功之過也元佐發狂疾縱火焚其宮金人入汴合族北轍高宗以在外而倖免孟后以被廢而獲畱雖奸臣之誤國實天理之不著也若趙普之祈禳也於道士拜章見火字即知是秦王廷美盧多遜之

南竄也於逆旅逢京師老嫗不敢通姓名而去李符之貶瓊州也不逾年而身亡皆感應之不與者也余

讀史至此而妄斷之曰忍於背母而不忍於弑兄乎急於成名而不急于得國乎兄弟一也忍於殺弟而不忍於弑兄乎侄兄子也忍于殺侄而不忍于弑兄乎宋后不成服於我何益宋后成服于我何損不過欲顯其開創自我之意令天下不知有嫂因不知有兄耳忍于滅兄之名而不忍于弑兄之實乎況宋后當時有祈免之言繼恩他日有鎖閣之舉種種皆弑

通鑑感應錄下

元

君之案何必嘵嘵焉以疑傳疑也

敬齋曰此論痛快淋漓發他人之所未發雖起太宗于九原亦難質辨半字正不必疑猜于燭影斧聲之臆說也

遜菴曰太宗爲政克善故其後享數世之安內德多慚故其後遭俘擄之禍而卒以大物還之於兄也

外逸曰燭影斧聲千古疑案由後觀之其前逼真得非翁快論便成鐵案宋史官不敢直書想

爲尊者諱爾

杜太后兄終弟及一言意雖公而厚然勢自難行太宗傳子亦無足恃特不應遽改名改元尤不應令嫂不成服更不應殺弟與二侄使燭影斧聲欲諱不能矣宋后祈免繼恩鎖閣二語千秋鐵案

孫杜註

真宗賴有大事不糊塗之呂端以踐位亦庶幾繼世之賢君惜澶淵歸後信王欽若孤注之讒言以城下之盟爲可恥欲東封西祀以掩之繼任丁謂天書屢

通鑑感應錄下

平

降衆國若狂王旦不能救其失賢如萊公亦假此爲復入之地則帝之矯誣上天可知也未幾準貶爲雷州司戶謂貶爲崖州司戶準不學無術輒進之所招也謂擅移皇堂實天討及之也後人有雷州戶崖州戶天理昭彰胡不悟之句信然

仁宗恭儉仁恕念切愛民賴富弼而遠好繼成賴韓范而西夏知畏四十二年之間雖未全免夫兵革而斯民亦幸得小康奈何呂夷簡順父黜母致蹈漢唐之失德擅改國書幾陷鄭公于遼庭遂孔道輔范仲

淹等于遠州則宰相之過也蓋諸賢盛朝信任不專奸邪在側去之不決仁慈有餘明斷不足帝亦不能辭其責矣

遜菴曰仁宗爲一代之仁君宜有後而無後幾疑天道無知矣安知非年應不永以仁厚而克享四十二年之祚與

外逸曰仁慈有餘明斷不足確盡仁宗實錄真宗之矯誣天書仁宗之明斷不足英宗之間陳兩宮皆爲威德之累三宗皆不失爲守成令

通鑑感應錄下

圭

主者以諸彙征輔弼得人也

孫棟註

英宗初辭皇子之命繼戒舍人之言有太伯之風賴韓琦歐陽修呂晦諸公調護母子如初終止尊崇濮安懿王之議禮賢愛民亦令主也

外逸曰英宗育自宮中原與繼統有別

神宗求治太速任人太偏王安石以執拘之性立新法以亂天下創爲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說甘爲千古之罪人自誤悞君悞悞蒼生福建子三字書之晚矣嗟何及矣天下嗷嗷怨相公已

兆靖康之基矣雖有先見之呂誨唐介吳奎孫固李承之老成之文彥博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歐陽修張方平公直之范純仁程顥陳襄敢言之蘇軾孔文仲直諫之劉述劉摯鄭俠蘇轍楊繪婉婉之劉恕范鎮陸佃孫覺王安國奈之何哉大抵神宗之用王安石與高宗之用秦檜其事則異其心則同神宗即位之初首以理財備邊戒宰臣其富國強兵之志已牢不可破適安石之新法王韶熊本之開邊釁皆富國強兵之事故神宗違諸賢而信任之喜其與已志

通鑑感應錄下

垂

合也高宗亦明知戰守之足以立國但恐迎還二帝已不便久居天位耳秦檜力主和議則二帝終無回鑾之期故高宗違諸人而專聽之亦喜其與已心合也武穆不能伸志之日正高宗得志之日也雖然此殆天也自西夏用兵以來兵民死者六十餘萬人而交趾之疫亡者又不下十餘萬人宋之元氣自此而衰南渡之禍實自此而基之也太宗殺兄二子德昭德芳故高宗偏主秦檜之策致二帝流落窮廬魂遊沙漠耳初讀其書猶遺恨神宗高宗一時之不明計

推其實實千古不易之定理神宗高宗亦不得而主之也我故曰此殆天也

遜菴曰神宗以後賢奸倒置固不可以禍福論人然如范純仁范祖禹劉安世諸公不過貶斥而已如蔡攸王黼梁師成童貫諸賊無不誅戮亂世何嘗無天道耶安石首禍雖免其身蚤藏其子章惇使上蒙殺安世未至而嘔血歿安世獲免天道不昭昭耶

敬齋曰富國強兵亦世主所不可緩之事不可

通鑑感應錄下

垂

以理財備邊為安石之咎惜當時韓范諸公見不及遠欲坐守陳法不肯調濟以至小人入用禍遺國家悲夫

哲宗比昵羣邪假名紹述申嚴黨禁貶竄諸賢大入與鬼賊在君側天已顯垂其象矣靖康之禍其能免乎雖有女中堯舜如高太后不能救其末路而諸賢方且立洛黨蜀黨朔黨之名操戈入室開門揖盜何也其後貶竄殆盡歿亡相繼天亦報其樹黨相攻之愆耳又奚怪焉

徽宗以輕佻浪子入繼大統首發蔡京禁銅黨人即石工猶知顧惜名節乞免鑄安民二字恐得罪後世而君相恬不爲非不信仁賢國已空虛復挑釁結金以滅遼又貪利輕舉以圖金令童貫領樞密院朱勔領花石綱塗炭生民縱慾無厭及狐升御座女生髡男孕子不知恐懼乃冊爲教主道君皇帝將以愚下民則小民不可愚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未幾金兵紛至汴京失守日射晚霞父子擄去沙漠青衣自取之也當時用事諸人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王

通鑑感應錄下

書

黼梁師成李彥梁方平趙良嗣蔡修或伏誅或竄或盜殺無一漏網彼且不知保其身又安望保人之國家乎愚哉小人良可哀也

欽宗當戎馬倥傯之時倉皇受禪已不可支幸李綱入來方成朝廷又罷之以謝金人金講和而用兵宋講和而弛備至於彗星竟天已著亡國之徵與晉武帝唐昭宗同其變異乃君臣猶恃燕雀處堂之勢迨帝座傾青城舉族三千人同轅而北始知宰相悞我父子晚矣宜其亡矣父子同居五國城一殂于紹興

五年一殂于紹興二十六年幸免懷惡之執蓋行酒身首異處而昏德重昏之辱百世不能改也劉定之述野史曰金人粘罕生而腹下有癰類太祖崩時之狀粘罕即粘沒喝也其後入汴取太宗子孫以去非復生以報冤乎

哲宗初立全賴高太后高后升遐不獨賢奸倒置且賢與賢亦牴牾于口舌意氣安得國事不大壞何況繼以徽宗嬖蔡京任重貫龍朱勔復自號教主道君則爲青衣行酒亦自作自受也

通鑑感應錄下

書

特可悲欽宗倉皇受禪舉族北轅耳劉定之所述野史則太宗殺弟與侄至此始報蓋又感應之甚奇者

孫棟註

南宋

高宗雖有應天順人之機實無興衰撥亂之才始也誤用黃潛善汪伯彥阻撓李綱宗澤之謀徒步倉卒渡江繼也遭苗傅劉正彥之變幾不免於虎口金兵渡江束手無策乃致書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惟守與奔耳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

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即此一書其無奮發自強之志可見矣故走明州如温州航于海泊于港間關播越棲身無地卒不悟和議之非信任秦檜偷安東南忘父兄之仇讐且喜得一佳士金以和愚宋檜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雖有張韓岳劉之將不能展封疆之一尺蓋奸臣在內大將成功于外未之有也嗟乎殺諫臣者必亡無罪而殺陳東殺歐陽澈其不致滅國亡身也亦幸矣三十六年間無一可取獨是念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天位擇德芳之後

通鑑感應錄下

宋

而禪位焉付托得人差快人意世傳高宗乃吳越王錢鏐之後身或再生以享其爵土也於有宋何預若魏公張浚當時頗有賢名乃逐李綱黜武穆殺曲端遠允文剛愎自用致有富平符離之敗遺禍國家雖無奸邪悞國之心而忌人成功之念則實不免亦名必已立功必已成之人也雖有張栻爲之子亦難以蓋前愆如秦檜奸險巨測狠心毒手誌趙鼎李光胡銓等名於一德格天之閣必欲殺之而後已及鼎歿而恨猶不息猶詔下鼎子趙汾於大理鞠問使汾自

誣與張浚李光胡銓胡寅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檜病不能書而歿檜竄胡銓於新州新州守張棣承檜意旨捏奏銓諛謗怨望復編管海南以張棣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棣忽歿又竄洪浩於英州英州守倪謨欲效張棣所爲乃使人伺隙捕皓家奴送之獄中釀成其罪事未及發而謨暴歿然此特感應在一時者耳千載之下聞檜等之名未有不唾罵之者則感應又在千載矣

通鑑感應錄下

宋

遜菴曰太宗負太祖而天絕之以授太祖之孫天之所以報太祖也非高宗之所能爲也又曰武穆被殺而千載猶生秦檜善終而萬世受戮此又不可以禍福論矣外逸曰攷學圃載高宗將生其父夢錢鏐王入室曰還我江山故後來即位其享年與錢鏐之年脗合鏐起家臨安故高宗亦改武林爲臨安鏐之子孫至太宗而國始除故高宗選太祖之後亦除太宗之祚如此感應太奇太巧高宗屢遣通問使絕不議及奉迎者檜稔知其

隱故始終堅持一和字以要君之寵由是而鵬舉之或少陽之殺高宗皆付之不問矣然則所謂喜得一佳士從感應而觀之其殆爲宋祖報復歟

孫桂註

孝宗以太宗七世之孫德芳之後入承大統慨然有恢復之志乃信任湯思退史浩之奸罷黜張浚朱熹之對楊甲之策如水投石雖立馬殿庭躬攜漆杖只徒勞苦耳况又指道學爲邪氣以倒吾道之戈乎惟事德壽宮孝養純篤差有可取值金主賢明南北息兵得以享小康之福也

通鑑感應錄下

堯

光宗爲皇甫坦所誤制于將種之婦累不視朝縱后殺戮父在不得朝謁父沒不能成服眞所謂君不君子不子五年而崩猶覺已幸

寧宗假太皇太后之詔從權襲位莫安國家趙汝愚可謂社稷之臣不愧同姓之卿奈何拂逆羣言不飽小人之欲致有反噬之禍侂冑用事後嚴道學之禁視君子若土瓦輕挑強鄰之禍致淮南遭荼毒函首行成雖奸邪已斃之朽骨不足惜而社稷包羞亦孔

之醜矣又信任史彌遠任其肆行廢立奸臣有權亦可寒心也然侂冑專國十四年勢欲薰天人人趨承意旨自謂莫敢誰何而一紙皇詔夏震殺之于玉津園即同惡相濟之蘇師旦遣官誅之於韶州屏身辱家辱國權奸竟何益哉

理宗以太祖十世之孫德昭之後因彌遠得立崇尚周程張朱罷黜安石配享進張栻呂祖謙從祀孔廟補何基徐幾州府教授誠右文之主也惜始也蔽于史彌遠終焉失于賈似道不宜親而妄親不宜絕而

通鑑感應錄下

堯

輕絕貪地棄盟兵連禍結合謀雖成破蔡之功而假道已伏及虞之勢國用不足賣公田行經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有稅而斯民鞅鞅不聊生矣嗟乎盡馬之力者必蹶盡人之力者能不傷乎無日不兵境土日蹙亡國之勢于此成也

遜菴曰理宗崇尚理學使帝王聖賢之道大明於世而無救于亡幾疑非天道矣然崇而弗用用奸臣以挑禍烏在其能救與

度宗端拱虛器似道敢托伊周君也荒於酒色臣也



嘯傲湖山軍國重事果半閒堂所能了耶况嬪妾謝  
恩者一日至三十餘人享年五十三幸矣亡國不及  
其身幸之幸矣

恭宗幼穉嗣位半韓江南已無一寸乾淨地似道猶  
肆欺罔執戮行人以撻之怒焉元兵大入帝后三宮  
與元俱北昏德重昏之號未已也復有瀛國公之封  
蓋徵欽太宗之後帝昀太祖之後天綱疎而不漏信  
然似道專國十五年妬賢殃民匿敵亡國當寸斬以  
謝天下鄭虎臣拉殺于漳州木棉菴之側上猶覺未

通鑑感應錄

罕

盡厥辜平章賄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取快一時遣  
臭萬世其似道之謂與鄙哉陳宜中始也媚似道以  
竊位繼也攻似道以蓋愆究也殺虎臣以報德反覆  
叵測不友不忠事急逃之占城客歛外國殆天隱示  
流竄之耳

端宗是進封益王張世傑立之於福州天下事已不  
可爲矣大厦將傾一木難支狂瀾勢不能挽驚憂成  
疾而殂宜也

帝昀進封廣王亦度宗子也陸秀夫立之避於廣州

崖山然潮潮不至颶風大作趙氏一塊肉不能復存  
楊太后忍辱間關至此復何望哉張世傑葬之海濱  
而亦自溺而宋亡矣伯顏曰汝國得天下於小兒失  
天下于小兒其道如此於元何尤且太祖之受周禪  
也日中有黑子及德佑之出降元也日中亦有黑子  
得國失國不惟人事同而天時亦無不同也要之一  
宋也侮於遼侵于夏辱於金滅於元總爲奸臣所悞  
伊誰之咎歟然運值末造雖有文天祥謝枋得表表  
孤忠亦不足挽回氣數矣迄今讀正氣歌與却聘書

通鑑感應錄

罕

稟有生氣焉

外逸曰宋家法最好他朝皆以后妃亂政獨宋  
偏以女后治安亦無宦寺之禍譏問如守忠韓  
公第以一空頭勅除之至理學之盛更莫若南  
宋皆由太祖開國重學崇文之報有杜太后之  
家訓故有曹高向孟有杯酒釋兵權故有張韓  
劉岳有趙普之首相故賢奸雜出至南渡以後  
氣運既衰便生出秦檜湯思退韓侂冑史彌遠  
賈似道一班欺君悞國奸相感應之理何等昭

著

孝宗初志復讐而將相皆非恢復之人光宗懼內甚于晉之賈后寧宗疎汝愚而任侂冑理宗初政大快人心繼焉或于賈似道兵連禍結度宗以似道爲伊周一味耽于酒色恭宗幼穉嗣位而大勢盡去何況端宗帝昀一立福州一立廣州而能振一成一旅哉宜乎伯顏曰汝國得天下于小兒失天下于小兒感應洵乎不爽

孫桂註

元

通鑑感應錄下

聖

元太祖奇渥溫鐵木真開創洪基世祖忽必烈混一中夏其文武諸臣如耶律楚材廉希憲姚樞許衡竇默劉秉忠史天澤張弘範嚴實安童伯顏皆極一時之選東至海隅西窮河源南距交趾北極沙漠土地之廣前代無比惜分江南人爲十等而列儒于娼下丐上且尊崇西僧流毒海內歷代不能改其弊非止有外二帝三王之教亦豈立國傳家之道享國幾近百年子孫十四傳至於順帝見狐出殿中知天命難

留慨然遜位不惟明哲保身而黎庶亦得免鋒鏑之苦謚曰順帝宜也洪武復其皇孫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旋遣使護送之歸骨肉完聚狐妖首丘亦失天下者所僅見也或瀛國公父子得以學佛善終天亦不絕其子孫歟然元之列宗仁宗號稱賢君子于此竊有議焉武宗達衆論舍子傳弟雖非堯舜大公之心然知仁宗之才能御變即能安民亦近傳賢之道乃不念武宗之德即出其子周王和世琜于雲南立已子碩德八剌爲英宗又遷其次子懷王圖帖睦兒于瓊州驅逐遠方杜觀親之萌絕傳受之念則父子皆有竊據天位之私也厥後英宗爲鐵失弑之于南坡仁宗廟主爲盜竊之而去謂非天道乎致令國本不立神器無主釀數世之亂階卒以此失天下故泰定以旁支而承正統後人不爲立廟謚文宗以弟而弑其兄明宗文宗后以弟婦而弑其嫂皇后八不沙明宗不得正其終文宗不得正其始其忍心毒手夫妻如出一轍然文宗弑逆之禍不在于八月入見行宮之時實在于二月立妃弘吉剌氏爲皇后之日身

通鑑感應錄下

聖

為天子妃為皇后臥榻之間尚能容人軒睡耶不過假奉迎之虛名冀明宗之固讓乃明宗見不及此故不得已有兇逆之舉耳及明宗子安權帖木兒立為順帝念罔極之恩思不共戴天之義撤文宗廟主而廢棄之遷太皇太后弘吉剌氏于東安州而禁錮之流文宗子燕帖古思於高麗而道殺之雖一時之盡孝正名實天理之昭然不與而順帝日肆荒淫竟以此亡天下究其禍源皆仁宗舍侄立子以啓之也徇其名固有一時愛民之仁考其實乃為本朝基禍之

通鑑感應錄下

器

主廟號仁宗或亦有媿焉使當日早傳天位于周王則英宗與明宗可免弑逆之禍泰定自無亂宗之事文宗亦無弑兄之惡總之天道人道若合符節

遜菴曰元主中仁宗為賢然負兄立子故其子旋被弑而卒還武宗之子孫與宋之太宗一轍豈非天哉

外逸曰元太祖世祖觀其一舉一動誠哉開創之英主若列宗則僉稱仁宗為令主今被非翁一筆斷出如宋之太宗則仁宗雖能御變安民

而寸心不可對武宗矣泰定以後纂弑出自蕭牆禁圍國非其國矣順帝既報不共之仇理宜痛自奮勵乃日肆荒淫甚至西僧作天魔之舞是又世祖尊崇西僧之報應也

元之貶抑儒生竭下者惡其虛言悞國有激而然也若崇尚西僧自是元主舊習但既承大統則當以朝廷禮法開之何致大內宣淫而亡其國乎

孫棧註

明

通鑑感應錄下

罩

明太祖以布衣起義不階尺土而王南平吳越北定中原得天下甚正制一代之典禮復漢官之威儀表浦江鄭氏九世同居之義禁喪葬設宴作樂娛尸之弊衣冠文物燦然可觀國號大明真大明也厥後列宗仁賢無甚荒淫殘暴失德之君無敢擅權弑主廢立之臣歷年三百傳世十六豈倖致哉

遜菴曰三代以下明太祖得天下為最正以仁義取之以仁義守之宜其傳世之久也乃傳世雖久而亡也忽焉母亦國初之刑法太峻靖難

之誅忠臣太慘魏逆之殺戮諫臣太多故後解  
盡忠爲國之臣與

外逸曰明祖初政儼同三代晚年因胡藍之變  
漸生疑忌未免立法過峻罪加師傅株連功臣  
亦傷開國元氣

敬齋曰明祖得天下雖正然有將無相不能致  
治誠意伯論相數語似乎足矣而未明伊周治  
國之道故終明之世止于如此張居正相業爲  
有明三百年一人惜少休休之度故誣謗沸騰

通鑑感應錄下

罪

無洗滌之者秦鏡祖孫不精求之多作矮人觀  
場話故改正之

建文以太孫嗣位臨御四年培養元氣愛育黎元士  
敦操尚鄉恥浮薄故靖難多節義之臣博士黃彥清  
閒步于市見兩小兒食棗遜讓有禮又見路遇遺紗  
置之高潔處而去有道不失遺之風貞繼體之賢君  
也惜聽晁錯之迂謀致挑北平之奇禍兵已連戈已  
接南北成敗之機已決猶戒諸將曰毋使朕有殺叔  
父之名是言也以處骨肉則厚以治國家則愚昔周

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曾不開手金  
川失守披緇而逃雖天命有歸亦帝有以啟之也嗟  
乎廉讓之風僅見于小兒行路之人與夫縵紗至微  
之物而不能感化北平爭奪篡逆之事豈榮感守心  
人力果不能如之何哉

遜菴曰建文賢君而失國由于猜疑之謀也戒  
將之言雖愚其間關數十年而全歸者未必非  
此念之所保也

外逸曰建文帝時如齊黃諸公固可謂謀臣無

通鑑感應錄下

罪

策乃方正學先生亦以軍興旁午時行周官周  
禮殊不可解若非不肯草詔九死不屈後人便  
以第二安石議之矣

成祖龍飛北平建文遜位千載之下不能免一篡字  
然政事恪遵太祖御史不用刀筆吏可謂善繼善述  
奈何誅戮太甚三王三尚書俱不得其死三族至十  
族若刈草管然妻女何罪發于教坊祖宗何辜掘其  
墳墓傷忠臣義士之心損國家元和之氣惜哉

外逸曰成祖免不得一個篡字建文免不得一

箇急字可慘者將滿朝忠臣義士悉受非刑尤可異者株及於黨族之外蔓延于比鄰之家戮尸於枯骨之中特幸朝政清明故能保世滋大然太平天子崩于榆木川上亦可見好殺之感應矣

成祖有開國大勳即太子不薨亦有異希之想況既薨而孺子嗣位乎況封藩於幽燕重地而令其設官屬手削亦反不削亦反勢所必致但即位以後不應誅戮太甚重傷忠義之心厥後

通鑑臆應錄下

哭

高啟之變豈非欲蹈成祖之故轍哉

孫桂註

仁宗監國二十年日夕憂危艱苦備嘗賴胡濙密奏而儲位乃安即位之日親釋夏原吉于繫所君臣共哭與諸大臣一心一德惟恐弗言肆故建文之黨兼收南北之士減免秦賦之半心切愛民事從忠厚謚曰仁宗良不媿也夫何星變太早天命難回抑臣民之薄福也

宣宗幼隨行陣練習世故奮雷霆之威而漢庶人授首聽士奇之言而趙王喜更生恩威並用國家有磐

石之安燭臧清教唆之奸免宗儼補軍之役取人才思得根本之論斥僧道恐惑愚民之心三楊當國君臣契合政少謬盭民無苦獄雖廢胡后殺戴綸繫陳祚林長楸于獄晚年追悔莫及亦不足以掩大德也仁宣二宗大為二祖培養元氣雖宣不及仁然晚年追悔亦猶日月之蝕無傷于明

孫棟註

通鑑臆應錄下

哭

私拜李時勉不加禮陳敬宗不住見奈之何哉也先入寇挾帝親征無宣宗之英武欲效宣宗之臨戎榮感入斗不知儆戒致有土木之變陷乘輿于草莽王振為亂卒所殺侄王山巒之子市家屬皆斬尚有餘辜然也先敬帝若神袞彬日夕保護無懷慙之慘並無薇欽之辱至於辭婚一事大義昭昭中國之體統常肅楊善不費一鎰不輸一幣二三善言迎駕返國迨與廝養卒御武臣而歸者同媿美也惜復辟之後求治太急報怨太重使安社稷之臣含冤地下宋有

莫須有三字之獄明有意欲二字之獄夫何蒙塵之君昏暗如出一轍又且輕信門達之奸致袁彬身遭拷掠幾無完膚欲與李賢等一網打盡若非漆工忠誠格天難脫虎口矣予嘗念此事有餘恨焉門達害之即令門達訊之縱有覆盆之冤豈能昭雪即有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之論誰其尊信其後門達爲意宗所竄歟于烟瘴報何速也然出建文之子于鳳陽聽其出入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止妃嬪殉葬累朝遵守則盛德事也

通鑑感應錄下

率

遜菴曰土木之變英宗信奸輕動之所致也其所以不論于晉宋者雖于少保之功亦太祖與仁宣之德澤未泯也

又曰少保之冤尤甚幾疑天道無知矣然石亨曹吉祥無不伏誅而少保旋復官蔭歟且不朽豈非天哉

外逸曰英宗北轅已明知王振之誤國及其復辟復追封之殊不可解惟晚年出建文之子於鳳陽止妃嬪殉葬二事真盛王之贖典

土木之變也先不敢害天祐之也辭侍妾辭尚婚從亡之哈銘袁彬導之也而不輸一幣即復國者楊善口舌之功也除奪門之濫者閣臣李賢之力也惟出鳳陽止殉葬則出自英宗獨斷故稱中興令主云

孫桂註

景泰當也先昌熾之際鎮之以靜內撫臣民外禦強敵卒令社稷有泰山之安雖于少保之功居多亦帝能推誠以用之也惜友于之愛實多慚德輕易太子禁錮南城廖莊鍾同章綸之言如石投水竟致之歿

通鑑感應錄下

至

地則薄惡之極也獨不思上皇北狩爲社稷而出非盤于遊田者比讓位愈堅則居位愈固景泰見不及此是以致奪門廢立之變耳雖然此天意也惟其無迎復之空名所以成回鑾之實事若今日遣一使奉候明日遣一使奉迎則也先視爲奇貨可居終無歸國之期矣

外逸曰景泰御極初年其心惟恐蹈徽欽故轍及邊事少寧惟恐其或歸及英宗既歸又惟恐其復辟所以易太子錮南城又誰知天實不祐

錮南城者復鐘鳴景陽易太子而太子先殂乎  
景泰不肖奉迎類宋之高宗易儲鉅門類宋之  
太宗至怒諸諫官致鍾同章綸于死地尤爲惡  
薄而天其能祐乎

孫桂註

憲宗不念易儲之舊然上景泰之帝號復于謙之官  
爵孝養兩官委任諸賢亦盛德事也第寵任汪直構  
怨邊陲幸王恕項忠馬文升諸賢以佐理之而海宇  
清晏黑青之來豈無自哉

孝宗諸賢盈朝中外稱慶洵令主也崇先儒之祀典

通鑑感應錄下

奎

令馬融王弼戴勝何休杜預仍列孔廟錄元勛之裔  
孫俾常復鄧炳李潛湯紹宗復尋常礪祀錢太后於  
奉先殿周太后得以一帝一后配享英廟抑私恩遵  
禮制尤人情所難及者至今稱文章則曰成弘法脈  
言器血則曰成弘佳製可想見當年太和洋溢景象  
矣

憲孝二宗又爲明朝一培元氣閱明史二宗政  
治雖各有得失然其立心之厚與大體之關確  
乎可追仁宣

孫棟註

武宗性好逸樂八黨並興劉瑾擅權縉紳禍起一時  
不屈不拜之官僅見一何塘與張昂耳及江彬繼入  
遊幸輒出欲自稱爲武威大將軍鎮國公賴楊廷和  
梁儲力諫而止致寧王妾起覬覦之志盜賊幾滿天  
下往來任意渡江南北可謂無人幸天心厭亂祖宗  
效靈守仁倡義而宸濠就擒大風覆舟而醜類盡滅  
不然禍且不測矣

遜菴曰武宗之不亡先德之所庇也

武宗作行宮於宣大間歲行遊故寧藩得以貴

通鑑感應錄下

奎

緣司香宜亡而不亡者二祖列宗之遺澤未泯  
也

孫棟註

世宗龍飛藩邸綱紀振肅刑政修明人人奉公守法  
誠大有爲之君也尊孔子爲至聖先師易以木主俾  
師道與君道並重可稱一定不易之良規惟議禮一  
節竄逐殊甚然亦諸臣泥古而不達時活敢諫之名  
循聲附和而不顧人情天理非盡帝之過也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親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蓋禮貴于和者  
在人心之安也人心安則得乎禮之中心不安則非

禮矣今子爲天子父仍爲王謂之尊親乎且使與獻無子世宗無父人子之心安乎不安乎故張璠桂萼等繼統不繼嗣稱帝不稱宗之議名與實當合乎天理人情者也余故曰非盡帝之過也晚年惑于神仙信任嚴嵩海瑞諫之曰陛下師事陶仲文冀長生也而仲文則已先歿矣彼且不能保其身陛下何故神其術乎又曰樂西苑而忘返人以爲薄于夫婦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殺戮大臣人以爲薄于君臣陛下三綱絕矣言雖激切懇直皆忠君愛國之誠也乃以訕謗君父幾致擬死沈鍊楊椒山諸公皆含冤于地下有殺諫臣之名矣

遜菴曰海瑞剛直後膺特權嚴嵩父子卒皆敗亡方士俱正刑章豈非天哉

外逸曰世宗繼統不繼嗣與獻追尊自與濮安懿王有別必指張桂爲逢迎者過也特可惜以仁人孝子之心入承大統竟威福自恣惑志長生行事類漢武而材實不及治亦不及讀海忠介一疏誠可痛哭流涕

世宗初政頗稱英明晚年亦有輪臺之悔其拒諫飾非師事仲文殺戮忠義大臣約三十年國家元氣亦漸剝削矣

孫桂註

穆宗即位之日即出海瑞于獄中復鄭王厚烷之爵上革天師真人之名號凡事恪遵遺詔率祖攸行政和民安年豐歲稔四方無盜賊之虞可謂太平有象享年不永惜哉

神宗君臨四十八年政簡刑清輕徭薄賦盜賊屏息四方無虞幾幾乎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然而上下晏安朋黨競起武備廢弛邊疆失陷亂機已伏于此而不知之也悲夫

遜菴曰神宗享國之久寬平之所致也而卒成敗亂之勢則急安之所致也元氣萎矣

外逸曰以穆宗之仁厚享年不永國運可知矣神宗繼之諸上封事者不報待銓除者不報甚至挂冠去國亦絕不問聞竟成一痿痺世界惟月進季進歲進之內臣屢奉差遣四十八年之天位一斷於鄭妃豈不可歎



先宗賢主惜乎一月而崩

熹宗外寵魏璫內寵客氏戰守不一違師屢敗大獄頻興門戶朋黨佈滿朝野臨御七年人不聊生而明葉衰矣

毅宗恭儉小心動遵禮法大奮乾綱誅魏忠賢戮崔呈秀亦勵精圖治之主但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寇氛奄至倉皇無策內乏固守之忠臣外無勤王之義旅甚而逆璫曹化淳王相堯開門迎賊彰義忽破致令神京失守禍及宗祀帝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

通鑑感應錄下

卷

亡國之臣復何言哉幸帝后同縊得亡天下之上策不媿國君茲社稷之義自古無不亡之國亦不幸中之幸也運當其盡數值其窮故不能避耳一時殉難諸公如劉理順倪元璐李邦華馬世奇等亦不乏人歷年三百傳世十六雖有權臣宦官如嚴嵩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輩旋即誅夷並無女后國戚藩鎮廢立之禍真可駕唐軼宋總之得天下于正失天下于正者明爲上漢次之其餘不及也

遜菴曰熹宗宜亡而不亡祖宗之澤未盡毅宗

不宜亡而亡祖宗之澤已斬

外逸曰毅宗勵精圖治豈是亡國之君其所以亡者由門戶諸臣黨結牢固不恤人才之所致也然事既不支帝后投環是曠古第一貞社稷之正者

歷代文武諸臣善惡固不一端報應各如其分近則當身遠則及其子孫輕則喪元重則覆其宗祀無一漏網難於指數姑錄其彰彰在人耳目者以垂示後人大校天道好還惡大者禍鉅而速惡小者禍微而

通鑑感應錄下

卷

緩自古至今帝王卿相皆不能逃何況微賤之士庶哉清夜思之甚爲寒心其必以仁厚存心忠恕行事不貪不淫保身保家保天下斯久安長治之道也

此編傳世其功不淺苟知自好者皆不可不讀士子窮年學古自稱有得至詢以某代之君若何聖明若何昏暴某代之臣若何忠良若何奸佞一人之身始終邪正若何前後禍福若何即或偶憶其弊安能詳言若是哉讀是集者當有會心無作淺說觀庶于學問得綱領矣

書感應錄後



嘗聞之師曰交友不交直諒多  
間友弗如勿交讀書不讀經史  
有用書弗如勿讀作文不佗關  
係世道文弗如勿佗三者難事  
而難能惟讀書庶幾爲少易今

跋一

天下無用之書汗牛充棟難指  
數而詞賤不與焉學者竭精殫  
力窮年皓省以相求而卒不遇  
於用無他所用非所學也誠如  
古人之所事布帛菽粟然何患  
不遇其用乎此經史之不可不

求也經如經史如緯經緯相錯  
而成素衣被天下矣秦氏此編  
撮通鑑之要領備經目之勸懲  
世不可無者故

家大人刪訂而序刻之於世豈  
小補云棟雖不敏嘗請鑑於斯

跋二

因識數語於末簡乙未小寒張  
棟跋于瞻園之惜閒精舍



通鑑大感應錄二卷

山西巡撫  
孫進本

國朝秦鏡撰鏡字非臺翼城人此集前有鏡自序謂  
資治通鑑乃古今來一大感應篇錄其彰明較著  
者俾覽之者有所觀感云云大抵如迪吉錄勸善  
圖說等書取以醒世非史學也如論臯陶謂之士  
而兼師全柄生殺之權故子孫不王則尤附會之  
論矣唐虞至治堯舜至明臯陶之刑果于天罰能  
見用於二帝之世乎

綠萍灣史論初集一卷史論

二集一卷

〔清〕朱直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論初集

無卷數》提要

史論自序

昔書史論夫人而知之矣余獨謂著書何難讀書難  
非彼所書僅足以覆轍者非坐於不能讀我不能  
者仍以前著之讀之未嘗以我讀也即如一史  
記也一綱目也人盡讀也而卒能自我讀之者誰與  
史記則雅漢書則周之氣味各別而人自震攝於焉  
遷不改少為齟齬有侵而上下之者非狂則妄矣余  
不敢未能急其父而以顯而易見者推之則司馬相  
如論貴非固書乎不然何以太史公曰之下而蘇揚  
雄以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手公孫弘傳又云平帝  
元始手詔賜弘子孫爵得非呂尚盛陳恒之齊而劉  
季竊王莽之漢也不亦異哉至於綱目之可議者尤  
多而人又皆震攝於朱子巧為傳會不知綱目非朱  
子之書已見於朱子與趙鼎道往復諸書朱子所訂  
正者不過如統漢點魏則天朝書帝在某所二三大  
事而已而後之腐堅又從而注釋之曰此朱子書法  
之所寓也其間自舉而之鐘自燭而之簪芳豈不少  
矣余懼其子奪任情開後世史家出入脫卸之門不

可訓也。吾哉歐久忘公信傳不信經一語已遠三傳  
注釋之學而網目書法久因注釋而失之者誠未易  
悉數余之是非亦略舉一二正恐明日者夥終未敢  
盡洩其底蘊也然余之是集又何恤於明日者哉非  
在能識之者已

雖然丙戌嘉平朔大江朱孟少文氏書於綠萍灣之

就樹軒

文論自序

史論初集凡例

一是書皆自書所見或議論暗合古人間亦有  
之要非勦襲雷同妄博虛名者比實因患難頓  
仍先入藏書遺失殆盡購求無力困陋何辭  
一是書除自序外不敢妄求名卿集字以顯其來  
歷若彼向上龍乞雨朕感將來者祇自益其醜  
耳開有一二評語盡屬真實讀書好友非敘近  
今名士一吠同聲遺識者

一是書成已十年藏之篋中不敢問世誠以識由

史論初集凡例

凡例

十

學進見與年增果係讀書真種安宜草草弟悵  
貧病交侵恐一填溝壑俱屬散亡用是先刊其  
半就正名賢則摘瑕指疵專望同心

一是書惟擇論斷中苛謬者正之而初致堂為最  
吾友戴子田有以致堂負大名欲去其一二已  
甚之辭此自屬田有忠厚存心但致堂不受干  
古忠臣孝子之名而刻責之真又何愛其欺世  
橫議之名而姑息之

一史師所貴惟識真胆而文章次之張天如史斷

雖無大特見而于情理爲近但故爲迂回曲折  
以赴之失體裁矣蓋史斷者卽老史斷獄之詞  
也彼歐蘇集中並增縱因等論不過于史中抽  
出一事以發其論非以史論史也故另是一種  
是書文多短幅期于明快透闢而止  
一是集用圈點非古也然使我從俗不從雅者究  
非我之咎也讀者宜自猛省

孫臏減寬

廉頗結刎頸之交

華殺成卽其不下

不韋致孝文莊襄之短祚

秦滅六國

鉅天下兵以爲鍾鐻 附後集

啓子嬰後

警秦紀後 附後集

蕭何不收遺書

高祖故與項羽關中

張良燒絕棧道

陳平六出奇計

漢高族信越

劉敬和親

文帝短喪

徵南粵王入朝

漢以四科取士

羅延年夏侯勝	薛廣薛純元帝當從橋	人人自以爲得志 <small>開後記</small>	韋房學易	張禹諷漢	楊雄	復見漢官威儀	嚴光不屈	馬援死臨鄉	史論初集 目錄	明帝朝段	桓榮印綬	曹廣定漢禮	楊震同知	崔寔政論	陳寔獨巾張讓父喪	曹操能臣	荀彧志在復漢	臧洪救張超
--------	-----------	----------------------------	------	------	----	--------	------	-------	------------	------	------	-------	------	------	----------	------	--------	-------

呂蒙擒關侯	曹操爲周文王	書後漢紀後	羊祜平吳	晉武罷兵	牛晉	陳永嘉書元帝紀後	梁琛對符堅	清言致患	史論初集 目錄	石勒論高光	黃金與土同價	元魏孝文給跋跖者衣食赦軍士犯斬者	高緯遊南苑	齊孫文明復讐綱目書盜	周以穆提婆爲柱國	王通獻策	柳述元巖召太子勇	楊帝達見
-------	--------	-------	------	------	----	----------	-------	------	------------	-------	--------	------------------	-------	------------	----------	------	----------	------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

張錫周待故人

縱囚

太宗欲盡殺疑似者

張柬之復唐

臨淄平韋后之亂

段秀實死忠

樊系謬冊而死

李曜死父

史論初集

目錄

盧杞

德宗

李絳私同年

劉杓楚直諫

李愚上韓建書

劉銀孟和附後集

隱帝書殺

太祖灼艾分痛

封太祖後

安石配享文廟

李綱中興

宗澤東京敗兀朮

黃潛善江伯章

婁寅亮奏立太祖後

秦檜殺武穆

再筆

書高宗後

許衡治生爲先務

史論初集

目錄

五



綠洋灣史論初集

江左朱——直少文氏著——同學諸子評閱

孫臏滅龐

孫子曰三晉之兵素勇悍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於是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竄明日爲五萬竄又明日爲二萬竄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輕騎追之遂死馬陵嗟乎滅竄一日而至五萬乎又一日

史論初集

而滅三萬乎毋論十萬之衆三日而亡八萬世無此理且涓之則龐輕之耶忘之耶若以其勝已而忘之則三日而滅竄八萬雖輕之者亦疑之矣或曰涓固不知龐之爲得也然則自刎之時嘆曰遂成醫子之名吾誰耶故余以爲滅之大謀謀雖淺而後則淺矣未可以爲訓也

識高千古知先生胸藏十萬甲兵

鄧南宮

廉蔭結刎頸之交

胡致堂曰結交可也刎頸相許則賢者之過也夫交而曰結非惟交矣古人一語信心生死不忘結交而刎頸有兩截乎況二子刎頸相許爲國事也爲國事而刎頸五倫得其二矣安可妄議

提出國事則義之中尤有義江冷服特識

李龍雲

看得結交刎頸是兩截事此交游之所以不古也古人不輕結交正是料到然後一著

同懷兄林傳

史論初集

二

樂毅攻卬墨不下

胡致堂曰毅攻卬墨不下非特毅之失計亦昭王處之未當全齊既下而邑如著而墨王昭王宣裂燕而封之卬墨下矣夫毅之行兵夏侯太初曰爲庶幾湯武固爲過當亦何至此之快兵自重論實要君之賊臣乎觀毅之下令軍中曰城中民出勿獲困者服之亦後世叔子服吳之智耳縱爲刻薄之論不過仲連知田單伐狄不克之見止已何至於於是又云毅成功後當舉他將自代身歸燕國口不言勞不知毅固未

史論初集

三

嘗如王濬之悻悻自負也又云孫言稱病潔身而去爲是獨不思昭王大命而斬讒者樂毅以死自誓而辭齊王是君臣之恩深于父子矣何嫌何疑作此嚙語祇以患主之隙致樂毅奔趙遂將殺與昭王哉派橫議真堪齒冷不謂致堂終日責人正心誠意而以界陋計功要賞之見爲賢者策乎耻就甚焉

毅功未成安得舉賢自代潔身去國亦非爲身任其責者言也古人以後事而指前非總未設身處地耳得此辨晰當是殺于裁知已

不韋致莊襄之短祚

胡致堂曰孝文三日而薨莊襄三年而薨不韋能以其子爲秦王之上位不能疾去二君黃大腰昧之私儒者所嘉言故君子非不韋奈也獨于廢昌之間每多存而不論所以維風也特此殘刻之論恐不足以懼亂臣賊子之心適所以啟奸雄蔽機秘謀之巧致堂何取乎

呂之代廢牛之代替此等腰昧事何從知之卽知之又何得遽信之存而不論所以維風此爲眞讀

史論初集

四

書人之言

萬若齊

秦滅六國不爲暴

秦之滅周先儒惡之是已至滅齊楚趙魏韓而惡之則過矣借戈之楚不當滅乎蘇秦之田不當滅乎三分晉之趙魏韓不當滅乎卽秦滅之暴亦所謂以暴滅暴不足惜也六國之堪惜者獨召公之燕耳六國云乎哉

秦罪在不能以道濟天下滅六國非其罪也文王伐密而作程伐崇而作豐使以後儒拘孿之見律之則當請命于紂擢崇密之子孫而立之然後合

史論初集

五

于方伯之義而兼其土地得毋近千拔扈不臣乎此論非好爲振奇中正平允不可易也

方震舉

書子嬰後

子嬰不動聲色而族趙高智也不德高之立已而惟噤是討義也再能以身殉社稷不遺繫頸素車之屈豈非秦之得天下也以變而失天下也亦以變哉子嬰之不能垂光天壤祖龍之變以得天下故也

秦至二世其勢積重雖返趙高之奸亦秦法釀之也於其必亡而後以蘇嬰繼之天道亦微矣哉

魯齊

史論初集

六

蕭何不收遺書

朱沛國曰何走來相府以收國籍不固博士學官以收遺書使先王經世遺典復灰于項籍之手何不得辭其責矣按沛國此論感於宋蕭森命通錄耳不知始皇既焚書矣博士學官又安所得遺書乎始皇若官藏于博士學官之舍以待項羽之焚是自禁之而自犯之豈徒木立信之秦哉責人以所不當責是何好異之甚也

虛堂懸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蕭著

史論初集

七

高祖放與項羽關中

楊誠齋曰高祖知羽量狹氣驕志在入關本無意居之故卑而與之若脫旋然使羽既得關中器度必盈屠戮必甚以漢秦之惡以形吾之仁此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余讀之不禁痛恨于腐鼠也夫論人貴得其真試問入關而即守關者誰乎不然鴻門之謝過何來也且漢高一入關中見秦宮室美女即欲居之非咍之諫秦續耳亭長之胸中有此乎及王漢中以羽負約怒欲攻之非蕭何之諫事敗矣亭長之胸中有此乎總之事成不憚推援其智外之智以相美不成又刻責其罪中之罪以相污即如陳涉室之論陳涉也涉以在所不慮之成卒猶能為天下首雖共人物界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嗟乎涉事不成便云在所不慮之成卒不知亭長更行獨在所慮乎成卒之人物界陋矣亭長史香之人物高潔乎腐臭拘于成敗此江海皆英雄淚也卓哉李左翁以涉為首創英雄也

史論初集

八

賊前人之言有破後論之疑點 方密

張良燒絕後道

邵子曰智哉留侯燒絕後道其意在驚不在漢而丁  
南湖遂傳會其說以良爲可與韓爭天下者智高祖  
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此愚所謂推援智  
外之智遂有推援忠外之忠者乎而不知失良遠矣  
夫良與高祖言聽計合卽良亦稱沛公殆天授非人  
力也而良顧質然以爲不敵一之韓王欲阻高帝  
于蜀而使韓得天下乎邵子曰智哉留侯朱子曰癡  
矣張良大約韓不亡良不歸漢漢得天下良之所以

史論初集

九

處韓王者其西漢之寶融乎韓亡而良之心已盡矣  
不然韓生勸立六國後良欲輔韓何不助之而力止  
之是以知韓亡而良之心盡矣此余之勸人不必爲  
古人添蛇足也

會情切理高識不磨方雲泉

良處韓王一著數于年無人見到其才其識與良  
侔矣范尊光

陳平六出奇計

愚以爲六奇無一奇也捐金行反間羽本多疑而開  
乘之卽物先腐也而蟲生之何奇也至對楚使而陽  
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楚使更以惡草具進吾方鄰  
其淺露若此非項羽之粗疎浮躁未有不囁然而笑  
之者何奇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榮陽之圍不以爲  
紀信之功而以爲陳平之奇奇寃哉夫漢王之得出  
西門者以紀信乘王之車黃屋左纓出降東門軍士  
皆之東門聚觀漢王因得出西門而去若止出女子

史論初集

一

而楚擊之漢王將安適乎何奇也卽躡足而請封信  
爲齊王亦良先發之况漢方不利不能禁信之自王  
童子猶知之何奇也若爲避雲夢則平不特無功而  
且有罪不能割切較陳以明信之不反而逢君之惡  
終成殺信之計以漢之功臣由是而爲難爲醢誰  
實敬之解白登之困則王充論之當矣厚遺關氏此  
張儀愚鄭袖之故智耳使平早爲諫止而帝不窘於  
平城雖不奇猶奇也此愚以六奇無一奇也

推例百世豪傑操然千古美談胆識俱超中平原

漢高族信越

漢有天下信爲最。越次之。兩人皆有大功於漢而卒不免何哉。豈盡漢高之不仁。亦兩人之所以自處者有必死之道耳。昔趙襄子出鬪。賞有功者而高赦居首。張孟談曰。晉陽之甲。惟赦無功而賞居首何也。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憂患之中。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是以先之。彼高祖何如人。信越乘其危。捐其背。扼其吭。挾以不得不以北。地王越東。地王信之勢而始會兵以追楚。而謂悍鷙之劉季忍之乎。信越無生

史論初集

主

理矣。須知鄒侯下獄而得生。亦敗北時發關中老弱相助之恩。不可忘耳。吾謂迫人於險者。當鑒之况君臣乎。

挾勢得王而後追楚。始懷二心之萌。終兆族誅之禍。可見人臣事君。當自發念時。檢點起有功聖學之言。李鼎雲。

和親冒頓

劉敬之言曰。冒頓殺父妻母。不可以力威。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長公主妻之。彼必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冒頓在。因爲子暗死。則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與大父抗哉。此說之謬。屏不必言矣。殺父妻母。何有外父。然近今不孝于親而孝于外父母者。夥矣。妻道之重也。則劉敬之計。似爲近今言者。指出畢爲絕倒。寄慨深矣。非滑稽也。邵南宮。

史論初集

主

漢文短喪

世之讀史者動以短喪責文帝之十父母也未聞其短喪也以其短喪者遺詔中有天下吏民三日釋服此即帝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之意所以示朴也三日釋服所以示謙也況詔者天下吏民而景帝爲其子遂自同于吏民乎即詔嗣君同于吏民亦有制命有亂命可從不可從倘詔傲王孫之裸葬豈子若孫亦盡從之耶故短喪者景帝非文帝也而人何不察也

史論初集

主

發千古未發之覆

方雷阜

短喪在景而不在文真有論世之識千年黑月一夜生光爲之叫絕

蕭若錦

徵南粵王興入朝

南粵王興太后爲邯鄲穆氏女少與安國少季通其國莫知後位太后心常繫漢天子遣少季徵王入朝穆氏復通少季以致昌嘉之叛王與太后俱死嗟乎徵王入朝而遣少季乎彊庭不舉他人而舉少季舉其私也天子不遣他人而遣少季遣其私也少季荷是遣明知其因私而得遣穆氏見遣而歸少季又明知其因私而來少季是君臣上下無不相視而笑而惟少季也雖欲不復通太后大敗趙事不得也吁

史論初集

主

此一行也漢廷尚有人乎

特論其正亦本歐公縱因論上下相賊語成文

李

漢以四科取士

呂東萊曰漢之取士在學校有明經在郡國有孝廉  
賢良茂材然明經止于一藝以射策爲甲乙非有漢  
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似迂緩而不切非有直  
言極諫之實且陳湯舉茂材而不奔父喪之罪徐  
淑舉孝廉而有不逃官年之責科目得人若此其有  
卓然不羣之材者幸耳夫漢不止於一科亦不專倚  
于四科又時有辟舉之召而後賢猶或慮之況今日  
止以八股一利以取士哉夫以八股取士者謂其可

史論初集

主

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耶謂其可以闡揚聖道守  
先待後之傳耶吾不知之也夫士之下帷揣摩者科  
歲奉文宗之試牘爲典型大比奉前科之闢墨爲王  
律有能究心於國策史記唐宋大家諸文而出者便  
爲特立獨行之士倘一十四篇得售遂謂一生吃著  
不盡如斯而已矣朝廷以之取士有司以之檢才鄉  
黨以之貴賤有人而不廉不潔無妨也但當問其考  
校何如耳其至不孝不弟無妨也但當問其能文與  
不能文耳能文則出身有具鄉黨畏懼有司物色一

日飛騰大面伊周小而卓魯人與父母昆弟之言矣  
恤也不能文雖孝如曾參信若尾生齊民焉耳矣故  
汲汲焉求課子師授弟惟此十四篇而已有以史學  
經學博物經濟之說進者則棄斥之以爲妨於子弟  
正務嗟乎此十四篇得價矣忽而立朝宇之上忍而  
膺民社之寄惟見其瞪目而視茫乎無所措手足也  
何也以所習者在彼而不在此也至矣哉半山之言  
以文章取士非特不能成人之材又從而困苦毀壞  
之蓋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事也今悉置之不

史論初集

主

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使其耗精疲神窮日夜之力  
以從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又悉置其所習而責以  
天下國家之用豈不謬哉夫古人朝夕專其業於天  
下國家之事而才猶有能而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  
其日夜以朝夕從事于無補之學而責以天下國家  
之重乎或曰若據子言是聖賢傳反屬無補之學  
矣不知聖賢傳有補亦豈若曰意謂遂能有補者  
乎況世有升降皇降而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吾夫  
子卽再生於今又必另有一翻化導寧拘拘于三代



時之人心風俗乎不然何以謂孔子聖之時者也故  
余以科舉一道借此牢籠天下英雄可也以云得士  
則未也何也東坡所謂智勇辨力此四民者類不能  
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分天下之富  
貴與此四民四民不失職則民靖矣今學校之設此  
四民者一網盡矣究何嘗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民  
而千萬人中亦竟有一二人分天下之富貴而去者  
於是千萬人皆不安於千萬人中之人而盡自命爲  
千萬人中之二二人以致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俱

史論初集

七

入此黃粱夢裏無有醒時若非此若有若無之富貴  
以收束其身心以折挫其銳氣吾不知此四民者能  
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  
也故余以科舉一道借此牢籠天下英雄可也以云  
得士則殊未也

冷眼慈腸聲聲皆淚 藏則有

嚴延年夏侯勝

天下事有必不能行而必不可言者如嚴延年之  
劾霍光夏侯勝之議武帝是也夫霍光之輔少主心  
跡昭然延年豈不知之昌邑之淫亂當廢延年豈不  
知之然君臣之際一廢一立猶同兒戲若不有此一  
劾則君臣道息此言雖不切于事情而實切于綱常  
此言雖無益于當時而實有功于萬世孝武之好大  
喜功塗毒萬民不難于史臣書之後世黜之宣帝爲  
其曾孫欲尊崇其祖功宗德爲武帝立廟制樂而夏  
侯勝直議其雖有攘夷廣土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  
財力不宜爲立廟樂遂使小民之積怨隱痛于勝之  
一言而洩此勝之明知必不能行而必不可言者  
也夫勝之此言正所謂子議父臣議君大逆不道余  
獨以爲君父本無二理而子必不得議父臣斷不得  
不議君蓋父爲一家之父父有可議一家之故而已  
故宜諱君爲萬古所共之君世代雖易而善者指以  
爲勸惡者著以爲戒焉乎諱况武帝所謂似是而非  
其議尤爲吃緊暴虐之君無容諱也昏庸之主不必

史論初集

太

諱也。惟武帝名爲英主，而實塗炭生民，國家百姓元氣俱爲耗盡，而外邊氣象煥然，反覺淵大恢弘。此宣帝尚認爲祖功宗德，欲爲立廟制樂，故也。後之霸風以漢武比秦皇，皆勝之議，後之也。延平與勝洵爲漢之二賢功，豈在三傑下哉。

只事有必不能行，必不可言一語，使千古忠臣義士若衷如揭。若子不議父，臣不議君，此自當有辨。子不議父，如父攘羊，子不得而證是也。臣不議君，如孔子對司敗，昭公之問，則以爲知禮是也。平

史論初集

九

日父有過，亦當諫。若議之大衆之前，則題其親以父子天性，以恩不以義，故也。君臣義合，使當有關宗社生民垂戒百世之事，而亦託于臣不議君，則佞賊之道矣。作者發明此理，極透。李當雲

大綱大法人亦知之，其推勘入微處，則識與學也。弟勉安

薛廣德諫元帝當從橋

人臣有不忠於君而斷無不愛於君。愛君之德忠也，愛君之名忠也。至愛君之身，不過以愛而固結乎君心，以自愛其功名而已。又慮人人愛君，何以固吾愛，于是乎激烈以出之。若似乎犯君者而陰以行吾愛，則薛廣德之諫元帝當從橋是已。夫乘安不乘危，固也。但元帝之欲御樓船，非江非海，非湖非川，一御船而元帝遂爲昭王之不返乎危，不至此也不然。何至當與免冠，何至款自刎以血汚車，俾帝不得入廟，得非以激烈出之。若似乎犯君者而陰以行吾愛乎。元帝之寵弘恭石顯，危不特御船也。望之枉死，危不特御船也。許史捫權，危不特御船也。劉向周堪下獄，危不特御船也。免冠刎頸，不在此而在彼。吾是以誅其心也，非刻論也。

史論初集

十

世儒見此，必謂論人太苛。然開至後幅，卽廣德亦無所開其喙矣。方震泉

事不權衡大小輕重而故爲激烈，其中便多可疑。後借寵弘恭石顯等作較量，可稱銖兩不失。李當雲

京房

京房學易于焦延壽延壽曰得吾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因此一語胡致堂丁南湖遂交口論京生不當進危直之言欲去帝所親之石顯以致殺身之禍可謂學易而不明其道有失趨吉避凶之義夫國而忘家公而忘私臣子之誼若責房以不擇上而事有昧于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則可若既已仕矣國勢傾危大臣不言諫臣不言親臣不言小臣不言俱執象數趨吉避凶之說則易道之誠豈專爲奸回退

史論初集

辛

避依遠地耶。況房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六月中言避封法曰道人始去涌水爲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遂死尚復何言。今臣得出守郡自謂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由此觀之房實知死不可逃死于忠死于命等死耳但忠而殺身古莫大焉死而徒然內莫甚焉惟京生知易之淺故能趨殺身之吉以成令名避徒死之凶以蘇妙用而蒙蒙未視之狗猶聞聲而同吠乎雖然知進退存亡之正者惟聖人殆未可以

此妄責人也彼腐臭何言之易耶

至理名言維持聖道不淺

俞秉世

朱子說燕民之四章曰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知幾知微先去占便宜如楊子雲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進于不處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又曰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是篇正與朱子之說相發明固當永不刊滅

方靈草

此篇之妙在先占君子以儉德避難一層高視遠

史論初集

辛

賜歷倒磨儒

李當雲

張禹罪浮於莽

成帝之時上書言外戚專權者災孽發贈而成帝若  
聞問焉一旦天變于上入言于下忽焉悚悟至禹第  
時左右親以訊禹則旋轉之機惟在禹之一言而禹  
反支離其辭以堅帝委任王氏之心是莽本無篡漢  
之機而成之者禹也是漢本有可回之運而失之者  
禹也若云成帝昏庸禹卽言之亦不能行不知剛強  
每多畧于所忽而昏懦亦能悟于畏懼懼則警警則  
悟悟則變變則專專則成矣今成帝悚然而起至禹

史論初集

畫

第辟左右可不謂懼乎而禹則解其所懼而安其所  
警自是肆然高臥養賊之勢成矣謂禹不罪浮于莽  
吾不信也況莽之行事迂疎怪誕癡呆可笑徒有冀  
漢之心而無篡漢之才豈操懿之比哉雖中材之君  
制之有餘惜乎禹之誤漢而成莽也快哉雲之請劍  
而斬接也

讀張禹本傳終始是一鄙夫鄙夫不可與事君信

然哉劉大山

楊雄

余讀綱目至書莽大夫楊雄死未嘗不爲潸潸沈約  
馮道輩幸也豈以雄爲賢耶故特諱之耶然旣爲莽  
大夫矣賢亦可知矣而加於此不加於彼何耶但雄  
既心于莽矣又不能如酈約道輩取卿相而博封侯  
何耶考雄之游京師而給事黃門也與王莽劉歆比  
肩于成帝之世哀帝之初莽居三公所引皆立至卿  
相而雄復落落一官三世不徙何耶及莽篡漢劉歆  
輩皆以符命頌功德而侯雄既有劇秦美新之文而

史論初集

畫

僅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何耶然劇秦美新之文究  
本傳亦未之見何也然則雄亦徒有莽大夫之稱而  
其實並未享莽一日之報淵約道輩身享賣國之福  
而死後復免賢者諱削之誅雄其千古第一不幸者  
哉

低徊痛惜疑以釋疑不謂楊子知我一言遂二千

餘年而始驗俞卓世

復見漢官威儀

丁南湖曰漢官威儀作於叔孫維以秦制何以感民心如此耶感民者在恩澤不在威儀也史斷如南湖致堂輩真有癡絕某絕稚氣腐臭不堪聽聞者今見人見斧人之几杖而趨則必斷之曰几杖出于工匠之手何以使人敬之如此耶敬之者先人之靈矣式恐不在几杖也愚謂此等卓識獨見但當去註三字經百家姓不應作史論斷耳修史者斷斷不應令此輩濫入

史論初集

韋

談諸尖利南湖應設十重鐵步障障之

周梨莊

嚴光

子陵之不屈所以成其高先武之優容所以成其大自尹遂昌有帝不待以賓師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光遂不起之方方正學從而傳會云先知帝之志量淺淡不爲名高而隱並將帝日後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有以切諫死者羣臣有以非讎黜者子陵必與之爭先武必不能張硬來作証毋論出處隱見各人自有志向若子陵以帝爲不足事豈由亦以堯爲不足事耶士各有志何至相迫子陵已明明自道出

史論初集

韋

矣况帝爲中興哲后亦何至擡高子陵抹煞先武先武猶作此論則等而下之凡有隱者其君非桀則紂矣是野有不仕之臣卽朝無免議之君豈可爲訓自是至當不易之論

劉大山

馬援

伏波之願以馬革裹尸而卒死于軍。可謂求忠得忠千古第一烈士矣。胡致堂徒拾班生唾餘謂伏波之請征武陵蠻死於臨鄉雖曰壯猷不幾於馮婦之所爲乎。卒使讒言得行。士益不終。此君子貴於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夫時止時行之義惟吾太子能之。并不能責諸清和任之聖人。况伏波乎。烈士殺身以成仁。腐鼠喪心而橫議能毋按劍。

夫子方能時止時行伏波只是求忠得忠死骨應

史論初集

卷

慚妄言矣

周梨莊

明帝朝陵

明帝朝原陵。上食奏樂。是後遂以爲常。胡致堂曰。人子孝思不忘。草槁乎廟堂而已。至於墓則終事盡矣。蓋慕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夫先王緣人情而制禮。惟心之所安義之可通。雖小違于禮。君子猶將原其心而畧其迹。况果爲心之所安義之可通。卽爲禮所由生。又安得執若爲古禮。若非古禮。令聖賢治廢道。理竟成刻畫印板哉。今先人之衣冠几杖。非若形骸也。而祭則必陳之陳之則愼乎若聞。饗乎如見。先人之身體髮膚所在朝而祭之。遂爲越禮乎。遂爲不智乎。且人之子之於親也。豈有極哉。但身爲公卿士庶。各限於分而不敢越思耳。身爲天子祭廟而復祭陵。遂謂死宅廟之神而爲不仁乎。愚謂致堂不欲慕祭是爲不仁。舍父母之血身而徒致虔于木主是爲不智。不仁不智故不爲生母持服得罪於千古之名教。見惡於當日之朝野諸君子也。

按致生致死之說本於檀弓。但夫子謂之死而致

史論初集

卷

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者。謂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埋之明。故深以夏之明器爲待死者。于有知無知之間。而神明之也。今致堂必謂應廟祭。不應墓祭。則亦之死而致死之矣。明帝祭廟而復祭陵。正所謂待死者。于有知無知之間。而神明之也。此蔡邕見靈帝謁原陵。嘆曰。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史論初集

堯

禮頗有古無而今有者。不得執古爲是。而今爲非也。蓋古制多未詳。盡必有待于後人。因革損益。互通互變。聖人所謂百世可知者。此也。致堂謂祇應廟祭。不應墓祭。拘迂極矣。提出禮緣義起。推明仁孝之道。凡有人心。亦當惻然心動。李岱雲

桓榮

胡汝堂曰。桓榮授受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此可謂貴人。不以其倫。夫桓榮何如人哉。榮爲太子少傅。時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其識見之鄙陋。志向之卑污。何異今日之老校書。博得一第。誇耀于鄉里者乎。而望以仲尼修齊治平之微旨。大義乎。雙目如瞽。滿腹皆痰。令我悶絕。

史論初集

辛

千古美談一校讖者。勘破遂覺不堪入目。

董雪樵

曹褒定漢禮

曹褒上疏以宜定文制著成漢禮胡致堂議以數月間述成百五十篇又雜以纖記之文不待見書可知外郎丁南湖亦云章帝元和三年五月詔褒定漢禮于章和元年八月奏所撰制度然則一年之間禮若是其易定乎夫定禮與修史各別史必窮搜博覽闡幽顯微因事論定不可預料若夫禮則自天子以至庶人孰爲過孰爲不及昭然耳目之前有心世道者其斟酌損益平日豈無成竹于中而漫然以請者哉

史論初集

幸

故修史不可不以歲月計而定禮但當論其合經與不合經不當計其歲月之多寡而逆知其舛謬也若雜織文之非禮史言之帝知之不然何以但納之而不令有司平奏而行之乎

惟柳子厚論史官書有此透快

萬曆

楊震四知

胡致堂曰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爲名言愚謂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震爲此語獨理幾于未明又云鄧騭推賢進能自其美操聖之女主愷朝政貴戚也被其薦者豈可苟哉震爲騭而起豈獨騭理未明又疑其處人之未精矣夫天地不可以二言則父母亦不可以二言乎祭天祭地亦不可分郊社之名乎不可以知論則天聽天視俱屬妄乎推賢進能之鄧騭不可就則養稟之雄融可就乎賢

史論初集

聖

明恭儉鄧后之朝不可立淫虐呂后之朝可立乎既無腫暢義理以服人心又之開闢議論以益人智言者固不足責採以入鑒者更不可解

致堂非儒者惟余潛心書言之今吾少文事事枯出俱堪敵艾子諸說可謂一洗俗士徇名之見快哉

周鼎莊



崔寔政論

溫公曰漢家之法已嚴而崔寔病其寬蓋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方正學曰崔寔憤時君之柔闇而輕于持論謂凡爲治者必以威而治以寬而亂豈理也哉遂謂宣帝苛以爲明忍以爲斷督責以爲能高惠文景之澤竭矣元帝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大寬嚴爲德禮政刑之分誰不知持寬之論以求合吾夫子之教但大烈民望而畏之夫子不應稱其入爲古之遺愛蓋道在因時尤在因人

史論初集

奎

商韓立心刻薄故刑名爲殺人之具子產存心忠厚故政莫如猛一語及楊慈祥愷悌之至論今正學遂謂宣帝相漢家元氣非元帝柔懦之罪余蓋信正學得時爲政其執拘不同之性必類于介甫蓋漢之元成桓靈只謂之無法非寬也譬諸張琴瑟者必因弦而辨其緩急故治國家者必因法而論其寬嚴殺降之知涕泣而不問弘石趙氏內亂王氏外亂可謂有法乎謂者丞陳臨敢殺司隸校尉轅豐于殿中可謂有法乎梁冀帶劍入朝而允貽質帝之弑罪人不討

可謂有法乎崔寔之失應先論守法與不守法寬嚴之論尚隔一膜不爲探本窮原之論持一偏之見罪

及宣帝正學之過也

寬猛論存心與將聖人道理看的廣大闊活一經小儒註脚便屬死著

戴田有

史論初集

奎

陳寔獨吊張讓父喪

史稱寔獨吊張讓父喪。黨綱之禍。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前輩亦以此舉爲大丘道廣。惟黃勉齋曰。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易。嘗無善類哉。吾人于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堽者。也。三復斯言。不覺慨然涕下。士君子既不能身挽頽風。而立論又爲鄉愿開巧飾之門。此愚之所以痛恨于腐臭也。夫後世之君臣。不患無明哲保身之人。而患

史論初集

羣

無百折不回之士。後世之立身行己。不患無渾厚。不露圭角之輩。而患無矯矯風節之賢。勉齋先生此言。誠古今之大防。救世之良藥也。彼致堂南湖者。動以不明哲保身責人。不知千古名教罪人。只是怕死二字。而文其怕死之名曰明哲保身。夫明哲保身。須審量于出處之始。若如陳藩李膺。既任天下國家之重。一旦盡忠而死。所謂一死輕于鴻毛者也。而猶斤斤以不見幾諂之。毋怪乎今之見幾者。天下皆是也。人持此衣鉢一味寡廉鮮耻。誰之咎與。况當吾天子

之時。中行已不可得。故思及狂狷。今愈趨愈下。而漫以時止時行望之。亦不知其大言之可慚已。

近日對症之藥

第幾安

史論初集

藥

能臣

方正學曰許邵謂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昔人以爲確論余意邵具其助賜爲奸言以悅之耳  
夫能臣者以義處身以道事君以忠國家成事功爲  
職彼曹操者以權許爲智以巧諂爲異何以能臣於  
治世哉不知正學已自誤認能臣矣夫義處身道事  
君者大臣也能臣烏能至是能臣者才具有餘而德  
量不足者也邵固未嘗爲奸言以悅之也

大臣能臣辨得絲毫不爽真具論世之識究竟曹

史論初集

幸

瞞所悅者在亂世之奸雄不在治世之能臣也

堯

能只是辦得事若曹瞞真是辦得亂世奸雄亦第

曰奸之雄者耳若以能之一字爲悅是又烏敵奸

之一字之怒哉作者真善平反

李愷書

荀彧

丁南湖曰荀彧志在復漢往從曹操操與語大悅曰  
吾子房也信斯言則操之立志以漢高自居是篡漢  
之機一言已露使或知其不合則當去何待九錫之  
議促其殺耶不知子房一語猶出自曹瞞高祖保關  
中先武據河內今河濟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則  
或明以高祖先武推曹瞞之心路人知之矣而溫  
公猶以仁居管仲之先稱之謬戾甚矣

同是一樣讀書而指疵摘瑕獨得要害者識爲之

史論初集

美

也溫公亦祇挾荀或瞞過耳

俞章世

臧洪

張超守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洪欲赴難袁紹不從洪遂與紹絕紹攻殺之楊龜山曰臧洪切爲張超功曹後袁紹表之爲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何其異哉袁曹方睦紹之不聽不爲過洪之死亦匹夫匹婦之諒矣夫以利祿爲厚薄者小人之交也其眞相知處難一言生死不可忘其不相知雖萬鍾與我何有乎觀張超云惟臧洪當來救吾則二人生死交情豈紹之比哉龜山

史論初集

卷一

以一舉功曹一舉刺史爲論都已

臧洪死張超陳容死臧洪烈士心相印正在不於富貴利達處生較量然當今能作此語者惟小

文可作此語者惟少文

蕭養齋

英英有生氣

方壺早

呂蒙

胡致堂曰世多奇呂蒙擒關公之功以愚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夫兵不厭詐自與立身行己不同以舞智責行兵是殺入而怪其刃利也余獨怪大善于料敵之士元審于用人之武侯既以勁敵之魏委羽矣而不另置一將以守江陵何哉羽卽得樊取孤軍而深入乎如之何不爲之樹犄角防後患致伏兵驕

離白衣搖櫓遂成豎子之計豈可痛也

弟亮

史論初集

卑

以舞智責行兵宋襄公與王者矣堪爲願脫

曹操爲文王

胡致堂曰操以西伯自比夫文王之道德精微見諸行事卽事而論曹操能行一不義乎能不殺一不辜乎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漢乎余不禁爲之絕倒癡如王莽亦借周公來掩人耳目未嘗見有重廢于莽者將周公德業來比並推一語何致堂痰從中來認真將文王與曹操較量知此輩論者固奇採以入鑑者更奇

致堂固春慙未暇少文亦筆刑太酷罪過罪過

史論初集

畢

世

書後漢紀後

昭烈得國最艱而失國又復最易余每恨之及讀至皇子北地王舉聞譙周勸帝降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謀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嗟乎昭烈有孫若此失國尤榮于得國矣固與日月爭先者也彼皓之虐髡之慘又何爲哉

余古良圖北地王入無雙譜真是千古無雙讀此

史論初集

畢

篇覺得皇子生氣凜凜

范尊堯

羊祜平吳

蘇頌濟曰：祜何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以武帝爲人，奸善而不釋人苟安而無遠慮，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自恣，雖爲賢君可也。然則疾如惠帝而嗣天位，吳不亡，晉及不亂耶？武帝之無經國遠圖，自屬武帝，貽謀之不善，與吳之存亡何涉？若云吳不滅，孫皓窮蹙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水可遏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觴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如蘇君言，毋論武帝初政大有可觀，卽似後來荒淫而爲之臣者，喪

史論初集

聖

敵以貽君上之憂，可謂忠矣。視吳民之塗炭而不救，可謂仁乎？有可乘之機而不取，可謂智乎？此卽處三分割足之時，尚不可以責祜。况蜀滅而吳爲著面之患乎？此不過本山爲外憂，必有內憂，釋吳以爲外懼之語，以立論耳。然則自古割平海內者，皆非耶？何不謂一二疥癬之疾，以爲外懼乎？余謂持此論以律陸抗之克西陵，或微有可者，何也？蜀滅而吳若蒙邪矣。安關再據西陵以叛，皓雖頑虐，亦必懼而修乎自抗。按西陵，誅步關，皓遂自謂得天力，志亦張大，不但

不危亡之是慮，且使術士尚廣室取天下，豈非抗之克西陵有以致之也？李之何以之？黃祿乎？雖然，西陵爲荊州門戶，無西陵，是無荊州，亦不得以之。責抗纔之君，盡君道，臣盡臣道，君雖桀，糾斷無釋敵以危君之理。俾後之坑兵養寇者，得借以爲口實也。

外寧必有內憂，山濤總未勘到。釋敵危君，坑兵養寇一層，濤正論可垂臣訓。劉大山

史論初集

聖

晉武罷兵

晉武詔罷州郡兵注之曰甫平吳已有徹備之意故書此以著其忘武也高祖己亥十二月滅楚五月兵罷歸家不亦甫平楚已有徹備之意獨非忘武乎晉云而漢不云者以成敗論也不知晉之亂非罷兵之故使郭欽徒戎之疏得行後雖骨肉相殘斷無懷愍之辱可知已罷兵云乎哉

千古論史多出儒生故餽釘拘泥不異人見今而知惟俊傑可與論史也非吾少文孰克當之

郭南

牛晉

胡致堂曰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爲小吏牛其姓與夏侯妃通而生元帝然則元帝姓牛而冒附晉宗僞姓之辱亦大矣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耶余聞之舌不能下目不能瞬久之始嘆腐鼠之蒙面喪心一至此耶夫傷風敗俗而至奸淫失節亦云極矣雖仁人君子亦宜代爲之諱而爲之子孫者反忍表而出之乎若致堂身爲元帝則必下令國中曰朕非司馬氏之子實爲牛姓所出今仰承太妃之意其改姓牛毋論污穢之言不能出之齒類然則元帝之鎮江東者爲司馬氏之裔耶爲牛氏裔耶一旦而更爲牛矣人心其從之耶致堂而爲元帝之臣則必上疏諫曰陛下爲牛姓所出一旦正大位而忘其本有沒太妃之德是宜復國姓以光顯前人不知致堂身當其際此言果能出諸其口耶而漫以責晉之君臣耶百姓之辱亦大矣私通之子反榮耶牛晉呂秦君子所以惡之也安足遽論

中其要害處雖胡公見之亦當赧然心服

方震

史論初集

牛

陳永嘉書元帝紀後

陳永嘉曰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  
有言神堯以一族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  
北嗟夫是亦其勢然耳凡人之情輒于用人之所有  
重于用已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  
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資三尺之劍五霸而成帝業  
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無寸土爲之階兵秦兵  
也東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已之民食非已  
之粟而收非已之城邑故高帝得以肆意而爲之矣

史論初集

聖

晉元之南渡也撫江東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  
矣而沒齒不能歸侵削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  
一隅之可以自托憐憫然惟恐用之而並失之也故  
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之後中興之功莫易于光武  
昔光武獨能也蓋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  
高祖之道用之也愚謂論古人中必胸中實有見地  
又必就其時審其勢作其身當其境詳爲斟酌平心  
靜氣而出之庶古人之善不爲埋沒不善不爲瞞過  
何得將聖賢道理只做大帽子庸人說來說去究竟

是一空設毫無實濟如永嘉此論行學有識方可上  
下千古彼致堂輩何爲者哉

此論好極矣

史論初集

四



梁琛之對

胡致堂每以不見幾三字責盡忠諸賢余讀至梁琛之對不覺快盡一斗宿魄全消特為拈出符堅謂琛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友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機者動之微吉內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吏如忠為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遷以狗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忍為况非所及也

致堂能毋汗顏俞寧世

史論初集

史

清言致思

謝安答羲之曰泰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思耶此言一出不獨塞當時之議且美後來之談不知商鞅一味刻薄是近日夫酸子弟取利必盡不顧天怒人怨以致禍積家破是謂悍家敗子晉人一味放蕩是近日好名子弟營緣鑽刺一旦博有虛名而祖業全傾是謂愛好敗子同是一敗難分低昂但較諸賭賭者勝耳而南軒諸人遂謂東晉人物之盛而謝安尤為傑出是皆皮毛之論肥水而勝幸而為謝安石

史論初集

辛

頭而敗不幸而為庾亮蘇峻反溫嶠欲帥兵下衛是康亮止之符堅來桓冲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安却之不同一鎮靜哉使亮從陶回之計伏兵小丹陽而擒峻是一謝安也使晉兵無朱序張天錫之內應則秦兵不奔侯晉兵半渡而擊之無噍類矣是亦一庾亮也觀安之賭棋遊墅全非胸有成竹如何調遣如何布置而優游鎮靜者幼度倉皇而請則答以別有行既而又無別旨乃令張玄再請仍復寂然是不無可奈何惟有圍棋賭墅而已卓哉陽明先生之見云

言之賅奉實有。天幸。豈安果有退敵之策哉。陽明先生當擒宸濠之時。內有江彬逆璫禍。且不測。有他從容談笑。俱歸無事。方見其經濟與學問。催陽明有真經濟真學問故。看破謝安下文。不似而張南軒謂安誠與才合。吾不知其誠何在。才何等。豈帝奕之廢不敗。少爲離。語復望。應避拜以張溫勢。即安之誠耶。安之才耶。主坦之之名。言義之之苦。諫而甘心廢禮敗俗。又賢愚共見者也。

朱子言後儒論古事多泥于成敗看來頗有成而

史論初集

卷

未必是敗而未必非者。篇中云云。正朱子所謂也。

匪惟謝安王導亦然。余嘗有詩云。每嗚安導事多非。天相堅毅志。願遵僥倖苟全無氣骨。至今浮俗說遺徵。質之先生倘有合否。

石勒論尚光

余讀石勒評高允數語。深有感于中。漫題二截。一洗拘墟之見。詩曰。石勒推尊帝業。崇皮毛。安足論英雄。如姬如意。多情甚。不似分羹。恨阿翁。千秋才識少。相非前史須從畧處嚴。誰道漢高與蕭達。猶美侯是昔年嫌。余復有題分羹一截。並附于此。項羽優柔是婦人。劉邦無道甚。千秦分羹竟。白如米。約三傑。應爲去國臣。

可補陳思二祖論之不及

方震

史論初集

卷

三詩必傳千秋才識少。相兼亦先生自寫照矣。

張

黃金與土同價

齊太祖道成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常使黃金與土同價雖言大而誇其輕財富民之念亦史所僅見或謂當云上與黃金同價則得矣嗟乎今吾鄉之上真與黃金同價矣貧士稅屋而居糴米而炊竭終身之力不能得彈丸之土故寸地比於寸金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未見爲得也曩顏子有附郭田五十畝夫子尚稱其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今吾鄉之士求半畝之宮不可得况五十畝乎曉瘠之田不可得况

史論初集

卷

負郭者乎以顏子而處今日固士而陶朱荷畝者也將不堪其樂矣憂云乎哉不知吾鄉之積漸至此者乃天下通塞之大弊非僅一鄉一邑之故已也而有心世道者多忽焉蓋天下猶如一身一身之中爲腑臟爲四肢爲頭目爲喉舌氣血之所受雖有大小多寡之不同然未有一息不行者也一息不行則氣血之停滯卽結而爲疔爲塊爲癰爲疔天下之大爲首會爲郡縣爲州鎮財賦之所出雖有輕重厚薄之不同齊然未有有無不通者也有無不通則肥瘠之偏枯

以致病商病民困而病國今之所謂金陵者得非賈子所云方病大腫者乎夫金陵夙稱財藪然金陵之財非土地之廣出產之衆百工技藝之巧而已機軸組織之精而已但百人爲之萬人用之則爲者利矣若使萬人爲之萬人用之非特無利且病之矣今四方之人知金陵之機軸組織可以獲利不憚數千里而尋師技成還鄉則獨擅其能卽可獨擅其利詎其鄉之貴而宦者富而買者凡可以用其技藝機軸之家又皆遷徙而之金陵是業成而遊不用之鄉雖明

史論初集

卷

知金陵之爲之者聚而舍此將奚適也此百工技藝機軸組織畢聚于金陵而金陵之百工技藝機軸組織者病矣金陵之戶口核于明幾二百萬戶而長江爲限土地無多以金陵之所出尚不足以供金陵戶口之半今戶口則日增十前矣而土地猶昔也凡寓茲土者其力不能得金陵之田地其勢亦不能留寓于金陵故今市廛之所膏腴之士爲金陵土著有者十之二三而已夫技藝組織存乎人增減不常者也猶百人爲之萬人用之而獲利萬人爲之萬人用之

而必困泥土地固亘古如斯而不能或變者也。三人食之而不足，今十人食之而不困，餓殍鬻者豈理也哉？是以金陵寸土尺椽皆若黃金而土著者罔矣。然近今幾十年而其禍猶未烈者何耶？連年無水旱之虞，而楚豫豐稔，仰而給也，一旦災沴有變，楚豫開羅，雖盡江南之地力，餉種而夕收，無異以點滴而濟今父之渴也。將何賴乎？故救荒自古無奇策，而救江南之荒則更無著手處矣。何言之？一邑荒，掣一郡之餘以賑之；一郡荒，合一省之餘以濟之；一省荒，則移

是書初集

卷

隣省之粟以救之。今金陵年歲豐登，尚仰給于楚，仰給于豫，仍仰給于本省之安寧池太以及滁和運漕三河諸縣諸鎮之米以助之，而本地之旱澇及無足深慮者，以金陵之所出原不足供十之一耳。是楚之荒即金陵之荒，豫之荒即金陵之荒，安寧池太滁和諸縣諸鎮之荒無一而非金陵之荒。此不荒而荒荒而不荒又將何所措其手足耶？費生所謂指之大大于股金陵之謂矣。不寧惟是十年之前關稅之征祇知有羨餘之弊而無缺額之憂，今缺額者在在皆

是也。此即余所謂有無不通，肥瘠偏枯，病商病民，因而病國者也。蓋貴而仕者商而買者各散處於四方，是以過而不能致者商為政之儲而不能過者商為過之今不仕則已仕則惟金陵是寄已費而不富則已富則惟金陵是寄已故棧之商有來貨即有去貨今之商來貨如故也而去貨則十損其八九矣故關之征亦十損其八九矣間有急于足課者絲粟靡遺搜剔耽延商量其利微而費重并一二分而損之則課愈繁而愈缺矣此病商病國又因而病民誰救之哉而或者謂流寓之患如此是他處所病者瘠而金陵所病者肥肥不愈于瘠乎不知病瘠而自安于瘠則將漸致于肥病肥而妄羨其肥勢必傾已之瘠以謀肥而肥者更藉瘠者之謀肥以自益其肥雖瘦不病病肥死不得也上與黃金同價之禍一至于此而致堂云然非囁語也耶

史論初集

卷

道盡金陵之病不獨經濟澹澹而文筆更酷似長沙

范尊堯

元魏孝文給跛眇衣食赦軍士之犯斬者

元魏孝文見道路有跛者給衣食終其身見軍士有犯斬者赦之安王休以爲不可孝文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溫公曰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境內今獨於所遇施之則所遺者多矣况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嗟乎齊宣易牛之一念孟子謂是心足以王矣孝文給跛者衣食赦軍士之犯斬者亦齊宣易牛之念而反滋後賢責備之詞豈仁賢之君

史論初集

善

個行非常之澤不如皆庸之主無可無否得免干擬議哉事之最不可解者也愚謂論君論臣宜有分別設身爲大臣恩施于所遇不思均之境內則溫公之論宜矣何也此卽子產轅顓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漆洧故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之謂也若王者恩施于所遇此卽所謂作兄猶子將入于井林楊惻隱之心不知其然而然者給衣食赦死罪以克其怵惕惻隱之心卒然之頃豈暇計及君人之體應然與不然哉嗟乎魏文所謂王者時有非常之澤已明示

人以不可僥倖矣。而溫公猶云不意孝文有是竟成。罪案毋惑乎致堂輩之妄議賢者也。

粹然大儒之言

温公巧言。世号之。其来不矣。昔唐虞。其于德。无不。惟。施于。好。逆。此。治。所。宜。第。然。其。时。以。通。不。必。皆。通。通。者。与。否。自。野。而。在。然。则。德。已。必。求。于。好。德。而。故。其。不。以。为。河。池。其。好。福。国。其。可。也。

史論初集

爽



周以穆提婆為社國

胡致堂曰穆提婆因齊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戮諸境上則齊人悅服既不能然又寵林之且以官爵誘降之行于齊非伐罪弔民施于國非教忠明義不學之過也此所謂膠柱鼓瑟止知漢高斬丁公為是遂雙目如瞽不論時勢一味以此律天下後世之寵降者使重賂木死天下未定丁公早效布越章棄楚歸漢高祖亦當斬之否耶惟天下既定則綱常為重斬叛誅降所以立君臣父子之防今周高祖齊陳梁

史論初集

李

在望戰爭方始便效漢高斬叛誅降使人人各為其上死守封疆以效攻城掠地殺人盈野而後為仁者半為智者乎周高之寵提婆以官爵誘降者天下未一也

如此明眼方許上下千古如此深識信能建立功

業范西堂

王通獻策

胡致堂曰隋文在位二十三年其賢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言皆不足以為智矣且通有太平之策不待君求而自獻不惟自處不重亦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哉吾不知春秋之世誰能行孔子之道而棲棲道途之陳之蔡之齊之楚日不服給孔子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致堂何以不一議為蓋避世無聞聖賢之不得已也黃王通之獻策則污穢

史論初集

李

陋文以為不當獻矣獻且不納又烏能養其尊德樂道之心而令其來求乎府可笑一至于此悲哉千古人臣或隱或見或進或退何適而始懷致堂之意也議論之透快筆鋒之犀利如噴泉裂石沁心骨

柳述元徽召太子勇

楊廣無禮陳夫人文帝悲怒呼柳述元徽召太子勇  
楊素白廣矯詔執述徽胡亥堂曰柳述元徽親達事  
會當白帝召廣素實問陳夫人止其罪而廣廣難議  
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則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  
從請降詔廣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余聞之  
幾爲顛脫昔有人聽說三國志大怪關公有千里馬  
不訪先主來回止消半日展轉不去何耶致堂之見  
何以異是夫楊素之勢鄉間里老耶楊廣爲人孝子

史論初集

奎

順孫耶其無禮陳夫人與素稔擬帝不諱請事此二  
人口中猶有所謂君父耶柳述元徽何人竟將楊素  
楊廣如三歲小兒呼來喝去指揮任意耶况帝一聞  
陳夫人之訴一時暴怒內侍宮嬖久已效勦東宮市  
恩新主矣事候述徽之爲勅耶不知致堂從何處具  
此假經濟學得一副老面孔慷慨而談希圖欺世盜  
名而世竟亦爲其所欺名亦竟爲其所盜可嘆也  
朱子嘗言世事所以難爲以曉事者少致堂紛紛  
議論俱坐不曉事耳揭出快甚

方寶阜

楊帝迷見

楊帝再至江都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常引鏡自照  
曰好頭頸誰當斬之蕭后驚問故帝笑曰貴戚若擊  
更涉爲之亦復何傷嗟乎士大夫患在不能看破營  
營苟苟喪品喪身律爲子存牛馬走耳若能爲此言  
何是有識有學賢士大夫此語曰天子出之必至荒  
淫敗德無所不至蓋職達之地惟天子不宜習武知  
無萬歲天子遂不爲子孫萬歲之計以致生民塗炭  
中原陸沉皆職達之見害之也故士大夫必不可爲

史論初集

奎

子孫計爲子孫計者爲好爲惡喪品喪身天子則必  
不可不爲子孫計爲子孫計者爲明爲昏立德立功  
或曰始皇備胡桓靈聚斂亦爲子孫計者余笑曰如  
賢言蕭何楊震是真不爲子孫計者矣

尚論千古須從致知格物過來如有一關不透安  
能徹上徹下如此

門生徐嘉會敬識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

范祖禹曰王魏受命爲東宮臣則建成君也豈有人殺君而可北面事之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尤不可以不死邵二泉曰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爲建成輔建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爲之死哉雅二說也范爲正邵亦近似愚竊以王魏自有不可不死者在也俱不在此也王魏不嘗欲建成以立功固寵之謀乎是王魏已爲建成之私人矣旣爲建成之私人則必不可復事太宗也明已若祇承高祖之命

史論初集

奎

而爲建成輔則與兄言友與弟言恭一處以禮而已不與爲此方可建成不得而臣之也王魏何辭哉就他勸立功固寵一語打入直使圭微口塞明眼快筆

李岱雲

張鎮周待故人

張鎮周爲舒州都督舒州其本鄉也鎮周到州就故宅市酒徵召親戚酣宴十日既而各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舒州都督治百姓矣論者以爲善處情法之間誠然哉自東萊議蘇章按故人爲非是而丁南湖拾其唾餘遂謂鎮周非待故舊真情特以侈其富貴歸鄉之志耳始則過和終則過刻不知故舊來作都督爲其親戚者能不狎而玩之乎雖極雅誼相待智者少而愚者多及

史論初集

李

其犯法有則犯者愈衆固不可訓治則親戚怨怒亦難爲情斟酌盡善惟此一法庶智者悟而愚者懼保全妙術俱在形迹之外屬鼠過和過刻之論豈非囋

語

奇在認真與故人歡飲爲和都督治百姓爲刻且以爲過和然則故人不應欲飲耶以爲過刻都督不應治百姓耶古人駕御庸衆妙術若遇此等讀書策伯真正何處叫屈

自識

縱囚

太宗縱囚因復來歸無一失者此縱此歸不可嘗試誰不知之而歐陽公必推究至上下相賊等語則大過矣夫人仰天好大惡然每有疾病未嘗不呼父母每有怨尤未嘗不極而呼天以彼好惡何知有天何知父母至疾痛怨尤而必呼者天良之偶動也故入當大恩之施雖酬之報感且至況大感當喜悲當泣喜而至泣既有無限悔無限情悱純是一團天理發動斯時也卽桀可爲堯跖可爲舜又有何爲君子

史論初集

卷一

之所能小人之所不能哉况太宗之縱是明示以不殺之機死囚之歸亦明知有必赦之道情非難知待人擬度固無所庸其賊也若曰立此論以防後世踵而行之者則眞囑語矣庸懦之主不敢行英明之主不盲行何也此卽用著歐公相賊語自度德自量力不敢者不敢不盲者不盲也

磨豎見古人一篇文字便認定是鐵板說話讀此篇而知耻者便可再讀全作

解珠山

太宗欲盡殺疑似者

秘記云女主武氏當王天下太宗密問李淳風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耳丁南湖曰太宗未殺武氏此除亂保邦之策遇王親必能贊襄之矣李淳風欲曰神其術養虎遺患而力沮未殺之令是武氏之立非李世勣許敬宗乃淳風也夫以疑似而多殺無辜謂之爲降亂保邦之策乎太宗末政少衰腐臭便譏王魏之學不純不能致君堯舜以疑似而多殺無辜豈學反

史論初集

卷一

純而致君堯舜之道乎帝王得天下動輒律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今以疑似而多殺無辜以之得天下不可以之保天下可乎太宗十一年十月納武氏胡後宮便言太宗貞觀六年正月日食河南北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水之間大水十一年大雨溢入宮陽德王範陰氣盛長帝不能監觀略微方悅于美色以致國家破壞此由後而觀謂六年七年八年之水皆爲十一年納武氏而發若當其時納一宮嬖便想及數年前之大亦爲

此當辨乎。以此責太宗。太宗心服乎。愚謂太宗不納  
巢刺王妃。則武氏入宮。反爲消禍。其難之機何也。太  
宗雖未加寵武氏。而已棄李泰。高宗繼統。而武氏名  
分已定。太宗若無納巢刺王妃之失。高宗敢從前燕  
之手。則武后終高宗之世。不過一先帝之才人耳。又  
何能爲。若在民間。誠爲可慮。高宗一旦舉而居之。誰  
曰不宜。故愚以爲太宗不納巢刺王妃。則武氏入宮。  
反爲消禍。其難之機。洵非誣也。而孰知武氏之王天  
下也。已王于高祖武德之九年矣。

史論初集

卷

謝傳我輩自教兒乃千古家訓至言若言吳異迹

惟測靈屬支離 劉大山

張柬之復唐

胡致堂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東之輩。第知反正而  
不能數武氏之九大罪。偏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人。  
而賜之死。以滅其宗。中宗不得與焉。東之乃唐室之  
罪人也。夫武氏之九罪。當廢當誅。固矣。不知中宗此  
時失德。未彰。當廢即當立。耶。如謂中宗無罪。不當廢。  
爲東之者可殺其母。而君其子。耶。其子爲君。可聽其  
臣之殺其母。耶。殺武氏則並當廢中宗。立中宗則勢  
應置武氏。况唐已反正。君已復歸。已非社稷爲重之

史論初集

辛

時矣。可妄議乎。

天下有法所當施而理有未可理。所應然而情有  
未便者。此類是也。世無通儒。誰與語此。 劉大山

臨淄平韋后之亂

胡致堂曰臨淄舉事不自相王韋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耳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大發堂之惜睿宗不知幾幽求不知變者睿宗必以父而讓子幽求必助子叛父而後為知幾為知變耶不然何惜之有愚以為臨淄舉事不自相王正智足以斷事者不貽親憂蓋相王固寬厚恭謹安恬好讓之君子也史稱以此故免於難則必不能從臨淄之計也審己不從而遂心社稷

史論初集

卷一

為墟不從而竟行父命安在故不敢者決意行之臨淄之智足以斷事也相王為人既寬厚恭謹即勉強而後能勇愛身戰戰兢兢故不敢者俟事成功成不貽親以憂患也至韋后已誅幽求曰眾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臨淄止之比號內外皆定臨淄方叩見相王謝不白之罪而相王即位愚史服臨淄有帝王之度得帝王之體蓋相王武后時固已為帝矣中宗崩韋氏而誅天位非相王而誰哉豈似明之石亨徐有貞輩挾英宗倉皇登位如大盜

行劫者然觀其內外已定然後啟相王然後即帝位何等從容何等氣象而致堂遂云臨淄止之者欲自取之嗟乎曾是儒者自命之人而忽出此亂臣賊子之言儒者胸中必無此等污穢肺腸亦必無此等刻薄議論妄相推究此愚之信致堂斷非儒者也

不敢相王舉事不遽請相王即位致堂于此疑其自取朱子于此實其得帝王之體得帝王之度其心胸意量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

卑乎語

史論初集

卷一

段秀實

胡致堂曰秀實不死志將有所圖也然無濟理也則  
死爲正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  
亂兵入城天子出避龍驤豹以從人臣所當爲也秀  
實不知此而猶爲司農卿見歲不敏惜哉抱忠貞材  
草草而死也夫亂兵入城事起倉卒德宗傳與王貴  
妃韋淑妃太子宦者百餘人自苑北門而出至奉天  
文武之臣相繼繼至謂秀實知而不從乎抑坐不知  
而事起倉卒也若貴秀實一知卽當奔赴奉天獨不

史論初集

卷

見亂兵迎朱泚泚卽遣騎士劫秀實身落陷阱故不  
得與文武諸臣脫然奔赴行在矣卽許爲姚令言符  
上韓旻使奉天之兵亦事在危急無可奈何不得不  
下此險著又誰計其能濟與否如紀信克漢上出東  
門降所謂且舒漢王之難耳及泚召李忠臣等議稱  
帝秀實年笄擊泚亦屬忠義血性陡然而發不可按  
捺非草草以死自處者何以知之此時謹符之事未  
覺尚思見機取事卽召議亦未知所議何事及問議  
稱帝始當不顧身軀笄擊之草草死矣觀史稱秀實

與泚相搏李忠臣助泚泚始得留龍驤走若秀實安  
心死矣何難腰十鐵以謀逆此而何事干擗何事干  
笄亦可知事起倉卒非其本志也更可痛者云秀實  
不知從君而尚爲司農卿夫天子出奔朱泚謀逆咬  
啗如日之秀實而謂其戀戀于破落之司農乎喪心  
不若此也昔王允殺一附卓之蔡邕而日磾尚謂善  
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王公其無後  
乎今致堂獨求忠臣孝子無泚之疵而譏彈之其如  
天道何哉

史論初集

卷

段公心曲儼如對語一堂具此卓識方許尚論古  
人劉大山

樊系

朱泚僭號樊系選冊既成仰藥而死異哉系之死也  
非泚而死得其所誤冊而死何為哉范華陽謂  
死非難也處死為難夫處死何難能死為難然系既  
能死何以不能處不知系終以不能死故終以不能  
處畏賊勢而俯首誤冊懼賊之禍延子孫也既選冊  
懼反正而誅及宗族也大都樊系者異儒拘謹人也  
故見義知而不能為瞻顧多而慮患淺也卒以不能  
死以致不能處果能死矣又誰不知滿載烈烈以成  
其死哉

史論初集

五

不誤冊懼禍延子孫既選冊應禍及宗族遂將樊

系畏首畏尾異儒性情極為如見方知善讀書人

不但當日時勢了然在目即各人隱微無不體會

無遺

附一死也夫世之死者多矣然其死也各有其理也  
一死也夫世之死者多矣然其死也各有其理也  
一死也夫世之死者多矣然其死也各有其理也

李璵死父

李懷光之子璵知其父不臣密奏德宗早為之備而  
以死自誓則君父之道兩無虧矣胡致堂謂德宗宜  
豫詔馬寢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  
璵勿死而璵亦可以不死矣夫德宗以此詔而璵竟  
可以不死乎或致堂歸者終日講正心誠意可以不  
死終日說讀書養氣可以不死據愚夫愚婦之見未  
有可以不死之理善哉璵之言曰使臣賣父求生陛  
下亦安用之善哉鄴侯對德宗曰璵固賢者必與父  
史論初集

五

俱死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矣不謂致堂儒者獨謂

其可以不死也悲哉

李璵可以不死綱常可以不談

附一死也夫世之死者多矣然其死也各有其理也  
一死也夫世之死者多矣然其死也各有其理也  
一死也夫世之死者多矣然其死也各有其理也

盧杞

自古奸人之傾正士未有不出於惡言醜談致害  
毒者也故一經破敗正人君子從而昭雪之而忠寬  
慰矣獨至于雅崇尊禮以陷之難受之者少一怨尤  
非純忠矣方觀者少一不平涉形迹矣且使聽之者  
展轉思維祇覺其公更見其忠至死不悟則杞賊之  
干德宗是矣其欲擠張鑑則曰鳳翔將校非宰相不  
可鎮撫欲擠顏真卿則曰真卿四方所信可不勞而  
定欲擠李揆則曰揆行少干揆者不敢辭遠役矣天

史論初集

主

下公忠爲國推戴老臣孰有如杞賊者哉而三君子  
者雖欲不死不可得矣此德宗國破家傾尚曰人言  
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故余以自古小人陷君子至杞  
而始一變而君子遂至于不可支杞其千古中小人  
之最陰最毒者哉非特殊之不可也

按口似忠聖人所惡拈出示訓千秋金鑑

盧杞

德宗

唐雖不亡于德宗而亡唐之事德宗盡之矣范華陽  
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似剛而不畏似勇  
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志氣之剛勇有  
匹夫之勇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血氣之剛  
可挫志氣之剛不可挫匹夫之勇可怯天下之勇不  
可怯夫天下之勇志氣之剛固非所語於德宗卽血  
氣之剛匹夫之勇亦非所語於德宗德宗一貪鄙昏  
懦之人而已矣初欲削平藩鎮是其貪也稅間架墊  
陌錢括富商金帛山積不以犒軍給餉使朱泚散以  
悅將士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是其鄙也盧杞裴  
延齡之奸而不悟李泌陸贄之賢而不用是其昏也  
將士殺其主而不敢問挾兵請命而不敢違是其懦  
也然則德宗初欲削平藩鎮及藩鎮猖狂後凡有請  
命無不曲從不過如人家少年孟浪子弟初出爲人  
循祖宗田注被人占去決意爭之爭之不勝並已之  
所有而失之後懲往禍再遭侵凌唯唯聽命而已故  
雖謂之爲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亦不可也彼血氣之

史論初集

主

剛匹夫之勇亦必有一偏執不回之性亦必有一往無前之勢德宗也而有是乎

辨析精微置前輩寬皮套論俱屬隔壁帳耳

戴川有

史論初集

堯

李絳

李絳惡元義方而用其同年許季同主鳳洲謂義方婦事承璫固爲可斥然許季同爲西州判官遇劉闢反帝妻子而歸則其人亦非厚德君子而絳乃奪義方之官以予之謂絳無私于同年不可也嗟乎棄妻子以全名節謂之非厚德君子然則保妻子而從叛逆反爲厚德君子乎千古失節之士皆因兒女情長斷送一生行誼絳之重季方者應卽在此不謂鳳洲之不足季方者亦卽在此也能無世道人心之慨

史論初集

今

不獨議論千古抑且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

車平岳

大義炳然語皆山立

方震泉



劉楠楚

穆宗視朝每晏楠楚諫以令謂未彰惡聲迨布臣恐  
福祚之不長臣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尹遂昌  
曰楠楚本李逢吉之黨內有所挾故敢直諫是何不  
與人以為善之至也尚論古人止當就事論事不以  
一行槩生平亦不以生平沒一行如楠楚此諫古人  
所難而謂其挾逢吉之勢而諫君子所不忍出也然  
則以楠楚為起居舍人楠楚不拜亦挾逢吉之勢而  
不拜者耶胸有城府難與讀史

史論初集

全

不以一行槩生平亦不以生平沒一行是千古論

史至言

戴七有

李愚上韓建書

唐昭宗被幽李愚上書韓建欲其與兵反正胡致堂  
曰惜其所告非所當告韓建前日肆其凶悖今日豈  
能率義乎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愚于是為不知  
矣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者傳道之言也故  
欲其語默得宜今君父有難如救焚拯溺豈暇計可  
言不可言彼秦庭之泣秦楚非漢讐乎况同為王臣  
忠由性生志以義移安知其不逆于始而順于終而  
漫以失言不知謂愚終日談常變經權者而亦出此

史論初集

全

耶

每乎致寧引應處更見其不善于讀書

弟履安

漢隱帝書敕湘陰公書狀

隱帝殺其臣楊邠史弘肇王章等復遣使殺郭威  
舉兵反帝遂死於兵綱曰書曰殺其主承祐及威殺  
邠陰公晉及書曰弑尸起等從而注之曰有罪無罪  
之別也朱子書法之所寓也嗟乎君猶父也可以有  
罪無罪別者若謂有罪胡亥楊廣立無非乎何以  
不書殺而書弑即亥書帝廣書君廣以廣不道甚于  
亥然以臣弑君則同也今隱帝并不得書弑豈不道  
更甚於廣乎毋論不甚於廣即甚於廣君臣之分作

史記初集

金

史者終不得而次之也已帝者書殺末帝者書弑吾  
感焉法不盡一在一世史不盡一在萬世其如此書  
法何哉

君臣之分作史者不得而泯自是鐵板注疏綱目

非朱子之書印此益信

是持之論

宋太祖灼艾分痛

管讀史至太宗有疾太祖親爲杓艾太宗痛太祖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不禁掩卷嘆息涕泗橫流有兄如此而太宗負之太祖其大舜之後一人而太宗亦做象之後杰出者乎夫五倫之絕惟兄弟一倫先絕于三代之上何言之不見占驗之家凡多象之中兄弟持世而其事必不成豈非快慕畫卦文王演象之時先聖已預知是倫之先絕哉何太祖之于愛直追踪于大舜而太宗斬兄嗣而篡之更毒于做象也

史論初集

全

望癸丑壬子夜俱不足  
議論亦君子惡之之濫如  
牛晉呂秦之旨爾

至性人語 俞寧世

占驗之家最忌兄弟持世見先聖預知是倫先絕

至理奇情發人未發不覺飲盡一斗

封太祖後

嗟乎太祖之子孫縱不有天下亦何至食祿無其地封爵無其號主祀無其人哉即如明建文之子孫縱不有封號亦何至綱高燭禁婚配老死不識大宋之形哉而太祖之子孫至神宗之元年始封其曾孫從武爲安定郡王而建文之子孫至英宗復闕之後始釋其羈縻另其婚配得同于黔首傷哉太宗成祖之罪不容于名教也宋之神宗明之英宗此一舉也振千古之綱常快百世之人心天地爲之清明日月爲之開朗鬼神爲之色動一部廿一史快事當以此二舉冠之

史論初集

金

此之謂春秋之義此之謂春秋之義嚴

董雪樵

安石配享文廟

夫元祐紹聖之紛紛俱無足怪此不過小人借紹述之美名外以要其君內以濟其欲耳獨是封安石爲舒王其子芳爲臨川伯從祀于文廟則真有不可解者即欲各尊門戶之人亦何至侮及先師自貶萬世不可追之誅哉雖然此猶有所利而爲之若吾鄉棘閣號房不敷竟以先師大成殿暨諸賢兩廡足之此誠何心乎毋論對越之下不遑寧處以今日之子日詩云儼然對先聖先賢而揮之真可謂不知人世有

史論初集

金

廉耻之事矣况初場兩日夜次場兩日一夜三場與次場同污穢狼藉口不忍言傷哉侮聖無法誰實尸之而竟至此也有司縱失于覺察而吾輩亦竟安之乎壬午畢場後始知之乙酉踵前轍而簾宴鹿鳴俱移于府署余遂決意閉門矣傷哉有司徒知收士心以延譽抑知犯千古未犯之罪戾哉而安石配享其侮聖又屬小焉者耳

堪爲痛哭誰則知之

御南宮

李綱

李綱以十稔要高宗獨借逆僞命二事不下綱遂  
自與張邦昌不可同列之請王鳳洲曰邦昌一死骨  
耳而邦昌以招北屬之將帥猶不足而必謀之以致  
劉豫借口于邦昌張孝純有懲于宋齊愈也且宋之  
有天下久矣非于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于誅  
邦昌者何也且議伯紀之用舍而下中興之濟與否  
非其所敢知夫以鳳洲而欲知伯紀何異螳螂而欲  
知春秋哉致堂每執大經大法以繩人吾惡其竊虛

史論初集

金

名以樞人所謂盡地作餅餅則是矣豈可啖乎虛言  
而無補也不謂鳳洲身立名教而忽云宋有天下久  
矣非于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誅邦昌爲非是  
然則自有書契以來天下之君臣父子何一而不明  
而先聖先賢兢兢責臣之忠子之孝乎敗倫傷化  
一至于此夫高宗南渡之時何時也險無可恃兵無  
可徵豈無可措所持者獨有一忠義之心可故伯  
紀以借逆僞命乃今日政刑之大者蓋爲此也觀伯  
紀受命危城中未七日而諸將用命軍政明滿動有

斬獲豈易言哉綱目綱綱節操爲宋景之流非崇所

及而其事其時又難于學知言哉

是項天立地文字亘古今而不朽范方亮

鳳洲之說俱從功和起見指破便無范方亮

舉

史論初集

金

宗澤敗兀朮

張時泰曰宗澤封客卿棋其與謝安嬌情鎮物同一機也雖宗澤之器局功業無愧于謝安而不能復懷懸徽欽之耻者晉元高宗也然則時泰語意猶以安爲過之耶不知以安譽澤而以無鹽唐突西子耳安之破秦天幸也以談笑服桓溫虛聲也安之事業如斯而已而澤之守東京破兀朮請還京路將帥收丁進招楊進設奇制勝真經濟真學問可與諸葛比肩而辱之以安乎且勸高宗變其觀以及人之視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願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皇皇大言而安之放棄禮法苟且一聞者可同語耶况安之破秦全無勝算非朱序內應無唯賴矣此余謂安無可奈何惟有圍棋賭墅而已史謂之嬌情鎮物定評也若澤則實有神算或出應敵或邀其歸路或掩其陣後救滑州遣張栢復遣王宣虜之情形盡在目中是成竹已定無事豪皇豈嬌情鎮物之倫乎

字義未明侈口而談方知今人亦有所本

新殿文

黃潛善汪伯彥

余讀史至宋高宗末一葉卽亟焦上侯胸中情態少平復作意觀之終不忍竟嘆乎既生李綱宗澤王彥諸君子復生黃潛善伯彥兩小人何哉倘李綱宗澤同守東京之議得遂則友二帝復大綱可計日而待若大勢既定人心已固而高宗之胆亦壯後雖有百秦槍其爲害亦不至甚也蓋高宗之病病在信諸將不及而金之先聲有以奪其魄而喪其胆惟恐諸將一不勝任再受徽欽之辱故寧甘稱臣稱姪辭處一隅苟延性命耳使宗公過河而後長驅直入兩河忠義望風響應高宗得知諸將可恃金不足畏槍之和議何由得中其脅首哉故宋之南伯彥潛善之罪在秦槍之上而人之置伯彥潛善而切齒于槍者殺岳家父子耳不知探本窮源之論乃在汪黃二賊也

畏金太甚信諸將不及是高宗病根卽汪黃一賊

黃潛善

誤國亦是信李綱宗澤不及故澤每有疏至必呼爲孔後雖知其可任而耻已言之不驗又中沮以敗其成功此奸而愚者也

婁寅亮乞遷太祖後以餽儲嗣

高宗紹興中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乞遷太祖後以餽儲嗣高宗賦悟復封太祖後令語爲安定郡王高宗有問太祖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一念亦幸後孝宗純孝之報獨是紹興以前名儒輩出欲爲宋朝第一人物者舍此宋朝第一應書之事不言又何處而求爲宋朝第一人物乎備儲者適際高宗之會而襲封王位者天理人心之正也何以數百年來宋朝第一人物被婁寅亮攫而有之耶至明之建文遜

史論初集

至

國則其年號因其子孫並革與宗之謚仍爲懿文太子之稱蓋乎文皇之不有其父一至此哉夫懿文之正位東宮太祖之冊立也建文之爲皇太孫太祖之冊立也況建文君無失德何罪而削其統系與宗又何罪而除其廟號抑異姓賜革亦無削君不書之例矧骨肉乎明朝三百年來第一不平之事爲第一人物攫去者太常少卿劉口梧也而更有奇者台人繆恭學古行高弘治中走京師請封建庶人後以奉祀懿文太子事雖不行而敬皇亦未之罪嗟乎忠孝不

明大綱爲政不知大體舉措不羈要領亦何用讀書亦何用學問爲哉堂堂宋明兩朝而千古絕業一出之上虞縣丞婁寅亮一出之台人逸老繆恭學其爲任忠孝談經濟命讀書者耶也故能正兩朝第一大事者方得爲兩朝第一人物也宋爲婁寅亮明爲劉口梧繆恭學謹識乎蕭沐誌之

中正明達非好爲振奇

方紫琴

史論初集

至

檜毅武穆

自胡致堂以明哲知幾責盡忠諸賢余每切齒而周  
靜軒恰其唾餘又責武穆耽于進退之機夫武穆之  
時何時也所謂君辱臣死之時也雖在異域如李世  
輔草野若魏勝若王友直若厭京辛棄疾皆使義起  
兵復宋故地豈重任若武穆者反應瞻顧踟躕而以  
保身爲哲耶且寢閣中高宗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  
委卿夫以中興發武穆高宗負武穆武穆倚中興之  
委而不死于中興武穆負高宗死骨獨不思之耶

史論初集

卷

可爲有心立異而迂疎暴當者戒

劉大山

再筆

自古大儒不世出大將亦不世出獨至于宋大儒大  
將萃于一時而大儒雖無補于當世尚有功于後世  
大將則不但不能成功于一時而且流無窮之恨于  
千古惟一二小人者其奸謀設施必盡展其底蘊無  
絲毫遺憾而後已雖曰小人狐媚之工蠱惑之巧然  
其中亦似有天焉以默相其成者何言之觀高宗之  
于檜也初雖有得一佳士之慶後悟南人歸南北人  
歸北之奸隨召蔡宗禮入對語以是事繼又楊其罪

史論初集

卷

于朝堂示不復用卽和議完全有詔諭江南之名帝  
謂王庶曰五日前得此報猶問豈可去耶其間豈無  
一障之明直至殺委以中興之武穆而不問豈非天  
哉豈非天哉然則千古之小人實爲天所鍾愛篤生  
之小人而大儒大將反爲天所嫉忌厭絕之君子不  
然一部廿一史何以君子屈而小人伸千古如一轍  
也雖不謂小人爲天所鍾愛篤生之小人不可也顧  
或者曰國家將興天生君子以佐之國家將亡天生  
小人以滅之則君子小人皆爲天所鍾愛篤生者也

然天生君子以治天下小人蒙其福天生小人以亂天下而君子雖其德天已若偏私于小人既生小人以亂天下復又多生君子以快其罪發誅戮之志則天亦若獨警于君子雖不謂君子爲天所嫉如嫉絕之君子不可也

淋漓感慨奇論奇文 範尊堯

身有仙骨胸有智珠可以況其文心林無靜樹川無停流可以況其文境 王若夫

史書初集

奎

聖高宗後

人謂劉錡順昌之捷岳飛朱仙之勝吳玠復寸三州之時有興復之機余謂興復之機在李綱爲相之日宗澤守汴之際舍此而南渡無可爲之勢矣南渡無可爲之勢非前賢形勢之論夫形勢之論所以律英固有爲之主高宗一驚駭下村而已曾何足以語是父母之讐不思報祖宗之江山不思復髮安物且忍耻忘辱此卽陳永嘉所謂重于用已之所愛也蓋高宗一至臨安而棄汴之心決矣其所愛在臨安其所

史書初集

奎

不愛則在兩京惟恐興復之計一不勝非臨安而失之安肯以所甚愛之臨安舍之博所不甚愛之兩京乎觀金亮竊臨安之圖而興立馬吳山之想則高宗之志可知矣故余謂汪黃二賊誤國之罪在秦檜之上者此時高宗尚可以有爲也一至臨安高宗先有主和之見而檜特起而乘之耳

一經拈出千載之下如見其肺腑然論形勢論人

村皆屬夢夢 解珠山



許衡治生爲先務

衡言爲學者治生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于爲學之道有所妨彼苟求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故也余三復斯言知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而靜虛子駁之曰大學以謀道也非以治生也若以治生爲爲是爲學一心而治生又一心矣彼頗曾之輩飄飄其衣敝履穿其善治生耶其不善治生耶知道者自若之此真未觀天下之大勢古今之異轍而徒知紙上之虛言以爲治生害于謀道試問廣廈有一謀道者

與論初集

三

于此父母在堂甘旨不給父母方啼饑號寒而爲人子者不思所以奉養之曰是使吾謀道一心而治生又一心矣可乎哉蓋天下異勢南北分也古今異轍井田廢也井田不廢計夫授畝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不然彼單鰥陋巷之中何由而得負郭之田乎自秦變法而豪強兼并始有田連阡陌貧無立錫者矣井田以律今可乎不可乎北地上廣人稀無無恒產之士南方肩摩轂擊無有恒產之士有恒產者來搜粟常在在皆救生之具無恒產者薪米油鹽般般悉

移死之刑故北方之士謂之貧南方之士謂之窮貧者饑窮者饑貧者寒窮者凍饑寒可忍也凍餓不能忍也卽求道者甘心凍餓以死妻子亦聽其死兄弟亦聽其死將父母亦聽其死乎潯北以律南可乎不可乎吾今而願普天下讀死書者勿輕開口論天下事也

煞尾一句乃先生著書一片慈腸是一篇結尾是

七十八篇大結尾奇絕奇絕

注論之可思較不合理尤甚其不識南北英誓古今與敵孰  
可言此其不識分心以律治生之言不可言也結尾二語逆例

史論初集

九

書讀史其後

非集非散齟齬先賢也但如致毫之高所謂假是而非者聖賢所深惡也獨是元明以來未見有扶嫡之者而全以喋喋焉者用是自疑每詳究其生平以驗其所守而益信余見之不左也致堂諱寅字仲明爲安國文定公之庶子將生欲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而寤急往救之已溺將死矣遂抱以爲己子少架點雖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過數旬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移其心遂別置書

數千卷于其上

年

數千卷于其上年餘悉能成誦因是進貴而不爲本生母持服爲右正言常復所劾會奏丞相以下皆惡之遂謫新州安置其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皆謫所憤懣之詞也故讀宣帝立皇考廟與東帝立定陶王晉出帝追封敬儒等事皆以爲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無非借此以自解免也嗟乎著書公萬世可以滌已穢者乎夫人而至不爲生母持服尚爲有天良乎有人紀乎尚可以上下千古乎余見之不左信然

載

南宮雅記

綱目議自序

余幼讀綱目即深慕夫綱目之有所謂凡例也而凡例之難定而說之曰綱目祖春秋凡例祖公穀何氏子不知後儒索合附會終傳而失其旨皆傳以失之也故杜預非左氏之功臣而何休乃公羊之罪人也諸公穀凡例有曰書日月爵邑名氏者春秋褒貶之所寓也而尹氏凡例亦曰書官爵姓名者綱目褒貶之所寓也綱目書法之盾矛具見於集中而傳擇之拘泥未悉見於諸儒之持摘即必書天王而論之猶

綱目議自序

一

葵成風贈仲子固同一失也而葵成風則因書王使召伯來會葵釋之曰王不書天謂非禮也然則贈仲子又何以書曰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贈竟會葵諸侯之要爲非禮贈諸侯之要爲是禮乎若以非禮而王不書天則毛伯錫命家父亦車以至晉召而狩河陽皆何禮乎而王蓋書天何哉昔朱白石之言曰聖人之言取諸大義非若後世此對於一字之闕或曰王或曰天王無異同也猶今人有稱聖旨者烏有稱奉旨者烏同不得以言不稱聖遂爲有所

貶也況夫子作春秋本欲尊周室正僭竊若王不稱  
 天子是罰且加於天子矣豈非僭竊之大者乎凡此皆  
 諸儒歆慕聖人而不知所以尊遠有天子以天自處  
 之語誤之也余特是說而以律綱目之書法遂得七  
 十有二條而事同例同者悉準諸是後乎惟所不惟  
 而不惟所怪者而皆是以是歲諸儒中未敢開  
 世而先以論史者為前驅而世亦未嘗之通儒為深  
 用以自慰及偶閱徐退山先生春秋無例一則不覺  
 連舉大白直錄其詞曰春秋無例時或創出新義如

綱目議自序

干

正月稱王、稱天鄭康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與  
 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無例也世儒傷左氏例、  
 有不合則曰義慈不嫌同辭書又曰有變例有特筆  
 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為滑稽為幻豈作經  
 之義哉斯言也不誠足以發細目書法之蘊乎用是  
 弁於簡首白下知和生朱直少文氏書于林際樓中

史論二集 目錄

蜀相殺蜀侯

周赧王四年

淖齒殺齊君

周赧王三十一年

楚王薨弟郝立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楚王薨弟郝立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秦

王政十九年

漢王為義帝發喪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于漢解

而東歸

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

高皇帝十一年

史論二集

目錄

一

燕王館謀反春三月遣樊噲以相國將五討之

高皇帝十二年

立皇后張氏

惠帝四年

呂王台卒

呂后二年

為劉氏左袒

除肉刑

文帝十三年

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景帝二年

荀彘挑楊僕并其軍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燕

以罪棄市 武帝元封二年

朝鮮書伐宛書伐

丞相趙主李廣利太子下吏廣利降匈奴

詔族其家 武帝征和二年

益州夷反募吏民擊破之西南夷復反遣兵擊

之武都氏人反遣兵擊之

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 元帝二年

丞相方進卒

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加安漢公莽九錫

史論上集

目錄

三

廢皇太子疆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太子改

名莊 光武建武十九年

帝如長安寶慈來會 和帝三年

司空周章自殺 安帝永初六年

豫章芝草生 安帝元初六年

立夫人吳氏為皇后 昭烈章武元年

後主建興元年

丞相亮伐魏 後帝建興六年 右將軍亮伐魏 建興七年

興七年 丞相亮伐魏 建興九年 丞相亮伐魏

建興十二年

魯公賈允卒 晉武太康三年

陳留王曹芳卒晉人葬之諡曰魏元皇帝 晉惠帝太安元年

帝太安元年

將軍周權矯詔復平后事覺伏誅 惠帝永興二年

太宰顯殺張方長史劉輿誅顯

漢太子太傅崔瑗少保許遐伏誅 晉惠帝建興三年

三年

成主雄立其兄子班為太子 晉明帝太寧二年

史論上集

目錄

三

趙主虎殺其太子遂更立子宜為太子 晉成帝咸康三年

咸康三年 趙太子宣殺其弟韞伏誅 晉懷帝永和四年

永和四年

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 晉孝武八年

武八年

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晉安帝隆安三年

安三年

詔桓玄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荆江刺史 安帝隆安四年

安四年

涼呂超弑其君纂而立其兄隆纂后楊氏自殺  
安帝隆安五年

秦姚碩德自上邽還長安晉安帝義熙二年

苻萇參軍司道賜殺其刺史劉敬宣晉安帝義熙二年

隆安五年

常珍奇叛魏歸宋明帝泰始三年

魏太后馮氏弑其王弘復稱制孝文帝永明元年

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宋徽三年

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宋徽三年

史論二集

田錄

四

主昱元徽四年

梁遣臨川王宏侯射柳侯師伐魏次于洛口

梁武帝天監四年

齊治陵王等書

齊以王儉為僕射宋順帝明三年

魏討空劉騰卒孝明帝正光四年

魏主則人居于第高歡自為太師

盜竊梁傳國璽歸之齊

梁武陵王紀代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伐魏

都以救之

陳主封子伯茂為始興王陳世祖文帝

齊人歸宇文護之母千周

帝如江都命越王儼鄧守殺諫者任宗崔民寧

王愛仁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削工部尚書段綽隋唐太宗貞觀七年

武氏弑王后不書高宗永徽六年

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

為皇太子

史論二集

田錄

十五

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

帝還東都武后垂拱元年

皇太后武氏崩中宗神龍元年

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敗而死中宗景隆元年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肅宗寶應元年

馬寔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縱死肅宗貞元元年

肅宗貞元元年

秋七月太子監國肅宗

秋八月幸興慶宮 穆宗長慶三年

太子承乾 文宗開成三年 立顯王瀾為皇太子

廢太子承乾為陳王 開成五年 太皇太后鄭

氏暴崩于興慶宮 文宗大中之年

立光王洵為皇太子 帝崩太叔即 武宗會昌

六年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安二月至

陝 昭宗天祐元年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 家帝天

史論二集

目錄

六

肅四年

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為其假子都所囚 梁主項

龍德元年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莊宗同

光四年

閩奉國節度使王延望舉兵懷禍計欲死 明宗

長興三年

吳越指揮使何承訓伏誅 漢隱帝乾祐元年

史論二集 綱目讀

江左宋——直少文氏著——同學諸子評可——

蜀相殺蜀侯 周顯王四年

綱目書曰蜀相殺蜀侯書法云殺蜀侯者蜀相也不

書弑何失國之君也然則君失國則固可殺與不死

社稷而見殺於其臣亦不足以言君矣嗟乎自古君

死社稷者有幾其臣皆可殺之乎且君之失國蜀君

之罪乎君失國不死社稷不足為君豈臣亡君之國

史論二集

針見血

而不死於國反可以為臣乎如不可以為臣何以弑

其君而友君曰殺無事之時享君之祿逢君之惡以

底於亡失國之後復乘君之危而手刃其君綱目不

特誅之罪其君而寬其臣無足理也即朋友之中猶

以忠難而負心者為天地鬼神所不容況君臣乎

議論淺近此文可與大地常存 陳義初

筆挾秋霜 戴田有

淖齒殺齊君周赧王三十一年

綱目失地不書弑者二。蜀相殺蜀侯。淖齒殺齊君。余以爲淖齒與蜀相將較則齒又有間矣。夫莊蜀相也。可殺蜀侯乎。故綱目不可不書弑。書弑者宜也。書殺者誤也。至淖齒與楚將也。楚使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且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潛王而數之曰。子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兩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龐博之間。地圯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兩血者天

史論二集

二

告也。地圯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不戒焉。何得無誅。齒雖乘人危。彼君命而殺齊君。固與蜀相之殺蜀侯者異也。故莊宜書弑而齒宜書殺。未可同日語也。

得此分併其義益精

義輯五

楚王薨弟郝立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秦

王政十九年

晉法云。綱目之法。召沒叔姪兄弟爭國。非下犯上。書殺而已。矣。夫叔姪兄弟。非下犯上。不可書弑。然則叔之于侄。兄之于弟。不可稱臣乎。如不可稱臣。則不可書弑。如爲叔爲兄。其爲臣一也。爲侄爲弟。其爲君一也。則綱目祇知臣弑君而已。矣。胡爲以天下萬世之公義計及一家之私親而紊亂之。余之所不敢知也。况楚幽王本春申子而郝乃考烈王之真子。負芻不

史論二集

三

能殺亂宗。宗室之幽王而及負芻已絕復緒之弟郝負芻之罪更加一等矣。若負芻能取幽王而殺之。則書殺也。固宜忍心殺同族嫡派之弟郝而謂兄可殺弟遂書曰殺綱目可以不作矣。

論鋒所至劍氣遶其光芒

周北屏

斷柴如山筆力如鐵

黃田有

漢王爲義帝發喪

項羽弑義帝江中。漢高因帝公之說。遂使三軍綱素。爲義帝發喪。而論者乃以爲漢高得天下之下端。基于此。不知項羽弑義帝亦自弑其王耳。不觀割日前書曰。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是帝者項籍而弑者亦項籍。義帝固非天下之共主也。當日不過以六國之亡。楚最無罪。姑立楚後。以從人望。若以六國論之。楚亦秦比耳。楚後果可帝乎。獨足項籍爲楚將。以楚將弑楚帝。罪甚重。必欲如漢所云。天下共立

史論二集

四

義帝。北而事之。不過其詞爲羽罪耶。而腐豎遂噴噴稱道。不置。豈竟以天下共主視義帝耶。義帝果屬天下之共主否耶。故特論之。

若義帝可爲共主。則光武之于更始。不幾于篡乎。

黃鍾五

義帝非天下共主。大聲疾呼。駭獨高千古。楚亦秦比。胡析尤確。南山可移。此則不改。萬壽節。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

而末歸

書法云。書楚與漢約。何不以背約累漢也。是以太公故請。而以楚歸爲文。討賊天下大義也。背約不足以累之。夫羽之爲賊。非他人之賊也。楚之賊也。以其楚將而弑楚帝耳。雖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然而畢竟視疎有間。今楚歸太公。非他人之太公也。固漢之太公也。以親疎較。豈有忍心舍活父之大恩。而汲汲于得天下。借討彼自弑其君之虛名。爲不足累背

史論二集

五

約之義者乎。綱目不書漢請太公。而書楚歸太公。已明。楚漢高無父之心。而直與楚以全人父于之義。起莘味于輕重曲爲漢解。殊屬文雄。

劉項之爭。後人徒以成敗論耳。其實漢皆負楚。少文之論。真讀書人語也。戴田有



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 高皇帝十一年

淮南王布既書反矣則自應書帝自將討之蓋書擊者恨也起筆必欲從而注之曰布有功于漢因事自疑漢亦有以致之故綱目雖書其反而不予其討如此及長沙王誘而誅之則又注之曰上書布反既正其名于前此書布誅遂定其罪于後布亦何得而辭哉信越無罪故書殺布實有罪則書誅其前固擊字之恨必紛飾其詞曰綱目雖書其反而不予其討如此此則又云信越無罪故書殺布實有罪則書誅何

史論二集

本

不予其討者又予其誅耶既予其誅矣又斬其討耶况既書反矣討而誅之豈待問哉若君臣以可疑遂不予其討然則又予子以不慈綱目亦將不予子以不孝耶腐豈不可與讀書遂將書中字眼認錯錯悞俱不改推敲一字已屬可笑又從而爲之辭余以爲書法發明者非綱目之功也乃綱目之罪人也識見文字俱臻絕頂每讀一過今我起舞 陳義卿

燕王紹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 高皇帝十二年

書法曰未有書某以某官將者書噲以相國何重其權也使以相國將而隨詔陳平斬之則帝之決也非苟然者矣平乃傳而長安帝意哉綱目書噲以相國將次書詔斬噲平傳詔長安下書赦樊噲所以罪平而危漢也噲平舞陽何如人哉而腐豈不知徒以呂嬰之故遂疑舞陽不死必至黨呂而危漢是真不知舞陽爲何如人矣雖蘇子亦曾言之而未暢也觀

史論二集

十

高祖一入關中見秦宮室美女而欲居之蕭何並不諫而噲諫止之鴻門之危良亦處無可奈何之際而噲奮不顧身直欲以頸血濺憤王甫得脫身走歸壩上及天下已定高祖忽見羣臣良平輩不能謀舞陽排闥直入流涕危言以悟帝噲之會侯何如人哉古稱社稷臣者噲之謂矣而腐豈而忍年此語也在高帝自欲鋤呂氏之黨在噲止知有扶漢之心使噲不死與王陵同聲而廷諍者必噲也烏得以呂嬰之故而疑功直朴忠之舞陽哉况陳平之陰謀險譎不

難逢帝之惡以謀淮陰。今奉命斬會而不斬。亦有以信舞陽之心也。即當日呂后與審食其謀誅族諸將而酈商謂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衛大邑內。時高將外反。亡可斷足待也。若噲果有黨呂之心。而商反援噲。以止食其之謀乎。可見噲之心可以見諒于當日之人心。而反汨沒于不善讀書之腐賢。痛心哉。

可稱篤論。難防至是。冤乃自矣。戴明有

史論十集

大

無此洗發。幾以推理屠狗輩。屈殺舞陽。黃輅五

立皇后張氏 惠帝四年

余十齡時。先大人授以通鑑會纂。令讀之。讀至立皇后張氏。注曰。魯元公主女也。余噤不敢出聲。恐其誤也。及遍閱通鑑。他本與綱目悉然。不禁撫卷嘆息。漢廷何無人。一至此哉。夫呂氏之王也。王陵所爭者。劉氏之天下也。張氏之后也。所爭者。乃萬世之天下。胡爲無一人。陳者豈承秦之後。書盡爲焚。儒盡爲坑。佛術平勃輩。徒具此生入之貌而已哉。不然。何敢偷傷化至此也。或曰。春秋戰國之世。偷常暗昧之私。已有不可言者。余曰。暗昧之私。君子所不忍言。秦之何男。以甥爲婦。且以之母。天下乎三綱絕。五常滅矣。倫序紊于孝惠。大義止于斯篇。萬岩舒

史論十集

九

呂王台卒 呂后二年

綱曰書卒具官爵姓名者美之也不書官爵者爲賤之今呂台且其王爵而書之美之耶美之將呂后之上書呂爲是耶非劉氏册上之命爲非耶不然台之卒也安得書王書王者以呂后之命爲正矣烏乎可也余以爲呂台之卒也側而不書可也或曰書台之卒也爲漢卒也冊論台一庸豎耳無關劉呂輕重抑關劉呂輕重而爲漢卒則台乃漢賊直書之曰呂台死可也胡爲書呂王台卒哉

史論十集

十

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是此文老境 萬若舒

爲劉氏左袒

初致堂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知之何哉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此所謂腐儒不可以語權也勃之此問蓋兵機也當呂后崩時人心皇皇又值祿去勃來一軍皆驚若不問其自新之路及側子何以自安所以想出左袒右袒一問使懷二心者借此轉關而踴躍效命也致堂疑到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直是疑人說夢請問呂后已死祿去勃來此何時也而一二小卒中竟有敢于右袒敢于不應者乎勃亦知可以不問但與其中懷疑懼各人觀望退縮何如明白曉暢大家努力前進故曰此兵機也而孰知腐豎之多誤解也

史論十集

十

於當日情勢洞然豁豁然看出出兵機二字是七子書中與自然非知兵者不解致堂專談道理宜其絲毫說不著也 陳義御

論史而不談道理全無根抵矣何以直言少文何嘗不談道理但道理者一定而又圓活者也致堂

章析義不精故有種種似是實大非之論

蘇田有

史論二集

主

除肉刑

文帝十三年

書法云除肉刑何予之也肉刑古法也自帝始廢古  
法則易爲予之不忍人之心也故不書始書始則疑  
于廢井田矣夫三代不能無不樂之法肉刑者刑之  
最也書始固所以美之不書始或屬首文而必從而  
注之曰書始則疑于廢井田矣何其拘泥至此哉仰  
如下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注引張昌宗下獄既而  
赦之美惡不嫌同辭書而寓譏寓美然則書始廢井  
田始除肉刑又安見非美惡不嫌同辭書哉則書法  
者固專以辭害義者也

史論二集

十五

書法病在字字詮釋遂有刻舟求劍之弊

周北屏

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書云云親策何諫也何諫躬親策之而所得者毫緒爾以是爲夫人故諫之夫求賢異求諫而不親策之可諫也親策之而賢與諫者不能副帝之所求賢與諫者之諫平於帝何諫乎自古求賢與諫者多矣而能副其求者有幾親策不能得而諫之不親策而不得者又當何如後十六年書親祠五帝願試諫也注云親者何不宜親者也立策賢良極諫亦不宜親者耶不然胡諫也若親策賢良極諫爲諫特親親錄

史記二集

一

因者亦諫也

親策得賢猶以爲諫則漢以後諫之可謂諫耶

黃庭三

賢與諫者之義只此一句斷定以下總不作一語冷利徹諫詞不迫而意獨諫可謂之又增之妙

黃庭三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景帝二年

文帝三年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夫食其何如人哉爲劉長所殺而不去其爵故書法云不與劉長之擅殺也況劉長之殺食其也爲母復讐也帝傷其志爲親故赦非治今武之殺盎爲益諫帝不得舍子立弟而太后立武之議格而武乃衛私恨而殺之而反去其官乎然則綱目不與劉長爲親之擅殺反與劉武爲私之擅殺乎乃書法則又云不書益官薄梁罪也薄梁罪者不以失刑病帝也不以失刑病

史記二集

五

帝何以武爲太后所愛至爲涕泣不食則帝誠有所不忍矣不知不病帝失刑可也至削袁盎之官以寬帝失刑之故則不可也夫盡諫武不得立爲祖宗社稷計也公也帝體親心涕泣之哀而不竟梁事家庭委曲計也私也安得以祖宗社稷之公殉家庭委曲之私而反殺臣子公忠爲國之義乎以食其與袁盎較食其邪而袁盎止以被殺之故較食其罪而盎有功綱目書食其之爵而削袁盎之官誠難解已

服毒筆酷者亦不能爲先生寬也

黃庭三

苟彘執揚僕并其軍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彘  
以罪彘市 武帝元封三年

夫苟彘之罪功大而罪小也設苟彘執揚僕而殺之  
則彘之棄市也宜也書以罪宜也彘執而并其軍仍  
置僕以待天子之誅則彘止有降國之功並無擅殺  
之罪武帝之殺之已爲失刑而綱目之書以罪更爲  
悖義何也揚僕先至不俟彘而浪戰倖功敗敗已干  
軍政一敗而遁法尤難貸及彘破其沮水軍彘圍西  
北僕圍城南彘每力戰僕屢敗亡卒恐而將慙以故

史論十集

十

常持和意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于僕及彘使人  
降之則又不從且與僕數期戰而僕不命是僕雖無  
反心其玩敵阻軍之罪萬不可追而彘未敢擅執之  
也帝知兩將乖異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  
宜從事之命然後彘以疑僕者告遂而遂亦以爲然  
乃共執僕而并其軍又並不赦指殺僕以快利知以  
擅執爲罪耶則遂已奉有便宜從事之命即擅執之  
罪罪亦不至遂與彘俱死也况僕執而朝鮮懼乃殺  
其王右渠以降豈非能止有功之可錄而並無罪之

當誅哉綱目書以罪者以何罪也若書法云綱目貴  
義不貴功然則僕之戰敗而遁會圍而私恃和議者  
爲義耶不義耶且彘以孤軍萬里之外前有強敵內  
有腹患雖大夫出師尚得執苟有利于社稷專之之  
義矧軍中軍事之有亡捷于影響即誅誅一人以  
救千萬人猶目爲之知必候天子之使而告告而其  
執之執之而仍以候天子之誅彘之于軍中也可稱  
純臣矣而綱目猶曰以罪彼軍中止聞將軍令不聞  
天子詔不幾于叛乎武帝遣一時之淫刑已失議功  
之典而綱目復監書以罪謂天理何謂國憲何

史論十集

十

此彘子亦嘗疑之今讀此益了然矣 戴田有

大將經畧于邊書生權識于內債軍誤國妨功害

能皆罪苟能見解 黃輅五

朝鮮書伐宛書伐

書法云武帝用兵多書擊惟朝鮮與宛再書伐以朝鮮襲殺都尉而宛逃殺漢使也不知沛何至沮水刺殺朝鮮送者歸并遼東都尉朝鮮因而襲殺之漢使言宛有善馬匿在武帝咸漢遣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漢使怒持金馬而歸宛卻成王漢殺之二者皆漢自招其侮耳夫不臣之地必欲通其信使已屬非體況利其所有乎以致使者非人生事退夷勞師動衆幾困天下余謂武帝之世無義賊安得書伐以予之且外國之與中朝非若君臣之義也得書伐以予之且外國之與中朝非若君臣之義也綱目于淮南王布之反也書擊注之曰布有功于漢因事自疑漢亦有以致之故綱目雖書其反而不于其討如此余以綱目于此亦應書擊而注之曰朝鮮與宛雖有殺使之罪然亦漢有以致之故綱目仍書擊而不于其伐如此不較諸書擊布者詞嚴而義正乎雖口嚴外以備內春秋之義然不應書擊于君臣而反書伐于外國也故余復相扞而重論之

道理天經地義反惜註書者未見此解

史論二事

本

丞相屈騰棄市李廣利妻子下吏廣利降匈奴詔族其家

武帝征和三年

書法云屈騰要斬也其書棄市何罪辭也今陵之降也後書族誅李陵家廣利亦降矣族其家則何以不書誅于是廣利屈騰欲立昌邑爲太子事覺屈騰棄市廣利妻子下吏廣利因欲漢人自贖大敗遂降綱目不書漢人大敗直書降匈奴廣利之罪著矣不其誅可也然則書法之意猶以廣利之罪輕于李陵耶輕于李陵者豈以廣利欲漢人自贖遂有以原其心耶抑不思李陵當日矢盡道窮又無後繼爲有心降耶抑不得已而後降耶反不可以原其心耶余以爲廣利即漢人大勝亦不可以自贖何也立太子何事也而敢于私謀立耶其造謀敵于造叛其無君親于狀君即漢人大勝焉得而贖之至屈騰綱目亦不應書官綱目書殺而不其官者無罪者也屈騰欲私立昌邑爲太子正不知其罪爲何若已

蛇足 史記集解

君在謀立太子所謂將則必誅如此注釋是自生

益州夷反募吏民擊破之西南夷復反遣兵擊

之武都氏人反遣兵擊之

夫書反者必其臣屬于漢也書反則不應書擊前朝  
鮮書伐宛書伐書伐者以其逆殺漢使也今三夷但  
書反矣反顧不甚于殺漢使耶何以反而書擊若書  
擊則必未嘗臣屬於漢未臣屬於漢則又不應書反  
若以荒微之外雖反而書擊者槩以不臣置之也然  
又何以解于朝鮮與宛之書伐耶

文不滿一百三十字其天矯變化莫測其筆頭所

史論二集

王 萬 若 舒

三

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元帝二年

前宣帝五鳳四年書殺故平通侯楊惲矣書法云惲  
免為庶人矣書平通侯何廢不以罪也而尹氏又云  
惲已免為庶人久矣然且書曰故平通侯則免不以  
罪不予其免為可知免猶不干而況於殺之乎今蕭  
望之自殺則直書蕭望之自殺而書法云望之何以  
不書病病漢也易為病之望之領命大臣既免為庶  
人矣賜爵不足書也夫綱目例以書爵為賢則望之  
非不賢也何以不書爵又不書官若以望之已免為  
庶人故不書然則賜惲亦免為庶人而綱目必書殺  
故平通侯楊惲何耶故書法云不予其免免且不干  
而況于殺乎今望之既免之後元帝又賜爵為關內  
侯爵元帝賜爵不足書豈故太子太傅亦不足書耶  
而竟削而不書謂不書為病漢則書者為不病漢矣  
謂免而仍書其爵為不予其免則免而竟削其爵必  
不予其免矣二者何去何從綱目其必居一是哉

請對針鋒不寒而栗張氏

史論二集

羊



丞相方進卒

成帝綏和二年樊豐守心貞麗能推占星曆言大臣  
宜當之上乃召見豐方進賜冊賞讓使尚書令賜  
酒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  
秘器親臨吊者數至禮賜異于他相大方進自殺帝  
宜秘之不謂綱目亦從而秘之不然而卒而不書自  
殺何哉書法云不書自殺何病漢也病之則易爲書  
卒以大臣應天變非古也既又諱焉因而卒之所以  
明其諱也帝欲其卒綱目遂書卒帝諱其自殺綱目  
遂亦諱其自殺謂綱目所以明其諱也余謂綱目非  
明成帝之諱乃綱目自諱其書法耳後東帝元壽元  
年綱目書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夫王嘉固罵  
血不食死也而綱目書殺之書法云書殺何甚漢也  
綱目之法苟有誅意于其臣一以殺書之夫罵血不  
食而死而書殺諸讓賜爵酒而死反書卒何誅意獨  
行于哀帝而獨不行于成帝殺之獨甚于王嘉而書  
卒獨諱于方進乎與令人覓解處不得也

以矛攻盾快論橫空

綱目有

史論二集

圭

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加安漢公莽九錫

綱目書董卓曹操輩凡其遷官加殊禮皆書自今莽  
號宰衡莽加九錫與升宰衡在諸侯王上孰加之孰  
升之亦莽自加之自升之而已故此二條亦應照賊  
臣例書莽自加自升不得異其辭也汪克寬考異亦  
云傳錄缺漏誠哉缺漏也

必如此方可稱爲讀書

范升陵

史論二集

圭

廢皇太子疆爲東海王立東海王賜爲太子改

名莊 光武建武十九年

自古廢太子者多矣然未有如疆者謙退之節盡孝友之誠者也亦未有如疆處嫌疑之際父子兄弟無幾微之憾而保全終者也雖曰直書廢以著世類之失但綱目爲褒善貶惡之書似宜賢者與庸流分別而書之若綱目之書法貶帝之失則有之矣褒疆之美則闕如也况世祖加恩郭氏綱目亦予其厚以晉益東海綱目亦特書美之美之者何美疆能爲子帝能爲父也則書太子疆因請退就藩國帝從之遂立東海上陽爲太子亦爲賢者地也且書遂立東海王者帝之私心因萬世如見也廢后之失固千古爲昭矣未始非春秋之筆也而腐豎必嘆曰曰廢后之失大矣綱目從其大不從其小不知太子之不安其位者以母后廢也太子之請且固請之非帝致之而誰致之哉帝之失不更隱而彰乎

綱目書法只得貶之一邊朱子看得聖賢道理原是活潑潑的故欲褒貶並行甫克無弊耳亦是甚

賢識功之典 陳義卿

史論二集

卷

帝如長安竄志來會和帝三年

綱目之書竇惠來自者著憲不臣之心也。不知綱目已先失君臣之義矣。欲誅賊臣之心而于臣子以敵國之體是君臣之分先自作史者亂之可乎哉。不然晉侯召王而春秋大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不于晉侯之召也。今憲本奉詔而來朝而綱目反書憲以來會于至後四年再書竇憲還京師亦非體也。皆不可爲訓。

據經以斷不可動搖

晉書

史論二集

美

司空周章自殺安帝永初六年

大臣之于君猶父之于子也。非常之事子不敢行之。父臣可擅行之。子君乎太后不立乎原王勝而立清河王之子亦不爲非。蓋平原王新而清河王爲太子以無罪廢且溫恭遜順與和帝兄弟之間毫無間然一旦和帝之長子有疾殤帝大亡舍清河王之子不立而誰立哉。周章若以勝非殤歟。便當于立殤帝之時力爭以不可舍長而立幼也。而周章默然殤帝既歿于迎立清河王之子之時周章又宜力爭以不可

史論二集

主

舍帝之子而立王之子而周章又默然乃于安帝即位一年之後始謀誅鄧騭兄弟及衆倫等廢太后與帝而立勝爲公子爲叔乎廢君廢后乃何事也。不爭之于初立之時而思之于臣事一年之後綱目不特書周章謀逆伏誅而只司空周章自殺事乎不

林松庵卷三嘆

周章之私全於幽默然處定之有哉。廢君何事不爭之于初立之時而謀之于臣事一年之後此足以制章之死命矣。陳書

豫章芝草生 文帝元初六年

綱目每書芝草生甘露降與夫龍見河清之類必因四方之奏而後書之也雖奏稱書曰言言者疑之詞也疑之者罕言也今豫章芝草生固未嘗奏也而大書者何耶若以奏者爲僞此不奏者爲真則前此後此者寧盡屬可疑若以爲夫劉祇之不上便應書劉祇欲奏而止豈有劉祇未奏而大書豫章芝草生者余以爲誌劉祇之不上可也無僅書豫章芝草生五字之理

史論上集

美

或曰未奏而書者誌異也誌異者何上書日食矣地震矣雖有芝草生言祥亦作凶也然必此時朝野俱以芝草爲瑞而綱目或以爲凶可也劉祇之不奏是當時未嘗以爲瑞而綱目遽以爲凶耶欲以芝草爲凶毋怪乎臘月雷爲瑞雷矣可爲腸斷

陳襄御

立夫人吳氏爲皇后 昭烈章武元年

綱目書法云兩漢之篇必書立某氏爲皇后者正辭也其書立皇后某氏者卑辭也異其辭者異其事也今昭烈所立吳氏乃將軍吳懿之妹即劉璋兄瑁之妻也劉禪之妻帝可以爲后乎如綱目必以立某氏爲皇后爲正辭則吳氏之立爲異乎不異乎特正之無微不入可爲讀書之法 張敦臣

史論上集

美

後主建興元年

綱目名號制曰正統之君曰帝無統之君稱帝者曰主今綱目既以正統予昭烈矣故革陳壽先主之稱而大書曰昭烈皇帝則後主自應易主爲帝而仍陳壽後主之稱者乃綱目偶然未及檢點之故而後之君子所當亟正之者也

卽此一條便可斷綱目爲未定之書

黃輯五

推乾德十三年事  
自張佐國陳旌時依舊其例故書中降主少廢因已之矣

史論二集

丰

丞相亮伐魏 後主建興六年 右將軍亮伐魏

興七年 丞相亮伐魏 建興九年 丞相亮伐魏

建興十二年

大書伐魏者尊漢也明書伐魏必應書詔丞相亮伐魏詔右將軍亮伐魏矣不書詔而竟書亮者據錢勰略之僞也故建興六年衍亭敗績綱目書詔貶亮爲右將軍書法云貶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以詔貶書之者命出于上也今伐國何事也反可不命出于上乎令蜀何令不出之于亮何事不以之于亮而必丞相亮右將軍亮乎其上下大不可也

作史之難要緊字一箇小不得沒要緊字一箇用不得如此四條少詔以兩字其混淆錯亂遂有不可言者義理之辨微矣哉

黃輯五

史論二集

丰

魯公賈充卒 晉武太康三年

充之逆賊也。見晉丁廣純高貴鄉公之間。孫皓欲君不忠之對是充之生也。猶不能免。當日之唾罵晉武之帝也。猶不能禁。臣下之譏彈而綱目反其其官。簡而卒之何哉。或亦酒齊與門人輩忽畧之過。而書法必從而注之。曰書魯公何。晉志也。然則綱目書晉志。晉志書唐志。綱目不引用書法矣。于賢者而書晉注之曰予之也。于不賢者而書晉注之曰。豈予之哉。何不盡綱目而留之。惟聽劉氏尹氏注。孰爲予孰爲不予而已矣。書法何爲哉。

史論二集

奎

書晉事志。晉志書唐事志。唐志綱目不引用書法矣。此等惡毒語如快刀殺人。寂然無聲。設令起草有蓋章見之。亦當噴飯而面紅耳熱也。范丹陵

陳留王曹奐卒。晉人葬之。諡曰魏元皇帝。晉惠帝太安元年

帝太安元年

正統之君。廢爲王公而死者。書卒而註其諡。綱目例也。今曹奐雖非正統之君。而大書其諡。固曰予晉厚也。但漢獻帝何以不書諡。而與反書諡。或者謂之畧耳。而書法必欲強爲之辭。云漢獻不書諡。而此書諡。所以重予晉也。世道日降。晉以後國滅之主。無不弑者。甚則滅族矣。然則重予晉之厚。遂並忘其書法例耶。不知漢獻封山陽公。傳至晉永嘉始爲胡所滅。是

史論二集

奎

晉之厚。亦魏故之也。重予晉。獨不可。重予魏乎。不重予魏。而正統無統之書法。而索之耶。

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必欲強爲曲說。以附會之。其失更大。所安古人豈得已乎。黃希哲

將軍周權矯詔復羊后事覺伏誅

惠帝永興二年

年

書云羊后爲臣所廢則立之正也書伏誅何矯詔也綱曰書矯多矣然皆事成者也綱曰僅得以矯詔書之示民有君而已未有以見矯之當誅也於是周權矯詔然後綱曰正名其罪書曰伏誅所以明矯詔之計爲後世戒使知凡書矯者皆當誅者也夫矯詔之當誅固矣但綱曰之惡矯詔者爲無君也周權之矯詔復羊后爲有君耶爲無君耶若后之廢出于

史論二集

書

帝命臣廢帝之命以復后書伏誅可也知有后而不知有君也矯君之命誅于矯者也如后之廢出于賊臣臣矯帝之命以復后其矯也第未奉君之命耳則矯者君之命將順者君之心也書矯詔可也書伏誅不可也倖之使出母子違父命以復母仁人君子猶苦原其心而畏其迹况父勢過于豪強不由已而出之孝子當此死之而已君猶父也后猶母也無二理也周權矯詔之復后君猶恨其晚矣世徒見陳湯輩矯詔之不可調而不知矯詔有輕重焉有公積如

矯詔發栗矯詔復流民皆同于貪功干異城生事于

外夷者等乎若更以事之成敗而誅之則尤非史筆

之所以公萬世也或曰羊后異日失節于劉曜綱曰

不成其爲后也故書伏誅然則周權矯詔之時當預

知后之失節而遂忍心坐視之耶作史者通盤看去

是知此而忠臣孝子之心則斷斷乎其不可沒也

按唐武后垂拱三年綱曰書賊州人楊初成矯詔

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書法云晉周權矯詔

復立羊后書誅此則曷爲止書殺武氏廢帝非義

史論二集

書

也迎帝復位義也書誅則何以勸義然則必書矯

何以爲果義也雖與權可也然則張方以臣廢后

爲義耶周權以臣復后爲非義耶廢后廢后其罪

同也復君復后其義一也起筆有蓋不敢証綱曰

一字之說而曲爲之說此余以發明書法爲綱目

之罪人也洵非誣也

快語亦至論 戴田有

太宰顯殺張方長史劉輿誅類

光熙元年春正月編日書曰太宰顯殺張方注之日方不書誅不予顯以討也及十一月書曰長史劉輿誅類注之曰劉輿矯詔不書書重罪類也大類罪類方一誅不足以蔽其辜是已但前周權矯詔復后而書誅張方三廢后而書殺編日則不予顯以討賊矣但未知何以服周權之心且張方不書誅不予顯以討廢后之賊臣周權書誅何反予顯以討復后之義士哉綱目矯詔必誅劉輿矯詔誅賊周輿矯詔復后其矯一也不成者書伏誅事成者不但無矯詔之誅綱目且予輿以誅人之義綱目之所謂矯詔必誅者何在耶

昆吾切玉未足喻其鉅鋒 王元長

史論上集

美

漢太子太傅崔瑗少保許遐伏誅自應帝建興三年

三年

綱目書伏誅者罪大惡極之辭也殺而書官者無罪之辭也今崔瑗許遐既書官又書伏誅則必有一誤考崔遐之死因太弟又延明殿由血太弟惡之寧遐說又曰今相國威重踰于東宮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得之危不如早為之計又弗聽而令人告之劉聰聰殺之夫又賢者也相國者劉粲也寧遐而為又謀義之正也分之宜也綱目之書漢殺太子太傅崔瑗少保許遐理也其書伏誅者誤也雖起幸于此亦不能支離傳會其說矣故特正之

理正心平 張秋庄

史論上集

老



成王雄立其兄子班爲太子

晉明帝太寧二年

正統之君書帝無統之君書主綱目例也今成書主  
白綱目例耳而起筆注之曰於是雄有妄子不立立

班書立其兄子班著亂始也故斥書主然則雄不立  
班而立子綱目將書之爲帝耶不然何斥之有且雄

舍其子而不立而立其兄之子者固非承平久而紊  
亂其支派者蓋雄今日所享之成誰之成乃兄榮特

開創之成也思兄開創之功而以兄之子爲嗣雄之  
傳弟固千古無兩哉以視宋太宗之負太祖爲何如

史論二集

表

耶不意李雄友干之愛而爲起筆所惡如此也若以

宋宣遜國于穆公穆公遜于宣公之子而生亂以律

之是亦不明干有功無功之別者矣且班之孝也吾

史實雄之付托得人雄生焉干頭遍身之全割皆實

雄之請干皆惡而遠之班爾其夜侍側親爲吮膿嗟  
乎雄與班之孝之弟正恐此一史中無義也而綱目

忍斥之乎如曰成因立班而生亂倘雄不立班而竟  
立其子期不知期之驕奢橫暴能免干壽之弑耶否

耶如期之驕奢橫暴雖立終不免干壽之弑是成之

亂立班固亂不立班亦亂也特惜班祇知孝友之大

經而不能用其權遂至于弑設臨弟許之誚遣李越

還江陽以李期爲梁州刺史亦安得至是哉亦安得

如此斷制在博議中亦不多得戴山有

宋穆公歸國于與夷義也若以後嗣之爭亂妄置  
前人則反不如宋太宗之處德昭爲是矣胸中執

成敗之見又安得有真是非乎黃鄭五

史論二集

表

宋宣遜國于穆公

穆公遜于宣公之子而生亂以律之是亦不明干有功無功之別者矣且班之孝也吾史實雄之付托得人雄生焉干頭遍身之全割皆實雄之請干皆惡而遠之班爾其夜侍側親爲吮膿嗟乎雄與班之孝之弟正恐此一史中無義也而綱目忍斥之乎如曰成因立班而生亂倘雄不立班而竟立其子期不知期之驕奢橫暴能免干壽之弑耶否耶如期之驕奢橫暴雖立終不免干壽之弑是成之

趙王虎殺其太子瑋更立子宣為太子

成康三年 趙太子宣殺其弟緇伏誅

永和四年

綱目書無罪者曰殺其臣殺其子今遂欲行弑逆之事稱疾不朝虎使女尚書作察之遂抽劍擊之虎怒李顏等而誅之綱目不書伏誅而以無罪之辭書殺其太子可乎而書法乃曰不書伏誅咎虎也使太子尚可尚書事太子朝夕視君膳者也而使與政非矣夫使太子與政之非所謂父子滯愛者多愆耳失之小者也至遂欲行冒頓之事乃誦天之罪反欲使父分其過乎無是理也虎雖可咎而必不可因遂而咎虎虎雖失教而必不可因遂誤弑父而罪其失教若如尹氏劉氏諸非綱目修而亂臣賊子之罪輕矣何也有分其過者也兇後穆帝永和四年太子宣又謀弑逆太子宣亦虎命宣及弟翽迭省尚書奏事者也及謀弑事覺綱目何以又不咎虎使太子與政之非而必名正其罪曰伏誅前後兩太子皆虎一人之身皆屬弑逆之事綱目不

史論二集

羊

應自相矛盾如此也若以宣殺泰公翽故重于遂不知宣之殺翽乃暗地遣楊佺而殺之翽死尚不知主名遂之殺承君命之女尚書乃達觀仙刃而學之其罪大惡極亦正相等也總之著書之人或偶有錯誤全望後之學者知其誤而更訂之倘著書之人所大願也如尹氏劉氏之因錯就錯因誤証誤乃著書之人所痛恨也善讀書者其識之

義正辭嚴有功世道

紫而有

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

晉書

卷八

夫既書起兵矣又焉得書討既書討矣則應書反書

叛而書法云翟斌書起兵何羌也書討何羌也是故

書起兵者皆書擊惟羌則書討不知秦與羌有異乎

無異乎據書法云翟斌書起兵何羌也外之矣又云

書討何羌也何又內之耶何不仍綱目書法之大例

起兵而書擊終于外之無異辭耶

百餘字耳合著蘊藏又是一種筆法 周北屏

史記

卷

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晉書

卷八

安帝隆安元年書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

軍王緒恭罷兵還鎮書法云王恭反何正名也不書

反則以趙敬福口者按跡矣夫恭非反也綱目惡賜

君故書反為藉口與晉陽之甲者戒今玄則與反矣

且破荊州矣殺一都督一刺史矣而書舉兵攻江陵

何耶注之曰桓玄何以不書反所攻者江陵也則不

禁為之賜斷矣夫江陵誰之江陵也豈仲堪都督江

史記

卷

卷

陵江陵遂為仲堪之江陵耶與晉帝無涉耶其文雖

可笑一至于此且彼此攻擊而相殺者綱目隱不去

其官注之曰某雖可殺而非某之所得殺也今仲堪

佐期獨不在此例何耶即如王恭舉兵反又書詔誅

國寶與緒矣夫既曰誅而又書其官何耶彼

此相殺而去其官詔誅而仍書其官洵不可解也若

云誅國寶與緒而不去其官者義晉之類于強臣而

阿殺一僕射一將軍則又何必書詔誅何也詔亦

非常也外用強臣內迫權臣固久已無言矣又何議

千直書曰。道子殺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可也。

綱曰。成于趙幾道之手。朱子于其間時有特筆其

書。既浩繁不無錯謬。勢所必然。書法遷就而曲爲

之。前則過矣。得小文正之千古一大快也。藏而右

詔桓玄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荆江刺史。安帝隆

安西年

夫桓玄之逆也。非一日矣。既破劉裕。遂長荆江。其

拔起不與。與白耳。白加者。固同一例也。特玄在外。故

表請耳。及詔玄都督荆司七州。領荆州刺史。玄固請

江州。必使從其都督。入州而後已。要若如是。可謂

爲荆江八州軍事。于固不得與操。略重異其辭也。

鐵板道理。向來不知。何以昧昧。周北屏

涼呂超弑其君篡而立其兄隆篡后楊氏自殺  
安帝隆安五年

孝武太元十四年秦毛后美而勇善騎射姚萇入其  
營后納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眾寡不  
敵爲後秦所執萇將納之后罵萇面死綱曰書死之  
今楊氏知篡被弑印命禁兵討超等而止之其皆捨  
仗不戰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阻之后曰爾兄  
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爲問王璽曰  
殺之矣觀其詞氣將有爲也不見孫翊妻徐氏之緩

史論二集

聖

以圖賊乎及超見后美欲納之謂后父桓曰后若自  
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竟自殺其義烈與毛后  
有二哉不書死之而書自殺誤矣起莘又從而爲之  
辭曰楊氏非有決死之心不爲呂超所逼未必自殺  
故書自殺嗟乎楊后聞篡弑而命禁兵討賊無必死  
之心使之爭聞賊以然誅惡父而竟自殺無必死之  
心能之乎楊后所謂義知有君義知有夫雖族誅父  
家亦所不恤義決一死以全綱常倫紀者也而謂非  
有決死之心乎若如起莘語毛后亦未嘗不可曰后

若不見執于姚萇萇若不迫而納之后亦非有決死  
之心也嗟乎聞善而疑君子之所大惡也不謂起莘  
也而貽之

筆力不減于瞻戴而有

史論二集

聖

秦姚碩德自上邦還長安

晉安帝義熙二年

大漢之寶璽曾書還京師矣。余論其非體也。以史臣欲著德不臣之心而君臣之分先自作史者亂之大不可也。今秦王與事晉公緒及碩德皆如家人禮重馬服坑先奉二叔而自服其次國家大政皆咨而後行此自姚興家廷考友事也私也而綱目遂不書朝書曰還注之曰典能尊尊矣不書入朝所以成其不敢臣之美也然則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後賢不應議其非禮亦當尊周公如天子以成成王不

史論二集

史論二集

議

門媚王寵仙頓首敬

青冀參軍司道賜殺其刺史劉敬宣

晉安帝義

熙十一年

大綱者其要領之謂也必撮其大者重者而書之今青冀參軍司道賜雖屬宗族疎屬然所以殺敬宣者應司馬休之也今果應休之不書書殺其刺史劉敬宣則道賜為敬宣平為賊宋于綱開綱之書法如此之類甚多若夫大者重者突然若此一筆雖曰有目可稽然而所謂綱者何在耶夫目必因綱而有目今日之目皆在綱之外者也即如前書豫章芝草生夫綱目惡言瑞所以書芝草生者美劉祇之不上也而綱又畧劉祇而不書豈非綱之書法反多自昧其本有耶台哉朱子與訥齋書曰此書無他法但綱欲盡嚴而無脫落日欲許備而不煩冗耳今此書注謂之無脫落可乎人皆不知綱目本于訥齋觀朱子此言便知綱目之待司正者甚多矣

御

拈出朱子一語便可做耳食諸君鎮驚錠子

陳義

常珍奇叛魏歸宋

明帝泰始三年

書法云歸宋反正也必書叛魏何惡反覆也大珍奇之叛宋也勢不得已也起兵應子助而于助敗及與薛安都乞降于建康而宋主不聽蔡興宗之諫以兵五萬迎安都以致安都疑而降魏而常珍奇亦降魏矣後畢眾敬降魏綱目不書叛曰宋連之也故不書叛綱目有以亮其心矣然則安都珍奇降而以兵五萬迎之猶非宋連之耶况珍奇當日之降魏也迎西河公石至上蔡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節而

史論一集

事

是珍奇非安心降魏也明矣設安心降魏則今日之來歸書叛魏宜也惡反覆宜也降之日卽欲燒府為變珍奇安心降耶抑宋連之耶綱目安得先眾敬之心而不先珍奇之心耶余以為與漢之孟達同背來歸可也固與梁之夏侯道遷陳伯之章朝秦暮楚者迥異也胡可以不辨

語語刺骨却又念忠恕所謂文人筆聖賢心向無愧焉 門生王崑山頓首敬識

魏太后馮氏弑其主弘復稱制

孝文帝永明元年

年

書曰弑弑楚王綱目書殺之書法云綱目之法君沒叔侄兄弟爭國非下犯上書殺而已矣余以為為叔為兄其爲臣一也爲姪爲弟其爲君一也安可以家庭叔姪兄弟之私而亂君臣之大義今魏主弘雖非馮后親生之子然馮后母也弘子也綱目尚不以母子之故而大書曰弑其主可見綱目君臣之義嚴矣而書法亦曰太后也書弑何君一而已自非大無道雖太后不免書弑所以明無二上之義也不知起幸今日之注亦曾思及當日之注殺弟那者耶兄不可弑弑弟母反可書弑子乎此綱目一書所宜刪去書法發明而亟正其誤者也

前後印証可以振發發贖矣讀書不當如是耶 北屏

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有罪奪官

宋主昱平

徽三年

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

主景元徽四年

綱目書景素有罪奪官矣宋一年而又書景素起兵矣若景素有罪邪則不應書起兵事反可也景素可書起兵則前又不應書有罪況細闕有罪之目而景素又實無罪宋主凶頑失德朝野皆以景素孝友清儉好學禮士俱歸心焉楊運長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陰欲除之其腹心皆勸舉兵參軍江海獨諫止之或告之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袁粲以為不可景素隨遣世子詣闕自陳乃奪景素官則景素固不可以有罪稱也及後舉兵矣綱目不書反書起兵豈非以昱之南德日甚而太祖之諸子俱死景素一身係宗祧之重故綱目畧去君臣之分本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而以起兵書哉但既本北義則前之謀此而未舉者又何罪乎如曰昱之虐甚于前不知昱立四年邪淫不道始終一轍固未嘗有今昔之異也吾寧書景素有罪于起兵之日自有罪自裁而斷不可書

史論

筆

史論

筆

有罪于遺世子詣闕自陳之時何也君雖頑虐而君臣之分固在也詣闕自陳者臣道也稱兵向闕則逆天于盡臣道之中而有以亮其心于下名犯上之舉而終不敢恕其逆則得矣

結處數語天地為之肅穆鬼神為之欽伏史而經矣

范升陵



梁遺臨川王宏僕射柳悅師代魏次于洛口

梁武帝天監四年

夫梁之初書魏代梁矣曰伐梁何梁集也今則又書梁伐魏矣梁伐魏者名何居乎曰魏納叛人也且殺梁將三十九人則斯師也不爲劉名然則南北朝之今叛南而降北則叛北而降南因紙不絕書若以納叛而書伐又何師不可書伐乎及後蕭宏逃歸則又注之曰梁主無名與師又以所愛子弟督之喪師辱國至棄軍而逃大前之書伐以予梁者今又注之爲

史讀二集

史讀

無名之師乎今既知注之爲無名之師何前又粉飾魏爲納叛之罪而曲爲伐字解也可見發明書法皆信意而注之而後之人亦信意而讀之並未嘗一合前後而觀之也悲夫

有此誠無此筆必致點昧先生既具此誠復具此筆天之所以困先生于一時而顯先生于萬世也

張秋庄

齊涪陵王等書

余讀綱目至齊東昏諸書法而竊多所未安知惡東昏東昏未廢卽書爲涪陵王惡東昏而東昏之盡出而皆皆不書夫東昏之頑虐亦與劉昱子業輩等耳而忽書法爲之一變何耶卽知起兵而以蕭衍冠寶融不知寶融固有社稷之寄者也彼蕭衍者不過借宗室之虛名以陰行其異志可先衍而後融乎注之曰寶融以衍爲都督前鋒則殊衍于寶融何衍義首也嗟乎衍亦幸而成事耳不成重追首耳義於何有

史讀二集

史讀

至東昏在位卽以寶融之廢爲涪陵王書之因終綱目未之見也吾意東昏卽大無道較諸弑父而自立者或有間也綱目之惡東昏如此何以加夫楊廣輩耶且惡其主而並其臣之盡節者亦不書尤爲慘哉古人云父慈子孝人之常惟父不慈而子孝此千古之所以稱大舜也今有婦于此既適夫矣賴可以夫不肖所遇非偶而遂不爲之守節可乎不可乎而書法乃引德后虐昏之語不知擇我則后虐我則無爲國人言之也若委身而爲臣矣登朝而食其祿矣

顧可與國人比哉。毋惑乎書法復引陳勝吳廣與處  
仲王恭較曰。陳勝吳廣書起兵處。仲王恭書反豈厚  
于陳勝吳廣而薄于處仲王恭耶。此所謂昧于臣民  
之義勝廣民也。君無道書起兵可也。處仲王恭臣也  
君雖無道而臣敢于無君非反而何。何從謂置厚薄  
之論也。

開擴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張田有

史論一集

漢

齊以王儉為僕射。宋順帝明三年

斯時也。順帝尚未廢也。道成猶未篡也。而綱目遂書  
曰。齊以王儉為僕射。是宋齊而並立矣。無是理也。書  
法云。是時道成猶為宋氏之臣。而綱目不繫之宋者。  
蓋其權勢之盛已非宋氏之所侔也。烏乎道成無  
宋而綱目遂亦無宋乎。欲者道成不臣之心。何不直  
書曰。宋齊公蕭道成以王儉為僕射。若宋未滅而齊  
未篡。便竟書齊以是一時有二君。為大非禮也。

說來俱是天經地義。動搖不得。豈從前諸儒盡屬

史論二集

宋

矮人觀場。直至今日而始揭出天地之生朱子為  
有意耶。為無意耶。范丹陵

魏司空劉騰卒 孝明正光四年

綱目書卒。卒賢也。如獄君之賈充。賣國之褚淵。皆具其官爵而卒之。大與綱目之書法不符。至宣者之書卒。綱目之義例尤嚴也。故惟呂疆張承業輩得書耳。今劉騰之卒。則加黨又禁主。專權橫暴。亦云極矣。于其死也。乃具其官爵而卒之。何哉。曰。書卒。書官。譏失刑也。而綱目義例。未見有書卒。書官而出一議者。如其譏也。則必書官者于其上。夫司空三公。足以宣者爲三公。可乎。不可乎。況又不臣如是乎。若如恒辭書司空劉騰卒。又安別具爲賢之耶。譏之耶。

美

不書官者。而書官。書卒。安別爲賢爲譏。況朱子與趙幾道書云。綱欲謹嚴。此可謂謹嚴乎。直書之曰。宣者劉騰死可也。

范升陵

魏主朗入居于鄴。高歡自爲太師。

此時魏主恭立。垂二載矣。恭雖爲爾朱氏所立。然恭固令主也。高歡欲討爾朱兆。卽奉恭討之。可也。乃又立朗者。其意非奉。兆欲起爭端耳。故後廢恭復廢朗。而立修。置君如奕棋。爾朱有如歡者也。而綱目。于恭據京。已正尊位。已立二載之後。復于歡所立之元朗而書爲魏主。是魏一時而有二主。民一時而有二王。斷斷無是理也。實宋子助起兵江州。綱目書起兵。及子助稱帝。綱目遂書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蓋以子莫既除。明帝已立。社稷有奉人民有主。而子助復正號稱尊。是志在爭帝。故綱目書討。不予其稱帝也。今恭已立二載。中外咸爲明主。而綱目反沒恭而于高歡所立之元朗乎。必不然矣。夫書朗入居于鄴。可也。或曰恭爲爾朱所立。歡討爾朱。及奉爾朱所立。于歡之起兵。自不得不于朗之爲主也。獨不見恭之不許爾朱世隆之請封。史作罷乎。曰於王有功於國。無勳。郎子才爲叛。文敬宗枉殺爾朱榮。恭曰。宋安乎。剪強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木厭亂。故遂成濟之。

美

漏恭之大義。聖德爾朱以立已者乎。卽高歡可另立。則而綱目斷不可以魏主書。則也。

按高歡詐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慟哭以激其衆。衆曰。惟有反耳。而高歡亦以反自居。而綱目乃書曰。起兵若歡。果忠臣耶。亮其心而爲之諱。可也。一廢君再廢君而終于反。是歡未嘗自諱其反。而綱目反諱其反。以起兵之義于之乎。况後高歡立清河世子善見于洛陽。而爾朱東魏。凡東魏攻魏。綱目則書侵魏攻東魏。則書伐。綱目亦可謂于奪之嚴矣。何以恭立二年。忽書高歡所立之册爲魏主耶。其爲誤也明矣。故再合前後而並論之。

辨才無礙 數則有

史記集

卒

盜竊梁傳國璽歸之齊

書法云。張寔謝尚得璽獻之。則書獻。此其書歸併獻者。自下奉上之辭也。歸者。自此納彼之辭也。一字之權衡。審矣。余不禁爲之齒冷。夫本其所自。已失而復得者。謂之歸。故叛人書歸。失地書歸。併掠書歸。今傳國璽非齊有也。何以云歸。若云張寔謝尚得璽獻之。以下奉上也。然則曰盜曰竊。反非以下獻上乎。且自此納彼者。必梁遣人納之于齊。今日盜曰竊。反可稱自此納彼乎。若如此解。非綱目一字之權衡。審乃綱目一字之權衡。俱無矣。

史記集

卒

張寔謝尚而曰獻曰盜曰竊。而曰歸。盜與竊之高下。張謝也。遠矣一笑。

孔升陵

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伐成

都以致之

武陵王紀已稱帝成都矣今仍書武陵王者不予其  
稱帝也但不予其稱帝何以攻江陵又以伐書耶紀  
與魏之志誓同也坐視父兄之難同也皆罪人也所  
謂賊攻賊何從而得伐之義耶且既書紀伐江陵矣  
而又書魏伐成都何義耶一舉也未聞稱伐人者而  
又爲人國伐大約綱目書侵書寇書討書殺多有可  
議難以枚舉固有考異辨核于下故不具論此特示

史論十集

率

盾之甚者耳

予其伐人矣而又書其爲人所伐一時頗有兩義  
師不值一胡盧也

見卷四

陳主封于伯茂爲始興王

陳世祖文帝

陳高祖追封兄道譚爲始興王以其次子項康封至  
是陳主請以項康在長安本宗之襲從封項爲安成王  
而以伯茂爲始興王書法云封子未有書主者此其  
書主何子陳主也陳主于是可謂知重本矣可謂與  
權矣起卒今日之注豈又忘當日之注歟主雖立其  
兄子班者乎注之口雖有安子不立立班書立其兄  
子班著亂始也故斥書主今陳主封子襲兄後亦書  
主而起卒又以書主爲子何哉夫雄之立班藉之封

史論十集

率

茂省友于事也何以彼書主爲斥此書主爲子况雖  
之立班友于之大者也人所難能者也藉之封茂友  
于之小者也人所易能者也何也雄以其國讓兄  
子藉不過以其子嗣兄祀就大就小就難就易或不  
待余辭之罪矣起卒徒以班立而生亂遂以綱目之  
子者爲斥又何以解今日之書主爲子者耶  
具此心胸乎眼覺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王元長

齊人歸于文護之母于周

書法云燕主德之母嘗陷于秦矣及其歸也書曰燕  
獻伐樂稱藩于秦秦以其母歸之于燕也今書曰齊  
歸于文護之母于周薄護之辭也可知當日綱目不  
書漢諸太公而以楚歸爲文同所以于楚而薄漢也  
而起卒腰于成敗之見不敢非漢而是楚反以背約  
不足以累漢注之豈知今日之注前後相背如此也  
不猶大成書主爲斥陳書主爲于乎故余特爲指出  
兩兩相證爲人下後世讀死書者下一鍼兩

史論十集

書

就彼書法兩兩印證自覺口張難翁舌吐難下快

事快事 張秋庄

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

王受仁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書法有云楊帝諸死節如御史蘇元將軍獨孤盛給  
事許善心之類皆不得書于冊以其盡節執逆之人  
故不足于之耳然則此三諫者獨非盡節執逆之人  
乎綱目又何以于之也夫盡節者亦自盡其爲臣之  
職取初不計其君之應盡節與否也亦猶夫諫者自  
盡其爲國爲民之一念取初不計其君之可諫與不  
可諫也此今書諸夫雖不自爲之婦者不可以所適

史論十集

書

并偶而婦遂可以不貞也今綱目既于諫者而書之  
必不忍沒死節者而畧之也或偶有缺漏未可知也  
經起筆一解遂使忠魂短氣烈士心傷矣

忠恕二字不獨立身行已卽知人論世亦不能外

世論較諸發明何厚何薄僅河漢乎 周北屏

制工部尚書段綸階漢大梁貞觀七年

書法云制官之制二基有罪制階有罪之辭也制革階無罪之辭也段綸始作淫巧其以無罪書何病帝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而求巧匠且令試之則罪不在綸矣夫求巧匠而為奇技淫巧則帝之罪也今帝其為淫巧而反為帝之罪乎若以其求巧匠為罪耶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凡兵農禮樂工處水火何一而不資于巧匠巧匠顧可不求耶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然則規矩之中無巧耶抑巧之中遂至無規矩耶且既求巧匠而又罪其試之不知不試又何以知其巧耶特段綸試巧匠而使造傀儡所謂大不敬也至無禮也帝之黜之宜也而綱目特書曰工部尚書者重罪綸也何也以大臣而為此非燕惑乎君心則升說其君又僅曰制階猶有餘憾焉而謂罪不在綸乎發論處如以於羊角擊金剛石觸手皆碎三見林

史論上集

李

武氏弑王后不書高宗永徽六年

綱目所誅孰有大于弑君弑后者哉今武氏甫立至弑王后之手足而投之酒吏此固當日之臣民所宜痛心疾首而千古之仁人義士所特張面目裂者也而綱目不書何耶若以武氏尚且滅唐何有弑后然弑后者滅唐之漸也故綱目書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大初令皇后決事者當國之漸也豈當國之漸必書而滅唐之漸反不必書乎况王后止以泣求再見日月一語而見殺而帝若罔聞在廷之臣舉若不知綱目書之正所以罪帝之不夫而舉朝之不臣也此而不書何事可書共為挂漏也必矣此等大關係處羅挂漏亦挂漏不得誠哉此而不書何事可書范升陵

史論上集

李

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爲梁王立代王弘

爲皇太子

書法云廢未有書以者也此其書以何宜廢也忠則  
易爲宜廢帝之立之非也立子以嫡無嫡以賢王后  
利忠母易制而請之私也而遂從之綱曰於此書以  
不書廢所以見其宜廢也夫忠之不宜立也必有嫡  
之子不立而立忠斯爲不宜立也若云無嫡以賢必  
忠甚不賢負必不可不廢之罪而後忠爲不賢不宜  
立也今忠之廢非以不賢也徒以立武氏之子而遂

史論二集

宋

廢之胡以云不賢也况綱目之法卽有罪而廢非其  
罪猶以無罪書列忠也並無罪乎故綱目並不以廢  
書耳且大書曰以太子忠爲梁王子其爲太子也明  
矣傷其爲梁王也明矣

撥雲霧而睹青天 黃明有

太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

以僧懷義爲總管而可書討突厥乎母論突厥無可  
討之罪而淫僧豈討人之人哉此考異考證皆注曰  
擊賊討直捷了當無可疑者而紀事必欲從而解之  
曰累尚帝之書廢此書討何重辭也討罪大義也而  
以僧任之非其人矣重其辭所以病太后也如起辛  
此解綱目不近于謹乎不近于戲乎衛賢膠柱鼓瑟  
一字之訛不敢正不憚支離曲說以飾其辭豈視天  
下後世盡無人耶

史論二集

宋

武后以懷義爲大總管亦是遊戲尹氏豈因其廢  
而戲之耶 張秋生



帝還東都 武后聖曆元年

胡致堂曰歸廬陵王吉頊之功爲多而當時及後世  
稱復唐之功者特歸仁傑何也以項本教二張以長  
保富貴之術耳余聞之不禁慨然嘆古忠臣義士  
之傳與不傳亦有幸不幸耳子君子不能關幽微  
而又多爲抑揚過甚之論直道其何類耶即如頊之  
說二張曰天下未忘唐德王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  
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  
嗟乎愚人說以義理如石投水說以利說則一言而  
決矣頊之以免禍保富貴爲辭者乃以冷水澆二張  
之背使之隕然大悟故其說一人而帝還長安矣今  
致堂以是爲頊爲二張保富貴之計則是疑人前說  
夢不得而以見論史可乎

此等翻刻具見格物窮理之功 戴田有

非但忠孝節義之說不足以動二張也即乘此於  
蓮花之面亦覺不倫 高帽

皇太后武氏崩 中宗神龍元年

嗚乎書之武氏也猶可以太后附書于綱目之所謂  
許惡者何在耶此丘嫂山謂宜如史綱宜斥其姓名  
而且以死者可也然何以誅絕其既生而示戒於  
將來哉若云綱目削去則天大聖皇帝而以皇太后  
書之不與其爲皇帝也則凡生時所自稱及人所以  
尊之者皆非所宜也等語直邪辭耳婦人果可以皇  
帝稱乎且武氏死遺制去帝號是武氏雖死猶自知  
帝號之非而綱目不書皇帝遂足以爲貶武氏乎書  
太后書崩皆非也至後神龍二年復書葬則天皇后  
於乾陵夫書皇后已非矣竟書曰則天皇后可乎惟  
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何稱也淫后以此自稱而綱目  
亦以此稱之乎况前注生時所自稱及人所以尊之  
者皆非所宜今書法亦以則天稱之而又不云其不  
宜也何哉

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羅文不知文  
不辨道雖羅何益斯集之功豈微哉 陳家御

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宗景龍元年

夫重俊不書反而書起兵武三思崇訓被殺而書誅  
謂惡之至也宜也但後唐宗正追復重俊位號  
曰節愍而太府少卿韋濟等之則諸部不春秋之義  
言言皆天地之經而綱目書法似爲變例矣詳錄其  
奏于後曰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  
登元武門太子據鞍自若及其徒倒戈然後逃竄鄉  
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今聖朝禮葬諡爲

史論十集

幸

節愍臣竊惡之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誅  
奸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  
也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  
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脇父廢母也庸可乎臣恐  
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  
善懲惡也請改其諡然則綱目不欲倣春秋之義爲  
亂臣賊子之戒今重俊當時之論已如此而綱目乃  
垂訓萬世者反可爲亂臣賊子開變義之門乎  
似韋濟之論爲正

董道撰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

肅宗寶應元年

輔國以家奴也而弑主母此綱目所首誅者不謂尹  
氏不正其誤反曲爲之解曰書殺者罪張后也夫張  
后之制人逆切誠有罪矣然主輔國之所利殺也況  
同惡相濟張后之罪皆成主輔國者乎若哉若此所  
云不正弑逆之罪而正受弑者之罪恐非朱子意也  
此一言也可破千古之疑也

不正弑逆之罪而正受弑者之罪又于中絕妙化

堯也

周北屏

史論十集

幸

馬延取長春宮達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殺死

德宗貞元元年

夫朱泚之不書伏誅誤矣猶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耳欲正朱泚之罪又慮開下犯上之端然不祀李懷光養子石演芬之言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旣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覓賊名而死死甘心矣則朱泚雖死于韓旻卽書誅可也今懷光自縊而不書誅是綱目不正其不臣之罪矣可

東唐二集

書

乎哉若以爲直書其事耶綱目如王莽自焚書伏誅張從賓削死書伏誅何獨于懷光而寬之耶若以爲懷光之反慮犯激之也然則自古叛亂之賊如安史之流誰非激之而然皆可含叛逆之正身而罪及激之之人乎此誠余所謂非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乃綱目修而亂臣賊子之罪輕矣此書法與發明必不可用也

載案不移 載出有

秋七月太子監國 順宗

書云太子監國七或書立或書詔命制此其不書何歸功皇也前書皇表請太子監國矣于是畧之以專其功于請者也夫太子既立書立矣此不書立書詔命制者或冒上文或屬省文今必注之曰歸功皇也則固矣何也皇雖立請太子監國而繼之者裴均嚴殺下至俱文珍亦屢請以太子監國但以太子而監國恒事耳亦恒辭耳而綱目必歸功于請者史體平史衰乎况七月監國八月卽傳位監國尚必歸功于請者則請立太子者又何如乎然請立太子者終綱目未見特筆以爲功則知請監國者必不特筆以歸請者明矣

史論二集

書

歸功請者一部綱目恐難照應堪爲商榷

張秋序

秋八月幸興慶宮 穆宗長慶三年

大穆宗即位之初書幸華清宮矣此而復書幸興慶宮然興慶宮太后所居之宮也可以幸書乎據書法云幸者何乘輿所至必有恩賞人以爲幸也內宮未有書幸者此其書幸何於是上至通化門投絹施僧多至二百匹故雖太后居之不書朝書幸譏濫賜也但欲譏濫賜至以太后所居之宮爲幸其如紊亂上下之分何哉濫賜帝失之小者也幸太后宮史失之大者也如欲譏濫賜何不書曰帝朝興慶宮遂幸通化門況書法以遂至遂幸爲譏之貶之之大例耶

史補十卷

幸

太后宮而曰幸不可言書法矣帝朝興慶宮遂幸通化門自是鐵板道理 范丹慶

太子承牟 文宗開成三年 立穎王澹爲皇太弟

廢太子成美爲陳王 開成五年 大皇太后郭

氏暴崩于興慶宮 宣宗大中二年

史補十卷

幸

夫綱曰本春秋之義故就書試談書譏書書無所事其委曲鈞演致隱令人深思而自得也或曰春秋亦有所諱綱曰胡爲不可不知夫子當春秋之世書春秋之事問爲尊者諱義也宜也今以異代之臣書異代之事筆則筆削則削吾不知更何所諱而不直書其耶使後人妄爲附會乎如太子承爲楊賢妃譖敗暴薨而以恒辭書卒曰病文宗也仇士良矯詔立穎王澹廢太子成美而以恒辭書立穎王澹爲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爲陳王曰病文宗也然則不直書其事爲病文宗豈直書其事反爲不病文宗耶洵不可解也至若太皇太后郭氏以潯陽之孫母儀天下已歷五朝而宣宗待之殊薄以致太后欲自閑而宣宗大怒是夕暴崩綱曰不書帝統太皇太后于興慶宮而祇以暴崩書耶此隱辭當以致堂官見乎書法書之也況宣宗不許太后合葬祔廟是滅嫡統

后之逆。顯然于天下。與僅一時之外議沸騰已耶。而綱目不大書之何耶。若云書地書暴。所謂異其文者。異其事也。則宣宗之惡微而顯矣。此余論弑逆之誅。乃春秋大義。弑則弑。篡則篡。固無所避。其鈎深致隱。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也。

此種議論真足懸之日月而不刊

戴國音

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不聞為古人諱道來並壞一

笑黃樵五

史記下集

堯

立光王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

武宗會典

六年

入立皇太弟之稱已非矣。況皇太叔乎。太叔之名不正。乃宦官邢安之構。綱目遂可援以為書法乎。此考證謂正書帝崩光王使人即位。定義也。正理也。蓋光王入即位者謂之繼統。非繼嗣也。不然可以叔父為子乎。而考證乃云為之後者為之子。禮也。春秋之法。僖公父視閔公則宣宗當父視武宗。此仍繼嗣之說。獨不思家與國異。有大宗小宗之別。不入廟而宣宗不得躋武宗者武宗君也。宣宗臣也。繼統而武宗不得于宣宗者宣宗叔也。武宗姪也。胡可引為後為子之說哉。

語語鐵案覺宋明諸儒議論為繁

張叔厚

史記下集

堯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安二月至

陝 昭宗天祐元年

夫溫之歸帝遷都與董卓又何異哉不若口道而書  
表請乎表請者順詞也當日之士民號哭滿路罵曰  
賊臣崔昌遐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  
且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  
復爲汝主矣而遣使審詔告難于四方其一時之情  
形慘烈如此果可以順詞書之否耶若云詞不迫切  
而意已徇漢不知綱目誅惡之幾何事于意獨淡而

史記二集

全

已平豈董狐之直筆及無所用之耶

一經枯出洵不可解 范升跋

虓龍節度使劉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 哀帝天

祐四年

以子而囚其父三綱絕五常滅矣君子所不忍言也  
故綱目不忍書囚其父而曰爲其子所囚者所謂變  
其辭爲字雷謂元氣耳爲人心有矣希世尊嚴罪仁  
恭哉蓋是父是子原不足罪也而尹氏必注之曰罪  
仁恭也未有父不失道而爲子所囚者此何須說但  
於此而罪其子已非矣何也所謂君子禽獸又何  
難焉况又爲禽獸而責其父子無是理也

史記二集

全

阮籍謂殺父猶可吾以爲雖有禽獸不若一語終  
難救猶可二字之非晉之名教掃地職是之故况  
又有爲禽獸而責其父者乎 三兄林修

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爲其假子都所囚

梁王簡

龍德元年

書法亦云罪處直也曷爲罪之張文禮弑逆而處直爲之遊說請緩首飾且召韓丹以提督當道誅盜召狄失衆處直之罪也綱目書爲子所囚二劉仁恭王處直嗟乎尹氏以仁恭與處直較何其輕重不倫在此哉夫王都假子也雖有父子之稱自屬五代陋君子可以假而父亦可以假子可以爲人假子者即可以囚其假父者也故王都囚處直罪處直可也守光爲仁恭親生之子而囚其父綱目忍舍其子而罪其父乎今觀尹氏以假子囚父與眞子囚父者同類而一視之亦可知尹氏之心胸矣

真假不分設以此人而折獄天下多冤民矣

黃軒

五

唐王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莊宗

光四年

余綱目諸議屬豎聞之多爲吐舌幾疑余爲專伺古人之短者矣若然非惟天資刻薄而居心亦非正大自沈子方舟贈余句云最是憐才者偏爲罵座人知言哉卽如綱目于嗣源多怨辭張破敗劫其入城得間出宿魏縣奔相州假不書其反所謂完其無利之心可也至與唐主爭先入大梁而不書其反則斷斷無是理也尹氏發明辭嚴義正雖聖人復起不能

史記十集

卷

易也余又何敢並沒其善哉謹錄其語于後曰按綱目於李嗣源多怨辭亮其無利之心也歐陽氏五代史書其反何明君臣之大義也方張破敗助嗣源入城得間出宿魏縣奔相州此時而書其反是誣之也若夫聽石敬瑭之計急趨汴州命安重誨移檄會兵欲何爲哉及嗣源在汴唐主至萬勝鎮君臣相望僅數十里間耳苟無反心胡不遣腹心之使陳忠亦之詞明其爲元行欽所誣絕安知唐主不亮其心况大梁天子之戚乃公然占而據之車駕將至不行遙

避及其返也。又以兵鍾之而西。其意果何在哉。謂其無利之心。愚不敢以爲然也。五代史以反書之。夫豈過哉。然通以一反辭觀之。則似乎無所分辨。故五代史於前書觀軍劫其入城。至是大梁始以反書焉。或曰。劉源非有篡國之心。帝之意。偶爲亂兵所劫。奸臣所逼。迫于逃死。進退惟谷。蓋有不得已焉耳。嗚乎。春秋無將。將則必誅。茲何等事。而可以不得已而不已哉。然則尹氏又何嘗不知綱目中有可議之書。法而每曲爲之解。何哉。

史論二集

周必大云。君子之著書也。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今先生是則是非。則非不沒善。不隱惡。可稱古今第一史筆。陳新

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明宗

長興三年

莊宗同光四年。書閩王延稟弑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大延稟既弑其君矣。豈難自篡哉。而復立延鈞者。延稟本王。當知之。養子一口。舍當知之乎。而自立閩人。能服乎。故姑立延鈞以從人望耳。今延鈞有疾而延鈞此時尚未闕失德。而延稟將水軍襲福州。是延稟已反于前。今復反于後。既弑君于前。今又欲弑君子。後綱目不書。以不書伏誅乎。如可書曰。舉兵舉兵。何名乎。舉兵何義乎。一叛再叛。而書曰。敗死。死有罪乎。無罪乎。余不得而知之也。

史論二集

全

先生論史文字幾五百首。而首首各出機杼。格局變化莫測。其端古文大家誰可相匹擬之。爲蘇爲歐。終是古人今人之見未化。永秋庄



吳越指揮使何承訓伏誅

漢書卷九十九

書法云編目之法發不以罪雖有罪一以無罪書之

今何承訓之反置無信罔矣但胡進思作亂廢君而

何承訓誅誅廢君之賊所謂煌煌大言猶與正義

出自小人君子亦不得不以春秋之義予之也奈何

越王弘假畏胡進思勢大恐事不成而召禍遂執平

訓斬之而編目反書誅廢君之賊者爲伏誅有是

書法乎縱承訓可誅必不應于誅誅廢君之賊而

誅編目所謂殺不以罪雖有罪一以無罪書之之

史論

卷

法安在耶

承訓雖小人竟能誅誅廢君之賊即君子有所不

及以此被殺而書誅母惑乎黨逆者衆也

范丹

南窗雅記

史論初集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直撰直字少文江蘇人是集爲駁正胡寅讀

史管見而作其中頗有持平之論如牛晉論等篇

雖寅復生不能辨然而詞氣太激動乖雅道每詆

寅爲腐鼠爲踰矇未視之狗爲雙目如瞽滿腹皆

瘡爲但可去註三字經百家姓不應作史論爲癡

絕呆絕稚氣腐臭雖寅書刻帶鍛鍊使漢唐以下

無完人實有以激萬世不平之氣究之讀古人書

但當平心而論是非不必若是之毒言也

詩史十二卷

〔清〕葛震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史十二

卷》提要

詩史序

詩之稱史也自少陵始敷陳時事格律淡嚴迄千言不少衰故微之謂詩人以來未有若子美者然詩可稱史不聞以史爲詩

詩史

序

史之可爲詩也又自葛子星巖始星巖遠西籍丹陽句容人長於秦而寓於滇余未接其丰采言論顧慨然念六詔風煙蜿蜒磅礴必有騷人逸士生其間如

閨仙志成之流風或有存者既  
異其人回觀其所爲詩與詩史  
夫史自龍門扶風後作者數十  
家皆廁蘭臺校天祿總羅譏述  
而成書獨宋鄭漁仲嗜游搜奇

詩史

序 東

二

訪古凡禮樂文字蟲魚草木方  
書之學無不辨論而通志一書  
尤極其善夫士負不羈之才離  
世異俗獨行其志於是涉天下  
名山大川窮極壯麗可恠之處

以助吾氣吐而爲書視世之不  
得已閉戶窮愁著述以自表見  
者其所見之卓犖局促又何如  
哉星巖沂洞庭歷蒼梧徘徊風  
物憑弔太息袁所謂其文停瀟

詩史

序 東

三

而淵源感憤而傷激者歟故能  
條貫綜括舉渾敦以迄勝代億  
萬禩之事約爲四言詩瞭如指  
掌將與涑水紫陽鼎立不朽可  
也或曰史既爲詩則詩必同史

雖然星巖之所為詩諸君子

序詳矣余又何言

皆

康熙戊辰九月護澤陳廷敬頓

首拜撰

詩史

序

陳

四



序

昔人謂廿一史古今一大帳簿  
止簿目之外有涑水通鑑紫陽  
綱目治光出得詳矣然猶若其  
汗漫難記於是涑水後有帝  
統編年紀事連珠楊備有歷  
代紀元賦劉軻有帝王歷數  
歌近代楊升菴有彈指皆以爲  
韻注以備遺忘便後學顧其  
書或傳或不傳兔園童子歟

詩史

序

張

一

以潘氏提論爲聖書何其陋也  
予耳星叢名久恨未面而家  
穀翁太史以其所著詩史屬  
予序星叢之興學鴻才馳騁今  
古歷覽山川澤州家宰論之

詩史

序

二

已悉所謂既經平子予又何  
言獨是淳熙以後代多咏史之  
詩不過借古人以饒胸中之魄  
礪少或十數首多或數十百首  
止矣未有綜循蜚以來至於

孫國原之本貫掌鑑析一  
爲之唱歎遠可以爲千秋之  
龜鑑近可以資後學之津梁  
如星叢者卽謂典勅劉諧  
製有功史載可也予以宋史

詩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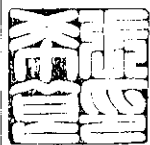
序

三

繁蕪刪潤歷十餘年尚未脫  
稿常慨著述之難吁安得托  
星叢之袂與之上下古今令  
吟壺行缺乎

康熙四十二年某次發未雪

春月楚黃張希良題



詩史

序

四

叙

詩曰然後春秋作是詩先於史也量  
史重而史日非方以直道者乃以貢  
簡諛者至里巷之謳吟士夫之贈答  
終存什一於千百後學者欲求其遺  
美刺之正焉何求之耶詩史止而後  
詩作也自三百篇以四言開先而屈  
大夫一變為騷體漢之相梁亢之  
五七言詩日興浸及魏晉間四言  
猶存至唐宋而中風渺然子美以

詩史

序

一

詩史

序張

二

勛稱詩史昌黎眉山直筆猶存美詩  
以今手史為貴言雖不計也言以體  
巨則備衣之什微字乃一而還字為  
一句是一言體也如曉尔庭有惡  
貌兮是八言體也學乎必朽索之馭  
六馬是九言體也夫重言關於史記  
言八言九言重體百出何足為星岩葛  
先生乃取之十二史之人之事悉錄錄  
為四字詩釋手典墳之體更漢之體  
也先生之體學目不規三十二史全

詩史

序張

三

由於其太史之富者日置高閣不憚鉅  
心嘔血以手此詩上下千古之人物事業  
燈如指掌代不數人不勝多不數句  
不數字後學讀而誦之十二史全局  
具在胸中其他如言史記亦不必誦也  
於是先生之功如大而不亦良苦  
矣之世便於幼學者莫如原固興  
嗣之千文宋史記學去市以鍾繇  
之破碑手存字如興嗣次韻而  
半故拘於字數字後叶韻色後

人以其簡便家傳戶誦誤子弟少以  
此書較之世四大洲之別外餘厚之子  
文或以為周與嗣撰葉子言注又以為  
葉子親作蔡遂注余謂子文拘牽不  
注而可足為先生世父作於前子編  
於後傳之於後其注之十二史照核貫  
串其於後學豈不補外先生之於南詠  
籍於北關歷多故其生平精力在史  
先生下世已久而實友萬有鍾子不負  
以托梓而傳之以公於世其後久矣不  
忘

詩史

序

四

考也但此刊者其大注仍多小注特詳  
藏於書藏先生之嗣澤高矣天下之  
大必且好賢如萬齊者再而刊布以  
廣其傳是此書於世古者之旨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秋七月山陽太史  
氏張鴻烈撰

詩史

序

五





刊詩史誌

葛君詩史著威名公先生前後序  
說已詳余又何敢僭為語惟余與  
葛君同奉盛刻

御

書者有年聲氣相投故知其父子  
之深而如其詩史之切葛君諱震

詩史

誌

一

字星巖其嗣君諱用霖字澤  
商祖籍句容殆潛心於古者也  
星巖公與余共事時年近六旬  
於公務少暇猶手不釋卷就全  
史以韻語集其要曰四字詩史又  
率其嗣君澤商博採羣書詳

加註釋書成付余參訂余謝素不

知文不敢因人邀名然既而讀之

覺其詞意暢達註解明確初

讀而為詩再讀釋而為史似有

裨於後學乃勸之梓葛君喟

然嘆曰吾所以不揣鄙陋而成此

詩史

誌

二

書者實欲公諸後學了吾一生讀  
書事也今吾之俸僅贍數口安有  
餘資付之剞劂乎言訖不勝悵  
悵余亦不禁為之動容遂婉言  
以慰之曰君憂憂吾力雖不能  
舉當約同志者共圖之以成君

詩史

卷三

三

志何如葛君忻然首肯無何適桑  
大中丞開府山左題余為幕僚不  
日就道致刊不果又數月葛君  
亦棄世長往矣余從事桑公歷任  
山左淮陰十餘年未嘗奉於懷  
無一日敢忘詩史即忘一日敢背  
昔言商之祥人實困篇什繁多  
計費數百金奈幕僚間員囊空  
俸薄既無餘資可捐又無同志  
可商心有餘而力不足幾幾乎負  
信於亡友即負亡友公後學之志  
矣可乎哉興言及此亦惟效葛君

詩史

卷四

四

長嘆而已癸未之春幸逢  
聖駕南巡指授兩河方畧余從桑公恭  
迎道左得觀  
天顏荷蒙  
垂憐効力年久  
特加殊恩授為員外郎仍留漕幕  
余感戴  
皇仁思欲推廣之因叨念及詩史實費  
葛君數載苦心與甚因循故習  
務期文注並鐫或致泯沒於無  
聞何若勉捐新俸首先刊其正  
文庶得播傳於同好設詩史果

有裨於後學也同志者知尚有註  
釋未刊又何難詢其嗣君取而  
梓行以成全書夫如是則葛君  
平生素志可得而成余之數年  
積悃亦可得而釋矣遂決意梓  
焉於推本究源咸葛君素志  
者非予倡之也并余積悃得釋  
者皆由

詩史

鍾  
鐘

五

皇恩之所致也豈敢為序聊舉刊詩  
史之始末以誌之耳

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孟秋七夕  
遼左鍾國璽誌於淮陰漕署

詩史

鍾  
鐘

六



詩史目錄

歷代帝王統系紀年

第一卷

三皇紀

盤古氏

天皇氏 一姓十三人合

地皇氏 一姓十一人合

人皇氏 一姓九人元一有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歲

有巢氏 傳三

燧人氏 傳八

葛天氏 傳四

無懷氏

女媧氏 傳一百

詩史

目錄

五帝

太昊伏羲氏

一姓都處丘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傳十五世

炎帝神農氏

一姓都處丘在位一百一十年傳八世合五百三十年

黃帝有熊氏

一姓公孫名軒轅長於姬水又以姬為姓都涿鹿在位一百一十年

少昊金天氏

一姓名摯都曲阜在位八十四年

顓頊高陽氏

一姓都處丘在位七十八年

帝嚳高辛氏

一姓名叡都亳在位七十年

帝堯陶唐氏

一姓都平陽在位一百歲

帝舜有虞氏

一姓都蒲坂在位五十歲

夏紀

凡十七王歷四百一十一年

大禹

一姓都安邑在位十歲

仲康

一姓在位十歲

少康

一姓在位二十歲

王桎

一姓在位十歲

王桎

一姓在位十歲

王桎

一姓在位十歲

商紀

凡二十王歷六百四十四年

成湯

一姓子氏名履都太甲在位十三歲

太庚

一姓在位十五歲

太戊

一姓在位十五歲

河亶甲

一姓在位九歲

沃甲

一姓在位十五歲

陽甲

一姓在位七歲

小乙

一姓在位十八歲

祖甲

一姓在位十三歲

武乙

一姓在位十三歲

受辛

一姓在位三十二歲

太康

一姓在位二歲

王啟

一姓在位九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王桎

一姓在位七歲

[illegible]

附 王莽 僭位十五 年改元三		始建國	天鳳	地皇
淮陽王 名玄在位二 年改元一		更始		
第三卷				
東漢紀 凡十二帝合一 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 都洛陽在位 三十三年改元二		建武	中元	
顯宗孝明皇帝 名莊在位十 八年改元一		永平		
肅宗孝章皇帝 名烊在位十 三年改元三		建初	元和	章和
孝和皇帝 名肇在位一 十七年改元二		永元	元興	
孝殤皇帝 名隆在位八 月改元一		延平		
詩史 目錄		五		
孝安皇帝 名祜在位十 九年改元五		永初	元初	永寧
建元 延光				
孝順皇帝 名保在位十 九年改元五		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孝冲皇帝 名炳在位一 年改元一		永嘉		
孝質皇帝 名璜在位一 年改元一		本初		
孝桓皇帝 名志在位二十 一年改元七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壽		延熹	永康	
孝靈皇帝 名詡在位二十 一年改元四		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少帝弘農王 名辯在位五 月改元二		光熹	昭寧	
孝獻皇帝 名協 遷都許昌在位 三十一年改元四		初平	興平	建武
延康				
後漢紀 凡二帝合 四十六年				
昭烈皇帝 名備 都成都 在位三十九年改元一		章武		
附 後帝 名禪在位四 十年改元四		建興	延熙	景耀
附 魏紀 凡五主合 四十六年			炎興	
文皇帝 名丕 都許昌在位 七年改元一		黃初		
詩史 目錄		六		
明皇帝 名叡在位十 三年改元三		太和	青龍	景初
齊王 名芳在位十 五年改元二		正始	嘉平	
高貴鄉公 名髦在位六 年改元二		正元	甘露	
元皇帝 名奐在位五 年改元二		景元	咸熙	
附 吳紀 凡四主合 五十九年				
大帝 姓孫氏名權都建業在 位三十一年改元七		黃武	黃龍	嘉禾
嘉興 赤烏		太元	神鳳	
會稽王 名亮在位六 年改元二		五鳳	太平	
景帝 名休在位六 年改元一		永安		

鳥程侯

名皓在位十六年改元八

元興

甘露

寶鼎

建衡

鳳皇

天冊

天璽

天紀

第四卷

晉紀

凡十五帝合一百五十六年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名炎都洛陽在位二十六年改元四

泰始

咸寧

太康

太熙

孝惠皇帝

名衷在位十四年改元十

永熙

永平

元康

永康

永寧

太安

永興

永安

建武

光熙

詩史

目錄

孝懷皇帝

名徽在位十六年改元一

永嘉

孝愍皇帝

名遼都長安在位四年改元一

建興

中宗元皇帝

名睿都建業在位六年改元三

建武

太興

永昌

肅宗明皇帝

名昶在位三年改元一

太寧

顯宗成皇帝

名衍在位十七年改元二

咸和

咸康

康皇帝

名岳在位二年改元一

建元

孝宗穆皇帝

名昶在位十七年改元二

永和

升平

哀皇帝

名丕在位四年改元二

隆和

興寧

廢帝西海縣公

名英在位五年改元一

太和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在位二十一年改元一

咸安

烈宗孝武皇帝

名曜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二

寧康

太元

安皇帝

名德宗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三

隆安

元興

義熙

恭皇帝

名德文在位一年改元一

元熙

附兩晉之際十六國

漢

凡五十五合二十一年

劉淵

字平陽在位三年改元三

元熙

永鳳

河瑞

劉和

在位一月改元四

劉聰

在位八年改元四

光興

嘉平

建元

麟嘉

詩史

目錄

劉纂

在位一月改元一

漢昌

劉曜

徙都長安改元號曰趙在位十年改元一

光初

後趙

凡七主合二十三年

石勒

字襄國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二

太和

建平

石弘

在位一年改元一

延熙

石虎

遷都鄴在位十五年改元二

建武

泰寧

石世

在位三年改元一

石遵

在位一百一十三日

石鑒

在位一百三十日改元一

青龍

石祗	和義國在位 一年改元一	永寧
石閔	本建母與國禁日魏 在位三年改元一	永興
成	凡十六年 改元一	
李特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建初
李雄	據成都 在位三年改元三	建興 晏平 玉衡
李班	在位 改元一	
李期	在位四年 改元一	玉恒
李壽	改國號曰漢在 位五年改元一	漢興
李勢	在位四年 改元二	永和
前涼	凡九主合 六十九年	
張軌	據涼州在 位七年	
張寔	在位 六年	
張茂	在位四年 改元一	永元
張駿	在位二十二年 改元一	太元
張重華	在位七年 改元一	永樂
張耀靈	在位 旬日	
張祚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和平
張玄靚	在位八年 改元一	太始

詩史

目錄

九

張天錫	在位十 三年	
前燕	凡四主合 八十六年	
慕容廆	據大棘城在 位四十九年	
慕容皝	建都龍城在 位十五年	
慕容儼	建都龍城在 位十五年	
慕容皝	建都龍城在 位十五年	
慕容暕	在位一十 二年改元二	元璽 光壽
慕容暕	在位一十 二年改元二	建熙
前秦	凡七主合 四十四年	
苻洪	在位 改元一	
苻健	據長安在位 五年改元一	皇始
苻生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壽光
苻堅	在位二十八 年改元三	永興 甘露 建元
苻丕	據晉陽在位 一年改元一	太安
苻登	據龍泉在位 八年改元一	太初
苻崇	據遼中在位 半年改元一	延初
後燕	凡五主合 二十四年	
慕容垂	都中山在位十 三年改元一	建興
慕容寶	在位二年 改元一	永康
慕容盛	在位三年 改元二	建平 長樂

詩史

目錄

十



慕容熙	在位六年 改元一	光始
高雲	在位一年 改元一	建始
西燕	凡六主合 改元一	
慕容泓	在位一年 改元一	燕興
慕容冲	在位一年 改元一	更始
慕容皝	在位數月 改元一	建明
慕容望	在位數月 改元一	建平
慕容忠	在位數月 改元一	建武
慕容永	在位八年 改元一	中興
詩史		
南燕	凡二主合 改元一	士
慕容德	在位六年 改元一	建平
慕容超	在位五年 改元一	太上
後秦	凡五主合 改元一	
姚弋仲	在位三十四年 改元一	
姚襄		
姚萇	在位十年 改元二	白雀 建初
姚興	在位二十三年 改元二	皇初 弘始
姚泓	在位一年 改元一	永和

西秦	凡四主合 改元一	建義
乞伏國仁	在位四年 改元一	建義
乞伏乾歸	在位十四年 改元一	太初 更始
乞伏熾磐	在位十六年 改元一	永康 建弘
乞伏慕末	在位三年 改元一	承弘
後凉	凡四主合 改元一	
呂光	在位十四年 改元三	太安 龍飛 麟嘉
呂紹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咸寧
呂纂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咸寧
呂隆	在位三年 改元一	神鼎
北凉	凡三主合 改元一	神璽
段業	在位四年 改元一	承安 玄始 義和
沮渠蒙遜	在位三十三年 改元三	承安
沮渠牧犍	在位六年 改元一	承和
南凉	凡三主合 改元一	
秃髮烏孤	在位三年 改元一	太初
秃髮利鹿孤	在位三年 改元一	建初
秃髮傉檀	在位十二年 改元二	弘昌 嘉平

西涼	凡二合	建初	嘉興	太平	太興	夏	貞興	赫連物	赫連昌	赫連定	宋紀	高祖武皇帝	少帝	太祖文皇帝	世祖孝武皇帝	前廢帝
李嵩	拔拔現	在位一	在位一	在位一	在位一	在位一	在位一	在位一	在位一	在位一	凡八帝合	姓劉氏名廢都建康	名義符在位	名義隆在位	名駿在位	名子業在位
李歆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五十九年	在位三年	在位一	在位一	在位一	在位一
北燕	凡二合															
馮跋	在位一															
馮弘	在位一															
龍昇	鳳翔	昌武														
承光	勝光	承光	景和	景和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太宗明皇帝	名顯在位八	泰始	泰豫	昇明	元徽	齊紀	太祖高皇帝	世祖武皇帝	廢帝鬱林王	廢帝海陵王	高宗明皇帝	廢帝東昏侯	和皇帝	梁紀	高祖武皇帝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太平	太宗簡文皇帝	世祖孝元皇帝	敬皇帝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名顯在位八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改元一
建元	隆昌	延興	建武	永泰	中興	永元	永元	永元	永元	永元	永元	永元	永元	永元	永元	永元	永元	永元	永元	永元	永元	永元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目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詩史

陳紀 凡五帝合

高祖武皇帝 姓陳氏名霸先都建 永定

世祖文皇帝 名蒨在位七 天嘉 天康

廢帝臨海王 名伯宗在位 光大

高宗孝宣皇帝 名顓在位十 太建

後主 名叔寶在位 至德 祗明

第六卷

北魏 凡十六主合一百七十

太祖道武皇帝 姓拓跋氏名珽都平城 登國 皇始

晉史

目錄

五

天興 天賜

太宗明元皇帝 名嗣在位十 永興 神瑞 泰常

世祖太武皇帝 名壽在位二十 始光 神䴥 延和

太延 太平真君 正平

高宗文成皇帝 名濬在位十 興安 興光 太安

和平

顯祖獻文皇帝 名彧在位六 天安 皇興

高祖孝文皇帝 名肅在位二十八 延興

承明 太和

世宗宣武皇帝 名修在位十 景明 正始 永平

延昌

肅宗孝明皇帝 名珽在位十 熙平 神龜 正光

孝昌 武泰

幼帝 名劼

敬宗孝莊皇帝 名子悅在位 永安

節閔皇帝 名恭在位一 普泰

廢帝 名闢在位一 中興

西魏

目錄

六

孝武皇帝 名修陵都長安在 太昌 永熙

文皇帝 名寶炬在位十 大統

廢帝 名欽在位二

恭皇帝 名廓在位三

東魏

孝靜皇帝 名善見都鄴在位 天平 天象 興和

武定

北齊 凡五主合 顯祖文宣皇帝 姓高氏名洋都鄴 天保

唐紀二百八十九年	第七卷	恭皇帝 名側在位二年 改元一	恭皇帝 名側在位二年 改元一	大業	開皇 仁壽	隋紀三十九年	靜皇帝 名閔在位二年 改元一	宣政 大成	大業	宣皇帝 名贊在位二年 改元二	建德	高祖武皇帝 名匡在位八年 改元四	世宗明皇帝 名範在位三年 改元一	孝閔皇帝 姓名文氏名覺都 長安在位一年	北周 凡五主共二十五年	世祖武成皇帝 名湛在位四年 改元二	廢帝 名緯在位二年 改元三	肅宗孝昭皇帝 名演在位一年 改元一	廢帝濟南王 名殷在位一年 改元一
----------	-----	----------------------	----------------------	----	----------	--------	----------------------	----------	----	----------------------	----	------------------------	------------------------	---------------------------	----------------	-------------------------	---------------------	-------------------------	------------------------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氏名淵都長安 在位九年 號元一	武德
太宗文皇帝	名世民在位二十三年 號元一	貞觀
高宗皇帝	名治在位三十三年 號元十四	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儀鳳	調露	咸亨
弘道	永隆	上元
	天授	永淳
中宗皇帝	名顯在位五年 號元三	嗣聖
則天皇后武氏	姓武氏名曩在位二十一年 號元十五	神龍
永昌	天授	景龍
	如意	光宅
	長壽	垂拱
	延載	
薛史	自錄	大
證聖	天冊萬歲	萬歲通天
神功	聖曆	久視
		大足
		長安
睿宗皇帝	名旦在位三年 號元四	景雲
		太極
		延和
玄宗明皇帝	名隆基在位四十四年 號元二	開元
		天寶
肅宗皇帝	名亨在位七年 號元四	至德
		乾元
		上元
代宗皇帝	名豫在位十四年 號元三	廣德
		永泰
		大曆
德宗皇帝	名适在位二十五年 號元三	建中
		興元
		貞元

順宗皇帝	名誦在位一年改元一	永貞
憲宗皇帝	名純在位十一年改元一	元和
穆宗皇帝	名恒在位四年改元一	長慶
敬宗皇帝	名湛在位二年改元一	寶曆
文宗皇帝	名昂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太和 開成
武宗皇帝	名敏在位六年改元一	會昌
宣宗皇帝	名忱在位十一年改元一	大中
懿宗皇帝	名漼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咸通
僖宗皇帝	名儵在位十五年改元五	乾符 廣明 中和
詩史 目錄 充		
昭宗皇帝	名晔在位十五年改元七	光啟 文德 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天祐
昭宣皇帝	名晔在位三年不改元仍稱天祐	
第八卷		
後梁紀	凡二帝合二十六年	
太祖皇帝	姓朱氏名溫都大梁遷洛陽在位六年改元二	開平 乾化
末帝	姓朱氏名承祐在位十年改元二	貞明 龍德
後唐紀	凡四帝合十三年	

莊宗皇帝	姓李氏名存勖都洛陽在位三年改元一	同光
明宗皇帝	名晔在位八年改元二	天成 長興
愍宗皇帝	名從厚在位四年改元一	應順
廢帝潞王	名從珂在位二年改元一	清泰
後晉紀	凡二帝合十一年	
高祖皇帝	姓石氏名敬瑄都太原在位七年改元一	天福
出帝齊王	名重貴在位四年改元一	開運
後漢紀	凡二帝合四年	
高祖皇帝	姓劉氏名知遠都洛陽在位一年改元一	乾祐
詩史 目錄 辛		
隱皇帝	名承胤在位三年不改元仍稱乾祐	
後周紀	凡三帝合九年	
太祖皇帝	姓郭氏名威都汴梁在位三年改元一	廣順
世宗皇帝	姓柴氏名榮在位六年改元一	顯德
恭皇帝	名宗訓在位半年未改元	
附五代之際十國		
吳	凡四主合四十六年	
楊行密	都宣州二十八年在位十四年	
楊渥	在位三年	

楊隆演	在位十二 年改元一	武義
楊溥	在位十七 年改元四	順義
南唐	凡三十五 年	乾貞 太和 天祚
李昇	在位九年 改元一	昇元
李璟	在位十八 年改元三	保大 中興 交泰
後主	在位十四 年	
前蜀	凡二十五 年	
王建	在位二十 二年改元四	武成 永平 通正
天漢		
王衍	在位八年 改元三	乾德 咸康 光天
後蜀	凡二十一 年	
孟知祥	在位一年 改元一	明德
孟昶	在位三十 一年改元一	廣政
南漢	凡五十五 年	
劉隱	在位五年 改元一	乾亨 白龍 大有
劉玢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光天
劉晟	在位十五 年改元二	應乾 乾和

劉鋹	在位十三 年改元一	大寶
楚	凡六十五 年	
馬殷	在位三十五 年	
馬希聲	在位二年	
馬希範	在位五年	
馬希廣	在位三年	
馬希萼	在位一年	
馬希崇	在位九年	
吳越	凡五十五 年	
錢鏐	在位十六 年改元三	天寶 寶大 寶貞
錢元瓘	在位九年	
錢弘佐	在位六年	
錢弘俦	在位數月	
錢弘俶	在位三十 一年	
閩	凡七十五 年	
王潮	在位二十 二年	
王審知	在位十八 年	
王延翰	在位一年	

王延鈞	在位九年 改元二	龍啟	永和
王繼鵬	在位四年 改元一	通文	
王延義	在位五年 改元一	永隆	
王延政	在位一年 改元一 另建州改開建口啟	天德	
荆南	九五王合 五十七年		
高季興	在位 二十二年		
高從誨	在位二 十年		
高保融	在位十 二年		
高保勗	在位 二年		
詩史			
目錄			
高繼冲	在位 一年		
北漢	凡四王合 二十九年		
劉崇	在位四年 不敗元仍稱乾祐		
劉承鈞	在位十四 年改元一	天會	
劉繼恩	在位 六十餘日		
劉繼元	在位十 一年改元一	廣運	
第九卷			
宋紀	凡十八帝合 三百二十年		
太祖皇帝	在位十六年 改元三 姓趙氏名匡胤字晉梁	建隆	乾德

太宗皇帝	名光義在位二十二年 改元五	開寶	太平興國	雍熙
真宗皇帝	名恒在位二十五年 改元五	端拱	淳化	至道
仁宗皇帝	名顥在位四十一年 改元九	符	天禧	乾興
英宗皇帝	名曙在位十五年 改元一	寶元	康定	慶曆
神宗皇帝	名顥在位十八年 改元二	嘉祐	治平	皇祐
哲宗皇帝	名煦在位二十五年 改元三	熙寧	元祐	紹聖
徽宗皇帝	名佶在位二十五年 改元六	元祐	紹聖	元符
欽宗皇帝	名桓在位一年 改元一	建中靖國	崇寧	
第十卷				
南宋紀				
高宗皇帝	名構遷都臨安在位三十三年 改元二	建炎	紹興	
孝宗皇帝	名昀在位二十七年 改元三	隆興	乾道	淳熙

光宗皇帝	名惲在位五 年改元一	紹熙
寧宗皇帝	名擴在位三 十年改元四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理宗皇帝	名昀在位四 十年改元八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慶 景定
度宗皇帝	名昀在位十 年改元一	咸淳
恭宗皇帝	名昀在位二 年改元一	德祐
瑞宗皇帝	名昀在位二 年改元一	景炎
帝昀	從居屋山在位 一年改元一	祥興
詩史	目錄	壹
附西夏	八十二主合二 百四十三年	
李繼遷	本姓拓跋氏據興 州在位十三 年	
李德明	在位二 十九年	
李元昊	在位十六 年改元四	開運 廣運 大慶
天授禮法延祚		
李諒祚	在位十九 年改元五	延嗣寧國 天祐垂聖
福聖承道		緡都 拱化
李秉常	在位十九 年改元四	乾道 天賜禮盛固慶
大安		天安禮定

李乾順	在位五十四 年改元八	天儀治平 天祐民安
永安		貞觀 雍寧 元德 正德
大德		
李仁孝	在位五十五 年改元四	大慶 人慶 天盛
乾祐		
李純祐	在位十四 年改元一	天慶
李安全	在位六年 改元一	應天 皇建
李遵頊	在位十四 年改元一	光定
李德旺	在位三年 改元一	乾定
李昀	在位 一年	美
詩史	目錄	
第十一卷		
遼紀	凡十一主合 二百十九年	
太祖皇帝	姓耶律氏名億居潢河之 南在位二十年改元三	神冊 天贊
天顯		
太宗皇帝	名德光都上京在位 二十一年改元二	會同 大同
世宗皇帝	名阮遷都幽州在 位四年改元一	天祿
穆宗皇帝	名璟在位十 八年改元一	應曆
景宗皇帝	名賢在位十 三年改元二	保寧 乾亨



聖宗皇帝		名隆 在位四十九年 改元三	統和	開泰	太平
興宗皇帝		名宗 在位二十四年 改元二	景福	重熙	
道宗皇帝		名洪基 在位四十六年 改元五	清寧	咸雍	太康
大安		壽隆			
天祚皇帝		名延壽 在位十四年 改元三	乾統	天慶	保大
宣宗皇帝		名淳 在位五年 改元一	建福	附戶 改元	德興
梁王		名德 在位五月 改元一	神曆		
附西遼		凡五主 合七十六年			
德宗皇帝		名大和 在位十二年 改元二	延慶	康國	
詩史		目錄	圭		
感天皇后		姓蕭氏 名路 不顯 在位六年 改元一	咸清		
仁宗皇帝		名夷 在位十四年 改元一	紹興		
承天皇后		姓耶律氏 名曾 建元 在位十四年 改元一	崇福		
末帝		名直 在位三十年 改元一	天禧		
金紀		凡九主 合一百二十一年			
太祖皇帝		姓完顏氏 名阿骨打 在位九十年 改元二	收國	天輔	
太宗皇帝		名吳乞買 都廣州 在位十二年 改元一	天會		
熙宗皇帝		名亶 在位十年 改元一	天眷	皇統	
煬宗皇帝		名亮 在位二年 改元三	天德	貞元	正隆

世宗皇帝		名欽 在位二十六年 改元一	大定		
章宗皇帝		名璟 在位二十六年 改元三	明昌	承安	泰和
衛紹王		名承福 在位五年 改元一	大安	崇慶	至寧
宣宗皇帝		名珣 在位十年 改元一	貞祐	興定	元光
哀宗皇帝		名守緒 在位十一年 改元三	正大	開興	天興
末宗		名承麟			
元紀		凡十四主 合一百六十二年 改元十			
太祖皇帝		姓劄剌溫氏 名鐵木真 在位二十二年 改元一			
太宗皇帝		名高 在位十三年 改元一			
詩史		目錄	天		
昭慈皇后		名廢剌哥 那乃 馬氏 稱制四年 在位四年 改元一			
定宗皇帝		名貴由 在位三年 稱制三年 在位三年 改元一			
憲宗皇帝		名蒙哥 在位九年 改元一			
世祖皇帝		名忽必烈 建都燕山 在位三十五年 改元二	中統	至元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 在位十三年 改元一	元貞	大德	
武宗皇帝		名海山 在位四年 改元一	至大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 在位九年 改元二	皇慶	延祐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 在位三年 改元一	至治		
泰定皇帝		名也孫鐵木兒 在位四年 改元一	泰定	致和	

少帝	名阿達吉八位 位二月改元一	天順
明宗皇帝	名知世孫在位八月 本改元加人景元一	天曆 至順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在位五年改元二 本改元一	天曆 至順
寧宗皇帝	名昀在位五年改元一 本改元一	天曆 至順
惠宗皇帝	名安祿在位五年改元三 本改元一	元統 至元 至正
第十二卷		
明紀	凡七帝合一	
太祖高皇帝	姓朱氏名元璋都金陵 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一	洪武
惠宗讓皇帝	名允斌在位四年改元一	建文
詩史		
目錄		
成祖文皇帝	名棣建都北京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一	永樂
仁宗昭皇帝	名高燾在位十年改元一	洪熙
宣宗章皇帝	名瞻埈在位十年改元一	宣德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鎮在位十年改元一	正統
景皇帝	名祁鈺在位七年改元一	景泰
英宗睿皇帝	復位八年共二十二年改元一	天順
憲宗純皇帝	名見深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一	成化
孝宗敬皇帝	名祐在位十八年改元一	弘治
武宗毅皇帝	名厚照在位十六年改元一	正德

世宗肅皇帝	名厚熜在位四十五年改元一	嘉靖
穆宗莊皇帝	名載堉在位六年改元一	隆慶
神宗顯皇帝	名翊鈞在位四十八年改元一	萬曆
光宗貞皇帝	名常洛在位一月改元一	泰昌
熹宗愍皇帝	名由棖在位七年改元一	天啟
莊烈愍皇帝	名由檢在位十七年改元一	崇禎
詩史		
目錄		
三		



姜為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成曰炎帝本起於山  
故號烈山氏亦曰厲山氏初傳伊嶽國各合而稱之故  
又號伊耆氏都於陳遷而阜在位一百四十年崩於  
長沙之卒葬傳八世凡五百二十年正統紀載氏與焉

神農氏作稼穡典農嘗草作藥味滋異同君臣佐使寒暑折衷  
尋化七十方書始通民無天札俗不忿爭治麻為布五市日中  
結鞭草木作蜡報功德因火王官以火名

黃帝有熊氏初神農氏甥弟伊耆少典為當後少典之妃  
日附實之鄆野見大電號北斗帳星感而懷  
孕二十四月而生帝於軒轅之丘國名軒轅故公孫國  
帝有熊氏有熊氏長於熊水故又以熊為姓是時炎  
帝既沒子孫悉裝諸侯皆大神農氏歸帝與炎帝子  
孫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諸侯咸尊帝為天  
子以土德王故號黃帝又曰高辛氏又曰帝高辛氏亦曰  
帝軒氏也子孫處之阿達復得來木常帶五禾和一

詩史

卷一

三

十年百二十  
一歲楚橋山

帝鴻有熊齊聖廣淵出尤作霧車示指南戰於涿鹿陣法始傳  
揮弓夷矢銳吹凱旋靈輦神鉦馬上闔閭倉頡沮誦左史右編  
六相分治猶與太山風后力牧太鴻常先畫野分州立井治田  
大撓甲子客成蓋天伶倫斷竹律呂氣先隸首美數史藍星疆  
陶正寧封木正赤將共化舟楫濟海通江邑夷作車以行  
四方行有履履澤有橋梁杲日金甌烹醴粢榮後鑄鐘螺祖  
教蠶岐伯內經藥石鍼砭死有棺槨尸不露指幣制國用金刀  
黃泉城闕宮室由漸而全成池播音樂奏大淵袞袞章服文明

燭然鳳巢阿閭麟遊於田黃龍地寅以雲紀官鼎成百歲鑒於  
橋山

少昊金天氏姓已名華黃帝之子玄孫也姓曰嫫祖見大  
星如虹下臨華涿而帝黃帝之世壽若  
江水也於壽桑茂號帝桑氏因於壽桑得國壽桑氏以  
今德王故曰金天氏能修人父之法故曰金天氏壽桑  
在位八十四年崩葬在穀梁  
雲陽故後世又曰雲陽氏

金天御世鳳鳥來臨山川通氣用諧人神

顓頊高陽氏姓高陽氏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為  
諸侯娶蜀山氏之女曰昌意是為高陽氏  
光貴月生帝於若水百歲于天而有德文字十歲故少  
昊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王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都帝  
丘在位七十八年崩  
壽九十八歲葬濮陽

詩史

卷一

四

十年百二十  
一歲楚橋山

帝昌意子黃帝之孫叶音疏疏通知事謀慮深淵養材任地載  
時象天鬼神制義氣化之先交趾風聲幽陵光燭荒流沙鬱  
鬱蟠木東西朔南莫不砥屬民師五官皆會八風浮金効珍絕  
地天通寅建履端是為曆宗

帝嚳高辛氏姬姓名炎黃帝會孫孫曰少昊父曰蟠極生  
而神靈自官其各年十五佐顓頊受封於辛  
年三十代高陽氏為天子以其舉遠於辛故號高辛氏  
以木德王都建在位七十年崩壽九十九歲葬顓丘子  
擊嗣立荒佚無度不修善政居  
五年諸侯廢之而尊炎為天子

帝嚳執中郁郁疑疑動時服士佐以四妃姜源慶都簡狄常儀  
獲契契摯自天申之契為商祖稷開周基

帝堯陶唐氏帝堯子摯之弟也母陳氏女曰慶都感赤

帝伊侯之國後堯以神爲姓故曰伊氏堯有子丹朱受封于陶年十五被國主唐故又漢明帝其年十六受封于陶年十五被國主唐故又漢明帝其年十六受

唐堯爲君則天無名神聖文式以本爲精欽天治曆四時以行

萬邦協和百姓昭明茅茨不剪去其驕盈排田鑿并帝力何稱

華封三祝如不能勝鯀治洪水九載弗成爰咨四岳舉舜登庸

帝舜有虞氏姓號氏黃帝次子也黃生曰意昌意生

身長八尺一寸上以李聞三十處果之五上黑有天子手記單乃諸帝依以主德王建聖德在晉五

詩史 卷一 五帝

舜受堯禪玄德覆冒父頑母嚚克諧以孝親愛不釋潛消象傲

璿璣王衡以齊天道升元進愷凶投邊徼二十二人燭然星陳

日月光華弘於一人五紘九韶風動南薰二妃哭野蒼梧崩雲

夏紀 凡十七王歷

大禹姓姁氏黃帝之玄孫也黃帝名昌意昌意生顓頊

夢接意感孕或有二月生禹於樊道之石紐鄉長九尺二寸晝時洪水滔天鯀治水無功殛死舜既攝位舉禹

禪使續父業禹勞身焦思居外凡十三年告厥成功舜受禪使續父業禹勞身焦思居外凡十三年告厥成功舜受

有虞以建寅月爲歲首色尚黑故爲歲在位十歲而

帝舜咨禹人惟汝賢代父治水四乘八年手足胼胝相度山川

過門不入克益前愆解律身度勤儉爲先寅建成歲百疏儀

甘下車泣罪懸器招言四嶽既定作貢賦田金爲九疇易

山聲教四訖玄圭告天生寄死歸龍逝蜿蜒鳴呼神禹

然

王啟禹子塗山氏所生豷也

夏家天下啟能敬承有扈無道王用徂征

太康啟子盤于嘉田不恤民事爲有窮氏之

詩史 卷一 夏

太康游畋羿拒於河隈於洛汭五子作歌

仲康太康弟羿廢太康而立之

仲康肇位官師相親義和涓滿亂日廢時王命胤侯六師移之

王相仲康子爲羿所逐徙居商丘依同姓諸侯

王相嗣仲大位羿侵徒依商丘斟灌斟鄩寒浞殺羿復弑相王

后奔有仍娠生少康

少康相子母有仍國君之女也來浞殺羿滅時后雖方

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父衆而撫其官職遂誅寒浞滅斟灌乃歸故都即位於是夏室復興諸侯來朝在位二十二年

康爲牧正奔於有虞一成旅能布區區臣靡討浣澣伏誅  
祀夏配天復禹故都

太戊作君伊陟爲相臣扈巫咸時則天降桑穀祥生暮拱而其君也能懼臣也善諷德卒勝妖復興商統

仲丁

太戊子遷都有河害仲丁弟在位十三祀外壬

河亶甲

外壬弟都有河祖乙遷於耿在位十九祀

仲丁外壬亶甲祖乙器相耿邢地屢遷徙

祖辛

祖乙子遷在位十六祀沃甲祖辛弟在位

祖丁

祖辛子遷在位南庚沃甲子在位

陽甲

祖丁子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爭立此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自陽甲

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自仲子弟相爭比亂九世傳之盤庚

詩史

卷一商

九

盤庚

陽甲弟取都又有河害遷於亳從湯所都也改商曰殷行湯之政商道復興在位二十八祀

盤庚遷亳改號曰殷作書三誥爲商賢君

小辛

盤庚弟殷道又衰小乙小辛弟在位

小辛小乙兄終弟及殷漸衰王風日息古公亶父自幽遷岐

改號曰周肇迹王基

武丁

小乙子得傳說爲相商道復興在位五十九祀號稱高宗

武丁作起思道彌親神與天通茲得聖人時說傳否靡築於傅

巖舉以爲相不疑不嫌盛極舟楫設命三篇殷道復興聖學以

傳捷伐鬼方風人美焉稱曰高宗大豈徒然

祖庚

武丁子在位七祀

祖甲

祖庚弟爲人諂亂殷復在位三十祀

廩辛

祖甲子在位六祀

庚丁

廩辛子在位二十祀

祖庚七祀祖甲繼庚嫡後嗣續廩辛庚丁

武乙

庚丁子復去亳徙都河北之朝歌無道明

武乙無道爲木偶人與之相博優厚天神華囊盛血仰而射天

武乙獵於河渭雷震死焉

太丁

武乙子在位三祀

帝乙

太丁子在位三十七祀

太丁不承三祀而崩帝乙元祀季歷伐戎主賁桓邑錫之專征

始爲侯伯號曰周公

詩史

卷十商

十

受辛

帝乙子是爲紂惡亂暴虐周武王伐之紂登鹿臺示寶玉自焚死在位三十二祀商亡

帝乙有子異母三人微啟仲衍季曰受辛啟爲姜子紂始承基

資辯捷疾拒諫飾非玉杯象箸無所不爲伐有蘇氏妲己以歸

膏塗銅柱炮烙肆威宮中作市長夜肉飛鹿臺鉅橋民瘦已肥

淫悅婦人寧知天違比干諫死微子去之二十八君棲棲何依

六百餘祀忽焉沒今箕子過股觸物皆非麥秀漸漸凋焉心悲

周紀

凡三十七王合八百七十四年自武王

武王

姓姬名發紂之後也初帝乙死元妃妲己生棄佐禹樁

后政衰棄種不稼不官失其官自食於武王之間不

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堯弗堯弗生毀隄毀隄生公非公  
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賴公叔祖賴生  
古公實父是爲太王太王居岐始號曰周古公長子太

惟周受命文王繼承紂熙敬止穆穆其容始因姜里憂患於中

非熊後車同載望尊太公澤及枯骨諸侯來庭朝野拊讓虞芮

詩史

孟津流烏聲魄赤命維新有商既克自夜不寢

班賜宗親道訪箕子洪範推陳丹書儆戒各爲箴銘皇風遠暢

諫求仁得仁

成王冲幼政攝周公四聖維之聽政於中六卿分職論道三公

土錫晉衛蠻作楚邦殷啟封宋用寶於土鼎定郊廓成周洛陽

下年卜世旣壽永昌海不揚波雉獻越裳

王被冕服顧命煌煌保奭太保召公奭夾輔刑措康王太和元氣

**昭王** 船載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沒於水在位五十一年

五年崩壽一百五歲

穆王肆志八駿遨遊觴彼西崑白雲油油樂而忘返徐偃偁周

造父封趙後爲諸侯爰征犬戎侈心觀兵四白狼鹿荒服不庭

詩史

民窮財盡老荒詒刑祈招諫止沒於祗宮

共王名繁 扈穆王子 在位十二年

其王繫扈常游於涇當時從者曰密康公三女來奔匿不獻王

女三爲祭母曰不祥小醜備物國滅家亡

懿王名黜共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懿王薨立王室不振徙都犬丘刺作詩人

孝王名辟方王弟自齊王以來德政不修至是王室愈微在位十五年

孝王辟方自剪我疆廬非主馬邑作秦邦牛馬凍死雨雹災

室而見諸侯在位十六年



懿王之子是爲夷王始觀諸侯禮加下堂熊渠尾大伐庸侵揚

僭立三子各稱爲王江漢日廣荆楚始強兼鄘并郕制瑛項公

叶姑陵遲解紐二事不懲叶姑

厲王名胡夷王子厲書無道國人逐之介龍太子辟勿二

相周召共理國政謂之共和崩於攝在位三十七年

平太子始即位

厲王專利卿用榮公變雅始作漸降爲風衛巫監謗人莫敢言

川壅而潰王卒出奔

宣王名鄒厲王子側身修行周

宣王初政周召共和山甫張仲理無偏頗北伐西討肅公孔多

詩史 卷一 周 三

虎拜稽首淮夷歸化叶虎戈切音說方叔出師荆蠻倒戈江漢采芑

被之詩歌后委出承恭王昵淺宮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藉千

畝安問桑盛料民太原天所惡盈廢魯嬀子賓神亂宗馬化爲

人免舞于京無罪殺伯杜伯左儒死爭二十二年鄭友鄭桓公初

封後徙鄆號南保漢中

幽王名宮姬王壬子瓦洛嘉失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

幽王初服川竭山崩笑悅褒姒舉火裂縉廢后黜子自我徵兵

西周淪亡平王遷東

平王名宜臼周王丁中後宜之以豐鎬遷東

平王名宜臼周王丁中後宜之以豐鎬遷東

平王名宜臼周王丁中後宜之以豐鎬遷東

平王名宜臼周王丁中後宜之以豐鎬遷東

平王名宜臼周王丁中後宜之以豐鎬遷東

齊楚秦晉始大  
在位五十一年

申侯弑王幽德其立已逆理忌觀春秋托始

桓王名林平王孫太子洧父

鄭武鄭莊卿佐平王王貳於號忠信兩亡周鄭交惡鄭不朝焉

桓王伐鄭鄭射王肩叶肩通○魯隱攝國見弑於桓魯桓公九莒莒未嘗遂

及黃泉亂罪有定式月斯生叶月通○當是之時宋有孔嘉妻

美而艷道路以嗟冶客誨淫卒以亡家

莊王名佗桓王子

桓崩陀立是爲莊王兩政耦國位幾靡常黑肩被戮子儀出亡

詩史 卷一 周 三

○當時諸侯東有齊襄淫乎其妹禽獸之行文姜如齊魯桓懼

幽叶盛汪切音荒政令不常亂無處所管管仲召召奉糾糾小白小白公名

奔莒小白入齊魯殺子糾舉用管仲死救射鈞射石

釐王名朝齊莊王

釐王之世王風不諧龍化爲魚鼠變爲虎○當是之時齊桓始

霸北杏葵丘盟王中夏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爲相權衡重

輕內政既作軍令以行官山煮海富國強兵俗同好惡令下不

停因禍爲福轉敗爲功五侯九伯輔桓專征衣裳會九四爲共

車天下之才其仲也夫始嘗貧困何非仲與分財自多亦何貧

與謀事更困亦何愚與三戰三走亦何怯與三仕三逐何不肖  
與幽因受辱何無恥與使非鮑叔終因徒耳生我父母知我鮑  
子人不多仲而多鮑子古道不作而今已矣黃金不盡交道不  
死○陳完奔齊育於姜改田爲姓五世其昌八世之後政歸  
田常田和繼之爲諸侯王

惠王名闔閭王于爲國五大大本重王于子頃以我王亡  
號公卿伯同伐王城殺了顯父

惠王二年取圃於莒切田奪齊父子貪祝麗五人作亂天位  
以徙鄭伯號公弔命於弭殺顏誅叛王室不毀○二十三年晉

詩史

卷一周

五

殺申生叶桑夷吾晉惠重耳晉文出亡外奔叶通任好秦穆得

志始霸於秦

襄王名鄭惠王子狄人奉弟叔帶伐周王出奔鄭狄人  
立叔帶晉文公安叔帶奉王歸國在位三十三年

襄王初立國家始靖叔帶召戎王居於鄭晉侯納王太寶再定

○是時宋襄父名襄立於元年六鵠退飛星實於大會盟爭霸十

有四年○齊侯小白卒於東藩五子爭立不殯不棺六十七日

盡出於門叶民○重耳奔狄妻納季隗二十五年嫁我不來

過宋乞食受塊於野人齊不行從謀桑下鷄妾告妾殺其聞者

懷安敗名辭而遣駕及其反國繼桓而霸召王河陽乃心請假

駢勃執曹三舍避楚五蛇一龍介推不與死而賜田生難與處  
蓋棺論定樞聲如牛悠悠霸業幸歸一丘○秦穆初立惠十七  
年當襄之世拓地開邊益國十二千里幅員東服強晉西霸戎  
夷賜之金鼓爲諸侯師潛師襲鄭塞叔之憂二陵風雨三帥同  
囚孟明再將濟河使舟封殺嗟哭國鳴嗷嗷秦誓一篇悔過之  
由死而殉葬子車三良倉息鍼虎次曰仲行爲賦黃鳥秦人哀  
傷○介國葛盧聲識牛鳴常生三子皆爲犧牲

頃王名子臣頃王頃王五年族楚穆頃王六年趙盾弑君晉宣

詩史

卷一周

六

定王名瑜匡王弟在定王元年楚子楚莊益強戎伐陸渾兵觀周疆問鼎輕重目無

天王縣陳圍鄭宋人夜降舒邪襲邪并見滅亡蠻夷猾夏中國

不張夏姬鄭女淫而不祥殺夫戮子弑及陳公叶姑黃切音光

楚子君臣一見若狂巫臣兩諫其口如簧乃自竊去奔於晉陽

請使於吳教之戰方楚七奔命吳始強梁○程嬰杵臼義立趙

孤白石可爛生死不渝我思古人輟轉長吁

簡王名夷定王子簡王元年壽夢吳來朝濮問禮樂怡然神交盟會上國勢寢樂

簡王元年壽夢吳來朝濮問禮樂怡然神交盟會上國勢寢樂

齊伐邠侵楚遂入州來天下之變怒焉憂懷○曹宣公子讓國  
出亡吳有季札曹有子臧

靈王 名泄心靈王子生而  
有疑在位二十七年

簡王之子是爲靈王生而有疑又稱靈王歲在庚戌二十一年  
冬十一月魯孔子生○二十四年擢杵臼獄君太史大書死  
者三人晏嬰門散枕股哭尸三踊而出崔子舍之相齊三世名  
顯諸侯麻肩在豆終身一裘七十餘家舉火待問越石父賢解  
驂贖囚其御抑損薦爲大夫切音滑執鞭欣欣喜亦所求

景王 名貴靈王子在  
位二十五年

詩史

卷一周

七

景王享國二十五年重幣絕資始作大錢鐘鐃無射鈞石過偏  
單公兩諫王不納焉○初吳壽夢有子四人季札最賢不義爲  
君聘魯觀樂辨德於聲解劍懸冢死見交情○子產論政寬猛  
權衡火細水濡水死火生善惡吾師使人擇能公孫子羽魯爲  
辭令千禪謹謀野太叔授行維參與商辨核否冥博物君子叔  
向所稱刑書丘賦國人謗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古之遺愛誰  
其嗣之

悼王 名猛景王太子初景王愛庶長子朝欲立之未及  
而崩至是子朝作亂王居于皇廄人丁王城卒崩

敬王 名丐景王第三子諸大夫迎立之是時子朝篡王城  
不得入晉與諸大夫夾之四年始克子朝命太子入十

六年子朝復亂王出奔晉晉人  
納王于王城在位十四年

景王太子 名威 冲齡早殤猛立未久諡曰悼王悼王母弟立爲敬

王子朝自立龍戰玄黃四年始克乃入洛陽○吳弑君僚國立

姬光吳王 伍員殺楚尸鞭平王申胥入秦立依庭痛哭不絕聲

口不入漿爲賦無衣秦兵出軀○孔子大聖抱德懷道母曰微

在孕於祈禱室繞三龍星降五老天樂問容四十九表腰不及

禹其類似堯肩頰子產項頰卑陶明王不與列國周遭司寇相

魯會齊夾谷文事武備預爲部曲卑彌毋盟屹然不屈齊侯謝

過汶陽以歸墮都費縣 誅邪步正 豈伊人爲塗別男女道不

詩史

卷一周

大

拾遺章甫袞衣思我無私美女康樂余龜山何序書刪詩彼之  
絃歌說卦文言韋編三絕記禮正樂春秋斧鉞德衰歌鳳筆絕  
獲麟兩楹入夢沒爲殷人不懋遺老筑筑在疾哀哉尼父諒也  
何謬○田常弑君齊簡 厥觀之否安平琅邪割封於已女長七  
尺選入宮裏有狐綏綏不問臥起七十餘男誰氏之子

元王 名仁敬王子  
在位七年

元王三年句踐越 滅吳歸宋侵地意氣豁如北會齊晉號令諸

侯如切 侯孤孤 天王命伯血盟朝周所統子 號稱霸王江淮橫流所

音聞如切 范蠡去之文種見屠長頸烏喙知幾無餘患難可共安樂

難居○泰伯之居國封周章傳至壽夢始通上邦闔閭夫差兩  
世爭疆吳越仇讐平於夷光西施名窮兵黷武國乃滅亡館娃宮  
外秋色茫茫鹿遊姑蘇漁泛滄浪禮先一飯使我心傷伍員怒  
清風長錢唐

貞定王名介元王子在位二十八年

貞定二年越滅執卒句楚滅蔡祀其祀不續

哀王名夷貞定王子在位三月弟景弑之

思王名亥貞定王太子弑家王立五月弟景弑之

哀席未暖見弑於叔鬼復弑思二主幽獨同根並生相前何速

詩史 卷一 周

尤

考王名定貞定王少子弑思王自立在位十四年

考王自立弟名封周公切音光滅莒者誰楚之簡王

威烈王名午考王太子是時周室衰微徙都虛

威烈初服惠公為西周少子封鞏號東周○越子滅郢越子未句

秦甥妻河伯娶婦自秦之西門豹今其人孔多○

卿魏斯趙分晉命為諸侯繁縷不惜名器維羞釋沃二邑晉

淹留安王紀年二十六周至是廢之土地全收君為家人諸

齊民等倚唐叔不祀河汾皆秋

安王名駱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安王東藩齊君齊康公貨贅疣寄食一城海上優游田和田桓盟會  
王命可求十有六年初為諸侯非熊去夢鳳鳴高樓牛山泥滅  
渫彼營丘

烈王名嘉安王子在位七年

烈王元年韓哀滅鄭周之子孫日見凋零去六年辛亥齊侯齊

來朝封墓即景阿大亦足以豪

顯王名緡烈王弟在位四十八年

顯王守位四十八年七國韓趙魏齊縱橫禍結兵連當時之士

遊說無端刑名法家三駟爭先人異其師學異其傳爭售所能

詩史

卷一 周

手

何不憚煩朝三暮四暮四朝三車不停輓馬不輟轡馬腹車折

舌敝口乾○西方出華秦用商鞅天資刻薄人如背芒步不六

尺仄不道傷二男不耦居分異房阡陌始開井田遂亡陵轍公

族百姓殘傷為法之敝車裂成腸○韓相申子申不害學本黃老

執術不煩四郊無擾昭侯敝袴比之嘖笑嘖有為嘖笑有為笑

○衛侯衛成侯貶號君言臣同譬彼飛鳥誰知雌雄○孫臏龐涓

兵法俱能廣為涓別涓殺馬陵學道爭名死名○蘇秦張儀

同學鬼谷秦救困歸閉戶不出叶張王簡練揣摩刺血流足

三卷揜闔六國逐逐錦繡干純切音張車馬僕僕天王除道觀

詩史

卷一 周

主

者側目印綬疊相君獄獄叶虞切音正前倨後恭昆弟歸祖位高金多妻媵蒲伏登常食晨親戚不屬苟得富貴適足於俗夜氣來作鴛鴦三哭儀也多術渡未通津始辱於楚繼激於秦全問妻舌在乃西入秦蘇君之時夫何敢言致身爲相連衡六軍欺楚誑魏所謂婦人○鄒人孟軻母曰仇音氏私淑孔子知言養氣那開楊墨陳說仁義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染患齊宣自暴自棄著書七篇稱王連帝堯舜以來道統攸繫○句踐霸越六傳無疆圖王爭霸敗績楚王西喪吳地東至浙江支庶濱海越於是亡

慎觀王

名定顯王子  
在位六年

赧王

名延慎觀王子秦人入寇王如秦請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之歸王子于國而卒在位五十九年秦遂西周公於虢佩樂遷東周君于陽人聚周遂

不覲周亡後七國無號者有三十一年

慎觀六年

繼立赧王分別離析諸侯皆王○楚懷楚懷王如秦秦武秦武王執之三年不返卒死於西方城漢水魂今夜歸不恤子言屈平憂思離騷忠愛念我獨今○朱榮朱榮稱王四十七

年當時災異有雀生牆小而能巨吉從史占滅滕敗楚齊魏失

邊焚滅社稷咎地射天室呼萬歲門外聲喧齊人夜來宋火不

然遙遙帝冢泯泯紛紛切音爲○齊泮齊泮地戾虐千乘其哀雨血

詩史

卷一 周

主

沾衣地垢溪阮人哭當關驛焉無形求之不得去則問驛樂殺爲將四圍徵兵秦魏蘇轡東指王走莒城齊商擢筋齊以分崩田單神師羣鳥飛翻龍文五彩牛尾夜然樂殺奔趙騎馬死燕七十餘城失而復全兵以正合勝以奇取始如處女適人開口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安平田單斯可以語君王有后王母具賢法章反國與有力焉○趙氏和璧秦王欲之連城不償相如如以歸兩君好會西河池鼓瑟擊缶不爲秦欺肉和負荆廉頗釋私○趙奢子括易言而妾父不能難人莫相尚膠柱鼓瑟握兵出將卽罪勿坐賢哉母諒四十萬人一朝而喪至今長平

猶聞鬼唱

○齊楚趙魏時有四君信陵無忌孟嘗田文平原趙勝黃歇春申當塗據勢珠履盈門談天雕龍炙轂過堯○無忌

魏氏昭王

少子履富踴貴不敢驕十名動諸侯大梁所恃侯蘇朱亥執轡恭禮符盜如姬兵奪晉鄙却秦留趙封城自負叶補

毛公薛公

說爲魏起醇酒婦人卒死於此美名不及嗟惜何

已○田嬰有子

四十餘人五月五日晨姜生文勿舉竊舉使高

其門卒代父立號

孟嘗君座客數千貨錢於薛食分無魚歸來

彈鋏述秦

出關夜不敢行板橋茅店狗盜鷄鳴一劍剗縱獨得

馮生馮生

○趙勝翩翩濁世公子絲綃平原卒何得此白馬非馬

閨辭殊類論賊三耳幾令人睡客十人錄錄無最脫穎而出  
晚得毛遂○維楚有材故客無稱卒宛李園不聽朱英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故城宮室臨風一歎○范曄像厚折竹持齒實客  
蘇州船中伴更張祿入秦魏齊亡魏蔡澤來燕應侯大位日不  
再中月滿則退○蔡澤不相易昂隆然擊膝應屬○巨石題  
顏口若憑河篇何便使人秦代相如取如探懷金結紫揖漢朝  
婦持梁作飯刺齒肥甘躍馬疾驅四十二年行矣范叔淒淒其  
寒○庾卿搖情料事至當踴躍登三見爲相人未易知知亦  
難忍不忍魏齊相爵開亡急士之窮餓飢悲涼窮愁著書卒困

詩史

卷一

五

大梁○天下高士魯連先生奇偉似儼亮節弘曄不肯帝秦箭  
射聊城功成辭爵遁海逃名貧賤肆志富貴何營○俞父封國  
爰登於魯三十四傳備公撲滅於楚周之禮樂從茲弗祀○秦  
人入寇王入秦邦獻其土地西周遂亡年逾八百三十七王

詩史卷一

詩史卷二

頓丘焉 震星巖甫著 男 川霖澤商編次

秦紀

凡三

始皇帝嬴姓其先出曰帝顓頊之裔孫曰女嫫女嫫少  
時嬴姓其先出曰帝顓頊之裔孫曰女嫫女嫫少  
水王傳齊謂曰馬謀賜姓嬴是乃如晉伯宣子子  
一曰大康二曰若水大康之夕孫曰中宣馬身人言爲  
商帝太戊御中宣之夕孫曰中宣馬身人言爲  
父子世以材力事劉劉俱死應來子曰女防女防  
周孝王王馬濟渭之謂馬大康息孝王分爲附庸而  
之秦使嬴氏嬴氏曰秦嬴秦嬴生公伯公伯生公仲周  
宣王命爲大大秦始大四十世宣王公將其叔周宣王  
東遷有功封爲諸侯又二十世世宣王公將其叔周宣王  
東遷有功封爲諸侯又二十世世宣王公將其叔周宣王

詩史

卷二

一

莊周氏者秦昭襄王昭襄王莊襄王立孝文王三日卽世楚爲莊襄  
滅周之際東周君亡莊襄不祿改代秦王秦政卽位生  
洛楚莊襄王莊襄之際東周君亡莊襄不祿改代秦王秦政卽位生  
十三年蜂準長目鵠脰突前豺聲少恩虎狼爲心時息廉戰閼  
不休積歲連年內史氏騰率兵攻韓韓安韓王獻地  
郡置潁川王勞圍趙城破邯鄲養卒婦流麗紅顏王貢寵魏  
大梁成川河伯來遊澤洋而反時李信伐楚敗績奔還王

霸代將數請美田六十萬人乞貸自堅王崩負芻是王名將殺

項燕簡露青清流水消消三戶無人鳥啼花開馬飲寒下師渡

桑乾風寒易水百斬燕丹黃金臺上荆棘生煙齊不修戰秦兵

卒加切音教民莫敢格棄甲則那切音教住建於共是音王名無以

爲家切音教齊人歌之松邪柏邪切音教二十六年皇帝

作始作制明法萬物之紀自稱曰朕令詔命制太古之初有號

無諡除其諡法子臣不議分布天下皆爲郡縣三十六郡置守

尉監東暨朝鮮西至羌中南戶北轡北據遼東德水代周從所

不勝色皆尚黑數以六用切音教兵聚咸陽鑄以爲鐘金人十

詩史

卷二 秦

二

二翁仲其稱東封泰山立石頌功入海求仙船交大風童男童

女莫知所終黃河陰山朔州北塞東至遼東築城爲界杵聲不

息十年於外黠黠黃沙白骨不蓋春閨夢裏猶作佳會隱宮徒

刑七十餘萬初營阿房先作前殿旗建五丈人可坐萬渡渭連

闕斜迴汗漫無法天極闊道絕漢勞民苦神積愁積怨五帝不

殺三王各治黑白別一刑禁威勢更藏秦記醫藥卜策詩書樂

爐百家灰飛偶語棄市族誅心非法令習吏古學失師諸生犯

禁同歸於阮扶蘇入諫使監恬秦兵東郡限石石墜爲星璧遺

滿池山鬼精靈沙丘臺上祖龍上升秦史紀年三十七正陵治

驪山內作宮觀切音均三泉下銅而致石棺切音家位次百官藏

滿奇珍機作弩矢近者射入江河大海灌輸水銀下具地理上

列天文魚膏爲燭漆燈書然後宮無子綺羅鮮藏閣中漢下

外溪門切音教皆令從死無復出焉○呂不韋者陽翟人賈販

賈貴貴往來趙土奇貨可居說立子楚楚爲秦王不韋爲輔封

文信侯食十萬戶政立爲王號稱仲父門客著書春秋名呂應

之國門使人共賂增損一字千金是子坐連蔓瑒家屬徙處蜀

山尖尖行路始難

二世皇帝

名胡亥始皇少子始皇崩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矯遺詔殺太子扶蘇而立之在位三年趙

詩史

卷二 秦

三

高執於聖夷宮壽二十國以整首蓋二世杜南宜春苑中立扶蘇子子嬰爲王凡四十六日沛公至蕭上子嬰

至項藉爲從長殺子嬰及諸公子宗族

始皇厭世斯李矯詔賜殺扶蘇胡亥襲號元年大赦追尊

始廟誅殺大臣罪連逮少公主死死與公子無告關東盜起

督責恐惶趨高行弑求爲侯王黔首不許乃自殺傷六驥過隙

三年秦亡二世被弑子嬰爲王四十六日奉璽出降○楚人李

斯嘗入廁中切音人賢不肖譬鼠於倉禽鹿視肉人而彊行切音

西乘瑕璽尊用三公切音阿順苟合非聖滅經切音卒被五

刑論斬咸陽黃大遂兇始自悲憤斯年少時學於荀卿切音

最老師賊世濁蒙叶莫營於巫視自信祿祥部備小拘莊又荒

唐儒墨道德築室毀墻斯不善學遂此流缺○宦者趙高殺斯

斯代相指鹿爲馬非法無上子嬰誅之可不謂壯時不可爲不

救淪喪○當二世時諸僉僉囊九年七月戊戌陽陽魚書狐鳴

篝火祠旁陽城陳涉自立爲王鴻鵠高飛燕雀低行一天作難

四海披呂○是年九月兵起劉邦龍顏降準準狀貌異常雲成

五色爲龍爲光名飛帝錄祥發中陽蕭蕭曹曹左右樊噲成行

肇始於沛乃立爲公黃切神祠黃帝旗祭虫尤疊鼓赤幟是爲

秦劉○項梁項籍同起會稽兵收下相渡江而西籍二十四長

詩史

八尺餘學萬人敵去劍與書力能扛鼎才器天除守殺殷通爲

梁前驛○田儼王齊韓廣燕王魏公子咎立爲魏王武臣弑死

椒爲趙王○張耳陳餘各籍大梁餘妻公乘耳增外黃賓客斷

役莫非後英良切千金五百泰購出亡歸後受管不爲吏戕然

信以免相慕何誠叶莫據國爭權後遂不終叶莫○六人英布

聚眾江洋番若吳芮得心湖湘東陽殺令兵應項梁令史陳嬰

欲立爲王母謂大名暴得不祥屬得封侯敗亦易亡心名楚鄢人范

增奇計說梁項梁項三戶亡秦述楚南公叶莫先懷王孫心心名楚

之立爲懷王○章邯殺梁籍殺殺義渡河救趙千軍辟易鉅鹿

九戰虜離王被銳諸侯壁觀聲動天地轅門膝行不敢仰視

上將軍人人恐儒○入關先王楚遣劉邦邦至蒲上嬰王奉

壘降除秦苛法約法三章吏民安堵咸願爲王○籍破函谷屠

殺子嬰誅始皇家大掠而東陽尊義帝自爲霸王建都彭城分

王諸王沛公王漢章邯雍王欣司馬與章驛塞王翟王西徙魏

豹趙歇代王申陽河南印印爲殷王張耳常山黥布九江英

芮衡山共放臨江韓廣遠東滅秦燕王徙齊王市爲膠東王田

都王齊安田濟北王

漢紀高帝長安是爲西漢凡

詩史

太祖高皇帝姓劉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父曰大公

雷電廟實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

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

子常有丈大不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水

亭長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於沛秦滅楚平定天下由

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曰漢高帝

赤都長安在位十二年崩五月十二歲長陵

漢用巴蜀還定三秦三老遮說大義以申兵皆縉素爲帝發

喪收三河士發關中兵叶莫擊殺帝者從諸侯王建立太子

國本以張宗廟社稷大典煌煌淮南王布彭越大梁布提楚

後越斷楚糧會軍垓下追困項王四面楚歌夜間餒餓今虞



月疏上侯王勸漢爲帝卽位沘陽詔兵歸籍西都洛陽置酒南宮較論興亡連籌決勝爰有子房漢蕭何鎮撫不絕糧賊勝攻取韓信最長漢有三傑國乃以呂范增不用楚所以亡帝曰橫來明小侯大王三客從之同到戶鄉義士五百涕泗沾裳亦皆自殺海水湯湯丁公徇斬季布爲郡姓賜妻敬都還奉邦功臣何通百上列侯王始尊太公爲太上皇臣臣譚議起朝房韓韓最習野體異三王傷生家死兩生不行魯祀孔子遊悲故鄉漢漢擊筑泣下數行威加海內風起雲揚念猛士今蹈舞慨傷

詩史

卷二

六

張蒼叔孫通禮尊卑有行日雖未給規模裔皇惜也少恩功臣摧殘誅信信臨越彭越彭淮南王布蕭何下獄病謝張良暮年易子圖勢倉皇分獎恐父孝子心傷輕七嫂罵四皓匿亡以詐以力治雜霸王○蕭相國何素善沛公以文無害操主沛豐爲刀筆重奇節無稍光依日月飛攀亦能推轂韓信足食足兵收秦圖書與撫關中左宗右社規畫崇隆事不及卒便宜施行家私佐軍官納召平垣屋不治宅不擇通賢師吾儉廣大高明諸將功狗何得人功劍履上殿佩玉簪纓淮南縣布廉克有終職名稠爛施施無窮閭天宜生烈與同爭卒於郡侯諡曰文終○張

詩史

卷二

七

良家韓五世相公爲韓報讐爰擊祖龍莽士如留始遇沛公知爲天授遂與之從貌如好女尋落多風履納叱下書授黃公窮神觀化測微探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解解鴻門以寧雖足封信信策定東宮功成身退氣象從容辟穀辭漢歸從赤松卒於留侯諡曰文成○淮陰韓信食儻母倪出胯下人笑不武旁置萬家蘇母高野羽羽羽不用歸漢棄楚國士無雙綠淮井伍壇拜大將風雲聖王本鼎渡軍魏豹見虜背水列陣遂拔趙土平燕定齊追項滅楚赫赫偉伐克成漢緒尉用少年金報漂母惜未學道謙讓弗親鬼死狗烹終許兒女、陽武陳平好學家貧割肉袒上意已不羣棄楚都尉典獄護軍游精查漢神跡是尋重玄匪與九地匪深伐謀於始擠轡於音六出奇計解難釋紛安劉誅呂功與勃勃勃勃分號稱賢相爛矣其勲善終善始豈非知人○平陽侯參參起於獄掾遭逢漢興隨張秦亂攻城略地諸軍之冠身創七十功豈一旦代何爲相守而勿失職其清寧民以盡一○周勃木強木徵時部朴吹簫給喪業繼蕭材官引強遭逢聖作每當馳道所在克獲戶食八千封絳賜爵厚重少文大事可託卒平漢難謝相歸國○王陵少惡矯矯虎臣陵有賢母幾先識明仗劍死楚成子漢名○酈生食其家貧

落輿儒冠折帝大言不作自稱長者意氣磅礴東現白馬北距  
蜚狐眾即教舍陰據三塗陳留既下復覓齊城廟通發難卒爲  
韓烹○陸生曰賈南使南越千金買裝五子分得酒食極欲十  
日而更安車駟馬歌舞相從○樊噲屠狗灌嬰販賣交鄰寄  
夏侯氏嬰聖賢影響流雲蒸俱遭附驥車名漢庭德流孫子  
奕葉有聲

### 孝惠皇帝

名惠高帝太子呂氏后位  
位七年崩壽二十四歲安陵

惠帝仁弱呂后日克醜趙如意趙王人從屈中威帝悲廢事七  
年而崩

### 詩史

#### 卷二

八

### 高皇后呂氏

名維父曰呂公孫父人高帝令迎仇從之客  
四家節高好相人高祖爲亭長往謁令呂公

見高祖狀貌威武之因以女妻之生孝惠帝元公呂公  
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后力孝惠崩無  
子后詐取他人子名爲孝惠子殺其母立以爲帝  
后臨崩稱制八年七月崩壽六十二附葬長陵

太后稱制托鵠索劉諸呂立王女弟封侯劬非種者朱虛侯章

平勃勃交驪乃迎代王

###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帝中子母曰薄太后初封代王高  
后崩諸呂呂產等欲爲亂大呂平諸呂共

誅之遣使迎代王即皇帝位寬惠恭儉百世高宗在位  
二十三年崩壽四十六歲前改元元年後元

帝初即位謙讓弗違軍領南北夜拜宋昌却千里馬服貸危亡  
賜書趙作去帝稱王詔除誹謗續監泰仁愼夫人幸席與后使

袁盎却坐嘉賜千金半兩榆莢輕重不倫更造四鉢以便於民  
禍自怨起禍由德興除秦秘祝遇由朕躬二十三年開成上升

帝尚黃老恭儉莊臨止輦受諫江海日濫露臺不作費惜白金

霸陵瓦器因山不墳賜與三几杖賞武愧心家給人足聖

德浸淫教朴謙退足爲後鏡詔遺詔喪遂至而今洛陽賈誼

奇才扶疎過秦作論治安上書宣室詔問帝席前虛兩爲上傅

憂死命大○淳于少女名曰緹縈上書訟父齊無辜刑不復

傷死不復生身沒官婢願贖文刑帝憐其意爲除肉刑○傲貴

鄒通申屠嘉相細柳將軍周亞夫將

### 詩史

#### 卷二

九

### 孝景皇帝

名啟文帝太子母呂氏字文帝之妻家松  
人是在位十六年崩壽四十八歲陽陵改元

元年中元後元

景承文緒三十稅糧雕文刻鏤農事以傷錦繡禁組女紅以仁

禁采金玉勸農桑守成不墮世比成康然性刻薄任數爲長

無寵廢后夫婦不終更易太子父子不容傳位靈啟梁王殺周亞夫君臣迫亡獨有節儉克遵前光○盜

傳位靈啟梁王殺周亞夫君臣迫亡獨有節儉克遵前光○盜

婢偵金不疑爲郎都嚴酷鷹號曰蒼○是錯峭刻號曰

智囊更定法令門穿墻竊削七國○是錯峭刻號曰

光趙王○劉安冠危父言不用邊計然猶割衣給斷死又何悲

光趙王○劉安冠危父言不用邊計然猶割衣給斷死又何悲

○袁盎錯坐嘗同堂錯坐盎去盎坐錯亡互相傾爭將焉同

傷○孝王好士名孝王客致四方枚乘嚴忌相如明馬鄒陽羊

勝孫名勝釀禍於梁○穆生白生禮重元王禮元禮酒不設

穆也先亡白生不去卒罹於殃

世宗孝武皇帝名微景帝中子母皇帝十其初封膠東王

廢太子榮為膠東王而京為皇太子在

九州元封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

孝武皇帝景帝之儲建元元年策問良儒天人二策得董仲舒

○申公八十迎以安車治不多言力行何如○被服儒素河間

詩史卷二

獻王名獻樂對策指事詳明切音荒○賈臣朱員莊助連翩而

來相如辭賦朔東方卓牧詠諧○爰啟我宇拓乃封疆東置蒼

海北築朔方遼東界浪音衛滿傳孫義破浪水朝鮮內藩臨

屯樂浪玄菟真番牂牁越樹武都汶山沉黎五郡開置百蠻地

關南海蒼梧鬱林珠厓合浦儋耳九真日南交趾兩粵稱臣西

域通道郡達邠連敦煌張掖武威酒泉○渾邪來降二萬車迎

庇葉傷枝置五國城○買爵贖罪卜式助邊孔僅鹽鐵弘羊

緡錢張騫鑿空築大求仙○蘇武出使李陵北征滅跡掃塵

足履王庭轉戰千里矢盡道窮馬還司馬論救身下腐刑○帝

疾大漸圖畫周公霍光受詔開湖乘龍○惟帝天錫雄才大略

稽古禮文碑心制作表章六經罷黜異說臨軒策士興立太學

曆定太初用夏正朔舉修郊祀歌詩協樂昭姓考瑞文章光灼

改元建號創始之作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江充讎獄母子無告

皇后衛氏立子殺母是又何道殺衛氏夫人趙婕妤太子孫窮奢極欲奈

續幾蹈悔心之萌輪臺之詔司馬馬子長單名曰遷父太史公

世掌天官切音奇才天縱倜儻孤獨以救李陵身陷於宮切音

其文切音變通今古際究天人切音大海揚波成一家言

詩史卷二

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上劉向揚雄良史稱焉○東方曼倩名

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孤貴失和於道相從首陽為拙

柳惠為工○丞相封侯公孫弘始封平曲學阿世濟之以詭飾

詐釣名寢衣布被○主父主父親幸受金大橫生五鼎食死

五鼎烹○張湯廷尉起刀筆吏漢文小苛懷詐舞智不寒而栗

人如芒刺○汲黯之蠹社稷之臣矯詔發原賑河南貧性倨少

禮過不容人不冠不見揖大將軍○大將軍青父曰鄭季衛

嬖與通生胃衛氏少時牧羊壯為侯騎子夫母封入宮日益親

貴凡七出邊斬殺無計二萬千戶益封不次賢士無稱和柔自

婦○青姊少兒去病此實之母父霍仲孺給事侯府驍騎從軍

漢入斬捕軍有天幸首功無數司馬冠軍貴與青位○李廣不

識實不俱有將名李不刁斗程正行營廣飛將軍足智多謀發

臂善射才氣前生而數奇老不封侯失道自殺命也何尤

孝昭皇帝李氏漢武帝第六子母劉氏夫人趙氏武帝之

市城也少子弗與之居居祖國乃先其母而居弗與

昭太子年八歲武帝崩霍光陰日昭上官桀受遺詔輔

昭帝嗣武方在冲齡書濟榮上策許登井英明享國不永十三

年崩太后下詔昌邑王繼二十七日千百餘事荒滿迷惑

詩史卷二漢士

光易其位○畫圖承詔霍光輔政忠賢疑丞不結不覲出入禁

闕不大尺寸二十餘年小心謹慎廢賀立宣禍始驂乘不學無

術家不能正妻顯邪謀立女祔后皇后未幾族誅身頌名覆○

蘇武還國凡十九秋強壯而出歸白溝頭○不疑傳不疑京兆母

問不反多則喜笑無則不飯

中宗孝宣皇帝名病已武帝曾孫衛太子孫史皇孫之子

宣帝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曰皇曾孫曾孫生數月遭

五廢漢太子男女皆遇害獨皇曾孫在邪生收繫獄重

責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治繫無輕重

官殺之乃閉諸門不納使者不得入而還帝悟曰天使

之也別赦天下赦更令張賀密事衛太子思張賀想張

賀仲孫孫以家財聘張賀女為妻張賀女為長女

因侯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許於東海漢中翁高材好學

亦喜游俠關西走馬關三輔以是具知民間表節吏

治得失元平元年昭帝崩無嗣霍光迎武帝弟昌邑王

賀立之即位滿寵光復自太后廢之迎曾孫於民間以

為昭帝嗣時年十八更召諸帝孫數名實信實必謂官

不數選是以史稱其職民安其業在位二十五年崩年

四十二聖杜陵侯元本姓地節

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

孝宣病已武帝曾孫祖衛太子父史皇孫孫勞於外受詩腹翁

高才好學經術淹通圖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游俠喜從

作其即位開治勵精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民安其業史稱其職

政平訟理頁二千石聖書勉勵賜金增秩帝號中興誰曰不宜

開三大蠲禍亦隨基元元信宦官成帝任外戚哀哀誅大臣自

詩史卷二漢士

貽伊戚○華賢致仕高風作始玄成讓爵賢哉令子兩世為相

裴聲鼎耳○魏相為相敦厚和平董仲舒仲舒之言請奏施行○

善不自伐有若丙吉途聞牛喘舍盜不緝與帝有恩絕口不及

薦賢自代延年杜延年謹敕定國于定國繼之居位稱職○張氏安

世克邁種德謹慎周密知白守黑每定大政歸而默然柄兵三

朝功約麟閣○疏廣疏受矯盈汰泰賜金送歸知幾不昧車數

百輛祖帳都外道傍觀者噴噴稱最見神藏遺餘不置○夏

侯勝書壁之黃聖經術梁丘賀易春秋梁淑淑教養夜夜黃霸尚

書受於獄裏繫再更冬講論不已出為太守治行第一入為三



孺子嬰

宣帝玄孫鳳胤數之孫顯之子也方二歲平帝崩無嗣王莽利其年幼託云卜相於吉乃立為皇太子曰孺子嬰如公故事稱攝皇帝禮儀一如天子史氏皆稱皇兄二十奉翼立為嬰為女兄公受元居攝初

莽利孺子立甫二歲身自踐阼稱攝皇帝未幾而篡西漢以替

二百餘年一十二帝

附

王莽字巨君元皇后姪王曼之子也幼孤五歲子乘

時位驃騎將軍色佚驕相傳莽田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制有禮意封新都侯及帝崩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莽遂太傅號安漢公加更牛爵位在諸侯王上封平立孺子嬰稱攝皇帝以幼命逆攝廢皇帝云侯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梓潼人哀帝又敬天璽金策遂即真皇帝位建始元年以十二月為正月魯位

詩史

卷二

六

十八年漢宗室劉秀等起兵誅之三輔豪傑共攻莽於漸臺之上漢骨臂分首傳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敗元始建國

天鳳地皇

新室王莽字曰巨君後口歷顛虎吻鵬睛瞰臨左右高視反膺

厚履高冠長七尺零元后弟子椒房外親元成九侯諸父弟昆

父曼早死莽獨孤貧折節恭儉被服儒生侍藥王鳳垢面四形

王商分邑遂此延聲修飾虛偽匿情求名輔政不替四父相繼

金匱符命日生詭計先攝後假稱新皇帝手執孺子獻秋流涕

紫色繩聲條分閭位空言藉古封爵怪異作周井田小漢家制

渭天虐民窮商惡極郡國起兵劉崇翟義莽作威斗朕勝兵氣

建人長安

更始將軍居世

火及承明莽坐斗柄斬於亂兵一十八年後

還漢京○揚雄為郎二世不選法言擬論易擬太玄劇秦美新

君子病焉

淮陽王

名志字聖公春陵侯後應侯封康光武族兄也奉

更始

遷長安或令無寵諸將悉拔民皆思莽朝在位二年未

更始劉玄稱為皇帝朝席流汗豪傑解袂○劉盆子帝拜擁赤

脅被髮跣足見人欲啼○許與子與卜者王郎耶蹕稱帝斬於

蕭王劉

秀

詩史

卷二

七

詩史卷二

終

詩史卷二

頓丘葛 震星巖甫著 男 用霖澤商編次

東漢紀  
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

致生三子秀其季也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

三寸美鬚角大口國學日角性溫恭攝人猶如仇愛士  
常非笑之王莽末草雄蓋起宛人李通謂其從弟軼曰

今四方提師討寇皆與山圖示至坐作弄兵身涉險阻衆可與謀大事軼往迎秀議歸春陵與兵於是賴自發

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於是新市平林兵皆

是陽拜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及莽被誅復以秀行大

詩史

卷三

城誅之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詣行在所耿弇進

無前聖公不能辨也敗必不久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

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跌於更始進擊銅馬鐵歷

邵諸將議上尊號乃設壇塲於邵南千秋亭五成陌卽

儒術百姓又安風俗淳厚在位三十三年崩壽六十二

建武中元

劉秀起兵看國劉縯才幾說於聖公秀忙說且日角又廣

大氣見者皆驚且陽壯卑而平如臨小恒大身居五皆手

管子選解

抱薪爇火燎衣竈中遐想當時君臣途窮保守河北任光邳彤

進拔邯鄲取奔之功由大司馬進位蕭王擊銅馬賊河內悉降

四路分兵六師張皇雲龍鬪野兵捕不道四七火上卽位於鄺

帝定天下保全功臣三公責吏政體深醇崇禮太學徵聘隱淪

風開東漢節義嶙峋廢后漢移子信識封巡黜呂太后盛

德少湮○太原周黨伏而不謁願守所志賜之以帛○咄咄子

陵子陵高臥不起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嚴瀨風清塵脫襟袖

○平原太守伏湛晏如撫循百姓徵爲尚書○宛人卓茂恬淡

樂道行已清濁密良是好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且歸念之教化

詩

卷三

大行時年七十作德日休擢爲太傅封褒德侯○湖陽陽公主

新寡意在宋弘貧賤糟糠事遂不終○起兵主和異帝乃詔書

豆粥麥飯未報於君臣父子言何譌如上下交儆身鉅權車

○陳壽反覆歸漢無定跡處知與論作王命○子陽

蛭蟻臂手橫先刺來鋤移刺岑彭吳漢擊之西屠遂平○吳漢

征伐意氣自若差強人意隱若敵國願懷無赧孤至之學登

二十四歲悃悃無違內行濟儒子十三人各享一雲食

聖門之孫不墮灰燼之中方功之壘（取秀長吳北道三人）

沈氏系於晉元州（赤陽）遷性居系於晉打金一云

格死戒薄葬家事不託愛國奉公諸將無苦○賈復名將折衝

千里男女婚娶不憂妻子○馬援出牧散財借著遠遊二帝公孫

功成名樹書戒嚴致援見書虎刻爲文岸明珠意之誤

屍累馬革卒爲人妒不始不辱惜也末慮矣無附枝委想兩

岐張堪爲政樂不可支反風滅火虎北渡河劉昆之言偶然

不磨○陰識陰興托扇掖庭增封不受外戚可風○帝好圖識

鄭興不爲書有未學而無所非○識次三雍恒譚非經非聖無

法出六安丞

顯宗孝明皇帝名莊元武第四子母陰皇后帝生而體下

詩史卷三 東漢

十八年廢太子強而立之勸倫好禮不立元武之棄

明帝初服親幸辟雍李躬三老相榮五更升堂問難諸儒執經

綰紳冠帶圖橋觀聽南宮立學四姓小侯樊鄧單于遣子來學

來遊○宰出百里列宿應郎苟非其人民受其殃禮禘五帝儀

繁三王蹈德咏仁拜舞歌慶東京風物於斯爲良惜也察慧自

起撞郎書米天竺佛教始倡沙門首禍災及楚王楚王○雲臺

圖像位列星躔二十馬援后戚獨不與焉○援女馬后德冠後

宮常衣大練讀書謙恭○爲善最樂東平王蒼光武第八子

賜侯印佩拜趨贈○宋均守郡五日聽事檣出暴虎好退殘吏

○陸續逮獄母來悲傷斷慈以寸截肉必方

肅宗孝章皇帝名顯第五子生母貴人賈氏馬后養

繼體之治明章馬后在位十三年崩壽三

帝除嚴切每事從寬政猶深恐大忌小憚稱制臨決五經異同

自虎奏議班固丁鴻○扶風班固字曰孟堅枕經籍書紆體衡

門切音餘潛神默記緬以歲年文習龍虎馳騁風雲叶于元漢

書典核數百萬言江河行地日月經天史漢異同世稱馬班○

強直自遂南陽朱季朱季史畏其威民懷其惠○廬江毛義

捧檄而喜賢者不測屈爲親起○司空五倫東姓弟賜俸歸田

詩史卷三 東漢

兄子十往退而安然子疾不視竟夕不眠登謂無私長者之言

孝和皇帝名肇第五子生母梁貴人爲實皇后所謂

后在位十七年崩壽二十七歲廢廢元永元元興

孝和皇帝永元元年實意北伐登燕然山議銘刻石勒功而還

○生入玉門不願酒泉班超亡老至是乃旋○鄧訓女綏鄧訓

帝也恭肅小心歲供紙墨貢獻不侵後有馬鄧前有郭陰

孝殤皇帝名隆和帝少子也和帝數失皇子皇太子生者養

疾帝始生百餘日鄧后乃引兒臨等定策禁中立帝爲

皇太子是日即位鄧后爲太后臨朝在位八月崩壽一



孝安皇帝

安皇帝名祜 帝祜 祜字孫也 父清河王肅 母左姬 帝自在  
年十歲 好學 史書 和帝稱之 數兄禁中 賜帝御飯 太后  
聞之 時年十三 建元元年 太后崩 始親政 宦者亂  
迎江京及乳母王聖 格用事 四年 南匈奴歸於塞 臣李  
九年 壽三十二 葬赤陽陵 元 永初 元初 永寧  
延元

和崩殤立一年而已孝安皇帝清河王子乳宦用事

漢業衰矣。汝南薛苞天性孝友。後母嬖逐。灑掃自守。弟子

分財自取其醜○黃憲十四渾然主角若干頃陵人初不覺澄

之不清濁之不濁○弘農楊震金却黃昏四知自畏清遺子孫

飲醢而死大鳥集原俯仰流涕羣鳥飛翻四世清德出於一門

詩史

卷二 東漢

۱۱۲

孝順皇帝

[illegible]

安帝既殂問皇后后立北鄉嗟乃在位七月而亡彼衆宦者聚謀

德陽誅顯皇后兄遷后立濟陰王侯封十九孫程王康○時則

徵士黃瓊爲郎李邵之子李固高翔曉曉易缺盛名難當不夷

不惠遠謨輻光○四微不屈扶風法真身不可見名可得開百

世之下我思其人

孝冲皇帝

[illegible]

孝質皇帝

餘有各處人歸李固等欲盡之梁冀欲殺固以久共  
讎乃與夫人定策謀弑帝帝幸梁陽村建平侯即皇帝  
舊時幸人處帝少時嘗幸則衡召司馬遷曰此賊臣  
將害之也冀深惡之便召司馬遷盡所召以逐帝召桓  
帝李固聞人而前問帝曰食積腹脹問得水而可活當  
忍吐不可飲水為未絕而屋屋在危一年葬於陵茂元

孝桓皇帝

皇帝僅在位二十一年崩葬二十六陵蓋陵改元建  
 卷三 東漢  
 和帝 永壽 永興  
 和帝 永壽 永興  
 永壽 永興 永興

詩史

卷二  
東漢

六

永和

帝一載質紂於冀桓懿王侯立主大器女籠中官田與相過

○梁冀跋扈政出私門三后六貴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

人○單超誅梁權移常侍龍見於田君子不利忠賢憤激黨錮

禍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陳蕃竇武劉表號稱三君俊顧

及誅數百人迨至靈世禍猶未悛○李固之死成於馬融文姬

固姊孤寄王成（李膺）名行相次李杜齊名（李膺）元禮（李膺）楷模謾（李膺）

諷生事不辭難死不逃行○范滂辭母母言鑿鑿使汝爲惡

命死爭孔融家事任長母義從容部獨坐授見儉適安從孽自  
已作禍貽無窮空江良善生何以容徐御郭泰不失其真泰  
辭有道勸學不貞貞不絕俗隱不諱諷子高士廉節自  
立樹下陳蕃磨鏡自給不言國事愚不可及○屏跡梁碭有申  
屠蟠黃雀低飛鴻鵠高翔

孝廉皇帝名名玄孫河間孝王明曾孫解亭侯馮  
后與父城門校尉會武定策禁中是使迎帝於河間立  
以為嗣在位二十三年崩壽三十四歲文陵改元建  
寧 庶平 光

靈帝之立竇武之功青虹黑氣雌蜺化雄亡國之怪獄下蔡也  
詩史 卷三 東漢 七

○帝賣官錢私藏日饒擬方桓帝楊奇不捷亦猶虞舜比德唐  
堯○封張讓等十二人侯中官拜尊軍功之羞○不受侯封賢  
哉呂強前後三人綱目揚芳唐張承業與楊復光○胡廣伯始  
天下中庸歷事六帝周流四公○中平元年張角黃巾盧植奉  
討始赦黨人

少帝名名辯靈帝子年五歲何氏即位時年十七中帝傳張  
讓等劫帝走小平津高貴鄉侯趙雲斬之帝復步迷  
帝元行數里得民家露車乘之還宮司馬趙雲至  
帝為弘農王封之在位  
五月改元 光武 紹寧  
少帝辯立虛守位號進列誅宦官計畫袁紹召兵賜后太后開

門揖盜董卓西來廢帝立獻試何太后漢於斯亂○卓辟蔡邕  
族人來三日之間周流三臺多議漢事曠世逸才滅絕廢典  
卒為允允災○鋤金不顧北海管寧郭原王烈往依遼東不見  
成德豈非潛龍○華歆助曹破董卓后見其當其棄金人  
知其謬

孝獻皇帝名名協漢中宗子上夫人為后居時少帝崩  
少帝在北迎於北平即下皇太后詔諸將不牙牙方史  
與帝崩亂之由無所遺夫卓太卓以帝為賢力廢少  
帝而立之初平元年春後將軍董卓入洛太后下詔  
賜殺少帝帝遂洛陽帝崩用何太后詔迎帝都許二十四  
年冬冬帝崩王曹不復依廢帝為山陽公魏青龍二年

詩史 卷三 後漢 八

獻帝在位國家不造先挾於卓後挾於操曹孟承之遂移漢廟  
廢山陽公東漢以絕此首歷十二帝有九十歲志在靖難  
北海孔融才疎意廣記無成功楊修客故鼓吏編舞以才見投  
漢士日空○荀彧荀攸比之子房謀說帷幄漢密智防○陳琳  
阮瑀王粲劉楨草檄作賦不失才人  
後漢紀 卷三 帝共 四十二年

昭烈皇帝姓劉名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中  
平五年生備金天伐劉表為理撫安世世仁利歸舉  
手應官東郡太守也

詩史

卷三 後漢

九

十五母使行舉與通百公孫策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  
 盧植不甚樂讀書異物馬音樂衣履身長七尺五寸  
 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言高義下人喜慕不形於色  
 好交結豪傑年少爭附之帝亦未嘗不與起郡各舉義  
 兵討賊有功除安喜縣遷高唐令後為賊所破往奔  
 中郎將公孫瓚瓚表帝為別部司馬與田楷相率領  
 有戰功領千餘人共推瓚為大將軍瓚州刺史遂安  
 徐州牧又為呂布所敗瓚奔青州州牧劉表遂安  
 徐州將軍安東太守表亦中書郎乃起兵討布以  
 帝奔江陵後進劉表之使諸葛亮結好孫權推將周  
 瑜大破曹軍於赤壁魯肅州牧劉琦遣使迎帝西上遣使  
 迎帝遂安東郡進東漢中破復依劉琦於陽平草  
 帝共推為漢中王及曹丕篡漢帝乃即皇帝位於成都  
 武都山之南國號後漢元年秋自將擊孫權於荊陽  
 權遣將趙雲拒之大破漢軍於荊陽帝懼以身免還也  
 白帝受命而祖在位三年壽  
 六十三歲惠陵改元 章武

四海分崩天下大亂賊火續劉是為蜀漢昭烈帝備中山王系  
 幼而孤貧常有大志漢室傾頽慨然攬轡虛懷宅人英賢委質  
 三顧隆中謀信同典傳大義跨有荆益卒為漢嗣營連四十自將  
 伐吳王業未終白帝托孤○士元鳳雛鳳雛字士元諸葛臥龍諸葛亮字孔明  
 德操水鑑司馬徽字德操品藻龐公龐公字公亮○關羽張飛為世虎臣左右  
 劉備誼氣風親躬報曹公高邁絕倫留守南郡水擒魏軍威震  
 華夏剛而自矜飛釋嚴顏引為上賓火烈人畏暴而少恩均以  
 短敗蜀漢之屯

後帝

名劉宇公嗣昭烈太子年十七歲位為成都諸葛亮  
 北伐於前將宛表後於後休兵其國賴以安寧宛

詩史

卷三 後漢

十

後帝守位厚福容容歷年四十丞相之功○南陽葛亮天民獨  
 覺視觀吳魏盤龍彌確抱膝長吟自比管樂為漢出處受命寄  
 託南征雅聞七擒孟獲拜表出師疆理經略食少事煩長星夜  
 落鞠躬盡瘁俯仰不忤天不祚漢哲人先虐○蔣琬雅操鎮靜  
 有神作事憤憤過不推人○費禪謀國托志忠純舉目寔意誠  
 悟過人接納賓客事無因循○董允公亮嚴替忠勸事至十反  
 光贊王勲○黃皓用事怙寵專權委雜伐魏鄧艾破鮮劉諶自  
 殺蜀亡於禪

魏紀 凡五主共  
 四十六年  
 文皇帝 姓曹名丕字子桓沛國人漢丞相魏王操之子  
 也八歲能屬文有遠才博覽古今樂傳諸子百家  
 之書善騎射好擊劍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  
 相操死嗣位為丞相魏王遷葬漢祚嗣皇帝建都許昌  
 號魏在位七年殂年四十一  
 建興 延熙  
 建興六年 延熙元年 六十有四益曰思存位四十年改元

魏武曹操父曰曹嵩曹騰養子莫知所從機警權術少而不同  
劫勒齊自喜亂世好雄起驍騎校討賊立功權豪定表劉品  
騰英雄致身丞相自爲魏公旋加九錫進爵王封上扶天子下  
令諸侯弑后子母鬼啼神嗽摸金搜聚發家掘丘居  
良殺善爲惡無休人命有在死見逆謀分香宮後世爲羞西  
陵夜哭銅爵風秋操卒子不嗣爲魏王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  
學強識才藝兼長懿漢自立是爲文帝改元黃初尊操武帝○  
華佗醫診扁鵲舍公建平相術預知死生周宜相夢洞徹  
吉凶管輅占卜鬼託神驚

詩史

卷三

士

明皇帝名叡字元仲文帝太子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風  
其母甄氏被誅故未建爲嗣常從文帝獵見子母處文  
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  
不忍復殺其子因流涕文帝釋弓爲之惻然曰好孫動  
人心遂立爲太子黃初七年文帝崩嗣位帝及文帝清  
動吏治而好過太故俗尚刻薄庶宇無焉在位十三年  
祖年三十五薨高平陵改元太和景初  
明帝敕立客止可觀天姿秀出望之儼然立髮垂地口吃少言  
行師動衆識決機先舍垢藏疾偉略沉潛性好土木宮殿鬱盤  
鐘簾窳駝徙移長安承露盤折重不可遷金人辭漢淚落潛潛  
社稷無衛維城不堅大權偏據來日大難  
齊王名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齊王及爲王謝官省事秘奏  
有知其所出者或云仕城王世子也青龍三年封

齊王明帝疾立爲太子時年九歲名司馬懿入臥內執  
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  
見君無所恨又令王掩其頭懿頓首流涕帝親歔立  
在位十五年因謀誅司馬懿不克降封太子舍人仍遣帝  
歸藩於齊居河內司馬懿鎮封鄴陵懿太子舍人仍遣帝  
十年祖年四十三薨司馬懿鎮封鄴陵懿太子舍人仍遣帝  
齊王芳立爽懿輔之曹爽司馬懿誅懿卒子師嗣之司馬青頭鷄  
唱矯詔廢之

詩史

卷三

士

高貴鄉公名髦字季士文帝孫東海定王太子也何封刻  
之在位六年帝見其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亮商  
書王經數騎常侍王亮謂曰司馬懿之心路人所知也  
不能生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固諫帝出  
懷中敕令殺地日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使死  
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昭懿爲之備帝率僅僕數  
百黃旗而出賜弟屯騎校尉司馬懿入遇帝於東止車  
門左右呼之東奔走中藏軍賈充逆帝藏於南閣下帝  
自用劉放欲退太子舍人成國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  
充曰公當奔汝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非無所問也操即  
前刺帝亦出於青帝祖於軍中時暴雨雷霆霹靂冥年二  
十歲薨葬鄴西北三十里薨  
高貴鄉公才慧夙成尚辭好問文采流聲輕躁忿肆自蹈惡陵  
司馬昭弑假手賈充  
元皇帝名奐字景明文帝孫燕王太子也初封安次縣帝  
集位廢爲陳留王太安元年薨  
年五十八改元景元咸熙  
陳留王奐恭已南面司馬懿鎮撫而禪黃初之際異類巢燕  
鷹揚宜防豈謂無見高堂隆言於是乎驗○魏歷五主四十六

年孤兒寡婦天道好還○魏世拓邊鮮卑烏桓遠水以東爰及三韓

吳紀九十四年

大帝

孫堅次子討逆將軍吳侯孫策弟也方類大目有龍光堅異之以爲有貴象及果起事自東已定諸將皆從策上以爲吳長郡太守康州刺史行奉義校尉漢道劉瑒加策爲命與諸人口作操孫氏兄弟雖各才秀名遠然皆無不終唯中弟李康孫此奇偉體不恒大貴之太年又最奇及策祖長史張舉率衆權親任降曹操表爲車騎將軍假節領荆湘封南昌侯自公安徙都武昌曹不封吳王後與魏絕以明年太和三年自稱皇帝遷都建業國號吳在位二十一年祖年七十一歲葬陵原元黃武黃龍嘉禾嘉興赤烏太元神鳳

詩史

卷三吳

三

吳主孫權業承父兄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屈身忍辱尚計任能擅有江表開足稱雄○周瑜卓朗逸焉絕倫取荆破魏膽略過人人與之交醉若飲醇○諸葛子瑜名瑾亮兄與亮同母蜀得其龍吳得其虎兩立無歡各爲其主○魯肅篤忠臨事不苟卓然自立敗曹北走方之鄧禹張昭何有○吳下阿蒙就學有功士別三日刮目不同○陸遜子抗治軍樂鄉管叔子平一水相望祐遺抗藥抗即服之抗遺祐酒飲之不疑輕裘緩帶不事威儀岷山遺愛人墮淚碑

會稽王

名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亮留意會稽王舊謀去大子而而代之全公主亦謀

和權廢和廢霸死亮爲太子即位時年九歲太平三年與太常全尚謀誅孫琳尚謀其謀雖發亮爲會稽王後以謫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成王祔祠有惡言有可以開罪爲候官侯連之國道自後成王祔祠後之時年二十歲當武帝大康中亮故少府卿賜侯亮喪亮之領鄉有年六年改元五叔人平冀願迎亮喪亮之領鄉有年六年改元五叔人平

會稽王亮機事不密孫琳禍發陡起於座

景帝

名休字子烈權第六子母嬖曰水相孫琳廢定而立之在位二年祖年三十度元永安

孫休嗣立是爲景帝惟命不啻六年而薨

烏程侯

名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字宗宗偉傑也子也體食得長君承祖服賜與將軍張赤馬進之之時年二十三歲初時侯服賜與士民開在學學士封出宮女以配無妻軍士食限於苑者若放出之當是時翁然稱爲明主既得志粗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

詩史

卷三吳

四

失望典有悔之或以諸皓監殺之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待至終日爲司過之吏安罷後各奏其闕失觀以爲罪又飲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置殺之試則入之面或擊人之腹好與工役來所患苦從都武昌得進建業在位十六年晉遣王濬伐之入石頭都諸軍門降遂於洛陽封歸命侯大康四年祖年四十二歲河南縣界改元九典甘露寶鼎建衡鳳皇天璽天璽天璽孫皓初立翁然有聲既而得志繼暴驕盈耽酒好色跋扈盤詰卒昏險諛積惡叢興王濬樓船飛下益州鎖沉江底城陷石頭降旗一片風卷西流蕭蕭故壘塵埃荻背秋

詩史卷三

吳



詩史卷四

頓丘葛 震星巖甫著

男 用益澤商編次

晉紀 九十五帝合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都洛陽五十一帝○江左十一帝都建康一百四十四年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氏名炎字安世河內溫縣李敏里人

王氏亮亮子胤胤深仁厚族侯及晉國建武為世子拜益

軍大將軍開府制封相國攝太尉相國晉王位咸熙元年

十一月丙寅廢魏王為陳留王自稱皇帝國號晉建

都洛陽承魏氏宗後刻弊之後魏王自稱皇帝國號晉建

下以安自平吳以承元酒酒也○不思國家久遠之業俗

亂云在位二十六年崩壽五十五歲陵陽陵陽世祖

太康 太始 咸寧

晉武帝司馬昭子大封宗室八王禍始選異伎女五千人宮

帝乘羊車恣其所踐鹽汁灑地竹葉掃房叶音風披庭相效爭

引嬖寵叶音中○瓊璫女種賢良而美白充充音達女權詐醜而短

黑以貿易衛後宮之厄○太保王祥事後母孝生有清德死無

雜弔○王哀痛父隱居巖阿微辟不就涕泗孔多哀哀父母人

廢娶我○巴西陳壽師事譙周蜀平人晉落籍淹留撰三國志

人推良史實直勝文善敘事理丁儀丁廙作傳索米亮諸葛亮非

將才廢公私詆兩遺親喪竟被貶議○東晉稽古博洽逸羣多

識往事能讀丘墳汲冢竹書顯陵策文科斗鳥跡隨意釋分悲

書史

卷四 晉

一

詩史

卷四 晉

二

夫年位泥首青雲○魏晉篡亂七賢放達崇尚虛無縱酒苟狎

遺落世事輕蔑禮法嵇康遠邁博覽該通龍章鳳姿風儀亭亭

濁酒彈琴陳說平生假以自贖與世無營才備不免卒踐孫登

顧影自歎散絕廣陵○阮籍瑯瑯倜儻無猜賦詩詠志自足於

懷能琴善嘯忽忘形骸魏晉之際恐為禍階陶凡昏放名以酒

埋降家少婦笑而當鑑醉臥其側而奸呼呼兵家有女才色兼

美年適及笄未嫁而死揮往哭之悲哀不已聞其母終對者不

寧留與決賭馳道相爭飲酒食豚不具生平畢聲一號吐血數

升毀瘠骨立滅生傷生召辭曹爽婚却晉武醉六十日寃不得

帶大人先生禮法是尚蠹處禪中聊以相況青眼白眼轉盼相

向徑迷途窮慟哭西風○南阮阿咸嗣宗諸子犢鼻高竿聊復

爾耳居喪蕩檢與姑婢私姑歸其夫婢亦相隨遽借客馬狼狽

奔追追婢既及與婢累騎妙解音律善彈琵琶絃歌酣宴諸阮

歡譁大盆盛酒圍坐相向不用杯勺牛飲相況羣家與同直接

其上豈異伊人自擬天放○劉伶視鬼一飲一斛鹿車逍遙攜

酒一壺荷鋤隨之死理於途○向秀清悟以罪注莊佐銀樹下

灌園山陽日影西邁撫昔懷今聞笛作賦慷慨悲心○山濤早

孤四十始仕璞玉渾金莫名其器甄拔人物各為品第八斗方



時夜帥勇士踰城突圍竟達石覽復爲松書求救周訪周撫來俱與覽會兵宛圍始除呼嗟女子男兒何如

中宗皇帝

名胤字景文宣帝曾孫昭王太子孫恭王神元之與一室當明所建如始如及長白室生於日角之左應帝龍目有精曜額廣如也年十五嗣昭王位惠帝時上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況致有慶量不顯灼然之過故時人未之諷焉惟作中樞親與之謂曰昭王之子也昭王常以人臣之相也元康二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遷安東將軍督揚州諸軍事鎮下邳永嘉初移鎮建康使帝家居於平陽司空荀藩等謀殺天下都督爲昭王監軍使進丞相大將軍中外諸軍事及西都留守西陽王承及華儉等字季上座帝南問至丙辰即皇帝位都建康是爲東晉在位六年崩壽四十七歲建平陵廟號中宗元建武

詩史

卷四

五

太興  
永昌

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琅邪王子仁義歸來鸞行趙璧命華荆臺雲瞻北闕江望南開當時歌謠有若兒童五馬渡江一馬化龍爰登大寶晉遂稱東○王敦犯順王導引咎請臺特罪累卿百口後殺伯仁周顗字伯仁負此良友○郭璞博古篤志綿繡青囊九卷洞曉五行切音悅鳥冊龜校學誼渺茫災轉禍通致無方馬活趙固婢買盧江卦明爐鼠數行龍亢才高位卑客傲猖狂嗜酒好色雷連荒亡匪寧國蒙坐致身戕微神語怪伎成之殃肅宗明皇帝名紹字道徽元中太子母弟章帝弟荀氏功高賜爵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生置膝前

長安使來問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近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復日遠來元帝問之明日安華條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大色曰何乃異問者之言對曰異日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

元帝即位立爲皇太子徵愛客雅好文學與王導吳溫等相與放等爲布衣之交王敦在石頭忌帝神武欲誅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曰皇太子以何德稱帝色俱厲對曰約深敬遠益非及房所量以體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遂止承昌元建興十一月己丑元帝崩崩後即皇帝位明帝有斷尤精物理於時王敦挾黨主之策圖移神穆帝時囑遣養以弱制強諸將獨斷崩清大脫在位三年崩壽二十七歲武平陵廟號明宗元太宰

明帝岐嶷

軍書接要奏首晨懸董臍昏燎厥德不回餘風可邵顯宗成皇帝名衍字世規明帝長子母皇后庾氏太宰

詩史

卷四

六

已丑

已丑即皇帝位時年五歲庾太后臨朝稱制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然爲舅氏庾亮所制不親庶政及長廟奮心萬機務在簡約在位十七年崩壽二十二年與平陵廟號顯宗元咸和咸康成帝不造庾亮元舅山薙藏疾包容不偶蘇峻作難青溪失守火及黃屋兵纏紫微石頭之駕海內含悲○望之字道之嚴巖不苟時好如含瓦石阮孚每勞鄙吝自執悼彼傷教躬受顧託正色廊廟西陵敗績宮闈悉燒力疾苦戰日月失照山搖嶽動雲慘風激切音平哀哀二子虎尾同蹈父死於君子死於孝○溫嶠特達邦族流聲辭親蹈蹈自來荆負荷顧命勸宣乃誠枕戈雨泣激彼士行字士行謀敦峻峻王敦奮節擢名高芬遠



映柔而有正叶諸成切平聲然犀牛渚異狀奇形衣赤乘馬遂一幽明

○陶氏士行都督荊州運甓借陰戲具咸收竹頭木屑綜理綱繆未與碩命念恨讎讎勸勤王擁兵不殺叶居光切首陽道還河上

行且留廢妾數十家僮千頭珍奇寶貨富與國伴客化為鶴棧騰爲虬八翼夢天忽焉倒投朱衣介幘荒誕不猶○王導清

裁瑯邪雅重中原蕩覆傾心推奉虎咆竄龍龍升雲從輔政匡時宅純守正嘉猷克宣忠規靡競內侮外難終然屹定遇合三

王榮逾九命烏衣巷門族斯盛○于寶索隱姓好奇書博探異聞遂混有無作搜神記鬼之董狐游心寓目亦足以娛○雅

詩史 卷四 七

川葛洪字稚川淡洽貧而樂道不慕浮榮閉門却掃奇細名山理斯

要眇載範斯文弘敷之藻徒祖曰玄得道最早私淑鄭隱還心探討醫證兼綜內學亦丁令求勾漏丹訪南徼游德樓真八十

壽考羅浮山峰仙衣縹緲

康皇帝名岳字世同咸平同母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年

康八年六月庚寅咸帝有疾中書令庾亮自以別氏當朝機作人主恐累世之後咸屬將祿乃言諸公亮收立立長君遂以帝爲嗣癸巳成帝崩年十月皇弟位諡諱不言安於庾承初亮在位二年崩壽二十一歲葬平陵元

康帝天資居喪禮緣降典方輿降齡突促

孝宗穆皇帝名昺字彭子康帝子母皇后諸氏建元二年九月丙申康帝有疾庚辰改元會稽王昱

亮請立昱子璜虎威帝崩已亥即皇弟位時年二歲猶未足臨朝攝政在位十七年崩壽三十五歲葬永平陵廟號孝宗改元永和升平

穆帝縹袍太后帷中委裘稱化大孝爲宗遵彼聖善成茲允恭

哀皇帝名丕字千齡咸帝長子幼而人犯試惠八年四月丙午五月丁巳穆帝崩太后立之有傳四年崩壽二十五歲安平陵改元隆和興寧

哀帝短祚大命不集國嗣不育儲宮靡立

廢帝名美字延齡哀帝同母弟咸康元年封東海王升平二年丙申哀帝崩無嗣太后立之時加溫有臣之欲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勃頭之敗咸名顯被選辟

詩史 卷四 八

謀廢立以長威權然俾帝宇道惡招辟議以宮闈重秘牀第屬臣乃言帝素有痿疾而二笑人曰氏溫氏性男乃發人和龍計奸朱靈寶等參侍內寢所生楊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咸安二年降封西海縣公徙居吳郡太元十一年冬十月薨壽四十五在位五年改元太和

帝奕守道桓溫廢立彼異阿衡我非昌邑杜塞聰明酣暢默然得保天年橫禍不及時人儻之作歌太息

太宗簡文皇帝名昱字道萬元帝少子母鄭夫人帝幼而岐嶷爲元帝所愛及長清虛晏然伏王著立言承昌元年封琅邪王咸和元年徙封會稽王歷位丞相錄尚書事太和六年十一月帝奕廢桓溫迎帝於會稽邸而立之是時桓溫威震內外帝疑處帝位供然有已謝安稱爲皇帝之流清談委寄耳沙門支道常言帝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述其行事亦以爲祿獻之繁云在位二年崩壽五十三歲葬平陵廟號太宗改元

得保天年橫禍不及時人儻之作歌太息



五部高嘯一旦推雄代旌臘月朔馬騰風有新保之璽得水中  
埃塵淮浦旭叫河宮聰曜繼之晉遂遼東

劉和 字玄恭涿太子身長八尺雄毅英豪優好學風成及  
為儒術多精思取下無思而嗣位以楚王聰權重  
恐不利於已車兵攻之反  
為聰所敗斬於光極百至

劉和淵子情忌無容觀之為美不恤我窮閭之內乃自與戎  
光極西室試於劉聰

劉聰 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幼而聰穎究通經史兼綜  
百家之言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篇賦五十餘  
篇十五學擊刺復臂射等引二百餘斤力馳捷冠絕  
一時太原王曜見而悅之謂淵曰此子吾所不能測也  
冠建軍師名士莫不結交新與太子郭熙辟為主簿  
軍兵諸人皆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都尉封侯位拜

薛史 卷四 漢 士

劉聰 大將軍楚王太子馬大單于試和立位八年歷位  
武皇帝廟號烈宗號元 先與 嘉平 建元 麟嘉  
劉聰纂奪以弟殺兄將出豺虎師逐大鵬鞭投渭水塵指洛城  
未央夜寂謠門旦空 諸陳如 懷恩驅役執蓋行航 音 并后承寵  
災氣呈形平陽雨血鬼哭殿庭

劉榮 字士先聰子少而俊傑才兼文武能嗣位荒馳酒色  
之改元 多行無禮為司空斯學所試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  
漢昌

聰子劉榮少而俊傑酒色荒耽性任嚴刻烝淫罔忌好人在側  
新華弑之男女無別掘墓燒廟鬼哭不絕

劉聰 字永明涿族子少孤見養於舅身長九尺三十寸垂手  
過膝生而面白目有赤光紫髯不逾百餘根而皆長

五人性落拓高亮與眾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  
句書屬文工草隸羅武過人鐵臂一寸肘而冠之劉榮  
位嗣歷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新之亂  
兵討賊行至赤壁即皇帝位改國號曰趙從都長安在  
位十年與石勒戰於金墪俘斬奔退為石所殲  
後因於襄國東豐小城卒後之改元 光初

劉曜高亮拓落不凡天資感勇遇偶時艱生法常謀亡匡朝鮮  
遇赦而歸隱於崞山有二童子獻劍趙皇赤玉為室有銘在旁  
四時五色變為神光斯準之亂亦據稱皇川兵好殺詩被樂章  
師之所處荆棘荒蕪禍成初敵自絕藩籬樹撥為人風飄庭堂  
大梁五車敗於趙昌戎杯不濯戰士皆崩 音 通 天之所厭人  
事不藏歡開大分滿持一觴亡國之人嗚呼可傷

薛史 卷四 後趙 士

後趙 石勒以晉成帝咸和三年戊子爵位三王四十  
後趙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六年庚戌為冉閔所滅

石勒 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武鄉人也其先匈奴別部  
渠之貴祖耶奕于父周陽焉為部酋小率勒先  
赤光滿室自氣自天屬中庭見者咸異之長而壯  
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  
騎之象家園中生人表花葉甚茂成人形皆大矣中  
并州刺史張武命勒討諸胡於山東克之軍食勒亦被  
責與在千人師僅為奴僕高其狀親而免之僑家鄉  
馬收與牧師魏郡汲桑往來遂招集王陽等為羣盜  
為十八騎復聚如步龍驤戰諸胡中乘施馬走趙襄  
以居汲桑永興元年成都王顯將石勒為名馬  
敗乃降劉曜署補漢將軍中督王劉曜立君太宰領大  
將軍進爵趙公加九錫後放曜自稱趙王大破曜兵  
曜殺之即皇帝位據襄國國號趙在位六年而殲年六  
十夜壺山谷吳知其所備文備處星墜高平不  
益日明皇帝廟號高祖改元 太和 建平

石勒十四東門倚嘯掠賣為奴魚龍四道先臣劉淵後反劉曜建都襄國遂脩大號古今得失論斷皆妙備補落落日月所照曹馬狐媚終不肯效亦一人傑豈云冒目○謀主張實自負子房經史鑒識智算精詳提劍軍門遇合非常曠懷卓犖虛襟集思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輔成帝業實亦奇士

石弘字大雅勳弟二子幼有孝行以恭謹自守好為文談其所說果英非儒素勳謂弘光曰大雅昔嘗誦不賀卿家子乃使劉微任董授以兵書王陽穀之學利勳死弘立在一二年丞相石虎廢為海陽王尋弑之年二十

詩史

卷四 後趙

古

石弘勳子政輔元面既廢復弒篡於季龍

石虎字季龍勳從子祖曰胡郭父曰范寬勳父朱勃而子王及虎於時年十七勳相失後劉琨現送勳母尤善焉勳人軍中以為毒忠勳曰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鎮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恐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雖捷便弓馬勇冠當時佐現其不獲之拜征虜將軍進封中山公勳嘗校太尉牛馬令進中山王虎自以勳萬一時謂勳曰位之後大軍中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虎深恨之私謂其子遠曰上自都襄國以來諸將皆校而王虎當失石二十餘年虎死子有三十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軍于之望在于我而授黃吻兄每憶此令人不復能廢食後主上委焉之役不足復留也勳死弘立虎殺勳后劉氏勳子謀乃廢弘自稱大趙天王尋僭仰皇帝位遷都都在位十五年死諡武皇帝廟號宣太

祖墓曰顯厚後改元 建武 泰寧

石虎毒患壯骨奇軀趨捷弓馬每戰前驅降城陷壘道種無餘纂奪僭號創造多端馬步箭射靈星占鼓吹羽儀各置女官製為車薄女騎一千著紫綸官中錦袴雕鞍金銀錢帶繡織五文切音然遊於馬上狀若飛翥乃生克子石邃石宣殺公不成禍逮妻男二十六人同埋一棺愛孫抱泣投諸一刀手刃二妻婁鄭櫻桃當時災異妖怪實繁繁繁石獸夜移城南俱狐數千隨之而前石然八日滅於泰山太武殿中像畫先賢悉變為羯頭縮入肩神人共憤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由禍盈純灰三斛不洗惡名

詩史

卷四 後趙

古

石世虎少子趙王劉曜女所生封齊公太子宣作亂虎殺之立世為皇太子在位三十三年丞相石遵攝政

石遵世之兄封彭城王弑世自立在位一百八十三日石閏弑之

石鑒遵之兄封襄陽王石閏弑遵而立之謀殺石鑒不克弑之在位一百三十日改元 青龍

石祗鑒之弟封新興王閏弑鑒公卿將校從祗者萬餘人遂稱帝於襄國使劉曜帥眾七萬攻都石閏敗之於鄴閏使祗首於通衢在位一年改元 永寧

石世一月石遵弑之石遵六月石閏弑之石鑒三月閏又弑之石祗一年劉曜弑之虎十四子至此無道殺人一間天道不違

石閏字承會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顯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勳破棘牛獲顯時年十二命虎于

之驍猛。地方攻戰無前。歷位左貳。勇將軍。西華侯。閔勣。而果親虎。總之如修。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寧將軍。徙封修武侯。居北中郎將。游騎將軍。武興公。侯石。鑒。自立國。大機復。冉。冉。在位三年。前慕慕。慕容。侯。自。蜀。界。地。至。黃。州。閔。率。騎。拒。之。人。敗。爲。慕容。格。所。擒。送。之。前。丘。僑。立。問。而。問。之。曰。汝。後。下。才。何。自。一。時。英雄。有。爲。不。可。作。仲。士。耶。傳。悉。機。之。三。百。送。於。龍。城。斬。於。遼。陬。山。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蟬。蟲。大。起。是。歲。不。雨。至。於。十。二。月。僑。遣。使。者。祝。之。泣。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敗。元。

成

詩史

十

待字云亦如巴西君渠人皆武落鍾離山廟有石穴二所  
相姓已氏有出於鼎穴者凡四姓曰昭氏樊氏桓氏鄒  
氏五姓俱出皆異者爲神族是相姓以爲割穴屋能著者  
以爲廉君司姓黃者而漆相之幼姪也又以上屋能著  
書之而漆水鄉曰若其船停存者以爲廉君逐相而下  
渚浮於是漆鄉廉君乘其子止廉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  
至於鹽陽鹽水神女子止廉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  
廉止也鹽神夜從原宿留旦厥去我爲當諸求來地不  
能上日晝嘗桑君欲試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  
此者曰晝嘗桑君以青綾遠視神曰嬰比即室之異族  
俱生弗宜將汝去望神受而嬰之廉君立礪石之上輩  
皆有青綾者踰而解之中鹽神鹽神死葬咸夷城并興曲  
皆去天乃閉閭廉君復來上船下夷城夷城神與俱曲  
泉水亦曲廉君望如哀狀數日我猶欲相索中原出釜之  
上奈何廉君即爲廉廉三丈餘而借借相索中原出釜之  
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丈廉君伏其上投策計美告者

石碣因立號其旁而居之其後歷趙趙連繁泰并天下以爲黔中郡漢高祖爲漢王移實人平定三秦更名其地爲巴郡漢末天下亂自巴之石碣處於中觀武帝征漢中裨相下五百餘家隨之拜爲將軍漢中觀蜀北平後漢之爲巴氏特父爲東吳提將有子焉特產處徙少仕州郡其父嘗爲身先八姓武王稱爲流殺有父喪哀中其父奔南反關西賊寇大盛金白流徙流徙特隨流人蜀聚衆爲亂遂爲蜀人思之永懷七年春州刺史趙廣之與其弟李壽并發州衆我之以功拜宜成將軍封長樂郡侯會有符命云劉氏滅人漢川者皆下所召還六郡漢人皆不願徙惟特爲主自稱使持節大將軍益州大將軍太師平陽王稱益州牧刺史益州諸軍大將軍大都督遣成爲成都州刺史益州商所授樊尹傳召洛陽其子雄偕從道從曰景皇帝陶賢祖在位二年災元建初李雄子仲衡特第三子母魏氏身嬰白門升天一虹牛龍既而生焉又蜀大蛇繞其身遂有白門升天一虹牛

李

詩史

美

雄帝嘗言吾二人子若先亡亡在者必我喪帝前死雄身  
 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處前死雄之  
 士皆服之雄往見兵馬少帝承制以雄為前將軍特死  
 帝代領其衆流死雄自稱大將軍大督益州牧都督  
 蜀漢伐魏之寇南渡入成都自稱成都王皆稱曰皇帝  
 國號大成在位卅一年生壽於頭六日死壽年六十一  
 諡武皇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改元建興晏平王  
 李班字世文雄兄子班為平南將軍雄薨其父早死  
 班行陣舍十餘人立班為太子及雄薨班班盡夜得  
 側睡少數次攻賊多被傷殆至是疾甚哀告服漢平子  
 等悉而誡之班為死嗣位無難色每嘗哀流涕不脫衣  
 冠其誡如此此雄死嗣位雄子越時鎮江流以班非雄  
 所生欲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因發夜哭  
 遂就於殯宮在位  
 李期字世通雄第四子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  
 虛心招納初為建興將軍與兄遂次班自出外明信

李

任南書令景雲內則信任督許洛等國之刑政皆決  
數人又委所謀決人不自安漢王李壽自洛同成都轉  
其母任氏令舉即為平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數日天下  
主乃為小縣公不知其地遂自縊時年二十五歲臣  
公在位四年

李壽 字武都 漢安帝李固子 敏 好學有雅量少尚節  
帝 壽之弟也 壽三弟 壽三弟 壽三弟 壽三弟 壽三弟

李勢 字子仁 奇長子 身長七尺九寸 腰帶十四圍 善於  
其妻荒淫不恤國事 失德 亂軍 守 離 缺 境 宇 日 更 加

桓溫 字士道 琅玕人 漢書 山 王 耳 十 七 世 孫 泰 世 李  
張 駿 字 士 彥 安定 烏 氏 人 漢 書 山 王 耳 十 七 世 孫 泰 世 李

詩史 卷四 成 七

晉國馳驅百六斯鍾李特竄蠻盜據巴庸李雄繼軌僭帝稱成  
李班李期謀殺相仍李壽再篡改成為漢傳子李勢李滔日亂  
桓溫西指飛渡天塹驚既不伏星亦何資

前凉 漢 魏 以 晉 懷 帝 永 嘉 二 年 戊 辰 據 涼 州 至 天 錫 九  
張 駿 字 士 彥 安定 烏 氏 人 漢 書 山 王 耳 十 七 世 孫 泰 世 李

之 又 敗 劉 曜 於 河 東 進 討 西 平 郡 公 不 受 將 天 下 既 亂  
所在使命莫有至者 號遣使貢獻 歲時不替 恐帝即位  
進司安帝遣使拜號 仲中大尉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張寔 字安遠 世子 學問 明 察 敏 賢 上 以 今 為 郎 中  
功 封 建 武 帝 侯 建 武 帝 侯 建 武 帝 侯 建 武 帝 侯

張茂 字成遠 弟 盧 諸 好 學 不 以 世 訓 嬰 心 建 興 初 南  
劉 弘 作 亂 定 通 宗 弟 盧 諸 好 學 不 以 世 訓 嬰 心 建 興 初 南

京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京州牧以兄子  
駿為撫軍將軍武成太守西平公太寧三年卒臨終執

詩史 卷四 前凉 大

張駿 字公庭 安子 劬 而 許 偉 初 封 霸 城 侯 十 歲 能 屬 文 卓  
駿 不 羈 及 統 任 年 十 八 時 中 原 多 難 朝 命 不 通 先 是

張駿 字公庭 安子 劬 而 許 偉 初 封 霸 城 侯 十 歲 能 屬 文 卓  
駿 不 羈 及 統 任 年 十 八 時 中 原 多 難 朝 命 不 通 先 是

張重華

字恭顯，號第二子，寬和懿重，沈毅少言。永和二年，張華卒，嗣位。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義興侯。封涼州。

張耀靈

字元衡，華弟。永和二年，張華卒，嗣位。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義興侯。封涼州。

張公

字公，伯重，華弟。永和二年，張華卒，嗣位。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義興侯。封涼州。

張祚

字太伯，重華弟。永和二年，張華卒，嗣位。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義興侯。封涼州。

諸史

卷四

九

張玄靚

字元安，號靈，庶弟。初封涼州牧，西平公。後封涼州牧，西平公。後封涼州牧，西平公。

張天錫

字純顯，少子。小名獨活。初平公，後封涼州牧，西平公。後封涼州牧，西平公。

外復西平郡公。字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元祿大夫。

鼎遷江左地，絕河右。猛虎慄逸，長鯨網漏。涼州張軌，是非不謬。內撫遺黎，外攘巨寇。世既餘遠，國亦完富。杖順為基，益天所祐。

前燕

慕容廆

字玄暉，廆弟。慕容廆，字玄暉，廆弟。慕容廆，字玄暉，廆弟。

諸史

卷四

十

故能創業雄據一方。慕容廆，字玄暉，廆弟。慕容廆，字玄暉，廆弟。慕容廆，字玄暉，廆弟。

慕容皝

字元真小字燕牛虬第三子龍眉鬚蓋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畧尚經學善天文虜爲遼東公寸

爲世有功建武初拜冠軍將軍封爵公和上封侯卒衆征  
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尋卽興王倕成永七年成  
帝遣使封拜置日龍城在舊平北將軍大將軍燕  
王暉柳城使臣曰龍城在舊平北五年班年  
五十一偶俗號建武文明皇帝朔日太宗

揚兵南驚建旆東征烏桓卷甲宇文擢崩燕王建國徙都龍城

大臣子弟號高門生雅好文籍學徒盛興上章乞就典誡成經

慕容儼

字宣英號第二身長八尺二寸姿貌偉博觀  
圖書有文武畧戲爲燕王拜假節安北將軍東

讀史

卷四 前班

生

建武中，山常山大破石閭於魏昌。廉登擒之，聞太子竊固守，鄴城饒遜，師討之。永和八年，僧卽皇帝位，國號大燕。自薊遷都，鄴在位十二年。殂，年四十二。諡孝昭。皇帝廟曰烈祖。景曰龍虔，收元。元璽。光壽。

天步孔艱勢據已成偷安寶籙遽竊鴻名鯨吞石趙席捲洛京

江左疲命中原土崩職此之由天厭素靈

慕容暉

字景茂爵第三子初封中山王尋立爲太子升平四年僞元嗣位庸弱不親庶務政事一委于太宰

傳許以駭質于太后則是澤氏親朝吳王垂以勲德不啻太  
侯及客之入可謂不立其寵矣不林孫下野聖祖送  
猛虎之取敗陳平數十騎李昌黎猛道郭慶道及補選  
長安封新典候者尚書君舉敗於淮南慕容垂並改  
符丕於鄒鼎號後廢以應之事變爲經緯沐時年三十  
五及僊帝登尊論皇帝在位十年故元

北魏

景茂庸材幼膺大權二闕未補八德闕然左提右挈賴茲維賢

元恭卽世字元恭吳王西奔吳王慕容垂王猛前驅戰於潞

川白溝淪境紫陌生煙歷傳四世滅於苻堅

前秦 凡四十四年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甲午滅

有洪 戒酋長始其家袍中箭生長五丈五節如

謂之薩家國以爲其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

多權署監正官身在此處聯拜率前佐聯而又降在  
虎拜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於坊頭果有戰功月二十

郡公不遵立去酒都竹洪怨之乃遣使降晉愍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

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後與趙將麻秋宴弒殺

詩史

卷四

計

之年六十六薨僭位  
追諡曰惠武皇帝  
待健 牟建業洪第三子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  
虎父子所親愛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自稱晉征

在位五年。殂。年三十九。諡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改元。皇始。

待生 字長生，僑第三子，幼而無母，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間，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

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  
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

以故爲奴生日可不加石勒也洪惟此人掩其口謂使  
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室殺將殺之  
東海王輝時曰兄長成日當修德何至便可殺此兒  
乃止及夷力舉千鈞鋒勇殺我子修爲賊走及奔馬擊  
刺賊射范冠一時太子長良溫熾爲亂失所中馬蹶  
以護言三羊五眼應祥故立生爲太子永和十二年健



死即聖帝位荒脫處錢無道人情免絕道窮以目  
清河王符法與待進榮平老率壯士數百人潛入奉龍  
門將聖與呂婆獲率虎下三百人索之生擒呂婆未龍  
引置別室處為越王尋殺之賜死猶飲酒數斗醉無  
三諺曰庸王度元 帝光

南京參覆九鼎分崩洪符  
為雄天王僭號死繼符生昭兒一派刺血流行幼便兇狠降白  
厥衷淫虐好殺人情誦誦禍生孽孽未逞狠心切切生剝驢

馬活爛雞豚死飲數斗醉夢昏

詩史

符堅字永固一名文玉東海土離子祖洪從有虎使鄉家  
鄉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草付上又云上成陽臂垂  
通牒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召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

詩史

卷四 前秦

詩

苑舉止不踰規矩八歲誦詩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  
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厥而許之健之人關也為樓於  
曲沃拜堅為龍驤將軍堅揮劍推馬志氣厲厲士卒其  
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娶結英  
以圖報世之宜王猛呂婆獲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  
才為其羽翼符生處定無道太原薛讚居陽樓翼堅  
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神聖乘不可令他人取之  
願君王行漢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然然之遂就生  
稱大秦天王去皇帝之號太元八年大舉伐晉敗於淮  
肥國勢頓削十年西燕慕容冲攻長安堅出五將山就  
莫遲將軍吳忠帥騎衛之堅棄奔散姚之歸歸山就  
平佛寺中在位二十八年年四十八丕僭號建隆昭宣  
皇帝廟曰世祖改元  
永興 甘露 建元

符堅挺傑瑣姿雅度質性過人因求矩矱請師就學幼便知務  
當其生時有光燭庭魚龍詠草付神徵弒生自立負屨垂裳

備聞先聖德遵明王憂勤庶政撫育黎民  
紀構築八政兼施四維畢張平燕定蜀禽代吞京囑吃五嶽呼  
吸三江止馬獻歌栖鸞成頌功俾蜚烈五胡為盛既而矜強驕  
武窮兵人追助順神理害盈狡寇伺間禍始從橫白龍魚服困  
於漁魯五將山頭新平寺中雖曰益死實一英雄○王猛貪賤

春鸞嵩山博學好兵神契同泰悠然自得細事不干志懷佐世  
主希龍顏被褐詣溫  
一見便若平生異符同契玄德孔明軍國內外宰政公平才  
無不任罪無不刑終猛之世國以永寧○符融清瞻令譽汪洋

詩史

卷四 前秦

詩

詩史

卷四 前秦

詩

耳聞則誦過目不怠為將善謀屢有殊功  
若神明切音范○符朗宏達神氣高邁幼懷遠操時榮不愛志  
凌萬物俯視一粟件物每人終被殺害  
符丕字承微堅之庶長子有文武才幹拜征東將軍冀州  
刺史長安公鎮冀州為慕容垂所逼入慕容陽固堅死期  
舉哀縞素即皇帝位於晉陽慕容永次駭服之至平叛  
千騎南奔東垣晉陽威將軍馬謖自秋受擊敗斬之  
僧位當承平皇帝在  
位一年改元 太安

符丕承亂大寶已歆天心已去人事何為  
符登字文高堅族孫父懷祖之世為太尉司馬龍翼太子  
護厚顯涉書傳拜征西大將軍封南安王符死即皇帝  
位於龍興太元十九年進伐安妥疑其變敗之秦平涼

入馬毛山姚興攻之蓋戰死在位八年年五十二蓋曰宣皇帝廟號太宗改元太初

符登再起志厲死休兵集離散與子同儕眾寡不敵卒無成功  
義烈慷慨洵有足稱

符崇登之子登死奔涼中僭即皇帝位與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遁乞伏乾歸所殺在位半年改元延初

崇也奔命即位涼中草付安落推於烈風

後燕慕容垂以晉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僭位至熙平四年乙未滅

慕容垂字道明前燕王號第五子少岐疑有異慶身長七尺八寸手垂過膝號龍變之帝曰謂諸弟曰此兄弟連好苟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之曰慕容垂思遠踰於世子僭號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郡公侯及僭即王位以垂臨馬傷敗者缺外以慕容垂為名內實垂之壽以謙記之文乃去夫名垂年十

詩史

卷四 前秦

三

三為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僭尊號封吳王徙魏信都驛立并征南將軍荆交二州牧復相溫于枋頭威名大震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竊出奔前秦秦以爲冠軍將軍封吳州侯堅之敗於淮而也垂軍衛全堅至河池垂請至鄴晨拜殿垂計之遂起兵攻之於鄴自稱燕王定都中山僭即皇帝位十年遣太子寶俊魏魏兵擊破之死傷者以萬數寶俊以身免垂復率大衆襲魏平城還至參合兒黃前敗處積骸如山談秦王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號哭聲震山川垂慟血因而憂疾過於上谷之阻陽在位十三年七十歲曰宣平陵改元建興

垂才將相雄略不羣枋頭功高畏禍出奔切音彭符堅却迎

官拜冠軍披腹相托食糧懷音狠心自野鷹眼難馴淮南失律

河朔遂分倚拔山嶽騰囂風雲智扣囊底摧鋒如神未受僞命

老而彌堅叶古韻

慕容寶字道福小字庫句垂第四子少輕果氣志操如人事垂左右小臣以未美慕容朝士翁然稱之垂死僭即法陵敗版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北魏太祖珽克中山寶出奔魏城向書蘭汗誘而弑之在位二十一年四十四歲惠惠皇帝廟曰烈宗改元永鼎

寶也垂子浮譽獲升周親內離勁敵外陵蘭汗誘之弑於龍城

慕容盛字道運寶長子少壯數多謀略符堅誅慕容氏又開行東歸於垂垂問以西平之地成國垂許封長樂公歷位散騎常侍左將軍寶立遣寶爲王蘭汗之叔實也時盛爲侍中左光祿大夫襲蘭汗誅之僭即皇帝位德寶聞而不歸遂變城別城茶肆忌莫不裁之於未備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實局人不自安前將軍段遼等夜潛禁中誅謀弑盛盛聞變走拜左右出戰眾皆

詩史

卷四 後燕

三

披黃旗有一賊關中擊盛傷之遂登升前殿申約禁衛召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不至而盛死在位三年年二十九歲昭武皇帝廟號中宗墓曰興平陵改元建平長樂

盛也翩翩濁世佳兒少遭家難備嘗險夷防未兆纖芥難欺

卒於不免吁嗟哀令

慕容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少子初封河間王盛死其太立之流產無道中衛將軍馮跋等因共出送符后之喪開門拒熙熙還攻能成不克敗走入龍騰爲人所執跋得而殺之在位六年年三十三歲曰昭文皇帝改元光始

熙后二符並皆美貌登山臨水雅好游獵豺狼所害凍死無眼夏凍魚膾冬生地黃有司不得立見謀亡待尸就冷熙仆氣絕

大敵既訖啟棺交接百官內臨檢哭定罪羣臣悚惶含辛爲淚

披髮徒跣送喪不還豪然兩頭小兒滅燕

高雲 子由資資子烈父商相勾驪之友與自云商陽氏

高雲 之前帝故以高爲民實爲太子時帝以武藝給事東宮凡侍御卿大夫與高同謀殺昭烈帝位復姓高氏仍舊號曰大燕帝位一年作巨羅街桃仁樓切

高雲似我慕容養兒離班桃仁進而弑之

西燕 慕容泓以晉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僭位主

慕容泓 前慕容慕容弟辟跋後長安帝除泓爲北地太守

詩

卷四

主

慕容氏泓慕容弟垂攻鄆中長安稱帝持法過嚴未幾被弑

慕容冲 小子鳳凰泓之弟初封中山王入秦拜平陽太守

慕容冲 後爲晉所破率鮮卑八千奔涼州及前燕等

慕容冲 立冲爲太子承制行事置百官長安二伯

慕容冲 出奔五州冲入據長安樂之志雖以重威名及者跨

慕容冲 因民之怨殺之有後元更始

慕容冲 觀爲燕王昌早左僕射慕容泓與慕容承義殺以隨遠

慕容望 冲子觀被殺慕容望立望爲帝而

泓弟曰冲小字鳳凰符堅破鄴雙飛紫宮

據平陽後奔於泓稱帝阿房韓延亂自段隨爲王觀望家難弑

立無常

慕容忠 泓子承殺望而帝之官開府知慕容忠

慕容水 慕容忠弟泓之弟符堅破燕慕容忠

慕容忠 以承爲武衛將軍忠立以承爲太子守尚書令封河東

慕容忠 慕容忠立時垂稱尊榮賊自固弑於刁雲承最後立殺垂子孫

詩

卷四

主

自相忤併禍及其身

南燕 慕容德以晉安帝隆安四年庚子僭位至

慕容德 字玄明前燕慕容皝少子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

慕容德 僭位封梁公諱嗣立封范陽王符堅滅燕後長安堅

慕容德 以德爲攝太宰後從弟慕容暉慕容暉慕容暉慕容暉

慕容德 山道遠西公質賴遠攻之德自都從滑臺依燕元故

慕容德 引南人入關固僭即皇帝位在位六年七十夜爲

慕容德 尸之所在諱獻武皇帝改元建平

慕容氏德雄略遠寄重居鄆中親則父季危扶未開君存若棄

跨有全齊竊美神器俯仰興悲感慨爰係



日有人將逞其欲然必不全顧自裁決溫撫然不慮佛  
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死後遺子諸葛門降送於建康  
市斬之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燃  
死焉時年三十歲歿元 永和

重氛夜晦洪流不竭天末朕亂商旅踵接弋仲金方燒當益熱  
貽謀歸晉終表奇節義實英果長惟茲義興始崇構弘遂摧滅  
急乃祖訓卒踐危嶺

西秦 乞伏國仁以晉孝武帝太元十年乙酉嘗有劉宋末四  
世凡四十七年以來文帝元嘉八年辛未為夏虜滅

乞伏國仁 虜西鮮卑人在昔何如弗斯出也乞伏國仁  
如陵卑乃殺焉帝奈之祝曰吾喜卿也便開路惡德也  
遂寔不通河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  
有老父無子者諸妻為子奈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  
依憑子之曰乞于乾于者華言依倚也年十歲號勇善

詩史

卷四 西秦

主

駱駝引王百勳四部履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  
伏可汗託魏莫例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五代祖  
駱駝泰始初并兼諸部部衆漸盛父司繁諸部各降於  
苻堅以為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  
仁代之及堅為姚某所殺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  
軍子領秦河二州牧苻堅進討苑川王在位四年死  
諡曰宣烈王廟號  
烈祖改元 建義

神州淪胥地沒邊徼雜種挺生異類演號乞伏國仁陰山遺囑  
雲非龍從風豈虎嘯

乞伏乾歸 四代祖武是號元雅有大星闕仁之現也其  
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將軍十萬南王還於今城南并  
自號乾歸之遺教是則為魏與所滅遂降於興拜  
持節都督南單于事鎮西將軍南單于王歸義侯侯  
鎮苑川興義侯侯為西之第四具入朝為王客尚

書以熾磐監撫其衆熾磐攻延抱平遣使告之乾歸亦  
還苑川以義熙三年春所狀舉於延抱平  
手惡之孝為兄子公府所狀舉於延抱平  
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改元 太初 延始

乞伏熾磐 乾歸為姚興所敗乾歸奔於秃髮利鹿孤後自  
南王還而歸興并建武將軍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  
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為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鎮南書中義熙八年乾歸死嗣子  
十六年史書支那王改元 延始

詩史

卷四 西秦

主

後涼 呂光以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僭立至隆  
四世凡一十九年以安帝元興三年甲辰滅  
呂光 世明略陽氏父業樓佷有堅言至太尉光生  
於枹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  
長八尺二寸重雖子左肘有肉印沉毅重寬簡有  
大量喜怒不形於色王猛見而異之曰此非西域人  
苻堅怒長除美陽令遷驍騎將軍執兵平西域還於  
涼州發授刺史梁熙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及苻堅  
為姚某所害綽素大臨於城南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  
大都督督隴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  
涼州牧酒泉公等僭即天王皇帝國號大涼號嘉祚在位  
十四年改元 太安 龍飛 麟嘉

呂紹 字永業光太子光族基立紹為天王自號  
基曰高陵改元 太安 龍飛 麟嘉  
呂纂 字永緒光族長子初封大將軍公纂紹自立游政無廢  
號苑酒色又性多猜忌恐於後從手命木太守呂

起試之在位二年崩諡靈皇帝  
帝墓曰白石陵改元 咸寧

呂隆 字永基充弟賢子也美姿容善騎射光未拜北都護

帝起試後謀謀臣於隆遂降天土位在位三年為

如故後坐與子為謀反與所誅改元 神璽

呂光五郡據於姑臧瞋目甫爾驚起肅肅紹也纂弑暴復殺傷

呂隆降興後涼以亡

北涼 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五年辛丑僭主至永徽二世

十六年已卯為

段業 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初為呂光將柱進記

詩史

卷四

北涼 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五年辛丑僭主至永徽二世

推可見焉餘命投身嶺南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家逃

改元 神璽

段業呂將立於沮渠單飄一已命不旬餘

沮渠蒙遜 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晉為匈奴左沮渠遂以

漢丹符氏以房中田護軍家選代延封伏地王父法胤

顯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指多機愛樂器呂光時帝

會伯父羅侯趙胡皆為沈所殺蒙遜自領營人配而直

山推役業為主拜胡若木比歸也侯轉西安太守業

忌蒙遜威名徵疎遠之蒙遜因舉兵攻段業自稱使持

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段公尊僭即西河王位遷

於姑臧國號涼在位三十三年崩年六十六歲武宣王

改元 承安

玄始 義和

沮渠牧犍 晉書作茂度蒙遜第三子初為酒泉太守蒙遜

內遷於平城授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後生與故臣交通

位六年改元 承和

沮渠蒙遜滑滑能權秦涼之世亦一時賢游飲自晦智獨全

克心既遠虎翼鷹鸞推立段業并統當年涼仍國號子不再傳

南京 秃髮烏孤以晉安帝隆安元年丁酉僭立至保祚

秃髮烏孤 河西鮮卑人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烏孤

聞在學母胡姬因疑而赴河西區區死子焉圖立初蒙

州刺史胡烈於萬州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威寧

詩史

卷四

南京

晉

隆所敗部民投奔後之以降從弟務先立死孤推斤立

死子思復健立部衆稍盛即烏孤父也屢征難死烏孤

立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拜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左

賢王不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改稱武

威王徒樂胡號漢後魏沮渠蒙遜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烏孤

秃髮利鹿孤 烏孤死後從兄之弟建寧王延胃子建寧王

西平之東南諱曰康王改元 建初

秃髮停檀 利鹿孤弟少校賢行才略勇軍騎大將軍鹿孤

髮地奪於蒙遜封歸於赫連後又自擊心腹繼自歸其

伏城聚衆營便為奴僕悉見妻子在地實中也引

而歸之不來歸殺四母之族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既而

歎曰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降降辱待以上賓之禮

除驍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賜殺之時年五十一歲景王在位十二年改元弘昌嘉平

天地不仁乃生酋豪兵窺滿月鎗縱折腰禮容弗被聲教斯逌  
走兇兄弟擅雄西宇疆分河外塵氛中土傳檀資席比蹤前烈  
逞心貽弊車破馬歷喪國頌聲於茲焉歇

西涼李嵩以晉安帝隆安四年庚子替立至敬二世凡

李嵩字文通少字長生廣成紀人義昌將軍廣之俊會  
祖東省祖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前將軍張詳武衛將軍  
父祖早卒嵩遺腹子也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  
以敦樸太守孟敏為沙州刺史敏著揚發殺令敏死藏  
將軍張煌太守及業督稱涼王進嵩持節都督凉典以  
百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百夷校尉時有赤氣起於

詩史

卷四 西凉

量

後國龍跡兄於小城遂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獲茂殺尉  
泰凉二州牧凉公年號庚子據敦煌徙治酒泉在位十  
八年祖年六十七歲武昭王廟號建初

李歆字士業第二子義熙三年嵩祖歆嗣凉王位用  
政頗嚴又繼業不止天變民怨後聞象遣南使亮爰  
傷恨歆命內外戒嚴將攻張掖母尹氏因止之不得乃  
半步騎三萬東伐次於都蘭家遙自浩塵拒欲戰於  
懷威為象逆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欲曰吾違太后明  
命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見吾母也勸泉復讎  
敗於麥家為象逆所殺弟胡自稱涼州刺史改元嘉興  
永定不為象逆所殺故在位四年改元嘉興

西凉李嵩懷才素趙開國承家滅於蒙遜

北燕 馮跋以晉安帝義熙五年己酉替立至弘二世

馮跋字文起小字乞直代長樂信都人文安為縣客承將  
永威安東使昌黎家於長谷取劫而從遂少言克仁

詩史

卷四 北燕

美

北魏西來家國多難東奔句麗東解冰泮  
夏赫連勃勃以晉安帝義熙三年丁未僭立至定三世  
凡二十五年以宋文帝元嘉八年辛未為魏所滅

赫連勃勃祖虎劉魏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  
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魏世祖拔斤為代王猗盧所  
敗遂出塞表祖躬子紹集種族復為諸部之雄北虜道  
使就拜平北將軍領西平太守軍于父衛辰入居塞內  
符堅以為西平督鎮南涼諸虜處於代北及堅國  
亂遂有朔方之地後為魏太師所敗徙之朔方乃奔  
于平涼太悉依大悉依代遷於魏高平公皮英千美  
千以女妻之勃勃身八尺五寸腰圍十圍性猜慈美  
風儀典見而奇之拜號將軍加來車都尉常奉軍因  
大議寵遇踰於前舊齊衡公姚弋仲除之與不踰加  
持節安北將軍封五原公鎮朔方召其衆三萬餘人偽  
復高平川衆殺使表于面并其衆稱天王自以匈奴  
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貽其祖從母姓劉非禮乃

有大慶飲酒至一石不亂三弟皆任僕不修行業唯飲  
恭儻勤於家達集客無懈懈以賊為殿中左監尉通南  
中郎將後生事二十亡脫而賊敗虜民不渠令賊乃與  
從兄萬混等二三人結謀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  
潛入龍城原於北都司馬孫德之室遂殺德立為  
主雲客賊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  
軍開府僑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事皆決於跋跋在  
位二十二年祖諡文成皇帝

馮弘字文通跋少弟高安僧煥時以弘為東大將軍領  
中領軍封汲郡公弘立為尚書左僕射改封中山公  
仍為鎮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弘位司徒弘更其太  
子翼而自立在位六年魏太武遣樂平王丕討之其  
就篡削上下危懼乃密求迎於高麗高麗遣將軍處  
率衆迎之處於平郭又從北豐殺之改元太興

馮跋飲酒一石不亂包藏禍心乘時竊篡翼被弘弑弟於兄叛

詩史卷五

頓丘葛震星巖甫著男用霖

宋紀凡八帝合

高祖武皇帝

姓劉氏名格字德興小字寄奴故世號高祖... 建康在位三年崩壽六十七葬丹陽

詩史

卷五

建康在位三年崩壽六十七葬丹陽

宋齊梁陳席晉之苗號為南朝篡弒相因大江以北分為北魏... 耳聽口酬悉皆瞻舉不相參謬

改姓赫連氏自云椒赫與天連也其支庶號為猗猗氏... 赫連定

赫連定

赫連定

赫連勃勃

詩史

卷四

主

心辭姚興色動寄奴

據有朔方

倭大諱張雕

詩史卷四



本貧賤膳生多鬪性嗜酒食妻兒不悅辱不爲恥亦何辨於及其貴顯自奉過豐叶數東切音芳食必方丈金梓檳榔窮通有時而亦

何常○王氏鎮惡景略字王猛之孫生於五月將出將門

少帝名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母曰張大人晉書義符生於京口少有膂力善騎射解書律武帝薨時義符在

爲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義符即位於京口所爲多乖展中書監得亮司公金義之領車將軍謝勝等奉太子金義帝通惡驕爲驕上謝於吳傳尋使中書舍人耶安泰統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仰受制突走出昌門退者以門闕路之致順時年十九號元景平

少帝繼立舉動乖張義之傳亮廢營陽王○吏部尚書選事不

委蔡廓不拜不署紙尾

詩史

卷五 宋

二

太祖文皇帝名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母曰胡婕妤晉書義隆三年生於京口十一年封彭城縣公

永初元年封宜都王進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博涉經史著錄書景平二年七月少帝廢徐羨之等迎立之在位三十年太子劾殺逆帝崩於合殿壽四十七元嘉

寧廢世祖立改益景皇帝廟曰中宗號元元嘉

帝奸藝文興立四學儒文玄史典籍綜博○官久於職六載爲

期史不苟免戶口蕃滋○士敦操尚風俗不誇江左之治每稱

元嘉○遙制兵略將敗師覆巫蠱不斷禍生然燭○陶潛晉士

解綬躬耕博學高趣不務近名五柳自傳靖節人稱

世祖孝武皇帝名駿字休復小字道武文帝第三子母曰路淑媛元嘉七年秋八月庚申生少機敏

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武長於騎射十二年封武陵王景遷都督江州刺史元因弒逆發

起兵誅之即皇帝位修廢淫瀆末業始衰在位十一年廟壽三十五葬丹陽縣林陵縣山景寧陵改元孝建

孝武機額神明爽生七行俱下讀書成歲兵討逆大位以承

末年好飲惛然若夢叶莫蘇切音夢外或奏事肅然整容無復酒色服

其神明林頭土幃寫布燈籠乃翁田舍得此爲榮靡工嗜殺神

侮公卿盡人自養桀紂之行○顏竣依命行衛國薄延之牛車

蕭然如故以身教兒賢哉其父○蔡廓方嚴典宗不墮父也折

薪子能負荷

前廢帝名子業小字法勝者武帝長子母曰文穆皇后元氏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景平二年五月廢帝即位

詩史

卷五 宋

三

幼而稱慧在東宮每爲孝武所責初廢帝受璽鐵微然無哀容蔡與宗選而數曰甘香昭不威殺孫諸阮國家

之禍其在此乎帝始猶難諸大臣及殺諸法典又諸葛公元凱以下皆被殺捶率典內外危懼及省驛然湘東

王或使主衣壽蔡之統帝於華林園時年十七在位半年改元永光景和

子業悻虐孝武每責及其嗣位構怨藏惡願奴肆罵縱糞於陵

妻姑淫姊捕鬼暴崩○當時盜鑄鵝眼錢入手破碎隨水漂

漫千錢三寸斗米萬錢

太宗明皇帝名或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母曰沈婕妤元嘉十六年十月庚寅生初封淮陽

王改封湘東王廢帝繼軍將軍雍州刺史景和末入朝被留遂收付廷尉明且將加刑帝乃與阮佃夫李道兒

等密結廢帝左右壽寂之等殺廢帝於後堂遂即皇帝位恐帝修末道益我在位八年廟壽三十四葬臨沂

縣葛府山高寧陵故

元泰始泰豫

明帝名或龍起湘東武帝諸子盡遭屠坑剪枝傷葉子左蝦岭

賣兒貼婦寺作湘宮中宴樂裸婦人姑姊妹集嘲笑相因

以扇障面王后不親切俱倫外舍寒乞猶重人偷晚好神鬼最

譁多端肉喪禍敗疑似為嫌騙字似禍騙改為邊塞戲府肉噉

啖無厭切音淹私藏日積殿內埋錢

後廢帝名是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長子母陳氏李道見

元武自謂李叔明帝盡殺考武諸子立為太子泰豫

元年四月庚子即皇帝位坐位四年窮凶極惡領軍將

軍蕭道成希結左右楊王人等試之追貶恭懷帝

王時年十二葬丹陽林雲雲郊壇南敗元元懷

詩史

廢帝魚服往返不輟管著小袴衣冠嫫嫫白格數十左右羅列

道逢男女驢驘特繫腦提陰剖心挾古日有數十队屍流血

靡靈殿上驢鳴聲劣所自乘馬養於御側裁衣作帽莫不精絕

青園尼寺狗熟酒熱內人穿鍼七夕月缺

順皇帝名準字仲謀小字智觀明帝第三子初明帝晚年

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其人所愛者養之帝即往賜

王休範王也泰始五年七月癸丑生七年封安成王歷

位驛騎大將軍都督揚南豫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元

徽五年七月庚子夜廢帝遇害諸道咸奉太后令迎立

之在位二年道成集宋廢帝為汝陰王從弟丹陽宮

導獄之時年十三諡曰順帝葬寧陵敗元昇明宮

順帝孤立勢傾日斜信目如畫貌端華神人儀表遲數有涯

王盡劉氏帝出蕭家

齊紀凡七帝合

太祖高皇帝姓蕭氏名道成字紹伯小字國舒其先本居

整過江原晉裴氏道縣中都鄉中都里晉裴氏裴氏祖

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曾祖高帝即正合祖樂

子輔國參軍父承之任宋為南山人太尉曾與裴氏等

男道石軍將軍帝以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安表

英異能額銀額長七尺五寸弱父偏體有赤痣如日

月狀髮父爵為建康令有能名明帝時侯冠帝將軍持

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能鎮淮陰建南兗州刺史桂陽

王休範舉兵於潯陽帝討平之加大尉將軍十六歲討

齊公順帝立以相國總攝百揆進封齊王昇年三年春遷

移宋府蕭皇帝國號齊在位四十四年壽五十六葬武進

泰安陵敗

元建元

蕭氏道成淡沉有量肩有赤誌如日月狀仕宋封齊禪代自王

主衣玉尊留之無補為治十年黃金如土○故國之悲情與俱

往宋有王琨曾有徐廣○褚淵王儉爵命新加淵既世族儉亦

國華不賴舅氏逞極國家

世祖武皇帝名駿字宣遠小字龍兒高帝長子初仕宋為

三司高帝泰始立為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崩立

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四葬景安陵敗元永明

武帝繼體創造功半切音盤雲雷伊始事實艱難機事平理內

外相安雖夜宮室未害為賢○子良八友通子良文學兄親沈

人生如花因風而下或拂簾幌墜茵席者或關離墜落衰涸者

廢帝鬱林王名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父惠太子長懋子武帝孫也永明十一年長懋卒武帝立昭業為皇太子昭業亦止封諱書武帝所鍾愛既開立狂狷荒縱謀害西昌侯廢帝以兵入宮廢帝為鬱林王仍就之

六月改元昭業 廢帝海陵王名昭文字季高父惠太子第二子封新安王昭業廢帝後行在位六月廢帝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尋殺之 永泰元年 延興

昭業昭文高帝之孫相繼廢除支庶承尊

高宗明皇帝名覺字景高小字玄度高祖兄始安貞王通子也少孤高祖撫有通諸子任宋為安昌侯有能名累遷淮南宣城太守高宗立封西昌侯位都州刺史遷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武寧侯受遺

詩史 卷五 六

明帝

明帝

明帝

明帝立廢祇自操自知不義憂心勞勞防嫌出入竟不南郊

絳衣服飾朕朕詛妖

廢帝東昏侯名寶融字智藏明帝第二子永泰元年秋嗣立淫荒無度豫州刺史蕭衍舉兵內向冠軍將軍王珍國傳中張震斬首送衍追封

東昏寶卷明帝次子幼便好弄書學不喜當哭疾痛笑禿不已

闔豎裨販苑中閨市宮人露裨絲絲者觀閱武室高多種楊柳

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步步蓮花鏤金何巧詩九夜來笙歌朝

出無音

和皇帝名寶融字智藏明帝第八子初封臨都王改封南康王出為湘中郎唐荆州刺史寶融無道長史蕭瑄曾舉兵廢寶卷為巴陵王宮於姑熟尋使御史相殺之

和帝廢黜蕭衍僅來生金不用醇酒一杯

梁紀 凡四帝合 五十五年

高祖武皇帝姓蕭氏名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人與齊同承淮陰今暨達生齊除太守錄錦生與治中從事劉子嗣子生南臺治書侍御史道昭生

詩史 卷五 七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武皇帝齊同承淮陰今暨達生齊除太守錄錦生與治中從事劉子嗣子生南臺治書侍御史道昭生

高祖武皇帝齊同承淮陰今暨達生齊除太守錄錦生與治中從事劉子嗣子生南臺治書侍御史道昭生

高祖武皇帝齊同承淮陰今暨達生齊除太守錄錦生與治中從事劉子嗣子生南臺治書侍御史道昭生

武帝蕭衍家世蘭陵齊之同族葉布枝分叶大

特骨駢勒兵禪齊遂有江南豈曰人謀實亦惟天手為賊裂執

詩史

卷五

人

雲白日冥與心通風角星算陰陽五行山川地理方圓物情暨  
衍本草莫不研精左籤右符卒於大同山中宰相貞白先生

太宗簡文皇帝

名綱字世誥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幼而

寧立成武帝數日帝以常以東阿爲處今則信失及長器宇  
寬弘未嘗見憂色每歲若神方願豐下屬如富貴  
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人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  
辨躬服則日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豐發博綜  
言善談玄理雅好賦詩初封晉安王累遷都督雍州刺  
史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統立帝爲皇太子武帝崩  
侯景弑不贊喪權屠於昭明殿自外文武咸哭之知二  
十餘日乃迎帝即位升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今  
而無髮武臣不克死景猶稱謂帝曰臣乞自今而無髮  
理會謀逆侯景不克死景猶稱謂帝曰臣乞自今而無髮  
精竭遂憤地謀矣二年八月昭帝爲晉安王幽於永福  
省迎顯章王棟即皇帝位改元天正冬十月帝退於

筆觸寒勤於政事不怠不愆江左以來二百餘年文物之盛獨  
美於前多歷年所享國遠荒湖信釋氏用舍乖方身捨同泰道

求香冥親爲四衆講涅槃經宗廟祭祀以麤爲牲不用蕭介招  
叛納公臺城既陷獨坐東堂侯景稱額汗流沾裳裁抑伏膳杜  
絕水漿索蜜不得荷荷而崩叶通切音却我得我失自足不假復報  
熊路千載同傷○陶氏弘景字曰通明神儀明秀長額細形疎

眉朗目毛從耳生膝有黑子文作七星讀書萬卷識悟淹融琴  
基艸盡善能工神仙內養私淑嵩隱居華陽棲遯句容便  
馬善射晚不爲能吹笙別院種松庭中每聞其響特愛其風青

詩史

卷五

九

太宗簡文武帝三子昭明已薨立爲太子六歲屬文東阿不規  
方頗豐下尊嚴而貴直髮委地雙眉分舉項毛左旋連錢入背  
目光燭人明眸眇眇十行俱下一覽不再立身行道終始不昧  
雞鳴不已風雨如晦數至於此命也何愁曲項琵琶筋於一醉

世祖孝元皇帝

名綱字世誥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初生

目及長好學博極羣書封湘東王累遷鎮西將軍都督  
荊州刺史前文崩乃即皇帝位於江陵性好騎射多獵  
是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殺去雞骨肉亦積  
被其禍在位三年鍾遣柱國馮緄于澧水攻梁王蕭督

世祖元帝母阮修容夢僧眇目託生王宮紫胞見異香滿室中  
出言爲論音響若鐘任當分陝番守湘東君親屬難秘不發因  
沈荷忍酷兄弟與戎遂使卓莽晚乃就禽叶紫容切音窮親兵北來向

講老子百官戎服拱聽不已焚古圖書出降而死齊立淵明齋  
先廢之淵明長沙宣武王魏立蕭督屯兵守之蕭督武帝弟第三子

敬皇帝名方相字慈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封晉安王  
出爲江州刺史元帝遇難太尉王僧綽司空陳霸

承福省時年四十九殺戶屏爲指遠殯於城北酒庫中  
爲蓋曰明皇帝廟高宗元帝即位追崇爲簡文皇帝  
廟號太宗葬莊陵在  
位二年改元大寶

先定議以帝為梁王太子承制奉迎至建業入居朝堂  
北齊遣其王高澄遣使請明末王梁嗣王僧  
辯迎立之改元天威以帝為太子高先城校情復  
奉帝即位在即二年高先篡立廢帝為王華弑之  
時年十六追諡廢帝

敬帝之立國運已屯切音脫輔無伊霍高謀於陳

陳紀凡五帝合

高祖武皇帝

姓陳氏名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  
人也父文讚帝以宋太監二年英武長興之役  
長於謀略意氣雄傑不事生產長清獵史籍好讀  
書明緯候孤虛通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當時推  
服身長七尺八寸目所視無不手還膝初封鄆王  
後至建業為湘東史從為新喻侯爵秩傳及為廣  
州刺史帝為中軍兵奉軍隨之鎮以板杜伯明功武帝

詩史

卷五

十

校直門將軍封新喻縣子仍還國帝親而觀之元帝立  
授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起兵討侯景破之進立相  
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楊州牧封義興郡公校帝立進  
相國總百揆封陳公進爵為王還廢敬帝而自立在位  
三年崩諡五十七葬

南陳武帝名曰霸先緯侯孤虛洞悉其玄運屬殷憂道濟時艱

禪梁自王御眾以寬賦性儉素衣器蜂蟻無遮大會身捨莊嚴

寺前車不鑿後車將翻在位三載日暮江干有子二人陷於長

安

世祖文皇帝

名銜字子華高祖兄始興昭烈王道談長子  
少沈敏有識量天容儀貌迥異史武帝甚愛  
之嘗撫吾來秀封臨川王武帝崩有二子俱陷長安  
道詔為嗣在位七年崩諡四十五葬永寧陵改元

天嘉

廢帝

名伯宗字奉業小字泰王文帝太子性仁弱無入若  
群王送還藩邸太建二年

文帝陳清起自艱難知民疾苦不敢少安每夜刺問石上投籤

周歸陳昌武帝弟迎殺衡陽使武無後背德不祥有子伯宗仁

弱不彊陳頊矯詔廢帝為王

高宗孝宣皇帝

名顓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  
子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武帝平侯景鎮京口梁  
元帝徵武帝子銓入侍武帝遣帝赴江陵果官中書侍  
郎魏級江陵還帝於長安永定元年通鑑封始興郡王  
文帝立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叔待中中書監

詩史

卷五

十

中衛將軍歷位司空尚書令廢帝立進太尉領司徒加  
殊禮尋廢太后令廢帝而自立在位十二年崩諡五  
十三葬顯寧陵

廢君自立有曰孝宣生前作讓事後持權

後主

名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太子荒於酒色不恤  
政事在位九年所造淮南行臺晉王廣山南行臺侯  
王俊信州總管楊素等率九十總管與五十二萬人伐  
之新義公韓擒虎入建康帝逃於升龍後之遷延長安  
仁壽四年卒於陽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  
公諡曰炀葬河陽洛陽之山陵改元

篡宣之業後主叔寶畢國突喝獨足一鳥臨春結綺望仙縹緲

服玩瑰麗窮工極巧奏伎賦詩嬪妃姣好後庭主樹新聲要妙

隋軍飛渡陳遂為洛景陽墮鐘聲埋墓艸

詩史卷五終

詩史卷六

頓丘葛 震星巖甫著 男 用霖澤商編次

北魏 自道武帝至恭帝凡十六主共一百七十二年而禪於

太祖道武帝 姓拓跋氏名珽其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

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石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

野畜牧逐從射獵為業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黃帝

以三德王北俗謂土為新清后為淑淑以氏其裔如

均人仕竟世逐女屬於新水北人稱其熟習命為胡

歷三代至泰漢德器猶山成匈奴之屬其代作官中

州而始均之寄不交南夏是以戰無開散六十七世

至毛立統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又十五世

至魏元帝景元二年有沙漢洋人貢晉武帝時又入貢

幽州刺史衛瑯表留并州五傳至猗盧以兵助晉卒劉

君懷帝封為代公愍帝時建晉為王猗盧卒繼律立

律辛翳親立翳親辛第什襲建立雄勇有智略為晉堅

所擊使奔陰山之北部眾遂潰國中風其孫珽尚幼

母賀氏以珽走依賀請堅分代民為二部使劉庫仁劉

衛辰統之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珽大會牛川即

代王位安稱魏王安帝隆安二年戊戌即皇帝位從弟

平城在位二十四年太子清河王紹作亂帝逃就於天

安殿時年三十九葬盛樂金陵改元 登國 皇始 天賜

詩史

卷六 北魏

一

叶諸良切音章

太宗明元皇帝 名嗣太祖長子明威寬毅非禮不動封齊

日昔漢武將立其子而親其母不令婦人夜與國政使

外家為亂故當繼統故晉趙明漢武為長久之計帝素

純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帝還宮求不自止日夜號

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則

受大杖趨之今陛下盛怒入或不測留帝於不義不如

且出待怒解而進不晚也帝懼從之乃避行進於外及

太祖遇害帝人誅紹即皇帝位在位十四年祖年

三十二葬雲中金陵改元 永興 神瑞 泰常

明元敷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內和外順

世祖太武皇帝 名濬太宗長子初封太平王立為皇太子

侍宗愛攝連帝祖於永安宮時年四十五葬雲中金陵

改元 始光 神瑞 延和 太延 太平 真君 正平

太武命世威靈傑立資藉二世荒穢芟刈既平泰隴復掃統萬

遼海河源東西漫漫蟠蟠北遼南人天半廓定四表武功渙汗

初儲不終末乃成殲固本貽防殆未自靖當是時也教崇天師

詰壇受錄尊冠諫之道教日盛大誅沙門佛書佛像悉皆坑焚

有司宣示塔廟無存○清河崔浩父曰崔宏職任權弱不能導

弓陰陽象數精究該通胸中所懷踰於甲兵軍國大計先咨後

行遇既淡矣勒亦茂哉末路邂逅遂無忌猜國書直筆立石當

街忿毒咸構爰罹天災初父疾篤殺髮剪爪夜庭求代斗極泣

禱誦讀釋典不聽妻郭怒取焚焚捐廟作惡

高宗文成皇帝 名浚世祖孫景穆太子晃長子少聰達世

異嘗每有大政常參決可否正平二年三月申常侍宗  
愛被遣立南安王今改元永平十月丙午又弒余廢中  
尚書長孫瑒侯尚書陸麗勳兵部受奉進世嫡皇孫即  
皇帝在位十三年殂年二十六葬雲中金陵改元  
興安 興光  
大安 和平

文成嫡孫機悟英邁養威布德懷輯中外矜濟為心國以永賴  
詔建佛圖復興閣黎大州五十小州次之

顯祖獻文皇帝 名弘高宗長子幼而神武聰敏機悟有濟  
民之規仁孝純至體敬師友即位時年十  
二文明太后為氏臨朝稱制在位六年傳位於太子宏  
自為太上皇帝徙居崇光宮永明元年馮太后厭毒歿  
之時年二十三葬雲中金  
廢改元 天安 皇興

獻文聰敏兼資能斷運屬太平四海清晏希心玄古志存冲澹

詩史

卷六 北魏

三

爰命儲宮大位早踐優游鮮終宮閑忽變

高祖孝文皇帝 名宏顯祖太子幼有主性年四歲顯祖會  
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戚內切於心顯祖甚歡具  
之文明太后以帝聰聖後或不於焉氏將立之元不  
於秦月皇太后乃止帝初不有威德家德不等德念諸  
藩李冲因謀乃上帝初不有威德家德不等德念諸  
帝始終智無纖介官者先有諸帝於太后太后大怒杖  
帝數十帝嘿然而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意  
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流安於百姓恒思所以濟益以  
平城地東遷都洛陽初定族姓改姓元氏太和二十三  
年齊太尉陳顯達攻陷馬圈帝自將禦之承基北還  
於穀磬之行宮在位二十八年殂年三十三葬長陵改元  
延興 承明  
太和

孝文獻聖生有神光年比五歲受禪上皇代親之戚內切悲  
演○道元好學 與探奇書水經撰注山盡崎嶇遊覽小記

始自平城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土王中央禮祀孔子肅敬齋莊  
婚禁同姓服違通喪比俗之語祇於朝堂欲明稽古德合帝王  
讀書探與善談老莊才藻富贍文煥天章神契所標冥符八荒  
蔚然為治太平成風切音荒○文公高允博學曹才淡明曆數  
口不言災內潤外照稟氣和諧歷事五帝出入三台敷陳事理  
辭義精該卒登百壽朝野咸景

世宗宣武皇帝 名恪高祖第二子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  
色雅性儉素太和十九年太子恂以謀反  
廢誅乃立帝為太子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遇夜  
息疲善風儀美客親臨朝淡墨端嚴若神清人君之量  
然不能親失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趙邑及外戚高  
季等用事而顯貴始喪矣在位十六年殂年二十三葬

詩史

卷六 北魏

四

景興改元 景明 正  
始 承平 延昌

宣武承聖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朝野一變雞四翼足芝生於殿  
敗亡之徵由此而先 式乾開講維摩詰經諸州嘯聚乃有叛

僧太子詔生胡氏充華始雖不殺終以亂家

肅宗孝明皇帝 名詡世宗第二子幼時純孝母后專政任  
用非人賞罰乖舛在位十三年殂年十九葬定陵改  
元 顯宗 神龜 正光 孝昌 武泰

幼帝名劭臨洮王寶暉世宗高祖之孫胡太后試寶暉而  
立之時年三歲爾朱榮入河陰誅太后及帝於河

肅宗踐阼政綱不振 貞女主監國汚穢神人再立幼主問諸水  
演○道元好學 與探奇書水經撰注山盡崎嶇遊覽小記

祖籍有餘古今經史奇注有三國世說同此不刊

敬宗孝莊皇帝

名子俊獻文皇帝孫彭城王勣第三子風

年進封長樂王兩朱榮既沉功主於河以帝家有恩賜

且兼民望陰與帝通帝與兄弟夜北渡河會榮於河

帝還平陽於城內五級佛寺時年二十四武立隆

孝莊皇帝崩就發宗葬靜陵改元永安

莊帝孔穎達茲百六長鯨雨剪旋謝天祿

節閔皇帝

名恭子修業獻文皇帝孫廣慶惠王初年少

諱有志度長而好學襲父爵拜正常侍領給事

黃門侍郎時元又權權帝遜爵不超久之因託病

絕言垂將一紀無所交通有白莊帝者言王不語將

異聞民間游歷又云天子氣王標屬遠隔上落尋見

追隔就從京師拘禁多日以無狀復免永安三年爾

兆反自晉陽推長廣王曄為帝改元建明在位二年爾

未世隆等以曄政道又非人望所推以王潛隱身有

過人之量將謀廢立惡資不洽乃令帝所親中其意

答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三月曄進至邳南世隆等

奉帝東郭之外行禪讓禮即皇帝位高歡起兵宿衛以

誅爾洛氏為名立渤海太守爾為帝至邳山使爾親

慰諭洛氏親帝之為人爾忌帝雅德還遣使爾親

從崔陵議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劼太昌初

亂臣當國天子如九廣陵既廢安定亦然魏十二主於茲不傳

歷年一百四十七年宇文黑獺 宇文賀六渾歡 高歡 宇文立  
東西魏始分焉

西魏

孝武皇帝

名彥字孝順廣平王讓第二子孝文帝孫也

性伉儷少言好武事通體有幹文封平陽王高

歡廢明迎立之用侍中斛斯椿之言疑忌高歡殺其

司空高乾祐與歡有隙永熙三年春二月下詔成

帝南伐突厥詔歡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歡引軍

渡帝乘迷歸歡遣使召及河南尹元子思禮左右侍

從帝請還駕高昂率勁騎及帝於華陰帝親馬長驅

獨桑墨賜公宇文泰遠大和督趙貴樂禦甲騎二千

迎帝過河謂雲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爾為

宗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遂入長安以

公府為宮帝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十一日平

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日安德公主蒲河王

宇文泰亦封公主帝既以明月入關表奏自益宇文

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驕辱或時

君臣由此不安十二月癸巳夜飲時驕辱而祖宇文

之謀也時年三十五殞於草堂佛寺十餘年乃葬

太昌 永熙

文皇帝

名彥字叔弼京兆王瑜子孝文帝孫也性猛果封南

帝即位是時權歸周至帝密登道遙觀峻嶺山出謂左

右曰望此今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過五十便安

儲宮廢山何樂不能一日萬機也位年十

七年壬午四月十五葬永陵改元大統

廢帝 名欽字文寶在位二年

恭皇帝 名廓字文泰所廢賊之



出帝猜忌自絕宗廟西如長安虎尾是昭文傳廢帝恭帝不延  
宇文覺篡國以周傳西魏四主二十五年

### 東魏

孝靜皇帝 名善見清河文宣王寶樹子居驛時大將軍閻崇之後從都郵是為東魏在位十七年高洋篡位廢帝為中山王壽獻之時年二十八葬鄴西漳北其後廢之陵廟死者六十人喪元天

靜帝移都如鸞守樊犢車一乘出雲龍門高洋篡位北齊稱尊

### 北齊

顯祖文宣皇帝 姓高氏名洋字子邁渤海蓟人與文公高允同承慕容紹宗書奏泰生胡潤生

### 請史

卷六 北齊

七

孟生樹樹生東魏大丞相高澄王秋帝即秋第二子大將軍齊王澄同母弟也生而脫胎神彩不羣發揚然內替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王時有一東秦兩頭然河邊獲飛燕上天之謠徐之才盛陳宜受魏禪帝曰正為不及父兄須年升九五如其不伴人將生心帝乃信侯以卜之一焉而咸是作國上信法無早廢繼事廢帝自立為皇帝因號齊立之初存心政事風化肅然征伐四克咸興戎後以功業自矜遂放情沉湎肆行淫暴末年遂不能食惟數飲酒繼成疾因暴死晉陽宮年三十一喪事還葬武寧陵在位十年改元天

神武高歡精光耀目長頭高額齒白如玉賦性嚴密危岸澹谷變化若神機權難料軍國大略獨運懷抱依爾朱榮誅爾朱兆

武出靜立魏以東號文襄繼之高澄追諡文襄皇帝 尾大不掉○文宣棄第大頰兌下長而黑色鱗身重蹠齊籍父兄會屬樂推地居當

壁遂開齊基才懷詭譎智運屈奇征伐四克顛覆虐戾棘馬逼乘流血灑地微姬縱淫朝官臨視和形露體雜衣長袂全傳粉黛散髮不髻躬自鼓舞謳歌為戲勇烈宗枝摘爪盡帶病狂喪心十年自斃近代以來未有此厲

廢帝 名殷字正道小名道人顯祖長子初顯祖命那郡尉名從簡尤之曰殷家第及正字一止吾身竟見不得也帝常欲之顯祖曰天也因謂常山王演曰奪時但奪惟勿殺也及嗣立竟拜不殺那有令名在位一年帝基立廢帝為濟南王出居別宮時望氣者云那縣有天子氣演恐濟南復興乃密行誘導帝不從乃扼而殺之

### 請史

卷六 北齊

八

少主黃屋常山當軸臣既誅夷君尋廢辱○楊愔雅道畏慎無欺主當昏虐席居端拱千頭萬緒經緯無遺匡救之功實賴維持寄命受託身公君辱推心受禍夫豈無術初遭厄厄頻履艱危一舍之惠報不忌施性命之讎舍而不推貪士市瓜多年典銓秃尾草驢方麴障面一見不忌驚服漫漫生不逢治死仍於亂高明之家室為鬼瞰四無人聲剪燭長歎

### 肅宗孝昭皇帝

名演字是安神武第六子顯祖第四弟也敏有識度渡流離不可說身長大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來迫然獨秀初封齊山公天保初進爵為王廢少帝廢而自立在位一年崩於晉陽宮時年

二十七祥宮還都  
文靜陵改元 皇建

諸屬爲累渴苦熱走馬驚墜地絕筋○王琬常侍漢懼顛  
覆問要人多進退維谷亦欲好官思之爛熟

世祖武成皇帝名湛神武第九子封太尉開府儀同三司  
爲王莽所害今東司馬領并州刺史與書謀誅莽  
進位右丞相廣宗幸晉陽帝以疑觀其事成見安  
託二年肅宗才累遣使追帝入屬以後事及引建殷  
其太子百年爲樂陵王而自立河清四年四月乙亥太  
泰天文有變共占當有易上乃傳位於太子韓自稱太  
上皇帝天統四年改元 大寧 河清  
帝負兄托姪殺百年易王禪子變應星占

詩史

卷六 北齊

九

後主

名緯字仁綱世祖長子母曰胡皇后天保七年五月  
子及世祖立於并州少委居後世祖所愛愛并世  
宮即皇帝位皆在無度武平七年周主邕攻晉州帝戰  
於城南大敗棄軍先歸入鄴帝位於皇太子恒勝年八  
歲改元承光帝幸并州上皇周師逼帝出奔青州  
又使太子俛位於任城王湓至南鄭村爲周將尉遲綱  
所殺長安封溫國公建德七年詔以與宜州刺史穆  
提妻謀及殺之夷其族帝年二十七歲末葬長安  
北齊洪濟川在位十一年改元天統 武平 隆化

無怒天子手彈琵琶歌喉婉婉轉嬌危邪上林園內立貧兒村  
襁褓行丐逐戶挨門周師西來父子東奔人事天道淚下聲吞

魏收馳譽名並溫那溫子昇碩學大才豹變鴻升草微作賦  
千言立成如驚蛰蝶當道逐榮猶徘徊獨爲人所輕魏書大典

褒貶愛憎人稱藏史質實無微

北周 凡五主共  
二十五年

孝閔皇帝

姓宇文氏名覺字陀羅尼代郡武川人西魏太  
出自武川氏帝弟安成公述孫文惠帝第三子其先  
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本以爲上達總十二部落世爲大  
人其後曰普回因符得玉璽三條文曰皇帝璽書同以  
爲天授其俗謂天曰普回君曰普回君曰普回君曰普回  
氏普回子莫那山後徙居西河內以爲氏普回子莫那  
物歸之國九世孫依豆歸爲慕容皝所滅其子陵仕魏  
拜驍騎將軍封左屯校尉及慕容皝敗歸拜驍騎將軍  
共郡縣人焉陵生系系生系生系生系生系生系生系  
八年生於同州官舍九歲封驍騎將軍大統初出爲同  
州刺史中山公宇文護專權帝是之與同會李植等謀誅  
帝之

詩史

卷六 北周

十

世宗明皇帝

名毓字小名統號高祖文皇帝長子寬明仁厚有君  
人之量初封高祖郡公累遷大將軍統驍右  
李周立轉岐州刺史及李周郡公公襲遷大將軍統驍右  
即天王位御正中大夫崔暕建議以爲聖人治革因時  
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及天下諸道系漢舊制稱皇  
帝建年號從之於是改天王稱皇帝帝位三年家宰  
傅帝明教使驍部中大夫李安興等於館驛而進之帝  
覺之口授建德五百餘言且曰朕幼年幼未堪當國常  
公思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  
必此子也遂迎廢周年二十七葬陵改元 武成

宇文黑獺英姿特舉天與神授驅馳行伍建扶帝室西迎孝武  
南清江漢西舉巴蜀東據伊瀝控制北國吐谷取威定霸高  
齊攝伏典脩六官軍政不貲大命未集倏然幽獨周帝一年述

齊攝伏典脩六官軍政不貲大命未集倏然幽獨周帝一年述

茲不祿世宗繼立明敏恭肅護進糖絕復於壽

高祖武皇帝

名譽字伯通吳大帝第四子幼而孝敏聰敏有器度年十二封輔國公孝開立拜大將軍出鎮同州明帝立遷柱國授蒲州刺史入爲大司空行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帝沉湎有違議非問顧問終無所言武成二年四月明帝崩太子年幼明帝位後漢專權帝以家素止建德元年誅諸葛亮魏王位帝位治中外翦然五年自將伐齊滅之遂就新與魏武有混一天下之志建德七年突厥寇幽州帝自將擊之至雲陽遇疾崩在位十八年三十一歲葬孝陵改元保元天和建德

武帝沉毅志慮刻畫漢漢莫測帝自晦迹誅護之後克已勵精

平齊混北百郡同并淹祠勅毀其鬼不靈土階數尺高古之行

苗塊三年大孝足復晉武魏文與此同利○保定三年怪異罕

諱史

卷六 北周

士

觀人生子男陰在背後尻際如尾足爪如獸有大生子腰以後

分兩尾六足判爲二身

宣皇帝

名贊字乾伯高祖長子初封魯國公及立爲皇太位之初方選其徵大行在祚曾無成客們其杖我大焉日死晚失嗣親官人逼而淫之好自矜夸飾非拒諫甫一年傳位於太子衍自稱天元皇帝彌復驕奢耽於後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閣臣奏之唯自尊崇無所顧忌國典朝儀率情改變後宮位號莫能詳錄大業二年增墜而祖曆年二十二葬定陵改元大成

宣帝武帝幼不堪承在殯不成通亂後宮五后位號率意紛更

典造章易游戲無恒誅戮無罪楚捷公卿尊大無忌暗墜而崩

靜皇帝

名衍後改爲閻宜帝長子封晉王立爲皇太子受禪時年八歲在位二年隋公楊堅篡立廢帝爲介公尋弒之葬泰陵改元大業

天元太子禪茲衰統隋氏因之遂遷龜鼎嘖嘖投袂凌奪翻羞

漳淦勤王無救宗周空餘寶女之文堂下自投

隋紀

卷六 隋紀

三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

名肅字士陵小字那羅延弘農郡華陰人漢姓普六茹氏位至大柱國大司空隋國公母呂氏以義七年六月癸丑亥生帝於馮翊般若寺宗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呂氏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密閣處之尼將帝舍於外館躬自撫養呂氏嘗地尼白外人見頭上角出編體麟起呂氏大駭堅帝於地尼白外人頭已驚我見至今覺得天下爲人龍顏額上有五柱人頂

諱史

卷六 隋紀

士

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沉寢殿年十四

京兆尹薛善辟爲功曹十五以父勳授散騎常侍車騎

大將軍僕同三司封成紀縣公十六遷驍騎大將軍加

開府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連封大興郡公武帝即位

遷左小宮伯連出爲開州刺史後復遷襄陽郡公武帝

聘帝長女爲皇太子妃益加禮重齊王意旨於武帝下

帝六歲堅相親非帝母見之不免自失恐非人下請

早除之武帝曰此止可爲將耳內史王軌驟諫曰皇太

子非社稷主者六歲堅親有反相武帝中不以年漸功進

在將若之何帝甚懼堅自臨后建德中以平齊功進

位柱國開府定州刺史宣帝即位后父復拜上柱國大

司馬大業初遷大後丞司武後轉大前延靜帝即位

拜相國總攝百機進爵爲王還奏開府自靜帝即位

隋都長安明敏敏約勤於政治隨材任官官必竭故

能制平海內四夷歸服在位二十四年爲太子

廣嗣統壽六十四葬陵改元開皇

驍騎北指單于來款高賁所圖咸歸正朔職方所載并吞囊括  
平徭節賦物阜人樂晚臨如婦氏咸於邪說秦溺龍廢嫡大

難斯作墳土未乾羣起殺奪○高顯通遠器略侵淡出秦戎律  
入寄腹心推誠體國休休斷斷威威素素楊楊弼弼賀賀名名虎虎皆皆所

推薦鏡被磨瑩皎然益見○楊素任俠倜儻權略博雅通涉研  
精好學工草隸書留意風角無心富貴當貴來通叶十冬周府

縣公隋封越國乘機赴敵應變難提臨陣立威斬殺溢額叶流  
血當前言笑自若陳王之妹諸伎女樂并皆頒賜噱笑薰灼陵

轅朝臣威福自作陰謀廢嫡社稷風穰市朝霜露身名可惜叶  
詩史 卷六 隋紀 十三

約切子也玄威妄希伊霍敗不旋踵自貽莽卓究其禍源素不  
得薄○牛弘質直瑣籍雅愛曠懷遠致冲抱高邁損益百王典

成一代弟弱好酒酣而無賴殺牛作脯知無所怪大雅君子悔  
吝不逮○韓氏倚虎字曰子通經史百家大旨略通襲爵周室

翊運開皇平陳靖寇敷紀旂常生上柱國死閭羅王○賀若弼  
者賀若敦子勇便弓馬博涉書史柱國縣公名重周時叶上紙

隋高受禪十策平陳宋公封爵建大將軍雄扇曲蓋大樂花茵  
金盤金甌富有家珍太猛有三舡望憤怨高顯楊素惟堪啗飯

處通楊素能勇而非謀將韓氏子通楊素關非領將史氏萬歲

騎非大將大將爲誰聊以自況初父教死引弼刺舌不啻失身  
卒以自滅○史氏萬歲生而智勇驍騎善射英風馳騁遠人嘖

嘖烽侯無警碑倒諸葛深入蠻境領美石邊青草蒙茸死非其  
罪哀者釋踊○王通教授通跡河汾公卿將相半出其門○譙

國先氏馮寶之妻世領越部幼時便奇始自南梁歷陳及隋用  
軍行師法合機宜開府署吏功施名垂

煬皇帝 名廣一名英小字阿鷁高祖第二子母曰文獻  
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勳封馬門郡公開皇元年封晉王

歷拜武衛大將軍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帝好學  
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意高祖泰令善相者來和編

視諸子和日晉王看上變骨騰起貴不可言既而備通  
詩史 卷六 隋紀 十四

幸帝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絕又有塵灰若不用者以  
爲不好游佚善之帝尤自矜持當時稱爲仁孝八年冬

大舉伐陳以帝爲行軍元帥陳平連太尉徙揚州總管  
鎮江都每歲一朝與楊素陰謀誅太子勇及勇弟

高祖召勇欲復立之帝使燕王泰衛尉高祖自御皇  
帝位還都帝陽大業十二年行幸揚州召屯衛將軍

文化及作亂帝退就於溫室明年五月酒後召官人飲  
於咸陽殿醉後與公宴下發微之始奏視若生其咸具之

唐平江南之後改葬帝於大業  
煬帝楊廣弑父與兄時際清宴海內承平巡遊無度流連江中  
長幡帶野青錦搖風五百里內獻食逢迎宴作散樂百戲兼行  
執絲竹者萬八千名離宮四十南達東京峨峨西苑二百餘程

宮殿盤盤樓觀飛驚珍禽奇獸遠近飛鳴翽綵為花春綴凋零

嬪妃雜遘趙瑟秦箏清夜遊曲馬上聞聲約帛縹緲樹貧不盡形

課送毛羽百鳥悲鳴鶴胎松頂投斃於空西域獻地戶口滿盈

東西九千南北萬程東伐高麗天下徵兵百十三萬三千餘名

衣甲慢轎車馬萬乘船造海口晝夜兼趨人立水中腰下生蛆

歷十二載兵起四方六十四處并時猖狂李淵留守同起晉陽

字文化及弒帝維揚

恭皇帝名侑字元德太子昭子也性聰敏有器度大

為帝在位一年崩廢帝為都蘭公而自立以武德二年

詩史

卷六

五

義寧元年十五

恭皇帝名侑太子昭第三子初封趙王留守東都易帝選

充太子監國為都蘭公遣其行本尋賜諡號曰世

不能時絕更以帝諡之諡曰恭皇帝改元 皇泰

南巢遂往流殛不歸伯遼突讓唐開辟基越王襲號曆數當終

邇家多難弒於世充 王世充

詩史卷六

詩史卷七

頓丘葛 震星巖甫著 男 用緣澤商編次

唐紀二百八十九年

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字叔德蘭州成紀人其七世

王孫生欲欲為祖果蒙唐祖武德元年武德元年

重耳生歷金門鎮將歷生天賜公輔王天賜生虎西

受魏禪虎已卒追封唐國公虎生明義封唐公唐安州

總管杜國大將軍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其相親

愛復姓李氏以為子牛備身事唐高祖二州刺史太

中歷榮陽後城二郡太子將改化留守十一年拜太

留守是時唐帝南游江都天下盜起高祖子世民知隋

必亡陰結豪傑起兵會與晉陽公劉文靜謀舉大事

詩史

卷七

唐紀

計已決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懼不見聽高祖所善

客裴寂為晉陽宮副監世民陰與寂謀寂因過晉陽宮

入私侍高祖高祖過寂飲酒醉後寂具以大事告之

高祖大驚寂曰正為宮人來公事發當誅為此世民

固不入自其事高祖初不許已而寂帝遣使者徵高祖

詣江都高祖大懼世民曰事急矣可軍事速起太原

義兵克長安遂尊高祖為太上皇立代王相為帝自稱

殺黃錫使持節大將軍內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事

進封唐王位相國總攝百揆九歲義寧二年五月甲子

廢恭帝而自立國號唐高祖長安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子

世民自稱太上皇貞觀九年崩壽七十一葬獻陵諡曰

大聖神堯高祖上元元年改諡神堯皇帝天寶十三載

唐有天下高祖李淵當隋之亂兩覆雲翻謀納仲子兵起太原

遂尊煬皇立伯自專崑旋受禪建都長安初定官制均調租庸

開元通寶便民利用

切以中

守成立嫡定亂立功天策上將位

上三公開府置屬勢傾東宮既定太子兩難容卒刃同氣蹀

血禁庭事非師古權不通經九年禪位泰府飛龍○文靜隋令

劉文靜天下方亂英雄所資機先早見預識真人密召裴監裴投

天會機定策一旦履軍陷陣通權達變矜功躁望卒罹大難○

魏公李密額角銳尖叶聲目方瞳子黑白瑩然趣解雄遠謝病

辭官叶聲師事包愷往從縱山叶輪蒲鶒乘牛漢書一編刑牲

插血驅策英賢回風發地砂磧屬天狐鳴白晝羣鼠相牽事遂

不偶位豈易奸叶聲英雄失勢匹夫為難叶那田橫之徒千古

詩史大切英雄失勢匹夫為難叶那田橫之徒千古

卷七唐紀

太宗文皇帝名世民高祖次子母竇皇后生而不驚方四

之末必能濟世安民蓋生已解去高祖懼其語泄使人

進殺之而不知其所往因以爲神乃抹其語名之曰世

民及長聰則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時天下已亂

盜賊起如磨必乃推財養士結納豪傑年十八起義

風起兵士原非其本意而事出於帝及取天下破宋金

剛王世充竇建德等帝功益高而高祖慮許以爲太子

太子建成恨帝與秦王元吉謀害帝未發帝以兵入立

太子尋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壽五十葬昭陵諡曰

文天寶十三載增諡文武大

室大廣孝皇帝改元貞觀

太宗天縱漢高魏武陪室邇圻陰欲自取招納豪傑乘勢起兵

卒并天下剪滅羣雄傳國代父夙夜勵精府兵初作寓兵於農

典學禮士官精明經怨女放黜孽臣登庸入閣議事諫隨三公

容訪得失納諫樂從遊罷鷹犬早食蝗蟲創業匪易克艱守成

撥亂反正湯武追蹤比跡成康復多武功蠻夷入朝服裝詭殊

顏氏師古王會作圖外國來學雲集京師孔氏類達五經注疏

貞觀之風抑何休歟惟於齊家聖德躬崇孝友大臣虜弟殺兄

巢刺王妃嫌處辰羸投牀抽刀溺愛不明雄心不已老數東征

○應龍飛天雲霧瀟從震風薄怒號叫萬空一人奮起羣尸天

功凌煙圖像二十四公○萊公杜如英爽風流自擅常預帷幄

詩史唐紀

秘密參贊處事無留莫見嗟呼梁公房玄機敏羣籍淹貫鋒

昂霄識者所歎軍符府檄駐馬卽辦陳事上言千里猶面齡也

善謀晦也能斷并時當國兩人漢善典選多年能盡卑賤臺閣

制度容物典憲手自裁定爲世風鑒○鄭公觀質直帶稱人鑑

忠臣良臣談言善辯遭不世逢底蘊盡見十漸十思深切隱患

鵠死懷中從弗肯面二百餘奏言詎河漢卜碑立碑忠也爲怨

語及君臣可爲長歎○王珪冲雅樂善不退激濁揚清自喻無

媿美人在側引義不諱絕愆糾繆諫議之故公主執笄親行禮

饋夫婦同坐禮法不廢○宋公諸瑀俊梁王孫論議明辨經術

史 291—661

能文疾風勁艸板蕩誠臣素貴中狹不能容人改謚貞福名以  
質循○尉遲敬德頗負其功廷質大臣拳殿道宗任成晚謝質  
客杜門不通樂奏清商自奉甚豐粉餌雲母術以延年奪稍避  
稍秘密不傳○衛公李靖志節英壯才兼文武出入將相○英  
公徐勣賜姓曰李用兵最精名將無比家事一言禍遂無已○  
永興郡公虞世南精思不懈鹽梅為煩商確今古未嘗失言  
德行忠直博學該兼文辭書翰五絕稱焉○遂良請遂良守官所  
以守道顧命托孤大義能以至死不變強哉何矯○傅奕高識  
僧咒不懼刊定雜書呂才陰陽○重規李百多病百藥為名才

卷七 唐紀

四

行世顯天下推崇所撰齊書於世刊行○思廉姚簡恩廉本名  
表父遺言叶色巾推究綜括史綴梁陳○令狐德棻鑄收散亂  
詔大周書整振論譔○李氏延壽史著南北南並順明北始登  
國朝落韻詞疏通條越

高宗皇帝始封晉王繼體出治率由舊章乃溺衽席不戒履霜  
宗皇帝名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母文德皇后長孫氏  
顯乃立帝為皇太子貞觀二十三年六月即皇帝位  
詔安妥而不武在位三十四年崩壽五十六年葬乾陵  
諡曰天皇大帝天寶十三載增諡天皇大聖大弘孝  
帝改元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  
咸亨上元儀鳳調露  
永隆天授永淳弘道

才人武氏納於昭陽家事一語謾諱不滅遺戾無忌長孫死諡  
遂良災有大水衝元武門夜入寢庭溺三千人昭儀武氏殺女王  
后見廢斷去手足妃亦何罪淑妃投酒甕中二嫗醉東封泰  
山社首稱禪天皇初禮天后亞獻○義府李義府貌恭險刻中韜  
嬉怡微笑腹內有刀柔而害物謂之李猫○仁貴薛仁貴繼起晚  
遇太宗白不標顯腰鞭兩弓摧鋒陷敵名著遼東積北三箭底  
定天山壯士長歌飛入漢關累世傳度河北幽燕

卷七 唐紀

五

中宗皇帝名顯高宗長子母則天皇后武氏顯祖二月武  
年張柬之等與還復位荒淫不檢在位五年皇后韋氏  
與安樂公主合謀于佛使中趙等弑之壽五十五葬定  
陵宣日孝和皇帝天寶十三載加諡大和太  
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名曩非州文木人故荊州都督府  
附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名曩非州文木人故荊州都督府  
侍悅之太宗崩后與張昌宗張昌善兄弟日高宗崩  
盛才人見且泣高宗感納入為妃立為后高宗崩  
紀永徽六年崩后王氏立為后高宗崩  
柔屬不屈以就大事帝謂能事已故與公議立之已得  
志即益施福施無窮帝亦倚重舉動動後不得  
專久稍不平嫌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為盛  
官人王伏勝等之帝怒召百官待之如初稍惡其  
左日是皆上宮儀教我后還計教余構害殺之自此  
朝服中中儀帝與后偶生殺貴為後命上二聖  
帝疾甚將下詔遜位於后弟相都後周諫乃止弘  
元年帝崩中宗即位天后稱皇太后追諡軍國大務

唐史

卷七 唐紀

六

參次嗣聖元年太后廢帝為廢帝王自臨朝立豫王旦為帝使居別殿不得與政事垂拱四年武承嗣使人詐為寶符獻之太后始稱聖母神皇除唐屬籍天武天皇為天皇使元年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尊其先為皇帝皇后盡王諸武天冊萬歲元年又自稱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長安四年今太后有疾久不坐居迎仙院神龍元年春宰相張柬之與崔元振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斬張易之張昌宗於院太后開發而起相崔元振請傳位太后返卧不復語中宗即位是歲冬太后崩年八十一遺制稱則天太聖皇太后去帝號稱聖神皇帝凡稱制七年改唐為周十四年共二十一年改元光宅垂拱永昌天授如意長壽延載證聖天冊萬歲萬歲通天神功聖曆久視大足長安

中宗嗣位宗廟不修太后持權呂氏危劉坏土未乾殺于何營

帝甫二月廢徙房州立豫王旦別殿以幽稱制七年改唐為周

自稱皇帝袞冕垂旒建元更制漢號九州子賜姓武嗣立豫王

除唐屬籍大殺諸王立武七廟祖考追皇姚皆皇后姪皆封王

銅匱告密羅織肆殃懷義巧思薛懷義蓮花六郎張昌宗初除試官

舊猶同芳補開車載拾遺斗量權樞御史濟濟踰跽脫形似

校書為郎勉心存撫疑目聖皇鐘鳴漏盡及周為唐則天僭號

二十一年八十一歲隨及黃泉帝在房州一十四年至是復位

得魚忘筌盟追韋后寵用仇讐五王歸政太子遭戮太子名重俊

力求切觀燈市里后雜人僑宮女數千縱之出遊多有不歸為

外所留迴波起舞技河爭投后武三思雙陸自為點籌併餽

唐史

卷七 唐紀

七

伏毒五年而休○仁傑狄仁傑女主蒙恥奮忠母子天性感動於中廟不稍姑引義從容取日處淵沈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天下桃李悉在其門藥龍參木不廢於言○武氏攸緒不貴王爵歸隱嵩山優游巖壑○典復社稷有曰五王五王維何東之漢陽張柬之敬服彥範平陽扶陽敬暉手陽王相玄邠博陵崔玄暉恕己南陽敬暉○妻公師德思慎自持弟弒唾面不然而不怡令其白乾笑而受之○味道崔味道為相依阿取容事不明白兩端模稜瑞雪瑞雷不悞于中○上官婉容生夢昇稱稱量天下啞然輒應天性慧警文章韶令通天以來內章詰命中

宗復位進拜昭容常代帝作采麗益工差第草臣庶然成風澤

穿外宅嚴禁別宮表人檢夫爭候嬖寵叶音○安樂公主武崇

訓妻再適延秀叔今嫂今

睿宗皇帝名旦高宗第八子母昭天皇后武氏始封越王

使封陳王武后廢中宗而立之建號文明后得位改元

國相王中宗廢皇后端立溫王重茂為皇帝重茂元

三年傳位太子稱太上皇開元四年崩年五十五葬

陵號曰玄真大聖皇帝帝改元景雲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睿宗第三子母昭成皇后竇氏性英

武善騎射通音律歷象之學始封楚王改



帝出奔蜀雲散巫山塵埋紅玉馬鬼花月杜鵬夜哭○誅韋定策首建幽求劉幽功懋不賞尋被謫休○盧公懷慎清儉自尚坐鎮雅俗伴食宰相○方士張果堯時侍中賜號通玄還山而終○奸相林甫城府深密老奸巨猾無逃其術陽陷陰傷腹劍口蜜○劍南李宓鮮于仲通遠伐南詔二十萬兵全軍皆沒喪於國忠○思勗勗力士商兩大將軍軍政國柄于二人後啓輔國李輔元振程元朝思魚朝自我創始害貽子孫○帝發馬鬼父老遮留爰命太子東討國讐

唐宗再立三位三年玄宗受禪建號開元勤政務本道以人存唐宗再立三位三年玄宗受禪建號開元勤政務本道以人存

委任賢相宋璟姚崇同心輔政宋法姚通郭震俠氣嘉貞法則九齡張說長枕大被五王同帷友于兄弟花萼相輝天寶三年改稱曰載自茲以旋政事日怠林甫仙客牛同登鼎彝希烈國忠家國危殆日殺三子曾不少悔晚妃楊氏納於壽王傷風敗俗蕩檢踰防錦繡穉兒洗滌湯金錢親賜接杯舉觴紅塵走馬荔子生香三姨寵貴韓曉與秦態濃意遠併時承恩出入宮掖控不飛塵第舍壯麗豪蕩相因金盛孔雀銀鑿麒麟簫管夜沸哀吟鬼神丞相宅近五家為鄰祿山犯關

帝出奔蜀雲散巫山塵埋紅玉馬鬼花月杜鵬夜哭○誅韋定策首建幽求劉幽功懋不賞尋被謫休○盧公懷慎清儉自尚坐鎮雅俗伴食宰相○方士張果堯時侍中賜號通玄還山而終○奸相林甫城府深密老奸巨猾無逃其術陽陷陰傷腹劍口蜜○劍南李宓鮮于仲通遠伐南詔二十萬兵全軍皆沒喪於國忠○思勗勗力士商兩大將軍軍政國柄于二人後啓輔國李輔元振程元朝思魚朝自我創始害貽子孫○帝發馬鬼父老遮留爰命太子東討國讐

唐宗皇帝名李元宗第三子母元獻皇后楊氏初名麗昇王性仁孝好學開元五年更名凌從封忠

即位靈武是為肅宗上皇天帝遵玄宗拜將出師克復兩京廟哭三日素服哀誠不失舊物堂非賢明戒內族良信奸子殺建寧王侯還父西內厥考傷情節慶廢立軍士縱橫養成禍亂閭閻監兵回紇為害遂此始終上皇祖落七十八齡在位之年四十三正帝位七載亦繼而崩○汾陽忠武倚父子儀

佳民社稷底定神機朝恩唐元振元振唐元振賦沙暗狀屢遭讒

謗始終不移歸朝待罪失言杖見唐元振純忠亮節日星並垂出入

四朝光明坦夷二十四考相業不墜八子七塔印綬疊嶺諸孫

數十莫辨其誰名將繼起半出偏裨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

人臣而已不危窮奢極欲而不非壽考終命八十有奇非甚

盛德孰能與斯倚歟休哉邦之彥兮○臨淮武穆李王光弼治

兵嚴軍師行實直指顧號令風寒於燭謀定後戰百無一失執

訊獻醜屢數軍實危持宗廟散而復壹幹轉乾坤浴月沐日李

郭齊名聲施相匹議說珍行過於疾聖擁兵不朝晚節無述春

詩史卷七唐紀

秋之義賢者是責○郭侯李泌帝布衣交謨謀密勿宗廟不祧

瓜辭諷諫父子相調君相迭命其言足多叶都勞○常山太守

曰顏良卿起兵八月力竭陷城罵不絕口死于思明史思○張

巡許遠賢哉二子共守睢陽死而後已巡每大戰裂皆碎齒城

中食盡樹皮嚼紙羅雀掘鼠殺妾饗士生未吞賊死爲厲鬼非

烈丈夫烏克語此○巡之郎將曰南霽雲突圍告急志在報君

賀蘭進明擁兵不分食不下咽義動鬼神斷落一指死見憂恤

○雷將軍春大節不奪當守雍丘守戰夜作面中六矢毅然不

却賊將謀之一軍皆愕○姚閭相裔豪蕩不羣同時提節三十

六人至死不變忠義如林○祿山僭樂宴凝碧池梨園子弟泣

下獻款雷氏海青痛憤悲擲器於地賊支解之

代宗皇帝名豫宗長子母華敬思所吳氏玄宗諸孫百

於色而如學強記通易象初名徹封廣平郡王安祿山

反玄宗幸蜀宗留代宗常從於兵間肅宗即位

加太子兵馬元帥平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

十萬進討賊安祿山於河北建元東都肅宗還京師進

封楚王乾元元年從封成王尊立爲皇太子更名豫寶

應元年肅宗崩即皇帝位在位十七年前壽五十三諡

元廣德永泰大曆

代宗平亂克續皇唐繼用閣監忌功害良輔國李輔弒后中書

封王上陵下替藩鎮陸梁置百高座經譴仁王蕃譯不制禍乃

詩史卷七唐紀

無央○晉州男子有郇模氏竹筐燕席哭於東市一字一事獻

三十事圍罷團練監軍使

德宗皇帝名適代宗長子母睿真皇太后沈氏肅宗元年

封奉節郡王代宗即位史朝義據東都以帝爲

天下兵馬元帥進封魯王從封建王屯陝州肅宗元

河北還克東都河北平以功兼領西平公與郭子儀李光

弼等皆賜鐵券開府儀同三司開廣德二年立爲皇太子大

曆十四年五月代宗崩即皇帝位諡度宗諡資性嗜復

賦敏須臾果於謀殺建中四年歷原官作亂入京師帝

如奉天亂兵立朱泚爲帝與元元年李懷光反與朱

泚合帝奔梁州李晟等收復京師帝乃還長安在位二

十五年崩壽六十四諡曰神武聖文皇帝葬崇陵改元

元貞元

德宗嗣代整飭紀綱除苛提獻精敏自強下詔罪已平民徇皇

刻薄猜忌用舍不常僉王當路斥逐元良稅行間架錢括富商

朱泚既反再叛懷光二道相逼乘輿如梁武臣効力復有家邦

旋立宮市廣置白望進奉小兒分爲五坊日進月進實以官價

○當時元功有三郡王西平王晟字景範靖難翊皇北平王凝字用

軍最長咸寧王城字源忠謹發強○朱泚僭號秀實字秀實唾面勿

擊其額灑地血淚○魯公真卿字元天賦忠孝博學工辭書翰

更玅烈風勁神清標孤操歷事四朝克光廊廟元虛奸位字元

不能遠路卒爲賊害君子所悼○劉晏理財養民爲先變通有

無如達始泉國用不匱人不煩難歷事四朝殺於楊炎○陸贄

壽考字唐紀

制劍灑灑千言豐而不腴要而不煩頗扶天步弘濟時艱○盧

杞貌陋其色如藍心險口辯飾僞而奸小不附者必侮死焉汾

陽字侍妾屏不進前笑恐貽禍可爲機先

順宗皇帝名德宗字長子母德皇后王氏始封宣武

元二十二年病且瘳不能朝是時德宗幸奉天常執弓矢居左右貞

左右惟太子病則不能見悲傷涕泣疾有加帝廟帝即

位以失食不能失事當居深宮施帷帳惟帝李忠告

昭容李氏侍左右百官未事即惟中可其奏在位一年

劍南西川節度使南康王章早奏請太子監國因得位

至自稱太上皇元和元年正月崩諡曰憲

太子卽位是爲順宗失音久病不可以風百官奏事坐於帷中

代可其奏年氏昭容叔文王叔普奕王任書工初爲待詔出入

東宮至是柄事勢壓三公宗元字柳宗禹錫字汲及推崇期年

遜政上皇居中儲君踐阼是爲憲宗

憲宗皇帝名純字順宗字長子母莊憲皇后王氏貞元四年

即位皇帝位聰明果決委任忠良志平僭亂所向有功在

位十五年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執逆其靈輿

歸之不致害則但云風全丹藥發外人莫能知也字和

十三益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字德宗

憲宗初政剛明果斷任託得人削平叛亂延英議政孜孜不倦

平塗而廢覆車不鑒助軍助賞禮無厭脩眞佞斥忠拒諫

浚龍首池修麟德殿樂合長生柳泌台州表諫佛骨韓愈潮州

諫文字唐紀

天祿將終一十五秋無疾暴殂弘志所謀○經濟大略黃裳爲

相蜀平劉闢崇文爲將字李藩批勅官不位曠○晉公裴度

緋衣坦腹天上有口潛被驅逐二十餘年出將入相名著四譯

國家威望失印不追人服其量○忠武王子李愬最優天大風

雪夜襲蔡州擒吳元濟人不及謀發獲見度字兵屯鞠場分殊

上下禮示跳梁篤忠家傳父子同光○韓愈文章本於六經粹

然醇正江河流行泰山北斗學者師宗闢佛一表孟子之功

穆宗皇帝名恒字憲宗第三子母憲皇后郭氏始封建

年恩賜太子寧遠乃立爲皇太子憲宗崩側室字宣

宴遊窮貨多濫以植元鎮李逢吉爲相而陳敬度是

以再失河朔憲宗之業衰焉在位四年因服金丹而崩  
壽二十益曰睿聖文惠孝皇帝葬光陵改元長慶

穆宗踐位昏庸無能再失河朔功雖已成藥餌金石自促返齡

○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議成於諸生唐之朋黨讎於牛

李牛僧孺李德裕李吉甫之子垂四十年傾軋無已○柳氏公

權以書寓諷用筆在心心正筆正

敬宗皇帝名湛穆宗長子母恭僖皇后王氏始封鄂王

帝位游族無度刑死羣小性復福急在位二年夜獵還

明等遂弑帝於室內年十八歲廢元寶曆

童昏失德是為敬宗梓宮在殯鼓吹鏗鏘嗜煨燂也廢禮滅經

詩史 卷七 唐紀 十

比昵羣小華慙內庭性復福急小過必刑更入室殿上滅燈

宦官作亂賊起克明 絳王悟立 憲宗弟 弑於守澄 王守

澄持權再立文宗兩日之內主以三更弑立由宦手拱公卿

文宗皇帝名昂穆宗第三子母貞獻皇后蕭氏始封江

帝即位恭勤庶務以養度年虛度厚為相與李兩朝業政

既而多疑少失中外失望在位十四年崩壽三十三

蓋曰元聖昭獻孝皇帝葬章陵改元太和 開成

文宗名昂穆宗三子優柔不斷禍日無已甘露之變突起不虞

公卿屠戮血濺殿除周赧漢獻自欺不如泣下霑襟受制家奴

武宗皇帝名炎穆宗第五子母憲宗太后蕭氏始封魏

王黑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開成五

年文宗疾大漸神策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廢  
太子成美為陳王立桓王為皇太弟文宗崩即皇帝位  
英敏特達委在能臣克上憲知拾芥取大原如反掌在  
位六年服方金丹嗜慾而崩壽三十三歲曰至道縣  
憲宗皇帝葬靖陵 會昌

太弟武宗弟繼於兄英敏特達任李衛公李德 太原上黨取次

削平詔毀佛寺罷其為僧丹服教授進門放投先 暗啞而崩○

內監致仕有仇士良教其同黨榮感者王日新月盛他事不遑

勿使讀書有鑑與公黨謝而去奉為典章其後閹禍遂終於唐

宣宗皇帝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母孝明皇后鄭氏始封光

宗疾大漸旬日不能言左神策護軍中尉馬元寶等密  
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沖幼立忱為皇太叔權勾當

詩史 卷七 唐紀 十

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咸滿容衰失儀發威當於理  
人始知有隱德焉武宗崩即皇帝位還事明憲重惜官

爵貴律犯法錄絕無貸借出是中外肅然在位十三年服

李立伯紫組發於背崩壽五十歲曰元聖至明成武獻

文帝知章仁神聰懿道大孝

太叔即位廟號宣宗母曰鄭嬪父曰憲宗政倣貞觀稱小太宗

聰明強記大體無能十有三載殂於背癰○李氏景讓家貧早

孤其母鄭氏自教讀書宅後墻陷得錢萬餘母垂不取掩而築

之學問有成默祝於兒

懿宗皇帝名漣宣宗長子母元昭皇太后蕭氏始封鄭王

其非夫故久不決大中十三年宣宗疾大漸帝以養王

賜內樞密使王歸長等立之獨在軍中尉王宗實素不

同心歸長等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受勅將出左軍副使王元寶聞曰聖人不豫雖月宗已崩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其意入至寢殿在宗已崩宗實執長李真以諸將乃迎聖王立為皇太子即皇帝位帝修無度崇尚佛教曼曼作用事忠誠謀軍族數起百姓怨怒唐室由是遂衰在位十四年崩諡三十一諡曰昭聖恭惠孝皇帝葬靖陵收元成通

懿宗奉佛禁中唱經手錄梵夾置壇度僧顯於祭祀拜十六陵藝長三尺奏稱瑞星蟠著淫佚已兆凶形

僖宗皇帝名昀初名徽懿宗第五子母惠安皇太后王氏

位年既幼弱政事出於羣下肅衛北司互相平度選任非材實則散亂因之飢饉徐兗江淮盜賊羣起州縣莫能制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遂幸成都中和

詩史

卷七 唐紀

六

三年李克用破黃巢光啓元年車駕還京師時藩鎮跋扈朝廷所屬惟關內三蜀而已二年鄭元帥朱瑋反帝走興元三年還鳳翔文德元年還長安尋崩在位十五年壽三十七諡曰惠聖恭定孝皇帝葬靖陵乾元乾符廣明中和

僖宗冲齡游戲無度宦者令孜呼為阿父音律劍槊無不精妙擊毬應舉狀元物料堯舜禮部放黜不肯上下戲謔聞陸

一笑○仙芝作亂王仙遍地皆盜黃巢犯關陷我宗廟

昭宗皇帝名晔懿宗第七子母恭憲皇太后王氏始封壽春立壽王為皇太子弟名敏僖宗崩即皇帝位乾寧二年神策兵謀劫帝幸南山崩月而還光化三年冬中

月神策兵謀劫帝幸南山崩月而還光化三年冬中月神策兵謀劫帝幸南山崩月而還光化三年冬中

韓全海又劫帝幸鳳翔三年春知遠長安盡誅諸宦官來皆以典復為辭全忠方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朱友恭其叔暉等國之友恭夜遣牙官史太等百人叩宮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號往走太道賊之在位十五年壽三十八諡曰聖穆恭文孝皇帝葬和陵收元乾紀

昭宣皇帝名晔懿宗第九子母皇太后何氏始封王朱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

為齊陰王遷于曹州帝之在位三年全忠篡立廢帝還就壽十七諡曰哀帝復唐明宗追諡曰昭宣光烈孝皇帝葬溫陵末

太弟昭宗復恭立已定策國老門生天子銀燭畫地數罪不止

銘鐵錮禁少陽院裏紇千山頭東崔欲死大家夫婦播遷流徙

詩史

卷七 唐紀

七

哀帝再立三年而已朱溫廢之宗廟不祀○其公天下寺人握兵握兵之禍始於玄宗肅代德憲極於昭宗天壽降災李愬於

蟲仙根絕矣葉適安從比三百年二十一宗丹青慘澹幾日凌烟樂遊原上衰艸連天寒鴉野色薄暮飛翻古之傷心涕泗泣然

詩史卷七 終



詩史卷八

頓丘葛 震星巖甫著

男 用 雲 澤 蘭 綸 次

後梁紀 凡二帝合

太祖皇帝

太祖皇帝 姓朱名溫 宋州祥符人 父晟以五經教...

詩史

宋八 後梁

唐之淪亡 日月云 迺梁唐晉漢與周同 載朝恭穆楚是為五代

臣賜名封梁謀逆代真友珪 封鄂王 弑代禍惡相因君臣不義

父子無親 當時文臣有若敬翔為氏從周陳留郡王死節不

屈王氏彥章

末帝名友貞

末帝名友貞 太祖第三子 母元白皇后 張氏為人美容貌...

社改元 貞 明 龍德

末帝友貞討賊家門 父子傳國合十六年

後唐紀 凡四帝共

莊宗皇帝

莊宗皇帝 名存勖 小名亞子 其先本突厥 徙出於南突厥...

詩史

宋八 後唐

後唐莊宗李氏存勖名重亞子沙陀之族祖曰赤心本朱邪氏...

改名國昌賜姓曰李父曰克用於唐有功詔給晉水珪錫王封...

帝初征伐綽有權三矢受託契丹 梁末 燕劉守 執警告

廟堂恨九泉 偶儼英發可不謂賢乃自矜伐驕盈滿貫性喜音

律粉墨塗面雜戲於庭優人莫辨稱李天下自呼自喚新唐

唐 批頰甘心荷賤御侮公卿女色沉湎卒死伶人嗚乎可歎

○崇輔佐命郭泰 德威名將明德 存審義兒李存 建塘奇宕史  
○監軍特進張承業氏乃心於唐志在雪恥事不我濟邑而死此一宦者可為賢矣

明宗皇帝本無姓氏父電為屠門部將生子選信烈以騎馬下賜名嗣源以功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莊宗伐梁嗣源以十騎先至汴州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莊宗見嗣源大喜手授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從鎮成德同光三年天雄衛將趙在禮反命嗣源討之兵變劫入鄆都與在禮合莊宗遣拔嗣源入洛陽監國遂即皇帝位改名在禮八年閏年六十七日聖德和武欽孝皇帝葬葬河南洛陽縣後低陵改元 天祐 長興

嗣源名實廟號明宗邊人異姓克用瑛吟為眾所推遂即於崇  
詩史 宋八 後唐

兵革罕用年殺豐登每夜祝天焚香宮中早生聖主為此民生  
在位八年世稱賢明

愍皇帝名從厚明宗第五子為人形質豐厚氣言好適天  
成二年以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出為宣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封宋王從鎮天雄累加兼中書令明宗崩即皇帝位在位四月薨王從厚反至陝帝出奔衛州從瑒入洛陽廢帝為鄂王遷於州縣從瑒遣使往餞之帝不依綏教之附葬明宗徽陵中皆高祖立追諡曰愍皇帝 帝改元 應順

廢帝鎮州平山人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孫明宗  
為騎將過平山將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厚及長狀貌雄偉從鎮信宿言而駿勇善騎明宗甚愛之自督兵戰梁于河上從厚當立與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使理兵則年其戰戰亦類我同光二年為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明宗入并河中

節度使封諸王移鎮朕期愍帝即位徙北京留守不受命愍帝諸王京留守王思同討之圖風翔興會軍士亂濟恩同死王遂舉兵而東所向風濟恩奔衛州王入京師燒太后令廢愍帝為鄂王而自立在位二年石敬瑭及入洛陽帝指側固資登玄武樓自焚死年五十三晉并其建晉于銀陵城中改元 清泰

從厚從瑒郭王潞王先後見廢棄於敬瑭合十三年四主而亡  
後晉紀 凡二章合

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其父吳銀本出於南夷自朱  
征伐有功官至滑州刺史其日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瑭為人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帝常謙下輩左射軍望脫明宗於危明宗立拜河東節度使大同初國振武威塞等軍番漢馬步軍總管六軍副使加中書令廢帝即位徙鎮天下敬瑭不交命唐發兵討之敬瑭未拔於契丹契丹從光義之約為父子德光日吾三千

詩史 宋八 後晉

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收恭親誠誠量中原之主也乃作策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禁壇即位劉幽瀛漢英洛植順新均德武雲應宸朝爵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遂長驅而南廢帝舉聖文皇帝武明德孝皇帝昇河河南善安縣號顯慶改元 天福

後晉高祖石氏敬瑭兵藉契丹建國稱累父尊遼王自居兒行  
獻地納賄歲以為常北十六州淪入沙場區區馬蹟牧犒牛羊  
從此南北割域分疆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敬瑭子也少而謀勇善騎射高祖為  
契丹所立諱以一千留守太原使盡出諸子自擇之帝重貴曰此朕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使事拜齊王高祖薨來一旦焉

道猶對高祖命幼子重唐出拜又使官者抱重唐並道懷中其意蓋欲立之及高祖崩道與弟延廣謀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重貴即位遣使告哀於契丹稱孫不稱臣契丹始有隙開運四年冬契丹入大業執之於歸殿為負義依仗之資

齊王重貴稱孫帝祀敗盟召寇負義公家○晉氏執政成敗有兩成於維翰宋維翰壞於延廣京延廣

後漢紀 凡二帝 共四年

高祖皇帝 姓劉氏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其後世居于大原知遠幼不好弄疎事稼穡常自負日太原之役事唐明宗為將將高祖留守北京以知遠為押衙高祖即位拜侍衛親軍都侯領兵戡平節度使耶律德光遂為祖王歸州路失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

詩史

卷八 後漢

五

刺無大故勿乘之天福三年遣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六年拜開府儀同三司知平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北面行營都統開運三年封北平王加侍太尉出帝被虜乃即皇帝位于晉陽更名高祖都汴州自言宋懿改晉又避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六月始改國號曰漢明年正月始改元曰乾祐在位一年崩年五十四歲曰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葬河南告成縣流芳陵

高祖知遠改名曰晉王被虜即位晉郭晉滅漢興較勝於篡篡食荒陵一孟麥飯不瀧明宗嗚乎可歎

隱皇帝 名承祐高祖第二子拜右衛上將軍大內都監檢校高祖不豫患疾崩卒于宮中遺詔曰是子承祐承嗣王諸臣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承祐不發喪我莊重成封承祐為周王即皇帝位尊號曰周太祖威震四方承祐遣蘇恭奉冊迎之成結帝出勞軍為亂兵所執時年

二十葬晉州蜀縣縣望曰類廣在位三年未及元仍稱乾祐

隱帝承祐橫殺英雄郭家雀兒飛入漢宮贊之好也迎立廢湘隆公一代紀年四載而終

後周紀 凡三帝 共九年

太祖皇帝 姓郭氏名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獲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僕射人常氏避居後李繼勣舉郭威為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其麾下兵悉謀從郭威以通郭威親愛之凡所饋餉常以武裝高祖即位拜保寧副使威立拜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威留王雄軍節度使威與李業等謀已殺郭威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又遣使殺威威召權衛使院史襲仁

詩史

卷八 後周

六

郭威謀于計內仁博勸威民教威倒用留字甲更為密郭威謀諸將欲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力威遂舉兵渡河與慕容彥超戰於劉子陂彥超敗奔兗州郭威明反弒隱帝於趙村威入京師縱火大掠年百官朝太后於明德門遣使迎賀於將士數千人總大誅曰天子須將大軍擊之館於澶州將士數千人總大誅曰天子須以彼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誓不可立也威裂黃袍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為義旗威行太後廢帝為周陰公以威監國是稱皇帝在位三年崩年五十一歲曰神聖文武恭簡孝皇帝葬鄆州新鄭縣之西韓堡號萬歲收元

後周太祖名曰郭威備嘗艱苦起自寒微封事罷獻明於為郭墓拜孔子禁採其旁范質李穀同時平章九經板成印布四方

世宗皇帝 姓柴氏名榮鄆州龍岡人太祖后兄子禮子也幼從從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人祖遂以為子



壯而駭貌英奇善騎射善通書史黃老性沉重寡言大  
祖爲漢極恭使榮爲左監軍衛將軍太祖崩天驕榮領  
貴州刺史天驕榮才內都招得使乾祐三年周兵起襲  
犯京師衛榮等魏太祖內立并州刺史魏軍軍節度  
使檢校大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廣順三年并州開封尹  
封晉王判內外兵馬事太祖崩即皇帝位取秦龐平淮  
右復三關威武之聲度魏又以其作鼓之陳治律歷  
典禮樂著法令格取事收賢才養百濟其制作之法皆  
可施於後世在位六年崩年三十九歲曰睿武  
孝文皇帝葬鄆州管城縣陵慶安元 顯德

世宗皇帝柴氏子榮太祖內姪繼統承明愛民如子嚴以治兵  
置儒讀史悉心治平文武參用各盡其能推心置腹四海賓從  
庶幾三代彷彿遺風惜年不永六載而崩○瀛王馮道孝謹知  
名唐莊始貴累朝三公遠如契丹亦賜爵封寬弘清儉喜慍不

詩史 卷八 宋人 復周 七

形滑稽多知浮沉取容長樂老子自敘恩榮自謂忠孝有子有  
孫開卷暢飲醉樂醺醺歷事五朝八姓十君

恭皇帝 名宗諱神久之及北取三關退表還京師始封  
宗諱爲宋王時年七歲世宗即皇帝位在位半年趙  
匡胤篡立廢帝爲鄭王徙居房州開寶六年三月祖壽  
二十一歲曰周恭帝還  
葬慶陵之側號曰顯陵

恭帝半載天祚宋興九年三主曾不少停

附五代之際十國

吳 太祖以唐昭宗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晉天  
福二年爲南唐所篡歷四十四年四十六年

太祖皇帝 姓楊名行密字化源初名行應蓋州合兒人世  
爲農家有志爲人太人有能力能手舉百斤日行

三百里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應以爲盜見復刺史  
鄭崇其狀報之復應募爲州兵攻別方連陳長庚  
攜成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成有怨惡吏令斬其馬  
備之而出因起兵爲亂并將諸營日漸入皆都知兵馬  
使刺史鄭勳復不能制勳於淮南節度使高勳以爲淮  
南押牙知鹽州事信崇即位除鹽州刺史權淮南節度  
景福元年拜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天復二年加檢校  
太師中書令進封吳王據鹽州二十八郡王楚簡有知  
恩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性又儉  
約不事奢靡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盡歸王駐紮薄  
賦招撫流移未及數載復承平之舊在位十四年薨  
年五十四諡忠武武義初改諡孝武王廟號太祖乾貞  
元年追尊武皇  
帝墓曰興陵

詩史 卷八 宋人 吳 八

烈祖皇帝 名滙字承天太祖長子初爲牙內諸軍使素無  
使李儒承制授淮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  
弘農郡王居喪作樂然十圍之端以擊柝一鳴鼓鐵聲

數萬或單身出遊突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捕  
軍使張繼徐溫謀王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由  
爲之二人懼漸謀作亂遣其黨紀祥等弑王於寢室詐  
云暴薨在位三年年二十三諡曰成武義初改諡景王  
廟號烈祖乾貞元年追  
尊景皇帝墓曰紹陵

高祖皇帝 名隆演字揚源太祖第二子初名濂又名渭烈  
祖遇害奉太夫人史氏敬立隆演爲淮南節度  
使弘農王梁寅明五年即吳王位始建國改元六年夏  
夏在位十二年年二十四諡曰宣乾貞元年追尊高祖  
宣皇帝墓曰憲陵

陵改元 武義

睿皇帝 名溥太祖第四子封丹陽公武義二年高祖薨溥  
即吳王位乾貞元年冬十一月即皇帝位天祥三  
年十月爲徐知誥所篡上尊號曰高尚思吳王弘古讓皇  
帝昇元二年五月溥帝於潤州閉宮嚴兵守之冬十  
月有命使宋從廣帝方滿御書於後上使者趨前帝以  
香盤擲之俄而見害在位十一年年二十八追諡曰睿

帝墓曰武義

皇帝昇平陵收元 順義  
乾貞 太和 天祥

五代雲擾強藩竊據僭號稱王紀年十處楊氏行密節度淮陽  
昭宗錫封始稱吳王溥傳隆演演傳讓皇二十八郡移於南唐  
四十六年四世而公

南唐

烈祖皇帝 姓李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本世本微賤

唐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六歲而孤孤志剛伯  
父球攜之涑州未幾母劉氏卒遂托跡於漆之開元寺  
乾寧二年吳元祖及張別得之則其親養以爲子而楊  
氏諸子不齒爲兄弟大雅乃以與大將徐溫遂冒姓徐  
氏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已獲一龍而寤翌日  
得知誥甚喜知誥天姿穎異果溫盡于道溫妻李氏又

詩史

卷八 南唐

九

以同姓故鞠養備至及壯身長七尺方額隆準脣上短  
下諸登如錦每後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相者云此號  
行虎步也天祐六年日元從拔得果累遷淮南節度行  
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  
政事太和三年以太尉中書令領鎮海軍國諸軍節度  
使出鎮金陵封東海郡王天祐元年加尚父太師大丞  
相天下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受讓皇禪即帝位於金  
陵國號大齊昇元三年改國號曰大唐復姓李氏更名  
昇在位七年昇元五年吳與吳越通好通好不絕境內  
賴以休息因服方士史守冲等金丹致發於背而殂年  
五十六諡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

元宗皇帝

景通字德元昭祖長子幼皇后宋氏初名  
使時善射年始十歲官爲都郎中景通善騎射多才藝  
從平章事知中外諸軍事都統烈祖受吳禪封吳王徙  
封齊王爲諸道兵馬大元帥昇元四年出爲皇太子七  
年烈祖殂即皇帝位慈仁恭儉體愛民然自稱唐室

苗裔諒於兵大境土之說及周王克淮南帝始知或取  
之難乃上表稱臣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凡天子儀  
制皆從降損改名號以避周顯諱宋太祖地隆二年  
且請追復帝號許之乃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  
號元宗葬善陵在位十八年收元第六子中興 文泰  
後主 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母李氏皇后  
氏爲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後主  
豐顯駟一日重輝于雲封安定郡公謝王文獻太子  
從其處從吳王以向書今知政事居東宮元宗甫遷立  
爲太子而金陵監國元宗弟景遂位於金陵更名煜凡奉  
期稱號等禮悉遵周舊開寶四年宋滅南唐煜大懼遣  
使上表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主即爲江南國主  
印八年宋遣使稱臣之翌降明年至汴京授光祿大夫  
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侯太子即位加特  
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賜宰相兼檢  
之年四十二是日七夕後主蓋以是日生封太師封吳  
王葬善陵北山在位十四年而國亡後主天資純率

詩史

卷八 南唐

十

事元宗盡于道居後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舉事與  
之役諸將削弱舉事空竭事以愛民爲急誠賦息役以  
裕民力事中國不損其利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餘  
年論決元宗多從末減惜其溺於伶樂之教頗廢政事  
遂至亡國自人來怨怒不樂當與老多有巷哭者  
詞甚悲惋不可容而問至江南父老多有巷哭者

南唐李昇徐溫養子禪吳更名復姓李氏息兵養民得賢闢土  
建國金陵廟號烈祖璟奉周朔煜歸宋主三十九年唐祚不祚

齊丘

要君躁倖輕浮李氏建勳爲國貴游熙武 諱熙 名

高帷簿

不脩鉉 錯錯競爽二陸之儔殷氏崇義文采風流耿

先生者

元宗 莫知其由○樊若水者南池州人進士不第垂釣

江濱絲度

廣狹浮梁駕津背國寶主人而不仁

前蜀

高祖以唐昭宗大順二年入成都為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改元後主以唐莊宗同光三年八月父子二世凡三十

高祖皇帝

姓王名建字光國許州舞陽人為入隱居廣顯建少年無賴以屠牛為業後與李茂先世為僧師八木歲被罪許昌獄吏殺之去之節度武當山遇僧盧洪勸其從軍建因謀軍於忠武久之節度使杜審權為利校從討王仙芝有功茂先弟李茂元走成都建以討賊功為假太子行在府第尊號高祖茂元出奔鳳翔建與李茂元以建為清軍斬殺茂元以從行至當塗李昌符等焚校進兵建遣兵討昌符昌符以兵出為利校史送茂元以金券及至與元命建還領州刺史出為利州刺史送茂元以金券及至與元命建還領州刺史出為利州刺史送茂元以金券及至與元命建還領州刺史

詩史

卷八

前蜀

士

後主

名衍字幼微名宗衍及即位去宗名衍高祖十一年子衍最幼蓋賢於弟氏所生也初封鄭王為入方顯大日垂手過膝顧目見耳聞如學問童子即能屬文永平三年太子元房死後成與重者唐文家教皇太子言略相繼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由是得立高祖即皇帝位酒色游佚高祖欲廢之衍與張格等殺高祖即皇帝位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遣魏王繼宏都督討郭崇勳伐之凡七十日入成都帝出降于七里李繼宏召帝入洛陽四年四月行至秦州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途中害之諫之時年二十八天武三年也封鄭王公以諸侯

前蜀

高祖僖宗時臣力併楊顯慶唐智驅田陳即今夜開基創業百戰辛勤封王僖帝子繼於親行也無道嬉游淫球場酒市間柳尋春二十年間錦水生塵○當時名臣馬涓周庠能詩豔語有若韋莊黃氏崇徽女為男裝得和尙休虎振龍翔

高祖皇帝

姓王名建字光國許州舞陽人為入隱居廣顯建少年無賴以屠牛為業後與李茂先世為僧師八木歲被罪許昌獄吏殺之去之節度武當山遇僧盧洪勸其從軍建因謀軍於忠武久之節度使杜審權為利校從討王仙芝有功茂先弟李茂元走成都建以討賊功為假太子行在府第尊號高祖茂元出奔鳳翔建與李茂元以建為清軍斬殺茂元以從行至當塗李昌符等焚校進兵建遣兵討昌符昌符以兵出為利校史送茂元以金券及至與元命建還領州刺史出為利州刺史送茂元以金券及至與元命建還領州刺史

詩史

卷八

後蜀

士

後主

名衍字幼微名宗衍及即位去宗名衍高祖十一年子衍最幼蓋賢於弟氏所生也初封鄭王為入方顯大日垂手過膝顧目見耳聞如學問童子即能屬文永平三年太子元房死後成與重者唐文家教皇太子言略相繼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由是得立高祖即皇帝位酒色游佚高祖欲廢之衍與張格等殺高祖即皇帝位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遣魏王繼宏都督討郭崇勳伐之凡七十日入成都帝出降于七里李繼宏召帝入洛陽四年四月行至秦州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途中害之諫之時年二十八天武三年也封鄭王公以諸侯

帝位時年十六在位三十一年勸農恤刑學與文教孜孜求治與民休息獨是川匪其人坐致淪喪袁述王全斌等伐之凡六十六日至成都出降王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泰國公給上鎮節度使俸祿越七日薨時年乾德三年夏六月庚戌也年四十有七遣使護葬洛陽贈尚書令追封楚王及嗣位不敗元仍稱明德王四

年始收元 廣政

後蜀高祖天授武成李嚴董璋先後弑克定東川奄有南陲發叢啓國帝開基後主承平僅足守邦坐用匪人遂致淪亡

四十年去國懷鄉當其朝宋浪浪長江萬民擁哭惻絕悲傷花蕊夫人夢隱鷓鴣美蓉城上秋色蒼茫

南漢 烈宗以唐天祐四年爲廣州節度使至後主大寶十四年國滅凡五主冷六十五年要離自高祖乾亨二年爲

詩史

卷八 南漢

三

始實計五

烈宗皇帝

姓劉名隱上蔡人祖安仁仕唐爲潮州刺史後

廣州牙將累遷封州刺史賀水鎮退後謀卒隱代領其任遷廣府節度使朱溫篡唐隱廢上書勸進王又進封南越王勳中書令盡有嶺表之地隱好賢下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避焉隱皆招禮之以榮乾化元年三月隱在位五年年三十八歲

帝廟號烈宗墓曰德陵

高祖皇帝

名崇烈字崇諱庶子也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

更名勝烈宗初襲高祖節度使復名崇烈主瑱立除清海建武節度使中書令南越王及加都統梁主不爲國王而己霸爲郡王未封南越王及加都統梁主不

許廷昌明三年八月癸巳即皇帝位於番禺馬關城

詩史

卷八 南漢

南

故專任閩人由是國中宦者大盛在位三十年而祖年

可徵收元 乾亨 白龍 大有

殤皇帝

名昉高祖第二子初名弘武封賓王改封泰王高

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極男女以爲樂或示墨線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益盛帝其能者左右并意寵死無取諫者皆王弘照日益進帝復誘帝爲荒志帝亦頗從詔平國已勅宦官守宮間人者皆察帝酷好手樹弘照令指揮使陳道厚引力士劉長恭等五人聚智府習爲角戲以戲是夜帝與諸王宴長春宮聞之帝大怒起道厚因與思恩等故帝拉殺之在位二年二十四歲日薨改元 光天

中宗皇帝

名景初名弘照高祖第四子封晉王欲稱帝而

嚴刑峻法以威東廣爲錢鐵立例不願寵寵不服乃益高祖十九子唯我弘照早死其餘十五人俱爲帝所

主

後主 名銀初名繼興中宗長子封衛王中宗殂襲位更今  
名時年十六性昏懦委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及

五

南爲軍卒陳瞻所殺衆推殷爲主光化三年唐命殷知武安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朱溫篡立

91-676

詩史

卷八

七

希範於期州而立之唐明宗加希範為武安武平兩節度觀察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潭州大都督府長史封扶風郡公開帝立遣封楚王晉高祖大興土木建天策府於長沙城西北作天策光祿等十六樓天策勤政等五堂極棟宇之盛欄檻皆飾以金玉鑲嵌用丹砂凡數十萬斤地亦春夏以角簾秋冬以玉棉為之微吏升殿者但覓丹砂之氣滿於懷人又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龍神以金碧長百丈觀杜長史詩以捧之勢已居其中自言身一龍也製球頭靴長丈許以口龍角為履將御殿先焚香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以此為性復舊唐先王膝多加無恤又今凡情所獲士庶家各有容色者強委命焉前後數百人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五女以升天吾其庶幾乎升出開運三年契丹入大梁遣使冊王為阿父王以契丹相推奉益自矜高奢欲無厭密遣使法正聘於南唐及還語人曰東朝天子稱若珠王南狄真君恐不如也在位十五年歲年四十九諡曰文穆

唐王

名希範字德丕武穆王第三十五子文昭王母母弟昭性謹順文昭王經緯愛之既長直都指揮使劉彥昭等稱遣命共奉希範權軍府事漢高祖以希範為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在位三年又希範反自期州岳州刺史王質大敗於侯村洲獲之王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質遂引兵還希範聞期州時大害盈四尺兩軍苦不得戰王廣信至現及沙門之際乃得見希範形於江上舉手以勸期兵又作大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又命衆僧日夜誦佛經王自被縲系殿屏念贊修如來謂之願災及城陷王率夫人與諸子匿於慈雲寺希範捕獲殺之王臨刑猶謂佛菩薩等指揮使步師誦經希範於門外

恭孝王

名希範武穆王第二子昭王庶兄也初為武平府最長常立於希範側位心常憤然展許於漢詩與希廣各修職貢以求封爵漢主陽嘉王解和朝以敬睦希等怒遣使稱藩於唐唐加同平章事以鄂州一年之租稅賜焉希範發境內兵入寇自稱順天王遣僧長沙試

希範自立遣使入貢於唐唐命為天策上將軍武平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楚王既得志多思舊怨發錢無幾緡酒龍道馬步都指揮使徐威等作亂使人先驅殺馬十餘人入府以壯士執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縱橫擊入王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共立其弟希崇為主幽王於衡山縣衡山指揮使廖便等復立王為衡山王以縣為府衡山縣使廖數日至萬餘人唐遣鎮撫使入長沙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戰將兵入衡山王自潭州東下長沙遣王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人觀唐王寵之數年薨於金陵諡曰恭

詩史

卷八

七

唐唐王命遣鎮自京州將兵建長沙希崇承襲鎮鎮守獨遣希崇帥其族朝唐唐以希崇為永泰軍節度使兼侍中鎮鎮州仍居揚州周世宗征淮南揚州陷詔鎮安馬氏子孫已而唐復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奔周拜右羽林統軍皆為大將軍及節度行軍司馬先是馬氏富強雄于列國諸院公子長幼凡八百餘人咸以侈靡為務時人謂之酒囊飯袋公子輩間而平有周師梁氏結之曰復所見非希崇國祚不承也希崇見周之衆使更迭而治亦足撫有八百何懼焉希崇于時復有郭會者聞而款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溝壑者半矣及遣鎮師至奔散求陳而饒者過半矣

武安留後

名希崇武穆王第三十一子恭孝王同母弟也軍節度副使判軍府事徐威等作亂因恭孝王立投武安等崇為武安留後亦縱酒荒淫國人不耐時希崇王復立於衡山輻竹為戰艦欲攻潭州徐威等見希崇所為必無成亦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覺之大懼希崇請兵於

湖南馬殷跨有三湘昭宗節度受封於梁枝分葉布五馬嗣王馬子離華嗣始闢城五十六年滅於南唐吳越武肅王以唐僖宗光啓三年入越州至忠懿王以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丙辰凡五王共九十二年



忠懿王名弘微字文德文穆王第九子寶貞四年八月二

王立微拜同泰相府事祚元年正月朔追思忠懿王而立之漢授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令吳越王周廣順初授天下兵馬元帥世宗即位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宋太祖即位授天下兵馬大元帥封吳越國王以名犯宋宜廢偏諱去弘以俟軍行開寶九年入觀禮兩月遣歸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以所部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六獻詔升揚州為淮海府改封王為淮海府王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改封南寧國王未幾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從封郡王會朝進遣使賜王生辰壽幣與使者宴飲極歡至恭有大流星墜于正殿之前光燭萬里是夕漏四下而王暴薨年六十一王既已丑戌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復於戊子歲八月二十四日祖更與文穆王薨同日人皆異之太宗遣中使護黃歸京師追封恭王諡曰忠懿葬嘉陽縣之賢相里陶公原真宗朝特節度王曾父王

詩史

卷八 吳越

主

任大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國王三十一歲元祐二十餘年位極富貴善始善終履歷之盛近代無比于八人惟潘惟演等並定家南衛將軍惟演子冀固公離贈子會稽郡王景繁景璣子榮國公悅封爵世世不絕

武肅開基奄有吳越恩洽百城名馳雙闕既委招懷復尋征伐

蓋土直芽乘應仗鉞尙父乘元帥承家傳榮襲慶奕葉重葩

歷事五季受封有加歸王納土卒於宋家○土用為虎不用為

風嗟彼羅生 羅空復繼

閩司空以唐僖宗光啓二年丙午入泉州至天德帝以晉出帝開運二年乙巳為南唐所滅凡土共六十年

司空姓王名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繼為固始令因家焉父德業唐順以貴顯唐末僖宗入蜀草盜起江漢壽春諸將王勣聚眾五百據壽春自稱將軍復敗光州劫家僑軍中時潮為縣吏與第舊却當知以

詩史

卷八 閩

主

太祖皇帝名審知字信通潮季弟也身長七尺六寸紫色威服其能知人事世託審知以大事

恒有氣義其土輩皆為福建觀察使審知所居處知權知軍府事及潮歿諡其子兄泉州刺史審知審知以審知有功不受審知乃自稱福建留後表於潮光化元年唐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威遠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徒天祐元年加檢校太保封琅琊王太平溫築立加中書令福州大都督長史進封閩王莊宗同元二年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王巡撫有一方唐令平匪未嘗羣臣常服嚴寬則薄賦公叔富閩門節度使不作閩門天子也臣服中原息兵養民以同光三年冬十二月辛未薨在位二十八年年六十四諡曰忠懿葬福州城北鳳池山明年尊曰昭武王長興三年改葬遷花山龍藏初追諡

昭武李皇帝朝號太祖墓曰宣陵





閩中王氏始創三龍叶蒲光切音麗狷賢禮士衣冠向屐叶分房切音荒傳

荆南 王武 王以梁開平元年據有荊州傳世三  
王 帥至宋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武信王** 姓高名季興字貽孫陝州峽石人少好武有膽氣爲汴州富人李襲家僮朱全忠宣武時襲以人

贊得幸養爲子易其名曰朱友讓李與夏友讓故得進  
見全忠奇其才命友讓以子畜之其別姓朱氏甫別卷

軍使還殺勇指揮使從破青州功拜領州防禦使復姓高氏天祐三年除荆南節度觀察留後梁太祖卽位拜

荆南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帝立封渤海王  
唐莊宗卽位加尙書令進封南平王復稱藩于吳越封

爲秦王奉吳正朔乾貞二年十二月丙辰薨在位二十二年七十一葬江陵城西之龍山子從弟肅命于魯

詩史

迎封楚王  
諡武信

文獻王名從簡字道聖武信王長子爲人明敏多權計歷官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試言王薨從務變

位吳睿帝授爲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從海以唐近而吳遠舍近臣遠非計也乃遣使奉表內附進贖罪銀三千

兩明宗納之拜荆南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江陵尹賜爵渤海王愍帝立改封南平王荆南地夾雲

介於吳越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中原正朔歲時貢奉多假道荊南于是武信王及王常邀留其

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移書責請或發兵加討卽復還之而無慚色其後南漢與蜀亦稱帝惟王所利再臣則

其賜子故諸國賤之皆目爲高郵子又曰高無賴俚語謂奪攘苟得無愧耻者爲賴子也乾祐元年十一月

郭彞在位二十年年五十八薨

貞懿王 名保融字德長文獻王第三子唐長興初以蔭補太子舍人晉天福中遷右南節度副使開運末

峽州刺史文獻王薨拔授還復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錫嘏觀察使周太師卽位加中書令封馮海王顯德元年追封南平王宋太祖置卽加卅三傳是隆元年八日薨在任十二年四十一葬龍山鄉贈太尉益良懿王迂閣重祿無材

附一古史事悉委之吳房

**侍中** 名保勗字省躬文獻王第十子貞懿王同母弟也晉

節度使貞懿上薨權知軍府事宋授荊南節度使保勣

伎倆府署持寸卒壯健者令悉調遣乃與媒妾垂簾共

軍民咸怨建隆三年十一

待中 名繼冲字成和貞懿王長子周顯德六年以蔭授檢校左衛將軍知開封府事

陵尹荆南節度使乾德元年正月太祖命慕容延釗帥

龍泉

人與多

州府三縣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三千三百遣使奉表于

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孫宿觀  
察使開寶六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

興據有荆南三王一師五十七年○梁震隱士齊已詩

僧王保義女幼誦黃庭

北漢世祖自漢乾祐  
興國四年國祚

**世祖皇帝** 姓劉名昺高祖同母弟初名崇爲人美鬚髯目重童子少黑頭者西子薄名聲爲高祖所聞

東節度以旻爲都指揮使高祖卽帝位拜太原尹北京

兼中書令。隱帝遇害。崇謀舉兵。及聞。迎立子。武寧節度使。袁善幹。善幹曰。吾見爲帝者。又有求乃罷兵。已而郛城。

c

中 291-681

詩史

卷八

北漢

孝

不足當中國之十一然鈞非家世類者區區守此蓋  
 罹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謂諱者曰為我語鈞  
 開爾一條以為生欲終其世不至大舉加兵焉後以失  
 遠歡心勢力差弱憂得疾殞年四十三諡曰孝和皇  
 帝廟號高宗在位十四年仍稱乾  
 祐者二年至三年始改元  
 少主名繼思高祖弟父劉晉初為發聖營奉世祖女  
 門下劍無才能但衣食之而無所用高祖復領方鎮  
 位通顯妻以世祖女觀永享公主故姊妹行也常資  
 居中劍罕得見劉快悅一日乘醉求見引佩刀刺之世  
 祖女奮衣得脫傷而不死劉即自盡謝繼思尚幼世祖  
 以處女無嗣令養為子繼思雖服多疑長上短下皆定  
 晨宵無違過及為太原尹柔款不治居常與繼思游使  
 郭無為語繼思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能了家事無為  
 默然不對居宗統繼思繼思繼思繼思繼思繼思繼思  
 且惡其專政欲逐之月餘不決事時得處一生行後左  
 右親信無得從者俄來官候薪柴十餘人挺刀入闕

漢漢後於徐州崇以乾祐四年正月即皇帝位於晉  
 陽所有者并汾析代鳳意隆蔚必遠歸五十二州之地  
 遣使如遼自稱皇帝更以叔父事之遼遣燕王述執冊  
 帝為大漢神武皇帝名號名號名號名號名號名號  
 繁周民不聊生乾祐七年開太祖祖聖乞兵於遼以伐  
 周與周世宗戰於高平敗績帝被虜戴笠乘青驢車百  
 餘騎由驢鞍閣道歸歸因憂憤成疾殞帝生於唐乾  
 寧三年乙卯歲年六十諡曰神武皇帝廟號世祖葬文  
 城北山在位四年  
 不敗元仍稱乾祐  
 睿宗皇帝名承鈞世祖次子復唐天咸元年丙戌生幼而  
 睿宗皇帝名承鈞世祖次子復唐天咸元年丙戌生幼而  
 奏以日少月非禮始行二年之喪未及於遠自稱曰男  
 進士連律答之以謂時為兄皇帝遣使冊命為天子更  
 名鈞勤於為政愛民勵士故雖兵戈不息居境內租安  
 宋太祖常因界上謀者謂帝曰君家與周世宗宜其不  
 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謂帝曰君家與周世宗宜其不  
 宜下太子以失事負帝遣謀者復今日河東土地兵甲

英武皇帝

名繼元世祖女再適何氏所生者未幾何死世  
 司從歸義府都督遠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內都點檢  
 少主時連大帥兼太原尹少主遇弒郭無為迎立之復  
 修好子遠遠使郭無為大漢英武皇帝帝名繼元後  
 謀論通郭無為後使郭無為大漢英武皇帝帝名繼元後  
 復嫁問臣下有忤意必殺其家其家被殺者皆以相與  
 郭無為以下不可勝紀而世祖子十人鎮諸等皆以凶囚  
 死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自郭氏之帝出降郭檢校  
 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雍熙三年出為保康軍  
 節度使滑化中裴贍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在位  
 十一年仍稱天會諸五年至六年始改元  
 順運

詩史

卷八

北漢

孝

薛氏繼恩外甥承繼姊嫁何氏再生繼元亦承大位龍蛇  
 入宋國除二十九年○當是時也五季更翻前後十國割地稱  
 尊據有其土傳及子孫餘桑三變遂不復存烏啼霜夜月照海  
 門珠宮寶殿水跡潮痕訪古尋論使我心煩安從白帝問彼真  
 源

詩史卷八 終

詩史卷九

頓丘葛 震星巖甫著 男 用霖澤商編次

宋紀 凡九卷 合一百七十七年

太祖皇帝 姓趙氏 名匡胤 涿郡人 父弘殷 任歸德府節度使 可

長 志 貌 雄 偉 器 度 宏 遠 初 補 東 宮 行 首 世 宗 立 拜 殿 前 都 虞 候 領 殿 前 都 指 揮 使 世 宗 開 四 方 文 武 得 章 中 有 木 三 尺 徑 通 云 點 檢 作 天 子 吳 之 時 張 永 德 爲 殿 前 都 點 檢 乃 命 匡 胤 代 之 奉 帝 立 加 檢 校 太 尉 領 殿 前 都 點 檢 使 會 武 漢 結 焚 丹 入 寇 命 匡 胤 出 師 擊 之 夕 次 陳 橋 驛 軍 士 擲 甲 執 兵 直 進 殿 所 曰 王 上 幼 弱 我 輩 出 死 力 破 賊 誰 則 知 之 願 立 點 檢 爲 天 子 匡 胤 驚 起 披 衣 未 及 對 黃 袍 已 加 身 矣 衆 即 羅 拜 呼 萬 歲 擁 進 還 許 即 皇 帝 位 定 有 天 下 之 號 曰 宋 也 尚

詩史

卷九 宋

一

赤胤用皮以火德王都汴梁在位十六年崩壽五十餘

太祖聖武皇帝 建隆 乾德 開寶

五季相乘席不及暖宋祖得國猶如掌反以視漢周豈甚相遠  
及其踐阼列國削平推心置腹金酒釋兵雖曰人力蓋以天典  
制禮作樂治定功成道德仁義文物聲明鞭朴之法不行殿庭  
罵辱之語不及公卿晚好讀書義知九經十有六年垂統三百  
以貽子孫有典有則比於漢唐孰爲優劣○太后杜氏太祖之  
母子爲天子富有九有慨然不樂服膺良久得道斯尊失道則  
否求爲匹夫不得黔首三復斯言誠哉不苟情也遺命遂成於

口○趙普書記翊運元功帝幸其宅夜值雪風熾炭燒肉裊設

地中普妻行酒和樂且同彈丸黑子見解何明功加太祖德累

太宗金受吳越誓背前盟已誤再誤先意逢迎魏王燕王遂此

不終○曹彬器識端懿有聲受知太祖總戎專征定蜀平唐師

不留行秋毫無犯全活生靈仁恕清慎茂世名稱○潘美爲將

威名素擅受命征伐削平兩漢○范質王 魏 同 時 三 相 守

信石懷德 節鎮宿將竇氏五龍儀最聲望○隱士陳搏棲逸

華峰讀書善易樂道固窮天下將定運知始終鳳辭丹詔鶴夢

蒼松玄豹霧隱白屋雲封不聞不見希夷先生

詩史

卷九 宋

二

太宗皇帝 初名匡 父 改 賜 姓 爲 趙 宣 祖 第 三 子 太 祖 同 母 弟

本官都知太祖即位以帝爲殿前都虞候領殿前都虞候

封晉王序班宰相太祖受命杜太后傳位於帝帝密

病亟太祖往視之親爲剪髮帝授太祖亦取艾自炙

每對近臣言尤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

吾所不及也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更

名 見 在 位 二 十 二 年 崩 壽 五 十 九 諡 曰 神 聖 德 文 武

皇帝廟號太宗葬永熙陵改元 太平興國 雍熙

至道 淳化

長君次立太宗承兄況謀英斷列國削平輕徭薄賦與民更生

五兵不試禾稼薦登禮部貢士親試殿廷三甲及第盧唱承明

瓊林賦詩宴賜恩榮功德炳煥國以永寧若夫後議事多暗昧

踐昨敗元曾不少待一弟二姪活死生害后不成服大義惡在  
答聲燭影嗚呼何怪○宋琪執政歲中四遷老民多幸五福俱  
全○李昉爲相無赫赫聲善人君子爲帝所稱七十致仕居有  
園亭賦詩宴樂招我友生○張氏齊賢謁帝洛陽十策固爭搜  
出道傷一榜及弟特賜恩光四殿兩府九居八座康寧福壽人  
生莫過○呂氏蒙正父曰龜圖後多內寵好失厥初妻出劉氏  
與子同居踰牆窘乏家計艱虞狀元參政朝士譏諷陽爲不聞  
終不與校夷簡富弼預知必相寬簡重望精識雅量○楊業無  
敵太原驍將感宋知遇報期得當力戰被擒絕食身喪陳家谷

詩史

卷九

三

口英風慨慨

英宗皇帝

名恒太宗第三子母曰元德皇后李氏乾祐六

年生於開封府弟亦光熙室右足指有文成天  
字幼美姿英爽與太祖愛之育於宮中嘗登萬歲樓  
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何對曰由  
天命耳比就學授經一覽成誦初名德昌太平興國中  
年授檢討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韓王改名元休  
端拱元年封襄王改名元侃諱化五年進封壽王加檢  
校太傅開封尹至道元年立爲皇太子改今名仍判府  
事三年三月太宗崩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五年崩壽五  
十五王諡曰應符循法神功讓德文明武定帝聖元李皇  
帝廟號英宗蓋永定殿改元 咸 成 乾 興

英宗皇帝英姿不羣景德以前繼世賢君祥符以後矯誣上補  
天書屢降聖祖來臨東封西祀制作紛紜道教道號狂悖羣臣

○呂端包荒齊一得喪姿儀瑰秀雅有器量小事糊塗大事不  
妄與爭端 同列而常相讓○北門鎖鑰曰寇萊公善斷大事奇  
氣劇中澶淵之役頗自矜功薦謂 聖旦 語失折衷急欲求  
還天書藉進不學無術病於張詠○風虔端凝李文靖沈內行  
修謹天性直諒心知少主志無定向預識丁謂難居人上○王  
旦爲相選養含章時措得宜國體不傷契丹借幣西夏假糧一  
言而定聞者恐惶平生無過肆外閭中 天書訛敝死而猶  
惘惘 惘惘 ○華崖 政績元之王 學藝航體自信道不借偶○  
欽若 神仙紫微黃庭道家科儀夜間經聲丁謂封親改改不

詩史

卷九

四

號五鬼

仁宗皇帝

名祫初名受益與宗第六子母曰李宸妃大中

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獻皇后劉氏無子  
取爲己子養之天性仁孝寬裕喜愠不形於色七年封  
慶國公八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進封昇王九月立  
爲皇太子更今名乾興元年與宗崩即皇帝位時年十  
三劉太后垂簾聽政明道二年太后崩帝始親政在位  
四十二年崩壽五十四諡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  
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廟號仁宗蓋永昭慶改元 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仁宗御極太后臨政及親萬幾不終不競恭儉仁恕出於天性  
夜思燒羊復戒口奉天書殉葬超識被衆聖主賢臣慶曆作頌

詩史

卷九

五

常爲先鋒披髮銅面戰鬪不同左氏春秋受之范公作刻志讀  
書兵法悉通晨夜絕祀爲奇雄儼智高死不敢食功慎密寡  
言保全始終謝告身不附狄梁何如崇嶺墓拜汾陽○庠也  
瑞葵郁也學士人稱二宋兄弟媲美○韓琦登第臚唱五雲兩  
朝顧命定策元勳○鄭公富弼兩使契丹金革不用國體以全  
初任女卒再往生男家書亂意輒焚不看柄政當國職任百官  
確守典故不崩不齟齬番良士臂力既憊我尚有之豈不信然  
○潞公彥博公忠直諫尊德樂善不卑不亢臨事果斷嚴鄭重  
望五十餘年四朝將相總理庶務精練幹當貫中古今名家不

詩史

卷九

六

讓六日一朝高步不杖遑使來聘問年何壯天下異人却立拱  
向太師忠烈九十二竟去聲切○包孝肅孫爲政嚴明開羅  
包老關節不通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趙  
清獻拊琴鶴作對世人標表至行純粹露香告天屋漏不愧學  
道有得死不亂位○歐陽文忠影學識精確五代以來文體卑  
弱搜初駢偶自爲古作韓愈遺棄得而慕學苦心探賸文章渾  
噩及知貢舉痛抑時格文體一正少變澆薄論事切直獨見風  
裁聖主褒嘉何處得來○曾鞏文章本原六經上下馳騁愈出  
愈工行義政事當時無稱○葛宮善頌密也善詩靈椿未老丹  
桂生枝  
英宗皇帝名曙漢安懿王九歲第十三子商王元份之孫  
月三日生於宣平坊第四歲仁宗養於內實元二年正月  
王生乃歸徽邸帝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羣兒戲服  
御檢索如右者景祐三年賜名宗實校左監門衛率府  
副率累遷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仁宗無嗣徽宗  
宰相韓琦等請建儲仁宗曰宗子已有賢知可付者卿  
等其勿憂時帝方服漢王典六年起爲泰州防禦使知  
宗正寺制以終喪辭奏四上乃聽喪終復授前命又辭  
七年許罷宗正復爲岳州團練使立爲皇子改今名帝  
賜諡稱英宗懿仁宗以大義贊之帝乃入見進齊州府  
察使封鉅鹿郡公八年仁宗崩奉遺命即皇帝位因有  
疾詔請皇太后曹氏權同處分軍國事官官議問兩宮  
不和宰相韓琦歐陽修等調護而後安在位四年崩  
三十六歲曰體乾應歷功盛德懿文肅武惠  
聖宣孝皇帝廟號英宗葬永厚陵乾元

英宗入繼漢王之子天性篤孝讀書好禮仁宗建儲固辭不起  
及其臨政深得君體野無遺賢朝有遺悞惜以疾疾未免厭美  
至德高風咏歎何已○仁英神哲曹高向孟元妃淑德四廟四  
聖曹皇太后聽政權制引經決事已意不撓檢視曹氏不假分  
毫垂簾一載官有肅高

### 神宗皇帝

年四月戊寅生於慶王宮名仲欽號瘦馬  
安國公帝降生龍顏動上皆有帝度而天資好學問至  
日吳忠食英宗帝遠內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雖大暑  
未嘗用扇侍衛王閣人侍帝事弟顯昇之中外餘微職  
賢知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  
改今名治平元年進封賴王三年英宗不豫藥坊請其

### 詩史

### 卷九

七

儲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英宗也凡言不可  
辨方平遂諫英宗乃書曰立大皇帝王為皇太子時抗言  
曰必賴王也過長而賢方平請書其名英宗力疾書之  
立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崩帝即皇帝位年十八  
年崩壽三十八歲曰紹天法古運德建邦英文烈武  
仁聖孝皇帝廟號神宗憲永祐陵改元 熙寧 元豐  
神宗皇帝天資不凡當初即位詔求直言屢精聞治大有為焉  
當是之時文富 范仲淹 韓琦 歐陽修 司馬光 俱為大賢乃相  
安石 王 任之太專欲治太疾聽言太偏青苗保甲所在賦錢  
祖宗良法幾經變遷播棄元老擯斥諫官天下滴瀝騷動不安  
小人進用君子去焉禍亂日起識者喟然○安石初志學古人  
官掩跡孔孟凌跨揚韓文行甚高鑒論源流其說辯博輒數百

言衆不能誦得君而專但不曉事性執拘偏所為迂闊政多更  
翻青苗為害噴有繁言垢面不洗垢衣神延封金置梁儉奉薄  
食兩眼多白甚似王敦叶使官切音團鄧綰曾布引以為援傳法議法  
當時俾俾彼福建子呂惠卿晚乃悔憐惻地茂成來日大難共子  
王堯懌悍陰幾未冠登第大言不恤脾睨一世不做小官囚首  
跣足手攜婦冠新法不行百泉富韓當道○安石二弟不黨其  
兄禮王 安 救蘇軾賦國 王 安 折惠卿聚斂太急知人不明○廷試  
三元前有王曾復有宋庠繼有馮京宰相執政不愧利名○拱  
辰 拱 北使禮重契丹琵琶偕酒少年狀元○新法害廟方平

### 詩史

### 卷九

八

上方書問伯微子不為賈區用兵起獄言何侃如○范鎮坦  
白質直老成不言人過溫厚和平大節大義裁斷詳明福養中  
和患清未萌知名勇功不居其名與光司馬同好說彼平生生  
互為傳死則作銘○呂誨蘇可三居官職凡三見黜古之遺直  
○鄭俠小官片言悟王發民之法幾空一舉功雖未成心可共  
觀○周孔不作道學不明周程張邵表章六經存陵周氏歐陽  
學力行太極通書至大至精孔顏樂處源流二程○程顥程頤  
是為二程大程名頤明道先生出入釋老歸本六經充養和粹  
反身而誠隨行高蹈號曰伊川天下重仁宰相經筵天下治亂

宰相爲先君德成就責在經筵尤好誨人多所成全○橫渠張載少喜談兵范公仲淹教讀中唐究極其旨返求六經變化氣質以易爲宗著書行世正蒙西銘○邵康節雖遜世無悶坦夷渾厚不見主印易授李氏之學本陳搏探賡索隱神悟通玄洞徹紹興浩博無端卦演伏羲旨得先天書著皇極內外諸篇漁樵問答數十萬言天津橋上聲聞杜鵑南人作相預識氣先

###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第六子母曰欽聖皇后宋氏熙寧九年十二月七日巳丑生天表粹溫進止中茂初名佛詩延安郡王元豐八年五月爲皇太子改今名  
元祐八年太后崩帝始親政在位十五年崩年二十五諡曰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廣武恭聖昭孝皇帝

### 詩史

### 卷九

九

廣德哲宗皇帝宋陵改元  
元祐 紹聖 元符

哲宗初立宣仁太后同聽召用賢相朝野歡騰太后卽世奸邪復登章惇蔡卞媒孽夜萌卒假紹述政修熙寧元祐諸賢貶死謫生黨人作難日月不停亂緒弗絕大始炎炎金人乘北宋祚將南○宣仁太后女中堯舜臨朝八載內肅外順不愛髮膚社稷是殉宛慮官家人有誦美社飯無忘哀哀葛勝○司馬氏光再相哲宗虛政而待信任兩宮新法悉罷庶務卿將平生所爲對人可誦叶音從一語不妄自始至終孝友忠信易直溫恭博極羣書學無不通資治通鑑記事詳明叶音從歷十九年厥

功乃成叶婦人孺子田夫野農咸知君實司馬相公擁觀進道馬不得行叶肩輿詔入禮辭崇隆病革益力語如夢中及其既卒親臨兩宮計問還過一慟同聲叶太師文正贈溫國公惜也華歆矢志匆匆純仁元祐屢諫忤格不入黨人禍起實乃之速先是在洛會與耆英尚齒樂官僧舍圖形潞公彥博富弼鄭公席氏汝言王氏尚恭趙丙劉幾行已姓馮建中楚氏慎言王公張問張璪王拱辰同年未六十司馬溫公○呂氏公著執政和平治心養性學粹而宏參互考實善與人同人材不瑣物稱權衡至所當乎人不能爭安石當國辯世辭雄精識約言獨爲服

### 詩史

### 卷九

十

膺比父夷簡休休有容○范文正子仲曰純仁平易寬簡進退恂恂從未聲色矣加一人誼之所在挺然必伸責人責已恕已恕人忠恕二字用之終身○大防呂大蘇頌純龐敦厚政輔垂簾比隆嘉祐○蘇軾蘇轍兄弟同登師父前爲文才得天生飄風急雨筆墨縱橫渾涵光芒百代自雄軾更駘右超逸絕倫性耽玩侮好是非人抱石救溺愛此不振結黨攻擊使仇四鄰○嚴叟王爲文詞理不繁居官行志無畔無援論留學劉軾疏劾確葉惇寒心慄齒處之泰然○元祐三黨洛與蜀劉蘇軾黨蜀程頤黨洛劉摯梁燾爲首於朔蜀黨攻伐洛黨應兵期黨劉



帝金仗道自傾絳河玉杵不羣玉皇一掌人女六人其

三

○吏部侍郎李氏若水二帝北行抱哭不已誓不絕聲斷舌而死○金立楚帝張氏邦昌再立劉豫徙都汴梁天限南北行矣

康王

詩史卷九

詩史

卷九

三

詩史卷十

頓丘葛

震星巖甫著

男

用

天

南宋紀

凡九帝合一年

高宗皇帝

名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車氏大觀元年五月乙巳生封蜀國公年封廣平郡王宣和三年進封康王嘗性剛愎博學強記歲書日

給事中王雲

號至一石五平結康元年余入犯京師諸王退次相州起河北兵入衛昇天下兵馬大元帥次年

四月二帝北遷

元祐太后孟氏遣使迎帝於汴州取南仲宗澤等勸進乃即皇帝位丁歲天章帝還都歸安在位

三十六年

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熙寧十四年十月乙亥崩壽八十一諡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

聖仁憲孝皇帝

廟號高宗領於合曆之承恩慶元建史紹興

潘之承恩慶元

建史紹興

詩史

卷十

一

康王南渡是為高宗時危勢逼兵弱財窮殫乎艱哉重傷遭逢

然當初立四方勤王外任宗澤內相李綱天下之事儘有可商

終制秦檜始貳汪黃趙鼎張浚用舍不常岳飛父子竟死

大功切始黃切音先倫安忍耻匿怨忌親恬墮猥儒俯首和金坐失事

機豈曰無人志士切齒千古傷心○李綱為相獨立敢當七十

餘日猷為粗張乃不見用除知湖湘忠誠不貳語默不怠母今

怒呵噉噉率裝○京師失守二帝北行宗澤發憤河北興兵義

旅雲集若響赴聲汪黃當國嫉能基功齟齬牽制使不得終渡

河者三易貨而典未捷身死淚灑英雄○贊帝親征趙鼎為相

比之冠準猶稱雅量○魏公張浚聲望最高不主和議終身不

撓督師在外喜事而疎三命收績國事多虞幼綱

端疑屠觀過知仁君子之徒○天下久安注意於相天下將危

注意於將韓氏世忠天之所降俾得乘時興復何量夫人梁氏

英略秀上親執梓鼓逐敵所向旣鏖兀末敗黃天蕩惜老勣河

或日而放伊誰爲之盡舉前功杜門謝客絕口兵戎跨驢摘酒

奚童與從西湖道上澹然清風○岳飛則拔起自征塵生有神

力力學家貧稅等八石弓三百斤雖好野戰每多斬擒運用之

妙存乎一心軍號岳家敵不敢侵八日破賊

詩史 卷一 米 二 爰靖湖氛矢志

中原雖手燕雲乃遭秦檜和議不更金牌十二日至不停事莫

須有疑獄半成子雲張憲同爲所坑嗚呼冤哉天道何憑權臣

在內將外何能身且不保而況成功當時先見叩馬書生○南

渡諸將張韓劉岳同時并稱似無美惡夷考其行殊

失揚摧俊附秦檜獄成岳飛孤悲鬼死心何忍逮劉雖勤王師

律不修乞封三妾君子所羞方之韓岳波瀾下流○劉鋈避就

家通陰陽出奇制勝名燥順昌汜上之軍不獨爲長金亮南使

疾不視軍軍書旁午士卒紛紛騎師督戰功成允文

玠吳璘知勇忠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河池散關壁壘歷歷帝

哭耶君不敢近逼生保三巴死加九錫挺

三世爲將釀成曠

神青年小胆大便多殺機狀貌魁傑所向披靡由死入生亦復

可悲○楊氏存中出入淮甸典兵多年獨蒙天眷○晏氏敦復

靜默不譁立朝論事勢不能加蘇軾之性到老愈疎○胡銓論

槍正氣不奪處小朝廷不肯求活○潛善伯彥霖府舊員無所

經畫據位專權遂綱

還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崖陰險巨測無端劫制君父倡和而

鑿包藏禍心誣陷忠賢岳飛父子千古鬱冤天問不對但蒼蒼

詩史 卷十 米 三

然

孝宗皇帝

生華陰侯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月成實生

是爲秀王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月成實生

秀州青衫牌之官舍名伯琮及元龜太子慶高宗未育

宗宮之會右僕射范宗尹亦進獻以謝高宗曰太祖以

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卒之遺時多艱求諸河間張若

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越在天之靈於此謂趙太

後紹興二年五月遷帝有子於中三年除和州防禦使

賜名玠五年授保康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十三年加檢

校少保封王十七年改爲德軍節度使三十年

立爲皇子更名玠三十二年立爲皇太子改名春賜字

元高宗崇自金陵內降御札稱位於皇太子帝據還

不受高宗勉諭再三乃即皇帝位高宗退居德壽宮帝

建曆再三且今左右拔以通顯曰吾什託得人晉  
德矣帝在位二十七年傳位皇太子尊為壽皇聖帝  
熙寧五年六月崩壽六十八歲曰昭從道兄德聖帝  
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廟號孝宗權權於永阜陵改元  
隆興乾

孝宗天派太祖裔孫高宗擇立七世承尊即位之始銳志恢復

符離失利師不輕出值金世宗無釁可觸去略稱書鄰好和睦  
十弔十賀未遂所欲致幾三年至養思報仁宗之仁孝崇之孝  
有宋兩君無媿廟號○胡氏安國希聖聖賢富貴浮雲蟻蟻過  
前大冬嚴雪不日而堅百草萎死松柏挺然春秋傳疏聖學心  
傳有子三人寅羽翼翩翩○朱震子發經學漢醇漢上易解

詩史

卷十 宋

四

象數通神○南軒張栻張浚之子聞道最早洞然表裏義利之  
辨人欲天理○文公朱熹研窮經義內聖外王正心誠意平生  
所學惟此四字通鑑綱目六經鼓吹綱本春秋目做左氏鑒戒  
既昭風多美刺大書特書良史不愧道之不行學誣為偽系衍  
濂洛統接洙泗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蔡氏元定朱子老友學  
無不通善道死守行不愧影瘦不愧舍貽書垂訓卒得子沈○  
呂氏祖謙少時下急誦法孔子變化氣質平時忿憤淚然水釋  
皇朝文鑑藻密精密○陸氏兄弟有曰九齡兩為教授士類勃  
興閩門百口女織男耕閩門之內嚴若朝廷九部訓戒綴為韻

語子弟謁祠誦辭擊鼓家事任長過則撻楚象山九淵天分超  
逾六經註脚學道無餘常與朱子會講鵝湖論辨所學見解若  
殊無極大極往來貽書義利一章抄詠弘敷聽者泣下切中吾  
徒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第三子母曰成穆皇后郭氏紹興十  
七年九月乙丑生於漆鄉二十年賜今名授本

詩史

卷十 宋

五

光宗初政確守阜陵櫛用儒雅薄賦輕刑皇后李氏悍妒異常  
不令朝父閉戶牽裳重華咫尺遠而壽皇郊殺貴妃風暴雨狂  
黃壇滅燭疾致驚惶壽皇告崩臥不服喪臨朝仆地爰立嘉王  
○葛邲為相非道不履十二時中莫欺自己○鄭樵好古遇書  
留誦蟲魚草木皆有論證劉向揚雄自方伯仲○及第陳亮又  
名曰同子言立就氣過才雄交發並至雲雷雨風變見出沒虎  
豹蛇龍推倒知勇開拓心胸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第二子母曰慈懿皇后李氏乾道四  
年十月丙子生於漆王即淳熙五年封英國公

十二年封平陽郡王光宗交泰進封嘉王紹熙五年李  
宗朋光宗以疾不能視長知樞密院事道改遷請於太

皇太后立為王為皇太子即皇帝位入行禪祭禮在位三十年崩考五十七諡曰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睿武聖睿恭孝皇帝廟號高宗於會稽之永茂陵改元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寧宗內禪獨當時艱能不失禮可謂曰難繼體初政煥然可觀

中更促冒蓄用羣姦內批剗陟政始亂焉正學為偽正人為奸

外挑強鄰幾起兵端常是時也天造英雄元氏太祖俗跡龍興

官切幹難河上印位稱尊叶根 ○葛洪谷父東陽郡公功平李

全學為儒宗○師舜詔附自為好官買珠獻媚十妾十冠隱隱

叢叢薄吹犬聲喧○程松獻妾名曰松壽常使賤名得達左右○

許及之者見曹韓使涕泣自敘衰遲不覺肩膊生辰後至羣公

詩史 卷十 宋 六

畢集門闕未下俯使而人由賓尚書屈膝執政傳以為笑醜也

其行○彌遠史補獨相二十六年初誅使自故說英賢內結楊

后主持朝權廢竝立莒鎮王名義理夜七往還擯斥君子一網

盡焉王封會稽龍過獨全

理宗皇帝名昀太祖十世孫燕懿王德昭之後父希範追

年正月癸亥生帝子邑中紅梅里第是時宰宗祈增

名貴和嘉定十三年太子甫能學宗以國本未立遣太

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如高宗擇者普安王故事

是以十四年六月立貴和為皇子改名成封濟國公而

以帝嗣前王補兼義興郡侯右監門衛大將軍都察院

使賜名貴誠帝性恭而寡言深修好學每出入殿庭集

度有常見者微容會濟國公故與丞相史彌遠有連言

彌遠日媒藥其失于舉宗屬意于弟寧宗崩彌遠得遺詔以皇子趙昀為太子三司選封諸王判寧國府命子昀嗣皇帝位在位四十年崩考六十二諡曰光宗會稽之永穆陵改元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禧 嘉定

理宗享國遠倖仁宗慶曆嘉祐相雲從乃佐史買似始終歷年雖多治效不同骨國守緒金家停獻天綱金家知政

駭刷會稽魯復齊襄黜祀安石升配濂洛表章四書崇尚理學

匡直輔翼功亦不薄○真氏德秀公輔之賢乍奮乍蹟在朝十

年奏疏時事連牘盈篇數十萬言款悃纏綿大學衍義致治名

編○了翁魏氏理學正聲九經要義訂定精明簽書六日外命

詩史 卷十 宋 七

督征魏僞君子真真小人梁氏成大甘為大信○孟珙平居學

易學禪建將旗鼓而色凜然平金拒元三十餘年掃地焚香隱

几危坐蕭然事外為國負荷無庵居士俯仰無作○趙方二子

兄范弟葵逆除李全氛靖淮涯

度宗皇帝名禔字長源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理

日生於紹興府崇寧帝嘗謂內慧七歲始言言於合度

理宗時之及在位或久無子乃屬意禪器為淳祐六

年賜名孟瑑以皇姪授貴州刺史七年授直州觀察使

九年授慶遠軍節度使封益國公十一年遷封建寧郡

王齊王元年立為皇子改賜今名進封永嘉郡王尋遷

封忠王景定元年立為太子五年理宗崩父遺詔即

皇帝位在位十年崩考三十五諡曰端文明武

恭孝皇帝廟號度宗葬永紹陵改元 咸淳

度宗嗣位無大失德權相內專強敵外逼衰敝憂甚奄奄一息

○賈氏似道定策邀功師臣不名人稱周公以去夏君涕泣拜

留西湖賜弟燈火夜遊日坐葛嶺大起樓臺閣堂中江風徐

來熒輝賭闌紅袖追陪及以罪免放置衢州侍妾數十如雲油

油昇者謠浪歌唱杭州歷相三世惟神之羞錢塘江上波與月

流

恭宗皇帝名顯度宗次子母皇后全氏咸淳六年九月己丑生九年授左衛上將軍封瀛國公度宗崩謝太后召賈似道入宮議所立眾以為是長蘆立似道主

立嫡乃奉顯即皇帝位改元德祐時年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在位二年元丞相伯顏入臨安執帝北去至上都降封瀛國公度宗立遺上尊號曰景

詩史

卷十

恭帝四歲即位極前元兵南來執之北還降封瀛國被縉留連

○咸淳故相江氏萬里鑿池芝山扁亭止水饒州城陷赴水而

死○李希鑾敵力盡潭州黃金買死白刃相酬聞其風者視死

如歸城無虛井林木疊嶺衛守尹穀時為參贊二子皆齡具禮

行冠端笏危坐烈火燄燄閨門少長都死於難○陳氏文龍李

氏庭芝天生忠孝至性不移○姜才短悍善戰曉強蟲猶自足

至死不僵

端宗皇帝名昀度宗長子母淑妃楊氏初封建國公恭宗立封吉王徙封益王州羅州福建安撫大使元

伯顏入臨安度宗弟楊亮節等負帝與廣王昀走溫州

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即位改元景炎為

元將劉漢所執帝遺舟於井澳風作舟破幾溺死遂

得歸于福州在位二年十一月一日崩宗葬永福陵

帝昀度宗次子母修恭帝初封永福公恭宗崩封信王

從封廣王判泉州景炎元年進封衛王端宗崩金樞密院事昀秀夫等奉帝即位年十歲端宗崩金樞

密院事昀秀夫等奉帝即位年十歲端宗崩金樞密院見海中改元祥興升福州為興寧府又遷新會之崖

山在位一年元張弘範襲馬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師大潰昀秀夫負帝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餘萬人因殍

帝昀及留書之寶宋亡

端宗子立播越海岑颶風溺舟致疾而捐叶余倫帝昀一載逼

建崖山路海而死統一大元○太后楊氏聞帝溺死撫膺大慟

哀哀不已忍死間關肉為趙氏而今無望亦赴海死後宮樂

溺者相倚○陸氏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二主播

遷笄連流離正笄垂綽儼如治時朝衣投淚淚下不禁左右悲

慟無不傷心崖山既破負帝俱沉○張氏世傑善戰天鵬風

大作覆舟死焉○天祥文氏美髯豐矜秀眉長目顧盼烺然自

為童子組豆先賢對策第一鐵胆忠肝叶經天及其當國天步

艱難叶那治大厦將崩獨力周旋勤王不已崎嶇間關叶音堅五坡嶺上被執如燕諭旨至再守死益堅臨刑柴市順受怡然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仁盡所以義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謝氏枋得奇氣天成叶成王風岸孤峭

驚鶴摩空叶苦江切音摩每論千古奮發平生叶飾莊切音商書無不讀目下

五行一覽便了終身不忘初除教授未幾國公變其姓名逃入

建陽麻衣躡履賣卜街坊苦遭天祐元福建縣行行重行憫忠

寺裏不食而終叶諸方切音非○亡國故相家氏鉉翁改館河間教授

童蒙談宋興亡袂掩西風○太祖至葛一汴二杭三關四廣南

北分疆家法之善遠過漢唐三百餘祿云胡亦以聲容盛矣武

備不强庶幾道矣未足以威得之小兒失之小兒天道如此人

事可知蓋其興也大臣之賢及其亡也大臣之奸叶經天切音堅蔣士

之報卒得文山叶所專切音仙綱常之重任三百年居今論古得失在

詩史

前歷代可師於宋為賢

附西夏九十二主合二

李繼遷唐州人本姓拓跋氏唐貞觀初有部族去薛諸縣

夏者號平夏郡唐末拓跋思恭鎮銀夏州魏末魏末

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復賜姓李七傳至繼遷入朝宋

京師授彰德軍節度使賜姓趙更名保忠繼遷繼遷

弟也建隆四年生子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開寶七年

授定難軍節度使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

銀州及遣使使繼遷已上我趙國乃詳言乳母死出

銀州達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澤州東北三

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意與都巡檢曹光實

知夏州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通免復其

母與妻繼遷連年歲餘使無常者以強大誘復其

實於茂州用連年歲餘使無常者以強大誘復其

達以義成公主嫁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

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

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

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繼遷

授銀州觀察使賜名保吉未幾改靈州咸平初復上表

歸順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夏復保靈州觀察

處置歸順者等使未幾復抄遼四年改復定州懷遠縣

及靈州永清遼五年大集蕃部改府置州以爲西

平府六年春遣都之受德元年正月二日繼遷四十二

河復夏等五州與之受德元年正月二日繼遷四十二

千禧明立上尊號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

孝光皇帝元昊遣使曰神武廟號太祖諡曰景穆

李德明小字阿移母曰順成諱孝皇后利氏初嫁時年

府且官父有遺命真宗嘉祐之役遣使召保太澤永保中

特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光定難軍

節度使銀州觀察使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等使西

平王遣使使資玉冊金印冊爲內書今大夏國王德

明誠敬遣使爲興州以居天聖九年十月朔年五十一

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元昊遣使曰光聖皇帝廟

號太宗皇帝

日嘉茂

詩史

西夏之始本拓跋氏人居銀夏唐賜姓李唐末思恭世爲節度

七傳繼遷天啓宋緒賜趙保吉歸宋首鼠德明繼之遂裂夏土

李彥壽本名元昊小字夏理國語謂借爲虎音貴爲理國

明長子母曰惠慈後愛皇后爲慕氏五月五日生

性少雄毅大略善騎射能射黑翎矢後商學步卒長五

尺許時號大郎善騎射能射黑翎矢後商學步卒長五

蓋由衆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地勢險要通番漢文

字案上置法律等語野獸歌大乙金銀器飾器其父

夜同韓休沐國可許奇非州遠立爲皇太后教誨其父

物臣宋思誠賦之曰吾久用兵喪失吾畜三十牛矣

歸順

處置

及靈

平府

河復

千禧

孝光

李德

府且

特節

節度

西平

明誠

宋贈

日嘉

詩史

西夏

七傳

李彥

明長

性少

蓋由

字案

夜同

物臣

歸順

處置

及靈

克汗說諸者以爲改吾祖爲元平特以衛長朝廷不可  
約四年始上警表請誠盟府仁宗乃遣使冊爲夏國王  
約稱臣奉正朔然宋每遣使往館於青陽終不變至興  
盛而元吳帝其國中自若也及慶曆八年正月社在位  
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武烈皇帝廟號景宗景宗曰奉  
陵改元 嗣運 廣運 大慶 天授禮法延祚

元昊稱帝始宋仁宗用兵卅年百折不改官定制亦一豪雄

李諱祚元吳長子小字冀今謂國語爲今黃金

北而生諱祚名考慶曆七年丁亥二月六日生八年  
戊子正月方期歲即位未遣使冊爲夏國王治平四年  
十二月丑在位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昭英皇帝廟號  
毅宗憲曰安懷改元 延嗣寧國 天祐垂聖 福聖  
承道 輝 振化

毅宗期歲演說興靈獸物謝罪擣毀連兵表求書籍宋賜九經

詩史 卷十 西夏 主

李秉常 諱祚長子母曰恭肅章憲皇后梁氏治平四年冬  
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熙寧二年宋遣使冊  
爲夏國王遣亦遣使冊爲夏國王表請去漢儀復用蕃  
禮元祐元年七月乙丑丑在位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夏曰獻慶改元 乾  
道 天賜禮盛開慶 大安 天授禮定

惠宗七歲國母權聽地割河南說歸於宋殺李將軍遂奪其  
政

李乾順 梁常長子母曰昭簡文穆皇后梁氏生三歲卽位  
寧三年遷以成安公主嫁乾順親與九年六月四月日  
在位五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崇宗  
曰顯慶改元 天祐治平 天祐民安 承  
安 貞觀 雍寧 元德 正德 大德

崇宗乾順建學養賢金然選滅勢亦孤延

李仁孝 乾順長子母曰曹氏紹興九年六月卽位時年七  
十歲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憲曰壽陵  
改元 大慶 人慶 天盛 乾祐

仁宗仁弱敵國外患得敬 封王聖主內叛始立太師躬親

釋與帝尊孔子風俗小變

李純祐 仁孝長子母曰章憲欽憲皇后羅氏仁孝卽位  
時年十七開禧二年正月二十日爲安全所廢遷  
在位十四年三月三十日昭簡聖  
帝廟號桓宗憲曰在陵改元 天慶

李安全 桓憲之孫建王仁安子封鎮夷王開禧二年正  
月廢其主統祐自立嘉定四年八月五日丑在位  
六年年四月十二日發移皇帝廟號  
襄宗憲曰康懷改元 應天 皇建

桓宗嗣位廢於安全襄宗僭立影移花磚降元獻土日月六年

詩史 卷十 西夏 主

李遵頊 承國忠武王李宗子也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  
爲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七月三日立時年四十  
九崇慶元年三月遣使冊爲夏國王嘉定十六年遵頊  
自號上皇傳位於其子德旺寶慶二年春丑在位十四  
年六月十三日英文皇帝廟號 神宗改元 光定

神宗宗室進士及第都督府主入爲皇帝元固興州出奔西涼  
內禪其子自號上皇

李德旺 遵頊之子嘉定十六年十月受內禪在位三年蒙  
古大亂入夏城邑多降國日削廟號德旺憂鬱成疾  
於寶慶二年七月丑年四十  
六廟號獻宗改元 寬定

李昫 青平郡王之子封南平王德旺親立  
在位一年蒙古太祖滅夏徙民歸國  
獻宗三載末南平王蒙古伐之愛及滅亡○夏氏遠祖上溯於



唐迨及五季子孫日昌依遼附宋舍避金強二百餘年戰場荒  
荒黃河西來九曲廻翔

詩史

詩史卷十

卷十

西夏

十

詩史卷十一

頓丘葛

震星巖甫著

男用霖澤商編次

選紀

百一十九年

太祖皇帝

刺部霞淑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德祖皇帝撤

夢日體懷中有振及生室有神光異香體如三歲兒卽

幕塗其面不令他人見三月能行辟而能言知未然事

長九尺。豐上。竈下。目光射人。關弓三百。勛唐。天復元年。

冬十月授大送烈府夷離董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萬

年春伐文直下之復引軍客至薊北先是德祖許吳乞

李

拜太祖於越總知軍國事六年十二月疾德董可汗殂

遷王集會塢燈柴告天卽皇帝位立皇后蕭氏羣臣上

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在

昇天皇帝廟號太祖重熙二十一年加諡大聖大明神

新出

卷十

→

千戶從饒樂之清河至是創爲奚遠東部分十三州邊  
手大阻於遠總如軍國事六年十二月痕德董可汗殂

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元年春正月命有司議置於如  
王集會易隆柴告天卽皇帝位立皇后蕭氏葬昭陵上

尊號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於是豐有美智之地東原  
海南登白瀣西踰於莫北抵淡水凡五部咸入版籍在

位二十年殂於扶餘行宮時年五十五葬木葬山諡曰  
昇天皇帝廟號太祖聖大聖大明神

烈天皇帝改元神

木之世割據乾坤相與終始遼夏金元金滅遼國跋扈中原

衰夏弱併滅於元契丹之主建國北陲耶律氏億字阿保機

來九郡闢土開基天皇太祖稱唐末時信威萬里賓服四夷

跡之變亦足以異

1000



米覆軍河北和宋不失

米覆軍河北和宋不失

名宗與字爽不重小字只骨聖宗長子宮人稱  
片所生齊天皇后取養之幼而聰明長而魁偉

龍顏日角路達大度善騎射好儒術通音律三歲封梁王太平元年冊爲皇太子聖宗崩卽皇帝位羣臣上尊

號曰文武仁聖昭孝皇帝重熙二十四年秋七月如秋山次南崖之北略八月崩於行宮在位二十四年年四

十諡曰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  
肇慶改元景福重熙

重熙

名洪基字涇磷小字查剌興宗長子母曰仁懿  
皇后蕭氏重熙元年八月生六年封梁王十一

年遣封燕王總領中丞司事明年加尚書令進封燕趙國王二十一年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知揚隱事預朝政

卷十一

四

帝性沉靜嚴每朝與宗爲之劍客典宗崩卽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壽隆七年正月如混同江苑

廟號道宗  
在位四十六年  
年七十  
諡曰仁聖  
大孝文皇帝  
於行宮  
慶陵改元  
清寧  
咸雍  
太康  
大安

壽 隆

清寧 咸雍 太康 大安

名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道宗孫昭懷太子瀟  
之子母妃蕭氏太康元年生六歲封梁王加牛

太尉兼中書令後三年進封燕國王大安七年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加尚書令爲天下兵馬大元帥道宗崩即

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保大四年金人陷中京帝走雲中出夾山趣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帝遺傳

國璽徒步出走至天德遇雪無禦寒具護衛太保者以貂裘脫進塗次絕糧術者進匙與漿欲憇之者卽跪

坐荷之假寐木者草唯齧冰雪以濟餒遂趨靈頂至麗  
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人完顏婁室等執之以歸降封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卷十一

五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里字敬鸞天祥第二子七歲欲立爲皇太子別衛封梁王保大三年金師圍青隊寨雅里在軍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四年金皇統元年  
乾陵倚改元 乾



詩史

卷十一

八

大金之始部完顏氏名阿骨打遼師度使天祥未運脫視如虎  
崛起稱兵莫之禦侮渡混同江取黃龍府開國承家是為太祖

太宗皇帝 名吳乞買 更名是世祖 勅里鉢 第四子 太祖 廟  
號高宗 母弟也 遼天祚元年 己卯歲 生於國元 年命為  
諸王 幼時 太祖征伐 常居守 天輔三年 八月 戊申 太  
祖崩 以九月 丙辰 即皇帝位 歲次庚申 在位十二年 崩  
於明德 壽年六十一 諡曰體元 應運 世德 昭功 哲惠 仁  
聖 文 烈 皇帝 廟號 太宗 貞元三年 改葬 大房山 號恭陵  
致元 天會

太祖始創太宗承兄亦既滅遼天祚入京中原舉宋二帝 欽北  
行宮室苑囿無所加增位傳於姪可謂雄行

熙宗皇帝 本名合剌 史名盤 諡宗 宣皇帝 宗 陵子 太  
宗 弟也 母蒲察氏 天輔三年 己亥歲 生天會 八  
年 果 壽 諸 王 儲 備 位 久 成 十 年 左 副 元 帥 宗 翰 等 請  
於 太 宗 帝 稱 三 弟 從 之 十 三 年 正 月 己 巳 太 宗 崩 庚 午  
即 皇 帝 位 歲 次 壬 午 十 二 月 辛 酉 改 葬 完 顏 復 入 窆  
受 祚 之 任 位 十 四 年 正 月 三 十 一 日 庚 子 卒 葬 於 東 昏 王 墓

詩史

卷十一

九

熙宗守文初遵法度 醕酒安殺末年不顧前讓後賊禍生不豫  
廢帝海陵陵人 名亮 字元功 本名迪古乃 達王宗幹第二  
子 太祖 孫也 母 乃 達 王 宗 幹 弟 二  
天 眷 三 年 以 宗 室 子 為 奉 天 王 將 軍 遣 還 驛 上 將 軍 亮  
歲 四 年 加 龍 虎 衛 上 將 軍 為 中 京 留 守 為 人 輕 忽 猜 忌  
疑 心 任 數 自 以 已 與 熙 宗 同 為 太 祖 孫 常 懷 復 讐 之 志  
中 京 留 守 專 立 威 以 壓 伏 小 人 七 年 五 月 召 為 同 判 大  
宗 正 事 十 一 月 拜 尚 書 右 丞 務 院 特 權 禍 用 其 賊 心 為  
省 臺 要 職 八 年 六 月 拜 平 章 政 事 十 一 月 拜 右 丞 相 九  
年 正 月 蒙 都 元 帥 亮 生 日 熙 宗 遣 使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以 司 馬 光 黃 像 玉 珪 鶴 服 馬 賜 之 后 亦 附 賜 賜 賜 賜 賜  
不 悅 故 與 國 百 進 其 賜 物 亮 由 此 不 自 安 三 月 拜 太 保  
領 三 省 事 四 月 以 天 使 肆 執 學 士 張 鈞 率 閣 押 音 死 熙

皇 后 廢 滿 氏 皇 中 貞 元 三 年 改 葬 大 房 山 帝 香 廟 諸 王  
同 兆 域 大 定 初 追 諡 武 宣 帝 廟 號 宣 宗 帝 諡 曰 思 陵 十  
九 年 增 諡 弘 基 續 武 龍 瑞 帝 成 皇 帝 號 宣 宗 廟 號 曰 思 陵 二  
十 八 年 改 葬 岐 嶺 俗 仍 號 思 陵 改 葬 元 天 泰 皇 統  
熙 宗 守 文 初 遵 法 度 醕 酒 安 殺 末 年 不 顧 前 讓 後 賊 禍 生 不 豫  
廢 帝 海 陵 陵 人 名 亮 字 元 功 本 名 迪 古 乃 達 王 宗 幹 弟 二  
子 太 祖 孫 也 母 乃 達 王 宗 幹 弟 二  
天 眷 三 年 以 宗 室 子 為 奉 天 王 將 軍 遣 還 驛 上 將 軍 亮  
歲 四 年 加 龍 虎 衛 上 將 軍 為 中 京 留 守 為 人 輕 忽 猜 忌  
疑 心 任 數 自 以 已 與 熙 宗 同 為 太 祖 孫 常 懷 復 讐 之 志  
中 京 留 守 專 立 威 以 壓 伏 小 人 七 年 五 月 召 為 同 判 大  
宗 正 事 十 一 月 拜 尚 書 右 丞 務 院 特 權 禍 用 其 賊 心 為  
省 臺 要 職 八 年 六 月 拜 平 章 政 事 十 一 月 拜 右 丞 相 九  
年 正 月 蒙 都 元 帥 亮 生 日 熙 宗 遣 使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以 司 馬 光 黃 像 玉 珪 鶴 服 馬 賜 之 后 亦 附 賜 賜 賜 賜 賜  
不 悅 故 與 國 百 進 其 賜 物 亮 由 此 不 自 安 三 月 拜 太 保  
領 三 省 事 四 月 以 天 使 肆 執 學 士 張 鈞 率 閣 押 音 死 熙  
宗 間 諜 使 為 之 太 宗 相 宗 賢 曰 迪 古 乃 實 使 之 熙 宗 不  
悅 遂 出 為 領 行 臺 尚 書 事 至 長 鄉 召 還 復 使 手 弄 政  
事 亮 由 是 益 怨 熙 宗 嘗 以 事 杖 亮 亮 唐 括 拜 及 右 丞  
西 熙 宗 至 自 鎮 州 兩 辰 殺 妃 姜 氏 於 寢 殿 亮 已 復  
震 恐 與 護 衛 千 人 共 恣 上 阿 里 出 虎 等 謀 為 亂 丁 巳 夜  
二 鼓 與 國 舊 將 矯 誦 詔 門 召 亮 等 入 及 殿 門 衛 士 已  
抽 刀 據 之 亮 欲 動 急 上 阿 里 出 虎 至 熙 宗 前 熙 宗 求 殺  
上 帝 所 置 佩 刀 不 知 已 為 與 國 易 置 其 處 忽 上 阿 里 出  
虎 遂 進 試 熙 宗 亮 復 前 手 中 之 血 灑 滿 其 面 與 亮 出  
既 頭 乘 德 等 遂 承 亮 即 位 解 亮 亮 無 人 理 正 隆 六  
年 九 月 自 將 侵 宋 十 一 月 甲 辰 卒 葬 於 明 昌 陵 以 明 昌 陵  
乙 未 崩 西 兵 馬 都 統 完 顏 元 宜 等 軍 反 亮 遣 武 都 監  
府 以 其 地 置 之 南 京 直 制 衛 大 定 二 年 降 封 海 陵 王  
諡 曰 煬 墓 大 房 山 虎 門 各 諸 王 兆 域 中 二 十 年 諸 降 王  
海 陵 諸 人 復 葬 於 山 陵 西 南 門 下 里 在 位 十 二 年 正 隆 四  
十 號 元 天 德  
貞 元 正 隆

海陵飾情貌偽色莊明逆弒君宗妃殺太皇太后殺夫奪妻  
珍絕三綱屠滅宗族剪刈忠良姑姪姊妹嬪御惟房殺母皇后

伐宋國移身亡戾氣感召惟命何常

世宗皇帝本名馬勝改名趙道諡康皇帝廟號世宗

世宗皇帝本名馬勝改名趙道諡康皇帝廟號世宗  
如北平形性仁孝沉靜明達喜騎射國人推為第一皇  
親初以宗室子劉授先鋒大夫封嘉王為兵部尚書入  
德初判會率後明年判大宗正事改中京留守俄改燕  
京未幾為濟南尹貞元初為西京留守三年改東京進  
封趙王正隆二年制舉封鄭國公進封衛王三年再任  
留守使封國海陵而後天下歸心足跡殆遍於都人  
丁壯為兵部人不願行遂反八月帝發東京討賊慶運  
路總管完顏謀衍以兵攻殺仁靜節倫明達政事好賢  
月丙午即皇帝位於宣政殿仁靜節倫明達政事好賢

詩史

卷十一 金

十

納諫尚文抑武大定二十八年正月癸巳葬於福安陵  
年六十七諡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  
號世宗墓興陵

世宗即位擁戴遼東賢妻守節不立中宮躬行節儉仁孝成風

南北休息信使常通稱小堯舜君道為隆

章宗皇帝

名璟小字明卿諡憲宗太子追諡顯宗光孝皇  
帝元祐子世宗孫也母曰孝懿皇后徒單氏大  
定八年世宗幸金蓮川秋七月丙戌疾作崩於大  
達葛山世宗幸其地衍而氣清遂以其山名之十八年  
封金源郡王二十五年六月顯宗殂十二月進封原王  
判大興府事二十六年四月賜今名五月拜尚書右丞  
奉十一月立為皇太孫世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泰和  
八年十一月丙辰崩於福安殿在位十九年四十一  
歲諡曰憲宗光武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廟  
號世宗墓道陵改元 明昌 承安 泰和

宣宗遷汴中無所主南開宋衅西啟夏侮兵力既分得失不補  
曾未數年日削邦土

哀宗皇帝

名昀初名守禮又名承序諡宣宗第三子母  
曰明惠皇后在位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生

章承久治宇內小康禮樂官制規為典章欲跨遼宋心擬漢唐  
徒為文具厥後不張時元太祖即位稱皇

衛紹王

名永濟小字與勝世宗第七子母曰元妃李氏永  
濟長身美鬚鬚天資俊約不好華飾大定二十一年  
封薛王又進封魏王章宗即位進封魏王明昌二年進  
封韓王承安二年改封衛王判武定軍節度使承和八  
年十一月入朝是時章宗已感疾疾衛王馬師行而章  
宗留之章宗初年種愛諸王及鄭王承裕進王承中  
謀由是顯忌宗室而衛王乃承裕母弟承裕與衛王  
章宗愛之既無繼嗣而諸兄兄弟多在若不肯立惟欲  
立衛王故於餘行留之章宗崩元妃李氏與黃門李  
善等定策詔衛王即皇帝位承裕承和至家元妃八月  
李思中賊之宣宗即位降封東海郡侯貞祐四年追復  
衛王諡曰紹在位五年改  
元 大安 崇慶 至寧

詩史

卷十一 金

土

衛紹王立岌岌乎殆政亂於內兵敗於外身弒國蹙全家罹害

宣宗皇帝

名珣本名昀諡顯宗長子章宗之兄母曰紹  
華劉氏大定三年葬於永陵年十八年封溫國公  
二十六年賜今名二十九年進封魏王判武定軍節  
軍承安元年進封魏王承和八年進封魏王又封魏王  
至聖元年八月衛紹王被弒後章宗等迎帝於彰德府  
既至京即皇帝位於大安感運都汴元光二年十二月  
已丑崩於寧德殿在位一十年年六十一歲曰繼天興  
統建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墓德陵改元  
貞祐 元光

於真廟奉和中投金紫光顯大夫宣宗立進封遂王  
祐初莊太子守忠薨立其孫德爲皇太子孫壽又薨  
年正月立帝爲皇太子更賜名宗緒宣宗孫壽又薨  
時家古日通帝出奔歸德又走蔡州天興二年春正月  
戊申僞位於蔡州元帥承麟已而宋孟昶以蒙古兵入  
蔡州帝自縊於南園軒承麟率羣臣入哭上諡曰哀宗  
莫未畢城已陷諸將近果大焚之未暇將山散其將  
寇之汝木上蒙十餘察兒入宮統奉政張大綱開帝將  
在知已焚乃與孟昶分其背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  
金亡哀宗在位十一年雙元 正大 開興 天興

哀宗都汴瘟疫五旬諸門送死九十萬人夜走蔡州傳國承麟  
孟珙入蔡遂以身殉禮死社稷無愧爲君凡歷九主百二十年  
乾坤混一是爲大元

元紀 凡十四帝兩后共一百六十二年至世祖至元十  
六年已卯歲宋承正統歷十一年合八十九年

請史 卷十一 主

太祖皇帝 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部人其十世祖李  
旃又見母曰阿蘭果火蘇服奔呼哩健生二子  
旃而天亡阿蘭果居夜夜中旃有白光照其腹遂有  
孺產一子即李孺又見也狀貌奇異沈默寡言始以兵  
略城忽里忽魯之民數十家其後子孫繁衍各以部  
居於烏桓之北世奉貢於遼金而總族於健和至也速  
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  
還次於臥里溫盤陀山生帝手提髮血如赤石也速該  
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也速該沒帝幼  
其部衆多歸於族人奉赤烏部帝母月倫怒其強已也  
幸而人爲十三翼大破之因得少安未幾塔塔兒叛  
金帝自斃難河帥泰會金師滅之以功授帝爲察兒  
魯猶中國之相計使也復大集諸部於斡駘城內  
乃定太陽罕兵勢愈強明年遂攻西夏破其城力里  
落思城大掠而還以年開禧二年丙寅十二月大會諸  
王羣臣建九新白銀即皇帝位於斡駘河之羣羣臣共  
上尊號曰成吉思汗帝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  
其國四十餘年十餘部南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曉曉

幾盡續又歲夏宋寶慶三年丁亥閏五月避暑六盤山  
秋七月已丑崩於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在位二十二  
年壽六十六加諡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至大二年加諡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大元太祖蒙古部人奇渥溫姓名鐵木真金章宗時六年  
羣臣建稱可汗雖難河濱西入滅夏智謀如神平國四十邊不  
揚塵○耶律楚材故遊子孫天資英邁美髯長身星緯象數博  
學多聞開元佐命草昧初分

太宗皇帝 名窩闊台太祖第三子母曰光獻皇后弘吉刺  
氏太祖伐金帝次城暑地之功居多太祖崩自  
霍博之地來會葬以宋紹定二年已丑八月已未即位  
始立朝儀委已遣那顏倫魯魯米師入蔡州獲金主承  
麟殺之辛丑十一月丁亥大獵於賓遠至斡駘鋒期圖  
山與都剌合蠻連酒帝歡飲極夜乃罷辛卯遂明崩於

請史 卷十一 主

窩闊台立是爲太宗滅金和宋金滅宋窮盡時度力舉無過行  
一十三載時稱治平

昭慈皇后 名脫列哥那乃馬其氏太宗之后也太宗崩定  
凡四年定 宗始即位

定宗皇帝 名貴由太宗次子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生於  
爲嗣太宗崩皇后臨朝會諸王百官於右衛八思達議  
立帝以淳祐六年丙午秋七月即皇帝位於汪吉宿誠  
亮里之地帝雖幼而明敏猶出於皇后在位三年時  
淳祐八年戊申三月崩於胡魯特陽吉兒宮年十三  
日諸平皇帝願定宗宗諡廟立木火皇后特凡立  
海連失抱子火烈門庫薩改爲是時已 歲無芒

乃馬真氏稱制國中在位四年始傳定宗

憲宗皇帝 名蒙哥 太祖第四子 追諡憲宗 蒙哥 蒙哥 蒙哥 蒙哥

於宋嘉定元年戊辰十二月三日太宗在藩邸養以爲

子既長從征伐屢立有功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

海內觀望者衆諸王各擁兵不哥不哥大將兀良哈

台帖木兒等共推蒙哥即位於開平府元阿魯渾府

之約忽山在位九年壽五十一歲相國皇帝廟號憲宗

定宗蒙哥三歲無君蒙哥賢達共推尊拖雷之子太祖之孫

世祖皇帝 名忽必烈 睿宗第四子 憲宗同母弟也 生於宋

后至孝尤善撫下在藩邸時思大有爲於天下延諸

省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憲宗即位屬以漢南

漢地軍國庶事壬子夏六月奉命降師征雲南時牙西

行次路過分三道以進帝由中道過大渡河又經行山

各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舟渡及抵以渡達海大理城

子之班師入覲復命分道改宋次江北由馬還登以渡

會諸將於鄂州聞其誠會憲宗內問至宋相賈似道亦

遣使請和帝遂率大軍北還至開平諸王大臣勸遂以

宋景定元年庚申四月一日戊辰即皇帝位取易大哉

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混南北之義年號至元建都

燕京府至元十六年歲次壬戌十一月十五日春正月

癸酉崩於紫宸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歲日聖德神

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國諡曰高宗

皇帝聖武皇帝廟號世祖國諡曰高宗

忽必烈立憲宗同母弟一南北始稱世祖國號大元都燕京府

知人善任授文齊武翊黃河源大啟土宇幅員之廣古未之賅

三十五年以疾而殂計作即位二十有年入承正統一十五年

○王佐姚樞儒學許衡平居樂易竇氏漢卿○廉氏希憲回鶻

王子以官受氏字曰謙甫爲臣當忠爲子當孝戒受孔子用以

爲教柱國追王身多事業宰相男子真真雙絕○劉秉忠者釋

名子聰書無不讀於易尤通陰陽術數占事知來藏善散人於

物無猜○史氏天澤忠亮恂如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論出意表

理探中區出將入相上下相安柱石四朝師表百官富貴權勢

若將晚焉五十餘歲世以爲賢○丞相伯顏八鄰部人長於西

域入爲廷臣將兵伐宋謀略如神二十萬衆若將一人畢事還

朝絕口不論當入臨安駐軍江濱三日不潮詎識天心城開部

署禁伐山陵舊形即在復何以增○張氏弘範積伐最多善於

馬梁能爲詩歌匡山廬戰樓櫓風煙帝昀投海宋以滅焉○漢

不能致魯有兩生趙復劉因人辭惟輕大哉世祖遂成其名○

楊璉真加西域妖僧利宋金寶掘發諸陵斷殘文體白骨縱橫

會稽唐珙痛憤滿盈斷石爲函夜莖蘭亭毀宮作寺瓦礫充庭

石刻鋪地災及九經申屠致遠賴乃力爭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 世祖孫明孝太子 追諡明宗 文惠明

判氏至元二年九月庚子生三十一年受皇太子寶璽

於北邊三十一年春正月世祖親親王諸大臣遣使告

哀哀中夏四月壬午帝至上都十四日壬午即皇帝位

大德十一年丁未正月八日癸酉崩於玉德殿在位十

三年壽四十二歲日成宗皇帝廟號成宗國

諡曰成宗皇帝廟號成宗國

諡曰成宗皇帝廟號成宗國

諡曰成宗皇帝廟號成宗國

諡曰成宗皇帝廟號成宗國

諡曰成宗皇帝廟號成宗國

諡曰成宗皇帝廟號成宗國

諡曰成宗皇帝廟號成宗國



成宗繼立以孫嗣祖河清三日三百里許司馬光作資治通鑑

鑑斷自威烈開其前半劉恕外紀洪亮宇宙百家之說文頗怪

謬金氏履祥乃作前編尚書為本演義成篇許氏益之許源

流朱嘉靖理探與各有指歸為世高懸四方之師

武宗皇帝 名海山 裕宗第二子 追諡宗昭聖皇帝 李皇

后 諱 剌氏 至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生 成宗大德三

年以寧遠王 潤 潤出 總兵 北邊 忠 於 衛 聖 帝 衛 中

代之 廢 敗 海 都 之 衆 八 年 封 懷 寧 王 十 一 年 正 月 成 宗

崩 三 月 帝 自 授 台 山 至 於 和 林 諸 王 勳 威 合 辭 勸 進 以

五月十一日甲戌即位於上都至大四年辛亥正月八

日庚辰崩於玉德殿在位四年壽三十一諡曰仁惠孝

皇帝廟號武宗國語曰曲律 皇帝起建德元 至大

惜也自促不知愛身日耽麴蘖夜耽妃嬪變斧伐樹顛仆相困

仁宗皇帝 名愛育 察拔力人 遠順宗次子 武宗同母弟也

成宗不豫中官秉政詔帝與太后出居懷州成宗崩帝

與太后同乘輿赴至大都左丞相阿剌忽魯等潛謀弒帝

后伯妻其氏稱制安西王阿難答輔之右丞相哈剌哈

孫答剌罕當遣人獻帝曰懷寧王遠不能符至聖愛生

不測當先事而後帝帝衛士人內召何能召等貴以親

祖宗家法統緒之請王潤潤出牙忽都等曰今罪人斯

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天位帝曰王何為出此言

也彼惡人潛密宮豎構亂我家欲誅之豈欲作威觀望

神恭和懷寧王吾兄也正位為宜乃遣使迎武宗于北

詩史

卷十一元

主

詩史

卷十一元

主

仁宗長子立為英宗有事太廟冠服從容百年廢典一旦復興

萬姓聳觀感泣不勝誅殺奸黨果於用刑鐵失謀逆弑於行宮

○拜住為相綱常是崇盤方孟圓格言可誦切音宗乃遭大變

君臣同面

泰定皇帝 名也孫 鐵木兒 裕宗長子 追諡宗光聖仁孝

宗 爲 晉 王 鎮 北 邊 統 領 太 祖 四 大 斡 魯 朵 及 軍 馬 達 達

昌 土 十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生 帝 於 晉 邸 大 德 六 年 晉

王 楚 帝 襲 封 是 爲 晉 王 仍 鎮 北 邊 成 宗 武 宗 仁 宗 之

立 威 典 瑞 戴 之 謀 王 府 內 史 剌 沙 得 幸 於 帝 常 傾 伺

朝 廷 事 機 以 其 子 哈 散 事 承 相 拜 住 且 入 宿 衛 至 治 三

年 三 月 宣 徽 使 探 忒 木 兒 爲 剌 沙 言 王 上 解 不 來

於 晉 王 汝 查 思 之 於 是 剌 沙 與 探 忒 木 兒 結 八 月 二

日 晉 王 親 於 剌 沙 之 地 鐵 失 帝 道 於 羅 思 來 告 曰 庚 與

位九年壽三十一諡曰聖文敬孝皇帝廟號仁宗國

語曰普顏篤皇帝蓋起盤谷改元 皇慶 延祐

仁宗守成不失盛德養民致賢祖憲不忒嘗是之時風電電抽

北山南移至西河洲次日再移地出土丘高二三丈民陷水流

英宗皇帝 名 碩德八剌 仁宗嫡子 母曰莊懿恭皇后 弘

月 立 爲 皇 子 大 德 七 年 二 月 甲 子 生 延 祐 二 年 正 月 庚 戌 仁

宗 不 豫 帝 夜 則 焚 香 泣 曰 至 尊 以 仁 慈 御 天 下 庶 績 屢

成 四 海 清 晏 今 天 降 大 厲 不 知 罰 我 身 使 至 尊 永 爲

民 上 辛 丑 仁 宗 崩 帝 東 渡 過 禮 索 服 寢 於 地 日 數 一 號

三 月 十 一 日 庚 寅 即 皇 帝 位 於 大 明 殿 至 治 三 年 癸 亥

八 月 四 日 自 上 都 還 駐 蹕 南 坡 是 夕 御 史 大 大 鐵 失 幸

殿 丞 相 拜 住 逃 弑 帝 於 行 衛 在 位 三 年 壽 二 十 一 諡 曰

睿 聖 文 孝 皇 帝 廟 號 英 宗 國 語 曰 睿 聖 皇 帝 蓋 起 盤 谷

改元 至帝

哈散也先鐵木兒失察兒謀已足事成推立為皇帝於是王命因幹羅思道別列達失等赴上都以達謀告未至而天宗遇弒於行帳諸王按祿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親北迎帝於鎖所以九月四日庚子即位於上都龍河致和元年七月十日庚申前在位四年壽三十六歲起蓋谷天宗追廢不為立廟止稱泰定皇帝致元年泰

**少帝** 名阿速吉人泰定帝太子泰定崩中書平章政事伯刺沙等在上都立之年甫九歲以兵分道攻燕都集

王輝右丞相不花鐵木兒等帥師與賊戰之上都兵皆潰濟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以兵圍上都伯刺沙等奉帝出降後不知所終在位二月致元年天順

**泰定四年嗣續東宮在位二月不知所終**

**明宗皇帝** 名和世㻋武宗長子母曰仁獻聖皇后赤乞烈氏大德三年命武宗撫軍北邊帝以四年十

**請史** **卷十一** **元** **太**

一月壬子生武宗崩武宗人繼立仁宗為皇太子命以次傳於弟仁宗立是歲三年歲次庚寅官時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訖乃謀立英宗為皇太子又與太后帝臣謀烈門諸帝於兩宮遂封帝為周王出鎮雲南是年冬十一月帝次延安宮侍中術烈軍都指揮使亮忽魯等謀曰天下者我祖宗之天下也出鎮之事非上意也左右構間致怨諸以其故白帝帝聞之朝廷遂可北塞離間不熱事變巨制帝遂與數騎馳去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阿台等聞帝至咸率眾來附帝至其部與定約未十餘年間邊境寧謐致和元年泰定帝崩於上都倒刺沙立泰定子為皇帝遣使詣燕都收印率時金帳監院事鐵木兒留守京師遣使取漢官印率集與聖宮兵皆毋於京口武皇有聖子二人年友仁文天下歸心大貌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於是帝方遠在沙漠帝未能至時帝弟鐵王方從江陵乃遣使迎入燕都攝事帝是為文宗遣哈散及撒忽等相繼承迎見帝於行篋以文宗命勅遣以天曆三年己巳正月二十八日丙戌即位於和寧之北道武宗王徽徵亮

及哈八兒赤立文宗為皇太子六月丁丑皇太子繼位師北迎帝八月己酉朔帝次旺忽察都丙戌皇太子入見是日皇皇太子詣王大臣於行帳慶賀帝崩廟蓋鐵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杖文宗上馬南奔其跡諷可疑云在位八月壽三十歲日翼獻景宗皇帝廟號明宗國語曰懿都魯皇帝蓋起蓋谷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母曰文獻昭聖皇后唐兀氏大德八年春正月庚子文獻昭

元年出居海南泰定元年召還京師封懷王又命出居海康再從江陵致和元年泰定帝崩燕都留守鐵木兒廉義立武宗子時明宗遠在沙漠日見勢迫帝於立八月至京師帝歸正大殺帝國諸日大兄在北以兵以禮當有天下必不得已當明以朕志播告中外以九月十三日壬申即皇帝位於大明殿留天下以漢儀儀兄之至以遂朕國謀之心明宗正位於京北遣使立帝為皇太子北迎明宗於旺忽察都見入見而明宗崩帝復即位於上都至順三年壬申八月十二日己酉崩在位五年壽二十九歲起蓋谷蓋日選明元孝皇帝

**請史** **卷十一** **元** **九**

廟號文宗國語曰孔牙駕皇帝至元六年以帝謀為不軌使明宗依便面崩詔賜其廢王放其子燕帖古思於高麗而卒致元年天曆至順

**明宗文宗連枝同氣兄位弟攝比見暴棄險矣人心危哉天位**

**○李木魯斡性命為學文章簡奧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

**拓帝師西僧聾吃刺思大臣稱稱俯伏連輝紳時祭酒師道自**

**持各不為禮舉觴獨揮**

**寧宗皇帝** 名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母曰皇后八不沙乃

文宗崩諸王大臣請立皇子燕帖古思皇后下答失里弘吉刺氏以文宗道令傳位於明宗之子時諸王出居靜江帝以文宗弟愛之為簡京師太師太子王右丞相燕帖木兒等請立帝至順三年壬申十月四日庚子

即位於大明殿中書百司政務咸於中宮取進止十一月十六日壬午崩在位一月壽七歲薨起發各隘日冲聖嗣孝皇帝廟號章宗朱改元

懿璘質班廟號章宗七歲而立一月而崩

惠宗皇帝

名安懷諱睦明宗長子母曰貞裕廢皇后於北方明宗崩後正位至順元年四月丙寅生帝八不沙波羅遇害後帝於高麗居大青島中國一歲復歸天下言明宗在沙漠時養其已子移於廣西之靜江三年八月文宗崩燕帖木兒請文宗后立太子燕帖木兒不從命立明宗太子懿璘質班是為章宗十一月章宗崩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木兒子思宗后曰孛子尚幼安懷貼臨在廣西今年十三矣思宗之長子禮賓立之乃命書右丞相里吉思迎帝於靜江至長壽燕帖木兒見帝並馬而行里吉思迎帝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帖木兒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

詩史

卷十一元

千

立適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遲延者數月後燕帖木兒死乃定議立帝且曰萬歲之後其傳位於燕帖木兒子思以四年癸酉六月八日己巳即位於上都吉性柔少習武於燕帖木兒和順哈麻相繼天極致泰盜起章宗親征重二十年至正二十八年七月明師次通州八月庚申帝從健德門北去出居廣順駐蹕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以疾崩於應昌在位三十五年壽五十一太尉完者等奉梓宮北塞諡曰惠宗明太祖以其知順天命諡曰順帝

妥懽帖睦爾是為順帝明宗長子廣西人繼仁柔少斷主昏臣奸

伯顏執后弑於民間貴為天子不能救焉哈麻蒙蔽丸美朝權

皇天垂戒度失星彊怪事非一史不勝占乃不悔悟游戲多端

宮漏滴滴與水周旋玉女捧箏鼓鏗然樓船上下龍飛鏡天

氣運房中魔舞天仙讀佛奏樂響板箏絃男女裸處秘密之傳中原鼎沸割據稱雄白蓮倡教韓氏山童龍鳳紀年林兒復興徐氏壽輝乘勢爭鋒陳氏友諒起於九江呼紅方氏國珍據

有浙東張士誠氏地有吳松明玉珍氏西據閩中真人牽起運開大明三十六年出關北行歷十四主百六十年合計正統八十九年○康里巉巉家聲無忝制行峻潔風神凝遠隨事納忠匡畫盡善感動良多裨益匪淺位高望重名以實顯博古能書真行草篆單牘片紙人爭為寶○脫脫忠盡大義滅親紅巾蠶起屢被妖氛功施社稷位極人臣不驕不伐詎非偉人臨敵易

詩史

卷十一元

主

將護信哈麻壞爾長城喪我國家○闕余守安慶正氣直上服日注易謁學會講一軍皆知親上死長六年孤城二百餘戰火起風烈力竭城陷子死於父妻死於夫忠孝貞節萃於一家呼古胡切相率焚死民有千餘人豪也哉而豈徒諸

詩史卷十一 終

詩史卷十二

頓丘葛

震星巖甫著

男用霖澤商標次

明紀  
卷十七  
帝合二  
百七十五  
年

太祖高皇帝

太祖高皇帝家慈自名元璋字國璽金陵句容通遠鄉朱  
 遷豫州鍾離縣遷爲涪州人父世珍娶陳氏生四子帝  
 其季也年未歲日龍養幼知洪鍾奇骨異初性狃  
 振夢黃兒痘一先有光者之號號諸香膏寶異  
 辛庚辰九月十八日生帝於土地神祠中元氣昇異  
 香籠廣汎河水浮紅羅襪取爲衣所居有神光  
 里人誦呼朱香火往觀無已數日不訖又出求醫有  
 母在門者之愈期長久不見甲申帝年七歲俄被父  
 母召日奉世三兄亦先帝弟無依恃自皇親爲  
 寺僧養鵝澗園之後他所謂鵝陂終日不敢出園騎  
 色爲鵝皆分際立居兩月歲竟僧散者遂食江淮金

詩史

卷十一

斗光恩臨上朝道病有二紫衣同殿金帛已辭去莫知所之夜宿蘭州還禁重言近衛斯訖北之不見又三載還寺至正十一年辛卯五月徐昺黃兵起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亦舉兵自稱元帥破涼州元將徵里不花率兵焚之帝求入城自保門者欲兵子子興與焉日與諸大悅取爲親兵兼以所育女馬氏軍中呼曰朱公子罕名定遠降之反國解布幣嫁人徐達湯和等二十四月八南畝定遠降之反國解布幣嫁人徐達湯和等二十三月于興辛帝佛統其軍涼江取大平路諸將率帝爲廣德帝下六月丙申取林兒番率帝爲左副元帥不克許用其風紀年自稱英興公十七年丁酉三月克常州五月取寧國等路八月取揚州十八年戊戌三月取連德路十二月取荊州十九年己亥取雷處二月二十三年癸卯七月討陳友諒大敗鄧勵淵友諒敗死二十四年甲辰正月即吳王位二月自將伐陳陳理降湖廣江西悉平二十六年丙午四月取安諸路九月取湖州江蘇歸太小明年丁丑七月丁午木橋英人九月克平江

魏張士瑨鎮鄆十月命大將軍庾建等帥師北定中原  
執山東賊劉辟于之吳二年戊申正月乙亥卽皇帝即位  
狗山賊劉辟等之吳二年戊申正月乙亥卽皇帝即位  
於金陵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七月徐達等  
師至運州元主北走天下平三十一年五月乙酉崩壽  
七十一葬李陵先樂元平上尊諡曰聖神文武欽明高  
祖統德成功統天行道壽聖朝號太祖高祖十七年  
加上尊諡曰開天行道壽聖朝號太祖高祖十七年  
聖主神仁文義武統德成功高皇帝

布衣崛起明祖高皇生於閭閻屢有神光初不乳食襁多病傷

時年十七父母雙亡三兄繼歿孤立傍徨崎嶇多故艱苦備嘗

赤毛龍虬入支子男館郭氏郭子雲起龍襄豪傑景從化爲

張士戔莫陳友七三三邪勵青關台風夜下壘谷方

俊云屏誠 游河諒 北定元手屏米田江月石不道等語

詩史

卷十二

三

之正於漢爲光三十一  
年反於玄黃○高后馬氏滌陽養女子郭

與後追封  
居嘗從軍  
司上跟楚  
及定天下  
帝用威武  
徵颶幾陳

手舉赤帛見各子臣等爾家將限催下民矣吉寺也而票

[illegible]

坐而受祐訓諭諸王時時檢舉至哉坤元天生聖母○豐沛佐

漢同出帝鄉明興開國半起濠梁勲功最大時有六王中山徐

達經營四方開平常氏遇勇冠當場恂恂儒雅有若岐陽李文忠

寧河鄧愈讀書胡相東張易和成築海防平定百蠻沐氏

升尼耶叶諸良惟多明象有享大嘉叶諸良升尼耶叶諸良惟多明象有享大嘉叶諸良升尼耶叶諸良惟多明象有享大嘉叶諸良

切音類纂附錄作「不」切音章力音金參申言外州

享英金和通體刻日嘯駭舍人餽中什錦背與拋絳方消翠候

郭英金劍遍體刻畫曉騎舍人飲中作樂側顛披緇放酒學佛

史 291--707

○藍玉馮勝開邊猛將友德傳友功名當時莫尙福謙禍盈平

路驕尤狡免不死韓彭無恙○諷意封伯青田劉基才稱王佐

學爲帝師天文象數理鏡精微平吳滅漢畫中機宜授爵能讓

功成不施卒不能免仍罹於危庸庸厚福慷慨何爲醫中其蠱

罪將誰歸○金華宋濂文章著名下詔求賢首先被徵侍從左

右二十九正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始終無異寵辱不驚太子諸

王親爲授經山川祠祀禮文樂英旁及律曆皆所裁成孫慎論

死幾見不生投繯野寺白帝孤城君臣之際雖平爲恒○中山

王女戚里嫺嫺三女妙錦顧獨不嫁班班者花婚辭帝家○郭

詩史

氏貞順受書家庭旁通經史數學尤精通元之亂能免於兵俞

將軍引金石裂聲○解縉母高高妙經史悉通既善小楷復妙

女紅音韻傳數推演無窮宋元遺事能說始終○異人方外張

六立玄貝氏國器張中周頌

惠宗讓皇帝名允效懿文皇太子標次子高帝孫也母呂氏洪武十年十一月乙卯生年六十有五矣對華臣

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妄章典禮時政尙嚴覆每濟以

寬大中外欣服愛戴高帝廟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十六日即皇帝位將諸王皆高帝子孫重兵常畏其強

大用齊奏萬子澄計誅錫之諸王皆恐於是燕王起兵

將軍帥師討之帝誠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今

其下日一門之內自登兵威不祥之極今聞將士與燕

王對壘勝體此意勿使朕有殺叔父名以故燕王每燕

身出戰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四年六月燕兵入金川

門帝變服遁去須臾宮中大起皇后馬氏率妃嬪自焚

考王乃出屍煢煢中伏而哭曰小子何喚召來輔爾耳

爲皇帝治矣天子親葬之在他四年改元建文燕王

爲皇帝損去年紀不用以未改元之半爲元建文燕王

建文若燕王十七年甲申五月上尊諡曰嗣天章道誠

懿訓帝親文陽武克仁

萬壽康皇帝廟號惠宗

太子蚤世太孫嗣真聰明仁孝志古能文靖難師來遜國出奔

江湖落影在位四春半落西南抱恨乾坤四十餘載回首漢雲

○遜國諸臣淹沒失載言人人殊略舉梗槩當時晁錯于澄

詩史

齊秦景用而反文襲而敗○文學博士孝孺方孝孺高邁周官

井田講論不息變古亂常固乃必建國事急矣猶言無害婦人

郡王行成抑何其懲殺身成仁惟義所在○御史大夫練安字

景清生而倔強死厲殿庭○尙書鐵鉉參政山東夾河大戰軍

或稱曷翁辱身降志行各不同往來暫會莫知姓名

成祖文皇帝

名棣太祖第四子母曰高皇后馬氏太祖分以封帝帝壯時不與太祖以武克仁榮榮樂用其精熟武事老時嘗謂不及太祖以武克仁榮榮樂用其精注意帝及太子是太祖益益以學士劉三吾言乃立太子太孫即登通王太孫川孫朱子濬計置周王於家化名湘王於別州曰安化衛王十索歸幽代王於大同繫張王於雲南通曰夜防燕路北平都指揮謝貴彭二通湘王城歸歸燕門內門路被王賊平且逮帝未能日殺死于顯不可殺也帝乃在百謝貴彭二及宰布政司事待賄賄王府長史易易教授余達反等殺之遂起兵靖難以且福張王朱能為都指揮余達反一戰而奪九門再戰而獲城上三戰而大白清四戰而後滄州五戰而珠失河六戰而得薊城七戰而獲宣德凡七大戰遂步瀋燕獲克肝股下楊州渡江取鎮江至金川門谷王棣閣門迎應宗殲官走火火昇建文四年

詩史

卷十二

五

六月乙丑也丙寅安王棣及文武朝臣兵部尚書郭常曹國公李景隆等請正大位三陽進已巳即皇帝位稱今年為洪武三十五年以明年為永樂元年立北平布政司為京師改北平府為順天府十八年宮殿成遷都北京二十二年四月車駕北征六月班師七月幸朔方榆木川歲大獵遂崩壽六十五八月壬午葬于京師上尊諡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皇帝廟號太宗葬長陵嘉靖十七年加上尊諡曰成祖敬天弘道高明聖武神功純仁至孝皇帝在位二十二年改元永樂

成祖文帝始封燕王狀貌奇偉提將美長神聖英武酷類高皇中朝生事計畫齊王五王削藩本欲支傷師起靖難功成武湯建文除年帝號遷康建文建文太子為與既定金陵還都北方觀兵遠塞拓地窮荒南望北斗瞻野香灑神人夜夢

天祿不延班師振旅崩榆木川永樂建號二十二年○靖難首

事張玉朱能夾日而飛扶龍上升河間善謀張玉追討決機果

敢戰血戰衣流髻汗簡東平最少朱能追討身七大戰上公太

傳不驕貧賤被服寬博儒生泛泛講說前史孜孜不倦○榮國

恭靖姚氏廣孝僧名道衍字曰斯道師席應真兵機秘要目角

影白胖大其貌形如病虎慈悲不好性狠嗜殺天地震悼出家

不了妙門三造○皇圖草昧揀術而向金忠以卜袁珙以相奮

跡六卿策名天上○解結年少賈生無過幾事不密以及於禍

使其涵養為國負荷寒夏三楊士奇聲施並播

詩史

卷十二

六

仁宗昭皇帝

名高熾成祖嫡長子以高帝十一年生恩賜高帝愛之成祖起兵靖難帝居宇北平成祖既為皇帝二十八年為太子成祖有三子長帝次漢王高祖次趙王高祖趙王幼以聰敏愛而欲王高祖既為太子于謙奪嫡者數矣寺人黃僂江作數為趙王垣太子於成祖成祖還都北京五出塞南京事悉付太子施行親節多疾小人譏譏樂者幾宮餘若楊士奇輩皆為太子下微贊善樂司調周及至死獄中然帝益事慎有白者曰殿下知誤人乎曰吾不知如為子監國遇木平仇仇軍民失所戚屬服賊之罪日詔萬言辭翰遂精徐善述等講說詩書修辭賦之學日詔萬言辭翰遂精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車駕崩榆木川八月初十日梓宮至京師十五日丁巳即皇帝位在位十一年崩壽四十八諡曰敬天體道純仁至德弘文欽武聖皇帝建孝昭皇帝廟號仁宗葬獻陵改元洪熙

仁宗監國二十餘春邪心譏言眾口鑠金社稷屋瓦置而不救

從惡如崩從善如登動必行德行德則興擬之三代商高周成  
惜年不永一載而崩在位雖淺膏澤流聲

### 宣宗章皇帝

名慶祺仁宗嫡長子母皇后張氏生之夕成  
祖夢高帝授以大主命曰傳之子孫永世其

昌數歲試之右輒翻決稱書成禮受之年十一從侍其  
京日侍左右肅恭未幾九歲立為皇太子三歲北征成祖  
百未吳不意意未幾九歲立為皇太子三歲北征成祖  
於馬上指示塞外山川故帝自少曉兵畧善騎射成祖  
老親親自皇太子而下諸王輩臣以次擊射帝連發皆  
中成祖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其對之曰萬方  
玉帛風雲會而龍不宗即位立為皇太子其善南京  
喜宴羣臣盡歡而罷不宗即位立為皇太子其善南京  
地屢歲命在撫治上旋不讓既大行宮中極不發後以  
遺命召帝顧臣下猶猶問上廟號時漢王高煦書反謀  
傳言將要劫或請整兵旋或請出關道帝曰君父在上

### 詩史

### 卷十二

七

天下歸心必有他虞遂乘傳詣京師即皇帝位在位十  
年崩壽三十七歲日忘天崇道明神聖教文郡武寬  
仁純孝章見帝廟號宣  
宗葬景陵改元 宣德

聖聖相承昭終章繼清明在躬聖學淵粹涵濡醇懿陶埴德義  
十年之內吏稱民治比於文景恭儉無規○當時輔政有若三  
楊君臣一德媲美有商楊氏士奇號曰西楊通達國體玉質金  
相初輔監國操心慮患卒能保身以濟主難東楊氏榮才敏識  
練於物無滯隨機應變從出塞應起沙揚金湯萬里武績於  
皇南楊氏渾安貞履節繫獄十年讀書不輟比入內閣二十年  
閣穆穆三公功同調燮○忠定憲義勛客周旋和厚簡靜守正

不專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坦步險夷曾無顛覆建明無跡人陰  
受福○夏氏原吉四朝司徒愛人節用財賦恒舒符兼九卿案

滿庭除大事如小有事如無含德無際雅量有餘○黃福交阻  
歷十九春歸時交叛在時交親由處輕重豈非大臣屬續之日  
室無百縹○胡濙訪道行江沱讓帝終老其力孔多南察監  
國善處父子起居南宮屢疏不已○太守况鍾給事小史綜理  
周密簿書能記畀之大郡生殺承制力能捍強貞足幹事大利  
既與遂除積弊三考九年官卒於位遺愛猶存僑也奚翅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鎮宣宗嫡長子母曰皇后孫氏宣德二  
年十一月生之日曰下五色雲見光灼顯

### 詩史

### 卷十二

八

陸既二年立為皇太子能言宜宗抱蛋膝上問他日為  
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曰能聞者干國之說者取親臨  
六師討之乎曰敢宣宗大喜解所御龍袍寶帶加上體  
置寶座左右皆呼萬歲上天英秀傑龍鳳顯顯顯顯  
咸立其側者皆若俯仰之望宗顯顯正月壬午即皇帝  
位時年九歲十四年秋七月天利也先大舉入寇司禮  
太監王振扶帝親征八月師於土木帝北狩帝幸九  
年八月十五日也先奉帝還京自東安門入景帝送帝  
至南宮在位十四  
年改元 正統

英宗天表龍顏其頤頤盼有威傍若睨之國是維持輕任閣臣  
車駕北征土木蒙難而○定興王補種 後  
千里從征土木蒙難而死○朱勇迎戰冒入敵壘五萬陣歿呼  
嗟國殤○曹象一念過於將明 叶漢卿 誰謂天高而色蒼蒼○  
切音漢

王振誤國罪不容誅樊將軍者忠乃謂丈夫○土木之難臣庶逃生保護聖駕袁彬銘負薪取水有曰李成○祭酒李懋忠

柳廬當暑劉球支解夜作鄉語

### 景皇帝

名祁 諱弘治 第二子 母曰賢妃 吳氏 宣德二年八月生 初封郕王 英宗北征 陷土木 當是時 京師戒嚴 糧食不濟 十萬人 心海潮 景帝聚哭于朝 議戰守 未有所決 侍講學士文獻 談兵 倡南遷 議部尚書胡濙曰 文皇帝定鼎于此 示于孫不叛也 而南何遷 刑部侍郎江淵曰 當固守 兵部侍郎于謙曰 官軍可斬也 遂召勤王兵 死守之 學士陳璘曰 于侍郎言是來 皆是皇太后疑懼 問太監李永昌 永昌對曰 是也 喪廟官闕 在此金廟 廟在此 官萬姓在此 前遇大廟去矣 且陛下不聞未靖 康平 因為太后遣靖康 康太后命 命王總攝百官 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悅而羣臣合請 皇太后 居有長君 社稷之福 宜立 郕王為皇帝 九月

### 請史

### 卷十二

九

月 癸未 郕王即位 遂尊英宗為太上皇 御史李養上疏爭 英曰 朕將帝曰 朕下自稱曰 上官帝曰 御史李養上疏對曰 下官正言帝 諱之七年正月帝有疾 不親朝者三日 石亨與徐有貞等奪門迎太上皇 出南宮 即皇帝位 太上朝 鳴鑼執朝日于謙 既聞鼓曰 野野好居數日 太上臨近臣曰 皇弟食粥可望遠耳 帝克勤 就寢 晨 吳王 孫之西山成化十一年上召徐曰 恭定康仁 景泰景皇帝 改葬 廢泰陵 如諸陵 在上位 七年改元 景泰社稷為重 國君惟輕 郕王監國 以弟承兄 乘輿被遮 漠爾北庭及其南還 伐樹銅宮 復易皇儲 立其所生在位七載 病不能與食 粥可差一夕而崩 ○土木之變 北風南推 人心洶洶 國勢幾欽 謙于鑒南渡 獨力支持 遂使社稷安而不危 南宮之銅太子之移血不灑 此殺身何辭功也 於斯罪也 於斯功名之際 嗚呼

噫嘻○金英與安同時中官英職大計安重子謙因此國本二百餘年如二宦者何可少焉

### 英宗睿皇帝

帝居南城七年 景帝代宮 儲宮門已無復禮 監太監王誠 與大學士王文等謀迎東王太子朱定武 清侯石亨 知景帝痛甚 必不起 乃與都督張軾 親太監曹吉祥 謀諸帝復位 往叩太常卿許彬 彬曰 此親獲功也 彬老矣 無能為矣 盡圖之 徐元王元王有貞字也 亨等夜過有貞 貞曰 太上皇符 以復敗為國家耳 南宮雖銀民無離心 奉以復辟 天與人同 將在此時也 遂與陳波言等至英安門下門閉 亨等以兵千人入 遂南宮門 鎖不可啓 勇士輪垣入殿之時 方四鼓 天入遂殿中 騎驎等入乃獨上皇出問曰 爾等何為 眾皆伏合聲 諸臣下登位 攝士進 禁皆之 獻英能 何為 眾皆伏前 攝上皇登送 夾擊 行處 天色明 彗星月破 然人自東

### 請史

### 卷十二

十

華門製升奉天門諸臣推御座門中帝升座 鳴鑼數成 諸門是日百官入候 景帝親朝 既入見南城監殿上呼 諸卿 尚不知故有貞 贊于 奏曰 上皇復辟矣 趣入賀 乘朝 奏駭 遂皆呼 萬歲 日中 羣臣各朝 服上皇登奉天殿 行 即位 禮時 正月十七日 午時 也在位八年 崩 合正統十四年 共二十二年 壽三十八 謚曰 法天立道 仁明 誠敬 昭文 憲武 至德 廣孝 皇帝 廟號 英宗 葬 裕陵 改元 天順 北庭兩歲 南宮七載 奪門復辟 天命未改 ○石亨 奪門挾擊 斃官四千餘人 心猶未驕 籍沒誅死 傷哉兩耳 名○徐有貞者 短小 寬傑 論說各趣 與人為別 喜事有為 自用詭譎 白渠不漕 鄭渠不貢 匏子與歌 至勤 萬渠河決 張秋治水不競 聖人無欲 漢中龍病為相 封伯 三月好官得意 失意在反覆間 ○聞國承家



勿用小人李賢爲相功黜奪門○岳正倒好祇是大膽諫法古  
人死而靡憾○王翺質確先進之民行邊喪銓具有經綸

### 憲宗純皇帝

名見漢英宗長子母周太后英宗北狩廟王  
監國憲宗壽皇太后立爲皇太子方三歲邸王

即位立其子見濟邸封帝弟王英宗復辟復立爲皇太  
子帝貴親豐顯方面大耳目諸如沐光彰射人左右英  
致仰視出閣講學敏于書書便習騎射侍膳問安李敏  
備至英宗崩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三年崩壽四十一陰  
日繼天運道憲明仁敬崇文宣武宏德聖  
孝純皇帝廟號憲宗葬茂陵改元 成化

憲宗嗣業成化改元廣額豐頤容貌端妍目睛如漆光彩照然

孝敬備至愛憎無偏嫡母尊禮帝補母象太后汪后保全後帝皇后汪氏追復

景帝褒恤于謙大體不矜聖德如天中肯內批傳奉得官邪正

壽史 卷十二 明 土

兼用不無累焉撫有天位二十三年○淳安商賈三元連登幸

儀山峙襟度淵澄汪直十罪論罷西廠續修綱目考亭是做○

彭時議禮不規其位錢皇太后英宗之配周皇太后母以子貴

合葬虛右大孝不匱○羅倫對策莽萬言李賢奪情言謫於

泉市舶提舉三歲始還金牛山中牧笛然徑授徒注經貧也何

病○劉氏定之多聞直諒爲文演迥頓挫奔放○章懋致仕不

貴人爵精澹純粹誠心正學四十餘年不入城郭○張壽所至

事涉于怪有祿於朝清德高邁○更迭爲相劉吉萬安太監汪

直監督軍門王越陳鉞互相結援邊開毀禍始中原

孝宗敬皇帝名祐憲宗于母日紀淑妃憲宗王皇后集

爲萬貴妃所謂遂從有身以成化六年七月己卯生帝

於安慶堂周太后王皇后私省之而不取以聞及六歲

憲宗方知有上即稱立爲皇太子憲宗崩即皇帝位始

憲宗崩帝爲太子時詔至南京瑞雲見孝陵如事盡度

稍長仁孝恭儉聞于東宮及是特降哀詔內日侍當

罹哀痛有加時記李廷相制書家禮大明律四種皆皆

有日謀有疑我即召問廷相廷相曰天下余然聖治在位

十八年以五月辛卯崩壽三十六崩之午刻有旋風大

起揚塵雲集三殿空中若有祥龍升者監日建天明道

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葬泰

陵方格殯有五色雲

見陵上改元 弘治

孝宗簡慎居敬於莊慈誠充粹闇然日章燕處無情筆研有常

大經大典時置平傷治心布政率由舊章一十八載號稱平康

壽史 卷十二 明 主

及其崩也臣民悲傷田畯野婦涕泗旁皇若喪考妣哀吟不怠

○瓊山丘濬海外孤生自幼苦學老而失明貌雖不揚文日有

聲大學衍義輯補研精始於脩齊終於治平晚謫王恕負論闕

庭議議遂起險謫得名○三原王恕經術通權當時掌鈐持衡

無偏開門延士略不爲嫌拔置淹滯人莫私于者宿高望七十

餘年韓范司馬比跡後先漁色猶識士行爲難○劉健謝遷李

氏東陽三人同相號稱明良劉謝去位東陽被留爲世大議于

焉是求○大夏劉大居官事事不草耶官伯書朝廷師表召對

頻仍日午自早晚不能與帝款其老築室東山騎驢就道全節

完名庶幾爲好一日在世尙愛未了名言無多承以爲寶

武宗毅皇帝

名厚 諡孝宗 廟長子 母皇后 張氏 弘治四年九月生 五年三月立爲皇太子 稍長 美敏好學 好孝宗 廟以五月王賀即皇帝位 在位十六年 崩於豹房 壽三十一 諡曰永天 建道災肅 堪哲 昭德 顯功 宏文 思孝 毅皇帝 廟號武宗 葬康陵 陵元 正德

正德改元廟號武宗大臣去位羣小是從單騎突走夜叩居庸

自此數幸宣府大同珍玩女御輦移行宮稱爲家裏時厯念中

寧王東下人心洶洶至母戎服縱之成擒叶音府 叶音風大將軍爵

鎮國公名曰朱壽勒令勒封一十六年崩於豹房叶音馬○宦

者劉瑾竊弄國柄劉健謝遷同日歸政五年之間獨出號令政

詩史

卷十二 明

主

事凶忍緒紳隱痛○江彬逢君欺幸於遠跡半天下乘危陷險

真鑄王 安化宸濠王 相繼而反○太傅文恪王整濟之清不絕俗

和不滑時文行德業隨見爲師○梁儲奏制立言不苟知濫不

伏旁行得守人過已功宥乎何有黜安垢謫士僧多口○楊氏

廷和歷事四宗經濟強敏掌故兼通相武危疑迎辟藩封元功

師伯亮節高風大禮議起羣言交垢才非相器不諒我后○楊

公文襄一生而隱官 叶俱王 貌類寺人文譽飛揚提學人載藻

鑒精詳總督軍務親履戎行萃茲計事人曰智藥出將入相聲

名溢洋門生故吏彌漫周章丁卯橋頭暮局酒觴關門作歌留

連武皇爲時所餌咄咄洛陽劉 健以賄蒙身卒用不減○新建封

伯王氏守仁善狎故跳生性難馴侮仙去佛返求聖人學術事

功言行相因擒逆定亂兩廣八閩而天而帝權變如神嘗葛之

才聖賢之心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狀元康海坐瑾劉 瑾奪官手

抱琵琶一唱再彈放浪形骸混跡人間禍之所起爲生夢陽李 夢陽

大恩未報傳中山狼

世宗肅皇帝

名厚 諡興獻王 廟長子也 嘉靖十子長李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生上于藩邸有威密見異於分野十六年三月武宗崩無子慈濟張太后遣使持節召上時興獻王罷上已除喪年十五矣渡河幸父老相告曰昔聖天子生年此而積三百里者三日茲其

詩史

卷十二 明

西

徵矣四月壬寅至自安陸大學士徐廷和請從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侯勸進上曰此鳥人于禮我奉還歸國皇

帝遂以祭卯受臣民樂於行殿入大明門日中御位位位四十五年崩壽六十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

世宗肅皇帝 嘉靖

世宗入繼龍飛藩邸典獻王子武宗從弟嘉靖改元百政伊始

前濯視聽屬精化理釐總表章清古典禮父皇母后四郊分祀

先師孔子木主承位敬一作箴乾惕顧諟乃其末也奉立脩真

儲宮懸隔戮辱諫臣章國惟永四十五春○大禮議起今朝聚

訟進士上書張氏李敬片言當三十年柄政推抑朝士莫之與

競桂粵獻夫方 獻夫同時貴幸霍韜從後魏妮連篇火發風生推

波助瀾叶慶廷共有七人唐書唐武宗實錄宗明與

○狀元楊慎楊廷和之子雲哭鬥爭禮承昌謫軍機燭兩三

十五年老裂風景禮法隨然排技嘲笑捧觴當前柳花俚粉昇

行市屢廿一史詞歌哭其間○夏言不遜嚴嵩不思上怒下憤

皆不有終○楊氏繼盛生性猶龍一劾仇鸞再劾嚴嵩烈哉丈

夫死矣何雄○洪先洪深高隱順之唐順之用世一為小草一為

遠志○海瑞澄官剛直有聲鸞枰入謀死得生○世貞王氏

博學宏詞橫絕一世莫可端倪歌舞張氣象崔嵬死名一家

力能轉移以痛得生以生得議文章妙論挫隨之天之憐我

靜史卷十二明

聊以解頤○大猷俞大猷為龍繼光戚繼光為虎東南名震世莫與

伍

穆宗莊皇帝名載坫世宗第三子北太后帝非整之日

始封裕王與莊敬太子同日受策中官張選皇太子之度

益惡言立儲事諸方士有言于世宗者曰二龍不相見

乃入踐天子位是時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壬子于在位

六年崩壽三十三歲日次天隆道備懿覽仁顯文光武

穆宗皇帝在位六年三十六歲忽焉殤天

神宗顯皇帝名翊鈞穆宗第二子母慈聖皇太后李氏

○閣臣於德道西召謂曰先生良苦朝餐飽臣與首謂曰

願殿下勤學帝曰方讀三字疑既而曰先生且休矣唐

音清朗聽者憐愛穆宗崩六月即皇帝位時年十歲

在位四十八年崩壽五十八歲日欽天合道哲廟徽前

光文章武安仁正孝顯皇帝廟

神宗十齡嗣承大統政輔元臣尊機括總復建文號海內歡踴

青宮不建漢居高拱四十八年養成聖體○張文忠公名曰居

正主少國疑託孤寄命尊權謀實朝野倚重名必已立權必已

操稜角峭厲崖岸偪高不赴親喪義所難逃○居正忌親舉朝

默然吳氏行禮以用賢又移忌孝沈思相繼而言四人何時

詩史卷十二明

廷杖諸廷九幾不亡焉○狀二相申文定公申時不

茹不聲休休有容九年致正歸隱吳淞樂山寺裏夜半聞鐘○

文肅王鏊持政居心坦蕩文恬武熙太平宰相建儲迎疏救奏

明暢不殆不辱士林所尚

光宗貞皇帝名常洛神宗長子母貴妃王氏萬曆十年人

學時年十三歲前曾成廟作字有放故事每滿閣臣一

人入直講諸案前有御雙龍印頭單從獨趨下轉東

西向立一閣臣出劍劍上帝諭內侍移椅劍近前跪

謂不輕用民力也衆皆默服二十九年立爲皇太子  
十八年七月十四日神宗崩帝以八月初一日即  
位二十六日不豫海陵寺寺丞李可外紅衣九月初  
一日帝遂崩在位一月壽三十九歲日景天契道英府  
奉純憲文恭武肅仁懿孝貞皇帝

廟號光宗葬處陵改元 恭昌

光宗儲位時稱仁賢嗣業方新天不假年在位一月龍取上仙

嘉宗愍皇帝 名由校光宗子母貴劉氏萬曆三十三

年奉詔入臨幸遂請帝出脫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正

皇長子位九月初六日即皇帝位在位七年廟壽二十

三歲日遂天關道敦孝當友章文憲武靖穆

莊勤慈皇帝廟號嘉宗葬德陵改元 天啟

嘉宗嗣位享國七年閣侍寺柄客氏忠賢 僉都光斗 左光

副都楊鍾訓 小籍創述通鑑曰 身名紛紜○忠賢無

稽賭負自 卷十二 明 志

奸屠良害忠文擬九錫爵爲上公崔田 耕病狂稱爲父翁繼

死旱城未蓋其面

莊烈路皇帝 名由校光宗第五子嘉宗同母弟也

賢張甚中外危栗嘉宗召帝入見諭以當爲養棄之君

帝通謝使由嘉宗崩忠賢自出請帝入帝危甚種食物

以入帝是時羣臣無得見帝帝乘獨生久之見一

閣潘劉通東觀之置置几上許給以價聞還還聲勢若

極威受百官朝拜賀朝時嘉天賜十七年三月十七日

流冠李自成陷承阿帝自縊於萬歲山之壽皇亭帝三

十九自縊以天子禮葬葬於田長貴之墓嘉宗葬三

宮所食皆衣不進聲色不進食利通亦國治之主也

冠象則軍興煩費急征徭則聞問告病以至破費極

官方愈亂崇禎而文網愈密私吏而下滋告奸  
名實而吏多奇舉于凡舉措皆以邪術混所以中致  
大亂而莫之救也

本朝定鼎諡曰大明欽天守道 崇禎 崇禎 崇禎 崇禎

崇禎改元以弟承兄神明獨運法不留行孜孜圖治志勵精

人稱英主何難治乎昊天不弔流冠縱橫平居有粹出則無兵

人心日去國事日崩自成 李自 西來遂陷神京帝殉社稷一十

七正當是時也地振塵穢上慘下黷鬼哭黃昏萬歲山下花落

無言隨帝縊者王公承恩妃嬪御節守貞填河投井死數

詩史 卷十二 明 十八

重論清王 清承運至格天薄海歸一任鳥斯年

清承運至格天薄海歸一任鳥斯年

史卷十二 終

詩史十二卷

浙江御士  
朱家藏本

國朝爲震撰震字星巖句容人是書於歷代帝王各  
以四言韻語括其始末起自盤古終於有明據康  
熙癸未鎮國鑾序其書尚有全注此特先刊其正  
文然讀史之學在於周知其原委此書如爲童穉  
設則事無注釋斷乎不解爲何語誦之何益如曰  
成人讀之可不須注世烏有成人而誦此種書者  
乎所謂進退無據也

四言史徵十二卷(一)

〔清〕葛震撰 曹荃註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曹氏芷園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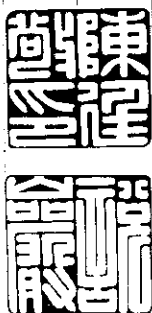
四言史徵敘

詩之稱史也自少陵始敷陳時事格律深嚴迄千言不少衰故微之謂詩人以來未有若子美者然詩可稱史不聞以史爲詩史之可爲詩也又自葛子星巖始星巖遼西籍丹陽句容人長於秦而寓於滇余未接其丰采言論顧慨然念六詔風煙蜿蜒磅礴必有騷人逸士生其間如

閩仙志成之流風或有存者旣  
異其人因觀其所爲詩與詩史  
夫史自龍門扶風後作者數十  
家皆廁蘭臺校天祿網羅撰述  
而成書獨宋鄭漁仲嗜游搜奇  
訪古凡禮樂文字蟲魚草木方  
書之學無不論辨而通志一編  
尤極其善夫士負不羈之才離  
世異俗獨行其志於是涉天下  
名山大川窮極壯麗可怪之處

以助吾氣吐而爲書視世之不  
得已閉戶窮愁著述以自表見  
者其所見之卓犖局促又何如  
哉星巖沂洞庭歷蒼梧徘徊風  
物憑弔太息意所謂其文淳潛  
而淵深感憤而傷激者歟故能  
條貫綜括舉渾敦以迄勝代億  
萬禩之事約爲四言詩瞭如指  
掌將與涑水紫陽鼎立不朽可  
也或曰史旣爲詩則詩必同史

雖然星巖之所爲詩諸君子之  
敘詳矣余又何言肯康熙戊辰  
九月濩澤陳廷敬頓首拜撰



四言史徵

序四

敘

荀悅作漢紀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  
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  
勲五曰表賢能當時號爲佳史袁宏  
千寶以下皆祖述焉今觀句曲葛星  
巖氏之著史徵而五志皆備其仲豫  
之流亞乎上自鴻濛下迄明季皆隳  
括正史而舉其要約以四言韻語凡  
治亂興亡之跡忠孝名節之重以及  
佞倖讒邪之人皆著之所以定褒貶  
而示勸懲非特有裨蒙訓亦學士家  
博綜全史者之階梯也第其文簡而

四言史徵

序一



事蹟多略句約而文辭弗該於是乎  
長白曹君芷園爲之註取諸本紀世  
家列傳之文而又書帝王統系紀年  
于前備採野史之可傳信者于後正  
統則標其名僭國則書其附文約而  
事備法嚴而義精蓋倣紫陽綱目之

四言史徵

序二

遺意所謂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  
者幾幾乎近之矣語云莫爲之後雖  
盛弗傳葛氏史徵雖佳得芷園註乃  
益明今夫史乘之多汗牛充棟黃吻  
呶呶白首不能罄其詞於是畏難而  
阻者反藉口宋儒玩物喪志之說高

東不觀往往不知自古至今帝王幾  
統南北幾朝制度文章蒙然雲霧學  
問日入於荒陋豈若於毀齒就傳時  
卽授以此編讀之有韻之言尋行朗  
誦既易於成熟而先入之所覩記又  
可歷久而弗忘其有功蒙養不小也

四言史徵

序三

況芷園之註又復精詳乃爾乎昔裴  
松之注三國劉孝標注世說鄺道元  
注水經世稱三奇注今得芷園而四  
矣遂序之以應其請康熙庚辰菊月  
商丘宋犖

苾園叙

學士家究極經書所以治心也博覽史書所以資識也經史學識不可偏廢猶輔車然士之求治一經殫心歲餘

四言史徵

序一

義可粗了程功若易史則充棟非窮數年之力以勤披覽亦不能遍是為難耳人每畏難鮮不置之因有改難趨易刪多就寡而諸家褒史鑑

畧出夫史至於提要則節目

不能詳律句則書法莫能備大端踈漏實誤信傳句曲葛君是所慨然於此而有四言史徵之著也首自鴻濛下

四言史徵

序二

至元明皆取各家正史而櫟括之凡所更代帝王功德之緒顯列於前臣宰忠奸之跡鱗次於後節烈異術附記於末率為四言韻語則

寓褒貶美刺大意有同葩  
經俾讀者可以興觀羣怨  
焉予一日相與衡論古今之  
際出此稿以示予覽竟喜  
其琢句之工命意之善也然  
亦微有因簡致疎之處乃不  
揣請而為之注取諸本紀世  
家列傳詳以系之庶使讀  
者記其要領覽註者得其  
纖悉去多而寡去難而易使

無罣漏足可信傳萬君之功  
有益於世學實厚予則因  
繙至深少助弘濟且此誠便  
家塾幼學俾於摹字之初  
即令寫此不二三歲可熟正  
文再為講解古今全史咸貯  
腹笥牖下恣譚論廊廟資  
政事潤色柔翰鼓吹詩歌  
學士案頭豈可少此一書乎  
其中短註古韻音切皆本考

究問擇已意覽者自知錄  
成命棒用契葛君

時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

孟秋長白曹荃書於漱

四言史徵

序五

藝山房



四言史徵

凡例

一是編皆取各家正史詳加采掇歷代興廢事迹一時  
人物功業及忠孝大節足以傳者融爲四言詩句義  
顯詞明以便誦記

一編中有一句盡一人之生平者有一節盡一人之生  
平者繁簡各有當然讀者自可意會間有未盡詳見  
註中

四言史徵

凡例

正圖

一練句於紀事之中或綴咏嘆語非示閒適韻致也乃  
當興衰之際感慨係之矣

一粵自混沌迄有書契以前本無紀可攷追述之處多  
屬荒唐然世之言史者莫不首開闢以盤古成康務  
於軒皇是書又何敢有所闕畧謹遵通鑑節取劉道  
原外紀源自盤古迄高辛陳子桎所取小司馬三皇  
本紀接以仁山金氏據尚書斷自唐堯以下足成全  
史用資幼學

四書史徵

凡例

正國

號可也

一古人事述有爲世俗所傳聞致大相紕繆者或正史未備反於野史致詳者事或異者文或美者咸於註中全錄之庶以傳信覽者勿謂不憚煩

一一人事實有於前朝畧見易代又見者不妨互相發明勿訝重出

一遼金非大一統今列於元前者以其并宋帝於南北遵廿一史遼金元三史也

四書史徵

凡例

正國

一有明一代君臣事蹟較列代爲少加詳盡者蓋因世近猶及微于父老之口述脫有漏簡致誦率筆一句中字法間有沉隱者皆出正史不敢杜撰

一正統之君國名首標之僭竊國名加一附字漢末三國以昭烈帝承正統附魏吳者遵紫陽綱目也

一用韻悉取古韻五經叶音有正叶借叶轉叶平仄互叶是不同乎沈韻習泥者勿嘗誤

四言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第一卷

三皇紀

盤古氏

天皇氏

地皇氏

人皇氏

四言史徵 目錄

五帝紀

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有熊氏

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夏紀

大禹

仲康

王桡

王泄

王厘

王發

四言史徵 目錄

商紀

成湯

太庚

太戊

河亶甲

祖辛

南庚

小辛

凡十七王合四百五十八年王相之時有窮后羿逐王居商丘宋浞殺羿及王篡國凡四十年

王啟

王相

王槐

王不降

王孔甲

履癸

周紀

太甲

小甲

仲丁

外壬

祖乙

祖丁

盤庚

武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沃丁

雍己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遷都囂在位十

凡二十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b>四書史徵</b> <b>目錄</b> <small>帝王統系紀年</small>		<b>祖庚</b> <small>在位七祀</small>	<b>祖甲</b> <small>在位三十祀</small>	<b>廩辛</b> <small>在位六祀</small>	<b>庚丁</b> <small>在位十一祀</small>	<b>武乙</b> <small>復從河北 在位四祀</small>	<b>太丁</b> <small>在位三祀</small>	<b>帝乙</b> <small>在位十七祀</small>	<b>受辛</b> <small>在位十三祀</small>	<b>周紀</b> <small>凡三十七王 至殷王爲東周 合八百七十三年 自武王至幽王爲西周 平</small>	<b>武王</b> <small>都鎬在位七年</small>	<b>成王</b> <small>在位十七年</small>	<b>康王</b> <small>在位二十五年</small>	<b>昭王</b> <small>在位五十二年</small>	<b>穆王</b> <small>在位五十五年</small>	<b>共王</b> <small>在位二十二年</small>	<b>夷王</b> <small>在位十六年</small>	<b>厲王</b> <small>在位五十六年</small>	<b>宣王</b> <small>在位四十六年</small>	<b>幽王</b> <small>在位十一年</small>	<b>平王</b> <small>遷都洛在位五十二年</small>	<b>桓王</b> <small>在位二十三年</small>	<b>莊王</b> <small>在位十五年</small>	<b>釐王</b> <small>在位五年</small>	<b>惠王</b> <small>在位十五年</small>	<b>襄王</b> <small>在位三十三年</small>	<b>頃王</b> <small>在位六年</small>	<b>匡王</b> <small>在位六年</small>	<b>定王</b> <small>在位二十一年</small>	<b>簡王</b> <small>在位十四年</small>	<b>靈王</b> <small>在位十七年</small>	<b>景王</b> <small>在位十五年</small>	<b>悼王</b> <small>在位十四年</small>	<b>敬王</b> <small>在位十四年</small>	<b>元王</b> <small>在位十六年</small>	<b>貞定王</b> <small>在位十八年</small>	<b>哀王</b> <small>在位三月</small>	<b>思王</b> <small>在位五年</small>	<b>考王</b> <small>在位十五年</small>	<b>威烈王</b> <small>在位十四年</small>	<b>安王</b> <small>在位十六年</small>	<b>烈王</b> <small>在位七年</small>	<b>顯王</b> <small>在位十八年</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四書史徵</b> <b>目錄</b> <small>帝王統系紀年</small>		<b>慎靚王</b> <small>在位六年</small>	<b>赧王</b> <small>在位十九年</small>	<b>第二卷</b>		<b>秦紀</b> <small>凡二世合十五年</small>	<b>始皇帝</b> <small>都咸陽在王位二十六年即帝位十二年</small>	<b>二世皇帝</b> <small>在位三年</small>	<b>漢紀</b> <small>凡十二帝合一百二十四年 附高后呂氏王莽淮陽王共二百三十一年</small>	<b>太祖高皇帝</b> <small>都長安在位十二年</small>	<b>孝惠皇帝</b> <small>在位七年</small>	<b>高皇后呂氏</b> <small>稱制八年</small>	<b>太宗孝文皇帝</b> <small>在位二十三年始稱元年改元</small>	<b>後元</b>	<b>孝景皇帝</b> <small>在位十六年改元三</small>	<b>元年</b>	<b>中元</b>	<b>後元</b>	<b>世宗孝武皇帝</b> <small>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十一</small>	<b>建元</b>	<b>元光</b>	<b>元朔</b>	<b>元狩</b>	<b>元鼎</b>	<b>元封</b>	<b>太初</b>	<b>天漢</b>	<b>太始</b>	<b>征和</b>	<b>後元</b>	<b>孝昭皇帝</b> <small>在位十四年改元三</small>	<b>始元</b>	<b>元鳳</b>	<b>元平</b>	<b>中宗孝宣皇帝</b> <small>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七</small>	<b>本始</b>	<b>地節</b>	<b>元康</b>	<b>神爵</b>	<b>五鳳</b>	<b>甘露</b>	<b>黃龍</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孝元皇帝

在位十六年  
改元四

初元

永光

建昭

竟寧

孝成皇帝

在位二十六年  
改元七

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永始

元延

綏和

孝哀皇帝

在位六年  
改元二

建平

元壽

孝平皇帝

在位五年  
改元一

元始

孺子嬰

在位三年  
改元二

居攝

初始

附王莽

在位十八年  
改元三

始建國

天鳳

地皇

淮陽王

在位二年  
改元一

更始

四言史錄

目錄

卷三 漢紀年

五

第三卷

東漢紀

凡十二帝合一  
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  
改元三

建武

中元

顯宗孝明皇帝

在位十八年  
改元一

永平

肅宗孝章皇帝

在位十三年  
改元三

建初

元和

章和

孝和皇帝

在位十七年  
改元二

永元

元興

孝殤皇帝

在位八月  
改元一

延平

孝安皇帝

在位十九年  
改元五

永初

元初

永寧

建元

延光

孝順皇帝

在位十九年  
改元五

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孝冲皇帝

在位三月  
改元一

永嘉

孝質皇帝

在位一年  
改元一

本初

孝桓皇帝

在位二十一年  
改元七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壽

延熹

永康

孝靈皇帝

在位二十四年  
改元四

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四言史錄

目錄

卷三 漢紀年

六

少帝

在位五月  
改元二

光熹

昭寧

孝獻皇帝

遷都許在位十一年  
改元三

初平

興平

建安

後漢紀

凡二主合  
四十二年

昭烈皇帝

都成都在位三年  
改元一

章武

後帝

在位四十年  
改元四

建興

延熙

景耀

炎興

附魏紀

凡五主合  
四十五年

文皇帝

都鄴在位七年  
改元一

黃初

明皇帝

在位十三年  
改元三

太和

青龍

景初



齊王 在位十五 正始 嘉平

高貴鄉公 在位七年 正元 甘露

元皇帝 在位七年 景元 咸熙

附 吳紀 凡四主合五十九年

大帝 都建業在位三 黃武 黃龍 嘉禾 嘉興

赤烏 太元 神鳳

會稽王 在位七年 五鳳 太平

景帝 在位七年 永安

四言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一七

烏程侯 在位十六 元興 甘露 寶鼎 建衡

鳳皇 天璽 天冊 天紀

晉紀 凡十五帝合一百五十七年

世祖武皇帝 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 泰始 咸寧 太康

太熙

孝惠皇帝 在位十七 永熙 永平 永康 永寧

太安 永興 光熙

孝懷皇帝 在位五年 永嘉

孝愍皇帝 在位四年 建興

中宗元皇帝 都建業在位六年 建武 大興 永昌

肅宗明皇帝 在位三年 大寧

顯宗成皇帝 在位十五年 咸和 咸康

康皇帝 在位二年 建元

孝宗穆皇帝 在位十七 永和 升平

哀皇帝 在位四年 隆和 興寧

琅邪王 在位六年 太和

四言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一八

太宗簡文皇帝 在位二年 咸安

烈宗孝武皇帝 在位二十四 寧康 太元

安皇帝 在位三十一 隆安 元興 義熙

恭皇帝 在位二年 元熙

第四卷

附兩晉之間十六個國

漢 凡四主合二十六年

劉淵 據平陽在位六年 元熙 改 永鳳 河瑞

劉和

劉聰 在位九年  
改元四 光興 嘉平 建元 麟嘉

劉粲 在位一月  
改元一 漢昌

劉曜 從都長安在位  
十年改元一 光初

趙 凡二至四子  
合二十三年

石勒 據襄國在位十  
五年建元 太和 建平

石弘 在位一年  
改元一 延熙

石虎 遷都鄴在位十  
五年改元二 建武 泰寧

四書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石世 在位三  
十三日

石遵 在位一百  
八十三日

石鑒 在位一百三  
日改元一 青龍

石祗 稱帝於襄國在  
位三年改元一 永寧

石閔 改國號曰魏在  
位二年改元一 永興

成 凡六至合  
四十六年

李特 在位  
二年

李雄 據成都建元  
十年建元 建興 晏平 玉衡

李班 在位  
一年

李期 在位三年  
改元一 玉恒

李壽 改國號曰漢在  
位五年改元一 漢興

李勢 在位五年  
改元二 太和 嘉寧

前涼 凡九至合  
七十六年

張軌 在位十  
三年

張寔 在位  
六年

張茂 在位五年

四書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張駿 在位二  
十二年

張重華 在位十  
年改元一 永樂

張耀靈

張祚 在位三年  
改元一 和平

張玄靚 在位九年

張天錫 在位十三  
年

前燕 凡四世合  
八十五年

慕容廆 據大棘城在  
位四十九年

慕容皝		遷都龍城在位十五年
慕容儁		遷都鄴在位十一年建元天璽光壽
慕容暉		在位二十一年改元一建熙
前秦		凡五主合四十四年
苻洪		居枋頭
苻健		據長安在位四年建元皇始
苻生		在位三年改元一壽光
苻堅		在位二十七年改元三永興甘露建元
四言史徵		目錄帝王統系紀年
苻丕		據晉陽在位二年改元一太安
苻登		在位九年改元一太初
苻崇		據湟中在位一年改元一延初
後燕		凡四主合二十四年
慕容垂		都中山在位十三年建元建興
慕容寶		在位三年改元一永康
慕容盛		移都龍城在位三年改元二建平長樂
慕容熙		在位六年改元一光始

高雲		在位一年改元一正始
西燕		凡六主合十年
慕容泓		據長安建元燕興
慕容冲		據阿房在位一年改元一更始
慕容覲		在位改元一建明
慕容望		在位改元一建平
慕容忠		據燕城改元建武
慕容永		據長子改元一中興
四言史徵		目錄帝王統系紀年
南燕		凡二主合十一年
慕容德		據廣固在位五年改元一建平
慕容超		在位六年改元一太上天
後秦		凡三主合三十二年
姚弋仲		居龍上
姚襄		
姚萇		據長安在位八年建元白雀改建初
姚興		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二皇初洪始

姚泓	在位二年 改元一	永和
西秦	凡四世合四十六年	
乞伏國仁	據苑川在位四年 建元	建義
乞伏乾歸	在位二十四年 改元二	太初 更始
乞伏熾磐	在位十五年 改元二	永康 建弘
乞伏慕末	在位三年 改元一	承弘
後凉	凡四世合十六年	
呂光	據姑藏 在位十年 建元	大安 龍飛 麟嘉
四書史微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正圖 十三
呂紹		
呂纂	在位三年 改元一	咸寧
呂隆	在位三年 改元	神鼎
北凉	凡二世合四十二年	
段業	據金山在位四年 建元	神璽
沮渠蒙遜	在位三十三年 改元三	永安 玄始 義和
沮渠牧犍	在位六年 改元一	承和
南凉	凡三世合十九年	

秃髮烏孤	據樂都 在位三年 建元	太初
秃髮利鹿孤	在位三年 改元一	建和
秃髮俾檀	在位十二年 改元二	弘昌 嘉平
西凉	凡二世合二十四年	
李暠	據酒泉 在位十七年 建元一	建初
李歆	在位五年 改元一	嘉興
北燕	凡二世合二十四年	
馮跋	據昌黎 在位二十年 建元一	太平
四書史微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正圖 十四
馮弘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太興
夏	凡三世合二十六年	
赫連勃勃	據統萬 在位十八年 建元	龍昇 鳳翔 昌武 真興
赫連昌	在位三年 改元一	承光
赫連定	在位三年 改元一	勝光
宋紀	凡八世合六十年	
高祖武皇帝	都建康 在位三年 建元一	永初
少帝	在位二年 改元一	景平

四書史鑑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太祖文皇帝	在位三十一年 改元一	元嘉
	世祖孝武皇帝	在位十一年 改元二	孝建 大明
	前廢帝	在位一年 改元二	永光 景和
	太宗明皇帝	在位八年 改元二	泰始 泰豫
	後廢帝	在位五年 改元一	元徽
	順帝	在位三年 改元一	昇明
	齊紀	凡七主合二十四年	
	太祖高皇帝	都建康在位四十四年 建元一	建元
	世祖武皇帝	在位十一年 改元一	永明
	廢帝鬱林王	在位六月 改元一	隆昌
第五卷	廢帝海陵王	在位六月 改元一	延興
	高宗明皇帝	在位五年 改元二	建武 永泰
	廢帝東昏侯	在位三年 改元一	永元
	和帝	在位二年 改元一	中興
	梁紀	凡四主合五十六年	
	世祖太武皇帝	在位十五年 改元三	永興 神瑞 泰常
	世祖太武皇帝	在位二十九年 改元六	始光 神䴥 延和
	世祖太武皇帝	在位二十九年 改元六	始光 神䴥 延和
	世祖太武皇帝	在位二十九年 改元六	始光 神䴥 延和
	世祖太武皇帝	在位二十九年 改元六	始光 神䴥 延和

四書史鑑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高祖武皇帝	都建康在位四十八年 建元四	天監 改普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中大同 太清	
	太宗簡文皇帝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大寶
	世祖孝元皇帝	都江陵在位三年 改元一	承聖
	敬帝	在位三年 改元一	永定
	陳紀	凡五主合三十二年	
	高祖武皇帝	都建康在位三年 建元一	永定
	世祖文皇帝	在位七年 改元二	天嘉 天康
	廢帝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光大
	高宗孝宣皇帝	在位十四年 改元一	太建
第五卷	後主	在位七年 改元二	至德 禎明
	北魏	凡十六主合一百八十七年 而分為東西魏云	
	太祖道武皇帝	都平城在位十四年 建元二	登國 改皇始 天
	興 天賜		
	太宗明元皇帝	在位十五年 改元三	永興 神瑞 泰常
	世祖太武皇帝	在位二十九年 改元六	始光 神䴥 延和
	世祖太武皇帝	在位二十九年 改元六	始光 神䴥 延和
	世祖太武皇帝	在位二十九年 改元六	始光 神䴥 延和
	世祖太武皇帝	在位二十九年 改元六	始光 神䴥 延和
	世祖太武皇帝	在位二十九年 改元六	始光 神䴥 延和

太延 太平真君 正平

高宗文成皇帝 在位十四年 改元四 興安 興光 太安

和平

顯祖獻文皇帝 在位六年 改元二 天安 皇興

高祖孝文皇帝 遷都洛陽 在位二十九年 改元三 延興 承明

太和

世宗宣武皇帝 在位十六年 改元四 景明 正始 永平

延昌

四書史錄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肅宗孝明皇帝 在位十四年 改元五 熙平 神龜 正光

孝昌 武泰

敬宗孝莊皇帝 在位三年 改元一 永安

節閔皇帝 在位二年 改元一 普泰

廢帝 在位二年 改元一 中興

孝武皇帝 移都長安 是為西魏 在位三年 改元二 太昌 永熙

文皇帝 在位十七年 改元一 大統

廢帝 在位二年

恭皇帝 在位四年

東魏

孝靜皇帝 徙都鄴 在位十七年 改元四 天平 元象 興和

武定

北齊 凡五主 合二十七年

顯祖文宣皇帝 都鄴 在位二十一年 建元一 天保

廢帝 在位一年 改元一 乾明

肅宗孝昭皇帝 在位二年 改元一 皇建

四書史錄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世祖武成皇帝 在位四年 改元二 大寧 河清

後主 在位十年 改元三 天統 武平 隆化

北周 凡五主 合二十六年

孝閔皇帝 都長安 在位一年

世宗明皇帝 在位四年 建元一 武成

高祖武皇帝 在位十九年 改元四 保定 天和 建德 宣政

宣帝 在位一年 改元二 大象 大成

靜帝 在位一年 改元一 大定

隋紀 凡四主合  
四十一

高祖文皇帝 都長安在位二  
開皇 改仁壽

煬皇帝 遷都洛陽在位  
大業

恭帝 在位二年  
義寧

恭帝 在位二年  
皇泰

第六卷

唐紀 凡二十一帝合  
一百八十九年

高祖神堯皇帝 都長安在位  
武德

四書史錄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太宗文皇帝 在位二十三年  
貞觀

高宗皇帝 在位三十四年  
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咸亨 上元 儀鳳

調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弘道

中宗皇帝 在位五年  
嗣聖 神龍 景隆

附則天順聖皇太后武氏 稱制七年改唐為周十  
四年共二十一年改元

十光宅 垂拱 永昌 天授 如意 長壽

延載 天冊萬歲 萬歲通天 神功 聖

曆 久視 大足 長安

睿宗皇帝 在位二年  
景雲 太極

玄宗明皇帝 在位四十四年  
開元 天寶

肅宗皇帝 在位七年  
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

代宗皇帝 在位十七年  
廣德 永泰 大曆

德宗皇帝 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 興元 貞元

順宗皇帝 在位一年  
永貞

憲宗皇帝 在位十五年  
元和

四書史錄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穆宗皇帝 在位四年  
長慶

敬宗皇帝 在位二年  
寶曆

文宗皇帝 在位十三  
太和 開成

武宗皇帝 在位六年  
會昌

宣宗皇帝 在位十三  
大中

懿宗皇帝 在位十四  
咸通

僖宗皇帝 在位十五年  
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啓

文德

昭宗皇帝 在位十二年 改元七 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天祐

哀宗昭宣皇帝 在位三年 未改元 仍稱 天祐

第七卷

後梁紀 凡二至合 一十七年

太祖皇帝 都汴梁 在位六年 建元 開平 乾化

末帝 在位十二年 改元二 貞明 龍德

後唐紀 凡四至合 一十三年

四書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莊宗皇帝 都洛陽 在位三年 建元一 同光

明宗皇帝 在位八年 改元二 天成 長興

閔帝 在位四月 改元一 應順

廢帝 在位二年 改元一 清泰

後晉紀 凡二至合 一十一年

高祖皇帝 都大梁 在位七年 建元一 天福

出帝 在位四年 改元一 開運

後漢紀 凡二至合 四年

高祖皇帝 都大梁 在位二年 建元一 乾祐

隱帝 在位二年 未改元 仍稱 乾祐

後周紀 凡三至合 十年

太祖皇帝 都大梁 在位三年 建元一 廣順

世宗皇帝 在位六年 改元一 顯德

恭皇帝 在位半年

附 五代之際十國

吳 凡四主合 四十六年

四書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楊行密 據揚州 在位十四年

楊渥 在位二年

楊隆演 在位十二年 改元一 武義

楊溥 在位十七年 改元四 順義 乾貞 太和 天祚

南唐 凡三至合 三十九年

李昇 據金陵 在位七年 建元一 昇元

李璟 在位十九年 改元三 保大 中興 交泰

李煜 在位十三年



前蜀	凡二主合 二十二年
王建	據成都 在位十二年 建元 武成 改 永平 通正 天漢
光天	
王衍	在位八年 改元二 乾德 咸康
後蜀	凡二主合 三十三年
孟知祥	據成都 在位三十三年 建元一 明德
孟昶	在位三十三年 改元一 廣政
南漢	凡五主合 五十五年
四書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劉隱	據廣州 在位四年
劉巖	在位二十年 建元 乾亨 改 白龍 大有
劉玢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光天
劉晟	在位十六年 改元一 乾和
劉鋹	在位十四年 改元一 大寶
楚	凡六主合 五十七年
馬殷	據潭州 在位二十四年
馬希聲	在位二年

馬希範	在位十二年
馬希廣	
馬希萼	
馬希崇	
吳越	凡五主合 九十八年
錢鏐	據兩浙 在位四十四年 建元 天寶 改 寶正 寶大
錢元瓘	在位十年
錢弘佐	在位七年
錢弘俦	在位二年
四書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錢弘俶	在位四十年
閩	凡六主合 五十年
王審知	據福建漳泉等五州 在位二十九年
王延翰	
王延鈞	在位十年 改元二 龍啓 永和
王昶	在位四年 改元一 通文
王延羲	在位六年 改元一 永隆
王延政	改國號曰殷 在位三年 改元一 天德

荆南

凡五主合五十七年

高季興

據荊州

高從誨

高保融

高保勗

高繼冲

北漢 凡四主合二十九年

劉崇

據太原在位四年

四書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劉承鈞

在位十五年 改元一天會

劉繼恩

在位一月

劉繼元

在位十二年 改元一廣運

第八卷

宋紀

凡十八帝合三百二十三年

太祖皇帝

都汴梁在位十七年 建隆 乾德 開寶

太宗皇帝

在位二十二年 太平興國 雍熙 端拱

淳化 至道

真宗皇帝

在位二十五年 咸平 景德 大中祥符

天禧 乾興

仁宗皇帝

在位四十三年 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英宗皇帝

在位四年 治平

神宗皇帝

在位十八年 熙寧 元豐

哲宗皇帝

在位十五年 紹聖 元符

徽宗皇帝

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靖國 崇寧 大觀

四書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政和 重和 宣和

欽宗皇帝

在位二年 靖康

第九卷

高宗皇帝

遷都臨安在位三十三年 建炎 紹興

孝宗皇帝

在位二十七年 隆興 乾道 淳熙

光宗皇帝

在位五年 紹熙

寧宗皇帝

在位三十一年 慶元 嘉泰 開泰 嘉定

理宗皇帝

在位四十七年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開慶 景定

度宗皇帝 在位十年  
改元一 咸淳

恭宗皇帝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德祐

端宗皇帝 在位三年  
改元一 景炎

帝昀 在位二年  
改元一 祥興

附 西夏 凡十主合二  
百二十年

李元昊 據興州在位  
十一年建元 開運 廣運 大慶

天授禮法延祚

四言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李諒祚 在位十九  
年改元五 延嗣寧國 天祐垂聖

福聖承道 禪都 拱化

李東常 在位十八  
年改元四 乾道 天賜禮盛國慶 大安

天安禮定

李乾順 在位五十四  
年改元八 天義治平 天祐民安 永

安 貞觀 雍寧 元德 正德 大德

李仁孝 在位五十五  
年改元四 大慶 人慶 天盛 乾祐

李純佑 在位十二  
年改元一 天慶

李安全 在位五年  
改元二 應天 皇建

李遵頊 在位十二  
年改元一 光定

李德旺 在位四年  
改元一 乾定

李觀 在位二年

第十卷

附 遼紀 凡十主合二  
百一十九年

太祖皇帝 在位三十一  
年建元 神冊 天贊 天顯

太宗皇帝 在位二十二  
年改元二 會同 大同

四言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世宗皇帝 遷都幽州在位  
五年改元一 天祚

穆宗皇帝 在位十九  
年改元一 應曆

景宗皇帝 在位十三  
年改元二 保寧 乾亨

聖宗皇帝 在位四十九  
年改元三 統和 開泰 太平

道宗皇帝 在位四十七  
年改元五 清寧 咸雍 太康

大安 壽隆

天祚皇帝 在位二十四  
年改元三 乾統 天慶 保大

梁王 在位五月  
改元一 神曆

宣宗皇帝 在位五月 附 后蕭氏 改元 德興

附 西遼紀 凡五主合 七十六年

德宗皇帝 都虎思斡耳朵 在位二十年 建元 延慶 改 康國

感天皇后 在位七年 咸清

仁宗皇帝 在位十二年 改元 紹興

承天皇后 在位十四年 改元 崇福

末帝 在位三十四年 改元 天禧

金紀 凡九主合一百二十年

四言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太祖皇帝 都幽州 在位七年 建元 收國 改 天輔

太宗皇帝 在位十三年 改元 天會

熙宗皇帝 在位十二年 改元 天統

煬宗皇帝 在位十三年 改元 天德 貞元 正隆

世宗皇帝 在位二十九年 改元 大定

章宗皇帝 在位二十年 改元 明昌 承安 太和

衛紹王 在位五年 改元 大安 崇慶 至寧

宣宗皇帝 在位十年 改 貞祐 興定 元光

哀宗皇帝 遷都汴 在位十二年 改元 正大 天興

末宗

元紀 凡十主合八十九年

世祖皇帝 都燕京 在位三十一年 建元 中統 改 至元

成宗皇帝 在位十三年 改元 元貞 大德

武宗皇帝 在位五年 改元 至大

仁宗皇帝 在位十年 改元 皇慶 延祐

英宗皇帝 在位三年 改元 至治

四言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泰定皇帝 在位五年 改元 泰定 致和

明宗皇帝 在位半年 改元 天曆 至順

文宗皇帝 在位五年 改元 天曆 至順

寧宗皇帝 在位一月

順帝 在位三十六年 改元 元統 至元 至正

第十一卷

明紀 凡十七帝合二百七十九年

太祖高皇帝 都金陵 在位三十二年 建元 洪武

惠宗讓皇帝

在位四年 改元

建文

成祖文皇帝

遷都順天 在位二十三年 改元

永樂

仁宗昭皇帝

在位一年 改元

洪熙

宣宗章皇帝

在位十年 改元

宣德

英宗睿皇帝

在位十四年 改元

正統

景皇帝

在位七年 改元 景泰

英宗睿皇帝

復位八年 共二十二年 改元 天順

第十二卷

四言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憲宗純皇帝

在位二十三年 改元 成化

孝宗敬皇帝

在位十八年 改元 弘治

武宗毅皇帝

在位十六年 改元 正德

世宗肅皇帝

在位四十五年 改元 嘉靖

穆宗莊皇帝

在位六年 改元 隆慶

神宗顯皇帝

在位四十八年 改元 萬曆

光宗貞皇帝

在位一年 改元 泰昌

熹宗哲皇帝

在位七年 改元 天啓

莊烈

莊烈愍皇帝

在位十七年 改元

崇禎

四言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莊烈

四言史徵卷一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頓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飲程麟德蔚室甫較訂

三皇紀

紀者書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  
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之綱紀也

盤古氏

按天地初分之時盤古生於其中能知天地  
之高低及萬物造化之理故俗傳曰盤古分  
天地盤古猶言盤固也世又以  
為渾敦氏渾敦未昭晰之謂也

洪惟渾敦天地氤氲相傳盤古首出為君

河紀云河開府  
青縣南十五里

四言史徵

卷一 盤古 天皇 地皇

有盤古溝盤古墓溝北有盤古廟元世祖十五  
年夏四月乙卯命有司修盤古王祠碑見存

天皇氏

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皇氏  
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合一萬八千歲

天皇開子于支初起濬泊無為悶悶方始

開達在月曰畢

乙在歲曰攝提在月曰橘丙在歲曰素光在月曰脩丁在

歲曰強置在月曰園戊在歲曰著雍在月曰薄己在歲曰

屠維在月曰則庚在歲曰章在月曰室辛在歲曰重光

在月曰昭陽壬在歲曰圭癸在月曰終癸在歲曰昭陽在

月曰極十二支子曰困教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

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涇

閭戌亥曰大淵獻

地皇氏

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與天皇  
耳龍門諸山兄弟合一萬八千歲

地皇開丑爰定三辰一日晝夜一月三旬

人皇氏

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分長九州號居方  
氏又號九皇氏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

六百歲

人皇生寅羣生始遂相厥山川居方分位至不虛王臣不

虛貴

有巢氏

傳三

鳥獸偪人穴居野處有巢氏與民乃安堵

燧人氏

傳八

茹毛飲血民未知烹燧人取火俯順五行

葛天氏

傳四

葛天蕩蕩化行民悅人操牛尾樂歌八闋

葛天氏之樂三  
人操牛尾捉足

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

五曰教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無懷氏

傳三

撫我無懷好惡不猜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女媧氏

與大皇同母生而神靈都于中皇之  
山是為女皇凡一百三十載而沒

共工觸山天折地缺女媧氏與石煉五色斷繫聚虛補天

浴日淮南子斷繁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涓水地平天  
咸不失舊物○共有十紀凡八十餘君一曰九頭紀  
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離紀五曰達通紀六曰  
序命紀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危  
紀

### 五帝紀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紅且繞之因而始娠生帝於成紀蛇首人身以木德繼天而生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都宛丘在位一百一十五年

今華昌府秦州宛丘今陳州太昊之墟是也  
傳十五世○華胥地名在西安府藍田縣成紀

太昊之世民用其愚母焉無父哇哇吁吁

開口也吁音虛

四書史徵 卷一 太昊

其饑則求食飽棄其餘始作網罟以佃以漁通媒正姓嫁

聖之初德合上下龍馬負圖始畫八卦萬形不殊書契以

興結繩以除上曰契上古以繩結大小紀事今除樂歌扶

徠斷桐為琴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荒樂立基龍師紀臣基

狀名春官為青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為赤龍氏  
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有婦氏之女曰安登成

炎帝神農氏神農而生帝名曰石年人身牛首長於

姜水故以姜為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

炎帝本起烈山故號烈山氏亦曰厲山氏初國伊  
繼國者合而稱之故又號伊耆氏都於陳運曲阜  
在位一百四十年崩於長沙之茶鄉傳八世凡五

百三十年○姜水今鳳翔府寶雞縣南烈山在德  
安府隴州陳今開封府陳州曲阜魯邑名屬山東  
兗州府茶鄉今  
長沙府茶陵州

神農氏作稼穡興農嘗草作藥方書始通治麻為布市

日中緒輶草木作蜡報功蜡之為言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萬物而索享之以報功也夏曰

泰曰臘始皇復更曰嘉平民無天札俗不忿爭德因火王

官以火名泰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

黃帝有熊氏初神農氏母弟世嗣少典為諸侯少典

軒轅姓公孫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長於姬水故

四書史徵 卷一 炎帝 黃帝

又以姬為姓以土德王故號黃帝又曰縉雲氏又

曰帝鴻氏亦曰帝軒氏在位百年崩年百十有一

歲葬  
橋山

帝鴻有熊齊聖廣淵蚩尤作霧車示指南戰於涿鹿陣法

始傳黃帝攝政有蚩尤作五兵暴虐天下黃帝以仁義不

倉頡沮頊左史右編頊頊二臣名倉帝四目又號史皇氏

曲之勢俯觀龜文鳥羽山川青文父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圖

災六相分治稽與泰山風后力牧大鴻常先畫野分州立

井制田大撓甲子撓音高人名帝命占斗柄初昏所指月

子容成蓋天容成人名蓋天伶倫斷竹律呂氣先伶倫人名黃帝

命造律陽六為律陰六為呂總之十二律以配十二月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也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

陰聲也律首算數與星躔律首人名史陶正甯封木共鼓

正亦將甯封木匠正官名共化舟楫濟海通江化

二人邑夷作車以行四方邑夷人名行有履履澤有橋梁梓曰

釜甌烹炮醴漿榮援鑄鐘榮孫嫫祖教蠶帝四妃元妃西

祖生支鬻昌意二妃方果氏女曰節生休及清三妃形魚氏女生揮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惡德先生蒼林馬陽泉

妾之子十六人總四妃之子為二十岐伯內經藥石鍼砭

有五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岐伯內經藥石鍼砭

四吉史徵卷一黃帝

岐伯嘗公察明堂完厥息五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死有棺槨尸不露捐幣資

國用金刀貨泉城闕宮室制度已全咸池播音樂奏大淵

蒙冕章服文明燭然鳳巢阿閣麟遊於田黃龍地蟻以雲

紀官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緇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鼎成百歲葬於橋

山

程蔚黨曰擊判三才以降作君統民一切養生淑性之

道莫不因時推明建立三五之際惟帝鴻氏制度大備

功德宣赫如日方中延知聖人在位不使此義義垂拱

已也其於事物一不得理少童斯民生養之機必取而

運乎神明之域爰有制度納諸軌則是居聖人之位明

聖人之道以位傳統大之以功以道傳統尊之以德惟

尊大之可以一人化成天下至仁率性至義充理一貫

萬條昭布廣運是民是心數事乎此自然特治雍熙世

隆至治後起帝王惟有潤色可無創舉第於本事

視其植德厚薄徵其歷年修短之數如持左券然

少昊金天氏大星如虹下臨華渚咸而帝黃帝之

世降居江水色於窮桑故號窮桑氏國於青陽國

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

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

華雲陽山。江水在四川窮桑地名在兗州府會

城山在曲阜縣東北二里

金天御世鳳鳥來臨山川通氣用諧人神少昊之立也鳳

紀官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

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鳳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

四吉史徵卷一少昊

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鷓鴣氏司事也

五鵠鳩氏者也五雉為九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尾為九農正

尾民無淫者也

額頤高陽氏姬姓祖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降居若

女樞咸瑞光貫月生帝於若水首戴干戈而有德

文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即帝位以德王初國

高陽故號高陽氏都帝丘在位七十八年崩壽九

十一葬濮陽。額頤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

廣陽

里中

帝昌意子黃帝之孫荀錄疏通知事謀慮深淵養材任地

載時象天鬼神制義氣化之先交趾風聲幽陵光燭荒荒



流沙括地志居延海南甘州張掖縣東北千六百四十里鬱蟠木海分經東海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東北有門萬鬼所聚天帝使神人守之一名鬱蟠有害人之昆縛以華索射以挾虱殺虎食

東西朔南莫不砥屬民師五官少昊四子重該修熙帝

之為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為木正曰句芒乃重為木正句芒之句龍為土正而帝之孫為火正曰祝融是為五官音會八風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閭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曰廣莫風浮金効珍絕地天通寅建履端是為曆宗

帝嚳高辛氏姓姁名棄黃帝曾孫祖曰少昊父曰蟠極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年十五佐顓頊

受封於辛年三十八代高陽氏為天子以其肇述於辛故號高辛氏以木德王都亳在位七十年崩

四言史徵 卷一 顓頊 帝嚳

壽一百五歲葬頓丘在今河南府偃師縣頓丘山名在大名府清豐縣

帝嚳執中郁郁巋巋動時服士佐以四妃姜源慶都簡狄

常儀稷契契自天申之契為商祖稷開周基帝四妃元

女曰姜嫄生稷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三妃有娥氏女曰簡狄生契四妃嫫母氏女曰常儀生契堯皆當世而有天下契下也

帝堯陶唐氏帝嚳子母陳鋒氏女曰慶都成赤龍之祥早十有四月而生帝於丹陵育於母

唐故又號陶唐氏受禪即天子位以火德王色尚白都平陽在位九十八歲崩於陽城壽百一十七歲○堯陵在濮陽雷澤縣西三里

唐堯為君則天無名神聖文武道一心精欽天治曆四時

以行萬邦協和百姓姓昭明茅茨土階越席大羹黃收純衣

貴不驕盈民歌帝力三祝華封帝觀於華華封人祝曰使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蒸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閭千秋厥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 鯀治洪水九載無功爰咨四嶽舉舜登庸

帝舜有虞氏姓姁氏黃帝八代孫也父瞽瞍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帝於姚墟故以姚

為姓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克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堯崩乃歲帝位以土德王都蒲坂在位四十年

四言史徵 卷一 帝堯 帝舜

八載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九疑山是為零陵壽一百有十歲○括地志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蒲坂今平陽府蒲州蒼梧山名亦

曰九疑在今道州寧遠縣東南十五里

舜受堯禪玄德覆育在下有矜字古無舉以大孝帝父瞽瞍

後母弟象傲能和以孝堯堯又不至好釐女試使類帝禋廟七政五禮作璫

衡以齊七政觀天道順成也修古天子五載一凶寅軍嘉五體親邦國萬民也四巡歸告巡行徧東西朔南之地歸格才進元凱凶投邊徼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先為誠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曰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李經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預其名堯未及舉至舜乃舉用之帝鴻氏有不才子

曰潭池少吳氏有不才子曰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  
紀歸雲氏有不才子曰餐餮謂之四凶竟未能去皆校  
於四十二人四獸九官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

五絃九韶風動南薰二妃哭野蒼梧乘雲

夏紀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也遂以爲有

大禹姓姁氏崇伯鯀之子黃帝玄孫也母有莘氏女

有二月生爲修己見流星貫鼻接意感而孕處  
胸折而生長九尺二寸堯時洪水滔天父鯀治水  
無功殛死舜攝位舉禹績父業居外十三年勞身  
焦思水害皆息乃受舜禪踐天子位以金德王都  
安邑國號夏仍舊有虞以建寅月爲歲首色尚黑敗  
戴爲歲在位二十七歲南巡狩崩於會稽壽百歲

四言史徵卷一

葬會稽山陰縣之南○安邑今山西平陽府會稽今屬浙江紹興府

帝舜咨禹人惟汝賢代父治水四乘八年尚書恭傳水乘

輶山乘輿輶史記作輿漢書作輿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施  
行泥上探史記作輿漢書作輿以鐵爲之其形如錐長半  
寸施之履下以手足胼胝相度山川過門不入克益前愆

聲律身度勤儉爲先寅建歲首疏儀絕甘儀狄作酒禹飲

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遂疏儀狄而絕旨酒下車泣罪懸器招言禹以五音聽治  
以待四方之士爲銘於箕蓋曰潔以遠者擊鼓以美四  
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微詠者彈瑟  
隕既宅作貢賦田金鑄九鼎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

山川猛鸞之物又每州民戶暨地里寬狹皆可也古之  
鍾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爲其圖籍所以歷代寶  
與易作連山聲教四訖玄圭告天生寄死歸龍逝蜿蜒禹

江黃龍負舟禹歎曰夫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蟻須臾而逝嗚乎神禹吾無間然

王啟禹子塗山氏所生也繼世以有天下在位九歲

夏家天下啟能敬承有扈無道王用徂征

太康啟子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在位二十九歲

太康游畋羿拒於河有窮氏之君後於洛汭五子作歌

仲康太康弟在位十三年

四言史徵卷一

仲康肇位官師相規義和洒淫亂日廢時王命徯侯六師

移之

王相仲康子爲羿所逐徙居商丘後爲寒浞所弑在位二十七歲

王相嗣仲大位羿侵徙依商丘斟灌斟鄩同姓諸侯也

寒浞殺羿復弑相王后奔有仍娘生少康寒浞伯明氏之

護子伯明以讓棄之而羿收以爲己相浞內媚外施殺羿  
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於窮門浞遂篡  
夏代立爲帝仍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處及豷處多力  
能陸行舟使師帥滅斟灌斟鄩秋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  
寶歸於有仍生少康斟灌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五十四里斟鄩故城在青州北海縣

少康 相子諫寒浞滅澆豷歸故

康爲牧正奔於有虞一成旅能布區區少康爲仍牧正  
奔有虞爲庖正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澆使椒豷之  
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臣靡  
討澆澆豷伏誅祀夏配天復禹故都遺臣曰靡事羿羿死  
於過后二國餘燼殺寒浞立少康滅澆  
於過后少康殺於戈有窮遂亡

王杼 位十七歲 王槐 杼子在位

王芒 槐子在位 王泄 芒子在位

王不降 泄子在位 王扁 不降弟在位

四言史徵 卷一 夏少康 王杼 王槐 王芒 王泄 王不降 十一

王廛 廛子在位

杼能師禹傳槐及芒泄與不降六夷賓從王扁王廛相繼而王

王孔甲 不降子在位 王皐 孔甲子在位

王發 皐子在位

王孔甲立好方鬼神天降龍二劉累能馴龍一雌死醢食

出奔王皐王發日卽於昏 履癸 癸子是爲祭墓虛無道湯伐之於南巢三年死於亭山在位五十二歲○廬州樂縣有巢國

卽南 巢也

履癸亂政是爲桀王申鐵鉤索頑頰淫荒寵嬖妹喜有施  
氏獻其女 璵宮象廊肉山酒池十里相望牛飲裸游縱樂  
無方龍逢諫死桀棄義聽讒諸侯危其位 終古奔商太史  
執其圖法注 羣臣持歌伊尹就湯羣臣歌曰江水沛兮舟  
薄今薄謫不聽遂奔 羣臣持歌伊尹就湯桀敗今我王廢兮趣歸  
亦大今鳴條造攻夏祀遂亡 南坂口卽古鳴條也曆過  
四百一十七王王相被集歷昇二世四十年從禹至桀

四百一十七王 王相被集歷昇二世四十年從禹至桀

四言史徵 卷一 夏孔甲 王皐 王發 履癸 十一

商紀 英始封商成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盤庚遷

成湯 姓子氏名履一名天乙至癸之子桀之後也母

成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祭無道放之於南巢踐天子位都亳以水德王國號曰商改歲曰祀以

十杓建丑冬十二月爲歲首行甲寅曆在位十三  
祀崩壽一百歲葬偃師○括地志宋齊較熱縣西  
南三十五里南毫故城卽南毫湯都也宋州北五  
十里大盟城爲景毫河南偃師縣爲西毫帝學及  
湯所都盤庚復遷於此洛州偃  
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

成湯伐桀放於南巢把鉞俘寶維武孔昭仲虺作誥伊尹

阿衡汝鳩汝房遇之北門 應湯左相史記作中翳尹名相耕於有莘之野湯三聘之爲相

號阿衡鳩房二 刑微有位三風十愆咎單明居典寶名篇

人湯之賢臣 三風之目單湯司空四居民 三面去網六

之事義伯仲伯作典寶一篇吉國之常寶也 湯大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

事格天 湯大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 夫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

與讓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銘盤惕已日新乾乾

以臣放君自湯始焉

太甲 湯嫡孫太丁子 在位三十三祀

太丁早卒丙壬方仲 太丁子外丙二年仲 太甲既立顛覆

典刑伊尹攝政放之桐宮 桐宮湯 葬地也 俾思祖猷三年悔萌逆

四言史徵 卷一 商盛湯 太甲 十三

歸授政允德克終繼湯而治褒稱太宗當是之時臣處君

移鼎高其足龍蟠於泥非常之事天地發機太甲不怨伊

尹不疑咸有一德聖任是宜生享百壽死葬偃師 沃丁以

葬伊尹於洛 州偃師縣

沃丁 太甲子在位 太庚 沃丁弟在位

小甲 太庚子在位 雍己 小甲弟在位五十二

沃丁嗣甲統傳太庚小甲雍己諸侯弗庭

太戊 雍己弟太庚子伊陟為相成王王武殷

太戊作君伊陟為相伊陟伊 臣應巫咸時則天降桑穀祥

生朝駢蕃拱 桑穀二木祥妖怪 也兩手搯之曰典君也能懼臣也善諷德卒

勝妖復得商統 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

太戊從之 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聞與

祥桑枯死

仲丁 太戊子在位十三祀 外壬 仲丁弟在

河亶甲 亳都有河害遷於舊 外壬弟在位九祀舊

祖乙 河亶甲子在位十九祀 相都有河害遷於耿

仲丁外壬亶甲祖乙暨相耿邢避河遷邑 舊史記作阮今

四言史徵 卷一 商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十四

龍門縣那在邢州龍同縣 在孟州河陰耿在河中府

祖辛 祖乙子在 沃甲 祖辛弟在位

祖丁 祖辛子在位 南庚 沃甲子在位

陽甲 祖丁子在位七祀自仲丁以來

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自仲子弟相爭比亂九世傳之

盤庚 陽甲弟在位二十八祀耿都又有河決之害

盤庚遷毫改號曰殷作書三誥為商賢君

小辛 盤庚弟在位 小乙 小辛弟在位

小辛小乙兄終弟及殷澤漸衰王風日息古公亶父自豳遷岐時爲有周肇迹王基

武丁 小乙子在位五十 九祀稱曰高宗

武丁作君恭默思道夢天賚弼旁求圖肖時說胥靡築於傳巖 傳巖在虞就界所經有潤水壞道常使胥靡刑舉以爲相不疑不嫌 高宗堯一夕之夢既授說以重任而不疑而不嫌 鹽梅舟楫說命三篇殷道復興聖學以傳雄响形由言史徵 卷一 商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十五

鼎祖已作訓撻伐鬼方風人著詠

祖庚 武丁子在位 祖甲 祖庚弟在位 三十三祀

廩辛 祖甲子在位 庚丁 祖甲子在位 二十一祀

祖庚七祀祖甲繼庚嫡後嗣續廩辛庚丁

武乙 庚丁子復去亳從河 北朝歌在位四祀

武乙無道爲木偶人與之相博侮辱天神革囊盛血仰而射天獵於河渭雷震死焉

太丁 武乙子在位 三十七祀 帝乙 太丁子在位

太丁不承三祀而崩帝乙元祀季歷伐戎圭瓚秬鬯錫之專征始爲侯伯號曰周公

受辛 帝乙子是紂紂淫亂暴虐武王伐之自焚死在位三十三祀

帝乙有子同母三人微啓仲衍季曰受辛太史固禮紂以嫡承資辯捷疾拒諫飾非玉杯象箸奢著於微伐有蘇氏妲己以歸荒酒淫色新聲靡靡鳥獸充仞宮室華侈鹿臺鉅橋瘦民肥已銅柱炮烙剖孕斷髓比干諫死微子去之二十八君棲棲何依六百餘祀忽焉沒今箕子過殷 幽書史徵 卷一 商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受辛 十六

觸物皆非麥秀漸漸恫焉心悲 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傷宮之歌曰麥秀漸漸今禾黍油油今彼狡童今不與我好今殷人問之皆流涕

周紀 周古公亶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自武王至幽王爲西周平王至赧王爲東周凡三百七十三年

文王 姓姬名昌后稷之後也生有聖瑞嗣西伯當紂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自岐徙都於豐在位五十年薨 壽九十七葬於畢

惟周受命文王繼承緝熙敬止丕顯維新始因美里秉義履屯演易作象理盡物情精微廣大通於鬼神謀猷釋難

閱宜諸臣弓矢鉄得賜專征紂因西伯散宜生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  
之文馬有熊之九駒及他奇怪物因封發臣仲而獻之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鉄得專征伐出獵渭水  
卜得飛熊後車同載望尊太公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  
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澤及枯  
骨諸侯來庭朝野讓虞尚質成而不平曰西伯仁人盡  
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見耕者讓畔乃相謂曰我等  
小人不可履君子之處乃謀所爭地以爲開原三分有

武王

名發文王子伐商而有天下遷都於鎬以十一  
月建子之月爲歲首以夜半爲朔改祀曰年以

西書史徵

卷一 周文王 武王

十七

大德王性用辟色尚赤在位  
七年崩壽九十三歲葬於畢

武王伐紂觀兵孟津烏流魚躍甲子師陳紂焚妲殪武王  
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度河

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聲魄赤命維新有  
商既克自夜不寢叶千釋囚封墓閭旌賢人釋箕子因封

散財發粟散鹿臺之財四海歡欣褒封聖裔土裂功

臣作分殷器班賜宗親葉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陳

大禹之後於杞封尚父於管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

曰魯封召公於燕封叔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振鐸於陶

丘曰曹叔武於邶叔處於霍康叔封睦季戴皆少未封葉

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八

又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叔達二子周章虞仲周章已爲吳  
君別封叔達於虞封文王弟號叔於制即東號也封號仲  
於弘農即西號也今陝西之寶麟縣後邰上陽又爲南號  
封豳四嶽伯夷之苗裔文叔於許封少昊之後子爲周  
封豳四嶽伯夷之苗裔文叔於許封少昊之後子爲周  
後奚仲於薛封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無餘於越道訪箕  
子洪範推陳丹書微戒各爲箴銘武王踐阼三月問逆於  
頤頤之道在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書之言惕然恐懼退而爲戒書于席  
之四端爲銘焉於几於鑑於盥盤於權退而爲戒書于席  
於觴豆於戶於闔於劔於弓於矢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  
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  
反一側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凡之銘曰皇  
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  
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濟也溺于人

西書史徵

卷一 周武王

十八

不可救也權之銘曰母曰胡蔑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

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念矣惡乎

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而念猶戒

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富則之銘曰食

自杖食自杖戒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富則之銘曰食

無恥若風之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則教祀皇天敬以先時朝之銘

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與善德則前子之銘

弗忍終身之羞于一人皇風遠暢王路迢遙肅慎貢天西

旅致焚夷齊餓死抱道守真叩馬而諫求仁得仁伯夷

夷名先字公信齊名志字公達武王克商夷齊恥食周粟

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今我安適歸矣遂鎮死首陽山在今蒲州東南三十里即禹貢雷首山

成王 名誦武王子在位三十七年

成王冲幼政攝周公四聖維之聽政於中

賈傳新書明堂之位薦仁而好學多聞而敬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謨

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深慮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是六卿分職論道三公  
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三公三叔流言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王室漂風罪太師太傅太保也

四言史微 卷一 周成王

十九

人斯得王命東征誅管流蔡滅武庚土錫晉衛璧作楚

邦殷啟封宋用賓于王

成王母弟唐叔虞初邑姜方娠有吉夢生子有文在手曰虞成王滅

唐剪桐爲戲封叔虞於唐居太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北地方百里唐叔虞父爲晉侯季連之苗裔曰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輝於荆蠻勝以子男之田姓半氏國於楚武王滅殷國爲鄭鄭衛三監尹之武庚作亂周公滅之從三監之民於成周顧收其餘衆封康叔爲衛侯即今衛州是也以微子放代厥後國鼎定邠成周洛陽卜年卜世既壽永昌  
十三年七百其後傳世三十十七歷年八百餘又云周過其曆海不揚波雉獻越棠

康王 名釗成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王 成王被冕服顧命煌煌保奭夾輔保奭太保召公奭也刑措康王太和元氣瀾漫汪洋守成令主世號成康

昭王 名瑕康王子南征濟漢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在位五十一年

潰弑魯侯王不討求汎汎漢水溺於膠舟潰弑其君幽公自立是爲魏公

穆王 名滿昭王子在位五十一年崩壽一百五歲

穆王肆志八駿遨遊觴彼西崑白雲油油樂而忘返徐偃

偃周造父封趙後爲諸侯徐子東方諸侯處姓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矢自以爲天瑞乃稱僭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王西征開徐子偃乃命造父爲御而歸以救僭王之亂乃以趙城封造父其

史書史微 卷一 周康王 昭王 穆王

二十

爲趙氏爰征犬戎侈心觀兵僅獲狼鹿荒服不庭民窮財

盡老荒諱刑祈招諫止祗宮上賓王得八駿馬一驂驅二號渠六黃駒七黑驪八山子造父善御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

沒於祗宮

共王 名繁扈穆王子在位十二年

共王繁扈常游於湮當時從者曰密康公三女來奔匿不

獻王女三爲祭母曰不祥小醜備物國滅家亡共王游于湮上密康

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祭夫祭美之物也小醜備物終必亡不聽一年

共王  
滅茶

懿王 名難共王子在  
位二十五年

懿王難立王室不振徙都犬丘刺作詩人  
懿王自鎬徙都犬丘一曰廢丘今槐里時王室衰始作詩也

孝王 名辟方懿王弟  
在位一十五年

孝王辟方自剪我疆贏非主馬邑作秦邦  
非子惡來之裔馬善養息王命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封爲附庸之君邑於秦使續伯益後賜姓贏氏秦邑名今秦州屬鞏昌府牛馬凍死雨雹災殃是時大雹牛馬死江漢俱東始封秦之微也

四言史徵 卷一 周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夷王 名燹懿王子  
在位十六年

懿王之子是爲夷王始觀諸侯禮加下堂熊渠尾大伐庸  
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江

漢日廣荆楚始強兼鄘并邶制壞項公  
叶姑黃切○衛陵康公七世孫

遲解組二事不懲  
持良切

厲王 名胡夷王子在  
位五十一年

厲王專利卿用榮公榮夷  
變雅始作漸降爲風衛巫監謗人莫敢言衛國之巫王使監謗以川壅而潰王卒出奔召公

諫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王不聽民畔襲王王出奔於彘彘邑名今霍州

宣王 名靖厲王子在  
位四十六年

宣王初政周召共和  
周周公旦之後召召公奭之後 山甫張仲  
仲山甫理無

偏頗北伐西討膚公孔多虎  
虎拜稽首淮夷歸化 呼戈方

叔出師荆蠻倒戈江漢采芑被之詩歌  
元年命泰仲爲大甫北伐獵狁詩人作六月詩以美之二年命方叔征荆

蠻詩賦采芑命召虎征淮夷詩人作江漢常武之什  
後

出永巷王昵深宮  
姜后賢而有德宣三管晏起后乃脫簪

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  
也窮樂者亂之所由生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

四言史徵 卷一 周厲王 宣王

復勤於政事繼文武之迹  
與周室成中興爲周世宗從諫勤政惜不克終千畝不籍

太原料民  
檢料民數備姜戎也廢魯適子亂宗潰神

必犯王命  
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夫下事上少事長

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

馬化爲人  
馬化爲人

無罪殺伯左儒死爭  
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於魏京無罪殺伯左儒死爭

伯左儒  
伯左儒

二十二年鄭友初封  
鄭桓公友周厲王少子宣後



徙鄆號南保漢中鄭本西周畿內米邑其後東國於鄆號

幽王名宮涅宣王于在位十一年為犬戎所弑

幽王初服川竭山崩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涇渭洛水竭岐山崩笑悅褒姒舉

火裂繒廢后出子致申召戎西周淪亡平王遷東昔自夏

末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

請其祭而藏之積夏亡傳此器殷殿亡又傳此器周厲王

發而觀之積流于庭化為玄龜入王後宮童妾遭之而孕

無夫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謠曰褒姒棄寶亡周國

有夫婦實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見鄉者後宮

童妾所棄妖子哀而收之夫婦逃亡葬於褒褒人有罪請

入棄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當幽王之三年王之後

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寢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褒

姒不對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建鼓大鼓有

寇至則舉建鼓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

之為數舉建鼓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幽王廢申后去

太子也申侯怒與驪西夷犬戎攻幽王舉建鼓徵兵

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路而去諸侯乃即

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曰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

立東遷於鎬邑西周乃亡

四事史徵 卷一 周幽王 平王

平王 名宜曰幽王子避戎寇東遷洛邑王

申侯王舅德其立已逆理志親春秋托始魯惠公薨于息

始立是為隱公孔子脩魯史春秋始於魯隱

公元年蓋寓褒姒於孫太子洩父

桓王 名林平王孫太子洩父

桓王之子在位二十三年

鄭武鄭莊卿佐平王武莊父子為平王卿士

鄭不專任 忠信兩亡周鄭交惡鄭不朝焉桓王伐鄭鄭射

王肩鄭大夫祝聃 魯隱攝國見弑於桓魯桓

及黃泉 莒萊魯邑名左傳羽父請殺桓公以宋太宰公曰

懼反諸公於桓 亂靡有定式月斯生叶當是之時宋有孔

嘉妻美而艷道路以嗟冶容誨淫卒以亡家宋大夫孔父

以弑其君魯公君子以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

莊王 名陀桓王子

莊王在位十五年

四事史徵 卷一 周桓王 莊王

桓王陀立是為莊王兩政耦國位幾靡常黑肩被戮子儀

出亡周公名黑肩子儀莊王弟桓王子也左傳初子儀有

綱國亂之本也 當時諸侯東有齊襄淫乎其妹鳥獸之行

周公不從故及 虛注切○魯桓公十八年公將有行

文姜如齊魯桓懼遂與姜氏如齊申諸諫曰女有家男

有室無相資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濰遂及

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

公薨於車 政令不常亂無處所管召奉糾小白奔莒

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

子小白奔莒亂作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奔魯小白入齊魯

殺子糾舉用管仲死敵射音鈞鈞帶也桓公自莒反於

殺子糾舉用管仲死敵射音鈞鈞帶也桓公自莒反於

殺子糾舉用管仲死敵射音鈞鈞帶也桓公自莒反於

殺子糾舉用管仲死敵射音鈞鈞帶也桓公自莒反於

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其管夷吾乎  
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弗失其  
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  
弗若也執桴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公曰管  
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潰於死對曰夫為其君動也若宥  
而用之夫猶是也桓公於是請於魯魯乃殺子糾於生室  
召忽死管仲請囚施伯曰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必  
得志於天下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弗聽使束縛以子齊  
親逆之於郊用以為相

釐王 名胡齊莊王  
子在位五年

釐王之世王風不諧王風之什絕筆於莊王而釐王之立齊桓之霸皆在是年此王霸興衰之機

龍化為魚鼠化為虎若夫臣兮龍為魚鼠變虎當是之時齊桓權歸臣兮鼠變虎當是之時齊桓

四書史徵 卷一 周釐王

二十五

始霸北杏葵丘盟主中夏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為相  
權衡重輕內政既作軍今以行官山煮海富國強兵衣裳  
會九四為兵車天下之才其仲也夫始嘗貧困何非仲與  
分財自多亦何貪與謀事更困亦何愚與三戰三走亦何  
怯與三仕三逐何不肖與幽囚受辱何無恥與使非鮑叔  
終因徒耳生我父母知我鮑子人不多仲而多鮑子古道  
不作而今已矣黃金不盡交道不死陳完奔齊得育於姜  
改田為姓五世其昌八世之後政歸田常田和繼之為諸

侯王 陳厲公生子完字敬仲及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  
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之子完完懼禍  
公使為工正

惠王 名闕釐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惠王二年取圖於薦切非委田奪詹父子禽祝跪五人作亂

天位以徙鄭伯號公鄭厲公突號公林父晉命於弭殺類誅叛王室

不毀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類有寵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國以為園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謀召燕衛帥伐惠王王奔溫已居鄭之櫟立釐王弟類為王樂及徧葬鄭號

君怒伐殺王類復入惠王左傳五人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二十二年晉殺申生桑倫夷吾重耳懼而出奔趙鈞切

四書史徵 卷一 周惠王

二十六

初獻公娶嬖姬無子委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又娶二女於戎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晉伐驪戎  
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嬖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  
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  
之疆也不可以無王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  
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  
而權戎晉侯說使太子居屈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驪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辛與驪姬諧辜公子而立  
奚齊殺太子申生重耳奔狄夷吾奔梁夷吾入晉是為惠公重耳入晉為文公也  
於秦任好秦穆公名任好得志始霸

襄王 名鄭惠王子在位三十三年

襄王初立國家始靖叔帶召戎王居於鄭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

帝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十二年叔帶後歸于周通於翟后王出翟后叔帶以翟入寇王出居於鄭處於紀叔帶立為王取襄王所紉翟后與居溫十七年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晉侯納王大寶再定是時宋襄立於元年六鵠退飛之

則六祭之則退飛星實於天左氏曰隕石于會盟爭霸十有四年襄十三年及楚戰於泓敗績傷股國人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世以為宋襄之仁

齊桓晚立立嗣昏昏及其卒也五子爭祚兵結官虛尸虫出戶周襄王九年十二月齊侯小白卒在位四十二年王

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密

四書東徵 卷一 周襄王 二十七

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至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亦

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桓公卒五公子各樹黨爭立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戶易

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武孟孝公出奔宋武孟無窮也惠公公子元也孝公公子昭也昭公公子湣也懿公公子重耳奔狄期隗去齊受塊魏野反璧負羈姜殺

商人也 重耳奔狄期隗去齊受塊魏野反璧負羈姜殺

懿娶秦納圍妻初公子重耳重耳也出奔狄從者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納季生伯儵叔

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請待子處狄秋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

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

從者以為不可謀於桑下嬖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道之及曰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而觀之醉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反晉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共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

宴壁焉公子及其反國繼桓而霸召王河陽避楚三舍楚

楚子辛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曰子安玉

帛則其有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曰若以晉國者君之

餘也君何有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曰若以晉國者君之

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

鞭弭右屬棄韃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之

廣而後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天將與之誰

能廢五蛇一龍介推不與死而賜田生難與處借隱王死

四書東徵 卷一 周襄王 二十八

不復見子推從者麟之乃惡書公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

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其處所文

公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

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

而封之曰為介子推論定柩聲如牛悠悠霸業卒歸一丘

推曰號曰介子推論定柩聲如牛悠悠霸業卒歸一丘

晉文公周襄王十六年立二秦穆初立惠十七年惠王當

十六年卒得國在位凡九年

襄之世襄周千里開邊東服強晉西霸戎夷賜之金諡為

諸侯師潛師襲鄭蹇叔之憂二陵風雨三帥同四里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也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孟明

北門之管若滑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不

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之子與師哭而

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

史 291-754

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梁間余折爾骨焉  
泰師遂東晉敗之於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而以  
歸孟明再將濟河楚舟封穀望哭國殤啾啾秦誓一篇悔  
過之由死而殉葬子車三良奄息鍼虎次曰仲行爲賦黃

鳥葬人哀傷穆公周惠王十七年五十二年始霸襄王  
平凡三十八年○子讀史至秦穆公之卒從死百七十七  
人子車氏三人爲殉曰傷哉孟子云仲尼曰始作俑者

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象人聖人猶且絕之而況  
於人乎秦穆生無道德垂法死奪其良臣而殉此聖人之  
所絕也而乃有子四十人傳至始皇蠶食六國滅周而有  
天下是遵何道哉夫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  
竟以壽終伯夷叔齊積仁讓行而餓死於介國葛盧聲識  
首陽子孫無稱焉僅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介國葛盧聲識

西言史微卷一 周襄王  
牛鳴是生三子皆爲犧牲介葛盧朝魯聞牛鳴曰是牛  
生三子皆爲犧牲牲之信然

項王名壬臣襄王 匡王名班項王子  
子在位六年 王在位六年

項王五年族嗣商臣族楚莊王名商臣楚穆王名初成王  
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受楚國之舉恒在少者然乃亂  
也且是人也盡目而射擊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  
立商臣而黜商臣商臣聞之以宮甲圍成王穆王王云  
年書盾弑君盾趙襄子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  
以通朝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鉅麇賊之晨往寢門開矣盛  
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數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  
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義有一於此不知死也願  
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

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嘆夫楚焉明  
博而後之聞且出提彌明死之靈徵與爲公介制戰以禦  
公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  
子爲正耶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鳴  
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太史董狐也

定王 名瑜匡王弟在  
位在二十一年

定王元年楚子楚莊 益強戎伐陸渾兵觀周疆問鼎輕重  
目無天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國物貢金九牧鑄鼎  
象物百物而爲之像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  
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  
昏德鼎遷于商載和六百商紂暴虐虛鼎遷于周德之休明

西言史微卷一 周襄王 王定王  
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  
王定鼎於郊鄆卅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告病華元夜臨威舒威夢許著於經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  
鄭人修城廂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東門鄭伯  
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鄙邑  
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官恒武  
不泯其社稷使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  
赦楚莊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  
十里而許之平○屈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也  
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則我無假道於宋也  
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  
袂而起屢及於望皇初及於箴門之外車及於蒲晉之市

園宋宋禮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敕邑易于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夏姬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舒麥二國名

### 鄭女聚亂君臣殺大夫戮子絃逆相因吁嗟淫妖胡不以懲

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夏御叔妻微服之母也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皆衷其相服以戲於朝竊殺洩治公與孔寧儀行父飲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廡射而殺之○楚子為陳夏氏亂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微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曰微舒弑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母乃不可乎楚子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也所謂取諸其懷

### 四言史徵 卷一 周定王 三十一

而與之也 楚人討夏欲納不祥巫臣兩諫自取出亡楚七奔命吳始強梁 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子反乃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楚共王即位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壁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遣二子書曰爾以譏厲貪性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疲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國之一卒通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飲吳乘車飲之戰陳致之叛楚寘其馬孤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 程嬰杵臼義立趙孤白石可爛生之是以始大通於上國

死不渝我思古人輾轉長吁 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

岸賈為司寇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賈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仲白謂朔女程嬰曰胡不取死無何而朔婦生男賈聞之而男春之即置兒於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聞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仲白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仲白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仲白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立孤難請先死二人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趙攻仲白曰謬曰小人程嬰皆下官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又賣之乎諸將遂殺仲白與程嬰兒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手與之俱匿山中十五年韓厥具

### 四言史徵 卷一 周定王 三十二

以實告景公於是召武嬰備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解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官之難皆從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武泣頓首固請曰我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程嬰不可遂自縊武服喪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勿絕

### 簡王 在位十四年

簡王元年壽夢來朝深問禮樂怡然神交 吳壽夢朝周禮樂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三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樞香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盟會上國勢浸桀驚伐鄭使楚遂入而士曰嗚呼哉禮也 按春秋吳入州來州來楚邑也州來天下之變怒焉憂懷而不繫之楚此天下之變也州

宋今淮蔡之地入州來非獨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是始矣書吳伐邾吳入州來以爲此皆諸夏之憂也言春秋者謂春秋有天下之辭此類是一國

之辭天下之辭此類是一國嗟此叔世誰甘讓國曹公子

臧吳季子札曹宣公卒成公負芻殺世子而自立諸侯會

而立之季子成解曰聖達節失守遂逃齊宋○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

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祀讓

不可棄室而耕於是立諸樊諸樊卒弟餘祭立餘祭次弟

夷昧

靈王名泄心簡王子在位二十七年○皇覽云靈王

有髮而神故諡靈王其冢民祀

之不絕又按汲冢周書稱爲靈王

四言史微卷一周簡王靈王

簡王之子是爲靈王生而有髭又稱髭王歲在庚戌二十

一正冬十一月魯孔子生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不父

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圩頂國名曰丘爲兒嬉

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唐紀云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

五老降庭顏氏之居聞記天之樂誕生二十四年崔杼弑

長八尺六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

君太史大書死者三人晏嬰門啟枕股哭尸三踊而出崔

子舍之齊榮公死崔杼弑焉見其妻棠姜而取之莊公

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此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  
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蔑民社稷吳主  
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  
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邪誰敢任之且  
人有君而殺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  
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  
民之望也

嬰相三世靈公莊公名顯諸侯豚不掩豆掩豆  
舍之得民

終身一裘一狐裘三十餘家舉火待周齊國之士待以東

越石父賢解驂贖因其御抑損薦爲大夫

吾亦所求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遂解左驂贖

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死何子來絕之速也石父

曰不然吾聞君子諒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吾方在縲

四言史微卷一周靈王

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知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

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

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

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

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

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去其後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

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

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太史公贊云假令晏子

而在余難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景王名貴靈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景王享國二十五年重幣絕資始作大錢鍾鑄無射鈔石  
過偏單公兩諫王不納焉二十一年鑄大錢二十四李札  
年鑄無射單公單穆公也

歷聘說其賢臣請觀周樂辨德於聲徐君好劍欲贈未能

死猶挂樹不違初心札聘於魯遂歷聘於鄭鄭好香其見

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

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橋必及于請觀於周樂使工為

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武公之德如是其衡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不懼

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為之歌大風也哉東海者其

大公乎固未可量也為之歌曲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

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聲大則大矣而絕倫而

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閭唐

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

四書史微 卷一 周景王

之歌陳曰國無王其能久乎自鄭以下無幾焉為之歌小

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

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

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屈曲而不屈通而

不偏遠而不攜遠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怨樂而不荒

周而不匝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

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

象箭南籥者曰舞韶虞有餘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

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虞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

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動而不德非禹其誰能

之見舞韶虞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備也如地

之無不載也雖盛德其茂以加乎此矣觀之曰子速有他

樂吾不敢請也去魯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有他

與政無邑與政乃危與難齊國之政得有所歸未獲所歸

難未欺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焉

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謁帶子產獻紼交焉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改政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之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通衛說遠史伯史伯子子子子子

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成聞鐘聲焉

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

至此懼人不足而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巢於幕上

君又在幕下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惡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甚於三族乎說

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之君後而多良大夫皆富攻乎

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初使此過徐君徐君好季

札劍曰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君

已死尚誰子乎季札曰不然故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

心子產論政鄭大夫寬猛權衡火烈水濡水死火生

謂子太叔曰我孫子必為政惟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

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民狎而訖

四書史微 卷一 周景王

之則多死 善惡吾師使人擇能公孫子羽子羽公善為辭

焉故寬難 禪謀謀野 禪謀 太叔援行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

令叶平 禪謀謀野 禪謀 太叔援行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

大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辨於其大

大之族姓班位貴賤能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辨於其大

野則獲謀於班位貴賤能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辨於其大

之事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而告焉簡子使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維參與商辨核查真

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公孫平公曰卜而曰

博物君子叔向所稱實沉臺胎為祟史官莫如敢問對曰

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也是

因故廬為商星遂實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

其子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虞帝謂已余命

而子曰虞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受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故焉故參爲晉星跡是觀之則實深參星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宜汾洮障大澤以處焉原帝用焉之國之汾川沈如華黃實守其祀今晉至汾川而滅之跡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苗榮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雲霜風雷不時榮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之利社稷死生以爲之禮於子產 刑書丘賦國人誦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古之遺愛誰其嗣之 子產作丘賦國人誦之曰其父死之路已爲臺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吾不遷矣又云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

四書史徵

卷一 淵聖王

莊園

衣冠而指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銳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及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悼王

名玉景

敬王 名句悼王母弟 在位四十四年

景王太子未幾而殤猛立被殺諡曰悼王 太子聖早卒景之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 悼王攻殺猛是爲悼王 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爲敬王 悼王母弟立爲敬王子朝自立龍戰玄黃四年始克乃入洛陽 殺王立居於欽釐謂之東王子朝入於王城謂之西王四王晉師及單于劉子之師進攻子朝克之子朝出奔楚敬王入於王城 單于單穆公劉子劉吳弑君僚國立姬光獻公之庶子伯餘劉定公也一名卷

像王餘昧子餘昧幸季札逃去國人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 王光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當立告專諸曰不索何復我莫王嗣當立我欲求之專諸曰王僚可弑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室無骨鯁之臣是無奈何我何光伏甲士於宮室而誦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下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光伴爲足疾入於宮室使專諸置匕首於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遂殺王僚於魚之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閭 伍員覆楚尸鞭平王 景王二十三年楚平王信謀臣費無極殺伍奢及其子 子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費無極極伍奢及其月吳入郢壞宗廟徙陳器楚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母者列女傳云楚平伯嬴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已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官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

四書史徵

卷一 周悼王 敬王

莊園

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制則其國危夫端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主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米糧枲異中節所以絕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故士大夫外淫者官制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與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且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於是吳王漸遂退舍伯嬴與其保何開 申胥入秦立依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乃復 庭墻哭不絕聲口不入漿爲賦無衣秦兵出疆 初伍員與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國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虛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  
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取安依於庭牆而哭日  
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頃首  
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孔子大聖抱德懷道睿知絕  
學神明異表腰不及禹其顙似堯肩類子產項類皋陶司

寇相魯會齊夾谷孔子由司寇攝行相事相

爲部曲定公會齊侯以乘車好往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犂彌劫盟屹然不屈犂彌齊大夫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

志焉齊侯從之旗旄鉞鼓譟而至孔子以公退曰士兵

四言史徵卷一 周敬王

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倖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爲不祥

齊侯謝過汶陽以歸景公歸詢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

於是歸所侵墮都誅卯少正卯魯閭人杜漸防微塗別男

女道不拾遺民誦章甫惠我無私孔子初攝相事人謗之

羣之壽嬰技之無郵三月化行民誦之曰美女康樂茶龜

山何席不暇暖還車衛河道大莫容列國空過序書刪詩

刑古詩三千爲三百五篇萬世垂則說卦文言韋編三絕韋熟皮也編

竹爲簡以熟皮貫而成策禮記正義春秋斧鉞七十二君

所貫皮至於三次斷絕也

迄無一遇七十二徒藝通名著德衰歌鳳筆絕獲麟敬王

九年魯叔孫氏之子車鉏商獲麟見其膚而角以爲不祥

而涕泣抱曰吾道窮矣曰麟也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絕筆

於獲麟爲筆則筆削則削一字之褒榮於華表一字之貶

後不能贊一辭兩楹入夢沒爲廢人不愁遺老樊箕在

疾哀哉尼公諫何謬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道過於門歌

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崩乎哲人

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

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子

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

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于

時昔之夜夢坐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與天下其孰能宗

四言史徵卷一 周敬王

子子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周敬王四十四年壬戌

夏四月巳丑孔子卒魯哀公諫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

老俾屏子一人以在位筑筑哉子在戎嗚呼哀哉尼公無自

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

則怨失志爲昏失所爲怨生不能用死而謀之非禮也稱

哀公十人田常弑君默觀之否初陳厲公使卜陳完封得

六年田常弑君默觀之否初陳厲公使卜陳完封得

已女長七尺選入宮裏有狐綏綏不問卧起七十餘男誰

氏之子田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乃選女

人出入後宮者不樂及



續貞定王二十三年楚惠王滅蔡蔡侯奔出亡武王克商  
封叔度於蔡監殷自叔度至齊凡二十六世歷六百七  
十六年周武王克商求夏后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於杞以  
奉禹祀凡二十一世歷六百七十八年。蔡今蔡州上蔡  
縣杞今開封府雍丘縣俱屬河南地

哀王 名去疾貞定王子 思王 名叔負定王次子 哀立五月弟鬼弑之

哀席未暖見弑於叔叔思 嵬亦弑思 嵬考 彼往此復同根  
並生相煎何速

考王 名槐貞定王少子 考立十五年

考王自立弟封周公 始光切。考王元年封其弟揭於河  
南以續周公之職大事記殺王時王

四言史徵 卷十 周貞定王 哀王 思王 考王 四十三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  
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為稽古錄謂桓公為東周桓  
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  
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  
陽也河南桓公之時雖未有東西之名推本而言之謂西  
周桓公則可矣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  
東也君陳畢公尹啟民蓋在下都地今書皆謂之東都則  
下都在王城 滅莒者誰楚之簡王 莒嬴姓子爵出自少昊  
之東明也自與期傳十一世而茲丕公始見於春秋共  
誰賜之姓也自與期傳十一世而茲丕公始見於春秋共  
公庚與以下微弱不復見矣  
威烈王 名午考王子在位二十四年

威烈初服惠為西周少子封鞏號東周 考王封其弟於  
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長子子西周公又封少子於鞏仍  
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是有東西二周也大事記云此東  
西周分之始也地理志云鞏東周所居非也東周指威烈  
王所居之洛陽也鞏之采邑也世本云東周惠公名班  
居洛陽是班東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安得遂指鞏為  
東周乎當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然河南惠公既號奉王  
者為東周亦必 越子滅鄭 越子朱句也 秦甥婁河河伯娶  
婦自秦之西門鄭令悉巫投波 秦城整河賴秦初以君  
妻河謂嫁之河伯魏文侯使西門豹為鄭令鄭民苦為河  
伯取婦豹始禁之正與同時魏其秦鄰意者染秦俗與  
三卿分晉命為諸侯繁縷不惜名器維羞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魏斯

四言史徵 卷十 周威烈王 四十四

趙籍韓虔為諸侯威烈王二年衛孫桓子與齊師戰將敗新  
築大夫仲叔于奚救桓子是以免既衛賞之以邑辭請繁  
縷以朝許之孔子聞之曰絳沃二邑晉尚淹留 晉侯僅有  
借也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絳沃二邑晉尚淹留 絳曲沃之  
地餘晉 安王紀年二十六周至是廢之土地全收君為俱  
酒家人等僑唐叔不祀河汾悲秋 安王二十六年三晉共  
分其地俱酒靖公名家人庶人之家無官職也。唐叔虞  
者周武王子成王弟也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  
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叔虞子變是為晉侯傳十六世至哀  
侯弟緡而曲沃武公入為晉君武公傳十九世自靖公俱  
靖侯五世無年數靖侯已來三十世歷四百九十九年  
安王 名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安王東藩齊君餐疾寄食一城海上優游

安王十一年齊

於海上食一城田

和桓之會孫也

田和盟會王命可求

十三年田和會魏

出齊郡廣縣屬焉

十有六年初為諸侯

十六年初命

熊不嗣下鳳是庶

陳完者陳厲公陀之子也

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此其代陳厲公陀之子也

國乎非此其用賓於王

之後物莫能而大陳衰

此其昌乎完奔齊齊桓公使為工

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

占曰是為鳳凰於飛和鳴

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牛山灑淚涇彼營丘

武王定天下封管丘為齊侯

傳二十九世至康公貸田

四言史徵

卷一 周安王

遷之海上幸呂氏

絕祀田氏有齊國

烈王 名喜安王子

在位七年

南六十里阿濟北東阿是本齊之柯

邑今為祝阿故城在今東阿縣西南

顯王 名扁烈王弟在

位四十八年

顯王守位四十八年七國縱橫

趙韓魏

禍結兵連當是

之時遊說無端刑名法家三駟爭先

齊將田忌數與齊諸

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

於是是謂謂田忌曰君

第臨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

與王及諸公子逐射于

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

與彼上駟與彼上駟與君上駟與

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駟

三輩而田忌一不勝而

再勝卒得三千金於是田忌進孫

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

人異其師學異其傳爭

售所能何不憚煩西方出慧

顯王八年慧

秦用商鞅天資

四言史徵

卷一 周顯王

刻薄人如背匹步不六尺友不道傍

步通六尺者罰棄二

男不耦分居異房阡陌始開井田遂亡陵韓公族

法衛鞅

可刑其傳公子虔戮其師公孫賈

百姓殘傷為法之樊

車裂咸陽

秦孝公卒太子立為孝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

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數曰為法之弊一至此

哉去之魏魏人不愛內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徇盡滅

其相相申子害

學本黃老執術不煩四郊無擾

申不害

家韓相申子害

學本黃老而主刑名以術于昭侯昭侯用為相

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無侵韓者昭侯

救禘比之嘖咲藏待有功恩無濫好

昭侯有救禘命藏之

者曰君亦不仁者

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衛侯貶號君

言臣同掌彼飛鳥誰知雌雄孫曰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

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新大

矣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新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

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以

君之君臣乎孫臏龐涓兵法俱能龐為涓則涓殺馬陵學道害

道爭名死名孫臏常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惠王

孫臏龐涓至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刑誅陰見說齊使

齊使以為奇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威王問兵法

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以田忌為

四書史微 卷一 周顯王

村孫千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道孫千

曰夫解難難於解難者不控捲救聞者不搏機批元橋虛形

格勢榮則自為解引兵急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

弱罷於內君若不若引兵急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

從之魏果去却與齊戰於桂陵大敗梁軍後十五年魏

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都忌

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韓受魏之

救之孫臏曰韓之兵未弊而救之是見亡必東面而

兵懸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奉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

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韓待齊師五戰不勝而東

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

歸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說為性善戰者

寬又明日為三萬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國知齊軍怯  
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  
伏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險而修多阻隘可  
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發消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  
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聖子之名  
蘇秦張儀同學鬼谷秦數困歸閉戶不出張王簡練揣摩  
刺血流足三卷裨闔六國逐逐錦繡千純徒孫切音也  
馬僕僕天王除道觀者側目印綬累累相君徽徽虞欲  
倨後恭昆弟語靛位高金多妻嫂滿服豈常貧賤親戚不  
屬苟得富貴適足炫俗夜氣來作鷄聲三哭秦東周雒陽  
四書史微 卷一 周顯王

懼除通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謝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高偁而後蘇秦唯然曰此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策人乎且使我有離陽賈郭田二項吾豈能保六國相印乎又戰國策發書欲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編草讀書欲數十引雖自利其股血流至踵曰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揚摩成注鬼篇子有儀也多術渡未通津始辱於楚繼激於秦謂秦

問妻舌在乃西入秦蘇君之時夫何敢言致身爲相

連衡六軍欺楚詭魏所謂婦人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

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欽已而楚

相亡望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

四言史微 卷一 周顯王 四

張儀掠告數百不服醒之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安得

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

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秦之攻諸

侯敗約後負秦念其可使用於秦者乃往遊以未通子之願

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未通子之願

儀於是之趙上謂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不爲通又

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又

富貴子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

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

用而能用秦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

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近託之秦

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

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

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柯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衡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且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侯何敢言吾蘇君在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徵告楚相曰始吾從若欲我不盜而壁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大誠能聽秦欲伐齊齊從從親張儀往相楚說楚王曰我大誠能聽秦開關楚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

者楚王大說而許之乃以相印張儀厚幣之國計無從於此

閼絕約于奔使一將軍道張儀張儀厚幣之國計無從於此

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

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秦邑六百里願以獻大王

右楚使者曰臣受命于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大王

四言史微 卷一 周顯王 五

秦以公子蘇貸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

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秦更少梁曰夏

陽。按蘇秦死張儀復說六國割地事秦連衡之勢成而

六國之合從解矣鬼谷先生周時高士姓名不聞以其所

隱地名自號馬蘇秦師之授以排闥分其書爲三卷一統

志云鬼谷先生春秋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謂常入雲氣山

採藥得道類如少童居清溪之鬼谷索隱云 鄒人孟軻母

鬼谷地名扶風池陽潁川陽城并有鬼谷墟 鄒人孟軻母

曰仇氏私淑孔子知言養氣邪閭楊墨陳說仁義聖王不

作諸侯放恣梁惠齊宣自暴自棄著書七篇稱王述帝堯

舜以來道統攸繁 孟軻鄒人也受業于思之門人惠施通

果所言則見以迂遠而濶于事情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

之意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華之徒序詩書近仲尼

之意作孟  
子七篇  
句踐霸越六傳無疆圖王爭霸績敗楚王西喪

吳地東至浙江支庶濱海越於是亡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

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元身斷髮披草萊而  
邑焉後二十餘世先常先常與辛子句踐立吳

諸侯在位三十一年辛子王允立辛子王不審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王翁立辛子王驍立辛子王之侯立辛子王無疆立辛子

四書史微 卷一 周顯王  
慎觀王 名定顯王 子 報王 名延慎觀王 子  
在位六年 在位五十九年 五十一

慎觀六年周立報王分崩離析諸侯皆王楚懷如秦秦武  
執之三年不返卒死於西方城漢水魂循夜歸 報王十六

建楚懷王書約會武關楚王欲往恐見欺不往恐秦昭昭  
雖屈平曰母行而發兵自守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

如秦秦令藩臣禮要以割至點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留之  
朝秦臺今藩臣禮要以割至點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留之

十九年王卒於秦秦人歸 不恤子言屈平憂思難騷忠愛  
其夷楚人憐之如悲親戚 不恤子言屈平憂思難騷忠愛

念我獨兮 初屈平之為楚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  
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懷顧不忘作離騷之辭

以自怨尚真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  
千頃襄王王怒遷之于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宋桀稱王四十七年天災地殃有雀生麟小而能巨吉從

史占滅滕敗楚齊魏失邊焚滅社稷笞地射天室呼萬歲

門外聲喧齊人夜來宋火不然而遙遙帝胃泯泯紛紛 叶平

。顯王四十年宋公弟偃逐其君別成自立至報王二十  
九年宋有雀生麟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唐王

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  
之區成於天皆地新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於室中

室中無歡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潘王與魏楚步宋殺  
王偃逐滅宋而三分其地。宋子姓公壽出自南王帝乙

之長庶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實王家  
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實王家

其地今河南歸德府是也傳三十二世自啟至厲七世無  
四書史微 卷一 周慎觀王 報王 五十二

年數厲公已來歷 齊湣湣度虐千乘冥冥 千乘邑名屬青州  
年五百六十四年 齊湣湣度虐千乘冥冥 樂安郡樂安今據

州是故 雨血沾衣地圻深院 蕪博地 折及泉人哭當闕霜焉無形

求之不得去則聞聲樂毅為將四國徵兵 秦魏 秦魏 秦魏

王走莒城淖齒握筋齊以分崩 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  
執潘王遂擢王筋懸 田單帥師羣鳥飛翻龍文五彩牛尾

之廟梁宿昔而死 田單帥師羣鳥飛翻龍文五彩牛尾  
夜然樂毅奔趙騎劫死燕七十餘城失而復全 單齊諸田

王時單為臨淄市掾不見知樂毅伐破齊潘王走莒城燕  
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今其宗人盡歸其車軸末而

傳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來保即墨時齊地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來保即墨時齊地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來保即墨時齊地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來保即墨時齊地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來保即墨時齊地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來保即墨時齊地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來保即墨時齊地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來保即墨時齊地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來保即墨時齊地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來保即墨時齊地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來保即墨時齊地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來保即墨時齊地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來保即墨時齊地

皆以過燕雅獨當即墨不下燕引兵車圍即墨即墨大夫  
戰於城下相與持軍以拒燕項之燕昭王辛惠王立與樂  
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樂  
毅不叛者一二耳樂毅實欲連兵南面王齊故且緩攻即墨  
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特之來即墨燒矣燕王以爲  
然使騎劫代樂毅歸趙下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  
祖於庭飛鳥糞翔舞城中田單因宣言曰  
神來下教我乃今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言曰  
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  
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東  
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削所得齊卒之前  
行盡削吾怒即墨大夫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皆涕  
者盡削吾怒堅先人可爲祭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  
吾城外家墓堅先人可爲祭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  
吾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

可用乃募操版揮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歃  
飲食皆士令曰李君仗使老弱女子乘城違約降於燕  
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入收民老弱女子乘城違約降於燕  
捋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如故燕將  
大喜許之燕軍由是益解田單乃以城中得于餘牛爲絳  
綳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解田單乃以城中得于餘牛爲絳  
其端繫成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然  
而奔燕軍燕軍大驚牛尾熱而奔燕軍燕軍視之皆  
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  
老弱皆擊銅鐃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走奔狄人遠夷  
復其得歸婦老燕軍妻妾奔走齊人逃亡逐北所過城邑皆  
畔燕而歸田單復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  
七十餘城皆復爲兵以正合勝以奇取安平田單斯可以  
齊田單封安平君

語君王有后王母其賢法章及國與有力焉

初淖齒之殺  
晉王也嘗人

一五十一

求澤王○法章得之太史數家初爲灌國數女憐而善過  
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亡立法章爲魯王以  
莒距燕而太史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太史氏名繁  
○綱目澤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  
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  
視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渾  
亂齊國殺澤王欲與我謀之者桓右市人從者四百人  
與父渾齒報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澤王子法章立之  
氏和璧秦王欲之連城不償相如以歸兩君好會西河湫

池鼓瑟擊缶不爲秦欺肉袒負荊廉頗釋私憾相如者趙  
者今緣賢舍人趙惠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  
十五城請易一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  
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王  
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蔣相如可使於是王

召見問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  
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索何趙城  
曲在秦約之二策寧許以負秦趙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  
璧無入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  
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  
相如視秦王無意償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  
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  
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恐冒不敢許秦璧臣以爲布衣  
之交尚不相欺況大王乎且以一璧道強秦之驕不可於  
是趙王乃齎成五日使臣奉璧送觀乎庭何者嚴大國  
之威以脩敬也今臣日望大王見臣別觀書而喜得璧傳  
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故臣復取璧  
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于柱矣秦王恐其破璧乃



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  
秦王特以詐伴爲子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  
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送璧時繫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齎  
戒五日發大寶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曰璧已得矣  
許齊五日相如乃使其從者衣赭懷其璧從道亡歸璧  
于趙秦王禮而歸之趙王拜相如爲上大夫○秦王其趙  
王會于渑池秦王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樂奏瑟趙  
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今趙  
王鼓瑟蘭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鐃  
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鐃跪請秦王曰不  
擊鐃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頭血濺大王矣左右  
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爲趙王擊  
擊鐃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鐃  
竟酒秦然不能加勝于趙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  
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

四言史徵 卷一 周報王

五十五

差而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  
會每朝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  
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  
孰與秦王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  
所以不欺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  
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  
聞之內袒負荆因實客至蘭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  
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趙奢子括易言而妾父不能難人  
相與謙遜爲刎頸之交趙奢子括易言而妾父不能難人  
莫相向膠柱鼓瑟握兵出將四十萬人一朝而喪至今長  
平猶聞鬼唱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平原君以爲賢言之  
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  
挾難救入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

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  
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  
軍事謀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動之堅壁留二十  
八日軍中行復益增壘秦間來趙奢善食而遣之聞以報  
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聞與  
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趙之二日一夜至  
至秦士許歷請以軍事謀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  
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而敗  
趙奢曰諫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許歷不  
歷後諸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  
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  
軍遂解閼與之圍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惠文王卒  
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拒長平時趙奢已死秦數敗趙軍  
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秦間言曰秦之所惡

四言史徵 卷一 周報王

五十六

得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代廉頗  
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  
傳不知合變也不聽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  
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奢括母聞  
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  
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將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  
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  
賜者盡以十軍吏士大夫受命之者王所賜家帛歸藏於  
爲行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家帛歸藏於  
家心願王無道王曰母置之吾已矣矣括母因曰王終遣  
之即有不如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  
糧約分斷其軍軍爲二十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餉趙括出  
卒自持戰秦軍射殺趙括括母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

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齊楚趙魏時有四君信

陵無忌孟嘗田天平原趙勝黃歇春申當塗據勢殊履盈

門趙平原君使人於楚趙使欲奪楚為婚瑁蘇乃劍使

趙使大談天雕龍炙轂過兒劉向列錄云驛行五德終始

天驕與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過一作報報

者車之盛膏蓄也炙之難盡猶有餘沈者言淳于髡智不

盡如炙無忌魏氏昭王少子腹富蹈賁不敢驕士名動諸

侯大梁所恃侯贏朱亥執轡恭禮符盜如姬兵奪晉郤却

秦留趙封城自負葉切毛公薛公說為魏起薛酒婦人卒

四言史微卷一 周經王

死於此美名不及嘆惜何已魏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安

封公子為信陵君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

而禮交之不欺以其富貴驕士士歸之致食客三千人

魏有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東門門者客三千人

往請厚遺之不肯受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

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

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恭禮侯生又謂公子曰臣

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

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

和當是時魏將相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

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

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笑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罷之為公

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  
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居間耳公子曰臣  
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秦圍邯鄲公曰臣  
意王弟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王遣將軍晉鄙將十  
萬眾救趙趙持兩端公子患之數請魏王魏王畏秦終不聽  
果赴秦軍過夷門見侯生侯生笑曰今有難無他端而欲  
赴秦軍若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公子乃再拜回問侯生乃  
屏人間語曰贏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進姬  
能竊之贏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進姬  
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曰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得  
其計果得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得  
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  
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不聽可使擊之公子泣侯生曰

四言史微卷一 周經王

何泣也公子曰晉鄙雙袖符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

泣耳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過謝侯生侯生曰臣老不能

從請以公子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

行至鄭晉鄙不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進兵擊

秦秦軍解將軍歸魏獨與客晉鄙趙欲封五城公子問之

意驕將而有自功之色從以客諫立以責若無所容者

見此兩人兩入自匿不見公子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

欲見此兩人兩入自匿不見公子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

歡留趙十年不歸秦伐魏魏使使請公子公子問步從兩

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

徒先有魏也今秦攻魏魏使使請公子公子問步從兩

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

飲醉酒多近婦人四歲竟以酒卒田嬰有子四十餘人

五月五日賤妾生文勿舉竊舉使高其門卒代父立號孟嘗君座客數千馮生彈鋏食魚出與市義於薛迎秦出關

夜不敢行板橋茅店狗盜鷄鳴田文父曰靖郭君田嬰田

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威王卒宣王立田嬰相齊宣王卒潘王立而封嬰於薛有子四十餘人其賊妾有子名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頃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為其戶耳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元曰君庸事

四書史微 卷一 周程王

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若後宮嬖倖校而士不得袒袖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糠糟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志公家之事日須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至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文代立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反天下之士食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嘗待客夜食有一人載火光客怒以飯不等殺食醉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此之客毅之孟嘗君使人挾胎王幸姬求解姬願得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挾胎王幸姬求解姬願得孟嘗君為狗盜者乃夜為狗入秦宮藏中取所獻脂王低白裘獻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至函谷關昭王悔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開關法鷄鳴出客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鷄鳴

而鷄鳴鳴遠發傳出關襄王立卒孟嘗君初為驪間孟嘗君好客驪驪而見之孟嘗君置之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馬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劍綆彈其劍而歌曰長安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曰長安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曰長安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曰長安歸來乎食無魚

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鋏而歌曰長安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曰先生入營彈劍而歌曰長安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曰先生入營彈劍而歌曰長安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曰先生入營彈劍而歌曰長安歸來乎食無魚

四書史微 卷一 周程王

選客無所散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客見文一日面曰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今願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失物有必至事有固然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當貴多士貧賤寒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朝趨市者乎明旦則有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矣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趙勝翩翩濁世公子綵繡平原孟嘗君再拜曰敬奉教矣趙勝翩翩濁世公子綵繡平原

脫穎而出晚得毛遂

趙勝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  
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

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欲得二十萬人借素取於食客門下得

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

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納與食客門下二十

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

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無所聞者

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

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

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

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

書史微卷一 周報王 立園

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可爲者

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

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持楚國之衆也王之命

于遠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

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

一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卒數萬之

求興師伐楚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

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豈詭誠若先王

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

王曰王當歎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

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飲此血

堂下金所許因人於事者也平居若已宋後石

歸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陽大呂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敵復相士矣遂以為上客

維楚有材歇容無稱卒死李園不聽英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故城宮室臨風一歎

春申君楚人也名歇姓黃氏諸學博習軍事楚頃襄王頃襄王幸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賜淮地十二縣黃歇言之考烈王曰淮地地處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並獻淮北十二縣計對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出城皆踰珠履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既相楚家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思求婦人之宜子者進之甚衆平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考烈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繼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謂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鄭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歸入乎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國言史徵

卷一周敬王

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圖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于王兄弟兄莫知有舅矣而又何似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以幸妾愛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王盡可得執與舅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皇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誨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考烈王病未興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知楚二十餘年矣難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辛而君相少

正固六十二

四言史徵

卷一  
周赧王

主圖

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而面  
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曰何謂母望之禍曰  
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  
王李園必欲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  
也曰何謂母望之禍曰君置臣即中楚王李園必欲先  
入臣為君殺李園此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  
李園弱人而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來英知言不用恐禍  
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李園果先入伏死於棘  
門之內春申君入園死士夫刺春申君斬其頭拔之棘  
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  
君者遂立是為楚幽王范范雖倖折背指齒賓客醉溺廁  
中伴死張祿入秦魏齊亡魏蔡澤來燕應侯去位日不再

中月滿則退范范雖倖折背指齒賓客醉溺廁  
中月滿則退范范雖倖折背指齒賓客醉溺廁

四言史徵 卷一 周赧王  
金賈以為難持魏國金事告齊歸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

子曰魏齊魏齊大松苦擊難折背指齒賓客醉溺廁  
華溺難伴死魏人鄭安平持難亡臣更甚名曰張祿泰  
益親用事乃拜為相封以應號為應侯范難既相泰號曰  
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難已死矣魏使須賈於秦范難  
聞之為微行救衣聞之即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  
叔固無恙乎范難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  
也難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  
叔何事范難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生飲食曰  
范叔一寒如此我乃取其一絛袍以賜之因問曰秦相張  
君公知之乎范難曰王人翁習知之難亦得謁請為君  
於張君須賈曰吾為病車軸折非大車駒馬吾不出范難  
歸於大車駒馬為須賈病車軸折非大車駒馬吾不出范難  
皆遊臣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  
通于相君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

卿者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見知賣乃肉袒膝行入  
謝罪范難盛德惟候侍者甚眾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  
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有湯鑪之罪請自歸於胡貉之  
地唯君死生之權曰法罪有三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  
絛袍懸懸尚有故人之意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  
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  
原君所奉昭王欲為范難報仇乃詳為好書以遺平原君  
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幸遇寡人寡人  
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君畏秦且以為然入見昭王  
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平原君曰范君之仇在君之家  
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  
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友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  
在國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遣使趙王趙孝成王發  
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  
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急拯者  
乃復走大梁欲目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肯

四言史徵 卷一 周赧王  
見曰虞卿何如人也侯贏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夫虞卿謙稱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  
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  
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時解相印捐  
萬戶侯而問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八國  
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驚如野迴之魏齊聞  
信陵之初難見蔡澤不相易易一鼻隆然膝摩蹙羈巨肩  
之怒而自到  
難顏口若懸河辯何便便入秦代相如取如探懷結金紫  
持刺肥甘躍馬疾驅四十三年行矣范叔淒淒其寒  
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嘗聞  
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  
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鼻鼻巨有應顏蹙羈膝  
學吾聞聖人不相治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

春  
周報王

六十五圖

天下高

士魯連先生吾僅休儻亭簞弓

聊城功

成辭爵遁海逸名貧賤肆志富貴

卷一  
周報五

乘之國

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鄭魯之侯也。且其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嫁安焉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封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年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譏之燕將不復歸曰不戰而勝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射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

四書史微 卷一 周顯王

功賊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今公以較聊之民距金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於骨無反外之心是孫子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之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自金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兄交遊懷臂而議於世上雖孤子以制羣臣下之百姓以資設土燭國更俗功名可立也公亦捐燕秦世之從於齊乎製地定封富比乎簡衛世能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擇計而審處一焉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乃自殺田單歸而魯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諱於人寧貧賤而輕會父封國爰肇於魯三十四傳撲滅於楚周世中志焉

之禮樂從今弗觀魯姬姓侯爵姬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子封長子伯禽於曲阜為魯公地方七百里傳三十四世至頃公傳楚考烈王遷為家人共歷七百四十二年魯亡

秦人入寇王入秦邦獻其土地西周遂亡年逾八百三十  
七王報王五十九年秦使將軍樛攻西周報王入秦頃首  
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報王  
於周是  
歲卒

四言史微卷一 終  
四書史微 卷一 周顯王

四言史徵卷二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頤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歛程 麟德蔚索甫較訂

秦紀

八二世共十五年

始皇帝

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以秦昭王為秦質子於年正月生始皇於邯鄲及生名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王二十六年并天下稱皇帝三十七年東巡狩至沙丘崩壽五十一葬驪山

四言史徵

卷二 秦始皇

正圖

滅周祀者秦昭襄王昭襄王薨立五十年卒

立孝文王三日即

世楚為莊襄 異人改名曰楚立

莊襄之際東周君亡莊襄

不祿政代秦王秦政即位生十三年蜂準長目鵠膺突前

射聲少思虎狼為心

內史官名 率兵攻韓韓安

安韓獻地郡置頡頏周韓之先與

後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晉作六

卿韓厥為卿號獻子傳八世而至景侯景侯以後十一世

而至王安計歷一百六十七年王翦圍趙城破邯鄲秦同祖之

三年滅於秦王政十七年王翦圍趙城破邯鄲秦同祖之

中行為帝太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

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

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

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

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皐後魯主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取驪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驪驪耳

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破之乃賜造父以趙

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奄父生叔帶時周幽王無道生趙王趙王晉獻公獻公時為將伐霍驪取

獻公賜趙氏周如晉事晉獻公獻公時為將伐霍驪取大衰卒子盾代屠岸賈殺盾子朔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

遺腹走公宮匿生趙武韓厥告於景公復趙武田邑如故卒諡文子文子四世而至獻侯獻侯以下十世至

幽繆王遷歷二百一十八年滅於秦王政十九年王賁灌魏大梁成川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原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是為畢姓其後總封為

庶人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趙武為御畢萬為右以武霍取魏滅之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

四言史徵

卷二 秦始皇

正圖

子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重耳及國為晉文公武子列為大夫治於魏七傳而至文侯文侯以下八世至王假歷

二百二十二年李信伐楚敗績韓還王翦伐將數請美田

六十萬人乞貸自堅王虜負芻王名將殺項燕箇籛青

青流水涓涓三戶無人鳥啼花開初秦伐楚王翦將軍李

何人而足信曰二十萬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

曰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伐楚楚人六萬卒信李

春還王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老臣罷病將龍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自送至霸

上請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王曰臣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卿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前曰王沮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



堅頓令王坐而疑我矣至斯南殺其將軍項燕虜王負芻  
滅楚置楚郡之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高陽生稱  
稱生卷章章生重黎重黎爲帝譽高辛居火正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亂帝使重黎誅之不盡帝以庚寅日誅重黎  
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  
陸終生子六人析剖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  
祖四曰會人五曰斟姓六曰季連生楚其後也季連生  
附阻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弗能紀其世周文王時季連  
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  
熊渠熊渠生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生  
封熊繹於楚繹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十世而至  
熊勇熊勇以下三十二世至王負芻歷六百年滅於秦王  
政二十  
馬欽塞下師渡桑乾風寒易水首斬燕丹召公與  
姓武王伐封召公於北燕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惠侯  
已下三十三世至王喜歷五百八十一載於秦王攻二

四言史徵

卷二 秦始皇

五國

十五 齊不脩戰秦兵卒加叶居民莫敢格秦甲則那住建  
於共建齊王名無以爲家叶何切齊人歌之松耶栢耶耶徐  
田氏十世而至歷一百二十年滅於秦王政二十六年  
傳六世至王建應一百二十年滅於秦王政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皇帝作始新其法度宏其綱紀自稱曰朕令詔  
命制更令爲詔除其謚法子臣不議分布天下皆爲郡縣  
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  
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能鹿郡鄴郡  
冀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龍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  
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爲三十六郡以監縣漢書百官  
表云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

史東 東登朝鮮 國名居東方日出 西至羗中南戶北嚮 都  
監郡北戶以向日劉遠曰朝鮮之地故曰朝鮮  
賦開北戶以向日劉遠曰朝鮮之地故曰朝鮮  
南之北戶猶曰北之南戶也 北據遼東水德代周從所不  
勝色皆尚黑數以六用 始皇推給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  
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興衣冠從所不勝方今水  
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與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  
更名河曰德水 龜蛇曰旄鳥華曰旗析羽曰旌交  
龍曰旂旄建旄於旂之首也旃曲柄也旂旄尾也  
咸陽鑄以爲鐘金人十二翁仲其稱 五丈足履六尺皆服  
星風八十二人見於臨泥故銷 東封泰山立石頌功偶庇  
兵器鑄而象之翁仲其名也 諸儒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泰山川之  
風雨五大夫松 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  
四言史徵 卷二 秦始皇 五國

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  
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  
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同不實朕親巡遠  
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祇頌功  
德治道運行諸帝聖既平天下有不憚于治風與夜寐建設  
承勿草皇帝躬聖既平天下有不憚于治風與夜寐建設  
利專臨教誨訓經宣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  
女禮順慎專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而無  
窮登壇道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渤海立石刻頌秦德明德  
意曰經二十六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  
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極東土以省卒士事  
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東極東土以省卒士事  
富者天下之得志聖德之勤勞東極東土以省卒士事  
典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惟皇帝臣飭典  
俗陵水絕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疑定法咸知所辟方

四書史微

卷二 秦始皇

五

伯分職諸治經意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  
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其  
敢怠荒遠通隱辟專務書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  
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  
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無虞賦驩於奉獻盡知法  
式六合之內皇帝之上西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  
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東土至  
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  
千琅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眾臨昭於海從臣嘉觀  
用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制建法度親臨虛外不  
諸侯先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因碎貪戾無厭虛耗已  
皇帝哀哀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殲旁遠莫不  
賓服烹滅疆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  
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  
石表垂於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

四書史微

卷二 秦始皇

六

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頌功本原事迹追守高昭秦聖  
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上德常  
六王專倍貪戾微征率眾自疆暴虐恣行貪力而騁戰動  
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飭諸謀外來侵遠  
遂起禍殃義威誅之珍絕暴悍亂賊滅亡聖德廣容六合  
之中被澤無疆皇帝並宇兼輶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  
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戚並通善否陳前席有男情諒省  
大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淑誠  
宜為奇報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逆嫁子不獲母咸化  
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規和安敦勉  
莫不順令黔首俯仰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  
博古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博查攝音樂入海求仙船交大風童男童女莫知  
所終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  
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  
市發童男女數千黃河陰山朔州北塞迤邐遼東築城為  
人入海求仙人長城自塞起塞謂銀夏勝等州之北黃河陰山在  
朔州北塞外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長萬里杵聲  
不息十年於役黯黯黃沙茫茫白骨初嘗阿房先作前殿  
旗建五丈人可坐萬渡渭連關紆迴汗漫象法天極閣道  
絕漢勞神勞民積愁積怨戎王聞秦繆公賢使由余佳觀  
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丞相李斯上書下議五帝不襲三王  
使人為之亦勞民矣各治黑白別一刑禁威勢史藏秦紀醫藥卜筮詩書煨燼  
偶語棄市古學禁絕法令習吏博士齊人淳于越曰臣聞

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患臣無輔扶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  
非所聞也始皇無輔扶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襲三王各  
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  
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天下已定  
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則禁則至諸  
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弗禁則主勢  
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  
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  
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燒者爲城旦所不者醫藥諸生犯禁同  
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諸生犯禁同  
歸於死侯生盧生相與亡去始皇怒使御史悉案問諸生  
之扶蘇入諫使監恬兵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

四言史徵

卷一 秦始皇

芷園

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  
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於上郡星隕東郡化石刻銘壁  
遺滿池山鬼播靈沙丘臺上祖龍上升秦史紀年三十七  
正三十六年有彗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點首或刻其石曰  
始皇帝死而地分始聞之盡取石旁居人誅之而燔  
銷其石又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  
者曰爲吾遺滿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  
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然其言又曰山  
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  
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三十七年七月丙寅  
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按徐廣云趙有沙丘宮在鉅鹿  
陵治驪山內作宮觀三泉下銅鑄深致石棺百官  
位次藏滿奇珍機作弩矢近則射人江河大海灌輸水銀

下具地理上刻天文魚膏爲燭燈燭畫然宮人工匠皆令  
死焉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在驪山泉呂不韋者陽  
程大賈販賤賣貴往來趙土奇貨可居說立子楚楚爲秦  
王不韋爲輔封文信侯食十萬戶政立爲王號稱仲父門  
客著書春秋名呂懸之國門使人共睹增損一字千金是  
子坐連嫪毐家屬徙處蜀山尖尖行路始難

二世皇帝

名胡亥始皇少子在位三年  
趙高執於望夷宮壽二十四

始皇厭世斯高趙高矯詔賜殺扶蘇始皇胡亥襲號元年

四言史徵

卷上 秦二世

芷園

大赦追尊始廟尊始皇廟爲誅殺大臣右丞相馮去疾罪  
連逮少公主死死其支體而殺之也杜扶風杜氏公子  
無告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間見第三人因於內宮二  
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廟廊之位吾未嘗敢失第也受  
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乃死使者曰  
奉書從事將間乃仰天大呼天曰天關東盜起趙高  
平吾無罪見第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趙高前數  
恐惶謀弑兵逼求爲侯王豎首不許乃至自戕言關東盜  
無能爲及沛公攻屠武關二世使賁讓高高懼乃與其將  
咸陽令間樂謀詐爲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乘之至望夷  
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殺之射即宦者  
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上帷坐憐二世怒召左右皆惶

提不開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王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見一節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陳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殺其兵六驥過隙三年秦亡二世謂趙高曰人生世運二世自殺

二世被弑子嬰為王四十六日奉璽出降二世既被弑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秦地益小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八月十六日沛公王上子嬰素車白馬繫頭以組奉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步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自秦處王始皇并天下有國三十四世凡六百二十四年有天下二世凡

四言史微 卷十 秦二世

九

十五年秦王共 楚人李斯見鼠廁中 人賢不肖譬鼠 於倉禽鹿視肉人面 彊行 西棄殺戮尊用三公 黃切 始 阿順苟合非聖滅經 卒被五刑論斬咸陽黃犬逐兔 良切 葉切 始 始自悲愴斯年少時學於荀卿 羊切 卿最老師嫉世濁蒙 葉切 營於巫祝自信機祥鄙儒小拘莊又荒唐儒墨道德 葉切 築室毀牆斯不善學遂此流殃 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 不潔近人大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無 之下不見人處之要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 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欲西入 秦辭於荀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北布衣馳驚

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此者此倉 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至秦為秦相呂不韋舍人秦 王拜為長史客卿遷廷射佐秦王并天下尊主為皇帝帝 以斯為丞相相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 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王起同天書斯長男由為 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 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馬以 千數李斯有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 斯乃今李斯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為下遂摧至此當 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 知所稅駕也始皇帝崩斯聽趙高賜殺扶蘇立二世二世 立趙高誅斯與子由謀反收捕宗族賓客扶蘇五刑論 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 若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 而夷官者趙高殺斯代相指鹿為馬非法無上子嬰誅之

四言史微 卷十 秦二世

十

可不謂壯時不可為不救淪喪當二世時鬻卷僮囊元年 七月戌發漁陽 今前州是 魚書孤鳴眾以鬼倡陽城陳涉 自立為王一夫作難四海披昌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少 上振恨父之曰苟富貴勿相忘傭者哭而應曰若為傭耕 何富貴也汝大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 年七月發關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 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失期失期失期失期 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死亦死死國可乎陳勝 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公子 扶蘇扶蘇使外將兵今成無罪二世殺之天下皆心知其 賢未死或已為亡今誠以吾族誅自稱公子扶蘇項燕宜 以為死或已為亡今誠以吾族誅自稱公子扶蘇項燕宜 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

咸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  
成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  
食得魚腹中書固曰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  
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  
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士卒多爲用者將尉  
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激怒其衆果告廣  
尉尉怒起廣起而殺尉陳勝佐之並殺兩尉召令徒屬曰  
諸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失期失期當失期失期當失期  
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  
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  
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  
廣爲都尉陳勝數日號今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  
老豪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  
之社稷功宜爲王乃立爲王號爲張楚陳勝王八月六日  
爲王陳其故人常與傭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  
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逃道

四言史徵 卷二

正國

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戴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  
曰影顯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  
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  
王曰客愚無知願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  
引去陳王以朱砂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事羣臣以苛察  
爲忠諸將多以不親附泰益遣兵陳王至下城父其御  
莊賈殺之以降勝故謂人呂臣爲蒼頭軍起攻陳殺復  
以陳爲楚葬勝於陽陵隱王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  
將相竟亡泰由涉首事也高祖是年九月兵起劉邦龍顏  
時置守家三十家場至今血食是年九月兵起劉邦龍顏  
隆準 狀貌異常雲成五色祥發中陽蕭曹左右樊噲  
戎行肇始於沛乃立爲公黃切神祠黃帝旗祭蚩尤覺鼓  
赤幟是爲炎劉漢以項梁項籍同起會稽兵收下相渡

江而西籍二十四長八尺餘學萬人敵去劍與書力能扛  
鼎才器天除守殺殷通爲梁前驅田儻王齊故齊王族也  
韓廣燕王魏公子咎自立爲魏王立爲魏王武臣弒死趙將李良弒  
歇名爲趙王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擊李良良敗走客  
以誼可就功乃求張耳陳餘名籍大梁餘妻公乘耳壻外  
得歇立之居信都張耳陳餘名籍大梁餘妻公乘耳壻外  
黃賓客廝役莫非俊英良切千金五百秦購出亡躡餘受  
答忍爲吏戕良切據國爭權後遂不終葉良切張耳  
及藏公子無忌爲客耳告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  
蒙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

四言史徵 卷二

正國

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耳是時脫身  
遊女家厚奉給以故致千里客乃官爲外黃令名由此益  
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客術數遊趙苦陘富人公乘  
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  
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  
衣時常飯從耳遊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賢購  
求有得張耳者千金陳餘五百金陳餘乃變名姓俱  
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常以過苦陳餘餘起欲殺吏  
耳踞之使受笞吏去乃引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  
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素開張耳陳餘賢不嘗  
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說陳涉立爲楚王陳涉問此  
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  
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  
母王急引兵而西遊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

四書史徵

卷二 秦二世

十三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戴歸舍中皆笑曰使者生十餘輩  
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  
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若知得王耳耳乃失曰若  
將曰賢人也人欲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耳乃失曰若  
未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分而王且以少長先  
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分而王且以少長先  
可同日而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  
未可耳今君乃因趙王此兩人名為燕以而賢王實欲殺之  
兩入分趙自立一趙尚易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  
御而歸趙將李良已殺趙王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  
得脫出收其兵數萬人乃求得趙王居信都章  
邯引兵至邯鄲矣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歆走入居信都章  
王離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歆使人

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無守城暴  
秦滅成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  
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而陳法不聽立為王陳餘  
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勢不入關未及叔河  
也臣欲說趙趙其秦秦併及地形願請奇兵略地於是陳  
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鄧騭為護軍以張耳陳餘  
為左右校尉于辛三人北略地趙地聞之不戰以下  
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入關不戰以下  
請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鄴至河而北  
以六國後將軍今以三萬人下趙數十城獨不居河  
必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比略地  
其兄無不即立趙後將軍勿失時時不客息武臣乃聽  
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比略地  
燕界趙王間出為燕將所得求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  
使者往燕殺之張耳陳餘患之有勝養卒謝其舍中曰

四書史徵

卷二 秦二世

十四

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  
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而收其麾下陳餘亦  
望張耳不讓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河上澤中漁獵由  
此耳餘遂有郤張耳從項羽入關羽分趙立張耳為常  
山王治信都陳餘不從入關羽聞其在南皮即以三  
縣封之而從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因怒三縣兵  
張耳張耳敗走謁漢王漢王厚遇之漢二年東擊楚使  
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未人類  
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不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  
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  
城遣張耳與韓信擊破六人英布聚眾江洋番君吳芮得  
趙并陘斬陳餘泚水上

前召陳餘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耳大怒怨陳餘使  
張騫陳淳往讓餘曰始吾與公為卿頭今公與耳旦暮  
且死秦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吾死苟必信胡  
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耳報秦今  
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願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  
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淳先嘗秦軍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  
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願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  
聞趙急皆來救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紀章邯南  
道王離軍之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間破章邯兵餘章邯南  
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餘不肯救  
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  
數問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  
脫解印綬推予張耳耳亦得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

史陳嬰欲立為王母謂大名暴得不祥屬得封侯敗亦易

亡鄭人范增奇計說梁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

自懷王入秦不送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兵今君起

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母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然其言乃宋得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養

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鄭音勸絕之勸然今皆單用

巢字讀為鉅交反地志盧江有居巢縣注本春秋居巢國今無為

三戶亡秦述楚南公叶姑黃切。南公楚人善言陰陽預識興廢之數故

范增稱述其言。韋昭曰三戶楚南公三戶楚南公三戶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秦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在相

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邯降羽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今按三戶有二說以為地名恐是但於雖字文勢懷

不願豈南公本指其地不欲顯言故為疑似之語耶四言史微 卷二 秦二世

王孫心名楚懷王槐之孫立為懷王章邯殺梁籍殺宋義渡河救

趙千軍辟易鉅鹿九戰虜難破銳王難秦諸侯壁觀聲動

天地轅門膝行不敢仰視稱上將軍人人恐喘入關先王

楚遣劉邦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尚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勢願

與沛公西諸老將曰羽得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勢願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

以伐秦邦至灞上嬰奉璽降秦子嬰除秦苛法約法三章殺

者死傷人吏民安堵咸願為王籍破函谷屠殺子嬰掘始

及盜抵罪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于嬰燒宮室

皇家大掠而東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塚收其寶婦女而

東秦民陽尊義帝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

大失望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

以就尊立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彼堅執說事露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侯以伐秦然彼堅

王雖無功固當分地而王之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又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從義帝於江南都郡自

為霸王羽自以為王建都彭城都彭城楚地今徐州分王諸王沛

公王漢項羽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謀解又惡負約

也立沛公為漢王以巴蜀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

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雍王王成陽

府與平縣欣與董翳塞王翟王長史放放為樂陽假馬欣為塞王王成陽以東至河都標陽都尉董翳

本勳章降楚故立縣為翟王王上都都高奴西徙魏

豹徙魏王豹為西魏趙歇代王居代今山西申陽河南

申陽張耳張耳張敖臣也先下河南迎印為殷王趙將司馬印定

立印為殷王王河南王都洛陽印為殷王趙將司馬印定

朝歌今衛輝府淇縣張耳常山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

今順德府趙都冀國布九江當陽君布為九江王都六。九江今淮東

源和真澤壽州是。六吳芮衡山侯從入關故立布為衡

山王都都。共敖臨江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

州韓廣遼東徙燕王廣為遼東王都臧荼燕王燕將臧荼

入關故立荼為燕王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都即墨齊邑名

萊州田都王齊齊將田都從楚趙入關故立都安濟北王

府安故秦所滅齊王建孫也下濟北引兵降楚故

漢紀高帝帝長安是為西漢又

太祖高皇帝姓劉名邦字聖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

父是時甯電賡冥太公姓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常有天度不事家主人起作

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二世元年九月起兵

於沛破秦滅楚平定天下由漢三即皇帝位國號

漢用巴蜀還定三秦曰漢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

四言史微卷上

曰何也何曰今眾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大能出於一

人之下而信於萬眾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

善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

善乃就國以韓信為大將遂都署諸將八月從故道出章

邯鄲戰於廢丘王三老遮說大義以申兵皆縞素為帝

至咸陽欣驛皆降

發褒收三河士發關中兵切音邦擊殺帝者從諸侯王

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密使吳芮擊帝共殺擊

殺之江中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誡說

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

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王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

士南浮江漢以下顧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建立太子國本以張漢王還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建立太子國本以張漢王還子為宗廟社稷大典煌煌漢王如策陽命蕭何淮南王布彭越大梁布撓楚後越斷楚糧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不佐楚羽猶是怨之至是漢王西出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中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倍楚留項王數日我取天下可以百金請者誰何請使王遣之至九江說布歸漢立為淮南王與彭項羽○魏相國彭越將兵畧定梁地漢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會軍垓下追困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項王四面楚歌夜聞傍徨復離兮虞兮悲歌慨慷不肯東渡四言史微卷上漢高帝自引天亡十有二月自刎烏江已亥五年十月漢王追項羽彭越皆引兵來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羽乃悲歌慨慷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時不利兮難不近驪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上馬騎從八百餘人直夜渡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引騎北走霸山下今幸因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幸因此北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潰圍斬將今請君知之乃分其騎為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斬





以季布士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比走胡即南走越耳  
夫忠壯士以言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墓也君何  
不從容爲上言耶故陰侯滕公知朱大夫意召平陽侯  
其所更許曰諾待間果言侯朱家指上曰赦季布召臣開  
爲郎中季布弟季心以勇布以諾者聞閭中季布弟季心  
公爲楚將相項羽逐害高祖彭越西鉅敖接高祖急領丁  
公曰兩賢當相厄哉丁公曰還漢王遂解去高祖王滅丁  
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  
使項王失天下者適丁公也遂斬之

四言史徵

漢高帝

二十

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張陽東有成皋西有穀逼信河  
鄒浴其國本足恃也上問張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左  
右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  
襟右袖衝衝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  
三面而守獨以一面來制謂臣侯敬即金城奉春君楊姓  
國敬說的是上也上知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  
劉  
功臣何首土列諸王 詔定元功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  
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功然將軍有野戰  
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欒越五威失軍亡衆  
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運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  
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十山東何常關中以  
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  
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若於是乃賜何帶劄上殿入朝  
不趨上曰吾聞漢賢上賞封千秋爲安平侯按元侯  
十八侯佐文獻侯蕭何平貲封千秋爲安平侯。按元侯  
助舞侯樊噲曾曲陽侯酈商魯侯吳涓汝陰侯夏侯嬰頻

陰侯灌嬰陽陵侯傅寬武信侯靳歙安國侯王陵轅津侯  
陳武清河侯王汲廣平侯薛欽汾陰侯周昌陽都侯丁復  
曲成侯 始尊太公爲太上皇 上五一朝太公太公家令  
蕭達 訖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

四書史徵

漢高帝

芝罘

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爲公所爲爲公去矣無子哉通哭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觀其弟子百餘人爲鄉黨野外相之月餘言于上曰可試觀其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使掌臣習緯○綿董徐廣曰表位標準也如淳曰綿謂置設綿索爲習緯處董謂以旁墳地爲墓位尊卑之表章昭曰引繩爲綿立魯祀孔子十二年十一月過遊悲表爲墓○藺音茲會反魯祀孔子十二年十一月過遊悲

故鄉酒酣擊筑泣下數行咸加海內風起雲揚念猛士兮

蹈舞旣傷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故舊爲安樂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鄉黨慨傷懷泣數行下歸沛父兄曰泣于悲故鄉者鄉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猶思兒曰朕自沛公以先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

所與。筑樂器似琴而大頭以竹擊之。故名筑。顏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

帝鄉帝性敏達不事文章蕭律蕭何次律令韓法韓信申行軍法程定

張蒼張蒼定律章程叔孫通禮尊卑有行日雖未給規模商皇惜

也少思功臣摧戕誅信韓信臨越彭越淮南王布蕭何下獄

病謝張良暮年易子太子盈為人仁弱帝以為不類已國

勢倉皇分羹忍父孝子心傷輕士嫚罵四皓四皓東亡

乘字宜明居園中因號焉綺里李朱卿字文季夏黃公唐

廊宇少通入名廣齊人隱居夏里因號焉角里先生周術

字元道河內軹人秦伯之後說以詐以力治雜霸王蕭相

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

四書史微 卷二 漢高帝 正國 二十三

國何素善沛公以文無害操主沛豐為刀筆吏奇節無稱

光依日月飛攀赤龍推轂韓信足食足兵收秦圖書填撫

關中左宗右社左宗廟右社稷規畫崇隆事不及奏便宜施行家

私佐軍言納召平諸將功狗何得人功劍履上殿佩玉簪

嬰勲名綸爛聲施無窮卒於鄭侯諡曰文終鄭索之縣名汝城在襄陽

北漢江上 張良韓人五世相公為韓報讐愛擊祖龍亡

匿下邳步游從容履納圯下書授黃公聚士往留道遇沛

公知為天授遂相屬從說楚立韓助沛下宛唱利擊解謀

如環轉還壩謝鴻燒棧倚楚銷印籍著封雍耦語婁敬比

議百二定都呂澤劫謀四皓定儲黃石葆祠亦松託游諡

曰文成封終於留留秦縣名故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

母俛出勝下人笑不武干羽不用歸漢棄楚國士無雙絳

灌羞伍壇拜大將風雲聖主木罌渡軍魏豹見虜背水列

陣遂拔趙上平燕定齊追項滅楚赫赫偉伐克成漢緒尉

用少年金報漂母惜不謙讓挾威震王兔死狗烹終詐兒

女今淮安府西有韓陽武陳平好學家貪割肉俎上意已

四書史微 卷二 漢高帝 正國 二十四

不羣棄走都尉典漢護軍六出奇計捐金行反間惡草具

榮陽園驍足封韓信解難釋紛安劉誅呂功與勃分號稱

為遊雲夢解白登圖賢相爛矣其勲善終善始豈非知人平陽侯參起於獄掾

遭逢漢興隨戰秦亂攻城畧地諸軍之冠身創七十功豈

一旦代何為相守而勿失載其清寧民以畫一周勃木彊

去微時鄒朴吹簫給喪吹簫以樂喪猶今挽歌類也業織蠶薄薄一名曲月今

織蠶薄為生業也材官引彊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遭逢聖作

每當馳道當高祖所行之道所在克獲戶食八千封絳賜

爵厚重少文大事可託卒平漢難謝相歸國王陵少嫺嬌

矯虎臣陵有賢母幾先識明伏劍死楚成子漢名鄭生食

其鄭食其音家貧落魄也○魏音託又音薄落薄落託義

同儒冠揖帝大言不怍自稱長者意義磅礪東規白馬北

距蜚狐乘即救倉險據三塗○項羽破彭越還拔榮陽漢王

距楚鄭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教倉天下

轉輸又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榮陽不堅守教倉乃引

塞成阜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

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白馬津在大名府濬

縣西二里黎陽故城之東又名黎陽津蜚狐古地名今廣

四書求傳 卷二 漢書 五

昌縣屬大同府教倉在開封府河陰縣北二十里教本

名泰初教氏築倉於上因以名山厥後始置置太倉於此

故倉陳留既下復說齊城蒯通發難卒爲韓京陸生曰賈

南使南越千金買裝五子分得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安車

駟馬歌舞相從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

南越王拜爲太中大夫陸生居左右常使諸侯賜封陀印爲

曰通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

居馬上治之乎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宋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適出所使越得業  
中榮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業隨其子安居  
馬從歌舞鼓瑟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  
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  
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卒不焚噲屠狗灌嬰販  
過再三過數見不辭無久恩公爲也  
繒賣交鄒况及夏侯嬰聖賢影響龍變雲蒸俱遭附驥垂  
名漢庭德流子孫奕葉有聲  
北軍天下謂兒賣交  
孝惠皇帝 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  
年崩壽二十四葬安陵  
惠帝仁弱呂后日凶酖趙如意 趙王如意威姬子○酖與  
以毛溼酒 飲則殺人 人疑則中帝觀廢事七年而崩  
戚夫人覺封衣  
四書史徵 卷二 漢書 高后  
顏天令春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扶與起居飲食太后欲  
殺之不得問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  
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瘡藥使居廁中持  
人疑召帝觀帝驚大畏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  
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曰飲爲湯藥  
不聽改○班固贊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  
趙隱恩敬爲矣聞叔孫通之諫則矍然曰曹相國之  
對而心悅可謂寬仁之主遺呂公孫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高皇后呂氏 名雉父曰呂公孫父人好相人見高帝  
有天下立爲后應帝崩無嗣臨朝  
稱制八年崩壽六十二附葬長陵  
太后稱制化鷄索劉 書化鷄無晨化鷄 諸呂立王 呂台爲  
產爲樂王呂祿爲 女弟封侯 女弟呂嬃也樊 鋤非種者朱  
趙王呂通爲燕王 會妻封臨光侯

虛侯章 太后封齊王弟章為虛侯是時諸呂擅權用事  
章年二十有氣力念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  
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重法行酒太后  
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穡種一苗欲號非其種者  
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  
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慄  
之 平勃交驩 周勃乃迎代王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帝中子薄姬所生也初封代  
王高后崩大臣平勃等誅諸呂迎而  
立之在位二十三年崩壽四十六  
葬霸陵始建元稱元年 後元

帝初即位謙讓弗違軍令南北夜拜宋昌却千里馬驅食  
危亡賜書趙佗去帝稱王 初隆慮侯範擊南越會暑濕大  
疫不能前領趙佗因此以兵威

四書史微 卷二 漢文帝 二十七

財物賂遺閼越西臨駭役屬焉東西萬餘里炎黃星左盡  
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家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  
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  
帝劍室之子也業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遙遠致獲愚未  
嘗致書高皇帝幸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  
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許亂乎治諸呂為廢故法不能獨  
制退取朕姓子為孝惠皇帝嗣願宗廟之靈功臣之力陳  
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立今即位乃者聞  
王遣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南將軍朕以王書罷  
將軍博陽侯觀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  
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災寇不止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  
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  
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忘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大  
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之財不足以  
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  
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

四書史微 卷二 漢文帝 二十七

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乎也乎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  
分案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誼諭旨王朕意王  
亦受之母為免災矣實今國中曰南越不俱立而賢不並出  
長為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南越不俱立而賢不並出  
漢皇帝天子令去帝制黃屋左纁因為書稱蠻夷大長  
老大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大故越吏也高皇  
帝幸賜臣佗置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老  
夫者甚厚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銀  
田器馬牛羊即于子杜母于犯老大夫處爵馬牛羊齒已長  
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御史平凡三輩  
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創見弟宗族已  
誅論吏相與謀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士以高異故更  
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  
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護臣故發兵以  
伐其邊老夫處處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風興夜寐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  
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詔除誹謗續監  
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故號不敢為帝矣 詔除誹謗續監  
秦亡慎夫人幸席與后侵袁盎却坐嘉餐賜金半兩榆莢  
輕重不倫更造四銖以便於民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  
鑄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英錢即五  
分錢民間名曰榆莢錢言如榆莢之薄四銖錢其文為半  
兩十黍為一兩 禍自怨起福自德興除秦秘祝過由朕躬二  
十三年禹成上升帝尚黃老恭儉莊臨止輦受諫江海日  
深冀墓不作費惜百金霸陵瓦器因山不墳賜吳 吳王 凡  
杖賞武 愧心家給人足聖德浸濡詔遺短喪遂至而今

洛陽賈誼年二十餘過秦作論治安上書宣室詔問帝席  
前虛兩為王傳憂死命夫淳千少女名曰緹縈上書訟父  
齊稱廉平刑不復屬死不復生身沒官婢願贖父刑帝憐  
其意為除肉刑檄責鄧通申屠嘉相細柳將軍周亞夫將  
絳侯  
勃子

孝景皇帝 名啟文帝太子母皇后竇氏在位十六年  
元 後 崩書四十八葬陽陵改元元年 中元

景承文緒三十稅糧禁采金玉敦勸農桑守成不墮世比  
四書史徵 卷二 漢景帝

成康然性刻薄任數為長無寵廢后 廢皇后 夫婦不終  
更易太子 廢太子榮 父子不容 輕許傳位 費啟梁王 梁  
王武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出驛入警署用梁王廢太  
后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立子而立弟以生焉  
繼帝號曰諸哀益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焉  
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  
革梁王由 殺周亞夫君臣道亡 初上廢華太子周亞夫  
此怨蓋 後言亞夫短亞夫因謝病免後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載  
無勿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頓謂上曰越出上目送之曰  
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曰越出上目送之曰  
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為父買工官尚方甲  
櫓可葬者為人所告事連汚亞夫 獨有節儉克遵前光  
召請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因

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  
之弊同審文矣而秦執不勝漢興特除煩苛與民休息至  
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之閒及至 不疑  
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長者為郎償金 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  
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來而歸其金亡金郎大慚以  
此稱為長者稍遷至大中大夫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  
獨無行奈其善盜幾何也不疑曰郅都嚴酷號曰蒼鷹 郅都  
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郅都嚴酷號曰蒼鷹 始為  
責成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王莽 趙王 趙王 趙王  
刻天資優削七國 王莽 膠西王 膠東王 淮陽王 趙王 趙王  
安龜危父言不悟禍起然眉朝衣給斬死又何悲 人學申  
四書史徵 卷二 漢景帝

實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諱  
疾錯錯父聞之從賴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何也錯曰事  
便制諸侯別疏人骨肉內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錯曰固  
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罷氏  
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  
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實嬰袁盎進說上使中  
尉召錯錯給載行市

錯衣朝衣斬東市

袁盎錯未嘗同堂錯坐盎去盎坐錯

亡互相傾害終焉同傷

帝即位盎見會任盎為中郎袁盎常引大體慷慨亦以數  
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龍西都尉遷齊相從為吳相告歸

盎不拜還錯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  
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鬪錫走狗洛陽劇孟嘗過袁盎蓋善  
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

四書史徵 卷二 漢書

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  
者且緩急人所望者獨孝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

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孝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  
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梁

孝王欲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諸塞梁王以此怨袁盎使  
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梁王皆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

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  
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仇乃之捨生所問占還

梁刺客後費曹東門外

殺盜安陵東郭門外

如相如 鄒陽羊勝孫詭 公孫 釀禍於梁穆生白生禮重元

王醴酒不設穆也先亡白生不去卒罹於殃

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  
生不肯酒元王每為設醴及孫成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

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  
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疆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  
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先王之所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  
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稍通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戊申制地事遂與  
侯通謀申公白生謀成戊申之衣之類衣

世宗孝武皇帝

年崩壽七十一葬茂陵改元建元

仲舒 仲舒廣 申公八十迎以安車治不多言力行何如被

服儒素河間獻王 河間王德景帝 獻樂對策指事詳明

即切 買臣 莊助連翩而來相和辭賦朔朔 卓叔

音茫 買臣 莊助連翩而來相和辭賦朔朔 卓叔

諸爰啟我宇拓乃封疆東置蒼海 東夷歲君南閭等二十

歲與漢通音職即古歲驂國 北築朔方 匈奴入上谷漁陽

本朝鮮地漢武置蒼海郡 遼東界浪音 遼東界浪音

朔方今寧夏衛隸陝西都司 遼東界浪音 遼東界浪音

沮水朝鮮內藩臨屯樂浪玄菟真番 初全燕之世嘗屬

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徵漢屬焉其遠難守復僭遼東故

塞至沮水為界燕人衛滿亡命聚東走渡沮水居秦故

史 291-790

四書史徵

卷二 漢武帝

三十一

空地役屬焉。昔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帝使涉何、燕趙右渠，終不肯奉詔。乃遣楊僕、荀彘將兵伐之。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象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沮水在朝鮮國平壤城東，一名洋河。大通江中有朝天石，唐蘇定方破兵於沮水，即此。

越嶲武都文山沉黎五郡開置百蠻。驍義侯發南蠻兵，且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牂且蘭及邛君侯遂平蠻夷，爲牂牁郡。夜郎侯入朝，上以爲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嶲郡，笮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牂牁本西南夷，且蘭國也。今爲牂牁郡，宜慰使司隸四道，越嶲本西南夷，邛都國也。今爲牂牁郡，隸四道。武都本戰國，白馬氏所居也。今陝西鞏昌府階州文山古冉駹國地，今四川成都府茂州沈黎古笮都國地，今爲黎州安撫司，隸四川道。

地關南海蒼梧鬱林珠厓合浦儋耳九真日南交趾兩粵。稱臣。遣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南越，獲建德，呂嘉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等郡。南海秦故郡也。今廣州是。蒼梧今廣西梧州府是。鬱林秦故郡也。今漳州府是。珠厓在南海中，岸州府是。出珠以名。郡今瓊州府是。合浦秦郡也。今廉州府是。儋耳在南海中，其種大耳，渠師自謂王者耳，允緩下有三寸，漢置郡因名。儋耳今屬瓊州府。九真本水名，因以名郡。日南秦郡也。地在今之南，所謂比開戶以向日者也。交趾古南交之地，秦屬西域。通都達和連敦煌張掖武威象郡今安南國是。

酒泉。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置酒泉武威等郡。和連山在陝西行都司城西南一百里，其山巔使漢水名。天山匈奴呼天爲祁連，因名山。上草木茂，冬溫夏涼，宜牧放。後失此山，歌曰：『齊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敦煌

四書史徵

卷二 漢武帝

三十二

本瓜州在肅州衛城西五百二十五里，張掖今之。甘州衛是武威，今涼州衛是酒泉，今肅州衛是。渾邪來降二萬車，迎庇葉傷枝，置五國城。匈奴軍和王降置五屬，並是故塞外地，謂隴西。買爵贖罪，卜式助邊，口僅監，機弘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也。

辛綰、張敖鑿空，樂大求仙，蘇武出使李陵北征，滅跡掃塵，足履王廷，轉戰千里，矢盡道窮，子長司馬論救身下廟。

刑帝疾大漸，圖畫周公霍光受詔，鼎湖乘龍，惟帝天錫，雄才大略，稽古禮文，殫心制作，表章六經，罷黜異說，臨軒策士，興立太學，曆定太初，用夏正朔，舉脩郊祀，歌詩協樂，昭

姓考瑞文章，光灼改元，建號創始之作，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江克蠱獄，骨肉不保。帝嘗畫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與太子及皇后，有隙，因奏上疾，祟在巫蠱，上以克爲使者，從巫蠱獄，克云：『收捕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懼，不知所出。』治少傅石德計收捕克等，新之時，上在甘泉，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捕太子，太子乃引兵，敗四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遂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太子兵敗，南奔，覆盡，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事覺，吏圍捕太子，自經。太子殺母，是又何道？趙氏生子，經皇孫二人，皆並遇害。

立子殺母，是又何道？趙氏生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之，心欲立焉。以其年，賜母少猶與父之後，數日，帝遣貴鈞弋夫人送掖庭，獄卒釋死，乃立弗陵爲太子。窮奢極欲，秦續幾蹈悔心之萌，輪臺之詔，弘



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達也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欲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老既性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遠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遠遠之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欲起取隨是操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當今撥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輪臺西域司馬子長其名曰遷父太史公世名在車師西北千里

掌天官叶居切奇才天縱倜儻孤寒以救李陵身腐於官叶居切鬱結發憤師古聖賢乃作史記百三十篇善叙事理質

四書史微 卷二 漢武帝 有其文叶無切變通今古際究天人叶如切大海揚波成一家

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叶劉向楊雄文贍經通東方曼倩

名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能時不逢孤貴失和於道相從首

陽為拙柳惠為工丞相封侯公孫弘始封平受金大橫

之以詭飾詐釣名脫粟布被主父親幸王父德

生五鼎食死五鼎烹僊上書言事拜為郎中尤親幸一歲

遺累千金或謂僊曰大橫失僊曰張湯廷尉起刀筆吏深

吾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矣

文小苛懷詐舞智不寒而粟人如芒刺汲黯之類杜稷之

臣矯詔發廩賑河南貧性倨少禮過不客人不冠不見弘燕見帝時或不冠至如揖大將軍衛青為大將軍尊寵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與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充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損容不反重耶大將軍青衛父曰鄭季衛嫗與通生冒衛氏少時牧羊壯為侯

騎子夫入宮日益親貴凡七出邊斬殺無計二萬千戶益

封不次賢士無稱和柔自媚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侯娶衛嫗通生青故冒姓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家

與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牧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

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紺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

笑曰人奴之生得勿答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

四書史微 卷二 漢武帝 侯家騎從平陽主有同母姊子夫得入宮幸上乃召青為

建章監侍中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衛夫人有男立

為皇后青為車騎將軍封長平侯元朔五年將三萬騎出

高闕擊匈奴逐數百里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

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

焉凡七出擊匈奴斬捕虜首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汝河

南地遠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青為青姊少

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兒去病之母姓霍父霍仲孺給事侯府輕騎從軍深入斬

捕軍有天幸首功無數司馬冠軍貴與青伍青姊子霍去

騎射為栗姚校尉再從大將軍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

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封為冠軍侯元狩二年為票

騎將軍將萬騎出龍屯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

里斬首虜獲甚衆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宿將士馬兵亦不

如果騎乘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還由此乘騎日以親貴此大將軍四年出伐右北平二十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王得相等八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斬七萬級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乘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今令乘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李廣不識程不俱有將名李不刁日退而乘騎日益貴矣

斗程正行營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衛尉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管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暴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刁斗孟康曰古者軍行以銅為鐃器受一斗畫放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如宮中傳夜鈴蘇林曰形如銅無柄可受一斗故名焉鐃即鈴也埋蒼曰鐃斗溫器也三是有

四言史徵

卷一 漢武帝 昭帝

三十七

廣飛將軍足智多謀復臂善射才勁氣適生而數奇老不封侯失道自殺我思悠悠

孝昭皇帝

名弗陵武帝第三子鈞弋夫人趙氏所生也帝殺其母而立之在位十三年崩壽二十

十二葬平陵改元始元 元平

昭帝嗣武方在中齡書辨桀詐豈非英明享國不永十三

年崩太后下詔昌邑王繼昌邑王名賀武帝第二十七日

千百餘事荒淫惑光易其位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

圖承詔霍光輔政忠質疑丞不綽不競出入禁閤不失尺

寸二十餘年小心謹慎廢質昌邑立宣宣帝禍始驕乘不學無術家不能正妻顯邪謀立女弑后未幾族誅身頌名覆蘇武還國凡十九秋強壯而出歸白滿頭不疑為不京兆

母問平反多則喜笑無則不飯

中宗孝宣皇帝

名病已武帝曾孫衛太子孫史皇孫之子也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

四言史徵

卷十 漢宣帝

三十八

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太子病已號曰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治繫無輕重皆殺之內吉開門不納使者不得入而還帝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故舊恩養皇曾孫甚謹

以家財聘慕室畜夫許廣漢女為妻曾孫因依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許於東海濱中翁高材好學亦

喜游俠關雞走馬周倫三輔以是具知民間姦邪

史治得夫及昌邑王廢霍光白太后迎立之嗣孝昭皇帝後更名詢在位二十五年崩壽四十二葬杜陵改元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黃龍 甘露

孝宣病已武帝曾孫祖衛太子父史皇孫詔養外家受詩

獲翁高才好學經術淹通關鷄走狗上下諸陵周倫三輔

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游俠杜城及其即位圖治勵精信賞必罰綜

核名實民安其業吏稱其職政平訟理良二千石墮書勉

賜金增秩帝號中興誰曰不宜開三大覺禍亦隨基元

元信宦官成帝任外戚哀誅大臣哀帝自貽伊戚章賢致仕

高風作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及安車玄成讓爵賢

哉令子兩世爲相畫聲鼎耳魏相爲相敦厚和平董仲買

誼之言請奏施行善不自伐有若丙吉途問牛喘舍盜不

緝吉相寬大嘗出逢羣闕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

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爲與帝

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定國繼之居位

有恩絕口不及薦賢自代延年謹救杜延

四言史錄卷二 漢宣帝

稱職千定張氏安世克邁種德謹慎周密知白守黑每定

大政歸而默默柄兵三朝功綢繆闢疏廣疏受矯盈汰泰

賜金送歸知幾不昧車數百輛祖帳都外道路觀者嘖嘖

稱最形見神藏遺餘不匱夏侯勝書望之蕭望之經術梁丘

賀易春秋梁淑淑梁復黃霸尚書受於獄裏繁再更冬講

論不已出爲太守治行第一入爲三公功名稍抑碧鷄金

馬碧鷄金馬二神名南出益州王褒遠使求非所求五日

京兆才氣不猶張敞爲京兆尹楊惲之誅公卿奏敞惲之

京兆才氣不猶

安能使操繁舞樂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

賣刀買牛廣漢京兆尹趙廣漢摘姦風動雲流光祿楊惲廉潔無

虧然性刻害好發人私失位歸田以財自娛歲時伏臘斗

酒歌呼憤發時事形之報書以此見害賢者冤之

孝元皇帝名典宣帝太子母皇后許氏在位十六年

建昭

元帝宣子材藝多能少而好儒政尚寬平牽制文義優柔

不勝賞罰倒置威令不行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

四言史錄卷二 漢元帝

極幼極幼玄成廣德貢禹匡衡相繼爲相恭世典兵馮奉

氏延壽姪焦名天字延壽東郡頓丘人易林通神京房學之得道亡身死

非其罪牢耶射牢梁石耶中書令印綬費繁五鹿客耶

五鹿五鹿

孝成皇帝名駕元帝太子元成王改君所生也在位

始永始元延陽朔鴻嘉

孝元不祿成帝嗣真儀容穆穆尊嚴若神無補於治災異

紛紜蝶蜩荒唐沉酒酒色五舅封侯平阿侯王譚成都侯

王商紅陽侯王立曲

陽侯王根高黃霧四塞禍水入宮炎火將滅帝微行遇陽平侯王逢時黃霧四塞禍水入宮炎火將滅阿王家悅歌  
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宮左儀粹左  
右見之皆責責嗟賞有宣帝時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  
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彊無疾崩於合德合德飛班  
○滅火漢以火德王故云帝彊無疾崩於合德合德飛班  
姬辭輦喻古畫圖昔有樊姬樊姬楚莊王夫人也王好獵  
二年王威之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  
而勤政事今有倖仔曾以罪訊格言可迷妄聞脩正尚

未蒙福本無所望為邪何欲鬼神有知不受詛祝如其無  
知將焉用告秋風團扇中道情絕長信宮中花泣明月班  
伯謨言劉輔鬼薪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諫大夫劉輔上  
言不可詔收縛繁振秘獄滅死一等

四書史徵

卷二 漢成帝

立國

論為鬼薪。鬼薪取薪於山張禹便佞檻折朱雲故槐里  
以給宗廟謂之鬼薪三歲刑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  
以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  
上書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匹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下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  
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  
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榮殿檻折雲  
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幸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  
下地曰此臣素著在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諫其言非固  
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  
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頭而解之以旌直臣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王康子元帝庶孫也母曰丁太  
壽二十五葬義陵改元壽

孝成無子哀帝當陽弄臣為輔鼎足不强以董賢為大  
明傳奏用事國勢日崩宋博鼓妖大聲鐘鳴李尋稽古洪  
範是徵空名得進有聲無形董賢貴震朝廷同上臥  
起妻籍殿中乘輿擬副孔光拜迎尚書鄭崇下獄致死臣  
門如市臣心如木

孝平皇帝名衍中山王與子元帝庶孫也哀帝無嗣  
椒酒毒殺之在位五年壽十四葬康陵改元元始

四書史徵

卷二 漢平帝 孺子嬰

立國

漢乞骸歸終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大中大大夫梅福棄家  
變其姓名故南昌尉梅福亦知非必棄漢一朝棄妻子去  
者變姓名為遂萌掛冠客於遠東王莽殺其子宇滅東幸  
吳門市辛云遂萌掛冠客於遠東王莽殺其子宇滅東幸  
泥鰌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北海逢謂武公王及  
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印綬東都滅門歸將家屬浮  
海客於莽號安漢德比周公宰衡九錫一與馬二衣服三  
陸六虎賁七弓矢女納後宮臘日頒椒漢以四矢五納  
臘先祖臘臘也獲取禽置毒酒中金滕藏策代帝帝崩  
孺子嬰名嬰宣帝玄孫廣武侯勳之孫顯之子也方  
二歲平帝崩無嗣王莽利其年幼乃迎立

位三年葬墓位廢為定安  
公改元 居攝 初始

莽利孺子立甫二歲身自踐祚稱攝皇帝未幾而篡西漢  
以替二百餘年一十二帝

附 王莽 年巨君孝元皇后之姪王曼之子也幼孤五

侯子乘時侈靡以典馬聲色佚遊相尚莽因  
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拔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  
事諸父曲有禮意封新都侯哀帝崩大皇太后以  
莽為太司馬領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莽進太后  
號安漢公加號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秩平帝立孺  
子嬰攝攝皇帝遂移漢祚即真天子位建國號曰  
新僭位十八年漢宗室劉秀等起兵誅之改元  
始建國 天  
鳳 地皇

四書史徵 卷二 王莽

新室王莽字曰巨君侈口饜頤虎吻鴟睛瞰臨左右高視

反膺厚履高冠長七尺零元后弟子 孝元皇后 椒房外親

元成九侯諸父弟昆 陽平項侯 敬侯 鳳平 侯 譚 成都

時安陽侯音莽諸父也皆以 父曼早死莽獨孤貧折節恭

元成世封其孝兄弟皆將軍 疾親嘗藥亂首形面

儉彼服儒生侍藥王鳳垢面囚形 莽世父大將軍鳳病莽

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托太后 王商分邑遂此廷聲 本

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 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傳  
中金涉胡騎校尉冀閭上谷都尉陽望中郎陳湯官當世  
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 修飾虛偽匿  
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十五百戶

情求名 莽私買侍婢昆弟咸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  
元其匿情 輔政不替四父相繼 鳳商音根告 金匱符命日  
求名如此 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

生詭計先攝後假稱新皇帝 莽遣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

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著曰赤帝璽即傳子皇帝金匱書

日昏時衣黃衣持璽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

廟拜受金匱神符王冠揭太后還生未央宮前殿下書

曰皇帝天降璽顯大祐屬子以天下兆民赤帝璽高祖

帝之璽承天命傳國金匱之書子甚畏不敢不飲受已御

王冠即真天子位建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始

建國元年 手執孺子獻歡流涕 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歎欷

正月之朔手執孺子獻歡流涕 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歎欷

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子獨迫皇天威命不得

如意哀歎良久中傳梓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

不感動定安第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 紫色繩聲餘

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紫色繩聲餘

分間位空言慕古封爵怪異作周井田小漢家制治天虐

民窮凶惡極郡國起兵劉崇翟義 翟義俱起兵討莽不克

死 莽作威斗厭勝兵氣 始建國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錄

以五寸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者欲 建入長  
更始遣大將軍中屠建改武關斬人 火及承明莽坐斗  
安 鄧璋起兵開關迎建九月入長安 火及承明莽坐斗  
柄斬於亂兵 李松鄧弘引軍至華陰而長安兵四會城  
廟明堂碎瓦 下衆兵發掘莽妻子女父祖家燒其棺柩及大  
室門火及掖廷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官人婦女號

諺曰當奈何時莽鉗約服帶屢飯持麋帝亡首天友郎按式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鬥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扶莽之漸欲飲沮池水衆共圖之下舖時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首軍人分裂莽支節肌膚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首傳宛市

三世不遷法言僣論易僣太玄劇秦美新君子病焉

淮陽王名玄字聖公春陵戴侯熊渠曾孫光武族兄

位二年赤眉入長安聖公出降封長沙王尋

更始劉玄稱爲皇帝割席流汗豪傑解體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

劉玄爲皇帝設壇塲於清水上玄南面立朝羣臣若機流汗舉手不能言劉盆子帝拜擁赤眉

四書史微 卷二 淮陽王

被髮跣足見人欲啼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常鼓舞

何故爲賊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扶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先是赤眉掠故式

侯前之子恭茂盆子恭少習尚書隨崇等降更始復封式侯在長安茂盆子留軍中屬卒更劉俠卿主牧牛至是求

軍中景王後得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三人崇曰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爲三扎置箭中書其一爲符曰上將

軍於鄭北設壇塲大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

耗盆子最幼後探得符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

髮徒跪敕衣緒汗見衆拜恐是欲帝茂謂曰善藏符盆子

即驚折棄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

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建武三年馮異大破赤眉于增

底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卜者王郎邯鄲稱帝詐真子

袒降帝憐之以爲趙王郎中

與甸下幽冀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與劉林信

之與趙國大豪李育等入邯鄲立即爲天子

甸下幽冀州郡響應大司馬劉秀擊斬之

四言史微卷二 淮陽王

四書史微 卷二 淮陽王

四言史徵卷三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頌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欽程麟德尉宰甫較訂

東漢紀

光武東都洛陽故曰東漢  
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帝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

春陵南頓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生南頓令欽欽生三子秀其季也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稼穡兄伯升好俠義士常非笑之王莽末輩

四言史徵

卷三

東漢光武

正國

雄峰起蓬與宛人李通從弟李軼等起兵於宛共立更始為天子秀為太常偏將軍大破莽兵於昆陽拜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及莽被誅復以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會王郎反據邯鄲連戰拔其城誅之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秀為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秀解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肅於更始進擊銅馬尤來大槍五幡等賊皆破之行至鄧州將謀上尊號乃即皇帝位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崩壽六十

二非原陵改元

建武

中元

劉縯劉秀起兵春陵

縯字伯升秀之兄也春陵鄉名

劉縯未幾誅於聖公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更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故殺將誅之秀性謹厚日積固爭李軼朱鮪勸更始並執縯即日殺之

角天庭絳衣大冠見者皆驚昆陽接戰師至如歸小姓

勇屋瓦皆飛以一當百遂解重圍司隸僚屬漢官咸儀

沱東渡風雨載馳抱薪焚火對竈燎衣

帝行大司馬至薊中會王子接起兵

應王即城內擾亂秀趣駕出舍食至蕪葦亭時天寒冽河上豆粥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澤潞河候吏還曰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即說曰水堅可渡遂前至河河水亦舍乃渡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遇大風秀引軍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焚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惶惑不知所之白衣老父指信都城南即馳赴之蓋任先

也○澤潞河自代郡南城縣東經霸州天安入海漁陽上谷豪傑景從保守河北任光郭彤進援邯鄲耿弇之功由

四言史徵

卷三

東漢光武

正國

大司馬進位蕭王擊銅馬賊河內悉降四路分兵六師張皇雲龍關野兵捕不道四七火王即位於鄆馬武馬異等長之耿純復進勸之光武曰吾將思之行至鄆光武武固止安時同舍生鄧華自關中來亦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東雲龍關野四七之際父為王擊臣復奏之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鄆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禮於六宗望於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隆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王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與兵破王莽王邑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循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羣下食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帝定天下保全功臣三公為建武大赦天下改鄆為高邑

責吏政體深醇崇禮太學徵聘隱淪風開東漢節義嶙峋

廢后移子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廢太子信

識封巡黜呂太后盛德未絕太原周黨伏而不謁顧守所

志賜之以帛羊裘物色咄咄子陵嚴光字子陵本姓莊

加帝腹占動星又不相助理終隱富春子陵少與帝同學

姓名隱身不見帝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

裘釣澤中帝備安車立纓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

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

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復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

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

四言史徵卷三 東漢光武

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平原太守伏湛晏如

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以壽終於家

撫循百姓徵為尚書宛人卓茂恬淡樂道行已清濁密民

是好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引義釋訟教化大行時年七十

作德日休擢為太傅封褒德侯湖陽新寡帝弘守禮貧賤

糟糠事不諧矣帝姊湖陽公主鄧晨妻新寡帝與共論諸

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在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

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湖陽縣名

將軍君臣父子言何藹如上下交儆射鈎檻車馮異治關

歲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就為咸陽王帝以章

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

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此我起兵

時主簿也詔曰舍卒無恙亭豆粥澤浣河麥飯厚意久不

報異頃首謝曰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

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

敢忘中車之思願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隗囂反復歸

中車卿名焉異在此為漢所獲帝釋用之

漢無定班彪知與論作王命初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

復招聚其眾與脩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

亂者多歸囂囂傾身接引為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為

賓客由此名震西州帝遣大中大大夫來歙往說之囂乃奉

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數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

厚然負其陰險欲專制方面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

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乃為之

四言史徵卷三 東漢光武

若王命論以風子陽井蛙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更始元

切之驚不聽年起兵成都尋僭稱帝并姓言

如蛙坐井中所見者小也

蝗臂爭橫先刺來歙後刺岑彭吳漢擊之西

蜀遂平吳漢征伐意氣自若差強人意隱若敵國奉詔即

行散其田宅鄧禹封侯二十四歲悃悃無華內行淳備子

十三人各守一藝修整閭門子孫不墜列侯之中元功之

最耿弁長史北道主人河內給糧留守寇恂潁陽祭遵性

情廉約雅歌投壺士卒嚴確死戒薄葬家事不託憂國奉

公諸將無若賈復名將折衝千里男女婚娶重創尋起馬



援田牧散財借箸遊二帝功成名樹書戒嚴敦畫虎刻

鵞牀下拜松父友自寓援兄子嚴敦並書議議通輕依援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欲汝書聞人過失如開

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伯

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受之重之

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

致客數郡畢至吾受之重之不顧汝曹效也故伯高不得

猶為錫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交季良不得

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援嘗有疾

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

子問曰梁伯孫帝將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

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文犀明珠意茲受譜屍畏馬革所志未竟死則蒙葬妻孥

四言史微 卷三 東漢明帝 五

惶懼朱勃上書帝心始悟援前在交趾帝解意以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辛

有上書謂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大犀帝桑無附枝

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還置麥葬城西張越拜漁陽太守視事八

麥穗兩歧張公為政樂不可支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稼

橋以故殿富耳反風滅火虎北渡河劉昆之言偶然不磨

初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

農太守虎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光祿勳帝問

昆曰前在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

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數曰此長者之言也

陰識陰與托屬掖庭增封不受外戚可風帝好圖識鄭與

不為書有未學而無所非帝好圖識與鄭典議郊祀事帝

不為識帝怒曰卿不為識非之耶與帝怒曰卿不為識非之耶與

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乃解識決三雍桓譚

非經非聖無法出六安丞帝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識

譚帝不悅會譚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識決之譚默

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

怒桓譚非聖無法行下斬之譚叩頭

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

顯宗孝明皇帝名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帝生

東海王廢太子璽而立之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封

崩壽四十八葬顯節陵收元永平

明帝初作親幸辟雍李躬三老桓榮五更宋均曰三老老

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選三公老者人知天地人之

為三老卿大夫中老者為五更亦參任之也升堂問難諸

四言史微 卷三 東漢明帝 六

儒執經綰紳冠帶圖橋觀聽辟雍四門外水園繞以帝觀

故曰圖南宮立學四姓小侯樊鄒陰馬四姓非

橋門列侯故曰小侯

來學來遊館陶王子不許為郎苟非其人民受其殃禮經

五帝儀繁三王蹈德咏仁拜舞歌颺東京風物於斯為良

惜也察慧自起撞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察為明公卿

提曳帝以事怒郎察察以杖撞之帝近臣向書以下至見

言即出茲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

帝乃書求天竺佛教始倡沙門首禍災及楚王初帝問西

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

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

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閻閻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得其術圖其形像越王英最先行之後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徒丹陽自殺寧臺圖像位列星躔馬援后戚獨不與焉

太傅高密元侯南陽郡為字仲華大司馬廣平忠侯南陽吳漢字子顏左將軍鄧東剛侯南陽費復字君文建威大將軍好時恩侯扶風耿弇字伯昭執金吾薨如戚侯上谷寇恂字子翼征西大將軍陽夏節侯穎川馬異字公孫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南陽岑彭字君然征虜將軍穎陽成侯穎川祭遵字弟孫大常靈壽侯信都征虜將軍穎陽太守東莞侯鉅鹿耿純字伯山上谷太守淮陰侯穎川王霸字元伯左中郎將朗陵侯穎川臧宮字君翁驃騎大將軍樂陽侯馮翊景丹字孫卿驃騎大將軍參逐侯南陽杜茂字諸公建威大將軍馬援字先驅驃騎

四言史微

卷三

東漢明帝

七

將軍慎侯南陽劉隆字元伯揚武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大司馬阜成侯漁陽王琇字君嚴衛尉安城侯侯穎川姚襄字次兄左馮翊安平侯漁陽蓋延字巨卿捕虜將軍陽虛侯南陽馬武字子張驍騎將軍昌成侯巨鹿劉植字伯先左將軍阿陵侯南陽任光字伯卿豫章太守中水侯東李忠字仲都左將軍機里侯扶風馬援字君章那太守祝阿侯南陽陳俊字子昭積弩將軍昆陽侯侯穎川傅俊字子衡揚化將軍合肥侯穎川堅鐔字子及又益以王常字通實融卓茂合三十援女馬后德冠後宮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常衣大練讀書謙恭

明德馬后選入太子官時年十三為貴人奉承陰皇后遂見寵異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朝望諸姬至朝謁望見后袍衣珠麗以為綺毅就視乃笑后曰此綈特宜染也故用之

耳為善最樂東平王蒼子賜侯印佩拜趨蹌東平王蒼來

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遂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東平憲王召蒼光武第八子陰皇后所生明帝之弟也東平宋均守郡五日詭漢之國名今改為州屬山東兗州府

事檻出暴虎奸退殘吏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馳驅恐有安業九江舊多虎豹常募設檻穽而元多傷害均下詔為縣曰九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鴆鵩也今為民害谷在殘吏而勞功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刑課制其後無畏虎豹陸績逮

獄母來悲傷斷慈以寸截肉必方楚王英以逆謀自殺上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績王簿梁宏功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與及梁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

四言史微

卷三

東漢明帝

八

曹史駟勸備安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居陽作食以饋續續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載肉未嘗不方斷慈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與等禁錮終身

肅宗孝章皇帝名烜顯宗第五子也生母賈氏馬后

宗器重之在位十三年崩壽三十三建初元和章和

帝除嚴切每事從寬政猶琴瑟大急小彈是時承永平故尚書失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政賞不濫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得無濫往者縱斷嚴明所以威懲奸惡奸惡既平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



和崩塲立一年而已孝安皇帝清河王子清河王章汝南帝第三子

薛包天性孝友後母屢逐酒掃自守弟子分財自取其醜

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不得已廬於

其外旦入酒掃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中分

帝聞之微拜侍中包不拜詔加禮如毛義黃憲十四清溫

靜慈欽動名賢爭從把握稱為顏子雅度淵若澄之不清

滑之不濁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賴

與諸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閹

所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手閹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

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固然若有大

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

為無不及既觀其人則曉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

矣陳蕃及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

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先過袁閹不宿而退

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泥濘

濯清而易挾挾度汪汪若千頃波弘農楊震金却黃昏四

知自畏清遺子孫飲酖而死大鳥集原四世清德出於一

門弘農楊震字伯起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

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村子家為

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若不知故人

何者密愧而出震性公廉子孫長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

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遠之

動內外競為侈虛出入宮掖傳通姦路震上疏切諫帝不  
聽豐等遂共構之令耿寶奏震怨望即遣使者收震太尉  
印綬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憐慨謂其諸子曰死者  
士之常分吾家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傾  
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而卒及樊豐耿詔  
以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高丈餘  
集震喪前俯仰流涕葬畢始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  
詔復以中牢具祠之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位至三公  
以清德稱

孝順皇帝 名保安帝之子也母李氏為閹皇后所害  
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安帝乳母王聖等  
譖殺帝乳母王男男爵監卿吉帝數為歡息王聖等  
懼有後禍與江京樊豐共構陷帝坐廢為濟陰王  
安帝崩北鄉侯立帝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  
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及北鄉侯薨閹  
四言史徵 卷三 東漢順帝  
等自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王子乃開宮  
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陳  
建等迎帝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在位十九  
年崩壽三十葬憲陵改元 永建 陽嘉 永和  
建康 漢安

安帝既崩后立北鄉甫及在位七月而亡 問后臨朝欲失  
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于北 彼眾宦者聚謀德  
鄉侯懿為嗣四月即皇帝位冬十月薨 十一月常  
陽誅顯遷后迎濟陰王侯封十九孫程王康 侍孫程王康  
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收開顯下  
殺誅還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  
時則徵士黃瓊為郎人魏郡太守香之子 李郃之子李

固高翔曉曉易缺盛名難當不惠遠謨韶光時微處士楊厚

黃實為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隱

腳下惠不泰不惠不惠之間賢賢居身之所珍也嘗

聞語曰曉曉者易缺職者易汗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

樊茨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華無大異而言行

所守亦無所缺而致謫布流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

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虛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

人歎服一嘗此言聞之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郤

之子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

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郤子也法真字高卿扶風人

法真身不可見名可得聞百世之師我思其人郭正稱

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

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逃名而名我

四言史徵 卷三 東漢書 中帝

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孝冲皇帝 名炳 順帝太子即位時年二歲太后臨

朝在位一年崩葬懷陵改元 永嘉

孝質皇帝 名王伉 曾孫肅宗主孫也中帝崩太后與

大將軍梁冀定策迎至洛陽封建平侯即皇帝位

時年八歲在位一年為梁冀所弑葬靜陵改元

初本

孝桓皇帝 名志 肅宗曾孫河間孝王開孫蠡吾侯翼

策迎入南宮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一年崩壽三十

六葬宣陵改元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康 延禧

冲帝一載質祇於冀質帝少而聰慧嘗曰朝會日與冀

奉於者解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者恒

虧腹間得水尚可活冀曰恐止不可飲帝語未訖而崩桓

蠡吾侯 恒謂孝恒皇帝蠡 立主大器女龍中官日與相適

梁冀跋扈政出私門三后六貴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

七人單超誅梁冀移常侍龍見於田君子不利忠賢憤激

黨錮禍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陳蕃實 武 號稱三君

復領廚及誅數百人迨至靈世禍猶未復初李膺等雖廢

皆高尚其道而汗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

為之稱號以實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

四言史徵 卷三 東漢書 中帝

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明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

言人之美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馥舉行乎後為

八頭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程璜起孝班范康劉

表陳翔孔昱禮數為八及及者言能導人追宗者也皮向

張遼三孝劉儒胡毋班周蕃鄧王章為八府府者言能

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實誅復治鈞

黨殺李膺 李固之死成於馬融 字季長扶 文姬固姊孤寄

王成名行相次李杜齊名 李膺字元禮相國冀城人 元禮

楷模 婦人為之語曰天 謾謾風生 謾如勁松下風 事不辭

難死不逃行范滂 字孟博汝 辭母母言繫繫使汝為惡不

可為惡使汝為善我不為惡行路聞之涕泗零落張儉亡

命死爭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家事任

長母義從容詔獨坐褒兄融第六幼有自然之德

空汙良善生何以容介休郭泰字林宗太臧否人倫真不

絕俗隱不諱親南州徐稚廉節自立榻下陳蕃字仲舉

為徐孺子獨設一榻去磨鏡自給孺子嘗事之

則惡之其見禮如此黃公政孺子注皆無

資以自致蕭磨鏡具自則惡之其見禮如此

鵠高翻初范滂等非計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至主為權尊先儒

辛有抗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鴻之間因

四言史徵卷三 東漢皇帝

為屋自同儔人二年滂等果犀

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犀

辛靈皇帝名宏肅宗玄孫河間孝王開會孫解濟亭

無嗣實太后與父城門校尉實武定策禁中迎立

之在位二十二年崩壽三十四葬文陵改元

建寧中平

靈帝之立竇武之功青虹黑氣雖鴉化雄士國之怪獄下

蔡邕光和元年四月侍中寺雉鴉化為雄六月有黑氣墮

為申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帝實官錢私藏日饒擬方桓

冕錯徒朔方不得以赦令除初帝為侯時嘗苦貧及

帝楊奇不撓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即位每數桓帝不能作

家居曾無私錢故實官聚錢以為私藏嘗問侍中楊奇曰

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虞帝

不封張讓等十二人侯中官拜爵軍功之差不受侯封賢

哉呂彊封彊為都鄉侯不受因上疏言宦官不當受茅

臣皆以邕為能用前後三人綱目楊芳唐張承業與楊復

光中平元年張角黃巾盧植奉討始救黨人鉅鹿張角奉

術教授眾共神之徒眾數十萬凡三十六方角弟于周唐

告之有詔追捕角等角數諸方俱起皆著黃巾為識旬月

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

嵩以為宜解黨禁中常侍呂彊亦為帝言帝懼而從之乃

赦天下胡廣伯始天下中庸歷事六帝周流四公

少帝名辯靈帝子何后所生即位時年十七中常侍

兵誅亂讓廷等劫帝走小平津尚書盧植追讓等

新之帝夜步逐螢先行數里得民家露車乘之還

宮司空董卓廢為弘農王而弑之

少帝本初司空兵賜后太后開門揖盜袁紹大將軍何進太

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宣  
微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從典是矣何  
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

董卓西來廢立獻試何太后  
漢於斯亂卓字仲穎龍

卓辟蔡邕咸迫其來三日之間周  
歷三臺邕字伯皆陳留國人通達有傳才博學善屬文技

藝術數無不精綜亡命江海積十二年立賢其名  
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仕至

中郎將為王允所誅漢以尚書為中臺御史為臺臺陽者  
為外臺蔡邕初署祭酒補侍御多識漢事曠世逸才滅紀

史又韓侍書御史後補尚書  
廢典卒為允災王允字子師太原初人位司徒與僕射廷

尉死獄中馬日磈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  
制作國之典也廢滅豈能久乎允後為李傕所殺 鋤金

四言史徵 卷三 東漢少帝 正國 十七

不顧北海管寧字幼安北海人字根矩東  
依遼東寧與華散郡原俱遊學天下聞公孫度令 寧歆

助曹破壁牽后 華歆字季魚曹操執獻帝皇后 當其棄金

人知其謬 管寧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

軒是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  
看寧割席分座曰子非吾友也

孝獻皇帝 帝名協靈帝中子母王美人為何后所害少

諸京師聞少帝在北迎於北平飯下血與少帝語  
語不可了乃更與帝語禍亂之由無所通失卓大

喜以帝為賢乃廢少帝而立之還都長安復還都  
許昌在位三十一年丞相魏王曹丕篡位廢帝為

山陽公魏青龍二年殂壽五十四以漢天子  
禮葬於殯陵吹元 初平 興平 建安

獻帝在位國家不造先拔於卓 初平 興平 建安

遂統焚宮廟官府劫 興平二年曹 曹丕承之遂

遷天子車駕入長安後拔於操 操遷帝於許

移漢廟山陽公東漢以絕 歷十二帝百九十歲志在

靖難北海孔融才疎意廣訖無成功 融字季重北海人

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 融字季重北海人

又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稱衛更相贊揚謂融曰

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願回復生也 楊脩答教 丞相府主

逆不道操遂殺融並其妻子皆殺之 楊脩答教 丞相府主

簿有才為曹操所忌見殺脩常白事知必有反復 楊脩答教

教康為對答數語以次釋之而行所白甚有理 楊脩答教

四言史徵 卷三 東漢獻帝 正國 十八

更衡字正平平原人也逸才飄舉少與孔融相 融字季重

與武帝戲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

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國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史後

至八月為漁陽掾過關前來謁鼓史容態不常鼓聲甚





姓司馬名徽  
穎川陽翟人  
冰鑑品藻龐公  
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  
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爲

士元爲鳳關羽字雲長本字長張飛字翼德爲世虎  
操爲水鑑生河東解人

起艱難誼氣風親兄弟而獨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帝

險 髯公見重輒奉終倫留守南君言汝委軍房密垂  
力目前飛驒巖頂巴郡川爲土竇火照人畏却下少

以重收蜀漢之屯

後帝 名禪字公嗣昭烈太子年十七襲位於成都諸葛亮死於前蜀寇東攻於後主民養兵國殖

以安至琬卒帝乃自攝國事黃皓等用事而國勢陵夷矣魏曹奂遣鄧艾入寇帝詣軍壘門降遷於

史徵

卷三 後漢後帝

莊園  
二十一

洛陽封安樂公司馬昭常與帝宴爲之作胡羣拉  
旁人皆爲感愴而帝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

樂不思蜀也卻正聞之求見帝曰若司馬公復問

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酈蜀乃心西悲無日  
不思會昭復問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耶帝

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至晉武帝太始六年  
堯年六十四歲在位四十年改元

建興 延禧 景耀 炎興

守位厚福容容歷年四十丞相之功南陽諸葛天民

俯視吳魏伏龍彌確抱膝長吟自比管樂晉漢出廬

受托南征雍闥七擒孟獲拜表出師疆理經畧食少

長星夜落鞠躬盡瘁俯仰不忤天不祚漢哲人是標

後也父珪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周衡

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龍蟠  
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

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  
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

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

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

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  
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

史徵 卷三 後漢後帝 三十二

將之國則章聞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  
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

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  
荆益保其險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

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  
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

顧諸君勿復言建安十六年以亮爲軍師將軍二十  
先主即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章武三年先主

武勛五丈原與司馬懿相守於渭南八月疾病卒於

五十四軍退司馬懿案行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裴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子瞻嗣焉。晉陽秋曰

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雅操

808

291 ..

史記

鎮靜有神作事憤憤過不推人費律字文偉江謀國托志

忠純舉目究意識悟過人接納賓客事無因循董允字休

郡人公亮獻替忠勤事至十反光贊王勲蜀人以諸葛亮

為四黃皓用事怙寵專權官官黃皓便辟依憑帝愛之皓

位不過黃門丞及先率費權以陳祗代允為侍中祗與皓

相次裏皓始預政果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皓

姜維伐魏姜維字伯約鄧艾破綿載棘陽人劉諶自殺北

王湛昭烈之孫禪之子也漢人不意魏兵左不至不為威

字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逆山野不可禁制漢

周請降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湛怒曰若理窮力

屈相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

四言史徵 卷三 後漢皇帝

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譙哭於蜀亡於禪歷年國曰昭

昭烈之廟先殺雲子而後自殺蜀亡於禪烈以在亡之

給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推沮勅嚴曰嚴為

功樹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味弱幸而棄之遂有

已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下中然委任賢

相僅能守國及姜黃用而面縛為虜宜矣

魏紀 凡五主共 四十六年

文皇帝 姓曹名丕字子桓沛國譙人漢丞相魏王操

之子也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覽古今經傳

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建安十六年為王

官中郎將封魏太子曹芳攝政王在位七年

林稱皇帝建都鄴國號魏在位七年

魏武曹操父曰曹嵩曹騰養子莫知所從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

封費平侯養子曹嵩嗣官至大尉莫能審其生也本末具

人作曹騰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傳之

叔父操於傳為從父兄弟少有謫智機警變通許劭評品亂世奸雄功

字子將汝南平輿人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論衡黨人物

每月輒更其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操往造劭而問之

曰我何如人劭即之不答操勃之勃曰子起驍騎校討賊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

立功權袁紹定表劉表袁紹表袁紹表袁紹表

加九錫進爵王封上挾天子下令諸侯弑后子母伏氏及

皇子鬼哭神啾摸金摸金搜粟搜粟發冢掘丘屠良殺善

為惡無休天命有在死見逆謀分香賣履後世為羞操持

四言史徵 卷三 魏文帝

姬女而指李約以示四子曰已累汝因泣下又云餘香可

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可賣也吾歷官所

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西陵夜雨銅雀風秋百歲

處也○銅雀臺在鄴府臨漳縣治西并金虎水并三臺

相去各六十步其上復道樓閣相通中央懸絕鑄大銅雀

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頭臨終遺令施總帳於上朝脯使宮

人歌吹帳中以望西陵後樓臺俱毀土人掘地得无色顏

書內平堂印工作人姓名皆八分

資文藻下筆成章博學彊識才藝兼長纂漢自立是為文

帝改元黃初尊操武帝廟號太祖華佗醫術割割湯針華

字元化沛國譙人也游學兼通數經丞相陳琳舉孝廉太

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生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

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通數種心解分別不復  
極量者熱便飲語其節度舍主靜愈若當受不過一兩處  
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  
引其針若至諸病人言已到處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  
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利到者便飲其麻湯較病  
史便如醉死無所知因城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瀉洗縫  
腹膏瘡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發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廣陵吳普彭城姜芳皆從佗學依準佗治多所全濟矣  
語善人體欲飲藥勿但當使極耳動搖則發氣得消血  
脈流通病不得生辟瘡戶極不折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為  
導引之事熊顙鸞顧引號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  
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猿四曰猴五曰鳥  
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  
沾濡汗出身體便輕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  
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臍藏之間不可  
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關胸臍針下

三言史微

卷三 魏文帝

立國

五六十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  
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  
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建平  
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頭活彭從其言歌云建平  
相術預知死生一太祖為魏公問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  
將生上會客三十餘人元帝應璩曰年壽建平曰將軍當常  
八十至四十時當有一小兒謂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為常  
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獨見一白狗而翁人不見也初賴  
川荀攸獲麟相與觀善攸先亡于幼經經記主門戶欲嫁  
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違會共謀之建平建平曰吾君  
雖少然當以後事付建平君時謂之曰惟當嫁卿阿善耳  
何意此子竟早殞滅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善使得善處  
追思子之謂建平所言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  
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畫夜也吾其決  
矣頃之果崩殞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眾

立國

人悉無所見者於是數聚會並息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  
期一年六十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  
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惡衣周宣  
香驚驚文帝勝帝大怒即便殺之黃初八中建平卒  
占夢洞徹吉凶 按周宣字孔和樂安人為郡吏太守楊沛  
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中賊起宣對曰大杖起者藥  
治人病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之謀非君家  
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項之女賊鄭姜遠俱夷討以  
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蛟角  
而瓦地地化為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官當有暴反  
者帝曰吾昨夢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  
凶言未畢黃門令奏官人相殺帝復問曰吾昨夢青氣自  
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宛死是時帝已遣賜甄  
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

三言史微

卷三 魏文帝

立國

庫錢文欲令減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恨然不對帝重問  
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  
欲減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罰以  
宣為中郎屬太史書問宣曰吾昨夢見鳥狗其占何也  
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項出行李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  
昨夜復見鳥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項之  
果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耶  
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或真其夢  
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皆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鳥狗  
者祭神之物也故君若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鳥狗  
當為車轅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第狗既車轅之後必載  
以為祭後後夢憂夫火也宣管轄占卜鬼託神驚管轄字  
之叔夢凡此類也明帝末年管轄占卜鬼託神驚管轄字  
原人容貌醜陋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  
多愛之而不敬也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與太守路往追饒

四言史徵

卷三 魏文帝

共鬪具如所言豚逸去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竟  
 婦從獲中出駱在田舍常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駱卜教  
 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中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  
 留為設賓至此能消之即從駱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  
 留宿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主人罷人一生把刀出門倚  
 薪積側立假寐駱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  
 以口吹之生驚舉刀砍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手不復  
 有災彘辰常欲從駱學駱曰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  
 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庸  
 知之也於是遂止二年弟夷謂駱曰大將軍待君意  
 厚真當富貴乎駱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秋天與我才  
 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孩兒娶也若得免  
 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抱鼓不鳴但恐至大山守  
 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駱曰吾額無生骨眼無山  
 睛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王此皆不壽之  
 驗入吾本甲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

二十七

四言史徵

卷三 魏明帝

薛漢淚落潛潛杜援無衛雄城不堅大權偏據來日大難  
 齊王 名芳字蘭即明帝無子養王及泰王諸宮省事  
 秘莫有如其所由來者或云任城王楷子也青  
 龍三年封齊王明帝疾立為太子時年六歲召司  
 馬懿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  
 其與與懿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又令王把其頭  
 懿頓首流涕帝祖芳嗣立在位十五年因諸司  
 馬師不克師矯太后令仍遣歸藩於齊居河南司  
 馬炎篡位封即陵縣公泰始十年薨年四十三  
 日厲公改元  
 正始 嘉平  
 齊王芳立與懿司馬輔之與謀大將軍孫資專擅朝政多  
 懿不能禁十一年從魏主賜高平陵懿遂以皇太后懿卒  
 令閉諸城門物兵據武庫奏奏等陰謀反逆夷三族懿卒

二十八

明帝啟立容止可觀天姿秀出望之儼然立髮垂地口吃  
 少言行師動眾識決機先含垢藏疾俾畧沉潛性好土功  
 宮殿驚盤鐘簾窠駝徙移長安承露盤折重不可遷金人  
 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畢無錯也是歲八月  
 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子數無能傳其術者安  
 明帝 名叡字元仲文帝太子十五封武德侯遷于原  
 王以其母甄氏被誅故未建為嗣常從文帝微見  
 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朕  
 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流涕文帝釋弓  
 為之惻然曰好語動人心遂立為太子在位十三  
 年薨年三十五葬萬平陵改  
 太和 景初

子師嗣之嘉平三年太傅司馬懿卒以其青頭鷄鳴矯詔

廢之安東將軍司馬懿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

之勅兵以退芳懼不敢發司馬懿以太后令召羣臣議以

魏主荒涼無度廢近竭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莫敢違乃

奏收重發歸諸於齊○裴松之注司馬懿已書詔於前司

馬昭入帝方食樂優人雲午唱曰青頭鷄青頭鷄青頭鷄

者鴨也帝不敢食昭引兵入師因廢帝

高貴鄉公名髦字孝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初

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懿

之心路人所知也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

出討之王經固諫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

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廢

弟也騎校尉司馬懿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

之衆奔走中護軍賈充逆帝戰於南閣下帝自用

劍衆欲退充曰事急矣當云何

充曰公當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

帝即前刺帝及出於許帝阻時暴雨雷震突與年

二十歲葬洛陽西北三十里灋澗之濱改元正

元名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初封安次縣

常道鄉公髦遇弒羣臣議立之在位七年司馬

炎篡位廢為陳留王太安元年年五十八改元景元咸熙

陳留王奐恭己南面司馬炎篡揖讓而禪帝禪位於晉出

司馬平拜辭涕泣歎歎不自勝

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黃初之際異類巢燕鷹揚

宜防豈謂無見高堂隆言於是乎驗明帝景初元年先帝

上疏曰黃初之際大兆其成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

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禁鎮

撫庶幾翼有帝室大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氏德政則延

期過歷下有怨數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

初四年有鴛鴦鳥集於靈芝也鷹揚指司馬懿也魏歷五

至四十六年孤兒寡婦天道好還魏世拓邊鮮卑烏桓遠

四言史徵卷三 魏元帝

水以東爰及三韓易勇之曰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

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桓山之地為并州其

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等處為營

州凡十二州秦并天下北築長城分醫無閭山以東之地

為遼東郡即古營州地醫無閭山以西至右北平為遼西

郡即古幽州地也今皆以三韓為遼東則魏如三秦三晉

之稱非也三韓者馬韓辰韓弁韓也共五十餘國漢置帶

方郡又屬樂浪郡其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與大海今

朝鮮之東皆其地南與夫餘東南與濊水行相接今與後

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

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錦

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為臣智其次為臣借散在山海間

無城郭有愛襄國本水國奈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

休年涿國臣漢治國伯濟國連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與者

四言史徵

卷三

魏元帝

三十一

國古難國愁藍國月支國谷難平盧國索開乾國古愛國  
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蒙國支受國御盧國卑國  
監漢卑離國占清國致利國路國見林國一離國卑  
離國威漢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日新國臣餘盧國萬盧國  
國大半國狗素國提盧國牟盧卑離國臣餘盧國萬盧國  
古祿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卑離國臣餘盧國萬盧國  
一難國狗素半國臣雲新國如卑離國臣餘盧國萬盧國  
國八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十家總十餘萬戶  
辰望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言之十八莊蔡發來  
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與之有城韓其言語不與馬韓同  
各國名樂浪人為狐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等皆為徒有似  
秦人今有名之為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國初  
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親安邦臣文漢  
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文廉之號其官有魏至善臣君歸義  
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准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

四言史徵

卷三

魏元帝

三十二

其國中有所為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繫脊  
皮以大繩貫之又以大許木鑄之通曰鐵甲也  
病既以勸作且以為使常以五月下建訖祭鬼神聚足  
齊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  
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  
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名之為  
蘇奎立大蘇奎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不異其地  
近都諸國是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因徒奴相親無他珍  
實禽獸草木器與中國同出大粟大如桑又出細毛為其  
尾皆長五丈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不與韓同皆從馬韓  
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從馬韓  
早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是如裸體乘船衣  
米市買中韓亦十二國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龜皆  
在戶西其漢盧國與倭接界其人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髮

三十三

亦作廣福細布法俗最峻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  
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識次有殺奚次有邑借有已  
抵國不斯國并辰彌離彌東國并辰接金國動皆國彌  
離彌東國并辰彌離彌東國并辰接金國動皆國彌  
并樂奴國軍彌國并軍彌國并辰彌離彌東國并辰接金國動皆國彌  
辰甘露國并辰彌離彌東國并辰接金國動皆國彌  
馬國并辰安郡國并辰彌離彌東國并辰接金國動皆國彌  
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  
十二國屬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歷土不得自  
立五王明其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也上地肥美宜  
種五穀及稻稷蠶桑作繅布乘駕牛馬嫁娶皆男女有  
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作屋墳累木為之  
國有似牢獄國出鐵韓鐵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錢如兒  
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福今辰韓人皆福頭男女並便亦  
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還脫

吳紀 凡四至合  
五十九年

大帝

姓孫氏名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破虜將軍烏

大程侯孫堅次子討逆將軍吳孫策弟也方頗

大口目有睛光堅異之及策起事江東已定諸郡

時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

奉義校尉漢道劉宛公表錫命詔語人曰吾觀孫

氏兄弟雖各才秀名達然皆標祚不終唯中弟孝

康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大貴之表年又最壽久策

祖長史張昭等奉權統任孫權表爲車騎將軍

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自公安徙都建業國號

立封吳王後與魏絕僭即皇帝位遷都建業國號

吳在位三十一年祖年七十一葬蔣陵建元黃

武黃龍嘉禾嘉興赤烏太元神鳳

吳主孫權業承父兄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屈身忍辱尚計

四言史徵 卷三 吳大帝

任能擅有江表鼎足稱雄周瑜字公瑾朗卓逸焉遠倫取

荆破魏膽畧過人人與之交醉若飲醇諸葛子瑜名瑾亮

與亮同母蜀得其龍吳得其虎兩立無嫌各爲其主

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爲蜀得其龍吳

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立齊名瑾在吳朝服其

量魯肅字子敬篤忠臨事不苟卓然自立敗曹北走方之鄧

禹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何有吳下阿蒙呂蒙字就學有功士別三

日刮目不同陸遜字抗字幼節子明就學有功士別三

大山平陽人累遷荊州都督諸軍事自一水相望枯遺抗

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

藥抗即服之抗遺枯酒飲之不疑輕裘緩帶不事威儀觀

山遺愛有墮淚碑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

中卽卽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

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愴如卞歲復有

知吾輿魄猶應登此枯沒義人感其德立祠刻碑

其上過者莫不流涕杜預名其碑爲墮淚碑云

會稽王 名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歲少

亮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孫琳琳以兵取尚遣

弟思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官門廢亮爲

會稽王後以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官人告

亮使丞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爲侯官侯遣之

國道自殺或云休鳩殺之時年二十三歲晉武帝

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顓迎亮表葬之顓卽在

四言史徵 卷三 吳會稽王 景帝

位七年改元 五鳳 太平

會稽王亮惡琳專恣謀執不密反爲廢殺

景帝 名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封郡王孫琳廢亮

孫休嗣立是爲景帝惟命不常七年而替葛洪抱朴子曰

於廣陵掘諸冢取瓶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

重關戶扇皆樞轉可開開四周爲徹道通車其高可以乘

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

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卽常侍似王公

之家破其棺棺中有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

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

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

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粟許大此則骸骨有

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 烏程侯

名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字皓宗室孫太下和子也封烏程侯休祖吳時蜀漢劉玄德次弟

攜叔國內震懼食得長君丞相漢陽劉玄德次弟布共逐之皓年二十三歲初立時發兵討賊士民聞公舉賊賈之科出官女以配無妻軍士皆歡

授於范者皆放出之當是時翁然德為明主與得志桓暴驕盡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與布解之或以諧皓盡殺之身宴會羣臣無不咸令布解之

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待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後各奏其闕失輒以為罪又數水入官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流殺之或刺人之面或擊人之眼乃

與功役眾所患苦徙都武昌再遷建業在位十六年晉遣王肅伐之入石頭皓面縛與迎詣軍門降送於洛陽封歸命侯太康四年祖年四十二葬

四言史徵 卷三 吳烏程侯

### 四言史徵 卷三

南縣界改元 元興 甘露 寶鼎 建衡 鳳皇 天璽 天冊 天紀

孫皓初立翕然有聲既而得志驕暴驕盛航酒好色披面

嬰脂膏昏險諛積惡叢興王濬樓船飛下益州鎖沈江底

城陷石頭降旗一片風卷波流蕭蕭故壘虛秋皆吳平

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八面則人足有

諸乎仁曰以告者過此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

刑之制未為酷虐皓為一國之主東生殺之柯罪人陷法

加之以激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誅者不

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驕逆視皆

整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

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衛則傲下於帶則夷旁則和以

權視瞻焉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違是乃禮

所謂敬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軍紀五

則伯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失仁仁則答敬者五

晉紀 凡十二世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 中朝四帝都

洛陽五十四年 江左十一帝都建康一百一十二年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氏名炎字安世河內溫縣人

深宥度量仕魏中撫軍大將軍開府制置百官

死嗣相國晉王薨纂魏得皇帝國號晉建都洛陽

建元 泰始 咸寧 太康 太熙

晉武皇帝司馬昭子 昭字子上司馬師弟也初以兄

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汝弟曰此景王之

天下也吾何與焉持議立世子屬竟於何會等國爭曰

四言史徵 卷三 晉武帝

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 大封宗室八王禍

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始 汝南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趙王倫字子榮宣帝第

九子楚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長少王人字士武

治武帝弟獻王攸之子河間王顯字文獻宣帝第六子景

獻王平孫太原王瓌之子東海王瓌字元超 選吳伎女五

千入宮帝乘羊車恣其所蹤鹽汁灑地竹葉掃房

掖庭相效爭引嬖寵 切音中 璫 女種賢長而美白充

女權詐醜而短黑以賈易衛後宮之厄 帝初欲為太子嬖

提路場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貴公

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



子雖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苟最入與頸統皆稱元子能美  
且有才德帝遂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妃忌多權  
諫太子太子太保王祥事後母孝生有清德死無雜弔作李  
而異之

珍寶臨終父融娶高千祥氏生祥繼室盧江朱氏生覽  
 後母數諸祥慶以非理虐祥弟覽輒與祥俱入產使祥婦  
 覽妻亦越而共之母盧氏盛寒水凍母欲生魚莊寒天婦  
 剖水求之會有處水小解魚出家有李樹結于郊外母  
 恒候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立又母忽欲食多祥  
 走難千致頃更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巢尋之實皆祥母自  
 走無不得母其誠至如此祥入門無難之實其母母去  
 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聞與之言理致  
 清遠豈非以  
 德掩其言乎  
 王哀痛父隱居巖阿徵辟不就涕泗孔多哀  
 哀父母人廢蓼莪  
 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理學有素魏  
 世父儼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閣之

四言史徵 卷三 腎武帝

役帝開於喪曰近日之事難任其咎朕封曰責在元帥猶  
愍曰司馬欲委罪於孤取斬之哀少也操高行乞以釋  
父非命未嘗欲異而出示不臣朝廷於是獲免致授三  
級上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哭祭酒悲  
涕淚零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閉室門人  
父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二復思門人  
此老翁並麻 巴西陳壽師事譙周蜀平入雲落蔣淹留撰  
夢我之篇

三國志人推良史質直勝文善敘事理丁儀丁廙皆傳索  
米亮非才廢公私訟兩遭親喪竟被貶議

東晉書  
西晉書

少好學師事同郡湛周仕蜀爲觀閣令史父平使婢先葬  
客佐尼之鄉黨以爲廉恥及蜀平卽是泯澤者單程司空  
張表見其才果爲良廉除者卽出補陽平令程等曰  
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丁儀

丁真有益名於讎毒謂其子曰可更丁解其說與當道  
公作怪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書以爲馬謖然軍中  
諺葛亮所誨奇公亦生被疑諸葛瞻入經書書爲亮立傳  
謂亮將畧非長無應做之才言雖佳工書名過其實識者  
以此少之杜預薦之帝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喪言  
令華洛陽書其志又送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謫元康七  
年卒年六十五

東晉稽古博洽逸羣多識往事能讀丘墳汲冢竹

書顯陵策文科斗鳥跡隨意釋分悲夫年位泥首青雲  
黃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少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  
爲督博遊難自東海徙居沙廬山南因去跡之是遂成丘  
張華而希之召爲掾華司空復以爲賦曹轉仕卓  
參魏叢王墓武言安獲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

四言史徵 卷三 晉武帝

述魏夏之末至周幽王爲大戎虢國之史書大累與春秋  
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亂蓋言放政  
之太甲伊尹太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  
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也二篇  
共和也其畧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篇爲詩書春秋  
與周易畧同錄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敘卦而公孫  
段二篇公孫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三篇  
以禮記又以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上博諸子雜書也梁  
是書者姓名也項禮之世數次言丘藏金三篇漆書二篇論  
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三篇漆書二篇論  
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經子亥天類也穆  
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台西王母圖詩一  
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  
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簡書折壞不載名題  
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十漆書皆科斗字初魯冢

者楚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建簡斷天貳發餘不從  
諡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錄分第考指歸而以今文  
爲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次第皆有義證還向書  
武帝嘗問擊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書帝時平原徐  
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携之  
水濱洗後遂因水以泛篇其義起此帝曰必可致便非  
好事皆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  
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  
酒河曲見金人奉水相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之霸諸侯  
因此立於曲水二漢相承皆爲盛帝大祀軒轅帝五十  
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  
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晉管曰此漢中管頤節腹  
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趙王倫乃命魏晉纂  
亂七賢放達崇尚虛無縱酒旁狎遺落世事輕蔑禮法嵇

四言史徵

卷三

晉武帝

三十九

康遠邁博覽該通龍章鳳姿風儀亭亭濁酒彈琴陳說平  
生鍛以自贍與世無管才偶不免語驗孫登顧影自歎散  
絕廣陵康字叔夜燕國鉅人也其先姓吳會稽上虞人以  
避怨徙爲鉅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之康年孤  
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家有風流姿不師  
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與魏宗室婚拜出於大康  
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誦詩自足於懷所與交者惟陳  
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放若性陳  
咸郭瑯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康嘗採  
藥遊山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至及郭山中見孫登履迹  
從之遂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若性然而才  
偶其能免乎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樹樹甚茂乃數木  
園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頗川鍾會貴公子也故往造焉  
康不爲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問而來何所

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感之言於  
因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  
顧視日影素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  
醉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初康嘗遊洛西慕宿  
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  
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名阮籍環襟  
傲然無猜賦詩詠志自足於懷能琴善嘯忽忘形骸魏晉

之際恐爲禍階陶元昏放名以酒埋隣家少婦美而當鑑  
醉臥其側而遂斲呼兵家有女才美及笄未嫁而死徑往  
哭之母死圍墓飲酒食豚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召辭曹爽

四言史徵

卷三

晉武帝

四十

婚却晉武醉六十日究不得語大人先生禮法是尚露處  
揮中聊以相况青眼白眼轉盼相屬求步兵厨作寫途哭  
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瑰傑志氣豪放旁若無人任  
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聞人視書黑馬不出或登臨  
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嘗曰能齊魯澤澤當  
其得意忽忽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大將將濟明其有偶才  
而辟之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爲是及曹爽  
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四里成陰而康時人服  
其遠識高貴興公即位封關內侯從散騎常侍籍本有疾  
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  
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婦於籍籍年六十  
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曰其可而致之  
畢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  
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郡郡

樂府舍昇郭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大將軍從事中郎聞汝兵尉管人善讓有財還三百料乃求爲步兵校尉籍雖不拘禮敬然言直不阿或謂籍爲飲酒至孝母終正與人血數升及將葬食一雞以飯二子籍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既葬立始來籍作白服青白眼見禮法之士以白眼視之及籍爲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舅得籍之鄰家少婦有美色當盛酒籍嘗欲飲便問其側婦既不自嫌其父察之亦不疑也兵家文有才色未易而籍能不自嫌其父兄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甥而內海反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直詣所窮輒傷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堅子成名登武羊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賊豪傑許景元四年卒年五十四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行神漢氣之術

四言史微

卷三

晉武帝

四十一

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間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噓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細實少聞則國上欲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其中乎深縫區手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繩斷不敢出揮指自以爲得繩墨也然步丘九流焦色滅都察處中乎此亦籍之自得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壘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也南阮阿咸嗣宗諸子憤鼻高竿聊復爾耳居發蕩檢與姑婢私歸婢隨偕馬奔追妙解音律善彈琵琶絃歌酣宴諸阮歡譁大盆盛酒圍坐相向羣豕同飲自擬天放

成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

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紫目以羊挂大布懷鼻褌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自復耳惡仕散騎侍郎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始舉車如富鄉爲迫妻初云留婢既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還集之母也論婢既又與婢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還集之母也論者甚非之成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與人善共親知結歡酣宴而已與從子修恃相善無以得野爲歡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立接去其上復共飲之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阮之出補始平劉伶詭詭祝一飲一斛著酒德論心齊萬物鹿守以壽終

四言史微

卷三

晉武帝

四十二

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鍾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常得基米酒於其妻妻指酒器涕泣曰常得鬼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當與鬼同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當與鬼同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徐肉飽然後醉嘗醉與俗人相狎其人不壞其常態任伶人曰鷄肋不足以安尊奉其笑而後去其妻曰屋室爲誰衣誰何爲我我中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無文章終其世但著酒德頌一篇而已當爲建成樂軍竟以害終向秀清悟以莊注莊佐鍛樹下灌園山陽日影西邁撫昔懷今聞笛作賦慷慨悲心秀字子期河內人清悟有遠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莫過論其言秀乃爲之隱解後明奇趣振起空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

一時也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足於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優勝不虞善鍾秀為之佳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入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讒秀遂入洛文帝聞之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無所損介之士未遑竟心豈足多慕恭其悅秀乃曰此後何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心並無不為之心結意遠而珠玉心曠而後其後並以此事見之此後秀遂歸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此後秀遂歸其舊處於是日薄虞淵寒水凄然鄰人有吹笛者聲哀亮追思曩昔將宴之好感音而歎故琴賦曰行於庭於遠京兮遠旋及以北徂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于城隅發二子之道於空虛卷之空虛歎黍離之悲周兮悲麥秀兮感鹿臺之昔以懷兮兮心徘徊以躊躇練宇存而弗毀兮精神逝其昔如昔兮斯之受戮兮歎黃犬而長吟悼衛生之永絕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辭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

四言史徵 卷三 晉武帝 四十三

妙聲絕而復尋行駕言其將遇兮故援翰以寓心後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遲而已卒於山濤早孤四十始仕璞玉渾金莫名其器甄拔人物各為品第八斗方醉七十九終少子曰簡雅有父風高陽池上歌謠兒童然不羣性好老每見自臨與諸弟呂安善後過阮籍便為竹林之遊著忘言之樂康後生事臨許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王簿功曹上計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領河東使狀璧曰今為何等時而取耶知太傅臥何憂鑒曰空棺三日不朝與尸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出石生無生馬蹄間也投傳而主未二年果有曹爽事遂隱居又文士務人之拜趙國相累遷吏部尚書前後還舉周徇內外而並得其凡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曰時稱山公故事加侍中後

拜司徒新舊相辛年七十九嵇曰康初濤年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時過年去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嬖倖之志故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嘗欲試之乃以酒一甌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澄允渾範一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於晉年幾三十而不為家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洛陽都尉劉襲楊淮齊初為太子舍人還尚書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於時四方寇亂天下荆土豪族於岷山南依仗權勢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種竹及長猱夫蒙葵茨覆水是遊燕名處也簡每出遊婦多之池上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冀諸小兒歌之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馬邊何如矣州見王逸家在并州簡受符也尋加督寧益軍事年六十六卒

四言史徵 卷三 晉武帝 四十四

戎短小談鋒機辨神采秀微目如巖電戲視猛獸咆震檻眾皆奔走獨立不變族弟敦侯托疾不見竹林青青山河漫漫黃公酒壚撫昔長歎晚持牙籌會計金錢鑽核賣李行鄱而慳戎年潘冲那臨沂人幼而頓悟神彩秀微目如巖電戲視猛獸咆震檻眾皆奔走奔走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在檻中慮眾地眾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在檻中慮眾地眾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爭競競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濤為友戎年十五隨濤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濤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濤曰潘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戎乃率於州故吏賄贈數百萬戎醉而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

仕幸不倖成儀善發談笑實其要會與阮籍爲竹林之遊或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欺人意或笑曰卿輩意亦安豐縣侯後遷光祿卿相國錄事遷刑州刺史以平其計復豐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親毀淫然後起步題社帝之謂人曰若使一動能傷人濬冲必不免或注之藏也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還尚書左僕射侯亮與我以晉室方亂舉遜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志無蹇蹇之節自經典遜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沉無調運而已薛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察察間乘小馬從僕門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性好典利廣收八方軍田小雅周倫足而又儉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文通其類貨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從歸寧衣色不悅女遽還竟然後乃歛從子將婚或遺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事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永興二年薨

四言史徵 卷三 晉武帝

四十五

於郊時年七十二臨曰元戎有人倫鑒議常日山壽如璞玉渾金人皆歛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嬰娶如東長平族弟致有萬名或忌之致令侯或頭託疾不見致後果爲逆亂其鑒實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蘆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遊場於此竹林之遊亦慎其山河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反令食糠而肥愁甚年十九卒

孝惠皇帝

名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生而昏愚不孝惠皇帝也政事嘗在華林園開蝦蟇齋謂左右曰此爲者爲官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廩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餅中舞崩或云司馬越之鳩也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葬太陽陵號元

永熙 永平 永康 永寧

惠帝顛廢昏昧無知鳴問蝦蟇爲官爲私百姓餓死云食

肉糜金城毀晃蕩陰釋胃生靈版蕩滔天來觀 永寧元年

城曰永昌宮帝位丙寅遷帝於金墉城號太上皇帝金墉

城曰永昌宮三年成都王穎反張於蕩陰失次與帝北征

穎遣其將石超距戰已未六軍敗績於蕩陰失次與帝北征

官分散侍中繼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望宮遂幸超

軍銳甚超進左右奉秋挑超弟熙奉帝之鄭顯帥軍

文衣騎尾明日乃備法駕幸於鄴安北將軍王浚還馬先

騎次頓於鄴大敗之類與帝單車走洛陽股斷分散倉卒

上下無辭侍中黃門被囊中齋私錢三千詔發月所食在買

飯以供宮人止食於道中客舍宮人有持計得私米飯及

四言史徵 卷三 晉惠帝

四十六

煇赤鹽鼓以進帝帝飲之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租米飯盛以瓦盆帝飲而五有老父獻蒸鴿帝受之至溫得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屢下拜流涕左右皆歎歎及濟河張方帥騎兵三千以陽遂青蓋車奉迎因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中方通帝升車以幸其豐帝令方具車轎宮人實物軍人因妻累後宮分爭府藏魏晉已未之積趙王倫篡因賴勤王五星經天縱橫無常諸掃地無遺矣

王魚肉胡騎乘之四海鼎沸羣雄竊窺氏羯戎荒服不

羈分五大部逼處內畿石勒上黨劉淵晉陽苻氏臨渭扶

風姚弋鮮卑慕容昌黎鴟張長淮之北無復晉疆幾二百

年戰爭之場賈后干政朝用私親弑楊太后 賈后壽詔廢

人從於金璫  
城尋獲弑之誅殺大臣  
太傅楊駿  
保濟中獲軍張劭散騎常侍段廣

楊遵左將軍劉預何南尹李斌中書令齊  
殺太子適及其  
後東夷校尉天張尚書武茂皆喪三族

母焉  
幼而聰慧武帝受之恒在左右宮人皆夜失火武帝  
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帝照見人君也由其是奇之常

從帝觀多言言於帝曰禾甚肥何不致以享士而使火費  
五穀帝嘉其意即使惠帝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見

以爲師傳使太保衛臻惠帝即位羣臣爲皇太子盛選楊芳  
息恭太子少師裴楷息惠太子少傅張華息揖尚書華廙

戲不能尊敬保傳愛碑車小馬令左右馳騁斷其執勤使  
重地爲樂或有犯作者手自撻擊之恒持小兒不許錄壁

四言史徵  
卷三  
晉惠帝

修牆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爲帝使人屠沽手撻斤兩重輕  
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菜菜監

子錫麴之屬而收其利中書舍人杜錫舞甚忠規勸太子  
怒使人以針著所坐璽中而刺之賈謐有寵於中宮嘗與

太子圖基爭納成其言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  
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東通飲醉之使黃門侍郎

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今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  
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爲吾常入之於中宮矣

太子速自了不爲吾常入之并謝妃共要起斯而兩發勿  
疑猶深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望天許當掃床患

害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乾飯召公卿議各半不成既  
而補成之后以皇帝幸式乾飯召公卿議各半不成既

從賈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  
豆杏仁丸燭詔使黃門孫慮齋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  
恐見詔而不食宮中猶於前處以告劉振振乃從太子於小坊

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處以藥杵推  
殺之太子大呼聲聞於外時年二十三  
母曰郭槐之

廣成君石崇  
字季倫渤海南  
陽中平人  
望拜車塵

潘岳語事賈謐謐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  
成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里侯如此張華博物

華而不實几鬻高爵瀕危不釋  
張華字茂先弘治陽方城人  
罕能測之累官司空爲趙王倫所害華雅愛書籍嘗從居

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掌虞虞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  
焉白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武帝嘗問漢官制度及建

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盡地成圖左右屬目  
四言史徵  
卷三  
晉惠帝

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蓋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  
華華見憐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

華餅於是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龍未之信華  
曰試以告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餅三果

曰國中茅拔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代餅過美故以相  
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雜雜華曰此必蛇化爲龍也

關視雄側果有蛇蛇爲吳郡都郵平華磨出一石鼓槌之無  
驚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和一之則鳴矣

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平也斗牛間常有紫  
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及吳平之後紫氣愈

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在何郡燒曰在豫章觀城  
華曰欲屈君爲宰否共尋之可乎侯許之即補吳爲豫城

今吳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斗牛光氣非常不  
見馬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上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益盛

四十

五二

爲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  
覽俱救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 中宗元皇帝

名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武王伯孫  
明所藉藻如始刈及長白臺生有神光之異一室盡

龍顏目有精耀顧時王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  
有令聞惠帝時王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  
禍沉敏有度量不顧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  
唯侍中猶結異之謂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  
人臣之相也元康二年拜員外散騎常侍景遷左  
將軍東海王越收兵下邳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  
諸軍事鎮建業愍帝即位遷丞相大都督中外諸  
軍事及愍帝遇害於平陽乃即皇帝位都建業是  
爲東晉在位六年崩壽四十七葬建平陵改元  
建武太興  
永昌

### 四言史徵

卷三

晉元帝

五十一

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琅邪王子仁義歸來龔行趙璧命筆

荆臺雲瞻北闕江望南開當時歌謠有若兒童五馬渡江

一馬化龍爰登大寶晉遂稱東太安之際童謡云五馬浮

中王室論覆帝與西陽汝南兩彭城五王復濟而帝竟

登大位焉○初立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

爲二植共一○以時酒馬年先飲位者而以毒酒爲其將

牛金而恭王把夏后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立元帝亦有符

云王敦犯順王導引咎詣臺待罪累卿百口後殺伯仁周

字伯 負此良友 王敦字處仲司徒護從父兄也少有奇人

仁 太子舍人沈馬濟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時目已露但射

聲未振若不望人亦當爲人所望果遭江州刺史趙北江

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永昌元年舉兵及死○初

敦作亂司空導帥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顧將

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願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

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願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

大呼之願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

大繁時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何代無

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何代無

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就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

百里之命是何言耶朕至誠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

呂將說敦曰周顧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感衆公不除之使

將永敦也敦以問導導不答遂收顧并淵殺之謀後料檢

中書故事乃見顧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

我而死幽冥之 郭璞博古篤志羣經青囊九卷洞曉五行

中負此良友

鳥冊龍枚學渾渾渺茫撲撲轉禍通致無方馬活趙固婢買

四言史徵 卷三 晉元帝

廬江卦明驢鼠數行龍荒才高位卑客傲寄興嗜酒好色

輕易率性欲止教逆因筮以靜被殺南嶺術難造命 景純

河東聞喜人博學有高才而論於言論詞賦等事與之冠

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客居河東時於下





顯宗成皇帝

名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然為舅氏康所制不親庶政

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在位十五年崩

成帝不造康亮元舅

康亮字元規穎川鄧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

山藪藏疾包

容不偶蘇峻作難青溪失守火及黃屋兵纒紫微石頭之

駕海內含悲蘇峻字子高長廣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

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

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頗懷驕溢自負得活耶我幸

獲軍功亮遣使徵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幸

山頭望天射不能廷射望山頭往者國危景卿非我不濟

狡兔既死獮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以計

亮為名自率眾萬人乘風濟自橫江次於陵口與王師戰

四言史微

卷三

晉成帝

五十五

頻捷遠進據廣覆舟山率眾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

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梁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

酷無道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板壁投逼令擔負登

蔣山裸制士女皆以縻席苦草自記無草者地以上自

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溫嶠以陶侃入討峻還帝於石

頭自將八千人逆戰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

斬首萬餘之焚其下壺巖巖不同時好鄙各自執意存禮

骨三軍皆稱萬歲

教躬受顧託正色廊廟峻及西陵督軍被詔力疾苦戰捐

時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部奉者非臺而誰

敢莫斯為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故泰治之王導庾亮不

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

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

王茂弘驚病耳若下望之之嚴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

之峰峰當敗爾邪進尚書令右將軍蘇峻及進次青溪臺

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盡時發皆

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眾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窟

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彤彤見父沒相隨赴賊

同時見害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

何恨乎峻平贈壹侍中諡曰忠貞祠以為太宰其後盜發

墓尸僵髮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溫嶠特達邦族

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溫嶠特達邦族

流聲辭親蹈義國自家刑負荷顧命勤宣乃誠枕戈雨泣

激彼士行陶侃

有正諸成切然犀牛渚異狀奇形衣赤乘馬遂一幽明

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微英頴顧名為司空劉琨左

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現元皇父命與琨慨

而期志有本朝使具陳理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

天人保望辭旨愷切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

夷吾復何慮屢求及命不許會琨為段匹馬所害除故

騎侍郎機密大謀皆所奉琨王敦請為左司馬琨以為勤

敬敦請任之會丹陽尹缺以嚮出守嶠遂加中壘將軍持節

告帝與庾亮畫計先為之備及敦構逆加中壘將軍持節

都督東安北郡諸軍事敦之平嶠之力也明帝篤與王

導都督庾亮登諸平壺等同受顧命咸和三年歷陽太守

蘇峻反遂陶侃討平之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司三司加散

四言史微

卷三

晉成帝

五十六

激彼士行陶侃

有正諸成切然犀牛渚異狀奇形衣赤乘馬遂一幽明

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微英頴顧名為司空劉琨左

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現元皇父命與琨慨

而期志有本朝使具陳理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

天人保望辭旨愷切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

夷吾復何慮屢求及命不許會琨為段匹馬所害除故

騎侍郎機密大謀皆所奉琨王敦請為左司馬琨以為勤

敬敦請任之會丹陽尹缺以嚮出守嶠遂加中壘將軍持節

告帝與庾亮畫計先為之備及敦構逆加中壘將軍持節

都督東安北郡諸軍事敦之平嶠之力也明帝篤與王

騎常侍始安公還鎮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  
下多怪物晦遂數岸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異火奇形異  
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或著青衣者人謂已見復火奇形異  
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嚮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匠中風  
至顛未旬而卒時

年四十二諡忠武 陶侃士行都督荊州運甓惜陰戲具江  
投竹頭木屑有用畢收未與顧命忿恨費警勸勤王擁

兵遲留膠妾數十家僮千頭珍奇寶貨富與國侔客化爲

鶴梭騰爲此八翼登天終督八州 陶侃字士行其先都陽

爲縣吏都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

載髮得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難從亦過所望及逵去

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困於無津耳逵過

廬江太守牙養稱美之養召爲督都領松陽令有能名乃

四言史微 卷三 晉書 五七

舉侃爲孝廉至洛陽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文匡主寧民

君其人也除郎中劉弘鎮河南取馬長史謂侃曰吾昔爲

羊公恭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信觀察公鑑之矣後

以軍功封東鄉侯侯以母憂去職當有二客來叩門不哭而

退化爲雙鶴朝天而百服關遠武昌太守以功封崇桑邑

侯在州無事朝運百雙於齊外幕運於縣內人問其故

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憂過恐不堪事其職之勤力皆

此類也王敦平進桓西大將軍荆州刺史然已欲聽急坐

間外多事千緒萬端固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奉參翰

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客語人曰大馬聖人

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近哉侃在任無益於

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試戲家事者乃命

理得之則切厲苛辱還其所饋寄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  
既不問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時造船大屑及竹頭悉令  
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諸聽事餘雪猶濕  
其是以屑布地也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  
於綜理微密皆此類也登嶺峻作逆京師竹頭作釘裝船  
司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嘆謂諸曰  
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囑固請之乃進兵及石頭平庚亮  
懼侃致討詣侃拜謝侃連止之曰庚元規乃拜爲士行邪  
王燕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諺有  
漸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  
武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後平襄陽拜大  
將軍制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卒年七十六進大司  
馬諡曰桓尚書梅陶與親人曾識書曰向公機神明鑒以  
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空扶諸人不能及也謝安舞言南  
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慈愛數十  
四言史微 卷三 晉書 五八

四言史微 卷三 晉書

五八

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

得一織梭以挂於壁有須當兩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

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闕者

以杖擊之因而墜地折其左翼及膝左肢猶痛又嘗如廁

見一人朱衣介懷劍佩曰以君長者師古來相報君後當爲

公位至入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古謂侃曰言立乎手中指有

聖理當爲公若微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尖之見血灑壁

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扼疆

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王導清裁琅琅雅重中原蕩覆傾

心推奉虎嘯森駘龍升雲從輔政匡時宅純履正嘉猷克

宣忠規靡鏡內侮外難終然屹定遇台三主崇逾九命烏

衣巷裏門族斯盛 王導字茂弘琅邪人少有風望微量清

遠初襲祖爵即丘子於東海王越軍事

四言史徵

卷三

晉成帝

五十九

書令明帝即位受遺詔輔政封始興郡公進位太保領  
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帝崩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  
共輔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庾亮以望重之通出  
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閭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亮舉兵  
之防諱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  
則如君亮元規若來吾便用中選復何懼哉於是說聞  
遠者多歸之鎮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亮扇自蔽徐曰  
元規塵汚人成和五年卒年六十四諡文獻公亮子亮相  
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婢乃至左右人亦  
被檢簡時有姪弟加前責王公不能以孝乃各營別館  
衆安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練臺中望見兩  
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愛之語婢文出問  
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語婢夫人驚  
愕大恚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自出尋討  
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闕右

四言史徵

卷三

晉成帝

六十

示劉峻侯曰卿稚川深洽貧而樂道不慕浮榮開門却掃  
可謂鬼之董狐稚川深洽貧而樂道不慕浮榮開門却掃  
奇絀名山理晰要眇載範斯文弘專玄藻從祖曰玄得道  
最早私淑鄭隱退心探討醫詮兼綜內學亦了掌求勾漏  
丹訪南嶽游德棲真八十壽考羅浮山峰仙衣縹緲  
川丹陽句容人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資紙筆夜親寫書  
讀以備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榮貴義道得補  
諸名爲人學如不好榮利閉門却掃不嘗交游於世山  
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舉書問義不  
遠數千里時極目淡期於必得遂究覽無餘尤好神仙藥  
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好仙  
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後歸事南海太守上  
黨鮑玄玄亦內學通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供傳

玄業兼綜醫術凡所著撰皆精最是非乃才章富照大安中石水作亂吳興太守顧秘徵洪為將兵都討攻別率破之還伏波將軍米平洪不論功賞見天下已亂故遊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裕合軍事及舍遇害遂得南土多平征鎮徵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元帝為丞相府為掾以平職功賜爵開內侯咸和初司徒華昌請州主簿轉司徒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休丹以所還書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靈關刺史劉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東補東太守又辭不就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洪撰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辨玄廣析理入微後忽與微論云當遠行尋師赴期便發微得微復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無而卒微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六十一

四言史徵

卷三

晉康帝

康皇帝

名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初封吳王徙琅氏當朝權伴人主恐異世之後威屬將謀乃晉國有強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為嗣在位二年崩壽二十三葬崇平陵

元建元

康帝天資居喪禮懃墜典方輿降齡吳促帝行立諒陰不度年號再與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米曰郭璞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傾也水覆既既而歎曰如有吉山豈改易所能教乎至是果驗云

孝宗穆皇帝

名昉字彭子康帝太子即位時年方二歲褚太后臨朝攝位在位十七年崩壽

十九葬永平陵改元永和升平穆帝繼抱太后帷中委裘稱化大孝為宗遵後聖晉成茲

先恭

哀皇帝

名丕字千齡成帝長子封琅邪王除驃騎將軍穆帝崩無嗣褚太后立之在位四年崩壽二十五葬安平陵改元隆和興寧

哀帝短祚大命不集國嗣不育儲宮靡立

廢帝

名爽字延齡哀帝同母弟也初封東海王徙琅心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損挫遂潛謀廢立以長戚權然廢帝守道恐招時議

四言史徵

卷三

晉廢帝

六十二

以宮闈重閣林弟易誣言帝素有痼疾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乃廢帝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所生楊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降封西海縣公徙居吳縣以太元十一年薨壽四十五在位六年改元太和

帝奕守道桓溫廢立

桓溫字元子燕國龍亢人宣城太守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其以養所實放遂名之曰溫嘗笑曰果國後好易吾姑也及長姿爽有風聚姿貌甚偉面有七星與渾國劉琨善琨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椀髮作蠅毛疎疎仲謀晉宣王王之流也還尚南康長公主以常婿畜之除荊州刺史率衆平蜀進征西

大將軍臨賀郡公蕩清伊洛徵農園陵累遷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錄尚書事改封南郡公卒年六

十二謹宣武初溫自以雄姿風儀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  
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北征還得一巧作老婢弱之乃  
環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若似劉  
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天呼煙閣婢云面若似恨薄  
眼甚似恨小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雄溫於  
是號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然以雄武專朝寢觀  
非望或則對觀察曰為爾寂寂科為文景所笑矣與敦對  
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潔芳後世不足復遺與萬載邪常  
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入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  
丘尼名有通術於別室溫竊窺之尼保肩先以刀自破  
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  
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必異阿衡我非昌邑杜塞

聰明酣暢默得保天年債禍不及時人憐之作歌太息  
初帝平生每以為慮嘗召衛人忌謙益之計成封曰  
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以官之象後竟如其言

四言史微 卷三

晉書文帝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幼而岐嶷

言初封琅邪王徙封會稽王進丞相錢尚書帝  
奕廢桓溫迎於會稽郡而立之是時桓溫威震內  
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沙門支遁嘗言帝有遠  
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跡其行事亦以為猥獻之輩  
云在位二年崩壽五十三  
葬高平陵改元○咸安

惟天挺神光膺承乾油雲驤首躍於沈川不有廢也何以

興焉神識恬暢濟世無權政自桓氏祭則寡人

音然○初

元明世郭璞為識曰君非無嗣兄弟代權謂成帝有一子而  
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輪脫在一  
面兒者子也李太子木存車去軸為巨合成桓字也又曰  
爾來爾來河山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為元始溫字元子

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  
賴子之薨廷我國祚痛子之憤皇運其慕二千者元子道  
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  
子雖首亂晉國而其事亦晉喪之由也故云痛也  
烈宗孝武皇帝 名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在位二  
年隆平陵改元

神人有夢字曰昌明茲臣隕命 率康元年七月 天誘其衷

名賢間出 謝安可以鎮雅俗王彪之足以正紀綱 河嶽效

靈飛光夜見酒勸長星蒙頭加被醉而暴崩清暑名殷反

平為楚聲 帝幼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補不臨左  
聲為楚聲 右進諫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常歎以

四言史微 卷三

晉書武帝

為精理不成先帝既威權已出雖有人主之量既而弱於  
卓酒始為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  
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  
怒向夕帝醉遂暴崩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帝  
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汝以昌明為字及產東  
方始明因以為名焉簡文後悟乃流涕及為清暑名殷有識  
者以為清暑反為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祚自此  
傾謝安為相秦寇江東淝水之戰 淝水源出鳳陽府宿州  
矣 謝安八公山在鳳陽府壽州肥水北淮水南漢淮

河提奏八公 八公山在鳳陽府壽州肥水北淮水南漢淮  
石今山有安故臺及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安得捷書圍棋  
從容謝玄 字幼度安 謝石字石奴 兒輩成功還折屐齒喜  
兄爽子 安之弟

見平情歷仕三朝雅適鎮靜談笑折寇滑消桓覺海西之

廢不能匡正莽功絲竹清議猶賸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年四歲孤而能

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清氣朗風  
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東海清言良久既去安子修曰向  
客何如大人蒙曰此客塵壘未去通人王導亦深器之累  
辟不就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等共遊遊處  
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談詩文無出世意嘗往臨安山  
坐石室臨溪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之志也時安石與  
每遊宴必以妓女從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  
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石為西中郎將妻  
劉氏見家門富貴而安石歸退乃謂曰六天不官如此也  
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年四十始有仕進志桓溫請為司馬  
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早違朝官焉  
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持如蒼生何蒼生亦  
四言史徵 卷三 晉安帝

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  
為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崩桓溫入赴山陵大陳  
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懼甚問  
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  
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嘗謂侯  
有道守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嘗謂侯  
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司馬領軍時  
溫敵寇境邊書檄至安每鎮以和靖外等入告坦之三  
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同威懷外等入告坦之三  
謂文推過之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時  
車衆號百萬火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兄子  
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有成規焉寂然立不  
敢復言乃令張玄常恭為於玄是日玄懼嘆為敵手而人  
玄圍恭踣別墅安常恭為於玄是日玄懼嘆為敵手而人  
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將隊至夜乃還  
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捷書至安方對客圍

恭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恭如故客問之徐答

云小兒輩逐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眼心喜甚不覺破齒  
之折其嬌情鎮物如此以功進大保時會稽王五千車  
安出鎮廣陵以避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  
無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舟之裝欲領經  
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因疾請還一  
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輿與溫俱見一白  
雞而止乘輿與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里矣白  
雞主百今大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尋卒年六十二國太傅  
溫天靖安性好音樂弟高亮十年不聽音樂及成俗又  
恭我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元亮效之遂以俗俗  
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海集看  
鎮亦屢費百金  
世頗以此譏焉

安皇帝

名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

四言史徵 卷三 晉安帝

立園

止皆非已出桓玄篡位廢為平國王徙居丹陽復  
如江陵劉裕等起兵誅玄帝乃及正始平謀篡立  
以職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豈使王詔之經帝於  
東堂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七葬於平陵元  
隆安 元興  
義熙  
恭皇帝 名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領徐州刺史尋拜大司馬安帝崩劉裕廢詔立之在位二年裕至京師傳典承詔恭自以帝位今復何恨乃書赤紱為詔遂遜於琅邪第裕廢帝為零陵王居於林陵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諸后常在側飲食所資皆出諸后故宋人莫得伺其常  
永初二年九月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問兵人踰垣而入弒帝於內房時年三十六  
謚恭皇帝葬於平陵吹元 元熙

安承流涵大盜斯張桓玄篡位恭乃寓命他人是綱劉裕代猶存

周赧始立懷王虛尊假號異術同亡初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使郭璞筮之云

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

蓋以百二之期促故旋而倒之為二百也

四言史徵 卷三 晉書 正圖 六十七

四言史徵卷三 終

四言史徵卷四

長白曹 荃正園甫註釋

頤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欽程麟德蔚案甫獻言

附兩晉之際十六國

漢劉淵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又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初漢高祖以劉氏父豹為左部帥居晉陽汾澗之濱淵幼而穎異有文武才為侍子在洛陽孔恂楊眺勸晉武帝

四言史徵 卷四 漢劉淵 正圖

除之不聽會豹卒以淵為左部帥惠帝時羣盜蜂起乃自立為大單于據平陽稱漢王永嘉二年僭

即皇帝位國號曰漢在位六年祖諡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曰永光陵建元 元熙 永鳳 河瑞

四星東聚五馬南浮金方震且玉塞橫流六合騰鳥中原

逐鹿問鼎竊號時有十六前趙初起後趙相連一成一夏

五凉四燕苻姚姚苻姚苌乞伏國仁三秦稱焉始猗夏者有曰劉

淵博通經史膂力過人隨何陸賈無武絳勃灌灌無文

自謂兼之意遂不臣五部高嘯一旦推雄代旌賜月朔焉

騰風有新保之璽得水中淵都平陽汾陽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



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因埃塵淮浦爐叫河宮聰曜繼之  
以為已瑞改年曰河瑞

劉和字玄泰涓太子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風  
成及為儲貳性多猜忌取下無恩肅嗣位以楚  
王聰權重恐不利於已率兵攻  
之及為聰所敗斬於光極西室

劉和淵子猜忌無容貌之為美不恤我躬閭牆之內乃自  
與戎光極西室弑於劉聰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幼而聰悟究通經史  
兼綜百家之言採吳兵法工草隸善屬文著述  
漢詩百篇賦五十餘篇十五智擊劉懷璧射擊  
弓三百斤臂力號提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

### 四言史徵

卷四 漢劉和 劉聰

之謂淵曰此子吾所不能測也弱冠遷京師名士  
莫不結交樂廣張華尤異之新與太守郭照辟為  
主簿舉良將入為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都尉  
淵潛位拜大將軍楚王司馬大司馬子綏和司立  
在位九年祖盜昭武皇帝廟號宗  
收元 光興 嘉平 建元 驤嘉

劉聰篡奪以弟殺兄將出豺虎師逐犬鷹鞭投渭水麾指  
洛城未央夜寂充長 諺門旦空 諺陳知切音池門名文選  
臺是懷懷帝愍愍帝驅役執益行航音公并后承寵 聰后上皇  
后之號三后之外佩皇后璽 災氣呈形平陽兩血鬼哭  
者復有七人後又立中皇后

駁庭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業微龍形安蛇其光照地落  
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

吳聞於平陽肉裏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  
以下問之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  
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  
慎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失尋之不得頭  
之見在預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不得頭  
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內史女人化為丈夫夫聰子約死一指  
猶緩遂不須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從至崑崙山三  
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崑崙山  
虜號曰蒙萊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逕須夷國無王父  
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後國中來見汝父  
家死尸累盡但可永明筆十數人在耳後來當來見汝  
大之辭而歸道遇一國曰荷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豹皮  
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謂約曰劉即後年來必見過當  
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几上取  
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荷尼渠餘國王王敬信  
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使駭呈聰聰曰王若審如

### 四言史徵

卷四 漢劉和 劉聰

此吾不懼死也及聰  
死與此玉並葬焉  
劉榮字士光聰子少而儒傑才兼文武既嗣位荒耽  
酒色多行無禮為大將軍新莽所弑劉氏男女  
無少長皆斬之  
收元 漢昌

聰子劉榮少而儒傑酒色荒耽性任嚴刻蒸淫罔忌奸人  
在側新莽弑之男女無別掘墓燒廟鬼哭不絕 榮嗣位尊  
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  
孝皇后斯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榮晨夜淫淫於內  
志不在哀軍國之事一決於大將軍榮尚書事新莽準作  
亂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榮數而弑之劉  
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於東市發掘元海  
及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

劉曜

字永明涇陽子少孤見養於涇身長九尺三寸

根而皆長五尺性落拓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在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淵僧位時頗顯願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時準之軀與兵討賊而赤璧大保呼延晏等上尊號就即皇帝位文置號曰趙徙都長安在位十年石勒及與戰於金甌昏醉奮退爲石堪所執囚於襄國永

劉曜高亮拓落不凡天資雄勇運偶時艱坐法當誅亡匿

朝鮮遁報而歸隱於泮山有二童子獻劍趙皇赤玉爲室

有銘在旁四時五色變爲神光曜弱冠游於洛陽生事當

四言史徵 卷四 漢劉曜 誅亡匿朝鮮遁報而歸自

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世隱跡管泮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泮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變色 斬準之亂僭號稱皇用兵好殺詩被樂章 趙國安於 龍城安率騎數百突圍而出曜使其將平先丘中伯平勒騎追安與壯士十餘騎於成中俱戰安生手奪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才俱飛遠則雙帶旋旋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兩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安踰山嶺匿於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所在會連雨始霽時延清尋其徑還斬安於澗曲安善於撫接吉山陰夷與衆同之及其死龍上歌之曰龍上壯士有陳安軀軀軀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腸聽文馬鐵鞍鞍七尺大刀奮如端大八蛇矛左右盡十盡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於樂

我驕驕竄荒曲爲我外援而感頭西流之水東流 師之所

河一去不還奈予何曜聞而傷嘉初樂府歌之

處荆棘荒荒禍成勅敵自絕藩疆 長史王參殿建於曜其

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修等

來外表至虔內視大駕駕弱謀待脩之返將輕襲與曜

大怨追脩還斬於栗邑勒怒甚下今日張兄弟之奉劉家

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某立立

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新軍孤惟事君之德當資

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樹榛爲人風飄

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堂其所節邪 樹榛爲人風飄

堂時大樹風大折經一宿樹發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髮眉

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腋著裙之形惟

無鼻目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又

大兩森森曜父墓門星大風飄發其父寢堂於垣外五十

四言史徵 卷四 漢劉曜 五

餘安曜避正數素 大梁五車敗於趙昌 終南山前長安人

服哭於東堂五日 皇亡皇亡敗趙昌并水竭樸五梁罌

五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并水竭樸五梁罌

以爲勒滅之微曜大悅齊七日而後受之於趙昌臣咸賀

山崩其山馬可極言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

崩其山馬可極言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

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并水竭樸五梁罌之也此

井泰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

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罌者歲之次言成罌也言成

作罌西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因謂因敗歲在子之取

名玄罌亦在子之次言成罌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割謂

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

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語蔡紇望下勸  
修德化以懷之樂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謹  
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慨然改容即史劭均狂言  
就誣罔祥瑞請微大不致論曜曰此之災端雖不可  
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或杯  
不醒戰士宵崩切音那

持一觴亡國之人嗚呼可傷曜自太陽攻石生於金嶺  
石季龍進據石門嶺知石勒

自率大眾已濟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掬馬進之  
曜問曰大朝自來耶其眾大小復如何焉曰大朝自來  
軍不可當也曜色變曜少而酒酒末年尤患勒至曜將戰  
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踴躍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  
餘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  
墜於水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焉堪所執送於勒所幽於

四言史微 卷四 漢劉曜 立國

河南丞廩使金塔醫李永療之歸於襄陽曜創事勒以  
馬與使李永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示見曜勒計之  
機進酒於曜曰僕谷王關右府帝嘗待重臣保子嗣總用  
兵敗洛陽林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焉曜曰何以健耶  
當為翁飲勒聞之優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吏數之  
馬從男女衣箱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為奴上石王仁厚  
全有至今而我殺石生負盟之甚今日之得自見乎留  
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遣降之曜曰然  
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為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為勒  
殺所

趙石勒以晉成帝咸和三年曆立二主四

石勒 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武鄉人也其先匈奴別  
部光渠之胃祖和奕于父周局未一名乞異割

並為部落小卑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上天屬於  
中庭見者咸異之長而壯健有強臂力雄武好騎射  
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茂有強臂之象家園中  
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悉成人狀父老及相皆皆曰此  
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晉太安中  
并州饑饉與盧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食勒亦  
被掠賣與往平人師僅為奴僅奇其狀貌而免之  
曜乘降於馬牧與牧師魏郡汲桑往來遂招集王  
陽等為盜號為十八騎後東如赤龍聚諸胡中  
乘苑馬遠掠鎗寶以賂汲桑公師遂起兵趙魏勒  
與汲桑率數百騎以出之桑始命勒以百為壯勒  
為名桑敗乃歸劉曜署輔漢將軍平晉王劉琨立  
署太守領大將軍道爵趙公加九錫後叛琨自稱  
趙王尊僭即皇帝位據襄國號趙在位十五年  
趙王年六十夜夢山谷其知其所備文物虛莽號高  
平陵偽益明皇帝廟號高祖建元太和

四言史微 卷四 趙石勒 立國

石勒十四東門倚蕭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街市上  
者焉難吾觀其聲現有奇志恐將  
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掠賣為奴魚龍四道勒  
掠賣與師僅為奴有一老翁謂勒曰君  
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 先臣劉淵後反劉  
曜建都襄國今願遂僭大號古今得失論斷皆妙確確落  
德府

落日月朗照曹馬狐媚終不肯效亦一人傑豈云冒冒  
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  
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詣漢高  
帝廟食其勳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  
至留侯謀乃曰賴有此耳其法安在也何得遂成天下  
句麗宇文弒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問安何等主也對  
曰陛下神武善畧過於高皇雄略奪於魏祖自三王

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朕與光武當並驅於中原未知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孤端以取天下也謀主張翼字孟孫趙聯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自劉子房經史鑒識智算精詳提劍軍門遇合非常

勅為劉涓子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失獨石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曠懷卓犖虛襟集思肅清百察屏絕私囑入則格言出則歸美輔成帝業實亦奇士

石弘字大雅勳弟二子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好為文誅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勳謂徐光曰大雅性情

四言史徵 卷四 趙石弘

皆疎不似得家子乃使劉獲任番授以兵書王陽秋之擊刺勳死嗣立位二年丞相石虎廢為海陽王幽於崇訓宮尋殺之

年二十二改元 延熙

石弘勳子政輔元凶既廢復弒篡於季龍

石虎字季龍勳之從子也祖曰翟和父曰寇寬勳父朱幼而子之故或稱勳弟焉永興中與勳相失後劉琨送勳母王及季龍於葛陂時年十七突疾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鼓彈人軍中以爲毒患勳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懼之拜征虜將軍進封中山公及勳僭號投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勳即位之後大軍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

其子選曰王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赴殄于我而授黃吻婢兒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此有之振黃吻婢兒一德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王上晏黃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勳死弘立乃廢弘自稱大趙王尋僭即皇帝位還都鄴在位十五年咀詡武帝廟號太祖墓曰顯原陵改元 建武 奉寧

石虎毒患壯骨奇軀趨捷弓馬每戰前驅降城陷壘遺種無餘篡奪僭號創造多端馬步箭射靈臺星占鼓吹羽儀

各置女官 虎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珍奇者爲貴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

四言史徵 卷四 趙石虎

與外 製爲齒簿女騎一千著紫綸官巾錦袴雕鞍金銀縷帶鞞織五文 叶無沿 遊於馬上狀若飛鷹 虎常以女騎一

紫綸中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鞞鞞狀若飛馬觀乃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馬觀乃

生苑子石邃石宣殺公不成禍連妻舅二十六人同埋一棺 虎荒北內游戲失度太子邃以事爲可呈呈之虎遂

貴杖極月至再三還甚恨私謂中庶子季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

劍擊之虎大怒收季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季顏等三十餘人幽邃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

俄而便出虎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

徑出不顧虎大怒廢為庶人其夜殺遂及妻  
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

愛孫抱泣接

諸一刀龍於額勸宣除之宣者趙生得幸於宣而無

殿深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趙怒聲之十丈

宣聞之悲甚謂所幸楊杯卒成曰龍山豈勃逆耶連我如

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龍之國邑分討汝是夜

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書度不濟矣杯等許諾是夜

藉燕其宴屬於東明觀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杯卒成夜

皮旋生氣絕人之力蘇得出臨之司空李農諫曰害秦之

虎驚氣絕人之方蘇得出臨之司空李農諫曰害秦之

者恐在齊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虎乃止嚴兵發哀

於大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朝喪不哭直言可呵使舉

食肴尸大哭而去虎疑宣之害藉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

偽言其母哀過危假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

止之建興人史科上告虎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虎悲

四言史徵 卷四 趙石虎

怒滿慈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額而鏤之作數斗木槽

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藉刀箭砥其血哀號震動宮

殿積柴郭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虎盧穿之以錫倚梯積

柴送宣於標所使船所親宦者却後到霸夜其髮抽其舌

牽之登梯上於崇積都雅以絕貫其額鹿盧絞上劉勰斷

其手足所眼腹如箱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昭

儀以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火分置諸門虎道中

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虎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

非兒罪虎欲殺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懷中取而手刃二妻

殺之兒猶抱虎衣而大斗時人莫不為之流涕

嬖鄭櫻桃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

之而前石然八日滅於泰山太武殿中像畫先賢悉變為

羯頭縮入肩 齊南平陵城石獸一夜忽移在城東南善石

日毀者朕也自平度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得使朕平蕩江

南之微也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十人時妖怪尤多

石然於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鄭西

山石間血流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疑畫古賢悉變

為羯頭縮入肩中虎 神人共憤淫虐播聲身喪國

大惡之弗圖澄對之流涕 神人共憤淫虐播聲身喪國

混其由禍盈虎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

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

石子堀上有趙簡子墓至是虎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

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紋

車以牛皮裹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

治皇冢取銅純灰三斛不洗惡名 子曰吾欲以純灰三斛

柱鑄以為器 卷四 趙石虎 石鑿

沈吾腹腸穢惡何故生山子二十餘便欲殺公今

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遂立世為皇太子

石世 虎少子趙王劉曜女所生封齊公太子宣作亂

燕王而弑之 燕王而弑之 燕王而弑之

石遵 世之一兄封彭城王載世自立在

石鑒 連之兄封義陽王石閔弑之而立之謀殺石

石祗 鑒之弟封新興王石閔弑祗石鑒公卿將校從

祗者萬餘人遂稱帝於襄國使劉顯帥眾七萬

攻郭泰請降求殺祗為效閔許之顯果殺祗及其

大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送於鄴閔命焚

祗首於通衢在位三年改元 永寧

石世一月石蓮絨之石蓮六月石閑絨之石鑒三月閑又

絨之石祇三年劉顯絨之虎十四子至此無遺殺人一間

天道如斯虎十四子八人自相殘害小男混奔晉新於建

石閑康市五人及諸孫三十八人盡為石閑所殺

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勒政陳午獲時年

十二命季龍子之號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

封將軍西華侯閑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及長

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脩

盛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武與公絨石鑒自

立國號大魏復姓冉氏在位三年慕容儁克幽薊

畧地至冀州閑率騎拒之大敗為慕容恪所擒送

至龍城斬於邊陲

四言史徵 卷四 地石祇 石閑

中朝不競鸞鵠爭橫塵飛五嶽霧掩三精冉閑滅趙豈非

梟雄馬死被執斬於邊陲名山園七里草木凋零武悼天

王祀而有靈時慕容儁已起幽薊畧地至冀州閑帥騎距

乃以微繼馬簡行千里而無阻者五千方陣而前閑所

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八枝雙馬大至國之數周閑眾寡不

敵曜馬負國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恪所擒送

之於幽丘傷足閑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

閑曰天下大亂兩曹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

帝王和傷怨殺之三百送於龍城斬於邊陲山山左七

里草木悉皆連蠱大起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偶遣使者

祀之諡曰武悼天其日

大雪是歲大和八年也

成始李特以晉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勢

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普武落鍾離山有石穴

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曙

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是相與

之劍刺穴屋能者以土為船離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

以劍刺穴屋能者以土為船離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

船浮存者以為廉君務相船入獨浮於是遠稱廉

君乘其土船止其後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廉

陽水神女子止廉君曰此魚鹽所有地也廣大與

君俱生可止無行廉君曰我當為君求地不

止也鹽神夜從廉君宿且報去為兵蟲諸神皆從

其飛蔽日晝昏廉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

即宜之與汝俱生男宜將汝去鹽神受而異之廉

君立錫石之上望廣有青樓者跪而射之中鹽神

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廟廉君望如

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廉君望如

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

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廉君登之岸上平石

方一丈長五尺廉君休其上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

為點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

實因謂之實人為漢高祖有鹽鐵丹漆之能俗性剽

秦更善其地為巴郡士有鹽鐵丹漆之能俗性剽

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實人敬信

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實人敬信

先獲將有五子輔特庠流驥特少仕州郡見異當

漢中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

將軍還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

漢中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

將軍還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

漢中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

將軍還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

漢中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

將軍還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

漢中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

將軍還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

漢中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

將軍還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

漢中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

將軍還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

漢中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

將軍還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

漢中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

將軍還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

漢中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

將軍還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

四言史徵

卷四 成李特

正圖

時身長八尺權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  
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頗成大憊百姓流移  
劉璋有入於蜀至劍閣大憊百姓流移  
蜀眾聚專為寇盜蜀人患之永康元年益州刺史  
趙雲及張其李庫特率眾襲殺之以功拜宣威  
將軍封長樂鄉侯會有符下乘羅州凡流入漢  
川者皆下所在召還六郡流人皆不顧從推特為  
主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將軍太安元年自  
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  
改年建初進攻成都為涼州刺史羅州所殺焚尸  
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爵稱王追諡景王及  
皇帝廟號始祖

李雄

字仲儒特第三子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  
虹中斷既而生焉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

四言史微

卷四

李雄

十四

豪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  
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焉竟前死雄身長八尺  
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開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  
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龍之  
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儒有奇表終為人主  
特起兵為蜀承制以雄為前將軍特表終為人主  
其眾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郡  
城攻走羅尚遂入成都自稱成都王率僧即皇帝  
位國號大成在位三十年生焉於頭六日死時年  
六十一偽諡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建元  
建興 晏平 玉衡

李班字世文雄兄蕩之子初署平南將軍雄憫其父  
班早死行陣舍子十餘人立班為太子每朝有大  
議雄輒令班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次  
戰多被傷瘡至是疾甚班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

遠之班為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  
其孝誠如此雄死嗣立雄子越時鎮江陽以班非  
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於此奔喪與其弟年四十七  
之曰班夜哭遂欲於瑱宮在位一年期滿計圖

李期

字世運雄第四子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  
信任尚書令景憲初為建威將軍鎮班自立外則  
治等國之刑政皆決數人又多所誅殺人不自治  
漢王李壽自涪回成都城其母任氏令廢期為平  
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為小縣公  
不如死也遂自縊時年二十五諡

李壽

字武壽雄叔父李駿子好學有雅量少尚禮容  
雄奇之封建寧王期立改封漢王為李越景憲  
等所憚壽憂之乃聘巴西璽壯固以自安之術壯  
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因說壽曰節下若

四言史微

卷四

李壽

十五

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  
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乃擊文武得數千人  
襲成都趙之縱兵虜掠至乃姦奪婦女及李氏諸  
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僭即皇帝位改國號曰漢  
在位五年祖年四十四偽諡昭文皇帝  
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四偽諡昭文皇帝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  
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嗣位性驕吝愛財  
色荒淫不恤國事夷僚叛亂軍守維缺境宇日蹙  
加之荒餘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殺盈加人懷  
懼斥外祖父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  
晉遣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之至晉壽勢降溫遂  
於建康封歸義侯穆帝升平五年死於  
建康在位五年改元 太和 嘉寧

晉圖地馭百六斯鍾李特鏡覺盜據巴庸李雄繼統

稱成李班李期誅殺相仍李壽再篡改成為漢傳子李勢

昏淫日亂桓溫西指飛渡天塹驚既不伏史贊曰天塹伏驚鼠亦

何窠

前凉

張軌以晉懷帝永嘉二年據京州至天錫

張軌

字士恭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也

好學有器望安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於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衛將軍楊兆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馬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求為涼州刺史於時群早反叛寇盜縱橫軌到官即討破之遂威著西州

四言史微

卷四

前凉張軌張寔

十六

化行河右惠帝遣使加安西將軍封安樂侯承

嘉中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等率州兵擊破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遣祭車即位進司空固讓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祭車即位進司空固讓是時劉曜寇

張寔

字安遜世子學尚明察敏賢愛士以秀才為

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注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持節都督涼州諸事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策授持節都督涼州諸事州人推寔攝父位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眾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愍帝蒙塵寔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牙門察

志恭表江南勸即尊位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帳下

間沙牙門趙仰奉京兆妖人劉弘作亂寔被害在

張茂

字成遜寔之弟也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

中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為散騎侍郎拜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既遇害子駿受使持節西平將軍涼州牧以兄子駿為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將軍涼州牧以兄子駿為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將軍涼州牧以兄子駿為撫軍將軍

命上不欲貢晉室下欲深究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恰入棺無以解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諡曰成

四言史微

卷四

前凉張茂張駿張重華

十七

張駿

字公虞寔之子幼而奇偉初封霸城侯十歲能

命不通先是愍帝使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苻偉等謁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曜敗復稱臣於石勒元帝太興二年敦煌計更耿訪到建康屬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為鄉導乃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在位二十二年卒

張重華

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

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在位十一年卒年二十七私諡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諡曰敬烈



張耀靈

字元舒重華子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

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等結異姓兄弟長等將  
孫重華遣長等以持節都督中外諸軍撫軍  
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中幼時雖未克宜立長君  
祚先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雖議令廢耀靈為  
庶人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耀靈

張祚

字太伯重華庶兄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

通重華妻裴氏自閨內腰安及駿重華未嫁子又  
無不暴亂國目相成賊虐焚之詩永和十年祚  
納尉緝等議僭稱皇帝凶虐愈甚宗人張瑾執  
罕進軍討之曜弟瑁及子嵩募數百人入城執  
祚殺之梟其首暴其尸國內咸  
稱萬歲在位三年改元和平

四言史徵

卷四

前涼張耀靈 張祚 張玄靚

十八

張玄靚

字元安耀靈庶弟初封涼武侯祚無道張耀

拜玄靚為王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  
牧西平公年既幼性又仁弱叔父天錫專政太  
妃郭氏與大臣張欽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天錫  
率眾入禁門害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  
九年私諡曰敬悼公

張天錫

字純殷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殷入

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建司馬倫奉  
章請命太和初詔以天錫為大將軍大都督督  
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自天  
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為松  
火生泥中而天錫荒於聲色不郵政事在位十三  
年秦王苻堅遣苻長姚萇將兵攻涼州屢為所敗

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迫降於苻  
等至長安除侍中比部尚書封歸義侯堅南侵敗  
於淯關時天錫為符融征南司馬於鄭歸晉拜金  
騎常侍左員外復西平郡公辛年六十一追贈金  
紫光祿大夫

鼎遷江左地絕河石猛虎檻巡長鯨網漏涼州張軌乘時  
締構內撫遺黎外攘巨寇世既絲遠國亦完富  
基蓋天所祐

四言史徵

卷四

前涼張天錫

十九

福晉禍隨身名斷絕災及子孫徒為道路所悲望而已  
予讀史至西晉十六國之際重有慨焉方其主弱國微  
羣雄競逐其誰一軍據一郡者莫不肆然稱帝作蠶  
吞為石火咸有曰願稱帝一日即靡身不辭焉以斧  
博浮榮桂千秋笑齒何哉予於此時獨多前涼張軌  
據河西土險兵盛外攘寇交內衛朝難應舉時濟  
賢勞八葉臣節守訓稽忠雖張祚一代淫暴篡弒旋至  
景懸諸此傳襲還幸中朝開闢表貢歷七十年有如一  
日若以五郡險絕民殷兵利據勢稱尊與諸僭國逐鹿  
中原誰謂不可而軌以身為度以心為度以始終觀晉  
魏武帝云吾其為周文王乎視梁公軌發口微心絕不  
及此遠乎天錫固珍身泰符既訖胡沈範歸晉始終之  
義猶執不失豈非取法之善哉然則涼公軌可不謂賢  
且智耶匪惟南晉十六國之際一人即古今  
來雲擾之際得有完名一人也於戲美哉

前燕

始慕容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時四

慕容廆

字安德琅琊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

其後與匈奴並盛世居北塞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

與匈奴累同泰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

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號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

從司馬匹役公孫淵有功拜義王始建國於棘

城之北時燕代多寇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

飲襲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

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

氏祖木延父涉歸以金柳城功進拜鮮卑

軍于遼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

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

張華有知人之鑒廆童少時往謁之華甚歎異以

所服簪帽遺廆結殷勤而別強歸死廆代立時為

所服簪帽遺廆結殷勤而別強歸死廆代立時為

帝廟曰高祖

帝廟曰高祖

帝廟曰高祖

帝廟曰高祖

四言史徵

卷四

前燕慕容廆

二十

政以河東裴琨代郡魯昌北平楊耽為謀主北海逢美唐  
千游遠北平西方度渤海封抽西河宋與河東裴開為股  
拉衡寺封榮平京宋該安定皇商裴蘭慶穆穆以文章德  
傷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泰山胡母翼曾國孔纂以舊德  
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 累承朝命固  
庫祭酒其世子耽率同國胄東修受業焉

執謙光故能創業雄據一方

慕容號

字元真小字為年廆第三子龍顏版表身長

遼東公立為世子建武初拜冠軍將軍左賢王封

望平侯奉策征討累有功進平北將軍封朝鮮公

廆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平僭即燕王

位咸康七年成帝遣使持節拜號侍中大都督河

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還都龍城在位十五年

卒年五十二僭稱追諡文明皇帝廟曰太宗

四言史徵

卷四

前燕慕容廆

二十一

號也廆子龍顏版齒精質天文術尚經史雄毅權畧於時

無比揚兵南驚建旆東征烏桓卷甲 部遼宇文權崩 宇文

燕王建國徙都龍城大臣子弟號高門生雅好文籍學

徒盛興上章急就典誠成經 號高門生立東庠於舊宮以

行卿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號雅好文籍勤於講授

學徒志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

五篇以 教胄子

慕容儁

字宣英號第二子初廆寄言吾積福累仁子

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

圖書有文武幹畧號為燕王拜假節安北將軍東

翻霜制敵多權御下有方推舉賢才各盡所長

才委以庶

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號死即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開石氏影入自盧龍起薊城而都太延元中山常山大破石閼於魏昌廉臺擒之問太子寂因守薊城進師趙之永和年僭即皇帝位國號大燕自創遷都於鄴在位十一年殂年四十二諡景昭皇帝廟曰烈祖墓曰龍陵建元元

偶也號子骨相不恒暗符天表沉毅為雄錯綜義理文籍淹通天步孔艱勢據已成偷安寶錄遽竊鴻名鯨吞石趙

席捲洛京江左疲命中原土崩職此之由天厭素靈有願馬曰精白有異相過力士虎之伐棘城也號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疑人莫能近號曰此馬見我先朝孤常伏

四言史徵

卷四

前燕慕容皝

二十二

之以濟蘇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虎尋退號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傷每比之於鮑氏馳命鑄銅以圖其像觀為贊銘鐫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拔門及象戎而馬死○常山自拔根下得壁七十珪七十三先色精奇有異常玉偶以為靈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偶死胡安敷夢生天子遣其制棺出尸獨而駕之曰死胡安敷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於漳水

慕容暉

字景茂偶第三子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

委於太子慕容暉及恪卒太后可足渾氏亂朝吳王垂以勲德不容太傅詳以賈貨干政綱紀不立兵革不休慕容暉遣王猛伐之戰敗率數十騎奔昌黎猛遣郭慶追及縛送長安封新興侯暉為尚書符堅敗於淮南慕容垂叛攻苻丕於鄆濟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為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

慕容皝

慕容暉

稱尊號為蓋幽皇帝在位二十一年改元曰建熙

景茂庸材幼膺大權二關未補八德闕然左提右挈賴茲維賢時則有慕容元恭即世慕容恪字元泰號第四子

高氏無寵號末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偉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號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號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號將終謂傷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偶嗣位彌加親任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事偶疾瘵謂恪曰吾所疾恆然常恐不卒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中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遣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聖聰必能勝殘刑措不宣可以配正統也偶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違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偶曰若汝行周

四言史徵

卷四

前燕慕容皝

二十三

公之事吾復何憂暉嗣位進太宰總攝朝權行周公事初建業開偶死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恪之圖洛陽也秦中震符堅親將以脩潼關軍迴乃定恪虛構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朝廷謹肅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勵物務於大恩不以小令勞衆內不整以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敗敗臨終諱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士版築猶可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當脩之亞陛下若任之以開國其少安不然臣恐吳王西奔○暉溫伐二寇於枋頭暉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燕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為使持節都督大都督率衆距溫擊走之垂既有大功成德彌盛大傳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行孫益等權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王猛前驅戰於潞川白溝與評謀殺垂垂懼奔於苻堅

淪境紫陌生烟歷傳四世滅於苻堅

王猛克壺關所過州郡皆望風降附燕人

大震黃門侍郎封司徒長史申舊曰事將何如猶幸

曰和公亡矣今燕將為秦秦然越得燕而吳伐之卒

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及韓洛堅遣故燕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故

太史黃弘歎曰燕必中興耳

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

前秦苻健以晉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

凡四十有四年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苻洪字廣世累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

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父懷歸部落小

帥先是隴石大兩百姓苦之謠曰兩若不止洪水

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畧驍武善騎射初歸

劉曜拜率義侯曜敗請降石虎拜龍驤將軍流人

四言史微卷四苻洪

都督處於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石蓮立去

洪都督洪怨之乃遣使降晉永和六年穆帝以洪

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

郡公以獻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肯有草付字

遠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泰王後與趙

將麻秋宴洪殺之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諡惠武帝

待健字建業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虎父子所

親愛洪死健嗣位去泰王之號自稱晉征西大將

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東西行襄城杜

洪於長安入而都之僭稱天王大單于尋即皇帝

位在位四年殂時年三十九偽諡明皇帝廟號世

宗凌改曰高祖

建元皇始

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

一目為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

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

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割渠不堪鞭撻洪

曰汝為瞎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此石勒

也洪懼跪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

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兄長成

自當得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

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絕一

時太子甚與桓溫戰為流矢所中死健以戲言三

羊五眼應苻故立生為太子永和十二年健死即

皇帝位荒耽浮虛放蕩無道人情危駭道路以目

清河王苻法與特進梁平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

雲龍門侍衛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人繼之生猶

昏寐未醒引置別室廢為越王尋殺之臨死猶飲

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三年偽

諡厲王改

苻光

四言史微卷四苻健

兩京珍覆九鼎分崩苻洪臨渭氏健都關中

新平有長

姓張清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秦

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當以開健以為妖下皆發會

大索兩河渭涇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

跡得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

張時所見定戰關不休矜強為雄天王僭號死繼苻生瞎

不虛也故之

兒一淚刺血悻情幼便粗暴繼位窮兇淫虐好殺人情訥

誦禍生藁毒慈逞狠心

叶思容生刺驢馬活爛鷄豚

初生

最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首帥大亞若

不從汝命漸除之及即位殘虐滋甚雖在諫間避敵自若

等乃露刀以見朝臣錙銖錙鑿備置左右在位未幾后妃

公卿下至僕隸役五百餘人朝餐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

公卿下至僕隸役五百餘人朝餐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

公卿下至僕隸役五百餘人朝餐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

公卿下至僕隸役五百餘人朝餐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

公卿下至僕隸役五百餘人朝餐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

公卿下至僕隸役五百餘人朝餐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

公卿下至僕隸役五百餘人朝餐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

公卿下至僕隸役五百餘人朝餐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

公卿下至僕隸役五百餘人朝餐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

公卿下至僕隸役五百餘人朝餐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

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牟典勸蹕。而怒曰。何不強酒。猶生坐者。引弓射年。而殺之。百僚大懼。無不閉戶。乃止。推告以爲樂。行安大風。或稱蹕。至宮門。盡開五。乃止。生推告。載者。剖出心。胃生。舅。強平切。諫生。鑿其項。而殺之。生。下書曰。朕。突。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諍。諍。之。音。崩。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害。行。者。比。肩。天。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則。復。如。深。何。時。猛。獸。及。從。大。暴。暴。則。斷。道。夜。則。發。屋。百。姓。苦。之。羣。臣。奏。請。讓。災。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累。年。爲。患。也。天。豈。不。生。受。華。生。而。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辜。殺。而。施。困。殺。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人。共。妹。行。者。通。令。爲。淫。不。從。生。怒。殺。之。其。尚。書。僕。賈。立。石。形。貌。其。欲。生。與。妻。樓。上。望。見。立。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邪。乃。誅。立。石。生。嘗。夜。食。粟。過。多。至。旦。病。使。大。醫。生。診。欲。脢。延。曰。墜。下。食。事。多。無。他。疾。也。生。曰。寧。汝。非。聖。人。焉。知。吾。食。粟。乃。殺。之。常。從。與。上。漫。便。筆者。謂。之。天。

四言史徵 卷四 前秦苻生

北魏 二十六

而生說道目其所筆者不足者不可勝數傷殘毀傷之  
言皆不得道左右恃官而死者不少勝紀起於京師生曰  
言表曰東井秦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  
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生脫酒於酒無復晝夜右  
臣朝滿書請見生曰何知盡乎須待飲訖因醉問左右  
曰吾統天下來汝等也何所聞乎對曰聖明幸天下  
惟歌太平生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昨  
下刑罰微過生曰汝媚我也亦斬之使官人與閹者裸交  
於殿庭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刺牛羊驢馬沽婦罵雞  
鳴數十為草放之殿中刺人面皮令其歌舞觀舊親殺  
牛宰畜王公在位者以疾告歸得度一千如過死歎數斗  
十年至王公在位者以疾告歸得度一千如過死歎數斗  
醉夢昏昏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  
夢之族誅太師魚遭父子一十八人東海有堅持時為  
龍驤將軍宅在洛門之東時又話曰百里望空城營何

青青瞻人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  
悉壞諸空城以穰之法是符法也

符堅字永固一名文玉東海王瑒之子也祖苻洪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膝自有赤文隱起成字師生又云王咸陽垂垂瘦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者未衣亦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於曲沃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彈劍埋馬具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等並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纂權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爲其羽翼苻生殘虐無度太原薛讚

畧陽權輿說堅曰今主上晉虛天武下難心神器重  
 業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  
 人之心堅深然之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弑生  
 稱大秦天王皇帝之號太元八年大車伐晉敗  
 於淮肥國勢頹將十年爲西燕慕容中所攻出奔  
 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帥騎圍之堅果奔散執  
 之以歸盛殺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丕僭號  
 追謚世祖昭宣皇帝在位二十七年改元永興  
 甘露  
 建元

賢效足時別有王猛若融梁梓杞構梁平燕定蜀會代三

涼太和五年使尚書令王猛代燕親率大眾以繼之亮

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堅遣楊安毛當寇蜀遂陷益州

於曲州刺史苻苌率兵十萬代代王什翼健戰敗遁於

月入道武衛將軍司其

西征涼州張天錫降

人恭行天罰肅吸則五止馬戲歌大宛獻天馬千里駒

其悉返之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還之其下以爲盛德之

獻詩者四百餘人

四言史徵卷四 前秦苻堅 堅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

平四百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塗工商賈取於道百姓歌

而矜強黷武窮兵言晉不可伐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

足斷人道助順神理害盈狡寇伺禍始從橫肥水之敗

其克人龍魚服困於漁罾堅南侵戎卒六十萬騎二十

垂幕容永昌城陽平公融攻壽春克之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

懼遠遙宜速進軍堅大悅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堅與融

登城望晉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有草

色謝石欲戰苻融陣逼泥水晉師不得渡石遣使謂曰

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

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

麾軍却軍欲因其齊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融之不可止

融馳騎擊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乘勝追擊至有連

壺殲餘孽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

帛十匹綿十斤解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

陛下目親也乃所聞也今衆豪之難自天子且安施

不爲惠安受不爲忠堅問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

哉弗顧而退堅大漸顧謂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

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

謂晉師之至

五將山頭鳳翔府岐山縣新平寺中 漢縣

名今西安

雖曰盜死實一英雄慕容冲攻長安堅身貫甲

府郿州

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已衰恐無

四言史徵卷四 前秦苻堅 正固

蓋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獸

列器如霜而劒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乎宜善思之衆

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

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欺歎斷絕千生無兩勝衆皆

咸泣中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無不兩勝衆皆

說及張夫人並自殺  
是歲太元十年也  
王猛貪賤春鸛嵩山博學好兵神契

同參悠然自得細事不干志懷佐世王希龍顏被褐詣溫  
溫捫蝨而談傍若無人辭晉高官永固  
符堅 一見便若平

生異符同契玄德孔明軍國內外宰政公平才無不任罪  
無不刑終猛之世國以永寧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畜為業嘗

貨畜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畜而去無且自言家去此  
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忽至深山  
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

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價畜直遣人還  
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安姿偉博學好兵書謹  
重嚴毅氣度雄遠知事不干其處自不泰其神契畧不與

四言史徵

卷四 前秦符堅

三十一

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  
應於華陰山懷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敏翼待時候風雲  
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  
而言傍若無人溫察而異之賜猛車馬拜高官都護請與  
俱南猛還山諮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猛在此自可富  
貴何為遠乎猛乃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使召猛  
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典廢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  
孔明也及堅得猛以猛為中書侍郎歷位丞相中書監尚  
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持節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清河郡侯猛軍國內外萬機之務無巨細莫不歸  
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  
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  
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將  
從容謂猛曰卿日夜匪懈受勤勞機若文王得大公豈將  
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  
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歎其太子宏長樂公不

等曰汝輩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性剛明清肅於善  
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雖賊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

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稽河  
嶽詣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臣下及  
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鄙陋吳越乃正朔  
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漸除之以便社稷言訖而死

美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訖而死  
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敘三臨謂太子宣曰王公不飲使  
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爾侍符融清瞻令舉  
中丞相餘如故猛曰武侯朝野悲哭三日

汪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為將善謀屢有殊功尤善斷獄  
儼若神明  
符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美姿度健  
箕山之操乃止堅即位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  
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過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

四言史徵

卷四 前秦符堅

三十一

未有升為不賦臨喪不寐未形趙整幸推其妙速斂力雖  
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  
王景畧之流也尤善斷獄後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  
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盜所殺妻兄疑豐殺之  
送豐有司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盜所殺妻兄疑豐殺之  
頗有怪復自北而南馬停水初發夜夢麥而視之見兩  
石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初發夜夢麥而視之見兩  
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頭右黑而鼻竅而心欲遠三枕邊  
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欲遠三枕邊  
三沐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欲遠三枕邊  
妻乃自木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  
妻乘馬南渡施北而南者從坎之陰三爻同變變而成離  
離為女坎為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史詰其  
大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  
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  
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焉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從

之乎於是推檢獲邑而誌之昌其首服曰太與其妻謀殺  
董豐頭以新枕枕為驗足以誤中婦人其發奸摘決皆  
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及朝臣雅皆嘆服皆  
侍中中書省都督中外諸軍事驍大將軍司謀交尉太  
子太傅領宗王錄尚書事陽平公驍司徒堅謀有後融謀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亡亡國之虞或  
曰王到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與然天之所相終不  
或堅勇約及淮南之敗垂莫之叛堅悍弱深願大司馬  
蓋曰苻朗宏達神氣高邁幼懷遠操時禁不愛志凌萬物  
哀公苻朗宏達神氣高邁幼懷遠操時禁不愛志凌萬物

四言史徵 卷四 前秦苻堅

三十三

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驛騎長史王沈江東之馬秀  
聞而詰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法問朗曰見王史郎兄  
弟未朗曰史郎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  
沈醜而才慧國寶貌美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法慨然自  
失其件物傷人皆此類也謝安嘗設燕請之朝士盛坐並  
几博室席明每事欲誇之強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  
舍出須復知之坐者以為不及之遠也善藏味鹹酥又肉  
乾則所白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好盛饌極江左精饈食  
訖問曰閣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聞  
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明曰此雞恒半  
露俊之皆驗又食鷄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  
差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未後數年王國寶壽而殺之臨  
刑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死過一生  
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  
焉處東市讀此百年期遠同諸叔子命也歸自天矣  
化任冥紀著符十數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三十三

苻丕 字承叙堅之庶長子也有文武才幹拜征東將

陽知堅死開樂哀縞素即皇帝位於晉陽慕容永  
攻擊堅之丕率數千騎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慕容  
該自東垣擊敗斬之登爵位詔哀  
平皇帝在位二年改元 太安

苻丕承亂大寶已歆天心已去人事何為 徐義為慕容永

所獲城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闕城脫  
於重漆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為洛陽脫

苻登 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徵健之世為太尉司馬

細行長而折節謹厚頗法書傳拜征西大將軍封  
南安王丕死即皇帝位在位九年進伐安定姚襄  
襄敗之奔於平涼入馬毛山姚興攻之登戰死  
時年五十二諡宣皇帝廟號太宗改元 太初

四言史徵 卷四 前秦苻登

三十三

苻登再起志厲死休兵集離散與子同仇眾寡不敵卒無  
成功義烈慷慨洵有足稱 登立堅神主於軍中載以輜

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曰欲所為隆主而後行得甲募  
帝之靈恭疎實餘五萬精甲助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獲

足以資贍即日星言電道直達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焉朝  
庶上報皇帝結寬下雪電道直達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焉朝

敵敵流涕將士莫不悲愴皆刻銘鐘為死休主以戰死  
為志每戰以長稍鉤刀為方圓大陣如有厚薄從中分

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每圍其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其  
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其以登頓戰輒勝謂堅有神驗

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莫之罪臣兄  
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



肩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勒臣行殺非臣之罪符登陛下  
未族尚欲復擊臣兄報取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  
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  
在耳陛下雖過世而神靈豈假手於符登而國臣忘前時  
言耶今為陛下立神象可歸依於此勿計臣過輕臣至誠  
登進師攻襄既而升樓謂其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  
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  
決之何為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聖神象戰未  
剋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新象首以送登登道據奇頭原  
以還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登后毛氏美而  
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驚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  
人衆寡不敵為萇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  
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  
天后土宰汝容乎萇殺之

**符崇** 登之子也登死奔遼中僭即皇帝位與龍西王  
楊定攻而秦兵敗為乞伏乾歸所殺在位一年  
**四言史徵** 卷四 前秦符崇 三十四

改元 延初  
**崇也奔命即位遼中** 坤付零落摧於烈風 遼中漢置故羌  
縣金城郡今為

西寧衛  
蜀陝西

**後燕** 始慕容垂以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僭位至  
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

**慕容垂** 字道明前燕王號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  
身長七尺四十手垂過膝號甚寵愛之常日  
謂諸弟曰此兒濁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日  
家故名之曰霸字道業遇論於世子偽故傳下  
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郎侯又偽即王位以  
垂望焉偽害改名為缺外以垂為名年十三為偏  
將軍以識記之文乃去夫大以垂為名年十三為偏  
將軍以識記之文乃去夫大以垂為名年十三為偏  
將軍以識記之文乃去夫大以垂為名年十三為偏

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又為征南將軍荆  
楚二州牧敗桓溫於枋頭或名大義慕容評深忌  
之謀誅垂垂懼禍出奔於符堅侯侯以為冠軍將軍  
封賓都侯垂位京兆尹進封堅侯侯之敗於淮  
南也垂軍獨全堅至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堅  
許之遂起兵攻符丕於鄴自稱燕王定都中山僭  
即皇帝位十年遣太子寶伐魏魏眾擊破之死  
傷者以萬數寶僅以身免垂復率大衆襲魏平城  
父兄子弟遂皆號哭聲震山川垂憤憤血面而  
寢疾死於上谷祖暕時年七十一為諡成武皇帝  
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在位十三年建元 建興

**垂才將相雄畧不羣枋頭功高畏禍出奔** 叶通約  
**迎聲官拜冠軍** 燕自慕容恪卒後堅密有圖碑之謀憚垂  
威名而未敢發及聞其至堅大悅即迎執

**四言史徵** 卷四 後燕慕容垂 三十五  
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 披腹相托食棧懷音狠心自野  
垂雄勇勳堅殺之堅不從 敗於肥水河朔遂分 垂據有尚冀  
鷹眼難馴淮南失律 符堅寇晉 平州之地 椅

**拔山嶽騰嘯風雲智扣囊底摧鋒如神** 掃蕩雲夷魏屠末  
晉尊位憤死平城

**慕容寶** 字道祐小字庫勾垂第四子少輕果無志操  
奸人俊已符堅時拜陵江將軍及太子斌  
禍自修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朝士翕然稱  
之垂死僭位法安嚴服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書  
室而九焉北魏太祖珪克中山寶出奔龍城尚書  
蘭汗誘而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偽諡惠愍  
皇帝廟號烈宗

改元 永康

寶也垂子浮譽獲升周親內難勦敵外陵蘭汗誘之弑於

龍城初魏之遷於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拔  
應適於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宛終  
而垂以吳王中興實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慕容盛字道實之庶長子少沉敏多謀畧符堅誅  
慕容氏盛潛奔於慕容冲為慕容延所殺

隨慕容承東如長子又開行東歸於垂首問以西  
事盛地成圖求喜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  
常侍左將軍寶立進爵為王蘭汗之殺寶也蓋為  
侍中左光祿大夫襲汗誅之僭即皇帝位應寶問  
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芥嫌忌莫不裁之於未萌  
防之於未光於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  
戚亦食懷離其前將軍段璣等夜潛禁中鼓譟攻

四言史徵 卷四 後魏慕容寶 慕容盛 立國 二十六

盛盛間變起率左右出戰眾皆披黃俄有一賊關  
中擊盛傷之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  
公熙屬以故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  
二年偽諡昭武皇帝廟號中宗墓曰興平陵收元  
建平 長樂

盛也翩翩濁世佳兒少遭家難備嘗險夷萌防未兆纖芥  
難欺卒於不免吁嗟哀今 史臣曰盛孝友真符文武不墜  
難翻然濁世 翰光而夷孽賊罪已而遜高危

慕容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少子初封河間王盛死  
其太后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

盛子定而立之淫虐無道中衛將軍馮跋等因其  
出送符后之喪閉門拒熙熙還攻龍城不克敗走

入龍騰苑為人所執跌得而弑之在位六  
年二十三年偽諡昭文皇帝收元 先始

熙后二苻並皆美艷 貴人丁氏怨惠詎熙聞之  
大怒逼

令丁氏 登山臨水雅好游獵豺狼食卒凍死無限 符后好  
自焚

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壯  
苦之亡半為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夏凍魚膾冬

生地黃有司不得立見誅亡 符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  
得加以大辟

其虐也如此 苻尸就冷熙仆氣絕大殮既訖故棺交接百  
官內臨檢哭定罪羣臣悚惶舍辛為淚 符氏死熙悲號踣

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僞若喪考妣極其  
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新練食粥制百寮於

四言史徵 卷四 後魏慕容寶 慕容盛 立國 二十七

宮內哭臨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為志孝 拔髮徒跣送  
喪不還 及葬熙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輿車高大毀北門

喪不還 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  
馮跋兄弟閉門 然兩頭小兒滅燕 初童語曰一東葉而

拒熙執而殺之 葉然兩頭小兒滅燕 頭然兩頭小兒來滅  
燕葉子有坤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禾高子雲

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為雲所滅如誦焉  
高雲 字子而實之養子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

武藝給事東官拜侍御郎襲慕容會軍寶子之  
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與馮跋同

謀殺熙即皇帝位復姓高氏仍國號曰大燕在  
位一年倖臣離班桃仁懷劒執紙而入稱有所啓

拔劍擊雲而殺之馮跋遷雲尸於  
東宮偽諡惠懿皇帝收元 正始

高雲似我慕容養兒離班桃仁進而弑之雲自以無功德

懷遠故龍養壯士以為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委以爪牙之任賞賜月支數十萬食臥起居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西燕 始慕容泓以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僭位

慕容泓 前燕慕容暐弟也暐敗後長安苻堅除泓為

外堅遣將軍張永擊之為泓所敗泓乘遂盛自稱

王進向長安僭即帝位謀臣高恭宿勤崇等以泓

乃弑之建元 燕興

慕容氏泓慕容暐弟垂攻鄠中長安稱帝泓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漢我

四言史微 卷四 西燕慕容泓 慕容沖

壯授今天誘其裏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業吳王已定

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鄠都與秦以虎持法過嚴

未幾被弑

慕容沖 小字鳳皇泓之弟初封中山王入秦拜平陽

苻堅于鉅鹿公廩後為寶衡所破棄其安眾軍解

弟八千奔於泓軍及高蓋等弑泓乃立沖為皇太

原公苻暉軍進據阿房僭即皇帝位堅出奔五將

沖入陳長安樂之忘歸且以垂威名風著怨之左

將軍韓延因民之怨弑之

慕容觀 宜都王于初韓延既弑沖乃立冲將段隨為

後段隨王次年昌平左僕射慕容桓與慕容口乘

攻元 建明

慕容望 冲子觀被弑慕容桓立望為帝其

泓弟曰冲小字鳳凰苻堅破鄠雙飛紫宮初苻堅滅燕

冲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

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

歌之曰一離復一 慕容垂起遂據平陽後奔於泓稱帝阿

房初長安話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栖

四言史微 卷四 西燕慕容觀 慕容望

小字鳳凰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焉冲遣逼長安

堅城望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疆若斯大言責冲曰爾

輩取爾正可改羊何為遂死冲曰如則奴矣既厥奴苦復

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何如而一

朝忽為此變冲命屠者各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何如而一

自當寬貸苻氏以訓翼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

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 韓延胤有段隨為王冲入長

公之言使白雲致至如此 慕容望 慕容家難

謂之曰鳳凰鳳凰何不高飛還故鄉 觀 慕容家難

無故在此取滅亡果為韓延所弑 觀 慕容家難

弑立無常

慕容忠 泓子永殺望而立之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

皇帝位在位五年死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  
西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偽

未決因於郡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

四言史微

卷四

南燕慕容超

四十二

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於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於長安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侮乃陽狂行乞秦人踐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與約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與大鄯之謂紹曰爵位不義廢骨言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勸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將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德無子立超為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即皇帝位改元不脩遊畋是好龍公孫五樓疎退勸成舊臣晉劉裕帥師伐之攻破廣固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為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遂建康新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改元

後秦

三姚襄以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僭立至弘始三歲凡三十二年以安帝義熙十三年滅

姚弋仲

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焉封弋仲子為西戎世為羌酋其後姚襄為馬武

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和率種人內附漢武立孫柯迎為魏鎮西將軍殺我校尉西羌都督皆畏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夏夏縉負隨之

四言史微

卷四

後秦姚弋仲

四十三

萬自稱漢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於石勒也世以弋仲行安色謂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而不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虎不從弋仲於榮陽虎大懼召弋仲弋仲率步騎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食弋仲怒曰召我擊賊豈不見食耶左右言之乃引見數虎曰兒死來恐弋仲乃至於彼兒小言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大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弋仲性得且俗無尊卑皆次之進封西平郡公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忠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江左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都督江左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高僧位追諡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

姚襄

字景國弋仲第五子年十七身長七尺八寸臂垂過膝少有高名雄武冠絕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於南夏晉拜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立縣公楊州刺史姚浩澤其盛名頗遠刺家殺襄又遣魏懷襲之襄乃斬懷而並其衆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後與苻堅戰於三原為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穆帝升平

姚萇

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少聰悟多權畧隨襄征伐每泰大謀襄死萇率諸弟降於苻生從軍



乃推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監于河內三選於金城南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為姚興所破遂降於興拜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仍領苑川與處其終為西州之害因入朝留為主客尚書以熾磐監撫其衆熾磐攻赴抱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以義熙三年僧稱柔王後敗於五溪有梟謀於手甚惡之尋為兄子公所弑葬於抱罕偽謀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改元太初更始

乾歸擅命詠力是蹈汗隴誓師喻函窺與臯集其手死亦何悼

乞伏熾磐 乾歸長子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畧過人初乾歸為姚興所敗熾磐質於亮髮利鹿

四言史徵 卷四 西秦乞伏熾磐 乞伏纂末 四十六

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與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為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乾歸死以義熙六年襲偽位在位十五年死諡文昭王 改元 永康 建弘

熾磐襲業僞係是資臨敵英果決勝多奇 降亮髮偽禮於樂都破吐谷渾

乞伏纂末 字安石熾磐第二子以元熙元年立為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熾磐死嗣為位政刑酷亂內外崩離赫連定遣其北平公章代率衆攻南安纂末出降還於上却斬之在位三年改元 承弘

乞伏纂末 字安石熾磐第二子以元熙元年立為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熾磐死嗣為位政刑酷亂內外崩離赫連定遣其北平公章代率衆攻南安纂末出降還於上却斬之在位三年改元 承弘

熾磐既死纂末為君政刑酷濫滅於夏人

後涼 始呂光以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僧立至隆四世凡十六年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呂光 字世明畧陽氏父婆樓佐命苻堅為太子時明畧陽氏有神光之異故以充官至太尉

歲與諸童兒游戲戲色里為戲陣之法不樂讀書惟好鷹馬及身長八尺二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而黑之曰此非常人言於苻堅舉賢良除吳陽令遷驃騎將軍統兵平西城還至涼州襲殺刺史梁熙自領涼州刺史護免校尉及苻堅為姚萇所害苻龍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尋僧即天王位國號大涼據姑藏在位十年死時年六十三偽諡武皇帝廟號太祖

四言史徵 卷四 後涼呂光 呂紹 呂纂 呂紹 四十七

墓曰高陵建元 大 安 龍飛 麟嘉

呂紹 字永業光太子光疾甚立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光死尋為呂纂所弑偽諡隱王

呂纂 字永緒光庶長子初封太原公弑紹自立游畋無度耽荒酒色又性多猜忌忍於殺戮從弟荀禾太守呂超執之在位三年偽諡

靈皇帝墓曰石陵改元 咸寧

呂隆 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容善騎射光死拜北涼護軍超既弑纂讓位於隆遂得即天王位

在位三年為蒙遜所攻遣使降於姚興東遷至長安除散騎常侍公如故其後隆坐與子期謀反為

元 與所誅戮 神鼎

呂光五郡據於姑臧瞑目甫爾覺起蕭牆紹也纂弑纂復

殺傷 暴督立時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駭馳如生得  
鍾水空奇珍不可勝紀蒙珠安據黨 呂隆降興與後凉以  
五十餘家遣使平祭駿並繕修其墓 呂隆降興與後凉以  
亡德被蒼生咸振遐裔枝嗣不滅遂相纂弒二虜交通將  
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談於  
此欽欽慟泣酸咸與軍

北凉 始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凉州牧義  
熙八年僭立至牧捷二世凡三十九年附段業四  
年合四十三年以宋  
文帝元嘉十六年滅

段業 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初為呂光將仕  
坂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凉州牧建康公  
尋僭稱涼王業本儒素長者無他權畧威禁不行

四言史徵 卷四 北凉段業 沮渠蒙遜 四十八

蒙下擅命尤信卜筮識記巫覡微祥為姦佞所誤  
一已為貴門所推可見巧餘命技身旗南庶得東  
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在位四年建元 神璽

段業呂將之將立於沮渠名蒙遜單飄一已命不勾餘

沮渠蒙遜 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  
王父法號襲爵苻氏以為中護軍家遷代父領地  
部曲博涉章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畧滑稽多權  
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匿光僭立  
使蒙遜自領營人配廂直會伯父羅仇趙諸君為  
先所殺蒙遜遂聚眾萬餘屯於金山與從晉昌太  
守男成共推段業為主拜尚書右丞封臨池侯轉  
西安太守業忌蒙遜威名微疎遠之蒙遜因舉兵  
攻殺業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張振

公尋僭即西河王位遷於姑臧國號凉在位三十  
三年死時年六十六諡武宣王改元 永安 玄

沮渠牧犍 晉書作茂虔蒙遜第三子初為酒泉太守  
蒙遜死自稱西河王尚義武成公主雖稱

蕃牧貢而內多乖悖魏太武下詔親征數其罪一  
二牧犍面縛請降遷於平城授征西大將軍王如  
故後坐與故臣交通謀反賜死諡  
曰哀王在位六年改元 承和

沮渠蒙遜滑稽能權秦 凉北 凉之世亦一時賢游欽自瞻

國號子不再傳 蒙遜性淫忌忍於刑戮閭門之中累無風  
禮○牧犍淫嬖李氏兄弟三人傳業之李

四言史徵 卷四 北凉沮渠蒙遜 四十九

與牧捷共毒武成王魏太武遣醫乘傳救之得愈微  
李氏牧捷不遠厚送居於酒泉太武大怒既而猶以妹婿

南凉 始秃髮烏孤以晉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  
晉懷三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秃髮烏孤 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  
壽闢立初壽闢在孕母胡姬氏因獵而產於被中

鮮卑謂被為禿髮因氏馬壽闢子孫樹機能壯  
果多謀畧秦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  
凉州刺史蘇愉於金山咸寧中又斬凉州刺史楊  
欣於丹嶺盡有凉州之地後為馬隆所敗部民沒  
骨殺之以降從弟務九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  
健立部眾稍盛即烏孤父也思復健死烏孤立務  
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



西鮮畢大都督廣武縣侯又進征南大將軍益州  
王改稱武成王徙於樂鄉後因西望馬傷  
曰笑曰錢使呂先父于大害成而志甚願謂導下  
二年偽詔武王廟號烈祖建元 太初  
禿髮利鹿孤鳥孤之弟位驛驕大將軍涼州牧西平  
延胃子運能開疆河右抗衛強國及寢疾今日內  
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  
南盛曰康王收元 建和

禿髮儁檀曰儁檀明議幹藝非汝等輩也虛孤死即  
僞位還居樂都窮兵以逞其心縱應自貽其弊地  
奪於蒙遜勢岌於赫連後又率騎擊乙弗虜大有  
四言史微 卷四 禿髮儁檀 五十一

擒獲而乞伏熾磐乘虛襲樂都克之執儁檀子虎  
臺以下儁檀固之曰若歸熾磐便為奴僕豈忍見  
妻子在他懷中也引眾而西眾皆離散儁檀曰蒙  
遜熾磐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卻哉四海  
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既而歎曰吾老矣罕見  
妻子而死遂降熾磐待以上賓之禮除驛驕大將  
軍封左南公歲餘熾磐殺之特年五十一為  
謚景王在位十三年改元 弘昌 嘉平

天地斯仁乃生酋豪兵窺滿月鋪縱折膠禮容弗破聲教  
斯逃禿髮兄弟權雄西宇疆分河外塵氛中土儁檀席資  
比蹤前烈逞心貽弊車破馬燹殺國頹聲於焉盛歇  
西凉 始李嵩以晉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敬二  
世凡二十四年以宋少帝景平元年滅

李嵩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漢前將軍廣之  
後父祖早卒嵩遺腹子也少而好學性沉敏寬  
和美容度通流經史及長頗習武藝呂光末京兆  
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數煌太守孟敏為朔州刺史  
敏署嵩效穀令敏死漢軍郭謙等推嵩為寧朔將  
軍稱藩於業業以嵩為安西將軍數煌太守及業  
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於焉後國龍  
跡見於小城遂自稱大都督大將軍護光校尉秦  
涼二州牧時年六十七偽諡武昭王  
十七年牧涼公年號庚子據敦煌還酒泉在位  
廟號高祖墓曰建世陵建元 建初

李歆字士業嵩第二子嵩死嗣位用政頗嚴入藩築  
不止天變民怨羣臣切諫皆不聽後開蒙遜南  
侵禿髮儁檀欲命內外戒嚴得文張掖母尹氏固  
止之不從乃率安騎三萬東伐次於都賓洞蒙遜  
四言史微 卷四 西凉李嵩 五十一

自涉壘拒歆戰於懷城為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  
酒泉歆曰吾遠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  
何面目見吾母也勒眾復戰敗於夢泉  
為蒙遜所殺在位五年改元 嘉興

西凉李嵩雄才素蘊開國承家滅於蒙遜 歆之未敗也有  
入至於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鳥鳴  
爭巢鵲為鳥所殺又有數煌父老令孤城蒙白頭公衣給  
而謂熾曰南風吹長木胡桐相推而不亡  
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推至是而亡  
北燕 世凡二十四年以晉安帝義熙五年僭號至弘二  
世 馮跋字文起小字乞直伐長樂信都人父安為慕容  
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至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  
不脩行業唯跋恭慎勤於家產慕容熙僭號以跋

為殿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後坐事逃亡既而應  
政殘虐民不堪命殿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三人  
結謀殺殿二弟兼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  
部司馬孫茂之室遂殺殿立高雲為主雲署殿為  
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事皆決於殿及雲為  
左右所殺殿乃自立為天王都昌黎仍國號曰  
燕在位二十二年死廟號太祖建元 太平  
馮弘字文通號之少弟高雲僭號時以弘為征東大  
將軍領中領軍封沒郡公殿立為尚書左僕射  
改封中山公仍為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  
司徒殿死殺其太子翼而自立在位二年魏太武  
遣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薊創上下危懼乃密求  
迎於高麗高麗遣將葛盧等率衆迎之處於平郭  
又徙北豐殺之子孫同死  
者十餘人敗元 太興

四言史微

卷四 北燕馮弘 馮弘

五十二

馮跋飲酒一石不亂兄弟結謀乘時竊篡翼  
弑弟於兄叛北魏西來家國多難 先是其國有役夜繞城  
集於城西閭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失送相驚  
尾而渡宿軍地然一句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使勞之  
生白毛長一尺二寸 東奔句麗迨如水泮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  
如馬勞手弘怒稱制答讓之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  
士其國高麗乃奪侍人質任王仁弘忿怨之謀將南奔魏  
太武又徵弘於高麗高麗乃殺之  
夏 始赫連勃勃以晉安帝義熙三年僭立至定  
三世凡二十六年以宋文帝元嘉八年滅  
赫連勃勃也 字屈子匈奴右賢王三早之後劉淵之族  
也 曾祖虎劉聰生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

四言史微

卷四 夏赫連勃勃 赫連昌

五十三

北將軍監解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虛川  
為代王倚虛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殘孽復  
為諸部之雄石虎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  
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為西單于督攝  
河西諸虜屯於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  
後為魏太祖所敗執殺之勃勃乃奔薛干部帥丁  
悉伏太公伏送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  
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  
儀與見而奇之拜號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奉軍  
國大議龍遇輸於勳舊濟南公姚襄勳與除之典  
不聽加持節安北將軍封五原公姚襄勳與除之典  
三萬餘人偽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  
稱天王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  
其祖從母姓劉非禮乃改姓赫連氏自云椒赫與  
天連也其支庶號為鐵伐氏云其宗族剛銳如鐵  
皆堪伐人晉劉裕克長安擒姚泓留子義真守長  
安而還勃勃進兵攻之大敗義真積人頭為京觀  
號曰彌樓臺遂僭即皇帝位於霸上在位十八年  
死廟號世祖建元 龍昇  
原翔 昌武 真興  
赫連昌 字還國一名折勒勃第三子封太原公太子  
武伐之敗走上郡侍御史安襲擒送平城倉之西  
宮門內詔尚始平公主假當忠將軍會稽公封秦  
王之改元 承光  
赫連定 小字直犇勃第五子凶暴無賴昌敗定奔  
平涼僭即皇帝位魏太武遣武衛將軍丘眷  
擊之衆潰定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  
邦後為吐谷渾慕璆所襲擒定送平城謀之西保上  
三年改元 勝光

赫連勃勃符秦單于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器識高爽偉幹

肥軀心醉姚與色動寄奴史論曰姚興觀之而辭心宋祖

也暴虐好殺實曰兇渠物勃以此千阿利領將作大匠殺

水之南管起都城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

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錢忍刻薄乃蒸土築鐵鑪入一

十即役作者而并築之勃物以為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入

告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

入環斂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鐵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

大環斂曰大夏龍雀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

龍雀名冠神都都可以橫遠可以乘通如風靡草成服九區

世甚珍之復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

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役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

特麗勃物入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禮

四言史微 卷四 夏赫連定 五十四

勃物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寺不拜說

與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

輩并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

策念便自殺之羣臣并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

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殺之夷夏驚然人無生類控茲百萬據有朔方禮備中國

號竊先王開宮法象大建明堂勒石頌功倭大誇張雕辭

鏤句彪炳篇章勃物既克長安還都統萬以宮殿大成於

其功德其辭宏瞻典雅乃其秘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各領

其南門曰朝宋東門曰招魏西門曰服魏北門曰平朔昌

擒定執為魏滅亡魏太武攻統萬昌走上都遂剋其城初

十安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勵刀斧臺榭高太武

顧謂左右曰巖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定奔平涼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  
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夏之  
業俄而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  
此亦大不威也咄天道復何言哉與宋文帝連和還今河  
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定太武親率輕騎擊平  
涼定教平涼方陣自固大武四面圍之斷其水草  
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大武將軍丘春擊破之水

宋紀 卷八 五合 六十年

高祖武皇帝 姓劉氏名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奴城縣

也晉室東遷劉氏後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祖籍

晉東安太守父翹郡功曹裕初生神光照室祖明

也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特不治

廉問僅識文字家素貧賤為素事繼母以孝聞

四言史微 卷四 宋武帝 五十五

安帝隆安三年秋賊孫恩作亂朝廷遣前將軍劉

牢之東討牢之請裕參府軍事以功遷建武將軍

下邳太守恒玄篡位裕起兵討之進侍中車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徐兗三州刺史錄尚書事封

豫章郡公後又平關洛破廣固歷位相國總百揆

楊州牧封宋王遂篡晉自立為皇帝國號宋都建

康在位三年崩壽六十七葬丹陽

建康縣蔣山初字陵建元 永初

宋齊梁陳席晉之前號為南朝篡弒相因大江以北分為

北魏併諸國後有東西魏東傳北齊西傳後周周併北齊

隋又繼周再滅南陳戰鬪始休劉裕初生母氏不舉小字

寄奴乳於從母 裕生而母死父僑居京口 伐荻新洲擊蛇

大者裕常伐獲新州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  
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裕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殺裕之皆欲殺其棄  
而僅識文字勇健好武地非桓文象無一旅擄陳內亂廓

清外侮鍾石變聲功格區宇柴天改物遂為宋祖敦篤孝  
道克謹儀儀清心寡欲儉德可師帝清簡寡欲儉德有法  
餘後庭無統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  
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晨聽自然解之  
帝曰或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嘗獻虎魄枕先色甚  
麗特將北征以虎魄治金創帝大悅命搗碎以分諸將平  
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諸  
子旦間起居入閣脫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禮焉微序

四言史徵 卷四 宋武帝 五十六

躬耕于丹徒及受命機招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  
示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然有  
近侍遺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親列穆  
聖之遺物何以如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  
之佐命人第一籌夙夜匪懈風雨綢繆事無壅滯決斷如  
流手書目覽耳聽口酬悉皆瞻舉不相參謬切音勞當其  
少時蕩開節家本貧賤贍生多閨性嗜酒食事兄不悅  
辱不為恥亦何饕餮及其貴顯自奉過豐切音康食必方  
大金梓板鄉第通有時而亦何常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  
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怖視船  
下見二白龍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秀意甚悅及武帝

刺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即於座受署  
晉網寬弛成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穆之對府主  
簿紀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王  
等子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謠塗陌細事皆  
一一以聞帝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視聽明皆由穆之也  
又愛好賓游生客恒清耳目以便尺牘嘗於武帝座與齡石並  
之莫不必知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座與齡石並  
答書自旦至日中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  
誤選中軍大尉司馬加封監軍武庫西討劉毅加建威將  
軍後北伐入朝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頊  
還如故內總朝政外供軍旅失斷如流事無滯宿賓客輻  
輳求諸百端內外諮稟盈滿室目覽詞訟手答既書耳  
行聽父口並應酬不相參汝皆悉聽舉又言談賞笑彌日  
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

四言史徵 卷四 宋武帝 五十七

上十人以選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皆白武帝曰穆之  
家本貧賤贍生多閨切泰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  
微為過豐此外無一毫貲公義熙十三年卒時年五十八  
永初元年思生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  
時家貧與節妻江氏甚相敬好禁不令往家江氏後有慶  
不以為恥其妻江氏甚相敬好禁不令往家江氏後有慶  
會為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抵江氏兄弟戚之曰抵  
卿消食君乃常饒何忽須此妻復我髮手殺饒為其兄弟  
以卿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  
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梳沐及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  
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梓板檣一斛以進之子康之嗣卒  
子邑嗣邑性嗜食瘡痂以為米似饒魚嘗語孟靈休靈休  
先患失瘡痂未落在牀邑取食以給邑邑既云靈休何所嗜  
曰劉邑向顧見敬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 王氏鎮惡  
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逸與鞭瘠痂常以給瘠

景畧之孫生於五日將出將門王鎮惡北海劇人祖猛仕

此非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其出繼宗室曰

故名爲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隨叔父曜歸晉客荆州頗

諳諸子兵書善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橫善果斷武

帝伐廣固鎮惡時爲天門郡臨潼令或薦之武帝即以署

詰吳爲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以署

前部賊曹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武帝北伐遷關中鎮

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旣入賊境戰無不捷平定關中鎮

惡之力也武帝留第一子義真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

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與中兵參軍沈田

子不協二人常有相圖志彼此每相防疑時鎮惡師於涇

上與田子俱會傳弘之豐田子求昇人因斬之幕下時年

四十六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

將軍青州刺史武帝即位追封龍陽縣侯諡曰壯

四言史徵 卷四 宋少帝

少帝名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少有膂力善騎

射解音律武帝嘗立爲皇太子既嗣位所爲

多乖戾中書監傅亮司空徐羨之領軍將軍謝晦

等奉太后令暴帝過惡廢爲營陽王幽於吳郡尋

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

即受制走出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路之致頃時年

十九在位二年 景平

著作郎景遷司徒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

鄭因北里傳隆明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

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美之美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美

吾徒不復屑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鄭曰我不能爲

徐于木署紙尾也遂不拜于木署之小字也遷案

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鄭見武帝署紙尾也

太祖文皇帝 名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博涉

州刺史加都督徐美之等廢少帝迎立之在位三

十年太子劭被逆崩於合殿壽四十七葬長寧陵

元嘉 改元

帝好藝文興立四學儒文玄史 當次宗儒學謝元文學何

典籍籍博官久於職六載爲期吏不苟免戶口蕃滋士敦

四言史徵 卷四 宋文帝

操尚風俗不誇江左之治每稱元嘉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

物而不弛百官皆人于其職守率以六期爲斷更不苟免

民有所繫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

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

士敦節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相

告稱元 遙制兵略行敗師覆疊不絕弑越倉卒 太子劭

嘉馬 王濬故事女巫嚴道君號曰天師遂共爲巫蠱事帝欲

廢劭與王僧綽謀之議久不失以語諸母諸淑妃淑妃具

以告齊濟報劭使齊師乘夜起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

學高越不務近名五柳自傳靖節人稱 淵明字元亮潯陽

兵向震超之乎行弑逆并殺湛之 陶潛晉士解綬躬耕博

學高越不務近名五柳自傳靖節人稱 淵明字元亮潯陽

兵向震超之乎行弑逆并殺湛之 陶潛晉士解綬躬耕博

學高越不務近名五柳自傳靖節人稱 淵明字元亮潯陽

兵向震超之乎行弑逆并殺湛之 陶潛晉士解綬躬耕博

學高越不務近名五柳自傳靖節人稱 淵明字元亮潯陽

兵向震超之乎行弑逆并殺湛之 陶潛晉士解綬躬耕博

學高越不務近名五柳自傳靖節人稱 淵明字元亮潯陽

兵向震超之乎行弑逆并殺湛之 陶潛晉士解綬躬耕博

學高越不務近名五柳自傳靖節人稱 淵明字元亮潯陽

兵向震超之乎行弑逆并殺湛之 陶潛晉士解綬躬耕博

學高越不務近名五柳自傳靖節人稱 淵明字元亮潯陽

兵向震超之乎行弑逆并殺湛之 陶潛晉士解綬躬耕博

學高越不務近名五柳自傳靖節人稱 淵明字元亮潯陽

兵向震超之乎行弑逆并殺湛之 陶潛晉士解綬躬耕博

學高越不務近名五柳自傳靖節人稱 淵明字元亮潯陽

兵向震超之乎行弑逆并殺湛之 陶潛晉士解綬躬耕博

學高越不務近名五柳自傳靖節人稱 淵明字元亮潯陽

兵向震超之乎行弑逆并殺湛之 陶潛晉士解綬躬耕博

學高越不務近名五柳自傳靖節人稱 淵明字元亮潯陽

兵向震超之乎行弑逆并殺湛之 陶潛晉士解綬躬耕博

樂桑人晉大司馬從晉孫也少有為趣博學不羣親老  
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執躬耕自資送抱  
孫復為鎮軍建威將軍親朋曰卿欲遂志以為三選  
之資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郡遺  
督郵王孺吏白應來謁見之潘欸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  
腰向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  
生傳後世傳即不就自以曾祖晉世等輔復屈身後代  
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  
號自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元嘉  
四年春時年六十二世稱靖節先生

世祖孝武皇帝 帝號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  
才華甚美雄武愛武長於騎射封武陵王景遠都  
督江州刺史元凶弒逆起兵討之即皇帝位在位  
十一年崩壽三十五葬丹陽秣陵縣  
藏山景寧陵改元 孝建 大明

四言史微 卷四 宋孝武帝 六十一

武帝機穎神明真生七行俱下讀書風成嚴兵討逆大位  
以承 帝入計即位於新亭撫劬備並臯首大猷暴虎於市  
經曰東顧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首從發時人為之  
涕曰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末年好飲惛然若夢 叶莫江  
紫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 切音龍  
外或泰事肅然整容 切音羊 方無復酒色服其神明 叶莫郎  
○帝十一年為長夜之飲每旦寢興置酒仍復令飲俄頃  
數斗悉凡諸君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高聲怒容無復  
顏色外內服其 牀頭土障葛布燈籠乃翁田舍得此為榮  
中明莫脫地情 牀頭土障葛布燈籠乃翁田舍得此為榮  
大明中帝壞武帝所居殿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  
之祇願有上座登土障葛燈籠席地侍中袁粲盛稱武  
帝峻素之德帝不答獨曰 靡工嗜殺 帝性奢大修宮室土  
田金帛得此以為過矣 帝性奢大修宮室土

擬得士庶心帝畏忌之以沈慶之討之叛其城斬張濟  
其母妻並自殺城內誅者數千人或先殺帝而行張濟  
首於石頭南岸以為京觀 狎侮公卿 帝狎侮羣臣隨其  
風晨兩夜輒聞哀號之聲 狎侮公卿 帝狎侮羣臣隨其  
謂之羊頭師伯缺齒號之曰饒劉秀之餘否呼為老慳其  
門侍衛宗室為體肥拜起不便秀之舍弟新陽侯劉休  
暗謝傾路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寶父光景貌如獻像送  
日凡所稱謂四景書垣護之並北人而王玄謨受老慳之  
奈供春膳粟積充夏發破舊調秋粟白醴解不寒又寵一  
尾母奴子名曰王常在左右令以杖 盡人自養桀紂之行  
蔡靈臣自柳元景以下常在左右令以杖 盡人自養桀紂之行  
史臣曰役已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已以及萬物中王  
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得  
民命乎雖周公之才之美亦當終之以亂由大明之得  
亦為幸矣 帝聞旋無懼 取南郡王義宣女為淑儀假姓  
四言史微 卷四 宋孝武帝 六十二

殷氏麗色巧笑窈窕後宮及堯帝常思見之遂為通體  
欲見輒引禁觀麗如此憤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地蘇曰宣  
及華給驛車虎賁班劍鑾輿九旌黃屋上蓋駟馬服之  
山池雲鳳之屬皆裝以象寶璫珠帶重鈴疊駟儀服之  
感古今未有帝自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  
不掩泣帝痛愛不已精神困憊廢政事每寢先於靈床  
酌美酒飲之既而慟哭不能自反時有巫者能見鬼言貴  
妃可致帝大喜召召之有頃果於帷中見妃如平生帝欲  
與之言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咽於是擬李  
大入賦以寄意焉後數與羣臣在其墓謂素郡太守劉德  
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跪撫膺痛  
踊涕泗交流帝甚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治人羊志哭  
志亦鳴咽他日有問羊者得此則急淚 顏竣佐命行  
衛鹵簿延之牛車蕭然如故以身教兒賢哉其父 顏延年

郡縣新入晉光祿大夫桓舍曾孫也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蜀乃史劉柳以為行軍祭軍後為金紫光祿大夫子峻字士遠少有令譽初為孝武將軍所賞位至都官書佐孫資將軍峻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送之一無所遺劉常語峻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峻起宅詣曰善為之勿令後人笑汝也

**蔡廓方嚴與宗不墮父也析薪子能負荷**與宗字與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曰虎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與宗為之名與宗為之字初為彭城王義康司徒行祭軍太子舍人歷遷左民尚書掌史部時孝武方盛淫宴虛傳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猛辱唯與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侮尚書僕射師伯謂議曹即王脫之曰蔡尚書常免肥獻去人實遠脫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御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

**四言史微** 卷四 宋孝武帝 六十二

日可謂能負荷矣

**前廢帝** 名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益目為梁長頭銳下均而得急在東宮每為孝武所責初廢帝受璽後微然無哀容蔡與宗退而數曰昔廢帝不成叔孫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帝始惜羣臣大臣及載法典等既殺法典與諸大臣莫不震懼內外危懼廢帝雖然相東王義與王承壽寂之承錢之時年十七在位一

**子業停盧孝武每責** 孝武西巡子業啟參承起居書述不遑上詰讓之子業啟事陳謝上又答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都及其嗣位構怨藏匿解急須臾日甚河以頑固乃爾邪

**麟奴肆罵縱糞於陵** 子業自以昔在東宮不為孝武所愛及即位將掘墓寧陵太史言於子業

不利而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為麟奴又遺發股糞於墓忿其為孝武所寵也皆令朝列畫相父形象曾入武帝廟指武帝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天子次入文帝廟指武帝像曰此渠亦不惡但暮年中不免死所去頭次入孝武廟指孝武像曰此渠大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武勇如何不驕之即令畫工繪孝武像摹其父子淫悖皆與所無也子業又殺太宰江夏王義恭剝其父體抽裂心藏批其眼睛投之室中謂之鬼目棕太后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守察見

**妻姑淫婦** 新蔡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守察見

名英媚文帝第十女適濟陰太守何遜子業納於後宮為貴嬪夫人改稱謝氏偽言公主薨殯殺一婢送出適第第行委禮始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子業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百數而妾唯驕馬一人事不均平何至此子業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長公主子業每出公主與朝臣常共陪簪吏部郎

**四言史微** 卷四 宋前廢帝 六十三

淵美公主主窺見悅之以白子業子業召淵西上關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通迫漏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主謂曰君貧賤如戰何無丈夫

**捕鬼暴崩** 先是說言天子子業將南行以厭之先期誅除四叔然後發引時湘東王義被拘秘害省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子業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人謀共廢子業子業於華林園竹林堂射鬼時巫覡云此堂有鬼故子業與山陰公主及六宮婦女數百人隨羣巫捕鬼屏除侍衛子業親自討之草草得來麻辟之音羣巫之懷刀直入姜產之為副諸姬進過子業亦走避及之大

**手破碎隨水潺湲千錢三斗米萬錢** 先是元嘉中鑄四錢五錢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即位又鑄羊建四錢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

起難以錫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薄小  
均造官式雖重制嚴刑而盜鑄頗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  
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子業即住鑄二錢形  
式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  
無輪郭不為錢如今之剪鑿者謂之末子錢景和元年沈  
慶之奏造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  
稱此謂之剪鑿錢劣於此者謂之銀環錢貨不盈三寸大小  
不沉流子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米一  
萬貨不行明帝初雅樂鸞眼環其餘皆通  
用貨民錢官署亦廢工尋復並斷惟用古錢

### 太宗明皇帝

名彥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  
也封湘東王景遷鎮軍將軍廬州刺史  
子業疑畏諸父因入朝送付廷尉明旦持加刑  
帝乃與腹心阮佃夫等密結壽寂之等弑子業於  
後堂遂即皇帝位在位八年崩壽三十四葬  
臨沂縣幕府山高岸陵改元泰始泰豫

### 四言史徵

#### 卷四 宋明帝

六十四

### 明帝名彥龍起湘東

帝形體肥大子業以  
龍盛之號曰瘡王 武帝諸子盡遭

### 屠坑

帝殺其十六人 剪枝傷葉子立嶺鈴 帝無子常以宮

### 李道兒

已復迎還 寶兒貼婦寺作湘宮 帝以故第為新宮

### 生豎立

為太子 帝備極壯麗新安 寺備極壯麗新安

### 大守巢尚之

罷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 寺備極壯麗新安

### 散騎侍郎虞愿

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 寺備極壯麗新安

### 錢所為

佛若有知當慈悲嗟嗟罪高洋 宮中宴樂禪觀婦

### 圖有何功德

帝大怒使人馳逐下殿 宮中宴樂禪觀婦

### 人姑姊妹集

嘆笑相因以扇障面王后不觀 宮中宴樂禪觀婦

### 寒乞猶重人倫

帝嘗於宮內大集而探婦人觀之以為歡 宮中宴樂禪觀婦

外合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  
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探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為

歡適與此不同帝 晚好神鬼忌諱多端凶喪禍敗疑以為  
大怒遣令后起 衣炎切 私藏日積殿內埋錢年好  
嫌蜜餞腊肉噉啖無厭 音淹 似之言應迴避  
鬼神多忌諱言語文章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迴避  
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皇杖改驛馬字為馬邊瓜以驛字  
似驛字當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十期盡更請宣陽  
門謂之白門帝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左謚誤犯帝  
變色曰白汝家門路太后停屍漆床移出東宮帝幸宮見  
之怒甚免中庶子以之坐死者數十人內外常慮犯觸人  
不自保宮內禁忌尤甚移牀治壁必先祭土神及文士為  
文詞祝策如大祭饗泰始泰豫之際更忍虐殺左右失  
旨作意往往有斷制斷裁者時經累准泗軍放不恩府藏  
空虛內外官並斷祿奉在朝進官者皆市井傭販之子  
而又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為私藏喜蜜漬鯁鯁一食  
數升數脂肉膏至二百餘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為正御

### 四言史徵

#### 卷四 宋明帝

六十五

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違九十  
故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 後廢帝

名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母陳氏李道兒安  
明帝納之故人呼帝為李氏子帝亦自稱李

將軍或自謂李統明帝殺孝武諸子而立之在位  
五年領軍將軍蕭道成結帝左右楊王夫等弑之

時年十五葬丹陽株陵成縣即豐 元徽

西追貶蒼梧郡王改元 元徽

廢帝恣游往返不輟嘗著小袴衣冠嫖褻白梧數十左右

羅列男女畜乘道逢怒截繫腦搥陰剖心抉舌日數十人

臥屍流血養驢殿上養馬御側裁衣作帽莫不精絕尼寺

夜過偷狗煮蝦織女夜度佩刀領絕 帝在東宮五六歲時

能緣索帳竿去地丈





蕭氏道成深沈有量肩有赤誌如日月狀仕宋封齊禪代

自王晉帝英特處士王嘉歌曰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

也熟猶成也又歌曰金刀利刃主衣玉導留之無補清儉

齊川之金刀劉字川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導曰留此正長

治十年黃金如土帝每曰使我治天下十故國之悲情與

俱往宋有王琨王琨卿郡人仕宋為會稽太守右光

尾勳泣見此事為歎老臣以壽為威既不能先晉有徐

廣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為謝玄從事西曹歷遷秘書監

四言史徵 卷四 齊高帝

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

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往命與王達千載

嘉運嘉運字世衡晉德實褚淵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少有世

射歷還王儉字仲實齊郡臨沂人幼有神彩尚爵命新

加高祖代宋以淵為宰相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

國家初齊書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違恤

點尚之孫也淵既母皆宋公也故點云然○世說褚焄

常非從兄淵身事二姓淵子實往問訊焄問曰不知汝家

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淵拜曰徒賓客滿座焄

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

昌遂有期頤之壽淵性好戲以輅車給之焄大怒曰

世祖武帝帝名曠字宣遠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高帝宋為曠令景遷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

年三月嗣立即位十一年崩壽五十四葬景安陵

武帝繼體創造功半切音祥雲雷伊始事實艱難切音邪

機事平理內外相安切音煙雖役宮室未害為賢帝則教

總大體以富國為先願喜游宴子良八友帝第二子也少

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文學見親沈約

四言史徵 卷四 齊高帝

字休文吳郡吳郡字立暉陳蕭衍字叔達南蕭琛字彥瑜南

陸倕字佐公吳郡陽夏人任昉字彥昇樂王融字元長范雲字彥

陸人范雲字彥范縝字子真雲從父兄也

墜席席者或開籬墻落糞溷者范縝字子真雲從父兄也

士友所安仕尚書殿中郎時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

損焉信因果何得富貴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

風而墜自有拂簾櫳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開籬墻落於糞

溷之中墜茵席者歟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實難

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

神滅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

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  
捨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容非利也而然在此論利無刀  
野菴譚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瑛乃者論談鐵  
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續後對續又  
對曰嗚呼子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  
其論皆如此類也子良使王駢謂之曰神能既自非理而  
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耶而故  
乖刺為此甚可惜也宜便發棄之續大笑曰使  
范續貴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耶耶

往何氏間奔入輒彌時不出武帝往東宮昭業迎拜號陶  
絕而復蘇武帝求下與抱持之龍圖曰陽氏在西州令女  
信楊氏禱祀求天位及文惠靈夢由楊氏之力信加敬  
武帝有疾又令楊氏日夜祈禱令宮車早晏駕數日疾稍  
瘳與何氏晏於絳城言發漢下武帝每言及存亡昭業輒  
哽咽不自勝武帝以此謂其必能負荷大業及崩大敘始  
早乃悉呼武帝諸侍備奏家樂諸伎雖羸或從事招集不  
暇流涕嗟呼狗馬即位未十日便廢武帝所起招魂殿於  
其處爲馬好蹄馳走墜馬而顛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  
名鷹快犬以采肉奉之武帝將葬發車未出端門便稱疾  
還內載入閤便於內奏胡悅舞鐸之聲窸簾戶外自葬後  
微服遊於市里又多次文惠陵隧中與羣小共作狂歌擲  
金睹跳放鷹走狗諸雜役增日日輒往以此爲常極意賞  
賜左右勤至數百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

與蕭誕領兵先入宮昭業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刎不入以帛纏頸與接出英後駁竟無一言出西弄遇執穢葬禮王

**高宗明皇帝** 名鸞字景福小字玄度高祖兄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仕

宋為安封西昌侯位鄧州刺史遷南宣城二郡太守高帝立封西昌侯位鄧州刺史遷南宣城二郡太守

右衛將軍武帝崩受遺詔為侍中尚書令昭文立進大傳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封宣城王尋廢昭文

而立屠滅武帝子孫殆盡在位五年崩壽四十七葬興安陵改元 建武 永泰

**明帝** 慕立廢祗自操自不知不義憂心勞勞妨嫌出入竟不

南郊絳衣服飾厭勝詛妖帝明帝有吏才特法無所惜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

**四言史徵** 卷四 齊明帝 七十三

舞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持南則詭言之西持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輦覽羣臣莫

知及疾篤輦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者赤以為厭勝

**廢帝** 東昏侯 名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在位三年為蕭衍所執時年十九改元 永元

**東昏寶卷** 明帝次子幼便好弄書學不喜當哭疾痛笑禿

不已閣豎碑販苑中開市宮人露禪綠絲著鞵閱武堂高

多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步步蓮花淤泥不藕夜來

笙歌朝出無首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明帝亦不以宮嘗夜捕鳥連旦以為笑樂以家人之行詔令三日一朝欲還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大半

齊書 卷四 齊明帝 七十三

聞入臨無髮號勳術仰憤遂脫地帝輒哭大笑謂官者王實孫曰此謂禿驚帝來平日夜於後堂戲馬鼓樂為樂合

以便學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叫譟以明備後方前

或際暗遣出皆僞作菜色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

知所在聞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始欲騎

馬未習其事命靈韻為作木馬人在其中行驅進退難

所適其後遂為善騎喜游獵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唯

置宅宅而己率一月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應得

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旦或應出夜復驅逐驅迫衣不暇

呼盈路打鼓踴躍聞鼓聲所聞應應奔走驅迫衣不暇

披刀至徒徒走出犯禁者應手格殺百姓無復作業終日

路隅從萬春門由東官以東至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空

巷陌懸幔為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夜反火光照天每

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備戰橫路老小震驚帝號裏道處處

禁斷不知所適疾患困篤者悉相移之無人捫者前道

**四言史徵** 卷四 齊廢帝 七十三

側吏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繼從騎及左右因之入富家

取物無不蕩盡前魏與太守王敬實新死未斂家人被驅

不得留視及家人還覓食兩眼都盡如此非一又嘗至沈

公棊有視一婦人當差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病在答曰臨產

不得去因制腹看男女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

藏於草間為軍人所不應時殺之左右韓曜光曰老道人

可念帝曰汝見豐鹿亦不射那仍箭俱發故貴人富室

皆數廢立宅以為迷園之舍三年後宮火燒燬儀曜靈等

十餘殿及柏殿北至華林園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諸

起神樂芳華玉華三殿皆市錦以金壁又鑿金為蓮花以

錦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鑿金為蓮花以

錦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鑿金為蓮花以

錦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鑿金為蓮花以

芳樂施窮奇極麗富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

齊書 卷四 齊廢帝 七十三

生於是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撤牆屋以移植之大樹合  
抱亦皆移過植葉繁花取玩俄頃刻取細草來植皆茂烈  
日之中至便閑燥紛紅往還無復私囊之係於苑中采色  
野池水立紫閣諸樓臺上還男女奴糞之係於苑中采色  
肆橫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閒豎共為禪販以  
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闕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  
得失潘則與杖乃救虎黃成儀不得進大判子閑內不得  
進實中荻雞畏潘氏而竊與諸婢殊通每遊走潘氏乘  
小與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屬帝自或服騎馬從後馳騁湯  
船輒下馬解取腰邊蠶器酌水飲之又開渠立棗躬引  
尊屠肉潘妃酹酒明帝之喪竟不日薨食居處衣履無  
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衰庭杖衣悉蠶布草小  
來平盤於地坐舉手受執黃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長  
聞聖王寶孫諸人共管有羞云為天子解菜又偏信鬼神  
迎將候入宮晝夜祈禱加位相國又號靈帝後東入樂游

四言史徵 卷四 齊東野語

七十四

馬忽驚以問左右宋光尚光尚詐曰向見先帝大真不許  
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覓既不見處乃尋為明  
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上所寵嬖宦至呼為阿父阿兄  
而不取不與朝士相接誅劬大臣發於倉卒人人不能自  
保永元二年冬蕭衍舉兵內向長圍既立聖機固遠將  
出討屢戰不捷帝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  
帝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為就我求物冠軍將軍王珍國侍  
中張發謀應衍勸兵入殿是夜帝在合德殿吹笙歌作女  
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耀閣已閉闔  
人禁防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顛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  
首送行奉宣德太后令追封東昏侯

和皇帝名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初封隨郡王  
改封南康王出為西中郎得荆州刺史都督  
九州軍事寶融卷無道長史蕭穎胄舉兵廢寶融為  
涪陵王奉王即皇帝位在位二年蕭衍篡立廢帝

為巴陵王宮子姑熟尋侯之時年十五  
追尊為齊和帝葬恭安陵改元 中興  
和帝廢黜蕭衍入來生金不用醇酒一杯初蕭衍欲以南  
色而還帝為以問范雲雲倪首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  
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衍領之於是遣鄭伯禽進  
足矣乃引一升伯禽就加指焉

四言史徵卷四 終

四言史徵

卷四 齊和帝

七十五